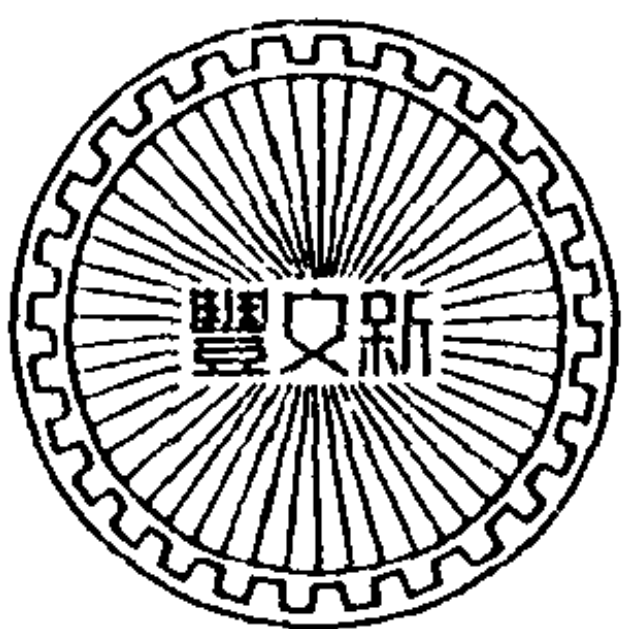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台一版

叢書集成續編

精裝二八〇册基價六六六·七元正

版權



所有

主編 王德毅

編輯 李淑貞 孫月恆 陳銀琴
李玉容 成佩芬 牟曉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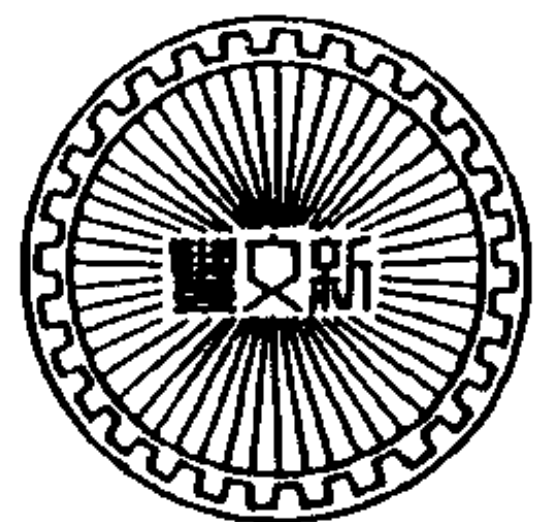
發行人 高本釗

發行及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八〇冊目錄

史地類



清稗史

轉徙餘生記一卷	清	許奉恩述	振綺堂	一
東槎紀略一卷	清	姚瑩撰	昭代	二三
清宮詞本事一卷	清	黃榮康撰	芋園	四一
澳門公牘錄存一卷	清	不著撰人	振綺堂	六三
襄理軍務紀略四卷	清	不著撰人	雪堂	八五
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一卷	民	張伯楨輯	滄海	一三一
東陵盜案彙編三卷	民	不著輯人	百爵齋	一三九
瀋館錄七卷附瀋陽日記一卷附錄一卷	朝鮮	不著撰人	遼海	一七一
	朝鮮	宣若海撰		

清稗史——外患

海寇記一卷	清	洪若皋撰	昭代	二六五
夷外備嘗記一卷附事略附記一卷	清	曹晟撰	上海掌故	二七一
出圍城記一卷	清	楊榮撰	晨風閣	二九五
		(甦庵道人)		
辛丑紀聞一卷	清	不著撰人	又滿樓	三〇五
克復諒山大略一卷	清	不著撰人	振綺堂	三一七

克復諒山大略一卷……………清 不著撰人 振綺堂 三二一
庚子西行紀事一卷……………民 唐 晏纂 求恕齋 三二七

清稗史——勦亂

臨清寇略一卷……………清 俞 蛟撰 昭 代 三五五
閩難記一卷……………清 洪若臯撰 昭 代 三六七
征西紀略一卷……………清 陸 楣撰 昭 代 三七七
武昌紀事一卷……………清 陳徵言撰 雲 南 三八九
星周紀事二卷……………清 王萃元輯 上海掌故 四一三
庚辛泣杭錄十六卷……………清 丁 丙輯 武林掌故 四三九
英傑歸真一卷……………清 洪仁玕撰 邈 園 六七七
紅寇記一卷……………清 林大椿撰 敬鄉樓 七〇一
紅亂紀事草一卷……………清 曹 晟撰 上海掌故 七一一
覺夢錄一卷……………清 曹 晟撰 上海掌故 七三五
臬林小史一卷……………清 曹本銓撰 上海掌故 七四三
從戎紀略一卷附錄一卷……………清 朱洪章撰 念劬廬 七五一
拳匪聞見錄一卷……………清 管 鶴撰 振綺堂 七八三
韓南溪四種五卷……………清 韓 超撰 振綺堂 七九七
獨山平匪日記一卷…………… 七九九
遵義平匪日記一卷…………… 八〇三
苗變記事一卷…………… 八〇九
南溪韓公年譜一卷……………清 陳昌運撰 八一二
附玩寇新書回目一卷……………清 不著撰人 八二四

清稗史——邊略

Wt 99/01

西征紀略一卷	清 殷化行撰	昭 代 八二七
蜀徼紀聞一卷	清 王昶撰	昭 代 八四一
征緬紀略一卷	清 王昶撰	昭 代 八七三

天下至危至險之境可驚可愕之事莫如兵戈盜賊奔走亂離以弱書生廁身於戎馬之地虎豹之叢行權用智觀變察微談笑從容不動聲色頓連困苦一若無事者然卒之出死入生化凶爲吉老親健在故里重歸名登朝籍心薄簪組作題襟之上客稱抱璞之通儒吾桐城許叔平由困而亨由塞而通十年之中天佑善人歷歷不爽讀所撰轉徙餘生事略乃深歎所遭之不偶而學問行誼卓然可傳於世也叔平曰先生既爲老顛作

吳門出難記奉恩荷先生知遇良厚亦願附先生以不朽予因就叔平所自述者舉其大凡而爲之記曰咸豐癸丑粵寇由鄂下竄正月十七日皖省失守巡撫蔣公文慶死之先是壬子秋杪兩江總督某公駐師九江防賊東下忽於臘月下旬撤防遁歸抵皖謂蔣公曰楚南謀報賊已垂滅某旋金陵辦理善後皖省爲上游咽喉君好爲之可也某公言畢即匆匆登舟去時家君佐蔣公幕言於公曰某公目動言肆神色張皇未足深信據道路傳聞賊勢蔓延將及鄂公宜統師扼之於小孤必待賊臨城下恐難爲計矣蔣公深然之顧爲羣議所惑

猶豫不決遂及於難家君以言不見用知不可爲於祀竈日孳媿屬歸隱敦園園在吾邑南鄉距樅陽十五里先曾大夫讀書之所家君修葺之子小子復爲建廳事拓池館栽花種竹境地幽絕家君以先三伯父無嗣命予小子承祀元配王氏幼續娶方氏景孟字曜卿側室朱氏景桓字稚君曜卿居城中稚君侍家君自皖歸園予在邑中度歲新正歸園省視曜卿曰賊事甚急設有不虞可速遣人來既歸園警報日至因於十四日命輿夫暨僕從共四十餘人至邑天大雪平地深三尺許延至二十日杳然心輒慮之二十一日漏二下斗聞剝啄聲稚君笑謂予曰夫人歸矣予曰否否做門僅一人恐非佳兆啟戶果見一輿夫踉蹌謂予曰殆矣予問夫人在何處曰十六日甫抵邑趣夫人出城十九日就道雪深沒脛日才行二十里今日薄暮始至義津橋投逆旅皆不納借住張爲霖家張遣某寄語云今夕尙無事天明即不可問予曰奈何曰彼處諸亡命鳩眾萬餘將以詰旦起事夫人烏得歸吾家距邑城百二十里義津橋界乎其中爲大村落爲霖者少習拳勇任俠可敵萬人老爲善士年逾七十猶徒手能入白刃鄉人皆敬而畏之固與予善斯時村中聞輿夫歸皆來問視聞輿夫言同

天下至危至險之境可驚可愕之事莫如兵戈盜賊奔走亂離以弱書生廁身於戎馬之地虎豹之叢行權用智觀變察微談笑從容不動聲色頓連困苦一若無事者然卒之出死入生化凶爲吉老親健在故里重歸名登朝籍心薄簪組作題襟之上客稱抱璞之通儒吾桐城許叔平由困而亨由塞而通十年之中天佑善人歷歷不爽讀所撰轉徙餘生事略乃深歎所遭之不偶而學問行誼卓然可傳於世也叔平曰先生既爲老顛作

吳門出難記奉恩荷先生知遇良厚亦願附先生以不朽予因就叔平所自述者舉其大凡而爲之記曰咸豐癸丑粵寇由鄂下竄正月十七日皖省失守巡撫蔣公文慶死之先是壬子秋杪兩江總督某公駐師九江防賊東下忽於臘月下旬撤防遁歸抵皖謂蔣公曰楚南謀報賊已垂滅某旋金陵辦理善後皖省爲上游咽喉君好爲之可也某公言畢即匆匆登舟去時家君佐蔣公幕言於公曰某公目動言肆神色張皇未足深信據道路傳聞賊勢蔓延將及鄂公宜統師扼之於小孤必待賊臨城下恐難爲計矣蔣公深然之顧爲羣議所惑

猶豫不決遂及於難家君以言不見用知不可爲於祀竈日孳媿屬歸隱敦園園在吾邑南鄉距樅陽十五里先曾大夫讀書之所家君修葺之子小子復爲建廳事拓池館栽花種竹境地幽絕家君以先三伯父無嗣命予小子承祀元配王氏幼續娶方氏景孟字曜卿側室朱氏景桓字稚君曜卿居城中稚君侍家君自皖歸園予在邑中度歲新正歸園省視曜卿曰賊事甚急設有不虞可速遣人來既歸園警報日至因於十四日命輿夫暨僕從共四十餘人至邑天大雪平地深三尺許延至二十日杳然心輒慮之二十一日漏二下斗聞剝啄聲稚君笑謂予曰夫人歸矣予曰否否做門僅一人恐非佳兆啟戶果見一輿夫踉蹌謂予曰殆矣予問夫人在何處曰十六日甫抵邑趣夫人出城十九日就道雪深沒脛日才行二十里今日薄暮始至義津橋投逆旅皆不納借住張爲霖家張遣某寄語云今夕尙無事天明即不可問予曰奈何曰彼處諸亡命鳩眾萬餘將以詰旦起事夫人烏得歸吾家距邑城百二十里義津橋界乎其中爲大村落爲霖者少習拳勇任俠可敵萬人老爲善士年逾七十猶徒手能入白刃鄉人皆敬而畏之固與予善斯時村中聞輿夫歸皆來問視聞輿夫言同

天下至危至險之境可驚可愕之事莫如兵戈盜賊奔走亂離以弱書生廁身於戎馬之地虎豹之叢行權用智觀變察微談笑從容不動聲色頓連困苦一若無事者然卒之出死入生化凶爲吉老親健在故里重歸名登朝籍心薄簪組作題襟之上客稱抱璞之通儒吾桐城許叔平由困而亨由塞而通十年之中天佑善人歷歷不爽讀所撰轉徙餘生事略乃深歎所遭之不偶而學問行誼卓然可傳於世也叔平曰先生既爲老顛作吳門出難記奉恩荷先生知遇良厚亦願附先生以不朽予因就叔平所自述者舉其大凡而爲之記曰咸豐癸丑粵寇由鄂下竄正月十七日皖省失守巡撫蔣公文慶死之先是壬子秋杪兩江總督某公駐師九江防賊東下忽於臘月下旬撤防遁歸抵皖謂蔣公曰楚南謀報賊已垂滅某旋金陵辦理善後皖省爲上游咽喉君好爲之可也某公言畢即匆匆登舟去時家君佐蔣公幕言於公曰某公目動言肆神色張皇未足深信據道路傳聞賊勢蔓延將及鄂公宜統師扼之於小孤必待賊臨城下恐難爲計矣蔣公深然之顧爲羣議所惑

猶豫不決遂及於難家君以言不見用知不可爲於祀

竈日孳媿屬歸隱敦園園在吾邑南鄉距樅陽十五里

先曾大夫讀書之所家君修葺之子小子復爲建廳事

拓池館栽花種竹境地幽絕家君以先三伯父無嗣命

予小子承祀元配王氏幼續娶方氏景孟字曜卿側室

朱氏景桓字稚君曜卿居城中稚君侍家君自皖歸園

予在邑中度歲新正歸園省視曜卿曰賊事甚急設有

不虞可速遣人來既歸園警報日至因於十四日命輿

夫暨僕從共四十餘人至邑天大雪平地深三尺許延

至二十日杳然心輒慮之二十一日漏二下斗聞剝啄

聲稚君笑謂予曰夫人歸矣予曰否否做門僅一人恐

非佳兆啟戶果見一輿夫踉蹌謂予曰殆矣予問夫人

何在曰十六日甫抵邑趣夫人出城十九日就道雪深

沒脛日才行二十里今日薄暮始至義津橋投逆旅皆

不納借住張爲霖家張遣某寄語云今夕尙無事天明

即不可問予曰奈何曰彼處諸亡命鳩眾萬餘將以詰

旦起事夫人烏得歸吾家距邑城百二十里義津橋界

乎其中爲大村落爲霖者少習拳勇任俠可敵萬人老

爲善士年逾七十猶徒手能入白刃鄉人皆敬而畏之

固與予善斯時村中聞輿夫歸皆來問視聞輿夫言同

天下至危至險之境可驚可愕之事莫如兵戈盜賊奔走亂離以弱書生廁身於戎馬之地虎豹之叢行權用智觀變察微談笑從容不動聲色頓連困苦一若無事者然卒之出死入生化凶爲吉老親健在故里重歸名登朝籍心薄簪組作題襟之上客稱抱璞之通儒吾桐城許叔平由困而亨由塞而通十年之中天佑善人歷歷不爽讀所撰轉徙餘生事略乃深歎所遭之不偶而學問行誼卓然可傳於世也叔平曰先生既爲老顛作

吳門出難記奉恩荷先生知遇良厚亦願附先生以不朽予因就叔平所自述者舉其大凡而爲之記曰咸豐癸丑粵寇由鄂下竄正月十七日皖省失守巡撫蔣公文慶死之先是壬子秋杪兩江總督某公駐師九江防賊東下忽於臘月下旬撤防遁歸抵皖謂蔣公曰楚南謀報賊已垂滅某旋金陵辦理善後皖省爲上游咽喉君好爲之可也某公言畢即匆匆登舟去時家君佐蔣公幕言於公曰某公目動言肆神色張皇未足深信據道路傳聞賊勢蔓延將及鄂公宜統師扼之於小孤必待賊臨城下恐難爲計矣蔣公深然之顧爲羣議所惑

猶豫不決遂及於難家君以言不見用知不可爲於祀竈日孳媿屬歸隱敦園園在吾邑南鄉距樅陽十五里先曾大夫讀書之所家君修葺之子小子復爲建廳事拓池館栽花種竹境地幽絕家君以先三伯父無嗣命予小子承祀元配王氏幼續娶方氏景孟字曜卿側室朱氏景桓字稚君曜卿居城中稚君侍家君自皖歸園予在邑中度歲新正歸園省視曜卿曰賊事甚急設有不虞可速遣人來既歸園警報日至因於十四日命輿夫暨僕從共四十餘人至邑天大雪平地深三尺許延至二十日杳然心輒慮之二十一日漏二下斗聞剝啄聲稚君笑謂予曰夫人歸矣予曰否否做門僅一人恐非佳兆啟戶果見一輿夫踉蹌謂予曰殆矣予問夫人在何處曰十六日甫抵邑趣夫人出城十九日就道雪深沒脛日才行二十里今日薄暮始至義津橋投逆旅皆不納借住張爲霖家張遣某寄語云今夕尙無事天明即不可問予曰奈何曰彼處諸亡命鳩眾萬餘將以詰旦起事夫人烏得歸吾家距邑城百二十里義津橋界乎其中爲大村落爲霖者少習拳勇任俠可敵萬人老爲善士年逾七十猶徒手能入白刃鄉人皆敬而畏之固與予善斯時村中聞輿夫歸皆來問視聞輿夫言同

笑曰即某也其人伏地拜曰先生父執意外薛若幸甚予叩其姓名日起恒汪氏籍旌德舅氏朱美堂與先生交非父執而何予始恍然詰其何往曰某有質庫在溧陽歲暮往會計昨宿此頃已覓舟渡湖高滔至東壩有湖寬三十里非舟不行因請予同舟予笑謂之曰頃命僕易錢未得不能從子行汪即命僕以錢二緡付予僕既登舟暮達東壩宿魏氏旅館曩恒主其家與汪夜話汪曰曩聞先生在秦淮與舅氏三修花史實與南陵牧友之子於癸卯甲辰丙午秋試三修花史實與南陵牧友山及朱美堂借乘筆品定甲乙選舞徵歌豪情韻事到此不堪回首因為略言其概汪不禁神往招歌者侑觴予止之不可詰朝登舟五日始抵溧陽汪邀住質庫予欲赴吳門而不名一錢忽聞吾師張子畏觀營在此筦釐局亟往謁相見悲喜交集命移居局中堅留度歲為代作書記嗣聞人言倪公病革尼予不必至蘇予以倪公為生平知己不忍負之獻歲二日即辭師南下師知予不可留贖番銀六十餅分其半歸汪汪力禱之乙卯正月初旬至吳門倪公已於客臘薨予哭諸寢門長君小舫別駕延予為公撰行狀十日脫藁滬上小刀會甫平故人田岫生太守統靖字營勇以函相招比至滬上

博徒餘生記

五

振綺堂叢書

適總戎和順公奉調高滔防堵田太守副之同聘予司文案和為將軍和春公族弟滿洲茂才好為詩太守亦耽翰墨既至高滔朝夕聚處甚相得嘗同出巡哨總戎策馬在前太守次之予不善騎尾其後陟一危岸下臨深溪總戎控轡以登太守繼進久之乃上積雨初霽沙土鬆浮兩馬蹶踏已有坼裂痕及予馬後上岸暴崩予在鞍上兩腋似有人扶從馬首躍蹄於地回視馬顛墜於谿筋斷骨折予竟得免予與太守同居城內孔氏宅各迎媿屬家君遣人送稚君來會鄭夢樓觀營奉檄剿賊蕪湖商於總戎欲邀予往予再三卻之觀營乃延毘陵孔明經偕其介弟兄行以親軍百餘人衛之舟次三不管為高滔當塗蕪湖三邑交界之區民風強悍孔明經命走卒市內不得見農家有雞以錢市之不可走卒遽以刀斫雞首農家鳴金立集數千人圍至舟次聲言大兵討賊不應強買民物明經與之抵牾眾益怒遂將同舟百餘人裸而縛之坎穴生蕪火其舟屋一二善酒者覓水逸出報觀營以會剿期迫不暇按治計俟賊滅後再圖之觀營尋劾其事遂寢予不偕往未與斯難直向忠武督師圍金陵致書總戎商攻守之策總戎浼予屬稿大略謂剿滅巨寇譬伐惡木必先剪除旁枝但存

博徒餘生記

六

振綺堂叢書

孤幹一鋸便斷如不先去旁枝縱鋸倒中幹旁枝橫壓猶能傷人若果盡去旁枝止存一幹多集重兵會攻猶之鼠在穴中羣狗環伺其尙能生乎愚以爲先將安慶廬州蕪湖等分踞之黨剿滅再攻金陵則摧枯拉朽矣書上忠武頌然其言總戎問防堵何先予曰安民爲先問民何以安予謂申明號令約束士卒與民平買平賣如有擅取民間寸草尺木者殺無赦復榜示通衢如有無知兵勇妄肆淫虜準赴訴立懲之總戎如言部署有卒乞農東芻飼馬總戎命棄市農爲乞免仍鞭三百插耳前行市以儆眾民大悅總戎爲人溫文爾雅有輕裘緩帶之風惜乎膽識未充鄰於吳懦丙辰三月謀報賊至南塘時漏初下總戎召予議欲拔營予亟止之曰此訛言也頃吾桐有估客爲寄家書予詢一路情形謂賊蹤尙遠公慎勿妄動少選高澗令楊八愚明府亦至所言與予同總戎首肯予與明府去後或謂總戎曰許楊言不可信各有婬屬倚公爲護身符賊頭隊實至南塘後有眾數萬詰朝必到公才五千人能與抗耶不如退駐東壩總戎從之太守亦遁高澗有蒲塘南塘二河蒲塘距城八十里南塘距城二十里賊道過蒲塘謀誤報爲南塘致有此變昧爽楊使人告予拔營事予猶未信

探之果然急至縣署楊謂防兵已去只此空城賊必來無疑我有官守無可如何君宜擇地而避邑有錢肆石某甚誠樸往尙之石謂將避居石曰湖西可借往未幾吾桐市鹽者先後畢至僉謂平日蒙庇蔭今適有急可將婬屬寄居舟中必無害蓋自江路梗阻豫章吾皖皆由東壩販浙淮之鹽吾桐來市者不下千人舟至高澗兵弁以盤詰奸宄爲名見有賊所給門牌並關票卽指爲賊必賄以重資乃已不則縛獻營中卽寘之法予至高澗知其弊白諸總戎言市鹽者願抽釐助餉總戎謀之高澗令具牘請於大府抽鹽釐以輸兵餉不支官款大府許之從此鹽船往來無阻然每見偽牌偽票與不雅髮者猶藉端詐索縛至營予謂總戎旣已抽釐輸餉若曹往來賊中非牌票並稍蓄髮不行公須憐而恕之總戎首肯而兵弁人等殊不憚佗日有在舟中搜出人膽者謂人膽非牌票可比顯是賊目總戎又以問予予曰承平時人膽難得當此亂離殺人如草人膽並不難得故有目疾者嘗以治目那得便指爲賊總戎笑曰君言固然然未免太執我聞軍營有將星高照卽誤殺數人亦無冥報予正色曰公素仁愛胡出此言當此浩劫百姓受賊荼毒不知凡幾儻爲大帥者漫不矜卹黎民

尙有子遺乎總戎笑謝曰君言是也自後兵弁乃不敢與市鹽者爲難市鹽者莫不德予見予有急同來問訊請予登舟予謂已與石某約避湖西湖在城西亦寬三十餘里日晡登舟漏初下達岸翌晨石爲僦屋以居彼處人心獷而且黠予居此三日與市僧伍姑安之越日聞傳賊知兵遁竄踞邑城不日卽下鄉安民並出示搜妖藏匿者坐獻出者賞日夕石某奔入耳語曰眾密議賊至鄉卽縛君夫婦進貢盍早爲計予皇然曰不知所從君其謀我石復耳語曰早慮及此預買一舟二更後偕往直街可也問直街何在曰在湖東北向以距城十

轉徙餘生記

九 振綺堂叢書

餘里嫌太近今姑到彼再作計登舟幸無知者黎明抵岸村人以予夜遁徧按被難之船不得恨恨而反吁亦危矣戰旣至湖東石又爲賃任氏屋主人夫婦皆六十子務農甚謹原有夏秀才者衣冠過訪言向聞予在營爲總戎所立規條大得民心設有不測必爲護持未而月楊明府速予謂賊退招往籌議予亟入城互相慰藉明府謂賊雖退如空城何保予曰當請於大府調兵來防乃接稚君入城免牽顧未兼旬警報又至不炊許時隱隱有礮聲相距不過十里予倉卒別明府攜稚君登舟仍抵直街明府之闍人帶一莽男子一婦人懇予

轉徙餘生記

十 振綺堂叢書

船頭求救言男子楚產姓張是其瓜葛求攜至直街爲賃一廬予哀之命附舟尾至直街屬任翁爲僦鄰舍一椽居之偶詢男子何生計謂曾充勇目今欲改而行賈予爲首肯惟觀其氣象猛鷲似非良善計善遇之當可

以德化每遇其不給恒資以薪水一日黎明張突袖刀潛至予室造爲鄰舍某甲窺見心甚疑之躡迹後隨張則以刀撥予寢門甲大驚狂呼村人咸集同呼予起將張縛至公局問之始不肖言眾怒痛鞭之乃言因困乏不能自存計殺許某夫婦劫其物彼異鄉人無報仇者眾怒叱曰汝非許翁誰肯相容且待汝不薄不慮之而反仇之尙有天良耶張謂亦知事不當爲實以計無所出不得不爾眾請於予曰此人天良喪盡留之爲一方害先生何以處之予謝曰某貿貿然挈彼而來幾罹不測應如何處分悉聽諸公主之僉謂如此無良不如殺卻了事中有黠者曰不可此地僞官早已出示安民如聞我村擅殺人未免生疑不如將張送至僞官聽其究治僉曰善村距僞官之局四十里詰旦僞鄉官軍師旅帥人等縛張送僞官並邀予同往稚君恐予受累再三哀求於眾免予行眾不許予慰稚君曰汝無多言死生有命天若鑒予衷必蒙神佑汝姑聽之蓋村眾袒予者

固多而利于之死以分財物者亦未免有人于明知其意而無法可辭時六月中旬火雲熾空赤日燥地徒步同行三十里至大士庵爲鄉官聚議公所距偽官之局十里眾將張繫諸檐梧庵有鄉官數人出問眾告之一人曰許翁殆矣張非善類卽不應挈之同來偽官二人一秦一謝性剛暴凡赴訴者兩造並杖股肉多脫予聞言悚栗忽聞鈴聲報協理至協理者賊中司案牘者也鄉官往迎則兩人並騎而來至庵下馬見張問故鄉官等備告所以兩人怒曰天下那有此無良之人立命設公座牽張踞案前張強辯並言許某固是妖頭賊呼官曰妖云兩人叱曰某縱是妖頭汝亦不應擅殺此處久經安民焉能容此匪類杖三百血濺肉飛杖訖梟示命將張妻另爲擇配始終未與予交一言真爲幸事自是不無戒心翌晨招市鹽諸人與議僉謂陸居不如水居同邑船甚多先生擇之予乃將稚君寄居汪某船汪爲人誠謹待予禮甚周而和總戎退駐溧陽專使賞書趣予往予不欲去稚君曰總戎向刮目相待今事急相招不可不往鄉人亦從與之要以速去速歸予重違眾意于甯稚君明發戒塗聞楊明府避居定埠村毗家迂道造訪楊聞予至大喜夜分與談總戎拔營事怒不可遏

予曰既往不究今宜速請兵克復城池楊曰何處請兵予曰鄧軍門紹良守甯國與君同里往往作包胥哭必有濟楊如夢初覺戒勿泄予至溧陽總戎色頗忸怩逾時田太守亦至備問高消情形予謂確探賊不過二三千人速回攻城可立下總戎以問太守曰容偵探確實再定行止予於七月中旬至溧陽八月初旬欲旋高消總戎堅留過中秋以無故拔營懼獲譴屬爲具牘陳和將軍求爲之地會忠武薨以將軍代之總戎幸無事初忠武督大兵駐孝陵衛圍攻金陵賊勢窮蹙城已將拔天大旱赤地千里賊絕我汲道營旁井水盡枯只一井每旦可汲水斗許餘皆涸圻軍士不能舉火嚼生米充飢渴則飲馬溺賊在城頭故擔水以示我軍大呼曰好水好水且招之以手曰兄弟輩速來暢飲何必忍渴受餓我軍見而垂涎眾心搖動總統張忠武公深以爲憂急請於向公曰事急矣如此奇旱誠恐生變不如迅退丹陽再圖後舉向公病已綿悒歎曰圍賊數年城已將拔一旦退去前功盡棄殊爲可惜某身受重恩頻年老師糜餉愧無寸效復何顏忍息偷生今天降蘊隆是速吾死也行矣汝好爲之勿以我爲念張公跪泣曰國探感公知遇得有今日公如不欲生願先死之遽拔劍自刎

向公急攬其袂止之曰勿爾勿爾容再與議張公知向
公已回心急傳令拔隊啟行軍士聞之歡喜就道向公
以病革不能乘輿張公令壯者背負親為扶持行里許
在民間市竹榻俾向公安卧昇以行張公殿其後賊乃
不敢窮追既至丹陽向公病加劇尋薨乃以和春公代
之而張公仍為總統後張公以掣肘兵潰殉節丹陽東
南半壁皆遭淪陷誰壞長城失所保障能無浩歎耶時
稚君寄居舟中泊唐溝距高渚二十里一日與鄰舟婦
間話遠為兩賊所窺遽登舟命汪某解維謂奉偽天王
詔赴金陵汪曰舟載有姊妹例不當差請另覓他舟兩
賊齊叱曰奉有急詔雖載姊妹安能免一賊徑至梢後
一賊登岸解纜以行稚君乘其不備攜小婢秋桂躡足
潛赴鄰船而兩賊弗覺也前後纜解一賊把舵一賊刺
篙放舟徑去稚君瞞賊去遠急招吾鄉鹽客謂曰我夫
子去時以妾託諸君今賊放舟而去藉口當差意實為
妾索妾不得必回索諸君幸速為計眾等急召石某與
議命與送稚君往鄉村暫避兩賊行十餘里泊舟入內
覓稚君不得叱問汪某曰頃舟中妖婆與一妖崽何往
汪言身坐船頭實不知或者畏往金陵赴水死兩賊放
舟回徧按鄰舟聲言敢匿者殺無赦鹽客中有膽大者

傳述餘生已

十三

振綺堂叢書

與辯曰舟中姊妹並非妖婆其夫往東壩市鹽不日即
至不見其妻必赴局控訴此地早經安民無故殃害姊
妹恐亦無所逃舉二賊語塞而去稚君幸免於難速予
歸楊明府已由僂道赴甯國乞師於鄧軍門立撥麾下
壯卒三千至賊素畏鄧聲威聞風而遁予聞捷音急辭
總戎返高渚與稚君相見訴前事勸予速作歸計越日
至邑見楊明府明府留予襄辦戎幕予謂俟送倦屬還
鄉再來踐約明府知予不可留餞驢殿拳堅訂後期十
月初由唐溝解維以蕪湖道梗由太平金柱關入裕溪
口至三汊河時郭子微軍門駐此相見歡如舊識要予
送倦屬歸來為辦理文案餽以兼金云遣材官護送出
江越日舟次江滸至土橋厘廿里有官兵屯戍當可無
患再令材官歸比自江滸開船同行市鹽者四十餘船
相約護衛予舟顧四十餘船前行予舟較大獨擱淺不
進延至日晡甫能運轉遽來賊船二翼予舟兩賊登舟
盤詰予以貿易對賊怒叱曰船有旂幟顯是妖頭何得
誑語予再三與辯賊乾笑曰姑不予辯俟到荻港公局
再議徑持予舟順流而趨幸風逆予與稚君相對歔歔
無策可施既而日昃益焦灼稚君泣謂予曰賊晚間必
害君留妾與其遭辱不如先君而死言訖便欲投水予

傳述餘生已

十四

振綺堂叢書

曰汝言良是然予返躬自問不應罹此慘禍汝且少緩
俟至萬無可如何時再死未遲亡何夕陽西下賊下碇
晚餐稚君歎謂予曰賊飯畢必加橫逆奈何計連年所
積朱提千餘屬予擲諸江流免資寇糧予亦以爲然遂
就牀頭攜囊擯付波臣坐以待死當此日暮途窮以爲
決無再生之理矣乃聞角聲烏烏循隄而來予急出窺
見前一少年騎赤馬年可三十許率眾二百餘手戈矛
氣象嚴整少年呼問何船賊答曰捕得妖頭予聞少年
係無爲州土音至船頭招之少年下馬登船問予居址
予具告之又問何以泊此予以目示之曰君無多言請
速拯我又問婦女何人予謂是媵屬少年會意乃大聲
呼賊告曰此人固我姻婭攜孥在外服買久不得其消
息今幸遇之當延至我家信宿勿誤認爲妖頭也賊曉
曉與爭少年笑曰我言不謬予與稚君各乘馬先至其
家行李箱笥盡取以行不二里許蒨屋數椽軒敞幽淨
少選少年至予問姓名爲張氏務本好任俠家小康每
旦夕率練丁至江許巡察奸宄捍衛閭里一方恃以無
恐張又詰予緣何至此予觀樓以告張問舟中賊知先
生爲何如人乎予曰不知張笑曰若輩皆無業游民冒
充賊目沿江爲害今見先生舟有旂幟意是營官白日

清史稿

五

振綺堂叢書

不敢加害若是真賊豈尙有忌憚耶然先生幸免於難
尙須預防以杜後患予問何如曰若曹以此爲生正恐
夜分人靜來此洩忿草廬易火不可不防予曰奈何張
曰詰朝若曹儻來相索予先喻之以威繼折之以理終
當化之以德必予數十金稍贖其欲俾免空回則可高
枕無憂矣予深服其言幸郭軍門兼金之贖尙存遂以
半付張聽其部署是夕張爲具晚膳予請見其父母年
六十餘善氣迎人其妻布裙荆釵欵稚君亦和婉中禮
子二一七歲一周醉頭角嶄然後予已已至揚州迂道
相訪張已下世二老皆亡家遭亂中落其妻守節撫孤
長子務農少子年十二從師讀書頗慧二子聞予至同
來拜見予回憶乃父舊德執少子手摩其頂泣數行下
客囊不豐薄有所贈勸其讀書以光先人惟予馬齒就
衰報恩何日感念宿草能勿呼負負耶初予在張家住
卅月歲暮甫得旋里老父康強予懷稍慰每屈指所遭
險境心焉廩廩不敢再作汗漫之遊越明年丁巳鍵戶
跽伏與羣季結社爲詩呈老親評定甲乙闔均角勝頗
得天倫之樂不圖變生不測一日方拈題分詠老媪倉
皇持硃牌曰奈何奈何予見硃牌上書指揮某爲訪聞
妖頭許某新從高滔軍營歸家顯係串通妖兵潛謀克

轉徙餘生記

十六

振綺堂叢書

復著該鄉官等速將許某拏交本衙門究辦如徇私寬縱一體坐辜不貸緣予在高涪時每商賈船歸傳言予獲貲巨萬傍鄉官陳某本市井馴僧見予歸勾結偽指揮出此殊牌羣季曰事已如此非薄賄鄉官不可往求陳某曰必錢百緡乃可典衣並鬻秋桂如數予之乃免而羣鄉官見陳得利皆耽耽欲效尤谿壑難填計非再出不能全身遠害於是揮淚辭老親星夜假裝重至高涪時三軍門德安秦定三魯占鰲各統兵五千先後至高涪防堵軍聲大振楊明府廣爲游揚諸營皆延予襄辦公牘楊嘗出單騎拒敵圖索題以賊前犯邑空城無

轉徙餘生記

十七

振綺堂叢書

兵楊貌固魁梧倉卒間判爲孤注之擲策馬從二僕立城外橋上禦之賊於數里外以千里鏡遙窺見一偉丈夫駐馬橋上左右二人一吹角一執旂莫測虛實潛師而遁作圖徵詩予題一律有句云未必先時籌利鈍竟教俄頃判安危楊曰先生真知我心予仍居舊孔氏屋一日早起忽見吾桐舟人文某伏地乞援予驚問曰有二女子殺賊酋僞承天王劉某以報夫仇乘某與魏姓船逃至此軍士以舟從賊中來載有婦人皆欲相犯小人詐言是公姻眷暫免然必仗公維持乃可無慮予聞二女能殺賊報夫仇壯之卽命持號旂二植於兩船上

軍士果不敢覬覦予往告楊明府亦瞿然曰此奇女子也可招之詢顛末二女子至問之則華氏年十九班氏年十七皆皖產華隨夫居漢口設布肆粵寇破武昌僞承天王劉某率眾掠漢口夫婦相向泣劉突至殺其夫華方乳周歲子劉奪擲地虜華爲貞人貞人者賊中命婦極品之稱也華於無人時潛招夫魂泣而祝曰賊殺君斬嗣妾忍死曲從者誓爲君報仇君如有靈默來相助華常快快觸逆賊賊以愛憐故弗與較班亦良家子嫁甫半載劉至亦殺其一家虜班爲側室寵媚之意華必妬華待班厚藉以自潔班粗識字華嘗倩其誦科官

轉徙餘生記

十八

振綺堂叢書

小說至鐵冠圖傳奇華曰費宮人何愚也設當日能如妹順從其寵愛豈在妹下耶班太息曰姊不知妹妹不得已耳華笑曰妹既不得已何不效費之所爲班搖手曰不能妹膽怯有能者亦不惜爲助華曰妹言真耶班泣下華亦以己意告之誓天相約圖劉會劉奉僞天王召至金陵華謂班曰有隙可乘矣劉有嬖童四不離左右登舟時率健卒數人華說劉曰此去順流而下道途不遠四童儘可給役奚以健卒爲劉從之劉酷嗜酒泊舟必攜童入肆飲醉歸怒詈舟人少拂之卽揮以老拳舟人咸怨之文某亦粗曉拳勇然非劉敵一日劉怒掌

其面指二齒泊岸劉又攜童往酒家文赴懇於華與班
華慰之復笑謂曰彼亦男子汝亦男子何畏彼若是况
汝二舟人甚眾彼縱能武寡奚敵眾文以華爲解嘲語
急曰小人焉敢華正色曰彼賊焉能爲王我姊妹全家
皆死於賊恨不能報仇汝亦皖人能爲我報仇財物盡
歸汝但將我姊妹送往有官兵處戴德不盡矣文與魏
約乘間圖之舟泊東梁山劉又登岸飲二女子與舟人
議曰今夕不可再遲相約醉劉拊掌爲號劉歸二女迎
曰市鮮魚沽旨酒賞此良宵蓋是夕爲月當頭也劉喜
恣意飲嚼二女見劉醉裸而納諸衾以其餘饗四童命
睡拊掌舟人畢集擲劉兵於江縛以牽繩取厨刀斫項
鈍不殊劉驚寤奮力撐拒繩格格欲斷眾同壓之以刀
亂斫劉力愈猛文急探手捉其陰舉刀力割腹暴裂腸
出繞腕三匝昇投於江劉善泗脫繩踏波板舫欲上一
人拊鐵錘擊之腦碎遂沉二女各市牲醴祭其夫聞高
渚多官兵遂來予與楊明府肅然起敬於是諸營官畢
至僉謂二女可稱女俠送居尼庵釀金以資食用俟道
路稍通送歸母家舟中衣物分犒舟人四童無所歸留
爲廝僕明年戊午予欲應京兆試遣故人何耕麓官鎮
海令遂辭楊明府南游吳越未幾高渚復陷於賊諸營

官風流雲散楊明府尋歸道山二女消息竟不可得而
知矣予於仲夏抵鎮海任兩旬辭司馬北上六月杪舟
次京口狡僕肢篋而遁資斧斷絕返吳門主蔡澤存參
軍家抑鬱無聊是冬海鹿門別駕攝篆巴城命舟訪之
留予度歲己未孫蓮塘少宰視學江蘇延予襄校試卷
恭逢 顯皇帝萬壽恩科江南借浙闈舉行鄉試少宰
代辦監臨予獲預試主故人同邑葉季華司馬公寓報
罷後已屆殘冬裘敝金盡意殊落莫瀕行司馬謂予曰
以君之才何造不可從事毛錐究非長策擇木而棲高
飛遠舉甯爲功狗不作儒臬君其圖之到吳門爲少宰
校閱諸郡邑優行試卷畢歲聿云暮寂寥寡歡因憶司
馬臨別贈言決計投筆從軍時金陵賊張甚學使公廨
在江陰警報迭至予心慄慄以張小浦中丞駐節新安
防堵爰辭少宰往投之祀竈日登舟越明年庚申人日
抵杭州順訪季華司馬相見驩甚會永嘉令呈誤應推
司馬攝篆因尼予曰新安亦非樂土永嘉大好山水不
佞權篆於此屈君司筆札爲籌畫納貲縣尹亦甚易易
奚必馳驅戎馬是時季華任金衙莊章桐門相國故宅
園林爲浙西冠予日涉成趣重以司馬欸留新安之行
遂不果有孝婦陳桂靈者能詩工畫兼精鍼術其夫游

情嗜博誘婦爲倡以償博負婦不從因反目婦事姑孝以十指供甘旨盡婦道鄰里稱之所居與司馬對門予嘗與司馬過其家論詩品畫頗有見地遇有緩急司馬必曲濟之倡和甚多以城陷散佚予園中題壁八首有句云迎人橋背曲閱世樹心空婦擊節歎賞司馬與商園名婦曰公桐城人居桐門相國園卽名之曰桐園如何司馬稱善請予爲擘窠書題於其楣園有五色木芍藥花朝日司馬就予小酌以餘滴酌花神祝其速放忽蒼頭入報賊大股至湖州不日卽到此宜早爲計眾噓爲譏語飲罷同至城隍山遇同里吳康甫貳尹所言亦同十五日漸有遷避出城者十六日出城者更多或謂司馬曰警報甚確君亦宜將媿屬過江葉歎曰不能眾請其說曰自故鄉被兵族戚遠來相依者多挈之偕往不能舍之獨往又不忍不如不遷之爲得予肅然曰君言及此皇天后土實共鑒之吉人天相可爲君券蓋君之族戚避兵來浙者十餘家皆待君舉火也十七日謀報賊距杭數十里有司下令閉城出示禁止居民出城十八日飯後聞傳賊已至于與司馬上城隍山瞭望果見錢唐武林兩門外各有賊旗數十計不過數百人十九二十兩日來者漸多西湖邊亦有賊旗然統計亦不

過千餘人自十八日以後無日不用賊在城外焚燒民房晝夜不絕城中紳民日登城隍山見賊數不多皆欲隨官兵出城攻擊大府持重不許二十一日雨益大賊燒民房益甚火光燭天黑夜人能自視掌紋連日紳民哀籲大府願出擊賊但求官兵接應亦不許紳民無如之何請同官兵循環守城許之紳民慮官兵之或與賊通也故有是請城門俱閉惟開候潮門通錢唐江餉道以重兵二萬餘人守之城上軍屯聯絡夜間燈火輝煌兵民輪流巡邏此上彼下彼上此下防範周密以爲可保無虞矣二十五日夜漏二下礮聲大震喧言鳳山門陷紳民奮不顧身偕往救急拋滾木壘石幸賊來無多公然擊退視城陷才數丈運甌石灰泥竟夜築成共相慶慰二十六日雨益大晚間城外礮止火息耳目俱靜司馬謂予曰日來寢不安席嘻甚矣憊今夜大雨度賊不來吾等可安睡一宵矣司馬旣去予挑燈孤坐中心志忪遞數更籌不能就枕亡何譙樓鼓絕窗紙漸白方欲解衣突聞礮聲不絕殆城破矣司馬宅距城垣半里許園中假山最高破戶張蓋躡其巔見城上各營兵已起浙米河干瞥見一人朱衣狐裘乘白馬而來似曰起賊已破城速往攻聽之不甚了了軍士皆荷戈隨之

向西而去不瞬息間軍士返奔紛紛棄械縋城遁予往叩司馬寢門呼司馬司馬披衣出告以狀曰奈何予曰君前日貸比鄰民間小屋可暫避司馬問予焉往予曰君有媿屬難以偕行予命聽天萬一得出再圖後會揮淚而別檢舊作各種草稿都爲一束將出門有司馬族子二人其戚方君西席左君二人同來乞予攜帶正苦無伴遂與四人堅約跬步勿離雨仍未已途中貧富男女扶老攜幼蹉跌啼號不可言狀私計人多處當是孔道從之疾行抵艮山門大街剛至半途則見一綠帷官與其杠已折十餘人四圍以手昇之行後隨兵弁百數十人皆受創血流被體意是督兵大吏潰而奔必有賊逐北在後逢一衛急招四人同入則方左二人尙存兩葉已落後被害矣出街則空曠之地可數十畝其右小屋鱗比約數百戶末一戶編柴爲牆障席爲門半掩未闔急與二人推門入傍有麻索纒而鍵之窺見一男子踞卧墻角敗草中低聲以嘶問之爲府署庖丁賊以矛穿其腹血濡鞵搖手令勿聲迺伺身蹲地自墻隙外窺口默誦大悲呪求佛庇但聞羣賊噪呼殺妖其聲慘暴未幾賊亦由街至此遇逃難者以刀追索財物有財則生無財則一刀了之且淫污婦女大雨如注悍然不顧

約半時許舍此他往予賴席門遮蔽獲免賊去房主人出簾鬚有鬚遠前問予那族作何生業予告以徽人向在清河坊業茶肆其人麾令去予請僦一榻之地不許倏有數鄰人至一人曰此番兵民輪守防範甚嚴賊來不多破城甚易非有內奸不能入一人曰誠然頃見裹紅巾賊實係營勇前日市我家帛數匹製旗幟今又裹巾勾結何疑予獻計曰君言不謬某本皖人熟知賊情賊本無伎倆全恃勾結內奸賊來不過千人今公然破城虜劫財物不少如能號召數千人頃刻可將所劫者奪回緣此間機房同爲甯波人素習利聞予言曰善盍共謀之乃鳴鉦爲號頃刻集數千人持兵刃追賊賊本無多見眾來追疑大兵從天而降賊懼狂奔棄物於地自相踐踏死者不少機房之眾各有所得而歸房主人又來逐予予以勸其追賊獲利不爲無功主人曰吾等已約不得留異鄉人今夜按戶搜查如搜出無論良莠殺不貸宜速去予欲歸金衙莊不識路乃乞主人爲覓一人作嚮導予番銀四餅行里許至一曲巷一家故與導者相識問將何往以金衙莊對其人曰止此去金衙莊五里頃有人來言一路居民稽查嚴密凡異鄉人概不許往來予觀是人年約二十餘語言伉爽便前與

揖問其姓爲施亦杭人之業機房者請僦屋暫避施問
子對如前施睇視良久乃首肯導者索銀徑去施出鍵
戶反身目子曰相君之面非市井中人幸質言無隱子
以實告施笑曰旣以實告不得不冒昧上陳小子業機
一家三十餘口今罷市食用無所措當仰給於公子乃
探懷出囊中物列几上曰番銀百餅頃用其四餘此敬
以爲壽賊踞此久暫難以逆料只此寥寥聽君部署施
曰公眞磊落人也平日飽飫官厨何能遽甘淡泊今旣
有資當市越釀與金華腊脯以佐饗飧何如子笑謝之
乃於寢室樓上爲安二榻栖予三人並戒之曰如有來

傳述餘生記

五 振綺堂叢書

盤詰者請勿言容某代爲言之予三人居樓上日自窗
隙外窺見賊紛紛挨戶搜妖搜過者予以號牌粘於門
外越日四賊至施家徧搜各屋至寢室聞一賊問施曰
樓上有妖否施笑曰此乃臥室樓上匿人豈不爲人所
鄙如不信請登樓覘之一賊訶曰旣已安民焉得闌入
姊妹臥室賴此一言而免賊遂去施曰已給印牌可無
患矣初賊圍杭城將軍瑞公屢請出戰諸大吏持重不
許瑞公乃與副都統來公謀守駐防滿城二公皆能軍
故外城破而滿城獨無恙賊日來攻二公命偃旗息鼓
女牆多備矢石架巨礮以禦之夜則不燃燈燭於濠邊

暗掣鈴索聞鈴響則矢石與礮俱發相持數日殲賊無
算賊復脅居民往攻咸謂徒手不可與戰願假軍械同
往賊以機匠糾眾奪所劫財物其人皆剽悍狡獪若與
軍械反爲所制不欲使戰俾守館舍供炊爨賊戰歸則
館舍閭無一人已盡掠所有而遁大怒顧以市井游民
誅不勝誅益慮越人巨測乃於二十九日出僞示遣機
匠等卽夕由太平門出城蓋防其爲變也施喜告予謂
出城十里卽有姻婭可依予趣具晚餐漏初下卽行予
尙披狐裘欲易一敝緼袍不可得左爲挾茵褥方爲持
書冊同行者三十餘眾是夜雨止賊焚城外屋照耀如
白晝易行惟街衢尸積如山所見者凡三必須越尸而
過旣至太平門門以內尸盡滿無罅隙相與移尸偃僕
予乃得出方城陷時已判一死庸詎知今夕之竟脫
網羅耶緣江堤行平明甫抵施某姻家茅屋厘一榻子
三人栖之施則挈媵屬賃屋以居子欲渡江則彼岸有
乘間攘劫者終日遣人偵探城中消息三月三日昧爽
施叩門呼曰張壁田軍門已督師克復杭州矣予披衣
急起飯罷則聞道路欣欣相告曰賊遠遁矣軍門洞開
城門招居民還家初四日子三人別施還金衙莊司馬
已先歸互相慶慰司馬憂予難免於難方其歸也使人

傳述餘生記

五 振綺堂叢書

探訪或謂屋後井邊有衣狐裘著鞞者司馬歎曰是殆許君往驗之其鞞如磔乃知非予予問司馬遇賊也未曰幸從君言暫避小屋一日有賊闖然入又一賊擊其袂讓之曰如此湫隘入奚爲掉頭皆去予賀曰曩言天相信已越日施歸訪予還所餘番銀二十餅予卽以贈之杭州之陷賊殺人十二萬有奇河水爲赤金衙莊前後左右零骸斷脛狼藉於地予請司馬捐貲掩埋孝婦陳桂靈於賊來時屬其夫奉姑遠避自與一媼居守賊至欲強污之婦罵賊死克復後媼覓其夫不得尸無人殮司馬拉予往觀面目如生司馬爲市棺以殮此婦孝烈可風未審探入忠義錄否賊初至需次之官與幕客強半遠遁克復後方將羅而致之或有以司馬與子薦於張軍門者重幣招之子商於司馬司馬曰行險徼倖可一而不可再此番賊少城大爲日無多吾儕獲免設再有不虞其能保乎君試思之吾亦從此逝矣予聽其言司馬弟幼華以縣令需次江右司馬挈眷往依之子決計往新安投小浦中丞三月既望偕朱筱雲別駕同舟行別駕故風雅評論古今藉消岑寂至屯溪登陸別駕夥人家本素封以亂離中落然猶豪俠好客力邀予暫主其家別駕故抱消渴疾爲賊所驚增怔忡證到家

轉徙餘生記

振綺堂叢書

不數日下世昆弟四君居長羣季亦雅重予乞爲君縷述行狀既成買舟赴徽郡徐公可司馬時在中丞幕間予至偕予族弟碩甫孝廉至舟中一見懽若平生邀至其家翌日謁中丞獎掖備至中丞防剿有年老成持重輿論翕然會中丞內 召來代者未及旬日賊大股膺至徽郡失守予與公可商避地公可謂浙東遂昌先大夫曾營菟裘曰懷古田舍地僻而幽可云樂土將挈媿往君可與偕時公可媿屬已寄在桃源嶺之陽以予託曹仲萱太守暫割半瓊地居之俟買舟定卽招子過發太守素以氣節自負慨然招子居其別墅至則烟火斷絕節近重九風瀟雨晦飢寒交迫越日蓮溪僧冒雨過訪儼衲掩衾瑟縮可憐予問云何若此蓮溪曰仲萱負我仲萱負我初公可之尊甫鐵孫觀察殉難新安奉旨建專祠以蓮溪僧主持奉香火張中丞素善視僧謀諸官紳釀數百金予偕太守稱貸以去今事急索逋反遭譏訶令他徙僧痛數曹臯怒形於色予笑曰和尚嗔念未除道行毋乃不高僧亦笑曰非老僧饒舌若爲人巧詐殊不可恃君宜他往予曰善哉善哉僧好蓄犬盧令黃耳曲解人意避亂必挈之行尙有三十頭在僧左右聞僧言搖尾怒目狺狺若語予笑曰屠岸賈之葵未

轉徙餘生記

振綺堂叢書

必如此解事倘嗾以圖負心人當可得而甘心也以僧
禦寒無衣褪短褐贈之聞賊將至四鄉劫掠別墅距城
才數十里難以久居急別僧往訪公可一人爲擔登一
僕隨子徒行薄暮過桃源嶺上下十五里至嶺腳天
冥擔者在前僕籠燭導霖霖溼衣襦皆濕嶺腰故有
澗寬約二尺上橫略約避亂者紛紛踐踏橋板中裂擔
者與僕既過予足踏之板裂有聲蹶跨而過回視橋已
無存下臨深壑俯不見底亦險矣哉鷄三唱甫下嶺日
晡至公可處則舟已具矣卽夕起碇行至太末登陸抵
遂昌懷古田舍在東鄉福山多竹雜以山茶初冬但見
鳳尾漾碧鶴頂炫丹水抱山環別有天地化工眞畫工
也時遂昌令韋仙洲刺史講求吏治訪公可與予延予
襄辦團練予謂欲禦外侮當先靖內患內患靖則外侮
無由而入章問如何予謂非保甲不可如得正直紳耆
實心經理卽厲團練於保甲之中眾志成城夫復何慮
刺史然之邑紳葉萊峰明經一鄉祭酒爲總其成明經
以予所議章程頗善來訂交賊以遂昌有團練不敢犯
乃甫有成效刺史於辛酉仲夏忽調省繼之者爲鄭某
遂昌本膏腴地鄭覬覦久又聞賊不至益歆羨之夤緣
而得刺史去予仍返懷古田舍與公可預籌避地果不

張綉堂叢書

半月而賊至公可奉其太夫人挈媵先行予以田舍之
後門近山可登了不介意乃黎明賊已至沙溪賴公可
之長君石甫拉子起曰賊已至尙高卧耶子急趨後門
石甫頓足口門不知爲何人閉塞尙趨彼耶拽子出大
門繞至後山則賊旂已滿郊野生死呼吸之頃吁可畏
哉時五月杪梅雨連綿于疾躋山巔腰脚皆罷兼以楊
腹寸步難行仰卧石磴奄奄待斃忽一媪過熟視予曰
是非許公耶胡卧此予自指口與腹媪曰公餓耶卽於
袖中出布帕授予內裹龍眼肉茵棗少許並高麗參一
枝子叩其姓氏媪曰公不識老婦婦姓田曩備於司馬
家所裹物將以餉其少公子者公第食耳子甚德之食
龍眼並棗厥然起乃得下山再行三十餘里公可已遣
人相待爲賃草棚休焉距公可處尙四十餘里棚前臨
山河夜分喧傳賊至子起褰裳渡河至河心山水湍激
足不能立而仆幸有巨石作砥柱抱之乃免於溺天明
行人掖之登岸夜並非賊乃避亂者燈火紛紛人誤爲
賊耳子至公可處亦一大草棚媵屬皆處其中子曰此
非安土當別爲計公可謂太夫人已送至尹家坑距此
百里予謂媵屬亦可前往公可從之子與公可居棚中
商防賊之策其山層巒疊嶂不亞垣墉唯山口一棧可

轉徙餘生記
張綉堂叢書

入公可乃出重資募壯丁五百守之以石爲兵賊來擊之無不斃守五日斃賊頗多賊不復至退踞邑中再越一日守者來報邑中賊亦退矣問何由知曰登山以眺賊突絕烟公可大說市羊豕百餘以犒守山者予問此山有別徑可通否公可謂須迂道三四百里予曰尙宜防之公可曰君何迂也賊所欲虜者金帛先公宦囊無幾賊豈爲此迂道而來歟予可無慮因與眾話遂昌土物一曰竹鮑食竹根味鮮美東坡極稱之一曰河鮎長五寸許多肉少刺鮮於常鱗一曰石鴨蛙類產山石罅中味極肥美予聞而流涎公可見予欲食石鴨謂如有釣得者不吝重賞眾應而去釣石鴨必趁黎明越三日黎明予方與公可橫榻酣卧某甲起釣石鴨突見賊繞道而至急來棚呼曰起起賊至矣速去速去比予與公可出賊旂相距僅一箭之地棚後固是大山峭嶒嶄嵌公可騰蹕而上予大駭足輒難行匿身豐草間須臾老幼男婦成羣結隊若鼠之伏有兒啼者以絮塞其口恐呱呱令賊聞也賊志在虜劫公可所存棚中箱笥二百餘具賊來者四五百人搜括箱笥捆載而去有不能盡虜者則火之午後賊退草中人一一皆出予旋棚見焚餘零縑敗帛徧地皆是山農甌粥餉予越日倩人導往

轉徙餘生記

三

振綺堂叢書

尹家坑徐太夫人處計公可必到此相距百里苦無一錢忽有農人拾番銀三百餘其鄰叟曰是必徐司馬家物吾儕素受司馬惠不可不歸之農人謂縱司馬家物乃賊所遺不歸何害况司馬已不在此乎鄰叟曰司馬雖去其友許公在此可交其手他日相逢亦見吾儕情重也農人果以付予予卻之曰爾所收拾得於賊非得於司馬况予非司馬義不敢受鄰叟曰司馬有急乘危而攘其物非人也公爲司馬友乞轉交毋辭再三固讓予乃受其半且謂農人曰如是司馬物則已否則仍寄還汝乃倩二人掖予行捫蘿扳葛足趾繭痛天氣初晴暴暝渴甚忽窮山中四老人以石搗爐然枯枝烹茶予求飲一老人飲之味甘冽渴頓解再行數十里日夕不能行借宿古剎距尹家坑尙二十里遣人報知公可詰旦以筍輿來公可哽咽謂予曰意君懦怯必爲賊虜不謂尙得相見也予亦爲之於邑公可曰身在物盡爲賊所虜薪米無資奈何予因出農夫所拾番銀百五十餘投之且具告所以公可曰圖記非我家物何敢攘之予曰固然今生機已絕或上蒼憐閔俾以濟窮縱非君物他日可以歸還必拘拘作於陵仲子則皆餓死矣公可不得已受之尹家坑地僻人跡罕到羣山壁立千仞雄

轉徙餘生記

三

振綺堂叢書

峻插天山中松栝柵梓皆數百年物人家作屋多以樹皮代陶瓦每遇天陰雨灑樹皮作鼓聲儼若撒豆六月無暑夜須着綿子謂公可此地不可久居公可乃邀子偕其姪屬至衢州徽人豐與九司馬於此貿易固舊相識爲賃屋而居頗宏壯相傳衛有至聖孔子惜木遺象固端木夫子手所彫者須眉畢肖端木夫子卜衢州五十年無兵燹乃請至聖嫡裔奉楷木象至此故衢州世有五經博士時公可之弟春澗刺史新銓四川會理州牧公可將屏當入蜀乃九月初忽聞警報衛城戒嚴鄉民皆入城避難無屋可賃露宿街市越三日賊果大至

轉錄餘生記

振綺堂叢書

眾十餘萬晝夜炮聲不絕予心膽俱裂豐司馬慰之曰是有楷木聖像賊無能爲前僞翼王石達開曾圍此城號稱百萬且不能破何況此十餘萬乎邀予登城觀城外四周環以木城木城外掘深濠爲河賊過河既有木城堵禦城上徧堆石塊卽拋石塊亂擊賊無立足地不退卽斃其法最善予繞城一周心爲帖然賊圍月餘四鄉之民皆入城但存空廬賊無所掠糧盡而去初賊圍城時予與公可與九張小堂三司馬聯名延僧設醮籲天願各減已壽求免眾劫果幸獲免僧書善事數十則謂居士等須各發善心自認一事終身不渝予初酷嗜

牛肉見有戒食牛肉一則遂筆注其下賊退後衛人僉謂予等設醮有功效是宜聖遺象靈爽所致一介下士安能貪天之功哉迨除夕予歷存番銀一餅新

同人強予博塞予辭同人謂少陵雅人尙者此偶一爲之庸何傷強而後可每博輒勝自壬戌元旦至二十四日積番銀數百餅予公可助入蜀之需二十五日啟行由常山至玉山再至吳城馮子良太守時爲吳城司馬往謁談詩甚洽買舟至湖北新堤劉馨石觀察爲公可之戚權稅於此款留月餘復買舟抵宜昌再易柏木舟入峽中江流如箭夾岸巖巒障空晝不見日至萬縣

轉錄餘生記

振綺堂叢書

陸行歲暮抵成都明年癸亥仲春江良臣軍門奉旨會辦直隸騎馬賊宋景詩江軍門延予辦理文案三月初六日由成都啟行順道剿滅匪黨由樊城而豫州而齊而秦而晉於五月二十九日甫至保定住西門于公祠以制府劉公應渠督師駐威縣軍門乃往威縣與制府會議剿賊事宜予亦修進見之禮並晤幕府劉玉衡太守息吳幹臣方芷庭二君畿輔肅清予忝列薦牘蒙制府與軍門奏獎以知縣用初在高淳防堵和總戎以教諭保薦會向忠武薨於軍遂寢其事又在遂昌圍練瑞將軍檄各屬開列保舉韋刺史以知縣保薦賈摺差

弁中途遇害方待補奏辛酉浙省爲賊所陷又作罷論
至是甫獲寸進予之半生偃蹇其命也夫十二月十二
日拜別軍門由衡水入都主葉主事挺生家計自丑至
亥十年之中出入烽燧險阻備嘗凡所經大難者九在
高渚一幸逃湖西之貢二幸免張某之刺三幸免僞王
之杖在無爲幸遇張某得不死於舟中歸家時幸賄鄉
官得逃僞指揮之票在遂昌懷古田舍早睡幸徐公子
拽出草棚早睡幸釣石鴨者拽出杭州城破幸而免衛
州城圍又幸而免此九大難真絕處逢生也又所經小
難者四高渚馬上未墜蕪湖三不管未坑桃源橫板橋
斷而不死沙溪河抱石而不死此亦萬分微倖也又意
外之緣如高渚幸遇汪姓飢疲幸遇田媪四老人窮山
賜茶分農夫所拾餅銀此又皆默叨神佑而不解其何
自也叔平所自述若此予與叔平相交八年之久論文
談藝讀畫敲詩予固慙直坦率叔平亦矯矯不羣絕無
冬烘頭巾氣兩人者初不相識同治戊辰嘉平月予度
嶺北征抵安慶僑居旅館叔平叩門以詩見投遂成莫
逆嗣除夕元旦叔平來就予聯句作長夜之飲客邸韻
事以此爲最恐前人未必有之自是延至廣陵交誼彌
篤酒酣耳熱時間爲予說昔年遇難事然皆未有若是

之詳且盡也予去年作文二首一以壽尊甫養生先生
一以壽叔平第謂其喜作汗漫遊躬歷十三行省而不
知南北播遷入險出險之非得已也觀其過義津之盜
萌肅高渚之軍令免市鹽之盤詰教問道之請兵以及
假機匠之手既劫賊財復孤賊勢定保甲之法能禦外
侮焉有外憂如君之才設令早遇賢公膺名將帥推心
置腹相助爲理俾得展其抱負以見用於 朝廷則立
德立功二者君必居其一而又豈徒以文字翰墨爭不
朽之名也哉

轉徙餘生記跋

老友婺源齊君玉谿嘗乞夢園先生爲撰吳門出難記予讀之洋洋纒纒數千言可謂奇文大文不禁贊歎歎羨謂老顛何幸埒此不朽也因念粵寇難作予流離瑣尾所閱之時所經之地與所遇之事較老顛不翅十倍之多轉徙餘生亦欲藉鉅製以埒不朽爰毛舉崖末叩求椽筆先生笑而首肯不日脫稿汰滓生光芟蕪就簡雕武夫爲圭璧飾悔母若媼施長萬數千言氣盛言宜讀之惟恐其盡文之奇者莫奇於此矣文之大者莫大於此矣後之讀此文者亦必贊歎歎羨謂予何幸而埒此不朽也溯自癸丑迄癸亥十年之中凡歷十三行省瀕於危者屢矣每當計無所之萬無生理之時反躬自訟生平尙無大疚似不應遽喪非命果也垂危之頃意外獲拯絕處逢生化凶爲吉未嘗不私心自賀以爲天道信非憤憤旣思值此浩劫狂寇披猖殺人如草猿鶴蟲沙所在皆是刀兵無情波及無辜者正復不少幾疑福善禍淫之說可信而不可信予以孱弱書生踈嫻善病戎馬倉皇水陸驚慄屢叨幸免竟遂生還是又不可自解也初予從戎高澗遣迎媿屬矚卿懲於義津橋之厄思不肯往稚君請行老父命僕衛送至營備嘗險阻

轉徙餘生記跋

卷

振綺堂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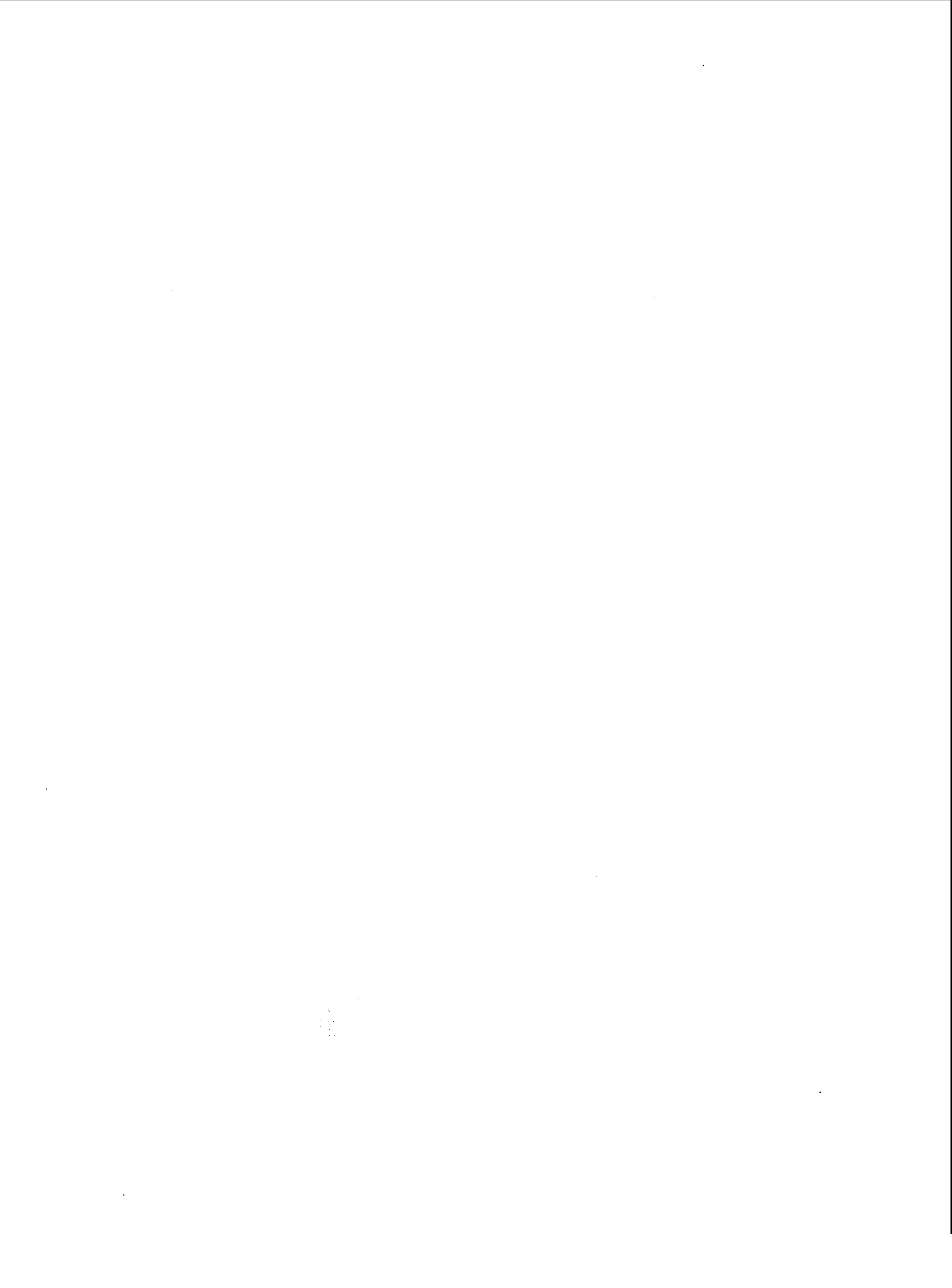
故再至高澗不復敢以家累自隨迨大難削平予自都歸省老親康健一家團聚恍如夢中惟前妻王宜人所生子女屬矚卿撫育亂時難以覆翼俱傷夭折矚卿旋亦下世嘗與稚君追語往事覺當日出入鋒鋌叢中所共患難情狀歷歷如在目前輒心悸齒擊不堪回首而稚君綠髮漸凋朱顏難再去日苦多歎已推爲房老子時年亦逾日艾精力就衰慰情無人萬念灰冷徒以有老父在不得不忍息延喘求盡子道意俟大事告畢卽當披髮入山與世長辭矣迺辱先生知己之感招至廣陵略分論交體郵備至憐我困饑寒也而衣食之憐我乏似續也而家室之今則枯楊生稊女妻老得徵蘭登慶連索得男覆巢育雛亦旣德同再造矣先是老父九十有二予小子犬馬齒適屆周甲猥蒙賜文爲壽郵寄老父張諸四壁反復循誦謂酬應之作能掃淨一切門面語獨鑄偉詞傳之異日可爲生傳鎮日掀髯欣賞樂而忘倦不幸猝遭大故予小子獲茲鉅製老父不及見之爲可慟也若是德我以衣食家室祇在一時德我以文字直可千古然若非我老顛開端則計不及此予德作者當先德老顛試持此文以驕我老顛其贊歎歎羨予者又當何如也耶爾若館主人許奉恩自跋

轉徙餘生記

卷

振綺堂叢書

東槎紀略



桐城姚 瑩石甫著

平定許楊二逆

臺灣入籍百四十年姦民十一一起浮動好亂其土性然也生齒日繁所在多遊手非械鬪則為盜道光三年趙文恪督閩患之慎選守令以福州府方傳穉署臺守一時臺灣道孔昭虔臺灣縣李慎彝鳳山縣杜紹祁嘉義縣王衍慶淡水廳吳性誠噶瑪蘭廳呂志恒皆有聲四年五月鳳山縣打鼓山鳴園竹生花七月

昭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一

世楷堂 藏板

月逢閏民間以為昔林爽文反有此兆訛言間起臺防同知缺杜紹祁代之署鳳山縣者劉功傑也頗銳意捕盜未幾而許尚之事起許尚者鳳山廣安莊人業賣檳榔素結諸無賴羣盜悅之為鄉保所告懼捕遂與所善蔡雙弼張仔來高烏紫王曾楊良斌沈古老徐紅柑林溪及番人潘老通謀反其黨甚眾期以十月十一日集議先攻下淡水縣丞署次攻埤頭遂及郡城苦無貲先肆劫掠時反謀未露也傳穉聞盜檄縣急捕尙將起其莊人劉黃中微聞其謀留諸家

勸之不使出功傑捕尙及良斌不得焚其居跡至黃中家十三日遂以尙獻械繫馳送于郡傳穉親訊之得其反狀言于鎮道曰許尚之黨俱在事破必速亂埤頭無城不可守也劉令初仕其參將又儒宜增兵防且臺地匪民所在嘯聚甚易曩者南路有事則北路起應北路有事則南路騷動郡兵常苦為所掣今宜及未起速備北路俾我得專力于南鎮道皆然之乃密飭嘉漳淡水為備時苦積潦郡城嘉義城垣皆圯急繕治之而使紹祁借縣丞丁嘉植都司翁朝龍

昭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二

世楷堂 藏板

以郡兵二百協守埤頭埤頭者鳳山縣治也舊縣燬于林爽文移治埤頭僅樹竹園又燬于蔡牽故慮之至則民間已紛言賊起爭避郡城然莫知賊所在營縣日出清莊捕賊十餘人最後得其軍師林溪許尙之被獲也其黨將散楊良斌不可眾乃推良斌為首聚議黃梨山中良斌製刀杖旗幟使潘老通借砲于其舅番通事潘巴能以林溪為軍師王曾為都督領紅旗李川鄭榮春為正副先鋒領烏旗蔡雙弼以下皆為頭目分招賊眾期二十四夜攻埤頭戕官據地

卽乘勝攻郡城使徐紅柑自臺灣沈古老自嘉義各招其黨並起又使吳賜潛入郡城結匪民內應約旣定二十一日林溪至埤頭市五色綢製旗溪故縣中白役偵賊者也陰爲賊主謀官所往賊先知之故其謀甚密溪市得綢使人持往已將飯而後行其母詰知出首故獲之訊未卽服良斌見獲溪不待衆集二十夜遂以賊數百人分西北兩路攻埤頭殺苦苓明汎兵自竹圍隙處以入埤頭先有備紹祁功傑守縣署朝龍嘉植守倉賊先至倉朝龍揮兵擊之傷斃

東槿堂

東槿堂

三

世楷堂

二賊賊燃大砲不震遂敗走其縣前賊已砍柵門將入亦爲鄉勇擊退參將某聞賊擁兵火藥庫不出翼日語朝龍曰賊雖敗必且大至埤頭倉署皆不可守火藥庫有土垣四面阻水昔蔡牽攻不能破可速據此朝龍惑之遂移兵入文官相率隨入民大惶懼奔逃姦人乘閒搶掠塘報兵又爲賊殺道路遂梗二十三夜郡中間警乃議昭虔慎彝以城守左營及安平水師兵守郡傳穉與署臺鎮趙裕福中營遊擊楊俊督師援鳳山許尙猶在府監斬之而後行時郡中訛

言四起人心震駭紳士韓高揚黃化鯉等入見傳穉請方略傳穉曰鳳山雖一隅距郡城百里賊朝發可夕至也恐有姦宄應之宜固根本今郡城垣壞漏夜築之兩日可竣城內外街市多立木柵君等率丁壯隨李令日夜親巡城上分布兵勇安平副將率水師六百人駐西城外螻蛄石以衛商行爲犄角城內設勁兵三百人環甲露宿足爲策應各衙門及紳士家皆募鄉勇以收遊民無使助賊惟大兵南下賊必潰走當遏之勿使越入郡境已飭臺灣嘉義營縣分

東槿堂

王集

東槿堂

四

世楷堂

屯兵勇扼其要隘且令各莊耆簡壯丁相爲守援土賊不得往應則吾事濟矣或請閉郡八門曰不可南路難民避賊者日數千至不能無納且毋使北路謠傳郡城被困啟姦人心也道試甫畢各學官俱在率兵役守門稽出入而已衆悅守備遂嚴二十四日鎮將兵起傳穉部署畢二十五日亦以兵二百鄉勇二百繼之經阿公店南北適中地也民居頗稠畱兵勇二百人使訓導謝代燠駐之以扼其衝道乃通二十六日至埤頭撤功傑使紹祁同任署鎮亦撤其參將

以朝龍代傳稷乃督民夫增補竹圍繞圍濬深溝中
插竹籤招撫逃民諭各鄉守莊捕賊其先受賊約能
自首者免罪紹祚更募鄉勇八百名以四百人守埤
頭四百人偕官兵捕賊縣役中有通賊者不敢動而
頗自危紹祚大度示之不復窮究反側遂安賊自埤
頭走黃梨山豎旗招眾鎮將初至不測賊眾寡又以
負險頗患之未遠擊既而各路兵屯鄉莊受府縣約
束阻守要隘甚密所在匪民觀望待起者不下數千
賊不能通至是竟無敢應者嘉義賊將自內山潛至
扼于王李二令皆散走吳賜至郡城爲慎彝獲誅新
授臺灣鎮蔡萬齡亦至良斌見眾不集大懼其黨乃
離兵勇進攻之遂潰傳稷紹祚亟縣重賞捕賊王曾
李川蔡雙弼以下全獲伏誅良斌駕小舟入海逃至
彰化縣令李振青獲之送郡南路遂平是役也自許
尙起及竣事僅一月不煩內兵不使賊蹂躪閭閻南
路辦賊北路晏如凡用餉銀數萬皆籌款補給不費
帑金者郡縣得人之效也奏入
上大嘉之日方傳稷總司籌辦悉協機宜特賞花翎

東槎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鎮道以下各從優議敘明年乃建鳳山縣城于舊治
鳴瑪蘭原始

鳴瑪蘭僻在荒裔既入圖籍建城設官制田賦宣教
化雕題鑿齒之人漸知倫理麤習衣冠而游民樂業
羣聚室家其秀者亦稍事誦讀矣顧草昧初開紀載
闕略臺人所傳惟謝教諭金鑾之蛤仔難紀略楊太
守廷理之議開鳴瑪蘭紀略二書乃權輿也楊書僅
紀開拓之功謝書稍詳形勢并其原起然楊不及見
十七年以後之事而謝僅得自傳聞未嘗親履其地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所言或有未確瑩以道光元年奉檄權判其地訪諸
耆老則多身與經營目擊前後者攷諸案牘咨詢舊
吏爰紀其實以貽後之君子鳴瑪蘭本名蛤仔難在
淡水東北三貂雞籠大山之後社番地也三面負山
東臨大海三貂金面掖其左擺芝蘇澳草嶺揜其右
員山玉山枕其後自山至海寬廣不及四十里自三
貂溪南至烏石港三十餘里皆山石無地自烏石港
至蘇澳山下縣亘不及百里然一望平疇溪港分注
實天生沃壤也其始番居不知開闢雜處深林水窟

之中捕魚打鹿而已康熙中卽有漢人與通市易藍
玉霖鹿洲集周宣子諸羅縣志皆已載之乾隆三十
三年民人林漢生始召衆入墾爲番所殺後或再往
皆無成功吳沙者漳浦人久居三貂好俠通番市有
信番悅之民窮蹙往投者人給米一斗斧一柄使入
山伐薪抽藤自給人多歸附淡水廳聞懼其爲亂乃
遣諭羈縻之林爽文之亂慮賊北竄內山同知徐夢
麟言三貂有吳沙民番素信可堵賊毋使遁入者是
也沙旣通番久嘗深入蛤仔難知其地平廣而腴思

昭代叢書

王集 東差紀略 卷第十六

七

世譜堂 藏板

入墾與番割許天送朱合洪掌謀招三籍流民入墾
并率鄉勇二百餘人善番語者二十三人以嘉慶元
年九月十六日進至烏石港南築土圍墾之卽頭圍
也沙雖首糾衆入山而助之資糧者實淡水人柯有
成何續趙隆盛也沙所召多漳籍約千餘泉人漸乃
稍入粵人則不過數十爲鄉勇而已初入與番日鬪
彼此殺傷甚衆沙使人給番曰我奉官令以海賊將
據蛤仔難盡滅諸番特來堵賊且護番墾田足衆糧
而已非有他也番性愚不事耕鑿閒有耕者用力苦

而成功少故視地不甚惜得沙言疑信者半圍又屢
敗以爲漢人有神助稍置之番社患痘沙出方施藥
全活甚衆德之二年沙死子光裔無能姪化代理其
事復有吳養劉胎先蔡添福附之漸開地至二圍湯
圍亦時有爭鬪四年乃與番和沙與化皆能約束其
衆番旣聽墾亦不復侵擾番喜益進墾至四圍是時
漳人益衆分地得頭圍至四圍辛仔羅罕溪泉藉初
不及二百人僅分以二圍菜園地人一丈二尺粵人
朱有分地民壯工食仰給于漳四五年間粵與泉人

昭代叢書

王集 東差紀略 卷第十六

八

世譜堂 藏板

鬪泉人殺傷重將棄地走漳人畱之更分以柴圍之
三十九結奇立冊二處人四分三釐化及三人者戒
約其衆毋更進亦相安矣七年三籍人至益衆漳人
吳表楊牛林確簡東來林膽陳一理陳孟蘭泉人劉
鐘粵人李先乃率衆千八百十六人進攻得五圍地
謂之九旗首每人分地五分六釐漳得金包里股員
山仔大三圍深溝地泉得四圍一四圍二四圍三渡
船頭地又自開溪洲一帶粵得一結至七結地九年
有漳化社番首潘賢文大乳汗毛格犯法懼捕合岸

裏阿里史阿東東螺北投大甲吞霄馬賽諸社番千餘人越內山逃至五圍欲爭地阿里史眾強而烏鎗多漳人不敢鬪相與謀阿里史無糧不若助之粟而散其眾乃陽與和分置諸番而食之阿里史眾喜漸乃換買其烏鎗幾盡阿里史乃弱悟悔而無如何十一年山前漳泉械鬪有泉人走入蛤仔難者泉人納之亦與漳人鬪阿里史諸番及粵人本地土番皆附之台攻漳人不勝泉所分地盡為漳有僅存溪洲鬪幾一年始息阿里史諸社乃自開羅東居之潘賢文

瑯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卷第十六

九

世楷堂藏板

為之長十四年漳泉又鬪漳人林標黃添李觀典各領壯丁百人吳全李佑前導之夜由叭哩沙喃潛出羅東後徑攻之阿里史眾驚潰走入土番社內漳人遂有羅東已復和泉人乃自溪洲沿海開地至大湖粵人乃至東勢開冬瓜山一帶此皆十五年前事也謝退谷蛤仔難紀略嘉慶三年有龍溪蕭竹者頗喜吟詠于堪輿之術自謂得異傳竹從其友遊臺灣窮涉至蛤仔難吳沙款之居且久乃為標其勝處為八景且益為十六景今所傳蘭城拱翠龍潭

印月曲徑香泉濁水含清之類也竹悉為賦詩或論述其山水遂為圖以出其圖于山水脈絡甚詳時未有五圍六圍要其可以建圖之地竹于圖中皆遞指之後悉如其言余按嘉慶三年吳沙已死安有款居蕭竹之事若謂二年則是時僅開頭圍與番爭鬪未息安得遊覽全勢蓋款蕭竹者吳沙之子光裔與吳化輩也化等既得二圍與番和乃延竹進窺其地

噶瑪蘭入籍

瑯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卷第十六

十

世楷堂藏板

噶瑪蘭之入圖籍也其議倡自淡水同知徐夢麟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既平徐署府事乃為臺灣府楊廷理言吳沙可信用及蛤仔難生番易于招撫楊議上之巡撫徐嗣曾以界外地恐肇番衅弗許吳沙既入墾懼獲罪嘉慶二年赴淡水請給札招墾同知何茹蓮予之沙出私單招佃每地五甲為一張犁取番銀二十助鄉勇費沙死四年其眾詭名蘇長發赴省請墾藩司劉棫檄府察之淡水同知李明心議以蛤仔難遠在淡水三貂以外距淡城五百里深林密菁

疊嶂重巒鳥道紆回人跡罕至三十六社生番性同梟獍勿許便時杖已去藩司李長森從之六年沙子光裔及何繪趙隆盛柯有成等請復如前議置之然三籍人衆亦未議逐出山雖封禁民墾自若也繪等多方求爲業戶不克十一年海寇蔡牽至烏石港欲取其地使人通謀共墾衆患之賊舟有幼童被擄者乘間登岸遇其父匿之賊索不得揚言且滅頭圍衆益懼頭人陳奠邦吳化輩相與謀今通賊官兵必討不如拒之且以爲功乃夜定計集鄉勇弁各社番伏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岸土爲備賊猶未覺晨入市貨物衆乃縛之得十三人并賊目賊聞之怒連帆進攻衆斷大樹塞港賊不得進拒敵久之賊敗去化等乃以所擒賊獻將軍賽冲阿聞乃有該處膏腴爲蔡逆窺伺之奏夏四月奉命官兵相機籌備猶未議開也七月楊廷理以事成伊犁返復授知府

召見問狀廷理奏蛤仔難當開不宜棄置貽邊患上使馳驛至閩與督撫商之未果十二年七月海賊朱瀆大載農具泊蘇澳謀奪溪南地爲賊巢五圍頭

人陳奠邦等遣人告急廷理乃與南澳鎮王得祿水陸赴援先是漳人盡得有西勢地柯有成何繪陳奠邦賴岳吳化吳光裔六人爲之董事而東勢之強者獨潘賢文處羅東社自羅東以南至蘇澳數十里朱瀆謀奪之以啤噤紅布散給東西勢各社番有漳人李祐陰結黨與通廷理乃以札諭柯有成潘賢文七人曉以大義以啤噤十板紅布五百疋番銀千餅賚衆番賢文大悅民咸踴躍乃設木柵于海口各出器械巡邏捕通賊者祐黨懼繫妻子入于賊舟賢文復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獲海寇黃善等七人以獻有黃竈者大股賊目也遁于蛤仔難爲黃姓所匿廷理索之黃姓縛竈出獻于是蛤仔難民競出治道以迎廷理時鎮道以地叵測檄勿往廷理勿從九月九日自艋舺入山四日而至五圍蛤仔難嚮多雨秋以後山海氣蒸瘴雲暝合及楊至而羣峯開霽民以爲祥集耆老撫慰之衆皆鼓舞聽命義首林永福翁清和等願率精壯效用朱瀆踞蘇澳港內之南澳王得祿以舟師追至港口港內寬外狹賊以巨纜纏鐵鉞橫沈港口林永福等番勇

千二百人穿山開路以達蘇澳合舟師潘賢文以衆斷賊樵汲戊午得祿以舟師進攻賊于蘇澳廷理率林永福等自澳後夾攻之賊大敗突出官軍截擊焚賊舟三沈其大舟一獲二舟賊以十六艘順流東遁廷理安撫其民而歸言于將軍賽沖阿請設官丈陞田園弗許旋去府任又力言之將軍令與署府鄒翰議之十二年春乃奏請設屯而免其陞科部駁中止十二月少詹事閩人梁上國上言蛤仔難田土平曠豐饒每爲海盜窺伺前朱潰蔡牽皆欲佔之俱爲官

明代叢書

王集

東差紀略
卷第十六

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其擊退若收入版圖不特絕洋盜窺伺之端且可獲海疆之利并條奏其狀甚悉
上命總督阿林保巡撫張師誠議之林保以同知徐汝瀾署臺守詣勘徐仍如賽沖阿議十四年正月
上諭總督阿林保曰蛤仔難居民現已聚至六萬餘人且盜賊窺伺時能知協力備禦殺賊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況其地又膏腴素爲賊匪覬覦若不官爲經理妥協防守設竟爲賊匪佔踞豈不成其巢穴更添臺灣肘腋之患乎該督撫其熟

籌定議如何設官安立廳縣或用文職或用武營隨宜斟酌期于經久乃善梁上國摺內敘及蔡逆賊船近至蘇澳時先率衆上岸有番人與鬪居民吳氏擒獲數賊以獻賊始驚潰而去嗣朱潰竄往亦經居民與官兵夾攻敗賊如此出力從前曾否奏明施恩彼時如曾擒獻賊犯卽當加之獎賞亦此時收撫之要著也時以漳泉分類械鬪未及行十五年總督方維甸過臺治之既定乃謀此事至艋舺有蛤仔難番土目包阿里率噶里阿完等社番迎見呈送戶口清冊

明代叢書

王集

東差紀略
卷第十六

十四

世楷堂
藏板

制薙髮請入版圖并請設立通事以免熟番侵凌又有民人何繪等呈請已墾田地照則陞科設官彈壓分定地界維甸大悅生番各予獎賞傳民番面詢其狀乃覆奏曰淡水玉山之後地名噶瑪蘭係番語閩音不正訛爲蛤仔難其地三面距山東臨大海平原寬廣形若半規南有蘇澳可進大船北有烏石港僅容小艇中有濁水大溪出山東注原在噶里阿完社東旁入海近年故道淤淺正溜北徙繞過員山徑五

圍之東由烏石港入海民人所居自五圍之外尚有
員山溪洲羅東湯圍柴圍大湖圍三十九結圍都美
鶴圍勞勞圍下溪洲幾穆撈辛那罕等處及圍外零
戶濁水溪故道之北盡為漳人開墾十之七八故道
之南係泉人粵人開墾又有岸裏社阿里史社阿東
社東螺社牛罵頭社熟番遷居其中荒埔尙未全墾
此噶瑪蘭地勢情形也當令總兵武隆阿知府楊廷
理勘查覆稱噶瑪蘭南北約長六七十里東西約寬
二三十里不等漳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丁泉人二百
五十餘丁粵人百四十餘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餘
丁歸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餘丁未墾荒
埔應請分出地界何處令何籍民人開墾何處令何
社番開墾分畫公平以杜爭執已墾田地丈量陞科
其員山東北地處適中可以設官安營頭圍為水陸
扼要之處應設分汛臣查噶瑪蘭田土膏腴米價較
賤流寓日久又有朱瀆幫內散去餘黨及逃兇逸犯
潛匿其中前年漳人亦與泉人械鬪熟番互相黨護
泉人為漳人所困大半避出以強凌弱相習成風良

昭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善民番皆思設官納賦若竟置之化外恐臺灣日後
或添肘腋之患鎮道僉議皆以設官經理為宜然該
處數十年為 王化所不及一旦繩以法度亦不能
立就安貼知府楊廷理丁憂巡檢胡桂于情形最為
熟悉臣已令其清查田甲分割地界俟其查明會同
撫臣詳議具奏四月初五日楊廷理入山請定章程
十八則丈繩一具以行何繪等始猶謀為業戶廷理
不許令各結首分領墾單自往丈量經三月始畢乃
草其節略具報時維甸已去閩汪志伊繼之檄臺澎
昭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道張志緒與廷理覆勘十六年三月廷理至郡定議
九月汪志伊與巡撫張師誠酌定條例以聞

西勢社番

西勢社番者在濁水大溪之北自溪北至烏石港凡
二十社未入版圖之先茹毛飲血蓬髮露體男女莫
別婚媾無時野合擇配聽人自便不識五倫不諳歲
序以花開紀四時打牲為恒業閒有漢人教之耕種
稻穀以為寶貴以短刀代犁鋤并無牛隻閒織樹皮
僅蔽下體其富者惟知蓄積蝦米花布又俗重金鯉

魚以銅線編成形如新月佩之出入羣相豔羨不重
銀錢與人無犯各社自立頭人不相統屬嘉慶元年
漢人吳沙率衆入蘭佔墾西勢各社首被侵奪殆盡
十五年歸沐

王化始赴官控理已爲民人先報陞科不能給還知
府楊廷理乃舉漢人爲各社總理設立通事土目約
束社衆造報丁冊教以人事雜髮著衣始知置備耕
牛農具漸通漢人語言亦知愛重銀錢烹調飲食矣
惟倫常祭葬婚媾尙沿舊習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東勢社番

東勢社番者在濁水大溪以南自溪南至蘇澳凡十
六社嘉慶十五年噶瑪蘭旣入版圖西勢民墾已定
楊廷理乃遣三籍頭人往丈濁水溪南十六社荒埔
分授漳泉粵民人開墾凡二千五百三十八甲各社
番性本愚弱旣歸化益不敢較于是膏腴悉爲民有
通判翟淦與楊廷理議請總督汪志伊以各社近埔
處所存給之大社二里小社一里謂之加畱餘埔仍
官爲召佃以三籍頭人爲佃首經理收租按社計丁

而分給之社番坐受焉

陳周全之亂

乾隆六十年三月甲子臺灣匪民陳周全作亂陷鹿
港同知朱慧昌遊擊會紹龍外委任尙標死之乙丑
攻彰化右營遊擊陳大恩出據八卦山副將張無咎
知縣朱瀾走就之皆遇害城陷典史費增運千總吳
見龍郭雲秀死之

先是二月南路鳳山匪民陳光愛謀反攻石井汛
未破被獲斬其黨數十人衆潰事且定矣捕少懈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已而內地米貴商船爭集臺米亦貴石米錢五千
文北路彰化游民聚衆搶奪知府遇昌右營遊擊
陳大恩馳往擒治十數人曉諭彰鹿有穀之家出
糶市價平三月乙卯遇昌回郡大恩畱彰化彈壓
陳周全遂爲亂周全同安人生長臺灣乾隆五十
七年同籍與同安匪民蘇葉謀反未成事敗逃至
鳳山與陳光愛結會再敗逃至彰化湖仔莊泉州
人馬江家復謀與潮州人陳容卽陳光輝漳州人
黃朝黃親分漳泉粵三股各招千人作亂周全稱

長拜晉江人洪棟為軍師陳光秀許篇阮四吳加
令楊成桂皆封偽將軍詭言內地朱一貴之後朱
九桃有海船數千將以三月十五入鹿港令旗書
犬盟主朱又刻木印四角刻豎仰攻濟四字中為
桃形桃中刻小朱字其黨皆以朱為號三月辛酉
洪棟定計先攻鹿港癸亥彰化城中聞鹿港有賊
將起遊擊陳大恩以兵二百人往備有告城中匪
民吳添應賊者返捕之交縣收訊復出城駐劄是
夜賊遂起甲子黎明攻破鹿港圍同知署同知朱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九 世楷堂 藏板
慧昌有勇力持刀禦賊殺斃賊目陳光秀眾賊齊
入遂遇害鹿港營亦破遊擊曾紹龍外委任尙標
皆戰死大恩聞變還屯八卦山為城聲援署副將
張無咎署知縣朱瀾聞城中有賊懼不敢守出奔
八卦山就之乙丑賊趨攻彰化西門都司焦光宗
拒守砲傷賊頗多賊繞攻八卦山大雨官兵火繩
淋溼鎗砲莫施賊乘雨奪山殊死攻大恩見事急
燃火藥自焚無咎瀾被害城中見八卦山火起無
固守心賊遂入典史費增運千總郭雲秀吳見龍

皆戰死都司焦光宗自刎未殊民人匿之賊釋囚
掠倉庫出榜安民羣賊因乘雨攻山衣溼就周全
取衣周全令各當舖暫借眾賊因肆掠民大怨乃
相謀逐賊
丁卯提督兼臺灣總兵哈當阿臺灣府知府遇昌以
兵九百人討賊戊辰至灣裏溪阻雨溪漲弗克進賊
攻斗六門千總龍昇騰擊敗之
彰化初獲吳添供有海盜船進鹿港定日攻鹿港
彰化并有沿海匪民附和翼日果有賊陷鹿港之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事丁卯營縣報至原任鳳山縣張植發自彰化奔
郡言內地紅頭賊船約數十號俱穿白布領袖本
地附和匪民以白粉塗抹衣衫為號其勢甚熾初
不知賊首為陳周全也羣議以郡城根本重地林
逆之亂臺灣道楊廷理固守得民心與中軍遊擊
潘國材畱守哈當阿遇昌以遊擊麥瑞水陸兵九
百人勦賊使安平副將陳上高哨船赴鹿港堵截
連日夜大雨戊辰至灣裏溪水漲不克進遂駐之
是日斗六門賊王快數百人與陳周全應乘雨夜

攻斗六營守備吳大瑞出援彰化未返千總龍昇騰禦之賊退次日復至從賊益衆畏營中鎗砲以方棹側轉車輪木上鋪浸溼棉被賊藏棹後推擁而前昇騰約軍士持鳥鎗不發度賊近昇騰親燃大砲擊棹破乃排鎗齊發擊賊死傷甚衆又先日因雨預備斗篷百具以是兵帶雨戰火繩不溼賊已敗守備吳大瑞兵亦至賊走散時昇騰兵僅百人破賊千餘人皆壯之

申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己巳賊出攻田中央社武生林國泰率義民擊敗之汀州府同知沈颺潛城中密招義民逐賊鹿港廩生楊應選集義民應之都司焦光宗亦以林國泰義民至賊潰走遂復彰化鹿港賊亦潰復鹿港

汀州府同知沈颺以督撫委查工程至彰化遇變避匿城中密與貢生吳升東謀轉約廩生楊應選集義民二千餘人城內洶洶言逐賊大肚鹿港各處義民皆起己巳賊出掠山仔腳田中央社武生林國泰率莊民擊敗之賊懼不敢駐城中偽軍師洪棟先遁都司焦光宗自田中央率義民至自西

門入城內義民大呼逐賊賊衆驚潰遂復彰化鹿港賊亦爲義民逐走颺安撫居民與都司焦光宗率義民共守彰化以收復聞且請兵

提鎮哈當阿分兵守嘉義縣臺灣道楊廷理發鄉勇一千人赴灣裏溪添兵守鹿耳門

是時彰化鹿港已復鎮道皆未知也提鎮聞嘉義縣北虎尾溪渡船爲賊焚斷恐嘉義失守分兵二百人令守備林國陞赴嘉義協守仍自駐灣裏溪南嘉義各莊義民首張添錫生員張田玉率義民

申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數千夜紮筏渡虎尾溪至嘉義從原任知縣單瑞龍協守縣城楊廷理亦選鄉勇千人赴軍營濟之郡中訛傳海賊且至安平右營遊擊陳光昭遙望鹿耳門外有十餘艘疑爲賊發砲擊散之廷理聞復添撥鄉勇助守鹿耳門

壬申收復奏

間以沈颺署鹿港同知單瑞龍署彰化縣沈颺收復彰化鹿港報至郡中人心大安颺請增兵撥餉以保城邑廷理發府庫銀萬兩委丁憂典

吏陳聖增運送軍營以收復

聞請委屬署鹿港同知前嘉義縣知縣單瑞龍署

彰化縣

甲戌埔心莊民獲賊首陳周全提鎮哈當阿渡虎尾

溪乙亥至彰化遊擊麥瑞以水師百人廣東義民三

百人鹿港義民千人赴鹿港

賊衆既潰陳周全隻身南遁至埔心莊鄉民陳祈

莊南光誘執之以獻守備吳大瑞亦與義民邱景

山獲賊目陳光輝馬江爲舖民所殺各路報獲餘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世楷堂 藏板

賊甚衆哈當阿夜渡虎尾溪乙亥至彰化道遊擊

麥瑞以水師百人廣東義民三百人鹿港義民千

人赴鹿港

丁丑南路賊將起獲之南路平

南路賊鄭賀綽號紅面猴住鳳山中州與陳光愛

餘黨許強善鄭賀聞提鎮赴彰化勦賊意郡城兵

單謀作亂陳喜黃皮李和尚鄒茂郭旭等附之約

分招賊黨賀夜往邀許強強先見臺灣道示諭各

賊投誠或能擒賊自效皆免罪乃陽許之飲以酒

乘醉擒賀以獻陳善等至大目降亦爲縋民郭猴

助義民首方耀漢等所獲解郡又擒獻賊目李計

趙好沈輝陳菲許強又偵獲謝楚卯浩貢生李登

元又獲其族人爲匪者李聰明李佔解獻皆誅之

南路平

提鎮哈當阿護北路協副將吳大瑞知府遇昌分捕

餘賊搜各匪巢燬之北路平

哈當阿自彰化分兵與吳大瑞遇昌搜捕各路埔

鹽湖仔內埤脚梧厝水尾河婆崙四塊厝浸水同

昭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世楷堂 藏板

安蔡荷包厝凡十莊皆賊巢穴捕獲百餘人悉誅

之焚燬其巢獲賊目楊成佳黃潮與陳周全陳光

輝解郡

四月甲申哈當阿至鹿港增水師兵二百人守之增

陸路兵二百人守彰化

甲申提鎮至鹿港同知署已焚拆營房損壞惟民

居市肆如故理番同知關防經朱慧昌家屬獲繳

遊擊關防已失以安平中營遊擊麥瑞署之益以

水師兵二百人守鹿港陸路兵二百人守彰化

丁亥陸提督烏蘭保以水師兵二千人自蚶江渡至鹿港

三月壬申廈門同知黃奠邦稟報至福州總督伍拉納聞亂度臺地鎮道必已剿捕奏請自至泉廈一帶相機調度途次得內渡商民言戕官狀賊勢且盛乃奏請陸路提督烏蘭保以水師提標兵五百陸路提標兵五百出蚶江赴鹿港海壇鎮總兵特克什布以督標兵一千撫標兵五百福寧鎮標兵五百出五虎門至八里坌合剿又調興化協標

耶代叢書

主集

東槎紀略卷第十六

蓋

世楷堂藏板

臺灣府城防禦南路及聞賊已破兩路兵罷惟陸提督兵至

乙未獲洪棟

洪棟晉江人生長彰化打廉莊陳周全起事拜偽軍師教周全先攻鹿港再搶彰化鹿港既破棟教周全約束賊黨不得擄掠及攻八卦山賊懼官兵鎗砲不敢進棟逆知官兵遇雨火繩必涇督賊力攻及入彰化城棟又出示安民故兩處民居得無

傷破及賊就周全乞衣周全令當鋪借取羣賊因之肆掠義民乃起棟見勢敗攜妻子先遁至是為義民首監生洪紹彤生員林超英執獻解郡陸提督烏蘭保水提鎮哈當阿搜剿賊黨二百餘人皆伏誅

陸提督烏蘭保水提鎮哈當阿以鹿港粗定同屯彰化遣兵四出搜捕先後獲賊二百二十名皆誅之漳泉民人素分氣類林爽文之亂泉人為義民擊賊陳周全以泉人謀逆漳人亦為義民敗之民閒頗以為口實將謀械鬪及烏蘭保兵至臺傳聞內地大兵且至乃止楊廷理奏請畱兵一千駐彰化鎮撫之

耶代叢書

主集

東槎紀略卷第十六

蓋

世楷堂藏板

獲王快

斗六門賊首王快自攻斗六敗後其黨亦散至嘉義被獲弁獲賊黨三十二人送郡誅之

賊首陳周全伏誅

捷奏至京師

上命陳周全如尚在臺灣即凌遲處死俾亂民觸

目警心可不涉海洋免致疏虞至是同賊目陳光
輝黃潮楊成佳洪棟皆伏法

署臬司劉大懿至彰化

總督伍拉納奏臺灣自福康安于五十二年生擒
賊首大加懲創民情至今畏懼數年以來鎮道有
事必懲亦尚無因循此等烏合之衆不難立時撲
滅內地正在招集官兵泉州民風剽悍又上年被
水春米價昂沿海無賴之徒多入海爲盜以致商
船報劫頻聞鎮將出洋緝捕不能淨盡請在泉厦

耶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壬

世楷堂
藏板

一帶彈壓策應賊首就擒民心已定一切善後事
宜委令署臬司劉大懿往臺會同鎮道辦理四月
己酉大懿至鹿港庚戌至彰化

五月甲寅總督伍拉納渡臺臺灣道楊廷理至漳化

沈颺知臺灣府

伍拉納不親渡臺辦賊

上切責之卽時趨渡甲寅至鹿港沈颺賞戴花翎

授臺灣府知府遇昌撤回內地

論獲賊復彰化鹿港功賞義首監生莊南光武生林

國奉官職銀幣有差

論獲賊首功監生莊南光給五品頂帶民人陳祈
給六品頂帶加賞銀各二百兩其復城擊賊之武
生林國泰給五品頂帶廩生楊應選民人林清標
陳光宗給六品頂帶魏廷文王松先以平林爽文
功已賞六品頂帶及藍翎千總至是加賞五品頂
帶

上命諸義首願就文武職者聽從所請送部引

見其隨同擊賊及擒獲賊目之義民林雄四十九

耶代叢書

王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壬

世楷堂
藏板

人皆給頂帶賞花紅銀牌散遣歸農免各義民村
莊本年錢糧贍黃曉示臺民大悅

卹死事官費增運吳見龍郭雲秀任尙標旌節烈魯
氏及幼女羣姑

魯氏朱瀾子婦羣姑朱瀾幼女年十三歲城破奔

投園池水淺不死皆自縊

賞陣亡及受傷義民六人卹陣亡兵丁七十九人誅

臨陣逃弁何孟元陳金定兵丁施萬寶等十一人遣

革潰兵及潰後隨同義民復城外委李朝輝以下兵

丁各有差

陣亡義民林波宗吳均蔡燦林穩陳良皆賞銀五十兩受傷義民吳四賞銀二十五兩臨陣逃弁額外何孟元陳金定逃兵施萬寶等十一人正法潰兵雷允科等百一十五人發新疆給種地兵丁為奴外委李朝輝兵丁薛春等被賊沖散協同義民收復縣城鹿仔港朝輝斥革發新疆効力贖罪額外鄭高龍張玉桂兵丁薛春等六百三十一名革伍遞籍安插

名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世楷堂 藏板

革教諭林居義訓導邱廷清

彰化城破教諭林居義訓導邱廷清匿民舍以擅離職守斥革之

續獲賊目餘匪百四十人伏誅

續獲賊目曹商盧烹皆受偽將軍號吳加令洪崇黃得喜皆賊股頭盧膠許發蔡會觀胡柯皆領賊令旗偽示攻城殺害官兵餘匪百四十人分別凌遲斬決旋又獲賊目林敬元李敏黃阿國程文妙及陳光愛案內逸匪柯取元楊耀正法又三十餘

人計先後擒斬五百餘人

論南路獲賊功貢生李登元武生李必魁義民首方耀漢郭子璋等賞官職品級有差

上諭李登元及必魁獲獻李聰明有功賞六品頂帶二人願就文職或武職聽之事竣後分送吏兵二部引見義民首方耀漢郭子璋郭學淵郭友直林廷玉郭有才綫民郭猴助賞五七八品頂帶投誠許強賞九品頂帶陳周全誣供之王寧七人被累較甚者酌賞八九品頂帶以示體恤

名代叢書 三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世楷堂 藏板

六月壬午哈當阿回郡

命沈颺議行善後事宜總督伍拉納臬司劉大懿內渡伍拉納旋革職

先是伍拉納聞陳周全亂不即渡臺奏獲犯事與鎮道不符皆蒙切責將軍兼署巡撫魁倫又奏海賊擾五虎門關稅缺額至是內地虧空案起命在臺先摘翎頂俟回內地即行革職質審閩浙總督以長齡接署其鹿港彰化善後事宜令沈颺議行丁亥沈颺至彰化辛卯伍拉納及臬司劉大

懿內渡

譴提鎮哈當阿臺灣道楊廷理自請治罪免之

哈當阿阻兩駐灣裏溪屢奉切責陳周全洪棟續
有解京之命而鎮道已在臺正法提鎮先後奏摺
皆遲

上以哈當阿咎多交部嚴加議處楊廷理自請嚴
加治罪加恩寬免臺灣文武各員實在出力者亦
免其參處蓋以彰化之亂南路賊匪謀乘機起廷
理預先示諭賊黨自相擒獻免罪是以許強首獲
鄭賀又通信義民方耀漢先後獲賊事得解破故
宥之也

昭代叢書

壬集 東槎紀略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東槎紀略跋

臺灣一郡孤縣海外土沃饒而民強悍夙稱難治石
甫先生牽絲臺邑歷攝南路噶瑪蘭丞倅習知全臺
大勢作為紀略約六萬餘言區置規模犁然大備後
之官斯土者必有所取法矣惜集隘不克盡登僅摘
錄其紀事六篇壬寅仲春吳江沈懋謙識

昭代叢書

壬集 東槎紀略跋 卷第十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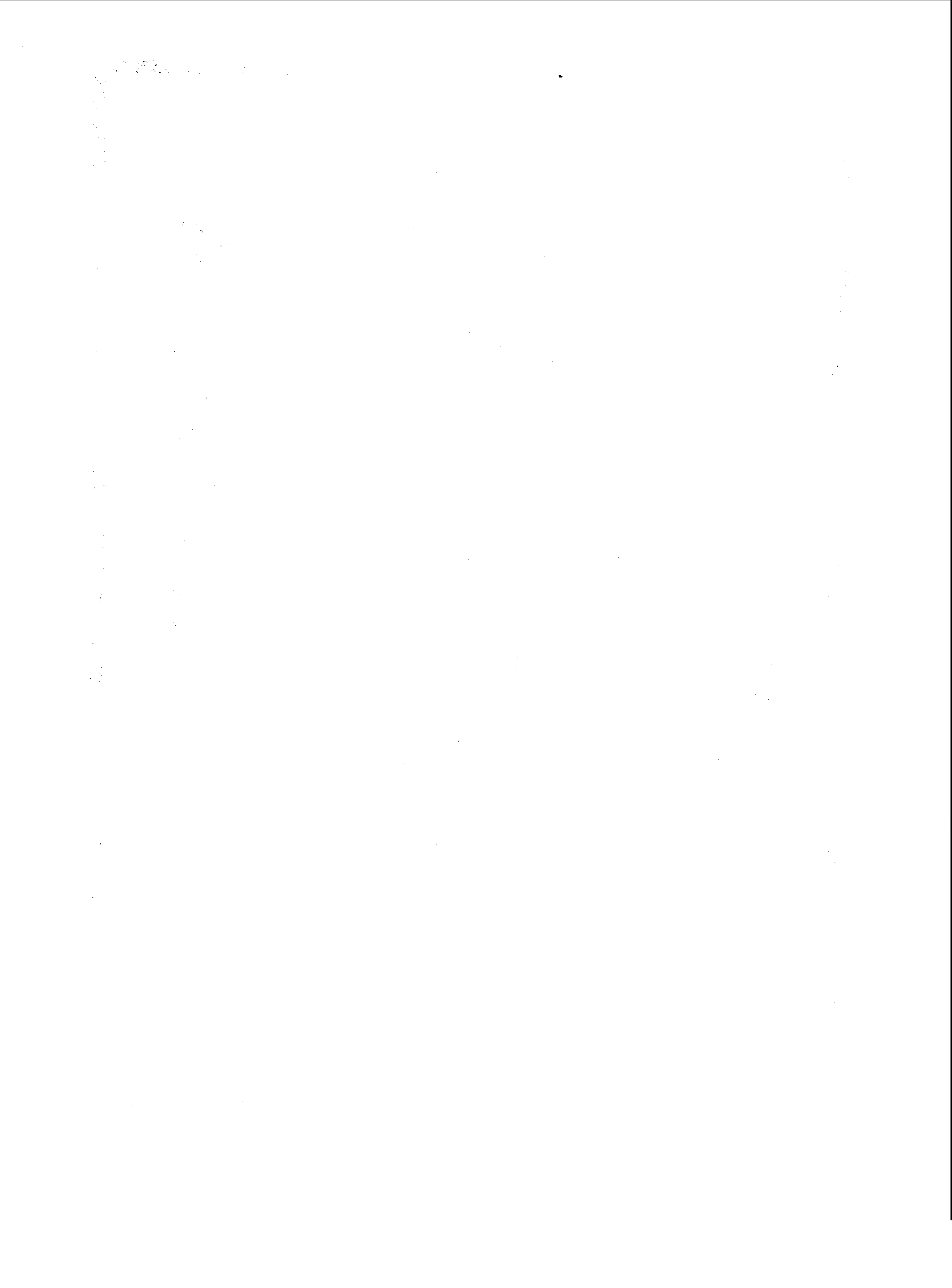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甲戌春日

濟宮詞本集

李璠題





題詞

芋園主人

梨園散後青蛾老
天寶遺聞誰與聽
王建宮詞餘百首
祇應傳誦到旗亭

南內寒鴉叫夕陽
一朝興廢感茫茫
舊人可有何哉在
讀向花前合斷腸

實庵

禁門深鎖黯塵封
禾黍離離憶故宮
憑弔興亡感無限
隔花聞唱玉玲瓏

清宮詞本事

首題詞

聞道京華似奕棋
前朝佳話繫人思
憑將一管生花筆
寫出三家絕妙詞

野馬

末世才人劇有情
數將遺事付銀箏
淒涼一代豪華盡
贏得宮詞是尾聲

遜僧

煌煌一代東華錄
二百餘年紀事詳
今日故宮禾黍徧
更從何處說連昌

清宮詞本事一卷

甲子十月大荒道人作

朱明日落李花飛
桂子香飄雪打圍
淨掃宮門迎聖駕
綠楊簇簇颺龍旂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陷京師明莊烈帝殉社稷自縊於煤山自成僭號改元大順降明諸臣收兵部尚書吳襄家屬二百餘人逼襄以書招其子山海關總兵二桂初欲從之後聞其愛妾陳圓圓被劫去遂出關投攝政王多爾袞領兵破自成自成

清宮詞本事

一

屠三桂家西走五月一日攝政王入北京以帝禮葬莊烈定遷都之議九月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十月一日定鼎燕京清兵制向分八旂正黃正紅正藍正白鑲黃鑲紅鑲藍鑲白其後又棲龍旂中號稱龍旂是年京師暖楊村北倉一帶樹猶青綠也

窄袖宮裝繡襦襦能從塞外射天狼
兔罝解取求才意
教讀周南第七章

太宗文皇帝后博爾濟吉特氏為科爾沁親王女有殊色兼才武好獵機敏英斷又善識人收降明臣洪

承疇及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等皆其設謀

梅花如玉柳如絲暖入龍樓日影高經略陛辭春宴後
中宮捧出繡金袍

順治初洪承疇拜經略之命本不欲行後以朝廷恩
遇隆渥中宮復禮賜殷勤不能固辭又各方流寇尙
盛遂慷慨就任予昔讀國史貳臣傳嘗有句云山河
破裂先皇死流賊中原恨未休起爲新朝作經略知
公心在復君仇

樂府流傳入禁廷月明一曲唱瓏玲詞人不坐青邱禍

清宮詞本事

二

老退閒書貝葉經

長洲尤侗字展成晚號西堂老人詩詞樂府流聞禁
中爲世祖所賞令教坊內人播之管絃當時遺老文
字間有涉冒忌諱不以爲罪不若明洪武之殺高啟
孫蕢也高啟字季迪號青邱以題宮女圖詩女奴扶
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
宮禁有誰來觸太祖怒見殺

桃葉秦淮舊妾家春風吹作上林葩平生雅慕雙成道
自製泥金寫法華

世祖妃董鄂氏有謂其卽如臯冒巢民妾董小宛明
弘光末遭亂初爲江南某大吏所得欲以自侍繼以
冒負重名恐招物議因獻入宮盛膺寵眷然妃恆鬱
鬱託念佛習靜日寫經以自遣

遙看千里草芊緜青鳥親銜阿母箋度得大家成佛去
五臺冰藕大如船

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董妃薨逝世祖亦悟道五
臺山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有曰王母攜雙成綠蓋
雲中來又曰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又曰寄語漢

清宮詞本事

三

皇帝何苦留人間又曰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實
爲此而作其後聖祖仁皇帝駕幸五臺卽省親也大
家漢時宮人呼天子之稱

張仙不拜拜文殊手捻茄楠百八珠回首江南歌舞地
半灣水繪沒青蕪

董妃在宮頗憶故主其所禮佛像卽冒巢民也與後
蜀花蕊夫人懸盃初像於宋宮中詭云拜張仙求嗣
事相同巢民知之懼禍因撰影梅菴憶語託言小宛
已死吳梅村又有墓門深更阻侯門之句水繪冒氏

圖名

開基聖主亦風流誰信無愁果有愁且訪瑤池王母去
飄然八駿不回頭

北齊高緯自號無愁天子李義山無愁果有愁北齊
歌爲高緯寵妃馮小憐而作董妃以才貌得寵世祖
至欲立爲后以皇太后不允中止其夢也世祖亦棄
萬乘披緇五臺有謂曹雪芹紅樓夢之寶玉黛玉卽
世祖董妃固不僅如梅村詩所喻穆王盛姬已也
慈博云董鄂氏非董小宛近人多有證明如孟森心

清宮詞本事

四

史之類甚詳

踐阼冲齡亦可兒拔河相撲了無奇太師鼐拜威權甚
消付宮中一局棋

聖祖八歲卽位鼐拜與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同輔
政康熙七年進太師威權自恣聖祖欲除之選小內
監強有力者令習布庫爲戲布庫滿語猶鬪力也鼐
拜入奏事卽擒之付法拔河相撲唐宮中雜戲名又
嘯亭雜錄云聖祖以奕棋召索額圖入謀數日後鼐
拜人見命羽林士卒擒之

天家婚配法媧皇弄玉吹簫跨鳳凰好是太和花月夜
六宮齊唱賀新郎

此言聖祖娶四格格爲妃事格格滿洲公主之呼太
和宮名明清天子行婚禮在此宮按四格格爲太宗
幼女世祖之妹於聖祖爲諸姑輩滿婚不避同姓故
清初猶襲之見近人天嘏氏所著滿清外史
慈博云滿清外史多虛誣之詞似不足徵信

金蘭有妹亦傾城格格新添孔四貞賜嫁天錢匱百萬
孫郎玉貌觀平明

清宮詞本事

五

孔四貞定南王孔有德女有德歿於廣西家破遺四
貞世祖后收爲乾格格養於宮中長欲擇配四貞言
臣父在時曾許字孫可望子延齡於是爲備禮下嫁
之匱賜甚豐

梅村老去又漁洋畫壁新詞並擅場水殿東頭歌一闕
滿池月浸紫微香

太倉吳偉業號梅村以明臣仕清爲國子監祭酒工
詩新城王士禎號漁洋山人官尚書亦以詩名多入
直紀恩諸作

玉螻金螯迤邐開內廷賜宴看花回鴻詞科裏人如鯽
儘是清平李白才

康熙十八年己未開博學鴻詞科取彭孫通等五十
人為編修檢討與修明史常直內廷萬幾之暇每賜
宴賞花觀魚賦詩為樂玉螻金螯橋名

熱河避暑有山莊新製宮衣細葛涼特召煙波查學士
綠荷風裏賜茶香

熱河行宮名避暑山莊康熙以來每歲巡幸駐蹕於
此以度暑月查嗣璉嗣瑑兄弟並以詞翰受知聖祖

清宮詞本事

六

嗣璉後更名慎行有句云笠簷簑袂平生夢臣本煙
波一釣徒一日奉聖祖特敕曰召煙波釣徒之查學士
士蓋以比唐之春城無處不飛花之韓翃亦異數也
木蘭秋獮獵場開貝勒王孫盡將才萬乘雲屯排駕出
小憐亦臂雪鷹來

木蘭秋獮為清帝講武之制間歲舉行之貝勒滿洲
爵名比漢人王公國初凡滿蒙王公皆肄習騎射即
后妃福晉等亦多嫺鞍馬者

蘇杭官局進綾紬促織茅簷夜未收聖主方崇恭儉德

尚衣休獻翠雲裘

國初蘇州杭州二府設織造局每歲選進紬緞以供
尚方衣服之用

先農壇畔柳毵毵紅映桃花宿雨含內旨宣傳排鳳輦
明朝皇后禮祈蠶

先農壇天子祭天祈穀皇后祈蠶每歲仲春舉行禮
載大清會典

守成開創一身兼平後三藩海宇恬卅六離宮何處所
羊車不灑竹梢鹽

清宮詞本事

七

三藩滇平西王吳三桂閩靖南王耿精忠粵平南王
尚可喜子之信自康熙十二年始叛至十九年削平
藩宮諸眷抄沒多賜有功將士不以入宮晉武帝平
吳收取吳宮人入掖庭間乘羊車臨幸宮人以鹽水
灑竹葉引之

官燭修書宋子京司香紅袖亦多情春寒測測珠簾下
半臂爭添著不成

康熙詞科人物多充書局內直時聖祖常加恩賜以
宮娥侍奉仿唐人故事

慈博云宮娥侍奉似無是事

外蒙歲歲坐金牀西藏年年貢佛香龍腦燒殘花下拜
宮人解念應天長

外蒙西藏康熙時皆內屬貢方物宮人有唄念藏經
爲聖祖生日祝福者龍腦香名應天長詞曲名也

秩南云龍腦樹名其膠卽冰片可爲香料

南下巡河北出邊憂勤精勵日中天瑤琴彈罷薰風操
蕙英纔週六十年

聖祖在位實六十一年曾文正國朝先正事略序聖

清宮詞本事

八

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于咯血而不肯

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

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峻不能方其專北征渡

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

壇並醢醬齏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力行之云

云計聖祖南巡凡六次所過供億務取簡省且酌量

蠲賦焉

濟濟青宮玉葉新風詩開卷誦睢麟書名正大光明殿

誰是他年兆璧人

康熙十四年立嫡子胤礽爲太子後廢之再立再廢

至六十一年冬聖祖將赴南苑行獵疾作回駐暢春

園手書遺詔曰朕第四皇子胤禛繼承大統卽世宗

憲皇帝是也世宗不復建儲預書名於玉匣藏正大

光明殿垂爲家法同光以前皆行之兆璧左傳楚公

子棄疾事

太原公子楊貂裘杜斷房謀盡舊游獨惜未忘玄武恨

血花開徧故宮秋

世宗在雍邸時喜微行廣結納而性猜忌襲位後於

清宮詞本事

九

其弟胤禛胤禔尤嫉之至黜封削籍餘兄弟亦有不

得其死者玄武門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處太原公子

唐高祖爲太原留守時人以稱李世民者也

紅氍行酒爵元動細柳營門照落曛漫唱饒歌青海曲

教人空憶故將軍

大將軍年羹堯以平西藏青海功封一等公雍正三

年犯九十三大罪令自盡子年富立斬餘子充戍

禁城夕覲賜金鞵書論思玉座前雙眼花翎黃馬褂

齊看褒鄂畫凌煙

雍正四年雲貴總督鄂爾泰上改土歸流議世宗納之功成鄂爾泰內召拜大學士封一等伯賜黃馬褂得騎馬夕入奏事

澄懷賜第詠卷阿漢室金張世澤多異姓功臣堪配饗文端之後有文和

張廷玉桐城相國英之子世宗朝大拜賜居澄懷園詔及後配饗太廟為漢臣所僅見英諡文端廷玉諡

文和

文武雍雍共贊襄滇黔萬里靖邊疆訐謔入告中樞夜

清宮詞本事

十

御筆親批答奏章

世宗勵精圖治當時文武諸臣亦竭力贊襄雲貴等省改土歸流武功文治一時稱盛有雍正硃批上諭一書傳於世

田李風裁亦不凡疆臣榮遇賜宮銜中官莫進燈籠錦只取青銅鏡一函

田文鏡李衛為雍正朝著名督撫並賜太子少保銜恩遇之榮為向來所罕見非若咸同以後之濫也田李並國史大臣有傳燈籠錦宋文彥博事

羽林執戟衛森嚴月落雞人報警籤紅綫劍光寒似雪老臣夜半泣龍髯

世宗之崩或謂遇弒與呂留良一獄有關鄂爾泰傳是日上尚視朝如恆並無所苦午後忽召鄂入宮外間已喧傳暴崩之耗矣觀此則謂遇弒不為無因紅綫事載唐代叢書蒲松齡聊齋志異所云俠女有謂即呂留良女孫也

秩南云唐代叢書世罕傳本坊間所行者乃唐人說蒼書估竄名以射利耳

清宮詞本事

十一

東宮出震日重華聞道前身是釋迦怪底兒時不好弄閒來只種曼陀花

曼陀佛花名高宗嘗自言夙世在西域為僧因慕東土有吾亦欲東之言遂降今生有傳會謂為海甯陳氏子者

風動花香滿玉除琅函縹帶列珍榭西清月夜南齋午幾萬餘閒又讀書

高宗好讀書萬幾偶暇每於南書房與諸文臣講習文藝故所修書如四庫全書一統志等比前代特多

並建藏書樓除北京文淵閣外奉天有文溯閣熱河有文津閣鎮江有文宗閣杭州有文瀾閣揚州有文匯閣

盛世人才兩特科百年佳話滿鑾坡婉兒不握衡文柄
珊網遺珠恐尙多

康熙乾隆兩開博學鴻詞科人才並盛康熙以修明史乾隆以修三禮然亦有以勲業詞章著者卽其遺珠猶爲世所稱重如詞科掌錄公車徵士錄鶴徵錄等書可考也唐高宗時宋之間沈佺期作明堂火珠

清宮詞本事

三

詩上官婉兒評定以宋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第一爲時稱服

好文天子屢臨軒崇徽誰爲女狀元昨夜慈寧親降旨
牡丹香裏試嬋媛

孝聖憲皇后好文詞嘗於春日在暢春園賞花親試
宮女賦詩諸格格福晉與焉慈寧太后宮名其後咸
豐朝文宗立四春宮以處四妃一名牡丹春黃崇徽
五代蜀女子易男裝應試得狀元者也

步步花磚春日長宮鶯銜出露桃香玉堂歸娶風華甚

又有錢塘繼溧陽

錢塘袁枚有擬乞假歸娶表溧陽史貽直時爲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亦嘗爲玉堂歸娶者一時傳爲盛事

詩人遭際古今無老拜天恩入石渠一輛蒲輪雙鬢白
宮娥爭識沈尙書

長洲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工詩以諸生徵鴻博復由順天鄉試中禮闈入詞林年六十矣歷進禮部尙書年至八十外入直時宮人爭識之喚老尙書蒲輪

清宮詞本事

三

徵車漢以待申公轅固伏生夏侯勝者

兩江使相拜黃麻小尹年來鬢亦華側室夫人封一品
喜聞天語喚親家

尹繼善年三十以翰林歷官出督兩江人呼爲小尹至六十由江南入閣大拜其側室張氏所生女爲皇子妃得封一品夫人實異數也漢光武稱馬援爲親家當時高宗引此例以呼尹繼善

西宮月夜按瓊簫可有香妃恨未消萬里平沙懷故國
不堪聽唱霍嫫媯

相傳香妣回部某王妣乾隆二十年高宗命將軍兆惠征回回平囑致之京師處以西內欲逼幸香妣不從挾刃欲自盡後卒由太后賜死漢霍去病封嫖姚將軍

玉門關外夕陽沈鴨綠江頭草木深捷報東西三萬里中書夜半拜綸音

趙甌北簷曝雜記言高宗時西平伊里東撫朝鮮南征緬甸金川諸役廟謨神略軍機房中書四人輪流夜直每遇緊急廷寄卽擬稿繕發晷刻不停故能迅

清宮詞本事

古

奏膚功收一月三捷之效

雪來柳往馬如飛上將平蠻奏凱歸已取紅螺歌樂府還將黑蝶繡弓衣

緬甸大小金川諸役傅文忠公恆阿文成公桂皆妙選幕僚如趙翼王昶等多從軍樂府鏡歌橫吹之作紅螺黑蝶固蠻方所有者也

胡越從今共一家衣冠萬國拜中華垂裳不動金甌固貞觀開元比尚差

乾隆爲有清最盛之時代論者謂平定黔苗大小金

川準回兩部緬甸暹羅臺灣安南西藏廓爾喀武功之盛爲歷朝所未有

三度南巡盛典開迎鑾召試亦多才蟾宮別織登科記天子親臨作總裁

高宗踵聖祖故事巡幸江浙計共六次而召試者三次乾隆十六年祭禹陵還駐江南召諸生蔣雍等五人試以詩賦賜舉人三十年南巡授江蘇安徽進獻詩賦之舉人鄭澐等爲內閣中書賜拔貢生鮑之鍾等爲舉人四十九年南巡召試江浙等諸生舉人進

清宮詞本事

古

士賞賚有差

錦纜牙樯放浪遊花風吹暖板橋頭行人誤作隋煬看十里垂楊拂御舟

高宗六巡江浙所經之地皆蠲逋減賦然供張太盛陳康祺卽潛紀聞二筆謂無錫顧棟高舉經學入都召見面諭云看汝年衰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南尚可見汝願奏云皇上還要南巡嗎高宗默然觀此則乾隆南巡雖非隋煬可比而猶未免累民也照水紅妝分外嬌嫣然一笑倍魂銷題成花葉無人寄

流過揚州廿四橋

袁枚隨園詩話載乾隆南巡御舟至邗溝有新科翰
林某迎駕誤向隨鑾宮女船頭跪請聖安宮女顧之
而笑某歸得句云天上果然花絕代人間竟有笑因
緣高宗聞之惡其佻薄革職永不敘用

相公經濟關棲霞特築行宮迓翠華日永閒階塵不到
山僧持帚掃松花

尹繼善督兩江於棲霞山築行宮爲高宗南巡駐蹕
之所迴鑾後封閉禁人遊覽只一二老僧奉萬歲牌

清宮詞本事

六

於中供香火而已

微雨新晴六合清聖人教孝到江城萬花如錦垂楊綠
愛日親扶玉輦行

高宗六巡江浙計乾隆十六年正月奉皇太后南巡
閱天妃閣及高家堰至杭州渡錢塘江祭禹陵還駐
江南二十二年正月復奉皇太后南巡渡河祭江神
登杭州觀潮樓閱水師二十七年又奉皇太后南巡
畧如前制三十年正月仍奉皇太后南巡賞賚民間
壽婦有差

詔舉賢良祝大齡紫微星拜老人星南陔教得皇孫讀
蘭膳嘗來更覺馨

乾隆朝皇太后萬壽特開恩科並選舉人爲咸安宮
教習課諸皇族胄子以詩經麟趾蘭陔諸章及唐開
元本孝經

軍機如水靜無驚金翠紗籠絳蠟明上學阿哥簾外過
打趺微動玉珂聲

高宗家法嚴教養國儲亦夙凡阿哥年滿七歲者卽
令早起上學由內監提籠導送過軍機房前天尚未

清宮詞本事

七

明在簾外一一報名打趺請安得旨傳免始起去時
高宗以西北用兵夜駐軍機房與大臣籌畫機宜也
阿哥滿洲呼皇子之稱打趺滿洲禮屈半膝

自錫嘉名曰十全國家隆盛太平年槐西雜誌灤陽錄
並付詼諧紀大煙

乾隆五十七年御製十全記十全耆兩平準噶爾定
回部再定金川靖臺灣降緬甸安南並服廓爾喀至
再也又自號十全老人槐西雜誌灤陽消夏錄河間
紀昀曉嵐作以諧筆敘述時事頗多紀官至尙書好

吸煙常抽大煙桿當時稱爲紀大煙

八荒一氣轉鴻鈞甲子重開壽域春合訪高年賜胎穀
雞窠應有百齡人

高宗萬壽覃恩海內所有六十歲以上耆民咸有賜
資百歲者建坊旌表題曰熙朝人瑞雞窠見洞微志
載宋太平興國時瓊州楊氏事

外安內禪鞏皇圖五日君臣賜大酺千載一時千叟宴
耆英好畫狄兼謨

乾隆五十年正月高宗御乾清宮賜千叟宴內自親

清宮詞本事

六

王郡王大臣官員外至蒙古回部番部朝鮮國使臣
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均入宴凡三千人嘉
慶元年太上皇聖節復踵行之不足者三人計每千
少一人爲九百九十九適符九九之數唐狄兼謨與
白居易等高年宴集人慕之爲繪香山九老圖

與慶宮前上壽來霞觴擊處笑顏開微臣也獻南山頌
分得金莖露一杯

嘉慶元年元旦仁宗以皇十五子嘉親王受高宗禪
位尊高宗爲太上皇至四年而太上皇始崩此四年

中逢元旦聖節日舉行內觀典禮用家人式太上皇
南向坐仁宗率諸皇子孫內臣稱觴上壽如初

四載軒弓痛上升依然八表仰威稜乾綱獨攬乾清夜
賜劍朱雲恨未曾

乾隆晚年和珅竊弄朝柄仁宗受禪以後猶假太上
皇威權驕肆如故嘉慶四年太上皇崩御史廣興給
事中廣泰王念孫等始交章彈奏遂落和珅職下之
獄尋賜自盡

儒臣特進阮儀徵師訓親承朱大興小子未能忘啟沃

清宮詞本事

九

甘盤猶有舊書燈

阮文達公元儀徵人以經術起家由翰林敷歷督撫
官至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大興人爲仁宗師傅亦以
翰林官至大學士二人皆當代儒宗嘉慶之治得其
力爲多

旭日騰輝照紫淵誰知霜履積冰堅梟鳴牙上天旗冷
秋雨瀟瀟開白蓮

白蓮教匪禍起於乾隆四十年益以湘黔諸省苗民
之叛或分或合旋伏旋起歷二十餘年至仁宗親政

始漸收平而其源實由於和坤貪暴官吏肆虐民徒
走險故捕訊教徒多言官逼民變者

藉甚威名有二楊兜整拜爵上明光醉來袒卻金貂看
兩膊斑斑是箭瘡

楊遇春楊芳以隨額勒得保德楞泰勦平白蓮教功
封侯爵乾嘉前漢人之得封爵者甚少二楊蓋戰功
之最著者也解衣看箭瘡事見三國志吳周泰傳

獵罷長楊夕照低西華門上夜烏啼一槍已落中涓魄
滑縣城頭掃蕩藜

清宮詞本事

三

嘉慶十六年彗星見欽天監占主兵而是時天理教
乘隙而起天理教白蓮教之餘支也亦名八卦教河
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首十八年七月
仁宗幸木蘭秋獮九月初滑令強克捷拘文成其黨
劫獄戕官林清應之勾結內侍分黨犯東華西華門
入東華者爲護軍闔門拒格奔散八西華者勢洶甚
皇次子縣寧卽宣宗持烏鎗殛其二人稍卻而諸王
大臣率禁兵至教堂皆就擒並捕獲林清於黃村仁
宗聞變回鑾親訊磔之而命那彥成楊遇春楊芳劉

清等平河南山東諸賊

龍頭龍尾恰逢辰嘉節長春帖換新不愧真仁稱廟號
韓歐樞密有名臣

嘉慶二十五年仁宗駐熱河避暑山莊遇疾崩是年
歲在庚辰而元年則爲丙辰辰龍也故謂之龍頭龍
尾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乃五代後蜀孟昶春帖
金闕鐘聲曉始撞五更早起剔蘭缸內朝喜有抽簪后
能佐宣王撫萬邦

清宮詞本事

圭

有清一代皇后孝文孝憲孝貞孝欽皆著名而以宣
宗孝全成皇后爲最賢宣宗初年之治由后佐成之
考清帝儉德厥惟宣德二宗而宣宗尤當盛時其衣
非三澣弗易宮內用款歲不逾二十萬亦由后之有
以成之也
無端張角又黃巢鶯粟香燒惹外交宣室求賢前席晚
藕花燈畔問羲爻
自天理教八卦教匪黨旣平而粵事復起道光初年
始下禁鴉片之令乃愈禁愈盛輸入增加每歲漏銀
約數千萬兩而未已至十九年命林則徐爲欽差大

臣赴粵查辦英領事義律旋服旋抗有漢奸煽動其中卒至決裂啟衅戰敗議和失地償款爲中國羞而傳聞是時宮中亦有吸食鴉片者此真難除之痼疾矣

金田村外野狐鳴授鉞專征久未平半壁殘陽紅似血更驚烽火逼圓明

粵人洪秀全奉白蓮教朱九濤於廣西九濤死秀全黨益熾朝命大學士賽尚阿出督師無功洪由金田村竄出攻桂林不下逸長沙越洞庭破武昌九江安

清宮詞本事

三

慶以至金陵據爲天京其後英法二軍又以教案開衅至陷京師焚圓明園此皆文宗在位前後十一年間事

乘輿冒暑出驪山猶把溫泉賜玉環叫絕鷓鴣行不得黃陵空自淚潸潸

咸豐十一年七月文宗因避英法兵留駐熱河未歸會不豫召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至御前承寫硃諭立子載淳爲皇太子文宗崩太子卽位貴妃那拉氏所出也妃固擅寵至是與文宗后鈕祜祿氏同

尊爲皇太后垂簾聽政聞梓宮回京時以抗逆誅載垣端華及其同母弟肅順皆出西后意旨

親王留守議和戎握珽歸來處舊宮玉几夜涼鴛夢斷一庭殘月照疎桐

英法軍入京文宗出狩熱河以恭親王奕訢留守議和後梓宮還京誅肅順輩兩宮垂簾聽政而大權卻歸西后之手

東南妖氣落欒槍合璧聯珠日月昌疊取和熹上徽號九蓮菩薩坐明堂

清宮詞本事

三

穆宗卽位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占者多以爲昇平之兆是歲克復安慶上兩宮太后徽號嫡母東宮鈕祜祿氏慈安生母西宮葉赫那拉氏慈禧如漢之和熹鄧太后儀禮九蓮菩薩明孝定李太后也

中興將帥起湘衡會合風雲作頌聲獨得璇宮深眷顧勳臣誰似李西平

曾文正公國藩以湘軍起平亂同治三年三月左宗棠克杭州四月李鴻章自蘇州克常州六月曾國荃克江寧各路肅清諸將封爵有差其後李鴻章平東

西捻入總百揆獨膺慈禧后寵眷進太傅勳臣之榮
無與倫比李西平唐李晟也

赫赫中丞迥不同高冠解豸鎮河東鐵牌早絕黃門禍
不見茄花滿地紅

同治朝慈安太后頗能主持大體而慈禧太后寵內
監安得海已爲穆宗所嫉常於宮中以小刀斷泥人
首曰殺小安子八年七月安得海出都過德州招搖
不法穆宗以山東巡撫丁寶楨奏密商於慈安命卽
捕執之當時慈禧尙欲袒護慈安召軍機及內務大

清宮詞本事

語

臣議皆言祖制不能赦遂伏誅河東卽今山東委鬼
茄花明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也

晝來花底引宮龍玉女投壺又幾雙度世金輪人不識
妙蓮花映碧油幢

總管李蓮英河間人本無賴以梳新髻入侍慈禧得
幸內廷遺膳例賜內監遇蓮英所嗜后必先與之后
嘗言前生已玉女蓮英爲金童云云金輪皇帝唐
則天后僭號時自稱之名

外家貴族是那拉親上加親事易諧如意一枝新聘取

稗官羞看秘辛來

慈禧欲爲穆宗娶侍郎鳳秀女以親外家慈安穆宗
則屬意崇綺女清代選后例備選者五人同在太后
皇帝前由皇帝親授玉如意於所屬意之一人定爲
皇后其餘爲妃崇綺女爲阿魯特氏卽孝哲毅皇后
雜事秘辛書名載漢朝擇后事甚細且詳

衚衕月暗鼓鼗何處人家唱懊儂每過平陽公主去
金鞋溼透露華濃

穆宗好微行嘗遇侍郎毛昶熙於某酒肆中穆宗點
清宮詞本事

語

首微笑昶熙趨出亟告步軍統領某以勇士十餘密
隨左右後數日穆宗見昶熙反責其多事云平陽公
主事見漢武外傳

正德方驚殞豹房更聞姑惡喚昭陽中邦也效西蕃俗
一殉全貞萬古香

穆宗之喪阿魯特氏自傷侍疾無狀又以醇親王奕
譔子載滯入繼大統與穆宗遺詔不符益悲痛事爲
慈禧所知亟召至遽批其頰曰爾旣害吾子尙思作
皇太后耶阿魯特氏跪於地泣不止久之始還宮益

痛不欲生且夕悲啼目盡腫一日父崇綺入視知其狀奏聞慈禧曰皇后既如此悲痛即可隨大行皇帝去罷崇綺出未移晷而阿魯特凶耗至矣年僅二十有二初諡孝貞慈禧更之爲孝哲其後慈安崩乃諡孝貞

宣廷云德宗繼統後毅皇后寫信與其父崇綺以一死字覆之並無入視情事本朝皇后在宮其父族非經奏准不得入見也

入繼西京有定陶腐儒尸諫起蘭臯堪唾桂萼張璠輩
清宮詞本事
也作蝦蟆一樣嘈

穆宗歿德宗入卽位改明年爲光緒元年時吏部主事吳可讀赴宮門入奏請爲大行皇帝立嗣而滿人侍讀學士廣安亦具疏稱嗣皇帝既上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俟生子卽當爲大行皇帝嗣宜鑄鐵券定之云云廷旨以其瀆陳斥之

兩度垂簾復撤簾頤和花石景重添海軍千萬投虛牝坐見扶桑日出炎

光緒初兩太后復垂簾聽政慈安既歿慈禧益驕恣

德宗親政慈禧退養頤和園以海軍費爲修築費甲午日本之役敗衄未必不由於此

書空咄咄竟如何法變青苗起大波引出龍祭成禍水翻天覆地倒銀河

甲午戰後南海康有爲公車上書請變法與梁啟超林旭劉光第楊深秀楊銳宋伯魯等組保國會意氣甚盛後由翁同龢薦之德宗漸見信用以隗於滿洲諸大臣不得逞乃串謀袁世凱兵劫頤和園廢慈禧殺滿族而世凱洩之遂敗

清宮詞本事
天潢九葉衍金支中有宸濠事亦奇萬點紅燈搖不定
幢幢鬼影動寒漪

慈禧二次訓政幽德宗於瀛臺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儀爲穆宗後載漪狂妄甚勾結山東白蓮教餘孽號義和團以滅洋讎教爲名奸民附和之女匪號紅燈照云有神術慈禧信之遂釀庚子英俄日美德法意奧八國聯軍入京之禍清自世祖至德宗凡九葉宸濠明宸王名濠欲篡取帝位者也

五里煙迷紫竹林夜聞菜市哭冤禽龍池一雨秋蕭瑟

搖落殘荷冷不禁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拳匪交涉事起慈禧下詔宣戰令莊親王載勛統師佐以英年載瀾等並徵集各省督撫勤王李秉衡鹿傳霖應之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力諫並請剿拳匪被殺復殺尚書徐用儀立山內閣學士聯元載漪將盡殺反對諸人而八國聯軍已入京裕祿死楊村李秉衡死通州北京大震慈禧挾德宗西狩矣

西幸長安過馬嵬勤王信斷紙寫飛金縉和議僅成後

清宮詞本事

天

花發河陽緩緩歸

聯軍攻北京庚子七月二十一日慈禧與德宗帝后倉皇步出西直門珍妃不及隨駕投井死時臣民有殉國者甘肅布政使岑春煊來勸王后從至西安辛丑議和命李鴻章與奕劻爲全權大臣鴻章由兩廣總督入京與聯軍磋商久之定爲和約十三條十月兩宮由陝西啟程經河南回鑾十一月至開封駐蹕度歲壬寅二月復行渡河至直隸之正定入京是役行在之費達千餘萬宦官婪索尙不在內事載宗王

卿戊壬錄

延禧門外返雲軒凝碧池頭水尚腥留取萬年青數本後宮爭供醉紅瓶

清宮有延禧門西太后以已徽號慈禧故迴鑾時入此門其在河南供張沿路以尺五高醉紅甕瓶插萬年青行宮所有器皿皆鑄臣盛宣懷恭呈字樣宮監並輦之以歸

池藕風殘夜熱清瀛臺南內月孤明傷心莫辨紅丸案黃葉聲中煮藥鑪

清宮詞本事

天

慈禧既歸復修謀劫頤和園之怨外畏列強內慙清議不敢明廢德宗而大阿哥溥儀已革諸附和拳匪者或誅或禁獨畀袁世凱以重權而袁氏以后年老一朝不諱則德宗必罪及之於是謀弑益急戊申十月德宗再疾增劇或謂袁氏賄內監酖之也紅丸明末三大案之一

進醜瓊卮事有無青頭雞唱轉躊躇千年不雪崇陵恨一寸松心一寸枯

德宗之死於袁氏人皆知之宣統卽位攝政王載灃

奉隆裕皇后手詔欲誅世凱以慶親王奕劻力救始予革職休致番禹梁鼎芬入爲師傅並監工崇陵其官銜爲崇陵種樹大臣宣統帝書歲寒松柏扁額賜之青頭雞魏主欲殺司馬昭不成事

金蟬不數孟家妝溫重坤儀翟第詳天下手書同捧讀幾行汪藻舊文章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德宗晏駕遺詔以醇親王載灃長子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慈禧命皇帝繼穆宗後兼祧德宗時僅四齡越日而慈禧亦殞

清宮詞本事

三

十一月溥儀即位進兼祧母后爲皇太后上隆裕徽號詔書謚黃布告天下亦宋陷金康王構立於臨安由哲宗廢后孟氏手書布告出汪藻手筆爲世傳誦尚有皇家塊肉存忍將朱果摘烏猿欺人操懿終狐媚愧煞胡奴磊落言

清自朱果發祥布庫里雍順以愛新覺羅爲氏崛起長白山至太祖高皇帝奴兒哈赤而始大世祖入關統一中夏歷十世凡二百六十八年而失於宣統孤兒寡婦之手與趙宋頗同其實袁世凱蓄志謀篡借

民軍以逼清室其心很手辣比之曹操司馬懿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神龍一夜躍天池草草河山似奕棋可惜英雄張武庫罪名空挂黨人碑

張勳在袁世凱時授定武將軍世凱死張謀復辟雖一時鹵莽之爲然非梁啟超說段祺瑞馬廠起師討之則敗亦不至太速梁爲康有爲高第弟子習事德宗變法敗逃日本爲保皇黨重要人物乃一入民國既仕袁世凱復從岑春煊討袁又應段祺瑞討張其

清宮詞本事

三

善變如此

液池恩澤本無涯自入新華漸漸乖打取巨魚長四尺腮間猶繫舊金牌

袁世凱帝制改清宮名號以自崇故有新華宮新華門之稱歿後黎元洪得之黎以復辟出走段祺瑞既破張勳由副總統馮國璋入居大位馮性貪鄙無所不爲將三海所有之魚盡賣以充私橐其巨者腮次猶繫嘉慶某年金牌也

去春勉措大婚錢四庫曾聞鸞錦箋製得新歌龍鳳曲

江南付與李龜年

宣統帝大婚在癸亥春舉行以無款故擬將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出售李龜年唐宮中樂工安史亂後流落江南清季京伶小叫天譚鑫培輩寵盛一時國變不知所之

秋來宮柳不勝鴉神武門邊落日斜六駕駝車風雪裏鐵輪和淚輾黃沙

宣統帝出宮由馮玉祥逐吳佩孚後其部下鹿鍾麟等勒兵執行限即日以駝車六駕與宮人出神武門

清宮詞本事

三

時九月京師已寒北風甚烈有微雪矣

秋絨衫薄曉寒輕寶髻拋家挽未成依舊潛龍醉即去
郎當休怨雨鈴聲

時宣統帝御秋絨長衫與皇后同返醇邸初登極時行禮未畢欲退載澧謂寧耐些一會子就完了此日方知是識也雨淋鈴唐明皇奔蜀時在棧道聞雨聲謂似云三郎郎當拋家髻名見唐書五行志

上頭賞菊正傳班瑪瑙盤承御膳頒玉脰銀酥餐不得
新謠唱徹紇干山

未出宮前宣統帝方與師傅世續等賞菊設宴而馮軍已入遂忽忽終席不歡而散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向生處樂唐末童謠

倉卒移宮喚奈何愁煙泣雨總蹉跎滿溝紅葉隨流去半帶鮫綃血淚多

宮娥同出者只準隨身行李不得多所挾帶一時啼煙泣露落葉紛飛悽慘景象至堪憐憫其被兵軍之搜索恐嚇凌辱萬端尤足令人齒冷者

千門迴望碧雲封花樹陰沈隔幾重屈戌無聲金獸冷

清宮詞本事

三

白頭深鎖老昭容

時瑜太妃以年老抵死不肯出宮馮軍竟將其封鎖在內後經再三勸導調處寬限移出

繡佛長齋五十餘清涼家法舊何如同光兩代宮嬪老好著袈裟讀道書

穆宗瑜妃增妃皆年近六十自孝哲皇后歿後一妃已繡佛長齋而德宗瑾妃於辛丑迴鑾後亦奉帚平明間與繆女士嘉蕙研究內典繆雲南人字素筠慈禧愛之以畫筆供奉內廷者也

姊妹承恩入帝家美人名字刻茗華當年誤解新文學
問字親師老探花

德宗珍妃瑾如同爲姊妹珍妃尤明慧德宗命文廷
式爲之師

宣廷云本朝妃嬪在宮並無命外臣爲之師案珍瑾
二妃爲長敘之女志銳堂妹文廷式與志銳交好文
得大考第一或謂夤緣於二妃云

骨肉猜疑起禍胎匆匆野鹿踏花來侍兒猶唱姑恩曲
手握金環不可開

清宮詞本事

三

慈禧德宗自戊戌政變後兩宮猜疑而珍妃尤爲慈
禧所深惡蓋變法之事珍妃與有謀焉拳匪之敗聯
軍入京妃殉國難樂府有姑恩曲野鹿踏花唐天寶
年間事未幾安祿山作亂唐宮人多被凌踐而死
一死難明阿姊心長門樹影鎖秋深可憐先帝蒙塵日
猶作哀蟬落葉吟

珍瑾二妃爲侍郎志銳之妹志銳旣謫戍烏里雅蘇
臺珍妃死庚子之難瑾妃與皇后隨駕至西安德宗
問語及之輒爲之嗚咽不止哀蟬落葉曲名漢武帝

悼其亡妃而作

血斑湘竹痛連枝眼見滄桑死恨遲麥飯半盂燈一盞
柩前阿監淚如絲

瑾妃之逝在出宮前兩月時宣統帝已遜國久矣內
廷猶依會典與太妃喪禮一一舉行乃倉卒移宮不
得盡禮亦一憾事

大字封條貼院門寒蟬啼晚月黃昏滿階長徧紅心草
不是胭脂是淚痕

聞馮軍勒兵移宮後所有宮門皆釘封宮人之未出
清宮詞本事

三

者竟於內餓斃亦有痛哭自裁者

滴殘蓮漏月如紗花落無人特地寒鸚鵡尙知臣禮在
隔簾侵曉問皇安

宣統帝旣出宮內苑荒涼一時花木鳥獸倏散殆盡
有鸚鵡尙存每曉呼萬歲安樂舊臣聞之未知如何
感想也

世家喬木亦蒼涼一片蟬聲向晚狂畢竟國恩何負汝
千秋遺恨李高陽

高陽李文正公鴻藻爲同光兩朝師傅其後人李石

曾主張革命且逼宣統帝出宮最力云可絕復辟禍
根倘亦時與勢殊有不得不然者乎

譙周降表不堪論慚愧中朝有舊臣天子本非劉後主
似云安樂實酸辛

宣統帝歸醇邸猶不能安居國民軍眈眈虎視輒欲
得而甘心諸遺老有勸以逃避津門青島者帝不從
嘗謂我今一平民何處不可棲身云云而其心實苦
矣譙周蜀老臣後主降魏表其手草云

革除尊號喚先生內侍猶然避御名白髮詞臣親珥筆

清宮詞本事

表

恭逢未撤若爲情

宣統帝出宮後隨將尊號革除當時鹿鍾麟李石曾
等但呼溥儀先生而左右供奉於儀字音猶避之老
詞臣如吾粵陳伯陶丁仁長輩每逢儀字未撤必恭
避

蜀纓袍香染御煙侍臣夜直撤金蓮天章昨賜臣家寶
黃絹猶題十六年

宣統帝天直聰明兼通中外文字陳師傅寶琛每歎
爲上符聖祖暇卽寫聯扁賜諸臣工得之者寶貴恭

藏所題年月猶用清曆

天南遺子老耕桑采蕨淒涼淚數行昨夜詔書猶下拜
金鑾殿上夢先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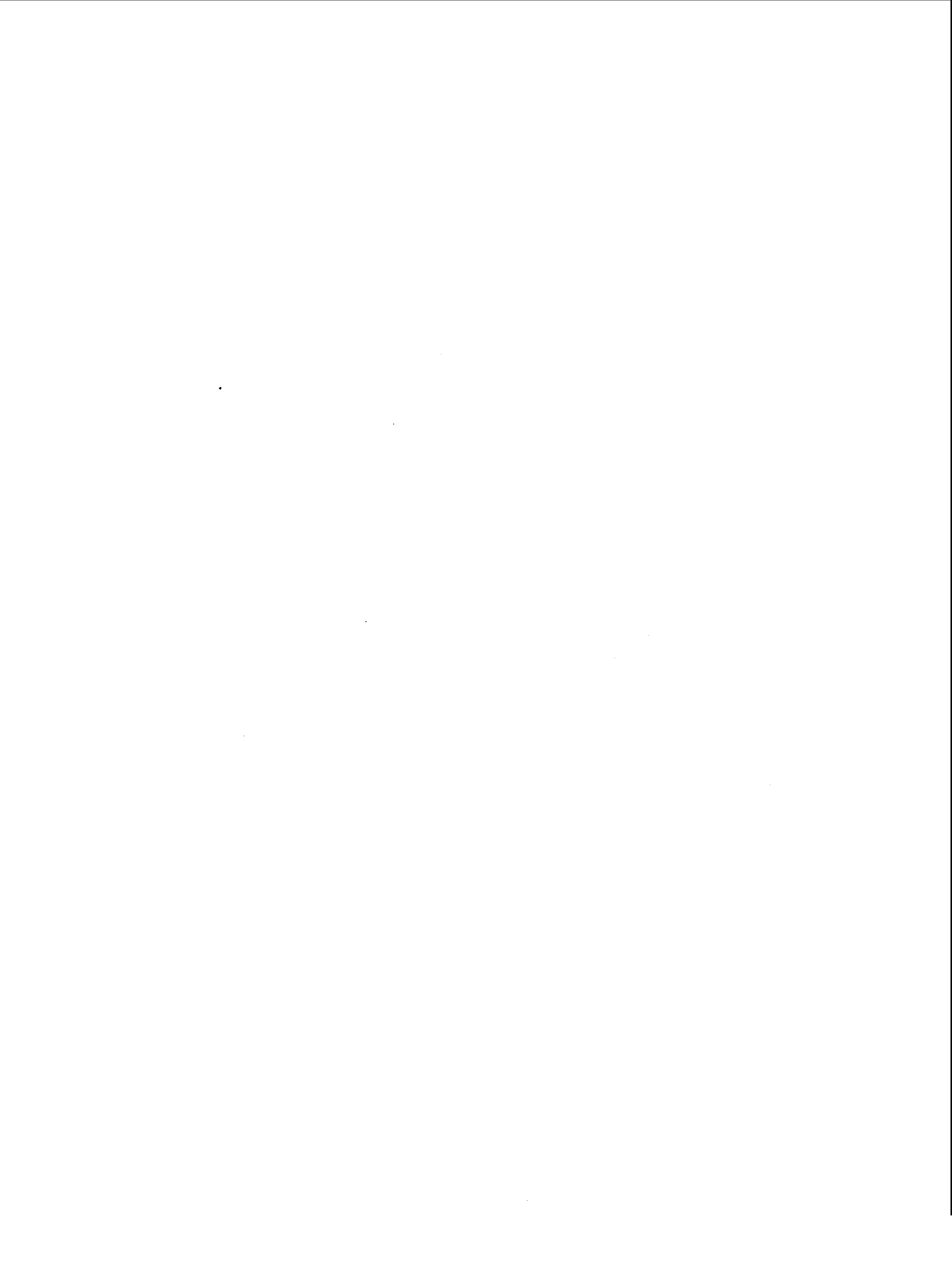
作者天南一布衣耳飽閱滄桑感懷身世搖筆弄墨
不已于言懼觸文網託之于夢兼敘本事用訊後世
見者以爲谷音之集也可以爲霜後之吟也可

清宮詞本事

表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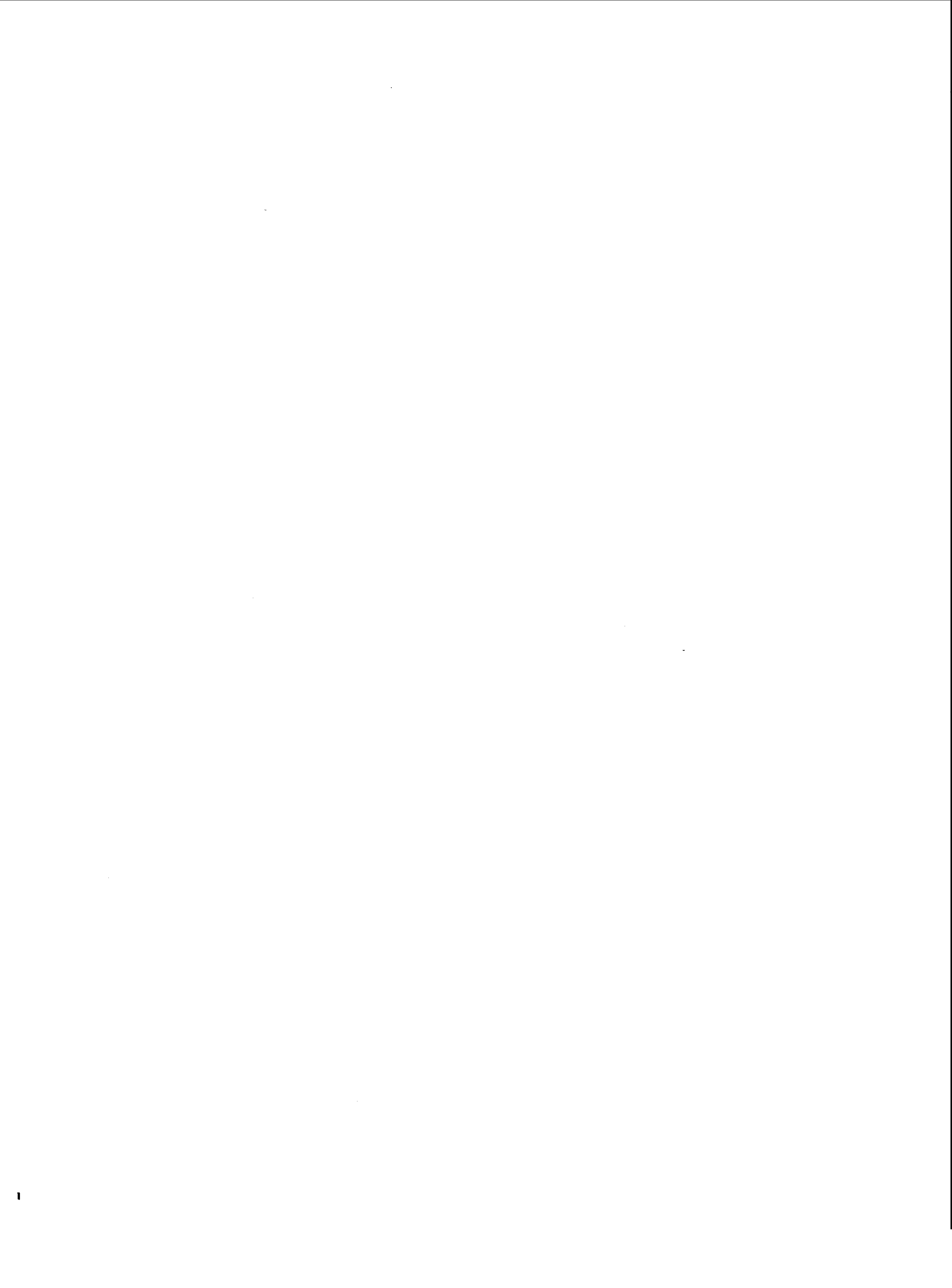
宮詞之存於今者以唐王建蜀花蕊宋王珪三家爲最
著宮闈瑣事婉轉宣傳詩可以興端有微旨宜乎繼作
者之多也吾友大荒道人三水黃祝藥以清代遺民心
長夢短振觸宮史哀感無端間綴百篇用存往迹吾知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知人論世當有取於斯文已巳十
一月南海黃任恆



續興

偶門

亭心



澳門公牘錄存

照錄 總署照覆西洋使文 光緒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

為照覆事澳門建屋一事已於光緒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照覆 貴大臣在案四月二十四日又准照稱前因查粵督照覆 貴大臣之文並無囑飭屬員語氣殆以

貴大臣干預關開之事故辯論稍覺激切未能出以和緩而於彼此往來交接之禮未嘗有失 貴大臣當可相諒也至來文內稱本國管理澳門全島今一旦欲減

少本國居住澳門之地實為妄想等語在本爵大臣視之以為 貴大臣不宜輕出此言緣澳門為香山縣之一隅向來設有關開於蓮花莖為自縣入澳南北之樞紐

自關開以南至三巴門始入澳境其關開以北並非澳地前年與 貴國立約所云未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係指關

開以南至三巴門一帶而言至關開以北乃中國獨管之地原不與約內界務相涉非 貴國所應過問也 貴大臣所稱關開至北山嶺中間一帶地方向為局外之

區此言毫無根據實為從來所未聞且以粵督為妄想措辭亦覺失當矣現在 貴

澳門公牘錄存

振興堂 謹啟

國於關開外添設路燈雖無侵越之意未免啓人之疑應即速撤去為要否則粵省官員亦可在關開內有所作為未免從此多事矣總之兩國既經立約一切照約而行永敦和好實所深願諒 貴大臣亦有同心也

照錄 總署來函 光緒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到

啓者五月十八日接北洋大臣來咨內開據代理廣州海防同知蔡國楨稟稱葡人于去秋在青州地方填海築堤並驅逐前山營汛船將九里洲外洋及前山城河畫

入葡界意圖直侵內地本年三月間復有葡輪入界驅逐汛船之事咨請核辦前來查光緒十三年中葡訂約內聲明兩國未經派員定界以前俱照現時情形彼此

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云云去春葡人于關開北起設路燈本處按約嚴詞駁詰並解明不得增減改變者係指關開以南至三巴門圍牆而言所有洋房馬路暫免卸

拆若關開以北係我中國獨管之地葡人不能過問飭將路燈速為拆去在案是雖未明分界址已暗以關開為限矣今葡人知陸路不能侵佔改由水路築堤為侵入

內地之計其蓄志陰狡已可概見但去秋及今春之事本衙門並未接據咨報無從

知悉總之約內既云俱照現時情形彼此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則水路皆應照舊彼如稍有舉動即應照會澳督按約阻止自不敢公然侵佔若徒添派兵船分投設守轉令心懷疑慮反以我不守約為藉口于事何益至蔡承所請派員定界一節恐因此彼此爭執終難定局不如仍循其舊暫可相安惟葡人所云青州以北水面皆歸伊管不許中國船隻禁定屬無根之謬論貴處會否照會辨論並澳督有無覆文均希 示悉為要

一覆稅務司賀壁理函稿

逕覆者月朔在省城寓次接二十七日 手書以洋藥山山僻走私擬于中國境內添蓋寮寮派勇以常川巡緝先須勘明地方審慎界限俾免葡人齟齬並云華境以南葡境以北何處為兩國無干地段函請詳晰查覆等語准此查藥私繞越山僻小徑本委員前在 尊處晤伯寧敦督辦即已言及當因 閣下前往香港未及而商堵截之法今 尊意擬再添設勇廠常川巡緝並恐有碍界務具見 籌慮精細布置周詳佩慰之至復查向例兩國比鄰彼此于邊境之外以若干里為兩不管轄之

澳門公牘錄存

振興堂 謹啟

地名曰歐脫此指兩國封疆接壤而言也夫澳門本係中國內地從前葡人出賃租寓以三巴門水坑尾圍牆為界故址猶存迨道光二十五年適中國多事之際葡遂背華不納租稅以後毀圍牆設關開自謂關開為兩國交界之處而我中國以大度處之不與計較光緒十四年葡人赴我 總理衙門訂立通商條約中國允將澳門暫送葡國管理此固以我之物相送于彼不得謂即是葡國封疆而與中國接壤為鄰也今年正月葡人于關開外向北數丈之處新立路燈一暨並謂山關開至北山嶺一段應為局外之地復經我 總理衙門照會葡國駐澳大臣指明關開以北尺寸皆中國自主之地無論蓋屋造房葡國不能過問且今將新立路燈撤去 衙門奉行有案隨後鈔送 查閱是澳門關開以北皆我中國轄境並無所謂兩國無干地段茲承 詢及故特詳述此次擬設緝私勇廠務在關開以北無論何處均可扼要添設擬請 尊處先行派人擇看地方俟本委員回澳門後約同 貴稅司復往勘定即可搭蓋並請 放心

一會稟澳門葡人驅船爭地會同預籌辦法

竊查前山毘連澳門以關開為葡人界限前山駐官設汛原所以重交涉而杜越踰
從前葡人租寄澳門不過半島向以三巴門水坑尾圍墻為界故址猶存迨日久妄
生遂圖侵越毀圍墻設關開佔我全澳並及附近之青洲小島而悉居之然尚不敢
明目張膽侵及于關開外也今年正月忽于關開外添一路燈且謂山關開至北山
嶺一段應為局外之地蒙我 憲台嚴詞詰責飭拆去路燈並剝行 一體遵
照仰見我 憲台防微杜漸義正詞嚴外足以禦貪肆之謀內足以振因循之習
竊聞 職司守界敢不嚴固藩籬因與 認段分防勤求整頓于陸路則駐兵設
廠于水界則派弁禁船務使一步不鬆方期寸土無失乃近來澳門製造英泥公司
突于青洲海濱培土向北填築直出海面正在興工查青洲與關開並列自葡人佔
居之後起造洋房開設英泥公司認為澳門附近管理之地而青洲以北海面則係
前山營水師汛地 于光緒十三年抵任後即派拖船一號切近青洲北邊水
面駐紮以期堵截葡人巡洋小艇向亦不敢駛過青洲入我水界日昨澳門華人謠
傳始欲越關開佔我北山嶺一帶地方因我守界甚嚴且明奉 張督帥回文斥駁

澳門公牘錄存

三

張督帥回文斥駁

無從下手現聞 憲台將移節鄂垣葡人喜出望外擬改立青洲海面而北築堤一
道與蓮花莖平行直達前山之亞婆石為漸入漸深之計 等以其所開証以所
見未必事出無因然猶以青洲新築之堤並未越界恐被藉口係築碼頭便于泊船
故未向之詢詰不料九月間澳葡兵頭遣一小輪船告知該拖船管駕官不許該船
在青洲北邊水面停泊據該管駕官稟報前來 遂與 詳細熟商一面
山 指遣西洋繙譯官伯多祿據理直爭不得違約改變一面諭令該拖船管
駕官嚴守水汛不准開船擅離幸仰仗 憲台聲威近仍相安無事惟青島堤工未
竟若愈築愈遠勢必侵入我界遲及前山 等伏讀 憲台咨 總理衙門文內
述及葡人意欲于關開外逐漸侵佔山蓮花莖以西填海築堤海面直接前山蓄謀
已久未敢明露端倪等因是葡人詭計始萌已早為 憲台遠鑒所及至今日端倪
顯露益欽佩 先見之明 等再四籌思若隱忍不言彼非疑有怯心即以我為
默許若遲與爭競彼非以碼頭藉口即以未嘗越界為辭此中機宜隱持之與明阻
之緩備之與急拒之似有不啻不酌耳除由 密飭該拖船照舊停泊相機因

應無激無隨外擬再山 調撥原駐澳門之拖船一號改泊青洲對面之瓦窰
村與 所派之拖船互為犄角以示必爭之意如彼見機停築潛引詭謀彼此
不着形迹固屬大幸如或加工遠築抑再逐我師船是其始終圖遂貪謀並非自我
挑釁至時先當馳稟 憲台一面照會澳葡理事官執約力爭而不少怯備兵示武
而不開端並求我 憲台指授機宜俾得妥慎將事以期無負 整頓海防之至意
所有澳葡現築青洲海濱會等預防侵界辦法繪圖貼說合詞縷稟仰祈 批示飭
遵除稟 撫憲暨司道外謹此肅稟

一稟報澳葡水師兵頭託稅務司賀璧理送圖畫界

竊 前因澳門葡人在青洲迤北海灘築石填土意圖侵佔前山地方而澳葡兵
頭又遣小輪告知前山都司向派守界拖船不許復在該處泊卸經 加派澄
清水師拖船一隻泊青洲對岸之瓦窰村與都司原派之船互為犄角以示必爭
之意或者葡人知難而退免啓爭端當經會同署前山營都司黎中配繪圖貼說縷
悉通稟 憲台鑒核在案嗣 督省而奉 憲台諭令速為妥慎布置免其侵佔

澳門公牘錄存

四

張督帥回文斥駁

界地一切准照所稟辦理等語奉此仰見我 憲台慎固封疆杜漸防微之至意欽
佩無量現在葡人所築堤工仍未停止惟尚未越過關開平綫之界故未與之爭論
昨因金斗灣地方有事經署 黎中配將原駐青洲守界之拖船一號調往保護
復加派健銳兵輪船一號填紮該處免人疑為退怯該澳葡兵頭見我師船輪
流嚴守並無鬆懈本月十九日遂托拱北關稅務司賀璧理前來 署詢問情由兼
爭水界又出示葡人所繪澳門水陸地圖一紙 詳查該圖東至九洲洋南至橫
琴過路環西至灣仔銀坑北至前山城後山脚周圍百餘里皆加以紅線劃入葡人
界內謬妄之極即經逐款按圖詳細指駁令該稅司了然於胸俾資轉達查該稅司
賀璧理調差未久覺為葡人作說客前月致信 藉設緝私窰廠為名信末忽稱
關開以北應有一處兩國無干地段此與葡人今春在關開北添設路燈謂山關開
至北山嶺皆為局外之地其說正相符合既經 援案覆駁今又傳澳葡兵頭之
言爭我水界其意殆欲探明 派船守界曾否奉大憲之命而行現經 告以
明奉 憲諭不准越界滋事亦不准以寸土讓入仰藉 德威所臨諒彼不敢再施

詭計蓋外人潛結謀我必視我之張弛以為進退非我族類其心叵測若不嚴密布
置恐不足以杜其貪心也現在 憲台與署 黎中配所派各船照常派泊原處如
葡人不再多事彼此可以相安倘復不自量力故來糾纏或冒昧派兵逐船 自
當相機因應一面照會該理事官按約據理力與爭辯一面嚴兵以備不稍示怯亦
不逞強屆時仍當稟求 憲台指授機宜俾得妥慎從事總期未經定界之先不許
侵我尺寸之地亦不肯兩國和好之條庶幾仰副我 憲台慎重邊防屬屬入之
至意是否有當謹將與稅務司問答節略繕具清摺呈請 憲台核奪仍乞 批示
飭遵除稟 撫憲暨洋務處鑒核外謹此肅稟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

計呈問答節略清摺一扣

一與稅務司賀璧理懇圖爭界問答節略

謹將 與拱北關稅務司賀璧理辯論西洋水界問答節略繕錄清摺呈送 憲
台鑒核

計開

澳門公牘錄存

五

振綺堂藏書

十一月十九日問答

拱北關稅務司賀璧理來前山 署寒喧畢據賀璧理云昨日有澳門之西洋水師
提督又叫理船應問我云現有貴關上新派輪船一隻停泊青洲海面在我西洋
水界之內盤查過往船隻是何緣故稅務司當答云本關並無其事或是前山應官
新派輪船為捕盜起見亦未可知之事該水師提督又云前山輪船不應停泊在我
西洋水界之內前山應蔡君係與貴稅司同事時相過從即託貴稅司代為一詢彼
即為捕盜起見在我水界之內應先與我商量方合道理此稅司今日代詢之意也
云青洲海面輪船本是前山派去的但仍在關開交界一綫相平以北係我中
國水界之內並未駛過青洲海面泊在西洋界內更無查驗過往船隻之事賀璧理云
聞從前並無輪船泊在該處何以今日忽派此船究因何事 云青洲海面在中
葡未立和約之前即有中國拖船一隻泊停關開以北中國水界之內多歷年所今
年九月探聞葡人欲將青洲土堤築長越過關開平綫直達前山之亞婆石地方初
猶不信不料該堤現已築出海面六七十丈尚未收功十月內澳門西洋大臣忽遣

小火輪一隻告知中國拖船務要駛開不許在該處停泊是彼故違和約有意侵界
本軍民府職守司界我中國尺寸之地不敢讓人因稟明各大憲加添兵船在交界
內水面把守其輪船尚在拖船之後貴稅務司路過該處一望而知倘青洲土堤築
至關開平綫交界水面必令弁勇力為阻止此我派船加防之意也賀璧理云此事說
來閣下已經稟過 制台 撫台了 云此乃兩國交界大事焉有不先稟明上
司而敢擅自調船加防之理賀璧理云 制台 撫台之意云何 云已奉 憲諭
嚴守水陸界限不准越界滋事亦不准以中國寸地讓人賀璧理云我再請教陸路以
關開為界已有 總理衙門照會為憑恐故不必說請問海面在中國以何處為界
云陸路交界原在三巴門水坑尾新關門一帶至今圍牆猶有存者今春葡人在
關開外新立路燈一盞總理衙門照會西洋大臣內開關開以北乃是中國獨管之
地與約內界務全不相涉關開外路燈一盞請速撤去免致粵省官員亦在關開內
有所作為等因是我 總理衙門寬宏大度不許粵官在關開內有所作為凡我在
粵省文武官員均當遵照辦理不然我直認三巴門為陸路交界之處方與約內彼

澳門公牘錄存

六

振綺堂藏書

此有增減改變之意相合查新約係光緒十三年在我北京訂立聲明未經定界以
前一切事宜照現時情形勿動等語是中葡兩國未經定界具有明文必俟將來兩
國定界之後中國允將某處水面讓歸葡國管理至時方有西洋水界目下該水師
提督即說西洋水界四字未免太早賀璧理云他有地圖一紙圖內紅綫皆是西洋地
界說是 前任兩廣劉制台官名 一允許的交與閣下細看 細看地圖內東
自九洲洋西至馬溜洲南自過路環北至前山城後山腳皆紅綫所包東西約二十
餘里南北約五十里而前山秦城亦在紅綫之內如果 前任劉督憲允將前山劃
歸葡界不應尚有文武官員前山衙署海關駐防其地此圖此綫明係葡人任意為
之假名 劉督憲以為挾制恐嚇地步 因云兩國界綫必須兩國派員會定彼
此有案為憑方能遵守葡人既稱 前制台劉大人允許果能取出 劉大人派員
分界憑據中國印信文書開明年月日期節略山本軍民府稟請 現任督憲飭查
檔案確有其事我即調開兵船將前山水界讓歸葡人亦無不可若徒以一國所繪
地圖紅綫即云定界彼即將紅綫東自虎門繪起西至企人石為止亦由他自繪自

定且我亦可另繪一圖自三巴門起加一紅綫至海邊為止謂葡人僅管澳門半島並無水界彼九子不允其意云聞閣下有一照會到西洋理事官處言澳門內海以中洪為界請將原稿給我一閱遂取原稿交閱云所言澳門中洪為界有何恐據云彼謂不以中洪為界又有何恐據云彼言銀坑所立浮水樁係光緒元年所定云試問光緒元年定此浮水樁時係葡國一國所定耶抑會同中國兩國所定耶如取出兩國會定恐據中國亦有案可稽我斷不與之爭論若仍係葡國一國所定請思水樁不能說話我亦能定一樁在青洲說是同治元年定的未為不可總之兩國既經換約專講和好澳門歸葡國管理對面之灣仔銀坑向係中國管理相隔一水各不相涉約內載明未經定界不能謂水面悉歸葡國試問我灣仔銀坑百姓皆生羽翼不山水面可以飛至陸地乎惟有持平一法以海道中洪為界最為公道又查外國向例凡沿海之地以水面六十里為轄境六十里以外則為天下公共往來海道載在公法今澳門海道甚狹兩國陸地相對時即係兩國公共之水不能作為西洋一國水界或以水面作三股分派依灣仔銀坑者屬華依澳門者屬葡中間一假為公共往來之路或華葡各分其半皆得公法之平質之天下萬國未必以予言為非云該水師提督云已經換立和約故託貴稅司代為先詢不然我即派兵開該輪船彼亦無如我何云彼若說到哄船之話一切道理都不必說請閣下代為寄語等語他哄哄看試思他要我拖船泊開我反加輪船添防原想他派兵哄船由他開端起發我方好乘機做事願他速哄為幸云斷不致因此開釁不過如此說笑而已云兩國有約倘彼此有不洽處應彼此和衷商辦或彼此商辦不妥再請別國調處方為有約道理中葡立約始有兩年開口即說哄船的話可見葡人無禮已極云一切不必說請教稅司如何回他信云云煩閣下費心祇要說中國以關開為界關開以北水面皆是中國界內如何添船泊船葡國不必過問更有說者船隻非陸地界碑可比潮來船尾向北則離關開尚遠潮去船尾向南則靠關開切近總之我守界之船決不越過關開平線以南泊到青洲內海兩國相安無事可也若葡人必欲我拖船輪船駛開不應在該處停泊請他備文書知會我看他如何說我再如何答貴稅司不妨置身事外云甚好我

即照此話回他信今日談了一天告辭起身掛別而去
一募繪澳葡水師兵頭紅綫劃界地圖稟請照會詰責
竊前因澳門葡人在青洲填海築堤並遣驅守界拖船意圖侵我前山地方當經會同署都司黎中配稟明 憲鑒一面加派師船嚴守水界以示必爭之意葡人知其有備續于十一月十九日由澳葡水師提督託拱北關稅務司 携其所給劃界地圖到署爭辯水界復經 詳細指駁繕錄問答節略稟呈 憲台核奪示遵各在案 竊思葡國地小民貧向恃澳門為供給外府自中國通商之後洋貨專注香港而澳門之利源一減旋因禁賣鴉片收回閩姓而澳門之利源再減近則海道沙淤大船不能進泊富商裹足股戶潛移而葡人之流寓澳門者又生齒日繁實外強中乾岌岌不能自保之勢故先于同治初年毀三巴門圍牆越望夏龍口各村而至關開次而青洲次而潭仔再次而過路環居然近佔七村遠奪三島編戶籍收租稅籍此以充官兵之俸餉光緒十三年復求我 總理衙門訂立條約約內載有未經定界以前一切照現時情形勿動等語 微揣葡人隱意欲以此等朦混之語暗施其逐漸侵佔之謀細思現時情形四字包涵甚廣意尤活動就立約之時言之固有從前已定之情形就後日訂界之時言之又將逐漸侵佔之情形仍稱為從前已定之情形其謀亦云詭矣 巡查洋面知因澳門以南除已佔之過路環外祇有老萬山一島孤立外洋再無可展之地澳門以東則淇澳山西則企人石亦皆荒瘠之區惟有澳門以北首及前山次及金斗灣一帶無非魚米之鄉即無非葡人覬覦之地 詳核西洋水師提督託送劃界地圖兼用漢英文係銅版刻成先以墨綫刻定四圍界限加填紅綫以示區別是其成竹在胸匪伊朝夕其界綫東至九星洲南至橫琴過路環西至銀坑拱北北至前山城後山脚縱橫百數十里皆認為葡人管理之界今姑就紅綫北而論之現時情形城內有文武官員衙署河下有海防緝私及海關稅燈各輪拖兵船而葡人竟自劃為澳門管理之界公然託稅務司送圖爭辯其違約侵界業已顯然若不預為嚴防誠恐葡人散布地圖謂此綫界即係條約內所載現時情形上以之朦蔽我 總理衙門預為後日派員定界侵佔根據且恐定界展緩葡人又將改易紅綫由前山而翠微村而金斗灣愈佔愈

遠處處皆內地富庶之鄉屆時地方官吏再與爭辯已久入教中勢難挽回關係非
 小再四躊躇彼所恃者現時情形一語為混界之權衡我即藉未經定界一言
 為爭界之關鍵新約既云未經定界是除約內已允之澳門一處外其餘水陸地方
 在未會派員會訂以前仍是中國地方並無西洋界址所謂即以其人之矛而攻其
 人之盾彼當無可措辭茲不揣冒昧就其所送紅線地圖依式摹繪又詳譯條約本
 意註為圖說辯明於後以揭其違約之實據而彰其侵界之隱謀理合奉圖加說附
 稟馳呈伏乞 憲台鑒核訓示可否仰懇 照會西洋大臣明斥其紅線劃界之非
 並懇 奏明 總理衙門預為派員定界張本抑或以此圖尚非葡官面交未便由
 憲台遽然照會礙體制可否 批令 仍照地方官應辦交涉事件之常例
 照會澳葡理事官俟其如何答覆再行稟報又或不作公事亦由 將圖說託稅
 務司賀壁理轉達澳葡水師提督以示守土職官斷不敢以條約未載之水界讓
 人似辦理較有餘地是否之處統乞 憲台核奪批示飭遵再目下澳門葡人極貧且
 弱注意混佔疆界以擴利源此時執約爭辯斷不致因此失和 謹當增兵守界

澳門公牘錄存

九

擬轉 堂 覆 書

時加操練以彰武備仍照常與該理事官禮節往來並嚴飭弁勇等不准在澳門滋
 事免為葡人藉口以期仰副我 憲台整頓海防懷柔遠人之至意除通稟 擬憲
 鑒核暨善後兼海防局洋務處存查外謹此肅稟
 計呈摹繪葡人紅線地圖並說三張 原件不存未錄
 一奉批稟復澳葡蓄謀侵地情形預請轉咨定界事
 竊奉 憲台批開 稟辯駁西洋水界開具問答節略伏候示遵緣由奉批據稟
 及節畧均悉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固當嚴以防之尤宜靜以俟之毋遽就毋張皇實
 事求是庶於地方公事有益若徒事鋪張不求實際非特空言無補轉恐枝節橫生
 殊非慎重邊防之道現在澳門既未定界築堤亦未侵越何必徒與爭辯致啟猜疑
 如葡人果有侵越確據斯時其曲在彼即當確勘侵越定情繪圖貼說據寔具稟以
 憑按約照會詰責切勿輕舉妄動以滋口實是為至要等批奉此查此案前因澳門
 葡人在青洲海面培土築堤意圖侵界直達前山並驅遣前山水師守界拖船不令
 照常泊富經 會同署都司黎中配酌商加船增防預為堵截辦法稟奉 憲

澳門公牘錄存

十

擬轉 堂 覆 書

台批准如稟辦理在案此後澳門之西洋水師提督見 所派兵船守住水界其
 青洲新築之堤勢不能越船而過遂繪刊紅線劃界華洋文字地圖託拱北關稅務
 司賀壁理來前山 署而交閱看力爭水界復經 按案指駁一面鈔錄問答節
 畧先行稟明一面摹繪紅線劃界地圖按約註說續稟請 示遵辦亦在案奉批前
 因仰見我 憲台於斟酌交涉之中兼寓慎重邊防之意既 教以嚴防之法復示
 以靜候之宜 自當仰體 訓言斷不敢輕舉妄動惟此次葡人侵越顯有確據
 處萬難靜候之時即有萬不能不爭之勢用敢縷具始末謹為我 憲台詳陳
 之葡人但在青洲填海築堤未及關開平綫之界靜而候之可也今該西洋大臣遣
 驅我守界拖船不許在中國界內駐紮如日侯之勢必令拖船徒避棄水界而不守
 似未見其可也葡人但謂青洲以北海而係屬葡界仍聽我兵船往來停泊不過虛
 詞要喝靜而候之可也今該水師提督託稅務司賀壁理明以告我謂青洲以北
 海面中國不能泊船如日侯之勢必棄青洲以北海而即棄關開以北水界既失水
 界即失陸地顯遠 總理衙門所言關開以北係中國獨管之語似未見其可也葡
 人但指九星洲十字門一帶外洋暨澳門灣仔內海以及前山城垣河道均稱葡人
 管理之地徒託空言並無實據而候之可也今葡員刊繪地圖竟以紅綫劃分界
 址用洋文註明澳門管屬字樣交稅務司轉交 爭我水陸地方如亦日侯之勢
 必棄兵房水汛於不顧移衙署廠卡而他遷似更未為可也夫履勘界務以地圖為
 憑遵守界限以劃界為憑此各國之大較也今繪圖劃界發端於西水師提督送圖
 爭界居間於稅司賀壁理既不等坊肆之私圖又不比市井之泛論是此地圖與稅
 司無非侵越之確據彼先舉而 因之彼先動而 應之彼既踵門而來告
 不能閉門而不納且不能緘口而不言即不敢匿案而不報此 所以力與爭
 辯屢為稟者寔處萬難之勢非敢無故舉動妄啟猜疑以自蹈開端之咎也或者
 謂地圖不過一紙空文稅司不過一人虛喝置之不理未為非也不知按以公法兩
 國有要求之事此國備文聲叙事理而彼國不答覆爭辯者謂之默許從前法人保
 護越南之照會日本勦辦台灣生番之文書即前車之鑒也或又謂築堤尚未越界
 驅船亦屬虛聲待其事成未為晚也不知考以近事洋人在中國有所創製先已知

會華官而華官並不當時阻止及至事後詰責則須賠償工料從前俄羅斯築砲台之鉅款吳淞口買拆鐵路之重費即前案之師也蓋防患于未萌綢繆于未雨古人之戒之切矣中愚昧之見竊以為辦理交涉防範於機先者猶恐思慮之不及挽回于事後者無不虧損之難堪請即以澳門往事論之葡人在道光二十五年以前猶按年輸納地租歸官約束迨後中國多事遂乘隙而生覬覦始則毀三巴門圍牆奪我七村之地繼則逐縣承把總遷出澳門之外維時地方文武畏張皇之咎處退讓之方於是一失附近之青洲再失對海之潭仔旋失數十里外之過路灣 國家賦貢之版圖華民高曾之廬墓忽然淪入異族變其教令風俗未始非俟而不爭之故有以召之也又請以現在之事論之今年正月葡人先于關開外立一路燈為嘗試之計二月則備文照會謂北山嶺應作兩國兼管地段為混估之計九月又在青洲整山填海為強奪之計至十一月竟送劃界地圖謂前山城河皆歸葡國管理務為必得之計歷時未及一年山陸而水山近而遠山微而著居然欲占我十數里膏腴之地若仍俟而不爭竊恐有遂我前山文武亦如逐縣承把總之一日中奉代

澳門公牘錄存

十一

振綱堂藏書

斯缺守界是其責成謹當遵照 憲台鈞批實事求是毋稍涉遷就之心即不敢不據寔稟覆也雖然憑地圖而杜侵越固有必爭之急情就大局而謀久長更有預防之急思中不揣冒昧妄以管窺蠡測之見上竄 鈞聽伏乞我 憲台恕其狂愚寬其罪責中職得以無所忌避敢瑣屑而竟其言復查葡荷牙係西洋極小之國初尚為西班牙附庸租寓澳門服華官約束託庇于我中國者數百年迨香港通商後澳門之商船日減葡人之利源日微而英人特資其商賈周其貧弱並以與國之計俾葡人葡得英之默助遂藉華抗租適中國多事之秋不暇顧及復驅我文武官弁奪我水陸地方近年青洲小島開造英泥公司亦英商貸以資本光緒十三年又乘我商辦洋藥之會英復游說其間竟以協徵藥稅之虛言得我永管澳門之實益非英之獨厚于葡而薄于華也蓋英寔垂涎澳門而欲取之於葡人之手耳在前年立約 總理衙門預有灼見其深心約內載有葡人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之語中外周知第葡人窮極弱極數年之後英若索其積債弱肉強食亦如法之取越英之取緬日本之取琉球葡即有守約之心而無拒英之力現聞澳門大砲台葡已密

典與香港英商是其明證中在澳門前山已歷兩年探訪情形頗為確寔竊謂澳門之害終在英人而爭界之利首在葡國請以今日情形而再論之陸路則澳門青洲大小兩島遠及潭仔過路環兩口岸水路則澳門灣仔內海遠及九星洲十字門各外洋皆認為現管之地今春復造為兩國局外地段之說公然越過關開索我北山嶺一帶地方冬間又由拱北關稅務司英員賀暨理函詢兩國無干地段思為推波助瀾之舉果遂其欲則澳門接壤之前山海道直通之灣仔橫琴各汛地皆失其險而不能守矣何也蓋陸路一過關開則瀾望大野茫無際涯而前山孤城又一呼即至水路一失海道則華船出入受其禁勒而西南各島又均在葡人水界之中是彼得馳驟之宜而我受鉗制之苦况英人復從而懲惡之其禍可立而待也中再四籌思惟有藉彼紅綫劃界之圖而責其違約侵地之故乘此未經定界之會施我補苴罅漏之功在今日雖無定界可憑倘有定約可守此中機宜順施之則彼生輕玩之心而難於就範逆迫之則我有操縱之權而易以成功此中圖說所呈約內所言永管澳門並未言兼管澳門以外地方各節區區愚見寔為占前一步立論之密計也夫陸路以關開為掛背扼吭之隘守關開則腹裏不憂侵越然欲使彼聽我嚴關開之防必先伸望夏七村之說水路以中洪為分險交馳之區定中洪則內外不虞隔閡然欲使彼從我劃中洪之線必先爭獨管全海之權上揚 國家之威下執條約之義明示以 憲台洞悉隱情絕其無理照會之念直告以官吏不敢退讓導其就近商訂之途語有之曰取法乎上乃得其中蓋占前一步正所以留其有餘而待 憲台之核定使彼入我範圍於不覺迨至陸路以關開為定水路以中洪為定既無稍損葡人現有之利益亦與原約相符兼可早杜英人潛伺之詭謀得以久安長治此又中職司守土深悉葡英結謀情形發於忠誠而不敢安於緘默者也伏維我 憲台防微杜漸燭遠慮深大局所關必籌萬全而操勝算用敢詳細稟稟呈水界利害情形清摺一扣合無仰懇 憲台鑒奪俯賜核准中前稟所呈圖說照會澳門西洋大臣接約詰責占前一步立論俾中職得以就近與該理事官和平商辦寔於地方交涉兩有裨益是否之處仍候批示飭遵除稟 撫憲鑒核暨洋務處查考外謹此肅稟

澳門公牘錄存

十一

振綱堂藏書

一澳門水界利害情形清摺

謹將葡人侵佔澳門灣仔一帶內海及九星洲十字門一帶外洋處處阻碍水道分別利害情形應否力爭挽回繕摺呈請 憲鑒核奪

謹查葡人從前租寓澳門係自三巴門水坑尾圍墻起迤南至水邊為止祇有陸界并無所謂水界其澳門租界以外之內海外洋均係香山前山水師營汛本屬中國獨管迨道光季年中國多事葡遂抗租侵地陸路越過望夏七村以圍墻為界水路亦創為分界之說而以中洪為界澳門對峙之灣仔及銀坑一帶地方係香山縣轄境一水對渡同道往來葡人雖有中洪之說而愈佔愈遠即灣仔一邊所泊之船亦指為入其界內勒令編號納稅同治年間彭鎮玉經粵省會同葡人在中洪設立浮橋分界址然已失我險要之半矣光緒十三年該西洋大臣赴我 總理衙門求立條約於第二款內載有現時情形勿動一語葡人遂藉此而施混佔疆界之詭謀定約後遵將內海中洪浮橋移置於馬溜洲淺灘宣言內海悉歸葡屬本年冬該西洋水師提督又刊送紅線劃界華洋文字地圖託拱北關稅務司賀璧理面交

澳門公牘錄存

十三

振翰堂藏

爭辯水界圖內將九星洲十字門一帶外洋灣仔暨前山一帶內海皆劃入葡人管理之紅線界內指為即是條約所載之現時情形由此而觀葡人侵界漸推漸廣如彼果得其利則我永受其害定於 國計民生大有妨礙謹將現在情形分別利害縷陳於後

計開

一前山在內澳門在外猶省城之於黃埔也灣仔銀坑在西澳門在東猶省城之於河南也中國官船輪船出入均從澳門灣仔海中經過自葡人全佔內海之後凡官輪船出入亦聽稽查所有船內軍械若干官兵多少管駕姓名均要開單報明候驗然後放行抑或開單先赴葡署請領人情紙屆時照票經過雖在香港亦無如此辦法大失 國家體制一旦海疆有事內外阻塞轉運不通其害一也擬請爭回全管內海之權則我能制彼彼不能制我否則自關閘平線海面起由青洲轉南至澳門口之內海止均就海道深處仍以中洪為界無事則公共往來不相稽查有事則各管各界齊驅並駕此利之在於官者也

一灣仔銀坑至馬溜洲各地方與澳門對峙皆係海口重地駐兵分防以杜侵越凡兵弁之舉動須船隻以運行自葡人全佔內海之後船隻均聽稽查舉動受其鉗制一旦海疆有事汛地或為孤注接濟必被阻攔其害二也擬請挽回海道外可以分險交馳內可以接濟防護此利之在於兵者也

一灣仔一埠向稱海口巨鎮沿灣仔泊貨船漁船甚多故市中生意極旺自葡人以海道中洪為界之後灣仔一埠之海多係淺灘各船多停泊中洪深處葡人遂影射混佔悉驅各船泊過澳門編號收稅其不從者禁止起落貨物灣仔市面因之敗壞今葡人又佔全海即偶有停泊灣仔一邊船隻彼竟遣小火輪船編查勒索倍至且各船一經編入葡管入口貨物必先交澳稅不能直泊灣仔灣仔店戶又到澳製買成本既重無利可圖遂相率徙至澳門其害三也擬請挽回海道凡漁貨各船泊於澳門沿岸者悉聽葡人稽查華官並不預若非停泊澳門岸邊或在海道中洪灣仔或在灣仔岸邊灣仔均聽各船來去自由不許葡人編查勒索挽回海道即收回利權此利之在於民者也

澳門公牘錄存

十四

振翰堂藏

一拱北關稅厘總廠向設小馬溜洲東接省城香港來路西當高雷瓊四府門戶本係扼要之地惟洋面太闊島嶼環峙港路分歧貨船最易繞越雖關內設有輪拖各船猶不能盡絕走私今葡人移浮橋于靠近馬溜洲之上潮退即不能行船奪我前廠洋面於是其緝私各船明見私船在彼水界不便往緝今年稅務司法來格在澳門口外緝私為葡人掣肘致奉更調是其明證若兵船捕盜一入彼界更不能擊澳門香港所以向稱通運淵藪包庇梟盜格我法令其害四也擬請爭回澳門口外九星洲一帶洋面不獨緝私捕盜形勢便即捍禦外患亦布置自由此利之在於地方者也

一橫琴過路環各島為大洋入粵門戶九星洲為省城門戶馬溜洲為高雷瓊四府門戶前山為香山順德各邑門戶周圍數百里羣山羅列眾水環迴海有魚鱉蝦蟹之珍山有果木農田之富而澳門拔立其間四方拱抱誠為偏隅之巨鎮海上之雄區從前租給葡人限以半島既設三巴門圍墻復設蓮花莖關閘再設拉塔石砲台陸路防堵既嚴且密猶復於香山內河巡船之外添設前山內洋水師分布青洲

銀坑灣仔各水汛以固海道其用意深且遠矣光緒十三年立約以後復奉派設前山水陸船營弁勇密佈於關前灣仔銀坑馬溜洲青石角橫琴過路環各處無非爲中葡未經定界不能不先守各島之要區以固海口之門戶不意葡人刊布地圖自以紅線劃分界址舉內海之前山城池外海之青石角橫琴過路環九星洲各要隘皆指爲葡人現管之地彼豈徒張虛聲以要喝乎定欲佔據內外十字門要道扼我粵東門戶求其所欲也萬一遂其伎估之謀目下潭仔過路環各處葡人已築砲台足以內固堂宇後日加築砲台於青石角橫琴九星洲各島又足以外禦四面進攻之途粵東海防忽然生此扞格海上有事處處棘手其害五也擬請力爭外洋海道雖潭仔過路環兩處葡人已設兵房並未載入條約且所佔之市面不大儘可作爲通商口岸不必以地方許葡人永居管理至青石角橫琴兩島本歸華屬更與葡人無涉惟愚見若各島陸路全歸中國管轄葡人欲謀佔外洋海道自然無所藉口蓋彼無分管陸地之權即無分管海道之權如此辦理無事則捕盜緝私不形掣肘有事則駐船轉運不受拘牽此利之在于大局者也

澳門公牘錄存 十五 擬請查照

以上五條專指內外水道而言所陳利害均屬實在情形合併聲明

計呈水界利害情形清摺一扣原件不存未錄

一會稟澳葡兵頭復用兵輪逐我關前水界汛船請示辦法

竊等於上年十月間因澳門葡人在青洲地方鑿山填海意圖侵入前山界內而澳葡兵頭又遣小火船告知所轄拖船不許在青洲以北中國水界之內照常泊卸經加派澄清水師右哨拖船一隻游泊青洲對面之瓦寮村聯絡接應又調派健銳小兵輪一號凡出巡回來即游泊關前平線以北水界互爲聲勢當經繪圖貼說稟奉 憲示在案數月以來仰仗 德威所有恐界駐守之輪拖各船固不敢稍爲移徙即葡人亦不復有異言其所築堤工雖經下楮旋亦停工不復加築竊喜彼此遵照條約可以相安無事矣本月十一日調派澄清水師右哨拖船赴省請領軍火去後不料十八日據管帶健銳輪船把總李長安管帶拖船把總梁華德等稟稱本日午刻澳門葡人忽駛來中號兵輪船一隻巡河小輪一隻帶同洋兵數十名運到中國界內並有四盤洋弁兩名率同洋兵巡登我輪拖各

船勒令該把總等即刻生火起旋將船違徒該把總等詢以守界日久何忽然要徒究因何故該洋弁答稱係奉澳門兵頭之命不許中國兵船在青洲一帶水面游泊該把總等復辯明此係中國水界而該洋弁置之不理又約其俟轉稟等再行移徙而該洋弁刻不容緩喝令洋兵勢將用武該把總等看此情形恐生事端因約洋兵放船先去然後陸續生火起旋將船駛回附近前山內河亞婆石一帶停泊分別稟報前來 等突出不意聞報駭然竊思中葡立約雖許葡人管理澳門而兩國尚未定界本無所謂界址也至陸地以關前爲界者亦係我 總理衙門和平辦理之語故於上年照會內解明條約第二款所云彼此不得增減改變者係指關前以南至三巴門而言若關前以北乃我中國獨管之地不與界務相涉等因鈔行有案形彰可考 等分遣駐汛兵船守定關前相平水面亦是確切不移至公且允辦法 自光緒十三年抵任後按照上章即經派令該拖船駐泊青洲以北中國水界之內多歷年所去年因葡人築堤佔復會同 調派輪拖兩船增守水汛仍嚴飭管駕各弁不許越界生事致滋口實乃澳門新到西洋兵頭不遵條約突行驅迫既不以函牘知會復不容酌弁稟報其視交涉如兒戲其視條約爲具文其設謀定計又未必僅以驅逐我船爲足願也伏查關前以北地方葡人久已垂涎始於陸地創設路燈繼於海面加築長堤旋且繪圖畫綫指前山城池河道歸其管轄節經 詳晰稟明冀爲思患預防之計今又突然強驅我久守水界師船遂漸進來更端嘗試伊於胡底 等稟奉 憲諭辦理交涉固貴嚴以防之尤宜靜以俟之懷懷在心不敢妄動今師船突被追逐該把總等恐生事端寔處不得不退之勢查山關前水而至前城河相距約八里水程該船山水界退至亞婆石已退五里之遙如退而復往葡人亦必復驅固處釀禍若退而終退葡人以我爲怯行且派船佔禁則永去前山水路門戶水界既失陸界相隨是此日逐船之寔據即後日奪地之張本 等職守所在皆有專歸不得不據寔會稟伏乞我 憲台密授機宜俯賜批示 等得有遵循以爲因應大局幸甚地方幸甚除稟 撫憲鑒核稟洋務處查考外謹此肅稟 光緒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擬呈酌辦澳葡兵頭開兵逐船辦法四條

澳門公牘錄存 十六 擬請查照

謹呈管見酌擬辦理澳門水界三策開摺呈明伏乞 憲台核奪施行

一乘機挽回一勞永逸辦法查青洲以北至前山海道係內地商民船艇必由之路若為葡人佔據不獨民船受其管轄即官船亦受其拘制現在葡官既有遣派兵輪逐我師船之寔是無故開兵在彼既彰明而較著我即乘機示武人不得議我欺小而侮弱也若不認真爭辯則水界既失陸地亦相隨而失所關甚大 愚見宜以寔事應之而出其不意擬請 憲台飛調廣安水師一營約船板三十餘號又調中號兵輪船四隻一併駛來前山分紮內河關閣及灣仔銀坑一帶以示必爭一面加調緝私大輪船四隻分泊九星洲吉大口外馬溜洲銀坑四處一面照會澳葡兵頭責其無故開兵因何逐我久守水界師船緣由催令速復文內聲明現已調集兵船填泊舊界如再以兵逐我即以兵應一面咨呈 總理衙門請照會葡使責其無故開兵違約爭地之咎並將乘機挽回辦法另摺密送 總署以為地步蓋恐 總署未悉外間情形疑其好事喜功故須詳細聲明也伏查澳葡屢存藐視中國官員之心不略示威則後事諸難措手且葡國實處兵弱民貧之際即示以威斷無決裂交

澳門公牘錄存

十七

擬請查照

兵之虞乘此機會力爭開闢水界並挽回灣仔一帶中洪河道則中國官民永受其益一俟輪船板調到之後並擬請 憲台准先籌撥銀二千兩乘勢修復開闢營房及拉塔石砲台並在灣仔銀坑兩處新築砲台各一座不用洋式以節糜費但用石台土塔以壯兵威此四處皆中國獨管之地與澳門並無干涉亦無海道最要之地在邊防萬不可無愚昧之見竊揣葡人聞我調兵之信又見輪船板齊集必倚英人為之轉圜即彼狡狴不理我再令水陸船兵逐日在澳門河界操演驚走商渡漁艇彼欲閉門忍辱亦不能也惟調來各兵船擬請 剗飭遇事與 商酌而行不可獨行己意蓋地方初到不知情形非失於急即失於緩恐致借事似此斟酌因應其操縱之法可以任我施行使彼入範圍而不覺此首策也寔全勝之策也
一目前救急釜底抽薪辦法擬請 憲台照會澳葡兵頭問其逐我守界師船緣由催令答覆一面咨請 總理衙門責其無故開兵違約爭地之咎一面批飭 等迅將輪船各船調齊照舊在青洲以北中國水界停泊相機因應並請於照會兵頭文內叙明青洲以北水面向屬中國獨管與澳門毫不相干前山兵船在該處停泊

亦歷多年所請貴大臣不必干預蓋中國與葡人交涉稍異於各大國試觀去年創設路燈一事經 前督憲張及 總理衙門嚴詞斥駁彼即寂然而退在我既據其直理則不必過為遜辭以長其玩心似此不先示威專以文字口舌相爭無全勝之操有易退之勢此中策也亦可進可退之策也

一暫忍棄地徐圖補救辦法此時都司拖船已退守內河健銳輪船業由 乘坐進省均無痕迹且澄清水師右哨拖船係六日前調赴軍械局請領軍火尤可掩人耳目以後將各船分調他處作為不知亦不必再遣師船還守關閣水界但請 憲台俯賜將葡人漸侵漸廣得寸入尺情形詳細密達 總理衙門請速派員定界以防深入屆時再由定界之員與之辨論似此隱忍觀變則目前既無張皇之虞或事後另籌補救之術此下策也寔有退無進之策也
以上三策均係就事論事欲以堂堂正正之師聲罪致討俾崇 國體而杜後患此外另有一善制秘策合併陳明

澳門公牘錄存

十八

擬請查照

一不動聲色不着形迹以不制為制辦法擬請 憲台先行出示曉諭或以截緝聞姓為名或以緝私捕盜為名飛調頭號輪船兩隻駐泊中國九洲洋一帶又調二號輪船兩隻駐泊中國九洲洋一帶又調三號輪船兩隻在於內外洋面聯絡梭巡一面密諭水陸弁兵凡有船隻人貨出入澳門者故為留難其赴本國他處者概不查驗似此辦法不過三五日澳門船皆皆空內亂斯作有不入我範圍乎特非明正其罪耳
一稟請仿照毅勇營章添募船勇守界
竊查澳門葡人於上年八月驅我水界拖船並在青洲填海築堤意圖侵入前山當經 因船少兵單稟請仿照毅勇章程酌添水勇五十名租用拖船兩隻附配三扒兩隻以資防禦旋以庫款支絀未蒙 批准仰由 飭調駐守澳門洋界拖船一隻移紮瓦寮村汛為移緩就急變通挪用之計數月以來仰仗 憲台聲威得以相安無事今年三月十一日適營中火藥告竣 抽調瓦寮村汛拖船赴省請領軍火去後不料十八日澳葡兵頭遣來中號兵輪船一隻巡洋小輪船一隻駛入關

剛以北中國海面另有葡國武弁帶兵數十名登我久守水界師船遽然驅逐刻不容緩勒令開去維時我水界之內僅有前山營都司所派拖船一隻健銳小兵輪一隻未免單薄該管帶各弁極力抗拒而葡兵持有軍械勢將用武該弁等恐一交手續成鉅禍暫爲退守業經 憲台會同前山營都司黎中配稟報在案昨奉 憲台面諭兵船仍須駐防葡界並候照會詰責仰見我 憲台整頓界務威令必行欽佩靡既 職司守界親歷行間斷不肯示弱以貽羞亦不敢妄動以招禍默揣此中機宜不添船不足以威人不增兵不足以自固外示以欲戰之勢備之極嚴內盡其可守之方撼之不動此其要惟在預張聲勢以杜其不來而已但區區兵船一兩隻即令泊回舊界反足長其玩心合無仰懇 憲台賞准酌添水勇五十名仍租拖船兩隻每月大建計餉銀二百三十二兩二錢拖船租價銀八十兩均照毅勇舊章請領以之添泊水界犄角聯絡兵勢自雄惟原設拖船二隻配有三扒兩隻由局給船領用現在關前一帶海面潮水長落深淺無常非拖船不足以涉風濤非三扒不足以圖便捷擬再請 憲台准給銀二百兩由 自行購製三扒二隻配附應用免致

澳門公牘錄存

十九

振務堂

按月領租此外旗幟號衣尤宜格外鮮明以新耳目 爲力保水界有備無患起見決不肯任聽兵勇滋事以啓釁端可否之處仍候 憲台核奪批示遵行除稟善後局備查外肅此具稟

一會稟輪拖兩船弁勇並無越界滋事並請鈔發往來照會

竊 等於本年四月初四日奉 憲台批開 會同 稟報澳葡兵頭無故逐我久守水界兵船會稟請示山奉批據稟已悉前山守界之輪拖各船在中國水界內停泊已歷年所澳葡兵頭何得無故派令輪拖弁勇突入我界擅逐我船是否中國守界師船弁勇不諳紀律致生事端抑或虛夸侈肆肆肆辱侮該丞等須切實查明加意約束爲要除照會澳門西洋總督查問斥責見復並另檄飭遵外仰即知照繳同日又奉 憲台簡開案據該同知等稟稱本月十八日據管帶健銳輪船把總李長安管帶拖船把總梁華德等稟本日下午刻澳門葡人忽駛來中號兵輪船一隻巡河小輪船一隻運到中國水界內有四班洋弁兩名率同洋兵登我輪拖各船勒令即刻遠徙把總等向其辯論該洋弁置之不理勢將用武把總等恐生事

端因暫駛回附近前山內河亞婆石一帶停泊等情 等竊思關前以北乃中國獨管之地輪拖各船向在青洲水界之內駐防嚴飭管駕各弁不許越界生事均係照約辦理乃澳門葡人不遵條約突行驅逐職守所在責有專歸不得不據實會稟等情到本部堂據此查關前以北向歸中國獨管與澳門毫不相干前山兵船停泊青洲多年既在中國水界之內貴國不宜過問據稟前情是否山弁勇等口角起畔惟洋兵洋弁若因細故違約爭地逐我守界師船殊屬不合除另批回及照會西洋大臣查問斥責見覆外合就飭飭到該同知等即便遵照查明輪拖各船究因何故被逐立即調齊飭令管帶各弁照舊仍在青洲中國水界駐防務須約束勇丁不得多事並將遊辦情形稟覆核奪各等因奉此仰見我 憲台慎重邊防斟酌交涉責之以嚴正出之以和平既不許退怯讓入亦不容縱兵滋事 等公同捧讀欽佩曷勝遵查三月十八日據報輪拖兩船被逐之時即經傳到各該管帶官把總李長安梁華德兩弁詳密詢問因何啓畔是否船勇越界滋事當據該弁等稟稱兩船向泊關前以北海面離澳門甚遠船未越界勇未登岸並未與洋人會面毫無口角起畔之事 等復專差持片明詢澳葡理船廳據云此舉係出兵頭所命並不知有何緣故去差審其詞色微有款對之際 等又密委可靠妥弁詳訪地方居民僉稱守界輪拖各船向泊一處從未滋事且沿岸巖田資其保護來往小艇賴以暢行各等語奉前因一面分飭各弁嚴加約束一面山 等隨時親往巡查常川訓練以期仰副我 憲台整頓營規懷柔遠人之至意至奉 飭調齊各船在青洲中國水界駐防一節 昨在省城因原帶兵船過單不敷布置擬請照毅勇舊規添募水勇五十名租用拖扒各船開摺稟山 王署藩司轉稟 憲台核准照章添募並而奉 鈞諭趕緊備辦令各船仍駐舊界 遵奉之下不敢稍緩隨即稟請善後總局先行借給經費銀兩刻日回署備辦現在水勇業經招募足額拖船亦已租到惟新造三扒快艇尙未竣工與 會同酌商必俟船勇配齊在我先有自固之基方能往守葡界不致爲彼所乘蓋葡人久欲越過關前侵我內地去奉 總理衙門照覆聲明關前以北係我獨管之地葡人知陸地既有一定界址不能顯佔於是借青洲爲根改山水道進步逐漸佔前山去秋遂在青洲築堤即驅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

振務堂

我守界師船等測其貪念甚堅必有力爭之一日節經具稟陳明此次彭明較著遣派兵船入我水界並令各勇持械登船居然放手做出且青洲土堤前已停工茲復加築推其橫行之意恐非文字口舌所能轉圜等現奉 勅飭調齊各船復守舊界固不敢先發制人開兵召禍然亦必審已量力進可禦敵退能守界乃不取辱而失機仍擬於到防後照常與葡官禮節往來以篤鄰交而泯後患斷不敢虛夸侈肆妄啓猜疑然等竊有請者辦理交涉事務其機固貴嚴密其氣亦貴潛通幕役弁兵防洩漏以誤事手足耳目慮隔而不遠此次澳葡突逐久守水界之船未必全無自佔地步之說業蒙 憲台照會詰責義正詞嚴微揣彼族復文或含混以圖敷衍或架飾以文過罪甚或強詞挾制故恫喝以肆貪謀皆在意料之中然其中有不合理之言仍必蒙 憲台斥駁惟等既擬於調船復守之後照常往晤葡官則凡彼所援以為藉口及我 憲台指駁之要義等皆未深知竊恐屆時應對參差上下異說辦理固無把握酬應亦足貽羞合無仰懇 憲台俯賜將往來照會密飭鈔發等閱看俾得有所遵循不致冒昧因應等自當格外慎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一

編給卷數

密不敢疎漏以取罪愆是否之處仍乞 憲台核奪批示遵行除俟到防後如何情形再行具報外專肅稟復

一密稟預籌辦法請咨總署派員定界以保和局

竊前因澳葡兵頭遣兵驅我久守水界師船當經會同署前山營都司黎中配稟奉 憲台飭飭調齊各船復守舊界遵即會同署將添調船勇新製三扒快艇預備到防情形續為稟陳並請 憲台飭鈔往來照會密發等閱看俾通聲氣

而資遵守各在案現在拖船水勇業經添調齊全即新造三扒亦已工竣祇因新募之勇必先切實練習方能固守擬於五月初間會同署都司黎中配遊 諭回防屆時再行具報惟是交涉之事固貴詳彼此之情而界務所關尤宜籌始終之局

識淺才疎謬蒙 委任苟為智慮所可及不能不縷晰密陳以備 憲台採擇伏查葡人驅我師船之後蒙 憲台照會詰責其如何答復 尚未深知惟外間傳言澳葡官場謬謂青洲以北至前山之亞婆石應歸葡國管轄如中國師船復來泊泊彼必照舊驅逐又聞澳葡理事官傳集在澳華商議令按月加抽經費銀兩以為增

兵得防之用華商尚未允從而傳者謂葡人欲募兵二百名奪我關圍以北陸汛各等語 推其集商籌款之舉則增兵之說未必皆虛然量彼之力大約恫喝之意多交爭之意少此近日探聞澳葡之情形也 等奉 飭回防守界是其專責而其中辦理之次第不敢不先為我 憲台詳陳之自關圍北入二里許有拉塔石一處山頂原設石圍砲台一座俯瞰青洲以北水道而拉塔石對峙又有北山嶺一處勇最得地利惟日久失修頗形頹圮 現經移調陸營弁勇兩哨分紮兩台粗為修葺又調陸勇一哨移紮青洲對河之石角嘴砲台內資聯絡此三處皆中國獨管之地因砲台舊址趁便設防與葡國並無干涉 所以為此者欲守水界不能不先固陸界陸路既備則防船有所聯絡乃能萬全此脚踏寔地之辦法亦虛聲奪人之先步也 擬俟月初回防先期照會澳葡理事官聲明奉飭回守舊界緝捕盜賊並不許中國船勇越界滋事以免其疑忌之心一面出示曉諭百姓照常安業不必驚疑以息其躁動之氣至回防之際 必先會同署都司嚴約管駕各弁格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一

編給卷數

守青洲以北水面駐泊斷不許一船越界一勇滋事致貽口實而肇毀端如果葡人自知理曲不復來驅仰仗 憲台福威相安無事誠為大幸倘彼必欲遂其伎倆之謀恐不免復行驅迫之計 等亦必預飭各哨弁俟其船勇到時仍然以理相解以情相喻勸令自退如或不退再令各弁而約葡兵俟稟明 等轉稟 憲台核飭遵照故為寬以時日使之自為轉圜設終不退復如前次之持械相迫公然用武抑或強迫我船鎗鏗徑用彼輪拖拉是在彼先挾有進無退之勢在 亦不敢束手受制甘蹈失地之罪而貽辱 國之羞然而兵端自彼開毀端從此結矣夫葡國本極貧極弱之小國而近日旅居澳門者其貧尤甚其逐漸侵地之心原欲趁未經定界之先得寸得尺乘我以不及防至於構兵棄好勞民傷財彼亦必自度勢力不敢出此第事變之機亦難逆揣雖在我先立于不敗之地仍當以不戰而屈人兵此 所以于回防之前務兼籌始終之局也蓋今日之爭端寔起于界務之未定界務一日不定則爭端一日不息今日之事乃爭端之始今日若不定界仍難保和局之終 愚昧之見竊以為今日之至急要者莫如兩國早定界務庶可一勞永

逸合無仲想 憲台察度情形權其緩急先用電商 總理衙門俯准趕派員並
照會西洋大臣會勘水陸界地載入條約永遠遵守以全和好以維大局地方幸甚
歷觀各國接壤之區即明定界址而因薄物細故尚時有騷擾之端何況中葡
界限未分守疆土既無定迹可憑檢條約又復涵渾滋辯假使地方微員畏難隱忍
亦何嘗不省事而免尤惟念外人逐逐其欲得端望蜀到處皆然况前山內地處處
皆魚米之鄉賦稅之地要隘既失全局攸關此所以不避忌諱而不敢不再三
瑣說也至于中葡分界緊要之地業經于去年十二月詳晰陳列並條列水
道利害情形稟明有案伏乞 憲台鑒核賞准咨呈 總理衙門核奪施行一俟定
界之時仍請 俯照前稟所議將澳門內河外海水道兩國均以中洪深處為
界不獨目下無爭地之事即以後中國緝私捕盜設防運餉以及商民船隻出入不
致為人所制其杜絕後患收回利權定非淺鮮是否之處謹請密稟釘封飛呈仍求
迅賜批示指授機宜俾有遵守定為公便
一再密稟請調大兵輪數隻以張虛聲而期無事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三

編修查案

竊 供差澳門業經三年葡人實在情形隨時留心察度深知大要此次遊
調船回防自當妥慎布置斷不敢粗疏孟浪召侮開兵上貽我 憲台邊防之患而
愚見籌辦之策不外兩端一則外張虛聲使回防之後葡人不復來驅可以紓
目前之急一則內請派員使界務勘定兩國有所遵守可以息永遠之爭其內請派
員一節 正稟業已密呈惟外張虛聲一節似尚有至要至穩辦法敢再為我
憲台密陳之 現在會同署都司黎中配商調陸勇分紮砲台加添船兵切實習
練此即預張之虛聲為回防以壯勢查葡兵在澳者統計水陸約五百名配以大號
中號兵船各一隻巡河輪船數隻而已近日澳門各砲台內亦調兵添守又宣言中
國師船如復駛回青州以北灣泊彼必照舊來驅其所以敢于此而不虞動疑挑
撥者實彼知前山文武所部水陸船勇僅有此數故存易觀之見而施恫喝之謀欲
等閒而生畏讓水界而不復守也 等船勇雖單必不因恫喝而稍退怯
自貽辱 國之愆惟就目前而論欲保回防之無事必須再張虛聲欲再張虛聲必
須示以戰備合無再懇 憲台俯准迅派大號兵船三四隻即日駛來澳門分紮九

星洲馬溜洲銀坑口三處仍以緝捕為名不動聲色安靜駐泊便足以奪其氣而遏
其鋒蓋澳門葡人不畏地方官之戮力而畏我 憲台之認真一旦忽有大輪數隻
困泊澳門四面名為緝捕彼亦知實為界務而來即不敢輕舉妄動自貽後患此就
葡國情形言之固不容不先容此者也 回防之際彼不來驅誠為大幸彼若復
驅理勸不退迫不得已而角力勢成騎虎終必有調集兵輪擊罪致討之一日迫至
彼時已落後者反不能從容將事出以和平此就中國情形言之亦不容不急行此
着也廣東大號兵輪常來澳門一帶操演緝私原非創舉所泊皆在中國洋面彼雖
默會其意而不能挑別以責我藉此若即若離之舉為弭爭杜患之謀此中機宜
再三審度竊以為切中要害者也一俟回防之後相安無事屆時再行陸續稟報
相執調退仍然不着痕迹而保全和局實非淺鮮伏查澳門葡人驅我中國官弁兵
船等子兒戲數年前有華員在澳門認真緝私葡人担担拘禁百方設法不肯釋放
後蒙 前督憲曾 密令彭鎮玉多帶兵輪附近澳門駐紮未費一紙公文彼即將
華員釋放兵頭親到彭船請罪是其明証又查千總陳登督駕小輪駛入潭仔緝私
亦被拘禁四日種種無禮視為尋常有時蒙 上憲照會詰責彼即甘言卑遜謂無
其事而受辱員弁反蒙不白之冤不敢復言故流弊至今愈覺肆行無忌 愚昧
之見與其事後亡羊補牢不如事先徒薪曲突用敢瀝誠再請伏乞 憲台核奪恩
准迅賜施行大局幸甚地方幸甚是否有當仍候 批示遵照
一錄 李督憲批示
查此事前據該員迭稟均經詳悉批飭嗣據稟稱葡人駕輪驅逐守界師船並附請
添募船勇防護當以事關邊防批局核明照數支發備用隨將先後照會文稿二件
並西洋大臣照覆一併鈔發密飭知照各在案現既據稟船勇業已調齊三扒亦已
造竣應令駛回原泊處所照常駐守乃復率請派大號兵輪三四隻分駐九星洲
等處實屬過事張皇且查來稟聲明葡國本極貧弱而另稟一則曰張虛聲再則曰
再張虛聲夫以極貧極弱之小國而先背約離畔自速敗亡葡人雖貪富亦計不出
此至請電商 總理衙門派員勘界一節查約內業已聲明均照現時情形暫勿
動等語是此中先後緩急 朝廷早有權衡所請應毋庸議仰仍遵照前此批飭事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四

編修查案

理調齊各船亦勇迅回原紮處所照舊泊不准稍有逾越一面聯絡水陸兵勇認真防守不許滋事構衅致干查究仍將回防日期報查此繳

一錄再稟 藩憲稿

竊於五月初四日酉刻奉到粘發 鈞函轉奉 督憲諭飭以 密稟所請

涉於張皇恐致挑釁責成 處以靜鎮勿庸猜疑務省事息爭消弭於無迹並蒙

轉請改委專署斯缺各等論奉此仰見我 督憲慎重交涉籌畫萬全我 憲台

教訓嚴明獎勵並至真令 感激誠服有鐫肝刻骨沒世而不能忘也伏查

密稟各節其愚昧之見並非敢轉求 總署照會詰責原欲以定界而永息爭端又

所擬照會理事官文稿亦非敢誤信人言原欲以函商而預防逼迫至守定關開以

北為界係奉 總署咨行有案亦非敢私執已見現奉復防舊界業與黎都司中配

商定辦法出以盡妥盡善決不敢輕舉妄動上貽 各大憲邊事之憂 隨伺

北洋傳相學習洋務先後已二十年不敢自謂熟悉至於張皇挑釁則斷斷不肯

出此現受 恩深重責任在於一身當今日四海昇平豈可因細故而啓外患除

俟回防後再行會稟具報外伏維我 憲台知 之真任 之重用敢密布肝

膽仰懇 謹注仍乞於 督憲前委曲代達是所稟禱

一報遵制回防日期並相安無事情形

為申報回防日期事竊查三月十八日澳門葡人遣兵驅我久守水界師船當經

聯國會同 葡司中稟奉 憲台飭飭調集船勇回守舊界 復經稟准仿照毅

勇舊規添募水勇租用拖扒各船以厚兵力旋又會稟請 飭鈔發往來照會各在

案 一面租船募勇按日操練一面抽調陸勇分紮中國界內沿河兩岸以示

聯絡 葡司中稟奉 憲台飭定五月初七日各率所部回

防青洲以北之中國水界當四月初旬 等正在調船募勇之際葡人忽遣中號

兵輪一隻依青洲西岸駐紮宣言中國兵船如照舊來泊即照舊驅逐 等置若

罔聞不為浮言所動迨商定回防之期先經 照會澳門理事官言明奉飭回

防中國水界舊汛遵照上年 總理衙門所行以關開為定不許弁勇越界滋事俾

重捕務而篤鄰交如兩國有所商辦請先用文函知會去後五月初七日 等親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五

振翰堂 謹啟

督船勇認定舊界分別泊船即有澳葡水師兵頭乘坐巡洋輪艇駛至 所乘

之健銳輪船旁泊定該兵頭帶同繙譯官一員過船相見據云前山兵船上月業

已回去今日復來駐紮是何意思請告知以便稟復駐澳大臣等語 答稱我

等奉 督憲之命回防駐紮為捕務起見並無別意 告云我復某此處之意

業用文書照會澳門理事官轉稟駐澳大臣查照請回去取看文書便知我等意思

該兵頭答云我不知先有文書故來詢問既有文書言明我即告辭遂駛船而去其

詞色謙和迥非昔比隨後澳門各砲台相連放砲數十响聞係試演各砲旋將向泊

馬角海口之大兵輪一號乘潮駛進灣泊青洲以南附近之沙梨頭海面離中國水

界泊船之處約有二里之遙又用小艇四隻常在青洲口內左右梭巡亦未越過中

國關開界限現在回防已經數日仰仗 憲台威福相安無事各船弁勇亦皆遵

約束勤慎操演不敢越界 等仍逐日馳赴水界認真督率擬俟接到該理事官

復文後 等即往澳門拜會以敦和好斷不敢稍有張皇致將疑釁所有 等

遵制回防日期及兩國兵船各守水界相安無事各情形理合具文中報仰祈憲台

鑒核俯賜查考除報明 撫憲暨分報洋務處善後局存案外為此備由具中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光緒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啟

一詳述到防無事情形請咨定界及改擬照會稿

竊前因新製三扒快艇告成會同署都司黎中配商定五月初旬回防密稟陳

請 憲台鑒核並將 預擬照會澳門理事官文稿鈔呈在案旋奉王署藩司密

函轉奉 憲台諭飭以 所稟涉於張皇恐致挑釁前令回守舊界原欲相安於

無事處今之時省一事即息一事庶消弭於無迹各等論奉此仰見我 憲台慎重

交涉教誨嚴明既策以回防之勞復申以息事之戒感奮五中不知所報 稟遵

嚴諭業於五月初七日會同都司調船回防駐紮青洲以北舊界現經數日彼此

相安無事業已另文中報以慰 履念當未回防之先葡人派小兵輪一號駐泊青

洲海口其澳門各砲台亦增兵備械又到處宣言如中國師船復越亞婆石以南灣

泊彼必照舊驅逐然未奉到 憲台鈔發照會究未知彼國照復如何措詞外聞傳

言未敢輕信 因會商黎都司密購安人私向西洋大臣署內鈔出照覆 憲台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六

振翰堂 謹啟

文稿一件查核文內聲敘各節與外間宣言悉相符合雖未敢以傳鈔之文作為定
據亦不敢謂盡屬捏造 伏思阿婆石係在前山內河離關以北中國泊船舊
界尚有五里之遙若使我船南過阿婆石即加以越界之名不惟顯違 總署核定
關則以北為中國獨管地方之文並違 憲台制飭 調船回守青洲中國水界
之論且彼照覆竟指定亞婆石以南為彼國水界是即葡人違約侵地之實據並非
弁勇越界滋事之明徵况三月十八日彼電派兵持械登我健銳輪船將管駕把總
李長安當胸扭住聲言禁該洋弁又喝令洋兵一面向守我船水勇一面向我船
旋而彼國照覆乃但稱不力行辦理不認有用武之事是葡人欲得侵地之利
益而又欲避逐船之惡名且先加我船以越界之詞嗚呼 憲台竟欲行間制使
進則獲越界滋事之罪退則獲曷難失地之愆無所適從何以辦事且彼照覆
文內顯有復騙之語若不訓練兵卒勢必驅而復退成何事體 不揣冒昧因將
預擬照會澳門理事官文稿重加增改明引約章暗指駁其隱杜食
謀並以先川文函知會一層禁其復來騙迫先於五月初六日備文照會請其轉稟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七

西洋大臣次日然後到防今將購鈔西洋大臣照覆並 改定照會文稿另摺鈔
呈 憲鑒而 結誠竭虛猶有繼絕不能自己者謹再為我 憲台縷陳之伏查
中葡條約第二款云既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是派員
定界定為兩國按約必辦之要舉如果葡人於未經定界之前不肆貪謀違約勿動
具有知識何敢憑空演稟張皇挑釁上勞 憲台籌邊之憂無如結約僅及三
年中國因防越勞師糜餉無端生一漏卮而葡人復不自量陸界水界迭次迫侵
官吏有守土之責不敢緘默而取愆 憲台總交涉之樞不能不加防而嚴戾究之
葡人狡狴性成我退則彼進我急則彼緩屢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我求省事不能
禁彼之不生事數年以來廣東洋務各國較省葡國獨煩正為此也夫中葡交涉之
煩定由界址之未定界址之不定定由 總理衙門相隔遙遠未深悉葡人居心之
貪詐耳在今日欲求邊防之無事必先勘定界址各守專條始收一勞永逸之效
仰體 憲台息事甯人之懷靜籌釜底抽薪之法非敢求 總署照會詰責但仍
懇 俯允咨商總署早日派員定界永保和局論公証則定界為結約未竟之緒非

同創辦而貪功論公事則爭界為廣東獨任之勞可以息爭而泯患聚長較短竟委
窮源 愚昧無知終不敢不自矢忠誠縷縷陳伏冀 憲台之俯允者也至於
澳門葡人極貧且弱不能有為此為中外所共知現在署理之兵頭生長中土習知
情偽效故智而施恫喝則有餘微定力而開盤端則不敢華民萃處澳門允受刻制
懷恨最深此次又設苛例議重抽百行貿易盤金為添兵增防之用華商營謀求免
該兵頭尚不允許日下爭持未決人情擾動後事尚未可知而 惟有寔事求是
嚴防舊界不敢因其貧弱而存欺藐之心亦不敢稍涉張皇而啓猜疑之釁伏承
憲台教戒之切委任之專益當謹慎小心消弭無迹以期仰副 裁成之至意除將
成軍及到防日期另文申報外專肅寸稟
計呈清摺一冊
一錄改擬照會稿
為照會事案奉 兩廣總督部堂李 劉飭添調船勇回防青洲以北中國水界認
真緝捕茲本署軍民府會同 署前山營都關府黎 調齊各兵船定於五月初七
日督飭前往關則以北之中國海面水汛舊界照常泊泊並飭與中國界內兩岸陸
營聯絡提防仍嚴諭水陸船勇不准越界滋事以重捕務而篤鄰交查光緒十四年
中葡定立條約以後兩國官兵均應遵守條約共敦和好本署軍民府細考條約內
首先載明 貴國永居管理澳門並未載及兼管別處又載明未經定界以前一切
照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是兩國未經定界早有明文除條
約內載明之澳門地方應歸 貴國永管外至于別處海面現在未經定界未列條
約似未可即稱為 貴國水界又光緒十五年 總理衙門照會解明條約第二款
所載現時勿動者係指關則以南至三巴門而言其言彼此不得增減改變者係指
關則內馬路洋房暫免拆卸而言若關則以北係中國獨管之地不與約內界務相
涉等語是關則以北水陸地界應歸中國獨管業于上年春間照復 駐澳大臣查
照在案其應如何派船駐泊應行我中國獨管之權又查灣仔沿海一帶陸地係中
國駐兵之處灣仔海面與澳門海面相連彼此公共多歷年所 貴理事官請一覽
而知總之前山與澳門水陸 接壤較各縣情形不同若彼此和合一心則兩國邊境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八

益安友誼愈篤想 貴理事官亦必深以為然本署軍民府曾奉出使西洋各國於各國交界情形聞之最熟今擬請以後兩國兵船若僅停泊本國海面暨公共海道照舊毋庸知會若中國兵船停泊澳門沿海或 貴國兵船停泊中國獨管海面彼此均先知會互相保護假如 貴國官員並無文函先行知會忽有冒充各國兵船開入中國駐防界內持械行兇滋事非臬即盜不獨中國之所嚴防亦 貴國之所深惡本署軍民府有地方緝捕之責祇有飭令水陸弁勇四面圍剿拿送究辦方足以保衛商民更望以後 貴處遇有商辦要件先請 駐澳大臣照會 兩廣總督部堂轉行本署軍民府遵照辦理抑或尋常細故仰請 貴理事官函知本署軍民府和衷商酌以免誤會除另稟 兩廣總督部堂查考外相應照會為此照會 貴理事官請煩查照並請轉稟 駐澳大臣鑒察仍希見復施行須至照會者

澳門公牘錄存

二十九

振翰堂藏

一錄 李督憲電報 五月十一日午刻奉到
該丞仰刻帶領扒船五隻速回奉電即速起行倘敢故違生事定當嚴究源之督院

一錄 李督憲二次電報 同時奉到
該丞所帶扒船開濶泊處不甚妥洽不准稍涉兩界致啓爭端源之督院蒸

一錄 李督憲請示電報 同日中時發
刻奉 憲電謹悉查 船皆泊關前以北舊界並未稍越妄動已另具報如退則失海道有違前札應否仰回抑俟委勘再請示遵植蒸

一錄 潘憲船不可撤請代呈一切情形
十一日午刻接奉 憲台電諭西刻又奉粘封 鈞函並鈔示稅司信稿仰見我

憲台恩施逾格真令 感激涕零竊查中葡交界所謂關前以北係中國獨管一語乃上年春間 總理衙門照會四洋大臣之文並非 張香帥所言也中國兵船在青洲以北濤泊山來已久並不始自近年也爭界之事始於上年八月葡人驅逐

黎都司所部拖船 為顧全大局起見始稟准抽撥一船在瓦密村協防其事又不始於 也推葡人逐逐其欲不得亞婆石海道不已故 於去年冬間稟圖加說歷次詳細稟請 督憲照會詰責蓋欲為曲突徙薪之計以期預杜後患耳迨今年三月十八日忽有持械用武逐船之事 會同都司稟報奉 督憲剴飭復守青洲以北中國水界 遵制回防不獨未越青洲未越過關前即葡國守界兵船不獨未近關前未靠到青洲 申報回防文內聲明葡國兵船泊在沙梨頭地方距水界約二里之遙數口相安無事此寔在情形也伏思 各船不回葡人欲奪水界而不能我船一回葡得以兵船據我水界設一旦 總署派員定界仍執上年關前以北一語為定則失地之咎將誰歸乎船未越界不為挑毀我不挑毀彼欲生事則我所不能禁刻下葡人亦深知 等必不越界滋事而所以復為此者蓋欲以反問之計恫喝之語蒙蔽 憲聽俾得調回各船以遂其貪得水界之計此稅司之信之所由來也總之此時既相安無事再數日則浮言皆息似可不必退回 愚昧之見不揣冒昧仍欲求我 憲台轉求 督憲俯允者也且聞 施觀

澳門公牘錄存

三十

振翰堂藏

察奉委勘界明日即到有無越界一望而知 具有天良稍有知見何苦以一時權代不自愛惜而甘取參撤之愆竊自揣辦理此事始終穩慎並無好事之心貪功之念祇因葡人寔逼處此不得已以守界為保界之策仍遵 總署原文以為根據並非敢兩界開端區區血誠惟祈 憲台俯鑒而明察之除將 總署照會暨奉督憲電報與 復電另單附陳外專此肅稟

再密稟者竊查 部各船回防關前水界數日相安無事而稅司復捏造我船越界彼船相爭等語希圖蒙贊 督憲尊聽飭調各船離開則葡人得遣兵船泊我水界以奪亞婆石一帶海道此等罔不待智者而即明也查亞婆石與北山嶺水陸相平一失水面則陸路難守其於 總署原文何以極窮極弱之葡人因稅司一言恫喝而即遂其所求則以後澳門交涉不堪問矣該稅司自上年到關後迭為葡人作說客始則函詢關前外無干地段繼則代澳門水師官送交劃界地圖爭辯水界今復捏詞聳聽愈出愈奇 國家得失所關守界微員不敢不竭其心力如此而猶加以挑毀生事之罪難乎其為屬員矣可否密懇 憲台將 正稟轉送 督憲閱看

或不致終爲外人蒙蔽大局幸甚

一錄施道台復稅司賀暨理函稿

敬復者頃接 來緘知 貴稅司已將與本道所議青洲以北亞婆石以南前山各船適中駐泊商山葡督電咨葡國矣此次並非分界不過彼此通融相安之意其應如何定界仍俟兩國派員會訂至中國界內砲台並非新造前山撥兵數名看守迺從前爲巡緝而設偶然操演並非與葡國爲難即葡國時常放砲我國亦未過問彼此切勿誤會將來得有葡國回電仍望 寄知爲盼

一錄稅務司賀暨理復施道台函稿

敬啓者青洲水界泊船一事今早准 駐澳葡督而稱頃接本國電復允准暫照所議辦理嗣後兩國公幹船隻均勿踰越但此舉與將來分界之事無干等語合亟函致 貴道希即轉飭該處執船照議改泊可也

一錄施觀察奏委勘界覆 李督憲稟稿

竊 於五月初十日奉 憲台密飭查澳門地界近據代理前山同知蔡國植

澳門公牘錄存

三十一

擬稿室取

迭次來稟均稱葡人越界滋擾意圖侵越等情刻飭該道馳往該處督同香山縣嚴密確查據定詳晰稟復勿稍率忽飾延等因計粘鈔師領事照會奉此 遵即起程於十二日抵澳門查鈔單內載中國巡船向不泊亞婆石之下前山官故意侵越

等語 親督香山縣李令徵庸等定勘得亞婆石地方上至前山城垣甚近約二里有香下至關開甚遠約五里有香 兩岸向設營汛厘下沿河皆產蠶稅田而青洲切近關

剛之南 三巴門方爲澳門界 青洲山葡人租與英人創設紅毛泥公司向北新築一堤木橋俱在關剛以北並無洋房即青洲海面亦無西洋兵船前山各船均泊關剛以

北舊處向爲香山縣恭谷兩都公局泊船之處亦爲緝捕向來泊船之處遍訪地方紳耆所說無異並未稍越惟查此次所爭因從前祇有二船近來以盜匪出沒經

前督憲添設數船嚴爲緝捕而葡人窮居其地惟以窩盜窩娼包庇賭博罔姓以爲利有巡船在其左近諸多不便且以立約以後葡官又欲苛歛三巴門以內七村居民地租加抽洋稅致望夏等村居民各備槍械時與抗拒所收不過三分之一近以葡人于夏初以中國哨船泊在亞婆石海面爲葡官揪扯中國哨官衣領驅逐他處

當時雖爲移泊而地方居民均有不服前山文武員弁恐致內地居民生變遂將前

山扒船排泊亞婆石海面一以解居民爲仇之意並以自固汛防並未稍有動作迺葡官即張大其詞聲動拱北關稅務司賀暨理致電總稅司轉呈 總署謂前山扒

船停泊澳門內灣查澳門並無內灣之名當詢賀稅司係用英文致電爲簡字所誤當告以該處是名亞婆石爲前山文武巡防汛地上年立約時水陸並未分界何能

相讓請其轉告駐澳兵頭該兵頭即言上年條約彼此不得有增減收變之事 是葡官先有增改我中國師船各有汛防何能禁其不泊彼猶強爭當經稅務司從

中調停能否請中國師船于亞婆石以下青洲以上居中停泊 等相度地勢仍可兼顧上下汛防亦無碍香山縣沙坦納稅之地當答以尙可通融並非作爲分界

山賀稅司告知葡兵頭即電知其國主于五月十九日接到賀稅司來信暫照所議辦理嗣後兩國公幹船隻均勿踰越但此舉與將來分界之事無干等語 當即作

澳門公牘錄存

三十二

擬稿室取

復去後並着前山文武仗議泊船因將澳門事飭查理妥緣山併鈔粘與賀稅司往來各函清摺一扣簡要地圖一紙註有說帖理合稟請 憲台察核批示並分別咨

照施行外肅此具稟

一錄 督憲李 批示

稟摺並繪圖均悉查該道與稅司所議前山師船駐防處所係屬暫時通融辦理應准照行仰候咨呈 總理衙門察照備案並分別咨行遵照再此事現據香山縣稟復核與該道所稟情節相符併飭知照此繳圖摺存

一錄香山縣李令徵庸上 督憲李稟稿

竊 於五月十一日奉到 憲台密飭查事照得澳門地界上年 總理衙門與葡國立約時業經聲明未經定界以前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增減收

變之事等因立約之後亦俱相安無異近據代理前山同知蔡國植迭次來稟均稱葡人越界滋擾意圖侵越等情經本部堂先後分別批示並照會澳門西洋大臣查

問詰責接據復稱因中國師船泊入彼界告令退出並未用武驅迫等因各在案究

竟我國師船是否不照向泊處所妄行移進彼界抑係葡人意圖侵越亟應切寔密

查正在劃行間據西洋國駐省師領事照稱接澳門總督電報現在前山巡船仍然
仗越請飭令退出等語除密劃施道在往澳門遵照現節事理督同該縣嚴密確
查據定稟復外合併鈔錄照會密劃飭遵到該縣即便遵照前往隨同施道台慎
密查復毋稍洩延等因計粘鈔領事照會一紙到縣奉此 遵即乘輪前往于十
二日抵澳查鈔單內載中國巡船向不泊亞婆石之下前山官故意侵越等語
隨同施道台定勘得亞婆石地方上至前山城垣甚近約二里有奇下至關開甚
遠約五里有奇兩岸向設營汛卡沿河皆確稅而青洲斜平關開稍南不到一
里三巴門遠隔青洲之南約六七里水而澳門更在三巴門之南三巴門內方爲葡
人租界青洲山葡人于光緒十四年立約後租與英人創設紅毛泥公司向北新築
一堤木椿俱在關開以南之望厦村千百家均係 縣糧戶從未甘向葡人交租在
縣控訴有案其關開以北並無洋房即青洲向北海面亦無西洋兵船前山各船均
泊泊與關開斜過之青洲以北舊處即亞婆石之下該處爲 縣恭谷兩都公局沙
艇多年泊泊之處亦爲向來緝捕泊船之處並未侵越彼界兵勇亦極安靜此

澳門公牘錄存

三十三

擬稿 監 啟

隨同施道台親勘之寔在情形也十四日先晤拱北關稅務司賀璧理面詢云赫總
稅司呈 總理衙門電報謂前扒船停泊澳門內灣查澳門並無內灣果在何處彼
答云我電報用英文致有譯出內灣之訛次晤西洋兵頭據云前山兵船向不泊亞
婆石之下併執條約准其永居管理澳門未經定界以前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
此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等語牽扯蒙混 答云關開以北爲中國獨管之地不
與約內界務相涉上年曾奉 總理衙門明文其所謂准其永居管理者自係指原
日租界之三巴門圍牆以內而言所謂照依現時情形勿動者乃指貴國侵佔圍牆
以外關開以內新築之馬路洋房暫免拆卸其中望厦各村民川戶籍仍歸華屬未
定界以前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是關開以南尚未盡爲葡有若亞婆石以南至
關開以北中間既有我國汛防稅廠併有白石等村民居千百家若出劫案官有處
分係我文武員亦應守之地更與貴國無干上年貴國于關開外設一路燈竹經我
前督憲張照會詰責今青洲又向北填海築堤即是貴國已先屢次增改何反責
人彼猶爭辯未已次日賀稅司來見仍執亞婆石歸葡爲言 委任地方不敢於

關開以北陸界輕許尺寸而水道泊船進退尙可自山上下亦無大碍乃隨同施道
台答云青洲以北至亞婆石以南皆中國獨管海道今飭各船適中駐泊不必靠近
青洲以期甯人息事仍俟兩國派員定界後各灣各界彼亦不能再有異詞始尙狡
執屢駁方允當即隨同施道而告蔡承國積黎都司中配各照現議行事兵勇均各
安靜惟初議時亞婆石以南白石等村及關開以南望厦等村人情洵恐棄化外
及議定傳諭開導各皆安堵堪慰 憲厘所有隨同查勘議妥情形除由施道稟覆
外理合繕具印稟伏候 憲鑒查核批示分別咨照施行

一錄 李督憲制稿

爲飭遵事案照前接廣州口岸西洋國領事師那地照稱現在前山巡船仍泊青洲
附近請飭令退出越境趕緊見復等由當經本部堂詳晰照復並劃委施道前往該
處確查稟復核辦茲據復稱遵即馳往澳門督同香山縣李令等實勘得亞婆石地
方上至前山城垣約二里下距關開一里距三巴門約六七里澳門更在三巴門之
南關開以北向爲香山縣恭谷兩都公局泊船之處亦爲中國守界巡緝等船駐泊
之所此次前山師船尙無越界泊泊惟據賀稅司商議現在兩國既未派員勘定界
址可否請中國師船暫在亞婆石以下青洲以上適中海面停泊俟將來兩國委
員勘明劃定界限再行分別辦理職道等相度賀稅司所云適中處所尙可暫時通
融並聲明不作分界當山賀稅司告知西洋大臣隨於五月十九日接賀稅司來信
西洋大臣已允照辦嗣後兩國公幹船隻均勿踰越並聲明此舉與將來分界之事
無干等語職道亦即復允通融照辦合將勘議緣由稟復察核等因前來查前山輪
拖船隻駐巡地方係在香山縣恭谷兩都公局泊船之處並未踰越現今賀稅司調
停該船暫在亞婆石以下青洲以上適中海面駐泊聲明與將來分界之事無干姑
照所議辦理除稟批回及咨呈 總理衙門備案暨照會師領事轉致駐澳西洋大
臣知照外合就札飭札到該同知即便遵照毋違此札

澳門公牘錄存

三十四

擬稿 監 啟

一錄 李督憲照會西洋大臣文稿

爲照會事案據代理前山同知蔡國楨署前山營都司黎中配稟稱本月十八日據
管帶健銳輪船把總李長安管帶拖船把總梁德華等稟本日午刻澳門葡人忽駛

來中號兵船一隻巡河小輪船一隻巡到中國界內有四番洋弁兩名率同洋兵登我輪拖各船勒令即刻遠往把總等向其辯論洋弁置之不理勢將用武把總等恐生事端因暫駛回附近前山內亞婆石一帶停泊等竊思開闢以北乃中國獨管之地輪拖各船向在青洲水界之內駐防嚴飭管駕各弁不許越界生事均係照約辦理乃澳門葡人不遵條約突行驅逐職守所在責有專歸不得不據實會稟等情到本部堂據此查開闢以北向歸中國獨管與澳門毫不相干前山兵船停泊青洲多年既在中國水界之內貴國不宜過問據稟前情是否由弁勇等口角起釁惟洋弁洋兵若因細故違約爭地遂我守界師船殊屬不合除批復並做行該同知等查明輪拖各船究因何故被逐立即調齊飭令管帶各弁照舊仍在青洲中國水界駐防務須約束勇丁不得多事並將違辦情形稟復核奪外合亟備文照會爲此照會 貴大臣請煩查照斥責並速見復足紉睦誼順候 時社須至照會者

一錄西洋大臣照覆 李督憲文稿

爲照覆事照得接 貴部堂光緒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來文內稱在近青洲灣泊

澳門公牘錄存

三十五

振荷堂藏書

之輪拖船被逐遠徙等因本署大臣均已閱悉查閱代理前山同知蔡國楨署前山營都司黎中配稟稱本月十八日所有近青洲之件非盡寔事茲適接 貴部堂來文本署大臣甚爲欣悅得以將寔在情形剖析查本國與 貴國所立和約第二款內有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爲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變更之事等語此乃和約定章向來各師船在澳門均有一定灣泊處所即海關各緝私船灣泊亦常不過亞婆石或遇有入亞婆石之內者一經通知即行退出當立和約之時業經依此情形辦理即立和約之後仍應照辦何得變更凡有管駕師船須照約章而行不得駛近青洲灣泊因邇來管駕師船員弁常欲駛過亞婆石深入灣泊屢經通知如此灣泊不合約章迨至上月十八日船政廳前來稟稱中國緝私船違約越界固執不聽等語是以本署大臣不能忍耐飭令即行退出而該船聽立即通知駛往未立約之舊界灣泊伊仍堅執不允故該廳因見奉命維謹不得不力行辦理著伊退出該師船見該廳辦事如此認真隨即自行駛出亞婆石並無有用武之事此乃上月十八日之寔在

情形也嗣後如遇再有此等情事亦須仍行照此辦理因 貴國不喜本國越未立和約之界本國亦應分望 貴國不驗該界而行本署大臣屢有嚴飭屬員毋許生事惟于約第二款必須遵行辦理茲本署大臣撮要言之本國兵弁並未入中國水界驅逐中國師船該師船經入本國水界故通知駛離耳似此辦理係由本署大臣飭遵是以不須查問斥責因本署大臣職守所關於本國權利尤宜保守懇請 貴部堂飭令該船管駕不可越亞婆石內灣泊如有越界必令退出希爲允如所請足紉睦誼相應照覆 貴部堂查照爲此照復

一錄 李督憲再行照會西洋大臣文稿

爲照復事案接 貴大臣照復內稱照得接貴部堂光緒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來文內稱云云相應照復查照等由本部堂均已閱悉查中國師船在青洲附近駐防已閱多年今來文請飭該船管駕勿越亞婆石灣泊不得不爲 貴大臣明白剖辯澳門原係租界即使中國師船偶爾駛入貼近澳界 貴大臣亦祇可照會本部堂飭屬退守原處方爲正辦乃該船改臨始則稟稟繼則斥逐殊爲不合溯查 貴國

澳門公牘錄存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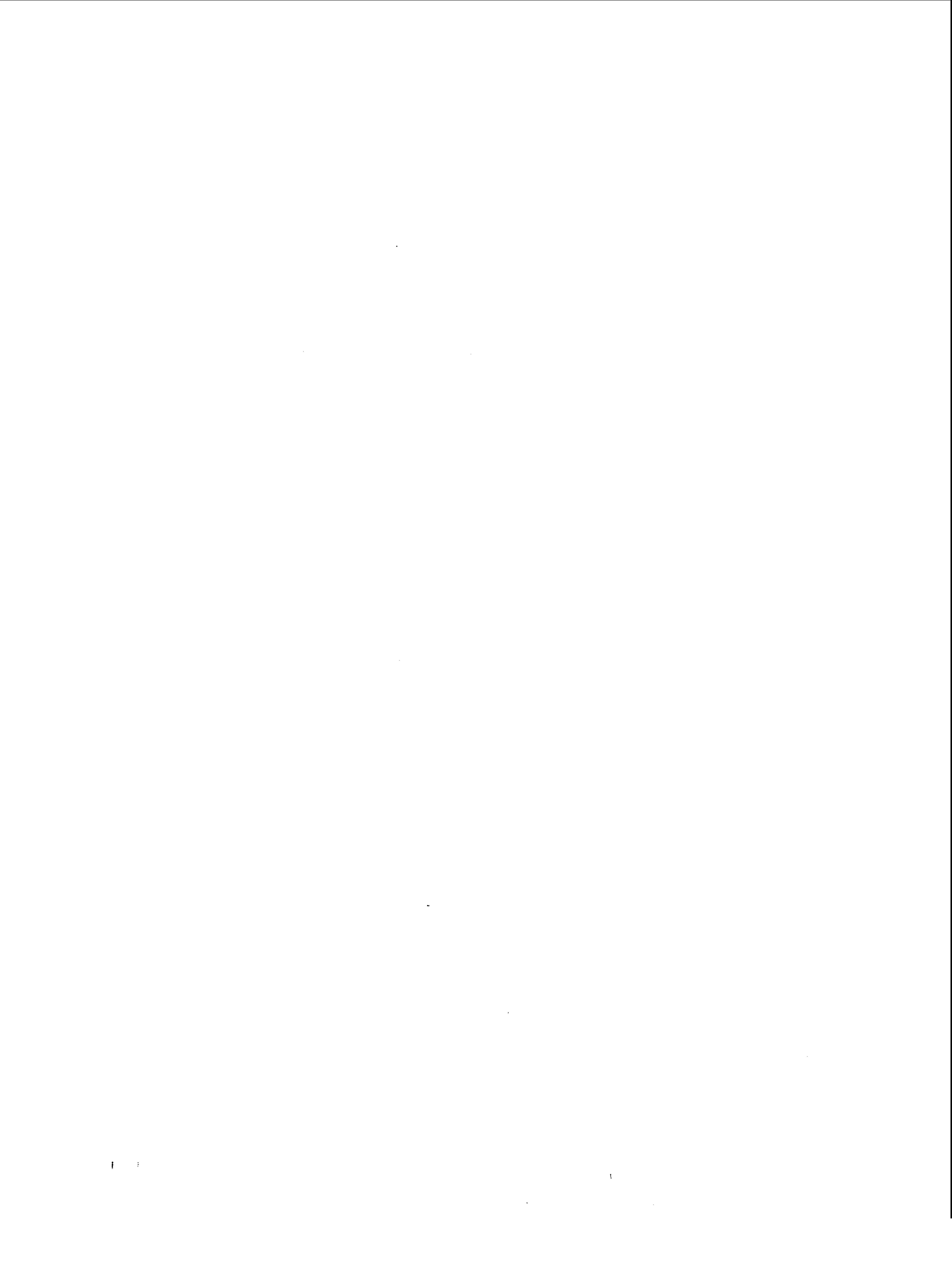
振荷堂藏書

前此租澳係自三巴門水坑尾圍墻起迤南至水邊爲止祇有陸界並無所謂水界迨至咸豐以後始漸有欠租越界之舉我中國祇以 貴國商民在澳生理年久意存柔遠戢鄰置未詰問光緒十三年訂約時特聲明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是澳門向未會訂界址彼此焉得擅動 貴大臣上年忽於開闢創設路燈尋就青洲海面築堤停工茲乘遂我師船又復興工接築如此舉動 貴大臣實未恪守約章除山本部堂嚴飭該管文武督率師船照舊駐防不准擅離外合再照會 貴大臣查照勿稍增減更變以符和約並希查明越界逐船之弁兵分別斥責足紉睦誼爲此照覆順候 時社須至照會者

右澳門公牘偶存一卷余就友人邵陽魏述仙部郎處寫得之述仙之先人嘗爲
前山同知兼管澳門交涉之事此書蓋從其前任蔡國楨時所辦澳門公牘錄出按
光緒十三年我政府以洋藥稅之故忽將澳門讓與葡萄牙時張文襄督兩廣力爭
不能得言外交者至今恨之然使彼時讓地卽派大員盡清界址則雖有出入而葡
人意外得此當易商酌且分界之處亦尙易指出証據乃彼時總督專以置之不理
爲第一妙策且以不許輕動不得先發惹事嚴飭地方官長觀此卷所載則蔡國楨
以微官末秩猶思爲固圉之謀而內扼於總署上被責於大府雖欲以微力效忠於
國亦不可得延至今日始議勘界遂益艱難然則讀此而不髮指毗裂者殆無人心
者矣茲特印入叢書中使政府知吾國外交之失敗實在於此尙庶思所以改之也
辛亥夏月汪康年跋

1000 2 2000 1000

襄理軍務紀略



襄理軍務紀略卷一

咸豐八年戊午春英法等國有由上海抵津之信官紳會商海

防事宜是時張紳適赴文安英觀察補石太守贊清尹大令佩

聯名專差函聘回津辦理團防

附錄來書略云前在鄉商辦海防事件面聆快論足徵碩

畫深謀欽佩之至茲該國已於二月十二日由上海起旋北

來有火輪船九隻戰船四十餘隻兵丁約有數千人不日即

到此次該國情形斷非良善除弟等籌辦外因思閣下忠誠

素著人望攸歸必須仰仗鴻才以爲全津保障特遣家丁奉

迓望即整歸裝刻日還津商辦一切想閣下念切桑梓諒不

略一

至遲遲其行也

張紳知軍務緊急即於三月初一日束裝旋里隨往謁烏察院

勸洪阿及在城各憲共議團防事務

初四日尹大令令勸諭舖勇前咸豐二年粵匪犯境津郡舖勇

皆自備器械旗幟聯絡一氣以防不虞今復令勸諭各舖義勇

仍循舊章協力同心嚴查土匪奸細張紳素爲鄉里所重一經

勸諭無不樂從當張紳籌辦舖勇之際適費紳蔭由院署

請領辦團練經費銀二千兩使人以領狀知照書押查前奉

上諭派辦團練本有費蔭樟華樹王敬熙賈兆霖花上林張

錦文等名在內費紳即於東關外玉皇閣設局總司其事張紳

恐其未諳事體將來難免轉輟因以現辦舖勇不能兼顧團練
辭之後費紳果以辦理不善獲譴

初六日於郡城朝陽觀設立商團舖民總局局中事務紛繁必

擇老成諳練之人襄理是日遂邀職員何珍孟敬熙傅長明奚

廷琦何元英董其事

初七日邀集各舖局首事會議練勇章程是日各局未齊越二

日各舖局皆到乃公同確議章程

初十日稟明舖勇不得外調請出示嚴禁阻撓情事蓋團練舖

民分地設局本以郡城爲重倘有警報一經調遣則城內空虛

奸宄易於蠢動張紳於是日稟明各憲所團練勇不聽外調恐

略一

有無知小民從中阻撓並請出示嚴禁察院批仰天津縣出示

曉諭頒發各局

附錄示略云奉憲諭團練舖勇原爲保護城池設局稽查守

禦不得調赴他處如有人阻撓言語褻慢首事立即稟明定

按奸細究辦

維時各舖勇皆擇地設局插豎旗幟排列器械城廂內外聯絡

一氣並晝夜巡防不憚勞瘁總局設立傳牌以作信符局務

紛紜一日不知凡幾遇傳示各局事宜若無以爲憑恐不免弊

端張紳令總局製造桃式傳牌四面上書飛速傳牌字樣此牌

不輕發發則挨局傳遞自首局起至末局繳還不許遲滯時刻

又製軍令小對牌劈分各半總局舖局各存一半舖局遇有公事即以對牌爲憑總局如專與一局議事亦用對牌傳調是時先後共聯絡舖勇五十四局互相守望聲勢大張然練勇多寡宜綜計成數庶無知之徒不致冒充滋事張紳傳知各局造具花名清冊送交總局由總局彙造總冊分呈各憲備案

十九日察院點驗舖勇是時舖局業經聯絡一氣遂稟請察院示期點驗旋批於十九日在院署驗看至日衆舖局皆鱗集朝陽觀午後以門旗領隊擊柝爲令張紳導由戶部街至西關外太平街復從太平街折行針市街歷經估衣街鍋店街至院署前察院率同都轉觀察守令列坐衆局首事於察院案前投遞

略一

三

名帖後遂指揮練勇演放火器繼以雜技察院暨各憲皆謂部伍整齊技藝精熟慰勞張紳者再驗訖仍分路各歸本局張紳恐日久偷安不時傳知各局稽查毋稍疎懈旋據北關外同街守望舖局董事擊獲形迹可疑山東招遠人王明一名送交總局當送縣訊明實非奸細立即遞回原籍管束賞該舖局錢十緡以示鼓勵是時英法等國船隻停泊海口絕無退志張紳擬設防條陳呈於石太守適譚制軍廷來津太守將條陳代呈其略云現五國船隻逼近海口籌禦之策莫要於砲台砲台存則我軍佔踞地利該國船隻縱多萬難駛入砲台失則該國反客爲主我軍雖衆亦難制勝茲飭人前往海口砲台繪成

一圖海口南岸砲台三座直向海口架砲向外以擊來船北岸砲台一座與南岸砲台相隔二里許遙遙相對因思當日建立砲台方向大有深心蓋北岸砲台雖亦可架砲擊其來船實乃爲保護南岸砲台而設是北岸砲台尤爲緊要也然砲台架砲能擊來船來船亦能架砲擊我砲台現我軍扎營皆在砲台左右前面臨海俱係空闊之地我軍無可藏身難以避砲況該國輪船其行如矢倘架砲直進我軍稍一驚惶立脚不定勢必潰矣現今惟有於南岸砲台左右審其地勢築土壘安設砲眼架砲於內既可避其來鋒又可擊其來船以逸待勞萬無一失北岸砲台左右亦照式營築土壘我軍皆扎營於內以防其進

略一

四

口直撲南岸砲台之患並擇險要河灣一二處皆築土壘砲台架設砲位屯扎兵勇以爲埋伏接應之用更不時操演技藝皆期精熟進可戰退可守始爲萬全之計再選殘損不堪用之船堆放柴草雜以桐油硝磺外用蓆片封嚴以備火攻如該國船隻進口即將此船用火燃之順流而下亦足成一陣之功至於津郡城池仍用舖勇水團查拏奸細彈壓土匪互相防範如有警報鳴鉦爲號立即齊集在城人民各有身家當無不竭力捍衛又宜以恩義輔之撫諭開導以示我皇上柔遠之至意蓋該國等非髮逆可比髮逆可剷除盡淨該國等豈能絕其根株若驟加以兵竊恐邊釁一開百年貽患但該國等性情無定

倘恃強藐視內地不肯稽服則整我軍旅備以兵威俾該國知所警畏不敢再萌異志此平戎和戎之兩策也制軍閱之頗爲首肯

十二日接英觀察來札隨具覆書並言火攻一事張紳於海口情形時時籌畫意欲備辦損破剝船二十餘隻滿載引火之物於砲台外二三十里遠近預備火攻如該國等戰船相逼即移至上風處燃之風助火威其船足可燒燬適是日英觀察由大沽來札知其在朝陽觀設立總局聯絡舖勇深爲獎勵因將此意於覆書內備言之

略一

五

十三日制軍來諭言大沽砲台最爲緊要前見條陳內曾有築立土壘一節煩速爲修理張紳遵即捐購大席數千捲海繩數百捆僱募民夫四百名差派家人隨同夥友携帶工價前往大沽一帶修築此工將竣而營門大道又復塌陷來諭令即派人趕修隨通知辦理前項工程之人一併將大道上緊修墊並囑先稟明制軍方伯查核即日奉錢方伯折和批據稟於砲台地方捐築土牆以爲兵勇藏身之所足見急功好義凡於地方有裨之事該商勇往不辭殊堪嘉尙現制軍委弁協同辦理仰卽傳示該商夥會同尅日興工趕緊修築事竣之日定行詳請獎勵也仍將開工並工竣日期報查於是督飭民夫晝夜修理二十三日疊道之工告竣既而制軍又諭開草頭沽地方應修土

壘疊道仍由該商一手經理以期妥速而昭慎重並將遵辦緣由稟覆查核同日奉到察院都轉觀察諭皆如前隨即備辦工料僱募人夫仍派前次經理之人復往草頭沽迅速照辦於二十八日土壘疊道一律報竣核計前後工程所需統用錢一萬四千緡有奇當經造冊稟明制軍查核旋蒙札行總局司道作速核議詳辦

略一

六

附錄稟略云前奉鈞諭時正城內設局團練舖勇局務紛繁未克親往督辦經職長子候補道汝霖辦理惟當此多事之秋食毛踐土者自應出力捐貲盡心籌辦況職父子身受國恩有加無已尤當竭盡微忱力圖報効所有此項捐辦工程之需不敢仰邀 恩獎

二十九日續立舖勇來局報册彼時舖勇業已聯絡人人知奮聲勢頗振於是舖勇陸續又立十局造具清册自行報交總局復經彙册稟呈察院暨道府縣各衙署並聲明帶勇人等以備查核即蒙察院批示查勸練舖勇前於點驗後附片奏 聞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茲復據稟帶勇人等已悉夏四月一日改用鼓號令前以有事擊柝爲號倘夜間有警擊柝傳信恐與支更之柝無少區別遂改爲鼓號傳知各舖局皆按式造備如有警報一聞總局鼓聲振響衆局立即接連播鼓齊集練勇執持器械以備抵敵但津郡水局號令亦間有用

此鼓者未免兩相混淆當即知照閩津水局首事令即傳知衆水局暫停鼓鼓遇有火災概用鳴鈺集衆以四月初一日爲始俟軍務告竣再照舊章辦理 英法等國輪船久泊海口不退難保無奸細往來窺伺虛實張紳除傳知各局上緊稽查外又派局中董事孟敬熙等夜間分路巡邏以故閩閩靜謐安枕無虞

初三日將聯絡舖勇六十四局總冊呈送制軍查核備案旋奉批示據送原稟清冊存查該紳督飭勸辦迅速集事實屬急公可嘉 同日奉到制軍來札令即豫備火攻勿致臨時有誤張紳隨派趙連通購置硫磺焰硝稭蘆葦一切引火之物運至損破河剝船內安排妥協聽候調用

初八日海口接仗失機先未刻院署來信言海口已於今午合仗擊沈該國戰船四隻務望激勵所部團勇嚴加防範總局立發傳牌知照各舖局無分吟喊上緊稽查勿稍疎懈旋據城外舖勇盤獲山東齊河縣人劉鳳貴一名城內舖勇盤獲直隸唐邑縣人劉發義一名均交總局由總局送縣核辦西刻又驚聞砲台失守兵勇已退正在疑信之際忽東關外舖勇北關外舖勇咸報稱現有逃回馬隊京兵數騎沿河聲言砲台已失大營移扎新城同時河北舖勇報稱有馬隊數十騎現住河北店內業經派勇看守河東舖勇報稱有馬隊數百騎現在河東地面

業已派勇攔截事應如何辦理特來總局報信總局一面屬令看管一面稟明察院隨奉諭飭如有私自逃回兵勇立予緝拏刻即傳知衆舖局一體遵辦於是將逃回馬隊皆未放行次日經制軍差戈什哈始以令箭調回彼時見有馬隊逃來始知砲台不保所傳之信不虛也當未接仗之先聞英法等國輪船已逾砲台停泊我軍失勢四鼓時城廂居民耳語驚惶張紳以事已至此倘居民逃避土匪必乘隙而起擄掠殘害勢所難免若不趕緊募勇彈壓郡城內外恐不可問況內患不弭外患更必難禦若俟該國等長驅直入城池非我有矣是以速令帶勇人等分赴各處招募即刻聚集壯勇一千餘名其應募之人多係

無業貧民乏食則相聚爲非足食則可期禦侮是募勇而兼除劫搶也然人心叵測恐仍不免無賴之徒乘亂騷擾並派局中董事等統帶衆勇分路偵緝巡防復慮及鄉村鎮店土匪四起因將各處素稱強悍之人招至局中分別地方大小責令募勇多寡口糧均由總局支發並令認真嚴拏土匪護送逃民倘有搶奪之事即惟帶勇者是問嗣後人心稍安而經費則浩繁矣先後統計募勇二千餘名帶勇頭目並聽差人等日需口糧千數百緡加以置備器械燈籠火炬等物又需一千餘緡至事竣核計共費四萬數千緡皆張紳捐之未科派一人

初十日辰刻有人報稱該國船隻業已試水前來制軍統帶兵

勇俱於海光寺前駐劄張紳聞之以爲兵勇一夜奔馳不但疲憊且必饑餒卽購餅二萬枚運送行營分賞兵勇因思該國駛駕輪船試水探道必直抵津關倘與相持既乏精兵又無利器人民城郭所係非輕不若前往迎船向之理論擬於申刻親自前往適尹大令來局商辦獄囚一事隨答以俟上船返後再議尹大令曰迎船余之責也既守斯土敢惜生乎只請派店友二人隨往可矣彼時有友人趙連通在局卽應聲願與偕行張紳慰之曰設有不測必稟請大憲具奏建祠趙連通以父已衰年瀕行相託亦卽寬慰允諾然後復向大令家丁相約有願隨者每人賞錢百緡衆亦同聲願往於是又派湯世德花鎮標協

略一

九

同趙連通隨往保護當與尹大令妥議上船時如見該國使臣先問其來意若欲打仗卽傳集民勇背城借一否則迅速安民倘不諳土音繕寫一紙携往至於郡城則飭令衆勇嚴加防守可也尹大令復言獄囚白晝喧嘩恐生不測咸豐三年間謝令辦有成案可得聞乎張紳隨將所辦章程一一告知尹大令卽援案稟請將罪輕者提禁罪重者解往鄰封遂於戌刻起行前往迎船行至白唐口路途方伯言汝等不必前去船上砲甚猛烈去恐無益回見制軍再作區處趙連通當卽答云迎船之舉閩郡皆知如此折回人心必更張惶遂趨行至鹹水沽地面遙望該船少時卽至目前及見該國使臣尹大令卽以臨行酌定

之詞高聲語之該國言此來原欲理論並非擾害地方尹大令因亟回城安民人心稍定張紳立賞隨去家丁津錢四百緡先是輪船駛入內河時沿路開砲絡繹不絕自尹大令上船後該國船隻雖直抵關口從未聞一砲聲

十一日該國駛船前進每見柴草堆放之處疑有埋伏卽放火箭焚之張紳因思河東鹽坨一帶所築鹽塢峙如山立上關國課下顧民食實爲辭商根本設有疎虞當奈之何乃急派人迎船告知所有鹽坨堆立鹽塢俱係長蘆巨商張某存鹽並無他故不得肆行燒燬該國問明來人姓名卽留於船內作質言其中倘有埋伏諸君莫望生還及船至鹽坨地面見果無動靜

略一

十

始將去人放回 本日居民見輪船已來咸往西路逃避張紳恐土匪乘間劫搶急調勇二百名携帶擡鎗刀矛前往彈壓並令帶勇者督飭晝夜操演以壯聲威使土匪聞風喪膽不敢生心搶奪再制軍及各大憲行轅皆在西倘該國來此騷擾亦可藉以抵敵是於彈壓之中並寓應援之意自此西郊一帶數十里絕無搶奪之患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津郡人心終覺惶恐一面請尹大令親往街市安撫一面請出查拏土匪紅諭民情由是少安

附錄紅諭云土匪乘間搶奪實堪痛恨仰津郡紳民人等嚴行查拏如敢抗拒格殺勿論

十二日輪船已抵關口適聞河東有無賴棍徒偷竊鹽席情事
卽派勇目協同縣差前往立將該犯董二獲到當卽送縣究辦
賞該勇津錢一百緡以示鼓勵

十三日英觀察石太守尹大令並候補縣令王廣長蘆商

王蔭與張紳會議令購買牛羊雞鴨菜蔬等物運送該船屬
不得上岸騷擾百姓張紳隨即備辦送往歡然稱謝但該國等
人數衆多未必盡數安分恐上岸買物較論低昂言語不通或
因之生釁故又派局中董事上船開導令其約束兵役毋得下
船倘需食用自有人代爲置買該國允諾情願遵辦

略一

十一

支應局張紳云現在辦理團防似不便爲該國支應如該國受
撫或生意人等出名購買食物送往尙屬可爲觀察許之當下
發銀二千兩以備採買之費隨將本日需用造具清冊呈送備
查觀察以公事紛繁若逐日造報未免煩瑣嗣後須按三日一
報遵卽將三日用項造冊呈送旋蒙批示據稟呈送報帳業已
閱明着卽照數支發以後帳目於三日報明後如數支發可也
自此所有一切需費俱係三日造冊報明奉到批示卽行支銷
本日申刻據侯家后周姓報稱被土匪砸門入院搶去銀錢衣
物等情趕卽派令勇目協同四門千戶王遇清前往立將該犯
杜六房玉廷獲到適英觀察石太守尹大令來局會議公事當

將該犯帶交案下眼同受傷事主嚴訊據該犯供認不諱經觀
察飭發令箭派王千戶監刑將該犯立即正法懸首北關示衆
隨賞勇目並衆勇等津錢一百緡自此犯正法後郡城內外肅

然 本日有鍋店街等處衆舖戶來局言現聞總局與該國置
買食物需用浩繁各街舖戶皆願送錢一百緡以添補經費張
紳辭之曰今雖庫款支絀但我尙可支持倘至力竭時亦不肯
科歛一人 本日制軍來札令傳知商賈照常貿易彼時各行
生理聽信道路浮言多有疑懼歇業者而奸商又乘間高擡物
價致居民惶惶張紳奉到來札當卽傳知錢局糧店以及各行
生意言該國此來原屬通商並不擾民務須照常開門平減價

略一

十二

值自經勸諭交易始漸流通

附錄札略云照得英法等國船隻現散泊開口上下該國本
爲通商而來並非圖占土地城池本督部堂仰體 聖主
懷柔德意業已代爲乞 恩藉以保全津郡此實本督部
堂萬不得已之苦衷各該紳民諒已共知共見乃聞錢舖漸
不流通糧行則益見增長且非平素相熟之人不能交易良
由商賈無知但聽道路謠傳未悉現辦機宜所致該紳明於
事體久爲津人所信服仰卽傳知津郡城關商賈人等照常
貿易生理不得居奇擡價本督部堂爲民起見不先用武該
國亦斷不開砲沉船爲該國巢穴萬不輕離無須疑懼張惶

其詳細傳知

十五日英法等國船隻銜尾前進制軍恐土匪乘機搶奪大為地方之害遂知會張紳傳知津郡紳商人等倘有土匪擾害閭閻即擒拏解送行轅聽候究明正法紳商果能認真出力定行破格獎勵又云團練各勇不特捍衛地方並可互保家口前見總局勇目等頗能實力實心勇於任事當此土匪鹽梟易起之時尤應振刷精神認真巡防如果始終不懈亦必給予獎勵張紳遂即傳知衆勇加意巡查遇有鹽梟土匪以及無賴棍徒於大小舖戶藉端釀飲錢文一併嚴拏送究因此每日增加小勇目錢五十文以激勸之

略一

十三

十六日張紳因河東河北馬家口閘口上下園唐家口及四關口內外設勇無多不足以資彈壓趕即調撥均勻派定各守地面不時小心巡邏 本日制軍又差弁知會云 皇上現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馳驛前來辦理夷務事件明日必可到津是時各行生理雖屬開張然終不免疑懼未能通暢以致居民仍惶惶思徙因此即傳知商賈人等言 欽使一到事即結局務照常貿易以安民心 本日局中接買物清單一紙內開牛羊雞鴨以及水菓菜蔬等物需索浩繁據稱係停泊海口船隻食用屈指核計需銀不下數千兩乃每宗酌量購買送往已費銀一千餘兩以後開單索物常有似此者雖裕整難盈而

47

供給終有節制 本日又有陶姓由船上接來索物單一紙當即樽節代買送訖 本日該國使臣以人多船居湫隘請假河樓暫居數日俟 欽使到來議定章程即行上船情詞懇切礙難飭駁隨稟明制軍暨在城各憲俱行允許即派董事督飭人夫前往整潔並設局代為置買食物 是時俄味佛諸國亦皆陸續到津船少人多俱請假館張紳為羈縻起見即派人糞除河北藥王廟崇禧觀等處作該國寓所但該國使臣兵役衆多廊舍仍屬不敷因又指借韓紳之花園穆紳之廳事隨令人告知所指二處均係民宅萬難借用而該國口稱不過官與服役之人暫時居停其餘兵丁並不處此雖經婉說無如其請甚堅

略一

十四

因代為假之惟是各國既居非一處諸事未免煩瑣遂復令紳董於鍋店街設立支應局韓紳門前設立支應分局院署前設立火食船嗣後該國凡索食物及器具等件俱係各局分別置辦至船退核計五十餘日需錢十三萬有奇 十七日晚譚制軍錢方伯送局中餅一萬枚隨分發衆勇令赴行轅叩謝 本日上午園勇目協同地保拏獲搶奪人犯趙大一名並刀一柄當即送縣究辦 本日支應分局來信言該國等稱所假房舍仍不敷用囑代覓船十餘隻分住兵丁張紳以其言尚通情即僱覓太平船二隻跨子船八隻小南船一隻生鹽船三隻統計船價五千餘緡是時遷徙之民其避入西河運

47

河者一葉扁舟載至一二十人只可容膝不能睡臥其往南北西各鄉者或無屋可居則結團焦棲身甚至貧民露處道旁風露所侵諸病傳染愁慘之狀令人不忍聞見張紳因購糗補數萬派人分往各處按名散給並多施蘆席以蔽風雨雖所費不貲而活人頗衆

十八日協成茶局楊姓來局報稱因地方多事買舟裝載貨物暫避他鄉不意行至北河口被外國兵丁搶去搭連洋布茶葉等物開有清單當即派令董事等帶同事主上船理論據該國繙譯云我國法律最嚴從無此事爾等指明船隻請卽下船搜尋如係誣罔莫望生回旁有兵丁遂抽刀加頸極力恐嚇乃董

略一

十五

事等毫無畏懼至艙中搜出搭連洋布二十四疋茶葉五箱並一切零星物件當給還原主領去該國見有賊證赧然謝罪立將搶物兵丁責懲解回本國發遣 本日午刻河北隄頭地保來局報稱該村無賴棍徒沈立和冒充外邦兵丁驚嚇居民將欲緝捕該犯聞風潛逃當派勇前往查拿並令赴縣稟明飭差一體查辦 本日有藍翎六品軍功卽補行營外委施國清自行投局情愿効力卽派爲帶勇總目各處巡邏稽查 本日支應局來信英法二國船隻俱停泊三岔河口該國使臣住居河樓據云該國兵丁人等決不令其下船騷擾百姓請派差二十名前來彈壓當向縣署如數稟請送往該處聽差日需口糧皆

由總局支發 本日又據異鄉人馬姓報稱在河東地面被女棍黑姐率領多人搶去銀兩衣物並稱聞河東一帶居民多被搶奪皆畏其強橫隱忍不敢聲張請卽查辦等情張紳以爲現在良民皆欲他徙方思設法安集豈容該女犯肆行凶橫擾害地方當派勇目率勇協同縣差前往擒拏不料該女犯聞風先遁復飭勇目等購覓眼綫迅速嚴拏務獲勿脫隨訪聞該女犯隱匿河北人家卽於亥刻派勇協同河北舖勇於賈姓家將該女犯搜獲到局隨賞衆勇津錢一百緡卽將該女犯送交縣案經縣訊明實係搶奪多案正犯立解制軍行轅於次早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衆

略一

十六

十九日教諭張式芸報稱十三日乘車從審窪經過被土匪陳洛保糾集衆人搶去衣包等物趕卽派勇前往偵緝該犯之父陳永獲案送縣管押一面仍飭衆勇嚴密訪拿務獲以肅清地面 本日有民人張明先來局報稱於小王莊地面被土匪毛庫搶劫錢文衣物請派勇嚴拿等情隨派勇目調勇協同地保前往查拿將該犯擒獲到局送縣訊明押解制軍行轅立予正法從此土匪斂迹城鄉居民以及往來行旅皆無被劫之虞矣 本日據河樓支應局來信言該國口稱現在天氣炎熱請支涼棚丈量地段應用蘆席一百五十領卽派人向席局告知如數發往此後凡使臣所借居之院落俱支涼棚用蘆席一萬餘

領加以工價需錢不下四千緡 本日有外邦兵丁駕杉板小船盪入 御河游覽彼時 御河一帶逃避眷口民船如

織婦孺見該船往來皆驚懼張紳聞之以為現在居民棄其廬舍以船為家因避驚也今仍不免驚倘再一移徙則民益不聊生矣急派董事上船見該使臣令嚴加約束兵丁人等不得任意駕船游蕩該使臣隨即傳知衆兵丁嗣後各宜守分毋得驚擾民人 本日總局奉到制軍字寄內開四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於咸豐八年四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奏稱姦

略一十七

民煽惑此時雖未便驚動仍當督率地方官妥為彈壓倘有土匪滋事即行從嚴懲辦商人張錦文辦理城關練勇既能得力著即責成該商認真經理欽此欽遵張紳拜命之下倍切戰兢誠恐閭閻不安無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斯民之意故晝夜不懈督董帶勇四面嚴查罔敢疏懈 本日有太平街舖勇帶來訛索鄭姓替人八名當即送縣薄責釋放 本日又據支應局來信言河樓現需板牀五十面張紳因一時採買不及隨派人於嶺南棧假得舖板二十副木凳四十條即時送往以後該國時用舖板繩榻木凳等物無不分別置辦 本日復奉觀察諭開本月十八日奉制軍密札開天津道知悉竊照本督部堂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欽奉 上諭昨已派桂良花沙納馳往天津籌辦各國事務能否即與說定仍當稽查奸宄鎮定人心

以資捍衛再聞該船內有長髮湖勇為之嚮導該船來自廣東上海難保無此等匪徒與之勾結並著於沿途密查防範毋令潛入郡城欽此亟應欽遵嚴密稽查除密行照會天津鎮遵辦外合行密為札飭札到該道立即嚴飭所屬並傳諭紳董一體嚴密稽查盤詰奸宄一面派委幹員改裝不動聲色沿途密行查訪認真防範勿令此等匪徒潛入郡城是為至要切切特札等因蒙此除分行外合亟諭飭諭到該局立即遵照認真密行一體防範等因蒙此遵即傳知舖勇壯勇嚴密稽查認真防範並派董事人等輪流晝夜巡哨毋使匪徒漏迹以防不虞適有乞人於河干丐食身服外邦敝衣袴經勇拿送到局再三研詰

略一十八

該乞口稱係外邦人見其身無寸縷給此敝體並無為非情事當令將衣袴換卻予錢五百文送交育黎堂收養 二十日據船戶尤五來局報稱有吳姓僱船一隻裝載現錢米糧等物言明船價三百緡業交定錢四十七緡後嫌價昂將已上貨物全行運下捏控情實難堪並有經手人錢姓等為證隨即派人嚴密查訪與該船戶等所報相符當將吳姓約到局中勸導吳姓隨即認過急令赴縣息訟並令所交定錢不必我回任該船戶另覓裝載 本日支應總局來信據云現在局務紛繁必須再加夫役數十名方足供役隨向縣署討差役二十名雇覓民夫二十名一併送局聽差 本日永順店主劉永華來

局報稱有騾一頭被英國人牽去立派董事向該國理講該國
即令原主領回隨後支應局又飭差來言英國繙譯李國太借
良馬五匹鞍轡三副以備乘騎張紳因津門密邇京師如探路
北上則借馬者咎將安辭當覆以津郡實無良駒復據該繙譯
口稱不過閒遊街路藉以代步而已毫無他意隨稟明制軍觀
察於縣號借馬二匹送去此後該國時借時還亦有留至數日
方還者及船退全行送回而所有牧養之資皆由局支發

二十一日王紳敬照親到局中送錢二千緡添備支應經費張
紳云各舖戶亦有此舉業經力辭緣自咸豐三年襄理軍務至
今一切需項從未捐及衆人來意雖美斷不敢從王紳不能相

略一

十九

強歎服而已 本日支應局來信云河樓馬匹須覓夫一名牧
養即派夫前往聽差 本日卞別駕寶書送來肩輿一乘煩局
中代爲整理隨覓人收拾完整昇去蓋因輪船停泊海口卞別
駕會上該船調處事雖未協而膽識實爲過人故紳士重之不
肯拂其意

二十二日支應局飭差送到俄國來啓內云俄國與大清和好
二百餘年之久曾無仇隙現今來此不過和處英法通商事宜
船雖停泊津關並不騷擾百姓即或兵丁間時從各街行走亦
只爲開豁眼界而已斷不敢擅入民宅攫取物件所有居民亦
無須驚避張紳見來啓所言知該國尙曉情理當稟明 欽使

並傳諭沿河壯勇此後凡遇該國一人下船即派勇四名相隨
百人下船即派勇四百名相隨我衆彼寡可保不致滋事矣

本日支應局又來信據云李繙譯魏繙譯欲拜謁 欽使需肩
輿三乘當即假諸縣署送往河樓備用自茲以往各國每日或
用十乘八乘或三五乘至三二十乘不等每乘昇夫言定脚力
錢四緡均由總局支發核計共用津錢一千六百餘緡 本日
河東鹽坨之勇巡夜拿獲竊賊一名送交總局據該犯口稱因
貧難度日於鹽坨上水窰楊姓家越牆入院竊取小匣布簾零
星等物此外並無別案當即送縣究辦

略一

二十

往謁崇觀察厚 本日支應局來信云美國現有應行 欽使
公文一角請員來接當即稟明 欽使派員前往該國行館接
其來文資至行轅折閱 本日未刻楊柳青團練首事石元敬
董麟書鄧永和龐在田盧得旺並署該汛汛官余蔭欉等來局
投刺言該處於各國輪船將抵關口時居民驚懼自派勇前往
彈壓始安謐今特拜謝 本日舖勇送信言今有雙勝茶園粘
貼報單示期演劇張紳隨飭人傳知該園現雖議撫而輪船尙
未出口倘該國兵丁人等入園觀劇不諳本地風俗恐生事端
俟該國全行退去再演可也該園遂停演 本日王紳蓮品來
局言客冬於三岔河口修造海船一隻至今春英法諸國有信

來津因停工尚未修理完整今被該國取用特恐開旋沈沒請
即調處令其交還隨派董事見該國繙譯語知現所用載貨民
船並未竣工設有沈沒反多不便如堆放什物局中另覓一船
備用據該國云因見係空船與我船相近是以暫時借用今局
中既欲另覓尤屬妥協旋即派人僱船一隻送該國泊船處將
此船替回交原主領去

二十四日據支應分局云今有美國兵丁在東浮橋口並院門
口等處酌酒業已通知該國立將兵丁縛去鞭責當即傳諭城
廂內外大小酒肆暫將酒器隱匿不得令外邦人沾飲免生是
非 本日長蘆商楊長源送來津錢一千緡作局中經費張

略一

二十一

紳云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來局送錢者均經力阻未收當總局
初立時雖領有庫款嗣後庫款支絀即獨力承辦雖將家業蕩
然亦所弗卹如半途復取費於人將初意之謂何卒弗受 本
日黃昏後忽聞槍聲迭發人語喧嘩當派勇查詢知爲城西牌
樓口舖勇查夜巡更隨傳諭該舖勇現輪船未退人心不安巡
查理宜鎮靜毋致居民震恐舖勇乃遵照辦理 本日錢方伯
飭差來詢舖局練勇現有多寡繕具清單備查是時舖勇聯絡
八十局練勇四千餘名即將清單交來差呈閱
二十五日河東壯勇報稱西方巷後趙姓門首有棍徒口稱遼
陽人砸門聲喊經多人解釋不從當經飭勇拏獲到局見此人

語無倫次實係瘋顛即行送縣管押 本日又據船戶喬姓報
稱有載煤船一隻於大沽地而被美國人盪去劉姓報稱有生
鹽船一隻被外邦人取用王姓報稱有划子船一隻於刷紙廟
後被英國人帶往三岔河口各等情隨派董事往見各國繙譯
將船取回交原主領去

二十六日有乞人被英國兵丁迫脅沽酒因嫌酒味薄即欲殺
之張紳聞知謂凡外洋遭風難民流入內地無不加以意撫恤安
爲送往何該國輕我內地民人不法至此急派董事上船與之
理論是時制軍亦知其事差弁來言該國如此行徑我民其何
以堪適董事由船轉回云係該國無知兵丁爲之業經服罪將

略一

二十二

乞人釋放矣 本日又據河東三甲民人藍奎報稱今由西隄
頭買舟而回行至歡坨地方被該村人齊姓攔阻與之分辯不
服並鳴鉦聚衆將姪藍九毆傷並扣留眷口船不放受傷人亦
不準昇回請查辦等情張紳聞之恐有別情一面飭令赴縣稟
報一面派勇協同縣役前往將齊姓獲到送縣嚴訊究辦
二十七日英法各國在海光寺會議條約章程張紳備辦食品
及草笠等分送諸國該國給使人洋銀二十五元洋氈一牀即
派董事呈送道轅經觀察驗明仍發局中隨將洋銀按市價折
津錢五十緡分賞使人 本日張紳聞各國議約反覆無常幾
無結局之日適有支應分局董事來局言現有英國繙譯張形

雲梁植等令代購紗袍褂未識可代購否張紳思服色有定彼外邦人何以衣內地之服乃據董事言該繙譯本係內地人民現在英國辦理一切文案頗深信任張紳聞之喜曰此機不可失也若使從中調處則事可速結宜設法招之使來隨經董事馮萬年將張形雲邀至局中相見頗契及問其家世知張形雲本姓黃名仲奮向言張者妄也父曾任直隸縣令前天津縣令欽祖是其姻姪父歿寓粵遂爲彼國繙譯張紳以言激之曰既仕官之裔何得爲外邦使令母乃自輕該繙譯答云此來本係粵東中丞意也中丞恐該國航海至津不無葛藤飭令隨同前來以便相機調處張紳復獎之曰果如是則 國家二百餘

略一

二十三

年估冒之恩汝真不負矣今暫回船約期當携往謁見 欽使隨稟明 欽使允與該繙譯相見籌辦一切次日與該繙譯携往 欽使行轅拜謁嗣後凡遇籌議事件無不賴其調停雖所費不資而頗得指臂之力

二十八日沿河壯勇報稱各國人下船遊覽有無知幼童尾隨拋擲瓦礫並婦女站立街巷觀看張紳遂傳諭各堡地保嚴行飭逐倘外邦人擾及百姓即協同勇目扭送總局以便交該國究辦 本日奉到制軍密諭內開照得本督部堂欽奉 上諭津民業已集團人數不少如果聯絡一氣自可收衆志成城之效該督惟當密諭商人張錦文等設法糾集團勇暗中嚴密

布置以備不虞欽此合亟密行諭飭諭到該局立即欽遵密行傳知各紳商糾集團勇暗中密爲布置嚴加防範毋得稍涉大意是爲至要等因遵即傳知各舖局無分晝夜一體嚴密稽查二十九日支應局來言該國索草笠五十頂當即購買送去

本日據河北白衣大寺東韓姓張姓送來外邦所戴帽一頂聲稱今有外邦人下船推門入院攫取衣服等物因忙迫將帽遺下又據金家窩民人報稱情節略同張紳即派董事上船與該繙譯理論該繙譯允趕緊搜查從重治罪隨告韓姓等嗣後倘再有該國兵丁入院即行捆縛送局以憑究治復思自該國至津以來無不以禮待之今該兵丁胆敢擅入民宅搶取衣物即

略一

二十四

修束飭人送去當經該使臣立將擅入民宅之兵丁查出鎖吊船桅痛加鞭責然後解回本國發遣

附錄東略云自諸國航海來津均以禮相待凡有所需無不備送原爲和好不相騷擾今河北金家窩一帶民人報稱有兵役下船推門入院搶取衣物殊屬不法况聞貴國兵律最嚴似此行徑所謂嚴者安在若不趕緊約束恐津郡人民必憤不能容釁端從此起矣其應如何辦理之處即時回覆倘狗隱不究當先撤局大合一仗以洩民憤

襄理軍務紀略卷一

襄理軍務紀略卷二

五月一日板橋市勇目帶來法國人唐姓一名據稱偶由西街行走被無知幼童將衣袴撕破並扭打等情送交總局辦理當即問明該國人實未滋事隨派人送至該船屬以此後不可擅自下船天津民人素稱強悍倘有觸忤反屬不美

初二日支應局來信云適據英國繙譯李太國言該國領隊官由南城行走被居民搶去白綢帽一頂獅子狗一隻請趕緊搜尋當派差尋覓不料該繙譯回即領兵丁百餘執械排隊進城並扭辛紳令揚言居民不得欺壓英國人等語東門汛見勢甚洶洶遂閉城而該國兵丁膽敢越城斬關蜂擁而入張紳以為

軍二

該國如此妄行非痛懲不可傳知各局調齊練勇以鼓為前進之令一聽鎗響即往接應英觀察亦於署內督飭壯勇安排整齊石太守尹大令皆督率兵勇屯北關內該繙譯見城廂內外防範嚴整乃大聲揚言我等進城只為尋犬毫無別意萬勿用武張紳當即傳知各處該繙譯如此措詞不必加之以威致傷和氣及該繙譯等回去經西關外城下見六人聚談失犬事疑犬為此六人獲去即將六人誘至崇禧觀廟內適有府署書吏姜姓於廟旁閒行見六人入廟不知何事亦隨入廟詢問緣由該繙譯疑為同黨一併誘入不放紳等聞傳言該國擄去七人方在籌辦間制軍又差戈什哈諭知此事隨派董事上船與

之理論一面調勇安置倘不將七人釋放定與合仗少刻董事等由船回據云已將七人全行帶來隨飭人稟明各憲乃得無事

初三日總局派勇二百名專於諸國泊船處屯扎因諸國人不時各街遊行恐津門幼童加以戲侮致生事端令此後諸國人下船時兵勇尾隨與各舖局一體彈壓幼童及閒雜人等並傳知十八堡地保曉諭各處居家婦女不得出門觀望倘諸國有騷擾居民情事立即扭赴總局送往該船治罪 本日四鼓據金家窩居民口稱該處失火延燒民房數十間有外邦人不令撲救趕即派勇數百名前往彈壓其火遂熄次日復派勇往查

軍二

二

實民人自己遣火燒燬民房四椽並無他故隨傳諭地保飭令居民慎火

初五日清晨支應局飭人送信云頃俄國明繙譯言英國因今係吉日準辰刻鼓樂排隊穿城遊行萬勿驚駭詎意民間驚疑扶老携幼紛紛逃避各憲心亦不安未知該國究係何意張紳適染疾聞之扶病往謁各憲言今日該國排隊遊行自有衆勇隨之如百人下船則以四百勇隨之千名下船則以四千勇隨之該國縱萌他意亦可潛消復傳知城廂內外居民該國遊行係慶賀之意毋得惶恐民心稍安至申刻該國下船數十人遊行片時即回是日幸紳士鎮靜否則居民駭散郡城空矣

初六日總局派勇二名分赴支應局河樓等處偵探信息恐城
外事煩一時通知不到隨有勇報稱今日未刻有幼童戲弄外
邦人被其用藤條撻打欲將該童擄去經尾隨之壯勇攔阻始
踉蹌奔去蓋因酒醉所致衆勇遂擁護送至該船令嚴加約束
本日開口勇目於龍王廟左右巡查見棍徒馬永搶劫劉姓
現錢一貫實帖一紙擊交總局送縣訊究

初七日張紳因東南鄉一帶蝗蝻遍地欲派勇往捕當稟明英
觀察石太守尹大令並知照崇觀察轉稟譚制軍隨調勇一千
二百名並僱民夫二十名由席局發去海席一千二百領海繩
五捆至該處縫席作圍隨捕隨裝飭令寅刻前往復令總目施

軍二

三

國清先至南關外叭蜡廟虔誠默祝然後再往該總目如言辦
理及至郊外蝗蝻已寥寥皆託爲神助衆勇趕即回城路間遇
有私販該犯棄鹽逸去將鹽送交總局立賞衆勇錢四百餘緡
以獎勵之

初八日勇目于海寬於高家莊捕蝗數窠王蘭莊李七莊捕蝗
各三窠又勇目韓洛海於小王莊捕蝗一窠自此絕不聞蝗災
本日據黃縉譯言現今停泊海口之船食物不敷請代購買
當即派人酌辦以小船運往 本日申刻張紳往謁欽使路經
煙市地面見有數十人聚談內一人高聲大言謂衆人妥議宜
協聯一氣待外邦人來即行殺修不數武又見數十人議論

軍二

四

略同遂停驂詢問緣由該居民衆口一詞答以外邦人時由此
地來往恐其入院攪擾故爲此議及問曾入院否答以尙無此
事於是勸諭該居民各安生業不可招禍如激怒諸國必率衆
而來以數十戶禦四五國之師衆寡不敵勢必城關皆被蹂躪
此後如有擅入民宅情事許立時捆縛送局以憑知照該國究
辦倘必須合仗局中令鼓一振余必領隊在前設一退縮爾等
即先殺我不得無故生事衆服其言自此不敢復萌他念先是
輪船將到之時有衆舖戶來局言寇將至宜預爲禦敵計隨問
以有兵刃乎有火器乎二者俱無何以拒敵况自海口至郡城
並無兵勇堵截刻下該船已抵土城距郡城不過十數里如糾
衆迎敵該船開炮郡城即成瓦礫未審又當何以處之張紳復
言若彼以禮來我即以義往如其上岸擾害居民吾必糾集鄉
黨帶隊前往決戰此刻先以彈壓地面爲要至抵禦該船以保
護郡城自有長策衆乃去蓋張紳已立意迎船勸諭開導矣
初九日鍋店街永泰耀雜貨局朱姓慶馨德錢店魯姓來局報
稱夜四鼓時有外邦十數人手持火鎗短刀撞開舖門搶去首
飾衣服等物並刀砍萬成號瓷器舖門當時人衆驚醒隨登屋
拋擲瓦礫驟如雨雹該國人爛頭破額紛紛逃竄適本街有守
夜黑犬將該國人口噬不放該國人情急手刃立斃該國人始
行走脫遺下火鎗一桿白漆木棒一條有外邦字樣並青綢包

祇三方張紳怒甚以為設局供帳原為彼此相安不令擾民該國乃縱兵劫搶必與較論隨將前情語辛紳等令上船見該國領隊官究問今夜下船搶劫舖民衣物之人然後再見該全權大臣令其嚴行懲辦復令朱姓等將夜間情節繕清交辛紳上船與該國使臣閱看辛紳等即往見該國水師提督據云津郡舖民設局供帳方不勝感激今乃有此不法之事殊抱不安定即查明從重治罪初十日支應局報信云該國使臣將兵船以及寓所詳細抄檢已搜出衣飾等物數件業將該兵丁用鐵鍊捆縛治罪旋支應局又來信云該國使臣派兵數十名於河干晝夜巡查有下船滋擾者立即擒拿倘再遇搶劫並准津郡人

軍二

五

民格殺勿論活捉者送洋銀五元於是總局使人傳知大小街巷通行一律張燈以便稽查

十一日縣署家丁陳姓來局云現據楊家莊地保報稱有賊人黑小子於該村前刀剝沙船繩纜經人捉拏立即走脫次日復同大直沽窩主楊姓率領多人執持器械向沙船搶劫經該船開炮抵禦以致該處鄉民不安今縣主特請總局派勇協同差役緝捕當派勇目二名帶勇前往該犯已潛逃矣

十二日支應分局飭差送信言美國欲將代買一切物價核明交清明晨開船出口張紳謂該國償還物價萬不能如數莫若始終以賓禮相待當告以所有買食物器具均係餽贈該國感

謝

十四日支應局董事送來各國議定條規一紙內開所議通商各口鎮江府碼頭即日開立再遲一二年開立登州府台灣府潮州府瓊州府等處碼頭天津一處暫議停止 本日河北地保拿獲偷竊輪船鐵錨賊人一名並小刀一柄飭令送縣究辦本日酉刻據河東勇目報稱天將黃昏三取書院後有無知幼童戲放爆竹致各國生疑不時上桅用千里鏡瞭望該處居民不安經勇等擒獲將欲送局該童鄰居數十人具保可否釋放請示張紳云募勇本為彈壓地面今生事幼童既經擒獲自應送縣訊究但念幼童無知如何處置仍由原擒獲之勇目主

軍二

六

張若問總局必究治其幼童家長如因其幼童而姑息之以後公事皆棘手矣隨經該處人由勇目手具保將幼童釋放令其家屬嚴加管束

十五日張紳往謁欽使據云明日各國於海光寺會議其中諸多窒礙雖為所殺亦不能曲從張紳云若為所殺則事不能結宜設法令其出口再作區處欽使云所議他款尙可俯準惟該國入都一款萬難允之張紳謂此款俟與該國繙譯張彤雲商酌隨據該繙譯來覆云所議入都之款暫為開除遂於十六日與英國會議書押鈐印十七日與法味俄三國會議書押鈐印十八日張紳謁欽使隨員段部曹承實云該國現今所議條約

繙譯張彤雲從中調停甚力宜厚餽銀兩酬之張紳云此舉非諸君所當爲也卽回局自備因其不日退船遂以餽贖爲辭云十九日得勝口勇目於南鄉吳家堡擊獲私販小鹽四包約二百餘斤該犯逸去 本日張紳因各國事務欲竣擬將所募民勇分別裁留遂稟請制軍觀察查核示遵

附錄稟略云前因各國兵船駛入內河土匪乘隙蜂起當卽招募民勇二千四百名分撥城關村社彈壓查拏居民得以安堵茲大局已定所募民勇自應先行裁撤一千九百名其餘五百名仍擬暫留分撥東西南北四十四村俟逃避之民全歸故里卽盡行裁撤以歸節省

略二

七

二十日蒙總理營務處並觀察來札轉蒙制軍札飭內有商團舖民總局具稟擬將所募民勇分別裁撤存留查各國雖經撫議而船隻尙未全行回駛所有該局民勇未便遽裁仍應督飭嚴密稽查等語張紳卽遵緩裁撤

二十一日支應分局報稱英國大船已起碇退赴海口二艘本日支應局送來偷竊金家窰清真寺門窗等物人犯一名當卽送縣究辦 本日梁繙譯開單索取一切食品當飭人分別購置送往 本日袁姓勇目於東樓地面遇私販數人正欲捉拏該犯望風棄鹽逃脫將鹽六包送交總局張紳謂鹽梟蠢動若不嚴拏必致嘯聚釀成巨案因飭勇上緊巡查有販必獲毋

稍疏縱

二十二日支應分局報信英國火輪船退去一隻隨即稟明欽使並飭人分稟各憲

二十三日接閱邸抄欽使具奏四國撫議立有合約一摺奉

硃批覽奏均悉欽此 本日袁姓勇目又於東樓地面拏獲

私鹽十包並鹽犯吳十紀富有二名帶交總局送縣究辦 本

日據支應局報英國又退去輪船四隻美國使臣亦擬即時上

船開行出口遂飭人分往各憲稟明

二十四日逃避各舖戶因大局已定所有運往他處貨物復欲

運回張紳恐沿路關津攔阻仍令納稅遂謁見烏察院云衆街

略二

八

舖戶前因避地運去貨物今值地面安謐皆前往搬運大約數日卽可全回往來運費匪輕業經賠累如再令納稅恐該舖等力更難支所有已經納稅熟貨請限半月全行運回如逾限再令納稅卽奉察院面諭所有舖戶逃出貨物自本月二十六日起限十日概行運回免其納稅如延至六月初七日無論生熟貨物一律按例納稅倘有夾帶情弊一經查出定行從重究治張紳復請卽出示曉諭一面飭人傳知各舖戶皆遵照辦理 本日張紳因各國事務既定河中水下木椿往來行船爲之阻攔繕具節略呈各憲云現各國受撫津郡肅清水陸生意漸次流通所有御河北河下西河等處木椿阻礙民船急應拔去倘

再遲延恐河水漲發即難辦理旋蒙諭業已飭差將各河水椿全行拔去矣遂派人傳知沿河船隻通行如常

二十五日支應局董事來局言自各國船抵津關所有一切供帳該國意謂各憲備辦經董事等語知緣由據俄味二國皆云必須晤謝船方開行張紳當即稟明欽使制軍均言晤面無妨張紳遂於已刻公服往見該國使臣再三稱謝曰叨蒙厚誼感愧無既張紳答以惟願各安疆土永息干戈至於不腆之儀何足介意該使臣言我國與大清和好二百餘年一無嫌怨今同諸國來此亦祇為通商而已現與欽使議明通商地界本擬即日退船緣我船自入內河以來仰荷隆情代備食品等物殊抱

略二

九

不安故欲晤面以伸謝悃然後再開船出口少選又言所有代購器具傢什及借居屋宇定送銀兩以作償還價值發給租賃之資張紳言我本係調處五國之事五國今既和好其物價房租皆已代償該使臣復言若不肯收請賞賚局中衆人可耳紳言局中董事皆係邀集不得稱言賞賚或者其散給貧民乎該使臣即云謹遵辦理張紳回局稟知欽使制軍該國隨送來銀一百七十五兩據稱內有房租銀七十五兩即按市價折錢施予貧民

二十六日張紳所辦豫省引岸來銀五萬八千兩因軍需緊要遂稟明制軍言義兆霖現於所辦南岸來銀五萬八千兩如軍

需支絀先不兌交運庫亦不清還欠款全行解赴案下備用俟隨後來銀再為完課償債當經制軍諭令先交運庫遇有用銀之處再由運庫提撥

二十七日支應局報信言英國船隻業經全退現停泊者尙有法國船三隻該國官與兵役人等亦擬於酉刻上船明日已刻即起旋開行張紳當即稟明制軍觀察云各國船隻業已陸續全退所有招募壯勇宜先裁撤一千四百名暫留一千名仍分撥城廂村社彈壓稽查以靖地方 本日據支應局來信云俄國欲用生鹽船一隻裝載什物隨即派人覓妥送往備用 本日英國送來銀九百兩稱係償物價之項張紳即飭人送回並

略二

十

言物價皆已代償該國復將銀送來云如不肯收即自行送交道轅張紳因該國情詞懇切未便重拂其意即收下具稟呈送觀察查核蒙批查英法等國兵船駛入內河其一切供帳既係該商代為購置所有英國歸還價銀宜仍由該商自行清理至稟請查收之處應毋庸議

二十八日辰刻支應局報云法國兵船三隻亦起旋放行所有三岔河口一帶俱已肅清隨赴欽使並制軍行轅稟明 本日欽使隨員段部曹東寄囑令造具出力人員清冊擇尤請獎張紳因董事孟敬熙等晝夜辛勤始終不懈即造具事實清冊呈送查核 本日張紳因各國船全退所有河樓等處鋪陳原係

假於各家恐一時紛紛擅取或有舛錯因通知各處俟稟請府縣驗明後即挨家送往於是一面稟請石太守尹大令前往查驗一面傳諭衆舖局各派一人偕同董事傅長明等分往各處其席片零星物件變價收帳所設支應各局全行裁撤至該國前此陸續送來洋銀二千一百元亦折成實銀清還欠款至是一切供帳之事皆告畢矣 是時總局董事暨舖局首事人等勤勞兩月之久張紳遂傳知衆舖局各酌一人開寫銜名於六月一日送交總局趕緊彙造清冊請獎嗣將清冊造齊稟呈欽使當 賞發功牌數十紙隨即飭人按局送訖並將總局出力紳董造具事實清冊具稟呈送制軍觀察查核 是時輪船皆

略二

十一

起旋放洋各國事務全行告竣因於六月朔日延紳董及帶勇人等齊集朝陽觀盥洗拈香虔謝神祇並設筵飲宴午後盡歡而散復囑該廟主持將前後殿宇一併鳩工丹雘俾廟貌莊嚴以答神庥統計用錢二百緡

六月二日閣郡紳商暨舖民人等欲爲張紳建立義祠具稟欽使制軍行轅呈遞公籲據情代奏

附錄稟略云竊自本年二月間外洋有信航海來津彼時紳商張錦文因公外出 各憲函聘回津商辦海防事宜紳商張錦文當即束裝旋里隨 督憲派令前往海口踏勘形勢遂自行捐貲鳩工庀材修築大沽及草頭沽各處土壘大道

復蒙各憲諭飭團練民勇保護城垣紳士張錦文遵諭即於朝陽觀設立商團舖民總局聯絡城廂內外舖勇義勇星羅棋布不下數千人無分晝夜查拏土匪捍衛地方前曾具稟在案此於未接仗前紳商張錦文實在辦理之情形也自四月初八日海口與諸國接仗兵勇咸賴土壘護身始免槍砲之患嗣船闖入內河居民聞信驚懼紛紛遷徙紳商張錦文於是夜稟府縣常川一同彈壓不憚劬勞人心賴以少安及該船已至灰堆一帶疑有埋伏不時開砲土匪又乘隙蠢動初十一等日連次劫搶其勢洶洶幾生內變紳商張錦文以津郡密邇京師萬一生變所關非輕趕緊調撥義勇密授

略二

十二

機宜於十二日將首先肆搶之杜六房大拏獲適各憲在總局議事就地訊明立即正法懸首示衆嗣後遇有劫搶案件拏獲該犯即送交地方官訊明正法土匪從此斂跡紳商張錦文並擬迎船見該國使臣開導蒙縣尊不避險危欲代爲前往紳商張錦文遂派店友二人協同上船問其來意據該使臣言來議通商地處實無別情紳商張錦文即藉送食品等物爲辭與之相約船所過處不得燒燬民房及通網鹽碼民生免其塗炭國課得以保全自此遂不聞一砲聲後船泊三岔河口該國兵丁常有強買食物情事紳商張錦文聞知恐久而構釁即邀集舖民商酌所有一切物用悉代爲採買

免其上岸騷擾民人因於鍋店街等處設立支應總局分局
擇老誠公正舖民數十人辦理復添募義勇多名分撥村社
彈壓稽查並散給糧糶使遷徙貧民不致餓殍迨十九日欽
差來津辦理各國事務紳商張錦文同閩郡紳商居民人等
前往行轅力求曲體輿情保全津郡遂使數十萬生靈有如
再造此於既接仗後紳商張錦文實在辦理之情形也伏思
張錦文以本邑饑商毀家紓難外患藉以無虞內變賴以未
起上報朝廷下顧桑梓挺身任事原出於至誠似無須代爲
表彰而商民等具有天良豈安於緘默投天陳訴實出於衆
情之不能已也再咸豐三年粵匪犯境紳商張錦文捐貲助

略二

十三

剿其勞績更屬津郡人所共知共見是以不揣冒昧籲懇

天恩俯鑒愚忱據情代奏請立義祠以表民心以風來茲則
商民等感戴鴻慈於無涯矣

本日奉察院來諭內開照得海口設防勸捐辦理團練惟因緩
不濟急當經平涇慶道費紳領去銀二千兩作置備練勇器械
之用其餘銀二千兩已於本年二月十九日移解天津道解交
支應總局兌收均經取有領狀回文在案除分移知照外合亟
諭知諭到即便知照等因張紳即據實稟覆

附錄稟略云竊自海口設防津城辦理團練於三月初間蒙

憲諭令與費紳士等五人同司其事開具名單並飭六人

皆自行書押費紳士等均已書訖因與費紳士意見未能
畫一恐有掣肘是以未經書押嗣於初六日自立商團舖
民總局聯絡舖民義勇數千名保護城垣清查地面造冊呈
送案下當蒙仁憲於十九日按冊點驗其器械口糧一切皆
係捐貲自備從未領用官項與費紳士辦理之團練兩不相
涉所有費紳經手領去銀二千兩自係團練總局出具領狀
商團總局並未具領支用此項今奉憲諭理合據實稟覆以
免牽混

略二

十四

是時遷徙居民陸續歸里城廂村社安謐如常所有暫留之壯
勇一千名稟明制軍觀察一律裁撤諸務皆經告竣欽使亦於
初三日辰刻馳驛回京 本日奉都轉來諭內開案查前因海
口設防該局領去蘆團原置抬鎗四百二十六桿前鹽院文發
存捐生黃敘五等捐造抬鎗四十桿民人顧雲階捐造抬鎗四
十桿廖鴻儀捐造抬鎗二十桿鄭文藻捐造抬鎗二十桿天津
縣呈交徐鍾龍捐造抬鎗十桿庫大使費茂林捐造抬鎗三十
三桿前陞司瑛捐造抬鎗五十桿統計抬鎗六百六十九桿又
前鹽政文發存鳥鎗八十九桿庫大使費茂林領存鳥鎗二十
一桿無字號鳥鎗五十桿統計鳥鎗一百六十桿並前陞司瑛
捐造紅衣袍一百尊又號衣二百六件號帽二百五十三頂護
肩一百四件前手布三十八條九龍袋四百六十五件大小藥

葫蘆四百二十二個悶藥葫蘆一百二十三個藥管一千一百八十九個大旗六面皆經報明制憲監憲在案現在海防完竣自應逐件仍繳存運庫查核轉報諭到立即查點運送存庫以憑轉報等因張紳曰予自辦理團練以來均係自行捐貲置備器械即如咸豐三年間辦理一切軍務所費不下二十餘萬緡皆未領用庫存器械銀兩昨方稟覆院憲領銀來諭今運憲飭繳器械等物殊令人莫解於是亦據實稟覆旋批示此件係屬錯誤

附錄稟略云竊自本年二月間外洋船隻駛至海口彼時

先期赴文安引地料理磋商各憲函致商辦海防即於三

略二

十五

月初一日旋津當蒙院憲諭令與費紳士等同辦團練事宜因費紳士所議章程彼此未能水乳遂於初六日自立商團總局聯絡舖勇數千人一切器械旂幟號衣等件均係自行捐備茲奉憲諭殊覺茫然緣所辦商團局與費紳士所辦團練局本屬兩事而仁憲所諭繳還抬鎗等係玉皇閣團練總局領去與商團總局無涉應請諭令玉皇閣總局呈繳爲此理合據實稟覆伏乞鑒察

初四日蒙觀察批發出力紳董請獎原稟一件云查該職先辦團繼辦海疆均屬急公好義妥善可嘉所有在事出力紳董應如何擇尤獎勵之處候據稟詳請制憲核示遵辦 本日制軍

將捐貲修築土壘大道並出力紳董擇尤請獎暨開郡紳商舖

民合詞公籲請建義祠各稟册全行札發總局司道核議札開

札總局司道知悉案據紳商張錦文具稟捐修海口土壘並營

門外大道及添築草頭沽土壘需用工料銀兩造册稟請查核

等情到本督部堂據此合亟札飭札到該司道立即遵照將前

項捐修工程作速核明詳辦又札開札總局司道知悉案據商

團舖民總局首事張錦文具稟津郡設局辦理團練保護城廂

查拏土匪所有局中董事以及帶勇紳民彈壓巡邏動奮出力

造具清册稟請查核擇尤分別奏獎等情到本督部堂據此合

亟札飭札到該司道即便遵照核明詳辦又札開札總局司道

略二

十六

知悉案據開郡紳商舖民人等合詞公稟備陳紳商張錦文捐貲修築大沽等處土壘大道並辦理郡城內外團練情形破家捍患實出於至誠懇恩據情代奏並聲請建立義祠以表民心各等情到本督部堂據此合亟札飭札到該司道立即遵照核議詳辦

初十日接閱邸鈔見有欽使回京奏請獎敘天津出力員弁紳

商人等各摺片張紳感愧悚惶以爲似此微勞上達 天聽

當如何矢勤矢慎以仰報高厚耶

附錄摺略云竊自四月初八日輪船闖入天津內河奴才等

奉 命前往查辦荷蒙 皇上指示機宜各國感沐

皇仁將輪船退出口陸續放洋而去有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或冒險奔馳或不辭勞瘁或立局募勇緝匪安良未便沒其微勞相應請 旨給予獎勵以昭激勸謹將出力員弁銜名繕開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蒙 恩俯賜獎勵之處出自 聖主逾格鴻施 奴才等爲鼓勵人材起見是 否有當謹恭摺具奏

片奏云再二品職員長蘆饒商張錦文向來急公好義爲鄉里所推服此次輪船在津該職員晝夜辛勤捐貲募勇保護城鄉實爲異常出力惟據該職員稟稱自顧桑梓皆分所應爲不敢仰邀 甄敘其應如何給予獎勵之處 奴才等未敢

略二

十七

擅便伏候 聖旨酌裁再據該職員稟稱所有一切局務均係職員梁超猷幫同辦理甚爲出力查該職員梁超猷前因捐置洋砲蒙 恩賞給同知銜此次可否賞戴藍翎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聖主鴻慈謹奏

十六日恭讀 上諭桂良花沙納奏請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懇恩獎勵等語此次輪船闖入天津經桂良等剴切曉諭現俱起旋放洋該官紳等或冒險奔馳或募勇緝匪均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鼓勵直隸署大沽協都司張振熊著賞加都司銜並賞換花翎外委馮萬年劉榮貴均著以把總補用捐職黃仲畚著以知縣歸部選用並加同知銜監生梁植著以府經歷歸部

選用二品職員商人張錦文著該地方官給予花紅匾額以示鼓勵職員梁超猷著賞戴藍翎欽此奉 旨後制軍卽以花紅並尙義可風四字匾額獎給張紳邑人亦多以匾額楹聯相贈

襄理軍務紀畧卷二

略二

十八

襄理軍務紀略卷三

咸豐九年己未春正月二日郡城各憲因海氛未靖隨函聘張紳總辦團練先是三年至八年協同辦理軍務以保全津郡至是各憲又致函相推 本日張紳覆書遵辦并請員襄理

附錄怡觀察 昌石太守王大令 閱 來書略云 弟等承乏此間愧無善政幸地方安靜藉可稍掩鳩營現奉大府諭辦團練夙知閣下三年防勦並去歲辦理海疆事宜悉臻妥善此次團練仍祈諸事費心以衛鄉里 弟等借重長才以期有備無患將見急公好義懋賞頻膺可為預賀

初八日仍於城內朝陽觀立局團練設筵邀集舖局各首董安

略三

議章程並傳知各舖局仍用鑼鼓號令

初九日請發彈壓大小告示

初十日傳知各局造送練勇花名清冊呈送各衙門備查

十一日職員李兆霖請將舖房作為志誠力果勇局公地

十五日縣署頒發大告示六十張小告示六十張隨派人按局分送張貼

附錄大告示略云照得津郡濱臨海口防範最關緊要現奉憲諭令辦團練按照舊章自備資斧互相聯絡以期保守所有練勇不得外調爾等務各同心協力以資捍禦以保身家是所厚望

小告示畧云蒙憲諭團練舖民設局稽查奸宄原係保護身家他處不得調遣倘有無知人等阻撓攪擾首事立即稟明定行從嚴懲辦

二十一日稟呈練勇花名清冊

附錄稟略云竊 遵札聯絡舖勇已於本月初八日在城內朝陽觀設立總局邀集董事孟敬熙趙連通何珍傅長明胡珍雷蘊岫哈景尼何元英隨同勸諭各舖勇聯絡一氣督飭各舖局晝夜巡查既可以彈壓地面亦可以自保身家現在衆局皆情願捐資置備旂幟器械設局團練以壯聲威並聲明不得外調造具練勇花名清冊前來共計六十七局練勇

略三

二千七百餘名彙造總冊呈送備查俟有續添再行彙總造送再 自去冬患病今雖稍愈而手足動轉未能自如所邀董事等曾於上年辦理總局事務俱能踴躍急公始終無懈尙屬可靠現派襄理一切自必妥善俟 痊可自當幫同照拂不敢自耽安逸合並聲明

二十三日接閱邸鈔見有慶制軍具奏紳富捐輸團練等項經費擬請分別加廣學額一摺上年英法等國來津張紳奉飭練勇巡防並大沽草頭沽建築土壘修墊大道一切經費捐輸銀兩錢文因前已迭荷 恩施此次不敢再邀獎敘遂具稟擬請分別加廣文武學額經制軍批飭司道核議後會同順天學臣

萬青藜合詞據奏奉 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嗣經部議

覆奏奉 旨俞允閩邑士林無不忭舞

附錄摺畧云竊據天津縣二品職員張錦文稟稱上年津郡辦理海疆事務奉飭團集練勇布置巡防當經該職員團勇二千四百名用銀三萬五千九百兩零係該員獨力捐辦又於大沽草頭沽建築土壘修墊大道工料共用津錢一萬四千餘串該職員迭荷 光榮不敢再邀 恩獎查上年春間兩江總督具奏高郵州寶應縣紳富捐助軍餉均請永加文武學額係以錢二千作銀一兩核計捐銀五千兩永加文武學額一名捐銀一千兩加廣一次文武學額一名所有該職

略三

三

員捐項可否援照成案請加文武學額各二名其餘銀錢以錢二千作銀一兩核算尚餘銀八千兩應請加廣一次文武學額八名等情當經批飭司道核議去後茲據布政使文煜按察使清盛清河道崇厚會呈稱該職員張錦文不惜重資招集團勇捐輸至三萬數千兩之多願名思義團勇原所以補兵之不足是勇亦兵也養勇亦即養兵實與兵餉無異應請俯順輿情準將職員所辦團練並土壘等工捐輸經費照依所擬分別加廣學額詳請具奏前來 臣查該職員情殷報効已屬急公乃不請一己之私榮願廣縣庠之學額其志尤堪嘉尚津郡海防尚在吃緊之時如得仰沐 皇仁則閱

邑士林無不同聲感頌遇事自必益加奮勉合無仰懇

天恩俯準永加天津縣文武學額各三名並加廣一次文武

學額八名以昭激勸理合會同順天學政 萬青藜合詞恭

摺具奏

二十四日慶制軍 來津因傳知各局首董統帶衆勇隨同前

往姜家井迎接制軍下輿溫語撫慰犒賞衆勇蒸食二萬斤皆

張紳代備

二十九日僧邸駐防海口經過天津傳知各局督領壯勇排隊

皆於本局門前跪接各局一體遵辦 本日天近黃昏時有匪

徒搶奪衣帽情事遂飭人傳知各局云設立舖勇原爲稽查奸

略三

四

究現有搶奪衣帽匪徒各局務宜細心查辦如遇此等匪人立即拿獲送究各局自傳知後晝夜嚴查地面始安

二月八日慶制軍設筵於朝陽觀總局具東延各局首董派道

府縣執席越日慶制軍卒張紳設筵奠醴

二十四日慶制軍長嗣 延 扶輦回京傳知各首董於沿路奠

醴

三月十日署制軍文方伯 由都來津傳知各局帶勇前往丁

字沽迎接張紳備辦蒸食二萬斤犒賞衆勇

夏四月恒制軍 來津張紳統領衆局團勇往張家井迎接制

軍下輿撫慰溫語褒嘉並諭始終不懈定當奏請獎勵張紳犒

賞衆勇蒸食二萬斤

五月十八日王大令來信云英法各國船隻已至海口衆局宜嚴加防範當即傳知各舖局懸燈立幟巡夜支更並整備器械帶領練勇於大小旅店及菴觀寺院查拿奸細各局遵辦俱無疏懈 本日孫觀察治來札擬先募勇三百名以防城鄉土匪張紳因海口有大兵捍禦城廂有舖局防護再格外募勇恐人心疑懼稟覆緩辦 本日傳知各局王大令定於二十四日來局議事先期齊集首董面議凡各局於所管地面拏獲奸細按功之大小酌量獎勵倘他局在伊所管地方盤獲該局失察公同議罰各局均遵辦

略三

五

十九日縣署出示嚴禁藉端醜金騷擾自出示後不法者悉歛迹舖戶始安生業

附錄示畧云案蒙府憲札飭據商團舖勇總局首董等稟稱現有無知之徒在街市藉端派款稍不遂意即率衆尋毆實爲閭閻之害等情轉行到縣蒙此除飭差查拿外合行出示嚴禁

本日縣署復頒發造言生事告示當即分送各局張貼訛言自此盡息民情安堵

附錄示畧云照得此次英法諸國到來原爲互換和約並無他故恐有不肖棍徒造言煽惑愚魯墮其詭計逃避遷徙得

以乘間搶劫合行出示嚴禁

二十日閩郡舖局請領棍徒煽惑搶劫拒捕格殺勿論告示並請守令各出諭帖分發各局遵辦 本日傳十八堡地保面諭所有該管街巷舖戶居民務令一律懸燈支更守望相助以保地面 本日總局接奉縣諭當即傳知各局照辦

附錄縣諭略云照得團練各勇原爲保衛鄉閭查拏奸細彈壓土匪巡更下夜而設現在英法各國船隻駛至海口各局自當調齊練勇晝夜盤查以期嚴密無虞

二十二日張紳聞舖勇局有欲請領口糧投効海口者即邀志誠力果等局到朝陽觀總局告以我等設立舖勇原爲保守城

略三

六

廂前已稟明在案不許外調凡我舖局慎毋改易章程致違前議衆皆允諾 本日觀察寄總局信言英國由北塘進京互換和約並無交戰之意張紳云不久將合仗矣衆皆愕然問曰何以逆料其合仗答以前令該國由北塘進京該國不允今忽相從其心懷詐僞明矣即具覆函稟請防範回差去後則果聞海口業已合仗矣

二十五日海口大獲勝仗戍刻張紳傳知衆局皆懸燈下夜嚴密巡邏以免奸宄窺伺

二十六日孫觀察石太守諭飭總局董事下夜巡查街巷隨派趙連通等輪流巡查

二十七日申刻傳知各首董速來總局議事各首董齊集語以海口今已接仗恐有奸細潛入務須緊防

二十八日張紳捐貲採買粟米百石菜豆百石烏梅百斤冰糖百斤派人解送大營

六月二日志誠力果局拏獲形迹可疑賈忠誠一名並尖刀一柄護照一紙當即送縣訊明係赴大營送信之人賞銀一兩當堂開釋

初七日柏觀察椿奉札辦理團練即行傳知各局妥速豫備毋少疏忽

十三日派趙連通解送火藥五千斤存西城樓備用

略三

七

二十二日張紳邀集閩郡舖戶並請王大令到局幫同勸捐云現海口大獲勝仗津郡安謐如常蘆商已捐銀二千兩採買米石解送大營以助軍糧各舖家亦宜力圖報効衆舖戶遵命捐輸

秋七月十五日衆舖戶備辦羊餅交總局轉送大營計羊百蹄餅一萬五千斤王大令與總局趙連通等携同衆舖戶於十七日前往大營解送往返車輛等費需錢數百緡皆張紳自備十六日張紳具稟各憲請假赴豫將總局一切事宜暫交董事代理於二十二日蒙批准如所請

二十八日張紳報効銀一萬兩火藥五千斤備賞海口兵丁短

衫一千件單袴三千條一併解交糧台轉交大營

八月五日舖勇拏獲用偽鈔買物李太一名送縣評明照例懲辦

十七日前文察院謙推陞直隸藩司由通來津遂傳知各局迎接

九月二日辛紳來總局云海口欲調團練護勇並舖勇一千名聽候調遣答以舖勇原爲保守城廂而設礙難外調即託以據情轉稟次日復信已允準不調矣

二十日上憲欲酌保舖局首董遂傳知各局會議復催各局迅速開列銜名以便造具清冊

略三

八

二十二日呈送六十七局各首董請獎清冊

冬十一月十九日僧邸由海口回京傳知各局排隊前往紫竹林迎接僧邸見團練整齊甚喜各以溫言撫慰

二十日崇都轉行知現奉制憲奏準獎勵津郡舖局團練出力官紳鈔單知照

本日各憲因冬季查夜飭總局與各局懸燈分路稽查宵小斂迹城廂俱安

二十八日制軍發功牌六十七紙分送各局收照

咸豐十年庚申春正月欽差侍郎國瑞來津勸捐修築濠牆守令延邀送各紳辦理工程

二月二日聞石太守因病告歸遂傳知各首董到總局商議稟留於初三日赴道轅投遞

附錄稟略云竊自天津府知府石大公祖蒞任以來整躬率物早傳封鮒之廉察吏安民並化飲羊之俗能使案無留牘冤雪覆盆誠古之良二千石也今聞因病辭官上書求退某等夙承轡覆仰荷栽培如童蒙之投明師恩深教誨如嬰兒之望慈母願切瞻依臥轍爭先率同儕而留石奮陳詞恐後效古人之借寇恂此則出自衆心實難緘口者也況正當服官之歲偶抱採薪之憂上緊醫調即能痊愈何可使良吏告歸致令小民失望耶爲此不辭冒禁之嫌敢作攀轅之請公

略三

九

籲憲恩據情轉詳倘蒙仁憲之允諾仍瞻太守之威儀俾順輿情以孚衆望從此精神永固免二豎之災禔定必捍衛有方作三津之保障臨稟不勝禱祝待命之至

初五日觀察傳諭石守准留天津各首董赴道轅叩謝

本日恒制軍前赴海口經過天津傳知各勇排隊迎接

閏三月十五日姚大令照諭飭舖勇嚴查匪徒傳知各局遵辦

二十六日姚大令傳諭總局仍照舊章團練並頒發告示隨分

送各局張貼屬其認真辦理

附錄示略云津郡爲水陸通衢商賈輻輳恐有奸匪溷迹乘

間窺伺該紳商士庶辦理團練自應照舊舉行嚴密查拏互

相保衛

三十日制軍委候補縣馬大令准會同舖局巡查奸宄即傳知各局一體遵照辦理

夏四月二十六日志誠力果局盤獲形迹可疑山東海豐縣人馬獻廷一名送縣訊辦

二十八日奉到石太守札開轉蒙辦理海防總局統帶山西天津兵勇鹽運使司崇札開蒙欽差大臣親王僧飭委本司統帶兵勇等如遇有形迹可疑之人立即盤獲送交總局以憑轉送究辦當即傳知各局遵照辦理

五月二日志誠力果局拏獲形迹可疑河間縣人王二一名交

略三

十

總局送縣訊辦

初六日閩郡文武各憲備筵具東延各舖局於山西會館議事各首董到齊勸諭團練保守城池以收指臂之助衆皆遵諭辦理

初十日志誠力果局拏獲形迹可疑劉鳳岐張從革二名稱係

山東人送縣訊辦

十一日針市街防護舖局拏獲形迹可疑山西新州人張印生

一名送縣訊辦

十三日西門內保衛舖勇局拏獲形迹可疑趙元趙林二名押

送總局據稱揚州府江都縣人赴遵化與卞州尊送信又李中

成一名據稱山東章邱縣人來津投親一併送縣訊辦

二十五日志誠力果剛毅壯勇二局協同河北汛擊獲形迹可

疑王兆才姚鳳林江青一尙洛平四名送交總局據稱來津販

賣茶葉同寓河北旅店派人前往查看獲有腰刀二柄恐另有

別情當即送縣訊明取保釋放

六月十日崇都轉點驗舖勇各首董於寅刻帶勇前往候都轉

統領大隊出城張紳隨同到南關外海光寺逐隊驗看

十三日姚大令面諭嚴拏奸細當即傳知各局遵辦 本日志

誠力果局拏獲面生可疑深州人石占鼇曹清傑二名押送總

局詢係來津售賣香末隨送縣訊辦

略三

十一

二十七日聞北塘合仗即出傳牌通知各局務須嚴防奸人窺

伺衆皆照辦是夜四鼓復聞兵船駛至鹹水沽亟添募壯勇守

護城廂

二十八日招募壯勇八千五百名並舖勇二千名於申刻赴梁

家園聽用都轉飭令暫回總局聽候調遣當即分派各路隘口

彈壓一切由是土匪斂迹人心不至動搖各勇口糧共需三千

餘緝由張紳備辦

二十九日石太守諭飭總局查拏土匪即傳知各局謹遵

附錄來諭畧云照得英法各國輪船已到海口恐郡城土匪

竊發如有造言生事乘機搶奪者立即嚴拏送府縣訊明即

行正法倘敢拒捕並准格殺無論

本日張紳恐兵食不敷備餅四萬除留津犒賞官軍餘俱解送

崇都轉行轅轉解大營 本日崇都轉發令箭一枝札飭總局

嚴拏土匪即派董事執所發令箭不分晝夜查巡

附錄來札略云現在大沽軍情緊急郡城宜倍加防守該董

事務即遵照帶勇於城鄉街巷晝夜巡查如有搶劫等事立

即拏獲由府縣訊明解送大營即行正法

三十日志誠力果局備餅數十包各街舖戶備餅數十萬斤交

總局派人解送崇都轉行轅轉解大營 本日保衛鄉閭局拏

獲面生可疑楊發一名送縣訊辦

略三

十二

秋七月一日欽差京兆文俊院卿恒祺來津

初二日海口進沙船八隻張紳恐夾帶奸細請縣差協同總局

勇目前往查驗

初四日縣差勇目回津報稱已按船查明將人數姓名開具清

單交總局查閱 本日聞海口屢次接仗即派勇目帶勇五十

名攜帶鎗砲屯札大稍直口彈壓西鄉一帶人心稍安

初五日聞楊柳青後河有欲聚衆搶劫者隨派勇目帶勇二十

名前往彈壓

初六日海口砲台失守隨即派勇數千名分撥四鄉彈壓土匪

人心稍定 本日海口撤回蒙古弁兵陸續過津張紳備餅數

十萬枚分派人夫於南關外河北兩路分給受傷者加給津錢
四百文 本日總局勇目協同梁家嘴地保拏獲檢拾兵丁遺
落物件吳奎五李康太二名一併送縣究辦

初七日英法兩國船入內河張紳恐到津滋擾傳知各街舖戶
人民商議迎船適姚大令來局携同前往據該國云此次到津
仍係來議通商並無擾害居民之意津郡百姓稍安

初九日制軍委辦支應張紳即赴行轅謁見制軍謂英法各國
船到津恐採買食物言語不通難免滋事須設局派人支應當
答以團練舖勇原為保守地方勢難支應外國况八年辦理支
應皆因該國初次來津可以賓禮待之俾羈縻出口今該國仍

略三

十三

不稽服支應斷難再辦諄辭而退 本日英法各國輪船駛入
三岔河先派兵登東關城樓插登旂幟民情騷動遷徙紛紛該
國領事官巴夏里赴問津行館與各憲相見張紳亦在列該領
事官謂此次興戎皆緣中國失信張紳答以非我中國失信因
汝國欲戰遂致彼此交鋒况汝國到此原為通商乃於城樓插
豎旂幟使居民不安倘民舍一空將與何人交易該領事官乃
立去旂幟兩國並皆出示安民紳士回局傳知各街巷人民毋
得驚惶於是遷徙者始為安定 本日聞英國欲於海光寺演
劇即請姚大令諭知各處地保並派勇暗中切屬民人毋得往
看如不遵諭立即送縣責懲隨又託辛紳勸阻旋得來信云已

言明中止矣

初十日制軍復來札委辦支應張紳赴行轅呈繳固辭適辛紳
謁見伊情愿承辦

十一日辛紳來局請辦法俄兩國支應衆紳等亦同來面約適
石太守奉委來局復諄切相託勢難再卻乃允之 本日姚大
令發來紅諭當即傳知各局照辦

附錄紅諭云近聞土匪騷動務須嚴密查拏如有前項搶奪
等事立即拏送到縣訊明就地正法倘敢拒捕照例格殺無
論

十二日設立分局派人支應 本日開口舖民於漳來局報稱

略三

十四

匪棍馬有功小張三因訛索不遂勢欲行劫當派勇拏獲送縣
訊明重責監禁東路一帶遂安

十三日石太守發來札諭內開各局所用人夫薪火每日給發
務須查明造冊收存當即遵照辦理

本日制軍委候補張大令餘慶於教習祚昌幫辦支應均留局
襄理一切 本日派馬得雲等於河樓設立分局

十四日派哈景尼等於河東設局辦理法國支應馮雲彪於天
后宮戲樓後設局辦理俄國支應 本日制軍發西字令箭一
枝差戈什哈送總局交張紳收掌彈壓地面

十五日大學士桂良來津辦理撫局 本日勇目於城內湧泉

寺拏獲引誘英國兵丁飲酒之人送縣責懲

十六日勇目來局報稱海光寺僧人持刀行兇當即拏獲送縣按律究辦

十七日北門內地保報稱土棍張廣來挨舖釀飲持刀嚇人不服彈壓當即派勇拏獲送縣重責枷號

十八日寄居楊柳青簡姓尹姓來局報稱夜間有人撞門入室搶去衣包十一個懇請查拏隨派勇目帶勇前往訪獲交楊青驛送縣訊究

十九日勇目報稱匪徒孫羣引誘潮勇於侯家后滋事當將該犯拏獲送縣重責管押

略三

十五

二十日法國兵丁於金家窩滋擾隨派勇前往彈壓 本日河東地保拏獲偷竊鹽斤王玉一名據稱武清縣人送縣究辦

二十三日英法二國帶兵北上

二十四日聞院門口橋夫訛索過往商船派勇前往查辦將該橋夫拏獲並札槍一桿木棍二條一併送縣嚴行審訊重責監禁 本日因英法二國兵已北上張紳意欲議款同職員金召棠華楨到俄羅斯寓所託該國調和據俄國云若大憲來此面商兵可緩行隨見大學士桂制軍恆具陳顛末蒙制軍當允往見

二十五日制軍傳張紳議事隨赴行轅面諭為英法二國代僱

兵車當即力辭云彼如進京納貢自必代辦並脚價亦願備今帶兵北上意在交鋒烏可通融其辦理支應銀兩仍當令彼繳還僱車一事斷難遵命適辛紳謁見制軍委之辛乃允諾與英法二國官議定價值寫立攬約勢難勸阻回局即修稟告退支應蒙批據稟已悉長墊銀兩赴府找清可也

附錄稟略云竊自上年九月間患病時愈時發蒙憲諭委辦支應勉強從事不敢偷安茲該國帶兵北上已無和好之意實難再為支應所有以前共用銀二萬餘兩已發銀一萬四千兩法國給洋元合銀五千兩除收尙墊銀九千兩應如數撥兌出自鴻施

略三

十六

本日太守札飭候補縣張大令幫辦支應並以制軍面諭諄諄勸張紳毋得再卻不得已仍照舊辦理

本日大學士桂院卿恆制軍恆回京聞知大為驚慌趨有德等集人民數千赴運署跪留不允張紳於堂廡宣言此係奉旨回京不可挽留有守令保守津郡我張繡岩襄理一切誓同生死毫無游移衆心始定回局後見石太守姚大令先已到局紳士因言上憲業已回京地面公事須公祖父臺作主答曰諸望幫辦 本日南門外孀婦孫藍氏來局報稱土匪于起龍寅夜入室搶奪毆打當即派勇拏獲是時太守大令均在局中就地訊明據供屬實即請令箭正法律郡土匪無不悚懼

二十六日路遇數百貧人聲稱情願充勇張紳查看老弱居半實難充勇而情殊可憫因擇於八月初三日修造屋宇約計每日用夫四百餘名即以老弱作工藉此代賑兼以安民

二十七日武孝廉王永清赴府喊控張俊廷搶奪太守差役將原告送交總局查辦正欲派勇緝拏有侯家后舖戶並街鄰等來局據稱本係口角相爭並無搶奪等事情願公保當即查明準其具保並令毋得再生事端 本日各當行有信歇業隨出傳牌令其仍照舊章值十當五倘有土匪滋擾知會總局派勇查拏送縣懲責或有用勇彈壓之處即派人前往每日口糧由總局支發各當行乃照常辦理

略三

十七

二十八日據船戶魏姓來局報稱裝載茶葉五十隻竹蔑四十團法國用船將貨物拆卸行宮廟前河岸請通知該國繳還當即派人與商將貨物交原主收領 本日香河縣孫裕復報稱於劉家渡口被搶銀兩當即請員訊明並無失銀事即將孫裕復遞回原籍

二十九日英國突來馬隊二百餘名步隊數名空輿一乘直至尹署堂廡石太守迎出強納輿中吏役阻止不及飛昇至海光寺南營圍郡紳民惶駭張紳請姚大令候補張大令急往海光寺與該國理論告以石太守為津民所愛戴今接入營中人民憤激該國使臣稱石太守為官清正亦所素聞緣此地有無知

之人拋擲瓦礫時行偷竊特請到此彈壓張紳訪問確情始知該國託辛紳僱覓車輛該紳帶領該國兵丁赴府討車未允遂將太守劫入營中作質所云藉資彈壓特飾詞耳張紳隨謁太守於彼營太守怒罵英國其剛烈之風令人歎服回局即傳知各街舖戶人民數千定於初二日在城內問津書院齊集同往海光寺迎接該國見人民遮道亦頗震驚據云暫留一二日即當送回此時若與相爭恐激則生變率衆姑還第思太守為吾鄉名宦今被劫於外人部民應莫不憤昂嗣聞姚大令業經僱車尙有不敷即傳知縣差不惜重價急如數僱覓送營該國來信即送太守回衙張紳傳知衆紳民於初二日寅刻統帶儀仗

略三

十八

前赴海光寺迎請該國亦排隊護送本郡人民數萬沿途跪接自南關外直至府署幾無隙地此亦足徵其夙孚民心矣太守歸來官紳皆慰問郡人心始安張紳因該國派來兵丁看守府庫代備賞錢二十五緡該兵丁叩謝太守而歸 本日大學士桂院卿恆制軍恆札飭候補縣黃大令仲等迅赴欽差王大臣行轅聽候差遣內開本日接奉 上諭另派載穆為欽差王大臣指日由通赴津籌辦撫局江蘇委員藍蔚雯黃仲畚等務即星夜馳赴行轅毋得遲誤黃大令接札無處尋車張紳代為僱覓乃獲即日起程

八月一日英法二國輪船停泊三岔河口派兵把守東浮橋不

準商船通行適長蘆趕辦秋運衆商無計可施同見張紳籌議
隨往見英國領事官孟甘云法國來津原爲通商我邑運鹽於
直豫兩省售賣亦係通商大事倘若誤運生計攸關今許汝國
貿易在津而阻我邑運鹽之路此尙合理乎該領事官乃轉達
該國將軍卽覆信允其通行並囑鹽船到關恐無從識認須插
局中旗幟以便開關放行自是秋運無遲誤之虞

初二日小南河民婦韓趙氏王趙氏來局報稱張練之女因借
貸不遂搶去包袱銀錫衣服等物當飭人送縣訊辦

初三日支應巡查局勇目拏獲訛索過往船隻北河橋夫紀雙
全一名據稱解送至老君堂適候補張大令前來就地審訊責

略三

十九

懲又供出苗三等業經送縣總局隨即知會縣署務將餘犯拏
獲嚴行懲辦以除勒索之弊 本日支應分局送來私進河口
鄧善沽人王价清靜海縣人高洛遠河間縣人李成三名據稱
係大沽右營書識卽派人送交本營 本日勇目查夜至河東
小聖廟後獲小竊郭六一名送縣究辦

初四日桃花口人劉六來局報稱張萬成進院搶去津錢二串
並洋銀等物一併送局查辦據張萬成口稱赴北鄉貿易贏津
錢數串換洋銀一元適遇外邦人來暫避院中即被扭獲查看
張萬成情形不似搶奪者有王盛林等與之素識情願公保遂
釋回 本日寺卿焦學士張侍御陳來札內開本卿等辦理團

練現派勇目帶勇五百名查獲土匪駐紮貴境仰貴縣曉諭居
民毋得驚疑 本日候補張大令來局云英國恐有兵丁人等
滋擾街市已派弁四名分路稽查請總局飭人照料隨亦派勇
四名一同清查街面

初七日沿河頭堡武生常國瑞報稱穆四訛索未允卽行辱罵
毆打當卽拏獲送縣訊辦 本日夜間候補張大令來局云制
軍來信現在王慶坨調兵八千餘名以備打仗飭守令速調團
勇搶船張紳答以萬勿輕舉致害民生隨派周壽明等前往王
慶坨探虛實

初八日英國馬步隊約一千餘名由津北上 本日有湖建廣

略三

二十

三幫洋商與閩粵會館董事並洋貨各局來言洋船進口向在
葛沽停泊起貨用駁船運津現在英國兵丁把守東浮橋不準
來往求爲婉轉當往見英領事官與該國將軍言洋商貨船進
口向用駁船起貨運津貴國爲貿易而來該商亦爲貿易而至
今阻其駁船情理未順該國乃允通行自是洋駁亦無阻滯
本日四鼓石太守姚大令匆匆來局携制軍密信一函內云撫
局無成都中現已合仗津郡務卽調勇助剿令其首尾不顧今
發去告示數十張趕緊各處張貼有能焚搶船隻者加以重賞
太守大令皆云出示則有害郡民不出示則有違憲諭事屬兩
難特來商處張紳答曰天津現在人心皇皇遷徙無算況官軍

俱出兵勇缺乏鎗砲無多焉能禦敵若將告示張貼郡城立時瓦解總以繳回爲妥太守大令皆言上憲發來詎敢抗違即據閣下所商稟覆何如答曰情願擔承倘遭駁飭再爲籌畫本日聞英法二國於張家灣一帶合仗遂傳知各局多備火器鉛丸暗中齊集練勇聽候調遣以防敗兵竄回肆擾初九日午刻大學士瑞麟函張紳令其協同在城各憲合力防剿隨即據情稟覆

附錄東略云現在撫局決裂已將巴夏里檻解京師收禁今奉密寄催僧即時進剿恐該國兵敗回津反作負隅人民城郭關係匪輕素知閣下保障津垣望崇桑梓祈即會同都

略三

二十一

轉守令迅速閉城激勵所部團勇防剿不日大兵到郡即可一鼓蕩平

稟略云自英國犯順以來團練舖勇幫同保護城池自七月初八日海口合仗後該船駛入內河復添壯勇會同守令彈壓地面至二十四日英法二國帶兵北上和議無成二十五日大學士桂回京二十七日制軍察院都轉駐紮城外觀察已隨僧即赴通津城止守令二官布置一切該國討車未允於二十九日將石太守劫至南關外海光寺大營經等與該國理論至八月初三日方始送回今既大獲勝仗趁此和議減其條款自易順從近聞海上被髮逆騷擾英國不能

貿易和議之後如願幫同剿辦亦可收臂指之助是否有當伏乞鈞裁

本日候補張大令來局云城外居民紛紛遷徙恐該國兵敗表脅人民當派董事帶同縣差多方安撫逃避者始止

初十日英法二國每日需索食牛二百餘隻張紳聞該國已於通州八里橋與我兵合仗囑支應局勿爲該國採買本日派人查探內河輪船二十八隻海光寺梁家園共營八百餘里行宮一帶七百餘座

十一日河北王九來局報稱伊裝載山平船至密窪有王永慶等冒稱局勇每船索錢五串未允勢欲逞兇當即派勇擊獲請

略三

二十二

委員訊明重責枷號示衆本日石太守姚大令來局言焦寺卿張學士陳侍御移書云前發告示聞天津並未張貼如再因循即據實入告隨傳知衆舖戶人等到總局列名書押具陳不可張貼告示之故呈請守令據情稟覆本日城守營千戶王遇清來局報稱三營寄有密信海口千戶王興邦隨登第於制軍前曾告奮勇帶兵二百餘名來津焚搶船隻即請石太守姚大令到局會議現各國船隻停泊三岔河十餘隻梁家園二十餘隻屯兵萬餘一經焚搶必滋大變適董鳳鳴在側言縣差呂得雲與王興邦有葭苻親馮雲彪亦與之素識可令前往密訪遂派同王千戶至大生客寓盤詰再三店主方告以在家隱匿

呂得雲等隨同王千戶前往將伊喚出同來總局張紳邀至家中謂之曰汝帶兵二百餘名欲與該國萬人敵可期必勝乎王與邦堅不吐實遂取營信證之始無言可對但云難以銷差耳答以請太守具公文回覆該弁乃允仍恐其奢望不息派武弁傅長清沿河防之

十二日聞王與邦仍有搶船之信復邀之來局云以寡敵衆斷難立功徒害一郡生靈伊亦自覺匪易因將公文給予復派馮雲彪催令回營至晚乃起程而去 本日因英國帶兵北上發探馬往還探報 本日焦寺卿張學士陳侍御因團練經費不敷來札飭劉宗甫裁撤津勇二百名

略三

二十三

十四日河北勇目報稱虹橋有持械數十人過往該國見之即時調隊於河北大街屯紮隨派人查看係王慶坨撤回民勇已經散去該國亦收隊回船 本日孟敬熙夜聞西北人聲喧沸即往巡查緣王與邦傳言張學士帶兵千餘名前來搶船百姓因此震動極力安撫逾時始定 本日丁字沽勇目報稱有潮勇欲宿勇局當派人查辦潮勇乃回

十五日探馬來報僧邸駐紮德勝門外該國兵駐通州八里橋未聞合仗

十六日侯家后民婦張陳氏喊稱李姓搶去衣服首飾等物並被毆傷當即獲到經候補張大令訊鞠並無搶奪毆傷情事乃

薄責釋放

十八日探馬來報通州自雙橋城關一帶至三間房俱有英法二國人駐紮軍裝器械由北壩運至八里橋俄羅斯駐州城聽候互換和約 本日探得小吳家場有英人被殺該國帶兵將村莊焚燬傷人無數楊村一帶比戶驚惶當即查詢乃王與邦於塗中刃斃二人藉此銷差遂至將該村焚燬一空 本日制軍札天津總戎帶兵一千二百名赴楊村防堵因聞英國兵衆據情稟覆隨又札郡守齊集練勇焚船太守將該國現在駐京船隻兵丁數目據實陳明各大憲方息焚船之念

略三

二十四

十九日典行值年來局據稱有潮勇數名典物多索錢文未允搶去津錢五串仍恐勒索不休當即往見該將軍如數賠還並云倘再有此等事件定當盡法懲治遂傳知各當行照常生理 二十日潮建廣三幫客商來局稱現在察院令洋船即行開艙驗明貨物派人收稅茲公議將稅銀交納府庫暫爲總局僱勇之需倘日後上憲飭駁津郡各行舖戶情願公攤交納彌補 二十一日河北藥王廟民人張九齡來局報稱夜間有外邦兵丁五名入院搶擄現回河樓請即查辦隨派人前往理論該國將軍查明立將該兵丁鞭責示警

二十二日局勇報稱河北關上有潮勇擅入民宅後復入當店逞兇經該處壯勇攔阻致被刃傷因將該潮勇縛送總局經候

補張大令帶赴海光寺營中眼同該國領事官驗明傷痕即將該潮勇加以重懲張紳以當行生理裕國便民如開滋擾之端必至歇業貧民即無可轉移復親往理論該國領事官云嗣後如再有此事自當從重懲辦

二十三日派人帶勇十名赴際興當彈壓自此無敢赴當行滋擾者

二十四日海光寺分局報稱有警人數十名赴英營求助該國領事官云俟商明教士再議張紳聞知備錢鈔數紙計津錢一百緡送交該領事官按名分給並請姚大令傳各堡地保曉諭貧民毋得再往求助如有不遵立予責懲 本日王頂隄勇目

略三

二十五

報稱十五間房有王姓夜被刃傷當即派勇追捕人已逃逸遂送縣驗明傷痕差捕役緝訪務獲該犯

二十五日京差來報恒制軍崇都轉協同張副戎乘帶勇二千餘名駐紮黃村

二十六日京差報焦寺卿帶勇二千餘名駐紮武清縣境後移東安

二十七日京差報外國兵駐齊化門外城內用砲轟斃數十名本日探報勝帥駐紮彰義門外僧邸駐紮清河恒制軍赴蘆溝橋防守 本日城西北隅失火張紳急派武弁帶勇百名縣差二十名親往針市街彈壓有劉一等三名趁火肆搶當即擊獲

送府請按律治罪 本日探報恒制軍調王慶坨團勇赴采育營防堵

二十八日武弁吳承恩送來蘆團二十名令牌一面聽候差遣張紳因和議已成津郡亦各安生業無須多勇彈壓遂令撤回 本日因兩國既經和好準其通商津郡舖戶自應照常生理公平交易如外國有強買強賣情事許該舖戶到外國報明或到總局報明定必查辦 本日蘆北口人民岳會川來局報稱張有之子張得勝刃傷伊兄當即派勇獲到同受傷人一併送縣驗明傷痕飭回調養將張得勝按律懲辦

略三

二十六

二十九日派董事趙連通等赴京派勇赴恒制軍崇都轉行轅探聽和約確信

襄理軍務紀略卷三

襄理軍務紀略卷四

九月一日古玩舖劉姓來局報稱有馬蘭國四人聲言買物搶取珍珠數串跟蹤隨往見其俱入河樓寓所隨派人告該國使臣立將珠串搜出交原主領去從重鞭責四人 本日聞法國欲佔民房駐兵張紳往見該國使臣言駐兵自有行營今聞佔踞民房揆之於理殊屬非是該國遂止 本日探馬來報外國兵二千名由德勝門折回駐扎八里橋

初二日劉喜報稱城西北四座審有回鄉眷口船隻被土棍包攬起卸任意刁難訛索錢文當即派勇彈壓方得安妥 本日紳士王蓮品遣人來局報稱現盤運生鹽漕船行至賈家大橋

略四

有土棍訛索攔阻不能開行當派勇護送至坨地起卸

初三日古樓南勇目報稱有外國人遺落包袱一方送交總局當即查明係英國人所失隨派差送該國驗收 本日探報院卿恒延英法兩國於八月二十九日在國子監筵宴準帶從人五百名 本日張大令來局言英國於東關內外民房通行查閱意欲駐兵張紳謂城外現有潘查二姓廢宅並城內問津行館西北兩關大小旅店均可屯兵不可佔居民房張大令遂飭差與該國使臣言之允諾照辦

初五日張紳奉恭邸來劄並勝帥覆書隨又奉到大學士瑞覆書侍郎文祥函均令入都議事

附錄恭邸劄略云二品頂戴張錦文前於咸豐三年擊退髮逆忠義奮發幹練有爲本爵素所深悉現有面諭事件仰該員星速馳赴行轅毋稍遲緩

勝帥覆書畧云展誦手書具悉素能留心時事僕現在督師前月初七日之戰若非臨陣受傷幾成大捷現號召援師嚴兵以待如和議不成定當督兵痛剿恭邸現有面諭事件僕亦望即來營是所殷盼

大學士瑞覆書略云頃接來翰足見憂國保民之心現在戰守和三者尙未定局惟望迅速來京俾得共商一切以維大局務以京中生靈爲重以救時艱幸勿推諉

略四

二

侍郎文函略云副戎閣下自癸丑之冬擊退髮逆保衛梓鄉戊夏又首創義舉以效忠忱祇因當事掣肘遂至功敗垂成惋惜之餘彌深欽佩惟素聆芳名而竟未覲面茲恭邸行文調即來都想豪傑之心得有知己自當星馳以答國士之知此間現有面商事件務希即日北上幸勿遲滯是所禱企

初六日張紳束裝北上夜宿王慶坨

初七日止舊州營止宿

初八日宿黃村當派家丁劉喜前赴勝帥行營報聞

初九日役回據稱恭邸諭令星速前往當即起程至彰義門外天甯寺先謁見勝帥云僕忝握兵權期於必戰爾意以爲如何

隨對以事貴審時時不宜戰議和可耳勝帥亦以爲然遂帶領
往謁恭邸禮畢賜坐因言現今海澱被擾將何以處之對以宜
維持大局又問外國有信議和果否對以俟探聽確實再爲稟
覆隨即告退蓋和議並非兵力不足因英法爲海外之國與匪
逆不同雖有小嫌亦可置而弗論與之議和俾知中國尙禮義
不尙干戈也 本日聞漕臣李和芬於南運河四女寺築壩欲
遏上游之水不使下注下游無水輪船即可擱淺不知與海河
相表裏者尙有北運河北運河口有子牙河乃滹沱河之下流
滹沱河發源於山西與釜陽河會於冀州其上則爲大清河此
外凡淀河永定河其水無不畢會於北運河口而注諸海安能

略四

三

築御河一壩即使直省諸河之水皆不下注乎徒令往來客船
南運鹽船全行阻滯且恐上游漫溢更有淹沒田廬之虞遂往
謁勝帥請速行文知照停工 本日張紳進彰義門與上海藍
觀察許文同寓楊梅竹斜街永盛旅店因詢及議和一事答以
勝帥意在於戰恭邸意在於和英法兩國使臣雖經演禮定於
十八日謁恭邸惟和約內有新增條款必俟定局方得議和確
信

初十日王雅齋來寓言現於俄館設筵邀英法兩國使臣會議
請一同前往探其虛實如該國實係願和即據情稟明恭邸以
俟裁奪 本日天津總局來信言英國兵弁又佔民房適該國

繙譯黃仲畚來寓即告以英法兩國原約到津時即出示安民
斷不騷擾百姓今聞佔踞民房豈非爽約況津門城關內外廟
宇以及旅店廢宅足可敷用途將來信交該繙譯託轉見該國
使臣趕緊去信知照駐津領隊官毋得佔居民房 本日聞所
立和約內有准英法兩國買婦女一條張紳必欲刪去因與該
國繙譯言之謂此事斷難准行繙譯允即商明該國使臣改爲
禁止買中國婦女 本日周內翰壽昌外函欲將眷口接赴山
左張紳隨具覆牋交來差令其面稟伊主云現在和議大局已
定無須遷移

略四

四

十二日陳允泉李興海李梅湖來寓因語以昨見孟振生董若
翰二教士言髮逆現盤踞金陵及蘇杭等處如英法兩國兵費
即行措辦該教士即見該國使臣言明隨覆信須於筵宴時恭
邸親自與言事必協矣是時趙化南王雅齋亦一同來寓言及
此事云俟與勝帥言之 本日俞恒治樂平泉二人來寓云京
師亦欲按照天津設立舖民總局彈壓地面張紳答以俟稟明
勝帥允行再爲辦理遂將天津總局規模詳告以便照辦
十四日帶領法國二教士謁見勝帥該教士即將欲泐英法兩
國南平髮逆事面陳勝帥云俟稟明恭邸再爲籌議 本日接
天津來函言英國佔踞民房甚多當將原函與黃仲畚閱之令
再見該國使臣據該使臣云如有廟宇店房可居即令遷移

十五日恭邸飭人傳知有面諭事件令孟董二教士即刻前來張紳遂偕該教士並王雅齋前往天甯寺先謁大學士桂侍郎文據云恭邸現有寒疾不可以風侯再謁見可也隨答以既令其前來若卻之必至生疑文侍郎因稟明恭邸即帶領進見十六日哈景尼來寓云孟董二教士與該國使臣欲將該國官留京數員代中國鑄造砲位並教習中國兵弁演放火鎗張紳因思英法兩國使臣卜布等疑懷未釋宜請勝帥加以禮貌然後再擇期筵宴遂函致趙化南令其稟明勝帥是否可行再爲照辦 本日天津來函云聞德州四女寺業已築壩請速稟勝帥核辦張紳即冒雨前赴行營將原函呈閱勝帥隨具公文行

略四

五

知 本日張紳回寓後思英法兩國疑猶未釋擬將和議一事歸於紳商出名似屬得體即稟呈勝帥請示遵行

附錄稟略云現今英法兩國雖允和議終以未見大帥爲疑似宜予以寬容面爲開導且據孟董二教士云該國繙譯多不善於辭令傳述言語恐有未周擬恭請擇地定期邀集該國使臣筵宴 叨陪末座一切大小事宜俱可相機與該使臣籌議或作爲紳商延請並和議亦歸於紳商出名懇請入奏較之官與議和似屬得體茲聞該國不日回津爲此稟聞伏候鈞裁以便遵辦再法國教士昨謁見恭邸申謝賞還天主堂並未言及助勦江南一事合併附聞 本日又將紳

商出名議和之稟繕清呈請勝帥入奏

附錄稟略云竊商民人等食毛踐土受國家二百餘年豢養之恩 深仁厚澤洽髓淪肌一旦有事分應志切同仇心

殷敵愾今乃英法等國稱兵犯順大肆鳴張在 皇上大

申天討原不難滅此朝食即商民人等亦宜激發忠良協力

助戰復何敢稱言和議究之干戈不息百姓必至流離失散

現在民間被其騷擾情狀莫可言宣是撫局一日不定居民

一日不安爲此公籲大帥據情奏乞 皇上以萬民塗炭

爲念宏開湯網俾商民人等與該國速定撫局則感荷生成

無既矣

略四

六

本日接奉恭邸並大學士桂侍郎文札飭回津

附錄札略云英法兩國和議已定指日回兵所有照料一切

必須情形熟悉之人素知該職員人望所歸鄉里倚重飭即

回津妥爲辦理

十八日勝帥躬自到寓張紳遂將紳商出名議和之事復爲面

陳勝帥深以爲是並述法國使臣意欲謁見大帥面言協剿江

南髮逆並留官在京代中國鑄造鎗砲等事勝帥云俟請示恭

邸再爲辦理隨又請將長蘆鹽斤復價款項作爲天津總局經

費勝帥允以札知崇都轉核辦 本日孟董二教士來寓據言

今有國書必須朝見面呈張紳語以朝廷體制自有一定所有

奏疏表章等件均由侍臣呈進該教士云既有定制敢不恪遵
隨稟知勝帥

附錄稟略云昨見法國孟董二教士聲稱現今接到國書意
欲朝見面呈當即語以中國禮制所有奏疏表章均由侍臣
恭呈至海外各國來朝儀文亦皆遵中國定制該教士當即
恪遵至助剿江南髮逆一議據云須奏明該國君主並須大
帥賜以書柬以便據此奏聞且云既經和好凡事皆應効勞
擬將該國官留數員代中國鑄造砲位教演火鎗各等語合
併稟聞

略四

七

本日孟董二教士又云該國使臣因未與勝帥相晤意欲勝帥
先行往拜張紳云禮尙往來總以賓先拜主然後主方往拜儀
文不容紊亂該教士當即允從

十九日景州鹽巡葉萬之來京據稱本月初七日有大股鹽梟
肆行搶鹽三百餘包並將鹽巡縛去二名未知下落總局擬派
勇前往查辦

二十一日辰刻張紳自京起程路經海子該處守門官派兵一
名送至馬家橋

二十二日晚至楊村是夕瑞豐當店陳雨泉劉鳳來知英法國
帶兵北上駐紮楊村時燒燬民房搶劫當店該汛官星夜赴津
聲稱現在楊村河西一帶俱被蹂躪恐河東勢亦難免請總局

設法護持當即飭人往見英國周繙譯令其速爲致信不得擾
害居民是以河東地方秋毫無犯

二十三日未刻抵津到局後諸同人云現今英法兩國兵弁陸
續退歸津門所有善後事宜皆俟商辦昨已稟懇具文詳請
二十七日院署後民人數百來局報稱法國兵弁佔據該處民
房貧民無力遷徙勢且露處請與該國理論隨告知該國使臣
該使因囑兵弁毋得濫佔河北民房

略四

八

冬十月三日四村店民人于起宋有喜張連升來局報稱該處
鄉勇誤將英國載物小車碰翻因此相爭互有傷斃嗣該國兵
至適遇趁墟文生高靜修等疑爲尋毆遂被扭帶來津請速查

辦當即往見該國領事官巴夏里將該生等實係趁墟並非尋
毆詳細告知該領事官允即查明釋放

初四日巴夏里來局云所言四村店趁墟文生未知在何處因
示以現俱在問津行館並派勇隨同前往將該生等查明帶至
總局釋放回籍

初五日張紳因撫局既定必須迅速籌畫善後事宜津郡方可
安謐遂擇初六七兩日延在城各憲宴於當行公所與英法兩
國使臣會議是日各憲未至善後一切章程未得議定

初六日法國董教士來書達知嗣後勿再供帳即告各分局所
有該國行館一切供帳俱酌量裁撤自七月十三日至今大小

行館供帳之費共用津錢五十六萬有奇除領款外仍墊辦九萬緡遂造具清冊呈送各憲查核

附錄來書略云昨與 敝國使臣言及各營所需一切津郡紳商供帳過厚心殊不安刻已嚴禁各營不准再領收什物望即傳致分局具言 敝國深感款待厚情請將供帳嗣後俱行裁撤是祝特此達知並鳴謝悃

初七日傳知各街舖戶現擬將所設支應局概行裁撤如有外邦兵丁人等購置食品物件均宜公平交易不得高擡價值致起爭端是時閭閻安謐人民旋里但節屆隆冬宵小易於蠢動不可不嚴加防範仍留長勇一千名晝夜巡查所有支發口糧

略四

九

及一切局費皆張紳自辦

是日張紳束寄英國並送去腰牌一千面

附錄東略云今和議既成自當視為一體遇事則彼此通知互同辦理庶可永無嫌疑況津郡人民衆多英國日後通商來人亦必不乏其間良莠不齊難免滋事不可不先事豫防總局素有長勇一千名彈壓地面英國亦應派弁兵各路稽查並每屆冬令嚴防盜賊必使各執器械以備緝捕恐英國人等路遇驚駭是以豫為達知勿生疑懼以後英國有事即可知照總局幫同辦理津郡有事亦必知照英國幫同辦理如此則兩有裨益相安於無事矣今送去腰牌一千面祈書

英國字樣分給各勇以便查核

十四日估衣街裕興文泰二舖夥朱得林等到局報稱有法國兵丁並潮勇數名來舖聲言置買衣衫趁勢搶掠當與理論乃用所持白楮短刃毆傷舖夥張明黃大二名又聚集數十人幫同肆搶攢毆請速派勇彈壓當即派勇前往查勘見該兵丁同潮勇等仍於舖中掠取衣物經去勇奪回男女衣十三件擊獲傅姓潮勇一名一併押送總局適值欽使恆院卿來局遂將潮勇等搶掠衣物用刃傷人事情面稟意欲調集練勇與該國立決一仗欽使謂今既與該國和議允其通商自宜從容辦理不可決裂遵即往見該國使臣言嫌隙今已盡釋凡事皆宜循理

略四

十

何兵丁仍肆行搶掠該使臣云敝國亦秉禮之邦豈肯縱令兵丁搶掠百姓隨派員弁帶領小隊協同衆勇前往查拏立將搶掠人捆縛十名同傅姓潮勇均帶至該使臣處訊辦該使臣因兩舖戶貨物被搶賠洋銀一百元令該舖領訖張紳恐此風漸長復見該使臣云軍法最貴嚴肅犯者即究懲不貸現諸國駐紮津門紳民俱相待以禮但我邑人性素稱強悍若不嚴禁兵丁騷擾必至滋生事端該使臣云嗣後如有此等情事準總局拏獲送官按律科罪

二十五日文士任慎之來局聲稱於運署樓後被英國人無故用刃砍傷當即派差將該文士送至該國領事官驗明傷痕敷

藥調理隨將行兇人查出懲辦

二十九日張紳以局中長勇一千名支發口糧甚鉅現已力不能支因稟請恭邸籌撥款項以資接濟嗣蒙批據稟已悉應聽候文藩司會同恆院卿崇京卿妥商酌辦奉批後仍勉力支持暫行墊辦

附錄稟略云竊職於九月十六日接奉節飭現和議已定英法兩國將次回津必須情形熟悉之人照料一切仰即束裝回津等因蒙此職遵於二十一日起程二十三日抵津英法兩國亦陸續將兵撤回連日與該國使臣接見嫌疑俱釋民心漸安又據法國使臣堅辭供帳已於本月十五日起所有

略四

十一

牛羊米糧等項該國皆自行采買至需零星物件職尚能措辦是可無庸籌款第察現在情形節屆嚴冬難免宵小竊發又兼英法兩國駐津兵丁尙衆勢須有民勇彈壓方可免生事端茲所募長勇一千名擬分撥城廂四境晝夜巡查以清地面惟是職力綿薄本年辦理供帳數月以來所墊匪輕此時長勇口糧再爲墊辦力實不支查有捐釐一款蘆商鹽斤復價一款均可撥用因未奉明示地方官不敢擅專爲此據實陳明叩懇節行制憲轉飭運憲府憲將捐釐復價二款准其動支以作給發長勇之費否則職實無力再墊長勇即難設立矣事關善後大局伏乞恩准劄行轉飭籌撥實爲公便

是時閣郡紳士聞總局需費浩繁長勇口糧等已無力再墊亦公同具稟呈遞欽使行轅請即撥款以濟勇糧蒙批允與地方官商議籌撥

十一月二十五日張紳因各國准在津通商必須速定善後事宜庶日久可免滋擾遂於當行公所復延各憲與英法使臣妥議章程並酌擬條規十數款蓋通商宜守信義立法尤貴嚴明現今和議已成英法各國均經和好舉凡紳商士庶自必與該國交易往來若漫無程章恐生嫌隙茲擬條規十九款稟請各憲與英法諸國使臣公同議定各出榜示曉諭商賈人民遵照奉行用垂久遠庶於中外兩有神益今將所擬各款列後

略四

十二

一殺人者皆一律問抵以重民命即其中別有情節亦必按律科罪此中國之法也如英法諸國有傷人命者亦應查照大清律知會本管官按律定擬毋得袒護以昭公允 一欠錢者必須清償如久假不歸應送各該管官追比欠一緡者掌責欠十緡至百緡者板責欠千緡至萬緡者憑該管官查明以家產備抵中國外國均照此辦理 一姦淫之罪大清律具有定例中國人犯者即查照各律辦理英法諸國人犯者亦應查照大清律知會本管官分別治罪 一搶劫誑騙以至酗酒滋事引誘賭博或恃強欺弱私相鬪毆種種不法之事無論中外軍民人等皆應送各該管官從嚴究辦至搶劫重案津邑已有明示格

殺無論此外案件各該管官應核其情節輕重按照大清律辦理毋得徇隱故縱 一中外務須公平交易津郡各行生理素講信行是以每年各省客商雲集凡物之多寡價之低昂無不各隨行市售賣嗣後英法諸國來售貨物亦應隨行市定價並言明價值平色銀貨兩清該行預爲通知不得隨意低昂致臨時有紛爭之事 一英法諸國貨物到津歸行後定價出售無論遠近客商投行批寫者即將某月某日所批何貨何價並價銀平色一一開列行單以爲信約付客商收執交銀起貨其尋常所買零貨估物給價無庸開列行單 一天津生理莫大於離務春秋兩運用船最多必須先期僱覓預付腳價如英法諸

略四

十三

國運貨亦用鹽船不惟所交水腳落空貽誤運關係尤大該國自宜另覓民船起駁庶於運貨運鹽兩無妨礙所有尋常需用船隻須至埠頭處令其僱覓隨行定價該埠頭亦不得故爲低昂 一英法諸國起貨自必需用船隻但天津船分各路其內河之船並不識海道情形若令其裝運一經沈沒船戶即各逃避貨物任其漂流成本虧折不可不慎總宜用出口海船往來轉運庶保無虞倘遇河道水淺惟有俟海船進口再覓小船起駁方爲平穩 一英法諸國出售貨物遠近客商斷無赤手赴行批貨之理設所携銀數不敷須令覓股實保人約期歸償至期不償責成保人保人無力代償即以該客商家產備抵如

該客商將所短價銀找清保人或侵吞肥己即行送官追究

一英法諸國甫在津郡通商於地里人情自必生疎所有街道河路宜揀派員弁稽查彈壓毋令兵役騷擾其曲徑小巷更宜嚴禁遊行恐滋事端至沿河兩岸起卸貨物亦須多派員弁常川巡邏庶不至有舛錯 一英法諸國貨物到津通商衙門只計貨收稅其餘事件全歸該國自行辦理 一中國銀錢等鈔原爲一時便通錢法之計各國售貨概不準收鈔客商批貨亦不準用鈔以免擾累 一津郡城外英法諸國既立館開行屈有定所應禁止閒雜人等擅入以防勾串哄騙貨物如係向充服役者各給腰牌一面以便稽查 一英法各國駐津領事官

略四

十四

自必品行端正而所帶兵役恐賢愚不等或乘空閒遊騷擾居民舖戶必至遷徙歇業外郡商旅亦聞風裹足不前於通商大爲無益應嚴禁兵役得任意往來 一衙署民宅向有戒例不准閒人擅入有擅入衙署者當即拏獲究辦有擅入民宅者以竊盜論縛送到官訊明定予責懲今英法諸國駐津兵役人等恐未諳風俗自應預爲通知該國出示曉諭倘明知故犯準縛送本管官懲辦至該國寓所亦應援照此例不准內地閒人擅入如有犯者亦準縛送地方官懲治以歸畫一 一舖面住房各有業主英法諸國如欲置買按原契付價或業主於買房之後復有添修應於原契價外再爲增加其價值若干有中人

及經紀等公平估定兩相情願再立文契錢房兩交至於或典或租非永遠之業可比宜隨時定價立文約爲憑若置買地畝亦照置買房間一律辦理 一田園地畝爲農民養生之產當稗苗方長禾穗將成時最恐驟馬牛羊踐踏英法諸國宜嚴禁兵役不得隨意收放致害禾苗違者應從重治罪 一設館立行需用地基萬不可掘人墳墓如必須其地宜預爲出示曉諭有墳墓之家酌給價值令其另擇佳兆慎毋硬行侵占 一英法諸國既經和好本地官紳士庶與該國必時有往來拜會中國向例必先遣人通知然後往拜茲該國如見本地官紳士庶亦應照此例行之

略四

十五

二十七日南門外民人劉玉廷來局報稱其兄被英國馬踏身亡當將該民人送縣稟明緣由張署令帶見該國使臣據云馬踏究係誤傷給洋銀二十五元以資殯葬張紳聞之曰前擬條規內首議傷人命者以命相抵惜未採用以致視人命如兒戲草草完結從此復有何顧忌哉 本日縣署來諭云府憲因總局紳董襄辦團練日夜奔馳始終不懈欲彙冊詳請大憲獎敘張紳以國家有事出力報効原分所應爲質之董事孟敬熙胡履亨傅長明雷蘊岫何珍等皆意見相同遂具稟詳辭並祈轉請各大憲速定善後事宜

附錄稟略云竊職於本月初一日蒙憲諭轉蒙府憲飭取舖

民總局司事各銜名呈請奏獎等因敬聆之下感激難名但職設立舖民總局原爲保守津郡自英法兩國輪船長驅到津各首董襄辦支應不敢搶擄市塵並帶勇四路巡查土匪亦皆歛迹盡心竭力上報君國下衛閭閻雖有微勞何敢仰邀獎敘惟善後事宜不可一日稍緩懇祈轉請各大憲迅賜議定章程無使外國滋擾俾小民各安生業則感鴻慈於無既矣

略四

十六

三十日東橋口民人李起雲來局報稱其弟李萬興開設茶肆於二十九日夜間回家路遇英國人無故刃傷立時斃命請總局查辦張紳歎曰善後一日不定百姓一日難安今該民人無故被殺並無兇犯抵命情殊可憫遂赴崇京卿行轅請示如何辦理崇京卿云應請有司官查辦其時張署令聞知卽往見該國使臣該使臣許以嚴拏兇犯治罪願先給埋葬洋銀五十元該民人聞有埋葬銀即願結局張紳傳諭該民人總局給銀埋葬此案務必嚴追該國洋銀萬不可受不意該民人則已將埋葬銀領去了事矣

十二月六日各憲暨衆舖戶延英國官筵宴該繙譯龔橙云外國船到津時曾與紳士辛繡圃言和約所議各款倘有違碍不妨指駁伊暗中調處可使更張

初十日法國使臣哥士耆來局拜會談及法國到英國卽隨英

國風俗英國到法國即隨法國風俗張紳答云今兩國既到中國自應皆隨中國風俗該使臣聞之默然既而曰是須再酌本日張紳因和議已定地面皆安前奉制軍所發酉字令箭應行繳回遂具稟派前任千戶馮雲彪赴古北口行轅呈繳

附錄稟略云竊於本年七月十二日蒙發令箭一枝後有南關外孀婦控土匪於起龍黃夜入室搶擄當經派勇拏獲適守令在總局就地訊明即請令箭將該犯正法從此閭閻安謐如常無復有搶奪之事城鄉村鎮咸感鴻施惟是舖民總局經費浩繁地方現已肅清所募民勇擬即酌裁今將所發令箭派前任千總馮雲彪赴轅恭繳伏乞電閱查收再該弁

略四

十七

於分局辦事頗著勤勞可否奏請開復原職出自仁憲格外鴻慈爲此叩懇恩准施行實爲德便

十二日聞郡紳商士庶因咸豐八年曾爲張紳請立義祠尙未奉有明文今仍擬建立作爲議事公地遂公議赴觀察守令各署稟請轉詳

附錄稟略云竊津郡數年來頻驚兵燹未遭塗炭卒至轉危爲安實仰賴各憲調度有方用資保護而職員張錦文隨同襄理亦頗著勤勞查該職自成豐三年幫勦逆氛緝拏姦細捐貲助餉饋食養軍至八年海疆戒嚴奉委團練防守益加嚴密籌畫倍極周詳及輪船駛入內河復同各憲設法羈縻

靖于戈而歸和好致使外邦咸服津門未至擾害迨本年夏間英法等國復航海來津人心愈加惶恐紛紛遷徙震動異常該職晝夜劬勞仍照前布置歷數月之久並捐資六七萬緡保守郡城咸得安居無恙在該職好義急公上報國家下衛鄉里並無矜伐之意獎敘不肯自邀以增廣學額貲財從未少吝以周濟困窮其善舉更難枚舉各大憲深相褒嘉特爲奏請獎勵旌以匾額在該職業沐殊恩紳士亦何敢再瀆惟秉彝之好性所同然迫於至情有不得不公籲者查咸豐八年曾稟前制憲譚請爲該職建立義祠已蒙檄行司道核辦因未奉有明文不敢舉行現今既准英法等國通商與津

略四

十八

郡人民必有交涉事件紳等再四籌思仍擬爲該職請立義祠作爲中外辦公之所既藉此以表襄辦軍務之勞實爲兩便爲此公籲仁憲據情奏請以順輿情而孚衆望則感戴成全之德於無既矣

十三日舉貢生監等因此次輪船到津復賴張紳撫輯未致流亡遂贈匾額以誌其保艾之功張紳歷襄軍務保衛地方初不言勞而吾儕誼切同鄉恐事蹟日久就湮爰畧誌其梗概以備士大夫異日續修邑乘採擇焉

襄理軍務紀畧卷四

此書彙視學天津時得之舊書肆乃記英人及各國兩次據津時鄉紳張錦文辦團防事錦文天津人爲長蘆鹽商其辦鄉團任事頗力蓋一鄉之善士也紀略中述其言行其知識蓋亦同於一鄉其爲各國供張以免鄉里一時焦爛於鄉里則益於大義則非然庚申之役英兵由津入都制軍且令團局爲備車輛卽錦文亦力辭是當時制府之識又出錦文下矣其在南疆富英艦過京口時揚州震驚紳士江甯民携巨金送英船約弗入揚其主之者聞爲林下某巨公後遂以此施之粵匪揚城殲焉又粵匪既逾過揚淮安某紳亦師江所爲通款於賊及聞揚州殺戮之慘乃追使者於境上而備守禦焉嗚呼辛亥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閱此編不能不爲之撫卷太息也此編

爲稿本乃團局中人撰以頌錦文者文多蕪俚瑣細爲難其尤冗蔓者讀之可得當日情事之大略矣乙卯六月上虞羅振玉記

汪兆銘康成被逮供詞

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

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留學時曾爲民報主筆生平素旨皆發之於民報可不多言丁未年孫逸仙起事時兵敗後攜炸藥軍器等出我潛以此等物件納入書篋內寄存友人處後復在南洋各埠演說聯絡同志繼思於京師根本之地爲震奮天下人心之舉故來又自以平日在東京交遊素廣京師各處熟人頗多不易避面故聞黃君映相館之設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黃君等皆不知精衛目的所在相處月餘後見精衛行止可異頗有疑心故映相館中有人辭去至於今日忽聞價言映相館中有事故即往閱知事發不忍連累無辜故復回寓擬留書黃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筆溪雜誌第三種供詞

張氏叢書

自被逮以來詰者或曰今中國已立憲矣何猶思革命而不已嗚呼爲此言者以爲中國已有長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黨人觀之則數年以來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少減於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持立憲之說者以爲立憲則必平滿漢之界而民族主義之目的可以達立憲則必予民以權而民主主義之目的可以達如是則雖君主立憲奚不可以即於治以吾黨人論之姑勿論所謂平滿漢之界與所謂予民以權者爲果有其實否卽以君主立憲之制而言其不能達濟國之目的可決言也談法理者每謂君主僅國家之最高機關有憲法以範圍之則君主無責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憲未嘗不可以治國

此於法理則然矣以事實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國之立憲無論其爲君主立憲爲民主立憲皆必經一度革命而後得之所以然者以專制之權力積之既久爲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摧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法國當路易十六卽位之初蓋已幾樹立憲君主政體矣而後卒不免於大革命其故實由於此此非惟民主國之法國爲然以君主國言若英所謂憲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謂君主立憲政體之強國者也今之言立憲者多祖述之其亦嘗一按此三國之歷史乎英國無成文憲法其所謂權利請願與所謂大憲章者實由幾度革命所造成其憲法發達之歷史蓋遞遷迭變以至於今日者法學者謂英國之國體雖

筆溪雜誌供詞

張氏叢書

日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論實爲民主政治非虛語也德國之憲政由日耳曼諸邦自治制度夙已發達足以爲其根本故君主立憲之制可行之而無碍至於日本則所謂最重君權之國也其憲法上君主之大權遠非德國可比徵論英國今中國之言憲政者或謂宜以日本爲法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戾於法理爲不足學吾以爲前說固無足論卽後說亦徒爲法理之空談非事實之論也夫謂日本憲法君主大權最重者於法理上則然耳至於事實則大權固不在君主也維新以前幕府專制天皇僅擬虛位是故倒幕之役實爲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鄉隆盛以兵東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權已移於維新黨之手於是德川歸政天皇

總攬大權要其實則天皇高拱國事皆取決於倒幕黨之手是故日本之憲法以法文而言則大權總攬於君主而以歷史而言則其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國立憲之成績衡之中國乃無一相類既非如英國憲法之以漸發達又非如德國有自治制度以爲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經廢藩倒幕之大革命其專制政體行之已數千年自二百六十餘年以來且日益加厲所謂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在於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爲奴僕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憲之名而制定憲法大綱其開宗明義以爲憲法所以鞏固君權夫各國之立憲其精神在於限制君權而此所言立憲其宗旨在於鞏固君權然則吾儕謂

皇漢雜誌 供詞

張氏叢書

如此立憲適爲君主權力之保障爲政府之護符其言有少過乎嗚呼如此之立憲卽單以解決政治問題猶且不可况欲兼以解決民族問題乎夫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有密接之關係民族主義謂不欲以一民族受制於他民族之強權民權主義謂不欲以大多數之人民受制於政府之強權然所謂強權者卽政治上之權力今號稱立憲而其目的在於鞏固君主之大權是其強權較昔加厲其終爲民族民權兩主義之敵不亦宜乎

論者又曰此爲國會未開時爲然耳國會已開則民權日以發達故爲政治革命計當以速開國會爲惟一之手段爲此言者可謂惑之甚也夫立憲所以鞏固君主之大權上文已

言之矣而國會者卽爲此大權所孕育而生如嬰兒之仰乳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如是之國會而欲其能與政府爭權限以爲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斷言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未有所變易而貿貿然開國會以生息於君主大權之下者其結果不出三種

一曰國會爲君主之傀儡 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嘗立憲矣其憲法悉模倣歐洲君主立憲國條文頒布之後以親佞之臣組織內閣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以阿附朝廷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粉飾苟且殆如一場戲劇未幾新內閣頽然而倒而國會亦閉歇不復開至昨歲而有少年土耳其黨之大革命

皇漢雜誌 供詞

張氏叢書

二曰國會爲君主之魚肉 今之俄羅斯是也俄自與日本戰敗後迫於民變不得不立憲其憲法條文之完善較之憲法大綱相倍蓰也其政黨之強立較之今日請開國會者之兒戲相霄壤也其憲法由民黨數十年血戰所購得較之今日所謂立憲又不可同日而語也然而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無所變易國會終不能與政府之威權相敵故自有國會後以持正議之故屢被解散議員之逮捕者纍纍不絕膿血充塞之歷史如故革命之風潮亦急激如故

三曰國會爲君主之鷹犬 今之安南議會是也安南隸屬於法法欲苛斂其民而慮以是激民乃開議會以安南人之有資望者爲豪傑員爲會同員每欲加稅輒開議會使議決

號於眾曰此議會所議決也故安南之有議會實為法國官吏之鷹犬協力以搏噬其民者也

由是觀之即如請願國會者之所期其結果不出此三者請願諸人其果有樂於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其罪實通於天也

立憲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諸人以爲欲達民主之目的

舍與政府死戰之外實無他法此實革命黨所久已決議者

也若夫避戰爭之禍而求相安之法則前此革命黨人

憲政體則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之目的皆可以達而戰爭

之禍亦可以免誠哉言也或有慮此爲不利於滿人者不知

果不言立憲則已如其立憲則無論爲君主國體爲民主國

體皆不能不以國民平等爲原則謂民主國體爲不利於滿

人者非篤論也或有慮此爲不利於君主者然以較諸鼎革

之際其利害相去當如何歷史所明示不待詳言也所謂願

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及所謂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

何慘也設不亡於漢人而亡於鄰國則法之待安南與日本

之待朝鮮視去其國王如一敝屣而其國王乃日仰鼻息以

求活也以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還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

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於國內現象略陳之矣至於國外之現象其足使

中國一亡而不可復存一弱而不可復強者尤令人驚心怵

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國人於庚子以來頗知敵國外患之足

稟溪雜誌 供詞

五 張氏 讀書

懼至於今日反熟視若無所駭此真可爲痛哭者也夫中國

自甲午戰敗以來所以未至於瓜分者非中國有可以自全

之道特各國平均勢力之結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國乘勢進

兵於東三省久駐弗撤實啟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勢之故遂

與之戰戰役既終而各國之形勢爲之一變前此日英同盟

與俄德法同盟相對抗迨日俄戰後而有日俄協約有日法

協約有英俄協約所謂協約質而言之實協以謀中國而已

前此欲謀中國而各國自顧其利害勢有不均遂相衝突而

出於戰今則鑒於戰禍而以協約爲均勢之不二法門一旦

各國勢力平均則保全瓜分爲其所願願所以苟延至今者

以英法慮德爲之梗而日本又慮美國之議其後也此年以

來日美之衝突日以彌甚數月前且有日美開戰之說而日

英美同盟之議囂然大起日本新聞從而論之日日美英同

盟成立則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國之死命其謀我之亟有若

是也夫美富而日強兩國雖各懷敵意終不敢遽如日俄之

肇釁則其彼此利害衝突之點終必以協商定之誠使英德

法俄美日對於中國之均勢政策略定則自甲午以來中國

所賴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

有爲波蘭之續而已分割之慘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謂保

全者其實禍無異於分割國不能自立而賴保全於人已失

其所以爲國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此所謂一亡而不可復存

一弱而不可復強者也識者有憂於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

稟溪雜誌 供詞

六 張氏 讀書

同盟之目的在於互相扶助也故有兩強國同盟者而決無以強國與弱國同盟者以強國而與弱國同盟是必強者以同盟爲餌而釣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國不自強萬無可以與他強國同盟之理而非於國家權力發動根本上有大變革又無可以自強之理愛國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談國事者不以此爲憂而願以邇來中國與外國交際其體面較優於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國所以不見禮於外國者以其有賤外排外之思想然雖如是而俄人固嘗以深情厚貌相親而因以攫大利矣今中國人之思想已由賤外排外一轉而爲媚外而各國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國之所重者不在主權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體面遂亦競以深情厚貌相結以期外交上之圓滑而中國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間有一二小小權利得僥倖爭回則尤大喜欲狂而於外國之協以謀我瞠乎若無所見此真燕雀巢於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將傾也此無他由人人心目中以爲今已豫備立憲凡內治外交諸問題皆可藉以解決醉其名而不務其實如相飲以狂藥猥日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後中國之情狀其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中國之情勢非於根本上爲解決必無振起之望及今圖之其猶未晚斯則後死者之責也

篁溪雜誌

供詩

七

張氏讀書

跋

右供詞從前清法部舊檔案中錄出考精衛入獄在清宣統庚戌年三月以謀炸攝政事聞政府由內城總廳逮捕經民政部鞠訊交法部下獄定永遠監禁迺於三月某日收入法部署南監此爲精衛之紀念日也辛亥八月黎元洪起義武昌天下響應政府九月特赦黨人時覺羅紹昌任法部尙書於九月十一日以資政院之詰奏請釋精衛十三日奉旨特赦汪兆銘發交粵督張鳴岐差遣余適供職法部向與精衛同鄉同學先一日詣獄所報精衛精衛一見詢余曰君別來無恙耶因言居獄中若鳥在籠俯首飲啄一切世事均所不知卽今日出獄之繇亦茫如也明日君盍將近月報章視我余諾之翌午十一時典獄司掌印傳旨乃導精衛出獄先至典獄司典獄司掌印文佺告余曰精衛入獄時經部搜檢銀幣有九十餘番存司中今託還之精衛精衛形神憔悴貯立凝想不發一語同出獄者有四川黃復生精衛告復生日余累君復生謙詞謝之時部中司員及途人赴法部望精衛顏色者千餘人途爲之塞司內稍坐余告文佺曰精衛憊矣君可僱驟車三輛一爲精衛載行李一供精衛復生坐一爲余坐同赴泰安棧抵棧時午後一時半也余勞精衛曰獄中良苦精衛曰招待頗不惡飲食雖劣久則安之矣貽穀案中某君獄中比鄰居聊接談以破岑寂初猶閱新聞紙藉知外事後亦禁之祇流覽自攜來之書籍而已被捕時自決必死而

篁溪雜誌跋

八

張氏讀書

心中一毫不亂故供詞痛言時局今日惘惘如夢中也余告精衛曰君今之出是由武昌風潮烈甚大事已去政府欲借君收覆水也君被捕時余與君侄通甫在廣利舟中閱報知之抵都後人人謂君必死肅親王爲民政部尙書章宗祥爲內城總廳廳丞兩君號稱愛才章氏言之肅王肅王請於攝政王故定君永遠監禁君之不死有今日者半由肅王及章氏之力也越數日精衛告余曰已草一書致章氏矣余又詢精衛曰君後當何以自處政府欲君速離京故發交張鳴岐差遣然張鳴岐何人也事實理論兩不適合君自審究何如者精衛曰歸粵誠如君言吾亦暫留都下揆大局情形何若耳又數日精衛遷他所終日奔走國事席不暇煖余因警察所訶閉門斜街花市與精衛晤時寡精衛和會南北之動機正此時矣此供詞余在比部時會鈔二分一送精衛一存行篋海內咸索觀之精衛言在獄時如夢中余今日記其情事亦如在夢中也精衛千古矣民國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東莞張滄海識於宣武城南息影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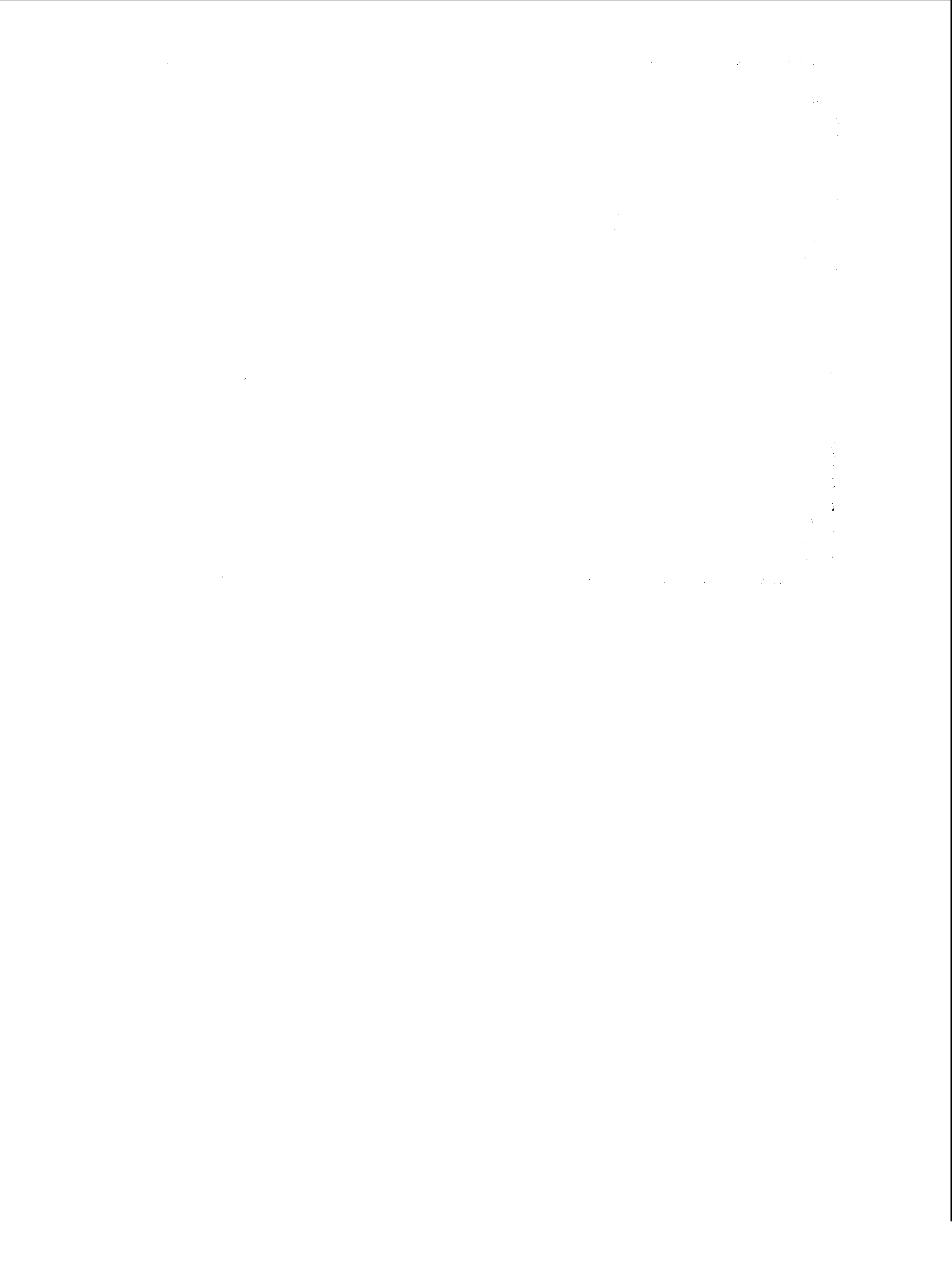
篁溪雜誌跋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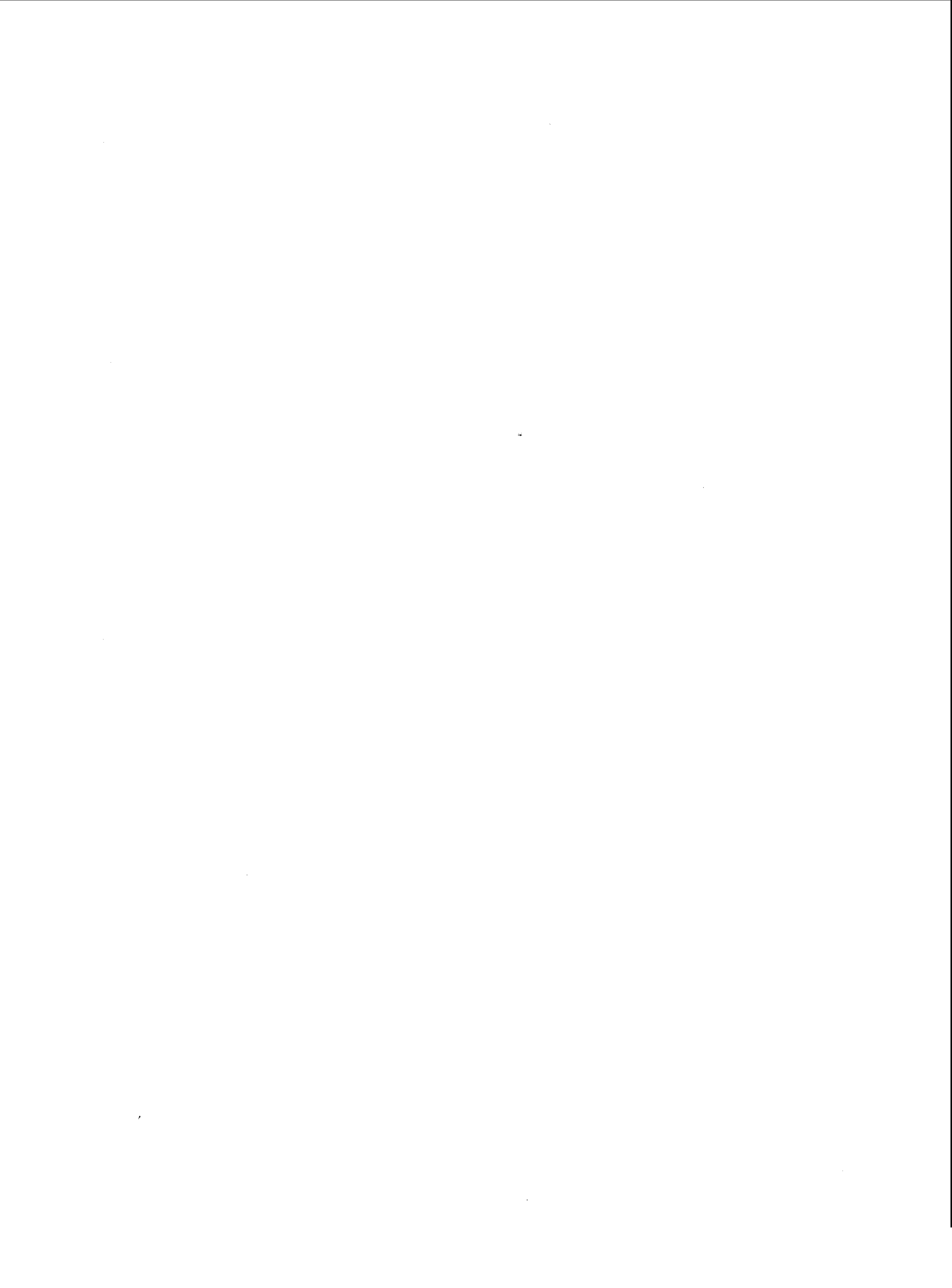
張氏叢書

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終

篁溪雜誌第三種



東陵盜案彙編



戊辰五月

高宗純皇帝裕陵

孝欽顯皇后普陀峪定東陵被軍匪盜發遺骸暴露附身

附棺之物掠奪一空六月初事漸聞於天津

上心憂之而守護文報不至十七日既暮陳太傅得瀛貝

勒澤公等來書始悉慘狀

上覽書大恟左右皆感泣明日減膳變服望

陵哭祭乃

派少保耆齡宮保寶熙侍郎陳毅前往查勘兼治善後事

宜旋

派澤公忻貝子往代祭告並會同辦理善後至七月二十

七日諸臣始回津復

序目

命據陳

各陵園皆殘毀不堪而

高宗及

孝欽兩陵情形尤慘

裕陵地宮原奉安

高宗純皇帝

孝賢純皇后

孝儀純皇后梓宮凡三又附葬

皇貴妃三位自經此變棺槨多所毀壞僅

玉體一軀幸全而

高宗及其他

后

妃四位均係零骸且俱浸於汙泥積水之中經諸臣數日

清釐僅乃成殮

普陀峪地宮以內雖不若是之凌亂然

孝欽玉體至拋置破槨蓋中一切殮衣均被盜毀傷心慘

目與

裕陵不甚懸殊變起時孫殿英正踞馬蘭峪街譚溫江韓

大保則屯據

陵中驅逐員司禁斷行道附近住戶忽一夜聞爆裂聲甚

巨自後驗之始知為該匪用地雷發

陵之舉耳聞目見異口同聲似此殘賊行為不獨

皇室子孫引為至痛不獨中國人民引為奇恥雖東西列

邦凡有血氣者莫不齊聲憤歎以為於人道國法軍紀闕

序目

繫極為重大皆惶惶焉有洪水猛獸之憂當道諸公執法

如山知必不容此巨憝元凶逍遙於法外特鈔撮盜案首

尾輯為斯編謹將

皇室諸公與當道往來函電各文冠於卷端以事證輿論

二項次列於後惟有識君子幸首覽焉編者謹識

目錄

函電

醇親王等致閩總司令錫山養電

閩錫山覆州電

陳寶琛等致閩錫山漾電 卅陳夔龍等致胡嗣瑗養電

閩錫山覆寒電

醇親王等致閩錫山庚電

閻錫山覆冬電

陳寶琛等致閻錫山齊電

閻錫山覆冬電

醇親王等致閻錫山第一函

醇親王等致閻錫山第二函

事證

載瀛等致陳寶琛函附蔣起勇函

和鈞呈報 東陵被盜情形文

載澤等致駐津辦事處函二件

載澤等查勘 各陵寢殘毀情形單

著齡 東陵日記

寶熙 東陵于役日記

序目

青島警廳呈送盜犯張岐厚贓證文以下附錄

杜孝穆呈報 東陵被匪蹂躪情形文

郝省吾 德補地宮視察記

劉人瑞 東陵紀事

輿論 此類甚廣不及備載僅就所見錄之

東方學會王秉恩等致閻朱商快郵代電

陳伯陶等致閻錫山電

陳望曾等致譚延闓函

陳伯陶致譚延闓函附啟一 又附陳厲人啟一

全國商會請各界主張根究盜陵案通啟以下附錄

文化維持會請中央嚴辦東陵盜案電

天津日日新聞譯日報社論

序目

東陵盜案彙編一

函電

醇親王等致閻錫山養電 六月二十二日午後發
即陽歷七月二十日

據報 東陵被盜以 裕陵 定東陵發

掘情形最為慘重當請北平貴總司令部派兵保護並飭嚴緝案犯究辦經警備張司令在北平城內破獲要犯譚

溫江及代銷贓物之鋪掌黃姓羣謂指日訊明盡法懲治稍足以伸悲憤而做兇頑詎譚溫江忽經保釋全案轉送

貴總司令部辦理衆情不免惶惑清室尤切憂疑竊以

兩陵慘毀尸骨暴露英物劫掠一空道路譁然人人痛詆矧居屬籍哀疚何堪素仰貴總司令手奠平津安良

除暴似此窮兇極狠之巨犯必不為麾下所寬容敢率宗

案一

人同聲呼籲萬懇台端迅電北平總部務即拘傳譚犯歸

案嚴訊黨羽緝獲逸犯一律處以軍法並取獲贓物宣示大衆庶國紀以立民生以安不獨清室迫切待命已也臨

電哀哽立盼施行載灑率載振等暨清室四十六族宗室全體人員同叩養

閻錫山覆刪電 陽歷八月初五日即
陰歷七月初一日

函電均誦悉東陵被盜至深駭詫已電請中央選派大員

訊辦並派兵保護矣特覆閻錫山刑印

陳寶琛等致閻錫山漾電 六月二十三日即
陽歷七月廿一日

驚聞 東陵近被匪軍發掘以 裕陵

定東陵情形最慘中外駭痛物論譁然惟貴總司令執法如山除惡務盡如此巨案必不稍寬合詞切懇嚴飭已獲

重犯迅即歸案訊究逸犯務期悉數弋獲盡法懲治以伸

冤憤一面加派得力軍隊駐 陵專任保護以慰羣

情立盼施行不勝悲悚迫切之至陳寶琛朱益藩等七十

五人同叩漾

增陳慶龍等致胡嗣瑗養電 六月二十二日即
陽歷七月二十日

胡琴初鑒 東陵慘案眦裂魂飛應由南北遺臣

合詞電請北平當局從嚴拿辦以寒賊膽力為保護以

慰人心擬請張老領銜由津酌發不勝切禱並乞代請

聖安陳慶龍慶麟秦炳直余肇康朱祖謀王乃微

王秉恩陳三立喻長霖章授黃以霖葉爾愷吳慶燾同

叩養此電轉呈張老鈞酌

案一

閻錫山復陳寶琛等寒電 陽歷八月二十四日即
陰歷六月十九日

漢代電誦悉東陵被掘至深駭詫獲犯已電請中央派大

員訊辦並由敝軍遣派得力軍隊前往保護矣特復閻錫

山寒

醇親王等致閻錫山庚電 七月初八日即
陽歷八月二十二日

剛電誦悉 東陵慘案極感主持經已電明中央嚴

拿逸犯報載青島破獲案犯三名取有贓證據供係孫殿

英隨從兵此案確係孫殿英為現行正犯又據報譚溫江

部團長馬福田皆高級軍官竟敢為盜賊所不為應請嚴密

指拿與譚溫江一同歸案究辦以彰國紀而慰 先

靈無任哀懇載灑率清室王公宗室全體同叩庚

閻錫山復冬電 陽歷九月十九日即
陰歷七月十九日

庚電誦悉此業奉中央命令組織高級軍法會秉公審
理已將大電轉致嚴切辦理矣特復閻錫山冬印

陳寶琛等致閻錫山齊電七月初八日即陽
曆八月二十二日

寒電誦悉聞中央已電交北平貴總部組織高等軍事裁
判嚴究此案極仰毅力主持報載孫殿英為現行正犯馬
福田為從犯均有確實供證應請電飭嚴密指拿併譚溫
江歸案究治以寒賊膽而慰人心不勝懸盼陳寶琛朱益
藩陳夔龍等

閻錫山復冬電陽曆九月二日即
陰曆七月十九日

齊電誦悉此業奉中央命令組織高等軍法會秉公審
理已將大電轉致嚴切辦理矣特復閻錫山冬印

醇親王等致閻錫山第一函 六月二十三日

案一

敬啟者清室 東西二陵向由民國政府設鎮守使

各一員派撥軍隊專司保護用意周洽感激同深雖砍伐
樹株偷竊物品等事時有所聞然陵寢重地仍復安固如
常近年以來政變迭出鎮守者常不在署或軍隊縱橫占
住室廬則守護者無容身之地或土匪猖獗綁票騷擾則
警衛者無駐足之區任呼籲而罔聞思防維而乏術戡澁
等目擊情形蚤夜焦灼是以旌麾蒞止曾有迅簡鎮守使
派撥軍隊以資保護之請不意方蒙批飭旋據 東

陵守護員司報稱 各陵被匪蹂躪而 裕陵

菩陀峪 定東陵情形尤重寶城發掘骸骨暴露附
身冠服物品及地宮內陳設各件盜去無遺驚聞之下推
心泣血痛不欲生伏思 東陵地方遠闊工程堅固

決非少數人所能動搖必係大股軍匪憑仗利器始能肆
彼貪心逞其兇欲現聞各物品市間已經發見若趕緊設
法偵查不難水落石出伏惟執事禁任以來日以除暴安
良為事況案情重大尤非尋常盜竊可比再四思維惟有
仰懇嚴飭文武員弁迅速緝緝賊盜到案務期全數弋獲
盡法懲治無令漏網一面仍求轉呈政府嚴訂 兩

陵保護辦法俾永遠遵守以妥先靈而杜後患感銘之私
實無既極不勝迫切禱祈之至清室代表載灃等率載振
載洵載濤載瀛載澤載潤溥忻溥洵溥緒溥鍾溥銳毓嶧
毓彭全榮誠堃昭煦寶熙暨四十六族宗室人等同上

醇親王等致閻總司令第二函

敬啟者清室以 高宗純皇帝裕陵 孝欽顯

案一

皇后菩陀峪定東陵被現役軍隊盜掘當派載澤等五人
馳往 東陵收殮遺骸查勘詳情曾向貴總部請護

兵領護照隨同前往並一面連電呼籲先後接准貴總司
令寒電冬電謂此案業奉中央命令組織高等軍法會秉
公審理已轉致嚴切辦理各在案現載澤等歸自

東陵據稱 兩陵橫被盜掘情形慘重 菩陀

峪陵地宮內棺蓋橫擲於右 后體即拋置其中脣

有毀痕顯係攫取含珠所致其餘殉葬衣物劫奪一空

裕陵地宮內 帝 后 妃共奉安六

棺其第四道石門係用炸藥轟毀右扇已仆左扇欹而未
傾即壓在 帝棺之上其棺蓋鑿一窟窿可容一人
出入其餘棺木縱橫散倒白骨凌亂拋棄滿地穴內穴外

悉是遺骸甚至支體零星頭顱踏碎搜尋數日幾至不能成殮傷心慘目尚有不忍盡言者此外 文宗顯皇

帝定陵

孝貞顯皇后普祥峪定東陵被掘有跡幸

而未成在

裕陵隧道內檢得鐵尖鋤一具確為工

程營所用之物非農民所有旋在馬蘭峪街影照師長譚

溫江旅長韓大保本年七月七日告示各一紙又在馬蘭

峪街揭取軍長孫魁元本年六月間告示旅長韓大保本

年七月七日告示各一紙詢之土人陵戶僉謂 兩

陵被盜發掘其工作積七日之久係從七月四日起至七

月十日止即陰歷五月二十七日其炸藥之暴發既為附近所

共聞而其軍人至市中購取燃料人人腿脚均黏有地宮

灰泥又為附近所共見可知譚溫江韓大保張貼告示之

日正其盜掘

兩陵之時先後事實證明毫無疑義

又土人陵戶稱七月九十九兩日即陰歷五月廿二日孫軍長夜間

乘汽車自馬仲橋至馬蘭峪亦為大眾耳目共見共聞之

事七月十一日即陰歷五月廿四日譚韓兩部遂同時開掘西去倘

非該軍師旅長預有計畫何以孫來正在掘陵喫緊之時

韓某同去又在掘陵完畢之時先後踪跡證明尤屬鑿鑿

可據至譚軍在馬蘭峪擊散馬福田部為七月二日事即

陰歷五月在七月四日 兩陵被盜開始發掘以前外

間傳述譚溫江之言謂所售珠寶係得自馬福田之手者

以日期先後核之彼雖巧為掩飾實屬欲蓋彌彰以上各

情皆據載澤等就地確切查明如此該軍長等明謀盜劫

陵物竟悍然殘毀 先朝遺骸雖東西各邦無不憤

歎以為慘無人道至於此極况我同為中國之族其腐心

切齒更何以堪現由貴總部遵令組織高等軍法會秉公

審理此案夙知貴總司令除惡務盡執法如山自必剪彼

兇殘以彰國紀特將查明詳細情形縷述奉聞惟乞大公

之懷極力主持於案內已獲之譚溫江等犯迅飭歸案嚴

訊其餘要犯並即指名嚴拿到案究辦務使真相披露盡

法懲治勿稍輕縱豈惟清室子孫感激涕零中外人士實

企望之所有影照告示二件原寫告示二件軍用鐵鋤一

件均係此案之確鑿證據茲特一併呈請存案備查伏乞

鑒核迅予施行不勝悲憤迫切待命之至 計附送證物

共五件

案一

案一

六

事證

載瀛等致陳寶琛函 六月十七日晚到

發倉太傅閣下敬啟者本月十三日由衡亮生 永安來其

戚友現任遵化知事蔣起隼私函驚悉 東陵有盜

發情事尤以 裕陵 普陀峪定東陵為最慘

痛莫可名言當即託人介紹於十四日同到衛戍總司令

部面見其總參謀長朱君綬光求其加派隊伍前往保護

並連行懲辦匪徒允即照辦是日晚間接其電話云已派

定兵隊出發矣十五日清晨復同謁商總指揮震來及晤

面仍擬繼續接洽日內有人述稱珠襦玉盞已見人間刻

正多方偵察俟有端倪及辦法即行赴津上 聞茲將

索二

蔣知事原函附寄統祈代陳為叩溥暑惟珍攝萬萬不莊

定圍同坐致候 載瀛載澤溥忻寶熙全啟

附將起隼致衡永函 六月十二日到

東陵此次慘案幸在 弟接印前數日尤以乾隆及孝欽

后為最甚尸骨狼籍慘不忍親 同治惠妃尸體如生寶

之表姑也現在此案範圍擴大弟處正在查辦將來須

由國民政府會議解決也清室為一代君主遜位不及

二十年如此結果令人傷心乾隆及孝欽前後男女兩

英主與中國盛衰關係最大此次遭劫亦最甚不遺於

外人之手不遺於革命之手而遺於無意識想發洋財

之一羣軍匪之手想默默中亦有定數耶三哥大鑒弟

隼上

和鈞向溥忻呈報

東陵被盜情形文 三月

即陰歷六月十八日於
陰歷六月廿二日到

呈為報告 東陵被盜情形以資究辦事竊查陰歷

五月間奉軍退却之際陵寢保護無人守護大臣毓彭串

通內務府郎中博爾莊武麟祥翼長恩華等並有著名土

棍惠陵幼丁邵受言勾結木商朱子山遵化商務副會長

陳敬齋會同北平西珠市口鋪陳市復興總經理張裕振

等起意盜賣各陵金銀器皿軟片五供各物定價五萬餘

元又愚惑利誘眾旗丁為變賣發起人復聯絡當地土匪

為保障於五月十四日竟將各陵物品由朱子山等在全

銀器四庫內取出運至遵化縣近間轉運平津設法售與

外人藉飽貪慾該商等業將款項撥付陽則藉維持旗衆

索二

生計為名陰即由奸盜等朋分此風一開當地人民皆以

為陵寢官物可以自由取奪絕無窒礙屢起拆毀殿庭肆

意偷賣僅五六兩月時間所有楠木棟架均行折毀一空

僅存殿蓋而昭西陵孝陵大紅門更衣殿景妃陵惠陵東

西配殿神廚庫情形尤甚時有孫魁元軍隊住在馬仲橋

目覩此等情形見利智昏頓起禍心派其師長柴雲陞旅

長韓大保假藉勦匪名義於五月十八日率隊分駐各陵

將裕陵普陀峪定東陵用爆藥炸毀地宮將梓宮發開盡

將地藏貴重物品全數掘取隱匿盜賣事畢返防現下各

陵毀壞已極裕陵定東陵地宮 先皇 先后

御骸尚在暴露悲慘情狀筆難罄述而該守護大臣毓彭

與本陵在職人員不但漠不關心反皆來京商賣各陵銅

爐鼎鹿鶴等古物伴裕私囊似此膽大妄為罪惡已極理應從嚴依法懲辦用正典刑特此泣陳敬祈裁奪特飭將該盜犯等緝拿追辦以懲暴逆鈞所呈各項如有不實情甘反坐伏乞鈞鑒和鈞謹呈八月三日業即准准月十八日

載澤等致駐津辦事處胡嗣瑗景方昶函

敬啟者載澤等初四日啟行曾發一緘計先此得達初五日下午三鐘安抵

裕陵 裕陵寶城以內陸道之上緊接影壁之下被該匪掘一大穴寬約丈餘當載澤等未勘之前業經該匪將碑石掩蓋影壁絲毫未動其上覆瓦則全無矣寶城明樓碑砂碑仍屹然惟碑前地面之碑被挖數處

穴寬亦丈餘亦經碑石掩蓋所有兩陵寢殿等處之木隔扇各件全被毀去比載澤等勘畢返寓前司員和鈞等呈出黃篋內貯骨殖凡四稱係於裕陵所掘穴外拾得當交隨帶之檢驗員審辦據云一係肋骨一條膝骨二係趾骨惟以年久色暗猝難辨別男女必須入地宮後方可辨准驗畢仍貯黃篋敬謹供設案上該員等又呈出黃袱內有女龍袍一件色殊黯敗審其線迹原有珍珠不甚多亦不甚大均被拆去云係

卷二

三

城外磚下拾得又有香冊一方看畢仍暫行收謹收藏惟該穴下抵地宮高約丈載澤等斷難入內必須將所掩磚石撤去酌量拆開現已派匠動工大概二三日後方能入視以上各節敬乞 代陳餘容續告載澤等抵此間後

當即繕發一電因不能達遂止並告專此即頌 台綏 載澤溥忻者齡寶熙陳毅公啟七月初六日

又函

逕啟者初六早專丁遞去一緘交由京城轉寄計日內已經達到載澤等即於初六日恭謁 孝陵

東陵 景陵詳細查勘寶城均無掘痕惟 孝陵

東陵前之 端順妃 恭敬妃二穴略有痕迹據守 景陵

護人言事在盜前幸未掘透即經查覺而罷 景陵

妃園寢 溫僖貴妃穴前之石塔已動據云亦在盜前

過水未入現在塔已砌好 愨惠皇貴妃 惇怡皇

貴妃兩園寢併在一處寶城均無掘毀痕迹而各處殿宇

之門片隔扇無一存者僅 景陵隆恩門之門尚在

卷二

四

初七日以雨不克詣 陵初八日恭謁 昭西

陵 惠陵寶城均完好惟 惠陵明樓上地面

碑石全行翻動 惠陵妃園寢新經修復者亦無恙

殿宇則 昭西陵殘毀最甚殿上大柱至斷去大半

有岌岌可危之勢 裕陵穴內碑石自初七日早開

工撤去於穴內拾得胸骨一脊骨一其色殊黑暫藏黃篋

敬謹供設至初八日下午始見隧道中之頭道石門門已

大開尚無殘缺門內水深約三四尺載澤等躡梯而下遙

見二道石門亦半開因阻水不能深入祇得歸屬商辦

法初九日一面借取庫存撤水機器在 裕陵撤水

一面派員督工撤 定東陵穴內之碑石初十日下午

午載澤等蛇行而入見金柳已毀 玉體即偃卧柳

蓋之中幸未傷毀盡金朱指則完好無缺外間新製者決無此堅固美好當即督率掃人差敬謹收斂載澤昔蒙

頒賞

孝欽顯皇后遺念茶色棉襖一件寶藍緊

身一件謹即奉獻加覆於蟒緞被上是日於地宮內拾得

昔日殉葬之牙及指甲仍用黃綢包好欲入又拾得珍珠

十餘顆即欽遵諭旨捶碎命投入金井前所拾得之

龍袍香冊則擬仍置石牀之側似尚妥愜裕陵俟

積水撤乾後再行相度情形酌量辦理以上各節敬乞陳

明此緘正繕發間通信差已回接到朱師傅覆緘敬知我

澤等馳驅微勞致上煩宸廑不勝感悚之至並乞代

陳是幸專此即頌台綏

載澤溥衍者齡寶熙陳毅公啟七月初十日

卷二

五

載澤溥衍者齡寶熙陳毅等查勘

陵寢殘

毀情形清單

昭西陵

小碑亭內天花板全失

神廚庫全行拆毀僅存圍牆

東朝房折毀間架僅存

東班房西班房門窗殘缺

隆恩門匾額尚存字已毀門存五扇門釘全失裏簷坍塌

塌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樁拆毀無存殿內抱柱全行砍壞

柱脚週圍僅剩五寸餘情形最重天花板天窗尚存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殘毀情形大致相同

水西琉璃角門坎框全無

寶城明樓上地面甬道方碑全行挖起門扇坎框全失

寶頂上自生樹株全被砍伐僅存榆樹一株並因搜挖

樹根將原築灰土剝裂致三兩處有鬆浮情形

孝陵

大紅門門頂全被拆毀

具服殿全毀僅存圍牆

石象生間有殘毀

龍鳳門門頂全毀

大碑亭只有上頂四圍挖雲天花板均拆毀無存外簷

週圍瓦片全行脫落情形較重

卷二

六

小碑亭週圍挖雲均失天花板失去二塊

神廚庫門窗拆毀間架僅存

東西朝房門窗枋標均失

東西班房木架無存牆坍塌

隆恩門匾額失內外天花板門扇坎框全失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樁全失石柱間有殘毀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門窗坎框全失枋標間有失落

琉璃門坎框全無

石臺五供倒地未壞花瓶已碎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坎框全失

寶頂上自生樹株全伐

孝東陵

隆恩門匾額門扇天花板全失

隆恩殿神龕門窗隔扇天花板全失

東西配殿門窗坎框天花板全失

石臺五供有損壞

銅缸存已毀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

景陵

石象生象牙傷

小碑亭週圍柁雲均失天花板失去三塊

神廚庫門窗均失枋椽柱有失落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枋椽全失

素二

東西班房木架全失墻坍塌

隆恩門匾額失門扇全存門釘失枋子天花板俱無

隆恩殿石欄有毀隔扇坎框窗櫺天花板全失

神龕全失佛樓隔扇失四件

琉璃門坎框全失

銅缸存一

二柱門西邊石柱倒斷

石臺五供有損壞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枋子不全

景陵妃園寢

東西班房木架全失墻坍塌

宮門門扇枋全失

饗殿神龕門窗坎框天花板全失

琉璃門門框全失

慈惠皇貴妃園寢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西班房木架均無墻坍塌

宮門門存銅釘全失內外天花板全失

饗殿神龕暖閣門窗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

裕陵

石象生間有殘毀

小碑亭外簷瓦片脫落

素二

神廚庫門窗坎框全失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西班房門窗全失

隆恩門匾額存字無門扇失去四扇尚存二扇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石臺五供存瓶花殘毀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坎框全失地面全磚翻起四塊

琉璃影壁前掘有一穴磚石填滿

裕陵妃園寢

東朝房門窗坎榱全失

西朝房門窗坎榱全失

宮門門存銅釘全失

饗殿神龕門窗坎榱全失後簷脫落不齊

東西角門坎榱全失

定陵

小碑亭托雲失去一層天花板失去十一塊外簷瓦片

脫落

神廚庫門窗坎榱全失

東西朝房門窗坎榱全失

東西班房門窗不全

隆恩門匾額無存門存五扇銅釘全失

卷二

隆恩殿隔扇坎榱窗櫺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天窗存天花板失

東西配殿門窗坎榱全失

琉璃門坎榱全失

玉帶河兩岸砌石全行推翻河內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後簷階下有掘痕一

處深不及尺寬約二尺已飭匠修砌

寶頂前正中有掘痕一處寬深約二尺餘情形不重已

飭匠修砌

普祥峪

神廚庫門窗坎榱全失

東西朝房門窗坎榱全失

東西班房門窗不全

隆恩門門扇全失

隆恩殿隔扇坎榱窗櫺天花板天窗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隔扇坎榱全失

琉璃門坎榱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門內後牆墜毀磚塊三處情

形不重惟上面有震裂痕迹城上金剛牆內亦有被

挖痕迹已飭匠修補

寶頂前正中有掘痕一處寬深不及二尺已飭匠修補

普祥峪

神廚庫門窗坎榱全失

卷一

東西朝房門窗坎榱全失

東班房門窗全失

隆恩門門扇全失門框砍去一半

隆恩殿隔扇坎榱窗櫺天花板天窗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隔扇坎榱全失

琉璃門坎榱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坎榱存門內牆下掘有一穴

磚石填滿城上地面全磚全被翻動

定陵妃園寢

東朝房門窗坎榱全失

宮門門扇坎榱全失

饗殿神龕隔扇坎框窗櫺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惠陵

小碑亭天花板均失

神廚庫屋宇全毀僅存圍牆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間有坍塌僅存豎柱之處東

朝房豎柱並有砍壞情形

東西班房拆毀無存

隆恩門門扇坎框天花板全失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地面全磚及後簷磚均被

挖損

神龕佛樓全失

卷二

東西配殿隔扇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坎框全失城上地面磚石全被翻

起情形較重

惠陵妃園寢

東西朝房東西班房全毀

宮門門扇坎框全失

饗殿神龕門窗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各陵

隆恩殿前陳列銅壺鹿鶴全失

耆齡日記

七月初五日未到馬仲橋三四里道泥未乾後車陷者數

輛停候三時許以天陰欲雨遂行至石門雨至冒雨行

道極難顛頓許久始過 昭西陵入圍牆界竟無

一松偏地未泰大碑樓破爛不堪石象生亦均殘毀申

末至行館館在 裕陵內務府園內飯後詣

裕陵 普陀峪定東陵寶城查勘盜掘之穴已

填砌還舊遂議開視之法擬明日興工守護人呈前在

裕陵石門外拾得肋骨一脚骨二膝骨一

普陀峪定東陵外拾得 御名香冊一葉繡龍袍

一件

初六日晨晴杜孝穆王占元宋汝梅來久談同飯飯後謁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景妃園

卷二

寢 雙妃園寢殘毀情形大致相同細勘 孝

陵 景陵 雙妃園寢均完好未動 孝

東陵寶城亦多掘痕惟陵前 端順妃 恭靖妃

二穴有跡詳問守護人據言事在盜前均幸未透即覺

而罷 景妃園寢 溫僖妃穴前石階已動問之

亦在盜前過水未入晚商定明日先覓工開視

裕陵掘處

初七日晨雨極涼近午劉人瑞張宗海俞奮譚肖岩四人

哈漢儀齊尚賢來見久談搭生報隧道開工在磚石中

拾得脊骨一胸骨一色皆黑又拾得清文香冊一葉細

審乃 普陀峪陵中之物不知何以在此

初八日晴近午杜孝穆來同飯飯後謁 昭西陵

惠陵 惠妃園寢殘毀以 昭西陵為最

惠陵次之幸 寶城均完好 妃園寢

乃被發新砌者亦無恙當叩拜時胸痛氣壅幾殆歸行館少息又至 裕陵勘視所開者已到頭道石門

門無恙已大開門內水深四尺餘同人均梯而下在水邊蹲視望見二道石門門亦半開隔水不能再進其中

陰寒徹骨晚雨同人商撤水之法議論紛紜迄無善策擬借大庫撤水機器一試并決定拆開 普陀峪

隧道或者無水可以先驗亦未可知夜不能寐反復以思窮於術矣

初九日雨撤水機器取到試之尚能用出水亦多盡一日之力已減尺餘裕生來告 普陀峪隧道已拆通

卷二

地宮無水擬明日進內細勘裕生即在此宿直夜雨仍未止商備明日進 普陀峪地宮事

初十日晴午至 普陀峪地宮隧道蛇行而入到券

門石牆根由原拆之穴匍匐以進見石牀下梓宮敬側而立外柳已毀柳蓋置於西北隅上有片板覆之開視

則 慈禧玉體在馬面朝下左手搭於背上頭髮散亂上半露體下半有袴有襪襪已將脫偏身均生白

毛即傳婦人差覆以黃綢移未毀之朱棺置於石牀然後以黃緞褥自 玉體下緩緩移之藉轉正面色

奇白有毛已滿兩目深陷成黑洞脣下似有殘破又覆以黃緞余殮之朱棺之內并用澤公所藏前頒

遺念衣二件蓋之又在棺內外拾得當日殉殮已落之

牙及剪下指甲用黃綢包好置於余外所拾珍珠十五

粒錘碎藏於石牀當殮時同人敬謹監視且助抬扶掩棺後用漆封口完固始出計隨入者譚肖岩羅載哈漢

儀王占元杜孝穆齊尚賢徐鴻寶皆民國政府來調查之人也自始事至殮事約三時許尚迅速夜雨疲極早

卧聽雨聲風聲萬端感愴轉側久之聞 裕陵之水撤去甚多驗之約在二尺外

十一日晴近午謁 裕陵 定陵 普陀峪定東陵 裕妃園寢

定妃園寢在 裕陵梯下隧道至頭道石門看撤水水痕已退至三尺外所餘約在二尺至 普陀

峪定東陵入地宮看梓宮封口帖金已齊前拾龍袍及香册十葉又於地宮內尋得香寶均用黃袱包好安之

册寶石壑之上隨掩石門第二道石門門軸有不穩情形未掩飭匠填砌隧道約二三日可以畢事 定

陵殘毀如一玉帶河情形尤重寶頂正中掘起磚面寬二尺餘深二尺餘亦盜跡也飭匠修砌 普陀峪

定東陵明樓內北磚牆有鑿痕情形不重寶城上金剛牆南北有掘毀二處飭匠修補 裕妃 定妃二

園寢均無恙但殘破耳 裕陵石門邊拾得

十二日雪齋病晨裕生呈到在 裕陵看撤

踵骨一藏之匣午後微息同話重至 裕陵看撤水已退至一尺餘裕生叔壬用板度到四道石門內據言水與外同明日或能撤淨登明樓又達寶城一週遊

敏亦來同循神路至大碑樓一看歸行館彭公來夜與

聯後山談榕生叔壬均在 裕陵明樓下宿直

十三日暢晴晨起胸膈極痛氣下陷雖卧息亦不能止午

後稍好與詒重清理查勘 各陵殘毀情形清單

傍晚始畢王營長占元來言又將換防何其數也必有

故聞之心悔 裕陵撤水漸淨明日可入視惟叔

壬言其中有泉汨汨現設法填堵恐亦難止此又一至

難之事也夜筮易得豫之恆

十四日晴膈痛二次遜敏雪齋沈菴至 裕陵查看

未隨去午後獨往三息始至明樓下膈痛氣壅又久息

方入地宮石門四道最後一道左扉欹側欲倒右扉已

碎門內棺槨顛倒衾裯堆積骸骨散亂到處皆是不知

十六
十五

孰為 玉體孰為 后 妃也泥汙水浸

慘不忍觀與榕生叔壬尋隙地投足而立商量移棺收

殮之法久之始出歸過譚肖岩哈漢儀傍晚遜敏約後

山榕生叔壬仲平來分付明日從事清理意指雪齋病

好詒重又病詒重囑筮易問時事得大過之乾

十五日晴爽聞 各陵尚能朝服致祭近午心動悸

午後得報於兩棺之側尋得女體一身著明黃龍袍又

於側近拾得繡鳳黃鞵二面目可辨年約六十餘牙齒

存一二耳環尚在不知是 后是 妃沈菴當

飭婦人差移置石牀西北隅暫停預備明日入殮遜敏

及同人隨往視地宮中掃除略清商定仍用原棺其餘

已毀者移在穴處石門未倒者亦須放平

十六日晴熱午後詣地宮敬謹收殮當中一棺奉安

玉體及四 后 妃由遜敏諸公及同人親

手安位褥五重衾三重內覆龍袍衾服稍西一棺由婦

人差請昨日移停西北隅者入殮蓋棺後退出又高明

日掃除地面洗滌石牀掩石門封隧各事畢始歸行

館接濟貝勒信開換防之兵乃第一集團不日即到

十七日晨至 裕陵入地宮看 梓宮封口貼

金已齊未刻撤近掩閉石門隨即填砌隧道午後詒重

草履 奏稿成大雷雨遜敏定明日行告祭禮後

日起身回京有此雨恐道路又壞矣

寶熙日記

七月初五日申正至 裕陵園內行館飯後即詣

十六

裕陵 菩陀峪定東陵寶城查勘盜掘之跡

見琉璃影壁之下磚石翻動又復填砌不齊勢非開看

不可定於詒晨工作守陵人在 裕陵石門外拾

得骨殖凡四 菩陀峪陵外拾有 御名香

冊一葉繡龍袍一件內中損壞可知車入口子門行二

十餘里至 裕陵大園 各陵寶城饗殿一

目了然蓋百萬餘株松柏經三五年軍閥之剪伐土瘠

之偷竊竟無一存者故能目窮數十里而無礙真足悲

已

初六日午前軍界人杜孝穆王占元內部委員宋逸仙汝

梅均來談飯後謁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景妃園寢 雙妃園寢殿宇殘毀門窗折

夫無存 孝東陵 端順 恭敬二妃之穴

有發掘痕迹據守者言發掘未深為人驚走而罷至

景妃園寢 溫信妃穴前階石已動據云過水未

入細審非虛言也在 景陵陵寢門內拾得軍長

崇雲生旅長韓大保名片各一張均豫省人也

初七日午間劉人瑞哈漢儀齊尚賢來久談隨員徐榕生

植與三兒志林報告 裕陵隧道開工檢得脊骨

一胸骨一謹藏於篋又得清文香冊一葉乃 菩

陀峪陵中之物 二陵相距不遠軍匪劫取葬物

携於彼而置於此其擾攘有如是者

初八日午初晴杜孝穆來談飯後謁 昭西陵

惠陵 惠妃園寢殿宇殘毀以 昭西陵為

素二 十七

最重大柱均用刀斧砍削圍徑僅餘有四五寸不久恐

即傾覆尋至 裕陵看視土功已開到頭道石門

門內水深四五尺躡梯而下見二道石門半開阻水不

能入歸與同人商議撤水之法擬借大庫撤水機一試

並分派工人往 菩陀峪陵開啟隧道如無水可

先辦收斂之事

初九日 裕陵之水用撤水機幸有效本日水已減

去尺餘但冀來源之不旺晡時 菩陀峪隧道已

通無水定明日進地宮細勘

初十日早晴午至 菩陀峪地宮隧道蛇行而入到

券門由原拆之甬側身以進見石牀下梓宮欹側而立

金色外擲劈毀擲蓋置於西北隅上覆片板啟視則

慈禧玉體在馬側卧其中左手搭於背上髮未散

上身附體之衣已去面與身發酵生白毛及寸蓋盜掘

日期始於五月十七訖於五月二十四日 玉體

暴露於梓宮外者四旬有餘地宮潮溼天氣蒸熱以致

成此狀況也即傳婦差覆以黃綢置未毀朱棺於石牀

然後以黃緞褥緊束 玉體緩緩移轉正面面色

灰白兩目黑陷唇以下有殘破痕又覆以黃緞衾並用

蔭公所藏 前頒 孝欽遺念衣二事殮焉殮

時同人敬謹臨視且助抬扶棺蓋未毀即以漆封口覆

之頗完固同隨入視者有譚肖岩等及文化維持會會

員並軍官九人自始事至歲事約五小時尚覺安連也

歸來陳詒重草致津書

素二 十六

十一日晴爽午後謁 裕陵 定陵

菩陀定東陵 裕妃園寢 定妃園寢 裕

陵頭道石門水已撤去三尺餘看 菩陀峪陵梓

宮漆口貼金已齊將前拾龍袍及香冊十葉又於地宮

內尋得香寶一方均包以黃袱安於冊寶石整之上隨

掩石門第二道石門門軸移動微損未掩用石塊將兩

門下角倚住以防危險遂飭匠填砌隧道三二日可以

畢工 定陵寶頂前正中掘起碑面寬深各二尺

餘亦盜跡也飭工補砌 菩陀峪陵寶城上金剛

塔亦有掘毀痕飭工併修之

十二日余與雪齋均患腹疾未至 裕陵督察工作

撤水已近至尺餘徐七同三兒用板度到第四道石門

勘其水與外同四道石門內則一扇石門欹倒於地金棺一橫置於其上其中棺木縱橫欹側凌亂不堪因添夜工撤水榕生及三兒均在明樓下直宿

十三日天大放晴午前至 裕陵遂循三道石門以

登四道石門之上看其地水已無多而棺柳堆積溼泥滿地非清理一次不能檢拾遺骨因飭督工者趕緊設法觀此慘狀悲憤填胸歸來閱查勘 各陵寢殘

毀情形清單王營長占元來言又將換防旬餘以來換防三次其能盡保護緝捕之職責不甚難耶入夜涼月極清三兒回云地宮內有小泉涌出數處姑用灰石填堵未審終有濟否 裕陵之事可謂觸手荆棘矣

十四日午前詣 裕陵地宮水已減至四寸同人等

卷一

九

遂由第四道石門大略查看一周遺骨多在泥中且多散失難於分別所約來檢驗骨殖之人亦苦無所施其技合殮一棺之說大衆從同余亦何敢立異耶又查

裕陵及

菩陀峪陵第一道石門內左右列

有石壑以陳列香冊香寶刻木地宮以內並無石壑石案更無所謂金龜玉盃銀海漆燈諸物徒以寶城之名遂誤為藏寶之所其實乃一無可欲者在而亦遭赤眉溫韜之禍何也

十五日晴午前榕生在 裕陵地宮內檢得金簪金

飾二事交后山謹藏之殮時再請入本日督工將第四道石門內所劈毀各棺木堆置一處午後於石牀西邊兩棺板之間發見 后妃玉體一幸未損傷脫失

即飭婦差四人置黃紬木板於側陳綴褥於其上徐由石牀泥水中請起安放於板再以黃紬護之綴被覆之暫安於石牀西北隅敬審其面貌頗多縐紋齒未全脫似五六十歲人而皮骨俱存絲毫未腐笑容圓相有如古佛誠異事也為后妃未敢遽定榕生於其旁檢有繡鳳明黃女朝鞋一用水濯之顏色尚未霉敗孰知百三十年後乃為軍匪毀傷暴露之可哀已薄暮訪文化維持會會員徐森玉常維鈞一談二君以在馬蘭鎮城門左側所影照譚溫江本年七月七日告示一紙相惠本日於地宮內拾得工兵營所用鐵尖鋤一又有人將鎮上張貼本年六月間軍長孫魁元七月七日旅長韓大保安民布告各一紙揭來一並留存以為證據

卷一

十

十六日 裕陵地宮第四道石門右一扇為盜者炸傷仆于地而置梓宮於其上左一扇則上下之樞軸均毀門後用金棺倚之極危險午前飭匠將右者平放於地左者以大繩束之而將所置之梓宮移於地宮西面始稍足以回旋幸將 高宗元首及 后

妃顱骨全行覓得其四體百骸則十不存五推原其故由於軍匪盜掘爭取葬物之時以致遺骸毀傷脫落其後繼以本地土匪入內踐踏多次又攫取泥中各物承諸筐筥出就河水濾之故零星骨殖遺失尤多竟無從檢拾矣假使任守護者聞變迅即報聞則為日不多即有人前來收拾當不至如此之奇慘此守護者之大罪也同人決定於未初刻先將昨所成殮者奉安其金

棺在居中梓宮之右地宮空氣太少燈火時苦無光執
事人仍魚貫以出俟汽燈電燈在外收拾多時中正重
行入內居中梓宮已揩拭乾淨同事諸人敬將

帝 后 妃五位遺骨親自奉持安放妥貼殮

以衾褥數重蔭公更以蒙 頌 德宗遺念御

用龍袍龍褂奉獻敬覆其上此實暫安辦法事竣已戌

初矣處變之時不能求全責備傷心慘目所不待言

十七日午前至 裕陵地宮看梓宮金棺上蓋漆口

貼金將次工畢遂命灑掃石牀掩閉三道石門地宮泉

水仍復上出不止欲籌補救之法舍用土填塞無他途

赴津日當向 行惟縷陳之 裕陵 帝

后 妃奉安位次 高宗居中

孝賢后居左 孝儀后居右其石牀西面則首

淑嘉次 慧賢次 哲憫三皇貴妃

十八日同澤忻二公至守護大臣署第一看所謂西府者

也各房門窗戶壁殘毀不堪和偉廷云此署在今年五

月間與 各陵殿宇樹木同時被毀如現任守護

者常住於此情形自當不同矣

青島警廳呈送盜犯張岐厚贓證文 從順天時
報轉錄

青島特訊青島警廳偵探隊於本月四日在大港碼頭拿

獲盜竊東陵犯張岐厚等三名並珍珠三十六粒鈔票一

千餘元當經嚴訊供認不諱茲將呈報商埠局原呈及供

詞錄後

呈為查獲炸盜清陵人犯張岐厚等及攜帶彈藥犯黃凌

川具報訊供情形仰祈鑒核示遵事竊據職廳偵探隊長
劉清林報稱本月四日據職隊偵查碼頭探警王誠齋報
稱據伊胞弟王儀臣由天津乘長平丸來青查得同船有

旅客二人不知姓名攜帶鈔票多張絕非善類請為派員

檢查等情職聞報急派探目王孝亭張子珍探警沙吉友

及韓瑞生馳往由長平丸船上將張岐厚張殿元等二名

查獲會同大港分駐所巡官趙仲岐檢查該張岐厚帶有

珍珠大小三十六顆天津鈔票共一千零十元復由一行

李內檢出國民革命軍符號四個黃凌川護照一紙二毛

銀洋四十七個並子彈槍樂軍裝等物當即僱用永泰和

汽車將該犯等一併帶隊旋經巡官趙仲岐電話聲稱有

廣東人黃凌川至該分所我伊行李該巡官趙仲岐遂令

黃凌川自行來隊當由該黃凌川身上及行李內檢出槍

藥一鐵盒子彈二十一粒及上海香港鈔票共二百零四

元等情連同珍珠鈔票等件一併送請核辦到廳當即飭

科訊據張岐厚供稱安徽人曾在國民第十二軍軍部當

隨從兵今年五月間隊伍開至東陵駐紮由軍長孫殿英

飭工兵營夜間將西太后及乾隆帝兩墓用地雷炸開惟

營長以上始能入內拿取東西我這珍珠是天明以後跟

副官往西太后墳裏拾的由津來此擬回原籍等語據張

殿元供稱河南人在國民十二軍當伙夫與張岐厚同事

因無錢回家故他使我同行張岐厚的珍珠從何而來實

不知道等語 詞因無供黃凌川供
詞因無供黃凌川供 查發掘墳墓而損壞遺棺

盜取遺骨及殮物者律有專條張岐厚雖屬從犯罪罪亦

難這張殿元雖供不知情既與張岐厚同事結伴究屬嫌疑重大除將張岐厚等發所管押外應如何辦理之處理合抄錄供詞函件連同珍珠三十六顆一併備文呈報伏乞鑒核指令祇遵謹呈膠澳商埠局總辦趙計呈送珍珠三十六顆抄供三紙膠澳商埠警察廳廳長王慶堂謹呈抄供張岐厚供我年二十三歲安徽南宿州人從先在第六軍第二混成旅一團團部當隨從兵以後又改編在十二軍軍部當隨從兵軍長孫殿英我們的隊伍向駐薊州一帶於今年五月間隊伍開至馬蘭峪打土匪駐在東陵是由軍長孫殿英領著兩旅人去的人數不足旅長有韓大保及柴旅長於五月節前二三天由軍長下令教工兵營用地雷將西太后及乾隆皇帝二

案二

三三

墳炸開當時我未得去由軍長的人把著門都是團旅營長們下去拿東西別人不得進去他們拿完了到天明以後我才去的我這三十六顆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墳裏拾的以後我們的隊伍就往熱河開走在楊哥莊地方我因當兵不易發這些財再跟著隊伍打仗去也無益所以才由楊哥莊偷著跑了到了天津我還曾在天津賣了十顆珠子賣了一千二百元錢當時買了兩個金戒指一只手錶由天津坐船來青再赴上海轉回原籍去我這三十六顆珠子是在天津賣時人家檢剩下的我的一千零十元錢就是在天津賣了的那十顆珠子去了花費剩下的這張殿元是我教他跟我一同回家的我管盤費我得的珠子等他都不知道我們

在第六軍時就同事這黃姓我不認識我未同他在

處當過兵不是同我來的所供是實

杜孝穆呈報告東陵被匪蹂躪情形文

查東陵界址南至金星山北至昌瑞山距離約十里東至馬蘭峪口門西至葦子峪邊牆距離約十五里計大小陵寢十四處曰昭西陵順治孝陵順治孝東陵順治景陵康熙妃陵康熙景雙妃陵康熙裕陵乾隆裕妃陵乾隆定陵康熙定妃陵康熙定東陵有二一為普祥峪康熙一為普陀峪康熙惠妃陵同治同惠妃陵同治掘自十五年秋間奉軍開始伐賣陵前樹木數萬株因之守陵官員兵丁乘機紛紛盜賣去冬奉軍第二十八軍軍長岳兆麟至馬蘭峪收編土匪紛駐各陵饗殿配房一時

案二

五

門窗木器半遭焚毀本年春間復有匪人將惠妃陵棺木掘出盜去殉葬珠寶屍身拋棄棺外當經馬蘭鎮署弋獲人犯五名解交遵化縣拘禁尚未審決土居人民始悉丹堠之下即為出入寢宮最捷之徑掘墓之動機遂伏於此迨至六月十二日即陰歷四月二十五日岳兆麟收編之團長馬福田由保定奉令開赴灤縣集中詐行至玉田縣屬之新安鎮偵探馬蘭峪空虛無兵駐防陰率部屬於深夜突圍而出佔據馬蘭峪改易國軍旗幟號召一方該團長為東陵土著向不安分對於陵寢寶藏垂涎已久無如時機未熟故未得手不意於七月二日即陰歷五月十五日拂曉駐薊縣馬伸橋孫殿英部第八師師長譚溫江率兵一團向馬蘭峪馬部施行襲擊激戰數小時馬部不支

餘眾潰散譚師進駐馬蘭峪官兵藉搜索敵人檢查武器
為名紛入商舖殷實住宅乘隙肆行劫掠並放火焚燒街
市計有商舖六家被燬至次日復有第八軍柴雲陞部第
七旅旅長韓大保率兵一團工兵一營迫擊砲一連由西
南葦子峪間道而駐裕陵孝東陵定東陵等處揚言與譚
部不和行即宣戰譚軍亦謂韓部非正式革命軍不日驅
逐出境韓部遂於六七等黑夜即陰曆五月廿二實行秘密工
作先由寶城挖掘未通復將石門炸開係循琉璃影壁下
挖掘至石門下埋置炸藥計裕陵及定東陵之普陀峪兩
處均以此法盜出珠寶等件檢查時已有石塊將入口填
塞據土人聲稱係該軍所為但考查情形在軍人盜後挾
藏而去何暇及此恐係土人相繼盜竊事後填塞希圖滅

索二

五

迹至損失數目尚不明瞭參議在平曾詢清室王公僉云
無冊可稽僅聞該軍行時曾由馬伸橋司令部調大車二
十餘輛隨行則其數目之鉅已可想見至各陵大門窗牖
多被劈作燃料明樓地面亦全行揭開其餘白石欄杆爐
鼎階陛莫不破壞裕陵之石牌坊係百餘年古物竟倒卧
破碎門上銅釘合頁亦皆無存總之但有可以移動之物
靡不被竊此外則定東陵之普祥峪景妃陵均有被掘痕
迹但未掘通土人並云該軍工兵有白髮長鬚者疑係昔
年修陵之工人以資駕輕就熟其出入兵士腿部均有白
灰且該軍開來直駐各陵可見蓄意已久並有人謂在陰
曆二十二三日即七月九日見孫軍長於夜間乘汽車
自馬伸橋來馬蘭峪至陰曆二十四日譚韓兩部同時開

拔西去其有預定之計畫似無疑義自各陵大門被毀後
任意出入一月之內門窗磚瓦銅缸等件損失愈多現在
市廛所賣燃料時有朽木參雜其間甚至方磚琉璃燎池
亦被拆賣尤有將柁棟鋸斷運售者有將明柱砍去半面
者期速倒塌以達其拆賣之目的至慈禧之陵工程浩大
尤較其他各陵為優明柱凸出鏤刻盤龍純用赤金貼葉
裝潢金碧輝煌光華奪目刻下一鱗一爪俱已無存大抵
守陵旗丁向以盜賣為生自被奉軍蹂躪以後有所藉口
為所欲為即如白澗行宮於一夜之內將全部木料運去
此參議來峪中途經過該地前三日之事也現在各陵旗
丁生計艱窘大有捉而走險之象若不趕緊籌維安擬防
守辦法有兵駐此可稍斂迹軍隊一去舊態依然就各陵

索二

五

工程設備而論誠為吾國之古迹歷史上之奇觀為一極
有價值之建築無如馬蘭峪道路崎嶇山徑叢雜匪人宵
小出沒無常而守陵官員旗丁尤以盜竊拆賣為慣技前
數日北平收買珠寶古玩商人麇集於此自我軍來後始
行逃走刻正購線訪拏盜匪並派騎兵晝夜分班巡邏復
在金星山龍門口葦子峪等要隘及通遵化大路加意盤
詰以資防範至各陵古物僅有銅缸三四個不等庫內古
銅鶴鹿自被擾後因物品笨重無法運走故尚存在現已
由政府特派委員保管所有遵令調查清陵被掘各緣由
理合備文縷細陳明伏乞鑒核施行

郝省吾慈禧地宮視察記

八月二十四日即陰曆七月廿七日是日晴九點起因慈禧寢宮業

於今晨挖通午後將從新棺殮十二點余隨杜公乘汽車往沿途未稼青葱行將刈獲村農忙作無復山陵景象一點抵定東陵之普陀峪定東陵有二左為普下車徒步觀夫宮垣傾圮窗牖缺殘碎瓦零碑蓬蒿夾道悵然迴溯不勝黍離麥秀之感至饗殿前明柱上昔日裝潢之金龍煞費巧思均已不翼而飛蝠糞鴿翎灰泥狼藉進第二道琉璃門石鏤之階陛五供爐鼎等物亦咸破碎復循石級至明樓下油漆紅門倒棄一旁鉅塊磚石堆置階左即丹墀物則有徐榕生正在監視工匠操作走出寒暄周旋數語又進數武見丹墀下地磚挖開陷丈餘之深坑坑之北面拆露一洞圓徑約二尺許內通寢宮之隧道另樹一木柱支持之間像匪人挖掘時光線黑暗窺視不清想見匪人

卷二

七

開始挖掘時思想精微瞭如指掌否則事非數人之力時非數日之功何以敏妙若此謂非計畫成熟蓄之已久其孰肯信獨惜其倉猝成行未克填砌如舊致遺痕迹及時發覺斯為蠢漢抑豈冥冥中英靈不泯別有為之主宰使之莫能倖脫終有生奪其魄之日歟二時許天際忽現黑雲一角細雨廉纖來資點綴一若天為此無上尊嚴不可一世之女皇統馭億萬民衆主政達五十年身後露置屍骸表示不忍亦灑幾點傷心之淚者無何澤公恒公忻貝子溥侗寶熙者齡陳毅諸公手持雨具來僕從分携黃綢包袱兩包內裹黃綢繡花被褥以備殮服並藏香冥紙等事於是紛燃手燈洋燭諸遺老復各改御夾綿於洞口墊鋪絨毯魚貫而入匍匐行進陰寒襲人沁人肌膚歷琉璃

影壁牆進第二重石門始達石室內橫約三丈縱亦兩丈有奇遍地堆棄綿花燈草及霉爛之被褥冠冕霞帔絲絛等物均已拆毀穢汙難聞外擲欹斜石床之下擲蓋倒置右偏屍骸則放棄在左方梓木棺蓋之上頭北脚南作俯卧之勢上身袒裸僅著中衣色彩已失其真模糊不易辨認綾襪一支脫棄身左屍骸抽縮如嬰孩長不滿三尺短髮披散肉皮貼骨作棕青色入視諸公靡不嗟歎彼作俑者為一時之金錢演亘古未有之慘劇幾棄禮教破壞古蹟宅心如此殘忍人道觀念歷史制度在在攸關亟應嚴緝首犯根究主使審明正確處以極刑無使一名漏網庶足以維風化而儆奸邪審視畢仍匍匐出見古物文化保存委員會帶來之照像師在隧道中用電學攝影洞口外

卷二

八

放置珠履一雙原鑲嵌之珠寶經已拆挖陀羅經被一壘絲繡之滿洲經卷字畫尚隱約可辨復有毀壞之檀木冊寶僅餘兩塊正在晾晒文字無非頌德歌功曾記其徽猷普被直超有宋之宣仁祐冒無垠遠邁炎劉之明德兩句至明樓外雨已霽和君仲平引旗婦十餘入內盛殮余喉乾思喝遂到大門小憩有守衛之兵士持茶鎗來進若少許旋乘汽車至裕陵階薛砌草頽敗一如慈禧之陵至明樓後有土工十餘用抽水機抽地宮內之水寶頂巍峩較其他各陵闊幾數倍深亦如之聞內貯六棺匪人挖掘時亦係自丹墀下為之者詢諸工人云水深約五尺現已抽去三分之二等語丹墀下深坑內設木梯一架內通隧道余手持燈扶梯而下匍匐入隧道內前已塞實此番水龍

機管即安設在第二道石門前尚有第三道石門水深沒
脛不能前進聞木屑骨塊隨時浮出二百年之久想係棺
木朽壞骸骨脫離之故個中真象須俟入內躬親審視方
能瞭然且一燈如豆光線極微僅模糊辨出漢白玉之石
門樓他則毫無所覩循梯而上視時計已五點遂乘汽車
回峪

郝省吾裕陵地宮視察記

八月三十日即陰歷七月十六日晨餐後鄉人王耀庭來王係服務
於陵差者言裕陵地宮積水業已抽淨本日午後清室王
公入內改殮後即行封閉云云聽之餘極深欣感立跨
黑衛攬轡疾馳沿五花嶺捷徑山谷崎嶇正午抵孝陵治順
之五孔橋此地曩日古柏成行蔥鬱可愛今則童山濯濯

卷二

五九

一望無垠進裕陵東厦口至碑樓前豐碑高聳上鐫高宗
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
帝之陵想見此十全老人之偉業字分漢滿蒙各書雙列
按只滿漢兩下跌鼎屬四角分鏤魚龍蝦蟹等物過三座
文編者識橋至宮門小立有衛兵司查出入近曠東西朝房班房窗
櫺均無僅餘壁柱上蓋聞容冬降匪今歲韓軍韓大駐陵
時均作臨時馬廐東南隅神厨庫之磚瓦亦有偷拆痕迹
石欄藻井極目荒涼為之悵然者久之旋繞至饗殿後經
玉帶橋橋為三座左橋上漢入琉璃花門西門樓上磚瓦
亦拆毀不堪一遇靈雨勢將倒圮又入二珠門則為五供
之臺陸雕刻之瓶花燭花因屬端石亦被偷盜惟鼎花重
量較鉅不便移攜尚巍然獨存每過謁陵祀享大典步御

溝石鋪拾級登明樓之前階方廣約十丈入明樓下古洞
門長約四丈復過前日會晤之徐君榕生與和君子英在
此指導匠人工作握手略談倍承優遇而徐君口講指畫
不遑停歇一種辛勞耐苦實事求是之狀尤足敬佩古洞
門之中間新搭人字式席棚一架內鋪被褥大約為守衛
士卒及工匠等臨時寢息之所旁置巨袱數裹係黃綾繡
花被褥六牀黃綢束裏之如意板六副為身舖龍綿
袍褂兩件係清德宗賜給載澤以為紀念者今因裕另一
包為地宮內檢出箱篋上之銅飾件及零碎雜物並炭毯
香屑漆布等類明樓後為啞叭院面積甚闊對面即琉璃
花影壁下為隧道上即寶頂匪人挖掘時即循影壁下埋
置炸藥轟陷文餘之深坑北面露出隧道清室命名為古

卷二

三

洞圍長約六丈高約五尺當時曾用碎磚砌實此番為匪
人掘通再下則為明堂圍余擬獨入于英止之曰地宮內
第四道石門及上門檻均已炸壞尚有半面倒懸未落下
入極有危險刻正著工匠啟卸以便王公入內視殮等語
延候久之偉庭來攜余冒險入偉執電筒過隧道下石級
觀第一重門石門凡四重進第一重內縱約二丈橫亦丈
餘二門內闊徑如前東西壁下各設石座三方為安放冊
寶之處正睇視間忽驚聞砰訇一聲震若雷霆係第四重
石門西門上半面為工匠整開放倒也門楣門檻亦均炸
壞門上刻佛截然為兩倒置一隅至是始達高宗玉骸永
遠寢息之石室內有二人共荷之水月電燈一具以空氣
薄弱之故光線仍微室較慈禧地宮為闊內貯六棺正面

機管即安設在第二道石門前尚有第三道石門水深沒
脛不能前進聞木屑骨塊隨時浮出二百年之久想係棺
木朽壞骸骨脫離之故個中真象須俟入內躬親審視方
能瞭然且一燈如豆光線極微僅模糊辨出漢白玉之石
門樓他則毫無所覩循梯而上視時計已五點遂乘汽車
回峪

郝省吾裕陵地宮視察記

八月三十日即陰歷七月十六日晨餐後鄉人王耀庭來王係服務
於陵差者言裕陵地宮積水業已抽淨本日午後清室王
公入內改殮後即行封閉云云逖聽之餘極深欣感立跨
黑衛攬轡疾馳沿五花嶺捷徑山谷崎嶇正午抵孝陵治順
之五孔橋此地曩日古柏成行蔥鬱可愛今則童山濯濯

卷二

五九

一望無垠進裕陵東厦口至碑樓前豐碑高聳上鐫高宗
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
帝之陵想見此十全老人之偉業字分漢滿蒙各書雙列
按只滿漢兩下跌鼎屬四角分鏤魚龍蝦蟹等物過三座
文編者識橋至宮門小立有衛兵司查出入近曠東西朝房班房窗
櫺均無僅餘壁柱上蓋聞容冬降匪今歲韓軍韓大駐陵
時均作臨時馬廐東南隅神厨庫之磚瓦亦有偷拆痕迹
石欄藻井極目荒涼為之悵然者久之旋繞至饗殿後經
玉帶橋橋為三座左橋上漢入琉璃花門西門樓上磚瓦
亦拆毀不堪一遇靈雨勢將倒圮又入二珠門則為五供
之臺陸雕刻之瓶花燭花因屬端石亦被偷盜惟鼎花重
量較鉅不便移攜尚巍然獨存每過謁陵祀享大典步御

溝石鋪拾級登明樓之前階方廣約十丈入明樓下古洞
門長約四丈復過前日會晤之徐君榕生與和君子英在
此指導匠人工作握手略談倍承優遇而徐君口講指畫
不遑停歇一種辛勞耐苦實事求是之狀尤足敬佩古洞
門之中間新搭人字式席棚一架內鋪被褥大約為守衛
士卒及工匠等臨時寢息之所旁置巨袱數裹係黃綾繡
花被褥六牀黃綢束裏之如意板六副為身舖龍綿
袍褂兩件係清德宗賜給載澤以為紀念者今因裕另一
包為地宮內檢出箱篋上之銅飾件及零碎雜物並炭毯
香屑漆布等類明樓後為啞叭院面積甚闊對面即琉璃
花影壁下為隧道上即寶頂匪人挖掘時即循影壁下埋
置炸藥轟陷文餘之深坑北面露出隧道清室命名為古

卷二

三

洞圍長約六丈高約五尺當時曾用碎磚砌實此番為匪
人掘通再下則為明堂圍余擬獨入于英止之曰地宮內
第四道石門及上門檻均已炸壞尚有半面倒懸未落下
入極有危險刻正著工匠啟卸以便王公入內視殮等語
延候久之偉庭來攜余冒險入偉執電筒過隧道下石級
觀第一重門石門凡四重進第一重內縱約二丈橫亦丈
餘二門內闊徑如前東西壁下各設石座三方為安放冊
寶之處正睇視間忽驚聞砰訇一聲震若雷霆係第四重
石門西門上半面為工匠整開放倒也門楣門檻亦均炸
壞門上刻佛截然為兩倒置一隅至是始達高宗玉骸永
遠寢息之石室內有二人共荷之水月電燈一具以空氣
薄弱之故光線仍微室較慈禧地宮為闊內貯六棺正面

玉石豐碑一直書某某皇帝之陵錫滿蒙漢三種文字其上而以朱漆抹之后陵明接則緊接影壁無空院其制稍殺焉故裕陵盜掘時係由影壁前鑿開石板直下炸毀地宮外門而入者掘後填塞未固又值陰雨絲連水從掘口灌而入地宮深約四尺餘先時載澤派人用大機水龍吸取數日事竣余等參觀至則由掘口直下橫穿隧道時地宮內尚有餘水四五寸余等蹀躞而入至一重門即煙氣充塞由此經第二第三第四重門地宮內懸有煤氣燈一架煙霧沈沈呈黑暗色導者以燈前行遂得逡巡而入查地宮正室內有梓宮六具帝一后一妃四案二后均毀壞無餘梓宮身蓋異處顛倒錯置不忍入目以燈入照之見有白骨數節浮水泥中惟六具頭顱案此處微誤只四頭顱也殮者以

案二

三

黃色布袋盛之不能辨其孰男孰女僅以數字標明記錄而已余等因地宮內煙霧與臭惡之氣撲鼻難聞乃巡看一週即出察其情狀極為悽慘較西后陵尤甚百倍焉

案二

輿論

陳伯陶致閩錫山電

清室東陵被發海內悲憤籲求緝兇嚴辦並撥款修復切實保護義聲所播中外同欽粵東陳伯陶吳道鎔鄧本達張學華金湛霖梁慶桂鄧善麟桂站梁廣照汪兆鏞陳念典黃誥伍銓萃潘元耀王頌清賴際熙岑光樾何藻翔蘇志綱章果同叩陷

陳望曾等致譚延闓函

敬肅者連日報紙迭載東陵被盜事逃聞之下悲憤同深隨接津滬來函詳述情形知前經北平警備張司令拏獲本案要犯譚溫江一名旋即保釋已聯電閩總司

案三

令迅停譚犯歸案究治又閱報載本案續獲匪犯三名均褚玉璞軍譚部軍士已由閩總司令再電江寧派大員馳往北平審辦等語伏思民人祖墳被掘控告到官地方有司亦必緝兇究辦况在先代陵寢罹此禍變自當嚴行痛懲務乞飭令承審人員集訊究治毋任狡脫以儆兇頑此次禍及

東陵不止盜竊贓物其毀損情形甚為慘酷聞清室現已派員重行奉安至毀損各處工程尚鉅尤賴撥款助為修復嗣後為日方長更宜妥定守護章程方不至再有意外之虞恭查清代防護

明陵每年派員查勘設置陵戶嚴禁樵採隨時修葺至為慎重咸豐間江寧城陷前明孝陵被焚同治三年事平即行修葺完固載在會典前事可稽尚望踵述前徽下慰民

望義聲所播垂譽無窮明公閱識碩量薄海同欽瞻仰旌麾尤深馳企用敢敬佈忱悃上清清聰籲懇會商閩總司令暨政治會諸公於此案懲匪修復保護三端切實辦理以昭大義於天下不勝激切悚惶之至再閱報紙內載委員周震麟楊熙績等以清東西陵林礦甚富擬收歸經營一切等語傳聞之下不勝驚詫伏查保護

清陵載在優待條件中諸陵行樹宜禁樵採開掘礦穴震動梓宮籲懇會商政治會諸公將所議取銷則仁聲義聞乎洽遐邇矣專此敬頌勛祺伏惟鈞鑒陳望曾陳伯陶吳道鎔張學華鄧本達金湛霖梁慶桂鄧善麟桂站梁廣照汪兆鏞陳念典黃誥伍銓萃潘元耀王頌清賴際熙岑光樾何藻翔章果張其淦區大原李

淵碩蘇寶查何成浩陳崇鼎龍兆勤同啟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此函係汪君

案三

陳伯陶致譚延闓函

敬肅者前歲甲子弟年七十蒙手書義照甲子柴桑里嶺海人文獨流堂楹帖寄贈以規為頌弟至今誦之不敢忘比維勛望大隆起居多豫定符私祝日前東陵被盜弟合粵中三十人上書左右奉懇懲辦保護並撥款助修三事隨閱報章知江寧政治會決議保護清陵歸內部負責此當由閣下提議贊成之曷深欽佩惟懲辦助修二事淹忽逾月尚未之聞弟誠有不能已於言者昔者田單守即墨縱反間謂吾畏燕人之劇燕師得齊卒劇之置前行即墨人皆怒田單又縱反間謂吾畏燕人之掘吾先墓燕師掘城東墳墓燒死人即墨人望之皆哭怒且十倍遂大

破燕師盡復齊城夫刑人之體至於剝慘痛極矣然不若毀其先骸之怒甚也今賊軍等乃炸掘東陵而暴露之民國奈何不急捕之而緩追逸賊以甚五族人之怒乎昔者王莽斷傅太后之棺燹其器物曹操破梁孝王之壙收其金寶又赤眉賊樊崇等掘西漢諸陵掠取寶貨遂污辱呂后屍番僧揚捷僧劫掘南宋諸陵攫挾珠玉且斷割理宗首至今讀之猶為髮指明之闕獻惡極矣然闕獻破鳳陽焚皇陵不之掘也闕破承天殘獻陵亦不之掘也豈闕獻有人心哉有所畏忌爾今賊軍等炸掘東陵慘酷萬狀其惡同於莽操赤眉揚髡而浮於闕獻民國奈何不急捕而嚴懲之以正其罪而告無罪於天下後世乎夫發邱中郎曹操官之劫陵賊將唐莊宗宥之播惡黔首貽譏青

案三

史此民國所當鑒也至於撥款助修尤新政之要昔者比于墓上周室增封柳季壟邊秦禁樵採興周霸國於遠臣且然何況前后又高祖承秦守始皇之冢宋公入陝修漢祖之陵歷代以來式遵勿替我朝初起兵時以七大恨告天謂明殺吾祖若父是視明為仇敵也而入關之始即置守明陵世祖復為思陵建饗殿又飭令定陵一律奉祀逮至高宗時大修明十三陵且言費至百萬亦所不靳今民國以禪讓得之非同仇敵奈何不履行優待踵企前徽而靳此區區助修之費乎昔者宋之唐珪林德陽破家以收高孝諸陵骨秘瘞於蘭亭山中明之孫繁祉王政行率錢以葬崇禎帝后棺奉安於田妃壙內是以人稱義士世紀逸民譽滿當時名垂不朽夫以中國四萬萬人之衆

受先朝二百六十餘載之恩詎無有唐林孫王其人者故弟作為敬告同胞啟請其各捐款助修然出自國民何如出自民國之為政體使海內外人皆悅服乎故弟於懲辦助修二事敢再為閣下籲陳之閣下既以崇桑之不忘晉獨漉之不忘明見規弟敢不勉然斯言亦為民國忠告也如以為罪弟不敢辭敬布腹心以候斧鉞肅此祇頌台安伏惟亮登世愚弟陳伯陶九頓首拜上陰曆八月念二日啟

呈尊鑒附

附陳伯陶等公啟列位先生執事敬啟者我粵人顧念同胞好行義舉凡諸鄉友安厝異域歸骨故鄉莫不樂捐巨款此其人非肺腑之親縞紵之雅與其生前有恩愛及人也直以同胞之誼情所不忍故樂為之耳今者

案三

清陵被掘慘酷萬狀而宣統帝無力修復於是厲人作為一啟請四萬萬同胞助修其言皆信而有微而又能近取譬至為痛切現在五族共和滿蒙亦屬同胞不宜漠視况此清帝后乃吾先世以來受其仁育以有今日如厲人所云者耶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行有死人尚或矜之伏乞將此啟登之報章伸之演說並召集會館中提議俾知德無不報義有當為近日江甯議決保護清陵歸內部負責茲之助修義舉人有同心吾粵海外同胞當倡之也專此奉懇敬頌台祺不宣鄉愚弟陳伯陶吳道鎔張學華伍銓萃黃誥挂站梁慶桂汪兆鏞金湛霖何藻翔賴際熙區大典區大原岑光樾蘇志綱同啟

附陳厲人敬告四萬萬同胞請捐款助修清陵啟嗚呼
吾中國民族四萬萬人為歐美諸國冠歐美人所驚詫
我同胞盡知之然亦知此四萬萬人之所從出乎考明
陳建通紀王圻通考當明全盛時人數約三萬萬自萬
曆帝而後政治不綱橫加征斂閭閻二賊乘之而起莫
夷斬伐所至靡遺清順治帝入關之始即殲二賊且盡
除明代苛政以蘇吾民於是吾民獲登衽席然十八年
統計中國人數祇二千一百六萬餘人耳康熙帝嗣位
南平吳三桂及鄭克塽北破噶爾丹與俄羅斯大難既
平深求民瘼蠲租賜復史不絕書有普免天下錢糧之
恩有子孫永不加賦之諭雍正帝復定丁隨地起之法
以寬貧民若貧者無田即無丁稅乾隆帝踵成之而又

卷三

五

繼康熙帝之志登極之初即普免天下錢糧至六十年
歸政凡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次計一次所免二十七萬
數十萬兩五次共免一萬三千餘萬兩至於一隅偏災
其所蠲賑者復不可數計而又有十全武功使四夷賓
服海宇晏然故乾隆帝五十八年統計人數至三萬一
百四十六萬餘人比順治帝時增十五倍蓋三帝深仁
厚澤休養生息凡百五十餘年故滋生至此數也逮嘉
慶帝修會典時中國人數計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
餘人比乾隆帝時又增五千四百餘萬然猶不及四萬
萬人之數至道光帝二十五年編審統計中國人數乃
達四萬萬二千一百三十四萬餘人此皆見之清通考
會典及王慶雲石渠餘紀王先謙東華全錄者蓋清室

至是閱六帝計二百餘年凡吾高曾祖考以來享太平
之福以保田宅以長子孫躍登此四萬萬人之數為歐
美人所懼者何一非清帝恩澤涵濡所賜乎自是而後
外患乃生道光帝咸豐帝忍恥行成為民請命及同治
帝中興南除髮捻西靖回番光緒帝繼之進定新疆甲
申一役又敗法人於鎮南關國威復振不料二十年甲
午日人奪我高麗割我臺灣於是光緒帝力圖變法以
興國勢其後西太后復贊成立憲以予民權暨宣統帝
三年革命軍起隆裕太后不忍征伐以苦吾四萬萬同
胞而慨然以天下讓此皆無負吾民今民國建立十七
年矣清遺之臣死亡略盡國基定矣而革命家猶假九
世復仇之邪誣而忘十世受恩之深重始之以廢優待

卷三

六

繼之以逼移宮今復加以盜掘山陵此可為長太息
者也不特此也考會典及東華全錄順治帝元年即定
守昌平州明陵兵額及祭典康熙帝三十八年復委官
防護江甯明太祖陵專事修祀雍正帝七年又下詔保
護歷代帝王陵寢及明諸陵如有不周即將該地方官
嚴處及乾隆帝五十年北巡至昌平州慨明陵之頽圯
即大行修復詔稱費至百萬亦所不靳同治帝三年收
復江甯時東太后與西太后垂簾聽政以明太祖陵被
毀亦諭即日修理其衛護周至如此今清東陵內乾隆
帝陵西太后陵俱被炸掘報紙言一翠玉西爪值萬萬
圓餘珠寶亦值千萬而不言售者何人價安從定此誕
妄之談斷不足信惟其云屍骸狼藉慘不忍言斯乃凶

惡所以至固無疑義者也近聞閩總司令錫山復電清室陳太傅寶琛等云即緝兇究辦派兵保護以杜將來此民國執政義所當為吾民可毋庸置喙惟是優待不行宣統帝蟄居天津如寡人子聞搜括內帑得五千圓派員修復而民國百端待理未議助修因是海內子遺諸老思集涓埃以為報効而晨星寥落來日大難事必無濟竊思掩骼埋胔世人以為義舉殷富之家苟動其惻隱如香港新界均安墳墓有一人捐助數萬金而不吝者我四萬萬同胞乎此清先帝后固吾輩高曾祖考以來受其煦育以有今日者若漠然視之吾恐歐美人謂我四萬萬同胞如涼血動物絕不足畏而中國之赤禍即隨之而起也夫以我四萬萬同胞之衆苟出其先

書三

朝所賜千萬分之一即可以完固山陵而又使歐美人知黃族之可畏而不敢犯所謂義舉尚有逾於此者乎吾為此故用敢推原四萬萬人之所從出而請我同胞助修東陵以匡民國之所未逮近宣統帝紆尊降貴苟集有鉅貲可逕行匯寄無事代呈又當時讓位帝號仍存世俗不察或呼廢帝或斥其名於義為不順我同胞直道而行可也中國四萬萬人之一垂死老民陳厲人謹啟

東方學會王秉恩等致閩朱商快郵代電

北平平津衛戍總司令部閩總司令朱參謀長天津河北省政府商主席鑒自不法軍隊盜發東陵全國驚駭認為非常奇變幸貴總司令已負責究辦並電中央特

設高等軍事裁判人心稍慰惟聞盜陵正犯第十二軍師長譚溫江就獲後復經保釋青島就獲盜犯張岐厚供出十二軍軍長孫殿英及韓榮兩旅長實為出令下手之人已否下令通緝尚不免懷疑具瞻此案於人道國法軍紀關係至重想貴總司令必能執法不回嚴緝首要歸案審訊以警凶殘至此案調查詳情及陵工如何修復日後如何保衛想已統籌一切所有辦理經過情形事關中外觀聽務乞隨時公佈送登各報以副輿情以洗國恥臨穎無任翹企之至東方學會王秉恩曹廣楨吳道鎔張其淦黃浩葉爾愷梁慶桂林瀨深陳懋鼎商衍瀛陳伯陶章授王季烈羅振玉劉承幹許汝棻蘇寶盍嚴慶祺王式桂坊伍銓萃王鴻翔謝介石區大典張學華佟濟煦金鈺

書三

何藻翔汪兆鏞李淵碩高振霄定安張之照金湛霖區大原何家本鍾蘭芬梁元任蘇志綱何成浩鄧本達張燮垣馬鑾光沈繼賢王光圻賴際熙鄧善麟黃鳳藻易奉塗何國澧張鶴岑光樾周朝槐岑文杰盧寶鑑何福謙孫守正塔思哈金興祥羅振常

文化維持會請中央嚴辦東陵盜案電

津日新

敝會於八月一日擬報告有直魯殘軍在河北省薊縣盜掘清乾隆及慈禧兩墓發掘時附近戒嚴將及半月事後由該軍軍官譚松艇來平寓中國飯店將一部分之珠玉寶物賣與琉璃廠古玩舖尊古齋館主黃百川價值約十萬元左右等情正在查辦之中又據大學院古物保管委

員會主席致北平分會儉電開報載東陵被殘匪盜劫業
 電副總司令保護並嚴查盜賣寶物望就近調查接洽并
 覆為荷當此啟會分函平津衛戍總司令部第四集團白
 總指揮北平特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等機關并面請警
 備司令張蔭梧查辦在案現於本月三日由警備司令部
 派員將譚松艇及尊古齋黃百川捕獲到案據黃百川供
 稱銷售贓物不諱翌日警備司令部即將本案並黃百川
 一名解送衛戍司令部訊辦其軍官譚松艇一名係徐源
 泉所屬師長當由何成濬徐源泉索回看管查清代陵寢
 係歷史制度應國民政府保護之例豈能任人私自盜劫
 今竟以改編之軍隊公然為盜匪之所不為自此案發生
 中外人士均極注目若聽其逍遙法外不但平津之古蹟

案三

各物已無法維護從此軍紀國法蕩然無存其關係尤為
 重大為此電呈經過情形請通電平津衛戍司令及地方
 長官嚴行究辦勿少瞻徇以為法戒而警奸邪北平文化
 維持臨時維護會陽

全國商聯會請各界主張根究盜陵案通啟 六月二十

四日
 天時報

公啟者近悉清陵被人挖掘盜賣寶物殊駭聽聞深慨我
 華族所以優於各國者以有禮教維持之也追遠慎終勵
 厚民德之舉雖在革命期中仍應力予保持以維國本查
 明陵保存數百年清陵亦應一律保護如乾隆慈禧帝后
 陵寢工程堅固斷非少數人及最短期間所能掘破似此
 明目張膽滅絕人道之擴大舉動必有主持之者萬懇一

致主張根究主使安復舊觀以培民德而維國本不勝盼
 禱之至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啟

天津日日新聞 六月十四日

天津日報社論云此次褚玉璞部下發掘東陵為世界極
 惡人類所不敢為雖大逆如亂暴之共產革命亦不
 敢為之倘褚玉璞軍隊長存天地之間直使東洋道德趨
 於滅亡雖國民志士羣起而伐其罪宣統皇帝亦不能減
 其悲痛倘南京政府置之不問則不及數月必致滅亡可
 斷言如虎如狼之褚玉璞軍隊發掘清室東陵將價值三
 四十萬元之寶物運來天津方面售賣各節已詳記各報
 得此消息之宣統皇帝異常悲痛已自前日起在張園服
 喪並設祭壇以慰祖宗之靈皇帝及羣臣悲憤之餘當與

案三

十

山西方面交涉並組織調查委員會不日諸委員即由山
 西軍隊保護同赴東陵查勘實情矣對此人道之蟲賊及
 東洋道德之破壞者志士仁人應速奮起蓋東洋道德之
 精神即在崇拜祖宗四字吾輩東洋人已尊崇數千年於
 茲矣今日文化日增為毫無疑義之事乃近年支那人一
 以戰禍頻仍一以國家之不統一各種邪說橫行而以國
 民革命軍為尤甚專以破壞為能事並無從來之道德思
 想及主意苟能填己之私慾即為滿足是誠陷入畜生
 之道中如世界人類所不敢為之發掘墓地之大罪已在
 各省開始行事現代之支那人直可認為非人類而變為
 畜生矣據力之所能記憶者畧舉一二如下一馮玉祥
 軍隊在河南發掘袁世凱之墓掠取其中之寶物二湖南

共產黨殺葉德輝並掘各地之墳墓三濟南發生事件之際蔣介石軍隊發掘日人墓地以上等等是其大概其荒謬無狀宛如明末之闖獻現代支那人如斯之墮落已無向上之象尤以此次倡掃除赤化之諸軍竟至掘清室之陵墓實無可容恕之人類蠢賊東洋道德之破壞者東方志士亟應奮起以興義軍一舉而加以討伐斯為重要之事若支那自己不能實行則有崇拜東洋道德之日本人村代其伐罪也民國與清室之關係今無庸贅言辛亥之役清軍之馮國璋已完全將武漢革命軍征服繼因段祺瑞之倒戈不得已而退位遂立優待條件民國之待遇清室應永久照外國皇帝之例以優待之乃民國十三年馮玉祥倒戈後遂以補助軍費起見肆其毒牙致皇帝出奔

卷三

十一

天津而掠奪清室之財寶凡此種種完全為民國毫無信義之證明國家無信義恰如人之無道德危及立國之基礎今民國對清室如此所謂中華民國者實為一土匪盜賊之團體不能謂之為國家也

譯者初讀此文觀其醜詆痛罵至謂我國為土匪盜賊團體不能為國家不勝憤激既思我國今日人道之由天衢而墮九淵此乃不容諱之事實又自發陵以來不聞當道嚴懲既獲凶首仍復縱之據報紙所稱因牽連要人甚多不能宣布尤駭人聽聞而從事調查者僅聞在清室一方面則他人之振振有詞亦不能斥其不當矧發陵寢與尋常發墓不同尋常發墓由其子孫請官究辦足矣若陵寢則當由國家保護清室既讓政權則

此責任自當民國政府負之如何懲究如何修復以後如何嚴密保護俾此禍不至再見皆今政府之責無旁貸者非若民間墳墓責在其子孫者已也今政府苟尚自任為國家欲一洗盜賊團體之恥應速將兇犯及牽連之要人一體嚴懲陵工速行修復並謀善後之法庶幾可息人言故特傳譯其文以警當事則此文者未始非沈疴之藥石也譯者附誌

再聞此次發陵者乃由直軍已經改編為革命軍之孫殿英部譚溫江所為今不屬褚玉璞部矣又聞南京政府已派周震麟北上收東西兩陵及明陵矣若不嚴辦盜發不將陵工修復是但利其土地所謂相率為利而忘義益不能關外人之口矣又記

卷三

十二

又八月十九日報載為東陵盜發事故當道云滅絕天理慘無人道之已就改編之革命軍隊發掘東陵事據報紙所載為五月十八日今既一月餘矣而當道於懲凶修陵諸事尚未表示具體辦法僅於報紙中見閻衛戍司令及商主席通電嚴辦而已而既就捕之譚溫江則已由要津保證而復縱之僅羈押經手售賣盜贓之黃百川與各地就獲之分贓從犯數人此數人者其非首要可斷言也報章屢言此案牽引要人甚多即孫殿英譚溫江之是否即為首犯或別有人在此中黑幕非吾人所能逆知要之此案不先不後竟發生於黨軍統一北方之時不得不謂之不祥之甚致外人議論詆我國為土匪團體而非國家此種奇恥大辱凡我國民略具人心者宜如何謀所以消

雪之茲就管見所及為下列六端以供當道之採擇此固國民之天職新聞記者之責任不敢以不才自諉者也一宜亟派妥員調查真相也此次盜發情形據各報所記參差不一其相同者為乾隆帝陵及孝欽后陵受禍尤慘與發掘者實為軍隊而非土匪二者而已至他陵是否被發被發後情形如何莫能知也京津當道似早應派員前往調查乃至今尚無所聞似不得不謂之疏忽也須知前代陵寢當由政府保護此為古今定例矧清帝因為免生靈塗炭而遜位民國國更宜加等保護以酬禪讓之德乃竟至祖宗陵墓遭如此之慘禍按之情理焉得謂平故此案必須嚴辦嚴辦應從調查始矣二辦理經過宜隨時公布也此案既派人調查亟宜披露真相又各處所獲及就

案二

三

近就捕之人犯口供以及追回之贓物如何處置均宜一一隨時公布交各報揭載以釋羣疑而杜口實三辦事責任宜交盡也近日報章記閩衛戍司令電請中央派員組織特別法庭專理此案外間紛紛論議有謂足見晉閩之重視此案者有謂晉閩殆因此案內幕不易著手將委其責於中央者以記者觀之晉閩之電請中央辦法極是因此案固應中央與地方交盡其責者組織特別法庭蓋因犯人為高級軍官故由法庭裁判之至調查緝兇善後則地方與中央宜交盡其責以閩公之賢明當無規避之事此記者所敢斷言者也四懲凶宜嚴首惡並須緝捕引線也此次正凶究係何人報紙所記若孫殿英若譚溫江諸人外或尚有人在俟調查確實必須嚴懲首要又報紙所

載遵化教育會商會會長實為軍隊引線而至今不聞訪拿此次調查首宜密查果係屬實即行逮捕勿令漏網若僅辦數從犯而舍正凶則不但無以闕國民之口外人且將議其後矣五清帝后迅宜改殮且須備禮也此次發陵係由軍隊用攻城法以炸藥炸開其殘暴可想現在帝后遺體無論情形何如天氣炎熱宜一面調查一面即與清室接洽速謀收殮兩陵中凡十餘棺所有附棺附身之具國步已改易十餘年肆開無從購買帝后禮制者惟故宮中有之宜由衛戍司令向故宮委員會移取俾不失體制昔清室入關殮明思宗以帝禮梓宮山陵一遵明代之舊此其前例若數十年天下共主改殮時以庶人之禮此於情形合乎不合况對於文德武功烜赫一世有光歷史之

案三

四

乾隆帝乎當道似宜深明此理固不待記者之喋喋也六山陵修復宜籌長久之保衛也帝后改殮即宜著手修陵經費若何估計如何籌措派何人監理應由中央規畫籌措修完以後保衛之法亦宜嚴密籌畫以前舊制守陵王公但司典禮別有總兵官以兵力守護至前代陵寢但置陵戶而已但現在國家空亂尚未救平陵戶斷不能保衛宜選軍紀善良之軍隊遴選公正之軍官董率之以資保衛庶慘禍不至再見此尤善後之要務也總之此次軍隊盜發東陵除至少數傳染赤化之人外殆無不疾首痛心於發陵諸盜者今日當道對此事變當亦認為至憾但聞清室曾由其宗室遺臣致電當道而當道未聞遣一介之使慰問致歉意亦於禮未允禮之有無國家之文野係焉

愚懸之言當道賢明庶不以為謗議乎

案三

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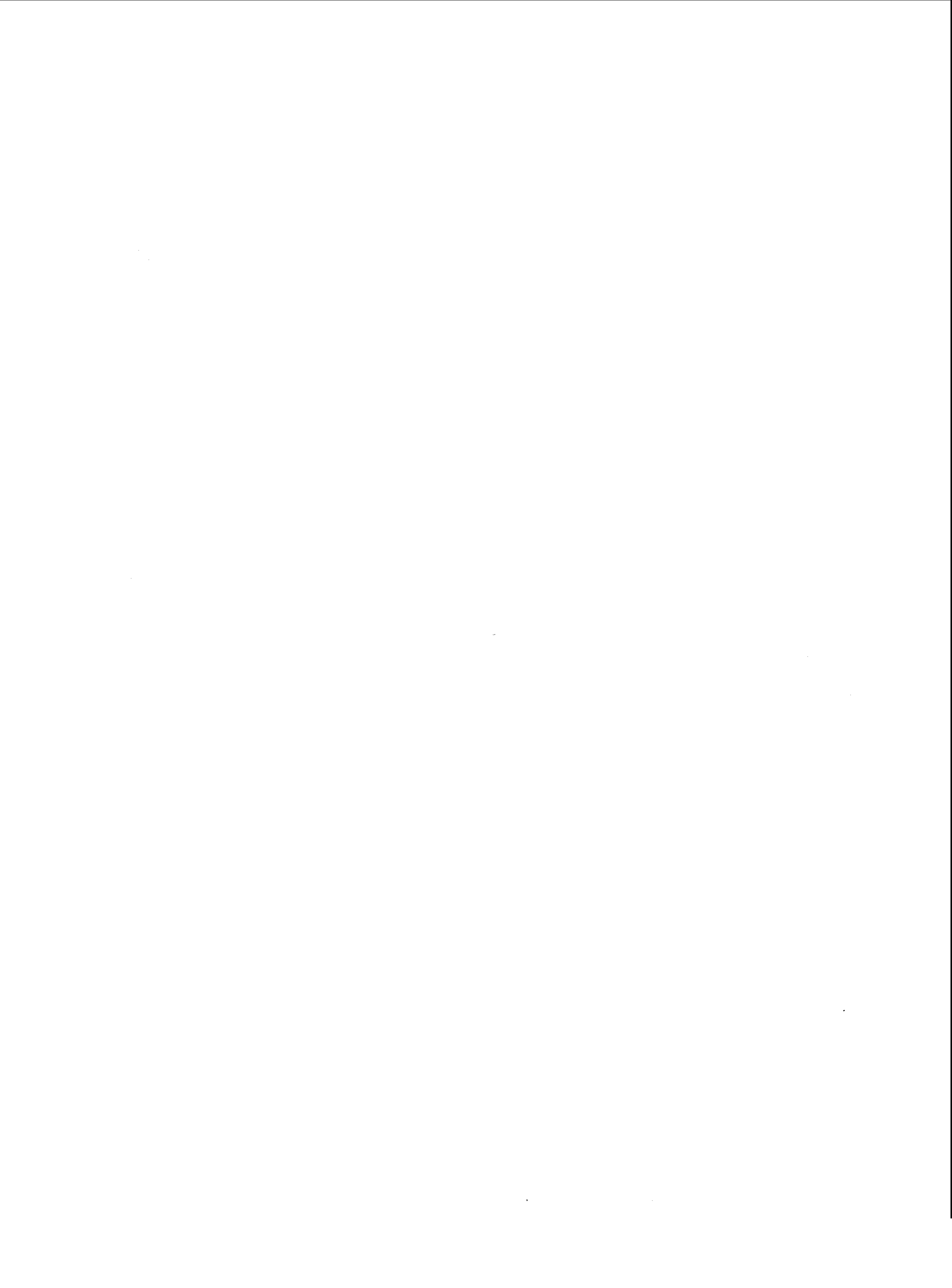
十五

潘館錄

遠海叢書

之一 卷四





敘

潘館錄者朝鮮世子被質於瀋陽時之紀事也清太宗崇德元年冬親征朝鮮翌年正月朝鮮國王李倧即仁祖力請降以世子淫及王子鳳林大君溟為質子留於瀋陽者八年當日世子等所居之館即在瀋陽城德盛門即大南門內今猶稱其地為高麗館此錄即撰於是地也前十餘年日本內藤湖南博士彙刊滿蒙叢書內有瀋陽日記一種考其所撰解題謂自崇德二年丁丑正月三十日朝鮮國王出南漢山城之時始至順治元年甲申八月十八日清世祖定都北京啓行之前二日終八年之間逐日記載細大不捐又別有瀋陽狀啓與日記相表裏蓋日記為在館中之紀事而狀啓則以其紀事時時送呈本國政府者也嗣因叢書停刊日記僅印至崇德七年壬午十二月狀啓則未及付印究心遼東故實之士憾不得窺其全豹蓋已久矣竊者朝鮮人彙刊廣史一書不詳何年內有瀋陽錄七卷頗不易得

瀋陽錄

遼海叢書

上虞羅叔言先生藏有鈔本出以相示余取與瀋陽日記互勘其文不必逐日皆有而有則必與之同又錄狀啓於書中首尾略具其實為日記及狀啓之簡本狀啓既未之見日記亦無完本讀此可得其十之八九是亦難得而可貴矣是錄雖亦始於丁丑正月三十日而終於甲申八月十五日較日記本少三日又考朝鮮世子之遺歸在甲申十一月庚戌王子鳳林大君之遺歸在乙酉三月丙午見東華錄而甲申八月十八日以後無紀載者清廷西徒無事可紀故也清初諸臣漢字之譯名殊無定準如清太祖實錄經數次之修改而譯名前後不同其明證也重以朝鮮人音讀稍異譯名之歧異更不足怪矣此錄稱岳託曰要上杜度曰頭頭豪格曰虎口英俄爾岱曰龍骨大阿巴泰曰押大馬瞻曰馬沮皆由耳受而以漢字書之其音亦可謂之近似矣其稱龍馬二將者謂英俄爾岱與馬福塔也然所建之三田渡碑亦稱英馬二將未嘗改英為龍是清廷之譯名後來亦有

定字而朝鮮未盡遵用耳又太宗出征及凱旋至瀋陽東關堂子祭

告實錄及東華錄皆備載之而此錄稱曰東門外城隍廟或曰城隍廟

考瀋陽都城隍廟在城內建於元代而清初未嘗別建新廟則所謂

城隍廟者即堂子也錄中屢稱大衙門為清帝朝會治事之所蓋即

後來之大政殿原稱篤恭殿者據京志謂崇德初篤恭殿名曰恭殿此

定宮殿名大殿為篤恭殿正殿為崇其曰伊魯者懿路也夫河者浦

河也伊州者義州也以與朝鮮義州同名故改義為伊其曰八高山

者八固山也即八旗也遼東新城者指太祖新建之東京城而言亦

稱遼陽城曰遼東舊城曰夫之者夫人也譯漢則曰福金或作錄中

注云夫之猶闕氏是也凡此皆略可考按不勝俚指是錄為留館諸

臣所記又有所謂西行日記鳳凰行中日記即為世子從征及赴鳳

凰城時所記皆與館中日記兩存而參攷其中內藤博士謂此書為

清初貴重之史料可與實錄互相發明又觀魏源聖武記為正確其

瀋陽錄

遼海叢書

論誠不誣矣微聞朝鮮京城諸彥已將瀋陽狀啓付諸景印殺青有

日而日記尚無完書茲先取是錄付印藉以導之先路或為留心遼

事者之所許又稻葉君山博士頃以新得宣氏瀋陽日記見示

亦清初史料之一種並附於後備參考焉金毓黻校竟記

潘館錄卷一

丁丑正月三十日世子隨大駕出南漢西門就所波申營中行禮畢
世子陪殿下坐于壇上東邊嬪宮及兩大君一行至自江都嬪宮及
兩大君夫人留處營外兩大君率江都從官入行禮禮畢大君坐于
壇上兩邊行宴享禮畢世子陪殿下出營外拜謝申時殿下還都
城搆坪大君及大君夫人從還都城世子嬪宮鳳林大君及夫人仍
留次江上營中 二月初一日世子送譯告于九王請入觀都城九
王許之世子入都城日暮後還營 初二日皇帝北還 初三日世
子渡江暮抵西江倉後駐山坡夜深天黑薪水具乏夜將半始定寢
所進夕水刺 初四日兩宮早發已時到望遠亭在揚北江上頓
營 初五日世子入都城馬將夾駕而行申時還營 初六日大駕
出自都城至營中申時還都 初八日九王北歸世子離發望遠亭
下到昌陵上自京城出幸與九王相見因與世子相別申時世子止

潘館錄 卷一

遼海遺書

宿于高陽村舍 二十五日在鳳山狀啟今番節目講定時三公六
卿質子入送云而右議政李聖求之子則其長子死於江都其次子
十六歲兒方在清陣中若推尋則以質子給之之意在京時已為開
說為白有弥工曹判書具宏之子仁慶禮曹判書姜頌期之子文明
叱分入往為白乎矣其餘弥未及定奪入去潘陽之後若還一推問
則何以答之為白乎喻此最關緊事令廟堂急速商確指揮為白齊
三月十三日在永柔狀啟清兵至今遍滿道內搶掠之患逾往逾
甚子遺竄伏之民處處被擄臣等雖力言於九王使之禁斷而遠處
軍兵令有所不行未能一一刷還分叱不喻農節方急頓無耕作之
望所見慘惻而亦無奈何是白齊 十五日世子留德淵水柔義州
府尹林慶業以狀達來庶尹洪翼漢斬殺於潘陽事也 十七日平
安兵使柳琳狀達馬夫大初則請兵萬二千五百兵使柳琳累次爭
詰夫大往見小土還減定五千名云云 三十日渡江 四月初十

日世子早朝離發白塔坪渡混厚江清人將設郊宴使之小憩江邊
龍骨大等設帳幕於城外五里許良久請行去帳幕一馬場金石乙
屎來言皇帝設宴諸將在此不可騎馬直入世子步入骨大等先招
宰臣講定禮貌後世子及宰臣北向三拜九叩頭以謝後世子與骨
大相揖各就帳幕酒三行而罷骨大且言皇帝有令嬪宮及大君夫
人不可乘輜入城諸從臣爭之不得至城底舍輜騎馬以行入處客
館八王及其皇帝各遣人把守館門 十三日狀啟昨日朝以皇帝
分付招臣等於戶部龍骨大傳言曰即者我國之人自平安道入來
言得捷報云此甚喜報且平安兵使軍官二人與我國人偕來為
如可一人則馬病落後於通遠堡一人則今當入來則即送于世
子所館所此意須達於世子前云而辭色之間喜氣動人為白如乎
未久平安兵使軍官持狀達來到為白有去乙傑問其曲折則與龍
相將所言符為白在果其間事狀則平安兵使想必具由馳啓不敢

潘館錄 卷一

遼海遺書

煩瀆為白臥乎事 同日在潘陽狀啟龍將又曰質子幾人不來臣
曰某某人來某某人避兵之時散落遠處未及還集兵曹判書之子
死於中路未來者則不久當來龍將曰質子家屬何不來乎臣曰此
亦避兵未還且今行之人不勝數多質子家屬亦何能一時率來乎
龍將曰此言是矣既不能一時入來未來質子及其家屬待秋成人
來雖已發程盡為還去以待來秋可也臣曰質子講定時吾未參聽
三公及六卿之子以時任入質乎以當初入來者仍為留置乎龍將
良久默思曰以時任之子質之可也臣曰然則我國相卿遞代無常
若以時任之子質之則亦為交遞乎龍將曰此亦交遞矣 十五日
骨大求見宰相及講官一人賓客南以雄朴舊朴漢輔德李命雄往
骨大以尹集吳達濟出置庭中間以殺與不殺宰相為之請不聽而
殺之 閏四月初五日世子赴請龍骨大在禮部以俟世子入就西
壁坐大君差後九王十王在東虎口要土頭頭在西以騾一駱駝一

乘至以示曰此蒙古遠方所獻而非家畜也乃野獸也又以黑狐皮
出示蓋以爲靈瑞也奏雜戲酒一行而罷 五月初二日義州府尹
林慶業來請人置之西館不許來謁世子 十四日金汝翎以其皇
帝之命來書世子諱字及兩大君名字以去 十六日龍骨大沙波
馬夫大來見世子曰平安兵使柳琳義州府尹林慶業皇帝有命招
之而柳琳稱以本道多有策應之事挾詐不來只送林慶業此甚無
爲自此當報知國王而世子亦須其聞世子措辭答之 十七日許
被擄人賣買清人聚集所俘男女於城門外其麗數萬或子母相逢
或兄弟相見相持呼哭聲動天地鄭命壽金汝翎以其皇帝之命
來言皇帝明日請見世子世子當冠帶而往見宰臣等言世子自山
城直到於此冠帶何暇持來此則汝等之所知皇帝之所察命壽去
骨大求見宰臣宰臣往龍骨大曰使八高山諸人直守牆外者以世
子來此未久恐有下人輩濫雜之弊也今則既定舍館令撤去禁職

下人諸宰臣當任其責 十八日鄭命壽來皇帝請見世子世子大
君赴請到大門外下馬少憩路邊舍門入庭行禮就坐西壁如初沙
迄里子襲封王爵者要土頭頭在西九王十王虎口押大在東使臣
亦進表行禮于庭中禮畢就西庭坐蒙古大臣入庭行禮畢就東庭
坐行茶一鍾而罷 二十日林慶業還出 二十四日狀啓被擄人
贖還事段逐日聚集於城外使願贖人各自尋覓買之而索價刁證
罔有其極至於士族及各人父母妻子等論價之多至於累百千兩
以此贖出極難人皆缺望呼哭盈路其中單子無親戚之人則只待
早晚公家之贖還日日哭訴於館外慘不忍見爲白齊講和後被擄
之人亦不知其幾而渠等所言不可取信是如專不聽理爲白乎弥
若或自中告訴摘發者則皇帝許令刷送乙仍于前後所給男女并
幾口留置館中爲白有如乎今番使臣一行夫馬爲先出去者一時
各其土鄉良中分送次以平安監司處出送爲白乎弥一行員役人

等所贖人口段置爲先出送爲白齊前日尹集吳達濟等不知何以
處置爲白如乎去四月十九日龍將等招臣等三人及兼輔德李命
雄衙門坐定後引出尹吳兩人於前以皇帝之命傳言曰此人等罪
宜可死而特以人命之重欲爲全活許令率妻孥入來仍居此處云
則尹集則以爲經亂之後不知妻子存沒徐當聞見而處之吳達濟
則以爲至今忍死到此者萬一生還則庶欲復見吾君與老母矣果
若如此則生不如死云渠等不念皇帝全活之恩抗言如是今不可
得貸矣未知諸官之意如何爲白去乙臣等答以此人等俱以年少
且切戀君親之念安發如此若終始曲全則豈非千載之美事再三
懇喻而終不得免慘不忍見爲白齊其奴三名則送于臣等之處爲
白有如乎今番並只出送爲白齊 五月二十六日清帝請見世子
世子大君往設帳幕於寢門之外除拜禮與之相見既就坐世子避
席而言曰千里作客特蒙皇上推誠款遇不勝感拜帝曰唯世子復

言曰言語不通皇上有言我不能省我有所懷不能自陳無任咨咨
清帝曰是清帝言宰臣曰久客獨宿何以自堪宰臣曰伏蒙皇帝念
及微臣不勝惶恐清帝曰歸居獨宿睡必不成因大笑宰臣拜曰再
蒙勤念尤極惶恐清帝曰爾言有意我已會之設宴酒三行而罷
六月初六日狀啓即刻使臣臨發龍馬兩將來請謁世子前辟左
右密達世子前曰吾兩人非但自初往來且知皇帝之意兩國既爲
一家凡事不可不以實相告一事之信可見本情一事之不信舊好
盡敗豈不信哉實若誠信相孚則世子亦豈久在於此哉今聞前往
南朝使臣已回云必有勅書不可開見仍封入送甚當云世子答曰
有大於此者亦遵皇命況此南朝勅書有何難而不爲入送乎但自
前使臣之回有有勅時有無勅時今番之行未知有否而設或有之
我國必已拆見元封入送勢或難矣龍將曰此言則是矣雖已開見
元本從速入送可也云云世子答曰此意當于使行言送啓達龍將

曰使行者到京後啓達則必致遲緩通遠堡即送一人馳啓云云爲白齊 十二日龍骨大招宰臣曰聞柳琳今到遼東渠初遼皇命迫而後來何其詐也其遣行中官員一人諭之還送因將此意啓知大朝乃遣宣傳官邊有資狀啓而去 十八日鄭命壽來言明日皇帝當出東門外世子大君亦當從之且皇帝以下皆不帶牽馬人世子大君亦自執鞍朝鮮馬悍故已傷此處馬十匹矣 十九日辰時清帝率諸王貝勒以下諸將詣其所謂太廟奠酌而來世子大君亦隨而往還 二十二日兵部移咨義州令輸攻島所得戰具於鳳凰城火藥七萬六千四百九十斤他物稱是 七月初七日禮部送言曰來十一日皇帝將有祀事世子大君亦自明日致齊而隨參 十一日清帝祭其宗廟世子大君如前往還 十八日使朴魯致銀卓一銀函一孔雀羽百柄鏡二銀粧刀大二中四銀粧隱現刀四入絲折粧刀二三色扇七十胡椒三斗大君致銀爐一銀煎子一柄鏡一銀

潘館錄 卷一

五 遼海遺書

粧刀大一中三銀粧隱現刀四入絲折粧刀二三色扇五十胡椒二斗轉進清帝 二十一日虎皮者晉所二博士以其皇帝之命持蒙書二卷而來請世子大君而學之世子曰皇帝欲教之意誠爲感激但語音不通不可猝然學得若先教年少從官則余亦漸次曉解矣博士曰俺等只承往教之命宜令朴魯將此意往通於禮部朴魯往言之禮部還持蒙書而去 二十七日狀啓初七日夕禮部送言曰來十二日行大祭故皇帝及王子諸將初八日爲始闕門外設帳幕入清齊世子亦可清齊云臣等以依爲之意答送爲白有如乎及至十一日平明皇帝率王子及諸將出往於東門外前日祭所而世子教是亦隨行往參教是白乎矣今番則前後之閣皇帝皆親自行祭而禮數有加臣等問之則曰後閣設四位神主者乃追尊四代者也前閣設兩位神主者乃以前汗尊爲太祖享之云而神主則與我國士大夫主神同樣而其坐橫則飾以金銀極其侈靡祭罷後設毳幕

於廟門之前皇帝入歇其所而諸王等皆招入其內世子亦爲邀請同坐行茶一巡後罷還爲白齊 八月十七日世子留館所龍骨大馬夫大來見世子曰今來齊文語意皆是而其中赤子等語似未穩當若以逃民竄伏跟捕未易爲言則可也諉以情理可矜不忍刷送則不思之甚也世子大君來此而莫之恤獨於頑蠢小民如是顧恤可乎世子曰本國豈不念俺等特以君依於民卒怨可畏而水所以載舟而亦所以覆舟人心向背不可不慮故敢言其事勢之難此非遠越皇帝命終不捉送之意也龍骨大曰本國逃民之難捕勢固然矣向化之留在朝鮮者尙多清兵撤還之日士卒之落後仍留者亦必不少而時無一人之刷送者何意也世子曰前日奉使相臣具知此意而賈齊官辭朝時未及得達故未有回報矣且向化之人皆住圻甸以西而三南則絕無今番大軍擄來無遺矣我國之民猶且刷送何愛於向化而不遵大國之令乎且士卒落後似無此理豈以四

潘館錄 卷一

六 遼海遺書

散搶掠時或被致傷者疑其落後耶龍骨大曰唐人之留著本國者亦何不送乎世子曰往年黃監軍之行一一刷歸今則無餘矣若有遺漏者敢不隨得送來乎龍骨大曰皇帝則別無所云俺等勾管東事恐或因此生釁不得不委來忠告世子須以此意知啓國王諸從臣因進請曰俺等有切迫之情願兩將聽之俺等奉兩王子來此極蒙皇上厚眷感激之懷無以稱道第王妃大祥迫近前頭三年之喪人子至慟而終喪之日不得躬行祭奠平生之恨孰大於此龍骨大曰世子來此之日不久姑待後日可也世子曰俺亦知今請還之爲太遽而祥祭之日思欲一哭而來願兩將轉奏皇上而曲圖之龍骨大問大祥日期於宰臣因答曰願聽俺等之言徐圖之宜矣因罷去三十日宰臣講官以母妃再祥只隔三朔乞許世子往終喪制事持呈文詣禮部諸將使金鄭兩譯傳言曰俺等必先接言語知所請之不可不然後當奉呈文而今日日本部宴接蒙古甚不閑靜須於明

早更爲來呈 九月初一日宰臣講官持呈文更詣禮部列立於
楹內滿月介祝參將大明九連城參將下炕相掛受呈文邀坐於西
壁祝參將展讀後授郎廳相似者恩國大宰臣等令金汝翎將呈文
中意申懇於滿月介答曰具在呈文中不必更言宰臣仍請曰天使
員役行期本國欲預知待候矣滿月介曰當稟定相通 初二日禮
部招宰臣講官進漢人一名於前曰該漢新自石城島來言爾國分
送人參於白登庸呂碧處且得沈世魁印信送獻南朝云然耶宰臣
以下措辭明其不實答曰皇上亦不取信特以相告耳因出給呈文
曰爾國不勝誠意以爲取信之地而經請出往甚爲不可兩王子雖
有思歸之念諸從臣所當寬解而乃反協同可乎且呈文之舉似涉
有弊此後諸事須以言語相通切勿用文字可也宰臣以下曰呈文
祈懇既曰有弊請以譯傳訴我切迫之情因申呈文中意而陳懇之
諸將曰須勿更言出往之請因令罷去 初五日龍骨大招宰臣等

於衙門曰前日約條兩國相爲婚媾之約今番使行其果率來耶宰
臣曰凡于婚媾兩邊議定然後行禮豈可經先率來龍將曰本國於
明朝有選進女人之規今亦依此爲之宰臣曰若非皇詔勅藩國何
敢獻進女色且此兩件事俱非職等所敢擅便龍將曰世子前亦可
傳達宰臣再往曰龍將等每以誠信責於我國凡事可從不從不可
而說皆非誠信私獻女色既非可從之事我等不敢通報朝廷矣龍
將曰事在貴國諒處第以吾等之意通之 初九日世子餽從臣酒
饌下手札曰國丁否運幽繫異域粟粕腥牲以充飢腸寂寥旅館終
日吁歎今日乃重陽節也想其昔日供進之事言念及此不覺嗚咽
從官爲余如是苦楚無以爲慰涼秋月下不可虛度略辦薄饌以破
鬱挹之懷如何因令中官傳徵旨曰在此諸官雖欲縱酒何可得也
風聞虛傳致蒙嚴譴余實深歎今則須勿憚小飲且春城君壬申國
恤之初主上猶慮生病至賜燒酒而近來斷酒已久疾病可畏大朝

亦豈禁藥酒乎今日須爲余把酒 二十九日世子與宰臣朴簪內
官玄德成進红柿七百五十枚於清帝帝以大朝不爲直送怒卻之
十月初一日鄭命壽以禮部意來言今年有閏朔之至月當頒新
曆從官一人進來受去兼文學鄭卿雷進詣之設帝座於文德坊外
前日試射之所置曆書約六七百於卓上分排左右令在班諸人行
三拜九叩頭後階上一人展讀文若宣勅者然因以曆書一百一卷
頒給於鄭雷卿曰傳送本國又給二十二卷曰行中分看云 初二
日三宰臣往見龍骨大於衙門曰红柿國王非不欲直送而藩國事
大體面不敢以微物種種私獻茲令世子傳致而區區之情未蒙下
察至被退卻殊非本國享上之至意龍骨大曰皇帝於貴國既爲父
子之國豈有不見新物而不思其父先及其子者乎物既不誠不退
何爲午後龍骨大等三人來見世子世子曰吾有一款欲陳者既與
龍將等情義相親何所隱乎红柿乃霜後所產而父王特輸享上之

誠擇得先熟者若干枚委人輸送而只念大國會責小邦事大之禮
一依南朝舊例本國之於南朝一切歲貢之外未嘗敢有私獻者藩
國事大事體當然故不敢以時果微物直爲送獻使余轉達拜獻而
奉持從官不能明敷其意終被見卻非但余之惶恐缺然從官亦必
獲罪於父王矣龍骨大曰凡人只被鞠養之恩猶謂之父子皇帝於
國王有生存死亡之德而猶不殫誠敬可乎前言貢事之體必做南
朝云者慮貴國凋弊不堪耳至於柿子乃是不關食物豈禁此類之
來獻乎國王之於皇帝宜其對食輒懷見物先獻而今乃不然先送
於世子何可誠意之闕如也世子曰父王之委人載送本爲享上之
誠是豈先念余身者乎只緣從官導達未盡事至於此誠可歎也因
爲再三開陳答曰果子微物不必煩念因辭去 二十五日午後世
子大君赴清主誕日賀班因納寶劍一偃月刀二金屏四琉璃瓶二
琉璃瑪瑙盃一白蠟燭百柄綵絲帶六大君亦進各樣物件清人并

大朝所納方物排列庭中諸王分班坐良久別無行禮之事蓋清主畏忌痘疫不敢出臨云 二十六日龍馬帶保大平古來謁因詔使臣參坐使臣曰請還世子雖在秦木而不得言於兩將王世子來此已將一委臣民之戀曷有其已况母妣大祥已迫莫重者喪禮而不得奉還則臣民之痛當復如何龍將曰奏文既不可尤非使臣所當言只埃皇帝特恩爲當云世子饋三將紅柿石榴三將餞后賈其餘而去 十二月初九日以肅寧殿再期行望哭禮於庭中上下情事有不忍言

戊寅正月初一日雞鳴清主率諸臣有事於東門外城隍祠世子大君同往平明罷還世子不即館所仍詣闕下憩于關王廟世子請見太僕卿張椿椿邀世子入行相揖禮設交椅主人西向坐世子東向坐宰臣南以雄朴潢輔德李時楷司書金宗一北向立侍世子曰高仰無緣奉接天與其便獲覩清儀幸甚幸甚天時人事到此地頭今

見大人使人大慙椿曰貴國素著忠順天朝失馭屬國至此貴國此舉不獲已奈何世子既出椿回謝世子一揖而入張椿者陝西同州人也辛未冬以僕卿將三萬七千餘兵來救大陵河兵敗見執椿不屈清人欲兵之清主義而止之椿三日不食不得死清主遂置于此年今七十四歲云日晏世于大君使臣入班行禮而出日晡清人宴於闕外別館之庭世于大君與使臣往赴清主不出蓋清主遊宴內庭而宴諸王于外也是日雜陳百戲我國之女樂俳優交進於前觸目酸骨不忍正視女隊中亦有收淚而歌者 十一日內官林友聞持橋柳碑文入來 二十一日禮部招三宰臣范文程等五六人在座出示本國所撰碑文二道曰此文中禁暴止掠等語殊未穩當楚莊王伐鄭是以諸侯伐諸侯之事亦不可援而比之並宜刪去且十年約和一朝開釁無非貴國之自取今茲我兵之東出也南漢之危江都之急有不可言而終是曲全永以好此實前古所未有之事亦

宜張大之照人耳目茲與諸宰相議云諸宰答以此乃措語間疏略之失當通本國而改撰云 二十六日狀啓內林友聞初十日入來其齊來三色南果及咨文碑文等無事呈納而出於望外深以爲喜至於內官以使臣例待之別處東館爲白乎弥碑文段過四五日之後招臣等於禮部范文程加利博士及漢人六七人會坐出示曰此碑文多有未盡處今番皇帝出去之時大布恩德少無橫侵而有禁暴止掠等語不亦未安乎且江都見陷之時國王後宮嬪宮大君及諸宰臣家屬極盡護恤無事奉來其德甚大此一件事專沒之此何意也初無暴掠而強記之莫重之德已忘之尤不當也至於楚莊王引喻之事亦不著題楚莊王其時諸侯也自有周天王而比之於今亦甚未安云云臣等曰吾等不見碑文章當見之後答之文程出臣等看過後答曰大人等所言雖是而此不過作者措語之辭今番皇帝出去時少無暴掠之事此非皇帝之禁暴止掠之恩耶然我國之

製送二文者欲使擇用至於措語間未安者則改之何害惟大人所言焉仍與之論難良久范文程曰吾等亦當與諸人詳議講定宰臣等姑退云云爲白去乙臣等退來爲白有如乎昨日又招臣等於戶部龍馬兩人及范文程加利博士等又在座出示碑文曰楚莊王引喻之文則不用之此一文欲用而多有如滅處吾等略構添入之語諸宰臣等見此後細通于朝鮮此文中以此意措語添入可也臣等求見之則有所云云臣等曰添入之語一番看過之後恐有遺忘之患欲謄書云則文程曰只令見之不可謄送云臣等強而後許之同添入語謄書上送爲白在果臣等察其氣色自己未助兵之事及我國失和之端皇帝終始布惠之德必欲備細紀之是白齊大槩大小文字皆以蒙書翻譯進覽於皇帝前而文字與翻譯意味頓殊暴掠之語方言不好故厭之凡文書撰出之際必須商量而爲之宜當是白齊同碑文二道謄書留置本文則還出爲白乎弥即使改撰入送

爲白乎矣如又不當則更使改送云云爲白去等令備局相議改撰
從速入送爲白齊 三月初七日狀啓椒島脫逃之衆無所於歸屯
聚一島爲白有如可今者投入於此沈志祥爲其領首男女并或云
三四千或云五六千亦處於遼東近處此處之人誇張言說而未能
的知是白齊 二十四日狀啓龍將使鄭命壽傳言于使臣處婚媾
可合之人加數書給亦累次往復使臣以不可擅自書給之意峻斥
言之則又舉臣舊名而言之爲白去乙使臣曰勅使出來時有所云
云而大朝亦歸之於當身爲有去等吾何敢來此勒定乎此意問於
朴魯處可也云云爲白乎矣猶不來言於臣魯處爲白去乙臣魯招
鄭命壽通言於龍將曰因使臣得聞婚媾之事語及於吾家云不勝
驚怪吾雖有男女而婚媾已畢更無他處子之意反覆開陳則龍將
聽而然之更不提去爲白去乙命壽處更爲密探則龍將言於王子
已爲定奪爲白齊 六月二十一日龍將來見世子手持前日所進

黃絲廣大以清主之言稱太廣欲求稍小者十五六條即將其由啓
請於朝夕龍將送鄭命壽以清主之言求旗杠竹二十即令譯官安
大起往義州取來仍啓聞於朝 三十日午後清主急邀世子大君
即詣其闕則諸王皆會引入庭中東西分坐俄有女隊簇擁一婦人
直升清主坐榻之前行交抱禮清人送禮故於相別之餘則其俗降
與之抱腰相持則肩而拜蓋然也
與諸王迭相交抱即入內而去乃引遮迄羅王子受叩頭禮然後引
王及世子大君升堂行茶設酒肉而罷蓋清主之女爲遮迄羅王子
之婦是日與其夫歸寧以牛羊享于清主故仍會饗諸王而請我世
子以示親厚之意也 七月初十日午范文程龍馬皮波博士佳爾
博士盧時博士虎皮博士甫太平等十人來到館所招使臣及內官
羅業使之參聽而出示本國陳奏咨文及勅本曰此咨文甚爲不似
故不敢奏聞只以言語陳達矣崔政丞賚去勅書中果有永不徵兵
之語乎貴國欲扼徵兵之令而有此陳奏何也 十一日龍馬兩將

到館所招使臣及內官使之參坐而言曰昨有未盡之言且有所聞
之事欲令使臣等參聽而去矣仍曰當初定約時徵兵一事無論多
少不曾持難而今皇帝特量事勢減徵五千此甚略少乃敢違拒是
何道理世子既知此間事情而昨於衆會亦欲庇護本國強辨以答
俺等中心憤亂不知其所以世子曰昨日大人舉咨文問之我不過
隨其文字而辨其事情耳世子於軍國事非所預知而况國王探朝
廷衆論有此陳奏我是在下之人何敢是非於其間乎龍馬曰自丁
卯以來國王不信俺等之言每爲朝臣所誤前日之事足以鑑矣今
國王則必不忘前約而又聽朝臣之言致有如此之舉亦將因此而
得罪俺等得罪則國王與朝臣安得無事乎向化走回人刷送事皆
是約條中所言而迄無舉行之意世子每每自此拮据是世子大君
不欲東還而國王亦不念世子大君也向化則若一時刷還非若樹
木之生由己孽豈可每每責出乎世子曰使臣及內官詳聽以去吾

亦當報知于國王前矣龍馬曰竊聞貴國多鑄紅夷礮云聞不勝驚
怪是何不告私鑄而鑄之將欲何用世子曰日本國元無火礮自前雖
有天字玄字銃不過用於舟師以防南警而已於紅夷礮鑄得無用
亦無鑄成之匠何許誣國之人做此無形之言以訴之乎如此流言
兩將亦宜察聽之矣龍將曰然則幸甚俺等既有所聞不得不告世
子曰隨聞來說不勝感幸龍馬曰俺等之言無非衷告世子以爲果
然而詳通於國王使事聽施則世子大君之東還何難往來何難
不然俺等皆將罪死世子亦不可懷思東歸矣因起去 二十二日
以衙門分付世子大君乘早赴會則諸王皆會於闕外別館之庭東
西班坐後清主乃出引蒙古數十人受叩頭禮因陳雜戲以娛之於
是我國之倡優即被擄在此而交戲而前清主使龍將傳言於世子
謂國之戲者曰蒙古之在深處者今茲入朝其知之俄而又送龍將指倡優而問
于世子曰此輩在本國自公家教養乎世子答曰渠自私自習以爲生

耳設肉行茶酒而罷 八月初六日朝龍馬兩將來見世子曰六月內整齊軍兵待命事會已丁寧分付則今無更為分付之事而師期已定于今二十五日若待往復而入來萬無及期之望軍兵既已整齊則使宣傳官言於使臣一邊啓知而急先行軍須不出二十三日日到此可也若失此期後期之律當歸於國王俺等及世子定陷不測之地世子曰邊臣雖已整齊似無不待朝廷分付經先入來之理以此爲慮龍將曰然則定難免失期之律矣仍起去即令宣傳官崔鳴俊騎急馬持狀啓而還 同日狀啓即刻龍馬兩將來見世子曰六月內整齊軍兵待命事會已丁寧分付則今無更為分付之事師期已定于本月二十五日此宣傳官入去之後更待本國分付入來則已無及期之望帥臣既已整頓則一邊啓知國王一邊行軍須及二十三日到此若失其期則後期之律當歸於國王而俺等及世子定陷不測之地云云爲白去乙世子答曰邊臣雖已整頓似無不待

朝廷分付經先行軍之理以此渴悶龍將曰然則定難免失期之律且皇帝之命雖不稟定何可違逆乎更無所言即爲起去爲白臥乎所到此地頭事勢固極不得已監兵使處一邊啓知一邊急速行軍之意移文爲白臥乎事 十二日清主率諸王以下露頂拜佛于寶勝寺在西門外即諸王爭施金帛駝馬世子大君亦隨而往返送金兩紙地于寺 拜佛時我國上下 獨免脫帽露頂 二十一日內官白大圭領侍女十入來 二十三日助防將林慶業以軍兵事入來 二十四日林慶業還向鳳凰城臨行來宿館所引見而送 同日狀啓本月二十一日夕內官白大圭率侍女入來自路上直爲饋置東館在此之人切不令相通但使金郊兩譯往來問答爲白遣二十五日午間龍馬兩將親往東館閱視侍女問于內官曰此人等何許人耶內官答以各道選送女人或是內婢各司婢或是女妓酒湯云則龍馬勃然曰當初所約雖非士族豈可以賤娼充送乎內官曰婚媾則以士族相約

侍女則勿論良賤只擇其伶俐可合使喚者選來云云則龍馬大爲不滿而去翌日朝招致內官於衙門曰賤娼不合于侍女姑待更分付出去云還令領置於東館使不得出入爲白臥乎所大槩女妓酒湯則出處以養漢的知之所嘗賤惡必有退卻還送之事是白乎矣時無更為分付之事未知結末之如何是白齊 二十三日申時量助防將林慶業入來直爲接置于西館雖不得與館所人相接此處方爲苦待之際慶業之行得及于二十三日之期且以軍兵陸續入來之事詳細傳說龍馬兩將即來衙門大爲喜色云云爲白乎矣其間林慶業問答曲折段只令金郊往來臣等則不得預聞林慶業自當詳細馳啓是白齊 二十六日狀啓本月二十四日助防將林慶業出來辭於世子前發行之際林慶業招致衙門改分付使之勿還義州留在鳳凰城催督進兵爲白有齊且清兵四十餘人數日前以我國軍兵迎候事出而或云直往義州或云留在鳳凰城催督是如

爲白乎矣未知的往某處是白齊軍兵糧餉段此處雖未知優給而似有若干接濟之意是如爲白乎矣亦未能的知是白齊 二十七日清人舉兵而西以要土頭頭爲前鋒是日先發清主出自東門禱於城隍祠轉北而往射廳戒告要土以下諸員勸而送世子大君亦隨而往返 九月初二日清人以我軍寂無聲息送黃旗催督且令我人偕往即使譯官金命吉姜海壽騎急馬出去 初三日狀啓二十七先運軍兵出送時皇帝率諸王諸將出往東門外城隍祠行祈祝之禮轉往北門外教場設帳幕閑坐引入出征將官於庭中跪聽分付而以要土爲大將頒詔時作三件詔書清將則以清語讀之漢人則以漢語讀之蒙將則以蒙語讀之頒詔以大將印授於要土各行禮之後罷還而世子大君亦隨參教是白齊清國以我國軍兵越不入來之故等待方苦爲白如乎林慶業幸及於期會之日頗以爲喜而慶業以軍兵連續入來之意已言之故慶業則出送於鳳凰

城使之督送此處迎候軍兵亦送於鳳凰之後此處等待有甚於前日而厥後初三日之帥期已迫爲白乎矣尙無入來消息是如日三來責於世子前不勝其苦至曰朝鮮每事皆欺罔虛語今此軍兵何等大事又爲欺罔乎朝鮮實爲調送則何至今不爲入來耶今若又失師期則雖來更無可用大事去矣當初非不知出送差官督促調發而朝鮮少君在此諸宰陪從我意則少君之言必勝於差官故不送差官使少君戀戀通之而少君之言專不信聽終致違誤此何事也朝鮮之事不亦可怪乎龍馬亦言曰朝鮮不許軍兵則已矣既已許之云而尙無聲息我等之得罪皇帝死且無日不足言而朝鮮何得欺罔皇帝至於此極乎朝鮮將官之難免軍律特其餘事耳此間恐喝之端不可勝言是白齊臣舊到黃州得聞此處消息之後罔晝夜前進爲白乎矣起江之後人馬俱困二十五日始得到此而以侍女一事歸咎於臣接置於西館閉門牢鎖使鄭命壽來問曰今此侍

女以官妓抄送云所謂官妓者乃中原之養漢的也皇帝侍女何以養漢的抄送乎朝鮮之不敬莫此爲甚侍郎句管此事而終致如此是何故耶臣答曰得聞此言不勝驚怪諸國之風各自不同我國之官妓與中原養漢的萬不近似名雖籍官其實良女以此我國士大夫莫不以妓爲妾生子孫至於登科者有之明有立證之處且我國侍女則皆以各寺婢子爲之若如中原之養漢的則豈有選爲官女又爲宰相妾也今番之舉不可以農女爲之故依我國例極擇入送矣且汝我國之人也宰相之以妓作妾小人亦明知之矣臣曰若則何不以此明白言之耶命壽曰小人當極力言之云云而去爲白齊初四日初昏龍馬兩將碎到館所謂世子曰朝鮮之軍既不及期皇帝盛怒使馬將出去驅逐軍兵之路者勿許入來矣往在戊午明朝有徵兵之令則登時會戰厥殺我民而今乃不忿存亡繼絕之恩百般延拖後期不至是何道理世子曰戊午之事緣我國軍民完

經亂之餘收合散亡勢所不易國王敕令邊臣不復稟命於朝一遵大國之令及期前進則將領等亦非不盡心而尙今未來方用憂懼又此嚴命無以爲言龍曰貴國不聽俺等所致也仍起去 十六日清人受我國所進侍女十人宴領來內官白大圭及侍女族屬給物有差 十七日清人留侍女四人於內出六人分賜諸王 十八日狀啓侍女等乙十六日始合內官率領詣闕侍女則引入闕中內官及從人等亦於闕門之內行禮後賜宴賞物有差罷送而翌日朝皇帝親自揀擇平壤張玉龍岡英伊三和業生清州永春等四女叱分留置其餘六女出送於戶部使龍將分送于諸王家而文川文玉則送於大王安岳生伊則送於九王家北青香一則送于質可家昌原永介康津牡丹襄陽九節等三女則別置于南門外云云爲白齊是日夕龍骨大招白大圭于衙門詰之曰在昔南朝之納女也皆極擇艷色者入送而今則皆是醜女是何道也且當初相約時以二十

四女爲言而只送十數尤不當也今送之女所當退還而皇帝極念姑留云云爲白去乙白大圭曰既納侍女則回咨不可不受去云則曰女皆醜也數次未准回咨何得成給也措詞答說而退來爲白有如乎當日早朝鄭命壽來言曰昨日龍將所言雖曰未准云云而別無以某樣充數入送之言只示詬責之意此意不可不曲通于朝鮮云云爲白臥乎所以此觀之則似無更責未准數之患是白齊 十月初二日衙門使鄭命壽來傳今十日西行時帶往世子之意 初三日大君詣清主闕下請代世子之行清主許之 初九日龍馬及滿將招領議政崔鳴吉及宰臣朴簪于衙門往復傳命有噴言于大朝 初十日清主出自東門禱于城隍祠舉兵而西以大君行世子送至郊外而還 十五日領議政崔鳴吉東還 同日狀啓初八日領議政臣崔鳴吉無事入來接置於東館爲白如乎初九日初更後滿將龍將坐于禮部使鄭命壽招臣曰與閣老有相議事急急進來

云云爲白去乙臣先爲進去則滿龍兩人謂臣曰初運軍兵去月二十一日到長城喜峰口前則明朝大將金雲稱號人自請防禦率五千軍出爲圍住諸將則皆願屠戮而要土王則曰如此一黑子山城甚爲不關不如直向北京云云想必已爲出降矣且二運軍兵則初四日進迫遵化縣則守城之卒不戰自潰時得空城三座此意往達於世子前即回來與閣老相議云云爲白去乙臣來達於世子前即回去則領議亦來爲白有去乙臣同坐爲白有如乎龍將曰我與閣老相語之事侍郎又達于世子前云爲白去乙臣來達後還去則使領議政離席跪坐以我國不違約條退送軍兵之意縷縷言之爲白去乙臣亦參聽其間許多說話相臣必爲細陳不敢更瀆爲白齊

一飲無不與同當於二十八九日間入去長城而渠則以留在馬督喂次以回還是如云云爲白臥乎所渠之所傳雖不可而所言則如此爲白齊近來我國人入來者到鳳凰城稱以南草搜檢爲守堡將所侵不勝其苦前日判書李溟子質子入來時其妻乙盡脫衣服手自搜檢所見極爲駭愕臣言於龍骨大曰彼此相接自有其道守堡將等憑藉搜檢至於婦女手自脫衣進獻方物亦盡亂開或有聞失或有偷食偷取者此豈大國體面若不變通其弊無窮云則龍將即發委差拿致其將於臣處再三來問之後論以重罪決杖罰金爲白有齊留都則八王衙門則滿月介龍骨大兩人留在多少公事此人等爲之爲白齊此處八門多定甲軍把守甚嚴留都之軍逐日點閱於關門之外而其數亦多爲白齊 十一月十七日狀啓軍兵段初二運則已入長城云而入去後消息則尙未來到是如爲白乎齊皇帝領去軍兵段直到山海關分爲二陳皇帝則錦州衛城外有一

對山結陳圍住一陳則實可爲將進迫寧遠衛圍住而錦州被圍之前天朝使祖大壽率兵勤王以清國皇帝在後窺關而不及其累促之後始離錦州而未及入關卒遇質可趕至入於傍近小城方被圍皇帝聞其被圍亦引向其處云云此則雙文乙齊蒙古酋長當初率其衆投入於清國其後又歸屬於錦州矣今者被圍時其卒六人越城逃來如是傳言是如爲白齊十四日夕關門之外清人有奔逸之色使人探之西邊消息入來是如留在王子及諸將等皆會設位張燭行叩拜禮是白去乙使譯官問於龍將則曰皇帝入往山海關近處已得小堡四處所得人口男女并一萬三千餘名馬三千匹驛驢各四百匹牛一千頭等乙先送已到遼河之邊是如爲白乎

主而還往返凡四十八日 十二月初一日狀啓馬夫大以君護行隨往爲白有如可一時回來爲白乎矣歸路得病與疾還家是如爲白去乙翌朝世子使張禮忠及金命吉等問病於其家則馬將致謝問病之意仍出酒饋之三盃之後馬將辟人潛言於張禮忠曰朝鮮世子册封何以爲之耶至今無舉措是何事也我與張知事相識久矣常有親切之意故言及之矣張禮忠答曰朝鮮以此一事不勝悶鬱我國主上既受上國之册封則世子册封一日爲急而上國尙無指教臣民之缺望多矣且册封之舉世子嬪宮必須先出送於本國後頒詔册封一國臣民皆知上國之綢繆也弊邦之不敢開口者不知上國之意如何耳幸馬將指教之馬將舉手揮之曰此事專在於朝鮮無奏請而先自册封乎奏請使若來則此國萬無不許之理前日我以勅使出去時言及於汝而汝已忘之耶云云是如回來傳說爲白乎矣禮忠一番私語叱分以取實爲難又翌日朝托以世子

問病使張禮忠往其家而臣等相議如是分付以送爲白有如乎禮忠到其家則致謝饋酒亦如前日禮忠臨辭時進前言曰昨日所言莫大重事故我不敢獨聽而止密告于宰臣等則聽得此言又使我更稟于馬將前我國豈不欲早請册封也但受封之舉必先歸還本國後爲之而世子方入侍上國若請册封則有嫌於欲歸之意故不敢開口耳欲請馬將指教而爲之不可不明白言之云則馬將答曰我意則昨日已言之更無他事上國不爲先發朝鮮亦不奏請册封之事何時定乎我意則如斯而已豈有不先許還而出送而送册使之理乎以此意歸報可也云云爲白臥乎所大概馬將新從帝行而來在彼之時如有所聞於自中之言發說於張禮忠則其非自己臆度之事亦可知矣馬將所言如此故敢此馳啓爲白臥乎事 十一日狀啓皇帝西行時祖大壽在中路結陣十王以五百輕騎衝犯陣前祖大軍四面圍住撲戰良久後稍開一路則十王僅以百餘

騎突陣而出而軍兵折損者過半被擒者亦多故皇帝回還之後論以用兵失律營將軍則已爲鎖囚十王則方待罪是如云云爲白置大君西行之日亦聞十王見挫之說而未得其詳故不敢並聞爲白有如今則似是報是白齊蓋十王自中路分領軍兵帝行未及漢境之前經山他路直向關門而相戰於前屯衛中後所之間云云故大君一行則未見其戰狀而軍中諱其敗乙仍于略得聞知而莫的其實白齊再昨有人來傳懷恩君之女出給于皮波博士云云爲白去乙使人探之則果然出給緣由段未及聞知爲白齊 二十三日方山萬戶朴士明進梨柿後還朴士明之來領大朝所送紅柿四萬顆生梨一萬二千顆到鳳凰城紅柿三萬生梨六千則據清人分付論以利賈交付于清人金豆屎紅柿一萬生梨六千則責發我國夫馬運來而金豆屎陰使朴士明除出紅柿一千生梨來獻館所士明承其指揮載來欲進其符同譯舌私滅大朝所送頭鈍無識之

罪在所難免而一宰臣力主不問之議蓋三萬顆內金豆屎偷食六千顆乃欲以千柿千梨爲塗耳目之地宰臣知其意故也初清人所求紅柿之數宰臣手書付於崔相至是金豆屎輩操縱弄奸欺罔本國而反救解士明不以實狀聞于朝異哉 同日狀啓此處所求紅柿三萬箇內二萬四千箇及生梨六千箇專數已爲交割於鳳凰城清譯金豆屎眼同八高山所送人各自分執載來爲白有弥私送紅柿一萬箇內九千箇生梨六千箇內五千箇段差使員方山萬戶朴士明自鳳凰城交割和賣後仍爲領納衙門爲白有在果鳳凰城和賣時所餘六千之柿子衙門領納時所餘一千箇之梨柿段清譯等以爲我國年例除弊之地云云爲白乎弥衙門餘數則欲爲世子館中所用是如至于輸送以來爲白有臥乎所其間情形有難測知是如白乎渠等亦以好意言之在我之道亦當任他不必深下是白在果館中所來之物則處置極難而適當歲時乙仍于臨時散給清譯輩方便處置計料爲白齊惟只差使員朴士明段物目別單亦不持來是如爲白臥乎所未知其由在鳳凰城時除出六千段士明馳報於兵使云云爲白齊

己卯正月月初四日懷恩之女來謁館所 先是懷恩女入清主後 八日清人招使臣於衙門 尹暉 多少問難且令本國攻擒慶興越邊熊島中魚皮子之不暇於清國者 二十一日刑部官四人來訊兩譯事 兩譯事 兩譯事 兩譯事 兩譯事 二十一日狀啓問安使尹暉初八日入來禮單無事入納尹暉從前接待清人素重其名龍將輩頗以爲喜待之有別爲白齊尹暉來此既發册封世子之言臣等未知其所答如何苦苦等待爲白如乎竟見快許幸甚焉此後則惟待使臣之及期入來是白齊 同日秘密狀啓懷恩之女一自出來皮牌家後其家與館所不遠尋常送人相問且言皇帝已知爲國族至以一不往謁爲訝早晚欲爲來謁云云爲白如乎本月初四日

朝懷恩之女送其婢子今日欲爲來謁朝後率數三從人乘車以來
臣舊先爲來見自內亦爲招入接待以送矣其後一日送來人馬要
見臣舊甚懇不可牢拒強意往見則酒食俱設待之極親其女亦同
坐臨出時皮牌盡出左右之人只留譯官金鳴吉及其女而言曰譯
官來時汝發世子册封之言而譯官迷甚不能詳知而去至今鬱鬱
我國之請封世子一日爲急而世子方入侍上國嫌於欲歸不敢開
口我國若送奏使則將何以爲之耶皮牌曰請立嗣君有國之不可
已者皇帝之太子國王之世子固無異同但此事唯在於皇上心衷
非我所可預知而朝鮮苟能奏請萬無不從之理我主管內事亦當
從中致力矣臣曰世子大君留此者必是猶不信我國也我國既有
繼絕存亡之恩又與天朝相絕此後有何一毫可疑之事今日吾與
爾講定者此也兩國少無致疑而世子之出送亦無不可未知汝意
何如也皮牌曰此言極是云觀其氣色深以爲然爲白齊許多問答

不敢盡陳爲白齊臣得淵則與懷恩君妻連家之分故懷恩女平日
已嘗習知臣之姓名以母邊切親爲言以爲往來無間之地而以書
抵臣後日相接皮牌時使之知而應對俾無相違之弊幸甚云云是
白如乎本月十四日懷恩與皮牌致書送馬邀請爲去白乙入達其
由而往見則牌出迎於大門外與其妻引入房內爲設酒肉極其誠
歡談話問臣言及前日我國軍兵見退不勝惶恐之意皮牌屏其家
人只留其妻及譯官金敬臣使之傳語臣備將其時阻水等項事狀
縷縷言之皮牌答曰皆已盡知貴國之惶恐極是極是然皇帝凡事
必察其情亦不以一事輕爲喜怒人雖有過若改過喜後則必怒前
過云云臣更言前日崔閣老出去時後當有所處置云而皇帝東還
亦已久矣尙未聞某樣處置尤以爲悶云則皮牌以此在帝心斟酌
有難得知爲言臣再三措辭鈎問則皮牌頗有開心之色低聲曰我
呢侍帝前不無所聞所聞而不敢發問顯言但值此好新年安知有

好事乎如是知之爲可云爲白齊且問世子册封事則大概與言於
朴舊者一意而渠且戒飭曰貴國雖爲奏請只陳册封之意而已切
不可並及請還世子之語至可至可皇帝之意必不以請還而許還
亦不以不請還而不許還此意知之亦可既許册封則其還自在其
中尤非可慮云云爲白齊皮牌且曰早晚如有出往貴國之事則我
欲往去那時則欲帶去其妻俾遂親親而恐本家閉門而不見也臣
曰我國之禮婿郎則必極盡接待汝若承差而往本國則以使命而
待之本家則以婿郎而待之必皆盡禮敬待矣皮牌亦笑之蓋觀其
意似欲圖差勅行是白齊臣問於懷恩女曰彼我所問答譯官能詳
傳乎其女曰來此已久口則或不能盡爲清語而耳則能盡解聽彼
此所言皆詳傳無差云云爲白齊所問答中此等事似爲有關乙仍
于敢此並爲馳啓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成貼之後龍將使鄭命
壽傳言臣等曰此國既許册封而若或遲延日子恐有後議奏請使

入送一刻爲急罔晝夜入送之意通於本國亦云云爲白臥乎所此
蓋既有喂馬之令必欲使及於皇帝未西行之前其意所在誠非偶
然是白置令廟堂斯速稟處爲白只爲 二十六日刑部尙書質可
及龍將在衙門以推發假捷沈天老所告命壽壽等受賂事招文
學鄭雷卿書吏姜孝元而去前來問時金宗一答以不知鄭雷卿從
實言之孝元亦言之故也宰臣等達曰鄭雷卿以館中所不知之事
妄對于刑官致有難處之患出送我國之舉龍將不爲可否若仍在
館中則與譯輩有難相容之勢使之退去質子館以待朝廷處置何
如答曰儒臣不可如是待之而事勢如此並皆出送鄭雷卿方往刑
部故金宗一即先出去刑部又邀宰臣日暮始還方入達問答之語
忽報衙門人押至鄭雷卿姜孝元使入門內自外閉鎖而歸又報龍
骨大及刑官三人來到官門要見宰臣云宰臣等自閣門直出見之
龍骨大言重治雷卿之意因令其從者反接鄭雷卿姜孝元宰臣等

入而達之世子出接龍骨大揖而使坐龍骨大再申前言而告且曰
世子若不與是謀則可以立誓仍殺此人世子曰立誓則今日亦可
明日亦可但我國之法世子則不得擅人生殺當報知國王而處之
龍骨大唯唯而去 二十七日龍骨大等三人又來要拜世子世子
出迎門外引入就坐龍骨大旋即起立請世子跪聽帝命又申昨日
所言且曰世子欲稟本國之意甚是可急人啓知世子曰若殺之于
此則我國之人不得見而爲戒宜送我國處分于是三人齊聲言其
不可不得已許其馳啓龍骨大起去 二十八日狀啓本月二十一
日以沈志祥封爵事有朝會之舉世子大亦往參教是白如乎纔
詣闕門外刑部之官率五六人來到要見侍講院官員爲白去乙其
時司書金宗一陪往故出見則刑部官等引去僻處密問曰通事鄭
命壽金豆屎等處朝鮮銀二千六百兩雜物七駄等乙勅使回還後
追載入送以給且皇帝前所獻柿梨各一千亦任意減除以給云然

耶沈姓人以此已爲告狀于衙門云仍出物目錄小紙示之宗一
以不知答之當初文書次知官員留在館所往問可也云則刑部官
等轉來館所臣得淵適眼疾極重不得陪從留在館所文學鄭雷卿
以守官亦留在爲白有如乎下人還報刑部官等來到門外招出侍
講院書吏姜孝元云孝元出去之後下人又報刑部官所問之言孝
元以詳知之意應對如流是如爲白去乙臣得淵莫知其由不勝驚
怪之際鄭雷卿適在坐亦有驚動之色且笑曰孝元必自當之俄報
刑部官等往見講院官員入來雷卿遽爲起出曰當相見于本院又
來侍講院官使之出來於館門之外雷卿仍自出去臣呼問曰將欲
以何辭答之雷卿不答而去臣益疑訝使下輩密探則雷卿與刑部
官入坐門直房內屏人密語一與孝元所言相同云中使羅業亦適
來坐相與錯愕莫究其端移時後雷卿語罷入來臣始問其事則鄭
金兩譯之事有被擄人沈天老者發告于衙門姜吏因其問而已爲

立證故我亦不敢諱之據實言之臣與羅業同聲言曰如許莫重之
事不議于館中輕易發說必有種種難處之患誠爲可駭咄歎不已
世子自闕下日暮罷還始聞其事極爲驚愕下令於內官羅業宣傳
官具鑿使之密問於姜吏則其事實非姜吏所自爲之鄭雷卿金宗
一等陰主其事費盡許多機關表裏相應顯有其跡而臣等兩人及
館中大小之人俱不得預知必知前頭有罔測難處之事上下憂懼
爲白如乎過二日後刑部官等並率金鄭兩譯又來館門之外招雷
卿宗一孝元等更爲憑問前日事而宗一則當初既以不知答之故
即令還入只留雷卿孝元及清譯崔莫同等而孝元處則不爲更詰
雷卿所答比尤詳強欲自直而刑部官等則以爲前後所贈物件既
非雷卿親自目見且無可證文書所謂物件傳給之人亦以出去之
人爲言似是虛事是如爲言而去翌日臣等入對稟達曰兩譯及龍
將等之怒甚盛勢將叵測急先重罪姜吏仍點送鄭雷卿請罪本朝

則或可少解其意世子亦以爲可臣等同坐館門提出姜吏從重決
棍于大路衆見處仍往衙門欲見龍將而通言出送之意則龍將拒
而不見曰吾當送通事聽來退去可也臣等退來衙門譯踵後而至
聽言去後終不回報爲白去乙更爲探問則龍將曰宰臣等皆是欲
爲害我者也何面相對以此揮斥其所傳言之事亦不可否云云爲
白有如乎其後段別無處置而鄭金兩譯則依舊使喚於本部爲白
乎亦皇帝特令更爲明查是如爲白如乎昨日夕時自刑部急招鄭
雷卿姜孝元等而去未久招臣等兩人臣等即馳往則雷卿與兩譯
跪于庭中方爲對辨臣等入去府中刑部王質可北壁而坐龍將以
下十餘人分壁坐臣等施禮後坐于其末則質可發言龍將傳之問
于臣等曰鄭雷卿等以兩譯處所私給之物及梨柿所錄文書焚燒
之意謀害兩譯之事世子及宰臣等亦皆預知乎且雷卿則其文書
焚之於朴侍郎下處姜孝元則以爲焚之於侍講院云兩人之言不

同何也臣等自有此事以來日甚憂悶相與議之曰兩譯情態孰不憤惋但念陪奉東宮處此危地若蹈虎尾苟過時日猶恐一事或有登跡况鄭金兩譯爲龍馬之腹心館中安危係其吻而勅行時事則所謂龍馬迭爲唇齒決不可輕犯其鋒設令雷卿等之計終果得行而龍馬自在烹頭耳熟之中其爲營護兩譯者不但爲兩譯地也則其所盡力周旋宜如何哉且爲兩譯者憑藉恐動亦必無所不至豈有緘口服罪不爲援引兩將之理乎且聞兩將公然倡言曰吾等自丁卯以後結怨于朝鮮者不止一事至于歷舉枚數謂朝鮮必欲殺已而後甘心此罪一二人所爲必是朝鮮相與同謀有此舉措龍馬同聲相應眩亂帝聽有此更爲明查之令若或有一毫未盡則必貽國家罔極之秋萬無彌縫善處之勢而本不預知且是臣等情實故將往刑部時具由入達而去不得不從實狀對以不知則實可以下人皆唯唯即令還去臣等來到館中世子前面達其由語未及竟龍

將及刑官二人遽到館門外招臣等及鄭雷卿姜孝元臣等出見則以質可王之意傳皇帝之言曰雷卿謀害兩譯之狀已盡敗露此事世子幸臣皆預知之乎國王設有所贈其臣告之則是謀陷國王也朝鮮之人亦是吾民當以吾法治之即令所率之人反接雷卿孝元且曰世子若不預知則必爲盟誓殺于此地然後可知實狀矣仍令入告于世子前世子親自出接曰專蒙皇帝恩德無事安存常爲惶感每切成心今者所率臣僚強其不知有此妄作之事致勸帝命益增慚悚罔知所達非但我也幸臣亦皆不知可爲盟誓矣但朝鮮之法世子則不得擅便生死必須啓知國王然後可以處置龍將等唯唯而去翌日是白在二十七日朝龍將等三人又來世子出門迎入則使世子跪聽帝命更申昨昏所言而益加詰責曰勅書中有切不爲私相賄賂之語而國王實有贈給則國王有罪也設有所給其臣告之則是臣告君也館中之臣及世子預知而告之則世子亦有罪

也告者若不殺之是國王及世子互相通議也無疑也若欲發明不知之跡則盟殺此人可也世子不能自擅欲稟國王之言則甚是告者則拘留于此送人往來後即爲處斷可也世子曰皇帝之命不敢違越而但在此殺之則朝鮮之人不得見知而懲戒出送我國俾得嚴鞫正罪方爲得體如或不信清國之人偕去亦可云教是則三人有聲發言曰國王若預知此事而先之則出送殺之可也雷卿在此自爲謀害則事係此處不可出送其意逾往逾駭勢不得已許以送人爲白乎弥盟誓事重復言之爲白去乙世子曰已許爲盟早晚唯命龍將曰差人往來後罪人處斷之日可以爲盟云而去爲白齊大概雷卿等所爲之事原其本情則出于除害之計而不量事勢不議何可形言逼迫本朝及此處使不得容力於此間必欲逞憾而後已其爲計不亦巧且慘乎念之氣短言之哽塞此時景像殆曩日出給

吳尹等臣相類尤不忍言臣等雖欲抵死周旋始覺於駭機已發破甑無及之後計無所施力無所措只自拊膺痛心而已世子下令於臣等曰鄭雷卿非但侍講日久自山城挺身自願陪從入來備嘗艱險功勞倍多而遭此意外罔極之禍極可矜憫欲躬詣闕下待罪陳卞教是白去乙臣等相議入達曰此國之習若伸救罪人則輒疑同參方以本國及世子預知爲言至令盟誓則尤難接足於闕下分叱不喻適足以益增致疑決難輕易開口故中止爲白乎弥雷卿等事本出於李龍李聖時金愛守等之徒怨於兩譯以爲報復之計則亦非雷卿等先自生意若引此輩則雷卿等之秋似或少紓故世子又使臣等勸爲援引更下則雷卿等與臣等反覆相議以爲李龍等皆是見敗之人而龍之從前所犯尤極悖逆若傳相告引獄事滋蔓則又不無重貽國家之禍故亦不敢強使引告爲白有齊雷卿宗一始雖同事未抄問答各異故只以雷卿一人爲罪而宗一亦難妄然仍

在館中故出置質子館以待朝命爲白乎弥渠等情由段置書吏則
捧招雷卿金宗一李徽祚等則係是朝士別爲問目並別紙書啓多
少曲折俱在其中爲白齊不幸至此講院無一員現存書筵亦廢尤
極悶慮爲白齊事出倉卒督迫送人危苦之狀不能詳悉陳達爲白
在果臣等俱以無狀受命於此此人等經營此事其來已久而終不
得預知致有無前罔極之變臣等之不能有無于其間到此尤著不
勝惶恐伏待罪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一自生事之後清譯輩
事事生梗至於今番平安監司所送雉首入來時公私文書盡爲搜
奪藏置於衙門爲白去等自此之後彼此書信亦難相通極爲痛惋
馬夫大挾持數塊南草亦爲搜出現告衙門則龍將使金鄭兩譯來
到館所噴責萬端至以國王已爲咨文而犯禁如是誰欺乎如許細
微之事亦侵本朝此無非兩譯輩呈憾之地日後之事尤極難處叱
分不喻渠等會坐衙門相與大唱曰必得朝鮮往來文書而發告嫁

禍於本國而後已亦極可慮此數件事段係是近日別情乙仍于敢
此別爲馳啓爲白只爲 二十四日書吏姜孝元年三十六白等矣
身侍講院書吏以來在館中使喚爲白乎沈清人沈天老某條相知
爲乎弥緣何有所通議致此生事爲白有臥乎喻終始曲折隱諱除
良從實直招亦推考教是臥乎在亦矣身本非侍講院書吏司僕書
吏以移差去十一月二十八日入來館中事情專亦知不得爲白如
乎今月分不記一日侍講院官員文學鄭雷卿司書金宗一招矣身
言曰清譯鄭命壽金豆屎等作弊無窮若除此兩譯則誠是爲國除
去仇讐汝雖是下人亦是食得國祿之人爲國之事汝不爲乎鄭金
兩譯乙已得可除之便如有一人呈文而衙門來問於汝則以吾等
所錄之意對答云云仍給所錄謄書小紙乃沈姓人所已發告之事
也矣身看過後還收爲白有如乎翌日招矣身言曰質子李金化微
祚下處有書册改寫事汝可往去給牌以送爲白去乙矣身進官等

當去則李金化問曰汝處有粉云有欲買者借家奴進去矣身一時
偕往于戊午被擄人李龍家爲白乎矣五六人同坐而皆是平安道
被擄之人饋酒一盃後李龍言曰前日愛守爲國謀事不成被擄我
亦爲我國謀事而被罪者乙仍于我兩人則不敢更圖因李金化所
言而求得沈天老此人素善立訟故已爲定奪於侍講院早晚衙門
以汝出納文書是如招問爲去等以矣身難之曰前所不知之人分
叱不喻入來未久爲白去等以相知納款似難矣更稟於侍講院然
後當爲回報於李金化前是如爲白遣矣身入來館中奏陳其事狀
且告曰自彼轉往李龍家然後始知許多曲折爲白有在果大概奏
請大事當前雖除此兩譯豈無他譯繼此而出者亦效于前況不得
出去則後患必甚分叱不喻漏洩館中事則罪必不止于自己而已
極爲悶望此事若通議于館中諸位則矣身雖爲此事必無罪罰若
不然則矣身決難從之鄭文學金司書言曰兩譯若除則國必平安

此事館中及大朝孰不知之汝少無疑慮他日生事吾兩人自可當
之汝則以下吏只可奉行吾等所言而已汝若不行吾言致令相違
則雖或得生於此必死於大朝須依此爲之亦爲白去乙矣身必于
下吏是白乎乙喻良置鄭金兩譯勅使時所謂舉國痛憤之事乙仍
于一依其言衙門官員來問時一如指揮對答分叱是白遣矣身自
己生謀爲白乎所千萬曖昧爲白置相考分揀施行教事 同日以
別件捧招下令曰彼人等已知聽人指揮而到今如是變辭則反疑
有害更思可矣且姜孝元招內奏請當前大朝館中孰不知之不死
於此死於大朝等三件事講官來達曰孝元昨日捧招不言而如是
捧招似涉冤罔云何以如是捧招耶宰臣等回答曰姜孝元當初衙
門官員來問之時其所對答之意大概如此實非變辭似無反疑之
弊若以指揮之意及於此中則恐有難處之患殊非別爲成置以備
不虞之意故臣等如是相議爲之矣且姜孝元捧招中三件事問於

講官等當初講官所不言之事孝元誤爲供辭故以此稱冤也非謂臣等誤爲捧招之意云承言色傳達講官等達辭之際或未能詳悉乎敢達答曰知道孝元誣陷官員之計尤極痛惡更爲捧招以解官官之似心可矣 同日姜孝元更推曰白等矣身招內奏請當前大朝及館中孰不知之不死於此死於大朝等三件事乙講官等言尤非所言之事乙矣身誤爲納段是如爲置講官曾所不言之事是在如中納招爲乎喻從實現告亦推考是以乎在亦白等奏請當前事段矣身只言大事在前之語所謂大事者即是奏請是白齊大朝及館中孰不知之云云事段館中之人無不洞知之事則講官之所言的實爲白在果大朝云者指我國之人而言孰不知之意是白齊不死於此死於大朝事段講官言曰此事不小幸有傳播漏洩之患未得成之則汝當死於我國勿出口外云云是白置右良緣由相考分揀施行教事 同日質子李徽祚問曰臣與諸子會坐時文學鄭

雷卿司書金宗一等小紙書送曰有面議事暫來云即爲上來則鄭雷卿等言曰君與李龍相知乎臣答曰前者數三番相見之分云則雷卿曰又有如金愛守兩譯之事而自此勢難直通姜孝元當送于君處君可指送其家臣領諾而去翌日姜孝元下來於臣家臣與家奴偕送李龍之家矣過二日後臣來問雷卿等曰其事何以爲之答曰李龍以爲衙門官來問時此處人若明白對答則當爲發狀云云厥後李龍來見臣曰姜孝元若再送則所答之言當一一指教以送臣許而送之後來見雷卿等傳致其意則雷卿曰姜吏當送之云使臣下直之日臣又來見雷卿等曰李龍送人言使臣出去則即欲發告云云雷卿等曰吾亦聞知矣往來問答不過如斯所謂沈天老者不曾一見其面云矣敢達 文學鄭雷卿司書金宗一等問曰臣等狂愚繆妄自抵罪戾雖萬被戮罪猶餘矣臣等竊見清國待我之道概從寬厚而中間捏構必欲作害者專是兩譯之爲非但梟獍之

惡得於天賦賊賂既多人言漸盛遠嫌之計不得不爾臣等私相悲憤曰國力民命將盡於兩譯之手勅行時橫恣隨人時操縱因不足勝言而此處爲患日異而月益甚目今如此其末如何此國凡于謀議諸王之外雖任使如龍馬實不得預聞況衙門一譯舌何能有無于此國哉雖然兩間傳語專憑此輩若果示恩而知所感雖不見報不至作害則盡力賂其歡固所宜也兩譯則不然受賂多則作害特甚其力有所不及也害我自固之心實無所不至與其賂之而賈禍圖之雖不得去使清人明知兩譯之有顯隙于行中或一策也臣等乘忿妄料大概如此矣昨午禮部通事金愛守者發告兩譯奸賊弼善閱應協掌行中盤纏故刑官來問於應協而愛守狀辭兼侵龍馬不得不答以不知然若有稱帝命更詰之舉則應協亦決意輸實該部答罰愛守兩解之厥後自中之不悅者爭相欲發來探臣等之志意者甚多臣等慮其疎透皆不應諾矣有李龍李聖時者俱是關西

士族不忘本國者皇帝自西回還後數日聖時以龍之意來言於臣等曰兩譯有厄害於本國而進賜輩容護至此何也臣等答曰不易之事何可輕應聖時曰此事但得進賜輩一諾其成易於折枝吾輩自當辦得耳臣等答曰若輕易吐實則刑官必疑爾我相通含糊觀勢則金愛守發告時亦不再問奈何吾輩只當謹嘿苟度而已二李之勸臣等不已而臣等終不肯諾矣厥後聖時者密通于臣等曰今番賢來梨柿乃八高山共分之物而兩譯如是盜滅此處之事雖甚些少必有告訐者況此事聽聞者已多若有某人謂兩譯與館中通議滅獻云爾則八高山之衆怒何可當也吾等此舉斷斷爲本國進賜輩千萬勿疑臣等以狂思淺慮不爲深思利害只思事發于八高山齊怒之得則館中亦難自明因爲許諾聖時曰必以講院下人爲證然後狀辭有據矣臣等嘗見院吏姜孝元之痛憤兩譯之爲因以微意探之則孝元挺身請當因令孝元一二往來於李龍家與所謂

沈天老者面約而臣等則數戒兩李慎勿急發云者蓋恐問安使未
 准事前有所紛鬧故也使行發去之日臣宗一陪世子赴闕庭臣雷
 卿守宮在館忽有刑部官四人持蒙書一帖而來呼出講院官於衆
 會之處宰臣朴簪催臣宗一出對臣與對立則刑部官舉其帖中語
 以問之臣於稠中應答不便以不知答之刑部官曰講院官非掌文
 書者乎何謂不知銀貨出入臣答曰此則有同僚主之非吾所掌刑
 部官更無可問而退造館門外辟人甚嚴招問姜吏之後繼招侍講
 院官員臣雷卿乃出見則稱以皇帝有問不可隱諱因將勅使時兩
 譯之留置卜物於灣上追後輸來曲折及盜滅黎柿事使行受賂事
 緊來鈎問臣初難泄之色刑官再三迫促是皇帝所問何敢容隱且
 罪在受者授者何罪臣答曰其時俺適承令出往本國義州通事崔
 得男者果爲言及此事而所留爲某物則俺亦不問黎柿則差員領
 來之日兩譯除送千梨千柿於館所世子謂國王享上之物奈何擅

潘館錄 卷一

三十一

遼海叢書

減不可不載送衙門云則兩譯曰凡事一從吾言可也歲時臨迫則
 吾輩當爲處置云矣歲前一二日前通事輩果爲取去此則非館中
 之所知鳳凰城盜滅事尤不得預知至於使臣贈遺來借口傳語不
 無人情此豈爲罪乎云則四人起出過一日後又有三人來問臣之
 所答一如前日其中首坐者頗右兩譯謂臣曰雖有賊物既已盡用
 無所現捉奈何臣答曰皇帝所問之事雖不敢不以實對之俺之與
 兩譯俱以本國之人朝夕相見今已三年豈無相親之心兩譯若果
 免罪俺亦多幸三人曰梨柿之數如有置簿于衙門吾將往考此處
 則更無可問之事仍爲起去矣二十二日衙門譯輩來招臣雷卿及
 姜孝元往刑部衙門引問前事臣之所對槩如前言即又招致兩宰
 以問兩宰答以不知昏後龍將及刑官來言鄭雷卿之言與宰臣不
 同此必用嫌而發往覆詰責事竟至此此緣臣等素性狂妄輕淺不
 議於館中上下遽爲李龍輩甘言所瞞不忍小憤貽國家大辱伏願

亟正臣等之罪以爲後人之戒

潘館錄 卷一

三十二

遼海叢書

潘館錄 卷一

二月初八日狀啓皮牌密通于臣等曰鄭雷卿事朝鮮嚴辭請罪委送差官則皇帝必有寬宥之典若或有一語營救之端則定無可生之道云云爲白臥乎所此言不無所見而發是白去乙朴洞回來時我國咨文之意與皮牌之言不同則只益其怒且恐生事是白乎等以朴洞雖以發程姑留所到之處以待朝廷更分付後入來之意乙平安監司及義州府尹處移文爲白有在果所係甚關惶恐馳啓爲白臥乎事 三月初三日賚咨官假刑部郎李應徵帶金吾羅將入來蓋許令清國之罪鄭雷卿而仍拿金宗一事也龍滿兩將同會于衙門問知事由使之留待清帝之還 初四日狀啓昨日夕賚咨官李應徵入來接置于東館尤加嚴禁使人不得相近爲白乎弥人館之後龍滿兩將會于戶部私相與議後使金吾尿河士男等往問曰因何事而入來乎以鄭雷卿處置事入來答之云爲白乎弥河士男

密通曰竊聽兩將之言則曰朝鮮若有救解之言則賚咨官初欲與內官一時即爲出送矣今聞咨官之言內官則先送咨官則留此以待帝回後處置之意稟于留在王子處云云相議而能是如爲白去乙果如其言以待帝回則或有可援之望而極其嚴密不令漏言未知的實與否爲白在果滿將處使人密問則其言與令此云云者相符爲白齊館中生事之後我國往來文書盡爲搜奪爲白如乎以兩國既爲一家不無致疑之端而陪從諸臣所寄家書盡爲見奪大國事體豈有此理之意懇說于諸通事則自今內官之行不爲搜奪爲白齊聞義州府尹朝廷分付是如陪從諸臣家書一切禁斷不許入送云今後則被擄人私札外陪從諸臣家書乙良勿禁入送事移文緣山并以馳啓爲白臥乎事 十七日清人來言有人自帝所來傳先運入關要土九王等軍兵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出長城不遠當還而清軍大勝故入門擊鼓云俄而衙門請世子出見齊會世子即詣

賈可王所在大衙門則清國將官及下率分庭大會禮部員一人將蒙書數紙良久立讀蓋盛張關內攻戰形勢及人畜掠得之數也讀訖世子還館所 二十日狀啓要土等上年八月入去之後雖有漢人被擄者所傳之說而的實之報切不出來此處之人方極憂患是如爲白乎弥十七日其傳報之人八名始爲入來言前後之軍去月二十七日無事還出長城之外是如爲白乎弥遠近奔波齊會衙門是如爲白乎弥禮部請世子往參而留在之王召集老少人民於大衙之庭使博時等立于陞上以所獲人物牛馬騾驢及城池攻破所錄貼册六件大聲宣讀語音殊異莫知其詳而其兵鋒至及于濟南府自北京至濟南其間一千二百里之程地也專無城守深入蹂躪則其所獲之多據此可知濟南所封親王一人郡王一人亦爲被執其他官員之被獲者亦多是如爲白齊或言出關之時祖大壽追擊云而未知其詳爲白齊 四月十四日清帝回軍入城 十八日龍

馬坐衙門招兩宰及首內官云世子令羅業往宰臣等到衙門清譯輩只令我譯金景信隨入龍馬使命壽彛屎傳言曰鄭雷卿當依來咨決處金宗一亦當出送須悉此意宰臣等略及贖金之意龍馬兩將及兩譯語意極悖不得已答以歸達世子而即爲請對文學申濡司書鄭知和亦入對世子遍詢可救之計他無善策斷自哀衷欲往躬巧贖駕行出門清譯輩亦攔阻駐馬良久司書鄭知和進曰既已動駕請前往以觀龍馬所答何如命壽大喝曰爾是何漢仍突入拳毆腦後至於冠纓衣紐盡絕大君從傍請入甚切世子於是知其往亦無益回駕入館登進宰臣講官教曰事無奈何今則宰臣又往以余言請贖之外更無所爲使宰臣還報曰鄭雷卿等豈敢曰無罪但侍講日久且是戚屬至於私心惻然切願以金贖命龍馬聞言盛氣使不復言但問何宰臣當監刑宰臣曰自有本國刑官入來非吾輩所知遂還于是文學鄭雷卿衣朝衣就辭閣門下世子引見雷卿入

對達曰今臣死非有光徒以辱國抑且貽憂於邸下臣死有餘罪自
 此永訣邸下請瞻望清光而退世子使前于席操雷卿手曰南漢出
 城之日有識卿宰皆憚北行而不獨挺身從余共苦三年受學亦多
 擬與始終事出不幸遽至于斯而余無才智短卒不能脫一人于死
 地無以爲心聞子有老母稚兒異日東還思所以保存余何能忘也
 言已泣然涕下雷卿起拜曰念及至此臣死不死世子以別酌醞雷
 卿辭退世子謂申濡曰余不忍雷卿生而就刑使飲藥如何及出閣
 門飲以藥酒而藥不甚毒終無所效雷卿東向望闕四拜又向老母
 再拜從容就死不變神色書吏姜孝元就刑時謂朴舊曰令監何以
 殺無罪之人乎 賈咨官 以來時大朝傳教力縊殺之

潘館錄 卷二

三 遼海叢書

并八襲襪以飲之內官俞好善宣傳官朴洞監斂且令宮奴五人護
 喪凡喪具皆官備以給午時禮部官來言世子欲弔大王今當陪行
 云世子駕次貴榮介家不見而使人報曰俯賜臨慰感意良感非不
 欲迎報而相弔之際益增悲痛茲未遂意於是世子還館所 十九
 日內備奠物遣宣傳官安欽致祭鄭雷卿 二十日清主會諸王子
 世子入參世子還館所賈咨官李應徵拿金宗一東歸鄭雷卿喪柩
 出去世子遣內官朴之榮護行至京使之到義州致祭祭文使宮僚
 撰進 同日狀啓十八日龍馬兩將坐於衙門招臣等及內官一人
 是白去乙臣等未知所招者何事而或涉鄭雷卿等事則及請贖之
 意入達定奪後與內官羅業往見則兩將與數三人同坐而與臣等
 行禮則兩將而已坐臣等於西壁龍將先發言曰鄭雷卿姜孝元等
 罪固當死朝鮮已爲咨文今當處置宰臣一員可與今來刑官及清
 國刑部官同往處斷金宗一則本國已令拿來云亦當依許云云臣

等不勝愕然言及請贖之意語未及意鄭命壽作色咆哮曰然則欲
 出送雷卿等於本國乎再三諄語使不得出言臣等徐曰非此意也
 第聽之仍畢其說始爲傳語兩將曰所謂贖價使誰擲用乎俺等自
 初已知如有此言矣國王雖已如是咨文而使宰臣等圖贖耶世子
 大君欲使圖贖耶宰臣等自欲圖贖耶此皆自初同參之事故如是
 救解云矣辭氣益厲臣等答曰國王本意俱在咨文之中豈有別事
 至於世子大君專不與知事則已依大國所言至於立誓今何更有
 此言耶只緣俺等同處既久情意切迫不忍其死而贖命之事往牒
 所載故敢生此計反覆論懇則兩將曰謀害我人者必欲救解欲殺
 吾輩之心可知留此不甚久而如是欲殺若更久留則亦將盡殺此
 國之人而後已吾兩人及兩譯之肉宰臣等食之然後快于心耶如
 此之言切勿出口其言逾往逾悖臣等不得已以往告世子前而回
 報之意言之而退來則其間龍馬即往闕內而退此必以臣等往贖

潘館錄 卷二

四 遼海叢書

之言稟於帝前也臣等面達其由則世子極其驚惻思欲救解再三
 下詢而他無計策定將親詣衙門臣等反覆思惟則已爲完定事必
 無更改之理彼怒方盛適足取辱似難率爾奉行而下詢之意甚是
 美事將周旋亦或一道故奉出館門之際鄭命壽金豆屎與諸通事
 等擁立馬前大聲發惡曰若進詣衙門則必生大事吾頸斫斷後方
 可進發司書鄭知和在傍告達曰既已出行宜速前進之意命壽張
 目嗷嗷曰汝是何漢耶仍突入拳毆知和至於笠纓衣紐盡絕前導
 宣傳官等叱令下馬軍牢亦皆驅逐未詣衙門之前被阻見辱至此
 其勢必有大段難處者世子駐馬趨起大君亦見如此事狀進達不
 可往之意而衙門之催促臣等回報急如星火計沒奈何世子還入
 館所臣等更爲面稟之後還往衙門言曰世子聞俺等請贖之言亦
 欲自詣通情將爲進去今姑中止使俺等先稟云則兩將曰事已決
 矣言亦盡矣更無所爲宰臣兩員中誰當監刑乎臣等相顧錯愕罔

知所處兩將督迫甚急臣等監刑則本非宰臣之事例以宣傳官差送云則許以依例定送臣等退來鄭譯輩一時隨後而來督發不已雷卿已換著新衣服且正冠帶肅辭於差備門外世子引見饋酒永訣雷卿出來大門內東向本國行四拜禮向老母再拜後就道鄭雷卿辭出之後世子下令於文學申濡使雷卿善爲自處之意言於臣等着黃之際覓給藥燒酒而材料未備飲亦無效爲白去乙臣等以當爲縊殺之意言於李應徵則鄭命壽勃然曰清國本無此法必須斬殺臣等曰我國之法儒官雖則犯罪必處絞且此雷卿已令我國之官處斷當用我國之法李應徵亦曰我之入來時亦以處絞受命云命壽極口叱辱亦爲拳毆數四而應徵終始堅執故臨刑時鄭雷卿姜孝元等並爲處絞爲白有彌清國告者沈天老則一時斬殺爲白有齊雷卿等出去時金宗一李徽祚欲爲相見追往而命壽叱以逆賊以鞭亂打使不得相近爲白齊雷卿等收屍事段置清譯輩

初甚擱阻臣等通於龍將僅得見許使其奴輩看守治喪諸事世子曲盡慘念即使內官俞好善宣傳官朴洞出往停屍處專掌治喪之事斂襲衣衾皆自內出其他諸具亦皆官備以給姜孝元段置亦內給衣服而斂之且雷卿處自內備得奠物遺內官及宣傳官安欽致祭教是白乎弥出去路次祭雷卿段置亦爲下令優數備給姜孝元屍身一時出送爲白遣一路護送之意因下令移文于兩西監司爲白乎弥同喪柩到義州後令本州精備祭物使內官致祭亦下令教是白遣祭文段令宮官撰出以送教是白齊要土龍骨入來之後其妻從死者亦多有之云是白齊大王貴榮介與帝借還入藩之日始傳其子要土馬沮等之計在路上極其傷痛到家之後絕不應接人事云云而在我之道不可無弔問故此意通于衙門則十八日禮部官一人來到陪行世子大君親往其家則使坐於外廳秩高將官出接而以大王之意傳之曰降臨陋地謝盛意深欲相見而恐激悲痛

不果云爲白齊諸王等家亦送內官慰問則俱極款待以送爲白乎弥所謂濟南王之行十五日午前入來山館門前路過去一人則斑白之人一人則年少似是其子一老婦人乘有屋皆入處於前日修理之所供饋等事亦皆優厚云爲白齊 二十一日清國西行諸將各獻所掠濟南珍寶於大衙門請世子來參東南西三面盛陳金玉錦綉器翫衣服諸將請世子曰坐此已觀矣何必巡視譯輩曰皇帝有命豈可憚勞不觀不得已世子曰巡視臨能賞賚諸王子及將士亦令世子跪受綵段十疋白金百兩兩大君亦有差世子還館所五月初三日清主調送軍馬向西北行出蔚城隍堂邀世子參之轉出西郊以質可定將將遣世子還館所 初九日清主祀於宗廟世子往參蓋其祝辭大意復得濟南事也既能又赴前汗埋骨處焚紙錢而歸世子還館所 十七日禮部邀宰臣朴蔭申得淵等問天朝所賜王妃傳國寶有無及表裏多少而能向夕又邀之出示江都所

得御寶篆文印紙者四度蓋章敬章聖仁順仁穆王妃寶也仍問曰王妃之寶若失於江都則想必此處人得來而不在此中何也蓋其無難於新鑄王妃册寶且疑其以有謂無也宰臣曰若不見失安敢誣也禮部官唯唯而罷 八月二十三日中使羅業領衙門所納生梨海松子入來 九月初九日得接義州府尹所送朝報聞大朝玉候未寧受針四度之報 十五日世子率大君往赴朝參之會清主使龍馬邀致使臣月廊再三詳問上候未寧輕重而罷已時龍馬兩將來館所曰皇帝聞國王病重於明日送滿月介問候須先送一介行李急通差官出去之由明日滿將出去時世子大君各遣人問安可矣且滿將之行出于不意一路例行之禮雖專廢何妨世子曰伏蒙皇帝特恩至於將遣禮部大官馳往問病云不勝感激且一路接應之弊亦荷軫念尤不知所對即當差送一官先報爲計且在此醫官亦有召命今欲借送矣龍馬曰出送世子曰自聞父主病重之

後煎悶罔極不知所出願兩將善爲指教龍馬曰滿差之行不日而當回則常有所爲矣龍馬起出世子揖送於門外 二十日巳時馬夫大甫大平古等來到館所世子出迎於中門之外揖入就坐馬將曰使臣之行初欲發送於明日矣二十二日將册封世子使之姑留同參行禮後發送可矣世子曰感荷皇恩不知所謝且滿將去後久無消息未知滿將何間當還耶馬將計其日子尙未抵王都然不過二十日當還仍起去 二十二日平明衙譯輩請世子詣闕諸王子皆已會矣禮部員引入世子跪於階下哥蘭博氏宣讀誥命於殿上而先以蒙語范文程繼以華語讀訖文程奉誥命哥蘭奉表裏來傳世子賓客立左受誥命輔德朴啓榮立右奉表裏綵段十疋也世子退立班後俄而帝出於是禮官引世子入行跪叩謝恩禮仍導上殿行茶而能使臣一行亦爲同參 十月初十日宣傳官徐尙高領衙門所納紅柿入來 十一日去夜滿將回自本朝世子遣內官問

之辰時宰臣講官入達後進詣衙門以世子之意言於兩將曰聞去夜滿將回到不審大朝病候今何如云耶不堪煎悶敢爲來問兩將使鄭譯傳言曰國王所患雖非易瘳之病而見滿將尙能起居拜禮云以是一分見歇俺等亦以爲幸宰臣還來入達世子下令曰受由歸親余宜親訴只遣宰臣似涉不重余欲躬往先以此意往報可矣宰臣及到衙門則龍將已出馬亦方出門跨馬宰臣使命壽言於馬曰世子欲有所訴今將自來云則馬曰若有可言之事遣官可矣夕間俺等又當坐衙宰臣可以更來云而罷申時聞馬將坐衙門世子將欲駕行因小譯輩先洩馬將聞之使鄭譯來問世子欲訴之意於宰臣宰臣始以受由歸寧之言答之馬將曰此言非俺等所可自答且俺以不久東行之人獨在衙門龍亦未及到此時枉駕不可矣世子寢不行 十二日卯時兩將俱會衙門世子率大君駕行出館守門馬把鞦遮馬而奏曰世子若赴衙門衙門必以俺等不先報知亦

且擅行應有罪譴將奈何仍執鞍良久使不得行世子引轡促行馳到衙門叩之則閉矣坐於繩牀兩將使鄭譯言曰處所非便不甚從容須願還館所使宰臣來言世子曰帝方出獵若非兩將吾何所訴聞父主病患其根已深矣頃見滿將起居拜跪亦出於感激皇帝別恩強疾行禮豈是向差而然也遠慮至情不能自抑受由馳往覲省病親區區之望願以此意上徹於帝龍馬又使鄭譯報曰久辱陋地心甚未安願速回駕世子還館所宰臣又往衙門兩將使命壽答曰世子至情俺等謹悉但俺等是居守之人雖不得直爲奔告於帝滿將昨朝已赴帝所帝亦必洞察矣回還之後應有分付其時更須記告俺亦當轉奏矣遂罷 二十五日龍馬招使臣吉城君權大任謂之曰歲幣黃金初以百兩爲言矣至今只納五十兩其未足者欲以白金千兩代之事甚未當此白金還爲發去必准備約條之數仍出給其銀子云 二十九日鄭命壽以龍將意來言於宰臣曰歲幣大米一二

千石陳腐須即改納劔口色布亦有不精者來年則勿如是事即爲馳啓本朝 三十日藥房問安日記來到伏聞十五日上候熱盛達夜之報世子即令引接宰臣講官未及衣冠催宣數四諸臣顛倒入待世子方出示藥房日記適聞命壽來到衙門世子令輔德朴啓榮招入命壽辭以形跡而不來世子親臨中門外見命壽語之以罔極之懷命壽對曰此日記還給於寶來宣傳官處則我輩明當取納於衙門云云此時上下情事有不可言 至月初一日巳時龍馬始到衙門使金命吉往訴曰撥上追來藥房日記今此宣傳官將來云請速取見且禁軍欲爲出送探來問安消息云爾則龍馬盛氣高聲使命壽傳言曰滿將回還後國王病候若有加重則王子大臣在本朝者宜走送內官或宣傳官來報豈順付於緩緩載卜入來之便此不過世子欲自東還行計如是詐也其致辱之言不忍言宰臣講官入達世子招入命壽等四人諭云上年余有病患之日大朝連送問病

宣傳官相續於道此皆汝等所見也今則大朝未寧中念余遠慮生
病廷臣未遑及此廷臣之失固有之矣兩將之致訝亦其所也至於
自欲東歸之說實非余心豈不冤痛須以此意報之譯官鄭伯鸞等
還爲出去附狀啓衙門以朴之恆金慶業等載下緩行稽傳藥房日
記自東館翻送其實意則未可知也 十二月十二日清主求生薑
以一升應求 十八日本國所送青大竹三馱輪納衙門 二十日
本國所送青大竹五馱入來直納衙門

庚辰正月初七日再昨使臣於下馬宴時離席陳情世子回還及大
君交遞之事則押宴官曰非我所可自擅當與大官等議處云昨日
上馬宴時使臣等又爲離席則押宴官止之曰爾等所欲陳者俺知
之今日皇帝出往西郊衙門大官等皆已隨去未及議處即日使臣
臨發龍將自闕下來到衙門招致使臣以滿將謝恩方物出給曰此
方物則非正朝勅使謝恩之比皇帝聞國王病重委送問病凡貽弊

之事使之一切勿爲而送此方物非所當爲云使臣以受去未安之
意措辭言之龍將亦不許鄭譯仍曰使臣曰此時可以言使臣跪言
前所請之事龍將曰此則非使臣所當言國王病勢輕重間差大臣
或內官專价奏聞自此欲送使价而不果送去虛弊端也使臣退來
龍將更招使臣言之曰還送方物萬無他意且曰國王病患消息不
須差送大臣雖內宣傳官從速專報爲當 十一日晚朝龍將與范
文程皮牌加憐老施及他博氏等六人來到館所世子大君出迎引
入坐定龍將諸人起立使世子大君跪聽帝命言之曰昨日宣傳官
以國王病重之報資政府申文入來云乃令世子就坐以南漢加築
向北逃還人不爲刷還等事縷縷傳說因言此等事一如當初約條
則世子大君自當任意往來必無久留之理至今不得出去者無非
本國不信之致也且曰今此申文國王則不知而朝廷爲之世子以
爲如何世子以南漢等事措語論下而至於申文事則未見來人不

知曲折然國王病勢必加重而然誠極悶迫龍將諸人即辭出食頃
許龍將及范皮老四人還來館所世子又迎入則乃言曰二大君一
不入來甚不當矣今番使之急速入來而聞其發程之報自此即爲
發行相替於鳳凰城而世子則雖出去嬪宮留此元孫亦爲人來爲
當此意急通本國世子答曰皇帝特許歸觀病親不勝感激二大君
曾欲入來未經行疫不敢來矣帝命如此即當啓知大君發言曰元
孫今纔四歲襁褓之兒不可冒寒遠來而既有帝命縱難違越情理
固如此矣龍將等曰世子所當答之大君何以發此言世子曰此是
吾兒嫌不開口大君如是云云矣龍將又言世子出去觀國王病勢
差復後即爲還來則大君亦當出去云云辭退 十二日龍將及博
氏等七人來到館所世子迎入龍將以勅書草本傳於世子前有曰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 知道禮部來奏爾議政府有申文到部云
國王症候漸加欲求世子李 歸省以爲不歸之故爾實致之也其

故安在朕原以爾國反覆不常質王二子爾若恪遵朕命凡良冷人
戶盡行刷還逃亡者盡行縛還凡有徵調不致稽遲爾縱不得親來
朝觀遣所留在彼之子稽首君父之前如是則脫既見爾之忠誠疑
心自釋王之二子朕必令之往來無間矣然則二子之不歸非朕不
使之歸因爾自疑以致朕疑故不令之歸國耳近又違朕前旨擅修
南漢平壤蓄積糧草凡別處城池類此修繕者朕焉得而知之且朕
既令爾有圖報不誠朕應疑爾今朕不疑王王反疑朕何心哉王之
土地朕已得之矣王之甲兵朕已敗之矣王之身及王之妻子諸王
之身及妻子朕已全收之復置之矣今亦何所利而再起兵端乎王
之疑朕朕不勝其怪異若爾之忠誠實著則不時世子遣歸即諸兒
之在此在彼庸何傷哉雖然今仍遣世子歸省爾可特以在彼所留
之子及世子之子速發至鳳凰城朕亦爲勅世子至鳳凰城相會矣
世子歸省病勢而來在此之子亦令還國朕待爾毫無疑心欲令諸

兒互相往來了愼毋背天而違朕命也特諭崇德五年正月十二日
送戶部云云世子看過後龍將仍以勅書中說話縷縷言及國王病
愈則即爲入來後大君繼出觀省云云嬪宮偕往偕來之意世子措
辭言之而龍將等聽之遂邀龍將招宣傳官洪有量授勅書清譯申
尙福偕往 二十五日皮巴加齊怒時等之博士急來館所世子迎
入皮巴等有帝命世子起跪皮巴等傳言曰行期定於何日答曰晦
初間人馬當來即時啓程作計矣又曰預爲治行以待爲可即罷去
問正月二十一日大君元孫本月初九日發程先聞來到 二月
初十日憐坪大君行次入館所 十三日世子自潘陽館所離發向
城 十五日世子平明自遼東離發冷井中火狼子山止宿龍將使
鄭譯送言於世子曰前日九王家設宴時只陳絃琴非盛陳音樂之
比而世子以國王病患辭之而即者開門閉門及行路皆設大吹打
此非音樂耶前後處置何相反之若是國王病患今已差歇而然耶

開門閉門及三吹此是號令軍中之事雖不可廢至於行路之時雖
無軍樂庸何傷乎年前俺往本國時國王言之曰兒輩年少不解事
爾可周旋指揮云云我國諸王後必有聞如我相親之道知而不言
則伊誰言乎世子答曰一行許多人馬各處散在不可以言號令故
開閉門及三吹不可不爲果如大人所云若行路吹螺我國別星往
來行路亦設此物此我國迎逢諸具而規例如此故本國循例輸送
此行亦循例行次此非音樂然大人勤教至此當遵依龍將又使鄭
譯回報曰開閉門三吹不可無軍令行次之說既云本國規例爲之
何妨宰臣講院相議陳達只行開閉三吹而撥行路吹手諸具 十
六日世子到連山館龍將與梧木道來至世子帳幕從容說話縷縷
之言皆是勿聽朝廷諸臣之酬議加勉日後之凡事又言世子回還
本國國王病勢若已差復不待促還速爲還來爲幸云 二十八日
世子平明自安州離發午後到肅川梧將等三人來見元孫元孫以

手掩而不爲開見蓋胡人衣服色異常驚駭而然也 二十九日元
孫發向安州世子發向順安相送之際上下人員莫不垂涕 元孫行
入潘館 十三日 三月初七日世子自碧蹄乘輦離發百官儒生及大小都
民祇迎於弘濟院 午時入宮申時 初八日巳時世子由進英門出
先謁宗廟以哀龍袍翼善冠因詣護行官館所到西宴廳內門外則
世子諸護行官先入梧將亦強請世子不得已與梧將並行而入世
子至廳中請行禮梧將曰相熟之間何必禮爲世子曰入京之後已
經一宿賓主既定烏得無相拜禮乎梧將曰同在潘中情意既親偕
往一朔心事無間而世子欲以禮容待我將不欲與我同還潘中耶
世子曰是何言耶不聞大人之恐動不佞而至於此也敬客之道固
當如是茲欲行禮大人之言如此請只行揖禮因相揖各就坐交椅
世子曰皇恩出於千萬慮外使不佞歸觀國王皇恩如海不知所答
而諸大人之德亦難盡喻梧將曰世子之教誠是誠是俺等陪世子

出來一路凡事莫不滿意而唯以國王病患每以爲慮昨日入侍國
王病患頗向差境我心則悅不自堪任世子請茶梧將曰俺等久在
路上不食牛肉願得一牛以食世子答曰當依請爲之世子請饋茶
頭目梧將曰以情而饋飽德極矣梧將且曰下箸不閑以手撮喫幸
勿爲笑世子曰相親之閒庸何傷乎世子辭出中階以送 二十五
日巳時世子詣南別宮護行將所饋處 二十八日午正行祭 四
月初一日巳時世子從敦化門出展詣於宮廟還入敦化門展謁於
肅寧殿 初二日巳初肅拜于朝政殿下仍爲動駕 二十三日午
後世子行次發義州到鳴綠津頭乘舟將渡風勢甚急波濤洶湧前
行一舡滄沒賴傍舡往救得免全沒沙工金勝男及馬匹溺死一行
驚慘還入義州 二十四日寅時冒雨發行甲木站中火細浦宿所
五月初三日卯時十里鋪離發巳時到混河兩大君及宰臣吳峻
以下留館員役出來 初七日狀啓早朝龍將伴問於館所且曰世

子前有密言之事稍晚當進去皆辟左右之人如兩大君亦不參聽之俄頃馳來館所爲白有去乙世子出迎中門外賓客及內官以下不得入侍龍將只率李枋叱石入坐坐定龍將問於世子前曰今番舟師徵發之時全羅慶尙道之間有人極力止之云然耶世子答曰上下同心盡力爲之豈有如此之理乎吾則全未聞知龍將又曰向化落漏之人其數尙多禮曹私用於漁採尙不刷送禮判必欲就縛後乃已乎如捉虎之事亦使此輩爲之吾既詳聞并即刷還且走回之人從速一刷送云世子答曰向化及走回人等若有逃漏者則輒即隨現綁送安敢少忽龍將又曰元孫入來之時四期遲留而國王則使之入去朝廷則不欲入送陪行賓客在於兩間不知所處云且有一年少官員上疏欲以他兒換送云且申政丞以爲舟師不可不發送是如朝廷一邊之人皆以爲非以此呈遞云然耶崔政丞亦以何故遞職乎世子答曰皆以病患遞職有何他故乎龍將曰吾已盡

知云云當日午後鄭命壽自安州迴來將向帝所是如來到館所下直爲白去乙世子教是招見則命壽告達曰聞全羅慶尙道儒生以舟師不當發送之意來闕下陳疏自上不允而其請則儒生等直往三田渡槌碑石云云爲白去乙世子答曰在京時吾所未聞萬無如此之理流言一至於此可怪可怪命壽曰然則或是傳者之誤也云云爲白齊 二十日林慶業李浣等狀達入來舟師方到獐子島迤北而行不知水勢淺深沙嶼有無故要得清人指路事也 二十一日早朝龍將等四人偕來詰責之言倍於昨日以舟師催進之意即書傳令使金命吉朴希福賚送於林慶業處 二十八日義州禁軍洪繼立田士立持狀達入來舟師本月初九日自獐島發向鹿島緣由也 六月十三日早朝龍將范文程皮破可里博施等七人以皇帝之言來傳於世子曰元孫及鳳林大君許令出去行期遲速任意爲之世子答曰皇命如此無以爲謝但大朝無侍側之人大君之

還不可如行之還歸元孫則時當盛暑幼稚病兒勢難登道稍待炎歎出送爲當矣龍將曰元孫之行從便處之可也遂辭去 二十一日鳳林大君一行出去師傳徐元履賚咨譯官奇選清譯金慶信等隨行質子南呢李正慎李愉等亦出去 二十七日范文程皮牌等六人以帝言來傳於世子前曰林慶業舟師方到海州衛而不肯進前又不往納米之處此何意耶世子答曰雖未知形勢之如何而甚可驚駭也文程等又曰數船記以飄去而漢人載還鮮人二名於空船且見漢船亦不迎戰此非因朝廷分付與漢人相通耶世子答曰國王竭力調發舟楫戰具命將出兵豈有他意出境之後朝廷不能遙制成敗利鈍唯在將臣非朝廷與館中之所知也進退賞罰在大國所處也文程等以勅書一道納於世子前乃林慶業處所諭也勅意與文程等所言略同博氏兩人持此勅即即出往于林慶業處云云 七月初一日二師以下封書伏聞內間有營造之事臣等不勝

疑訝焉無論役之大小事之繁歇而此是何處乃有土木之役乎被留異域朝夕可虞而駭機危猝逐日斯生伏想邸下上念大朝之憂下爲一身之慮必不以苟安爲念爰舍土室猶足以度日正當耐苦茹辛日新修省冀回上天悔禍之心豈宜役志於不當爲之事以存苟安之念乎非但於盛德大有所未安此國聞之亦必有譏議所關豈不大哉伏願邸下亟令停止此役以示不遠復之意不勝幸甚臣等職在輔導見此過舉不得不言直欲請對面陳而恐煩聽聞敢以小牋書達者惟望邸下默會臣等之微誠自立於無過之地惶恐敢達答曰事機觀之則難以時月期待所寓之室稍有間架而北邊寒牆盛暑無透風之處蒸鬱未堪故不獲已欲造小舍今見所誠之辭無非格言豈不感悟深悔思慮之不敏也 初三日元孫發向本國同日狀啓前日范文程等三人舟師所到處出去爲白有如乎本月二十六日還來翌日朝文程皮牌等六人以帝命來傳曰林慶業

舟師使之前進則不肯前進使之卸下來包於遼河口則亦不肯往此何意耶世子答曰久未知舟師聲息深以鬱悶今聞此奇雖未知其間形勢進退難易而不勝驚愕之至云則文程等曰五月晦日舟師與漢船相遇漢船來擊後殿之船而船中不為放砲雖或放砲不至傷人前船亦不相救且三船托以飄去而漢人以空船一隻載還鮮人二名本月十二日漢船三十八隻見於不遠之處而亦不迎戰此非因朝廷分付與漢人交通相應之事耶世子答曰本國竭力調發多載火器戰具豈有他意且既已定將出境則成敗利鈍在於將臣此豈朝廷與館中之所知也慶業等功罪賞罰唯在大國處置本國何敢與知乎文程等曰此非歸咎於館中只為報知如許曲折且我輩中兩人持此勅書即往慶業處是如以勅草納於世子前勅意略與文程等所言無異為白齊 初五日館門既閉之後皮牌范文程等六人以帝命來到世子迎入皮牌等所言舟師抄留一千石以

為調用事及輸運糧餉事也夜深罷去 十七日司禦閣墻塘上疏大槩黜工匠遠玩好答曰疏辭且悉工匠出入之事所寓房舍冬不堪風霜夏不堪炎蒸不獲已略修窗戶非為偷安豪侈原其本情可謂戚矣其餘所聞失實而然吐盡悃誠深用嘉焉 二十七日范文程及皮牌等六人以帝命來達世子前海州衛糧餉運錦州事也許多說話煩不盡記皇帝出往溫井 八月二十五日司禦閣墻塘再疏答曰疏辭知道義州軍官權承重鍾城囚人金有善等五人領來 二十九日皮牌等二人自帝所來詣世子前許多說話運糧夫馬不來事也 九月初六日館門臨閉范文程二人自帝所直詣世子前多有詰責之語錦州轉餉夫馬不來事也宰臣具由狀啓 十一日宰臣講院達曰臣等頃者伏聞畫工出入館中初以為大君偶爾遺懷之舉不甚置訝今番以太僕之馬逐日駛來所畫亦非如山

14082

之具則其為有損於盛德大矣豈不甚可畏也雖在太平無事之日尚不役志於翫好此時何時而乃為此無益有害之舉乎不特此也館中之於外人相接乃清人之大禁而畫工之往來已過旬日安知彼輩不因此致疑惹起詰責之端乎意外之患亦不可不慮伏願勿以事小而忽之亟停畫工之役不勝幸甚且牆頭設窗之事非但博氏滿將輩相繼詰問至於行路之人亦皆指點曰世子看街云雖無是事人言至此誠可寒心仍舊築牆以絕譏議亦為幸甚臣等無任區區憂慮之至敢此仰達答曰開窗處已為壁塞畫工之事所論甚是罷出 十六日皇帝求藥于宰臣具由狀啓義州軍官姜應立資持出去 二十八日衙門勅出司僕馬五匹送于林慶業處 十月初五日貳師金盡國病重出去臨發上書臣伏觀邸下資質粹美器宇寬弘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德性天成優入聖賢之域而獨講學之功不至治心之法未精茲當處坎之日未得維亨之益深可惜

也夫心是活物危動難安不有所存升降天淵邸下身居青宮之日日三問安日三視膳上有嚴慈之訓下有學習之課當此之時邸下之心其不存者幾希矣今被留異域孤館寂寥朝夕之間絕無事為未知邸下之心於何所存而不為放逸耶玩好閑弄既無紛華之物心目所寓或有微細之事設二者都無一向憂愁鬱悒亦非攝之道終至於鹵莽茅塞永無清明之氣豈不懼哉古之人患心慮紛亂者或自上著牀或一串數珠著牀數珠本非寧心之術而所以如此者蓋悶轅馬之奔放而求制繫於須臾耳涵養本原雖主於敬而進學致知莫如講習上加功求其致心之要捨學問何以哉伏願邸下頻接宮僚講論經史或使諸臣自相論難邸下宴坐便服憑案而聽之夜氣清明之際必以晝間所講者細思而詳味之如有疑難不通之處翌日更加研究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聖賢言行古今治亂無時不在於方寸之中久而成習欲罷不能則收心養性

之道實在於是其爲消遣無聊絳暢幽鬱之功蓋不足言也君臣猶父子也父子之間安有隔闕之物乎昔漢祖擁威姬周昌得而直入唐宗臂佳鷄魏徵經前奏事其無事出入不待招呼蓋可知矣末世君臣之禮一於嚴絕而本國爲尤甚咫尺宮闈有同天上識者之慨難久矣况今邸下引接宮僚又非臨朝肅穆之比而同舟二三臣僚或有經旬不得入侍之時臣竊悶焉惟我文宗大王在春宮日久眷遇宮僚有同布衣之交至於夜臨直廬親呼表字情意交孚至誠無間夫爲人上者待其下如此而下不以忠言至計告其上者非人類也伏願邸下親近儒士節其禮節開心見誠不恥下問則孰不以區區所聞知者爲邸下傾倒焉昔文王在羗里之中始演周易孔子於陳蔡之間不廢讀習漢黃霸拘繫受春秋陸秀夫舟中講大學自古聖人君子皆不以厄窮而廢學也伏願邸下毋或獨處一室沈抑不聊而乃留心經學屏絕浮念使虛明應物之地寂然不動則斯乃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中庸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也志之所至氣必次焉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養違時晦以待天心悔禍之日則吾東國萬斯年之業終必有所願矣伏惟邸下留神警省臣不幸病重朝夕將死既負大朝委遺之意又不得盡忠於邸下今將辭去不勝悵悵如蒙邸下不以臣言爲老妄而有所採擇則臣雖死於道路猶在於左右也臣無任惓惓之至謹涕泣昧死以達答曰今觀訓誡無非格言余雖不敏敢不自勉力行哉書辭開導昏迷銘心書紳以爲朝夕自警焉且因疾患冒寒啟程善爲出往灣上唯望勿藥之喜 十一月二十一日鳳林大君一行入來 十二月初六日麟坪大君及夫人行次出去 二十六日龍使自義州還幸臣李行遠輔德鄭致和入來肅拜後引接前判書金尙憲前都承旨申得淵持平曹漢英咸昌儒生蔡以恆入來幽置一處館中人不

得相接

辛巳正月初五日衙門言林慶業出去後餘糧時在海州自館所遣官斗量封庫云前司禦閔塔禁軍安應立衙門通事李於叱石送往海州衛 初八日博氏以其帝命邀世子刑部宰臣講院以下諸臣及上副使書狀官皆陪往則金尙憲申得淵曹漢英蔡以恆四人已自北館押致于衙門外四人望見世子伏地俄而質可王來到坐衙龍將比巴加鱗范文程等諸博氏及刑部官齊會請于世子坐于西壁宰臣講官一人及使臣許入而使刑部官三人出大門外先問金曰國王下城之日不為隨來何也金答曰臣子之情豈不欲隨行其時病重不得陪往耳又問曰果為病重則何不來近地而轉往嶺外遠處乎答曰調理差歇之後始得下去耳又問曰病差之後當來王京而終不見王直為下鄉何也答曰七十致仕自是古事身既老病不堪從仕故如是耳又問不受官爵還送官教何也答曰國王已知

潘館錄 卷三

遼海叢書

老病不為收用別無除職之事還送官教之事出於何處吾則全未知耳又問曰舟師徵發之時橫議陳疏何也答曰君臣之間有同父母凡有所懷不得不言身雖老病豈無愛君之心乎又問曰老病不能從仕則何暇上疏答曰從仕則筋力不逮而心有所懷何可不言乎但雖有所言國王不為採用爾國之事以吾之言不得成者有耶辭氣凜然少無屈挫聽者縮頸鄭譯亦敬服傳語于刑部官時改爾國為此處冀不激怒也次問申曰夫馬之事啓辭止之何也申答曰龍將在灣之日已陳其曲折矣當初大國徵發夫馬之時我國以不能得達遠路為慮欲以價銀入送吾以為上國既有徵發之令而不為稟定徑先送價事極未安必須奏聞然後或銀或馬唯令是從宜當略陳所見此不過慎重之意豈有橫議于其間乎次問曹曰爾則以何事陳疏乎曹答曰國王久在調攝之中罕接臣僚庶事委靡請于臥內頻接大臣講論治道上疏不過如是而已萬一橫議則自當

退去耕田而丁丑赴舉登第舟師之時身為兵曹郎官與調軍兵其

無他意據此可知矣次問蔡曰爾則以何事陳疏乎蔡答曰鄉居之人別無與知朝家之事而只以賦役繁重為問略陳均賦之意矣又問曰所謂賦役指何等事而言耶答曰我國計田出役而量田之後田稅刷馬等役比前倍重故疏陳其弊而已矣更問申曰蔡曹兩人所言如此爾之當初所告何其相左耶申答曰此是吾以宰臣在藩時事也龍將嚴問之際只以傳告之疏中事意實未的知矣鄭譯噴目厲聲而叱之曰吾雖在此朝鮮之事豈不知乎一日上疏不知其數若不及此處之事何以發告灣上言於我者如是乎何敢乃已申曰實未見其疏只以傳聞言之耳刑官等一一入告於質可王則並令押入內庭其推問之事所答之言與門外問答之辭無異旋即出置門外質可與諸人相謂曰金也果是望哥因嘆噴不已清語望哥者極難蓋謂極難之人故再稱望哥也相與密議後復使刑部官三

潘館錄 卷三

遼海叢書

人立于門外謂曰為人臣者保國安民乃其職也丙子之前橫議紛紜使國家傾委生民不寧皇帝問罪寬宥曲加保全則所當誠心順從而尚不知悔猶踵前習厥罪當死申得淵則夫馬調送時陳啟作梗以致不及期會曹蔡兩人初既發告及今對辨乃反朦朧曹漢英則疏請頻接臣僚者必是謀為不善之事蔡以恆則徭役煩重之說必指歲幣軍糧舟師而言也四人之罪一樣當死申曹兩人號訴曰吾有立證之事可知其冤強聒不已申又懇於鄭譯曰願令公活我金願謂諸人曰即刻當死之人雖哀乞得生乎微晒之顏色不變舉止自若清人亦噴噴稱歎以金判書不敢名焉邢部便押四人還送北館待後處置云自此北館牢鎖呵噤益嚴矣是日自初推問至還送北館質可送人於清主頻數往復蓋一一稟處也質可因為設宴而罷還館後使臣宰臣講院問安答曰知道使臣還東館夕宰臣講院引接 初九日衙門通事來言龍將當來使臣亦令來待矣俄而

龍將比巴加麟范文程等以其皇帝命來告于世子前曰金申蔡曹四人之罪在法當死而今番十二件事東國既已自服四人亦即押送故皇帝特寬既往之失四人等從當思量處置朴潢亦有所問之事從速入送可也仍辟左右只留上副使宰臣輔德而密言蓋滿千精砲五百火兵自備糧餉三月念日到此現點事也閔塔等還自海州衛 初十日狀啓前月二十二日龍狀一時入棚辭緣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金尙憲以下驅迫入來二十六日到藩之後接置守直等項辭緣段詳具於申得淵狀啟中是白齊初五日龍將與博氏等來坐衙門邀致使臣言金尙憲罪犯輕重皇帝既有主見而亦欲知世子之意如何是如爲白去乙王世子教是以爲龍將既已親問事狀自有大國處分何敢容議於其間云使臣等以此回報於龍將稟議於帝前其間說話曲折詳在于使臣馳啓中及回還後陳達是白齊 同日狀啓朝鄭言金尙憲等將有推駁之舉使臣亦當同參今

日不可出去是如爲白有在乎差晚鄭譯來言刑部質可王將爲坐衙王世子教是率使臣以下進詣刑部亦爲白去乙世子教是依其言進去則金尙憲等四人項鐵鎖合結兩袖先置于刑部門外路邊龍將皮波如麟范文程等諸博氏及刑部官員等盡爲齊會俄而質可王來坐邀入世子又招使臣以下入參使刑部官三人出大門外先問金尙憲曰國王下城之時不爲隨來何也金尙憲答曰臣子之情豈不欲隨行其時病重未得陪往耳又曰果爲病重則何不來近地而轉往嶺外遠處乎答曰調理差歇之後始得下去耳又問曰病差之後則所當下來王京而終不來見國王而直爲下鄉何也答曰七十致仕自是古事身既老病不敢從仕故如是耳又問曰不受官爵還送官教何也答曰國王已知老病不爲收用別無除職之事還送官教之說未知出于何處而吾則全未知之耳又問曰舟師徵發之時橫議陳疏何也答曰君臣之間有同父子凡有所懷不得不言

身雖老病豈無愛君之心乎又問曰老病不得從仕則何能上疏乎答曰從仕則筋力不逮而心有所懷何可不言乎但雖有所言國王不爲採用此處之事以吾之言終不舉行者未之有也次問申得淵曰夫馬之時啓辭止之何也申得淵答曰龍將在灣之日既已詳陳其曲折矣當初大國夫馬徵發之時朝廷以我國夫馬不能得達遠路爲慮欲以價銀入送吾以爲上國有馬匹調送之意而不爲定奪徑先以價銀入送已極未安必須奏聞稟定然後或馬或銀依分付入送宜當略陳所見此不過慎重之意豈有橫議于其間乎次問曹漢英曰爾則以何事陳疏乎曹漢英答曰國王久在調攝之中罕接臣僚庶事委靡請于臥內頻接大臣講論治道上疏不過如是而已萬一橫議則自當退去耕田而丁丑赴舉登第舟師之時身爲兵曹郎官與調軍兵其無他意據此可知矣次問蔡以恆曰爾則以何事陳疏乎以恆答曰鄉居之人別無預知朝家之事而只以賦役偏重

爲閔略陳均賦之疏矣又問曰所謂賦役指何等事而言耶答曰我國則以田結出役而量田之後田稅刷馬等役比前煩重民不堪苦故果爲上疏陳弊而已此外別無他事耳更問申得淵曰曹蔡兩人所供如此爾之當初所言何其相左也答曰此皆吾在藩時事龍將嚴問之際只以所聞言之而疏中辭意果未知之耳刑部官等以此入告於質可王則並爲押致內庭其推問之事所供之言與門外問答之辭無異還爲出置門外刑部官三人立于門左使鄭譯傳言曰爲人臣者保國安民乃其職耳丙子之前橫議紛紜使國家傾危民生不寧而皇帝特爲寬宥曲加保全則所當誠心順從而尚不知悔猶踵前習厥罪當死申得淵段夫馬調送之時陳啟作梗以致不及期會至於曹蔡兩人初既發告及至相面乃反朦朧曹漢英段疏請頻接臣僚者必是謀爲不善之事蔡以恆段徭役煩重之說必指歲幣軍糧而言也四人之罪一樣當死是如爲白遣同四人等還送拘

留之處後質可王仍爲設宴而罷初九日朝龍將及皮波范文程加
麟博氏來詣世子館所請使臣入參使鄭譯傳言曰金尙憲等罪狀
昨日刑部以死罪論斷入奏帝前矣皇帝以爲本國從前誤事皆出
於此輩之橫議厥罪萬死無惜而今番敕使出令之時十二件事本
國皆已自服此罪人等亦即押送終不違越朝廷既往之失今皆置
之此等罪犯亦當思量以處此意知委亦爲白乎弼朴潢亦有可問
之事赴即入送亦爲白乎弼義州府尹平壤庶尹昌城府使昌洲僉
使青城僉使等罪犯自本國分輕重論斷而輕者不可重施重者不
可輕施詳駁論罪爲當是如爲白乎弼且走回捉得者亦爲這這入
送毋致稽緩亦爲白齊仍辟左右只留使臣及宰臣李行遠輔德臣
鄭致和密言曰騎馬砲手一千名來三月二十日來此途點爲乎矣
牽馬隨從五百名亦爲調送亦爲白乎弼且言柳琳定將者非爲驍
健可用前日得罪上國故欲令立功自効以此人定將入送而其他

諸將亦爲依例定送亦爲白乎弼能兵遲速未可預料糧餉乙良麟
次繼運俾無絕乏之患亦爲白去乙左議政以爲砲手元不騎馬期
限亦甚急迫以我國物力恐難趁期調送且走回之人既已盡刷安
得無窮雖或有遺漏之人窮搜捉得之際事勢自至遲延何可定其
期限且以馬匹千里運餉決難得達而此處質糧亦不見許前頭繼
糧固知所處之意措辭陳下而龍將聽若不聞爲白臥乎所問答說
話亦在于大臣馳啓中是白齊來此質糧之事龍將在灣之日領議
政以下具由陳懇其後鄭譯亦言當爲准許是如爲白如乎今日酬
酢之際世子教是措辭申請則龍將以爲本國糧餉自可輸致來此
質糧決不可爲是如終不聽許前頭質糧一事極爲難處爲白齊且
以馬匹遠路運糧決不可繼之勢事極悶迫願質車子以爲輸運之
地云則龍將言此則任意爲之無妨是如爲白齊初九日夕時量司
雲閱塔等自海州衛還來言林慶業初七日自海州衛發還而其所

餘軍糧二千三百三十四石九斗封置于海州衛庫中是如爲臥乎
事 十九日陳奏使懷恩君德仁書狀官李以存以金申蔡曹四人
伸理及刷還向化其時各官多有威冒錄以送等項賞奏入來 二
十三日汗婿車乃王子病死世子大君偕諸王會慰汗家 二十八
日賻汗婿之喪白綿紙一千卷霜華紙五十卷丹木一百斤銀子一
百兩汗只受紙與丹木而還銀 二月初一日清主送金十餘兩銀
子二十餘兩使之質紙要用于婿喪即收合公私紙二千二百五十
餘卷而送 初八日灣上先運軍糧將到遼東云故以收捧留置事
譯官金命吉出去衙門之令也陳奏使方物衙門不受 初九日狀啓陳奏使
懷恩君德仁等一行十九日入來留置東館爲白有如乎鄭譯往見
使臣後來言於臣等曰今此使臣之行以今番冒被刷來者非爲
贈還金尙憲等伸理事欲爲口陳云龍將以下將被擄誘然自有是
非固不足爲慮而其爲本國之計提起將完之事惹生鬧端甚非好

事世子教是題諭使臣勿爲蔓辭宜當是如爲白去乙以辭言稟達
于世子前以使臣既承朝廷分付且有奏本奏本中語自此不敢擅
有所減之意言送爲白有如乎二十日又于闕內設宴如前世子教
是往參還館之後取覽使臣資來奏草則別無侵及龍將之語乙仍
于世子教是令臣等傳於鄭譯爲白有如乎翌朝鄭譯入來爲白去
乙臣等以爲奏聞中別無他語只以三件刷事本國劫於嚴令未暇
詳駁間有渾被之人冀蒙查處事及金尙憲等事亦有陞陳之語而
其于龍將少無被誣之語則鄭譯以爲只欲無事於兩間耳爲白有
如乎使臣等令譯官呈納奏本于衙門翻譯入奏之後久無黑白分
付爲白乎弼中使羅業二十一日領金銀器入來留置東館爲白遣
鄭譯往見膳書器皿之數來示臣等而去無呈納之令爲白如乎二
十七日早始令羅業進呈器皿爲白遣又招使臣等詣闕下答之後
還爲騙入於東館其間問答辭緣未能詳知必詳具於使臣狀啓及

回還後陳達是白齊前月十四日鄭譯來言金尙憲等今皆乏糧云
送人取來其行中價物質糧以給爲白去乙世子教是令館中因其
便入給若干糧餼教是乎等以使譯官輩隨鄭譯往其所寓門外傳
給米斗醬饌爲白遣取出各人等銀兩質糧以置而近因數使行生
便無意傳給爲白如乎二十七日始許入送爲白齊 二十九日衙
門折給菜田一月耕于阿里江邊俾設野坂野坂先是衙門每欲
給田使種菜果作亭樹因爲牧畜之所而館中措辭不從矣到今以
汗命勒給不從則將生事故不得已受 三月初七日同知朴潢入
來刑部直送于北館與金申曹蔡一體拘留 初八日狀啓前判書
金尙憲等所在之處使我人雖不相通而所食糧饌段使館質入仍
于以其各家所有銀子再次質入爲白有在果前頭繼糧事甚不易
極爲可慮爲白只爲 同日狀啓同知朴潢初七日入來而一行夫
馬則姑爲留置於東館爲白遣同知朴潢直送于金尙憲等所在

清館錄 卷三

七

遼海遺書

館所爲白齊 二十三日龍將鄭譯出往遼東蓋以餽餽柳琳軍兵
後發送于伊州也 二十日七龍將以其帝意使鄭譯傳言曰柳琳
軍兵齊去糧料僅支一日海州衛留置米及新城留在米急速輸致
軍前且少夫馬不可續續往來後運軍糧則多數調送須及四月初
旬云故禁軍申景祿安應立資持狀啓出去 四月初二日狀啓資
咨官軍車遠遠領禮單入來呈納衙門而咨中有有同一家之言是
如提報有同二字將有生梗之端而龍將使讀咨于帝前者越其有
同二字云云是白齊 十一日龍將及范文程等博氏三人言于世
子前曰錦州衛投降蒙古人漢人稱領率上年漂泊鮮人今將向朝
鮮云急通本國以爲防備之地即差宣傳官柳時成禁軍朴啓耀持
狀啓出送 同日狀啓即刻龍將及范文程等博氏三人自帝所來
世子前辟左右言錦州時方圍住而外城蒙古六十餘人投降故請
兵入其城矣因投降漢人得聞上年林慶業舟師三隻被捉於寧遠

衛漢人今將出送于本國云其意不可知若其解本國人命於陸地
則不得不受之而若與漢人相接語言或給糧餉或通文書則漢人
必執此爲言以爲反間之地須以此意急急馳啓于國王且自此直
爲分付於兩西監兵使及義州府尹等處使之預防勿使留接島嶼
云且曰舟行必急於馬行不可不星火馳啓是如爲白乎亦且聞衙
門通事等之言則亦必有急報故如是云云爲白臥乎所觀其語意
雖不明言漢船之多向我國而必有漢人舟師已爲東向之舉極爲
驚愕敢此馳啓爲白臥乎事 十二日衙門使鄭譯來言旅順口瞭
望未辨船三隻自東向西似是朝鮮之船未知何故往來乎問于本
國亦問兩西監兵營速爲回報且殷山向化走回趁即捉送云故義
州軍官鄭彥崇陪持狀啓出去 十九日狀啓十五日鄭譯自衙門
來言婚媾事處女年已長成故龍將稟于帝前則帝曰兩國既爲一
家故初欲婚媾以相親今更思之道里遙遠彼此往來非便似有弊

清館錄 卷三

八

遼海遺書

端亦不無怨苦之患特爲停罷前日所錄來處女啓知國王處置亦
爲白齊 二十一日伊州初運軍糧馬五十一名馬四十二匹日車
子二十兩領將崔起仁押領還來東館 二十四日平安都事許積
來到遼東督運云 五月初七日鄭譯以其帝出往時分付之言來
達于世子前曰柳琳軍兵不可久留替代之軍急速調發七月十五
日瀋陽逢點八月初一日錦州軍前交遞事即通于本國云義州禁
軍朴希福朴繼耀狀啓陪持出去軍牢方繼男自京來平安都事許
積以軍糧稟處事自遼東來到東館 初八日衙門言海洋聲息問
于兩西久無回報又送人云故禁軍鄭之恭狀啓陪持出去兼管餉
從事官許積自東館上來肅拜引接 十四日龍將范文程盧施等
來言于世子前曰唐船向東之言果爲不虛此意急通于本國發兵
先據諸島使不得留接即送宣傳官申飭兩西云故宣傳官朴敏道
出往 同日狀啓龍將及范文程盧施等來詣世子前屏人密言曰

四月十一日所言之事本國想已整齊今者更聞漢船指朝鮮云或據海島或為下陸必有難處之患速發兩西舟師先據各島使不得容接彼若送還本國漂去之人則勢不可不受至於或通文書或接話言或給糧資則本國未免相通之跡後悔莫及須即馳啓且送在此官員可以節制監兵使者分付兩西宜即發兵先據諸島俾無遲誤之患亦為白去乙世子教是以爲此意則當即馳啓而但發兵一事必待標信下來自此不可擅便且舟師在于南方兩西無船之事大節制之事是如云則龍將作色言曰從前本國每事不爲誠實必以言語搪塞俺等非不知之而以情面相熟故隱忍以度矣今則此事萬分緊急已得錦州外城彼勢蹙迫故有舟師東向以爲議後分勢之計事機極重本國若不速防備則是本國故爲退託與彼相通妨我大事之意可見帝命不爲舉行則必有大事是如爲白去乙世子教是答曰帝命豈敢違拒唐船數來本國亦安得宴然所當

一一馳啓而發兵一事則不敢自擅且得知唐船之數然後發兵多少可以斟酌當此農月發兵一事必須詳審云則龍將曰唐兵之數不過一千諸島防守一刻危急農月興兵何暇言也一邊馳啓一邊直令兩西及時防禦亦爲白乎等以節制官員別無可送之事且不習馳馬乙仍于依龍將所言宣傳官朴敏道出送監兵使處看其防禦形止而來爲白乎旃禁軍崔宗顯狀啓資持出送爲白在果漢船東向之奇前月十一日來言之後更無所言是白如乎今忽有此緊急之說想明知漢船出去之狀而有所云云是白齊大概漢人之計若出於議後則似無千兵出送之理若是千兵之去則不必以妨錦州大事爲慮其間事情有難測知朝廷以各別商量處置俾無情外詰責之患爲白只爲 十八日龍將及普大平等來以其帝意言于世子前曰漢船東向之事今更聞之去三月二十八日十二隻自覺和島離發又八十度所載軍兵約可二千餘名亦隨而發必已見

形於本國地方而尚無馳報是何也世子答曰若已見形豈不馳報海洋雲霧難以遠望漢船往在島中我國何以得知龍將曰之送急騎探其見形與否可也今日已暮明朝發遣使之急急回報因即起去 二十七日宣傳官金瑜以漢船形止探來事因衙門分付出往平安道 六月初六日活人署別提裴仁亮以漢船時無形止巾飭兩西沿海嚴備漢瞭事資持備局公文來到東館 初五日龍將來告于世子前曰旅順口馳報漢船二十五隻于前月二十六日指向般島急遣官員探知以來世子答曰旅順至般島其間多有島嶼未知止泊於何處而若近向般島則本國必有馳啓報矣龍將曰旅順口瞭望者知其所止向矣此刻急遣官員一邊馳啓國王一邊探知兩西聲息星火回仍即起去 初六日世子賜送白米十斗田米二石赤豆三斗菜豆三斗甘醬十斗良醬一斗白鹽三斗石首魚十束鱖魚十束民魚四尾大口魚五尾蘇魚醃三百介真魚十五尾蒸熟

家獐一口餅麵各一器真油清密各一斗青瓜一盤柏子一斗燒酒二瓶香薰散二十貼白炭五籠子于北館金尙憲朴潢申得淵曹漢英蔡以恆等曰聞北館難甚通文亦煩聊此略送以表余情五人久領今因入報有此賜送五臣上伏受單子 十二日龍將以汗意使鄭譯來言曰朝鮮軍兵入來若或一日違期若又所送如前不整則責有所歸今更別差善馳馬人急急馳啓漢船形止亦爲探來云禁軍朴希福義州出送狀啓則撥上上送而渠自關西探知海洋聲息即還事聽令下去 十三日義州府尹李敏樹狀送入來唐船二隻獐子島止泊龍鐵沿海瞭望事也衙門通事奪狀達於城門外衙門拆見後送館所 十四日閉門後龍將及戶部阿裏嚴排來到世子前曰出示義州狀達云龍鐵各處馳報唐船二隻初九日夕獐子島張帆直至彌申前洋落帆下旋去陸頗遠不聞語音而明是漢人曉船云曉船乃疾行船探也龍將等以其帝意言急遣軍兵防般島事使之狀

啓再三申飭言已起矣 十六日義尹狀達唐船二隻自彌申前洋
初十日舉院還向獐子島云云 十七日以狀達中所言言于衙門
聞唐船去後更無形影云 十八日夕義州人持平監狀達入來乃
前日唐船二隻已去事也即言于衙門 二十四日鄭譯以龍將之
意來言交替軍兵極擇善放砲手入送藥丸優數費來一朔糧餉亦
輸來事明日更爲狀啓云 七月初七日已時有野坂舉動命貳師
金蓋國出詩題賦詩令賓客以下館中諸臣及諸質子製進 同日
狀啓伏親備邊司移大漢船已爲現形防備之事極爲緊急而將領
之人絕乏尤爲悶慮林慶業曾因上國分付方在罪廢中而他無可
合之將不得已白衣從官使之立功自効此意詳諭于鄭譯急急回
報事關是白乎等以良用臣等竊念此事恐急情外疑端欲於鄭譯
來館之時從容設辭以觀其意而近日鄭譯聞其母喪旬望之間得
見未可必且關西咫尺之地大小事情無不即知有若神傳鬼說者

十一 遼海遺書

十一

遼海遺書

彼若先知林慶業之下來則亦必起疑于本國之有隱情故不得已
密令李馨長就問于其家無人之處曰近來武弁將領可合者絕乏
錦州交替大將亦且遠取於統制之臣而今此漢船防備之處無可
爲將者林兵使慶業雖因大國之令方在罪廢中如此之將實未易
得故欲使之白衣從軍以爲立功自効之地而因帝命革職之人不
敢擅便使用朝廷使在此宰臣等密議于爾門以探其可否云則鄭
譯沈思良久曰此事如使我稟議于龍將則稟之不難而第念林兵
使曾在鐵山時款待漢人呂碧上年以舟師不爲力戰又有濟遣三
船之事且伊州入往之後使之赴戰則托以無馬要討一千五百匹
戰馬有此四罪而以其不得的實形跡故只令退還若用之于漢船
防備之處則不諒本國欲爲防備之情而疑于接應漢人則必生大
患我意則林兵使切不可調用于兩路矣我與林兵使情意雖切而
爲國家深慮故不言云近日鄭譯于本國事情有致力之端而所言

如是故敢此馳啓爲白臥乎事 初九日龍骨大送衙門通事催促
替軍其急即使義州禁軍金孝星持狀啓及催促移文出送于義州
十五日衙門通事來言代替軍兵來到遼東姑爲留待事自此送
人傳通義州狀達持來人並爲之一時出送云故李宗善金得善亦
偕漢臣源往遼東仍爲覈 二十三日領兵大將柳廷益入來留也
里江上下令于講院送醬三甕鴨鴨等物分給三營將官義州將官
盧天克持狀達入來乃漢船現形還入更無出沒事也 二十五日
柳廷益以下領軍赴錦州衙 八月十一日下令于講院曰北館諸
人所食寒苦云以白米一石田米三石磨赤豆三斗菜豆三斗燒酒
一瓶西瓜五介眞瓜十五枚茄子五十枚瓜子五十枚菘菜十束豬
肉十斤羊肉十斤雜魚十介和密米食三斗石首魚十束眞魚十尾
民魚四尾蘇魚鮓十五編生鵝五首活雞五百清密三升眞油三升
甘醬六斗清醬五升鹽三斗賜給以助一日之用 五臣上伏 初更汗

十二 遼海遺書

十二

遼海遺書

家及八門疾擊鼓諸臣及諸將士駢填詣汗家俄已比巴加里范文
程等三人來謁于世子前以帝命言曰十五日當發兵赴錦州衙世
子亦當偕往且大君亦往云大君及貳師金蓋國賓客崔惠吉輔德
趙啓遠文學南老星入侍宰臣講院極言世子有宿病決不能遠行
事出意外館中蕩無責出夫馬及期偕行之勢比巴等不答而起去
十二日衙門通事輩來言皇帝當于十四日西行世子亦偕行云
俄已聞之則以爲世子大君與十王當發于十五日云 十三日衙
門以汗意送鄭命壽言于館中曰館中未及治行云十五日亦赴錦
州世子大君與十王偕來云 十四日辰時汗西行由東門出往于
城隍拜禱而去世子大君送于城西午時還館 十五日巳時世子
大君西行 十八日義州將官金英祿及差使員清城僉使金汝老
領赴錦州送軍入來 二十一日卞難以衙門之意來言我國赴錦
州前後軍兵糧少自館中具牛車車載遼東遺在米石送于錦州督

耳設迫甚急館中力言防塞則不聽而去即自衙門送人于遼東見
遣在軍糧而來 二十三日卡難以衙門之意言曰錦州我軍糧餉
藥丸垂盡自館中狀啓于朝廷罔晝夜入送而狀啓中西行一款不
可言及云即如其言書給狀啓則衙門使通事一人持狀啓傳于煙
臺以抵義州衙門言狀啓自此送之故書給衙門 二十四日義尹狀達入來乃漢船
事也 二十八日早朝衙門招賚咨官盧尙賢言戰勝之事仍招留
館諸人復言捷報甚爲張大且令盧尙賢回還 同日狀啓早朝招
留館諸臣于禮部曰錦州衛南朝援兵二十萬乙皇帝於十九日入
往錦州二十日掩擊大敗赴水死者三分之二乃是皇天所佑也柳
琳軍兵當爲出送而以漢兵所棄軍資雜物等收拾之故姑爲因留
近當出來云云爲白齊自皇帝西行之後本國之人防禁甚嚴爲白
如乎捷報入來之後賚咨官盧尙賢設置始許出送亦招于禮部
使之詳達此意于朝廷亦爲白齊 九月初三日卡難來言錦州衛

軍糧七百石分二運自義州入來衙門以爲使之勿入遼東新城
館中須先達禁軍一人往在中路直爲領來云矣 初五日狀啓去
八月二十四日留駐松山成貼世子行次教是兼程疾馳到三日程
事段十七日在路中已爲狀啓付送于運糧人馬之還爲白有在果
十八日行一百三十餘里到土長城內林寧廢堡近處止宿爲遣十
九日行一百餘里到錦州城外止宿爲白遣二十日聞皇帝結陣于
松山西距七八里許杏山東邊山坂是如爲白云乎馳到陣所則皇
帝使之別處于陣後山頭爲白乎等以依分付駐在爲白有乎矣一
行人馬爲護行所駭迫冒夜疾馳乙仍于行資載持之馬疲困落後
數日來到糧絕艱窘之狀有不可形言是白乎矣所幸世子氣候姑
爲安寧大君亦爲平安是白齊漢兵號爲十餘萬留駐松山爲白有
如可二十一日早朝出兵結陣於前野清兵邀路接戰良久殺傷相
當漢兵大陣還爲捲入松山只騎兵數千突出指向杏山而去清兵

追之不及是白乎亦同日夜間松山漢兵又潛爲馳出清兵追及海
邊殺傷亦衆且漢船多數來泊海上路阻未及運入之際若干船隻
爲清兵所獲云而不能的知是白齊二十三日皇帝移陣于松山前
三四里火砲未及之前世子亦爲隨來留駐陣邊爲白有如乎夜二
更許漢兵分路突出一枝則由陣後馳去爲白遣一枝則由陣前直
衝皇帝陣中驚擾之際仍爲馳出清兵追戰前野死傷亦多爲白乎
亦皇帝以漢兵突入陣中諸將未及防禦之故今方查出治罪是如
爲白乎亦追後聞之則松山北邊山城漢兵二十一日棄城而出結
陣于松山城下山城則清人已爲入據云云爲白齊所聞所見大概
如是而陣中之事祕不得其詳是白在果此地日氣早寒而世子回
還遲速未可預知極爲煎悶爲白乎亦一行入馬大半疲病是白乎
等以不得已中路率來運糧人馬中擇留馬三十匹驅人二十三名
爲白遣其餘人馬盡爲出送乙仍于政此馳啓爲白臥乎事 同日

狀啓一時入來去八月二十七日成貼世子一行留駐松山前皇帝
陣邊緣由段今二十四日運糧人馬還送時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
世子教是姑得安寧大君亦爲平安此則多幸爲白齊皇帝分付內
漢船奪取處多有糧餉世子一行夫馬及領兵將所率夫馬並以發
送載運用之亦爲白去乙不得已依其言二十五日發送人馬若干
石輸來爲白乎矣皆是陳腐不可用之米是白乎亦且世子教是別
處陣外之故皇帝以爲柳琳所率回還砲手中擇留三十名各持馬
及火兵六名陪衛亦是白乎等以依此留置爲白齊柳琳以下直事
昨日馳到皇帝陣下爲白有如乎爾後設宴請見世子及大君柳琳
等諸將官並令人參多有誇張之言爲白遣且當有將官賞馬軍人
等給羊之事是白有齊數日以來日氣已寒世子教是久駐冷地回
還之期尚未可知極爲悶慮爲白在果他餘事情段柳琳詳知出去
乙仍于不敢煩啟爲白臥乎事 初六日義州將官金英祿領改送

軍交付錦州後還來 初九日柳林領兵東還義州狀達入來乃漢
船出沒洋中事也 初十日我國二十運軍糧赴錦州 十八日世
子大君自錦州衛還于館所 八月日西行時治行事件清人自上
年夏有圍錦之役今年春汗欲往錦州有王世子率去之令其後中
止每密問於鄭譯則答以不可預度云矣藩中凡事甚秘莫能聞知
八月初竊聞援錦大軍用兵異前錦之圍住之兵勢不能當急報清
救故添兵陸續發送西初七日龍將馳向錦州藩中人頗有憂色云
矣十一日昏卒然八門擊鼓諸將奔集莫知其故俄而博氏范文程
比巴加麟等以其帝命來言于世子及大君前曰十四日皇帝親率
大君當往錦州世子及大君亦當同行世子答以唯令是從但義州
人馬遠莫致之凡具未備何以措為博氏曰帝命如此不得有違人
馬未備帝亦知之當給馳馬耳仍即起去 追聞錦之圍兵累天失利
西海蓋沿邊軍糧等處多
有往來之如今者空國而
往自生慮疑必欲率去云

藩館錄 卷三

十五

遼海叢書

世子大君則未及治行須于十五日早發追及陣中十五日世子西
行已時發藩陽館所鳳林大君一時發行二十日平明世子發行行
五里許上一橫阜望見錦州城護行人言漢將祖大壽率兵堅守城
外多埋火砲清人不敢近城清人去城五里許築夾城圍住已過一
年柳將在其東隅云行過夾城邊從西北而西南渡二川見清人與
蒙兵列陣山上五十餘里行過陣前越瞻松山僅遠七里迤山而南
午汗陣旗門之外護行博氏入言之須臾傳令俾住於陣後山上是
日行三十餘里是行也通行六百餘里所謂五里者較於我國幾於
七里則其實八九里也以我疲馬八九日難行而五日半馳到入馬
困疾仍之飢渴危迫艱辛之狀何可勝言二十一日辰時漢兵自松
山進擊清陣纔交鋒便走清騎追入谷中遇伏而退 其勝敗乘此時
可知也 也漢騎數千從山後路馳向去清人追之不及仍往掠海倉云 是夜
漢兵

又從山後路去為清人二十二日初更漢兵潛入汗陣因突出向杏

山去清人追擊互有死傷亂兵喧闐於幕所近處以此驚擾達曙
漢兵步騎又分路出去為清兵所擊有向塔山去者有向二十
五日漢兵使 出去欲向杏塔清人截其歸路步騎數萬縮入海
邊為清人所擊潮漲淹死陸海積屍甚多亦有馳突得歸者云 漢兵
食少海倉之糧未及運入為清所奪城中守兵自有一年之積
城外列此十萬兵糧道已絕城中守兵不足守將閉門不通
其西歸門分兵出迎歸路已絕城中守兵不足守將閉門不通
日仲仲翼其慘不而漢人死如歸而後有乞降者推荷其將立于海
軍門邱邱巡撫軍通判等及無糧分兵出送此舉軍氣挫于松山
城下軍糧尚多云 六總兵軍糧三萬得臣傳變蛟此舉軍氣挫于松山
築夫城掘壕以守之一如錦州圍也 清人令我人取海倉米十石
不可食矣 二十六日前領兵將柳琳以汗令賞事官陣中博氏以汗
意來請世子大君入參以食禮 地坐諸將列坐東西世子大
君坐西柳琳率將官旗總以上入拜設宴烹肉一酌而罷世子還幕
次柳琳仍來肅拜引接幕次輔德趙啓遠入侍夕柳琳還陣 汗給馬
百匹

藩館錄 卷三

十六

遼海叢書

柳琳分諸將官又給軍人二十七日日汗使博氏來言世子此行倉卒
本國護衛之軍未及入來令柳琳替歸其軍中擇留三十餘名以為
護衛云依其令留炮手三十火兵六馬三十六 一月其陣中封狀啓
一送付柳琳以送 山之役清人留而不送今始許替去云 三十日世
子在松南幕次清人自戰勝之後無日不出掠或遣輕騎馳突于寧
遠近處若遇樵牧人丁牛馬多所搶來或以大砲向放松山杏山塔
山等城城中亦為應放砲聲如雷聽者燬神松山砲丸大於鵝卵屢
落于幕次近處矣 清陣中人馬或有中傷死者 陣中事情絕不九
得聞或言議久留駐而清汗 汗不聽云矣 月初一日世子在松南幕次築土牆于幕次東北以蔽砲丸厚一丈
餘高二丈餘 亦藏大君帳幕又掘四面壕壘開溝入連有
投降于清陣者多是殺健人歸漢者還降云 初二日博
氏比巴等二人以汗意來言曰此處近日事情書記錄而方今文字
翻書則日令善寫者依此謄書送于本國俾知戰勝也初四日范文
程比巴加麟博氏等以汗意柳廷益帶來砲手不為善放技藝不精

乎抑有他故乎須送行官中高之人嚴飭云不得已依其令即遣宣

傳官致汗命於諸將及軍人等處是夜松山砲聲齊發聖朝開漢酒

俱放初五日是夜松山砲聲尤震大丸屢落于近地迫清陣故此

日世子移幕次松山西十里許世子亦隨行距城稍遠砲丸不及向

陽藏風之地頗可喜也初九日柳將處遼東糧米八十八石分載四

十四車義州將官鄭德良領來錦州云十二日夕護行博氏及鄭命

壽來言明日當還瀋陽軍機秘密不可煩布托以移陣借爲治行云

問緣何卒然還歸乎答云第二夫之病重以此過歸也夫之病也十三

日世子回程辰時汗陣先行世子一行隨後還踏去時路過錦州夕

至距伊州三十里地止宿終日大風飛雪目不能開是日行八十里

十四日是夜汗陣喧譁俄聞蒙兵殺清數人馳馬逸去十六日平明

世子發行過大塔里義州運餉二運三運六百餘人馬見關西狀達

關西狀達十七日二更汗聞夫之病劇即率輕騎數十馳還瀋陽而

其餘軍兵皆在矣夜半始聞其先去也汗曉到瀋陽夫之命盡矣十

八日世子還瀋陽館所往返凡三十四日程道六百餘里云而以我

國較之幾乎八百里也去時五時半來時五時半留松山二十二日

而其地早寒八九月之交氣候如仲冬之令風雨冰雪寒不可耐馬

無郊草日日瘦病若加留一旬則生活必少矣幸得過歸人無折傷

馬斃者只五匹 二十一日欲厚賻夫之喪衙門通事言前日帝塔

之喪致賻時只白紙丹木而還送他物今亦依此爲之衙門之意如

此云故送賻霜華紙一百卷白綿紙一千卷白紙二千卷丹木二百

逐日早會汗家以爲世子大君亦不可不日日來參云爾

世子大君詣汗庭 二十二日朝世子大君詣汗庭俄頃還館 二

十九日世子大君隨汗行出北城門至林門外夫之完斂處則設帳

幕於野中還算作繕造紙屋紙塔以五色紙爲綵旛綵錢綵花等

物極其豐侈費至萬金云僧道巫覡雜沓如祈祝之狀汗大加悲慟

歸路哭泣不止矣未時還 十月初二日狀啓今此夫之之喪當初

設帳幕即爲出置于東門外爲白有如可三日而燒火爲白乎旛皇

帝自遭喪之後長在哀傷之中諸臣等逐日會于闕門外是白去乙

世子大君亦爲連日 爲白齊皇帝爲夫之造紙塔紙屋于北門

外十里許野中以五色紙爲綵旛綵錢綵花等物極其豐侈 二

十九日聚會僧道之流皇帝與諸臣親往完斂所謂完斂者道者誦

經設神祀之事也 十三日辰時世子發行出瀋陽城北門向丑方

馳去所率僅三百餘騎臂鷹而騎者十餘我一行隨之行至十里外

汗分兵爲兩翼且行且獵越野踰山若遇雉兔或馳或放鷹軍少所

獲不多是日行至距瀋陽五十五里地名往還堆止宿汗陣之外

若以踰踏之 盤旋原野陟降崖谷其實七十餘里也汗是行

率夫之二人各乘黃帳車車輕駕以一馬或捨車跨鞍從于汗後二

壯女騎從似是時人二女兒年纔十餘貂裘騎馬乃汗女也獵時或

行或止不甚疾馳故以我疲馬得免顛仆 十四日辰時發幕次隨

汗陣行向子亥方汗行獵如昨日行且止觀望馳逐午後下馬少

憩夕止宿于距昨日宿處二十五里地名伊魯有煙臺守人數家

矣計其周行者約可五十餘里也是夕雨雪交下夜雪霽北風大作

掀天捲地寒威嚴酷人不得呼吸馬駝皆股戰諸臣布幕裂例幕次

則賴氈厚不顛而寒氣透入上下悶迫不可勝言 十五日風日極

寒清陣張葉皆露凍不得撤載以此留駐 十六日辰時發幕次隨

汗陣行向戌西方大野汗獵如前所獲多少則未能的知軍少故獵

兔逸去者多矣午後轉向西申方是日約行六七十里而止宿于地

名十王寺前野距昨日宿留處經路五十里云所住近處有汗之農

莊禁令一介勿犯數人汗杖之云 十七日辰時發幕次隨汗陣行

而未方行獵如前是日南風微溫雪消路濘泥水沾衣約行三十里

下馬憩泥中苦不可耐又行七八里許望見瀋陽城汗初欲抵夕馳

獵宿於郊外明日入城矣至此便下馬與諸將議止獵歸藩又行十里至城北棘門外留館諸臣出迎世子於路左矣汗令夫之及輜重直入城中汗詣死夫之完斂之處世子隨行既止見新造大屋纒蓋瓦高牆廣庭門廊齊室工役猶未畢庭內設氈幕爲祭所汗入奠酌哭甚哀其左右悲慟汗出幕周視堂宇出門乘黃輅入城世子隨汗至庭即還館所是行凡五日往返僅二百里而計其獵時周行則幾三百餘里也爲日不多程道亦不遠而中間酷遭雨雪風寒薄衣夫丁幾至凍死此處習俗發行後不飼馬必宿于無水之處我人汲水於五里之外而日寒且暮則飢不可炊野草枯短馬不得飼以此疲困飢寒度日如年瀋陽乃是大野而北行二十里則有山翌日則山阜嶙峋或有高峻絕險處既過諸山又是廣野望見亂山重疊東走即鐵嶺衛等地其東數日程乃建州衛云其野西連遼海回轉至瀋望之極目連天矣所經之處人居絕稀間有諸王設莊相距或十里

或二十里莊有大小不過數十家小不滿八九家而多是漢人及吾東被擄者也大率荒野闢土不多至于十六日十七日所經則土地多闢莊居頗稠而亦皆漢人東人或蒙種云耳 二十九日世子在藩館所夕戶部阿里巖排甫大平古等以其帝命來世子迎坐則兩人請辟左右密言曰聞朝鮮潛送二船米于南朝云南朝所乏者非米也若送于錦州衛中則有所少益送于南朝則無益而實害國王不宜爲此且國王豈忍忘予如是速也此必一二邊臣有不淑者欲生事以間渠我兩國也國王則吾不疑之吾有親信之意故密告于世子須獨知而慎勿出口也世子答以聞來驚怪豈有此理此必中間細作要聞我兩國也頃者歲幣輸送時二船逢漂失不知死生平監馳報即以此意言於衙門無乃據此而有此言耶大國想必必有以恕諒也阿里巖排甫大平古等唯唯而去 三十日早昨來兩人復以其帝言回報曰吾固以爲細作今聞世子之言果然無疑已將

陳告而漢人論死矣即爲回去 十一月十三日下令曰近來寒氣甚酷北館諸臣處入送炭二百斤以資爐火 十二月十一日國出去博氏楊恕加麟及通事鄭命壽韓臣源回來聞以義州人張後爲通書於崔孝一事覺究治事出去而當初祕不得知矣到京捉致灣上人斬殺者十餘人前參知黃一皓以爲義尹時事亦被極刑回到灣上又論死者宣鐵龍義人並十餘而後爲族屬定配者亦多云安州宣川潛商于漢船事則未得究竟仍因而來矣 十二日衙門使鄭譯來言皇帝以爲朝鮮王子入來今迨五年不可年年給料自明年耕作到秋穀成當撤料以八固山農田折給于日耕王子以下諸臣質子計口量力而耕耕夫則自本國調來一日耕當用十二三丁矣此意告于世子前世子令宰臣講院措辭以答曰來此之後依于大國食于大國無少裨而有其大忠威懼之意恆切而大國之念亦勤矣但客人作農勢所未易耕有豐凶亦難逆料一朝撤料無以糊口

許多員役何可生活況我國喪敗之後農民鮮少加以調兵運餉騷屑蕩殘雖不敢言而悶迫之狀大國亦已知之矣雖欲調發農軍勢不可爲三南數千里外豈可驅來南北氣殊風土不同南人之不可作畚明矣京圻則凋弊尤甚兩西則運糧亦不能舉事勢如此農軍決無調來之路既無農夫雖 田誰可耕作非敢違命勢所固然矣須以此意轉告帝前鄭瀛頰而答曰我則傳命而已此事以連年凶歉八固山供料爲難諸王定議于帝前以爲蒙古王及諸部來屬者則或一年二年給料而其後則皆給田自食獨朝鮮王子已至五年今後與他人一樣給田事議而定矣衙門亦不敢可否於其間我何敢傳此違拒之言然姑以此意往告云鄭譯袖出一文書乃伴送使朴簪及平安監司鄭太和同成貼宣川赴錦軍車禮良犯潛商罪密通領兵大將柳廷益處置事也鄭譯言遼東運糧入去時發遣禁軍與監軍清將及領令大將泣殺禮良後來報也衙門之命云矣 十

三日月龍將及比巴加鱗盧施于使臣等以其帝命來告于世子前曰錦州軍兵分屬諸王陣者齊訴以爲當初入來時不知經冬至今寒凍困苦且丙子不入山城之罰招來故技藝不精云此軍不可久留更以精砲準數抄送須及于明年二月事即爲狀啓世子答以御營軍極擇抄來其中雖或有不入山城者而選藝而來非以罰也當初御營軍中極擇以來則後巡來者前巡擇之餘也今若替番則後來必未勝于今來者理勢固然且以稱托技拙見退則軍人挾詐不盡其技而圖歸此不可不察又須以一年替代本國咨請大國準許未久今此替番出於不意本國之勢抄選未易入來期限不可預定矣況火兵則本國之規一人供十人之饗今者一人供二人無益而費糧矣軍則一千名依前數火兵只調百名減四百爲便矣龍將等曰所言皆是即爲起去十八日北館諸人當初被囚門卒嚴守我不敢近其門外自夏秋以後門禁稍弛而時時入糧之外不得

通問矣金尙憲自冬至後寒候極重始許醫官入見今日龍將及博氏等三人率鄭譯往北館坐於庭中招見申得淵朴演曹漢英蔡以恆則皆有病色又使博氏一人鄭譯入見金尙憲于臥所而龍將問朴等曰南漢橫議出城時不從王下者金判書外又有一人云其人誰耶答以未之知也云龍將等歸告汗曰金尙憲非但病劇衰老憊甚他人亦皆有病云云前此世子使譯人言金尙憲病重之狀衙門且多祕密救解之事十九日聞北館諸人有放釋之議云二十一日朝通事來言世子即當進詣世子即進司書趙金素獨爲請往世子與諸臣同坐俄已龍將以汗命來諸臣皆起避出告龍將致其帝之言曰北館五人其罪當死而特用寬恕尙不料斷今聞王子館中人供其料食云以此人有罪反貽弊于無罪之人於心不便今欲移送于義州而拘囚之以便取食之道亦欲驅送錦州前使之立功自効其中老病者雖不合從軍而能文好謀則亦可坐而籌策斯二

者王子擇一而言之惟言之從世子以爲五人貫死寬假已多東方之人孰不感歎今者所謂實出慮外枯木生華嚴霜落葉惟在大國處分何敢與知又何敢言龍將入告復出傳其帝言曰王子所言良是五人當送于義州拘置待後觀勢處置也且前宣川府使李炆潛商于漢船者擅殺滅口其罪當死亦姑分揀今者李炆並拘囚於義州而安州等處囚人令本道監司處置後報知可也自館所差送秩高官員押五人以去而李炆捉來拘囚後還來事王子分付而送之世子還館二十二日衙門言北館人明日出送云世子遣中使賜酒於金尙憲等五人尙憲扶病起拜龍將曰爾等皆忠臣也爾等河故國思一心唯幸近青團明勸爾等速回國爾等滿衣同日狀啓譯官李馨長等入來而皇帝前所送生梨一駄紅柿一駄一時入來置東館爲白有如可二十二日同梨子乙皇帝使之入納親自開見以汚陋破絮裝送是如帝極以爲怒使鄭譯來告世子

前曰凡人所食之物不可是如汚陋而朝鮮之人慢忽至此是何故也至有辱及國家之言世子教是答曰看來不勝驚駭此是官吏等不謹之致當令狀啓治罪是如爲白乎於臣等以爲國王于大國之事無不敬謹方物入送時各種物件親自看品凡于所進之物必皆親覽以送而此梨則非自京下來之物必是外方封進之官不能檢飭下輩慢忽之致云則鄭譯即爲起去爲白有如乎昨日朝鄭譯又以帝意來言爾絮裝送之事極爲可駭其絮數片乙裝送本國狀啓中查出封進之官監司封進則監司當之守令封進則守令當之應罪之人入送于世子之所查問治罪是如爲白乎等以同爾絮少許封進于備局爲白乎於一邊平安監司處良亦封送其絮使之查究爲白齊二十三日判書金尙憲前同知朴演申得淵前正郎曹漢英幼學蔡以恆等五人出送義州五人來拜於館所衙門不許五人步過館前向前伏地涕泣世子出臨門內望見使宰臣講官各

持藥封傳給諸人貳師李景爽下直肅拜引接後出去 同日狀啓
本月二十日昏鄭譯來到館門密達于世子前曰明有北館人處置
之事當爲早請敢告是如爲白如乎二十一日早朝鄭譯以請之之
令來達世子即爲進往與押大斗斗貝勒坐于諸臣所會廳恭禮後
押大貝勒使之先出我人亦屏去令龍骨大波牌加鱗盧氏于士巨
四博氏鄭命壽傳告于世子前曰金尙憲等死有餘罪而今聞病重
其餘諸人亦皆疾病且其隨來無罪之人爲其供養與有罪之人同
爲辛苦如此凶年自館所養之亦甚有弊金尙憲雖年老能文則必
有才智此人等欲送錦州衛協守陣上使之立功自效亦欲送囚于
義州義州與錦州孰優世子答曰諸人之至今生存無非帝恩其德
如天矣年少之人經事未多今承問及何以知之諸人等有罪輕重
是非處決惟在于帝秋日嚴霜草木零落乃天之爲也陽春和暖枯
木生葉亦天之爲也帝之處分亦如天惟帝之爲耳龍將等入去即

爲出告曰老病之人不可送于錦州當並囚于義州此處使行往來
時使之看見矣龍將等皆稱帝聞所答之言極以爲是是如爲白齊
世子曰帝德如天分揀如此我國人民孰不感戴但我國之法不爲
同囚于一處置諸各所且圍籬置之則自官家供饋今此囚置何以
置之入告則答曰然則置之各家不如圍籬囚之但令勿失可也館
中長官率去使之修理閭家而接置器皿諸具亦皆自官備給宣川
府使李桂毅一潛商之罪則國家之所知非獨渠罪而船人五名不
報于監司不告于國家私自放之厥罪甚重李桂亦置于義州其餘
罪人乙良或刑或放長官出去推閱處置云云且問長官誰某也世
子曰館有貳師賓客講院之官則輔德爲長官也龍等回告曰尙書
送之可也是如爲白齊問答已訖世子又陳作耕之弊曰來在大國
貽弊已多所給之田亦係恩數而筋力不足無以耕作悶迫之情不
敢不更達龍等回告曰所言是矣亦不可已種子則當爲備給農軍

買時當依開城之價本國人買之爲可是如爲白齊金尙憲等生還
我國地方無非國恩不勝感幸而耕作事段世子親自陳之而亦未
得請尤極悶慮爲白臥乎事 壬午二月初三日世子大君未時往
汗家隨行清主乘轎自其家出由小北門直向夫之廟入廟門即放
聲大哭哭聲聞于外良久乃止汗出廟門轉向東北路行後有三夫
之從女僕三十餘人女兒數人亦從兒則乃汗之女也云行十五里
止宿地名鬱臥里云去瀋陽約可二十五里許也 初六日辰時清
人始獵軍卒漫山蔽野禽獸使世子一行從右翼而行登巒入洞
險苦萬狀午時收軍歇馬世子少憩進書水刺賜陪從諸臣以至禁
軍果饌烹肉此後日以爲常 初七日辰時清人縱獵陟岡緣崖終
日馳逐我國人馬疲困世子坐馬蹶蹶至於顛墜而不至重傷天幸
也 初九日平明清人始獵世子大君隨行懸崖峻峻終日登陟人
馬病困不得行坐馬又蹶世子顛墜亦不致傷不勝幸甚午時歇馬

午後復獵申時止中野而宿地名不能知之而是日之行並爲五十
餘里 十三日辰時始獵出西南大野中北西無際獐麋終日走石
揚沙人不能開眼乃是大漠也去義古地方纔十餘里云午時收軍
午後復獵仍向西南行是日之行並五十餘里止宿亦如 地云
十五日辰時清人縱獵卒仍向西南行坐馬又蹶世子墜傷不至大
段天幸也講院醫官問安答曰不爲致傷矣講院與醫官相議請進
蘇合丸即爲研五丸和燒酒進午時歇馬午後復獵行九十餘里止
宿外長城內去內長城可十五里許入清人之地矣 十七日辰時
清人始獵午時入內長城歇馬城內有堡堡名不能知之曾是漢人
防守處也今廢無居人長城逶迤自東而西十里五里大小臺相望
延袤莫能究矣申時入柵門柵門之外往返十一日間絕無人烟到
此始見居人日沒後止開元城南門外留宿此城乃遼左大鎮城池
之壯過于遼東舊城而崩垣堆堞慘不忍見城內只有居人數十家

白塔寺玄帝廟尙存是日之行幾六十里許矣 二十二日辰時發
行未時還館 二十三日狀啟即刻鄭譯來言安州之事李桂則義
州拘囚是如爲遣其餘囚人則亦皆查覆置之死罪者某人定配者
某人全釋者某人是如咨文以送爲當而徐已里金則依前所言爲
之是如爲白齊且灣上出置五臣拘囚形止亦爲咨文以送而咨文
中並及感謝帝恩之意爲當爲白乎跡且曰五臣分置各處後日如
有雜談則不好是如爲白齊大槩鄭譯之言前後各異前日之言乃
自己之言也今日之言乃龍將前定奪事也是如爲白臥乎事 三
月初十日夕八門擊鼓諸將畢會大衙門使譯舌探問則云松山城
陷時生擒祖大樂入送錦州衛中使誘其兄大壽而出降服喜事也
二十三日聞松山被執將官及俘獲來到參將至庭臣則當初內
應獻城故定給舍館而供帳甚盛軍門洪承疇則延頸承刃終始不
屈故拘鎖北館而只給菽水云云 四月十三日鄭命壽來言清人

清館錄 卷三

二十五 遼海 聖書

得塔山事是日朝八門擊鼓 十六日降將祖大壽自錦州入來于
瀋陽館云云 十九日龍骨大淺它馬等來于世子前以汗意傳已
得塔山事使之即通我國 同日狀啟祖大壽所銀貨雜物絡繹于
路以妻子方在寧遠大壽降密遣一人著樵服貽書于厥妻使之出
來則其妻責其負國不死辭意嚴正清將聞之亦爲歎賞云云所聞
如此敢達其略爲白齊 二十一日狀啟塔山見陷後八門擊鼓事
段前已狀啟爲白如乎十九日夕龍將及賤他馬不意來到立傳塔
山攻得之意世子教是跪聽之後龍將等仍坐而言之曰塔山城一
面以許多紅夷砲攻毀衆矢齊發則城中不得支自焚其廬舍一時
俱燼餘卒七千並行廝殺清人別無損傷只放砲者十餘人中箭方
圍杏山下久當得既得杏山則蒙古及朝鮮當有文書出送之事塔
山攻得之事爲先通之可也云云爲白齊擊鼓之後我人繼出非不
知其已通而今過累日乃有此言者似是諸人入來後議定之事而

使之別通也世子答以當即馳啓且問曰所謂送人者何也龍將等
曰非謂必送我人當有告知之事云前頭似有布告之事是白齊
二十五日八門擊鼓以杏山守將乞降故也 二十七日范文程比
巴盧施三人來于世子前以爲杏山已得此意須急通本國且曰中
原方爲講和諸臣以下或以爲可許或以爲不可許此乃國家莫重
之事亦不可不告知朝鮮自此當送勅使以議而本國連歲凶荒欲
爲除弊而止自館中送重臣稟定諭告而來此帝命也世子答曰帝
命如此貳師李景爽當送之三人唯唯而起 二十八日狀啟本月
二十五日晝八門有擊鼓之聲問之則杏山守堡將三人先入乞降
以紅夷砲壞其一面五十餘把故不得支吾乞降自陳上諸臣處送
人來稟曰當受其降乎抑將屠戮之耶以此事意來稟是如爲白去
乙使譯官輩微探則如盡出降全活亦回報是如云云而有難詳悉
爲白乎弥前日以講和事西去之日回還消息段置未及探知爲白

清館錄 卷三

二十六 遼海 聖書

有如乎昨日午間范文程波 博氏盧施氏以帝命來傳杏山攻下
之事世子教是聽之後博氏等仍爲上坐辟人密告曰前日中原請
和時清國以爲燕京以東割給則當從之云而中原不聽矣今得四
城之後中原請割寧遠以東故以此兩段意識諸王諸王則或以爲
姑可許和或以爲惟有戰不可和時未決定帝以爲朝鮮亦爲一家
此事不可不議于國王且此錦州諸城攻獲之事係是大慶欲送勅
使而本國連歲凶荒慮貽弊端不爲出送上項所議之事亦極重大
貢送長官親陳榻前但文官之行不可疾馳先馳勤幹一武人爲通
此意云云其所陳說之意不啻丁寧乙仍于臣景爽明日當爲起程
出去其勅書或是赦文或只播告時未詳知行到柵門外所帶譯官
出送馳聞計料爲白齊禁軍吳誠國狀啓三度內書並以肯持馳送
爲白臥乎事 二十九日龍骨大淺他馬范文程比巴盧施等來言
于世子前勅書二道一乃得松錦塔杏事一則乃講和事也貳師李

景夷跪受仍爲出去 五月初五日辰時世子及大君往汗家汗見
洪承疇祖大壽祖大樂祖大承夏德承等是日洪承疇降三拜于庭
九叩頭承疇宿夕已初頭云 初十日狀啓初四日衙門通事來言初五日皇
帝將見松錦降將洪承疇亦當受降諸臣皆參世子大君亦不可不
進參是如爲白去乙世子教是及大君早朝進往則諸將皆會而皇
帝方爲神祀不出曰何其早會耶亦少晚來會亦爲白乎等以諸臣
皆爲散去世子教是及大君亦爲還館爲白有可臨午更往則諸
臣諸將皆已會祖大壽等以其持來財產呈納於皇帝分左右排列
於中門外庭下西則大壽之物東則大樂等諸將之物銀子萬餘兩
衣服錦段器皿雜物七十餘種置之卓上良久皇帝出坐諸臣列坐
於內庭世子大君亦入皇帝使加里博氏等告于世子大君曰今者
洪祖等諸將當爲行禮無乃驚駭耶世子措辭以答俄已引洪祖諸
將入內庭祖將等皆爲清服洪將纓爲刺頭著氍笠行三拜九叩禮

後諸臣陞殿上世子大君亦陞洪祖諸將入殿坐於東邊洪承疇居
首祖大壽等以次列坐饋茶一器帝使博氏問於承疇曰汝是南方
之人云日本人往來於南方耶洪答曰不爲朝貢豈有往來之事又
問曰汝是文士能知前朝故事耶答曰粗知之又問汝年幾何答曰
四十五歲又問曰朝鮮則賄還被擄人其親族之情理固當如是矣
中原則何不賄還答曰朝廷羣議皆以爲不可贖故如此云帝曰人
心不淑故如此非獨朝廷之議汝亦同類也云而更無他言爲白遣
帝使博氏等取庭排貨物來觀自玩令盧施博氏持一珠絡之物示
於世子前曰朝鮮亦有此寶耶世子答曰朝鮮則無如此之物矣帝
曰朝鮮每事以無防塞吾有何求索而如是耶世子答曰豈有以無
爲有以有爲無之理乎皇帝必以洞知矣又曰朝鮮米鹽亦無耶世
子答曰此則人所日用之物如是問之不勝惶恐云則帝笑而止之
帝言于博氏曰祖將財貨今若受之則彼必侮我云而只受若干物

盡爲還給日暮罷出爲白有齊 十六日狀啓十四日中原和使四
人率標下一百三十餘名而來此處諸將出往三十里地迎來接置
於小南門內設宴優待而留俟皇帝回還後是如爲白乎於此處諸
將使使臣行拜禮則答曰臣僚前何可拜也云云是如爲白有齊

二十三日狀啓皇帝往遼河及中朝和使來到事段略及於前狀啓
中爲白有在果帝不久當還云而時未來到故和使方爲留在接待
之事極其優厚是如爲白乎於和使四人內一人則宗室而職兵部
郎中二人總兵一人則副總兵且僧一人亦爲偕來此則前往來議
之人也使臣等出來時載持米太四十餘車蓋慮此國若不許待供
饋則以此爲糧資之計是如爲白齊十二日衙門製作清人之服使
盧施博氏往給洪承疇且給漢人十餘名以備其使喚而洪承疇祖
大壽則使之在其家不得任意出入爲白遺其餘祖大樂以下諸將
則任意出于衙門等處是如爲白齊十六日淺它馬及龍將以杏山

投降人迎來事往而柵門外杏城官將則宗室朱通判云而其名則
時未詳知軍民等並三千餘人是如譯官等所聞如此爲白齊 六
月十四日宰臣講院達曰近日館中連有營造之事此則臣等已知
其出于不得已也頃於朔間安之日始見軍牢房牆壁有別樣文飾
之處事體微細心竊惜之而既遂之事不敢提起今者仄聞書筵廳
門內庭中有築以花氈繚以板牆之役其工力亦鉅臣等始焉而不
以爲信終焉而不能無疑於中內間之事雖不可詳知而館中相傳
之言果若不虛則臣等之憂悶豈容勝喻夫王者之德在於節儉雖
在平日固不可役志於浮靡之事況此時何時此地何地而浪費物
力作此徒爲觀美之舉乎其爲盛德之疵累莫大于此且清人見之
必不知館中物力之匱乏反以爲殷富而前頭需索之弊將有所不
堪者此又不可不慮也前者邸下欲造中門因臣等一言而即止轉
環之量不吝之德出尋常萬萬凡在瞻聆孰不欽歎伏願邸下益推

輟門之心亟寢已始之役以體古人不作無益害有益之戒不勝幸甚臣等呢侍銅闌既有所懷不敢不盡實出于區區憂愛之至懼惶恐敢達答曰所戒之辭無非格言予當惕念焉但小門與板牆欲阻內外非爲觀美幾盡收舉未遂羣議心以爲未安 二十二日獐坪大君及進賀副使下三近書狀官洪處亮入來 七月十四日宰臣講院達曰鶴賀西留今已六載風霜霧露之苦居處飲食之節羣下有不忍言而到此地頭處困危之道亦當自盡而已頃者館所湫隘或有修改增築之處雖不出于不得已而殊甚未安然此則成事不說也臣等竊聞今者又有資材之舉雖不知其用於何處而不勝錯愕驚訝之至邸下雖當平日在東朝之時講學視膳之外不宜留心于營作况此地何地此時何時而前項原料將撤繼用無策錙銖之費固當愛惜豈可不量事勢作此無益之事乎修治館宇以示不厭久駐之道聖意所在誠不敢仰測而如有不緊營造之役則非但浮

費可借役人怨苦抑恐未免此中之險笑也伏願邸下亟寢資材之令凡營繕一事雖極微細一切停罷以副羣下之望答曰所達之事深以爲喜資材非爲欲構大家數三處設架不得已之事也與怨土木馬用樂所造之事屑不可 察其所聞則可知矣 二十四日狀啓和使還歸已久而闕內消息尙今寥寥爲白齊七月初八日皇帝親臨大衙門賞賜諸王諸將軍卒之有功於松錦者鞍馬數匹青布有差仍設宴禮世子與兩大君進參爲白有旂神洪降將軍亦皆來參爲乎矣其坐次則在于諸將之列爲白齊 八月初六日衙門通事李栢叱石以帝意來言此處痘患可慮館所有稚兒如或始痘則便當出送不可不預爲之所外處空閑之地建置若干屋宇以待出寓爲當云云 初十日狀啓本月初一日臣景奭上來于館所爲白齊竊聞喂馬已久日日點閱甲冑兵器繕治鞍具團聚錦來漢人百餘名連習放砲八晦九初間將有西計云而有難詳悉是白齊 十

六日義州府尹狀啓入來漢船二隻瞭望形止事也夕時龍將及淺他馬以帝命來達于子世前曰委發清北兵船出來漢船期於必捕以送如或未捕則必是相通地方官難免其罪以此事意急速馳通於平安監兵使及義州府尹處云云持狀啓及移文即爲出去 十七日義州將官金得仁以漢船還歸形止持狀達入來龍將及淺他馬甫大平古以帝命來言漢船來到內洋內不爲追捕只以還歸之意馳報如是相通其家使之盡心捕捉且率名不知一人曰此是我國之人行商于宣府大同之間且觀朝鮮空石所盛人參桂枝三等物以此觀之相與通商之狀昭不可掩世子申下問答反覆丁寧終無動聽之色龍將乃曰如欲發明不爲相通之事則斯速送剛明一官員稟知本國查出通商人之人割即捉送云云翊贊崔濯禁軍李維善持狀啓星火出去 十八日狀啓當日朝義州府尹以漢船還歸形止馳達衙門即已聞知龍將及淺他馬甫大平古等以帝命來

言今此漢船來到內洋經宿還歸而不爲追捕只以還歸之意馳報而已必是相通或買賣之意也如此而果可相信耶大君及諸質子並令來聽申言我國不可信之意且令諸質各通其家使之盡心設機期於捕捉爲白齊且率名不知一人曰此乃我國之人行商於宣府大同者也其處目見朝鮮空石所盛人參桂枝三等物以此觀之相與通商之狀昭不可掩我國自丁丑以後共爲一家恩亦大矣本國之人所爲如此何以取信通商之人如即捕送則可以自明云云爲白有齊王世子申下問答反覆丁寧爲白良置終無動聽回惑之色爲白齊龍將乃曰如欲發明之本國不爲相通之事則速爲出送剛明一官員稟知本國查出通商之人割即捉送亦爲白乎等以翊贊崔濯禁軍一人持狀啓乘撥馬出送爲白去乎事係緊急請令廟堂急急商確同通辭人嚴查期于捕得星火入送爲白只爲 十八日朝龍將及淺他馬甫大平古三人以帝命來言往來唐船雖無

戰船以平安四十二官之力萬無不得捕捉之理其間情跡極爲可疑世子以我則在此國王亦必盡心嚴飭捕捉地方之官不得追捕實緣戰船未備事出倉卒而帝命極嚴爲惶恐爲答則龍將曰宜送剛明官中查出地方官不爲登時追捕之人既已容接漢船當與我相絕今來朔膳及農事衣資載持人馬定送差人還爲出送云云俄頃龍將等又曰帝命再來所言如前查問官員則一二品中出送云云二師李景奭譯官趙孝信帶同以稟處朝廷事出去 同日狀啓今朝龍將淺他馬甫大平古等三人以帝命來言二隻往來唐船雖無戰船爲白良置以平安道四十二官之力萬無不得捕捉之理其間情跡極爲可疑是如爲白去乙世子答以我則在此國王亦必盡心嚴飭設機捕捉是白乎矣彼處地方之官未得捕捉之事實緣戰船未備事出倉卒而自此有難逃度帝命極嚴欲死無地云云教是則彼曰宜送剛明官查出地方官不爲登時追捕之人爲白乎矣送

人與否乙衙門不爲分付任自爲之爲於既已容接漢船當與我相絕今番入來朔膳及農事衣資載持人馬乙定送差人還爲出送是如爲白齊俄頃龍將等再來傳帝命所言如前爲白乎矣查問官員出送事則一品二品中任意出送亦爲白等以不得已貳師李景奭譯官趙孝信帶同出送稟定朝廷以爲善處之地爲白臥乎事 九月十三日初昏閉館後鄭譯以龍將分付來謁世子前辟人密傳多少說話大槩今番出來漢船或稱二隻或稱四隻越不捕捉必是相通容接新降漢人之言初不信聽到今觀之實非假說且鳳凰城路塞之後尙不呈文衙門劃即明查未知其意世子答曰朝廷既送查官唯待明覆回報自此悚慄如在針氈何敢強言陳下乎鄭曰明曉馳送一人啓聞朝廷地方官及在廷諸臣中主張容接漢船之人查出科罪速爲處置且東路一塞則非但館中事勢難便聖節已迫使价入來中止則亦甚狼狽宜趁此前來報云云 十四日狀啓漢船

出沒事此間致疑因迫之狀李景奭之行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本月初一日義州狀達又爲入來漢船今無出沒之事是白乎如自衙門直爲馳出之後翌日龍將坐衙門送言曰此後則當塞鳳凰之路不與相通云云是白如乎初六日灣報及備局定查官推撥移文來到爲白有如乎又自外林門駝出前後狀啓與文書皆不見許爲白有齊初七日蒙古諸王來獻駝馬牛酒時皇帝出臨大衙門世子大君亦爲往參爲白有齊十三日初昏閉館後鄭譯久病後自衙門來到館所請謁世子盡辟左右密傳多少說話不可形諸文字是白沙除良大概所言皆是今番出來漢船或稱二隻或稱四隻越不追捕必有相通容接之事分叱不喻近來新降漢人之言委屬可疑爲白良置初不信聽爲白如乎今以此事言之則實非浪說鳳凰路塞則所當呈文衙門送人本國劃即明查而今寥寥未知何意云云爲白去乙世子答曰朝廷既送查官則唯待本國明查回報自此悚慄如

坐針氈何敢強言陳下乎鄭曰明曉馳狀啓馳送一人地方官與兵使及在廷諸臣中主張容接漢船之人查出科罪竄殛罷推之間速爲處置急急報之爲齊東路一塞非但館中事勢難便聖節已迫使价入來中止亦甚狼狽宜趁此前來報云云李景奭出送以重其事爲善處若他人入來當初委送之意反歸虛地云云既有所聞不得不馳啓爲白齊錦州軍十二朔交替事乙使譯官李馨長等定奪衙門爲白有齊今此狀啓出送專在鄭譯宣力誠爲多幸是白齊宣傳官李卓男陪持狀啓星火出送爲白臥乎事 十九日近來日日吹角將有西向關內之舉云云矣 二十五日狀啓十四日李卓男出去之後鳳凰城還爲通路事乙以皇帝分付送出文書是如衙門送言爲白齊 二十七日貳師李景奭到安州因朝廷分付還來夫之小祥問安使安獻徵亦一時入來並留東館義州府尹狀達及查問使鄭致和狀達草並來到 二十九日朝龍將與淺它馬來詣世子

前辟人言曰貳師以大官委送查覈而歸罪于宣川府使官微之人
誘之以因朝廷分付中路徑還必是本國朝臣壅蔽國王以爲預知
漢船事者免罪之地極爲可駭云云此中間答許多說話煩不可記
詳 其時狀啓謄錄 三十日朝鄭譯來言世子開月初五日當往
鳳凰城此是帝命云而不言以某事出往未知其意之所在極爲悶
鬱 同日狀啓二十七日間安使安獻徵貳師李景奭一時來到留
東館爲白有在果禮物段二十九日無事呈納衙門而其中胡椒十
斗無去處是如爲白乎等以慮其生事入達世子前則以前日館所
宴需所儲故椒準數出給爲白有齊二十九日龍將淺他馬來于世
子前辟人言曰貳師以大官委送查覈而中路還來歸罪於宣川府
使官微之人誘之因朝廷分付來告緣由云云爲白臥乎所本國朝
臣壅蔽使國王不得聞知以爲大官之預知漢船事者免罪之地極
爲可駭世子須問曲折云云爲白去乙座上即招講官世子教是使

之往問景奭還來之由則景奭答曰臣今月初四日到義州初九日
到安州逢著備局移文則以爲皇帝如是震怒極爲驚惶別遣近侍
往查列邑沿海臣亦還與查官同往明查罪重之人爲先拿送以爲
處置之地臣則不待查官修正狀達文書急急星火馳進口達亦云
云乙仍于如是入來此後處置唯在朝廷而宣川府使則以地方官
拿去非必謂其罪專在此人也云以此回報則龍淺二人曰然則此
事是耶世子曰同坐同聽之言何可是非乎兩將卽爲起向帝所俄
頃還報帝命曰貳師以大官世子承我命委送而中途而還上負我
命次負世子之令久在他國豈無欲見其君之心不入國中拜謁國
王是又負國王也國則與朝臣說話非便故如是徑還多詐人也所
當科罪而今姑置之留此不關明明日與使臣一時出送爲當爲白
齊大概前後所言一脈根柢皆出于洪姓人而話頭亦皆明言爲白
乎矣有若不爲深信者然其意尤難測知爲白齊二人且曰朝鮮之

法異于我國邊將邊倅一事不得自由宣川府使特一蟻蟻若抵重
律甚是冤抑云云爲白臥乎所測有深意爲白齊今月三十日朝鄭
譯來言世子開月初五日當往鳳凰城此是帝命云云爲白臥乎所
此事主意所在臣不敢知徒自悶慮爲白臥乎事

潘館錄卷四

十月初二日早朝衙門通事來言此日帝出往西門郊外迎蒙古南
華僧之入來其數百餘人來獻馬馴皮等物 初四日自聞往鳳凰城之語宰臣

講院驚惶因措待龍將之到衙門先問出送之由且陳世子素患痴
症發作無常嚴冬遠行悶迫之情而連言不來衙門無路陳懇尤極
憂慮一邊譯官輩逐日待候于衙門矣是日始為坐堂諸官顛倒出
門方往衙門之際鄭譯已為來到館門曰龍將已往請王家勢無及
矣未知所言何事細陳欲言之語則鄭譯曰何為如此有害無益之
事且彼若來到必為詳言云云俄頃龍將與賤它馬加鱗盧施兩博
氏來到館所辟人言于世子前曰今番出去非但收獵蓋為漢航一
事此中許多問答說話煩不可記詳載其時狀啓曆錄 同日狀啟
前月三十日鄭譯以帝命來言曰來月初五日世子當往鳳凰城云
云而不言某事此去臣等驚惶因措欲待龍將之到衙門先問出送

潘館錄 卷四

遼海叢書

之由且陳世子教是素患痴症發作無常嚴冬遠行悶迫之情而連
三日不來衙門無路陳卞方悶鬱為白如乎初四日始為坐堂是如
為白去乙臣與講院諸臣顛倒出門方往衙門之際鄭譯已為來到
衙門所未知所言何事云云為白去乙臣細陳欲言之語則鄭譯曰
何必為如此無益之舉乎俄頃龍將賤他馬加鱗盧氏兩博氏來到
館所辟人言于世子曰前今番出去非但收獵蓋為漢航一事是在
果洪承疇標下倪姓人明言上年漢航出來宣川之時發回本朝航
人則不敢逾度云云航中設宴贈給土產與大米五百斛人參五百
斤且有文書至於自軍中奏聞奏則許令軍中需用故洪也發賣以
為餉軍之用是如為白乎旒又有烏鸞營 言曰林慶業領
舟師入往之時故為飄風終不交戰之狀明白說道不喻今番出
來漢航雖載許多火器而豈有不得捕捉之理而沿海郡邑誘以無
戰船終不捕捉前日所言萬分不為如乎以今日事觀之信不虛矣

丁丑之變諸臣則皆以為解八道中三道則使國王臨莅六道則自

此定將句管云云帝曰語音不通事理不當云而保全于敗亡之餘
矣今之所為如此難非國王所知之事皇帝以為無顏云為白去乙
世子答曰丙子以後小邦偏受皇帝愛恤之恩得至今日況俺則六
年依歸恩同天地何敢有一毫他意哉但遠在千里之外本朝事情
固不聞知而國王萬無上負大累之恩下絕骨肉之情而作此無益
之事萬萬無此理矣彼 曰今此東行非有他事主張容接漢航之
人當為捉來科罪云云為白去乙世子答事之處斷非俺所可于預
在本朝之時世子之職只問安視膳講學而已賞罰非吾所預知云
云則彼曰若國王無疾病則吾等出去可以面議處斷而國王有病
不可相接區處世子以無病之人欲推諉于有病之國王乎此言一
出世子亦無所答教是白齊且言二百餘甲軍則隨龍將軍而去龍
灣越邊獵騎則調發諸固山部曲二千餘名是如為白在此言則不

潘館錄 卷四

遼海叢書

必盡是是白齊且李景爽中路往還非出於自己任便之事而此中
以此執言極為悶慮為白齊 初六日世子發向鳳凰城大君及留
館諸臣等拜送于混河江上直為還館 初七日帝臂鷹出獵 十
五日鴨大貝勒及鬱家馬等領大兵西向軍號五十萬云云而未能
詳悉是日早朝帝出禱城隍祠仍送軍卒於西郊而還 二十四日
自帝家多張旗幟間以雜戲騎馬者二百餘人或著紅衣或具甲冑
令蒙古僧成隊隨行擊鼓奏樂誦經而行以帝所乘鞍馬導之于東
門外而罷歸蓋以帝病患時所禱之物禳災于外云云矣 鳳凰行
中日記十月初六日世子以帝命將發向鳳凰城衙門通事請詣闕
辭世子往馬及至大衙門帝命就密室同坐諸夫之亦令出坐大設
酒饌又設飯具此六年以來所無之厚待云午後離發館所初昏兩
將兩博氏來到幕次出傳勅書于世子前仍令即書狀啟招領議政
崔鳴吉前判書李顯英備局有司堂上兩司長官前平安監司沈演

前兵使金應海前宣川府使洪頤性來云蓋爲查問漢船相通等事也生中使之構草官官達夜執筆席上令賜卮酒譯官李馨長覲勅書及狀啓出去 初六日狀啓今日王世子教是與龍將賤他馬加憐盧氏博氏接見帝所密室設宴設飯且受勅書出向鳳凰城來宿沙河堡爲白在果初昏同行四人來言崔鳴吉則柳琳入來時至於上疏欲爲還送爲遣李顯英則三件刷還時有未盡之事李植則以大提學撰出文書備局有司堂上及兩司長官則有處置失當究問之事此等官員並爲入送鳳凰城是如爲白乎弥義州府尹時任平安監兵使段置亦爲入來鳳凰城云云乙仍于世子教是依所言舉行爲白乎弥漢舡出來時龍鐵等官良中明有通商之人此處已知其某某所爲不可隱諱分叱不喻定州亦有大商鄭姓高姓兩人相通賢遷此是潛商之魁亦爲密捕云爲白乎等以亦及於傳令中爲白乎弥四人起去之後鄭譯來言平安前監司沈演前兵使金應海

前宣川府使洪頤性等並爲拿致鳳凰城查問是如爲白齊皇帝農所之人先逃七名後逃四名亦爲刷送爲弥龍將家逃還李應澄及金汝亮亦丁丑年義州判官金應俊處落留人與開城府朴吉男事尙不舉行極爲未便云云請令備局速爲舉行爲白齊向化走回刷還事亦甚稽緩亦爲狀啓是如爲有昆李慶相催促下送爲白乎弥臣以老昏風病之人值此無前之事行中事機一毫差失則必生大事未知賓客一員何日入來爲白乎喻極爲悶慮爲白有齊自龍灣至鳳城立撥爲乎矣十里設一撥飛傳云云爲白齊勅使李馨長到京之後只留一日即爲還送鳳城回報之意亦爲言之爲白臥乎事初八日狀啓遼東新城宿所查問使鄭致和來到此地見謁之後所領走回兩人處置事及鄭致和雖無吝文口達查覈曲折之意言于龍將則兩漢乙良使之押來四人同坐推問後枷杻帶來行中到鳳凰城更爲推查云云爲白乎弥致和段入瀋陽告于帝前進退是

如爲乎等以翌日瀋陽以進去爲白有齊初八日來宿根子山爲白如乎龍將使鄭譯言于世子前曰前日狀啓各人等乙更良啓聞催促俾無稽進之意乙星火撥上送人亦爲白昆此意具由馳啓義州禁軍張士敏陪持星火上送爲白臥乎事 十一日清將軍逐日來拜世子獵必分肉世子乘夕往謝清將軍大喜迎入設酒果燒肉遍及從臣至手自割肉酌酒以勸之臨罷辟大密告世子前曰前日狀啓中人及潛商等催促入來且送可信一官義州拘留前宣川府使李炷急速捉來云 十二日早發暫歇于八渡河邊夕次松站龍將獵後追到立馬于幕次門前督發狀啓禁軍張士敏持狀啓宣傳官洪字翼以李炷捉來事持徽旨一時出去 同日狀啓在松站王世子教是昨日止宿通遠堡氣候則大概平安教是白在果同行清將等人站則必來見昨夕世子親往回謝則龍將又傳帝命曰鳳凰城不可久駐當速結末初九日雖以狀啓明到松站又爲馳啓申促前

狀啓中各人急急入送爲弥且宣川府使李炷發送可信一官捉致鳳凰城是如爲白去乙世子答曰此是朝士必須啓聞朝廷然後拿致云云則彼曰此人前已自此因繫義州乃是大國罪人也世子承帝命拿來一罪人亦不得爲乎世子無以爲答教是白齊啓聞則先爲馳送李炷不無逃躲之患勿爲先通本朝相應周旋自此捉來云云爲白齊到此地頭稱以帝命脅持世子進退伸縮不在於我凡狀啓與西路文書則清將同坐世子前使之目前成貼即時發送而後起去一發其口不敢措辭沮抑尤極惶悶爲白齊往來龍灣之事大臣重臣下來與清將眼同推查處置是白良置難處之事固有紀極是如爲白如乎今則駐在他國界上只臣等二人陪而來凡于事機萬無周旋之路分叱不喻世子教是亦難自由此問罔極之狀有不可速陳前頭之事何以處置爲白乎喻日夜憂慮爲白齊今行止於鳳城不出我國地方云云而護行軍兵未備百名行路之間逐日射獵

分叱有遣時無加調之軍亦無驅迫我行之事款待致誠頓異前日少無不好底氣色莫測其由爲白齊李炷捉來事段勢難達拒將爲行文于義州府舉行爲白齊今行兩將秩高博氏近侍之人陪世子同往在我之道不可寥寥經過且未到彼之後有何樣分付而自此便宜知會實涉難便是白乎矣如有所言則似不可不副一邊馳啓一邊行文該通計料爲白在果並令廟堂詳量星火指揮爲白只爲十四日午後清將等又來辟左右告于世子前曰平安監兵使使之趁今夜入來定州潛商人等亦於明日內催促押來事委送可信人云清城僉使金汝老承令出去宣傳官洪字翼押李炷來拘囚李炷于城內清人守直 同日狀啓王世子行次十三日申時量來到鳳凰城之內定館留接教是白乎跡到此之後清將等無所言爲白如乎昨日朝來于世子前爲白齊前因清將分付傳令于義州府尹平安監兵使處使之來待鳳城爲白有如乎義州府尹許積及差使

員清城僉使金汝老昌洲僉使崔得男等昨日爲先入來待候爲白遣監兵使段置鱗次入來是如爲白齊昨日清將四人又來世子前曰監兵使則今夜內入來定州潛商人等乙良及明日催促捉來爲乎矣別定可信官員星火出送亦爲白乎等以清城僉使金汝老騎撥馬出送爲白有齊問使鄭致和之行昨夕自瀋陽出來貳師李景爽問安使安獻徵中使強義忠一時發行昨日到通遠堡是如爲白在果鄭致和則入瀋之後留外館爲白有如乎翌日即爲出送云云爲白乎弥李炷段昨日已爲押來爲白有齊前頭稟定之事若或遲滯則此中恐喝生梗無所不至別立擺撥之意兩西則自此亦當行會是白在果在朝廷三道監司處亦爲申飭教矣臣以老病昏憤之人只與輔德朴巡陪從非但疾病不可預料當此無前莫重事機罔知所爲爲白去乎賓客呂爾徵文學李慶相等星火催促入送爲白臥事 十五日龍將等四人會坐於衙門以上年漢船出來時事推

問李炷書納小紙有曰上司軍官李之龍以沿海摘奸事往來前日監司有米饌題給之書以此仰對云鄭譯持小紙來告于世子即爲狀啓李之龍捉致鄭太和捉來云故禁軍金泰男持狀啓出去 同日狀啓昨日李炷入來後初昏入置城內枷鎖拘留使清人守直爲白有如可今日早朝龍將等會坐此城中所謂衙門處推問李炷則所供有曰前前監司時以把守摘奸軍官李之龍往來宣鐵監司有覓給米饌之書故以此仰對是如小紙書納爲白乎等以龍將使鄭譯來告世子前曰李炷推問援引李之龍因晝夜捉送爲白乎跡前前監司則隨後入送亦云云爲白去等上年宣川漢船之事此中亦置疑信之間爲白如乎今此李炷之辭至于此前頭之事誠爲罔極爲白齊之龍催促甚急乙仍于草草馳啓他餘事情從後啓聞計料爲白臥乎事令十六日具鳳瑞請對入待鳳瑞遠曰頃者漢船又來宣川府使閔應憲領四船驅逐此言臣聞于金礪器而既無文書似

難言于衙門云語未訖鄭譯卒然來到傳龍將之言曰聞于伏兵將則漢船又來云而何不報知耶倉卒趨起未答之際鄭譯咆哮轉甚朴遜以手扣座板密達世子前不可不從實速言世子顧謂鳳瑞曰從實言之可也鳳瑞即言其曲折鄭起去俄而還告世子前曰請暫臨衙門監司亦宣進去去世子往焉查問使鄭致和陪往龍將四人請世子同坐推鳳瑞坐前責以漢船事不即報知之失鳳瑞措辭答之龍將等曰宣川府使及金礪器火急捉來以憑查問云云而罷 同日狀啓貳師李景爽問安使安獻徵自瀋陽出來安獻徵則自城外發送李景爽則入置城內嚴禁不與相通爲白齊今日臣鳳瑞入來後與許積等進言于世子前曰頃日新漢船一隻被逐于宣川之事萬無畢竟不知之理不如先發之爲愈是如趙趙未決之際龍將獵罷纔還鄭譯卒然直到引接之所傳以龍將之言曰聞於伏兵將則今月初生又有漢船出來事而前則狀達者類而今何不一番馳

達耶云鳳瑞未及對答際鄭譯高聲發怒致責鳳瑞曰彼既先聞從實言之可也鳳瑞曰今番來路忙迫之間暫聞此語而不見文報未知首末故只達于世子前未及報知衙門矣鄭譯即爲起去俄頃復來以龍將之言請世子速臨並推臣鳳瑞同坐言曰聞于伏兵則漢船近日又爲出來云此是國王與朝臣所共知而瀋陽往來之人絡繹世子亦無不知之理是置詳問監司吐實無隱是如爲白去乙臣鳳瑞曰新來到界巡入山郡地方官不爲馳報無文報之乙不敢直告衙門只達于世子前云云則清將曰爲道主不知此事云甚爲無據云云是白去乙世子曰監司新接本道不知東西且巡山郡宣川文報未及來到只耳聞分叱不敢輕發不必深究云教是則清將等曰世子扶護監司如此可見其同心同議也世子笑答曰致疑至此不知所言鳳瑞至于指天爲證曰入灣之路逢金礮器于鐵山略聞其概則宣川府使與金礮器領船四隻至于放炮矢所謂道以唐船

即時致去所聞如斯而已本府文報時未得見云則清將曰宣川府使閱應齋鐵山人金礮器及可疑通商人等乙明日內捉來亦丁寧言說即令監司發擺捉來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乎旅兵使李時英段置今日入來肅謝後還出柵門外待候爲白云云事 十七日以十六日問答漢船事及閱應齋金礮器推捉之意馳啓禁軍金得祿贊持出去沿海灣商高忠元鄭二男入來龍將等坐衙門嚴刑窮問援引之人頗多領相崔鳴吉及林慶業亦在其中以崔林入送事馳啓 同日狀啓昨日事情段已爲狀啓爲白有在果即刻輔德臣朴連入侍時鄭譯來言龍將輩坐衙門高忠元鄭二男二人決棍推問則高忠元招內上年漢船出來宣川時崔鳴吉與林慶業相議香山僧一人及沙工四名定送僧一人等作名帖入送時未還來是如爲白去乙衙門更問曰汝何以詳知忠元言曰目覩故知之云云鄭二男所招則以爲矣身則別無之事高忠元使其養子帶同船人

四名送于博川德安洞李夢虎稱名人家交通物貨今年四月入往七月還來云云爲白去乙與高忠元面質則忠元曰所謂養子虛語而其人捉來推問則可知云云爲白乎等以林慶業李夢虎高忠元養子定州囚禁船人四名並爲火速捉來亦分付乙仍于西路各人段捉來次與監司傳令爲白在果林慶業因晝夜下送教是白齊龍將等前日則或逐日或一日再來世子前倍加謹款爲白如可一自李娃書呈小紙來後切不往來氣色比前頓異是白沙餘良今此各人等所供又如此前頭之事加于可慮罔知所爲爲白臥乎事 十八日閱應齋金礮器入來略爲詰問仍置具鳳瑞所接近處 同日宣川府使閱應齋昨日初更許來到柵門外爲白乎旅查問使鄭致和段今日出送灣上待候亦云云爲白臥乎事 十九日狀啓世子氣候安寧教是白乎彌義州府尹許積段昨日出送亦爲白去乙已送于本府爲白有齊宣川府使閱應齋鐵山人前郡守金礮器因龍

將分付推捉爲白如乎昨日入來之後龍將等坐衙門推問兩人答曰監司巡入山郡漢船之來出于倉卒未及文報之際監司入灣之先文又爲來到而俺先入義州監司過鐵山時金礮器先爲語及監司則監司到義州招問此事俺以實直對交戰之由云云則龍將送此兩官于監司處留置爲有齊且鄭譯來于監司查問使輔德所坐處爲白有去乙輔德臣朴連言曰此來所恃者唯汝如有指揮之事詳言云云則鄭譯密言曰今此清將雖來駐大國之界自本國別無支持之事而出來專爲東事在我之道似當送禮相問受與不受必稟于帝前彼雖不受惟當示以慰勸之意云云既有所聞並爲馳啓爲白臥乎事 二十日差晚鄭譯以龍將之意來告曰高鄭二人所引船人等推問則所供與高鄭之推一樣漢船相通之事三公六卿萬無不知之理欲招來查問而慮或國空生變宜問于從臣等回報云世子即召韓亨吉朴連具鳳瑞令各言所見從臣等開陳利害措

辭答之鄭譯起去俄頃復傳龍將之言曰前言誤矣宜只捉李之龍及沈天民來問之得其實狀然後處之可也云以天民捉來事禁軍金俊哲持狀啓出去 同日狀啓在鳳城今日朝龍將與博氏一人來于世子前曰向化走回急急刷送事中促爲於前監司前兵使林慶業洪頤性等段時無發送的報亦速催促入送云云爲白乎等以馳啟爲白乎跡領議政崔鳴吉等幾日當爲到此與否探知事當刻使之出送禁軍爲白齊他餘清將段昨日出獵未還是如爲白乎臥事 同日狀啓在鳳城即刻龍將等開坐于衙門推問定州捉囚爲有如乎先入來船人四名中申金伊稱名者爲先查問則所供之辭與高鄭所招一樣且京各人沈天民不知某譯某衙門軍官爲白在果曉解漢語爲買爲業爲白乎跡上年宣川漢船出來時與李之龍同爲下來接待贈遺專管爲之云此人急急密捕入送亦爲白乎等以星火馳啓爲白臥乎事 同日在鳳城監司輔德賓客聯狀啓昨

日鄭譯所傳龍將之言乙大概啓聞爲白有在果初言于臣亨吉臣鳳瑞臣遂入侍處曰上年宣川事前後入來船人等所招與漢人所言無不相符其時三公六卿萬無不知之理況戶禮兵之三曹句管支持禮單舟師等事豈有不知而如是接待耶三公六卿既知此事則國王豈獨不知乎今欲並招三公六卿則恐有本國空虛生變之患當何以處之此意下問宰臣等回報云云爲白去乙世子答曰龍將顧念我國之事至矣若並招三公六卿則空虛生變難保其必無而自此不敢干預於處置之何如云教是白乎跡臣等亦曰以關西一道言之監兵使盡爲來此道內空虛亦不無慮義州府尹許令出送誠爲多幸然西道則近於大國地方時以無患朝廷則三公六卿之外更無任國事之人若盡入來則豈不可慮之甚乎但大國致疑至此一向爲非不暇自解何敢可否指揮乎鄭譯辭去俄頃即還復傳龍將意曰更思之此事乙初不必提起今則李之龍沈天民兩人

星火捉致推問見其所供援引人中拈出主張者處之爲當前言既誤自此消磨切而傳播云云爲白齊鄭譯且曰李之龍天民其時入往漢船人參五十斤銀子一千五百兩大米五百五十石許給答付文書是如爲白乎跡我國僧人一名乙林慶業入送出來後留置白馬山城爲白有如可上年漢船來時其僧上京潛留厥後還爲漢船入去時未出來云云爲白去可或曰今年三月分已爲出來是如爲白齊今番漢則不受文書不許容接事情乙船人等分明納招是如爲白齊世子教是誕日間安請遣內官則姑徐云云爲白臥乎所其意乙可知是白齊此事極秘萬一漏泄則此中事機必加一節極爲悶慮昨因忽迫今始馳啓爲白臥乎事 二十一日狀啓即刻鄭譯以龍將意來傳于世子前曰博川商人李玉同捉來爲白有去乙推問招內開城府南門外東廓坊名年京居劉九男亦與同務金書房稱名人以上年分其家止接漢船相通多受物貨人參百餘斤質

給是如爲白去乙高忠元與李玉同面質則向前劉九男與渠通商往來止接於玉司家的實是如爲白置劉九男兩人乙火速捉致云云爲白乎等以具由移文於開城留守處爲白遣一邊馳啓爲白臥乎事 二十二日是日夜鄭譯來到講院要捉林慶業等四人監司軍官白弘來持狀啓出去禁軍崔俊以諸宰促督事出去 同日狀啓今日朝前問安使尹順之來到柵門外自衙門送譯許入使之留待於城門外舍仍問曰自京諸宰某人已到某地云則尹順之初以俺行先發故不能詳知爲答再三詰問之後始言因便聞之則備局堂上既到嘉山而其後次則或到平壤或到海西是如以此酬酢之後龍將等大怒曰諸行遲速宜無不知之理是去乙今此祕諱必爲探試而來是如爲白遣將此辭即送鄭譯於世子前則世子答送曰使臣雖或誤答罪在使臣至於國王送禮則不當退送如是縷縷回答教是白乎矣終始不離車送柵門外爲白去乙臣等與輔德朴達

入達於世子前將欲開諭於衙門即招鄭譯申言其未安之意多費說話爲自在如中鄭譯曰彼志已定決難回惑彼之之主意在於查事未定之前不宜私受送門之禮是如爲白臥乎所臣等陪世子詣衙門力卞之計徒增其怒無益於事乙仍于姑言於尹順之留待待上爲自在果微觀其色則雖似據理退卻亦不無物薄爲崇是白齊當刻鄭譯來於世子前曰前使趙克健厥罪與洪頤性一樣既云當初與頤性並拿則不可獨免從速入送是如爲白乎等以依其言舉行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即刻鄭譯以龍將分付來言曰林慶業洪頤性李之龍沈天民四人乙星火催促必趁領議政以下諸宰入來即時來到事狀啓催督爲白乎矣監司親信軍官擇定五月內往來是如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去乎令朝堂急急舉行俾免生事之患爲白只爲二十五日差晚鄭譯以龍意來言使之急招前監司閱聖徽出於高忠元之招云壯隊一人持狀啓出去矣 同日

狀啟即刻清將會坐于衙門更問高忠元則各人招內上年之事崔相與閔聖徽主張分付于林慶業而僧入送之舉亦出於其兩人之所爲慶業特一奉行之人閔聖徽急急招來亦爲白乎亦李之龍沈天民段置更良催促爲白去乎右人等乙罔晝夜入送俾無因此遲延之弊爲白只爲 同日狀啓自京下來諸宰催督事昨日因衙門分付行會于義州府尹爲白有齊今日皇帝聖節望闕禮乙龍將分付內清將先後行世子率陪從官及監兵使以本國禮退行亦爲白乎等以備局堂上李景曾昨日到柵門爲白有如乎使之與兵使差使員龍川府使一時入來留宿城中恭禮爲白有弥二師李景爽則今日望闕禮時不許同參爲白有齊即刻鄭譯傳龍將之意曰黃鹿皮黑鹿皮廣且品好者三令倭劍體短刀廣者二柄乙從速欲得求請是如爲弥且言此來諸將亦不無並求之理餘數并以預爲措備以待是如爲臥乎所鹿皮倭刀等物令該曹斟酌措備急急下送爲

白只爲 二十六日鄭譯以衙門意來言崔相宜更遣伶人促其行云平安監司軍官李天緯出去清將又求旗竹下令于平安監司使之覓給以衙門分付禁軍張士敏出去崔鳴吉去就探知事也初昏鄭譯以衙門意來言更促崔鳴吉以下諸宰之行壯武隊張還去金承益出去時李景曾李時英在柵門外皆令人來益防其入來諸宰相通也 二十七日禁軍張遇吉等三人又以諸宰催促事出去李顯英及大司憲徐景雨大司諫李厚源沈演金應海入來龍將出城門外問家招問漢船事之後接置于李景爽所寓處李顯英李植李厚源則即許肅謝于行館同置城內閤舍 同日賓客韓備局堂上李聯名狀啓昨日以前事情段已爲連續馳啓爲白有在果昨朝鄭譯來言又爲出送伶人催督京來各行限所致處相逢後到某處是如來報云云爲白去乙三次定送禁軍爲白有如乎今曉回報李顯英李植徐景雨李厚源昨日來宿湯站今日當到柵門沈演金

應海段來宿細浦今日亦當到此崔鳴吉則昨日離發所申今日內似當渡江云云則出送清人三十名令禁軍三名同往催督入來爲白齊昨日龍將分付曰備局堂上與兵使在柵門外必有與自京下來諸宰相通故遲之弊使之入處城中柵外人不必留置云云爲白乎等以即時入來爲白有在果多員入來之後則宿恐嚴禁出入凡干馳啓之患亦有攔阻之患爲白去乎如干悶慮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自京下來諸宰催督事段今日朝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清將四人今朝來于世子前爲白有去乙設肉設茶生梨紅柿等物並設則極其款曲而罷爲白是如乎俄頃又請世子于衙門盛設酒饌以待辭色頗好爲白齊李顯英徐景雨李植沈演李厚源金應海等六員則今日到柵門即時龍將出坐城外莊頭家招人先問沈演金應海則兩人措辭答之曰俺等果有漢船不得捕捉之罪而此外無他所犯唯在大國處置云云則沈金兩人乙良仍爲加銷入置城內

李景爽所接處爲白乎於其餘四員則使之肅拜於世子前同置于城內清人家不爲守直爲白齊崔鳴吉段置今日越江前進是如出送禁軍先爲來報爲白有齊中使羅業亦于今日入來爲有去乙初則率入莊頭家爲白有如可還出柳門外初昏更許入來于館所爲白有矣禮單受卻時的知爲白齊夜深後鄭譯以龍將意來言曰乾薑一石切有用處急急狀啓下送亦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去乎令該曹星火備送爲白乎矣如或他將處有應求之事爲白良置斟酌加數下送爲白只爲 二十八日崔鳴吉入來龍將以下坐衙門招入良久問答後拘留于城內問家清人多數守直嚴禁出入使不得相通 同日狀啓此中事情略陳于昨日狀啓爲白有在果領議政崔鳴吉之行今晚來到清將坐衙門招問後接置于城內村舍爲白有矣問答辭緣極其秘密無路得聞分此不喻同所接之家八高山家丁相替守直乙仍于切不得相通爲白置如有所聞則追

乎馳啓計料爲白齊濟陽有稟之事盧氏博氏今日入送是如爲白臥乎事 二十九日監司具賓客韓備局堂上李聯名狀啓此間事情段已陳於前後狀啓爲白在果前日請遣內官誕日問安進去之意則姑徐是如爲白有如乎今日衙門許送爲白乎等以撥上出送爲白臥乎事 同日監司具賓客韓備局堂上李聯名狀啓問安使順之將命到棚粹然退還彼此事體俱涉未安是白乎等以臣等相議使譯官李馨長措辭往復於衙門微探其意一邊飛報于尹順之使之明日持御帖入來爲白有在果大概中使羅業賣來禮單段置衙門四將皆曰此物決不可受去而物件多少則當爲照數歸帝前是如爲白遣令譯官等騰書元數以爲知數之地是白乎沙餘良顯言其數簿略仍令加數爲白去乎不當以前數更爲書呈乙仍于臣等同議就其中使禮單中不緊如蠟燭芙蓉香等物其餘紅綠紫三色紬等物略做羅業所持禮單之數改書以呈爲白遣白綿紬及生

物磨段自本道措備爲白去乎朝廷承命之人見逐渡江不宜無端空返故權宜之道加減數及以此馳啓不勝惶恐是白齊同物種中加減之數乙良待尹順之入來改書呈納後枚舉追問計料爲白昆令該曹預爲留念措備爲白只爲 十一月初一日龍將率百餘騎出獵于九連城近處益爲催促林慶業之行云矣 同日狀啓昨日定州船人石乙屎入來將坐衙門推問爲白在果林慶業催促事鄭譯來言于世子前爲白有等以敢此馳啓爲白去乎星火催促督入送教矣一邊發送禁軍沿路各邑所到處催督爲白臥乎事 同日監司具賓客韓備局堂上李聯名狀啓今日龍將率家丁百餘名出獵中江城邊無促林慶業之行云爲白乎於內官玄德成今日入來爲白有齊宣沙浦僉使趙克健午後來到柳門清將坐衙門推問後同置於李桂處爲白有於領議政崔鳴吉午間登廁仆地幾絕還甦是如爲白乎矣禁不相通未能詳知爲白臥乎事 初四日以林

慶業催促事禁軍張遇吉金俊哲等出去 同日狀啓即刻淺他馬加稱博氏來告世子前日因聖徽李之龍沈天民催促入送亦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在果定州宣川開城府等地題名船人及商賈等急速提送事亦催督爲白去乎平安道及開城府段一邊分付兵使爲白有於移文開城留守處爲白齊前次因聖徽等三人乙罔夜督送俾無遲延生怒之弊爲白只爲 初五日鄭譯以龍將意來達世子前日林慶業托病遲留不即入來宜發遣宣傳官禁軍各一人而更督云宣傳官洪宇翼朴希福持狀啓出去 同日賓客韓備局堂上李聯名狀啓昨日初更許龍將自獵所還來送鄭譯于世子前日林慶業入來無期托病無前進自此未知其來到某處明朝定送宣傳官禁軍一人催督爲乎矣宣傳官則慶業相逢爲限馳率來亦爲白乎於所到處守令以定差使員帶同押來爲於禁軍則留駐灣上探問慶業入來形止連續傳言于中江所在清人處使之星火

傳通是如爲白乎等以宣傳官洪宇翼義州軍官朴希福等乙中江傳言次出去爲在若于清人一時出送爲白齊文學李慶相昨日到此爲白去乙清將等只許肅拜於世子前仍令率領所刷向化親往濟陽云云乙仍于昨日已爲前進爲白有齊問安使尹順之段置無端退卻于禮未妥之意通于鄭譯則使之來呈御帖亦爲白去乙還到柵門爲白有如乎龍將已還今日似當入來呈帖是白在果此後舉措追後馳啓計料爲白臥乎事 初六日狀啓昨日鄭譯以清將意來達世子前曰吾等久留此處不得爲歲時之獵勢將虛過歲朝甚爲落莫熊及山猪生獐生雉訥魚等物四將處定數覓送亦爲白去乙分付監司預爲措備爲白如乎即刻龍將又爲送言曰兵使待柵門別無所管之事明日出送灣上仍爲佃獵於山郡以供歲饌爲乎矣兼爲搜括走回人爲於黎柿亦爲催督是如爲白乎等以明當發送爲白去乎緣山馳啓爲白臥乎事 初七日鄭譯以龍將意來

濟館錄 卷四

十五 遼海 遼青

言林慶業必是彼此相通故爲逗留作變之計宜急遣宣傳官禁軍偕衙門通事及清人二名出去押來云依其言宣傳官李單男禁軍金員男持狀啓移文騎撥出去 同日賓客韓備局堂上李聯名狀啓即刻龍將以下坐于衙門使鄭譯來達于世子前曰林慶業至今無入來之期衙譯下難送于中江爲有如乎昨夜走報未聞其來某地方是如爲臥乎所必是彼此相通作變所致是置此意問于講院云云爲白乎跡且曰衙譯金應立帶同清人二名與宣傳官李單男限慶業所值出送使之押來爲白乎矣如或中路不得相逢則限南大門進去設有變故殺此三人殊無大段損益於俺等此意即即馳啓亦爲白乎跡亦使鄭譯來達曰朝廷既與南朝相通今已事覺以此不送慶業自以爲與慶業何事不做乎所言又加一層罔知所爲爲白昆朝廷急急催督下送教矣黃海平安兩道監司處亦自講院行文催督亦爲白乎等以依其言移文爲白齊清人立督如是亂書

不勝惶恐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啟前日開城府潛商人劉九男金書房稱名人等乙因高忠元所招龍將分付狀啓推捉爲白有如乎前後開城留守回移內前項兩人或往江界或往碧潼未還一邊發遣留守軍官跟捕亦令本道虞候都事多般聞見搜得是如爲白有去乙平安監司亦傳令之後今則兩人已爲上去本府云云尙無現出之期昨夜龍將使鄭譯傳言于講院曰兩商捕捉事乙留守不爲盡力舉行留守入來亦爲白去乙臣等使李馨長回報曰此兩人乙非終始失捕時方窮捕若留守入來則反爲虛疏云云則留守乙良姑勿入來更爲嚴督期于捕捉爲於黃海監司處亦爲知會令本道都事定差使員祕密設機搜捕爲乎矣平安虞候都事乙良置自講院移文申捉亦令監司傳令督捕亦爲白乎等以三處良中依所言移文爲白昆緣由馳啓爲白臥乎事 初八日平山府使李聖淵馳報入來林慶業前月二十九日托病遲留于金郊站今月初二日逃

濟館錄 卷四

十六 遼海 遼青

走不知去處云內官陸後立譯官徐尙賢承令出往本國司禦金漢文持備局堂上宰臣傳令往黃海監兵使處曾聞盧氏博氏以查事稟定事入往濟陽云是日還傳聞皇帝分付初曰李顯英李植徐景雨李厚源則無可問之事并爲還送李景爽則始留灣上沈演金應海則本國曾已拿去唯在本國處置并爲拘留灣上崔鳴吉則雖有所犯當初專管和事不可輕易處斷林慶業亦功多於般島之役李之龍沈天民閔聖徽等五人率來濟陽李桂則自此別可無罪之事出送本國處置商賈輩則雖有通貨之罪漢船接待非渠之所自爲無知小民不必深責并爲放送 世子則今月十五日還入濟陽云自聞林慶業逃躲之後衙門分付曰李顯英李景曾李植徐景雨李厚源等五人留在灣上以待結局李桂閔應齋金礪覺沈演金應海趙克健等六人并拘留灣上李景爽別置灣上鄭太和則急急入來結末於未發行前商賈輩緊出者則拘留鳳城餘付平安監司處崔

鳴吉閱聖徽李之龍沈天民等將率往瀋陽云蓋在怒于林慶業之
逃躲也是日諸宰一時出去人皆以皇帝處置爲快而下令以此意
馳啓前宣川府使洪頤性與金應海面質 同日監司具賓客韓備
局堂上李聯名狀啓林慶業催督事以今月初一日所送禁軍吳孝
男即刻回來初五日平山府使馳報良中林慶業前月二十九日來
宿金郊站本月初一日來到本府爲去乎整齊待候爲如乎過四日
無形影方甚怪訝之際同慶業所帶馬頭上來言于府使曰矣身段
慶業分付導良先往本府亦爲白去乙來待炭幕是白去乎過四日
無消息亦爲白乎等以府使始爲發覺馳報于本道監司馬頭著枷
囚禁爲白有在果林慶業無去處事段實近古所無之變是如爲白
有臥乎所衙門聞此林慶業亡命之奇使鄭譯來告于世子前曰慶
業同生時任平安道守令者爲先密捕囚禁是如爲白乎等以爲先
分付臣鳳瑞處設機掩捕爲白乎旂慶業之妻子族屬等乙朝廷亦

令所在官捕捉囚禁教矣前頭難處之事有難測知上下遑遑罔知
所爲緣由馳啓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即刻鄭譯以衙門意來達
于世子前曰林慶業何樣入送是旂何以逃躲爲緣由乙詳細問于
朝廷世子十五日未發還瀋陽之前十二日及良急急回報是如爲
白乎等以別定禁軍池繼湘騎撥上送爲白去乎星火及期回答俾
無生事之患爲白只爲 同日輔德朴賓客韓備局堂上李聯名狀
啓今日盧氏博氏自瀋中出來鄭譯來世子前密達曰盧氏往告此
間事情于帝前則帝曰李顯英李植徐景雨李厚源李景曾以下五
人若不得端緒則將有憑問之舉矣彼輩既已吐實別無可問之事
並爲還送爲遣李景爽則姑置灣上沈演金應海則有罪自本國既
已拿去罪之輕重唯在本國處置並拘留灣上以待結末爲遣崔鳴
吉則雖有所犯當初兩國和事此人專管不可輕易處斷是旂林慶
業雖有罪犯功多于椽鳥之役沈天民李之龍閱聖徽並五人皆爲

率來瀋陽李桂則因此人而得端緒自此別無可罪之文既負本國
亦有後弊出送本國使之科罪爲旂商賈輩則雖有通貨之罪漢船
接待非渠等所自爲無知小民不必深責並爲放送爲遣世子則今
月十五日還入瀋中亦分付是如爲有如乎自聞林慶業逃躲之後
事機即變衙門分付曰李顯英李景曾李植徐景雨李厚源等五人
亦留在灣上以待結局爲旂李桂閱應齋金礪器沈演金應海趙克
健等六人並拘留灣上李景爽則別置灣上爲遣鄭致和押來走回
三名則使監司囚禁灣上爲遣其餘緊出者皆拘留鳳城鄭太和則
必須急急入來未發行前結末而去是如爲白乎旂崔鳴吉閱聖徽
李之龍沈天民乙良將爲率往瀋陽未到之人急急督來亦爲白乎
旂世子行次十五日當發還夫馬速爲整齊星火入送是如爲白乎
旂諸宰之行今日並爲出去爲白臥乎事 初九日沈演金應海洪
頤性出去清將三人來到幕次設茶肉以待之龍將曰慶業之事是

何故也世子答曰惡人如是逃躲亦未知其故也龍將曰當初既已
罪人押送事分付則何樣入送而致此逃躲也世子答曰慶業下來
時自言皇帝遇我特厚至稱把出里有罪無罪我自卜明終無所患
云他宰臣皆無事入來無知商漢亦無逃免者朝廷何可致疑於三
品宰臣別樣押送乎擢用既誤更無所言龍將曰慶業雖乘船逃走
發船沿海遮截要害雖從旱路慶業面目國人皆知萬無不捉之理
云云世子答曰余意亦以爲必捕但此人多詐以此爲慮云龍將曰
送僧之事慶業主謀之龍天民聽其指揮者而崔相亦枝葉也朝廷
必慮其滋蔓故令慶業逃躲若捕慶業則終必無事萬一失捕則難
免故令逃去之罪云三將起去 同日狀啓今朝清將三人來于世
子前設肉設茶接待之際龍將曰慶業之事是何故耶昨日官員自
龍灣入來必有所聞俺等則未知曲折願詳聞之云世子答曰惡人
如是逃躲自此未知其故也龍將曰當初以罪人送云則何以狀啓

何樣下送而致此逃躲耶世子答曰慶業在京中下送臨時自言皇
帝遇我特厚前日賜鞍馬至稱把出里雖有所問之事有罪無罪我
自卞明終無所患云揚揚下來分叱不喻他宰臣無事入來至於無
知商漢亦無中路逃免者朝廷何可致疑於三品宰臣別樣押送事
豈意此漢無狀負國至于此哉不知惡擢用如此之人致有如此之
變更無所言龍將日以俺等所料慶業雖乘船逃去沿海各官取船
百搜遮截行船港口雖從旱路竄匿慶業非如常漢村氓位至兵使
國人皆知其面目萬無不捉之理矣世子答曰余意亦以爲朝廷震
驚中外設機窮搜似無可逃之所而但此人多詐不測偷生之計宜
無所不至以此爲慮云則龍將曰送僧相通之事慶業主謀李之龍
沈天民則聽其指揮者而崔相亦聽慶業之言者也慶業若來則事
必滋蔓故朝廷以此爲慮故令慶業任他遁逃今若捕得慶業則雖
有所言皆歸誣陷終必無事萬一終始失捕則朝廷之知情故令逃

失之罪竟不免矣云云爲白乎矣言語間辭色則和平與前日無異
爲白齊龍將且曰梨柿乙必須行次還潘前畢來一時輸去然後可
免出灣恐嚇貽弊之事是如爲白去乙世子答曰帝前所送之物本
國非不盡力而許多生梨一一品好其勢似難日氣亦寒凍傷亦易
以此爲悶云云即招監司臣具鳳瑞急速封進事乙下令教是白齊
昨日洪頤性入來即時清將坐衙門與應海面問後前監司沈演與
金應海仍宿城中爲白有如可今曉與洪頤性一時出送爲白有諒
查問使鄭致和曾因衙門分付洪頤性一時入來亦爲白乎等以昨
日來到許令肅拜世子前別無所問之事而姑爲留置爲白臥乎事

初十日狀啟即刻鄭譯以清將意來達于世子前曰問安中使之來承國王之命故受御帖容接為白有在果問安使及問安承旨則朝廷所送是置林慶業乙中路無去處云云必是朝廷故令隱避是置決不可受此問安之禮是置還為出送是如為白去乙世子教是費辭再三開諭為白良置終不動聽為白乎林慶業同生及妻子等捉囚亦為白有如乎鄭譯來言于講院曰此人等乙勿為入送為遣堅囚京中之後自備局移文于講院是如為白昆緣由馳啟為白臥乎事 同日狀啟昨日龍將來于世子前事形已為馳啟為白有在果罷還後往于衙門請世子來臨設酒肉極其款曲為白齊昨昨日初更許開城府商人劉令男身乙留守軍官捉來為白有去乙清將推問于所館處則今男招內人參二十斤高忠元處發賣為白有亦今番賢參事段因戶曹公事前監司反貼許送為白乎等以入去是如為

白乎亦中同日狀取來憑考次以清將分付監司渭原邑內安德仁處還送開城府軍官許繼立為白有齊今朝清將又坐衙門更問今男則所供與昨日一樣是如為乎弥查問使鄭致和段昨日出送為白臥乎事 十一日是夕龍將送鄭譯于世子前請與同坐查問領相崔鳴吉世子答曰世子之職雖在本國之時講學視膳之外不敢干預朝議况領相大朝之大臣世子之師傅也同坐按問決不可為再三往復終始堅執初昏龍將詣館所辟左右多費辭說必欲迫而行之世子又為嚴辭峻斥以示決不可從之意則龍將以退而更思為言而去其後不為更來其事遂寢 同日監司具賓客韓聯名狀啓昨日暮臣鳳瑞密聞龍將今日繼向潘陽之舉即為進達于世子前為白乎矣世子教是欲探虛實于龍將先問此意于臣等後即詣其所館處則龍將等三人辟左右密語曰李之龍沈天民等離京已久尙無消息必有所是如為白乎林且言林慶業自前累將軍兵

既非庸常之類分此不喻竊觀本國人情通南朝之人則雖兒童走卒莫不為貴是去等今此慶業若乘船則已設或隱留于寺刹閭閻

問誰肯捉告是弥凡人重看舊妻輕視後妻南朝如舊妻我國如後妻朝臣之意豈欲捉送朝中唯申相以國家柱石之臣且是國王親屬素有威望南漢被圍之時多有盡誠之効今此慶業捕捉一事不可不專委此人至于奸詐文臣則必不能辦此著令申相期於必捕為乎矣慶業族屬乙急時搜捕如或逃避則必是一時率去若舉族俱在渠獨脫逃此一款急急馳通于未發行前是如為白乎矣其實押命崔鳴吉先赴帝前似是急急奏知之計是白乎弥以沈李兩人邇來之故益致生疑轉加一節前頭之事尤極悶慮罔知所措為白臥乎事 同日狀啟龍將今日欲為先還潘陽清人二名衙譯一人禁軍一人出送灣上探知李沈兩人入來形止事昨日馳啟為白有如乎龍將欲待出送衙譯回報後十二日間發還是如姑留為白有

齊且聞譯輩之言鄭譯問「譯輩曰時任禮判誰與曰李敬與云則是丁丑以後不樂為仕者耶又曰東陽之子二歟答曰未能詳知云則彼曰申之子一人崔政丞以使臣入潘陽時以書狀官亦參于箕子殿設祭時云云為白齊法夜龍將使人三度往復於崔相處為白乎矣問答之辭無路聞知是白乎弥前因商人二名亦為推問于龍將所在處是如為白良置亦未知其所問何事是白在果既有所聞虛實間馳啟為白齊李沈之入來尙無消息非但一行上下罔知所為龍將及鄭譯亦以此疑慮夜不安寢云云為白昆前頭之事極為悶慮為白臥乎事 十二日狀啟昨日午後鄭譯以衙門諸將意來達世子前曰俺等三人領往崔相各記所供俾無後言而如詐奸文臣則必不參聞是如為白去乙世子教是者辭拊寒為白乎矣鄭譯即起去更報衙門如是者再是白如乎龍將等三人猝然來到言于世子前曰俺等出來時皇帝有教曰今番行查之時罪名最緊者則

即爲押來所犯稍輕者則仍令國王從輕重處置爲乎矣往年龍灣金尙憲等查覈之日事過之後或稱冤枉陳奏與世子及國王信任內官同坐推問罪重之人爲乎矣本道監司則處于兩國之間將此國言而馳啓將本國言而狀啓者也不可不同參是遣官僚中老宿沈重者一人亦令執事各書供辭清人則以清書書之鮮人則以鮮書書之互相踏名則分占兩紙以絕日後之人言是如爲白乎且曰國王中使方欲招之適到此際故即爲容接而問安使承旨段雖國王近密之人俱是文臣以必同類乙仍于不許入柵者初非輕視國王之命也勿以爲未安是如爲白去乙世子答曰是何言耶首相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且師傅之尊吾之所受學者也其何敢坐而推覈況世子之職講學視膳而已本無干預國政之規分叱不喻凡推案之法莫嚴於治逆而付之大臣有司世子不敢與知是去等當初被迫出來雖由于不得已至於父王之使臣在使職之道斷不可

按問此則決不可參凡人死生有命此雖帝命甘受違命之罪何恤死生哉云則龍將曰何其沓沓耶世子又答曰吾意已盡於前言此外更無所答終始牢拒是白乎等以龍將顯有不平之色是白如可適因沈天民李之龍等押到肅川之報始至龍將等皆有喜色而起去曰夜來當從容思量此事終不可已是如爲白臥乎所或不無更爲提起之患極爲渴悶爲白乎臥事 同日狀啓昨日清將來到世子前問答辭緣段已爲馳通爲白有在果今朝鄭譯來于講院傳龍將分付催督李沈兩人及閔聖徽之行慶業捕捉形止亦爲一一飛報亦爲白去乙依其言即爲行文于兩西沿路各官及監司兵使處爲白有旂臣仍問曰昨日事清將以夜來更思爲言未知何以處置云則答曰此事出于慶業既逃李沈不來自中亦甚悶迫有此舉措矣世子所答極其嚴截且當于理然彼之怒色則頗甚云臣等更言曰世子所答實合事宜大朝大臣乙世子豈有與清將同坐探查之

理乎彼答曰李沈入來彼怒稍解是如爲白去乙臣等探試其意問曰今日清將有更來之事乎彼曰時未知其更來與否云云爲白乎等以前頭之事雖不可詳知既有所聞不得不馳啓爲白臥乎事十三日早朝鄭譯以衙門之言來傳講院使之狀啓蓋林慶業督捕事也所言多不平 同日狀啓即刻鄭譯來傳龍將意曰慶業之事乎人雖不盡知十人之中一二人則必然聞知是去乙捉送之際以致虛疎至於逃躲極爲無據今則勿言慶業之逃躲急急捕捉爲乎矣本國人心不良前日亦有邊上匿置罪人待合冰渡送之事今此慶業隱匿某處爲良置萬無發告之理遍國中窮搜爲在如中又以理得從速入送是如爲白如乎更以龍將意來傳曰前所說話不必煩達但言定是國王朝廷藏匿慶業而不送萬一終始不送則畢竟有不好之事以此直爲狀啓爲乎矣今日內連續馳啓是如爲白乎旂閔聖徽設置至今不來更良催促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今朝

鄭譯來傳龍將所言時說話之間乃曰新來賓客到灣回走是如竊笑爲白去乙自此別無答爲白有旂西行問安使早御帖事段更爲開喻爲白良置終不動聽爲白臥乎事 同日輔德監司具賓客韓聯名狀啓林慶業逃去之言自此不可取信以爲國王朝廷故爲藏置是如怒嚇之言朝已狀啓爲白有如乎即刻鄭譯又以衙門之意來言臣等處曰慶業如此深冬冰合之時必不得乘船逃走在于陸地則皆是朝鮮之境逃躲之言切勿更發爲遣捕與捕否十四日內回報是如爲白乎旂若不及明日則俺等還去隱匿之狀告之于帝前而已他無所言云云閔聖徽之來不來亦于明日內飛報亦爲白齊李之龍沈天民等則今日當到灣上明日必爲入來是如爲白乎等以並以馳啓爲白臥乎事 十四日李之龍沈天民入來而之龍則所佩刀刺其頸四處云之龍天民自衙門推問後仍囚之以林慶業督捕事又爲狀啓因宣沙浦僉使金仁馳報中船一隻自郭山

境指向身彌島云疑其爲慶業所乘以其船督捕事衙門通事一人
清人二人帶宣傳官監司義州府尹軍官往兵使所住處 同日狀
啓明日還濬之期時無進退爲白乎亦昨日義州府尹狀達內李之
龍沈天民等今日當爲越江爲白乎矣之龍到良策夜間發所佩刀
自刎墜馬流血淋漓而刃不深入不至死域是如爲白有如乎昨日
初更後李沈兩人來到棚門爲白有昆今日方爲率來姑待清將處
置更良馳報計料爲白在果熙川郡守林俊業段置本道都事報監
司文書中亦有前月二十三日棄印信無去處云云爲白有昆其爲
情狀極爲巨測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今
日鄭譯以衙門意來言曰慶業逃竄之說更勿提起當此冰合之時
萬無乘船越海之理是去等捕得與否不即回報極爲不當捉捕速
爲飛報是如爲白乎亦行次段明日當爲還濬爲白齊李沈兩人推
問後仍爲拘置爲白有昆緣由馳啓爲白乎臥事 同日狀啓前封

海防錄 卷五

五 遼海遺書

狀啓段鄭譯來坐督促且切勿及兩漢推問所供是如爲白乎等以
不敢陳達爲白有在果譯輩所聞鄭譯亦言其概曰之龍推問則前
日船人招內辭緣乙皆因慶業分付爲之的實是如爲白乎亦沈天
民則以慶業軍官慶業上京之後招去相議崔政丞家行廊藏置僧
人爲有如同僧人乙招人內處言說復使渠率往宣川乙仍于果
爲同時下來載送漢船爲白有弥給銀給米饌等事盡爲的實云云
爲白齊鄭譯且曰之龍則衣帶之內佩銀五十兩天民則佩金六兩
半銀一百五十兩云云爲白去乎既有所聞並爲馳啓爲白臥乎事
十五日講院醫官嬪宮問安仍達曰近日日氣極寒伏未審證體
若何不勝仰慮敢此並稟答曰症候別無大段矣 同日狀啓昨日
初更置宣沙浦僉使金仁平安監司處十二日藏貼馳報內郭山瞭
望將朴仁立進告據目郭山境中船一隻掛帆指向身彌島內洋是
如爲去乙雖未知某樣是乃追捕次以僉使率領軍兵船催檢則近

來日氣甚寒海口冰塞乙仍于彼此不及中流於海口絕不運船極
爲渴悶是如爲白有去乙當此清人生疑之際不可不報知乙仍于
不得已言于龍將則使鄭譯來臣等處使之行會於平安兵使郭山
郡守宣沙浦僉使三處曰彼船則以火造作爲有於朝鮮船則以水
造作爲乎喻何謂彼船則帆海前進爲遣朝鮮船則掛于冰漸不得
進捕是如爲白臥乎喻極爲殊常爲置數多船隻以萬無不捕一隻
之理兵使與兩官盡心同力期于必捕爲乎矣捕得之後若林慶業
則慶業捉來爲遣他商賈則同商人捉來急急押送爲彌萬一終不
得捕則兵使則當斷以軍律郭山郡守宣沙浦僉使皆難免重罪亦
云云爲遣即送衙譯下難清人二名監司軍官二人義州府尹軍官
三人與宣傳官李卓男一時出送督捕爲白遣行次今日以此姑爲
停留未發極爲渴慮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既封之後平安兵使
狀達入來宣沙浦所報船隻乃是兵使所送自郭山使之要路把守

海防錄 卷五

六 遼海遺書

船是白如乎颶風指向車牛島外洋船人不知死生是如爲白有置
宣沙浦馳報意以爲見此船疑訝爲白有在果既送衙譯于兵使處
任其回報自此不必提起乙仍于不言于衙門爲白有齊前監司鄭
太和今朝入來清將查問李之龍等漢船相通之事爲白去乙對以
監司按道不知此漢軍所爲之事爲罪所當甘受而俺則終始千萬
不知云云則使之肅拜于世子前即爲出送留在灣上云云爲白有
亦行次還濬明日則必於下難軍未及還來爲白良置發程云云爲
白臥乎事 十六日夕李扶叱石來言世子今日十五日自鳳城離
發不及當還館而但以痘忌留駐沙河堡近處盡日後入臨云云
同日狀啓此間事情昨日再度馳啓爲白有在果世
子行次教是今日已時量還發濬陽爲白乎亦崔政丞李之龍沈天
民等段置清將一時押去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今日世子行次
還濬陽事段朝已馳啓爲白有在果夕到松站止宿教是如乎清

將獵罷夜還來于行館曰林慶業妻子同生等若不得捕捉則當該地方官乙拿囚以待是如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臥乎事 二十二日午後世子還館衙門不許留館諸臣出迎路次故只得祇迎于館門外領議政崔鳴吉北館拘留沈天民李之龍等兩人北門內拘囚待帝自獵回還後結末云云初昏平兵軍官石之巖持監兵及義州狀達入來乃林亨業林俊慶業姪及妻捉得事也龍將與淺他馬盧氏博氏自持狀達來于世子前使羅業披讀之後龍將別無所言且曰俺等出往本國例有柿梨買來之規今年則退出柿梨頗有餘數云願若干輸來以爲分給之地云云仍坐良久起去 二十三日鄭譯以衙門還來言慶業族屬妻子捕得者非堅囚義州以待處置慶業與其弟一人自此以爲既已現捉勿爲不捕之言急急赴送事星火行會于兩西監兵使處云云義州禁軍梁應哲持狀啓及移文出去夕衙門招致譯官書給三件文字即慶與等地向化妻子

清館錄 卷五

七 遼海叢書

及徵情等事也使之速爲啓聞舉行云云 同日狀啓王世子行次教是昨日申時未無事還館教是白乎姊妹宮大君亦爲平安爲白齊昨日初昏平安監兵使義州府尹狀達入來乃林亨業林俊慶業姪及其妻捕捉事也龍將等三人自持狀達來于館所使羅業披讀之後別無所言爲白如乎即刻鄭譯以衙門意來言曰慶業族屬妻子以爲捕得者乙并爲囚禁義州府萬分堅囚以待爲於慶業與其弟一人乙自此以謂既已見捉爲去乎勿爲不捕之意急急捉送事乙行會于兩西監兵使處乙仍于自講院移文申促爲白在果三將又言曰年例諸臣所賀梨柿乙今年封裹於鳳城故俺等不得餘數而用之今聞封裹之後所餘頗多云俺等欲爲分取云云爲白乎等以平安監司處斯速入送事亦爲移文爲白遣一邊馳啓爲白臥乎事 二十五日狀啓申時世子還館教是後三四日內氣候安寧爲白乎姊妹宮大君亦爲平安爲白齊崔鳴吉北館拘留爲白有姊妹

沈天民李之龍段小南門良中囚禁云云爲白齊皇帝出獵之後還期時未的知凡于處置之事必待帝還是如爲白齊二十三鄭譯招致解文譯官於衙門出路三件文字其一則向化莫率伊所言以慶興府阿吾地居驛子應男等處牛隻物件生徵事是彌其一則向化得生所言以其妻慶興官婢景化家同居其子得先及同生姪子等刷還事是彌其一則向化莫率等所言以慶源居朴得說屨工向化及同生子女刷還是彌二十四日鄭譯又來于講院書出一張件記乃穩城柔遠堡居出身金有先等往年向化七名殺害爲白有去乙其時論輕重已爲處斷爲有在果同向化等處所奪卜物推尋事是白乎等以並只別軍開錄同封上送爲白去乎令備局速爲善處爲白只爲 閏十一月初二日午後龍將坐衙門使鄭譯來言慶業族屬妻妾以爲現捉而慶業捕捉之奇尙無消息極爲可駭閱聖徵日月已久亦無形影尤爲可怪慶業急急捉送閱聖徵帝未回還之

清館錄 卷五

八 遼海叢書

前初七日內星火入來事別定數人啟聞施行云云 初三日狀啓昨日午後龍將將坐于衙門使鄭譯來言館中曰閱聖徵日月已久今明當爲入來而尙無消息慶業同生族屬妻妾則捕捉云而慶業捕得與否亦不馳告極爲稽緩分叱不喻向化走回段本國搜捕甚多是如爲白乎矣入送之數不多加于來便云云爲白去乙臣等答曰自鳳城還來之後本國時無來之人如此事情不得聞知館中與衙門無異不勝悶慮乙仍于今日中使羅業輔德朴遜出去時已言此意申催爲白在果別無公事于備局云云則彼曰公事不緊即爲馳啓星火督送爲乎矣皇帝近當還瀋閱聖徵乙良初七日及良皇帝未還前押來爲白他條兩件事亦即舉行俾無生事之患亦爲白乎等以具由馳啓爲白在果以事勢言之則迫付輔德之行是白乎矣別定衙門清人帶同狀啓陪持入急急馳送爲白臥乎所必以此事爲萬分緊急爲白置令廟堂嚴督刻期施行爲白只爲 初

五日早朝鄭譯來到宰臣講院所會處曰朔膳入來欲見義州狀達云以無他狀達而只有朔膳狀達入內未下爲答則鄭譯曰灣上拘留諸人並無噴耶無乃有見失者耶因出渠之囊中一丈文書以炷爲首題自衙門囚禁義州懸錄其次各人等分秩留待灣上小紙也又曰我則有此文書足爲自拔之地云云出坐館門李馨長以爲此中已知之事不言則有害無益云令李譯指辭言之鄭譯即與馨長復爲入來乃以父書則不來而自義州入來人明言李炷前月十八日宣傳官下來以潛商罪處斬之後朝廷見囚禁灣上之狀啓追送宣傳官使之停刑而炷之死已在其前云則鄭譯變色良久曰炷是大國之罪人所當自大國處置而徑先殺之必是小紙呈納之故也小紙之外又有他言已納于帝前當問之事多矣徑殺不出于上意必有主張者當受其厄且未及下停刑之宣傳亦難免其罪云云同日狀啓李炷正刑之奇此中已爲聞知鄭譯若不知來于臣等所

會處曰朔膳入來欲見義州狀達是白去乙臣等以無他狀達而只朔膳狀達入內未下爲答則鄭譯曰灣上拘留諸人並無噴耶無乃有見失者耶仍出渠之囊中一張文書以李炷爲首題自衙門囚禁義州懸錄其次各人等分秩留待義州小紙也又曰我則有此文書足爲自拔之地云云出坐館門爲白有如李馨長以爲此中已知之事不言則有害無益是如爲白去乙臣等使李譯指辭言于鄭譯則鄭譯即與馨長 臣等所坐處臣等曰文書不來而自義州入來之人明言李炷前月十八日宣傳官下來以潛商罪處斬之後朝廷見拘留灣上之狀啓急馳送宣傳官使之停刑而炷則十八日已爲行刑停刑宣傳官則十九日始來已無及矣云云則鄭譯變色良久曰炷是大國之罪人所當自大國處置而徑先殺之必是小紙呈納之故也所納小紙之外又有雜言皆已書納于帝前當問之事多矣徑殺不出於上意必有主張者此人當受其厄且未及下來停刑

之宣傳官亦難免其罪云云即爲起去爲白臥乎事 初八日狀啓王世子及嬪宮氣候安寧教是白乎弼大君亦爲平安爲白齊皇帝初十日間當還是如爲白乎矣城中城外痘疫處處熾發時未的知其還期爲白在果回獵所獲禽獸則或爲車載輸來爲白有弥隨行諸臣亦有先還城外者云云爲白齊司禦金漢文本月初三日奔往爲白去乎其代催促入送爲白齊今朔朔膳人馬初三日始爲來到今日出送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在鳳凰城時鄭譯以龍將意來言于臣等所會處曰林慶業捕提事乙不可使奸詐文臣爲之申政承以勳戚大臣擔當國事使此人專管捕捕之意狀啓亦督迫爲白去乙臣等聯名馳啓爲白有如乎今則李馨長以爲鄭譯乃曰此事前雖狀啓今則不必專委申相云云是白乎等以前後馳啓皆惡譯舌極爲惶恐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四處此所所狀殺數及此監等勤慢段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士乙此監前主簿金成一亦貸私

田自備種子收納皮穀十石爲白有昆所納雖少其誠可嘉似當論賞以爲勸他人以責來效乙仍于事涉微細爲白良置既爲當初事目不得不馳啓爲白臥乎事 十一日早朝鄭譯以衙門分付來言曰錦州軍兵雖以十二朔爲限寒凍飢餓非但有怨苦之心勢所難堪不如待瓜限宜及十二月初五日砲手四百名火兵二百名急急調發入送且林慶業同生妻子族屬已盡現捉而慶業捕提與否至今寥寥閱聖徽今日入來明日入來云而頓無消息此皆置之尋常所致此三件事星火舉行俾免生事之意多般嚴飭速馳啓云故依其言禁車朴汝楠持狀啓出去 同日狀啓即刻鄭譯來言館所曰錦州軍兵雖以十二朔爲限寒凍飢餓非但有怨心勢所難堪不必待瓜限十二月初五日及良砲手四百名火兵二百名乙急急調發入送是如爲白乎弥此事衙門已爲稟定是如爲白去乙日記臨迫必有後期之患爲去乎極爲悶迫之意再三陳下爲白有齊且林

慶業同生妻子族屬等已盡現捉為白乎矣慶業捕捉與否至今寂寥必是故為藏匿所致云云為白乎亦因聖徽設置在鳳城時今日入來明曰入來亦為如乎至今頓無消息此亦置之尋常不為督送之是如為白昆此三件事乙星火舉行俾免生事教矣皇帝還藩之後有此分付與前日衙門所言有別似當毋得頃刻稍緩是白齊龍川逃還人黃水乙急急捉送事衙門亦為分付乙仍于移文于本道為白臥乎事 十二日前監司閔聖徽入來昌州僉使崔得男領向化走回三十一名入來交付衙門京軍牢安武臣等八名交替入來夕龍淺兩將與加麟博氏來到世子前招入閔聖徽跪于庭中仍辟左右問曰崔鳴吉奉使入藩時與林慶業相議設祭箕子廟淪盟清國扶植南朝汝以其時監司同參行祭僧人篤孚亦為往參誓文製述告祝云其時事狀從實直告云云閔聖徽隨其所問一一陳下則龍將曰此人多詐終不直招使之加鎖梏同置李之龍沈天民拘囚

海館錄 卷五

十一

遼海叢書

處閔聖徽查問出送之後又辟左右告于世子前曰李焯書納小紙之外且有雜言云云而此日世子前問答說話詳在于其時謄錄故不為盡記 十五日狀啓皇帝初八日回還後初十日衙門分付內痘疫大穢館所及質館中未經疫之人毋論男女少長一切查覈出送野坂與農所是如為去乙依其言即為查出為白有齊衙門又為分付崔鳴吉以下拘囚人所率子弟奴子等乙除留供饋者各二人其餘則盡為送于灣上措備糧饌入送亦為白乎等以今日閔聖徽帶率人馬及向化領將昌洲僉使崔得男所帶人馬一時知委出送為白齊前日文學李慶相領來向化走回中南陽走回姜得世稱名人訴于衙門曰姜得官推捉為有去乙矣身名姜得世是如誤為別送云云乙仍于鄭譯來于講院查出當初文書為白乎矣不得明查為白有如乎過數日後鄭譯又為來言曰姜得世更訴衙門曰我非走回人是白乎矣娶向化女為妻以此本官查送為有昆向化以願

留乙仍于衙門許受為白在果大概姜得世實非向化走回是白去乙當初本官不得姜得官捉送得世之後此人初則欲為下明為白如可旋聽向化等甘言教誘自稱娶妻向化投入之狀極為駭愕此必有其妻督查之舉為白去乎緣由並以馳啓為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十一日以前事情段已為專人馳啓為白有在果閔聖徽今月十二日夕始為入來小留梳門外直到館所門前馬婢房為白有如可龍淺兩將及加麟博氏等三人來到館所與世子同坐招入聖徽跪于庭中仍辟臣與講院官員及內官譯官等後問曰崔鳴吉奉使入藩過平壤與林慶業相議淪盟清國扶植南朝事乙設祭箕子廟時汝以其時監司備祭物同參行祭而僧人篤孚亦往參祭為彌誓文製述告祝云祭文措語及汝與篤孚參祭事狀從實直告云云則聖徽曰崔鳴吉以首相奉使下來以篤孚為東方聖人當行祭其廟云故措備祭物陪往箕子廟松田坐于松下監入祭需而已祭文辭

海館錄 卷五

十二

遼海叢書

意無緣知得而林慶業則以兵使在安州不為陪來為有去等若同參之人則不可隱諱不參之人則亦不瞞告分叱不喻篤孚之同往參與否則矣身尤不可知是白齊且大官行祭於箕子聖廟方面之臣奉行分叱是白遣既無朝廷分付備局公事則非與監兵使相議之事是置其間曲折勢所難知是白齊且慶業初為矣身中軍果為相親為如乎為義州府尹時遭其母喪起復察任以勅之故不得往參其小祥之祭以此多發怨朝廷悖慢之言為去乙矣身曰國家起復難于得人以人才為 至奪情人雖為至痛一則感激汝何為如此無狀之言也適因崔鳴吉竣事回還病留灣上為有去乙矣身言于崔鳴吉曰慶業多發怨國之言欲為狀啓云則鳴吉曰至痛所發不必深治是如為白去乙矣身中止不為馳啓為齊厥後慶業為兵使時各官分定之物冒法擅便乙仍于捉致其吏房營吏兵房軍官加刑決棍仍為囚禁將重究之際慶業親自馳來哀乞為乎等以放

送自此仍成仇怨遂與相絕為齊清將更問曰汝之參祭送僧之事
明有相證之人何敢隱諱乎聖徽曰此言未知從何以出耶若有明
證之人則所當面質而雖崔鳴吉言之亦可面質矣清將曰此人終
不直招極為多詐是如為遣使之加鎖紐同置於李之龍沈天民等
拘囚處為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清將等閱聖徽查問出送之後又
辟左右于世子前曰李桂書納小紙之外且有雜言曰我曾為侍從
時以金尙憲自南漢不為下城之故論啟請罪以此見忤降黜邊卒
終陷死地是如為弥且曰東陽尉申翌聖兄弟許啓李明漢李敬輿
等五人預知上年漢船之事東陽則以先王朝駙馬不預朝廷而與
士子交結晝散夜聚以為扶植南朝之計李敬輿則不樂仕官頻頻
下鄉而此人等相議故為我則實為至冤云云果有如許之人則將
不利於本國自此若不究治則恐貽後患未知此言然否世子答曰
今聞此言不覺驚駭悚然丁丑以後與大國為一家國王與上下臣

僚莫不盡誠豈有一毫他意哉況此人等皆世受國恩且是名卿士
大夫與國同休共戚之人也萬不近似分叱不喻桂之死中求生陷
害同朝宰臣極其兇慘之言何可取信乎因此為罪案若有查問之
舉則見疾於惡人者將不得著足於朝著之間矣雖有桂之搆捏凶
言而皇帝以包荒大度置而不問則此人等感激皇恩豈無自新之
道乎清將別無所答茶罷起去為白臥乎事 二十三日夕龍將與
加麟博氏來傳帝命于世子前曰前監司鄭太和別無更問之事自
義州直為放送漂海三人不為直招變其辭說其罪固重其時查問
之人亦不無罪而知而特赦前監司沈演前兵使金應海則以道主
與主兵之官漢船往來不即捕捉之罪果重而自本國分輕重論罪
前府使洪頤性前僉使趙克健亦自本國從輕重科罪宣川府使閔
應齋別將金礪器新到之人別無可問之事並自本國查出論罪潛
商人劉今男金孝生李玉同等則其罪可殺而亦自本國滅死處置

兩司長官徐景雨李厚源前判書李景會李顯英前參判李植則自
灣上之送定州人鄭二男初以潛商援引囚禁義州今則歸罪于高
忠元亦為放送慶業妻妾同生族屬等現捉者並嚴囚義州以待分
付慶業必須今月晦日內皇帝出獵前捉送可保無事且前日義州
拘留人等乙並仍囚以待云云禁軍金俊鐵即刻持狀啓出去 二
十三日狀啓即日加麟博氏自帝所來傳帝命于世子前曰前監司
鄭太和別無更問之事自義州直為放送為漂海三人則當初渠
或乘桴出來或漢人以船載送為良置直招之所當無罪而變其辭
說其罪固重分叱不喻捧招則人亦不無罪而知而特赦有若無罪
者然知此意放送為齊前監司沈演前兵使金應海則以道主官主
兵之官總領船師手下有兵為白乎矣漢船往來不即捕捉其罪果
重而自本國分輕重論罪為齊前宣川府使洪頤性前宣沙浦僉使
趙克健自本國從輕重科罪為齊宣川府使閔應齋別將金礪器段

新到之人別無可問之事亦自本國有罪無罪查出論罪為齊潛商
人劉今男金孝生李玉同則其罪可殺是乎矣然亦自本國滅死處
置事是在果今男玉同則方囚鳳城待出送處置為齊前日義州拘
留人等段置并為仍囚以待為齊林慶業捕捉與否乙尚不報知未
知其由慶業妻妾同生族屬等現捉者乙良並只下送義州嚴囚以
待是如為白乎亦慶業必須今月晦日內皇帝出獵前捉送可保無
事不然則如荆棘刺肌膚從有所不好矣是如為白齊兩司長官徐
景雨李厚源前判書李景會李顯英禮曹參判李植則亦自義州上
送是如為白齊定州人鄭二男初以潛商援引囚禁義州為白有如
乎今則歸罪于高忠元亦為放送是如為白齊皇帝來月初二日出
獵時世子大君從行事分付乙仍于時方治行以待為白去乎當此
嚴寒不任煎燬為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近日此中事機似有和平
之色為白有在界惟只皇帝出獵查事決末似在歲後為乎矣館中

陪從臣賓客韓亨吉則素有風病風城往來之後委頓經月爲白有
弥司書權慶昌則自入來時落馬傷腳至今扶杖而行文學李慶相
陪從得往獵所輔德臣朴遜以正朝問安出去爲白有在果新賓客
差出是如爲白乎矣入來遲速未可預料貳師八月瓜限之後尙無
替代之人如有前頭難處之事則臣之死生則有不可恤而恐誤國
事極爲悶慮新賓客催促歲前入送爲白只爲二十四日早朝衙
門請世子詣帝所坐于都察院龍將傳言曰崔鳴吉行祭箕子廟時
閱聖徽同參云而所供相左兩人之言未知孰是世子答曰遠在此
處不聞不覩之事何以知其是非乎龍將又傳帝命曰聖徽以監司
只備祭需云削職放送李景爽則當初出去時承我之命世子重其
事至送師傅而不爲明查中路徑還亦不往拜國王是上負我命次
負國王世子今則漢船之事已爲發覺罪固當死而以世子師傅久
留此地之故特寬其罪減死削職放送宜當云云還館後宰臣講院
以下問安仍爲入侍俄頃龍將加鱗來到館所與世子同坐招閱聖
徽跪于庭中傳布帝命放送之意申言兩人永勿除職之意而起去
二十五日狀啓他餘事情段再昨既已專人馳啓爲白有在果昨
日早朝衙門以帝命請世子詣帝所坐于都察院龍將傳言曰崔鳴
吉行祭箕子廟時閱聖徽同參是如爲乎矣聖徽所供則以監司備
進祭物而已不爲參祭云云兩人之言未知孰是世子答曰遠在上
國不聞不知之事何以知其是非乎龍將又傳帝命曰聖徽以監司
只備祭物云則削職放送爲弥李景爽則當初出去時承我之命世
子重其事至送貳師而不爲明查唯聽同朝之官俺匿之言中途徑
還亦不往拜國王是上負我命次負國王與世子分叱不喻今則漢
船之事既以發覺罪固當死以世子師傅久留此地之故特寬其罪
減死削職放送宜當此兩人永勿除官云云爲白齊世子還館之後
龍將加鱗來到館所招閱聖徽跪于庭中傳布帝命放送之意申言

兩人永勿除職之意爲白乎弥明日發送亦爲白乎等以今日出去
爲白齊崔鳴吉李之龍沈天民三人段專不舉論未知其意爲白臥
乎事 二十六日早朝龍將與盧施加鱗博氏來傳帝命于世子前
仍辟左右曰林慶業尙不捉送必有當初指揮逃走者亦必有藏匿
不出者不得已俺等出去不限時月期于慶業捕得後回來本月十
五日祕密狀啓若干人亦有所聞云云而探知其意而終不明言李
娃之死此中之人無不明知而伴若不知未知其意之所在也文學
李慶相譯官李馨長趙存信等與盧施皮牌兩博氏鄭譯八固山軍
人各一名當刻出去 同日狀啓即刻龍將與盧氏加鱗兩博氏來
于世子前傳帝命曰林慶業尙不捉送不得已俺等出去捉來計料
爲乎矣必有當初指揮逃走者分叱不喻亦必有藏匿不出者俺等
此行不限時月必待慶業捕得後回來亦爲白乎於萬一慶業終不
得捕捉則指揮藏匿之人期于擗發爲你慶業妻子族屬等無論少
長盡爲斬殺是如爲白齊今日十五日祕密狀啓中五人事段置亦
有所關是如爲白去乙世子教是欲探知其意而終不明言爲白齊
李娃之死此處之人無不明知而伴若不知而去未知其意之所在
爲白齊文學李慶相譯官李馨長趙孝信等率去事龍將而請于世
子前故不得已依庚辰例今此盧氏皮牌兩博氏及鄭譯八固山軍
人各一名一時出去爲白臥乎事 十二月初二日世子大君平明
離發館所隨帝獵行由北城門而出留館諸臣及質子等擬于郊外
祇送而衙門不許且有下令故到大王家前路而還來館所嬪宮問
安答曰知道發行之曉衙門稱以帝命分付曰自前獵行講官陪往
別無狀啓狀達之事落後云云使譯官等往復爭于至於累度而無
意動聽司書柳慶昌詣閣門外稟達後出見李枋叱石韓巨源輩百
般舉理懇訴不可無講官而此則陪往無所用故衙門分付如此不
必更言云不得已騎馬馳往則驅迫還入終致陪從無講官此是前

所未有也痛嘆悶迫何可言 十三日衙門之人自遼東傳交替頭
兵將李迪狀達即領率兩西軍兵發向錦州也軍牢僉忠立及刷馬
夫一名自獵所以病落後還來聞陪從藥房書員趙宗立中路身死
極爲驚慘屍身則官給木布等物使之斂理野坂以爲他日收屍出
去之地中使崔忠績領衙門所呈柑子柚子石榴等物入來留于東
館 十六日早朝清人自城東門結架以綵紙綵段造大屋又作土
人土牛如農夫沾體塗足耕種播穀之狀輿之曳之其上書宜春兩
順風調等字戲子優人皆著綵衣各呈其才擊鼓鳴鈸雜遝道路祈
祝隨行則我國所謂假農作之類也此則立春前習禮云云 二十
八日酉時帝自獵所還來世子及大君亦還瀋陽館所宣傳官李卓
男領獵得獐鹿等物落後蓋以人馬疲病不得前進故也義州軍官
朴得信領正月朔膳及東宮誕日物膳護送將張進元領走回黃守
等三名司禦尹友京並一時入來留司僕正朝使一行已入東館故

瀋館錄 卷五

十七

遼海叢書

此則移寓於司僕衙門分付也 三十日前後領兵將狀達自錦州
入來即軍兵交替事也

癸未正月初一日午後大衙門盛設宴禮大張雜戲世子及大君亦為依例進參正朝使臣一行呈納方物後並為參禮有西域南華僧稱名來修歲禮此僧極其尊敬與皇帝抗禮別設坐板坐于諸王之上為此設戲有倍于前日而帝自獵還時有疾云云夕時還館 初三日早朝禮部使衙譯來言曰十王夫之喪逝諸臣皆往弔世子大君亦不可不往云不得已依其言往還 初九日十王夫之喪諸王皆致賻世子獨不可不為云云故送霜花紙二十卷白綿紙二百卷丹木百斤 十五日夕時自帝家盛張旗幟曳出屋橋飾以綵紙綵段騎者約可百餘人俱甲冑執戈戟羅列左右僧徒戲子擊鼓鳴鈸作隊隨行分向東西南門而去蓋為逐鬼禳災之事云 二十二日博氏之行自東回還東陽尉申翊聖前判書金尙憲前判書李明漢右參贊李敬與前參判許啓察訪申翊全偕來林慶業同生妻子族

屬奴婢等二十三名及差使員昌洲僉使崔得男孟山縣監李完錦州替代清譯金應信等亦為一時入來並留東館龍將與鳴林來到世子前辟人言曰今來諸臣中東陽尉兄弟國王近屬云於世子幾寸親而於國王果切近耶再三申問世子答曰東陽尉乃先王駙馬即于國王為三寸叔其弟申翊全亦國王戚里也其他諸宰皆以名卿與國同休共戚之人安敢作此無益之事以誤國家乎奸慝之人乘時構捏陷害緝紳大國若用重律于諸臣則非但諸臣抱冤適足以售惡人之所欲皇帝聖明俯燭彼此情勢可知其真偽矣龍將等別無所答唯唯而罷仍往衙門押致五臣查問所供之辭則詳在其時狀啓謄錄故煩不記金判書尙憲不在其中前日鳳城所囚高忠元舡人申金等八名則博氏入來時令宣川府使閔應燾監刑行刑云譯官趙孝信實來前日留灣諸臣依帝命科罪忝文呈納衙門 二十三日龍將與鳴林又來世子前辟人言曰國王以五臣無非暖

味東陽切近國戚懇救等語及昨日世子所請許多說話並五臣所供之辭具由奏知則皇帝曰此人等雖有所為之事豈可吐實乎果是國戚扶植南朝以語國事無為負國王親親之盛德乎諸臣恐恟徑殺李娃以為沒跡之地娃若生存則可以卜明而今既殺之雖或冤抑查覈無路駙馬非一人宰臣亦非一人而拈出諸臣之名豈非偶然何可盡信其所言乎世子更以昨日申下之意百端反覆不為動聽仍為罷出是日宰臣講院入侍林慶業妻子族屬自東館移居于西北城隅內獄之後其中遠族二人及奴婢七名合九人送于館所曰此輩則別無身犯之罪囚置無據皇帝特送館中以為耕農之補云云 二十五日早朝世子及大君方往帝所之際衙門有明日退行之分付故中路回還 二十六日早朝世子及大君詣帝所立于武功坊門外則禮部官員稱云者來問曲折捧入呈文仍令退在于下馬碑近處向午龍將皮牌博氏等二三人及鄭譯出傳帝命曰

申翊聖兄弟非謂無罪而以國王近戚世子懇訴之故特為放宥以為國王世子之光彩其他諸臣則世子所懇雖如此不可輕放云云故行茶罷送俄頃龍將皮牌噴林等三人來到世子前令鄭命壽李枋叱石等往東館招致東陽尉兄弟跪于前楹龍將三人起立傳其帝命曰如前日之言即為解鎖著笠向帝所四拜謝恩之後仍為出送 二月初二日內官張倫翊贊崔濯清譯崔仁傑禁軍李廷男金成一等加給田折受事借博氏一人衙譯李枋叱石出往鐵嶺衛蓋上年受田時以千日耕折受為言其時以農作難便之意多般搪塞而衙門勒給六百日耕矣今則衙門聞前秋各屯所獲甚夥又給四百日耕以千日之數云云東陽尉之行姑令遲留矣龍賤兩將范文程皮牌鳴林盧施等六人及名不知翰林稱云者二人猝然來到世子前招致申翊聖兄弟跪于堂中諸人起立博氏傳帝命曰南朝于本國有壬辰拯濟之恩我亦知之而丙子君臣上下舉國生民再生

之德在於清國南朝之恩在先王清國之恩在今王比之人家則南朝如大父母我則如親父母何可忘我恩而扶植南朝乎駙馬亦于我有再生之恩亦不可不知此意不但駙馬聽之歸告國王宜矣仍令下庭拜謝後今日使之發行云云 同日狀啓博氏之行前月二十二日回還京來申翊聖等五臣與金尙憲一時率來爲白有齊慶業妻子族屬男女二十三人并以押來入置東館爲白有齊博氏來時前月十五日到鳳城令差使員宣川府使閔應齋前日所囚潛商高忠元紅人申金等八名領出城外行刑是置馳達爲白有齊差使員昌洲僉使崔得男孟山縣監李院錦州交代清譯金應信等爲白有齊二十二日龍將鳴林來于館所辟人言曰今來諸臣中東陽尉兄弟國王近屬云於世子幾寸親是於國王果切近耶再三申問爲白去乙世子答曰東陽尉乃先王駙馬於國王爲外叔其弟申翊全亦國王之戚也其他諸宰皆以名卿與國同休戚之人安敢作

此無益之事以誤國家乎奸惡之人乘時構捏陷害精神其爲情狀不言可想大國若用重律於諸臣則非但諸臣抱冤且售惡人之所欲皇上明聖俯燭彼此情勢則可知其真僞矣龍將等別無所答之辭唯唯而罷出仍往衙門招五臣查問所供之辭則別紙騰送爲白齊二十三日龍將鳴林又來館中言于世子前曰國王以五臣無罪曖昧之狀東陽尉切近國戚懇救等語及昨日世子所請許多說話與五臣所供之事並爲奏知則皇帝曰此人等雖有所爲之事是乃豈可吐實乎果是切近國戚扶植南朝以誤國事無乃負國王親親之盛德乎諸臣恐恟謀殺李姓以爲沒跡之地姓若生存則可以辨明而今既徑殺雖或冤抑查覈無路駙馬非一人宰相亦非一人而拈出諸臣之名此非偶然何可盡信其所言乎只留六臣其餘人馬並爲出送云云爲白去乙世子更申昨日之事反覆言說而不爲動聽罷出爲白齊慶業妻子族屬自東館移置西北城隅內獄牢囚後

其中遠族二人及奴婢七名合九人送于館所曰此輩則無身犯之罪囚置無據皇帝特送館中以爲耕農之補云云爲白乎於俊業所持卜馬三四亦送館所善養使用爲白齊二十四日龍將等坐衙門招問金尙憲所供之辭亦爲別紙騰送爲白齊二十五日世子教是招諸賢與宰臣講官齊會下令曰國家遭此非常之變名卿貴戚橫罹不測綁拿異域自上方在調攝之中必勤憂念余之心神荒擾罔知所措親往皇家欲爲呈文竭力仲救以解冤枉之情未知如何臣等與諸賢等皆以爲久當乙仍于二十六日朝世子詣帝所措辭呈文則帝即許申翊聖兄弟曰非謂無罪而放釋雖或有罪以國王近戚世子來詣懇訴特有以爲國王世子之光彩其他諸臣則雖世子所懇如此切不可輕放云云爲白遣行茶罷送爲白齊世子還館之後龍將皮牌鳴林三人來于館所東陽尉兄弟加鎖縛手跪于前極龍將等三人起立傳帝命如前即爲解鎖著笠而向帝所四拜謝恩

之後接置於質館任意往來館中爲白齊東館所置諸臣之中外判書李明漢病重世子言于衙門送醫救療之意則許諾爲白乎等以令醫官往見爲白齊李之龍沈天民等同置之後禁人相通尤極苛察消息難通而崔鳴吉時無大段疾病云云爲白在果此三人則尙不提起結末無期爲白齊東陽尉之行朝日姑令遲留龍賤兩將范文程皮牌鳴林盧施六人及名不知稱翰林者二人來于館所即招申翊聖兄弟跪于堂中諸人起立一博氏傳帝命曰南朝于本國有壬辰拯濟之恩我亦知之而丙子君臣上一國生民再生之德在于清國南朝之恩在先王時我之恩則在今王比之人家則南朝如大父母我則如親父母何可忘我恩而扶植南朝乎駙馬亦于我有再生之恩亦豈不知此意不但駙馬聽之歸告國王宜矣申翊聖答曰當依帝命陳達于國王前云則仍令下庭拜謝後今日使之發去爲白臥乎事臣金尙憲今月二十四日夕在東館鄭譯以衙門意來

問臣以指揮使臣主張殺姓兩件事臣以無此事答之其語如下文所云食頃衙門又使韓巨源招臣即往戶部龍與名面而不知一人同在臣至階上櫺外脚疾甚苦使人扶擁而坐側身橫足不責苛禮問曰前日既以上疏橫議之故被逮入來厥罪甚重篤老之人殺之不關故出置灣上所當懲創後改而猶復干預國事指揮使臣多所阻礙至于諸宰臣上疏請勿殺李姓而獨爲主張竟致於死是何耶臣答曰國家已定之事雖在朝之臣尚不得更改況被罪在外之臣何敢干預乎至於指揮使臣多所阻礙尤非被罪之臣所敢爲此事卞之甚易不待自明而可知也大概干預國事指揮使臣乃好權勢者所爲我若好權勢則當求爲有權勢之職今以老病自退而復好權勢豈有此理李但姓祖子孫三世有負國大罪我爲全諫論啓加罪李姓以此切齒啣毒常圖報復此乃一國所共知者也名面不知人再次盤詰都不出初問兩件之外問畢使之出去矣 初六日內

官張倫翊贊崔濯清譯崔仁傑等加受田折受後入來四百日耕內鐵嶺衛二百日耕方湖二百日耕受出云云 鐵嶺衛距遼東北一百三十里云矣 初七日宰臣講院聯名狀啓龍將與范博虛氏來世子前傳帝命曰自古帝王過剛箝制臣鄰則不可爲國過柔優游不斷則必至于顛覆邦家國王過于仁柔不能抑制羣臣凡事瓦裂致有如此之舉實爲不當設或國內有不安之事惟朕臨御有何畏懼乎潛相往來遠越生事雖不逞之臣所爲而王亦豈不知之李之龍沈天民特一么麼草芥之人也大官指揮安敢不從罪在罔赦而責歸大官故朕洞燭其情狀特爲宥宥此意知悉亦爲白齊狀啓起草于坐上范博氏言于龍將再三抹改多有添損之處爲白乎林正書後明日更見出送云云爲白臥乎事 初十日狀啓諸孫阿只氏行次今東還內官玄德成陪往爲白乎林內官金希顏亦爲替去爲白齊李之龍沈天民放釋之後西館諸宰時無處置爲白在果李沈二人段行次一時出

去爲白齊 十二日諸孫阿只氏行次東還內官玄德成陪往世子及大君送之混河江上仍爲駐駕野坂日暮還館 十三日龍將與虛施噶林兩博氏來于世子前傳其帝命曰金尙憲則移置北館李敬與李明漢則各贖一千兩銀子許啓則減贖六百兩此兩贖銀若自公家許給則甚不可使之各自其家措備速納云云且招三臣跪于庭中傳諭帝命仍令解鎖西向四拜謝恩出送之後龍將等起立又傳帝命于世子前曰南朝之於本國臣事既久壬辰倭變出兵拯濟其恩則莫大而戊午建州加兵時南朝軍馬自西路本國兵馬自東此舉已報壬辰之恩今復顧戀南朝爲扶植之計甚爲不當此意知悉龍將等還坐後又告于世子前曰朝鮮於南朝爲一家既爲大恩先國王盡誠則是矣丙子東征約和之後自上自國王世子下至滿朝羣臣百萬蒼生皆得全活我恩則在于今王不此之圖每有生梗之事是何意耶世子以今聞此言遍身寒粟當馳告國王措辭爲答

龍將等罷出之後李馨長來傳鄭譯之言曰狀啓明早出送且促三人贖銀星火備送贖銀來納後三臣並爲出送云李馨長且言謝恩使差出之舉鄭譯曾已聞知故查事垂完使臣入來與否問于鄭譯則答曰諸臣出送後常有勅書見勅之後方可謝恩徑送謝使之後又降勅書則使臣必當重復入來非但事勢難便弊亦不贊姑待此中處分一番送謝恩爲當此意亦爲啓聞朝廷云云 十四日狀啓本月十三日龍將與虛施噶林兩博氏來於世子前傳帝命曰金尙憲則移置北館李敬與李明漢許啓三人則自下以應死擬律爲有似乎皇帝特命至重非曰無罪不忍殺之並削職放釋爲乎矣李敬與李明漢等則各贖一千兩銀子許啓則減贖六百兩爲在果此贖銀乙若自公家許給則不可使之各自其家措備速納云云爲白乎林且招三臣跪于庭中傳諭帝命仍令解鎖西向四拜謝恩出送之後龍將等起立又傳帝命于世子前曰南朝之于本國從事既久壬

辰倭變出兵拯濟其恩則莫大以此戊午年建州衛加兵之時南朝軍馬自西路本國兵馬自東路此舉已報壬辰之恩今復顧戀南朝爲扶植之計甚爲不當此意知悉云云爲白齊龍將還坐後又告于世子前曰此則非傳命之事是在果帝意如此不可不知是如爲白遣乃曰朝鮮于南朝爲一家亦有大恩先國王盡誠則是矣丙子東征皇帝親率兵馬驅入一國君臣於石穴之中約和之後上自國王世子下至滿朝羣臣百萬蒼生皆得全活我恩則在于今王其可忘乎大國若與南朝相戰我勢若傾則其可不出相救乎不此之圖每有生梗之事是何意耶世子以今聞此言遍身寒粟當馳告國王措辭爲答爲白有齊龍將能去之後李馨長來傳鄭譯之言曰狀啓明朝出送且促三人贖銀星火備送亦爲白乎旆龍將說話之際亦言同贖銀乙來納後三臣並爲出去云云爲白齊 同日狀啓李馨長來言謝恩使差出之舉鄭譯曾已聞知故查事垂定使臣入來與否

乙問于鄭譯則答曰諸臣出送後常有勅書或遣使或順付見聞動之後方可謝恩徑送謝使之後又降勅書則使臣必當重複入來非但事勢難便弊亦不貲姑待此中處分一番送使謝恩宜當之意乙啓聞朝廷亦爲白乎旆狀啓臨發鄭譯來到講院申言謝恩使臣不當徑送之意再三丁寧而且曰三臣削職之言乃是本國罷職也此國例贖銀之時則罷其職名云云爲白齊 十七日方湖加受田之諸王曾已折受處故衙門有他地改折受之分付內官張倫翊贊崔濯清譯崔仁傑偕博氏一人衙譯韓巨源又爲出去 十八日張倫崔濯清譯崔仁傑柳千戶處受田二百日耕入來 所謂柳千戶者地名也距 十里云云 二十一日前參贊李敬與前判書李明漢前參判許啓引接司書柳慶昌入待 二十五日前衙門分付內此地農牛質得蒙古地方館所各處屯所及又有加受之田必有農牛不足之患衙門人一時送人質來去衙門之言不可不從譯官趙孝信申尙福持

質牛物貨是日發向蒙古地方 二十六日前判書李明漢引接

二十七日午時衙門人猝然來言世子即刻來詣闕門別衙門云云世子進往則龍將范文程皮牌噶林盧施諸博氏坐于都察院博氏傳出勅書世子跪于堂中使講院披讀曰勅書出送本國世子不可不先知勅中事意故報知之龍將仍曰勅中事于世子意何如世子答曰皇帝軫恤小邦如赤子有過慈母教誨不知所達世子且曰諸臣皆蒙聖恩有處置獨灣上前日留置之臣尙不舉論其中朴潢則有九十老母若不得生前相見永抱終天之痛則其情罔極云則龍將曰非是忘卻帝無命令明當稟旨云而書四人之名以去還館後宰臣講院及三藥房質子等問安答曰知道仍有宰臣講院及三臣並引接 二十八日狀啓皇帝避痘西門外別館十餘日來切無衙門分付之事爲白如乎昨日午間粹然來言世子教是來詣闕外衙門亦爲白去乙世子進往則龍將范文程皮牌噶林盧諸博氏坐于都

察院出勅書世子跪于堂下博氏傳勅使講官披讀曰勅書出送本國世子不可不先知勅中事意乙仍于報知云云爲白等以讀罷後同勅書上送爲白在果龍將曰勅書中事于世子意何如世子答曰皇帝軫恤小邦如赤子有過慈母教誨不知所達是如爲白遣世子且曰諸臣皆蒙聖恩有處置爲白乎矣唯只灣上前日留置之臣尙不舉論其中朴潢則有九十老母若不得生前相見永抱終天之痛其情罔極云則龍將曰吾輩非忘卻帝無命令明當稟旨云云而書四人之名以去爲白齊 三月初二日狀啓臣等之行入藩之日依前先置于東館經宿之後李馨長李栢叱石韓巨源金應立等以衙門之意來言曰三臣贖銀方待朔膳之來今則朔膳已到先爲納銀後臣等一行方許出館是如爲白去乙臣等收合諸行所資若干銀兩並與三臣所辦之銀僅得備納同三臣等今明將爲出送是如云云爲白齊 初三日前參贊李敬與前判書李明漢前參判許啓前

賓客韓亨吉並東還 十九日近日帝在避寓所證勢頗甚平明李
芾叱石等秘密來言曰世子似當有問病之事云云依其言方爲行
次之際衙譯輩又爲來言禮部稟知帝前後當爲舉動云故還爲停
止 二十二日自帝所更張鼓吹引出綵轎所謂道士挾其左右官
員稱云者作隊隨行向南門而去概以帝病祈禱禳厄之舉云 二
十四日昨日皮牌博氏來言于館所曰庚辰年林慶業領舟師入去
時漂去軍兵即刻自寧遠衛出來龍將今方坐衙門盤問之後必爲
來告於世子前云而終夕不來矣今日晡時龍將及范文程噶林博
氏等三人來詣世子前曰庚辰漂去人十名昨夕自寧遠逃來稟于
帝前則皇帝使之押付館所解還本十渠等必有思鄉之念宜於明
日內別定一二官員出送云云世子答曰渠等萬死之餘仰恃皇上
歸命上國而皇帝即令出送帝德罔極非但渠感泣祝手舉國聞之
孰不感激龍將曰世子宜問南朝吳總兵所率清兵赴西後得三大

城小城則不知其數云龍將等又要詳細問之世子語次問問自義
州逃去崔孝一今在何處云則回達曰崔孝一亦在吳總兵幕下做
得名不記某官吳總兵待之甚款給銀三十兩使之買家以居而渠
盡爲賣食只以七兩銀置數間瓦屋而處極爲貧窮云則龍將聞之
曰投入南朝有何所利乎世子答曰曾見叛奴背其本主投入他處
而善爲居生者乎龍將等唯茶罷起去 二十五日狀啓昨日比把
博氏來於館所曰庚辰年林慶業領舟師入去時漂泊軍兵十人當
刻自寧遠衛出來龍將今方坐衙門盤問問畢後必爲來告于世子
前是如爲白乎矣昨日終夕不來今日晡時龍將及范文程噶林博
氏三人來詣世子前令李芾叱石傳言曰庚辰年漂去軍兵十人昨
日自寧遠衛逃來爲有去乙稟于帝前則皇帝使之押付館所解還
本土爲白乎矣渠等必有思家之念宜於明日內別定一二官員出
送云云爲白去乙世子答曰渠等萬死之餘仰恃皇帝歸命上國聞

之孰不感激云云龍將等曰世子宜問南朝事情於彼輩爲白去乙
世子問于軍兵等處則軍兵等回達曰渠在時爲吳總兵所率清兵
赴西後得三大城小城則不知其數云龍將又要詳細問之爲白去
乙世子語次問自義州逃去爲在崔孝一方在其處乎亦得見之耶
云則軍兵等回達曰崔孝一亦在吳總兵幕下似做某官而不知何
職吳總兵待之甚款給銀三十兩使之買家以居而渠盡爲賣食只
以七兩銀子買數間瓦房而處甚爲貧窮云則龍將聞之笑曰渠投
入南朝有何所利乎世子答曰曾見叛奴背其主投入他處而善爲
居生者乎心常痛之矣龍將等唯唯茶罷即起去爲白去乙內官張
倫劉汝亮等適者准朔乙仍于同軍兵等乙使之押去爲白乎旂軍
兵等小名成册備邊司以上送爲白遣昨日龍將在衙門盤問說話
段置別單書啓爲白乎旂龍將等今番來詣時多有和悅之色少無
咆哮之語專由於軍兵等善爲說辭置對明白爲白臥乎事 別單

庚辰年林慶業舟師領去時軍兵有漂流者其中十六人稱刈苜質
糧事出來爲有可自寧遠衛鱗次逃還六人段不知所向十人斃
逃入於錦州衛同衛把將極其款待許馬出送爲白乎矣別定清人
押送于帝所本月二十三日來到爲白去乙龍將即爲開坐於衙門
同軍兵等招入盤問曰當初林慶業以預通南朝事先送汝等爲有
置汝等亦不可明白陳達爲旂朝鮮曾有送僧往來之事亦有文書
相傳之語此等曲折汝等必爲聞知若不一一直接則當斬汝等云
則軍兵等頭頭者三四人齊聲以對曰若以先通之軍入送則必以
輕舸載送而俺等則同乘于軍糧滿載之舡逢風漂泊被擒于那邊
此則可以不卞而白送僧通書等事此係極密極祕之事彼豈有向
俺等說道之理乎所未聞之事乙雖萬被誅戮何可誣飾以達乎云
則龍將頗以爲然爲白遣龍將又問寧遠衛軍兵多少幾許而盛衰
如何云則軍兵等對曰吳總兵所率軍兵則蒙古三千餘人並計其

老殘則僅數三萬軍糧則運轉之路爲清兵所攔阻僅支數朔之用矣龍將又問曰清兵入去之後幾處捷得云耶軍兵等對曰大城則初運三處又云五處捷得小城則甚多云如是問答後龍將罷出而歸翌日以帝命同軍兵等率來館所交付而去爲白齊 二十六日午時龍將與噶林博氏來詣世子前寒暄之後辟左右招醫官蔡得沂不言某人之病而問病根與痛勢蔡得沂以宜用九味清心丸及生地黃等藥爲答則龍將問藥後即爲起去 二十八日狀啓本月二十六日龍將率噶林博氏詣于世子前寒暄之後辟左右招入蔡得沂不言某人之病而三問病根與痛勢爲白去乙蔡得沂以宜用九味清心丸及生地黃等藥爲答則龍將等問藥後即爲起去今日午時量龍將與噶林博氏又爲來到于世子前等閒說話之後辟左右曰皇帝病患則今已向差而欲爲對質於在此漢醫處極擇善解藥術一等之醫一人及針醫柳達并以罔晝夜星火入送事

乙爲白乎此言不可不極祕在此則世子知之而啓知于國王本國則只國王知之舉行云云臨罷縷縷嚴飭毋致漏泄爲白遣風眩等症所用藥及竹瀝亦爲求請爲白臥乎所急急入送爲白乎九味清心丸設置必索之患是白去乙已爲作丸者則彼必疑以不用欲於彼亦見處依法劑給爲白去乎所入各種亦爲措備生地黃并以急急入送爲白乎矣九味清心丸非但材料甚多目今唐材阻絕已久以此指辭欲爲搪塞而觀其氣色極係切迫似非尋常所用故不得不許爲白去乎不必准一劑劑給令該局斟酌覓送教矣龍將等言內事係時急別定禁軍馳啓是如爲白臥乎所此是彼人極祕極密之言乙仍于別爲狀啓禁軍尹螭准授出送爲白乎內官朴昌壽段置以問安事同送爲白臥乎事 四月初一日早朝衙門送昌鼎博氏稟於世子前曰灣上留在宰臣前在南方時築城于邊山云只築城耶抑亦儲穀耶罪之輕重不係於此從實言之爲當云世

子答曰邊山無築城之事措備若干軍糧並設舟師者別無他意只爲防倭之備而已如是往復之後龍將與噶林博氏來到世子前曰皇帝用赦俺等承命以來令李枋叱石招崔鳴吉世子曰金判書亦在北館云則龍將等曰此亦當赦又使韓甫龍招金尙憲兩臣來詣後龍將等招入庭中立傳帝命曰爾等俱有死罪憐其老病且惜人命貸以不死矣今者方施大需之典故特爲放宥宜置世子館所近處云仍令解鎖世子再三稱謝則龍將令兩臣西向謝帝命金尙憲以腰痛不爲行禮龍將等強之則終不運動崔鳴吉西向行四拜後出送兩臣且令韓巨源招致林慶業族屬林亨業林俊業林興業等十三人又立傳帝命曰當初慶業入來則當先崔政丞放送汝等亦無如此之事只以亡命之故拘留汝等矣今用大赦此國死囚盡爲放釋朝鮮之人亦是我民故使之均被濡澤云慶業妻及婢子二口仍爲囚之留置灣上朴潢申得淵曹漢英蔡以恆等亦並放送今姑

勿通當自此送人以放云云仍令內官錄四人之名又使講院書吏書林慶業族屬各人之名即爲起去兩臣仍爲肅拜之後往留質館慶業族屬亦留質館 初三日狀啓本月初一日早朝衙門送噶林博氏弟昌鼎博氏稟于世子前曰灣上留在宰臣前在南方時築城邊山云只築城耶抑亦儲穀耶罪之輕重不係于此從實言之爲當云世子答曰邊山無築城之事措備若干軍糧並設舟師者別無他意只爲防倭之備而已是如往復後龍將與噶林博氏來詣世子前曰皇帝用赦俺等承命以來令李枋叱石招崔鳴吉爲白去乎世子教是曰金判書亦在北館云則龍將等曰此亦當赦又使韓甫龍招金尙憲兩臣來詣後龍將等招入庭中立傳帝命曰爾等俱有死罪而憐其年老且惜人命貸以不死矣今者方施大需之典故特爲放宥宜置世子館所近處云仍即解鎖世子再三稱謝則龍將令兩臣西向謝帝命崔鳴吉起立脫金尙憲欲一時爲之金尙憲以腰痛不

爲行禮龍將等強之則終不運動崔鳴吉西向行四拜禮後龍將等
出送兩臣且令韓巨源招致林慶業族屬林亨業林俊業林興業林
振茂林振重林富義林孝義女人美英還生承真次貞奴義玄婢春
介等又立傳帝命曰當初慶業若入來則當先崔政丞放送汝等亦
無如此之事以其亡命故拘留汝等矣今用大赦此國罪囚盡爲放
釋朝鮮之人亦是我民故使之均被濡澤云慶業妻及婢子二口叱
分仍囚是如爲白乎旆義州留置爲在朴潢巾得淵曹漢英蔡以恆
等乙亦非放送爲白乎矣今姑勿通常自此送人以放云云仍令內
官錄四人之名又使講院書吏書慶業族屬各人之名即爲起去兩
臣在大門之內龍將出去之時崔鳴吉別爲跪謝帝恩于龍將前金
尚憲臥于其側龍將久久瞪視而去兩臣肅拜於世子前後出往質
館仍留其處慶業族屬林亨業等亦在質館爲白遣以朴潢等放送
事前頭必有差官出送之舉爲白有臥乎事 初七日龍將與噶林

博氏來詣世子前以帝命傳言曰所放林慶業族屬奴婢並爲出送
而崔政丞金判書不可混同出送世子答曰兩臣出送時無帝命豈
有混同出送之理乎龍將笑曰前日李桂不待更令徑先處置故如
是區別之言矣義州留置四臣自館所別定官員傳布帝意而放送
今後則切勿干預於他人之是非事言送云云龍將起還之後世子
令譯官徐尙賢往于龍處曰崔與林族謂之俱有死罪而特令放釋
灣上諸臣亦令放送則前後削職諸臣似當同在蒙赦之中云云則
龍將方以念佛坐齊不爲出見回還之際路逢噶林博氏以下令之
意言之則噶林答曰今此林族及朴潢等先爲出送前後削職之人
則俺等當出赦赦云云 初八日宣傳官金遠聲以灣上四臣放送
事因衙門分付出去 同日狀啓昨日朝龍將與噶林博氏來詣世
子前以帝命傳言曰前日所放林慶業族屬奴婢等並爲出送爲乎
矣崔政丞金判書不可混同出送世子答曰兩臣出送時無帝命則

豈有混同出送之理龍將笑曰前日李桂本國不待更令徑先處置
故如是區別言之矣義州留在使臣自館所別定官員傳布帝意而
放送爲乎矣今後則切勿干預於他人之是非事言送云云爲白乎
等以宣傳官金遠聲別差出送爲白乎旆本月初一日龍將到世子
前放釋崔金兩臣及林慶業族屬奴婢灣上留在四臣亦並放送事
問答說話狀啓成則留置以待出往便爲白如乎昨日良中龍將又
爲來言乙仍于別成狀啓出送爲白乎旆朴潢等放送之官已令館
所定送今後則似無差官出送之事爲白齊龍將既還之後世子教
是令譯官徐尙賢往言于龍將處曰崔與林族謂之俱有死罪而特
令放釋灣上諸臣亦盡放送則前後削職諸臣似當同在蒙赦之中
云云則龍將方以念佛齊坐不爲出見回還之際路逢噶林博氏以
世子下令之意言之則噶林博氏答曰今此林族及朴潢先爲出送
前後削職之人則俺等當出去赦赦云聞其所答之辭似是渠中已

議之事以此見之則不及似當有博氏等出去之舉爲白去乎禁軍
張士敏前後狀啓贊持出送爲白乎旆狀啓爲白在醫官藥物等罔
書夜催促下送爲白只爲 二十四日醫官朴顯入來蓋曾以帝病
有藥醫針醫擇各一人星火入送分付故也 二十七日宰臣講院
達曰臣等俱以無似備員陪從待罪方寸之地輸誠咫尺之天日夜
所祝只在於無事奉衛早晚回軒而已雖學諺淺陋不足以輔導萬
一而其於有懷必達之忠自許無愧于古人頃于入待之時屢達營
造滋蔓之弊則邸下溫辭以答以既始處速完未毀處勿改之意爲
教玉音丁寧不啻再三意謂此役完畢之後更無改造之處矣即聞
譯輩入接之家又有毀改之令云其然豈可然乎古語曰天子無戲
言邸下之于臣等宜無戲言之答決知其必不然也而區區愛愛之
至不無疑慮之心茲敢冒死更瀆臣等竊揣邸下之意軫念於下輩
之難堪欲一新之俾無未盡之處邸下體下之意則可謂至矣而臣

等聞有此言即招譯輩問之則渠等所處之家別無難容之苦數人居處恢復有餘云閔子騫仍舊貫之說夫子許之王氏所云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者豈非今日之所可法者哉此時何時此地何地而爲此不必爲之役逾時匝月而不思停轍乎以邸下之高明非不能念及於此而必以爲既已始役而所費不多欲仍畢改以省後弊也而行邸草創之家何必一一稱意露臺些少之費而漢文亦且惜之願邸下念前日下答之辭察臣等更達之惻亟寢毀改之令以副大小之望不勝幸甚答曰今上戒書無非格言至論而此非樂爲之事若值霖雨傾圮傷人悔際莫及處於同舟不恤在下之苦于理不當豈有興作無益耗財取冤乎不可已之事未副羣意參商更思 五月十四日狀啓初七日食後龍將與范文程噶林博氏來到世子前坐定之後立傳帝命曰勅使往來一從漢使騰錄故多所貽弊於本國今則兩國一家朝鮮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除弊之道今已改定騰錄所當即送勅使而非但勅行纔還正當農時民弊可慮故令俺等先行減定節日勅使則待秋出送云爲白遣仍出示二張勅草爲白去乙世子教是跪答曰皇帝軫念我國之弊既減各樣物件又念民事當此方農之時旱災如此是如姑停勅行帝德固極再三稱謝則龍將等唯唯世子教是仍請騰書所示兩勅草則龍將許之爲白去乙騰書上送爲白乎勞勅書中所謂折席侍女云者指折銀房妓而言也勅行待秋發送事段鄭譯周旋之力居多是如馨長來告爲白臥乎所今此皇帝曠蕩之典實是我國生民之福歲幣各樣之外又減許多難堪之弊今已成騰錄草勅書至于先爲來示顯有誇詡之色與徒然傳播之說有異此係第一喜報乙仍于清譯崔仁傑別定狀啓准授上送爲白臥乎事 同日狀啓是日龍將送人于世子前以帝意求得黃照布一疋爲白乎矣節所無儲不得即副爲白有如乎聞其所言欲用於夏節求得甚切云令該

曹量宜急速入送爲白乎矣所謂黃照布者即俗所稱濟秋里是白齊 六月初三日判書金尙憲上書曰伏以臣衰朽之年久在幽縶百珍所加衆疾交發數日之中遂至危劇合限待暝幾不爲人伏蒙邸下哀憐加惠遣醫診視賜之藥物及時以治俾獲再活生全之仁與天同大感激之心如海益深臣大勢雖減餘喘未蘇綿綿延延伏在薦席不得趨詣行館少伸微悃不勝區區慕用之誠謹惶恐具書以達答曰今見來書不任感戀送醫問藥出於常例手書致謝殊甚未安病加於少愈靜養自愛俾速快痊副余至望 二十二日姜頤期計音入來嬪宮舉哀宰臣講院詣閣門外考五禮儀書入儀註而有進縵服之條其下註又有從俗用縵布帶之語他無所據且有下令故宮官一人往議于右相及崔相金判書定以所用縵服只用縵布帶而夜深未及成禮 同日狀啓前冬入西之軍自今月旬間陸續入來將領等段十一日齊至是如皇帝親往城隍堂焚香迎來乙仍于世子教是與大君同往皇帝還闕坐殿之後諸王以下世子教是次第入參西還諸將等羅拜于大庭有若復命者然而所著衣服破盡無形叱分不喻皆作鬼形分左右行禮而約可三十餘人比之上年起軍入去之數僅滿其半云云爲白齊皇帝出示孔雀三首鸚鵡一隻於世子前曰此仍今番軍人回還時中路所得云蓋是暹羅國所貢之物而被掠者也皇帝仍問世子曰爾國亦有此鳥乎世子教是答曰此非本國所產之鳥故未曾見之是如爲白齊暹羅國進貢之人渾身如漆髮紫貌怪者三人亦在庭內而其中一人稍解漢語爲去乙譯官朴庚生從便相語問其被擄緣由則其人曰暹羅國在南極大海中於朝貢之時乘船出來則下岸之後消了八箇月始達南京以故一番朝貢動經三年始得竣事而還今番則使臣井三十餘人將近順天府境內猝逢清兵使臣一行或逃或死俺等五人則終至被擄清將仍使看護孔雀鸚鵡作扛擔來云云庚生仍問

其國事情則其人等餒乏不能一一酬答而概言其國距日本西一月程而與我國亦近本國所貢方物則犀角象牙胡椒蘇木海珠玉絢物云云爲白齊中朝編修官吳姓人以封王事往河南府爲有如可回還之路亦遇清兵被擄以來而時來剃髮是如爲乎矣未能詳知爲白乎旂被擄漢人二名適到館所近處是有去乙朴庚生潛問中朝消息則皇上喜飲酒政多乖方上年以和事送數三差官于此回還之際適值皇上醉酒之時即令斬殺翌日皇上問差官去處左右以實對之則皇上又斬昨日監殺之人仍令更差和使則逢差之人見殺前使之舉似有迎難之色是如皇上又令斬殺云云虛實間渠等所言如此爲白乎旂內官用事猶夫前日大小政柄都在其手劉賦則太平歸順南路已通往來無礙是如云云爲白齊大概今番之役得不補失其所掠只是人口騷騷而金帛所得之數則比之濟南攻掠之時大半不及云而參以道路所見亦如是爲白乎旂

城門內外哭聲連屋以此推之則死亡甚多之說似非虛語回還將領等失律是如其中頭頭人方爲囚禁云云爲白乎旂攻城之數則與前日所聞大槩相同大城則林青蘇州兩城而小縣則七十餘云所謂林青在北京西南間二千餘里而屬徽州府攻取之時只有城郭必是中原預爲清野而然軍兵等久在飢困之中或得食物水飲則食必生疾飲或即死以此殞命之數甚多所持戰馬亦如回還之時到關門被遮五日僅得脫出小埔關口行軍四十二日始到於此爲白乎事 七月二十六日龍將賤佗馬范文程皮波博氏噶林博氏於士介博氏等來傳勅書世子跪受安木床上後東西分坐烹羊而進煎茶而行良久乃罷等臣李昭漢奉出去見其勅書布喻西犯建功事也 八月初八日朝賜賞職於西犯將士諸臣以下班立東西世子亦往參是日皇帝延堦設宴諸臣及世子皆引入殿上夫之亦同參終夕而罷 初十日夜分後皇帝猝殂世子即爲詣闕從

臣上下員役陪往侍候於外庭平明因禮部分付變著素服午時引入世子大君子內庭而從臣以下仍置外庭是夜世子達曉不得出 十一日世子朝夕往來夜還館所衙門送綿布十四疋半於館所從臣以下二十四員造著白衣云故依其言即爲製服 十二日衙門分付曰世子依諸王禮造著白綾衣云 十六日衙門送白金一千五百二十兩請買紙地二千卷丹木二千斤槐花二百斤 二十三日是日有完斂大會之舉世子平明詣闕入內庭 二十六日狀啓本月初八日皇帝迎堦設宴世子教是及大君引入殿上終夕而罷初九日夜半皇帝暴死世子教是即爲詣闕大君及諸從臣盡爲陪侍候於外庭爲白如乎平明鄭譯傳禮部之言曰變服節目本朝之禮爲之而欲服者服之不欲者不服亦說道爲白去乙世子教是變著素服從臣以下員役亦皆素服日午時引入世子大君子於內庭而從臣以下仍置外庭爲白乎旂日沒之後入棺殯於殿下待衛

儀物一依生時諸臣以下無貴賤簞之上盡祛蓋而皆爲素服爲白乎矣隨其爵之高下用帛用布爲乎旂是夜世子教是及大君經過內庭而不得出爲白齊十一日衙門送綿布十四疋於館所曰陪從員役二十四人造服喪衣亦爲白乎等以即爲製著隨參爲白遣世子教是及大君夜深後還館十二日未明時進參闕內爲白齊諸臣及職高者著白綾衣其下入參之人亦皆素服世子教是及大君亦以白綾爲服而衣次自衙門出給是如爲白乎旂世子教是及大君夜還館所爲白齊十三日世子教是及大君三時出入參祭而陪從員役引文德門內使之隨參爲白齊十四日進參朝夕之際爲白乎旂自十五日至十九日世子教是及大君往參朝祭即還館所是白如乎二十日以後亦不進參朝祭爲白乎旂二十三日有完斂大會之舉故世子教是及大君曉頭詣闕入參內庭從臣以下留在外庭爲白齊 同日狀啓昨初昏鄭譯以龍將之意入達於世子前曰

今此勅行往來之時皆以素服素膳出待以示哀感之色爲遣站上
支待守令等或有私用酒肉爲如可不無現露之患嚴明申飭爲於
朝鮮之禮皇帝之喪聞計七日而除服是如爲昆勅使回還若在此
前則大善而發行在于七日之後而一路上下人員皆著素服則雖
曰從禮而勅使所見必有失望是置各別變通知委俾無如前之弊
爲弥女色段置切禁出入于所見之處爲乎矣如此等事乙慎密舉
行勿令勅使知之是如云云爲白乎等以緣由馳啟爲白齊二十五
日遣官告廟爲白遣二十六日朝新皇帝即位受賀而世子教是及
大君往參賀班爲白乎於陪從諸臣亦皆隨參爲白齊 同日祕密
狀啓十四日諸王皆會于大衙門大王發言曰虎口帝之長子當承
大統云則虎口曰福少德薄非所堪當固辭退去定策之議未及歸
一帝之手下將領之輩佩劍而前曰吾屬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
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

兄當時朝政老不預知何可參於此議乎即起去八王亦隨而去十
王默無一言九王應之曰汝等之旨是矣虎口既王讓退出無繼統
之意當立帝之第三子而年歲幼稚八高山軍兵吾與右眞王分掌
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即歸政誓天而罷云所謂第三子年今
六歲是如爲白乎於俊王及小退密言於大王曰今立稚兒國事可
知不可不速爲處置云則大王曰既立誓天何出此言更勿生他意
問於九王則九王亦牢拒而入往十王家要見則十王曰此非相訪
之時終始不出見復問於大王則大王曰何爲再發妄言禍必立至
任汝所爲旋即發告九王曰吾亦聞知云而十六日夕捉致俊王小
退於衙門露體縛縛並其俊王母及小退妻即極殺之要退子及俊
王弟二人既縛而旋釋黨餘皆不治俊王財產軍兵沒入大王小退
財產軍兵入九王小退俊王即大王之子與孫也刑政除拜大小國
事九王專掌之出兵事皆屬右眞王八王則心非其立幼自退出之

後稱病不出帝之喪次一不往來云云爲白乎於小退籍沒之財九
王皆不入已散給卒下軍人馬八匹百分與將官等范文程以下漢
人三百名移送于皇帝高山其餘軍卒三千三百名自領是如爲白
乎於虎口王曰俊王兩弟皆幼無所依歸骨肉不可弃也率去養育
是如爲白乎於二十二日九王送人于八王曰雖有病患皇帝喪事
久不來參揆以事理殊常分叱不喻形跡異常不可一向退伏今日
完斂大會強疾來參爲可云則八王引入於內曰病勢危重不得運
動若不至此豈有引入不出之理乎答送云云爲白如乎八王翌朝
完斂扶病來參是如爲白昆虛實間隨所聞馳啓爲白臥乎事 九
月初二日狀啓登極勅使一行今月十五日自瀋陽離發事白牌今
日自衙門出給乙仍于使譯官李信儉賣持上送爲白在果上使戶
部丞政陳乃賤他馬副使國史院正乃噶林氏大通官孤兒馬紅乃
鄭命壽是白乎於一等頭目九員二等頭目八員三等員役二十八

名而衙譯韓巨源許得立崔起立等並在頭目之中是白遣新皇帝
大年號段稱以順治而來正月爲始行用是如爲白乎於迎勅時儀
仗鼓吹段爲修皇恩依前設行爲白乎矣支供宴享時段肉膳如常
進排只勿爲用樂爲白乎於勅使則雖以帝喪不爲冠帶我國儀接
之臣則並爲冠帶云而至于房妓一事段上使處深知其意則房妓
何可爲之是如爲白齊且因鄭譯得聞衙門之意則前帝聖節使以
皇帝崩逝之故若或中止不送事甚不當不可不仍爲入送是如爲
白置請令廟堂商確善處爲白只爲 同日狀啓即刻鄭譯以衙門
之意來言于館所曰白玉二片長廣各一尺厚六寸青玉二片長廣
各一尺六寸式極擇採取爲於石手乙良三田渡造碑爲在一等匠
人三四名及玉工刻手亦以一等各別擇定罔晝夜入送亦萬分申
飭爲白臥乎所觀其辭色似是欲用喪事之意是白置令該曹急急
舉行俾無更爲督促之弊爲白只爲 同日狀啓密聞近日傳說之

言則皇帝高山執權將領等若干人陰謀不軌是如有人投匿名書於九王家九王物色跟捕其投書之人而詰之則其所援引乃前帝孽兄與孽弟也捉致衙門得其實狀然後將論以誣陷之罪而諸王皆曰人命至重殺之似過云則九王曰此而不誅後患難防竟不聽而縊殺之爲白乎於本月初十日西師之時右真王八王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之祥等六將領去爲白乎矣一牛綠良中各抄二十名乙仍于元數十餘萬而牛綠之稱如一哨之謂是如虛實所聞如此非爲馳啓爲白臥乎事 初六日狀啓龍將使鄒譯傳達九王之意于世子前曰九王言俺荷國眷愛時深世子之待俺亦至其欲生不欲死之意可見俺有痼疾非竹瀝難治而蒙惠得服便見其效但此物非此地所產不得不求之于館所者事勢則然而只恐求藥之言若或漏洩則其害豈止涉煩而已世子若以館中所用並與生薑而優數取來使不告乏俺之有求輒即救濟則其恩輕重何可報

也云云爲白乎等用良世子教是以勉副之意答送爲白置上項竹瀝生薑兩物令備邊司急速措置入送以爲連續應求之地爲白乎矣館中入送樣以勿煩於耳目爲白只爲 初九日早朝設行完歛於喪次諸王皆會世子往參 十五日狀啓俊王被誅之後其代以匿漢貝子陞爲貝勒使主禮部是如爲白齊初九日帝崩滿三十日設行完歛時世子依前入參爲白乎於大君亦爲隨參爲白齊 同日狀啓十王使其親信管下傳達于世子前曰今聞勅使時有陪行官員與通官云而俺切有面言之事暫時命送是如乙仍于令譯官徐尙賢進去則即招入寢房內揮卻其子及軍官等因密言曰先帝前以俺夫之完歛所用令質紙地於貴妃而適值帝崩未果焉當此勅行明白告知於諸王委遣家丁備送價本此非賄淡所爲而但既到貴國若無檢飭質給之令則非但所質之紙容有不好之弊深恐未及輸致於勅使之回故有此煩請若非仰恃國王帝加養愛世子

憐恤之至則何敢犯我國法之至嚴有此區區之計乎以此啓知國王各別施行亦爲白乎於九王八王亦以紙地等五六種貿易之事傳達於世子前而都送銀子四百兩各遣家丁爲白在果此兩王質事段非如十王質紙衆所共知之比慮有煩洩之弊其所懇囑極其祕密爲白乎於龍將別求紅銅鼎六坐生梨一千五百介清密三十斗等亦達于世子前冀以勅行回還時付送爲言續續來請之物不一而足是白乎矣近視此地事勢則節節頓異平日一有所作便有難處之患爲白去乎生黎清密段一邊移文兩西爲白乎於緣由並以馳啓爲白去乎令該曹從長善處爲白只爲 二十二日晚頭皇帝發引世子護行文學李珍陪從焉至陵所不爲襄葬安置於新構殿宇之後以儀仗諸具盡爲燒火夕還館所 二十四日狀啓本月二十一日皇帝發引時世子教是一依諸王例趁早曉護行至陵所爲白乎於大君亦爲隨行日晡時罷還爲白有在果陵所距瀋陽北二十里許而別無造墓襄葬之事新構殿宇姑爲奉安其中是如爲白齊二十二日平明諸王詣陵所完歛時世子教是依例進參爲白乎於大君亦爲隨行爲白齊 二十七日朝衙譯來言林慶業妻在北館身死云下令給斂布使其奴草葬

癸未十月初三日早朝八門擊鼓衙譯來言西去軍兵已得中後所
常有賀禮世子進參賀班 初十日八門擊鼓使衙譯探知則西去
之軍又得前屯衛中前所云 十二日狀啓今月初三日自曉四門
擊鼓會集諸臣諸將於大衙門乙仍于世子教是率大君亦為進參
為白在果問其曲折則八王及右真王舍寧遠衛沙河所直西五十
里徑趨中後所二十四日進薄城下二十五日曉頭始聞齊放紅夷
砲城堞崩壞縱兵直擣斃之餘收拾男女萬餘口牛馬騾驢并七
千餘頭留置其處仍即西向而中後所西距山海關纔八十餘里是
如為白齊今月初十日人定量四門擊鼓如前日之為為白去乙使
譯官朴庚生申繼黠等探問則范文程及皮牌博氏言內八王右真
王自破中後所直接前屯衛中前所初六日初七日分攻兩城並為
勝捷之際關內總兵三人及副總參將游擊等二十三人各領其兵

且率義兵五千赴引皆死於戰所乙仍于兩城軍兵盡為斃殺只男
女老弱并五千餘人擄還為初八日急走報捷之故所拾物種段
時未詳知為在果三城雖得而孤單深入之後前山海關勢難率易
進犯後有寧遠沙河兩鎮下無見阻之弊姑為退休兵力更圖進取
之計十二日旋軍二十四日還潘是如虛實間所聞如此為白在果
諸王因夜深不為會集為白乎等用良世子教是亦不進參為白齊
十七日西犯軍兵還來云 二十日進香兼陳慰上使撻坪大君
副使韓仁及書狀沈東龜入來留東館 二十五日設行完斂於陵
所世子大君往來 十一月初四日秘密狀啓八王及右真王攻陷
中後所等四城然後前月十二日旋軍二十五日還潘陽云云事前
已馳啓為白在果同月十六七日為始兩王之軍或四五或六七或
八九各自作伴而歸而人馬飢疲悄悄無興亦無人畜財貨輸運之
物是此處之人無不喧傳且將官張進元襦衣交付後自錦州回來

時與此軍終始同行目見其實狀而兩王亦於十八日還潘則比與
前日擊時誇張之說大相不同是白沙餘良前朝繼還一事亦甚怪
訝使譯官朴庚生申繼黠從便探問其曲折則中後所前屯衛兩城
將陷之際城中公私家舍一齊放火勿論男女各自燒死資糧機械
亦皆燒盡分叱不喻沙河衛段收入于寧遠中前所段收入於山海
關軍皆守城清野之故欲進欲留軍無見根且孔耿兩將以前鋒傷
損其軍兵有倍于清人以此速還以為休養進取之計而我國砲手
之致死者或云三名或云四名致傷者亦過十餘人是如虛實間所
聞如此乙仍于並只馳啓為白臥乎事 初五日狀啓新皇帝聖節
追乎聞見計料事段前已馳啓為白有在果使韓甫龍探問於衙門
為白有如乎皇帝正月三十日誕生是如當日始為來言乙仍于緣
由馳啓為白臥乎事 二十二日狀啓世子教是從獵教是後往來
人斷行中消息漠未聞知鬱悶之際禁軍韓敏興初四日到柵門落

後初十日來現然後仍審世子教是氣候安寧是白乎於兩大君亦
為平安是白在果獵行作路從東北間指向之故回程時或云從去
路入柵或云從鐵嶺衛還潘是如為白乎於軍中喧傳二十日問定
為停獵旋軍是如乙仍于別定禁軍二名一送柵門一送鐵嶺兩路
良中岐等如迎候為白在果自此距柵門四日程鐵嶺衛二日程是
如為白齊禮曹判書李景曾質子李積段兄弟相替次初七日入來
為白有齊兩色玉段入來已久為白乎矣諸王回獵後處置為白乎
喻衙譯韓甫龍以衙門意來言石手等姑為留待亦分付後時無始
役之舉是白齊 二十七日早朝龍將及皮牌噶林兩博氏來詣世
子前辟左右使鄭譯告達曰即者諸王會于大衙門共議世子東還
之事而一依先皇帝生時所定之規只世子歸觀還來而未還之前
元孫及諸孫當入來云世子答大朝久在遼豫中歸侍湯藥日忙一
日諸臣留念至此不勝感泣第嬪宮入來七年一未出往上候未寧

而不得歸省盡儀再整而亦尙未見遭其父喪未伸哭奠之禮母病沈痾亦無往見之路今若一時許令往還則尤不勝幸甚云則龍將等相顧密議唯唯而去俄又還來以諸臣意傳之曰嬪宮去留係於世子隨行與否不必煩請借往之後觀國王症候如何以爲還期而其間則元孫諸孫及憐坪大君夫人入來之意敢知朝廷使之速爲治行計其行期兩宮自此離發相替於柵門而鳳林大君則世子回還亦率其夫人往來爲當云云而去鄭譯又到講院曰今此請還以大朝病患爲言不可作遲緩計親自計日計程狀啓入去之日則以開月初二日爲定元孫治行則以三日爲限極言其日期促迫之意而終不聽從 二十八日憐坪大君仍留故帶來員役只留若干人盡爲出送 同日巳時秘密狀啟本月二十七日朝龍將及皮牌噴林兩博氏來詣世子前辟左右使鄭譯告達曰即者臣會于大衙門共議世子東還之事而一依先皇帝生時所定之規只世子歸觀還

來而世子未還之前則元孫及諸孫當入來云世子教是答曰大朝久在遼豫之中歸侍湯藥日忙一日諸王之留念至此不勝感泣第嬪宮入來七年尙不得一番出往上候未寧而不得歸省盡儀再整而亦尙未見且以私情之言之頃遭父喪未伸哭奠之禮母病沈痾亦無往見之路今若一時許令往還則尤不勝幸甚云則龍將等相顧密議唯唯而去俄而還來以諸王之意傳之曰世子出往則嬪宮去留當係於此隨行與否不必煩請世子與嬪宮偕往之後觀國王證候如何以爲還朝遲速之地而其間則元孫諸孫及大君當留于元孫諸孫及憐坪大君夫人入來之意急速啓知於朝廷使之速爲治行計其行期兩宮自此離發相替於柵門而鳳林大君則待世子回還亦率其夫人往來爲當是如爲白乎於向夕鄭譯來到講院親言於臣等曰今此請還以大朝病患爲言不可作遲緩計狀啓陪持到本國日子及元孫各行入來日子相議磨鍊先言十衙門是如爲

白遣渠親自計日計程狀啓入去日子則以開月初二日爲定元孫各行治行日子則以三日治裝爲限爲白去乙臣等再三開諭則曰狀啓五日得達已極催勉各行治裝日數甚少且有大有大君夫人之行年少阿只氏及婦人行次難如許速發云則鄭譯曰自可及期而行是如爲白置不爲更改爲白乎於三日治行初六日離發二十日當到鳳凰柵門是如爲白去乙臣等又言曰如此極寒是如無程進行極爲可慮云則鄭譯曰雖站站作行必無未及之憂是如爲白置不爲退定日子爲白臥乎所乘雖是如言之撥以事勢必不得及此所定之日惟在廟堂斟酌定日從速入送爲白齊兩宮自此離發日子段以開月十五日爲定而凡事措置俱甚急迫極爲可慮爲白齊大概今此諸王等所定之意似與勅使在本國云云之語有而參差而初則只許世子出往俄又並許兩宮偕行終以上候差歇後回還之語爲結似是漸入佳境之兆此實國家莫大之慶而事貴神速機不

可誤爲白置令廟堂速爲善處教矣事係緊急禁軍朴希福金擊日別定准授騎撥因夜上送爲白臥乎事 十二月初八日鄭譯來傳皇帝所送嬪宮衣褂次貂皮匹段等物蓋馳行之意也世子親受於大門外 十二日鄭譯來言元孫行次必難及期自此十五日發行則自久鳳凰城不如急送一人探知於元孫之發行日自此發行云云不可退行之意言之而不聽故送禁軍二人以此意馳啓朝廷 同日狀啓初八日帝令戶部侍郎賈持貂皮帽次十令衣次五十令及四色大段各一疋送世子前曰今番嬪宮東還時禮服似當造送但念婦人所著衣服不敢自此擅便依國俗造用無妨是如爲白齊 同日狀啓九王自獵回還時賤他馬迎候於半程則九王問曰朝鮮國王病勢前年甚于去年今年甚於前年且皇帝哀計之至過爲悲悼仍致添傷此非但鄭譯之言如是以吾所見言之燔針之痕多在面上

及指端向不合瘡病勢之重據此可知是如右真王處亦以此意備陳於九王未還之前乙仍于兩王以此極用動慮今此兩宮回轅之舉多有周旋之事爲白齊初十日朝鄭譯來到講院言於輔德柳景緝曰世子出去時護行將二人俱是擇送有職之人而其中一人則右真王家人也不可尋常接待是如爲白去乎到本國後亦無不因此輩得力之事似當發例款待得其歡心敢此並爲馳啓爲白臥乎事 十四日平安監司狀達入來元孫諸孫大君夫人本月初七日自京發行事也 十五日朝食後世子及嬪宮自瀋陽離發 甲申正月初一日世子留鳳凰城元孫諸孫捧坪大君夫人初入來 初三日早朝世子發鳳凰城 十八日世子發長湍展謁長陵坡州宿所 二十日午後世子到闕下肅拜于兩殿後行兩將退在牆邊小幕上出御便殿世子與護行兩將偕爲入謁 二十三日午初世子往館所人定後始爲還宮 二十五日夜一更木土金三星會于奎

宿度內而土金二星則相合相拒二尺許 三十日王世子往南別宮行望闕禮于西宴廳下兩將傍立而觀之禮畢出次于幕次百官行禮于王世子復入西宴廳行茶禮而罷已定還宮 二月初三日世子到南別宮 十八日世子往宗廟及肅寧殿行拜辭禮如儀 十九日巳時世子出宮呈下直單于兩殿拜辭於大明殿庭嬪宮行次差先出講官任翰白陪行世子到西郊幕次護行兩將追到三月初一日兩宮留駐平壤世子往觀箕子井上土城望見井田基址而還令文學李棟聚會本府攸生於練光亭二師出詩賦題試才

二師李 明漢 初二日世子親臨令二師輔德文學司書等攸生所製詩賦百餘丈進士金承燁以賦二中居魁幼學楊憲元詩二下合八人人格壯元賞賜貂皮一令其下皆紙筆墨有差令初三日世子出平壤南門外幕次駐駕聚本府武士及陪行守令禁軍射候騎劬分等高下給賞緋布有差 十三日兩宮留義州鳳林大君女阿只生

數月自瀋出來中路喪逝殯於義州城外下令別定護喪差使員喪具備給元孫有感冒不寧之報捧坪大君亦有病患云 十五日兩宮留義州護行將先爲渡江 十六日兩宮自義州離發鳴綠江邊駐駕渡中江三江越邊九連城近處幕次宿所初以十八日爲吉將欲渡江因清將催行乃于是日發行近有海中砲聲之報不無萬一之虞兵使率若干砲手仍爲陪行事宰臣馳啓 十九日兩宮鳳凰城發松站川邊幕次宿所下令三師落後留將灣上蓋以右議政李敬輿因前事方被彼中詰責云二師亦與右相同時見罷故入瀋後慮有難使之勢也 二十一日午時禁軍自瀋出來乃錦州交替軍來初五日到瀋逢點事也且以元孫及捧坪大君病患竹瀝竹下送狀啓中及之 二十四日世子自沙河堡發行時歷過屯所直向混河以渡龍將鄭譯及諸衙譯預爲來待於野坂世子與龍將一時入城鳳林大君捧坪大君出迎于混河橋邊 二十五日謝恩使一行

開鎖東館已過十餘日上下人馬方在飢餓之中數日前宰相備得若干芻糧急通鄭譯送入云 二十六日朝食後龍將鳴林博氏率鄭譯來謁館所世子出迎于中門外入坐內書筵廳辟左右移時而罷下令曰宰臣講院引接賓客輔養官輔德文學司書并入侍世子歷言龍將問谷說話蓋右議政李敬輿事及西行事也龍將曰李某其罪當死而前帝重惜人命贈銀救釋而永勿除職之意丁寧申飭矣本國不爲稟知任意收用是何故耶必有主張薦用之人須勿諱言之世子答曰我國之法罪合誅戮則即施常刑其餘流竄以下經赦之後循例復爵此則千萬無情之致豈有一毫輕侮大國之理乎龍將曰李敬輿李明漢朴潢閔聖徽等志在南朝之人而今皆收用且頃日以砲聲移咨之後久無探知形止之報其間漢人幾番往來而諱不復言耶此輩引進之人俺等出去則可以知之領相吏判當之鄭譯曰政事吏曹佐郎書之龍將又曰前頭交贊軍若不及定限

則兵曹判書難免後期之律此意非知之云又曰今當西征時世子從九王當行鳳林大君出去元孫諸孫去留任意爲之世子答曰數千里往還之餘一身勞悴固不敢言而今又離此遠去則彼消息亦不得通國王未寧之中必多慮念以此爲悶云則龍將曰每事任意爲之則何以來在此地耶云云矣 二十七日衙門言世子當行肅拜之禮世子兩大君以便服入文德門詣皇帝前三拜後西壁坐行茶禮而罷 二十九日龍將皮破博氏噶林率鄭譯來館所世子出迎同龍將請兩大君同坐招左右跪於庭使鄭譯傳言頭辭一如前言末曰國王難免其責三公六卿薦用之人俱其罪今姑置而不問右議政李敬輿晏然帶職敢自入來特令留置此處陪從世子其餘各人等并皆罷職此意知悉勅書則於大君之行順付而送云云所謂勅書措語未知何事而蓋是詰責收用各人只示寬釋之意而右相以下李景奭李明漢閔聖徽朴潢曹漢英申得淵許啓等名在其

中云矣右相堂上拜訖使之出去 四月初一日龍將貸銀四百兩自館所覓給亦爲治行云爾 初五日錦州交替砲手平安道軍三百三十名黃海道軍二百七十名來到野坂結陣放糧龍將鄭譯各言行資來索銀子百五十兩不得已自館中備給 初八日辰時舉動率兩大君進參大衙門之會諸王諸將咸集於大衙門中庭東庭九王作頭十王以下諸將序立西庭右眞王及大王作頭孔耿兩將小吏阿口序立世子立于小吏之左左右排立畢皇帝乘黃轎陳軍樂至八角殿上坐九王前進跪于下階帝賜帽靴衣服毛具弓矢凡九種物王受之拜叩而退其次十王以下諸從征者皆跪於庭下各賜錦衣襲 世子則具鞍馬一匹行茶禮徧及從者而罷蓋明以日出師九王專征故有此受命之舉也 初九日義州禁軍領內局所送青竹 馱入來下令於司書曰前政承沈器遠叛逆其質子碩慶縛囚於館中即使宣傳官李克俊捕碩慶枷杻拘囚下令在相李敬

輿引接司書任翰伯入侍世子言沈器遠權億李一元輩謀逆爲黃憲李元老所告不勝驚愕云世子出坐大門外兩大君亦同坐待諸王臨馬同時發行由東門而出隨諸王往城隍堂行祭後因出北就門外結陣處駐駕以後見西 二十六日禁府都事金始乾持禁府公事罪人沈碩慶拿去事自京下來 二十七日禁府都事金始乾罪人沈碩慶押去 二十八日申時八門擊鼓留鎮諸王會於大衙門講院因衙門言隨大君進去則清人自陣上來傳家書一道所謂博氏者釋言流賊於二月間已陷皇城以兵進攻山海關寧遠總兵吳三桂與清將等相約今月二十二日開關門引入遇賊大戰得捷故送入來狀云 五月十二日初昏八門擊鼓會于大衙門傳言大軍進迫北京流賊逃走分兵追逐云 十三日邊難以衙門言來招講院官員輔德司書進詣通政院則博氏者令邊譯傳言乃西行得捷事也邊譯來言以得北京事當爲頒勅勅使已爲差出而講院一

員亦當隨去云 十五日皇帝以得北京之慶焚香告天諸王以下諸將會於大衙門館所員役亦往參行茶禮而罷 十六日勅使發行講院官員則通于邊譯周旋得免 二十九日平安監司軍官金光禰義尹軍官文德章入來犇坪大君差病還宅 六月初三日衙譯韓甫龍來索大竹數筒將用于皇帝所乘車輿云云 初五日鄭譯以西行馬匹不好咆哮百端至於內官朴昌守毆打辱叱館中驚駭 十六日前後領兵將朴翰男南斗赫各率所帶軍兵自北京寧遠出來屯於野坂江邊 十八日世子未時還館世子偕諸將直往前帝陵所從上北而入詣闕罷還前政承崔鳴吉李敬輿前判書金尙憲輔養官金培宰臣講院醫官問安 二十一日鄭命壽來講院以衙門意來言鳳林大君越來月二十五日來到瀋陽事且極擇砲手依前數留屯安定之間令即赴師期俾無生事云此意入達後即爲馳啓 七月初六日於士介博氏與刑部官來詣世子前言前日

行路清人犯駕罪奪爵罰銀事也 初八日下令曰今將遠離心甚
缺然前完城府院君崔前判書金令留館戶房月送糧饌以補厨用
初九日前政承崔右相李前判書金問安崔金兩相謝恩糧饌賜
給事也 初十日前政承崔鳴吉上謝啓曰伏以久滯殊方備嘗處
旅之危苦叨幸異數忽紆周急之恩私臣豈堪茲惠出過望伏念臣
智味識務才乏匡時早際昌辰虛辱聖明之知遇晚竊盛位適屬王
室之艱難惟思少紓主憂不敢自爲身計只緣賤慮之多誤以致奇
禍之荐臻視星輝於三年亦云私幸瞻燕雲於萬里其將時依不圖
罪釁之餘生還被眷恤之下逮德音昭布丁寧惜別之言榮光曲加
縉緇愍老之念回離照於幽谷返春華於秘 勅原庖以俾分特軫
枵腹之患慨釜鬻而有待渾忘覆餗之羞交感淚而難禁覺飢腸之
易飽倘非偏荷於洪造何以獲齒於諸臣茲蓋伏遇王世子邸下潛
德淵彰仁聲夙著憐微物之服力惟蓋必收思昔日之親勞贊履不

清館錄 卷七

九 遼海 聖書

棄挽回西江之清水露丐涸轍之窮鱗臣敢不生則啣恩死亦無憾
桑榆景迫縱云餘日之無多蛇鵠枕微尙期寸心之圖報臣無任惶
恐隕越之至謹奉啓以達 十六日崔相李相金判書上館問安
十七日寅時舉動出往野坂爲送元孫也隣坪大君隨行賓客以下
員役并陪行世子進駐混河江邊幕次元孫臨行出與宰臣講院拜
別去留之際上下情事可忍言哉未時世子乘小艇溯流使漁人投
網行至大王林亭而下舟還至野坂乘暮還于館所 八月初四日
鳳林大君并夫人行次到館 初五日鄭譯以衙門意來言北京運
糧事若過今冬則不如不送便竭力施行以生大色則必有喜事云
云此意並及於宰臣狀啓中 初九日卯時舉動隨諸臣往前帝陵
廟小祥完敏事也前政承崔鳴吉李敬輿金尙憲上館安問 十一
日卯時舉動隨諸臣往前帝陵廟奠祭事也 十五日隣坪大君并
夫人行次發行已時世子舉動往野坂爲送大君之行 四月初九

日西行日記世子濟陽離發西行未時行到永安橋西邊止宿在九
王陣纔數里許蓋九王使之常近行陣中也軍兵車馬駢闐廣野風
沙眯目人莫開曉初十日卯時離發在九王陣中前進西出古長城
即遼蒙交界也九王暫時駐兵世子亦下馬少歇申時止宿于遼河
東邊去永安六十里也風勢如昨終日不止至初昏風止雨作夜半
乃霽而一行各設布幕僅免沾濕十一日卯時到遼河水深盈丈夫
馬則卸鞍泅涉輻重下物以船載之而船隻鮮少未易得濟世子馬
久坐河邊九王先渡遣兩博氏使之護涉且送小船一隻世子率陪
從人員安穩渡河入見九王於陣中因即前進去遼河二十里許止
宿地名則清人謂之狼胥山而大野中了無山形而必是清人之訛
傳也我國交替軍六百名先已到此矣時領兵將平安虞候南斗燧
來詣肅拜十二日朝雨微洒待晴發行與交替軍或相先後目見其
行役之苦人如鬼形馬無完足人病者載馬而呻吟馬病者棄路而

清館錄 卷七

十 遼海 聖書

顛仆其間關跋涉之狀有不忍言當午九王駐兵世子亦少歇于陣
中只率譯官徐尙賢輩數人而已餘不得從焉申時到豆乙非止宿
去狼胥山四十里許矣九王送二雉於世子前鐵騎籠絡大野見一
雉兔則且馳且射失發如雨飛走皆不得免焉是夕世子有感冒未
寧之候且有泄瀉之漸不換金正氣散加入劑進臨臥進服十三日
卯時發行至城近處殘山斷隴始得見焉九王駐兵坐于丘陵上世
子亦少歇于陣前陪從人員分賜羊肉蜜果申時行到地名愁乙古
村落往往相望疇田開墾播種即錦州衛所官屯所而南去錦州三
日程云矣有一大渠水深泥濘軍馬沓至我行下馱馬瘦難涉世子
駐馬親令駝人使之合力扶護各馱得免顛沛仍於渠邊止宿去豆
乙非六十里矣十四日卯時發行前進出柵門外始見蒙人之居或
氈車或蘆幕五六成屯處處居焉葛林博氏於中路以九王之言來
傳於世子前曰明日欲爲行獵世子亦抄率善騎射者從焉世子曰

山乎野乎博氏曰明日所經一面有山而素稱多獸故王欲與世子
行獵耳世子曰敢不惟命葛林即還本陣是日行六十里許蒙古村
止宿陣邊有蒙人數戶世子乘多步臨見其所居編蘆爲幕男女五
六同居內有一炊鼎外有一車子而已無他所儲之物問之則就其
水草移來者纔數日云矣十五日卯時行軍五里許九王駐兵不進
未知其由俄聞有俘獲漢人之說世子使譯官徐尙賢微探於陣中
則范文程密言曰山海總兵吳三桂遣副總一人遊擊一人來言山
西流賊春秋初犯圍皇城三月皇城見陷皇帝兵逼自縊后妃皆自
焚國事至此已無可爲賊鋒東指列郡瓦解唯有山海關獨存而力
弱兵單勢難抵當今聞大王業已出兵若及此時促兵來救當開山
海關門以迎大王大王一入關門則北京指日可定願速進兵九王
欲探其言之虛實遣其妻弟拜然與漢將一人偕往山海關漢將一
人則方留在軍中云云而軍機甚密未能詳知矣夕時衙譯李訪叱

石以九王分付來言曰自明日當爲倍程而世子一人馬之瘦殘
者勢難及行抄出其可堪致遠者隨焉且交替軍兵遠路驅馳亦難
一時行使之差後入來自是軍情喜幸焉陣邊有蒙人數戶居焉而
泉源不敷水色如土一夕需用亦不給焉即令禁軍輩鑿井於谷口
卑濕之處幾至一丈之深而終不得水故遠汲於大野污泥之中而
其水不堪飲柴草且不豐茂驅人甚苦焉 十六日卯時發行世子
往見九王於行陣迤南而行五十步許少歇于丘陵土又行六十里
許止宿南去古長城十五里也所經多沮洳之地至一渠蒲柳甚密
見之無異平陸而泥土沒馬清人先行者多見陷溺僅得拔馬而出
至如驟驢之屬顛斃於泥中者頗多我行騎下瘦殘莫甚而無一馬
見陷可謂幸矣軍過渠之後十里長川渾渾成流其兵馬之衆盛可
見於此矣 十七日卯時發行踰古長城即中原地界也至臨寧城
西少歇九王送一獐于世子前即受之叩申時至義州衛南二十里

許止宿是日行八十里宣傳官尹俊廷譯官申繼縉李黠等以軍糧
領來事義州入途十八日卯時發行申時到地名雙島之止宿是日
行八十里宣傳官尹廷俊譯官申繼縉等義州衛軍糧二十石領來
十九日卯時發行午時到錦州衛大軍從北門入城中軍馬紛沓
不成行伍矣城內閭閻櫛比而兵燹之後居民鮮少世子過祖大壽
祖大樂舊居范文程亦偕往周覽兩人家其結構宏傑甲於城中重
門複室金碧炫耀整磚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牆窮極華麗而大壽
之家則尤爲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過于此者多矣而我國則雖
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華者其贖貨取怨以致覆敗之說殆不虛矣
世子因過我國軍兵留屯之處領兵將朴翰男率兵五百五十四名
已往寧遠衛只有五六名留在死於染病者二十餘名云矣未時世
子從西門出二十里許止宿出門之際陪從相失禁軍輩不得隨行
講院請罪各決棍五度領兵將留屯軍官崔俊賢持菜物陪來宿所

處行中病馬九匹逢授而去 二十日卯時發行行三十里許九王
設幕下坐請世子言曰俺當少歇而行世子先往止宿處世子先行
至連山驛城東清兵先陣已圍布帳矣九王追到世子往見俄而吳
三桂又遣將官于九王曰賊兵已迫朝夕且急願如約促兵以救九
王即發馳行促令世子只率輕騎以隨上下顛倒單騎趕行下馱則
使司禦朴宗寧領率追來一行皆未及打火矣達夜疾馳人馬飢渴
黃埃漲天夜色如漆人莫開眼咫尺不辨至寧遠城下夜已三更矣
不分城堞之遠近只見城中火光始知城下過去矣過城底坑塹出
沒上下如發山入井魚貫跋涉僅免顛沛曉頭至沙河所城外九王
駐兵小歇世子露坐田疇間陪從之人各持纜牽困頓相枕露氣沾
溼塵沙蒙顏面衣冠變如他人 二十一日是日無問安黎明行
軍至四十里許少駐即發我行員役或飢過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
至關外十五里許日已昏黑屯兵不進一晝夜之間行二百里矣供

撞賊之亂列邑被搶掠而二河一縣獨為神兵所護得免其禍故鄉人益加崇奉每于五月十三日設醮敬禮云廟在夏店東門外左右店舍櫛比盡為空虛流賊哨探者五騎隱匿于店舍為清人所獲斬之午時過店此去通州四十里也至通州江邊則十王率精騎先行城中居民開門迎入十王已慰諭居民而過去矣酉時大軍渡江而久旱水淺不用舡隻騎而渡涉僅纒沒膝城外舟楫一望迷津皆商舡賈舶也我行暫駐未及打火清陣遽發世子下令曰罔夜疾馳人馬飢乏今日前進為難而大軍已行日勢且暮到此危懼之境尤不可孤單落後今速起馬行厨蒼黃僅辦水刺以進其難楚莫比一行顛倒發行日沒後渡江行過城底出沒坑塹軍馬紛沓其奔馳顛沛之狀不可形容去城西十里許雷電大作風雨暴至世子只設軍幕於田中陪從皆露處冒雨倚馬經夜清兵亦不為前進待晴而發初二日是日無問安清人待明行軍我行人馬飢餒馳行已兩晝夜

潘節錄 卷七

十五

遼海叢書

矣世子隨後即發而上下飢人幾不得行矣此去皇城三十里而砲聲遠遠相聞蓋先陣已入皇城虛放城上大砲也辰時清兵進迫城東五里許都民處處屯聚以迎軍兵或持名帖來呈者有之或門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矣因聞山海之戰流賊騎兵十萬步兵二十萬出去而戰敗後只餘六十餘騎走還皇城宮闕公廨燒燬盡掠取帑藏金帛及宮女載諸橐駝馬棄城南走纒已數日云八王十王因為追逐已時九王入來城東門門也世子亦隨行而只許禁軍譯官陪從其餘員役則清人攔阻不入皆留置城外都人盛陳儀仗諸具以迎清兵九王乘輦輿以入闕內灰燼之中只有武英殿存焉九王陞座御榻受大小漢官之拜禮慰諭居民之安業流賊餘卒散匿閭巷者盡為搜捕斬之軍兵之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城中避亂者稍稍還集宗室稱郡王者年可二十許人乃太宗後裔也世襲王爵在太原永寧而為流賊所執山海之戰清人得之置在軍中入城

之日都人見之或有叩馬而流涕者司禦朴宗寧領率瘦病夫馬落後追來內官柳得聖領水刺卜物進入城中 初三日世子留北京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然後方得出入陪從甚為孤單而員役之在城外者不得任意入城菹糧罄竭而閭家出入之禁極嚴故有些少餘資者亦不得留換於民間且城外遠近野無青色人馬飢乏之患到此益加焉朴宗寧領工房器具入城 初五日世子留北京以衙門分付城外留在員役軍兵等移屯于東西門外九王陣近處宣傳官李尙敬內官金希顏司鑰孫善一禁軍文大坤金益堅田士立趙宣哲李光宣領率卜物義州地落後追來領兵將南斗燧入來軍兵之徒步蹣跚者大半行色甚苦亦留屯于九王陣邊監軍二人衙譯金應立朴芑屎李士龍等護行 初六日世子留北京內官金希顏宣傳官李尙敬禁軍文大坤等入城衙門送牛四頭于領兵將使之犒饋軍兵 初八日世子留在北京文學李棟入城世子

潘節錄 卷七

十六

遼海叢書

所館處即太子宮前星門外文淵閣東公廨也太子宮文淵閣盡為燒燬唯有前星門存焉即皇極殿之東也廊中有設浮圖處護清人入接數日從胡一人夜半猝死人甚怪之世子逐日進候九王于武英殿 初九日世子留北京九王送貂裘貂裘錦褥各一襲于世子前 十一日世子留北京清人移世子館所廣仁街西路邊問家即萬曆駙馬萬煒子家也清人奉世子往見員役皆陪行其家舍結構宏麗而庭除狹隘我人馬決不得容接故清人還報於九王改定他家萬駙馬父子城陷之日皆走死于城東云而未知其真的也宣傳官尹廷俊率城外留屯軍兵一百三十四名入來 十二日世子留北京八王十王追流賊不及而還 十三日世子留北京午時移寓于館所即隆慶駙馬侯姓人第亦廣仁街之西也其宏傑殆非閭里家所比牆內有石假山山上建一小閣登臨可以俯瞰長安矣 十五日世子留北京清人有出藩者狀啓付送狀啓世子行次本月初

二日攝政王一時隨入北京之後氣候安寧入城之日以衙門分付
 只使譯官禁軍陪從臣他餘員役等一切攔阻使不得陪入置在城
 外陣中故初四日清人出藩而未由探得往來一行大小聞見之事
 不得馳啓極爲惶恐清人入城之後軍機甚密凡千大小處置之舉
 未能一一詳聞大槩漢官之續續投來者並爲仍舊察任而亦以清
 人使之攝察云云清兵趕逐流賊至保定府人馬瘦困不得逐及十
 二日回還入城流賊騎兵尙有六七萬遁向山東而所掠金銀輕寶
 則疾馳搬運已在軍前清兵尾擊只獲宮女百餘人彩段七萬餘匹
 奪來云云皇子八歲兒一人被執於流賊置在軍中一時率去云云
 皇帝皇后則遇害之後都民收厝於去皇城百里許北鎮山有清人
 分付後當爲改葬云云諸王諸將分給家舍世子所館處亦爲定給
 本月十三日已爲移寓而處所狹窄許多人馬容接極難在城外員
 役軍兵纔得入城陪衛而藪糧罄竭人馬俱飢自衙門若干給料而
 名曰老米盡腐無比觸手飛屑糖土居半人不堪飢乏一番糊口則
 腹痛輒作病臥相繼自行中艱難拮据以救目前之急而些少行資
 亦已竭盡萬無可繼之路出還遲速杳然莫知前頭之事極爲悶慮
 云云 十六日世子留北京領兵將南斗燻以衙門分付率軍兵入
 屯於玉河信是日有此後勿爲問安之令云矣 十七日世子留北京蒙古王弟來
 謁辭歸饋茶果以送 十八日世子留北京世子陪衛砲手一百三
 十四名領兵所率六百名九王賞賜有差領兵彩段一百匹備將四
 十四之軍兵各二十四錢
 文則稱名六
 實式分給 二十二日世子留北京世子早朝往候于武英殿見
 龍將言及出還藩陽之意龍將答曰當報知九王前云差晚世子更
 見則龍將曰以分彩軍兵事無暇報知明早圖之云云 二十三日
 世子留北京世子朝進武英殿見龍將則龍將曰九王前曾及世子
 出藩之事九王許令明日出還而八月當爲入來云云 二十四日
 世子早朝往候武英殿將更稟世子出藩之意九王許令今日出去

八月間皇帝入來時率嬪宮大君一時入來云早食後世子臨發衙
 門來言一行員役三十六名各給彩段十五匹拜謝於武英殿門外
當初衙門只錄三十七人而去放給以則此數世子還館所他員午
 役之不
 得受者以此分給有差至于軍半輩俱得參焉
 時世子發行出自東門申時至通州城東十里許江邊止宿內官司
 禦宣傳官禁軍以下落留皇帝固山額真領率甲軍之還藩者世子
 一時出來軍兵之數十餘萬云而蒙人居多焉領兵將南斗燻軍兵
 亦爲出還而直向山海關大路而行 二十五日世子卯初發行自
 夏店少歇未末三河縣川邊止宿去夏店三十里也 二十六日卯
 時發了到邦均店少歇去三河四十里也申時到薊州城南五里許
 止宿去邦均三十里也 二十七日卯時發行不由山海關大路迤
 東北作行至遵河下流水邊止宿去薊州七十里也 二十八日卯
 時發行至遵河縣東十里許少歇去下流四十里也至山屯營城東
 五里許止宿去遵化四十里也山屯乃喜峰口之直路而山海關亦
 不幸實是東北之要害也山高峽長處處負險所以設關防開總府
 以重其地而往年爲清人所陷城外民居盡爲燒燬城內則人民尙
 爾殷盛焉 二十九日卯時渡灤河上流過東寨里申時到河邊止
 宿是日行六七十里 六月初一日卯時發行過建昌城外去長城
 冷口纔五里許建置經略衙門故謂建昌略也城中將官領軍儀持
 羊酒梨果出迎清將於城外清將坐于廟堂受拜而禮送午時出冷
 口東去海關百八十里云大川自蒙古地南流山形峭峻中折如門
 城頭兩邊各設煙臺砲樓西則名曰最勝臺尤爲高 臺閣羅絡城
 上城下有人家數百爲設木柵于兩煙臺間水流柵下最勝臺下有
 出入之路而水漲則不得通矣去冷口二十里許川邊止宿即蒙古
 地界也是日行八十里 初二日卯時發行行四十里許止宿此後
 所經皆無人之境故此地名莫由知之山高谷狹樹木葱鬱軍馬皆
 至不能得達緣崖攀樹貫魚而行其險阻跋涉之苦有不可言草莽

間往往有觸讎乃清人年前西犯時往來之地云云 初二日卯時發行行四十里許止宿禁軍鄭振一率瘦病夫馬落後謂人有先行 初四日卯時發行行六十里許止宿 初五日卯

傳令於館所

時發行行七十里許止宿 初六日卯時發行行六十里許止宿

初七日卯時發行行六十里許止宿禁軍金擊一以病落後使禁軍

金志雄救護留待鄭振一偕來 初八日卯時發行行六十里許止

宿 初九日卯時發行行四十里少歇午後行六十里止宿大川邊

即大凌河上流也是日渡此川上流七度內官金希顏領率內卜日

暮落後 十一日寅明清人已發未及打火食前發行行四十里許

風雨大作不得行 十二日卯初發行行四十里許少歇午後行六

十里止宿所經無水人馬飢渴甚矣陪衛軍兵糧絕使宣傳官尹廷

俊領率往義州衛取糧追米此去義州迤東南二日程許云矣 十

三日卯時發行行四十餘里少歇午後行二十里許止宿 十四日

潘館錄 卷七

十九 遼海叢書

卯時發行行二十五里許至一處沮洳之地蘆葦如束泥濃沒馬中

央水深一丈橫木作架奉世子以渡卜物則皆卸馬荷擔以運騾驢

駝馬之屬陷波僅出以此遲留日勢已晚因為晝點衙譯李於叱石

輩來現賜羊一口米一斗先是到薊州城外止宿處設幕之際於叱

石有不遵下令之事世子親責之是後累日陪行而切不現謁今日

渡渠之時相值於駕前不得已謁午後行五十里許止宿始出義錦

大路西去義州衛二日程矣是夕下令曰登程已久露宿經過一日

為苦馳馬俱疾不得致遠明曉擇率若干員役各騎清馬持數日糧

疾馳先行落後人馬卜物則使申繼驛率追來 十五日寅明發行

內官金希顏文學李林司僕主簿趙壤譯官徐尙賢梁孝元朴希俊

四人各色掌張難伊理馬閔有信公贈加外等四名驛子姜古邑同

軍牢澤伊刷馬馭人三名陪從先行行十五里許至古塔下打火又

行十五里許清將以為此去柵門不遠後軍兵留待齊會一時入柵

世子不得已止宿申繼驛等領率追來 十六日寅明清將率若干

騎取徑路馳往世子一時作行行五十里許入柵柵內有莊頭家世

子少歇欲為晝點而泉井皆竭一行不得飲因即發行譯官李信儉

禁軍金繼壽衙譯韓甫龍等贊持內書召留館狀啓來到申時到渠

邊止宿都總都事柳雷金瑜等領水利饋物自藩陽迎候是日行七

十里申繼驛等領率卜物曉頭先發山大路入柵譯官徐尙賢持行

並來迎于永安橋中路清將行拜禮于皇帝墓世子亦隨行焉未時

世子從北門入還館所 前參贊臣李敬與前判書李明漢前同知

臣許啓誠惶誠恐謹再啓于王世子邸下伏以臣等脫南冠之囚獲

逐東首喜北辰之近猶切西悲千里言旋一心如戴伏念臣等忠慚

死國智味周身造次危迫之機奚論有罪無罪終始曲全之德專荷

大朝小朝朔氣成恩渥洽露伏遇王世子邸下誠能感物孝在寧邦

瞻望龍樓久違日三之間寢栖遑焉野幾痛陽九之罹災仰體睿念

之欲生特濟微命於不測臣等敢不漣漣瀝瀝步步回頭備嘗艱難

未效割股之願歸與父老益殫延頸之忱臣等不勝感激惶恐之至

謹奉啓稱謝以達

潘館錄 卷七

二十一 遼海叢書

潘館錄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一	一八	一一	弥	段
一	二	二	金字下	石乙	寫
一	四	四	一九	擊	孛
一	四	一三	一九	惑	感
一	七	一	四	爲	衍文
一	一五	二六	完字下		脫實而目今四字
一	二一	一七	二二	去白	白去
一	二七	二二	一四	呈	逞
一	二七	二六	二五	官等	衍文
一	二八	一	一	當	衍文
一	二八	七	一六	款	段
二	一	二六	七	入	八
二	三	一六	二二	感	盛
二	六	七	一四	曰	衍文
二	六	一八	報字下		脫得字
二	九	二三	二	北	化
二	一五	一四	二三	塘	衍文
二	一五	一九	二五	塘	衍文
三	一	三	二二	於	於
三	二	三二	一九	邪	刑
三	三	一七	五	如	加
三	七	一五	一〇	日	在第十一字七下
三	七	二二	人字下		脫來字
三	八	一五	二四	日	衍文

潘館錄勘誤表

遼海叢書

潘館錄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三	一三	一	一	耳設	衍文
三	一六	二二	一八		汗字下脫還字
三	二一	一五	二二	演	潢
三	二二	一五	二二	演	潢
三	二二	二四	二〇	演	潢
三	二二	二五	二三	衛	衛
四	一	一七	一	衛	館
四	一	一九	九	曰	在第十字前下
四	一	二四	二二	院	分叱
四	四	六	一七	大	人
四	六	一	二	之	脫桂字
四	二	二	二二	之	衍文
四	二	一五	一五		僧字下脫人字
四	三	一九	一		順上脫尹字
五	二	一七	一	法	去
五	四	六	一	乎	國
五	四	〇	〇		捕
五	八	〇	九	軍	單
五	一五	一五	二	跪	跪
六	五	一	二二	全	全
六	一	一	四		僅字下脫備字
六	一八	二二	三三	際	祭
六	二二	二二	六	妃	國
六	二二	二六	二二	帝	常
七	二	一	一四	俊	在第十五字廷下
七	二	〇	二二		三
七	四	七	二五	自	至

潘館錄勘誤表

遼海叢書

朝鮮 宣若海撰

崇禎三年庚午二月胡差仲男以人參與銀子欲換青布八十餘畝來於關西時方伯金時讓管餉成俊者兵使柳斐也仲男嚇言上京朝廷諭以不可沮之故方伯管餉受其人參銀子約換青布一萬六千桶期以五月上旬仲男還到龍灣則副總陳繼盛與劉興治以舟師來迫仲男於義州一枝兵馬二千自鐵山由陸蹠其後仲男登城遙望大軍壓臨抄其勇膽者六騎馳入陣前擒致漢人四名訊問情狀二名則即斬二名則綁致玉江又斬之因開路脫逃漢兵不得追矣仲男等自義州由板莫洞抵朔州少憩因昌城渡江而還其時適春信使朴蘭英曾於二月入瀋陽而帶回答胡差出來於三江邊則漢人方在城中作學或射府尹李時英前龍川府使池汝海罰防於本州故並被射縛之辱以此之故朴蘭英不得直渡竄走登山枉途

瀋陽日記

遼海叢書

之際迴答胡差則還走窟穴胡中大怒使龍骨大率兵出送義州詰諸厥由而還朝廷疑懼都中洵洵加以朴蘭英僅得渡來昌城狀啓云云有三難其一則借軍事其二則刺頭刷送事其三則島中相通將欲擒仲男而奪貨事也開端如此疑懼益深矣蘭英狀啓未入來四五日前為仲男被與治之變走回以慰問差官傳池學海方治行十日發遣之際自上特命極擇故改學海以申景攝望入則又命可合使命與否問啓之教備局斷之又下極擇之命而事機忙迫今日內差出即為發送之教兵曹惶懼其日乃四月二日也回啓出納日已暮矣閉門之後入直堂上參議李明漢因上教嚴旨詣政院與承宣相議啓曰臣聞見孤陋不得其人備邊司郎廳武弁中選擇者郎廳中一人擇送之意敢啓答曰依啟事允下其夜回公三公以兵曹擅舉上司之人為未便方構草請推之際自上又下何不差出之命推諉之間恐被上怒以密簡回公同僚漠然弗知矣密簡回公恐被

其謀避也翌朝入望單子乃余也余在備局三載練知其間曲折之

致耳 初三日食未訖政院牌招肅拜余以廟堂未聽分付肅拜為難則以此意入啟啟午後拜辭即發自昌城渡江有詩曰日斜沙塞遠雲暗鴨江深文物殊前後山河尚古今看羊為漢節蹈海恥秦心此去朝何處回頭淚滿襟 第五日始見人跡尋行三十餘里許有耕種處遙望仙夫先送舌官招致言我入來之由因問自此前路有人家幾許里乎仙夫答曰三十里有東州堡其堡則汗農所也幹農者主之矣又問汗出入答曰自關中出來後親領略干兵馬出往參湖時未還來矣仙夫詰問曰使臣之行自前例由義州直抵潯陽乃是恆規而不意今者創出此路製我無備之地探視而來耶答曰兩國相和誓天永好以我禮義之邦有此耶爾言俚矣或信或疑移時持路而去行到東州堡觀者如市其中我國男女並聚而觀或有含淚者彼人等阿嚙甚嚴男丁則不得接足只許女人相見丁卯年被

瀋陽日記

遼海叢書

崩宣定義三邑女七名中宣川私婢愛介是定州村婦德福最其悲悼不禁淚下臣暫問事情則春信使未入來前此地謠言盛行朝鮮與降倭協謀已為起兵並領島中漢兵軍于宣鐵間乘其空虛蕩滅巢穴之計云云憤言藉藉多設偵探或數日程埋伏疑懼之際適春信使往來仲男回還始定疑慮云云又問中原消息則不知其詳大概畧言所聞見曰當初入關之時多被死傷如東州小堡死亡者七名重傷者十名以此推之死傷必多入關之後維有攻戰必勝不得鎮柙攻城復起降軍還反走汗以此為憂退軍永平府後出來使阿彌那耳小土等更抄抹馬軍兵入送汗今月上旬間或稱山川獵見牧馬處率畧干親兵出駐一日程兼探寧遠衛農作刑止及待變如何云云矣金希參聽胡人私語者老以胡種刷來事曾往北道云云矣 二十一日臣到館所邈然無迎接之意館夫見臣之後始為奔告良久乃返而龍骨大差人最後來到先計員數因問為某事來乎

通事答曰奉國書入來矣差人還歸入昏給糧芻矣有詩曰此去鄉關隔幾千高堂消息問無緣生還慰老知何日更把哀辭泣訴天

二十二日龍骨大能水大海仲男來見坐定臣問國汗平安乎龍海答稱無恙又問曰俺雖新面聞名既熟一面若舊諸左右好在否答曰好在龍海曰國王平安乎答曰平安矣朝廷宰臣無恙乎答曰無恙矣使臣好來乎僅得性命而來矣三胡問貴國有甚事而來耶爲某事入來乎答曰仲男之迴意外值灣上之變由昌城入來適又其時春信使出來漢人方在城中作拏故不得直渡曲由枉道貴國差人惶怯不得傳國書而還朝廷心甚未安以慰問送來矣龍骨大曰取何路入來乎答曰取昌城路而來矣又問曰宣鐵間漢人幾許留在乎答曰無有矣然則捨直路而取他路何耶答曰漢人以舟出入而一行孤單恐被鳳凰城近處有阻之患由此而來矣又問曰北京入往使臣已還乎皇帝有分付事有何消息乎答曰使臣時未回

滿陽日記

三

遼海叢書

而無分付事又未聞他消息矣龍胡曰水路已開而島中朝夕出入豈有不知之理乎答曰雖有不得已往來之事近間則陳副總巡海那邊消息切不聞知也仲男曰島中往來如織萬無不知之理答曰君有所聞有何忌諱而以不知答乎曾因汝等之往來畧聞使臣因在北京不必問我而知之矣龍胡曰春信使人京後出來乎答曰中華路次相見矣又問曰何如是緩緩其行乎答曰以峽中枉道三晝夜絕食奔走僅得生還飢困成疾不能運動昌城以南則寸寸前進故夫如是矣又問曰何日發京乎答曰前月廿七日矣龍胡曰島中何路得食乎答曰俺實不知而想必毛文龍在時所儲取食矣又問曰吾今番出往義州之奇得聞而來耶答曰到安州聞之矣因慰遠路往來之勞矣龍胡曰捉漢馬尙四隻人問其島中糧食有無則被捉漢人等言內蝦島獐子島得賴朝鮮販賣資生其他遠島則絕糧已久云云將此意言于義州義州諱其事乃拿彼漢人與義州通使

而詰則漢人明言今朝亦捉魚四尾換米以來云則通使辭寒而乃

曰如此些少之物材恨無知或自私自買食官家何能知之乎其鈍辭如此以此推之販賣資生專賴貴國云且私與金希參言曰借軍事既與春信使言送貴國許否希參答曰俺先自追趕仲男下來而仲男既已渡江久留昌城等候使臣之來與同入來何可知也龍胡曰島中儲糧幾許希參答曰凡隔牆隣里各契生活猶不能知況島中事乎大海曰昨自島中逃漢四名出來言內蝦島獐子島則與朝鮮相爲質販資生其他遠島則絕糧已久云云其意嚇我張本矣龍胡等曰使臣之行雖出於不得已在我禮接所欠者不爲出迎未安未安云答曰兩國使臣不遠千里而往來者皆出於不得已而歡迎歡送不在客之所望耳到此安歇亦足矣龍胡等微哂曰欲見國書答曰持去後見之何妨龍胡曰國書欲先見者以國書之意歸告汗前也騰國書以去後即送仲男尉臣行路臣言於仲男曰路見春信使

滿陽日記

四

遼海叢書

汗與要土龍骨大求諸螺角云故敢請覓來而平安所在只二隻朝廷分付內汗前一隻要土龍骨大中有一隻奉許之令何以爲之乎仲男答曰問于所求之人處之云臣又言中路覓來故禮物單子中不書螺角矣仲男出見螺角曰監司不送平壤所在而曾見長湍有最大者故求之則稱以他官之物不許云矣臣問仲男曰汗有事出郊如此之久耶答曰適有事故須往牧馬處近當還來云矣二十三日金希參密聽胡言今朝漢人四名自島中逃來言內諸島近甚飢饉西糧不來朝鮮不爲助糧近將投降云矣二十四日龍胡仲男來見曰如此陋薄之地何以經過答曰好度矣臣言於龍胡曰俺到此四日之久而尙不傳國書心甚不安龍胡曰汗適出外待入來傳之無妨云矣龍胡曰春信使之還借軍事言送矣朝廷之意如何答曰中路暫見春信使而來不知也仲男曰春信使雖見中路必先狀敢豈有不知之理乎答曰兩國相好信義伊一可保永世無虞其

可輕發於狀啟中乎仲男曰吾既預知之答曰預知則不須問我也龍胡取看螺角二隻曰一隻則汗前所送而一隻則送於何人答曰爾與要土所求云而要土在他云爾可領之龍胡曰此則送於要土知此意歸告朝廷後當覓送云且曰如此體小者此處亦多有之而遠求者意在特大也似當還送而既來之物卻之不恭姑留之歸告貴國極大者覓送云臣答曰螺角稀貴大者極難矣仲男曾見長湍平壤有之矣然則歸報朝廷矣二十五日設宴龍胡仲男來待而龍胡曰島中糧食有無消息如何答曰一自灣上作挈而歸音信不通未聞他奇也宴次勸酒時龍胡曰兩國相和信使頻數往來則情義可密若不頻數則情似疎矣答曰使价相望可謂頻數而凡人交道不以見不見聞不聞爲貴必以尊大義立大信重敦睦爲貴故古人有言數則疎矣俺行似數緣此疎耶雖然今此俺行以慰問來貴國知此誠信耶龍胡曰曾不聞入來之奇多虧迎接之禮未安未安

滿陽日記

五

遼海叢書

云三酌而罷出矣金希參因被虜昌城人金愛水聞龍骨大自灣上往來之後有嘖怒之色今此次大適及此際多幸云叔世昌惶惶不得傳國書之故因爲拘繫云二十六日龍骨大仲男來見問臣何以經過答曰好度矣龍胡因言曰貴國約誓時重言島中勿爲助糧事而今因漢人細聞貴國官員領米入島貿易以來云是何道理乎答曰我國連年凶荒自活吾民之不暇遑恤他人乎龍胡曰貴國之人每事例多巧飾而見發之後恬不爲羞愧耳島中載糧入歸官員姓名漢人明知來告拿彼面詰則可知矣答曰漢人亡降奴也俺雖無似隣國使也以降奴面詰隣國使之言無謂甚矣吾不取也漢人之言不過諂諛固寵而信斷言也漢人以其所乘船出入於沿邊私相買賣力不能禁截之意自初不爲諱而不意丁卯爾國兵馬突入平山事出着遼移都江華那時急迫何忍言哉兩國素無宿怨爾國要成和好信使往來誘脅萬端必去天朝大年號我國素以禮義之

邦雖至於亡國不忍去大年號之意孜孜明說其時爾國亦以爲然往來國書皆不書年號只依揭帖式至今往來以時既知不可薄待漢人之意而今何幻舌以我驅迫乎此亦爾等之所常知也龍胡曰此者然矣但官員領米入島誓天約條天不畏懼者也臣答曰不畏天在誰乎龍胡曰使臣不察言語縱意快辯不思之甚也爲他邦之鬼有何好事而拘他域之身亦何稱美如是言之耶答曰凡言人生百歲而難壽以七八十歲縱使百歲言之比於天地一蜉蝣也是以男兒生世以名爲貴俺若以奉使來此以事被死於爾殺隣國之使與吾名並流千百歲之間且蘇武十九年未聞失其節吾必期十九年之久也吾何畏死以此含糊不答耶龍胡曰使臣誤聞吾言而誤答也使臣雖欲死我國何用殺之雖欲留我國何用強留但使臣之言語謬妄如此則天必賜死而不使歸也又答曰天若孔昭而科罪則應有死於所問之地而不必降罰於應答也龍胡怒目如電仲男

滿陽日記

六

遼海叢書

曰吾來時安州有載米入送之舉是果朝廷不知之事乎答曰渠渠自往來朝廷何能知之乎龍胡等以汗意求索南靈草而去後仲男率汗家臣三河稱名者再來言內汗爲查頓蒙古欲買南草優數換給云臣賚來南草三十斤白給以送矣所云三河者能計數故當時主典買賣云二十七日金奉山密聽守門胡人私語則名不知自大將胡曾於入關時中箭病劇已殺馬二匹禱神云金希參聽胡語貴永介等率兵往寧遠衛擄掠故汗出在中道等候云矣二十八日名不知博施稱號者來問島中消息如何答曰曾不聞知矣復問曰何日發京乎答曰前月二十七日矣何日渡江乎答曰今月十四日矣又問曰義州作挈者誰答曰流聞劉興治矣仲男曰興治獨來乎答曰陳副總巡海之奇未知與同來也仲男曰吾亦聞副總在舟不爲下陸也此言是矣博施曰興治今在何島答曰不知所在島而風聞已向獐子島外洋云矣又問曰興治與愛塔第幾行弟乎答

曰其兄弟之行俺何知之乎仲男曰陳副總在何島答曰在蝦島矣
博施使之書陳劉姓名而去矣金希參密聽守門胡人私語向前博
施昨自汗處來問之以去者必自島中逃來漢人有問彼之事而然
也云矣龍胡仲男又來搜索一行南草而去後使金男送銀兩債之
辭而未安不送還送矣金希參因己未年被擄昌城人金愛水聽其
言則前年入關之軍兵今當交替出來而先運已到門外例留數三
日入城之規云且貴永介阿之阿口等項往寧遠衛創掠農民牛畜
多數驅來汗詰問被擄漢人則寧遠衛近處如前作農云故不意俺
襲斃殺之計發送軍兵云 三十日己未年被擄秦川人全一孫自
永平府贊軍來還見臣言內自北京十三日程盡為攻陷陷城之時
或有多寡死者野戰則無敢當其前者而入關之後無日不戰云矣
金奉山密聽丁卯年披擄順安女人奉春之言則女身今在頭胡家
其胡今番贊軍出來其同生二人及四寸一人戰死有名之將雖不
戰死其次則死傷亦多故焚屍而來者十五人云矣丁卯被擄昌城
人姜鎮邦言內自永平府出來胡將質可押多沙阿里三人領軍七
八百名出來而驅掠漢人男女牛騾羔羊之屬無數云矣 五月一
日金奉山聽沙乙料等私語蒙古一萬投降先運三將已到汗處故
犒饋次牛三頭羊五口燒酒十缸運送云矣而後運則數日內當到
云矣 二日金奉山聽守門胡語則稱蒙古投降之狀云矣 三
日設小酌有詩曰升日瀋陽館挑燈獨坐吟路隔燕山遠雲迷鴨江
深自笑蘇秦話誰憐魯季子依舊山河地使人淚滿襟 四日雷電
大如鳥卵 五日平壤出身李龍自永平府贊軍還言內阿彌羅耳
等入關之後聞沙阿堡臨戰出降盡殺其軍城中人並為屠戮云且
言赴京使臣因在北京及山海關云矣龍骨大來見問臣安否後誇
張其說話曰汗出來與中原二萬軍戰盡殺之又與八萬軍戰盡殺
之攻一城而其城自降北京將官中參將三人即官六人自來降今

番贊軍還押來時置汗前云且言我國非如貪財好利竊取人物之
比既蒙天德如是強盛皇帝不知 意 勢不為親無罪生民塗
炭極矣云臣言於龍胡曰俺來此已至十五日之久而尚未傳國書
不覺悶鬱爾可通此情於汗如何龍胡答曰汗已有入來之令不可
預通姑忍待之無妨矣 六日以臣病 行遠遑無所開矣 七日
設小酌而臣病重不得行禮矣金希參因己卯被擄義州朴石乙是
聞豆頭領抄軍兵旬後發向關內云 八日金希參聽守門胡語則
要土等領兵曾往寧遠衛掠漢人男女百餘昨日還來云 九日貴
水介要土等自汗所處先來汗則三更量入來矣 十日能水大海
牙夫老以汗意來問曰使臣為某事入來乎臣曰仲男值灣上之變
由昌城渡來雖因指路人還聞知限入莫無事好來厥後消息無聞
加之以春信使適於其時渡江漢人方在義州城中作望不得直渡
由枉道故貴國差人不得傳國書而還朝廷心甚未安以慰問送來
矣能水曰何日發京乎答曰前月二十七日矣大海曰皇帝有分付
事乎中原有何消息而島中所聞如何答曰無分付事又無消息而
未聞所聞也又問曰北京使臣幾人某年月日入往答曰前年七月
間二人赴京時未還矣又問曰為某事入往答曰冬至正朝例赴京
矣能水曰島中載米入去買販云其何以違約條為之乎答曰我國
連歲失稔自活吾民之不暇豈有是理乎又曰然則青布段細出自
何處答曰或因赴京使臣之往來以人參銀子貿易以用矣大海
曰義州有人物乎空虛乎答曰即招驚散之民僅集之矣又問曰使
臣之還作何路乎答曰一行孤單貴國若護送則當由義州若獨還
則取昌城路矣又詰曰義州果有人物則何取昌城路乎答曰鳳凰
城近處恐被金石山之患也臣言於大海曰俺以宣傳官奉命慰問
來者意在誠信特別而趁速往來也汗適出於外趁水傳國書而尚
滯兩旬之久而大勝悶鬱大海曰將此意歸告汗云矣 十一日如

前設小酌矣 十二日仲男來見言內龍骨大則義州所在青布領
來兼護送出去渠與阿之好上京次出去云矣 十三日汗所居庭
中設帳幕布宴具汗出坐大吹打坐於牀上居中東則貴永介西則
汗妹夫蒙古稱王子三人皆連臂坐後車龍乃王弟忽真王弟稱號
人入堂中五六步許先為拜禮就東牀六坐其次中原降將黑參將
馬參將麻副總王參謀稱名人拜叩頭使就西邊立又使臣就拜席
只奉國書不捧禮單使之敘拜臣言於引禮者曰禮單不受則俺之
敘拜事體極其未安明告此意期於俾置後拜為可云則引禮者將
臣意走告還言內已受國書速拜為當云臣再言不捧禮單之前先
拜則重傷體面俱有所失諄諄開諭引禮者脅迫甚緊臣牢拒引禮
者還告大海出來傳言曰使臣之意誤矣已捧國書則禮單雖不捧
無所妨害而如是堅執是不為國書只為禮物者然也且今日大宴
毋多言答曰非不知大宴而禮單亦係相敬之中不捧則不敬故不

清陽日記

九 遼海叢書

得已也大海曰明當善處速為敘禮云恐有僨事之患敘拜參宴矣
車訖乃王弟者與其兄有隙率其徒來投而獻大駝一頭駿馬二十
八匹貂裘二領云耳宴罷臨出汗使臣與中原降將等會坐一處談
話云臣言於大海曰俺非但醉甚與上國之人言語殊音見之無益
矣大海曰爾等與上國素稱父子之邦父母家之人豈不欲見耶答
曰貪生忘義為人臣之不忠而父母家之亡奴也大海等相顧微哂
又使降將等列立一處優給降將等贈物而俾臣觀光後龍骨大大
海能水阿夫老仲男等及韓賊兄弟促膝而坐招臣坐於中大海以
汗意傳言曰國書中借軍事及島中違約條官員領米入去事剃頭
人不為刷送事慶源慶興深處胡人潛商不從禁截不得已遣兵攻
伐事書送使臣知此意歸告貴國云臣答曰俺以慰問來不知其間
曲折大概島中不為領米入去事則日者已與爾等盡言而我國連
年失稔民不聊生遑恤他人乎剃頭人不為刷送云者自初兩國使

臣往來已盡講定今不必 起鬧端可也慶源慶興禁商事我國封
疆之法極嚴爾等之所知也而況兩國相和別立事目見投者三人
已為境上臬可見立信極重矣借軍事非俺所知而以我國情義揆
之則決難從矣大海曰何如國借則兵何如國不可欺願聞難從也
臣答曰我國與上國自古義同父子為父者有事招子之奴僕則為
子者其肯不從乎況其時爾國則以秦越相視尤不可以舉前事也
且與上國義結君臣恩猶父子至誠事大近三百年及至今日借兵
為寇不仁天下後世之罪人天地鬼神亦必陰誅而閻閻下賤三尺
孩童皆知父子之邦卒其赤子攻其父母其可忍言雖欲從此請民
誰與焉況我國力綿不能自守其可借人兵乎大海即起入告汗還
言內朝鮮使臣之言言則是為人臣者當如是云因為汗意嚇言曰
只恃彈丸一島國君遷動其可乎大海以其意在昔登生首末縷縷
言之拂衣而去後臣館龍胡特贈物追臣來計將給之際臣固
辭曰禮單不捧先受財物非禮也非禮而受決不可為龍胡曰禮單
則兩國君之事而我國春信回禮未及酬答故不捧矣今此贈物則
使臣行役酬勞公私有異不可不受又答曰使臣奉命往來人臣之
所當職分內事無可酬勞之舉兩國和好禮物卻之大欠事體爾不
思之耶龍胡曰使臣之言雖然不受則必上下皆惡而我國之心然
也且汗之所贈不可不受答曰上果有惡爾國之心則其何慰問乎
汗雖嚴畏禮賓之贈其可威力脅給乎非禮而受決不可為龍胡曰
歸稟汗云起去即返計數以俸恩言曰吾屢往度往來貴國故不能
無誠細告使臣之意捧去矣臣處銀子四十兩貂裘十領通使等處
銀子四兩貂裘四領下人處銀子一兩分贈矣 十四日無所聞
十五日設小酌明日出送云矣 十六日十里許大川邊設別筵無
先滿月介大海等連臂坐勸酒曰汗以使臣遠來久留之故特遣俺
等別送須到飲云三酌而罷矣因言曰姜璫好在否答曰好在矣今

清陽日記

十 遼海叢書

做何官答曰父喪纔脫矣大海曰汗爲使臣別送路饌大牛一首臣問大海曰上京差胡幾名從胡幾名乎答曰差人則阿之好仲男從胡則十八名內二名落留安州養馬云又問曰龍骨大今番所領出往之軍幾許答曰兼護送運青布五百餘名矣臣到頡利堡不刺頭漢人二名先在臣問爾從何處來漢人答曰白獐子島來矣又曰然則爾知島中消息如何漢人答曰劉通判已殺陳副總島中之權專歸劉乙矣又問曰緣何事殺之乎答曰副總將具奏劉乙叛狀欲除之劉乙先知其謀舉兵殺之矣然則相戰兵敗而殺之乎答曰不戰而不意突入殺之矣又問曰只殺副總乎答曰用事大官五六人並殺之矣爾何日發島而來耶答曰今月十二日出來第五日到此矣又問曰某人差介爲某事入來乎汝何姓名答曰劉乙差人不答某事姓名而去矣 十七日到遼東龍胡途言曰今日雖早未及甜水店而中路露宿難支蛟蚋所侵姑留宿爲便云 十八日宿甜水店

潘陽日記

十一

遼海叢書

要見國書不許 十九日露宿通院堡懇請國書牢拒不許 二十日露宿乾者浦又懇暫見國書推托不許 二十一日露宿松店百般開諭要見國書則相爲推諉不許又請下人若干先爲出送報知爾等出來預備接待意則亦不爲動聽 二十二日露宿九連城又請國書暫見之意與先送下人爲可之意反覆言之則有怒色矣 二十三日自九連城三十里許駐軍招通事言曰吾騎四十先送江頭使之預爲整待船格爾亦告于使臣借送下人數名爲可也因爲行軍到江頭怒色勃勃曰貴國之處事如是而監司之忽我類如此使臣知爾自後則關府尹之能不能使臣亦不可輕渡姑與我留此觀其府尹所爲然後借渡云臣答曰爾則國之長者而兩國相和信使相續情義無間何遽怒如此深以爲怪龍胡答曰青布若不齊到吾可即返使臣亦與我同歸汗前詰對可也臣答曰青布事各有主管非俺所知也然而知與不知若曰同返則是迫俺擄去者也有死

而已載尸歸耶招與府尹相見後渡江即返命上覽之日記曰一箇武臣遠入虎穴能以片言力折強胡誠甚可嘉即加秩特賜金鞭貂裘玉盃等物除平山府使移拜定州牧使因超遷慶尙左水使

潘陽日記

十二

遼海叢書

潘陽日記

水使公行狀

公姓宣諱若海字伯宗鼻祖諱允祉皇朝文淵閣學士本朝湖南觀察使號退休堂曾祖考諱應禧行縣監祖考諱迪行康翎縣監考諱義問大丘府使贈兵曹參判公生於萬曆七年己卯為人剛直豁達毅然有執不以利疚不為勢屈惟吾義也少時不肯留意世事考府使公曰汝何不作舉子業公曰方為子弟職未遑也府使公曰立揚孝也宜早為之毋替家聲也公遂業武中乙巳科時年二十七以宣傳官兼備局郎三歲不調庚戌遭府使公艱丙辰又代祖考縣監公制十餘年之間贏於喪以故宦未達服闋還為備局郎是時汗連歲侵擾義定宣鐵間民不安塔屬汗遣使求和朝廷不得已許焉庚午春胡差來關西販置青布還至龍灣為上國兵所迫登山竄走其後他差到義州又為上國兵所攔阻不得傳國書而逃歸朝家大懼將遣慰問使而難其人以公文武備具有專對才喉司請遣之上曰可

清陽日記附錄

遼海叢書

翌日發行乃崇禎四年辛未三月三日也修書附奴訣老親而行到潘館龍胡以汗言問曰有甚事來耶公曰貴國差人連為道路所梗不得傳國書而歸是以來慰也龍胡曰兩國約誓勿助糧島中聞爾國差員領米入送何公曰我國連歲饑饉救死不瞻遑恤他人乎龍胡曰漢人來告運米使姓名可招對詰也公曰漢人亡降奴也我則鄰國使也吾豈與奴面乎龍胡又曰國書不書年號只揭帖式何也公曰約和時我國明言上國年號不可去之意貴國亦然之今只揭帖式何不可之有龍胡曰此則然矣勿助糧誓天而今違之是不畏天也公曰吾未知不畏天者為誰也龍胡曰使臣縱言若此寧欲為他邦鬼乎公曰人生一蜉蝣耳奉使絕域以義死節固榮矣貴國獨不顧殺使之名乎且古人有抗言不屈持十九年節者吾何畏死而不諱言乎龍胡曰使臣之言謬妄如此天必賜死而不使歸也公曰天若孔鑑其降罰將於我乎於彼乎龍胡不答怒目如電居月

餘汗復使舌胡詰於前曰今貴國遣使來恩誠有講和語也而送米島中不許我借兵何意也使臣其可自當乎公曰送米事已與龍胡辨矣至於借軍決不可從也雖則講和而亦有不可從之事何可以不可從者為可從而姑為媚辭乎汗怒曰何國則借兵何國則不借兵也須以此意歸告爾國公曰朝廷之意亦吾意也歸告何益蓋上國於我國猶父子也其父有事其子服役理所當然前日之借兵是也貴國與我國與國也欲借我兵以犯我上國我其肯從乎今日之不借兵亦是也今者不憚出里遣使慰問兩國相好之誼至矣貴國接之以恩待之以禮可也不此之為反以不當自之事 僕以詰何也寧欲決一死於前而只為反命吾王地而忍也如是往復數次汗乃曰使臣之言言則是也願其左右曰為人臣者當如是也輒予銀四十兩貂十領公曰不受國書反以無名饋何也汗曰使臣遠來詎無勞乎公曰銜命遠來臣之職也何勞之為不可受也汗知不可強

清陽日記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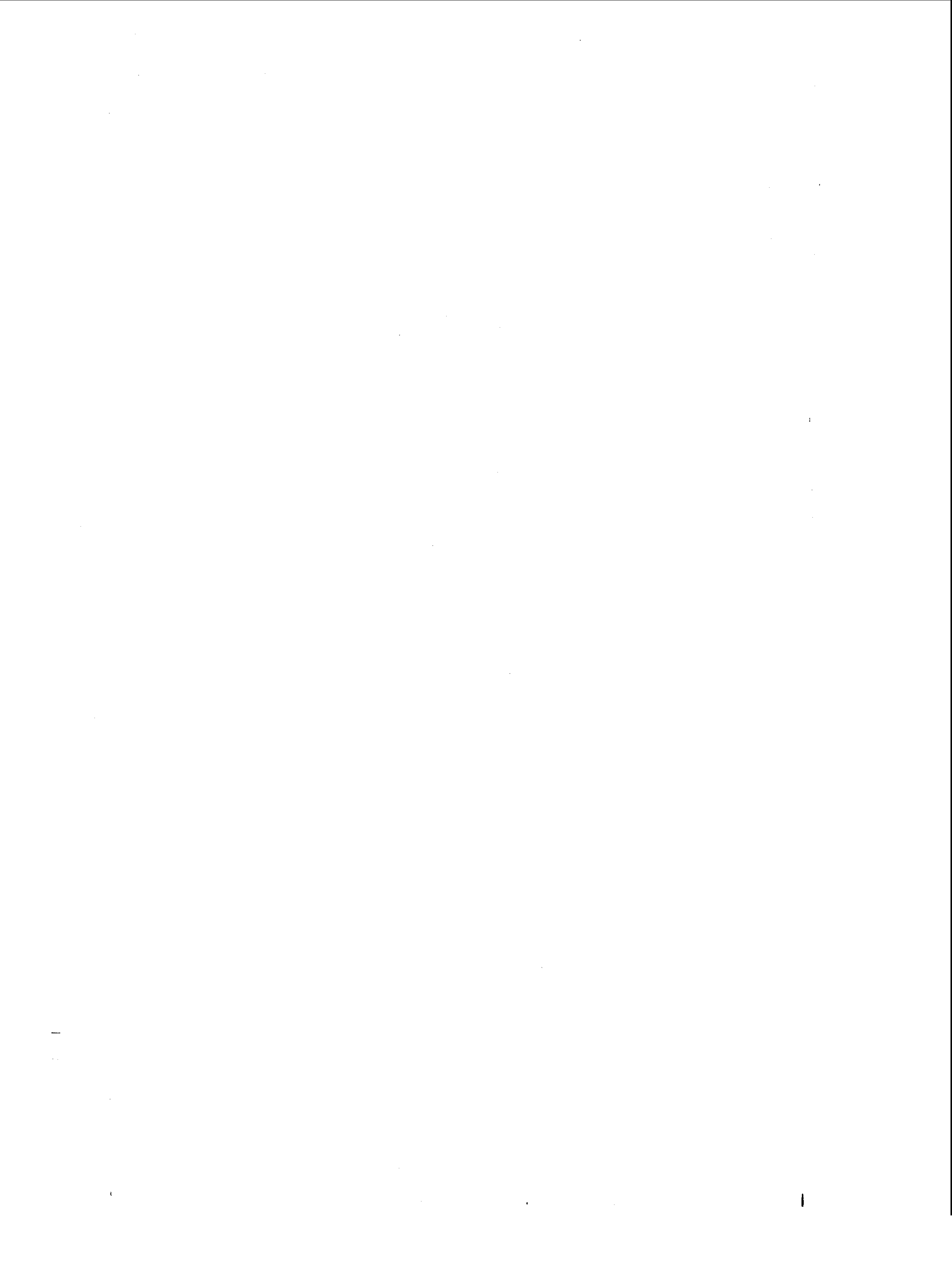
遼海叢書

於是受國書設宴於庭令諸胡列坐次令中原降將王馬二人坐又次令公坐公不坐而言於執禮者曰禮單不受預宴非禮也龍胡告於汗即受禮單宴能便公與王馬二將相見公曰彼乃父母邦之人豈不欲見但此輩貪生忘義今為亡降奴我何見為諸胡相顧而歎時韓賊兄弟亦在傍皆俛首而退其後更設別宴而飲送之龍胡率五百騎衛而至義州蓋為運青布也到江寂無接應龍胡怒又欲挾公歸公曰青布自有主者非我所知也我有死耳誓不從爾歸也召府尹使之渡江而公乃復命上引見俯詢往來及問答頗末且進公日記而覽焉下教褒之曰一介武臣專對萬里能以片言折服強胡卒無事歸甚嘉即日加秩又以金鞭貂裘玉盃重賞賜之在廷諸臣亦莫不嗟歎出宰密陽為大夫人養也甲戌丁憂毀過節禮終三年服闋使公為定平鐵山定州平山撫綏經亂之民皆有茂績又界慶尙水軍節度使以疾終於任所屬纊歎曰榮養速老壯而國恩未

酬矣盥櫛整衣冠北向拜訣從容就席而瞑崇禎十六年癸未五月十日也享年六十五配淑夫人光山金氏贈戶曹判書志女長子楫濟州牧使次子櫓次子楹次子梲次子柝嗚呼此公之始卒也而公卒之明年爲甲申也公所稱父母之國爲此胡亡者今已九十五年矣公之家乘缺不能得公之詳而至今如見公以口舌折衝於二胡之前者獨賴公日記存耳一讀使人髮上指冠偉哉然公幸而死於癸未未見甲申也噫崇禎紀元後再戊午四月日通政大夫義禁府判決事金壇謹撰

純宗辛卯賜額於五忠祠

海寇記



臨海洪若臯虞隣著

從來防海者防倭倭遠處東海中號日本國所統五
畿七道五百七十三郡自漢以來不通中國雖元世
祖征倭師敗亦非倭始變迨元末張士誠方國珍餘
黨遁入海始往往引為患明太祖遣萊州知州趙秩
往諭國主良懷因通朝貢設市舶司于浙東互市由
是倭熟識邊隘寇警時聞及胡惟庸謀反約倭伏兵
貢艘中惟庸誅絕倭朝貢命信國公湯和築沿海四

海寇記

世楷堂

藏板

十九城以防之獨市舶未之絕也後以內監領市舶
司嗜利峻削兼商牙歇家交相為奸負倭債累萬盈
千倭大恚以挾國主費而來子母俱失不得歸因盤
踞島中海上窮困無賴之徒為之勾引遂萌劫掠心
嘉靖二年寧波市舶司番僧朱設殿嘉賓館劫東庫
直趨紹興西霍洋殺備倭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官兵
莫之抗由是倭輕中國悉境而來歲漸增內地巨猾
投賊為用破浙東杭嘉湖蘇松常鎮淮揚至南通州
諸沿江郡縣不下數百處殺傷人民百餘萬守土以

喪地被逮總師以失律受誅者無數迨總督胡宗憲

計擒巨猾徐海汪直而總兵俞大猷賊繼光殲倭殆

盡至嘉靖四十三年始平于是罷市舶嚴通番之禁

倭氛漸息明末賦繁課重閩廣流民悉遁海上為盜

而最勦者惟鄭芝龍芝龍字飛虹福建南安人父紹

祖為泉州府庫吏芝龍年十歲太守蔡善繼見之曰

此子異日當貴萬歷末年為海寇顏振泉所掠愛其

少艾有寵振泉死眾推芝龍為魁海上無賴奸民咸

歸之娶倭婦于天啟四年甲子生子成功芝龍在天

海寇記

世楷堂

藏板

啟時屢撫屢叛縱橫海上崇禎元年七月降于巡撫

熊文燾題授遊擊令討海寇劉香老以自效十三年

遷參將署總兵十六年復以芝龍叔鄭鴻逵為副總

兵守南贛及明室既移擁立福建唐王定策功高閩

門腰玉賜國姓

皇清順治三年大兵南下釋甲入臣居第

京師其子成功仍叛海上迨芝龍被誅成功負固廈

門金門雲霄六裔諸島福興漳泉之間糜爛靡遺勦

撫莫施既而海澄內附澎湖及圍頭浯州咸失其險

于是乃計營臺灣以爲三窟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
台州城守副將馬信叛入海十四年丁酉八月引成
功破黃巖知縣劉登龍死之二十六日破台城令僞
總制張英入城鎮守台道中軍守備鄭之文罵賊不
屈被害台六邑皆陷九月十七日劫掠旣飽執城守
副將王必台州知府齊維藩臨海知縣黎岳詹下海
而去十六年己亥六月成功統賊艘數千自鎮江直
趨江寧省城時江南承平日久賊起倉卒下自鎮江
上自蕪湖數百里之間無不望風納款獻城繳印省

昭代叢書

庚集

海寇記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城守兵無幾城垣遠濶堞口不啻十萬勢難堅守寇
船逼城二十餘日羣賊日子成功船中議鑄印鑄錢
至二十六日始登岸安營于太平觀音神策金川鍾
阜儀鳳江東等門外二十七日先犯鍾阜儀鳳二門
三十日駐防江寧將軍哈木固山大白祝戶及貴
州凱旋夸藍大瑪褚罕馬爾賽屠爾馬等出城戰不
利七月松江提督梁化鳳帶兵三千來援十三日戰
于儀鳳門外擒賊帥俞自新斬首千餘級賊移營山
上二十四日滿漢兵齊出戰于白土山下擒賊將甘

輝郭良玉督標中軍常春射死馬信餘衆悉潰爭奔
還船浮屍盈江棄兵仗如山積成功連夜遁出鎮江
歸閩

世祖章皇帝聞變震怒于八月初九日

駕幸海子整飭六師親征是日申時江南巡撫蔣國
柱報賊已破初十日子時

駕回宮傳百官于午門宣捷寇平以六等治從逆諸
人罪誅殺連年成功旣飽掠颺歸跳梁如故

今上龍飛白日朝昇凌冰解散十八年辛丑遣尚書

昭代叢書

庚集

海寇記
卷第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蘇納海將江浙閩廣四省邊海三十里居民悉遷入
內地房屋盡行折燬嚴阡界立木城五里三里設瞭
臺置守兵禁居民不許越出阡界畝糧蠲除久之賊
旣無所掠成功亦死其子鄭錦素無望衆失所統
朝廷設安輯部遣郎中賁代王光裕等于閩之漳州
浙之寧波以招徠之康熙二年乙卯廈門寨僞公侯
伯周全斌等大夥賊艘悉登岸削髮投誠鄭錦懼請
降總督李□□性拗無方畧不能措置得宜致鄭錦
以五十號船遁于臺灣四年乙巳假水師提督施琅

以靖海將軍率各投誠船隻進勦遇風飄散軍器兵糧盡失

朝廷屢遣招撫坐大不臣十三年甲寅耿精忠叛鄭錦據有漳泉與耿逆拒十五年丙辰康親王入閩耿逆降錦遁歸臺灣十九年庚申二月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出師臺灣二十四日恢復海澄二十七日恢復廈門三月初二日恢復金門阻風不得進二十一年辛酉正月二十七日鄭錦死偽提督董騰殺錦長子立其次子克塽是年十一月初十日靖海將軍侯

昭代叢書

戊集 每卷記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施琅總督姚啟聖復出師駐澎湖相機招撫二十二年癸亥閏六月十一日克塽遣鄭平英林維榮賁降表至施琅軍前舉國內附七月十五日遣偽副使劉國昌馮錫韓繳延平王武平侯忠誠伯印三顆八月十五日遣偽副使何仕龍至澎湖迎接官兵船進港十三日施琅統水軍至臺灣十八日自克塽以下官民悉遵制剃髮降偽公鄭聰偽侯鄭溫等八人偽武平侯劉國軒偽忠誠伯馮鎮范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朱桓及宗族朱慈曠朱汀朱凌朱燿朱熿朱達朱熿

朱儼珍等十一月十一日克塽等齊到閩省陸續進京隨旂食俸二十三年甲子立臺灣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設臺灣廈門總兵分巡道及府縣佐貳等官遷民悉還故址田賦五年起科沿海居民許網罟爲業商人聽貿遷外國江浙閩廣四省設四海關每年部差征收漁課及商稅如各鈔關例嗟乎海氛之不清在勝國無論已自

昭代叢書

戊集 海寇記 卷第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盈細不相償焉且國家生財有道內安佃漁外飭邊備不數年而盈寧可期操奇贏以貿遷外國計雖周矣是在謀國者思所以善後而可哉誌海寇者首紀防倭其有以也夫康熙乙丑三月記

附錄

黃叔瓚赤嵌筆譚

陳昂字軒干侯官諸生富才藻尤工駢麗之言少日
 爲仇家告訐謫戍山左康熙末遇赦放歸田里縱游
 海上多感懷弔古之作其詠僞鄭逸事詩云戰歟旋
 師返北轅轉教航海闢乾坤金多舊借牛皮地水漲
 遙通鹿耳門赤嵌城孤遺故壘紅夷援絕駐新屯何
 緣自比虬鬚客豈昧先幾讓太原片石能容百萬人
 天遺圖讖應南閩也知尺地皆歸漢妄托仙源可避
 昭代叢書 戊集 海寇記 卷第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秦荒嶼畬田登版籍土酋番族雜流民開荒絕勝田
 橫島易世相傳尚不臣荒遠羈栖幸弗誅敢通叛逆
 約齊驅漫勞蝸戰爭天險先自鯨吞奪海隅三載相
 持誰得利兩雄交構待全輸彼蒼藉手平南紀曠古
 新增一統圖昔年亡將濟時才仰仗威靈涉險來地
 轉海賊生淡水天回風颺起奔雷官軍血戰滄波沸
 逝寇魂消劫火灰澳嶼全收三十六受降澎島戟門
 開

海寇記跋

南沙擅場辨論其餘詩古文辭粗獷之習不免時露
 行間然骨力伉爽真色自存茲暨閩難二記名家手
 筆尤覺落落不羣先生需次里門時不耐城居嘗築
 東壁園于城西二十里山環水抱聚書數千卷吟嘯
 其中迄今過其地者猶想見其流風餘韻云癸卯初
 夏震澤楊復吉跋

孫揆嘉肇初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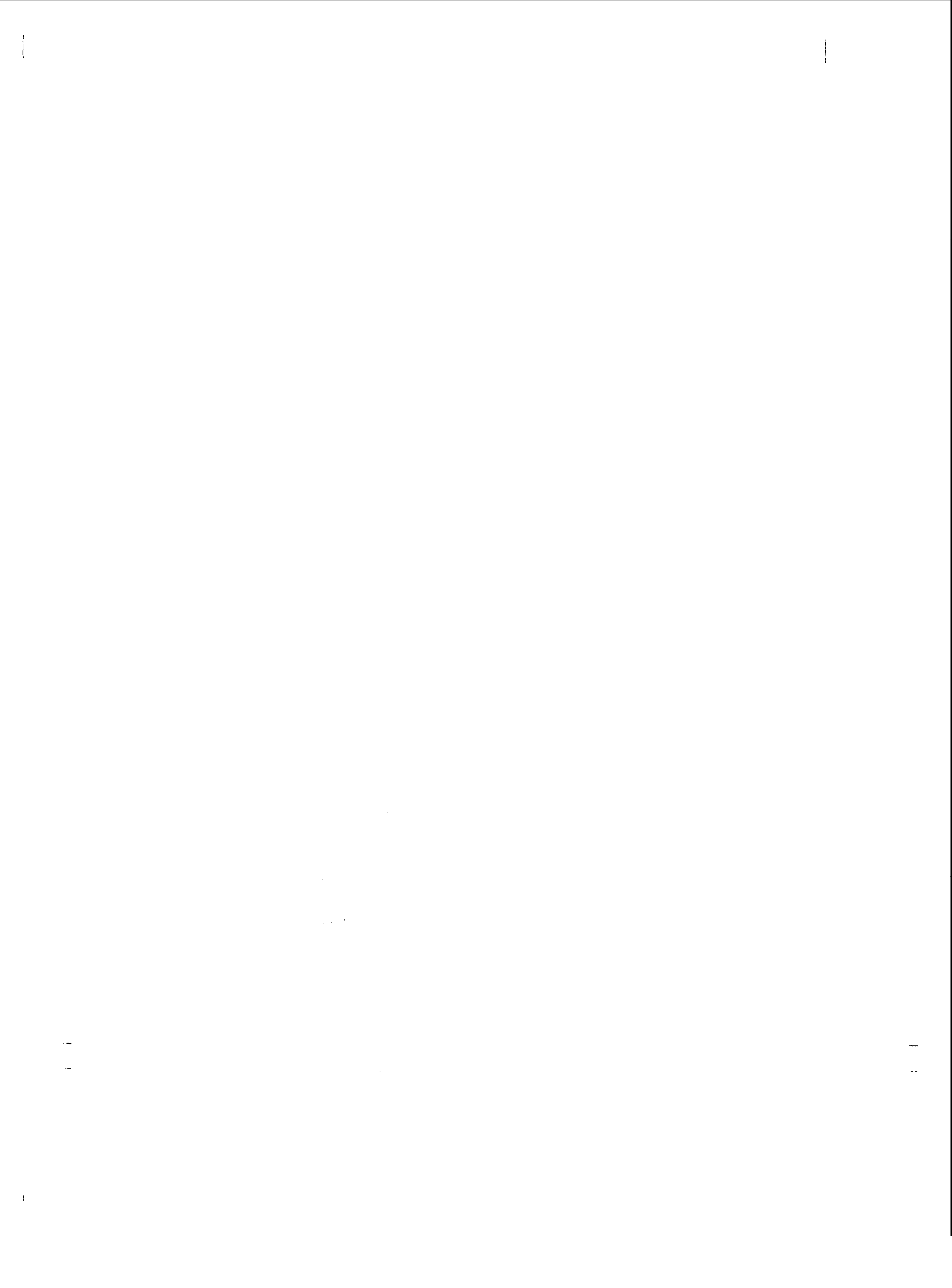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戊集 海寇記跋 卷第五 八 世楷堂 藏板

夷患備嘗記

附事畧附記

胡穰安題





序

記事之文固非一體而莫難於真曩讀王秀楚揚州十日記雖平鋪直敘不假修飾而當日之困守危城竄伏叢莽與夫可驚可愕可悲可憫之事靡不羅列具載讀者雖於數百年後一如身親目擊為之忽驚忽愕忽悲忽憫初不自知其涕之何來豈非以其有真文字而始足感此真性情哉余於庚申春襄趙忠節公守孤城至壬戌夏五糧盡援絕城遂陷隻身入賊中目覩髮匪殺戮之慘斯時自分無生理特未知埋骨於何所耳既念坐以待斃曷若微倖於苟免陷三日率族弟出城踰越險阻困累日果得至上海還我頭顱今已事隔十四年平時偶一念及如惡夢初覺心猶

夷患備嘗記

一上海軍故叢書
第 一 集

驚悸不已而深惜自守城至失城此二十閱月內無日記以誌之也今春讀曹君靜山十三日備嘗記其所述皆道光年間英人犯上海事雖與余所值者時事不同而長官之去留生民之奔竄土匪之搶劫逃兵之獷悍奸宄之竊發敵人之鴟張下至鬼哭梟鳴童謠讖語亦皆探人則又與余異而同也縱未得與野史並傳而所謂可驚可愕可悲可憫者胥於是乎在尊聞閣主因取以代付劄副刊既成問序於余余思今日者海水不波城郭如舊民皆樂利俗盡敦龐使曹君尚在身親見之將毋破涕而為笑歟然痛定思痛實與余十四年前事相觸發故不辭而弁數語於簡端夫亦欲不沒其真云爾

光緒二年丙子三月望後二日吳興錢徵序於滬上之修月樓

自序

人以身所未歷者為奇境之順者曰奇遇逆者曰奇變洋人入上邑石生未歷之奇變也而數椽拙守跬步不離者莫如予所以一切奇變之來備嘗者似亦惟予為最此十三日誌之不能自己也然其中得之傳述者多得諸目擊者少夫僅得諸傳述則風聞豈足堅信是故於數日祇曰若干於人地祇曰某某誌而不誌姑以備一己之遺忘非敢比之稗官野史為一家言也昔人譏金瓶梅者曰只是為西門大官人寫日流賬此正予十三日之日流賬也而遂謂上邑奇變之情形即在是則斷斷乎不可秋九月事已定青毡還我野館無聊抄且盈帙補壁覆瓿他日事也特恐事或

夷患備嘗記

一上海軍故叢書
第 一 集

不實則自悞而更悞人此予之大懼矣因復贅數語於簡端庶見之者例諸擬人說夢云爾

夷患備嘗記

曹 晟撰

英吉利古荷蘭西國也今之英人紅毛胃之耳荷蘭國富地廣歷年既久俗尚奢侈耽於逸樂不知兵革專以利害結屬國紅毛人尚武多力刁暴而巧然窮困因求荷蘭撫恤荷蘭與以沿海棄地既久四面皆紅毛部落荷蘭圍於中遂口羽紅毛納荷蘭稅後荷蘭反納焉久爲其所滅然小國之屬荷蘭者皆不義紅毛遂不受約束紅毛不能制乃襲荷蘭舊號曰英吉利一切文字禮節皆遵荷蘭小國服焉我國家奄有天下四海之外六合之內概隸圖版莫敢自外生成自鴉片漸興私販私食日甚一日英受

夷患備嘗記

一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無窮之利民受殺身之盡岌岌者好異嗜奇遂捐性命身家而不顧聖人憂之道光十八年衆大臣懼漸染漸深之不可救也議立法以禁絕之議既定小民畏法立革心面英人挾貨莫售計窮無術作困獸鬥封疆大員持法不少貸英人憊甚滋事閩廣游奕江洋承平日久人不見兵豕突鷄張軍民胥潰二十年五月復破浙之定海而鎮海而甯波爲所擾且據者凡浙之沿海地幾半其時尚未涉江南界也二十一年春漸而金山而川沙而寶山往來飄忽出沒無常於是督撫提鎮移駐上海徵兵防範官紳任事百姓晏然也迨二十二年春乍浦失平湖陷閩邑皇皇人人憂懼然自有識者論之則沿海炮位數千百四處防兵幾二萬公私銀錢積如土阜倉廩聚粟望若邱山添設各種禦敵殺敵兵仗分工立局日夜督辦一

切保甲壯丁良法擇人分地實力奉行巷柵林立營卡星羅鄉勇建勇水

勇及各省集兵肩摩於市外有大忠大勇如陳提憲者以督率內有衆文

武以策應萬不料一敗塗地之至是也三月初八日中刻藥局失火燒去

客營火藥若干萬斤一切鉛子器械武備錢糧各若干壓死官弁兵民可

見者十一屍震壞義倉一所焚去倉穀若干石又壞附近民房若干所及

究其故互相揣度不知從來乃曰漢奸爲之也於是閉六門嚴稽察予派

當甲長亦在其列晨夕焦勞不知所向如是者凡三日門仍啓均復其常

然自此恆有家眷搬運出城間之皆非土著每云回籍或云出自各署然

卒無有辨之也未幾客店之眷口亦搬又未幾各殷戶亦潛搬至四月二

十後舉邑若狂無人不議搬遂無戶不搬其不搬者惟無力窮民與倖災

夷患備嘗記

二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奸徒及談天之老學究耳而警報日甚一日戒嚴亦日密一日迨二十八

二十九兩日城上紮營城門炮位實鉛子兵士給乾糧街巷至二鼓丁壯

林立刀鎗如霜燈火如晝無有非巡查防堵事者二十九日洋船駛抵吳

淞口洋面五月一日提憲祭懋誓師勉諸兵弁以忠義繼之以泣斯時也

卽無識者於此亦以爲掃剪么魔直反手問事也斷不意未及十一日之

變而土崩瓦解於晷刻間也予一介所謂談天學究也見事不早受困良

多卽十三日之見聞誌百廿分之窮困其一切是非之議帷幄之謀以及

各門之防守他境之情狀概不及所以誌之者欲後人思患預防毋若予

之臨事張皇至噬臍之莫及也

五月初八日自昨初七夜三更於枕上聞大炮聲不絕且甚遠至初八日

午而寂不下數千共知海口打仗但不解其止之何速且靜也道路之懸擬者不一其說至是即無力之家亦約伴搬運矣肩輿夫扛絡繹邪許之聲至不辨市人言午後聞吳淞口失守信人皆竄城外奸民載道白日掠西北二鄉更甚拋男棄女呼爺覓母之聲慘不忍聽少焉忽傳右營游府封已將探事誤報兵二人送縣收禁治罪矣蓋封公恐亂民心詭詞定衆耳實未嘗收禁其兵也未刻邑尊劉令防堵局紳董設添守門鄉勇每門六十名頃刻而集中刻有吳淞兵逃入城或穿中軍壯勇或徐州鄉勇或河標或漕標諸號衣手挾利刃肩背行篋或十或五橫行街市搶奪與土匪等中軍命人招撫之皆反唇詈如出一口於是百姓咸知吳淞口失守門出大半開戶棄產去大戶之僮人防禦者亦儘有挾資而去者矣中

西間又得吉語云陳大人先因跳水入海潛穿洋船底沉二舟夷火藥竭懼而逃今差員來提稿軍糕點若干担予不信至縣堂果見差役旁午糕如山積予喜極回逢人即告以所見并戒其勿惑昏爲之焦是夜街巷之戒嚴益力新添鄉勇露立城下氣象頗肅然城門不能閉以搬家人之填塞也至三鼓始閉城上兵卒每卡僅一二人或并無人燈火明滅更哨斷續無律大小南門二處守門卒寥寥見潛山營兵數人本標之在者甚無幾守巷至二更後忽傳道憲巫公密地將軍銀盤查限明日清晨在小東門下船起解又頃之喧傳縣官乘小轎出西門云係查夜實不帶兵役也予疑之出視壯丁曉以大義入慰妻子示之天命終夜營營目不交睫也初九日黎明甲內丁壯換班予因并視十九二十舖地段及二門光景見

兵壯皆在雖不能如前幾日之整肅然較之昨宵已天壤矣適封公自東溝炮臺回中途揖詢之答云因探報不通所傳不一即有所聞恐爲奸細所詐均不敢信惟靜俟督憲回時自有真信遂別然道路浮言或曰洋船已在沈家灘地方或曰即提憲所擊敵船船上非人皆木偶也提憲閱邑民多恐故差弁押送至浦釋疑且示漢奸威也忽驚忽喜不一其詞予心動適弟黈園於昨夜曾有暫遷南山以保家口兼顧祖塋之議思以一子託之視之則率屬去矣復視吉雲姪亦將奉嫂氏避楊師橋去回看妻子面各土色予亦無可如何惟料理本甲防堵事且襄局董灌春叔祖辦新添鄉勇一切趾不停也午未間忽聞牛督憲打得勝旗回公館居民額手歡聲如雷及細訪之則係中軍官奉督憲命來署調取王命旂牌并軍需一切赴口得勝事是實督憲則館寶山云逃兵土匪掠奪益肆毀縣漕書趙姓居片刻成白地酉刻有奸兵顧孫二人招搖於市曰某官某着其藏降書帶白旗許賄夷銀若干萬兩并許伊賞銀若干先給伊若干昨至炮臺幾出口爲提憲邏者所得幾不免事無成不日上城遍地血甚可危也予聞忿甚呼衆擒之乃遁去戊刻城守營官巡城如故兵卒零星仍前夜狀迨官去亦盡去大南門兵僅四五小南門祇二人城上無一人而街巷之丁壯鄉勇支持尙可四鼓許人各意倦忽見南城外火光燭天衆駭而號啼哭之聲驟起予恐有變急央一鄉勇縋城出探良久回云漕書趙姓攻屋一所不下百間在五里橋地方鄉民之甘心者已久至是居其弟某於此鄉民以爲趙也而火之非盜賊也予挨戶告訴囑其無譁哭聲漸止

初十日天未曙予假寐更舍譚傳守備自初九日清晨出外至今無踪道
台亦于初九日下船防堵局數十委員均陸續去城中除遊府封學師姚
外無官矣予知事急即回家支撐柴米爲死守計未畢又有人告曰城內
外罷市矣又告曰防堵局紳董胥遁矣又告曰各保甲段董大半遁矣予
窘甚思出一子于城而未有所適是日爲槍兒十齡誕予曰居者行者不
知誰在劫外然逃爲得值此兒誕槍兒宜去因將父母木主及家人年譜
與之命其往南坎颺圍叔又念岳家無子岳母雖遷避岳樞在家偷遭焚
燹不忍也亟馳至北門外集人舉樞暫移于予家北塾丙舍之後返遇土
匪將要予告以移樞非挾資遁也匪乃舍已刻入城見土匪如蟻塞街巷
爭毀縣署道署及督憲行轅逃兵等亦乘勢滋事土匪手不持械遇兵與

夷患備嘗記

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之爭即受其擊并有爲兵戮者人頗快之而民之逃生者苟值必棄所攜
否亦不免呼號之聲遍地慘不忍聞將抵家遇新添鄉勇數十喧訴工食
不繼董事無覓處洶洶然勢甚可畏囑其勿噪即遍尋諸董得遇金梅岑
告之故梅岑擬攜以給之鄉勇亦旋逃散午刻學師姚四處安民勸諭開
店有開張者未刻有僞弁持故提憲令箭來調犒軍銀若干兩火藥餉米
若干斤石勢甚猛至防堵局中各項尙備奈經手官長不在紳董之未
逃者又不敢與此事後未細訪不知究竟土匪搶董事某姓適東溝敗回
鄉勇藏其家敵之匪有傷者乃稍斂申刻聞紀中軍回後有人見其昏夜
全百餘兵役押衆駝扛出西門去或曰移局中儲也至是愚民堅謂官長
之棄吾民矣逃志益固酉刻羣傳洋船即至督憲有令關會城守命西門

竟夜不閉放民逃命此言一起人恨身不生翅又安計今宵之宿于何地
明日之食于何方也城內之柵欄亦均直開城守無一人予以無寇之先
亂也益忙迫因不計舖甲地段凡聽有人聲之戶無不叩門曲勸約以努
力照料約更許二十舖得二十餘人因將城門巷柵囑其分段看守內有
不識者一人自言曰予甲長也予謹託之十九舖亦有人十一遂將小南
門一帶略分地段看守予奔波四處約四鼓時至城門聞叫門聲問之門
兵也問何以去則曰夜深獨宿懼有倉卒故出外宿今將曙恐大老爺查
問故入耳遂入之還以管鑰返巷口則向之十一人無一在焉踵門呼之
俱謝曰少舒足力曉或有急以便長行守夜則不能矣仰視星河耿耿聞
城外人聲如沸蓋浦中及沿浦呼救聲也因飲泣回家忿恨填胸開張痛

夷患備嘗記

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飲遂大醉連日不寐是夜竟熟寢彷彿小中山也
十一日辰刻予醉臥未醒細小哭號推予起問之云聞街上人謂某官于
昨夜有屠城令以百姓之毀公署也某時已于小東門內有客弁將守城
炮位移轉欲藉幸守城兵尙在急以茶甌潑火門得不發今日定不免宜
早爲計予曰訛言四起數武外已各異詞安有屠城而肯令人聞耶叱之
遂出門探信見遊府出示鳴鑼安民仍勸開店斯時已無違者矣惟覺淒
其滿眼碌碌者皆搶奪之徒即搬家逃命人亦僅見矣至巷口人告曰昨
五鼓時有挾刃傷人爬柵匪數人自頭舖追來被二十舖守更夫等獲其
二已擁送遊府矣又有人告曰遊府署有西鄉一帶百姓哄索縣官謂縣
官外出三日故入遊府署當進西門時鄉民知之踵求避寇術封公恐民

無禮故匿之而相聚喧呶也予方擬往視旋聞土匪毀官署時窘于逃兵
所得不滿欲今糾衆將縣役之所謂十總頭居胥毀之仍不滿今日及民
居予恐延及遂不往午後聞紀中軍進西門比戶喧驚曰屠城矣驚未定
聞炮聲不絕又喧曰屠城矣不知中軍已去此蓋洋炮也予知事已無可
爲急匿妻子塞門戶四姪秋齡尙未行促之去予乃踰垣出與隣人之未
去者訂期以苦樂必偕或諾或否俄見縣署前火起而洋兵水陸畢至矣
其始至也水行之舟凡六其二卽所謂火輪船也至大浦之南碼頭而止
其炮位之何狀兵數之多寡予未之見不敢臆說而一種子然一身之徒
營集往觀予不知其何心或曰彼蓋有所冀也予亦不知其所冀者何其
由陸路來者自北門長驅至邑廟據爲六門分徒把守小南門漕倉亦

勇忠偵實記

七一上海華故叢書

一蔽也其外分踞民居各隨其欲西初其醜類由西城至大南門約百數
用千里鏡踞雉堞遍觀內外言語啾啾戴黑帽衣紅衣耳環或有或無足
趾亦或有戴環者肩荷白皮一方雙帶結胸前穿黑袴不襪吸革履制同
草履臂際懸一黑皮匣右腰懸一白袋手持烏鎗鎗端置一刃如矛蓋一
器而三用焉左腰懸一物如兩頭鼓以手擊之聲瑟瑟亦似鼓所以一進
止者也持一器如孟吹之鳴鳴似螺音所以集衆也爲首者手一旗左右
偃仰衆烏鎗悉遵之號令頗一人有出入其側者並無盤詰人遂視同無
事不知彼僅初到故未肆其毒也薄暮道無行人家無吠犬凡人家之藏
線者概不敢舉火三更造飯終日寒食予憂不成寐中夜危坐但聞四野
號泣之聲隨風吹至城上怪聲時起懍人毛骨又以城門不閉宵小橫行

慙不畏死之徒手械入室儼若主客自念城陷理當死義而隻手莫援徒
死何異草木且城久無主雖死誰其鑒之自嘲自解空書咄咄鬼趣人趣
不知吾身之何屬也夜過半見西北火起竊謂援兵之或至也延頸俟之
比曉知係洋人焚瞿姓室

十二日天未明予躡跡潛探六門途中遇人無幾見人卽訪問一切有告
曰捕廳楊公已於初九夜有官某悉放獄犯阻之不可情急赴大浦死其
家丁得其屍無以殮至十一日殮甫竟而洋人已至柩在浙甯會館無一
孟麥飯焉予悲之又有人告曰學池有一女屍身受數刃似拒姦死惜莫
知其氏族予聞而大悲又有人告曰北門趙姓母昨洋人入其居懼不免
赴井死年已六十外矣予聞而益悲信步至右營署見轅門如舊署室宛

勇忠偵實記

八一上海華故叢書

然因念小民雖愚尙有天良方咨嗟間見有人於水際掘坎掩屍者問之
捕其姓問所獲何人曰吾兄某邑武生食糧於營爲遊府親隨兵昨遊府
送紀大人於舟迨返而洋人已據門親隨散惟兄在側遊府計無所出慨
然曰某單身與敵死分也然徒死無補也泗涇爲陸路衝今兵雖潰泗涇
尙有汎兵百人此汎保全郡城可無患當圖再舉予至彼守汝招集離散
速至勿慢兄遂冒險入入見舊侶皆易衣毀面作難民狀告以軍令皆不
應兄忿然曰食糧雖賤均帑藏也一旦至於此狗彘不若矣吾無以覆主
將我罪大不如死欲自刎抱持之刃不入慰守之至夜分死此矣今市棺
無計藎菲耳予不忍聞而走時天曙已久且悉封公之尙在西南猶可保
也急蛇行由小徑歸比及門已有數洋人持械破門予念家眷在縱死不

宜兩地挺身阻之爲所執入室傾箱倒篋凡一切銀錢首飾細而軟者雖微必搜迨抄掠畢以刃加予頸索蓄藏曰番餅番餅者良久予力告以困苦狀且手示之得釋又至姪居予應之洋人略搜數處皆書籍舍而去又至族叔少園門予亦啓之搜如前又叩砂雨兄居予出戶往應之匪各笑指而去門勿人也是日至者凡數隊大率如前狀妻子所躲之區幸勿及天佑也日將中隣人汪姓潛至謂予云頃於邑廟左右見洋人僞示幾種寥寥數語皆作中國字蓋漢奸爲之也又述見聞甚繁申後有隣人張姓來云洋人於邑廟給大英護照取之者必隻雞易無雞則一切食用物亦或有得之者予前聞浙省曾有此事因期以明日覘之將暮聞叩門聲啓之見一黑鬼持一雞及物一大包予問何爲作浙紹語云將寄宿予不應

夷患備嘗記

九 上海軍故叢書

彼已入予無如何也至中堂見地上潮濕如油乃連聲曰無好無好遂收拾去宵分與妻兒潛語聞屋瓦有行走聲驚爲洋人之夜至也亟出視乃二僮兒將下矣呵叱之乃遁益不敢睡是日也土匪之搶掠益衆蓋洋人入室毀門戶繼之者卽若輩也

十三日天未明聞叩門聲甚厲啓關洋人也抄如前并要囑囑并入砂雨兄居甫去少園叔居有其隣人潘姓躲其中洋人入之潘啓便門由予篋門遁洋人從之卽毀予前門入用繩細予作殺狀久之乃釋又搜之無所得去適隣人張姓楊姓王姓汪姓姚姓胥來言護照事予告以無雞汪姓畜有四因以一贈予予又念室有妻子且有隣家二孀婦一孤女俱在倘有疎虞誰與爲地仍辭不借往且告之故衆曰誠若是可代必代之予再

三謝一炊許果取所謂護照者至且爲予貼於門頃之少園叔崇甫兄暨文弟金姪皆自南坎來冒險探信予彷彿地下達也適予妻不食已三日因有護照故卽設計送出城使以銀二餅雇二担夫担衣糧亦往南坎避予仍守四宅土匪如故而又出一種搶掠者蓋鄉人數十成羣遍掠當舖各舖及股戶而城中無賴亦三五成羣要於路名曰抱不平擇其物之破惡及書籍等付之火其金銀銅錫火不能擊并衣物之值錢者自取之洵然儼一仇敵而諸洋人又伺於其側以擇取焉此風一起遍地皆然雖曰以暴易暴然鄉間之悻悻來者漸少未申間復有洋人羣至指護照示之皆點首去松兒又還問之曰不忍爺與弟之居此危城也故來伴耳予不覺雪涕然自念室人已避城外雖非樂土終與城中有異家內雖尙有

夷患備嘗記

十 上海軍故叢書

松兒樓兒并隣女三人重負實已釋其半憂少解未幾天震雷電大雨洋人於漕倉放大炮數十以敵天雷遽止汪隣冒雨餉予熟雞半體予大喜答以瓶酒汪亦喜蓋城陷之後市無一物終日寒食天又暴暑餒敗頃刻人且有一飯不得者况雞酒乎晚飯時持盃顧視二子仍侍左右引手摸頭顱分明故物旋念丙舍諸人忽又酸入腸胃左之右之不知哭與笑之奚當也漏下約二鼓許雨漸止月明滅衆土匪推破垣入聲言避雨不下二三十人傾箱倒篋更甚於敵凡洋人之不取者悉卷而去予隻手不能誰何任之而已去後檢點一切無分文錢無顆粒米被袴衣服凡可食可用者十去八九真所謂難中之難也

十四日天晴辰興卽叩親知門如托鉢僧提筐乞米遍數室得二斗餘幸

尙有錢二千藏色脚深草中恐洋人入室肆兇毒時置以備逃竄資也至是出之然街坊亦無一物可市食淡而已茶葉亦被掠去食雀香湯街頭漸有人行蓋洋人但據掠財物姦淫婦女至屠戮之事因入城時無與之敵者故於十三日未申後其頭目已將器械收去黑鬼盡易白帽後有陷洋人得逃者曰彼之吉服也如是則不殺矣是故據城三日所殺者不滿數人城中凡出避諸室至是皆因鄉居不便欲歸而回探消息或遣一人回家照料宅宇或有潛運財物出城并有大胆男子仍返故居連宿過夜故前日數巷覓一人而竟不得今一巷必有人二三焉但洋人方捉民當差凡運炮位火藥及動用等物一切扛抬勞務悉驅百姓無分僧道紳富偶爲所得竟日夜不能脫且有繫於船而不還者是以人恆畏之午刻聞

夷患備嘗記

十一 上海軍故遺書

各門亦換護照取之者惟恐不及鄉民亦有因前日近城近浦諸處爲洋人往奪牛羊逼索銀物今聞信亦至已得者頗舒未得者眉蹙甚怪事也日中有洋人叩吉元居亟啓之搜索頗草草無當意物不取而去亦不入予門甫片响砂雨兄之隣陸姓周姓者奔告曰洋人入咸宜堂矣卽往已攫物去又叩少園叔家予復應之亦遭搜掠予謂彼居之無護照也急倩人往辦以貼之崇甫兄至知昨洋人已至檀家宅奪其牛隻刃傷二鄉人去丙舍只二三里矣眷屬尙無恙繼聞洋人於二十二三日放三舟往松江因淺而返遙憶郡城尙保然恐其由陸西突封公兵少何以應又聞洋人逼索陳提憲屍獻者予番餅五千枚予深危之後有沿海民爲予言云係求而禮葬非甘心也後卒不得洋人恨惜不已申刻有一黑鬼醉醺

萬狀將予破扉推去予亟指護照示之乃搖首作不懼恐狀又以兩手曲演諸形口稱番餅不絕作手語幾半時許予細釋其意蓋若謂前後大小房屋皆予應門予有業人也故索番餅且翻掌示五十數予搖首不應漸減至十數予仍不應乃將予挪掄而去門未掩鬼忽持一雨傘至招予予見其醜陋也復出亦思有以挪掄之未踰閭傘擊如雨下予初支持之思脫身走既念室有人彼或肆毒可若何思與之鬥倘其醜類至又若何忽有途人過謂予曰速往漕倉叫喊白鬼卽來捉連日有人如此盡速往鬼似解其語者視之怒予見其狀乃大呼曰速去漕倉叫白鬼來乃急走實未嘗去也避片刻歸鬼已遁惟毀壞茶甌及碗盞數事問松兒兒曰爺去後卽進戶連跌二次至中堂拋擲家伙而出無他也予謂兒曰護照無用

夷患備嘗記

十二 上海軍故遺書

不二日而猖獗如此日後之肆毒無極也兒斷不可居此明日宜偕弟去予守家無恐勿悲也兒不欲因嗚嗚泣予慰之乃止薄暮少園叔家有其僕偕張姓僕隣人潘徐作錢戲洋人見火乃入四人急無措偕徐姓母由伊家便門入予大門匿洋人追之予窘無地卽匿女而令四人由予後戶逃皆不肯予益窘幸洋人追至便門見四面黑暗語啾啾然不入予門而返誠大幸也松兒益恐因其自幼持三元齋且誦經無間寒暑至暮焚香跪地喃喃不已余笑曰憐之誦至四鼓許忽告余曰爺勿憂洋人不久去神云然再詰之亦不自知余叱其怪道之睡乃睡隣人倪姓夜深潛至告曰余頃潛至漕倉觀動靜以居城危明日欲去也豈倉內無半影適廁中有一土人問之曰於申刻運諸所有而去或云往邑廟點卯或云遷居其

實則不知也所聞見如是故來告且商去住余謂之曰以目前論走者是矣但四顧茫茫誰爲樂土子宜行余死不去倘一出戶此室中皆非吾有日後歸可若何倪乃別然愁腸百結居行兩難即遣兒一說口雖出實非心也五鼓許聞後巷有婦女呼救命甚急欲往視者數起仍餒而止明日遍詢無知其事者

十五日天未曙聞城上有窸窣聲甚衆從窗隙窺之見無數洋人各持器械如魚貫如蟻隊自城西而東足躡草故有聲其前去者不知已有若干其後之得見者不下一二千迨畢東方已明亟呼松兒起謂之曰視今日情狀凶多吉少速飯其偕弟行毋聚殲也兒尙傍皇左右忽陳姓隣隔牆喚予曰頃聞行人語曰大南門洋人盡去未知果否予胆怯不敢往君盍

夷患備嘗記

十三 上海軍故叢書

覘之予曰盈千洋人復手兇器早起行于城予目擊無暑刻也今日不知正何似莫作太平話也陳曰不然頃聞若人言語聲甚樂連日無此歡愉氣象也果去未可知盍覘之且審其故庶可以卜吉凶予因往貪便不之大南門而之小南門未及門見六洋人裸體相枕藉于門中睡興正濃猶未起也予駭極急縮身走呼陳而告之故且咎之未竟黃鄰亦至曰鬼去矣予對以上二事黃曰不然予因不信故往覘親見六鬼起倉皇去遇城側居人云此皆醉鬼羣鬼去時蹴之不醒因棄之今甫覺故急迫耳予始啞然終不知其由來因囑松兒稍留予就近探視果無踪矣惟巷盈街遍巷積灰如邱殘齒腐骨穢穢惡氣臭不可近欲出城窺其船天暑慎中惡適有人自外來問之曰俱去矣予乃信繼聞有某官帶兵來問上海民

從賊狀且曰已在遊府署百姓皇皇懼屠也予亦不能自主立迫二子出城徐訪之謠言也因念遊府遠在外汎連日未有的耗城中惟有姚老師一人洋人既去六門無守正土匪暢所欲爲候也宜訪老師請策畫至學署杳無一人廊臥二丐問之曰老爺于十四日赴松稟府今未歸予無計因議家自爲守法即從予本甲歷查戶口皆虛戶丁祇剩黃姓一家無可爲遂復踵初十日夜間防守舊規統訪二舖街巷勸說並施甚費唇舌二十舖內有願守夜者得十二人十九舖則祇黃二泉汪昆玉王兆松張大生及不識姓名者三人其外則比比謝予曰人雖無多然二門可勿愁矣但如彼四門何即倩張隣探大東門旋返曰可矣有林姓早集人以防火盜小東門亦且妥貼并寄聲珍重予聞之喜倩汪隣視北門亦返曰可矣

夷患備嘗記

十四 上海軍故叢書

有徐姓者集人固守門且閉土匪數隊欲入不得今雖退徐尙恐其復來不敵猶在召募也予聞益喜復倩張隣往西門良久回曰西門不若是之有備也吾假君與林孝廉詞見途人即告之其中或曰是或曰否守夜之有無未可知也予念一門不閉五門徒然欲分人往代勢難兼顧時已昏黑不得已姑往視之甫抵杜家灣見有聚談者潛聽之衆議已成城門已閉今且按戶出油燭燃燈于街以壯聲勢予頗疑之喜極乃返告同人衆譁然曰懸燈是也有不懸者共棄之于是亦懸燈是夕不約而同者遍城治夜如晝如是者幾半月始宵行無礙奸究潛踪頗獲益云時二門雖閉苦失其肩視營房有敗壞炮車數十即以實門實頗固凡二十舖之西黃家街薛家橋白巷趙家嘴角紫藤棚花園街余家街地方十九舖子東

西同仁里東黃家街秦家嘴角水與橋東西城脚小巷漕倉前後及二門大街等地方皆守以丁時無更鼓月淡淡作微黃色遠近時聞人語及犬吠聲漏下約二大南門有人來告曰有多人叩門予即偕衆往登城視蓋土匪也人約百執器械予與衆大聲吶喊聲甚壯因作下城勢作殺敵勢再作開門狀土匪退旋聞城外聲嘈雜復登城見匪方擊擊顧姓米舖戶尙未毀即與同人大呼捉殺并偽鳴燃炮以驚之匪果遁衆始信守夜之有補也守益奮

十六日晨與隣婦女之相依者微贈以資令其遠颺恐洋人之再至也遣已覺子身毫無繫念借求死之未得其所也因出訂同人以夜間事至學宮無一人見官署與酒埭局仍閉無恙外柵與廡壁俱壞正殿木主及後

東忠備嘗記

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殿主均失而遺其座予思此非寇必有有心人藏之也後果然由四牌坊至邑廟一望悽然繁華頓歇仰對邑主神不覺悲從中來四顧無人放聲大慟哭已叩首神座出至園亭風光如洗泉石無色一種羶腥惡毒之氣穢入肺腸急掩鼻走過館驛橋至縣署後見髮髮一堆不知千百蓋洋人賊土匪者也縣署土牆已毀即由牆基入則斷瓦頽垣狼藉滿地至二門見瘦馬一人曰此官馬也飢立二日矣至大門見西臥一屍問途人無知者至察院亦如縣署狀再出北門由上下兩灘進小南門復至道署亦如縣過趙某宅則片瓦無存數丐倚敗垣作食回憶閉門庭僅付想象誠可扼腕于是又遍走城中街巷凡向之駐兵設局公館會館諸處趾無遺惟見城外店鋪皆閉浦水如鏡城中買賣均絕人如鬼瘡往日敲擊肩摩

今祇一種骷髏悲涼之意及抵家則松兒候已久問之仍曰不忍爺也啓鑰入之而秋齡姪睡至彼此交慰如又一世又聞洋船在寶山一帶滋事甚惡且有復來說心惴惴然飲泣而已是日街上有賣蝦者一人賣王瓜米竟者二人予買蝦與米竟焉鄰里之呼應皆敢作大聲酬答日晡見炊烟暮見守夜如故益以秋齡姪與松兒共二十二入燈方上各路之巡更丁壯逐隊至問其故曰仿巡哨意也并有人謂予曰林遠村等已集義勇百餘人分守六門今夜可無煩充門兵矣予往視適義勇甫至苦無火具予昇之燈并燭鄭重而別約更許有義勇至予所且曰門有撫憲公文林老爺居城外無與商故來告宜若河發放予曰門必不啓公文接否曰公文已接予視之雙插羽憲印無訛觀其批則尙于初十發投上海右營封

東忠備嘗記

十二 上海華故叢書

署開拆也觀封角遞文釋程則逗留于一圍地方者久今自本辰刻由浦遞至也正在傳觀人情復皇皇然頃刻盈百或曰撫憲將來安民此頭站也或曰上邑不戰而失此問罪文也衆口嘖嘖予百喙不能解民心忽又擾擾焉予無策聞金梅岑已在伊岳家住乃亟往商議曰事已至此非開此公文無以解衆惑然卒不敢久之梅岑得計滿其套以火照之隱約見防堵若何及洋船曾否到上海洋面數字梅岑曰此過去事無害也借予至城門爲衆述之乃安予遂述封公現在泗涇及衆文武因公皆出公文未便收拆還差令去方予與梅岑來時見化龍橋堍墻側有女屍一衣小紅衣無袴蓬髮斜倚曲身坐傍掩一敗蒲予憫之囑梅岑留意明日梅岑果棺以瘞之云斯時也城內漸有起色城外則夜間之搶掠如故也

四鄉則荒郊之劫殺如故也據浦側居民云每日潮落各處支河流出男女死屍于四月後漸多至五月十一以後一潮出海不止百數若此女者吾不知其節乎烈乎然得好善不倦之梅岑不可謂非不幸之幸也夜半大雨守者不倦衆志定矣

十七日黎明游府入城游府之在泗涇也民重之鎮無搶奪患聞城有土匪十六日因帶兵數人還未至已見三五成羣者比比公分投驅逐并召父老諭以禍福自近及遠枵腹竟日比暮抵城門已閉因露宿至是衣服淋漓止衆而入比入則官署依然眷屬避無踪乃館于鐸巷僧舍紳董徐少室林遠村等饋修脯作東道主焉已刻義勇巡城義勇之集也已有衆二百餘敵土匪有餘力林董等懼相遇之或傷人也遂製旗四五大書紳

夏息備管記

十七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董守城字樣且各註明地段義勇執器械數董借之益以各鋪段民人丁壯約五六百人由城內街巷而城外而近鄉踵皆遍蓋欲示土匪以威而知懼也如是者三日搶風稍息惟遠鄉則仍公然無忌城中則變爲強竊防或不慎掏摸一空午刻林董赴松求委員安民後太尊即撥在郡之本任上海縣水利廳李至是日街上見魚并水雞予食水雞米鋪之囤積未搶及搶而未盡者懼以召蠶盡出以市且賤予得糶故始終無庚癸患民之賴之者幾數日且聞城外尚有猪羊牛肉及鷄鴨一切蓋冀洋人之再至而售非循貿易之常也故數日後反無有矣予家斷秋油酒醬等以醬園被搶不可卒辦若此者不少午後有人自浦東來云于天后宮前見有洋人小三販兩隻云係辦食物是據是買不見不知也聞城憂懼亦有出

城先走者未刻吉雲姪自楊師橋來頃之賊團亦自南山來漢章姪自法華來一堂談敘意甚得至夜巡更者頗衆十九二十鋪地段仍以小甲看守吾舖有人三十餘益泰典亦有所謂鄉勇者向但藏于室今且列于途祇覺前街後巷人語嘈嘈兼以比舍燈光道如白日漸返殷庶氣象矣漏約三下予告假託二姪照料門戶予解衣臥自初八至今第一日也

十八日聞大南門外近鄉有豆腐予往買之路上始見有婦女一二各被搶殷戶集多人亦號鄉勇緝訪往日曾與搬搶之徒無分曉夜直入搜檢有得有否且有不諭是已物非已物概取以去曰此非汝家當有也惟郁姓則榜于門曰遺失物件聽拾得者變買云云醫士張朗山則并不榜人有以物還之者惟遜謝曰予貧家似無此物恐悞也人皆欽其高誼日將

夏息備管記

十八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中間福山江陰等信六門復有兵伴義勇守城未刻雨是日聞營中收各處遺棄兵仗火器民之持以獻者量值給以錢人如赴市凡數日又馬匹各散被鄉人設法渡浦去至是謂食踐春熟若干挾索重資以贖且聞有本兵于前已寄于鄉間至是亦執以取官值者人之無良可慨也已予隣姚姓爲海艘舵工返棹洋人阻之不得入口泊于海間道隻身歸予得悉海中狀西刻得道憲巫公在松公幹將返信又得提憲提兵將至信薄暮出城沽酒并得市脯大啖夜間守巷如故是夜也聞有和議

十九日巫道憲自松返局董朱春坪金梅岑往迎之館于蕊珠書院煥明侄自鄉歸宵小橫行夜無安枕一身照顧數戶力漸不支故迫之歸也午刻公議擒謠言奸民之會搶奪者贖積充宇苦難變賣繼被搜搶者日夜

抄捉因思遠運乃造謠言其術先以一人狂奔道路作驚怕狀且揚言曰洋人已至某所予目擊故急回搬家耳并點綴如何如何諸兇惡狀即有奸徒扛担一切出城時居民甫返風鶴皆驚一聞此語頃刻傳遍不踰晷間而挈妻抱子肩挑背負者塞道路奸民得計良民則復受苦一番此種惡相十七八兩日漸起至此一刻數驚故共議擒之然議雖定而當見之之時人咸傾耳從未有指之爲僞者未申問各門有鄉民數十成羣各執鋤耒等事徜徉于市之各當舖各大店各股戶左右不下數十百起其中則浦東及西鄉人爲多闔城危疑如戒嚴狀究因各路口丁勇如林器械密布遊府亦託故不時出入于途乃不敢舉約半日而散是夜予見各種鄉勇已足且兵亦如舊文武大員俱在可無煩作杞人憂矣乃辭鄰右

夷患備嘗記

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之守夜者約以各管門戶有警即出勿作待旦坐矣二十日晨晤孟石泉唐竹舫皆甫返也聞林遠村於昨赴蘇求撫部院給札往四處糴米邑自蹂躪後凡米船之來者每爲中途要劫商販裹足人咸危之遠村乃議紳商襄銀并以鄉勇護舟四方告糴故有是行其後米商踵至糧遂不匱皆其功也是日也余有微疾秋舲姪來遂留之不令去觀荷花先是義倉之秋水亭有荷藥局失火疏入其中發花特早端陽前後已作花余未暇往觀是日有鄰人餉余數枝即此花也提憲周公至聞公之來本帶兵若干迨至乃止兵城外小帽便服入遊府署封公欲行謁見禮周公曰止毋令一人知民心未定徒聞我到異議易興我所以便服入也於是週視城鄉形跡返宿於舟遊府以館請周公曰我之來不得已也洋人已去兵且

徒來留連於此祇駭聽聞如曰備土匪則若已足我可以去於是留一二日去其愛民持重之懷可見也鄰人張姓來語余曰新邑尊且至問何姓曰姓沈即前憲曉滄公祖也余未敢信是晚斷水烟覓之舖舖亦絕二鼓許微雨斯時也居民稍集城治有兵文武官長及防堵局紳董俱到辦事仍復井井回視受患之日正如疾風暴雨曾幾何時而天日復見余雖日困一日行兒不旋踵而再登衽席也余之日誌無庸矣故躬歷之事雖不祇此而日記止有十三日云

夷患備嘗記

二十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事略附記

洋錢自嘉慶間僅行閩廣蘇松則以貿易故洋船來不得不用他處均無且無識僞昂者猶憶道光乙酉科余帶數枚至金陵尙短價售近日幾無地不行至錢舖牙夥井有不識圓絲銀者先君子有言曰如今洋錢洋貨洋烟盛行于俗且有非洋而冒洋者如羅浮蝶本名仙蝶相傳爲仙衣所化游彼者恒以其繭餉親友今則竟曰洋蝶作事軒昂向曰揚氣以江南鹽商揚州爲多其作事盡事奢華也今則竟曰洋氣以及松菊楓瓜長春菊萬年青擇其色之美而佳者冒以洋名而價貴貓狗鷄鴨擇其狀之小而點者冒以洋名而品尊鞋有洋鞋布有洋布衣裳邊飾非洋鑲則鄙之

動用器皿凡洋式則珍之其小呢自鳴鐘之本於洋者更無論福祿壽三星吉神也圖其形所以取利市今并裝爲洋人矣紫微帝萬星主也畫其像所以鎮兇煞今并變爲洋服矣諸如此類難更僕數世俗好異妖由人興恐非我民福也我不見爲幸先君子果於洋人始擾之歲庚子九月卒聖人云六十耳順先君子先知於二十年前矣

鬼子欄干本洋貨也謂出自鬼子國故遂名之嘉慶間人中國人以罕見爲奇飾於衣服後以鬼字不吉未便書於婚姻禮帖等乃易之曰鋸子謂形似也後且曰桂子曰貴子奇花異色刻刻翻新內地人且自爲之不數年而遭鬼子蹂躪殆服妖也

向有便帽曰秋帽如大帽而無纓頂綴一結又有小頂軟邊者曰因秋以

其便於睡也蓋食禁烟者取其便而人并效之然其名曰困已涉不吉自破張格爾後帽頂易以各色呢曰得勝盛上繫一絨毬并垂一辮帶曰太平帶解之者曰回俗有紅黃白帽之分今破鐵蓋山爲此製所以誌武功也其言雖俚其名何等吉祥豈一二年後以羽緞作結曰緞結收小其邊曰洋秋而人并靡靡然從之誠不知其所自來於茲思之英及耶英劫耶變不虛生矣

丐者於歲除塗其面作諸戲以索錢吾邑繁庶區也牛鬼蛇神奇形百出蓋難之遺意耳忽於庚子辛丑聞一丐以車袋冒其身首一丐以索牽之作牛鳴曰牽牛見之者以其未嘗睹而發噱也爭予錢於是丐牛塞途豈知洋人一至四處奪牛余視其狀彷彿殘冬度歲時也

市有語曰死活上南翔言專一不二也曰抖亂法華經言頭緒全無也曰陰衝曰陰鈍言隱然衝突譏諷也自洋人擾上邑城中大戶皆往南翔其次法華涇南翔必經吳淞江江中土匪蜂起受害者不少法華次焉而益以地棍之滋詐宵小之偷竊疾病死喪無家不有邑治則爲洋人所破非英衝而何盤踞者多日非英屯而何事前言之初不爲怪事後思之若有憑之矣

洞庭反不知所始較切音彷彿而義甚淺俚市人之隱語也井巷兒學而不能乃創爲伊字反凡一語數字逐字下加一伊字聞者絕倒然遍城市皆然幾者動之微非夷患之兆耶

吳淞口破洋人未入城中先已紛紛一土匪入典舖先得其貯銀室苦無

盛放之具得一大銅盆乃滿置元寶盡力挾而欲出惟覺四處洞黑不審
 取隅及眾匪入羣奪一空目乃辨又一浦東六里橋人入城完白銀適見
 搶掠心遂動亦入典舖中其人家本裕且多力乃取七元寶藏於身金釧
 十五帶於臂復見衣服山積心不已乃擇其尤者作一大裹及出裏大門
 小眾匪擠之不能出推仆數人羣怒共毆之奪所挾及其藏并本有之洋
 銀若干本穿之衣服均取之遂子身歸得狂疾死又一貧老鄉人至不能
 逃苦作食無柴乃至漕書趙姓破屋基覓尺寸木一日薄暮於敗瓦中見
 一地板竭力起之遂得元寶洋錢若干又一家父子三人本儉兒也得無
 數銀其黨思瓜分之至七月初其長子買舟備裝飾其父如大買其弟若
 行夥先運若干欲遁他所舟子覺之至浦之長十八將二人毒毆而驅之

夷患備嘗記

二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所載有而去二人匍匐歸適羣匪見其子獨處無助亦奪其所有而去巨
 萬之資去來瞬息信乎財之不可妄求也以上數事皆予守夜時聞於衆
 者諺有之一兩黃金四兩福况不義者乎所聞甚多稍誌一二事以告世
 之知命者

洋人既退民居漸復然風聲鶴唳一日數驚最可笑者和議定後六月二
 十七日辰刻一火輪船自外口入閩境聞之復各逃命婦女之晏起者咸
 披髮露體號泣狂走守城兵勇一如前日其甚者一男子倒抱一嬰兒一
 手提破燈籠一盞而走一婦以裙披于肩兩手持衣下掩作結裙狀且結
 且走至城隅被匪徒搶去而始覺其不知西東不能言語者皆如恆事蓋
 前日之逃也具衣糧計道里故有豔裝華服坐轎駕舟而作難民者茲則

倉卒之間毫無主見且胆喪已久求活之心熾也夫人僅求活又安計于
 他哉予故于四月間恆語人曰逃寇非易易事也

土匪善謠言忽一日居民爭傳海口又到一種黑人身長八尺軀其國
 之矮人也予聞而噴之曰此鬼道方相族屬也果爾不吾害人叩其故予
 應之曰吾輩居八尺屋彼偃而入吾且執其首而戮之未幾道憲公館前
 聚人無數彼此詢問長人愈久愈多其立之遠而延頸望者且若或見所
 謂長人者從未刻至亥漸漸而散猶憶前制憲裕公為蘇撫尼無行斷還
 俗并箭各縣進行奸民遂倡為撫憲憎尼說惑尼以射利忽一日邑之淨
 土菴亦集多人尼驚為役之來捕也堅閉菴門而泣觀者見菴之閉門而
 且有哭泣聲也謂役已入捕乃堅俟其出以觀之至深更人始懈而散與

夷患備嘗記

二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斯事正不類之類也
 洋人踞城日婦女之未逃者懼為所辱凡空攻深草枯溝敗壁無不匿其
 漸匿而不耐者則于深夜俟隙冒險返城或并髮髮易男子裝亦間有得
 脫者然萬一敗露立地受辱其最巧者大南門之白巷西一婦束首以麻
 衣白衣裙手持冥鏹號哭而出洋人見之皆驚駭不敢動乃任其出諺曰
 有智婦人勝于讀書男子信不誣也

重典所以治亂民也然酷吏酷刑伊古有戒予自邑有土匪不無有取之
 也聞人某估于上遭變乃遷避事稍平其眷屬不便鄉居又遷于北門之
 城內某所其地適為羣匪聚集之藪見某異鄉人且多財五月晦黑夜糾
 黨入其室席卷而去某于匪至時知不敵自藏于暗處迨匪去尾之匪不

覺得誌其居質明亦集其鄉人入匪室匪方羣飲未散執其四其一乃窩主也遂送諸遊府游府辭以非職不受乃送諸署縣事李縣亦以無監禁未便受不得已衆議釋之匪乃作大言且出不遜語激衆怒乃釋房主擒三匪置于邑之演武廳聚火熱之時六月一日也匪黨洶洶哄訴道憲巫公公復出示曰有聚衆三人夜入人家及白日持械搶奪者登時處死照例勿論匪喪氣不復公然無忌矣各鄉鎮亦用其法土匪絕跡夫身投烈焰慘豈待言然加于懲不畏法之儔無異飛蛾之撲燈也而除亂禁暴之功收于旦夕巫公誠得治亂民之旨哉

天后靈應非常海洋中尋聲救難凡佔于海者無不尊信之邑主神于國初與予六世祖綠岩公有共保屠城功靈應與天后等民之尊信亦然自

夷患備嘗記

二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集

洋人入毀諸神像天后去其鼻殿宇半剝損邑主神則更甚殿宇園亭踞爲窟宅神袍旂傘盡劫以去神亦不之譴也字紙五穀夫人重之有拋棄穢褻之者天殛之洋人則紙拭穢物五穀投諸溷天雷則駕大炮以敵之諸如此類兇惡萬狀而卒不見其陰誅鬼責之或加也豈天將益其疾而俟其惡貫之日耶抑天將假其手而施其大罰于民耶抑或劫運所及雖天地神鬼亦順受而不能誰何耶則予不能知之矣

洋銃一銃二發勢雖遠而小中之者不在要害勿死也然其入藥不如中國之便故洋人最畏烏鎗而尤畏抬炮破洋銃不一法閩廣則以稻草搗軟製如盾潰以鹽油銃即不入沿海民則以大筐鋪舊花而負之則亦不入吾邑之鄉洋人數十成羣分投擄掠民卒無以禦乃胥以淨桶蓋應之

洋銃皆裂蓋火器主潔觸穢故也後鄉人用之恆驗且有曰十三日之白鬼收銃蓋爲此也未知是否

火器之利在于藥製藥之法武備考禦侮誌略諸書論之詳矣然莫精于故提憲陳公數語公謂硫性重重則下墜炭性輕輕則上浮凡自他處運至之藥爲舟車搖振即入炮其上皆炭取以試炮則無力不遠迨及下半桶硫多炭少用以入炮則力過猛而炮炸矣凡藥經舟車裝載人夫扛抬及藏貯日久搬運多次者必重確愈確愈佳然後可用且言貯藥不宜于一處蓋非人事之或悞可虞藥多久貯自能生火并言晒藥切忌于有風之日以風吹塵起藥雜塵沙半月後即能生火又曰鐵匠製造鉛子最宜留心監視否則或以微鉄皮包碎石或竟以碎石磨圓外塗火漆鑄炮

夷患備嘗記

二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集

亦然蓋是器關繫極大幸而敗則自官迫匠牽連多人官惜自己功名互相容隱置于不問匠復脫然事外不幸而不敗則臨陣之日其害有不可勝言矣由今思之公非不神而明之其如一身之不能兼業務乎

保甲良法也第一要將客戶主戶零戶免戶分明苟不此察竟有土著作烟戶浮居爲甲長不幾日而浮居者另遷則甲內無長矣貧窮無力零戶也縲寡孤獨免戶也統列正甲則辦事無人無告受累矣而更忌跨戶戶跨則稽查不便張李易混甲長束手矣誠慎於此操縱易易外戶不閉誠不難也然以古法言之此僅行法之第一關鍵耳

提憲陳公盡節後洋人願以洋錢五千枚求其屍而不得迨和議既成洋人將去九月之朔用太牢率醜類祭奠於吳淞口其魁璞公使者且泣且

祝若不勝情夫以公之忠貞豈享其祭而能格敵人感異類求之古名將亦未易多得也陳公真千古矣斗米十肉大將皆然忠懸關公為崇明鎮因公來上至道憲署道憲餉以點心食包子百二十枚酒與肉不計也夫點心如是其他可知此數年前事也防堵之際聞揚州營參戎鮑公來鎮上邑每日食肉五斤米五升胡餅百腐六斤酒十斤曰猶半飽也後關公死廣東之難鮑則以不服水土得痢疾醫戒以節飲食公不能日食牛酒至不起方鮑公之至上也營於浦之洋涇口軍容整肅旂幟鮮明閩匪忽滋事時兵未集公於黑夜領數十卒整隊而出定反側於鎮靜之中功甚鉅也使天假之年與陳公為左右臂分守東西二炮臺縱百萬寇猶蟻虱也奈何不知自愛累於口腹不及殄滅槍死於爐下昔人有詩云男兒

東愚備書記

二十七 上海華故遺書

欲報君恩重死在沙場是善終九原有知如鮑公者較關公豈無餘憾敵窟於城予不時觀其動作恆見其食雞也以刀剝去其頭手去其羽去腸胃不洗不入鍋燻於火覺微熟即淡啖之其作飯也帽中出一小銅鍋置少許米及麵或瓜茄或李柰煨以火無鍋蓋米恆不熟水乾即食之雞鴨卵則并不煨破其壳生吸之一切食用皆非人事之常然或風俗本然習而安之者若其本是內地人民失身從寇予不知其何樂而不返也且聞人曰凡黑鬼擄財至舟其渠取十之九擄或過少鞭撲隨之則為漢奸者更何慕而甘心受驅策哉

洋人善醫此門民人張姓為黑鬼擊其目烏珠出於外其父訴諸白鬼白鬼睇囑語其儔即有一洋人以藥少許塗其目旋以水漬其珠而揉之無

痛楚不食頃而愈洋人又善畫和議成後遍遊四處凡園亭寺觀之壯麗而精且佳者必圖之其作畫也用一紙裱如今之法帖筆則無毫無墨以一枝竹中夾小鉛條運如風界畫纖細如縷不起稿旋畫旋成精緻無比絕大一境成之在片刻予目擊其圖邑廟之船舫廳一角景故知之以上二事內地無此技也

犬見異類必吠洋人盤踞之日犬苟遇之即帖耳縮尾而遁無一犬敢狺狺作聲者予家畜一犬狂吠可厭洋人至犬見其狀縮身於灶終日不食去後乃出蓋見兇惡氣焰不可嚮避犬性最靈故其畏之尤甚理或然歟菜蔬於鄉間為多城中惟西門一帶有圃數處而已故城居恆仰給于鄉而其值較鄉必倍自五月十五以後街頭米菓菜每斤售二文錢各鄉則

東愚備書記

二十八 上海華故遺書

八文十文不等法華竟賣至十四文王瓜子往日每斤極賤亦必三四文爾時城中以三文錢則得瓜二斤矣而各鄉且至爭市而不得二事甚細即此可想曩日離散景象也

邑城復後米舖之困積者懼召禍而又不敵公然開肆乃閉戶以售鴉片者堂皇授受無復顧忌土匪身穿羅綺逍遙于市而人逃于外者往來城鄉恆穿草履以取便因有無名子作口號曰鴉片掛招牌白米暗裏賣財東著蒲鞋光棍搖搖蓋誌實也

予聞林遠村云洋人去後某日聞其居近之紫霞殿左井亭內有哄笑聲出視之則羣丐也井庭中倚以字畫紗榻井上蓋紅木圓檯面三面懸堂簾榻後則呢絨袖被褥如山衣服稱是諸丐均穿袖被且有靴者圍坐

堆洋銀插灘爲樂其坐則或呢或香牛皮或佳紋簾不等亭之左卽廟之
廊積柴米煤炭如邱又酒壘之旁列三大鍋數幼丐守至其側則馨香撲
鼻晚視之一鍋則火腿和狗肉一則諸海菜和雞鴨也遠村因曰當此之
時予輩真丐不若矣

又予友楮野塘避寇于浦東至十五晚聞洋人去回家探消息渡浦歸見
董家渡側王氏廊下羣丐燃通宵燭擲六子銀錢山積其裝飾彷彿如遠
村所見維多一切精緻桌椅并有自鳴鐘廊外臥一屍楮方注視羣丐交
叱之懼乃入城

提憲陳公鎮海口日與士卒同甘苦食不兼味夏夜不設帳曰兵無此我
不可有此也寒暑居一小布卡與海塘民若隣里民有担糞過卡門者兵

司見偵管言

上海軍政叢書
第一集

叱之公曰農工灌溉第一要務我輩安然食糧彼血汗淋漓而尙叱之乎
乃責兵其行事胥若此公恆執一火繩一短烟袋巡視海塘終日奔波無
片刻坐夜間亦數起行走南風略起卽結束執令日夜坐相風旗下至風
轉而始已其于兵則甚逸凡一卡居十兵十兵分晝夜十班一人當直者
居卡外九人則居卡逍遙有警之際暗傳密號一日數易故兵皆有誌而
敵不知守吳淞幾二載深得兵民心兼以老謀勝算智勇絕倫乃何以妖
氛未除將星遽隕天乎人乎惜予不身親其地而目覩其從容授命之時
也嗚呼痛哉

鬼燐螢火荒涼景象也吾邑素富饒中元節各公所設盂蘭會者不下二
三十處故鬼亦充裕而不爲厲自夷擾後人各遷徙屆期無有辦之者予

戚唐姓于中元節渡浦舟行至周家渡天已暮乃泊惟見波平如鏡萬籟
無聲水面有光如螢者不知凡幾皆自北而南過舟側覺一陣寒風毛髮
直豎蓋鬼火也又浦側居民云七月中時聞鬼哭者數日此皆孤魂求食
習以爲常一旦廢之大失所望鬼猶如是况于人乎

夷患之受我邑城市罹之近城之鄉次之遠鄉未嘗及而且獲無限利邑
人遷鄉必賃房屋半間茅舍非十千不能居一利也既居矣鄰佑必送代
席其多寡視其人之產又必出多錢雇人守夜二利也又一切米柴菜蔬
無不倍值以售三利也人舍其家一切食用物無不分肥四利也遷徙時
爲人扛抬輿担其價十倍往日苟不雇之毆搶交至五利也其中且有爲
土匪事搶劫者亦復不少則又利之大而不可名言者年收則益豐稔錢

司見偵管言

上海軍政叢書
第一集

漕則復豁免一切派捐派役俱不及城中除土匪外富戶亦受累然事定
後尙可支持其一種重廉恥顧名節不爲土匪毫無積蓄求生不得求死
不得者不知凡幾而天不雨金官不撫恤愛之者憫其拙嫉之者笑其愚
豈神鬼亦不鑒之而不哀之耶蒼天蒼天視彼騷人矜此勞人當于此日
詠之

和既成凡使于彼船者必款待其席之最豐者主客坐定後先上四熟物
羊也鴨也魚也蛋也皆白煮無鹽醬食已則一切果瓜之物食已則四炙
物牛也雞也內地之火腿也鷄肉也亦無鹽醬衆料又食已則四點如餅
者如饅首者皆繪五色中實以李柰桃果及海參鱈魚諸物無湯無飯外
又羅列葱姜大黃檳榔等物其氣腥穢斷難下咽其酒則紅毛燒也色如

血食涓滴能醉頗香美然不能多飲飲孟許彼之通事已潛囑矣又見其船內自鳴鐘大者高丈餘入音琴大者如一長桌謂開後能奏一日音玻璃厚半尺許人行其上勿損千里鏡有粗如二石甕者所述甚繁即此數端亦可以見其禮文之簡陋而技巧所施之無益也

土匪雖目無法紀然所以至于不可禁止者亦有以啓之也方其毀漕書宅宇之日城治雖無官長刑憲尙未蕩然也苟于此際趙姓號召官差助以兵勇聲言擒捉不必果有其事而呵叱之頃土匪必懼禍而遁計不出此比其拆毀官署之時集兵數十真與之敵即殺傷一二此時亦誰得而仇之乃任其漸滋漸蔓至不可治誰使之然哉或曰如君言倘釀事端如之何予曰不然而不見某姓之藏有鄉勇殺土匪而反保其居者乎蓋烏

合之衆惟視利害爲去就見勢不合各鳥獸散且有袖手于旁而作大方言者矣又烏觀事之能釀哉

夷性質直自五月十二始凡遇于途者苟有挾必爲搜攬六門中則尤甚金銀珠玉其最也次錢與衣衣服必擇其新又次則食用物人之出入于其側者遇人多鬼少之時得脫者有之或白鬼在側則亦或得脫否則解衣褪襪其苦萬狀一大髀人出城鬼見之疑其袴之有藏也勒令脫禪摸之得其陽鬼大悲繼之以笑乃微撲其人而釋之自是凡藏物櫛間者故大其裹僮僕而行且故緩若痛楚狀鬼即不問又人有担穢物者俗稱捉垃圾皆西鄉人也洋人甫至其人尙担以出城洋人不識何物執而搜之遍體觸穢後見之恆避且逐其速走焉人遂以一切物以油紙油布等裹

之外堆垃圾及穢物等出城鬼亦不之問于是更有人以金銀置糞桶底上滿貯水掩以稻草菜葉等再浮草紙數片并以濕草紙摺如糞加其上日出數十担未嘗或視之其性之直大率如是遭其難者知此意以推廣焉愚之易易殺之亦不難也予內子出城蓋亦有以愚之故無恙耳洋人之入也人民播遷家業蕩散死亡貧苦靡不備嘗一大劫運也則凡有知識者皆當視之如切齒仇恨之如毒蛇蝎乃何以洋船一至觀者如蟻聚洋人入城從者如逐臭然或曰既利之後無虞殺戮有此異類觀焉以廣見聞猶可解也其譜爲圖畫裝其形像不計重值爭市恐後無衣食之家必辦一二點綴門面富家大戶則裝諸鏡屏供以玻璃匣其將爲象形禹鼎以誌其惡惡之心耶抑將如報德生祠以表其尸祝之誠耶夫遺形

留影夷雖去而實未去也夷苟未去豈吾民之幸哉故予見親友之有是者恆舉是說告之其如聽者之藐藐何予惟深有望于司風教之君子耳先六世祖綠岩公凡教子弟及勉友皆以不訓蒙爲大傷陰德其書札之見于越游草明志堂集者屢矣蓋謂無功食祿其罪較殺人之庸醫更重我邑自道光二十年始漸事防堵一切食用諸物官與兵均不可少且軍功之際銀錢充足軍營所需無物不備故大自衙戶小自肩背皆得三倍利如洗衣婦本貧家末業也勞瘁終日得不盈百其時且日夜操作昂其價草率付之而人已不可得故當日每獲錢盈千外而歌臺舞榭無不得利至避患之日數里路一舟必二三十千一輿必四兩銀一担夫必二千錢迨臨危日益不計有以三十千錢雇一糞船上泗涇者一切游手則應

鄉勇每日或二百文三四百文不等惟訓蒙者不但不獲利而受害尤烈蓋學究久安供奉刻苦不能也鵝行鴨步安翔過日奔波不能也臉面自願認識人多搶掠不能也素好談天動稱節義見機不能也無縛雞力無積蓄財遠颺不能也而洋人未至一聞浮言生徒星散洋人既退人各安業延請無期而洋人不以頭巾而捨之士匪不以窮漢而棄之諸事既定人咸復初老學究則百孔千瘡左支右絀尙張顏面賣身無主乞食無門其苦更甚于屠腸粉骨火烙油烹矣予故恆語同人曰此我等日食四簋毫無報效之大罰也一友素崛強因答予曰較之士匪洋匪何如我將拭目以觀所謂冥冥者學師姚公蘇人也爲郡學教諭兼署上邑教諭不一月而洋人至於洋人未至之先五月十日城中文武公出者多諸業罷市

夷患備嘗記

三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公乃出示安民繼又遍歷街衢先命典舖曰典當窮民生門也有閉歇者封之於是復開繼諭各店各店亦開民稍安後洋人至公取庫中祭器書籍及冊籍匿深處而自退於忠義祠曰斯二字可愛也有以通稟請者公曰我非不冀陞遷然危人自安我不爲洋人搜得之公端坐曰我官也將何爲洋人中有能華語者問何官公曰教官問掌兵多少公曰無兵又問何司公曰司教化洋人肅然退食頃復至致渠意請至邑廟相見公叱之曰我與若曾有相見事哉無已有死耳洋人知不能屈自十二日至十三日凡數至公卒不動惟着人四探援兵皆無耗公乃曰事至於此我不當陷此矣乃帶印返郡稟府還居府學署噫若公者誠不愧司教化之三字矣

夷之蹂躪恆逢於八如其入定海則五月初八也而破吳淞亦於五月初八焚我火藥三月初八也後聞某地亦焚於六月初八其偶然耶其有所使然而然耶後之備豫不虞者必宜思其故而有以加慎哉

地棍某甲素不端噉鄰媼而羨之卒不能遂乘夷變知婦不及出城於十四夜毀其門而入婦以爲夷也急匿於樓之承塵甲暗中捫之不得乃敲火明燭以搜之燭甫舉則數夷追一女入且登樓甲懼入床下偷視其女卽妻也大悲恨然亦不敢出夷卽挾其妻於床而輪囷之迨曉乃去甲視其妻則悶絕於床適媼婦之子自他所回驚問故甲不能諱自述其無禮狀且求勿宣子謂其已殺母也不顧而號時夷已離城隣佑略有人遂集而欲執之其媼聞乃出而止之甲得釋與衆救甦其妻扶掖狼狽而遁去

夷患備嘗記

三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迄母咎其子曰命汝往舅所商避地事一去竟日夜而母幾受兇人毒其子曰兒返天將暝途遇一婦稱亦避地出者所避地卽舅家左右不識路兒懼其暮夜之難行也送之至己夜分因回舅家宿迨曉卽發耳母曰噫十五六歲之童而欲效俠客爲耶幸未遇歹人否則均殆矣予曰不然此所謂一念之仁鬼神呵護方甲之毀戶入室也其殺機與姦謀交縈胸臆此子一遇必攫其鋒幸賴一念不忍之心天卽使其歧而不值且彼憐人之婦天卽全其母甲欲敗人之節天卽致夷以敗其妻之節而不於甲之室偏於媼之室且不於他所而卽於甲所匿之處令甲真知確見而不敢誰何天道之巧天罰之毒如是如是世之虧心暗室者觀之亦宜猛省又一人居門外之八字橋專事搶奪自初八始所得無算十三日蛋起

入城夷至其室盡抄所有而去遺火於積薪一五歲兒焚死其母亦死於
敗垣下一妻一妹不知去向蓋其遇人邀劫之時惟視幼孩女子爲最易
取故其所得大半皆童婦手中物天之報之特慘云

又一人爲海船水手於十二日過周家渡見廟側遺一裹物提之甚重知
爲難民遺因俟之又念四顧無人苟置路隅爲土匪攫不可也乃藏於浦
灘之蘆葦中久之其人號哭至問之曰一家六口挾資逃命至中途見夷
鬼急走而失一女不敢還也坐俟之女適至喜而起行竟忘所有問物色
皆吻合遂還之欲分以贈亦止之其人泣而去而水手所戴遮陰帽爲風
吹入蘆葦深處遂跳取之見其帽掩於一木匣上舉匣甚重啓視則洋銀
五百蓋盜藏也水手悟曰此予不取路之遺故風復引我見匣也於是取

夷患備嘗記

三十五 上海軍故叢書
第 一 集

之此事彼爲予親述者且曰命該發財銀錢到處皆是不待求謀也予首
肯之再三

一人以無賴破其產其母尙有蓄洋人至母有疾盡劫所蓄棄母而出不
數武洋人奪之不予殺之其姊某氏前母生也早寡撫一子聞之歸事母
育子營營終日不能躲避洋人數過其居亦從未有入其室者洋人既去
一夜聞街頭喊殺聲甚厲懼甚從門隙窺之蓋土匪與土匪交殺也一時
許始寂啓戶覘之見路側遺一囊舉之皆黃白物知爲匪所失急取之日
易以度母得無恙人以爲孝感之報云

北城丹鳳樓神靈應素著洋人擾浙省予懼其侵海口乃虔禱請爰以決
疑神示兆曰勸君不用苦因勞桃李逢春漸漸高萬事堅心宜耐守太公

八十遇文王後漸近江洋凡三卜連得三兆予信是不遷而妻子於十二
日出城使苟堅信神言卒亦無害此予負神神已不啻提耳而再三詔告
也述之以誌神之靈應且誌予過

兵劫數也然兵不繼以荒則不亂邑自防堵後百用騰貴米價每石六千
去歲蘆柴每百斤賣錢三百四五十文稻柴亦三百一二十文其他物稱
是因雨水過多冬又久雪商販不通故也本年洋人入擾邑人之遠颺無
論鄉人亦不知其底極洋人至時正農功喫緊際也亦概棄而不治去後
仍然識者咸見之爲憂豈意不待擾鋤年穀倍收百物豐熟物價減往歲
之五非人民稀少而然實物產之所獲特裕也且聞他邑盡然故於愚定
後人各復初雖謀利較艱於昔然貧人得百文錢三口之家即能不餒不

夷患備嘗記

三十六 上海軍故叢書
第 一 集

轉瞬而復視熙攘之景象彼蒼之惠愛深矣若云復元氣固根本則必連
稔三載庶家給戶足耳

聞典史楊公之死也家人星散有僕某侍其側公以一金釧付之曰此吾
家中物非宜攜帶此以備不時需也今無用汝將之去酬汝今宵戀戀情
僕不受公固與之遂自攜頂帽出署由大東門至大碼頭南呼舟舟子昂
其值索錢千公曰我官也非遠竄祗渡浦耳與汝五百可乎舟子諾乃登
僕亦欲登公力止之曰我即返此急事若必不可俱乃呼舟子解維僕疑
立以俟不半刻舟已返僕問之舟子曰殆矣方開船時老爺即戴帽結纜
至半浦遂曰適許若渡錢來世付汝可乎予未應老爺已躍入中流暮夜
茫茫予一人無如何諒汝或在故付一音耳僕聞而大號至明日得其屍

于南碼頭左近面如生衣冠俱在乃往防堵局商殮殮具局無人焉遂出
劍求市時諸店皆歇典賣不能中途遇一逃難者以若干錢市之得具棺
以殮洋人至僕已無資不可行竄于近鄉之蕭寺至巫道憲人城乃具稟
訴楊公投水始末巫公爲之詳大吏并給路費銀令回籍報計于家予不
多僕之艱險不避而事其主獨多楊公一時正氣之所推卽有以格其僕
也宜乎土匪滋事縣署之日公以數語安民民雖不能袖手而退而公之
署室及監禁一切巋然不動竟與公爲終始也

兵潰後遺棄兵仗以及火藥火器不知萬億海塘一帶其最也其次各鄉
又次城治事平後各營給值收之然苟滿庫額卽勿市也况爲價甚微五
六月間民無他途求售不得已而入于官六月後不然矣竊思寓兵於農

身居... 三十七 上海華故叢書

古之良法然或不爲製侮之具而倚爲肆惡之資可若何不然或又售之
奸人貨之盜賊又若何况鎗炮祇可官爲收藏斷不宜藏于編戶者乎每
思所以收之之術欲得計而鳴諸當事無如寬與嚴俱難利與法均拙卒
未得良策也

甲與乙比鄰各爲小經紀洋人將至訂借行甲自念無能一切聽命于乙
乙買舟將已物盡藏于下而以甲物浮置其上蓋謂小自風雨大而盜賊
下愈于上也至中途遇匪舟要劫匪見上置諸物皆非昂貴因取而擲諸
灘搜迫逼則乙之物加于甲之上矣而仍無貴重物匪不得已取以去舟
小物多得留其半則皆甲物也乙僞喜至七寶仍同店乙又語甲妻曰若
夫坦率苟有著藏于予家臥所脫有警我尙得兼顧也甲妻信之因以洋

錢若干并其首飾及私蓄悉付之一夜乙大呼賊甲夫婦起視則賊已遁
檢點物件則乙已失去一小脚籃籃內則甲之物并已與妻之洋銀首飾
均去矣遂爲泣更拉甲夫婦視其所有尺布寸縷盡取示以明心甲飲泣
而已又數日乙辭甲云我與君皆異鄉本宜相終始奈資斧已竭聞叔某
在某所擬攜眷依之中道之罪幸鑒焉時甲亦無資欲留之不能也明日
乙果收拾偕其妻匆匆而去甲益岑寂見乙居遺棄灰柴並穢污滿地因
無聊爲之糞除積灰內得一裹物視之則己之洋妻之飾也外餘洋八元
二簪一錫并小物數件則乙物耳方驚歎間而乙已奔至見之面如土色
甲責之乃還其所有而絕之乙抱頭而去甲爲予述此事而言曰乙計誠
巧無如鬼神之益巧何

身居... 三十八 上海華故叢書

僧湘烟不沾沾于戒律而能書畫知琴洋人至之日身無他物抱一琴由
大南門出人叢飄然而去兵戈甲馬之中得此點綴彷彿火內之金蓮也
我輩困于塵網萬慮攢心與湘烟較已不啻天淵而况于他哉

羽士某其師無行私食禁烟爲官捕執例應遠配某憐師老病具呈請代
官義之從其請洋人至日有人見其爲白鬼作書記何始與終之大相刺
謬乎或曰洋人所到之區廟宇必毀此次破海口未嘗毀一所皆某保全
者也予應之曰大節既虧小善無補也

予友吳君爲牙夥頗苦吟無市井氣與人粹然望而知爲長者也遇變旋
里道路已梗因挾二十金并一裹自負以行欲往嘉定未至日已暮因投
一農家求寄宿農欣然留之視其室中有中人產也心安之農亦甚殷勤

具雞黍供茵枕矣竊幸哀鴻之得所也質明將酬值以行視裏物不知所往問諸農農以天日矢且詬罵之吳君遂解衣酬之因有句曰王孫一飯千金報欲效淮陰正抱慚又曰此身幸免遭屠戮藁藁然益自由其豁達皆類此

一鄉人入一飯店覓店主時城中罷市此店一嫗與一幼孫開設無可避故尙在也聞其人覓店主嫗應之其人曰予飢甚予有囊置汝處事畢共算不負汝也嫗果飯之其人乃去營營終日連負數囊返明日復然至十一日寂然不至嫗竊視其物皆金銀珠玉物衣服且無幾嫗謂孫曰此盜賊也倘有失必受其毒乃反爲之掘地藏之後洋人退仍事舊業守其人且一二月漸爲人言述無賴輩艷之將以計奪焉不密或洩於嫗一日嫗

夷備備言記

三十九

上海華故叢書

與孫遷於他所此事正與吳相反者也

土匪入人家劫掠城中人出則避讓鄉間必集衆相敵故匪恆困於鄉劫後匪黨設計以紅披椅縫爲衣黑紙作帽穿黑袴皆倣洋人式其面則以腐衣蒙於皮染深墨色數匪成隊執械夜入人家鄉人未見過洋人面者多不辨眞僞胥遁匪得恣所欲迨洋船去後亦不已且胆壯雖四五人亦爲之此風甚於鹽浜一帶之小村落一夕匪入一小戶家得一婦欲淫之婦素多力拒之偶爪其面皮盡脫婦且駭且視識其眞面目遂不懼奪挺而鬥且號救其家之躲避者聞其呼假洋人也同出助獲其二餘皆遁黎明視之卽較遠之鄰也遂火之是後鄉無假洋人之患倘日後或有類於此者宜知腐衣之可爲假面亦察奸辨僞之一術也

制軍牛示軍民賞格有曰此千載一時忠義自見之日云云惜事起倉皇全城潰散有負制軍鼓勵之意然周旋於其際者躬沐榮銜與長官分庭抗禮里閭噴噴者蓋已有人更異者甯波人丁姓備於上不知何由曾見火輪船而知其大略乃以竹木片間之以紙作一小輪船點燭於中居然能陸地行人爭奇之竟聞於制軍一日飛文來調轉瞬間衣冠華麗縣官贖錢稱丁師爺立刻登舟一切供具皆取於官與防堵局至蘇謁軍門予以千戶銜令製所謂輪船者而此工中國廠中從未經辦其一切物料均無常例惟丁之所欲是辦而丁必如其意之所期始止掌司官弁無大小役如奴隸無有敢誰何也及一船成舉火而不行制軍尤之則曰其巧在機予一人知之不能盡衆人知皆知也制軍亦以爲然其實固未得其奧

東東備言記

四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火力不勝船力前之小船蓋偶合也乃重造造未畢而洋人至工亦罷洋人退丁仍回上市田宅娶妻室門列銜牌居然閱世家出則皂靴白頂健僕隨之雖顯宦不啻也此非眞千載一時之謂哉

無錫人王某或曰亦浙省人賣湯糰爲業市於縣治左右者有年防堵時署屯安徽兵及福建水勇盈千王之湯糰多三倍售乃日停於署門而勿去習漸熟兵或因水土不服多吐瀉疾王欲得其歡間爲括痧并取有痧暑藥予之營中遂傳其能醫凡有此疾皆召王愈後或以錢或酒食微酬之王不計自是亦稱爲醫凡城中人家所施痧暑藥遍乞以貯爲活人具於是丸者散者紅者黑者另換以奇名爲一大裹曰藥包置於担頭人咸異之霖雨後兵患疥王勉治之有愈者繼聞營染廣痘是時信王已久非

是人不能延也王乃租担於仙人已則儼然爲醫而廣痘又不能限日月愈乃獲利無算遂置房產設藥室凡藥瓶藥磨諸器無不備筆硯几案無不精有主將某偶患風疹疑爲瘡急延王且私告曰吾等日候軍門萬一見之功名干繫幸速爲地厚報勿惜也王應手愈將感之具厚幣且額其門曰術妙回春後洋人兵去事平後王遂榜於門曰王某精理男婦大小內外方脈人延之王必乘輿靴帽以赴患家皆稱之曰老王先生按此人始曰張年餘則招貼又曰王張歟王歟吾無從考之矣

夷患備嘗記終

夷患備嘗記

四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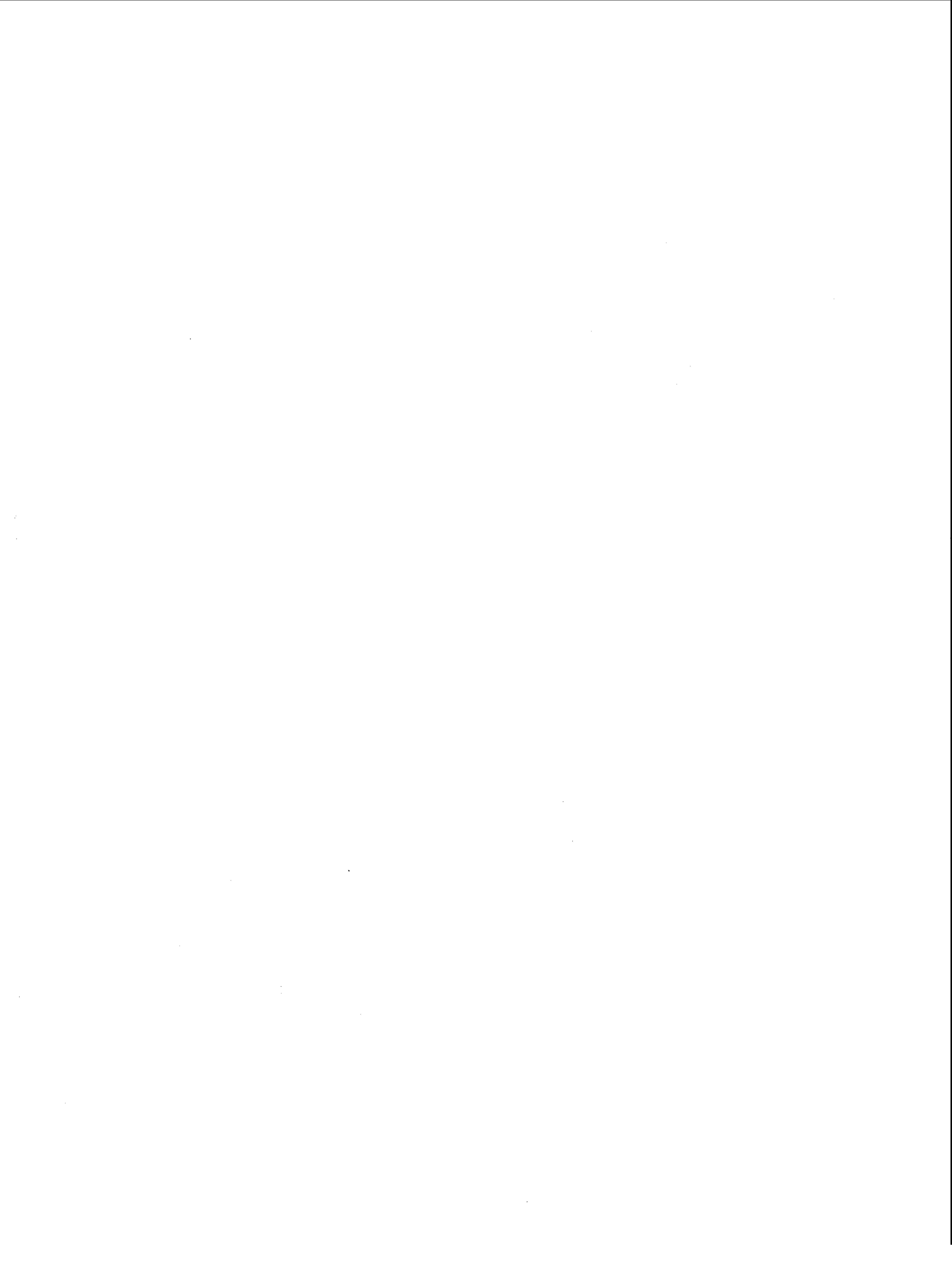
上海曹靜山先生名晟字寰照清道咸間人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八日英艦犯吳淞礮火初交總督牛鑑倉皇先遁提督陳化成孤軍力戰中彈陣歿吳淞寶山同日淪陷上海守土官吏聞訊而逃英兵遂於十一日長驅入城先生以先廬所在守而弗去於干戈擾攘中備嘗亂離之苦因將城陷前後十三日中耳聞目擊之事記爲是書光緒初申報館以活字板刊印名十三日備嘗記今據同治間上海曹氏書存目仍作夷患備嘗記

出記

一

園

城卷



出圍城記

甦庵道人撰

道光壬寅五月英人船入江南界十二日進陷寶山上
海兩城旋退至烏船洲洋面停泊有人揚子江至江甯
之謠揚子江入海之口崇明以內北岸為通州之狼山
南岸為常熟之福山兩岸相距寥濶皆設有重兵越福
山至江陰之鷺鼻嘴沙灘回互江面僅濶五里過此則
北抵揚州南達鎮江為三郡扼要之地徐州總戎鎮江
參戎帶兵防守監司周頊勸三郡富民共輸金十萬鳩
工堵塞連木簾而為梁伐大樹以沈水復集鎮江衛所
減進糧艘五十束油葦於上為縱火計僉以為鐵鎖橫

圍記

一農風閣

江不若是之固矣初京口副都統海凌聞浙之乍浦失
守殺駐防旗兵殆盡驚懼無策新納一雖姬恐難自保
遣與母妻寄居他郡已身亦不敢居署中移住故將軍
府猶恐人知又移至府旁吉祥寺安牀佛殿後每夜親
兵四十執刃圍護始能安寢及聞寶山上海之失愈益
驚懼從此絕不出城一步不但此也青州旗兵四百本
駐東馬頭守礮臺亦調入城分居四城樓以故東馬頭
至圖山一帶設礮之處皆空堡無兵五月杪參贊大臣
高慎帶兵二千來援駐陽彭山湖北提軍劉允孝率兵
二千先參贊至沿江屯駐軍容頗整忽制府牛鑑牒至
謂英船前往山東移防登萊時六月初二日劉提軍行

至清河知山東無事始回京口初六日制府牛自至蘇
州匆匆飭守令示意富民十餘人令各輸金萬犒英軍
俾不登岸及聞富民十九遷徙倉皇回江甯是日子猶
與諸同人集城南道院萬不料英船能猝然入江也即
入江狼山福山鷺鼻嘴等處皆有重兵且興工役亦難
飛渡豈意入江所經各州縣制府皆令不得開礮遺之
牛羊即揚帆徑過而牧令將弁自幸無事無不掩旗息
鼓先行迴避絕不使一謀來告哉此等禦敵之法百姓
不知惟制府自知之鎮城富庶之名久著非金不保然
輸此十餘萬金亦甚易易使兵不戰令可猝下使民輸
金令必先申制府於此少經營耳初七日子族弟來約

圍記

二農風閣

同避地金壇因買舟使大兒先往覓寓舍舍館定即以
原舟來接眷屬是時民船多被官兵占住船鮮入境者
初八日居民遷者塞塗僅開城兩時許而城門亦止開
一扇駐防旗兵交刃對立使行者匍匐從刃下過稍舉
首即觸刃流血被面除隨身衣服外一物不許攜帶帶
者立行奪下人方絡繹突然閉門有子弟出而父兄閉
入城內者有妻女出而丈夫閉入城內者城內外呼號
之聲慘不忍聞初九日計大兒當回晨起雇肩輿三錢
六千擔夫二錢二千與家屬至南城門口候開城南城
去予家不過數百步而價昂若是在一門人家坐候一
日城門不開日暮始知西門略開片刻即閉已無及矣

復以錢數千雇肩輿擔夫載家屬歸假一舊族祠宇暫
在此祠去予家甚近而地較僻故避居其中初十日副
都統縱兵殺人目爲漢奸漢奸對敵人言副都統誤以
爲對滿洲蒙古言凡他邑人在城中習懋遷者充工役
者作僧道者爲僕役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縛去略
一詰問卽殺十三人於小教場其眾人具保狀證爲良
民者不得已竿擲城外免於斧鑕復死於傾跌而里巷
中曉行者莫行者與夫行城下者不問何人胥用鳥槍
擊斃方閉城之先副都統卽疑滿城皆漢奸草菅無算
日捉數人送邑令拷訊邑令錢燕桂訊明釋放卽指錢
令爲漢奸乘其出城閉門不納城中守土官惟知府一

國記

三晨風聞

人與副都統爲姻婭聽其所爲無能阻止十一日早聞
江中銅礮聲出門見高檣大颿突出女牆丈許檣間煙
氣騰騰火輪三版等船已向甘露港西津渡進泊十二
日城中炊煙寥寥蓋城閉市亦閉饑民無處市米人情
洶洶疑副都統欲盡殺漢人而後止監生吳學增家有
米四百石貯西城外呈請郡守祥麟運入安民郡守轉
請副都統仍不開城謂開城吾輩命卽休不能顧百姓
百姓有違言卽是漢奸吾兵足以殺之其實閉城禁人
出入尙開西小門進兵米此數百石米帶入甚易副都
統居心叵測無怪人人疑也日哺在城孝廉諸生十
餘人復至府署爲饑民乞命署中空無人惟校官四分

日到署伴太守太守不肯復與都統言眾乃太息而歸
英船住江中日放空礮十餘聲十四日巳刻敵登岸鳥
槍一發參贊提督兵卽退竄乃攻北城放礮六府署後
雉堞轟塌適城隅有繩梯一是駐防旗兵緝人出城借
索重貨者竟忘撤去駐防兵聞礮卽逃棄刀槍戎衣盈
路敵乘虛攀援而上開北城羣擁而入止四城樓青州
兵與之巷戰敵被殺傷數百人青州兵亦死二百餘實
皆敢死士惜乎城失勢弱後援無人尤惜不令守礮臺
無由放礮擊敵船聽其深入副都統調駐城中不過事
急之時欲借其力擁護而逃徒令併命於城闔之中宛
哉副都統聞北城破乘籃輿至南城知府祥隨至請開

國記

四晨風聞

城門放難民副都統畏人指摘意欲獨竄仍不允反以
鳥槍擊眾眾驚散知府憤然策馬回時巳不能返署赴
縣學自經一李姓書吏解下扶入舟中復蘇遂至丹陽
副都統既出敵眾沓來不移時婦女屍滿道上無不散
髮赤體未死者多被擁抱而去生死離散目不忍觀皆
見沮于副都統屢欲出城不得者也旗營中亦有未及
出城者叩戶乞留家家噪逐無已跳入空宅中墮廁簪
觸樹石者甚夥匿久則多餓死承塵上檐簷聞婦女不
能踰垣又難匿跡每伏池內強半溺死或出水潛逃淫
萍黏滿頭面望之如藍面鬼然忘其身以及其家視戰
死者相去奚啻霄壤民間寇至捐軀者何氏一門三人

已故生員旌孝子謹銘妻節婦魯氏生員西銘妻張氏
謹銘子源豫妻魯氏同時鍵戶投繯死董生何恩沐妻
錢氏投井死生員張曾得妻萬氏子元叔妻萬氏並一
子一女共投一井死生員許光達妻茅氏途遇英兵避
入市廛中縊死故生員曾淵妻郭氏與其戚李棟妻曾
氏棟三女又馮錫銘妻董氏錫恭妻張氏同墜樓不死
復同縊死袁信立妻節婦李氏吞鍼不死刺心死舉人
徐元佐妻馬氏年七十餘縊死李祥甲妻鄒氏子勳奎
妻吳氏聯潤妻吳氏先溺死幼男女四人後同縊死劉
靜先妻李氏並子女又劉式之女善之女劉克端女盛
岐山女俱投井死郭圭妻喬氏圭死未葬英兵入室裂

圖記

五晨風閣

棺見屍子亦被虜氏投河死柳應增妻戴氏應元妻張
氏袁量卿妻張氏同一子李芥生妻錢氏有身戴熙和
妻袁氏虞鳳岐妻何氏朱靄如妻趙氏李春亭妻黃氏
張增妻華氏法意妻柳氏童鑑銓妻陳氏鄒士荃妻時
氏同二女張樹之妻節婦黃氏程如川妻李氏並投井
死張金鑾妻茅氏同女李映奎妻張氏馬步洲妻化氏
張翰魁妻高氏胡厚齋妻張氏楊鑑妻張氏並投河死
茅清泉妻張氏史彭齡妻沈氏並攜女投江死胡鎔妻
李氏投二女於井與胡鐘妻袁氏同縊死耿拱辰妻陳
氏包立德妻王氏吳塘妻張氏何鐘妻童氏何廷幹妻
節婦梅氏程廷渠二女徐允元女並縊死又有小邾巷

程氏童子英兵至其家其母匿之牀後兵將犯其母呼
號而出中火槍死城中文武官既逃罪囚七十餘人亦
破獄去敵入旗營焚官署馬房數十處其陸路提督郭
居府署分遣黑白兵守四門府學亦住敵兵粟主多遭
毀棄裂書以爲廁轉翼日質明放礮鼓吹自是日始每
早晚必鼓吹俱在府署前之鼓樓上居民導之劫掠無
市不空無家不破敵兵止取金銀衣物悉歸導者導者
多其家之親族鄰友與夫豢養僕人十七日敵提督出
示禁劫掠而劫掠如故四鄉男婦聞風而至土匪十倍
於敵敵但焚營房而西門橋至銀山門無日不火重垣
峻宇盡成瓦礫場皆土匪所爲初放火時英弁曾縛十

圖記

六晨風閣

五人於觀音庵大樹上鞭背流血而縱火如故弁亦無
法可施惟言經過數省人心之壞未有如此郡者英兵
沿街捉人肩什物負腐屍遇者難免人多不敢出戶而
劫物者仍不斂迹然此猶市井小民其平日儼然在衣
冠中爲膠庠士子公然作賊者指不勝屈有一諸生赴
府署上書爲敵所擯又有諸生二十餘人具牒乞充里
長敵提督坐鼓樓下親給執照分持而去此外執鷄鴨
爲贖乞大英護照四字黏諸門壁者所在多有甘心從
敵無非欲假勢保身家劫贖財廿一日薄晚府前發鼓
數通奏樂徹夜黎明鼓吹導引敵提督坐知府乘輿出
城四門敵眾亦相隨敵提督上船去留其總兵叔得者

駐札北固山亦出示禁四鄉土匪入城北城已被敵劇斷直達甘露港令無阻礙敵仍不時往來城中然敵船多往江甯留京口者僅數船其眾已無多矣廿三日奴子自豐城鄉來見主人全家具在喜出望外堅請出城時丹陽張官渡築壩河道不通近城無舟車仍使下鄉往覓廿四日越河大港鄉民二千餘鑿擁入城持械搶劫勢不可當予家敵兵來一次破篋搜索見無金銀即去鄉民連來四次衣物雖空書籍猶存至是拋擲踐踏淨盡聞信頓足無力救護半生辛苦損衣食費積書盈室屢更屢易皆罕購善本一旦喪失痛欲身殉相識者勸子甯波范氏天一閣藏書已不可問聚散有數何不

國記

七展風閣

達觀一切適奴子自豐城驅車四輛至蓋予友避居其間代為料理者悵然攜家出城登車雲遮烈日一路涼爽無暑氣五十里至豐城星光雜燈火矣吾友立所居門外老柳下執手慰問炊豆粥以待又假伊族人樓屋三楹以棲家累窮途大可感也去豐城卅里有寶堰鎮予門人有避居其地者廿六日使奴子屬覓金壇船午後奴子持門人書至知己買舟待發廿七日辨色登車至寶堰停車河干門人至堅留一飯即在舟中飯畢門人別去舟子解纜逆風行九十里三茅峯時與船低昂抵金壇水關閉矣明日奴子進城訪大兒寓所聞已附船將往鎮江沿岸急呼舟尙未發大兒立岸上予舟已

進水關相見悲喜交集廿餘日不得家中消息焦急幾死不意一家十口無一損也假館直街內弟寓中此寓本為族弟賃者而族弟竟未來想是敵船猝至避往他所予在圍城中六日城破又任十日家破而家人避居僻地未見一敵兵每人每日熬老米粥三合延命怡然不以爲苦空身出城盜不屑顧較先出者之被差役詐錢盜賊怯篋轉爲安適失馬未嘗非福區區衣物亦何足言鎮城經此番蹂躪破碎不堪非敵人破碎之鎮人自破碎之也人類雖眾大約不出三等曰兵曰民曰士而在鎮城則三大害卽在其中駐防旗兵本名鎮海兵副都統銜亦是鎮守沿江沿海並管水師三營蓋守海口則拒寇於門外是上策入江則放寇入門守之亦是下策至城下則引之入卧榻尙可守乎乃副都統一聞敵至擁兵閉城礮臺所貯大礮十八子母礮入遠擲江外以資敵人兩手牢握四門鎖鑰西門破則率兵開東門走北門破則率兵開南門走而城中百姓禁閉不許出城城破刃死不破餓死是欲盡死百姓而專生官與兵也誤國殃民莫此爲甚且兵不用力總由安居城中養既久視爲分所應然騎兵步卒三千餘人合之聞散七八千人併七八千人之力殺深入之敵眾未必不能而乃已正攻城午初卽下紛紛各鳥獸散逃至丹陽羣向陽令索口糧恬不爲怪京口不用兵者垂二百年

國記

八展風閣

不能用之一日又烏用是以糜糧餉為安得言路諸公
具封事請撤駐防兵省餉安民誠第一善政即不然亦
必移駐圖山以下俾日見江水海潮或可冀其顧名思
義也鎮城之民一遇旱澇之災雖家僅中人之產無不
捐賑動以一二十萬金為常而平時育嬰卹廢留養球
生施藥施棺以及給寒衣散年錢諸善舉無微不至富
家出貲寒士亦多出力桑梓之情可謂至厚乃乘機劫
奪即力不能移之物亦必斲碎燒燬而後去若宿怨甚
深者人無心肝至此已極城民鄉民固屬同惡而首惡
尤在回民白布裹頭操刀入室千百成羣所得金帛充
棟並衢巷亦為之滿塞前後巷口不許居民出入意猶

圖記

九農風聞

未足富戶避難至遠方咸蹤跡之詐索多錢予在壇邑
親見山巷回民至一寓所謂代伊守宅需銀數百其人
言俟回里時宅果無恙如數相與大罵而去立毀其宅
肆行無忌目無法紀不早除秀實為養癰士之劣者包
漕攬訟小頭銳面為患鄉里此等人作賊猶在意中又
有衣裳楚楚言笑溫溫並無為惡之才乃亦穿壁踰牆
無所不至昨丹陽令始捕一老諸生馮姓去賊至數千
法當斬恨漏網者尚多耳更可駭者東馬頭一張姓生
員至敵船報機密事云議和是誘敵大兵已將至矣敵
將與番銀四百責問大吏始知其妄張復與二生至丹
陽見縣尹傳敵言索牛羊雞猪月餅菱藕等物陽令如

數購齊差人送去行至丹徒三生使縣差歸差不從知
計不行乘間逸去縣差見敵將敵將曰我未索物爾主
先施可謂有情但牛尚少可速補足陽令受累無窮士
習之壞為從古所未有此三者實鎮城之豺虎蛇蝎城
破死者不乏人而未死一豺虎蛇蝎皇天報施不爽發
愈遲而禍愈烈敵船即退恐禍猶未已也噫

鎮城大觀樓西門一僧城既破後語人曰青州兵移住
城樓時僧欲他徙其隊長留之住持如故六月十三日
侵晨急呼僧起曰海都統日日殺人皆目為漢奸意猶
未足今欲使青州兵前導殿以本營兵巡行四門遇人
即殺殺盡途人然後逐戶搜查即逐戶誅夷不數日城

圖記

十農風聞

中百姓可盡止留旗兵在城可保無虞我不忍見汝死
絕汝出汝可亟去僧與北固山僧善往語之故且趣之
行其時敵船皆泊北固山下語為一通使所聞轉告敵
弁敵弁曰我眾在此待和議耳不速破城反害百姓十
四日破城入旗營逐都統其提督郭出示首言本提督
此來全為安撫百姓子在城中所親見僧言信不誣也
和議既成敵弁以居民因破城受土匪之害屬原任大
學士伊里布在所議銀數內留一百五十萬給難民張
示於四門其言雖不足憑然亦可見破城非敵本意也
幸有青州兵漏言不然全城性命危矣哉海凌家屬避
居金壇遣家丁至丹陽為報自盡陽令不受牒仍回金

壇壇令文川受其牒爲報大府其時兩翼協領亦報海
凌全家殉節大府據之入告得旨照都統例賜卹
並許在京口地方建立專祠御史黃崇漢彈海凌誣殺
良民報死不實追回卹典命督臣查復丹徒士民顏
崇禮郭湘等十六人具狀言海凌夫婦實是在署內焚
死解宇與骸骨雖燼而所著葛紗袍及所戴玉耳環尙
未全燬可證據此復奏賜卹如故十一月初海凌夫
婦柩由金壇行抵京口渡江

敵兵有黑白二種白貴黑賤黑種又有真偽之別真者
耳有大環腕有毛偽者腕與耳皆異予始亦疑敵船數
十泊江口大兵數千駐江上相持七八日之久寂然不

國記

十一長風閣

動參贊提督亦囑副都統城上不得放槍礮自來無此
交兵法城破都統以下兵弁逃出敵弁卽收各兵所持
兵刃不殺一人自來亦無此破城法蓄疑多日至是始
悟旅館養疴思閉城之先出城之後見聞尙有可紀者
並錄於後五月初西門外富戶多遠徙江中遇盜者不
一家邑令示禁云遷者被劫官不問刁風頓起一衣箱
出門四鄰索錢差役索錢輿夫舟子索錢而途中仍多
被劫五月十八日打索街一胡姓人家無故被搶絲粒
無存雖捕數十人追賊未能卽正典刑人不知懼有物
有害無備無費人皆以遷居爲畏家家衣物留飽寇囊
實由於此六月初二日有海船八由蘇州入丹徒漕河

邑令查問云是登舟販海魚者不能出吳淞口將田京
口出海邑令使改由淮安不從敵船旋至此船不知何
往蹤跡可疑初五日敵船越鷺鼻嘴至圖山時大港設
團練局有邑中人某董局事信知其家旋又有信云前
信是謊傳邑中不卽遷爲此信所誤敵船至大港董事
令鄉勇放火槍鄉勇借米起釁言我輩食粗糲汝等食
精鑿不公不聽令局中有錢千餘貫羣起一呼分攜而
散初入日閉城城內外尙開市城內旗兵結隊搶錢鋪
食物鋪市立閉有銀無處易錢有錢無處易米幾乎盡
成餓殍城外奸民行劫提軍劉允孝至農一人於市口
始定惜來遲市已不能復開鹽梟聚簿灣及辛豐鎮等

國記

十一長風閣

處劫難民鄉民鳴鉦爲號誅鋤過半未幾敵船至儀徵
羣梟出入之所又礮斃二千餘人養奸已久經此番懲
創亦一快事十二日海凌榜於通衢云我兵不出待敵
兵登岸也登岸則舍彼之長就我之長萬勿一失乃所
長止是一逃羣敵入城見者多指以爲笑資十三辰刻
百餘人肩一巨礮又數十人肩二礮邪許之聲徹里許
度置西北城闕並未一用爲敵所有十四日敵眾入城
令居民送牛羊等物至府署領價每牛一給番銀入他
物價無定牛羊火燎卽食雞則生噉食不用箸掬以手
每日兩飯敵目皆赴府學大成殿據案食遺矢滿階下
執爨卽在其間寺觀中所塑像或削面或穴背尤好割

取鬚髯甘露寺十八應真盡仆於地以支牀城中官逃各鄉鎮分巡官弁亦逃丹徒鎮地保陸祥使居民捐資保鎮五日一赴府署送牛羊敵弁給例價鎮濱大江敵眾不犯公然肩輿巡街有劫奪者立斬六人沈於河一鎮貼服地保威權過大府亦所罕見二十二日敵提督往江甯所留敵眾日提數千人拉甘露寺鐵塔疑其中有寶也歷久不動乃止七月初參贊大臣耆英乍浦都統前大學士伊里布至江甯議和伊家人張喜亦自都中來共議時敵水路提督某船泊觀音門外議與番銀二千一百萬每萬折紋銀七千先交番銀六百萬其餘三年分給並與通市馬頭五處廣州福州廈門甯波

國記

十三晨風聞

上海奏明罷兵既主和議何以必待丹徒受害而後和丹徒商民頗崇禮與和議有功揚州輪番銀四十萬敵船不入境則出自崇禮一人之力揚商多丹徒人輸銀亦丹徒人居多全肇牽車牛之地棄祖宗邱墓之鄉尤不可解富商倡義殮遺屍設局城南大覺寺道旁井內及空宅中約二千餘骸骨混淆且多零落不全沈泮池者巨龜攢食狀尤慘城外屍少多在城內無非因都統閉城而死者人旗逃兵在丹陽每人日給錢入十未鑿所欲潛歸營以搜尋兵器為名敲門行劫居民赴愬敵弁始懼乃入夜塗面持刀直同大盜大吏趣守令入城守令招鄉勇並借金壇汛兵各數十名嚴行巡察民稍

安兵不能制寇反賴寇以制兵一奇鎮海大兵為盜別募兵勇防禦又一奇縣役錢升之子途遇敵一小兒誘與嬉戲將臂上金條脫項下金絡索攫去敵弁限三日交出否則屠城縣令捕送敵弁仍發回處置中秋日各省銀俱到在江甯交代敵弁宴京口官京口官亦張宴公餞江甯敵船陸續回至京口九月初一日方退出圖山江湖漸落孤軍深入四面受敵之地至數月之久並無後援猶復遲遲吾行敵無智謀可知孰謂其知兵耶然卒無一加害之人為敵所料敵不可謂無智謀也和議甫定時敵弁即將數萬偽黑兵棄去不與口糧轉溝壑者幾千人從敵而所償如是殊快人心然甘就死地

國記

十四晨風聞

無一反戈相向之人敵能料官兵并能料漢奸非敵有料人之知實為所料者出人意料外耳牛制府出榜諭漢奸大意謂既往不咎有控告者反坐亦可謂意外之恩矣抑子有疑焉外譯如朝鮮日本安南琉球等國去中土最近且久奉正朔其國官名各異不與我國同英人遠在數萬里外自古不通中國至我朝始來朝貢數次乃提督總兵等官侯伯子男等爵全襲我國有官爵者亦皆中國語音侵犯數郡不據土地惟貪金帛恐是奸商糾合洋匪為賺貨財計其人無謀亦並無勇在城中屢為土匪所欺侮多喪軀者惜官兵震於其國強悍動言船堅礮利搖惑人心代張其焰遂使無往不售

其奸恨不涉重洋至英圭黎一探問之

朱昌頤鈔

此書記道光壬寅英兵至鎮江事不著撰人姓氏但題甦庵道人記中所述當日情事如當道之畏蕙將弁之失職民人之慘死莠民之橫暴言之至詳又其所述京口副都統海凌城破奔金壇遣丹陽令報自盡丹陽令却其牒乃改由金壇令上報旋爲御史黃宗漢所劾謂都統誣殺良民報死不實而大府卒據丹徒士民顏崇禮等所呈狀入奏得 旌卹如例所言當得其實可資參考惟所記英軍事多迂陋之談當時不諳外情如海國圖

圖記

十五頁 風閣

誌之類多如此不僅此書爲然也此本卷末有朱昌頤鈔歿殆吾鄉朱朶山先生就原藁逐錄光緒甲辰二月得之吳中書肆舊鈔頗草率戊申正月清繕一過校勘畢題記 僧僭

出圍城記

平

新

又

聞

師隸題簽



蘇子滿廬琴架

無名氏撰

順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朔新任吳令任維初山西石樓縣人也由貢生為學諭遷秩吳門蒞任之日謁郡守余公余公名廉徵字潛公遂安人進士至府門左右請步入任曰彼亦官也我何以步行為堅欲乘轎直入左右懼而置之於門曰寧受責不敢奉命余公聞而笑曰是獄者耶理煩治劇者固如是乎謁司李高公亦然高公怒不見回署開大毛竹片數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攸關國課不完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為期也

辛丑紀聞

初三日午時即追比欠數金者重責三十欠三星者亦如之隸行杖輕轉責之如以痛而出聲者則大怒令隸扼其首使無聲受責者皆鮮血淋漓難於起立以後杖而代者鮮矣鄉民悉自詣縣庭無何杖一人斃堂下邑民股栗十八年正月月中旬維初入常平倉每石倉米取七升三合每一版則計其數米之多寡而斛出一石焉迨兌糧則各戶之貯此版者各出償之計其所得三千餘石付縣總吳之行吳之行蘇府志作吳行之糶焉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來未有如維初之典守自盜者也當是時也雖三尺童子皆懷不平而諸生倪用賓遂有哭廟

之舉三月初一日會世祖章皇帝哀詔至蘇幕設府堂哭臨三日撫臣朱國治朱國治正紅旗人按臣張鳳起道臣王紀及府縣官郡臣縉紳孝廉等清晨咸在初府教授程翼倉者名邑江寧人壬辰進士入為翰林院庶吉士對職外調與乙未進士韓允同改為府教授而翼倉任蘇州每月一課郡士教育英才無忝厥職者也初四日薛爾張作文丁子偉於教授處請鑰啟文廟門哭泣諸生擁至者百有餘人鳴鐘擊鼓旋至府堂乘撫按在時跪進揭帖時隨至者復有千餘人號呼而來欲逐任令撫臣大駭叱左右擒諸生及眾遂爾星散止獲去十餘人

辛丑紀聞

倪用賓沈珮願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徐玠葉琪等同任維初發道尊王公研審道尊即喚吳之行拷問招云本官糶米與書辦無涉所經手者四百石得銀三百二十兩送與本官只此是實又問任維初何故糶米維初云犯官到縣止二月無從得銀而撫憲索饋甚急故不得已而糶糧耳復問十一人則極言縣令貪酷撫臣固有覘者在還報以實大驚連夜使人於道尊處取口供見之怒甚復即使人於道尊處易之即發一憲牌與維初高擡年月其略曰兵餉甚急多徵糧米以備不虞蓋因維初干已而使其立於無過

之地也道尊既審則拘十一人於府治之亭中拘任維初吳之行於土地廟候旨定奪時教授程邑參任維初六案金聖歎因有十弗見之笑焉初六日撫臣將拜疏集各官及鄉紳謂之曰任令一事意欲從輕發落不謂諸生鳴鐘擊鼓震驚先帝之靈而程教授又參六案不得不上聞矣奈何奈何各官及鄉紳唯唯是日撫臣拜疏爲縣令催徵招尤劣生糾黨肆橫謹據實陳奏亟求法處事看得兵餉之難完皆由蘇屬之抗納而吳縣爲尤甚新令任維初目擊舊官皆以未完降革遂行嚴比以顧考成稍破從前之舊習頓起物情之怨謗是考成

辛丑紀聞

三

未及而已先試其毒也劣生倪用賓沈珮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徐玠葉琪等廁身學宮行同敗類當哀詔初臨之日正臣子哀痛幾絕之時乃千百成羣肆行無忌震驚先帝之靈罪大惡極其不可追者一也縣令雖微乃係命官敢於聲言扞打目中尙有朝廷乎其不可追者二也匿名揭帖律令甚嚴身係青衿甘於自蹈其不可追者三也尤可異者道府自有公審乃串兇黨數千人羣集府學鳴鐘擊鼓其意欲何爲哉不能爲諸生解也至於贓款俱屬風影止有吳之行賈漕一款出自役之口供竝無證見之人贓私

眞偽揣究再審總之吳縣錢糧歷年遺欠沿成舊例稍加嚴比便肆毒螫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效尤有司喪氣催徵無心甘受參罰苟全身家而已斷不敢再行追比搜此惡鋒以性命爲嘗試也臣除將知縣任維初摘印拘畱外爲此密疏題參伏祈皇上大彰乾斷嚴加法處施行二月十一日題至京師是時適有金壇叛逆鎮江失機二事同時俱發於是遂奉旨着滿洲侍郎葉尼理事官英拳春沙海布勒等公同確議擬罪具奏四月初一日共傳滿洲大臣將至姑蘇縣官封民房四五所將爲公署李容仲者富人也有大房一所在郡城之

辛丑紀聞

四

包衙前其第三子號蜀材名桐居焉亦爲長洲劉令所封至初三日則傳於江寧公審不至蘇州蓋撫臣恐民心有變故欲江寧會審也初四日起解任維初乘馬從而去者披甲數騎十人各械繫每人有公差三人押解披甲數十騎擁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從旁睨之不能通一語稍近則披甲鞭子亂打十一人行稍緩亦如之父子兄弟見者惟有飲泣而已凡三日到江寧卽發滿洲城任維初至江寧日與衙役三四人飲於江寧市中撫臣以程翼倉參六案恨入骨髓揚言曰一至江寧卽用刑矣總督郎公名廷佐駐札江寧惠政不一而足

江寧稱爲郎佛初程翼倉之爲庶常也屬郎公教習有師生之誼故欲爲之解初八日公審不召任維初止用嚴刑拷十一人程翼倉亦俯伏公庭郎公卒問曰汝爲誰對曰教官郎公曰是吳縣教官耶曰非也蘇州府教授耳郎公曰吾以爲吳縣教官也若府教官則與汝無涉可疾去翼倉遂出時有人謂之曰今止郎總督喚汝出滿洲大人未發放也後日審時可再來初十日又審翼倉進郎公曰汝非蘇州府教官耶我教汝去何不去翼倉曰在此聽候郎公笑謂滿洲大人曰天下亦有此書歎乎又顧謂翼倉曰此是何所汝亦在此聽候耶又

辛丑紀聞

五

笑謂四大人曰有此歎子於是滿洲大人皆笑曰有此歎子可疾去翼倉乃歸署四大人拷十一人各以糶糧爲對四大人怒曰我方問謀反爾乃以糶糧爲辭耶前五人二夾棍責三十板後六人一夾棍責三十板十一人皆文士哀號痛楚有不可以言者十二日嚴檄喚吏部員外郎顧子咸生員薛爾張姚剛王仲儒唐堯治馮郵楊世俊朱嘉遇及其子朱真顧子咸者字小阮號松交丁亥進士初任寧晉令聿著循聲調任紹興府山陰令先是紹屬多白頭賊其黨以白布裹頭故名實則飢民也肆行搶劫以致田野不闢災荒頻仍制府議行勦

淨松交則力保以招撫爲己任遂立限狀以止軍行如逾限不平請以己身甘當軍令於是單騎赴賊巢開誠曉諭數日之間賊盡解散不下數十萬歸農耕作是秋豐收府境大治舉天下卓異第一內陞刑部郎轉吏部銓曹十六年以病歸里杜門不與外事立少年文社獎勵後學教育英才非郡中有大事則不出築小圃以自娛哭廟後道尊訪於松交松交曰任知縣似不可使知牧民之責矣撫臣知其言銜之故及於難十二日適集同年之子弟之善屬文者會課至午閒聞人入報曰太爺到來松交出見太尊以江寧輿牌出視其略曰據倪

辛丑紀聞

六

用賓口供顧子咸等九人速解至江寧會審不得時刻有誤看畢促呼轎出閭門下船朱嘉遇者號鳴虞吳中富室也次子典甲午舉人三子真府庠生當十一人囚於府治之時饋酒食十盒或聞於撫臣故波及薛爾張等六人則與哭廟之舉者也松交卽於是日起行十三日署吳縣捕廳劉公起解爾張等八人而程翼倉復以嚴檄召去并四路馳夫皆至江寧顧松交則拘於故光祿寺新政爲府鋪者也繫於東南隅不得安其寢處與戊子解元己丑聯捷金壇袁大受同繫一室中顧松交就道時猶以爲無患至江寧城門差官解其腰間織帶

縛其兩手松交曰我朝廷命官未會上疏削職何得遽爾如此差官曰我固知老爺之未削職也但事至於此不得不然耳松交已心異其太甚矣會審時撫臣屬四大人不問松交止夾辭爾張問顧子咸知情否爾張爲松交多夾四五棍張故文士而受重刑雖哀號顛天終不招松交知情二字滿洲大人無可奈何問松交松交則極言己之無罪清辨數百言皆合於理審罷與爾張八人同繫府鋪中有獄卒持大練盤及松交之首重不可舉艱苦備嘗前程翼倉參六案云號哭者數千人撫臣深恨之屬四大人窮究翼倉不獲已供出丁子偉金

辛丑紀聞

七

聖歎二人四大人窮究益甚翼倉將以凡與哭廟之舉者盡列名以上錢官聲聞之立夜見翼倉曰今縱開無辜數十總不滿數千人無益徒害人耳且已有丁金二人足以塞責矣翼倉遂止四月二十六日嚴檄喚丁子偉金聖歎二十七日起解至江寧郎公出示曰任令一案葛藤未已今後不得更有攀招自此之後遂無波及者郎公雖爲翼倉而造福實無窮矣子偉聖歎至見四大人各兩夾棍打三十板聖歎口呼先帝四大人怒曰今上初卽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詛皇躬耶掌二十下之獄四大人審畢遂同撫臣商確拜疏題爲遵旨會審事

江蘇巡撫朱題參疏內開遺詔到蘇之日吳縣秀才倪用賓等鳴鐘擊鼓糾眾要打縣官妄捏無款揭帖等因順治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具題奉旨着臣等公同確議擬罪具奏欽此欽遵該臣等會審得生員倪用賓等云云該臣等看得秀才倪用賓處會齊商議寫揭帖初四日赴府公所率領眾秀才要打知縣任維初遞揭帖自行招認是實秀才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徐玠等供內說倪用賓爲首造揭呈遞時我等同跪自行招認是實葉琪雖稱不知寫揭帖不曾與倪用賓等同跪立在旁邊但同夥張韓丁觀生等供內說

辛丑紀聞

八

我等同在前面跪十一人拏住等語葉琪倪用賓遞揭帖是實秀才薛爾張供內說我將倪用賓揭帖交與顧子咸看顧子咸丟在地下我付與倪用賓鳴鐘擊鼓聚會處我亦曾在那裏自行招認是實姚剛漢子偉金聖歎稱鳴鐘擊鼓伊等亦說在於倪用賓家聚會丁子偉金聖歎姚剛爲首鳴鐘擊鼓眾倡亂是實王仲儒雖巧辨不曾同倪用賓寫揭帖投遞據用賓堅供在他家裏商議寫揭帖同跪的仲儒與倪用賓要告知縣寫揭帖遞遞是實唐堯治馮邦雖巧辨倪用賓曾約我告知縣是實不曾同寫揭帖跪遞倪用賓沈瑛堅供伊等同

跪若非倪用賓一黨如何約你唐堯治馮到同倪用賓等跪遞揭帖是實秀才倪用賓等平時不告知縣任維初於初十日遺詔方到輒敢糾眾聚黨於舉哀公所要打知縣跪遞匿名揭帖鳴鐘擊鼓招呼數千人搖動人心聚眾倡亂殊干法紀查律無正條所犯事關重大應將倪用賓沈珂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聖歎玉仲儒唐堯治馮到等不分首從立決處斬妻子奴僕家資財產田地入官顧子咸雖稱眾秀才在衙門喧嚷擎著揭帖要告任知縣與我看我說這是甚麼時候你要講

辛丑紀聞

九

告不該不曾看揮手進去但薛爾張供內說將揭帖與你看你看過丟在地下等語若非伊主使何不與各官員眾鄉紳看如何特與你看顧子咸係現任之官主使秀才寫揭帖至跪遞在遺詔方到舉哀之處使倪用賓等倡亂許告是實應將顧子咸立決處絞妻子奴僕家資財產當地入官刑訊楊世俊責四十板流三千里朱真不曾同跪因受刑不過故攀及但顧偉業原供朱真同跪朱真應責三十板黜庠倪用賓揭內所告書辦吳之行數款曾供糶米四百石賣銀三百二十兩送與本官任維初等語今研審云不曾送去俱是倪用賓逼勒

不過所以混供倪用賓揭內焚贓一款審係子虛吳之行不為眾官辨明反扶同諸供應責三十板革役眾稱任維初並無焚贓等事再訊倪用賓等亦云沒有等語知縣任維初既無過犯應免議奏疏中口供皆非實據撫臣為稿文致其辭四大人署名而已二十九日任知縣至蘇與捕廳劉公交代五月初一日復任謂衙役曰我今復任諸事不理惟催錢糧耳甲后不完者三日于比負固者夾之至於官庠大戶撫臺自有奏銷雖負固亦不得不完任維初雖貪酷稍遜而狼子獸心暴戾如故疏至奉旨三法司核擬具奏居數日又傳邸報云汪

辛丑紀聞

十一

寧會審金壇叛逆鎮江失機吳縣抗糧等案奉旨着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詳悉具奏議政王復奏有依議之稿又奉旨這各案事情其中豈無輕重着另議具奏於是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議政王使人讀抗糧一案至丟在地下下一語遞呼曰既丟在地下顧子咸便無罪了於是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皆齊聲曰王命講得是議政王曰汝等再議還該如何處分皆曰顧子咸宜革職議政王曰彼既無罪并免革職可也於是貝勒大臣等復齊聲曰王命講得是而松交之罪始輕矣二十日撫臣還蘇仰府縣籍沒松交及十人坐

員之家府尊籍松交家見可欲之物皆納諸袖中見一銀盃踏扁置之靴中見一紫檀匣封付親隨捧入私衙凡家資財物被官吏劫掠一空夫人及子皆就獄至第三日夜有盜三十餘人踰垣入松交家將所餘之物悉行掠去傳云乃府尊所爲長洲劉中尊奉撫臣檄籍秀才家見牌上有一朱姓者以爲是朱鳴虞也還籍之家資財物劫掠無算一妻兩妾并其子眞之妻皆下獄次子典會試未歸未及於難而撫牌上朱姓乃朱時若也非朱鳴虞中尊大悔乃出其妻妾及媳於獄而籍朱時若之家二十三日長洲縣縣丞至木瀆籍周江之家是

辛丑紀聞

三

日余適入城寓養育巷陳毓承家因見十八人及松交家眷入獄有乘轎者步行者有扶老攜幼者每一起則以一騎二公差隨之行道之人皆爲浩歎城中訛言大起有言盡洗一鄉民者有言欲屠城者人心惶惶比戶皆恐或曰眾秀才何苦作此事或曰是都爺欲如此耳何與眾秀才事城中竟有避於鄉者矣顧松交在江寧獄中自知薛爾張不招承可以無患至六月中旬始知已問絞決謂朱鳴虞曰以我而至法場就死不如自盡於是遂自書於身曰千古奇冤又書吏部顧三字於身首二十日奉旨倪用賓沈玥顧偉業王仲儒薛爾張姚

剛丁子偉金聖歎八名俱着彼處斬決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張韓來獻琪下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徐玠葉琪唐堯治馮邨十名俱着就彼處斬訖免籍沒顧子咸免籍沒并免革職餘依議該部知道密旨與金壇鎮江無爲共十案二十三日四大人差披甲至獄中取松交松交大驚自分必死矣進滿洲城見四大人曰汝奉皇恩免絞免籍沒并免革職了去罷令左右去頂上鐵索時當盛暑汗流積項成膏腐肉滿鐵索其苦有不忍言者松交既釋撫臣聞之拍案大怒曰老奴有如此好手段耶不憚者久之十八人在獄有一百姓守卒凡十八

辛丑紀聞

三

人飲食起居左右維持必盡力七月初一日當交代乃入謂十八人曰眾相公亦良苦矣但都爺與你作對罪已甚重不可挽回所望皇恩卽有大赦耳我今日去恐不能復與眾相公聚相公倘有家書可速付我當爲你帶出去也於是眾人皆作書或殘柬或舊紙或草紙付與守卒初五日至蘇州止十五封倪用賓薛爾張姚剛獨無沈大章用舊紙半幅寄書與其尊人伯修云兒犯之罪已至重然無可奈何所望惟皇恩大赦耳外惟囑咐妻子數語未則慰父母而已十五人書內皆有皇恩大赦一語而不知實守卒之慰辭也是時奉旨已入日

撫臣不卽處斬者因奉有特旨諭至秋用刑耳初七半日又奉特旨赦金壇案內一人撫臣大懼恐放虎出柙自貽後患而欲殺此案之人愈迫矣七月十三日立秋十三日撫臣於江寧署中坐立不安因郎公送大人未歸欲待之歸則恐事遲有變不待之歸則恐獲罪徘徊莫決而一念及於身家則殺人之念大熾故於十三日未時立秋而於巳時未及立秋之前不待郎公之歸而十案之人皆棄市矣是日也十案共一百二十一名凌遲三十八名斬八十九人絞四人撫臣分五處斬決抗糧及無爲告二案斬於江寧之三山街是時四面皆披

辛丑紀聞

三

甲圍定撫臣親自監斬至辰刻獄卒於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挾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者鎗柄刀背亂打俄而砲聲一震百二十一人皆畢命披甲亂馳羣官皆散法場之上惟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沈大章有一叔先至江寧是日見羣騎皆去認大章之尸無可認者於眾首中得一髑邊有髭者知是天章首也方識認時旁室中一卒出大呼曰汝欲認誰取錢來叔與之錢曰認沈玥卒指其尸曰這不是我送汝去於路便可無誤須多與我錢卒卽於項下衣內出旂上書云斬犯一名沈玥大章年三十餘白皙而肥

至是鬚髮頓白久不淨髮竟成老頭陀矣其叔與卒擡至壇上入殮後寄柩於僧寺而歸大章魂至家其母出啟門聞有鬼聲母曰得非大相公歸乎若是大相公可再叫三聲於是又連叫三聲其父遂卽叫處立座祀之倪用賓辭爾張周江無資以殮顧松交買棺殮之卽買一地理之餘十四人皆有親人爲殮骸骨猶不敢歸故里恐官司有所稽察也十四日撫臣發牌至蘇州仰府起解八家妻子十八日府中發解凡子女之抱持者不解至五六歲者皆手扭之其長大者皆械繫之時父母送其子女祖父母送其孫翁姑送其媳兄弟送其弟妹

辛丑紀聞

四

弟妹送其兄姊亦有女送其母媳送其姑者妻送其夫者子送其父者岳送其婿叔送其姪甥舅相送者妯娌相送者哀號痛哭淒楚之聲聲聞數里行道之人無不寒心泣數行下而吐罵撫臣之慘刻也八人之旨罪不及父母惟王仲儒之父母亦在解中或求郡伯余公開釋余公曰公令森嚴此非有司所得而主也相與哀號驅出閭門而去是日任維初奉旨落職新任張公名敘於九月二十四日蒞任張公本籍揚州人姓桑數年前以不平事掌鹽運司運判之類同事者皆爲所辱而敘亡命河南贊前任蘇宗師名銓之家適常州李愷字素

心督學河南敘就童子試拔之第一甲午以儒士入場
竟得高魁戊戌成進士久任京師初任爲吳令邑人莫
不望中牟之令蹟焉

倪用賓本姓王吳江庠生

沈玥字大章吳庠生

顧偉業崑山庠生

王仲儒本名重儒吳庠生

薛爾張字文倩長洲庠生

姚剛未詳

丁子偉名瀾字紫洄長洲庠生

辛丑紀聞

五

金聖歎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張原名采字若采爲文倜
儻不羣少補博士弟子員後以歲試之文怪誕不經黜
革來年科試頂金人瑞名就童子試而文宗卽拔第一
補庠生聖歎以世間有六才子書離騷莊子史記杜工
部詩施耐菴水滸傳王寶甫西廂記歲甲申批水滸傳
丙申批西廂記亥子閒方從事於杜詩未卒業而難作
天下惜之謂天之忌才一至於斯十七人者皆可因聖
歎一人而傳矣其寄獄卒家書云殺頭至痛也籍沒至
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
可相見不然死矣初生一子請仙題號仙判曰斷牛

不解何意及妻子流寧古塔居室後有斷碑但存一牛
字殆亦有定數也

來獻琪本姓欽字起文被難之前夜夢祖父持其頸而

泣極哀覺以語妻妻曰何不作享以慰祖考享未畢而

王仲儒來拉同看哭臨遂及於難竟無後

丁觀生字仲初紫洄之堂兄偶往府進一呈詞遂罹於

禍

朱時若沈大章之妹婿本居窰市歲初入城拜賀岳父

母初四日同大章往看哭臨遂被擒

朱章培未詳

辛丑紀聞

六

張韓字俠若吳庠生

葉琪本姓雲間庠生

徐玠字介玉吳庠奉祠生己亥秋學中始起文書被難

之日宗師批准方五日

唐堯治未詳

周江水瀆人字真履崇明庠生

馮郅字贊先本姓孫少繼於馮氏吳庠生

是時金壇鎮江無爲告共九案計一百三人大約因己

亥海寇之來故及於禍己亥秋撫軍以狀聞世祖章皇

帝曰他們怕死耳不必問事遂寢至今年世祖崩撫臣

朱國治欲行殺戮以示威遂成大獄其始末未詳共十

案予所見者止九案蓋亦有傳聞之說焉越明年撫臣

罷去代之者韓公名心康字世琦府志韓公名世琦字

山西蒲州以別案亦斬任維初於江寧之三山街朱國治後

撫雲南如故操歲癸丑吳三桂反以刻剝軍糧將士積

忿乃鬻而食之骸骨無一存者先君子感而有詩其詩

曰

巧將漕米售金銀在法坑儒十八人天道好還君不悟

負橋流血濺江濱

禍深縫掖豈無因節鉞東南密網陳竊得官儲輸暮夜

還君印綬殺石身

中丞殺士有餘噴羅織猶能毒絹紳開府罷官貪吏死

辟疆園裏自垂綸

丁瀾俠骨世無倫哭廟焉知遂殺身縱酒著書金聖歎

才名千古不沈淪

庚申秋崑山

趙詒琛校刻



山 亮

大 獲

畧 讀



克復諒山大略 此篇由州府府署各屬各營電信探報家信來日口亦通達詳悉考訂的案而成其可謂無一字無來源者也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利西貢夷客匪教匪萬餘大舉攻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

所谷松爲中路距離百二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 桂軍少觀音橋爲西路距離

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友升諸軍九營守之 桂軍少車里內接那陽爲東路距離百八

十里王德榜十營守之 桂軍少餘淮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五營皆在諒魏綱鄂軍八營

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賊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

二十日全軍攻向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日賊礮猛傷亡多廿二日先鋒營陳嘉

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率龍字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

進扼諒山前三十五里之威坡廿八日法來攻復戰法利卻總兵葉家祥 此人最勇乘

所統准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履高中礮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乘諒

入鎮南關二十九日諸軍皆潰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

援一日之閒號令屢改比至諒已失無可援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

科軍自西路觀音橋撤回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礮殞各軍星散蘇元春出隴寨襲

敵不克法擾至暮府而還 在關內 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入關即退暮府旋退忍祥

又退海村 在關內 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

法既入關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准軍大掠龍州商民遷徙一空管官乘亂搜餉還

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逃軍蔽江

而下關內大震沿江自南甯梧州潯州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告急請兵南甯

戒嚴先是西泉李乘衡於去臘廿一日抵龍州辦後路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皆

廣東規越之軍也先後亦至子材所部十營 軍 山欽出師時留入營制東路思陵侍

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待械辦糧並募新軍孝祺軍八營 軍 因中途滋

事遣兩營到龍募補兩軍裝械山水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出關而軍已潰

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營幸李乘衡馮子材二人在龍乘衡素有清望靜鎮

不搖維持補苴撫慰將士力阻前敵潰軍子材夙久任廣西提督三次出關威惠素

著得桂越人心衆情粗安馮因留一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

萃中路乃調東路入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山隘 山隘在關外東路三

十里爲入關鐵路

至止月底諸軍漸集時馮子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議于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

掘壕拒守獨當中路前敵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法距諒後於文淵州前築礮台據

守 文淵在關外 分兵出扣波 關外西路 攻九對 扣波之西 欲攻奪高平省斷滇桂兩軍來往

之路 高平省一名收馬路 繞出南關之背越人報馮廿七日馮遣營趨扣波蘇軍趨丸

首法至關軍已先在驚走遂遂法回文淵獲象一法怒長定知府會某以爲誘已立

殺其子馮言於潘撫召蘇元春回中路二月越官越民報馮法將以初入入關馮倡

議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憑山築壘三面施礮攻擊竟

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初七日法大股分三路攻關

前隘馮營法謂客教越民皆與馮通以眞法兵居前西貢鬼次之教匪客匪在後馮

王兩軍皆殊死戰至申東嶺先鋒三壘爲法踞蘇軍援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盈

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初入晨復戰賊以兩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礮大隊

犯中路益凶猛王孝祺當其右桂軍陳嘉蔣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榜率

軍自由隘在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勵士賊礮聲震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

牆或已越牆而入馮與蘇誓死決戰告於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誅之於

各隘設卡截殺逃者馮年已七十餘以帕裏首赤足草屨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

見馮如此俱感奮力戰孝祺以准軍爲龍州官民所誦病各軍皆輕侮之忿甚亦誓

死孝祺馬中礮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各軍肉薄衝突復奪東嶺三壘西嶺賊

亦敗退關外游勇越民千餘人聞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何際邀擊賊後隊爲王德

榜截擊斃法教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馬無數賊被槍礮彈盡遂大潰陣斬三畫

二畫一畫數十級殲眞法兵千餘敵匪客匪數百諸軍追至關外二十餘里而還初

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以僞文淵知州馮潤其腹而去遂攻諒十

二日賊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驅驢城城有王德榜

所築壘甚固爲潘撫昔日駐軍之所諸軍攻之王德榜王孝祺兩軍攻尤力士卒多

傷孝祺部將潘瀛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辰刻馮軍克復諒山午刻諸軍俱入賊悉

衆近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兵甚多皆斬之十五日陳嘉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

有斬獲擒三畫一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並復長慶府生擒五畫一斬

克復諒山大略

一

振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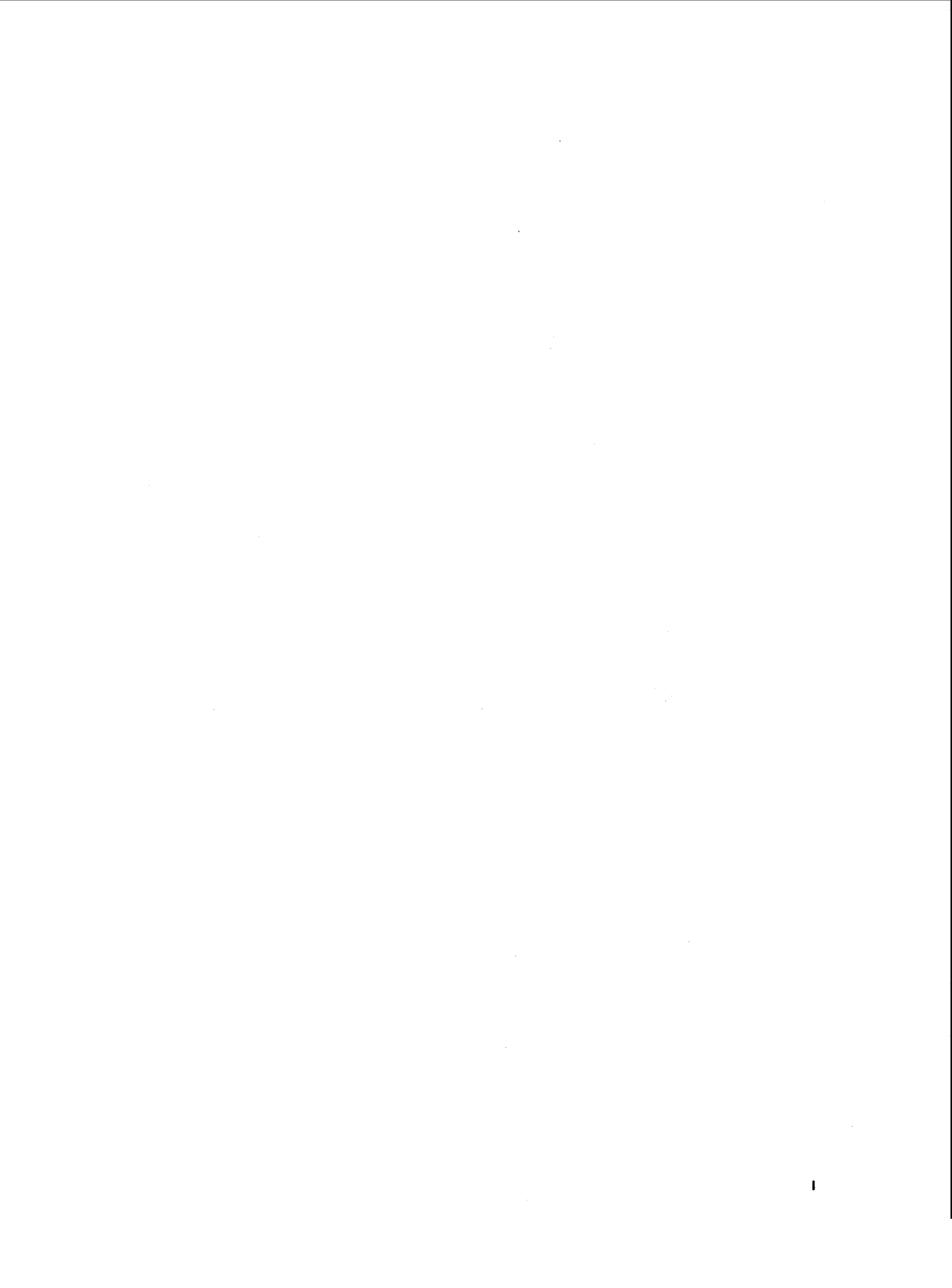
一畫一馮前軍進紮拉木以攻郎甲王孝祺軍進紮貴門關馮定議借孝祺軍進規
北甯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黃廷經利北甯等處義民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
號自願挑漿飯作嚮導隨軍助勦或分道進攻李楊材之弟在北甯城內與馮約俟
郎甲破卽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許以官賞皆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
軍攻郎甲分兵襲北甯而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旨到乃止廿九日馮前軍尙攻
郎甲壘堅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 旨三月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
願撤兵時岑軍亦同於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廿三日復屢捷逼興化驅舟中賊入
城西路沿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崧山牧馬進規太原越高太勦撫使梁俊秀率
衆助勦游勇頭目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議已定三
月二十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分屯關內洋人自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大敗者
西電言法提督尼格里傷斃馮還龍州軍民香燈爆竹拜迎者三十里潘撫三月初
三日去官回藉軍民沿河追罵以叛石遙擊舟中三十里

右克復諒山大略僅寥寥數葉鈔自張文襄軍幕中按甲申中法之役爲吾國第一
次與外人官戰雖彼時兵備之窳敗尤甚於今然各國軍事亦尙不如今之精嚴且
於我內情未熟惟時我海軍雖戡於馬江然孤拔死焉假使議和我亦可有辭於法
且法軍震於雷波其他口岸又未能得志而桂邊諸將支往頗力假使吾國能審敵
情復內外相接洽堅持數月而俟其倦時徐與商訂和約或託歐洲外交中有勢力
之國與爲回旋雖仍出於和而條款或不如後來之失算而當軸內怯屢於求成遂
使萬一之希冀亦同泡幻不特示弱各國且以見吾外交之絕無能力焉時張文襄
督兩廣意氣甚盛指揮將弁厚儲餉源客軍及桂中諸軍咸資接濟且旁及臺灣使
有士飽馬騰之象文襄之意蓋欲借此以振國威爲積漸自強計豈知政府訖不與
謀還爾議款文襄於是蓋不勝憤慨焉此數紙雖甚簡短然文襄曾寓目茲刊於此
使後人同此慨想也辛亥仲夏汪康年跋

山刺

大復

略諒



克復諒山大略 此據各路電信探報稟報家信來往具

謂無一字無來歷者也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糾西貢夷客匪教匪萬餘大舉攻

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所谷松為中路距諒百二

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 桂軍多觀音橋為西路

距諒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友升諸軍九營守之 桂多

車里內接那陽為東路距諒百八十里王德榜十營守

之 湘軍餘准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五營皆在諒魏綱鄂

軍八營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

賊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二十日全軍改向

克復諒山大略

振綺堂叢書

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日賊敵猛傷亡多廿二日先

鋒營陳嘉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率龍字

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進扼諒山前三

十五里之威坡廿八日法來攻復戰法稍卻總兵葉家

祥 此人最劣以所統准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軍

董履高中礮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秉諒入鎮南關

廿九日諸軍皆潰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兩軍

相去遠聞調赴援一日之閒號令屢改比至諒已失無

可援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科軍自西

路觀音橋撤回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礮殞各軍星散

蘇元春出隴竄襲敵不克法擾至幕府而還 幕府在關

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人關即退幕府旋退憑祥內五

里又退海村 在關內百里距龍州四十里 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

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法既入關各軍多潰逃

無復隊伍准軍大掠龍州商民遷徙一空營官乘亂搜

餉還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

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逃軍蔽江而下關內大震沿江

自南甯梧州潯州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告急請

兵南甯戒嚴先是西渠李秉衡於去臘廿一日抵龍州

辦後路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皆廣東規越之軍也

克復諒山大略

振綺堂叢書

先後亦至子材所部十營 廣軍由欽出師時留八營劄東

路思陵待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待械辦糧

並募新軍孝祺軍八營 准軍廣軍各半因中途滋事遣兩營到

龍募補兩軍裝械由水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

出關而軍已潰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營幸李

秉衡馮子材二人在龍秉衡素有清望靜鎮不搖維持

補苴撫慰將士力阻前敵潰軍子材曩久任廣西提督

三次出關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眾情粗安馮因留一

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萃中路

乃調東路八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

由隘由隘在關外東路三十里為入關岐路至正月底諸軍漸集時馮子

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議于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

掘濠拒守獨當中路前敵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法距

諒後於文淵州前築礮台據守文淵在關外中路三十里分兵出扣

波關外西路三十里攻丸葑扣波之西北百五里欲攻奪高平省斷滇桂

兩軍來往之路高平省一名牧馬距龍二百里繞出南關之

背越人報馮廿七日馮遣營趙扣波蘇軍趨丸葑法至

關軍已先在驚走遂逐法回文淵獲象一法怒長定府

知府曾以為誘已立殺其子馮言於潘撫召蘇元春

回中路二月越官越民報馮法將以初八入關馮倡議

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憑

山築壘三面施礮攻擊竟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

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初七日法大股分三路攻關

前隘馮營法謂客教越民皆與馮通以真法兵居前西

貢鬼次之教匪客匪在後馮王兩軍皆殊死戰至申東

嶺先鋒三壘為法踞蘇軍援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

盈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初八晨復戰賊以兩

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礮大隊犯中路益凶猛王孝祺

當其右桂軍陳嘉蔣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

榜率軍自由隘在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勵士賊礮聲震

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牆或已越牆而入馮

與蘇誓死決戰告於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

誅之於各隘設卡截殺逃者馮年已七十餘以帕裏首

赤足草屨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見馮如此俱感奮

力戰孝祺以淮軍為龍州官民所詬病各軍皆輕侮之

忿甚亦誓死孝祺馬中礮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

各軍肉薄衝擊復奪東嶺三壘西嶺賊亦敗退關外游

勇越民千餘人聞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伺隙邀擊賊

後隊為王德榜截擊斃法教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馱馬

無數賊被截槍礮彈盡遂大潰陣斬三畫二畫一畫數

十級殲真法兵千餘教匪客匪數百諸軍追至關外二

十餘里而還初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

以偽文淵知州通馮剖其腹而去遂攻諒十二日賊禦

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驢

驢墟墟有王德榜所築壘甚固為潘撫昔日駐軍之所

諸軍攻之王德榜王孝祺兩軍攻尤力士卒多傷孝祺

部將潘瀛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辰刻馮軍克復諒山

午刻諸軍俱入賊悉眾遁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兵

甚多皆斬之十五日陳嘉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有斬

獲擒三畫一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並復

克復諒山大略 三 振綺堂叢書

克復諒山大略 四 振綺堂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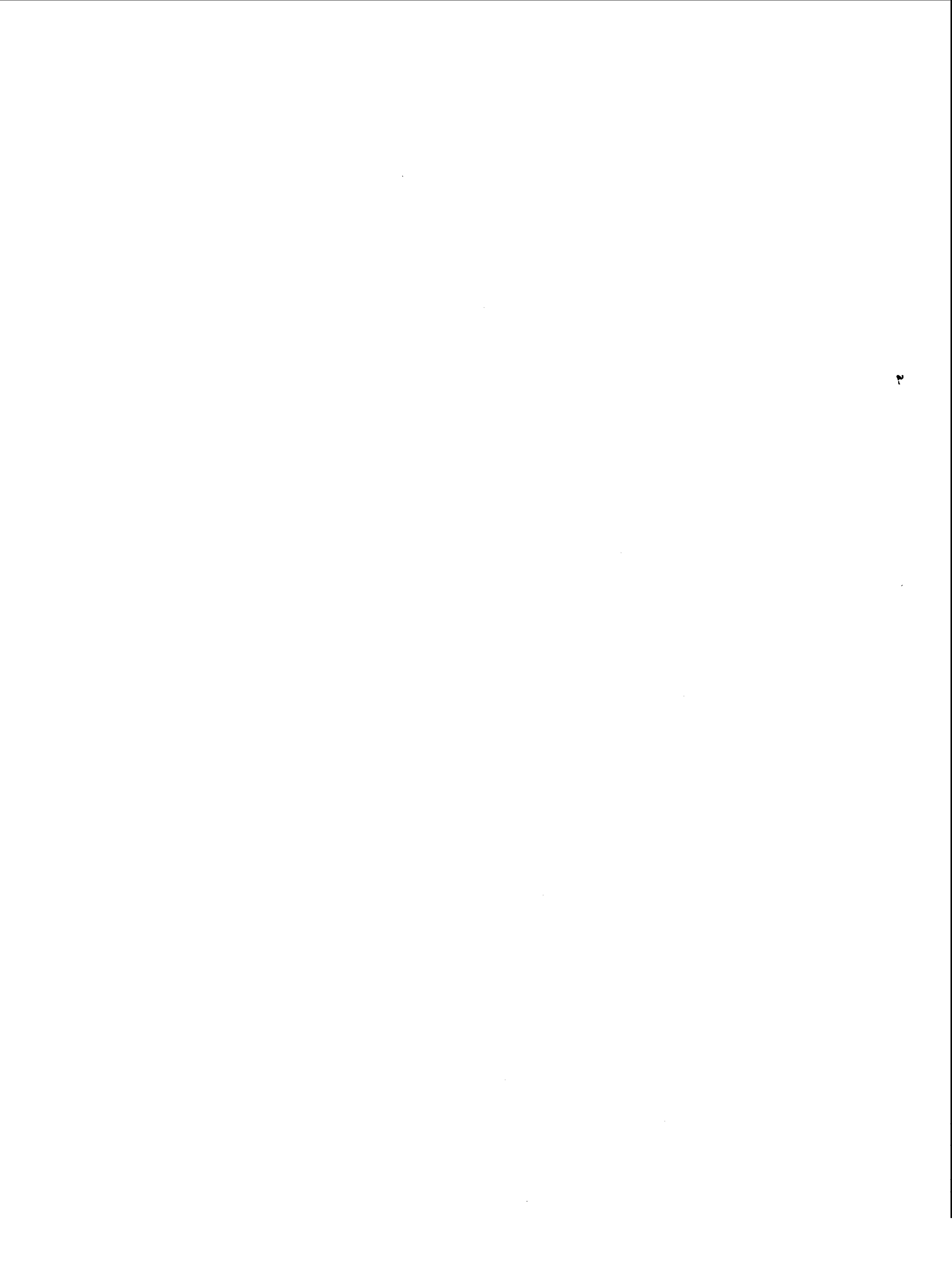
長慶府生擒五盡一斬一盡一馮前軍進紮拉木以攻
郎甲王孝祺軍進紮貫門關馮定議偕孝祺軍進規北
甯越地義民間風響應越官黃廷經糾北甯等處義民
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號自願挑漿飯作嚮導隨軍
助勦或分道進攻李楊材之弟在北甯城內與馮約候
郎甲破即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許以官賞皆
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軍攻郎甲分兵襲北甯而
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 旨到乃止廿九日馮前軍尙

郎甲壘堅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 旨三月
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願撤兵時岑軍亦同於

克復京山大略

五 振綺堂藏書

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廿三日復屢捷逼興化驅舟中
賊入城西路沿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崧由牧馬進
規太原越高太勦撫使梁俊秀 率眾助勦游勇頭目
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
議已定三月廿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分屯關內洋人自
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大敗者西電言法提督尼
格里傷斃馮還龍州軍民香燈爆竹拜迎者三十里潘
撫三月初三日去官回籍軍民沿河追罵以甄石遙擊
舟中三十里



齋

心

田

心

心

心

已未長至涉江



南
南
齋
所

南
齋
齋
所

序

余既為唐元素司馬刊其所著渤海國志又欲為刊其文集司馬曰文集所以傳我也記載所以傳世也余文之傳尚將有待無已則有庚子西行記事一編乃昔者避拳匪之亂奔赴 行在之所作也其中起陸龍蛇陽舒陰慘足以補史乘所不及余取而閱之舉凡庚子亂事由始至終罔不咸在此事在當日固多有記載顧述京師而遺 行在詳 行在而略京師至於道塗之見聞尤闕載筆司馬之書則由京師以逮長安見聞所及上自王公巨卿下采閭井細故旁及山游水涉令讀者

庚子西行記事序

一 求恕齋

如置身其間儼他日史氏有墜簡之求則斯編必在所取宜亟付之手民俾流傳勿失焉嗟乎時當溫俞述天寶之亂離遇比庭光記奉天之行幸吾知後之覽者亦將以北征詠懷秦州雜詩視此編也已未季冬先立春三日吳興劉承幹序於春申希古樓

庚子西行記事

求恕齋叢書

率賓唐 晏纂

吳興劉承幹校

己亥秋余游江南居秣陵者半載矣庚子三月下旬乃泛海返京師廿九日抵天津聞人云天津被火者數次每次必百餘家河北大街已燒罄無餘者鍋店街其餘數十家皆津門精華所萃也明日登汽車則一望赤土不見寸草蓋自去秋不雨至於是矣至京則紛傳義和拳之多幾至徧地皆是每當夕陽既西肩挑負販者流人人相引引拳甚至有大家亦為之者且聞端邸為之

庚子西行記事

一 求恕齋

倡首又聞某處設有拳壇其壇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或有供鴻鈞道人者又未幾則沿街多帖有告白仿佛希臘神話時廷議方禁止習拳告示皇皇以拳為厲禁然凡有告示處則後必有義和拳之告白粘於其後一若互相詰難也者又未幾傳聞涿水有毀教堂殺教民且戕宮矣朝旨派聶士成往勦逮四月初八日忽於巳午間飛雪一陣是日都人往妙峰山進香者於路凍斃三十餘人亦奇災也及四月底謠傳益多習拳者益眾未幾又謠傳將毀鐵路至五月初一日火車站果火且謠言謂火時並不見人但鐵路自生火耳自此傳聞日

眾有謂義和拳當戰時人馬高丈餘刃若門扇絕無可敵之理又謂不畏火器衣服爲礮子所擊斑如雨點而身無少損談者津津聞者慄慄至十五日余往東城於塗聞人言義和拳已入城云止百餘人爲三隊一隊執刀一隊執矛一隊執鎗皆紅布裹頭年紀大都十二三歲大者不及二十也先是各營兵駐紮各城門每門百餘人帳棚旗幟一新皆在官道兩旁前二日余出宣武門忽見帳棚皆移城上不解所以然及是聞人言義和拳之初入城均穿軍服故無阻之者始悟各軍與之通也是日余至正陽門聞人言軍中日本書記

庚子西行記事

求恕齋

生於城外十六日謠傳義和拳將焚教堂至十七日果於辰巳間東城教堂火眾皆謂其火教堂也但見拳民所謂大師兄者向教堂誦咒不止火即自起其火也不及左右鄰其殺人也不及教外余聞而異之是夜二更許聞西南有礮聲震天約十許聲繼而東面有礮聲之去城極近殊不知何軍所爲也十八日晨余往東城行經西安門見雙扉緊闔門外軍士鵠立路旁近千人馬數百匹繫於門之左右余驚詢何事有軍士云我輩亦不知之昨夜子刻奉調至此至今未聞號令詢曰何人所調則端邸也前數日即有將出狩之說至是殆將實

行乎少選忽來義和拳一隊約三十人皆十餘齡之童子也以絳帕裹首腰亦束紅布執刀矛之屬兵士見之起立致敬如奉明神至則叩門而入絕無阻之者余大駭詢路人何以如是眾曰此時孰敢忤義和拳者問曰入門何爲曰端邸召之也余於是知大局之可危是日午後親覩其火銀錠橋教堂又覩其火西四牌樓教堂火皆不少外延棟柱之屬盡向內倒觀者如堵皆大呼以助火勢而鄰近之屋亦安堵不驚家家焚香於門外大抵其殺人放火也謂之行善而助之焚者謂之助善且其人過廟則稽首入肆買物則起手問訊如僧人狀

庚子西行記事

求恕齋

蓋合喫齋念佛殺人放火爲一事矣歸塗於阜城門街見義和拳一隊驅婦女十餘出城據路人云乃二毛子之家眷將於城外殺之也津人名教民爲二毛子十九日余與友人約於地安門外酒肆聞肆人云昨晚往焚西十庫教堂竟不能毀而退將午忽正南有煙黃色直起如烽火路人皆云此焚屈臣氏藥房也市肆無驚若豫知其事者午後煙不止且變黑色是日南風其直煙變而爲橫從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龍之舞空掠大內而過北逾鼓樓彷彿汽船之在海度其勢不止於屈臣氏一家矣與友人匆匆別去出西安門始聞人言大柵

欄被焚已千餘家尙未止也當晚 召見大小九卿不知所議何事二十日出正陽門則城樓亦被火東西荷包巷焚尺椽不存城牆皆作赭色火且越城而入焚及東交民巷口之數文坊正陽門外大街以西全成焦土但有敗壁立於夕照中彷彿咸陽之一炬計所焚蓋不止兩千家矣時市中居民始惶然知拳之不足恃而士大夫從是日起多有送眷屬出城者矣然朝廷於四月間遣趙尙書舒翹往直隸各屬察視義和拳之虛實三日而返其行徑殆如明皇遣輔璆琳之覘安祿山還言無它而已又遣剛毅往半月不歸及歸則又如崔允

庚子西行記事

四求恕齋

之召朱全忠蓋義和拳之入都實剛董二人之謀剛留於外董引之於內故入都如是之速否則嚴旨勒拳民甚懼本無敢入都自剛之往義和拳挾之令焚香於壇且引視其不畏礮火之狀剛遂大信之及剛未歸而拳民已入矣故此後遂有用義和拳之旨至呼爲義民皆起於剛相返京之後云前數日西幸之議甚確外間紛傳且順天府已備車輛以待自用義和拳之旨下是議乃罷是日余在阜城門內米肆中遇一婦人泣而言曰初云殺洋人乃至今一洋人未損而所殺者皆中國人之爲洋奴者且男人亦一人未損而但殺婦孺似此

庚子西行記事

五求恕齋

豈真能定亂乎吾甚懼焉余聞其言爲之搖舌蓋數日來聞士大夫所言無及此婦之明決者始知緯綯不逞漆室長嘯者今未嘗無其人矣自此以後市中亦有殺人者夜間則有人沿街傳呼或云向東南燒香或云供淨水一盂或云今夜勿睡以防妖邪之入人家由初更至天明止卯辰以後則聲息不聞矣及昏又復如是竟不知何人所爲二十一日過一錢店有持票易錢者多則給以銀少則以煙紙燭之類作抵其氣象仿佛圍城中矣先是有友人爲余推轂主宣化府懷安縣文昌書院講席余以其地之可以避亂也擬往就之於二十二日啟行是日大雨冒雨出德勝門至小關旅店偕行者五人皆會於此余乘一驢衣皆溼透至店易衣而飲焉於路遇家眷車殆五十輛有兵隊護之蓋榮相家屬出城也二十三日行晚住沙河有明代上陵駐蹕城一所城中無人居登城以望見黑煙一縷彷彿十九日之狀由西而東不知其燒何處也此日之煙與十七日之煙聲後皆屢詢無能言其故是晚住旅店晚飯罷忽聞槍聲大作店主人參戶入曰有二毛子二百餘來攻鎮人禦之諸客如有器械可以相假或可協同往助余五人相顧曰我輩本不能戰且戰亦非余等事但宜坐守行李事急或踰後牆可免

時同行王君本營伍中人請兵事升屋以觀呼余曰槍皆直上且係上槍此鎮人自驚耳非有他寇也余曰如是則易解也亟拉王君出呼曰并無外寇鎮人勿驚尤勿放槍但靜以待之如有放槍者即係外寇眾共擒之此言甫出槍聲遂止卒不見一寇鎮人乃定後來始知此夜中貫什聞沙河槍聲逃者及婦女入井者極多儻不早定之則不知竟成何狀二十四日出居庸關有兵守之然但見門開四扇赤幟搖空竟不見當關之夫作何狀態出關則兩山如壁流水有聲野花蔽地山果綴枝時方盛夏候如初秋石壁上時見題字而彈琴峽風

庚子西行記事

六求想齋

景尤美頗類園亭景物考之迺易之詩集關外在元代爲永明寶相寺今寺已廢而時有小小景物皆昔寺之所遺水經注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障蹙險路才容軌至此知其寫景之工四十里至岔道宿甫就枕忽聞馬鈴聲有拍店門者大呼曰有二毛子數百人已上山去此不遠宜急爲之備店人驚起擾擾余輩乃告以昨夕之事令勿動但安睡無妨店人始安二十五日起行則居民已十室九空矣沿路覓晨餐無所得或有人家門前雞子壳滿地叩其戶則空無人遂至日晏不得餐枵腹至懷來東門已閉呼之不開呼之急則城上兵欲

以槍向余輩不爲之動守之不去遇行路者云西門未閉可入也乃亟趨西門而入到店呼飯食畢欲住恐其閉城遂行是城中義和拳極多縣令欲禁止之不能反爲拳民所嚇時正相持也宿雞鳴山下二十六日至宣化未至宣化山路紆盤登降百折蜀道不足方其艱也疾雨忽來震雷助之響答山谷山如翠障雷從地起至空中則電火橫飛訇然激響然其高不能過山或至山半而響發似發巨礮始知昔人制礮蓋有所仿也衣服盡溼亟趨至宣化住南門外此郡不甚繁盛不知明武宗何故戀之欲尋威武大將軍府不得其遺址所在二

庚子西行記事

七求想齋

十七日至張家口住上堡店中武成街極繁盛彷彿天橋大街是地義和拳皆以黃布裹首旂幟尙黃自云乾字團也其用紅者乃坎字團張口山勢嶙峋極似香港始知天地蓋以此爲南北門戶中外之限也在武成街食羊肉甚美京師所無住一日換車而西二十八日宿□□二十九日宿胡家屯三十日至懷安縣余住書院同行者住旅店六月初一日諸生來謁問其所學大約時文止知八銘塾鈔詩止於養雲山館其能讀古文析義七家詩尙不多也書院每月三課一官課二館課官課由縣尹主之館課則山長事也縣尹張君晉之名

良暹河南光州人監院徐君雁題名名甲邑拔貢到院
例供飲饌三日十一日開課照例衣冠升座諸生領卷
而退是日縣署具酒筵一席凡此皆前令鄒君在東所
創刻碑於講堂下院本文昌宮故仍其名曰文昌書院
十五日雁題邀游虎窩寺在城西南山半去城十里而
近迴峰貯雲虛壑鳴籟殿嵌巖下半借嵐光門隱松陰
偏饒翠色山半有洞曰冰洞凡上下二層上洞寬敞有
石如几傳爲明張檢討讀書處下洞則由一穴而人大
如屋宇石壁水出涔涔結爲層冰片片可揭中伏漸厚
入秋始釋余入之纔有薄冰一層洞口有立石刻云炎

庚子西行記事

八求怨齋

天傲暑寒谷回春款天與卽檢討字也據云冬日則極
煖氣出如蒸古有黍谷以斯方之未足爲異又其山石
皆作橫理如層層築成者而其最下一層往往銜螺蚌
壳累累然豈其初皆沙泥所化乎然則凡危峰巨岫其
天地之初皆經水火鍊成者矣是可考造物之跡先是
余勸雁題宜練鄉團以保衛地方雁題以爲然遂招五
十人教之擊刺於關帝廟旂幟器械略備雖不足用然
以壯聲威蓋有餘矣十八日夜三更余睡甫醒忽聞犬
吠聲槍聲呼殺聲大作亟起呼老門斗不醒自往開門
遇人問之云賊已入東門矣問以何賊不能對余往尋

雁題值其杖矛立於門外問余以何所見余答以正來
相問爾雁題云勿妨已遣人往探矣乃入室坐談少頃
探者還云無他乃營兵往蔚州購大號者歸來於月下
吹之城上兵聞之以爲寇至也問之不答乃開槍以警
之而吹者不爲之止故眾懼而大呼也明日聞因此而
婦女入井者凡有數家余告雁題此兵非重刑不可卒
以把總不肯責以六十軍棍而已二十二日高星堦奉
其封翁理丞宗丞及洪荅給吏部嘉與均攜眷至問之
則云天津已失守京城爲武衛軍所掠者由東華門以
南凡七胡衛公然開槍傷人無禁之者董月川全家殲

庚子西行記事

九求怨齋

焉孫相徐相家均被掠一空孫相乃踰牆往見榮相始
發兵捕之斬數人始止然已踰一晝夜矣從此京官去
者極多故二君亦攜眷出耳是晚余偕洪君登城周覽
形勢兼論及時事料京事若急則乘輿必出出必從北
道蓋洋兵由天津北來南道必不能行北道地僻無知
者故耳若谿仍返京三十日雁題都中店有人至云都
中近來風聲愈緊故收店挾帳簿而來問以路塗平靜
否則云路上絕無他故但無行人耳余乃思返都從縣
學教諭皮洵侯假得一馬從雁題假得一人乃於初十
日成行因天方炎熱每日行半站於十三日午抵張家

口住按徐雁題來函知家眷已到懷安遂於十四日仍返懷安同來者岳仙禽父子英鶴皋父子其所以能出者以李鑑堂到京人心少定故乘隙得出耳未幾趙尚書家眷亦經此西去二十一日同人集飲於城東南之觀悟亭申刻大雨怒雷擊山頽雲覆地逾時不止而亭中人飲興愈濃不知此正京師破城之日也二十六日晨起聞門斗來言 駕已出至宣化未幾張令亦遣人來約至縣則雁題先在座云京城二十一日不守 駕於二十四日至宣化矣以宣化傳知示余則所列各王公大臣隨扈者皆備御膳用上八八酒筵加一品鍋

庚子西行記事

十一 求恕齋

一箇早膳則黃糕一碟杏仁茶一碗而已王公大臣通用一品鍋加茶四色且注云多備小米粥蓋聞御膳並不能下咽而以小米粥爲常餐也張令之意欲以書院爲行宮余亦以爲然蓋通縣城屋無大於書院者余卽移居雁題家張令卽日往左衛接駕二十七日洪茗谿至云以十九日出京住南口侯駕至乃隨行云於路見剛相其驕如故午後葉鶴巢至云以廿一日出京不得車以十金雇一驢到懷安云沿途兵士掠奪不可以理喻二十八日戶部侍郎英年偕宣化府知府李勘道抵懷安二十九日晨余往關帝廟尋雁題時廟中設支應

局雁題總其事凡接駕事皆取辦於此事出倉卒無成法可循而雁題處之頗得要領亦不易易余曰聞上兩站皆以兵食不繼致被搶掠且有毆及縣官之舉信有之乎雁題曰信然余曰若此則至懷安時何以待之雁題方偃臥曰正在憂之無出不知何以待之余曰有一策可免此患君願聞之乎雁題曰固所願也策將安出余曰是不難但費粟米二十石白麪五百觔錢十餘串則事畢矣雁題蹶然以興曰此固非難但何所用之余曰但以米麪發各店家令以米煮粥盛以巨盎以麪作饅首千枚而錢則買鹽菜數十斤置之於店門之外以

庚子西行記事

十二 求恕齋

後凡有兵來令店主人延之食飽而後入自然無掠奪之患矣兵之搶掠不過路遠腹飢無所得食耳果如此待之人各有心誰肯再施無禮乎雁題聞之曰余卽往縣署雖縣令不在其帳房可商現倉粟有餘麪肆中麪亦不難辦一呼可集也余遂與之偕出余往都司祥君處聞其接 駕甫回必有見聞也及到祥處聞以接駕祥所述亦如人言謂萬全受創最深未久雁題亦至云諸事已照行卽傳各店主人來諭之耳祥君聞此辦法亦曰如此必可無事是日余至行宮見其門簾褥墊皆以黃布爲之門懸黃布屋亦不加修飾大有采椽

茅茨之風惟對聯稍不稱耳初二日申刻 駕至 太后及 御輿皆用藍色轎從有馱轎二乘以載物關係貫什李光裕所獻蓋出京時本乘騾車至貫什光裕乃進馱轎至宣化道府各以轎進 駕始御轎隨扈者爲端王莊王瀾公王相國文韶剛相國毅溥尙書興趙尙書舒翹英侍郎年芬都統車岑方伯春煊司員中惟軍機章京三二人它京官之出者極少至晚御膳甫上廚房卽爲燬太監搶掠一空諸王大臣至於竟夜不得食聞因索費不遂之故國勢至此此輩尙敢如此橫行無怪其不可爲矣或謂此次義和拳之亂固由端董而深

庚子西行記事

三昧想齋

宮信之不疑蓋宦寺之力居多時京兵扈從者不少余於行宮外遇一老軍士問以京城不守之狀伊言之歷歷云洋兵以十八日至京東首破通州礮聲隆隆時慶端二王遣兵出探回報云係義和拳攻破賈家疃中教民四散故相攻耳至十九日始知通州已失朝臣失色二王以聯軍已迫近郊勢須迎敵乃互相推而致憤慶端以召寇端嘗慶以洋奴遂相闕於神機營至二十日慶邸乃率兵一出卽返端邸終未出也是夜日本兵攻東直門礮如雨下竟夜不止然未傷一人二十一日甫明榮相卽馳入宮告敗時乘輿乃出出時止淵

公爲御兩宮一無所攜由厚載門奪門而出蓋其時日本兵正在厚載門外也其夜青州駐防兵與日人戰於厚載門內死者極多道旁屍首山積數日不能通行皇城內人家同時舉火自焚者數十家無救之者延燒且盡二十二二十三日城門大開任人出走然大雨如注西直阜城二門至不能容人亦有出而復返者蓋出亦無所往也婦女不能行多投城河河水爲之不流諸王邸及巨家被劫無能免者榮相宅被毀無寸椽義和拳固久無蹤跡而各帥之兵亦除搶劫外無能以寸刃向敵者都中凡官署及府邸均爲聯軍所據人家大屋亦

庚子西行記事

三昧想齋

多住軍士人引聯軍入人家洋人則惟攫洋錢金銀表土人則掠其餘惟俄法軍則擄及衣服義人則無物不搜尺縑寸帛無不攫也惟日本則不搜一物美軍則自入都卽閉營不出街市不覩美軍時扈從兵士旗兵爲多入城見各肆門設飲食肆主人揖令坐食兵士喜甚云自出京以來未之有也食飽輒揖謝或買物則先出錢於是市肆安堵無驚軍卒歡然而去余於宮門外見內監傳旨令市藍洋布八尺飯單一方帳子一頂 駕之出也一物未攜但衣綢衫一件至岔道夜寒無被以椅墊爲臥具至懷來懷來縣令獻衣一箱至宣化獻衣

者漸多然用物猶未備也時岑西林方伯已授行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使服手馬鞭立行宮外而諸大臣亦皆便服頂帽行李蕭條王相國以高年經此聞出京時晝伏禾黍叢中夜間向人家覓食如是者數晝夜始得出居庸關至此顏色甚憔悴矣初三日 駕啟行西去時扈從諸軍惟岑方伯甘軍一千人此外則孫萬齡礮隊亦追及 駕行時有 旨止隨扈各軍除甘軍外皆不得行且命宣化鎮何乘鰲於懷安截留各軍而孫軍不遵旨何阻之孫不服與何口角至欲開礮何不敢與之較相持久之終聽其西去至午後馬金敘萬本華各

庚子西行記事

十四 求恕齋

軍亦至馬軍行列尙整如平日餘軍則轍亂旗靡無復紀律或二人以槍荷衣物或衣敝履穿面如乞丐初四日馬玉崑兵至其軍尙整然以買馬料不得向店中搜索得之臨行出一紙令店主人自到縣署取錢此或以無餉之故然近於掠矣初五日齊某兵至隊伍尤不整軍士亦不靖此數日間城中雖安堵而城外被劫者極多各軍止於不殺人而已而橫加擄掠有甚於賊其住宿多在人家且有淫及婦女者民之畏兵如盜賊也 駕去後懷安遂閉城不開者半月日見逃軍掠城而過亦有扣門求人者告以旅店在西門外城中無賣物者

或不肯去必登城諭之始去然凡來者均捆載充盈無空手者亦有以車載婦女者一日忽來軍一隊旂幟甚整扣城欲入諭之不退問爲何軍則馬玉崑之部下也帶兵官李某以終不聽入城乃止於城東關帝廟雁題乃備酒筵一席及米麵等饋之然城人無敢往者時觀悟亭道士趙某年二十餘人極倜儻慨然請行乃跨馬出城而去至則與李談甚相得也李以手槍一支贈之趙不受曰此非方外所得有也趙善卜能相人術時時作從軍想其視眾人蔑如也故其往也懷安紳士亦甘讓其出人頭地避禍而已方事之殷也人家店肆皆閉

庚子西行記事

十五 求恕齋

門而移其家於山中山中實無居處婦女輩但蜷伏艸間雨露所濡多有病者邊地人罕識官聞官長過有驚避者況兵戈乎一日報有逃兵以車運兵械極多已往西關余尊雁題出勇丁劫之必有所獲時甘軍某校率馬隊十人留於此率之而出土勇從之果獲槍械財帛甚多然由此逃軍亦遂不復來矣自 駕行後縣署雙扉緊闔似無人居但委諸事於徐紳而已至八月底若谿攜眷赴行在 駕至太原駐蹕半月乃西行京官之赴行在者不多乃命每人日給銀三兩於是從官漸集亦有由京奔赴者矣九月初抵西安住巡撫署 至大同住總兵

署至太原住巡撫署沿途則住旅店陝省則按驛有公館均修飾一新至驪山住三日以其本華清宮故址也余居懷安四閱月地居萬山之中沙河亘其北連山起其南城北爲白龍山山東有洞洞外松柏蔚然洞爲龍祠云白龍所潛也城東有半壁山山上有懸空寺依崖啟宇下臨絕壁層樓危閣望之類如懸空城西有龍洞山虎窩寺余所曾游也孤城斗大水繞山圍住戶千家室皆土築余所住書院本文昌宮亦土室也院落寬敞朝曦乍晃旭影盈庭夜月初昇清光滿座其南則羣山屏列隔垣瞰人院中藏有二十四史一部余於此補讀元史城中店肆無多凡六渠在城中有諸用物土酒

庚子西行記事

去求恕齋

頗佳羊肉極賤每銜杯把卷坐對巒光覺兵馬護中亦難得之境界矣城東南隅孤亭竦峙平臨雉堞署名觀悟青山當面隍水周前戶啟雲生窗虛月印有高道士者人頗不俗余暇則至此徜徉終日遇山水發時聲如萬鼓大波軒然起伏作勢如蛟舞龍騰大木巖石隨波而下澎湃洞旋不可逼視望之令人生畏少陵三川觀漲詩不虛也然不過兩時許水卽漫演明日再視之洵矣信乎孟子謂無本者可立而待也然山多地瘠往往百畝之田不足養入口之家且秋霜極早稼穡易傷所幸百物皆賤易於養生所出者則小米最爲上品粒大

而香迥異他處大米難得富家皆攬和大小米爲飯名二米飯菜則有回子白菜形圓如球肉肥而硬然價不過數文錢一枚山藥豆極巨卽南方之番薯每觔三文胡蘿蕷大倍於常每觔一文小麥極少皆食油麪如麥麪而有油若以和麥麪作餅可無須加油無麻油菜油之類而有蘇油其味極異外方人多不能食之羊皮祆價止一金又有艸百莖叢生至老則枯勁可縛爲帚果則止有瓜棗之屬餘者皆無之酒筵以江瑤柱爲上品海菜及鴨魚未之見也城垣甚整城頭野花極多秋景離離偏鋪錦繡重陽日借高理丞岳仙禽一家喬梓登

庚子西行記事

去求恕齋

高於城西之八楞廟小樓一楹所見極遠時萬木葉脫有若深冬遠山作枯澹色間有積雪所謂塞下秋來風景異者也攜土酒一瓶羊肩一臠割鮮野飲歡然竟醉飲餘月上行歌入城天使吾輩生於亂世可云極不幸矣然仍不失山水友朋之樂又極幸也昔杜陵避亂居秦州至於無處不入詠歌然皆獨行踽踽不聞有游侶如吾輩者當亂離之頃苟不得一二友朋以爲之侶有不黯然銷魂者乎則又可以做杜陵矣九月二十七日高星墀來言頃至縣署聞德國兵將出關至宣化暨各縣開有傳單卻無懷安然開馬新泰之兵將由關退駐

懷安其兵餉已爲洋兵所掠恐不免有潰敗之虞則此處亦未可久居乃議啟行遂與星墀各覓車余得住院諸生爲雇車四輛於二十八日偕理丞暨岳仙翁一家父子啟行晨出西門時馬新泰兵已至入居城內人馬紛蹂無復紀律至□□午鐘沿路居民奔避閭里蕭然不見行人薄暮至□□叩旅店門無應者是鎮凡有宿店十餘家均以畏兵故不敢開門時已初更余與理臣皆倉卒登車簾幕不施坐具多缺野風橫來不可遮禦兒嗷女哭之聲盈耳徘徊於路次殆兩時許無可爲計忽一車夫曰西去一店予與之有舊或可投宿乃亟驅

庚子西行記事

九求恕齋

車往至則無人應門車夫越牆而入開其門店主人始驚出車已入店余亟向其主人曰余爲懷安縣山長以避兵至此其主人曾至懷安者聞余語並見家眷驚魂乃定於是亟命抱柴升火僕人炊飯星墀攜有火腿煮而食及飯熟已三更矣兒女縱橫榻上正杜陵所謂眾雛爛漫睡喚起沾盤飧者覺其體物入微三十日啟行午餉天鎮縣南關外凡由燕適晉者例於此更換車軸以軌轍寬狹頓殊此風之起當自七國時燕晉分疆所爲以免戎車之闖入時大同鎮楊姓率隊赴防經此午餉聞義和拳初起此縣有某者自稱聞太師燒香者雲

集天鎮令某亦往拜之某高踞一座手一鐵鞭指令歷數其貪汙狀令殺鯨無地時把總某不平曰我輩官也爾小民也豈真聞太師乎爾真聞太師者當不畏吾刀遂挺刃而前某下座而逃從此無人敢言義和拳未弁中有此朝臣媿之矣是日中初至大同府地居紇干山之下山環水抱氣象雄闊城垣崇隆樓櫓雄麗有都城氣象余行經大城數矣殆無以逾之者由東門入住鼓樓下高陞店東門內有岳鄂王廟不知何人建此城凡三鼓樓皆絕高樓下皆有牌坊正中鼓樓直南有牌坊四街衢寬闊名四牌樓亦與北京之四牌樓相仿百貨

庚子西行記事

九求恕齋

所萃南貨如橙橘之屬亦有之四牌樓之東有金代皇宮舊址琉璃九龍影壁完好無恙與大內寧壽宮者無異余登城以眺見城西街有佛殿聳然檐宇四垂制度甚古如唐宋人畫上所見趨而就之榜爲下華嚴寺入門則中爲龍尾道高丈餘兩旁石闌直抵大殿殿凡五楹皆以甄石砌成圈門以代戶扉與金陵甯谷寺無樣殿制同式而殿之頂黃瓦四注全類古圖畫後世工人不能爲也其中佛像威儀具足三世佛各據蓮花蓮花之下又圍以曲闌極雕鏤之巧僧房數十楹列於龍尾道之兩旁皆低小屋頂纔及殿階與北京麻喇廟正

相似他方所無也仍有上華嚴寺去此里餘聞已頽廢相傳云元魏某王捨宅建而一統志則云始遼代但無一石刻可考此地風土清美人民秀麗殊不似口外昔拓跋氏都此可以長久乃棄之而遷都洛陽大河之南一片平壤無險可守且由周至晉千餘年土已耗矣無怪其不永也余行天下見地之可都者長安外惟燕京及此耳金陵汴京均在此下民風甚醇市價不貳石炭最多凡旅店均有火炕火燄尺餘絕無炭氣消寒之佳具也家家皆有地炕每日所費不過三十文而日日在春風中蓋石炭羊皮天之所以養塞外人也羊肉每劬

庚子西行記事

三求恕齋

三十文黃酒尤賤惜澹而寡味耳羊肉燒麥二文一枚每人十餘可飽其餘百物皆賤聞西去歸化城泊頭二處尤賤於此口外西瓜均以九月熟余從懷安行時道士送巨瓜一枚至此剖之甜如萍實中含冰凌觸齒如碎玉彼地人均以此時食瓜不訝也小憩三月初四日乃行午饘□□大同城北有黑煙一縷隨風遠颺土人云乃煤窰遺火已數十年至今未盡也按水經注灤水篇黃水右合西溪水水導源火山山上有火井以艸爨之則煙騰火發亦名煖臺以地考之此當是也土人不知誤為煤窰耳宿懷仁縣懷仁以南車皆朱輪雖牛車

亦爾相傳始於明山陰相國王家屏人家多用鴟吻亦云創於王初五日宿廣武城在黃花嶺下古之黃昏城也髡柳平沙明駝瓊幕平沙漠漠莽無人跡一片塞垣風景如在東丹圖畫中也黃花嶺古云黃昏嶺故城受是名矣初六日度雁門關關路絕陡石路欹欹盤雲直上凡二十里山泉懸注結冰晶瑩車行極險敗輪折軸時或有之關城踞絕頂度關有李牧祠塑像一青年將軍也旁有古松數本偃蓋如虬龍畢宏章偃得意筆也至此車皆以大木縛兩輪而馬亦加紉古所謂懸車束馬也下嶺又二十里至仁義鎮宿焉初七日宿陽明堡

庚子西行記事

三求恕齋

初九日抵代州住西關外代州城內祠宇最多有曰酒仙祠者則杜康劉伶太白有曰李將軍祠則祀李牧有曰句注崢祠則祀山神中城為鼓樓高可二十丈有聲聞四達額字大徑丈相傳虞世南書其書極似廟堂碑以聲聞達三字配四字而不覺其參差望而知為唐人結構城北為夏屋山城南為五臺山城東則娘子關平新關城西則寧武關也溥沱水繞城而東南注以形勝而論固晉之天險也時馬金緒兵駐此云將往娘子關防堵初十日宿崞縣將至縣大道兩旁皆土壁夾峙直至北門出南門又如是者數里古名崞口十一日宿□

□□十二日醴忻口在金山下其地山巒回抱一水中
縈複嶺紆迴滄波渺莽此間風景大似江南矣元遺山
詩所謂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修眉十二環常著一峰
煙雨裏苦才多思是金山卽詠此也此山本名程侯山
爲程嬰匿趙武處宿忻州古秀容也今尚有秀容樓州
極繁富勝於代州而地勢較代州爲局促孫萬齡兵駐
此其兵極不守紀律余車入城忽來數兵阻路欲開箱
云搜軍器與之爭持久之卒以大言恐之乃止此幸在
城中否則殆矣十三日宿□□十四日過石嶺關關
在山嶺凡三門山非極峻而關門軌仄幾不容輜余車

庚子西行記事

王求恕齋

至此不能過雇人推挽至時許及下已黃昏矣宿黃土
寨十五日至太原省城省城北土山夾徑前刻一綫凡
數十里來車去馬往往致爭必一人先行以止來轅擇
寬處少待不然竟日喧騰徒爲耽延而已入北門住開
化寺街唐以前州治爲今之太原縣今省城乃宋人滅
北漢所遷故無古跡城中荒涼處頗多反不如太谷介
休等縣之繁華聞此次駐蹕應奉之物多取辦於太谷
也東半爲滿城尤不繁庶此次 駕駐巡撫署半月撫
軍毓賢親往故關防堵布政使以病在告承應者惟按
察使一人行在陳設皆取之五臺山行宮蓋本藏在潘

庫也物極精美 駕臨行時尙攜去數件 駕出京時
一物不攜御用服物多取辦於此縫工之值爲之頓昂
所以宿留半月者蓋爲製冬服也馬玉崑宋慶二軍皆
駐此余至此時巡撫錫良初到任因宋慶以生日宴客
馬玉崑騰章彈之馬宋由是不和有互攻之說巡撫不
能解招新軍二千人爲之備聞人言義和拳之初起也
晉省爲多前撫又信用之故聲勢赫然其初議殺洋人
巡撫與藩司同意惟臬司不以爲是於是三司不合臬
司遂謝病家居晉人傳云臬司係教民亦有云其家匪
洋人者及殺洋人之日巡撫騎馬率隊往教堂大索縛

庚子西行記事

王求恕齋

之歸盡斬於轅門外其餘教民未及逃者亦誅之所存
婦女未忍卽誅勸令叛教乃百說無一人從者殺二人
以懼之不意婦女殊不畏且爭求死云死後卽生天堂
今一叛教永淪地獄矣故寧死不改大抵迷信之心婦
女堅於男子凡宗教皆然亂事之初起也晉人感巡撫
也特甚及亂定議賠款晉人之怨巡撫也特甚然而教
力壓民民心警教相因至此極難論其是非付之一闕
而已又所謂紅燈照者亦惟晉省爲多入夜紅燈滿天
無從究其何物也 駕到大同乃殺拳匪二人至太原
又殺四人故余至晉已不見一人矣然而此次亂事惟

晉人深受蹂躪 駕過時宦寺兵士往擾人家上等之戶不免故神機營斬兵二人翼長忠某革職又聞有太監某宿民家而辱其婦女者更奇其後逃軍紛至晉民夙怯村民逃避一空兵輒搜婦女使炊食且不給衣服其逃去也軍士所爲多類此焉能以戰余居省城半月日惟往城外閒游城南有雙塔寺本高歡故宮今尙壯麗明晉王所重建寺旁古松極多本傅徵君山之松莊今莊廢而松存城內有呂祖祠山石嶙峋爲晉藩苑園有張旭書小額極佳此外無可游覽大抵晉人吹阿芙蓉者多富家咸困於此無暇出游貧至車夫亦日耽此

庚子西行記事

五求怨齋

自大同南行每投店則車夫先臥地吸煙不遑飯也明晨雖五更啟行亦必先過癮而後執轡且沿途賣煙酒者如他省之茶肆十八日往太谷去省二日程未至二十里榆柳夾道路平如砥旅店整潔肴饌豐腆酒則黃白均有肴則南北俱備蓋其地爲晉省富戶所萃非如是不足邀其顧盼也縣有大寺時方開會百貨畢至上古古玩奇珍衣服皮張下至農具菽粟卽花梨木鑲大理石桌椅至有七堂其餘舊字畫玉器古銅彷彿北京琉璃廠之火神廟有過之無不及余於古董肆見宣德鑄覆祥雲鐘一劉伴阮制蟠龍砂壺一又岳禮自書詩

冊字類王鐸詩則漁洋派也狐貉之裘到處皆是價亦不昂太谷產梨極美以指彈之卽水出不止三都賦太谷之梨或卽此歟有酒飯館均不惡人家住屋多連樓相接彷彿滬上登城一望瓦屋櫛比高樓雲構多有以金碧飾其門者每日晨賣小食者多湯圓燒麥蒸山藥之類嗜阿芙蓉十室而九也二十日回省省中因各軍久住錢店皆歇業立公行一所各店夥輪流司之其錢則取之於各店官爲設兵彈壓此法可行於亂世也晉省米價頗昂高者爲晉祠米作碧色夏日隔宿不餽次爲汾水稻米亦不減南方漢武帝引汾水以溉皮氏至

庚子西行記事

五求怨齋

今賴之若麥則往年不貴今年每觔至五十文包子至十二文一枚每日二百文不足一飽也有馬玉崑軍中人來云餉精不充每月所得不足自給軍懷變志久矣儻一旦洋兵入故關則諸軍惟大掠而去無戰事也且聞法人於蓮花峰築礮臺爲攻故關之計余乃以十一月初一日行時理丞封翁已就令德堂之聘余獨南行官去任其忤也以 駕過不能酬應宦寺之故然聞其去年以卓異入都 召見卽有面彈上官之言宮廷優容之此次則以 駕過境某大臣承宦寺之愆再三請

罷之夫去一縣令至煩特旨亦奇矣密罷官後撫軍留
之爲之改官直隸州初二日宿祁縣城北麓臺山作淺
絳色極似黃子久余有句云今日方知談畫理麓臺畫
似麓臺山縣頗富類太谷凡有錢店七家古董肆極多
此縣在唐出摩詰飛卿二詩人而自漢至宋明聞人不
絕初三日宿平遙亦繁盛有大寺寺前街多古玩肆初
四日以女病仍住平遙余在藥肆見有賣路參者巖如
拇指五十枝肆人才給以六百文初五日宿介休城北
有介山子推所隱也將至城道旁有漢槐一株槐下卽
郭有道墓享堂巋然無恙詩刻極多相傳卽有道故居

庚子西行記事

三求怨齋

也入城有金井樓文潞公建此地屋多作窰形所宿店
卽如是以此悟古陶字本音窰皋陶之名可證所謂平
遙者當作平陶陶唐氏音亦當讀如窰而陶復陶穴亦
應音窰此理之可會者也介休南有張蘭鎮骨董肆最
多古物所萃也鎮有唐槐一本臨官道側與介休之漢
槐同其古勁初六日宿靈石自介休以南兩山夾澗漸
南漸東中有險阻曰冷泉關一徑盤空大類雲棧下卽
汾曲也水經注謂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繫石就路繁
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
俗謂之魯般橋卽此李義山有宿冷泉驛詩介山當面

起汾水抱關斜寫景最肖至靈石則山益高澗益狹廉
將軍所云兩鼠鬪於穴中自古用兵之所必爭靈石城
極小南門不能方軌城外山上有廟丹垣碧瓦下臨絕
壁向見王廉州畫冊有此境也大姓何氏居在山下
駕過時卽駐其家西門外汾水中有石絕峭拔邑之名
或以此而土人乃指城門之石神其說初七日度韓侯
嶺凡四十里較雁門平坦土山無石然升降百折比雁
門差爲跋涉古名高壁嶺亦用兵所必爭也嶺端有韓
侯祠以祀漢淮陰侯信又有韓侯墓相傳此間葬其軀
井陘葬其元一身兩葬之大抵一代之興必有爲之佐

庚子西行記事

三求怨齋

命者而伊呂得世其家韓彭遂訖其命非不幸也由商
鞅白起開其例於前爾初八日宿霍州未至州數十里
卽見霍太山在州東北巍然喬嶽也余見山之極高者
必作白色望之如雲太山華山霍山廬山皆爾北門外
河邊有銅牛色澤甚古二目作金色其光煜然傳爲尉
遲敬德鑄云又有宋老生墓旁官道築牆圍之牆上嵌
宋張商英五律石刻略記云不遇□□亂誰知宋老生
身能扞隋難義不屈唐兵□□□□□□□□裝
劉等死耳誰重復誰輕字極飛舞類米海岳州城荒涼
無可觀初九日宿趙城城外有國士橋豫讓狙擊趙襄

子處此地廟會是日將畢然無上等物多農具而已有
鴛鴦劍一枚索直昂未之購初十日宿洪洞城外有箕
山立石曰璜父洗耳處有飲牛橋洪洞城外多積水據
云夏月芙蓉極盛十一日至平陽府由平陽而北地皆
在嶺上行人不知也及將至平陽山勢陡開南見平地
始悟連日皆行天半是日大雪陰靈蔽空萬山積素作
銀色車行於峰巒紆曲中大好洪谷子雪棧圖一幅於
時已曠宿西關內平陽古名平水元代手民所聚今傳
有平水板印本書籍蓋始於耶律楚材事見元史白遭
兵燹至今未復零落如村塢城中有蒼頡造字臺城北
庚子西行記事
元求恕齋

藹姑射山神人雖不可見然山特秀麗嵐翠撲人又有
士師村乃皋陶生處去城不數里又有羊獬村帝堯時
羊生獬廬處城南十里有堯舜禹廟凡三廟相次自東
而西水經注所云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
石碑應卽此地元魏爲平陽縣今縣廢而廟存相傳
古之平陽本在此今城爲劉聰所遷按平陽之爲郡始
於元魏此或然也十三日宿侯馬鎮大學士剛毅行至
此朝命不得隨行剛遂以憂卒時棺尙寄旅店中無人
過問者十四日宿水頭鎮爲司馬溫公故里今有碑存
十五日雪至午不止宿聞喜已更餘矣未至聞喜有葛

鄉爲古非子封邑裴姓者至今尙數百戶鄉南有九鳳
原裴晉公墓在焉有裴家祠堂道旁碑二一書唐裴晉
公故里一書宋趙豐公故里尙想三公相業古今人何
相遠至此耶爲之太息久之十五日宿□□屬猗氏有
猗頓故里十六日宿□□屬安邑道旁有坊署鳴條陌
有殷所以肇王業也十七日宿□□十八日抵蒲州府
午館未至蒲州十里爲普救屯北臨官道岸勢陡絕盤
紆而上有普救寺爲隋僧道積所建正面中條佛面金
光與樹光照映借自兵後不修只大殿及寶塔無恙餘
皆不存游人題詩皆詠雙文事然所謂西廂者久成蔓
庚子西行記事
元求恕齋

帥矣其西卽蒲坂危坂嶮嶮下瞰府城所謂鳴鑿下蒲
坂飛轡入秦中正在其地是日午館蒲州食沙子餅形
似秋葉一片不用油但於熱沙中穿熟風趣絕佳資暇
集記同州石鏃餅此其遺制歟晚宿廓河鎮正在雷首
之陽此夷齊成仁處也十九日晨館河上午渡黃河卽
古風陵渡舟凡二隻水勢迅疾人力難施至晚始抵潼
關入城住劉家巷潼關城倚山帶河北門外危隄一縷
迤邐而東地勢漸高至東門如龍之昂首古名黃卷阪
杜陵詩所謂連雲列戰格是也東門最雄壯西門則就
平地城中亦止長街一派爲平衍餘則皆山也東爲麒

麟山西爲鳳皇嘴城亦隨山而築高處入雲余居劉家巷地在南門內卽在鳳皇嘴之下出巷不數武卽南門南門外卽禁坑也有十二連城類今之礮臺列於山上凡十一而至秦嶺蓋潼關雖險若自秦嶺而入則居高臨下故黃巢昔自此入關其下爲潼水南門之西水關列關口三水入城中經潼橋而北出北水關入河潼橋上日中列市無貴重物然往往有古銅陶器出焉潼商道署在北城下後園有樓陟之可以登城直至東門門樓壯麗刻前人詩於壁許丁卯詩所謂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者宛在目前大抵唐人詩寫景最工而自潼

庚子西行記事

下求恕齋

關以西處處唐人詩境非親到者不知也此地黃河鯉魚最肥有酒名黃河水頗美黃河水酒乃黃酒又有白酒名萬古寺酒以柿乾所釀相傳其法始於中條山萬古寺柿亦可作醋色清如水平陽以南皆用以和羹市間百物不乏惜當大亂之際又關中饑饉道殣相望食物昂貴麪至八十文一觔米亦六兩餘一石無柴而燒炭每觔至二十六七文余處此眷屬十一口月需五十金古云長安居不易今潼關居亦甚難矣是地駐有董福祥部下一軍凡五百人二十四日赴行在是日宿華陰潼關而西大道寬闊道旁樹木直至西安彷彿燕京

盧溝橋大道夜起望嶽白雲四擁微露三峰如神仙金銀臺卓立天半此境畫所不到明日宿冷水二十六日午經華州地多大竹貨竹器者極衆州城遭兵戶口不多尋小曲江不得但寒蕪衰艸奄冉空際而已二十七日宿敷水南望終南山色極近煙樹鬱蔥寒原蕭瑟想白太傅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句爲之神旺是地饅首最佳二十八日宿臨潼縣華清宮在南門外今改爲公館卽古之驛館也出縣南門馳道如砥苑牆低小彷彿燕京圓明暢春制度入門而左有大池居人多汲水其中再東入一門則廳事三楹相對爲華清

庚子西行記事

下求恕齋

池砌石爲洞極寬闊氣出如蒸再入一門大廳五楹相傳爲九龍殿故址面對驪峰不及半里倚窗小憩戶外一峰拔地而起爲天下名園所未有令人久留不忍去廳西南一小室白石池一傳爲御湯余浴於其中水温涼適中可以久浴而不寒池以沙爲底水深尺餘出廳東一門入之則有舫室三楹環以大池氣象幽曠 駕駐此三日召對臣工輒於此室池之周圍環以山石長春花正開不似冬月其旁一室爲貴妃池時已封閉太后曾浴也再轉而南則東繡嶺路也山上老君殿朝元閣今皆無恙其北有連樓數楹以長安志考之尙是

舊基或云是卽羯鼓樓也此地食肆頗多烹調不惡想爲唐代之遺亦如今北京之南海甸耳二十九日抵西安省先至渭橋卽輞口也又十里至蒲橋石橋壯麗兩岸闌干甚脩於時晴雪在地凍擲嘶風余舍車而徒徘徊甚久遂得詩思不關驢子青芒鞋踏雪滿陵橋之句過邵平澗又十里爲長樂坂古之長樂坡也高峻不易上上坡卽長安東門所謂下馬陵者正在其處入城住馬坊門旅店時各省京餉皆到故旅店人滿暫假播庫爲戶部儲時已足敷用今年南漕皆改道由漢水入荆紫關溯龍且塞入秦此爲西卒之第一等苦苟不然者

庚子西行記事

重求恕齋

殆哉時撫臣修總督署爲行宮門柱改朱漆牌坊畫以雲龍 駕至嫌其不敷改住撫署北院六部堂官至者多住貢院遂以貢院爲六部公所司官則各住會館或賃屋而居百官皆便服戴頂帽著靴而已然官來者不多遂至以筆帖式掌印小京官主稿或一人兼幾司事沿街京官車馬往來已有京師氣象且公退後多聚於食肆京語滿座然而向之每日給銀三兩者至此改爲一兩而各省均籌款寄京以津貼京員故赴行在者無多人建後改爲由行在放缺而京官又集行在按京城制度各官皆乘車去儀仗惟巡撫行執金吾事乘轎從

騎有兵數人此時市上百貨雲集關東之牛魚野豬皆有之若葡萄乾哈密瓜更多街頭凡地攤四行據秦人云自來未有如此之盛者城北有城隍廟爲萬貨萃處門殿之間皆列肆也四隅則爲戲園城中佛祠極多而城南之慈仁雁塔尙是唐之舊宇文廟在南門內亦是唐之夫子廟堂遺址頗宏今皆蕪廢惟正門殿無恙殿後爲碑洞大屋之以五楹計者十列屋之內碑以列計者凡四唐宋元明清淆然無序或於此碑之陰又刻彼碑類碑費之所爲顏氏家廟碑石極佳尤可照人所以古人重選石廟內外多寶帖者彷彿北京之國子監虞

庚子西行記事

重求恕齋

世南夫子廟碑在正殿廷中不開門故不可見余登南門樓以望曲江時大雪蔽塗一白莫辨但見佛樓高聳雁塔撐空而已都中舊友多於此遇之訪洪茗谿於江西會館借訪夏伯定於湘子廟街寓齋讀其奏疏爲稱快不減於賈長沙陸宣公也伯定疏劾某大臣請置重典者緣行在諫官均外補無一存者故伯定發憤陳之然其初到行在召對兩時許極蒙優眷及是疏入而不得妄有所陳之旨下矣見某君談其在李鑑帥幕府事始聞北洋失事之所以然李帥雖有四軍兵皆未練且無軍械或有器而子碼不合其精軍樂相自統之卻未

一戰蓋拳匪一局士大夫知其不可者甚多然能阻之者竟無一人且皆相率而入於險時相之於人材也又陽尊之而陰忌之陽用之而陰擠之必使之自敗而後快心徧廷臣如出一轍而置國事於不問其致敗宜也莊邸李帥之用蓋皆如是此俗所謂替死鬼耳軍機之擬詔旨也動以天良責人而彼輩絕不自問其天良之何在徒爲朝廷斂怨而已所以當大厦之傾始歎棟梁之乏時大旱秦中道殣相望朝命岑撫軍祈雪於太白竟得大雪秦民極感動固知天命之未去也先是余來時至渭南縣見城隍廟外饑民列坐聞係待放粥者時庚子西行記事

西求怨齋

已酉初門尙未啟有一老婦忽大哭蓋餓不及待矣余亟買饅數斤散之聊以充腹而已聞官並不問其事但付之官親及胥吏爲之是以如是則爲朝廷失民心者皆此輩耳正所謂不自爲政卒勞百姓也長安市上塵土最多荷遇雨雪泥深如餵非車馬不能出門老杜詩云所向泥滑滑思君令人瘦由來古矣此地烏雅最多然不集於木而羣啄食於通衢如雞鷩人來則翔起人去復集明代紫禁城尙在完整如新且其地址寬於南京明祖本志在都奈曾遣太子來經營太子卒於途此舉遂輟禁城今爲滿城正殿基已改爲演武廳登之正

對終南於此悟南山倚殿前之句一倚字足盡其妙其西尙存大石數峰玲瓏可愛唐宮遺物也唐代都城本極巨今西安城乃是就唐京城而縮其南北但得其中區耳故今城東西長而南北促正當唐皇城之地唐代宮城當在今北門外唐代坊巷又在今南門外蔓艸平原全無可考余居長安七日城中未能徧歷略游街市而已唐全盛日其大可知且街市廣闊城垣整齊較之北京有過之而其土俗往往與北京相類如食肆中喫菜必高呼食畢必有漱水及檳榔碟皆與北京同又所市之物亦多相類大都天下建都之所風俗往往相似庚子西行記事

西求怨齋

此由於遷民之故陝人言語尤近古如呼山爲原墳爲冢坡爲坂何處曰阿底則他省所無也余於初七日返潼關曉行經臨潼南望驪山初日正射憶杜詩晨行經驪山御榻在兀臬者正如目前事耳經新豐鎮非古之新豐也古之新豐卽今臨潼然殊無佳酒尙有酒樓數家有饌可食東經赤水正見終南晴雪初霽如玉屏九疊大抵長安道上望終南忽遠忽近加以殘雪未盡煙樹迷濛吟祖生終南積雪詩而益覺其工余往來終日不出唐人詩境潼關中途有石坊余擬刻以唐人詩境四字蓋幼讀唐詩未涉其地及此番親到始知寫景之

工非後人所及也余有詩云纔過敷水又新豐處處唐人詩境中最是曉風殘雪裏終南九疊玉屏風抵潼關已臘八矣得一詩云莽莽長安道潼關四扇開衣裘渾未典風雪又歸來天意渾難問民生真可哀賈生方慟哭孰念棟梁材余居潼關久日惟游行山澤或入酒肆然本地下酒物極少惟醬菜極佳多以醬杏仁醬花生搗肉等下酒若黃河鯉雖美非恆有之品僅三嘗而已潼橋左右列肆間有古書帖價極廉陶器則新出土往往有之惜有款識者無幾古錢則有奇品矣麒麟山上有東山廟可登覽西門內尚有廟數處然皆荒涼南門

庚子西行記事

美求恕齋

外亂山叢雜終日無人跡但有廢壘嘗偕友人攜酒肴飲於壘中有詩記之有二山河四望通雄關於此限西東老罷當道聲威壯歸馬前朝轉瞬空誰信山頽成小劫古來瓦解笑羣雄我來把酒澆潼谷百感滄茫落照中時已青陽逼歲臘鼓逢逢竟不知身居異鄉而時當亂後也余署門桃符云去國田園成失馬入關家世再從龍居此度歲青簪祀先居然成禮歲朝無聊偕友人游市此地婦女盛服歸寧其裝束彷彿周防畫仕女圖於雲肩之下垂飄帶四條長及地項圍金鎖制度頗古頭上一物珠翠環繞則類無雙譜所畫武嬰像此蓋唐

代宮裝今未之改然平日則衣飾極陋首飾以琥珀爲最貴按至正直記元代禁珠玉民間不得用之所用者惟琥珀耳今它省此禁久弛而西方尚沿舊俗婦女衣服或多左衽卽衣肆所陳亦多左衽之服竟不知所始或自金元以來有之然今日蒙古人卻不如此何也正月初五日偕友游華山是日出西門午餐於華岳廟潼關西門外有李家園乃故山東巡撫李德所築園門有湯文端公書額園內亭臺不多臘梅迎春開極盛其園外道北卽楊太尉震墓大鳥之所臨也再西有蓮花寺王山史涇園在焉今不可問矣華嶽廟極宏敞大殿五

庚子西行記事

美求恕齋

楹中供神牌曰西嶽華山之神位二門外有左文襄篆書重修廟碑亂前廟神皆塑像至於寢殿中宦官宮嬪皆備左公重修盡去之但奉神牌此最得體廟後爲園其中柏樹皆秦漢物柯如青銅園後爲閣曰萬壽閣登之正面華岳有如蓮花三峰則如蓮房閣正中奉 聖祖神牌康熙中西征所留 大駕西巡駐此 太后謁叩神牌慟哭不止云屏風上鐫明太祖夢游西岳記尙是故物二門外西序後周華嶽廟碑在焉碑陰唐韓賞告華嶽文碑側刻顏魯公謁金天王題名又有中宗述聖頌及唐宋題名甚多漢碑陰一石在大殿中余令道

人兩面揭之其碑陽尙能辨出數字比陰字略大此亦僅見矣老子繫青牛樹在大門內之西木根多癭叩之堅如鐵石兵火所不能燬其枝尙存雖無生意然亦無死機此真德充符也元中記云萬歲之樹精爲青牛此其是乎入山先至玉臺觀殿宇皆傾門牆僅在惟陳希夷一殿尙完好道士之居多竹觀西朱子祠亦無恙天下道藏惟玉臺觀是宋代本未經元人焚毀者不知今存否十里至玉泉院爲玉臺下院希夷退居之地尙完整其前爲山菴亭石上多宋人大字刻名長廊曼迴流泉旋繞月下最佳其木多無憂樹不知於古何名道士

庚子西行記事

美求恕齋

以松節烹茶芬芳可悅初六日早飯於玉泉院入山過第一關有大石天然生一魚形至杪羅坪爲唐金仙觀故址金仙公主入道所希夷峽在焉其絕壁上垂鐵索二條則大上方路也至青柯坪住玄女宮正在三峰之下南對蓮花峰類碧玉結成峰半有泉卽肥蠶穴古來有泉水飛灑近始斷流矣飯於玄女宮月下望蓮花峰見太華夜碧之妙蓋三峰直是一拳石耳峰頭松影象茸正如蓮蕊初七日攜杖登山初登處有大石曰同心石刻字曰英雄進步時冰雪未釋石極滑石後有鐵樑一段攀鐵索履梁而登數十武外已陟絕壁四顧無依

止憑手中鐵索一條如化人之飛行至千尺幢石磴在幢中如入鼠穴攀援久之始出於上口章八元所云回梯暗踞如穿磴絕頂初窺似出籠者也又數十武至百尺峽更險於幢但略短耳再上老君犁溝則尤險蓋大石高數百尺一石如魚脊斜附石畔窄僅容武趾石手索蛇行而前幾半里餘中途有寬處僅尺餘可伏而息少息更進所賴茂草叢生下視不見否則無進理也過此卽雲臺峰北峰也寺名雲臺觀坐觀外南望三峰正見其背然松石之佳已足齊閩風而超懸圃矣南去爲擦耳崖約半里餘至閻王廟上天梯三清洞歷老君洞

庚子西行記事

美求恕齋

金光洞獼猴愁金雞過峽至五雲峰宿焉蓋華山凡有六峰南曰落雁北曰雲臺東曰仙掌西曰蓮花中則五雲玉女二峰而以三峰聞者三峰特高峻故爾鐙下聽道士談山中遺事云山有陳希夷時守山神虎至今尙在往往有見者又數年前有人見肥蠶六足四翼如山海經所言故山無虎狼蛇虺以此二物爲鎮也初八日晨往玉女峰叩洗頭盆水已成冰不可復掬東面絕壁名旆髮臺峰下有玉女洞玉女窗卽在洞上石洞之漏光者耳玉女祠傳係肉身或云卽韓姑姑之蛻也此峰松最大而多大抵華山松葉短於他山松塔亦小殆異

種也山玉女峰而南至蒼龍嶺寬不及二尺圓如驢背兩邊皆絕澗也大松由澗下上生纔見其頂人行嶺上如履牆脊水經注謂之揭嶺言以手捉揭而過今則有石闌兩行闌中又有鐵柱貫以鐵索行者差得安便然亦戰兢自持無敢縱步過嶺卽投書澗刻云韓退之投書處再上爲八公龕再上爲避詔厓再上卽落雁峰是爲南峰華山極頂太白欲誦謝眺驚人句處也金天宮門北向門外以板爲闌余攜巨筆欲於此題字適道士倚門而立曰勿爾本廟正思易匾額請爲書之余詢其姓名姓趙字月初爲金天宮住持遂令烹茶磨墨且備

庚子西行記事

聖求恕齋

午餐余見其案上有世德堂本莊子知其不凡問之能其解詩字余遂爲之捉筆篆書金天宮三大字字徑二尺餘又書條四幅適得五古一章遂以隸書錄之云人道華山奇我道華山媚亭亭如靜女卓有遺世態山花繡綺裳春草添眉黛恐化彩雲飛翱翔九天外遂出南天門履九截椽至賀真人洞題名而歸九截椽者在南峰之陽下臨不測之深山本無路以鐵爲椽者九相銜接纜容半足以索挂於石上不知賴何術以成之又有橫索三條人足椽手索以腹熨石橫行而過少不慎一墜萬仞矣相傳賀真人初開此山所至人輒隨之後遂

開此洞居之人不敢至焉然游客好奇者終以一至爲快其洞中有泉水一凹四時不涸東壁上刻字曰馮敏昌來洞前圍以石闌可立而望山之陽小山羅列如尊俎珊瑚雜然前陳據云由洞至麓絕壁直下殆將十里小山之高有二三里者尙如蟻垤杜陵所云諸峰羅列似兒孫者殆不止於兒孫者杜未登山只見其北面故爾若至此不知何以名之由此下山峽中仍有一洞因其路更險於九截椽未之往仍入南天門由屈嶺至西峰嶺在南西二峰之間如行回廊之有風至不能立足將恐御風飛去由此至西峰峰之絕頂有大磐石圓徑

庚子西行記事

聖求恕齋

十餘丈天然九瓣如蓮花之仰開下覆一石如蓮房此蓮花峰所由得名昌黎所云花開十丈者此也後人誤謂玉井內別有仙蓮則全失之矣至西峰廟廟門壁上題一詩頗佳款署黃某此卽本廟住持聞其人極風雅藏書最富壁上名人贈詩累累今不在廟因傲華陰縣差誣以他事遂逃去今在西安入仙菴云然所付非人壁上古琴一張已易新者使其久去不歸所付非其人則所藏者將不免盡入劫篋手矣抵捨身崖觀於玉井遂仍從南峰歸南峰有天池者其旁題名極多然無甚遠者歷八公龕至蒼龍嶺其初來也由下而上但覺其

陡今返也由上而下如下坂之走丸攝不能步始知昌黎投書之有由儻非鐵索縈其旁石闌護其足余亦將效昌黎之所爲矣所云悔狂已昨指垂戒仍鐫銘者信哉仍由玉女峰返五雲峰晚飯遂宿焉時道士有疾余爲之擬一方月下立峰巔松下聽濤聲甚壯下視渭水奔流觸山而過東見中條可以俯視其頂因念時方艱難我輩乃得此境界正宜及此息肩不復作世間想何爲入此滔滔袞袞中乎是夜以登頓勞苦睡甚濃且被褥皆綢緞爲之甚新潔故安眠甚適聞每年三月香市各廟所入不資故能辦此且山上負物皆以人工每人

庚子西行記事

聖求恕齋

所負止六十勛工資二百文凡米麪酒肴價皆貴於山下而道士之酬客肴羞飲食之外例有饋贈則華山圖黃精五加皮萬年松之屬客酌收其一二報以金錢此道士養生之術也然山上茹齋甚多有終年不舉火者則以山上黃精茯苓栗柿棗松各實采以充飢不致乏糧游客所至道士以果險供客則榛栗棗柿松子黃精胡桃外無餘物也無茶以松毛火烹山泉味極香天作此山以供休糧者棲止爾靜道侶結庵必於絕壁十仞以上壁上鑿穴兩行攀躋而上下人望之杳入雲中卽本山道士亦莫測其蹤跡初九日由舊路下山至青

柯坪已日加午矣午飯遂行仍宿玉泉院月下聽泉於山菴亭初十日返潼關於道署見上諭知嚴懲首禍諸臣和約將定也時莊親王住蒲州遣使往賜死聞死時甚從容趙尙書本定斬罪因陝人不服乃改自盡然自盡未殊監視者以水溼紙糊面而死董福祥本亦定罪聞各營欲爲變乃改革職又聞毓賢已發甘肅及正法之命下時藩司某以在晉日本與毓同謀而洋人未之及及是某以藩司護總督例應監刑某乃先一日自盡由臬司監視如某公可謂不負初心者矣時在關過上元關城放鐙五日雖不足觀然較之北京於外國節

庚子西行記事

聖求恕齋

令日家家挂鐙旗而中國節令反無聲臭者勝之遠矣故余度歲詩有云竟作羅羅雉潼關度歲華艱難成小住辛苦挈全家不改從龍舊何妨失馬嗟幸非王氏臘無礙頌椒花時和議已定住此絕非久計乃謀適江南聞龍且寨一路自去年運糧後路頗通手下資斧不足二百金去住皆不可恃然去究勝於住遂定以二十二日行是日早行大雨不止宿城南之四十里鋪金氏嫂病於此明日早仍返潼關二十四日金氏嫂卒於是棺殮於劉家巷之宅雖草草成禮而幸附身之物皆麤具遂以三十日移其柩厝於城隍廟後乃以二月初六日

再啟行仍宿四十里鋪秦嶺之下大石多宋人題名鏡刻如新石上往往見之且皆北宋時人游師雄字尤巨關中金石記以山蒸亭下師雄題字為最巨而遺此是搜訪未至也知宋時以此為孔道惜未攜紙墨拓之初七日宿巡檢司在葛山之中一水環之昔有巡檢駐此今久蕪然其地與外間隔絕見吾輩之來爭來問詢何從至此竟不知世間有亂事也初八日宿劉家屯村民演劇不過三齣而頗不似村戲初九日宿龍且寨改乘船由寨河南下其船極小式如秋葉名撥秋行此河非此船不可蓋河水極淺或行於沙上而此船能躍沙而

庚子西行記事

吳求恕

過船底為沙石所礙無少損不知何木所為也此後遂日行於亂山中蓋兩山夾一澗山極陡峻水流甚急舟逐急湍亦不知日行若干里地勢已近蜀故峰巒峭拔石骨玲奇間以桃柳雜花大李將軍嘉陵江圖或者如是至荆紫關易舟稍大於前遂至老河口再易大舟入襄河老河口為湖北大鎮不亞樊城七鎮北近鄧州當是宋金權場之所故至今繁盛由此易大舟名襄陽編子凡八日夜至漢口水中大石密布殊不易行非篙師得力無不觸石者及至漢口已三月初矣於漢鎮遇皖人錢君者總理衙門供事也談虎神營兵恩某殺德使

克林德事甚悉云方武衛軍之搶掠也袁京卿爽秋之居在二條胡衙與之鄰懼而移居於東華門內並乞兵於端邸以為衛端邸以二十兵往及遷也經過奧國使館拳匪正攻使館兵亦開鎗助之時克林德將往總署乘輿至此與人聞鎗棄之而去兵見輿之委於路也怪之往視見克大呼曰此中尚有洋人克見兵來亟發手鎗兵亦回鎗擊之一發而殪時克之引馬已至總署告知此事總署遣人往已無及矣錢言此事歷歷益出於目觀云於漢口住一日附吉和江輪三月初三日抵江寧省城住四條巷

庚子西行記事

吳求恕

敘曰拳匪之初起也如火之始然燧之易易耳而卒至於不可救者或天命當如是乎抑民生際此劫運必使之死於此運以塞此劫乎殆有不然者矣夫所謂拳民者皆農家者流五尺之稚子耳而提刀殺人宛轉如風雨壯夫有不及者而攷其術則所祀之神多出於小說如鴻鈞道人廣成子孫悟空之流其所誦咒有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者有曰一拜天門開二拜地戶裂三請孫悟空四請豬八戒此余親聞其誦者云無不靈應如響幼童得此可敵壯夫至其所謂不畏礮火者其咒則曰冰凌山水凌洞冰凌洞裏有冰人云云而亦云有驗

其所爲始終同於兒戲北方人質朴故信之者多原無足怪所可怪者以二百年之朝廷洞達事理之大臣嫻於文學之侍從乃皆爲其所愚而舉社稷於一擲究其命意之所在卒不能得然尙得委曰百姓迫於教堂之壓制思一逞以報其怨朝廷迫於百姓之怨恫而願民以逞其欲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固亦有之然而究其勢之所以成則不在此正以甲午之役吾國敗於日人上下之人舉以爲憂亦明知其宜發奮以自強然自強之道果安在乎於是君子謀於朝小人謀於野必求所以自強者疆之道不外於用兵故榮相練武衛軍端邸練

庚子西行記事

吳求恕齋

虎神營江南練自強軍天下無慮皆瞋目而語兵事矣然上固疆也下亦效之乃求其所以能制勝而殺敵者其道無由蓋洋人之礮利也必求所以不畏礮火者兵精也必求所以能制其兵者至此而民之技窮乃有爲之說者曰勝此者非神道不爲功於是義和拳之說起矣小民甚愚焉知利害其所見聞不出戲文小說舉小說之所以致勝者而欲慕效之於是義和拳因之而日盛民不足怪也吾怪夫居廊廟者其識亦猶夫民也居廊廟者不足怪吾怪夫士大夫之見亦與之同也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嗟夫今之士大夫其自爲謀也

患失之也其謀人國家也患失之也由此患失之一念展轉不已乃成爲今之世界此豈無故而然哉嘗聞孔子曰有國有家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由與求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聖論蓋早見之矣至於民則惟上之所用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此其責還在乎上故庚子之亂舉天下而付之一擲其勢旣成而君相不能挽回者非民之頑也正以君相所以服民者無素民知上之未可恃也遂倉皇一試井上之號令而弁髦之矣故庚子之亂不可懼於諸軍之匪敗而可懼於號令之不行至於號令不行則雖無外洋聯軍之入亦惟有委之而去焉爾朝旨但責諸臣之各具天良不知臣民天良之來由在上者爲之倡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庚子之朝命不行孰非朝廷詔旨屢失信於民民乃始輕朝廷而不遵其號令乎故天下可畏者惟民召公曰顧畏於民而可信者亦惟民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當拳匪之初號令之不能禁理論之不能勸及其旣敗也三尺童子得而笑之夫非以中國人之性質徒顧目前不思其反之所致乎余

庚子西行記事

吳求恕齋

於庚子之亂首末皆得目擊事後追思成爲此記後之人閱之必有疑而不信者烏知其時人心之不測竟有至是者乎然而庚子往矣尙有未往者在人心之變亦將百端天意所極終歸一致是又非淺見所能測矣光緒辛丑五月唐晏錄於白下

庚子西行記事

哭求恕齋

庚子西行記事

臨清寇略



臨清寇略

別編卷第十

山陰俞 蛟青原著

臨清爲山左水陸之衝距京師八百里而近商賈輻輳市廛林列乃嘯聚陽穀壽張堂邑三縣之亡命蟻屯蜂集雖三旬撲滅而干戈烽火村市爲墟狂寇跳梁用紀顛末顧軍需芻午執簡操觚終虞舛漏且敘無倫次不賢識小聊存其略云爾

甲午之秋余客臨清吏日范龍山與有葭苧誼投轄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下鍵館於衙齋時逆匪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至數千人陰布其黨於東昌兗州二郡八月二十八日子夜陷壽張縣令沈齊義朝服坐堂皇罵賊賊支解之臨清之南鄉張四姑莊亦同時被賊殺掠一空莊去州僅二十五里間洵洵協鎮葉信江右人耄且病部下兵不滿三百州牧王溥入京未返攝篆者別駕秦震鈞束手無策龍山謂余曰寇至奈何余曰昇平盛世此等么麼直飛蛾投火滅亡可立待何慮爲雖然不可無備宜先諭四鄉運積聚入城無爲賊

掠西南二門外民舍與城毗連者毀之虞賊人藉足且縱火也派城內居民列名造冊上城分守堞口其四門敵樓則以兵守之令紳士分任段落爲兵民造飯供應毋缺禦賊器物自弓矢火藥鉛丸外更多備灰石蓋遠憑鎗炮近宜矢石仰面攀登者揚灰可眯其目此其大略也至隨機應變不可枚舉矣龍山曰賊之來與否未可知先運積聚毀民舍余以吏目微員敢張皇滋事乎後賊專攻西南藉民舍爲障蔽致城上鎗炮不能擊四鄉積聚恣其淫掠所備灰石復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不多拆女牆用之龍山初未嘗不笑余爲書生談兵也先是五月間四鄉忽起訛言清水教主招聚訓練擇八月二十八日起事矣或問起事云何曰殺官劫庫藏察之每村果有賊目數人教習鎗棒聲言飲水一甌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爲清水云時猶未知渠魁爲王倫也倫陽穀人貌魁岸性狡譎多力有拳勇嘗爲縣役因事責斥無以爲生遂抄撮方書爲人治癰瘍頗驗擇受病男婦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

惠願爲義兒義女以報德又詭稱遇異人授符籙能召鬼神諸邪法以惑愚民積十餘年而姦黨徧諸各邑壽張與陽穀連界沈明府齊義於八月始廉知其事方擬移文陽穀協擒而胥役皆賊黨有偽授元帥將軍之目者遂作先發制人之舉於二十八日召優在衙前演戲椎牛醪飲至更餘聚賊數千人呼嘯而入沈明府出諭禍福而偽帥李旺轉率羣賊脅降李旺者卑役也沈知事不可爲遂朝服升堂罵賊李旺抽刀而前曰小人今日犯上矣遂遇害夫縣令職司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卷第十

三

世楷堂藏板

民社貴能勞來撫字而尤貴摘姦發伏乃姦民煽亂於下不能察甚至胥役舞弄肘腋間亦夢夢而無覺及風聞已確復不能急爲消弭撲滅方且鄰邑行文機事不密身殉而民社隨之邑宰如此朝廷亦安賴哉

兗州鎮惟一滿洲人素以勇略自誇聞變率所部三百人疾馳而至軍法以鳥鎗利於殺賊爲前鋒而鳥鎗每桿必以長刀或長矛一人護之蓋鳥鎗一發之後加藥丸引火綆須片刻俄延則全賴護之者從旁

抵禦而鎗火復發方保無虞兗鎮藐視賊爲烏合倉猝而往又衆寡不敵遂爲所敗騎兵被創而奔步兵無生還者

九月二日賊陷陽穀陽穀爲賊藪胥役皆黨羽故陷之倍易縣丞劉希憲典史方光禮俱被害報至人情益皇遽是日城上畫角烏烏城門已盡閉數日而州衙大門亦閉往來青進出卽闔夜二鼓扉內外人聲如沸余數眠數起不能寐少選龍山倉皇呼曰此何時猶酣睡耶余詢賊氛若何曰頃又報堂邑陷署篆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卷第十

四

世楷堂藏板

陳枚訓導吳標俱殉難餘被害者無從考賊距城二十里矣余急起見龍山率役十餘人各持械而出俄頃請南門探之聲息寂然惟聞各衢巷鳴鉦按冊呼民兵上城時陰雲慘合涼颼颼透襟袂望陣上無燈火惟城下繫馬二十餘騎而已天曙龍山返謂已得確耗賊大隊踞柳林距城四十里枝黨踞茶庵有國學生王某以妹進王倫爲僞后羣賊慶賀優人方演劇也日向午兗鎮惟一率部下馬步八百人駐城中過賊北走人心稍定

陳枚者浙人以孝廉截取發山左試用堂邑宰湯桂計偕入都因攝其篆而是日湯適返陳已交印綬脫然事外矣會賊至分守西城城垣頽敗又乏守兵無可捍禦賊因驅馬直入陳軀肥重其僕牽馬至四五人扶掖不能上挾之而趨賊尾至文廟前僕皆散去遂就擒至演武場先是賊帥歸太以貨私鹽爲業數月前被陳擒治荷校當途其黨劫之去陳不知也今欲洩憤杖以百數且割其勢置口中而後縛割之歸太凶逆之罪可擢髮數乎歸太本名國太因與藩司

昭代叢書

辛集 清略 卷第十

五

世楷堂 藏板

同名姓當事思避之而山左國音爲歸遂呼爲歸太後賊黨擒解入都

皇上親鞫得歸太狀陳狀

上震怒嚴諭大將軍舒公赫德必生致歸太於是就被擒諸賊逐名質訊均以不知對及鞫其妻劉氏云歸太於九月二十四日戰敗相向泣下探懷中雞卵八枚付劉氏曰若等自爲計余不復相顧矣提鎗跨白馬解纏頭黑布易以氈帽而出從此不復見方王倫造逆時四鄉村鎮皆立義堡賊至鳴鼓聚衆作捍

禦或預掘土坎遇形迹可疑者卽生理之事定後撫軍榜歸太狀貌服飾檄東昌司馬龔孫枝遍查俱云有其人及搨而驗之皆非則歸太或漏網脫逃未嬰斧鑕也

初五日傍晚撫軍徐公績檄兗鎮并河督姚公立德於五鼓台兵赴柳林剿賊兗鎮畱步卒二百人助守而卒騎兵六百人往是日軍民胥慶謂以撫鎮大員勦烏合之草寇直摧枯拉朽耳咸引領盼捷音而余亦與諸同人酌酒衙齋爲歡孰料捷音未奏而賊反

昭代叢書

辛集 清略 卷第十

六

世楷堂 藏板

於初六日巳刻臨城下矣賊將至人無知者龍山猶奉監司札往開河撤渡至西城外雞市市人告曰君毋往賊前鋒已渡河宜急返馳回而城門已闔城上武弁閉不納一時紳士及兵民皆譁謂吏目雖微亦朝廷官烏有因公出外棄之以張賊勢者門啟而入賊卽踵至

賊之初至也遇開河河濶數十丈雖有一二舟楫而賊徒頗繁因拆居民廬舍浮木板葦蓆於河或曳馬尾迤邐而渡倘以數百人伏河岸乘其半渡賊衆可

織惜當事無遠略僅知撤渡而計不及此至之日聽
偽國師范偉之謀收人心不殺掠一切食物均易之
以價有一賊食人梨而少與值立斬之而倍以償於
是無知細民咸謂賊無所害而稍有知識者亦圖苟
安不思遠避三日後賊狀畢露掠財物擄婦女四鄉
要路均守之無一人得竄逸者遂逐戶編名以老弱
執役少壯者每人給藥一九令吞之又給黑布一幅
裹額上刀一口俾相隨攻殺不從則殺之相傳食其
藥卽心迷能殺人余同里人李允恭者爲臨關掾吏

昭代叢書

辛集

編清寇略
卷第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被虜給藥偽舍於口藏齒頰俟賊去吐之得無恙
然其母若妻拘賊營半月事平獲返其不死於賊不
死於官兵者幸也其他不受賊脅不爲賊汚甘蹈白
刃而不顧且有闔門殉節者人固有賢不肖之不同
烏可同日語哉

賊之攻城也皆黑布纏頭衣履墨色望之若鬼魅閒
有服優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請營汛或以厨刀樵斧
縛桿上跳躍呼號兼挾邪術城上以劈山礮佛郎機
過山烏齊發擊之鉛子每九重二兩其勢摧山倒壁

當之者宜無不糜爛乃自午至酉賊徒無一中傷益
跳躍呼號謂礮不過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竊竊私語
謂此何妖術乃爾也賊中有服黃綾馬掛者係王倫
之弟僞稱四王爺右手執刀左手執小旗坐對南城
僅數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詞衆炮叢集擬之鉛丸
將及其身一二尺許卽墮地當事諸君俱惴惴無可
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褻衣以陰對之
而令燃炮羣見鉛丸已墮地忽躍而起中其腹一時
兵民歡聲雷動賊爲之奪氣羣知其術可破益令老

昭代叢書

辛集

編清寇略
卷第十

八

世楷堂
藏板

弱妓女裸而憑城兼以雞犬血糞汁縛帚灑之由是
炮無不發發無不中賊碎首糜軀洞胃貫脇屍枕藉
城下以千計自此白晝潛蹤每至夜分束黍積堆城
下如阜焚之煙燄障天日敵樓幾燬者五次賴將士
用命以水沃救得無恙一夕以大車四乘載火藥駕
牛而至城上發礮斃其牛車不得展動投火焚之燄
沖霄漢民舍咸燼脫令近城則敵樓必燬而城不可
保矣時有武孝廉吳名倫者爲賊主謀以牛馬駕車
不能避矢礮因去其輪兩旁設木板約寬三四尺名

日大鵬雙展翅令有力者七八人伏其下背負而行
冀至城下發火焚敵樓城上急投磚石一時堆車上
若阜負者力不勝而仆繼兵士下城盡殺之

南城外有小樓高數丈係質庫中每夜巡更擊柝之
所賊踞之俯瞰城中虛實間施鎗箭當事患之募有
能焚之者得十餘人束芻於背繞城而下踰垣越屋
至其樓前先从窗外觀之見賊多酣睡獨有兩人坐
胡牀而飲盃盤狼藉火發賊皆呼嘯而出有三婦年
約三十餘均以黑縑裹額短小精悍結束整齊揮刀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九

世楷堂
藏板

縱馬追至城下城上急發火礮三婦均以左手向城
上揮搖自前而西飛馳而去云皆王倫義婦義女也
克鎮惟一自九月五日起柳林後查不知其所之會
城音耗隔絕文檄不通者八日臨清孤城捍賊所恃
民心固結兵士用命至十四日得登州兵三百名助
守始知初六日柳林三路合勦之帥皆不利賊眾所
以卽於是日乘勝圍臨清也十五日克鎮復收合師
徒千餘人抵城下結寨西南之衝克之參將烏大經
守南門躬詣營延之入城共守克鎮曰我爲若等拮

角於此城無可虞往者壽張之役事起倉卒柳林之
敗皆有攸歸茲來努力建功一洗前恥區區賊奴烏
足當我前鋒哉邀之再三終不入時識者竊憂之蓋
賊雖烏合實皆亡命且合脅從而計已不下萬人彼
衆我寡形勢懸殊兵法固有以少擊衆者克鎮豈其
倫歟越三日賊果率二千人劫戰離北門僅里許可
望而見守城者咸作壁上觀吶喊助勢不敢施鎗礮
以我兵與賊混鬪恐致誤傷也俄而賊衆磨至克鎮
力不能支率數十騎策馬馳去計敗陣三次欲委爲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一

世楷堂
藏板

非戰之罪蓋亦難已後舒大將軍至臨清奉
上命正法軍前

自十五後各郡助守兵陸續而至兵民益奮擬夜半
縋城掩賊不備而協鎮葉信不可謂行師當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祇宜堅守待 王師之至倘有不利則
人心餒而賊勢張柳林一敗臨清被圍非明證乎蓋
葉信雖武夫無干城之略因前一夕賊人火攻敵樓
幾焚適信退而休息聞報急馳一驚而腰爲之折遂
不能乘馬每日坐籃輿兩卒舁之巡城上尙敢攫賊

鋒而速其攻圍乎聞信頗知吟詠兼工擘窠書足微
毛錐與長鎗大劍兼擅為難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
若而人即古來亦豈多見哉

賊黨窺東昌時東昌城垣殘缺兵不滿五百戰守均
不足恃賊於日暮見一人赤面修髯身高丈餘坐雉
堞上火炬籠燈約數萬賊大驚相謂曰誰云東昌乏
守兵耶由是駭散東昌實山左要地故神物效靈為
一方保障

賊之來也多挈其妻孥老幼並載牛羊雞犬且有劫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二

世楷堂
藏板

其戚族俱來者逞其邪說謂本鄉有黑風劫遭之者
死亡相繼宜出門遠避經七七之期庶可免耳後賊
之妻孥皆緣坐或發披甲為奴其餘釋歸鄉里然

朝廷雖下寬大之詔而閭閻之明大義者咸拔刀砍
地曰吾鄉烏容此逆種再遺他日之害盡殺之雖孩
提無得免者

賊擄婦女數千人置大寺大寺者城西古刹也室宇
寬廣多隙地色美者王倫自取之次給賊目作戰勝
之賞迨舒將軍至賊徒敗紐官兵圍寺將施大礮轟

擊被擄者皆奔竄投開河水為之不流

范偉壽張人自幼獷悍無賴好博負多不能償為其
徒窘辱匿王倫家久之髮其頂名為僧而無師傳所
為多不法逞其私智妄談天文識緯以惑眾嘗語王
倫曰子閩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輩位至督撫衣
錦食肉能生殺人亦徒擁虛名按其才與貌終出君
下子為君擘畫十年當為君姓上加白字母自棄也
又嘗勸王倫糾黨千人潛入京師為變因事遷延不
果倫之造逆多出其謀後與官兵抗禦恒執紅旗指
麾被擒囚解入京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上廷訊猶稱王倫為新主其冥頑無知與明季艾山
賊劉永明臨刑稱寡人者均堪捧腹

孟燦兗州人勇鷙兇悍嘗因爭博以一掌斃其徒亡
命至楚素與范偉善聞逆謀潛返王倫倚如左右手
跬步不離破壽張陽穀堂邑得其力為多

王師壓壘賊勢窮蹙倫與其黨踞汪氏室侍衛英濟
圖與把總仙鶴林率死士數百人挺身直入大呼王
倫安在倫出應鶴林即前捧其辮濟圖扭其臂蓋欲

生致之也羣賊盡力格鬪我兵稍卻時鶴林頸上被
砍深寸許濟圖亦徧體受傷然兩人猶與王倫臥地
上扭結不可解孟燦掣短矛刺濟圖中其喉濟圖遂
釋手幸援兵繼入劫兩人出俱受重傷而濟圖尤甚
因以甌車護送入都未至而卒王倫亦從此不復見
矣後燦擒解入都與范偉等磔於柴市
顏六堂邑人面黑髯捲指甲如爪故賊中稱虎爪顏
六家饒於貲招聚亡命居積私鹽荷筐入市莫敢誰
何范偉招之入黨賊中稱勇健者推六為首後為大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破擊死
李三堂邑人年約三十許身長八尺而兩腳過身之
半日荷擔衙前貨菽乳乾為業子嘗見之不謂即賊
黨且賊之先行也一日夜能行八百里王倫遣其入
京偵探見舒將軍率師出得勝門三於次早即報知
王倫作備禦語云長脰者善走果不爽與擒置囚車
索酒肉不與且謾罵猶自稱先行官云
楊果忘其里居王倫義兒也多力賊中妄稱萬人敵
每跨白驃持白蠟幹鎗與直隸參將某戰被圍數重

自辰至酉不能出為流矢所中斬於陣

李旺者壽張人亦王倫義子桀黠善鬪八月二十八
夜戕沈君犯上作亂已罪無可道又相隨破陽穀堂
邑圍臨清北門之戰竟鎮惟一失機敗走其部下馬
兵張某面麻而黑力殺賊數十人不退賊無可如何
旺步行潛出其後以矛刺之墮馬羣賊相慶謂官兵
盡如此麻吾輩無難類矣曾與楊果同被圍旺獨免
脫後終被擒解京伏法

烏三娘兗州人年二十許娟媚多姿而有膂力工技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擊其夫某能為角觝戲俗所稱走馬賣械者也嘗與
三娘挾技走楚豫間以餬口而三娘技實過其夫嘗
患瘍遇王倫治之而愈不受他且助以貲三娘感其
惠願為義女夫卒遂依於其家王倫破壽張諸邑三
娘皆從而更招致其當日同賣械者十餘人王倫皆
呼為女而實與同臥起如妻妾

王師困王倫於汪氏室三娘率諸女巷戰短兵相接
諸女次第死三娘獨揮兩刃能捍敵鋒鏑忽於馬上
躍升屋自屋而樓即汪氏之三層樓也高十餘仞官

軍圍三市矢炮擬之若的三娘揚袖作舞狀終莫能傷日將夕矣一軍皇駭蓋不慮其不死慮其遁走而莫可致也有老弁就賊屍割其勢置礮上一發而三娘墮地諸軍呼聲雷動鋒刃齊下立成肉糜

王王氏王倫嫂也號五聖娘娘年六十餘白髮盈頭身高八尺跨馬揮雙刀巷戰被擒當事聞婦有妖術以鐵鏈貫項下骨擬次日解京一宿而斃

臨清被圍幾二旬幸大倉儲粟頗饒然食有餘而薪不足拆屋而炊鎔錫器作鉛丸以擊賊賊亦發大礮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卷第十

五

世楷堂藏板

攻城鉛丸如雞卵者皆由敵樓飛越而過挽二石弓矢集城上如蝟毛均未嘗傷及一人一騎謂非神祐乎余易儒服隨守土諸君巡城上衣不解帶者旬有八日二十二日黎明南門外呼噪連天炮聲如貫珠纍纍不斷報徐撫軍兵至矣縱火焚鼓樓賊衆亂竄城上鄉兵絕城助戰運河北岸喊聲繼起望之人馬如豆往來馳驟塵土障天則直隸制軍師也賊踞蓮花庵穴牆施鎗礮日向午報大將軍舒公赫德統八旗勁旅至余急趨東門觀之干戈耀日旌旆翳雲軍

容之盛實生當 盛世所不能常觀者大兵四集爰掃機槍賊惶怖不敢出然猶踞市塵作負隅勢兵不能驟進因四面縱火且攻且焚擊斬之外日生擒數百人於是王倫黨羽俱盡勢不可支且自知罪大惡極法所不容因縱火自戕人競以不獲寸襍其屍爲恨余謂糜肌骨而灼肺肝殆尤甚於寸磔歟計賊匪造逆至蕩平凡二十六日三邑一州良民遭殘害者不可勝計其間明大義知順道不爲賊脅潔身自盡或罵賊被害自守土諸公外亦難更僕數於是

昭代叢書

辛集

臨清寇略卷第十

六

世楷堂藏板

皇上綸綍下頌酌

賜廕恤以慰忠魂而草野之流離失業者倍加軫念開倉廩蠲賦稅給籽種不葺年而閭閻瘡痍斯

平蓋藏如舊復熙熙皞皞矣嗟乎我

朝自承平百數十年以來普天率土仁聲徧洽凡在海外靡不重譯來格聞有不靖六師所向何堅不摧乃王倫以山左細民妄逞跳梁之技致罹

睿算命將行師計日而著戎衣詰朝而殲狂寇疾風

掃秋葉何其神且速耶蛟躬臨壁壘目擊情形故敢

就所見聞略紀顛末爲冥頑狂徒妄弄潢池者戒

昭代叢書

李集

臨清寇略
卷第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臨清寇略跋

王倫之亂作者適游幕臨清自始事以迄戡定皆所
目擊因成此紀敘次詳明筆復姸雅夢厂雜著中當
以此爲最甲戌季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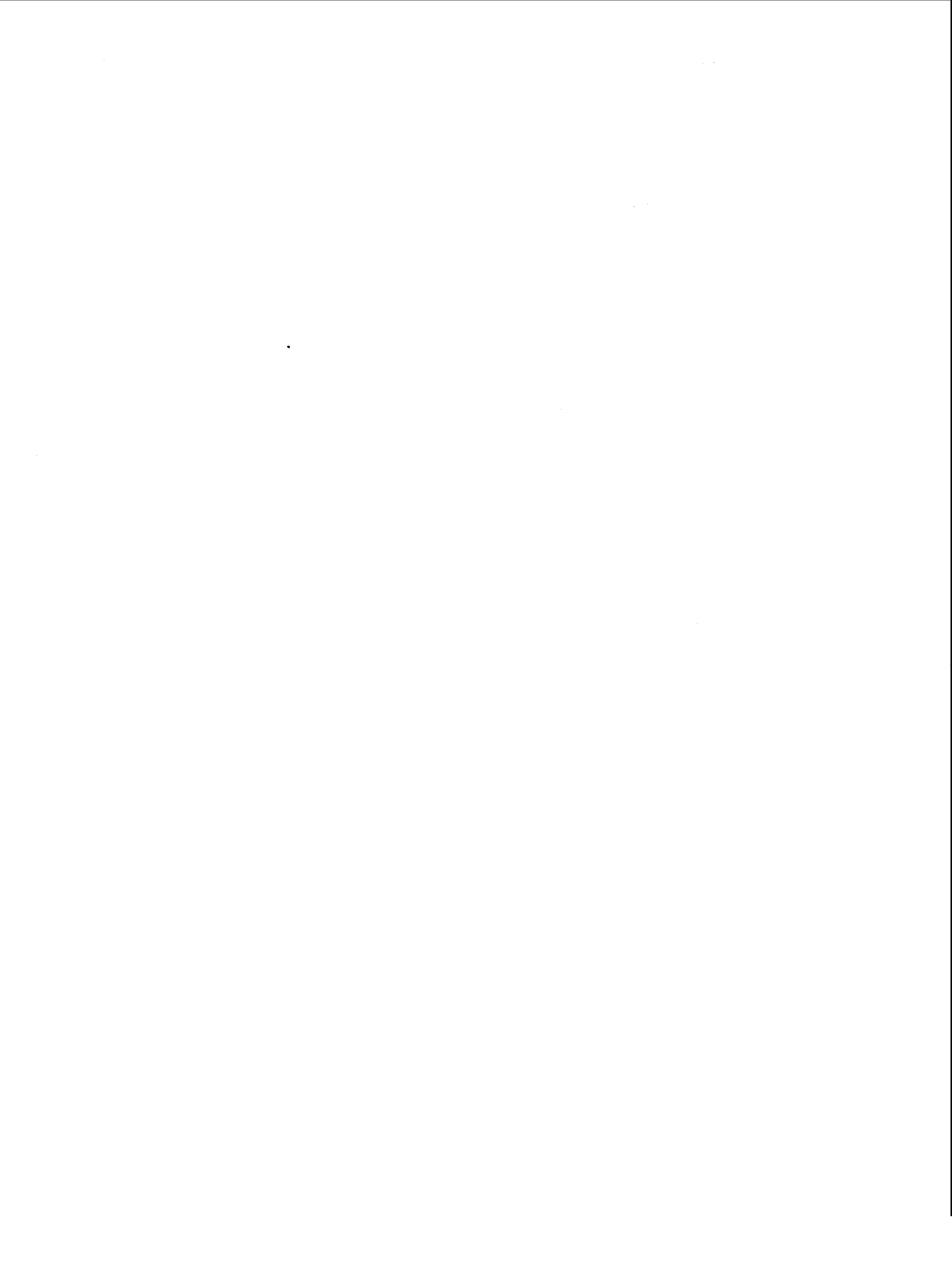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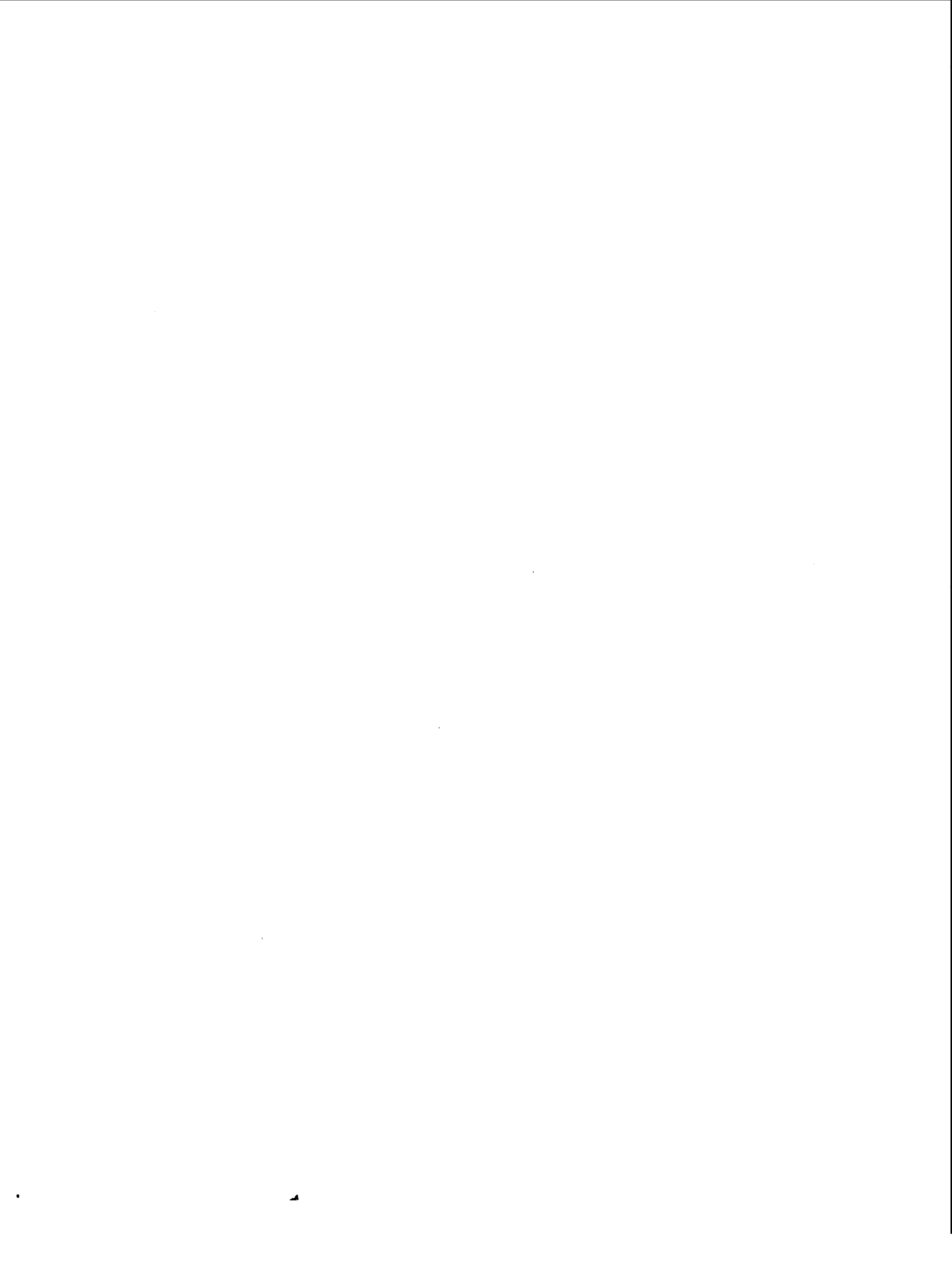
臨清寇略跋
卷第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閩
雜
記



臨海洪若臯虞隣著

予昔仕閩攝糧儲供給靖南王耿繼茂藩下兵精繼茂父與定南平南舊隸明島帥毛文龍部下因文龍被殺航海歸

國從征有功咸封王爵定南駐粵西平南駐粵東而靖南駐閩續平西親王吳三桂駐滇繼茂儀狀俊秀識大體無子有義男効忠既而生子精忠昭忠聚忠精忠生而醜陋性凶險立為世子康熙丁未同昭忠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難記
卷第四

一

世楷堂
藏板

聚忠至閩省父子時視臬篆借方伯何君中魁設席延其兄弟翼明挾二仲不速而至倥傯趣帳具迎而入長揖直坐嬉笑叫號恣殫流歡無人禮飲酒爵無算輒反賓爵飲主人既醉挾優人坐懷抱間二仲稍稍引去伊不為動窮夜達曙乃已庚戌繼茂卒精忠嗣時天下太平

國初兵制遵勝國之遺巡撫握兵駐省會兼管軍政巡道備兵要害之州郡兵不過五百名皆鄉兵而總督提鎮參遊等官因戡亂而設事平則撤自順治十

八年

先皇上賓四臣攝政更舊制文武分途每省或兩省設總督一員兼管文武文自巡撫以下轄司道守令等官武自提督總兵以下轄副參遊守等官於是省有提鎮郡有城守縣有分防永為定制補選陞遷每月武選司與文選司埒焉兵食之數日增兼以平西在滇平南在粵靖南在閩三藩歲費協餉數百萬國用日絀

天子怒然憂之思撤藩旅以省餉未得其便也康熙十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難記
卷第四

二

世楷堂
藏板

二年癸丑會平南王尚可喜年老請歸旗以子尚之孝嗣

天子許其父子同歸平西靖南相繼循例請下部議覆三藩均遷移安插山海關外平西住錦州平南住海州靖南住遼東

廷議既定一時撤藩之使並出是年十月吳三桂反于雲南十三年甲寅正月十三日台巡道吳應鵬三桂族也奉拿解

京台始聞變時吳逆勾連平靖同叛

天子慮二藩蠢動日傳諭尚耿子弟之在京師者開示禍福俾傳

上指於粵閩平南輸忠

王室得偽書不發連函啟子

天子陝西提督王輔臣舊隸三桂右鎮總兵官賊遣授偽銜輔臣令子繼禎表獻逆札并執其來使王士榮獨耿逆包藏禍心乘機索餉遂與腹心徐文耀白顯中謀於是年三月十五日因文武朝見已齊給總督范承謨至第一時放炮為號武士叢集脅令文武

自代叢書

戊集

閩難記 卷第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各官從叛福州知府王之儀建寧同知俞三畏侯官知縣劉嘉猷福州城守千總廖有功咸厲聲罵賊俱被殺戮遂將總督及家屬百餘人隔別禁錮巡海道參議陳啟泰駐漳州聞變同妻劉氏并妾二十餘人皆投縊死從賊者巡撫劉秉政提督王進功按察司席式驛鹽道呂應斗糧道李學詩運司田起蛟福州府城守副將沈偉也賊分兵兩路寇浙賊帥馬九玉由仙霞嶺陷常山江山青湖鎮等處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駐師衢州扼賊喉吭偽左軍都督曾養性兵

由福寧州總兵吳萬福嬰城固守將士獻城闔家受

戮至平陽遊擊司廷猷殺總兵內廳經温州總兵祖

宏勳城守副將羅萬里開門迎降溫處道陳丹赤丞

嘉知縣馬瑒城守副將楊春芳鎮標遊擊魏萬侯皆

死之八月初三日賊攻黃巖城守參將武灝開門迎

降總兵阿爾泰亦降滿洲駐防薩克蘇巷戰死十月

初十日曾養性偽安撫將軍祖宏勳偽鎮海將軍朱

飛熊水陸並進圍台城城中都統吉爾塔布吳申雅

達里周雲龍副都統伯穆赫林提督賽白里援勦松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難記 卷第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江提督段應舉及調援各將弁滿漢兵不下十萬山海土賊蜂起寧波大嵐山賊首胡雙奇等紹興諸暨紫郎山賊首朱成龍等嵊縣長嶺長樂等處賊首俞鼎臣等金華壽昌竹園壽溪等處賊首張元兆朱鷺鸞梅和尚等嚴州梓童園圍屏等處賊首王飛石等衢州溝溪焦園等處賊首馬勝等咸擁眾數萬受耿逆號令攻城掠野仙居為賊李雲等所陷都司僉書汪國祥率兵恢復已而賊愈熾撤仙居之兵守台城仙居復為賊朱福所據是時陝西西安將軍瓦爾喀

等已破陽平關而王輔臣標下兵變總督莫洛死焉
廣東尚可喜子尚之信復叛可喜抱恨卒吳三桂駐
兵松滋湖北江西江南皆震動浙江温州處州紹屬
諸暨嵊縣新昌金屬東陽武義衢屬江山常山開化
台屬太平黃巖仙居皆失陷十月大將軍康親王蒞
杭駐節金華府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富喇塔于十一
月初四日至台首恢復仙居十四年乙卯春賊水師
朱飛熊弟偽都督僉事朱光祖帶偽官兵一百三十
七名駕船三隻來降三月初十日寧波水師提督常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難記 卷第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林福賊首偽將軍馬勝逃往江山十六日二更恢復
江山賊遁十八日恢復常山二十一日把守楓嶺偽
副將王明庫仙霞嶺偽參將金應虎獻關二十七日
抵浦城整兵前進貝子于九月初三日自松溪由福
寧州小路進發接應康親王于九月初十日同至建
寧府十五日守延平偽左將軍耿繼美至軍前投誠
偽文武官員六百八十八員兵一萬一百零二名是
月十六夜耿精忠將總督范承謨并其弟承譜及家
屬盡殺死十八日康親王到延平耿精忠于十九日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難記 卷第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率領官兵俱剃頭訖二十六日遣子耿顯祚迎接大
兵十月温州曾養性祖宏勳俱行剃頭投誠初四日
招撫
詔書到閩耿精忠仍復王爵文武各官俱以原官補
用初五日康親王統大兵至福州府十六年丁巳二
月廣東尚之信投誠
賜爵親王提督李本深等復歸朝十七年戊午正月
朔吳三桂稱帝于衡州國號大周改元昭武封孫世
璠爲端王踰月三桂死于衡州郭壯圖立世璠爲帝

轉歸雲南十九年庚申福建逆黨盡數到京閏八月十五日耿精忠自縛赴兵部投到廣東尚之信奉旨出師廣西其母舒氏并都統王國棟告之信不忠不孝狀請王議覆奉

旨平南王尚可喜航海歸誠効力行間鎮守粵東著有勞績及吳逆反叛堅守臣節不肯順從被逆子逼迫身死尚之信不忠不孝念其曾授親王姑從寬賜死尚之節尚之璜尚之瑛俱革副都統印行處斬李天植等二十六人俱即處斬各犯家口籍沒銀兩留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雜記
卷第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充廣東兵餉二十年辛酉五月諸王會議耿精忠荷

蒙

皇上好生不即行正法不思痛改前愆乃懷反叛之心遣王進功與海賊潛通信息私備火炮火器欲俟大兵回日復招募散卒反叛其親弟耿昭忠聚忠所叅之疏及伊屬官兵徐宏弼呂應暘等首告之處逐款真確况當日既投誠復將總督范承謨殺害揆此蓄懷反叛之心明矣應將耿精忠革去王爵伊子耿顯祚革去散秩大臣即斬耿精忠首級梟示徐文耀

王世瑜白顯中江元勳曾養性王振邦蔣得軫易明陳昉俱革職凌遲處死王國瑞廖廷雲李似桂夏季旺呂應斗武灝司定猷沈偉郭汾羅萬里祖宏勳陳儀陳斌呂八俱革職即斬劉秉政席式已死田起蛟

李學詩給本主為奴妻子家口均入官祖孫父子兄弟照律和碩額駙耿昭忠聚忠既將惡跡出首均免照律耿繼美田養民均革職免死鞭示各犯俱于是月三十一日綁赴順城門外處決訖又廣東夏國相李本深亦于是日凌遲處死是年大將軍貝子章勇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雜記
卷第四

八

世楷堂
藏板

署將軍雲貴總督趙良棟綏遠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奉

命引師討吳世璠十月初八日滿漢大兵齊到雲南二十五夜連破新橋土橋雙塔東寺西寺三市街等營奪取得勝橋逼城安營二十八夜二更城內火起偽將軍線緘內府左將軍吳國柱金吾龍威右將軍吳世基黃明原任都統何進忠原任巡撫林天學密謀內應吳世璠郭壯圖并其子郭宗芬俱自刎死二十九日線緘等開城出降貝子進城將偽大學士方

光琛子方學潛姪方學範俱凌遲處死降偽將軍以下武弁一千五百餘員文官八十餘員兵丁五千一百三十餘名偽威遠大將軍胡國柱李匡王緒自四川帶兵來援參贊都統希福雲南提督桑格中途截殺勢窮將奔金沙江中甸住居蒙古扼守江邊斷賊奔路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初七日胡國柱李匡王緒相繼縊死雲南全平川賊譚宏彭時亨譚天秘等投誠解京正法江西偽將軍楊一豹江機葛如箴等投誠解京并家口安插于烏喇寧古塔十二月雲南投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雜記
卷第四

九

世楷堂
藏板

睿慮深遠恐致尾大不掉毅然撤去及逆藩倡亂反側羣起皇上不動聲色恩威並濟命將出師使功使過兼合其宜用智用勇畢盡其力天下莫不嘆知人善任措餉不派田畝師行嚴禁擾民八年以來平秦平楚平閩平粵平蜀平黔以及平滇南餘孽廟謨素定某將應如何進兵某官應如何運餉莫不指示方畧萬里之機宜無遁于九重之成算文武諸臣不過恪遵成命勉盡職守而已功德巍巍比隆堯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雜記
卷第四

十

世楷堂
藏板

舜宜特崇尊號宣揚休美俾薄海知中國之有聖人萬世知守成之有令主且年來用兵

皇上宵衣旰食而敬奉

兩宮晨昏靡間今天下底定請

太皇太后

皇太后俱宜崇上徽號以展

皇上孝思于無斁也天子曰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于海宇乂安生民樂業不意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煽亂

地方數年之中士卒疲于征調閭閻困于轉輸幸荷天地

祖宗眷佑漸次削平四方底定但逆賊雖已勦除海內元氣未復兵民之瘡痍未起官方之廉潔鮮聞教化未孚風俗未厚今惟欲與爾等諸臣實圖治效無復崇尚虛文其加

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已經有

旨其所議崇朕尊號不必行嗚呼大哉王言真萬世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雜記

卷第四

二

世楷堂藏板

聖人猶病如傷之心也夫三藩之設當日因地方未靖暫資彈壓原非分茅建土俾彼父子代禪爲也事定自當歸旂以省息東南財力雖當日一時並撤廷臣稍乏建明在

聖天子爲生民計深遠意豈異哉奈之何叛逆之夫在地既久家口蕃息招納匪類簧鼓反側一時不過爲安土重遷之故卒之纍纍若若糜致闕下名隸刑章伏鎮都市身首異處宗祀滅亡又何益乎要之國家所以勝此者危矣亦幸矣夫天下困窮已非一

日一旦戈矛叢起民志遑遑而况八年之久三方用兵百萬之師日費不億幸賴

天子聖明不聞加賦之書時下停徵之詔且被兵地方猶發帑金以卹殘賞亡自古及今未之常聞雖

國家數十年恭儉之儲亦安能無竭然取之則有道焉不派田畝而派間架損有餘也不增正稅而增雜

租抑末也鄉紳糧額宜加分難逃也予功名之路啟開復之門則莫大于捐納夫青衿至細也江南三百

萬兩山左四十一萬一千有餘而他可知矣雖事定之後諸例漸停然與白者藉衣頂以武斷乎鄉曲搖

朱者操券以課子母子溝渠之夫婦

睿懷所謂元氣未復風俗未厚真

聖人明見萬里乎且民者食上者也兵者食于上者也當逆藩發難之初向所爲設提設鎮高牙大纛星

羅碁布曾不聞有藩籬之隔而反戈時間則當自紛更兵制之效已見于此矣謀國者將何以建萬年不拔之策仰答

聖明天子也哉康熙癸亥六月記

附錄

閩中雜興

吳江 吳 權 超士

東南天險入雲霄，峽斷溪平海國遙。
遙首藉早生春牧，馬烽煙初息夜傳才。
越王臺榭山空峙，荔子園林葉未凋。
向晚翠濤亭上望，飛流千尺掛虹橋。

兩世承恩異姓王，忍驅貔虎化豺狼。
廬中龍豈無諸葛井底蛙，應笑子陽蹈海路窮銜。
白壁登車魂斷泣，紅粧范公骨蛻靈難沒。
灑涕臨風奠桂漿。

昭代叢書

戊集

閩雜記 卷第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壘村煙漠漠，半蒿萊三更潮退浮橋。
偃萬里風迴貢舶來，滿眼瘡痍資保障。
磨厓橫槩不凡材。撫軍留村先生

同泉嶺

平岡曠莽接柯城，不盡沙飛鴈陣驚。
日暮黃雲連候起，夜深青燐逐人行。
烽烟合共機槍息，壁壘時傳鼓角鳴。
莫笑王孫長負劍，隴西儒將本書生。謂制府李公

閩難記跋

虞鄰先生順治中曾服官閩中，而甲寅之亂台城洊遭兵燹，故所記于閩事為詳。然三逆事跡篇中畧具筆意，簡潔明淨，亦饒有南北史舊唐書風格。良史才也，正不得僅以紀事文目之。癸卯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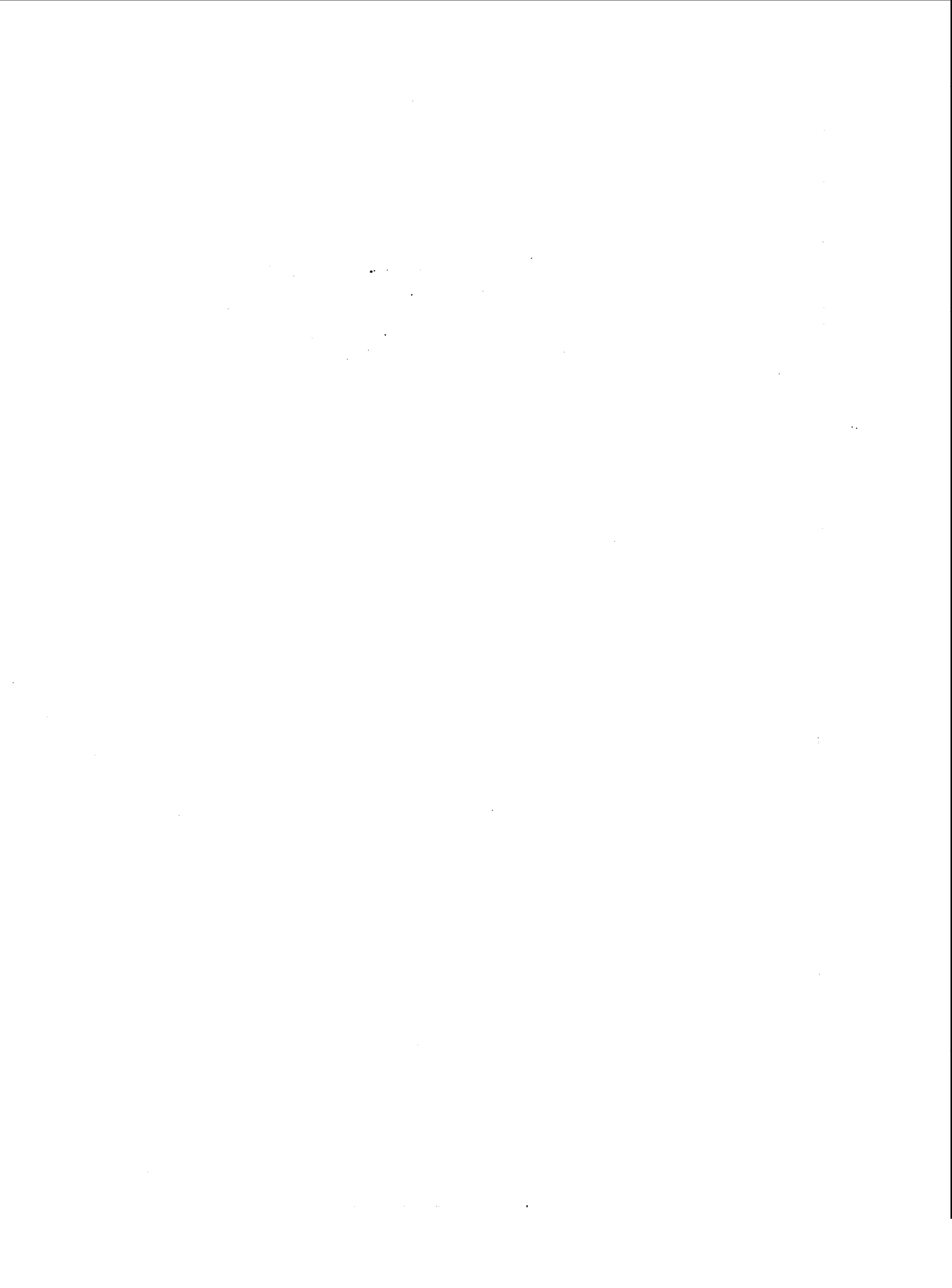
戊集

閩雜記跋 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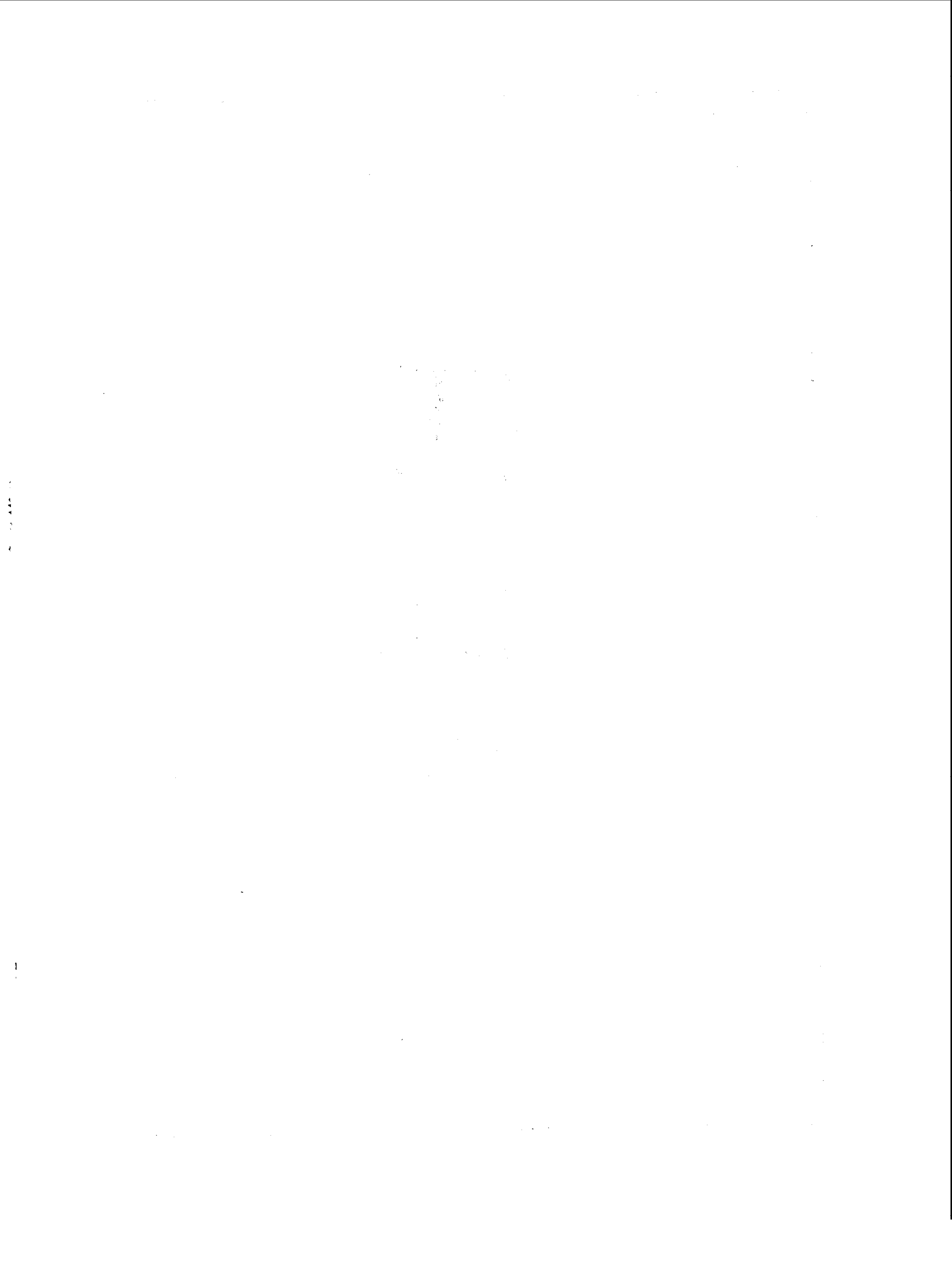
六

世楷堂 藏板

孫貞起允升校字



征西紀



無錫陸 楣紫宸撰

康熙九年夏四月公奉

命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四川

湖廣軍務鎮荊州秋八月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吳三

桂反雲南公密奏

聞先檄沅州總兵官崔世祿援貴州時賊前軍已至

鎮遠貴督甘文焜死之公以偏沅為黔楚咽喉地計

本省見兵不過萬二千人乃移檄河南汝寧總兵官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一

世楷堂 藏板

周邦寧赴援彝陵楚蜀衝要檄總兵官徐治都悉力

防禦又以會城與荆南犄角檄黃州副將王宗臣協

防武漢并移咨鄰省各調兵救援先後疏

聞且陳川省遵義永寧逼近滇黔三桂向自陝入川

自川入滇形勢熟悉倘乘虛窺伺蜀一震驚則陝右

可虞請于遵永重慶各設重鎮仍救陝西將軍督臣

分路救援先是公嘗奏設重兵于四川拒險要固人

心繪圖貼說再疏陳請時三桂反形未露公灼見事

勢先幾慮變使蜀中文武大吏如公之赤心謀國滇

夔雖搖巴蜀無恙楚歷其前蜀擣其後釜魚籠鳥朝

夕撲滅何至蹂躪數省上煩

天兵且陵夷至七八年之久也夫論公之功在援抱

鼓冒矢石踴躍百戰于彝陵岳州間而孰知沈機密

運制賊要害尤在未反以前公兩疏具在曲突徙薪

綢繆未雨今追論公之志首為之扼腕嘆息也三桂

果令偽大將軍李本深偽都統馬寶襲四川偽右將

軍夏國相偽驃騎將軍張以誠自鎮遠掠湖廣境沅

州失守十三年春正月賊入辰州騰偽示僭號周王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二

世楷堂 藏板

元年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自辰分道入犯

而別將劉之復陶繼智等由水道攻遵義鎮將黃建

中叛降夔州官弁賊未至先降四川盡陷

上命那爾泰諭公曰勿因失地憂慮力守荊州甚為

可嘉公受

命感泣既而荆屬之歸巴等州縣潰二月岳州常德

長沙相繼皆潰荊州戒嚴故事自督撫提鎮下及參

遊都守皆有隨帶家丁馬匹得寄營食糧蒼頭廬兒

投石超距臨敵用以出奇取勝故目兵有所顧忌亦

爭先效命後以將弁多虛冒革去自是所用唯目兵
兵寢驕與主將不相習三桂多間諜潛來軍中流言
煽惑上下疑貳以故未戰輒先潰公奏請如故事于
是各營皆有健卒散置行伍間陰察其向背公亦厚
恤士卒甘苦與共屢請給戰餉復舊額衆心始稍定
是月前鋒統領顧岱都統巴爾布燾章京宜爾都泰
額思泰自京師次第統兵到荆寧南蕩寇大將軍順
承郡王繼至公上疏待罪

上令革職畱任戴罪立功時四川別設總督周有德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公專督湖廣三月賊水陸並攻彝陵總兵官徐治都
連戰卻之七月公標守備郭文魁把總陳應龍趙世
逢用烏鎗手同滿洲兵擊賊于岳州殺賊甚衆各以
捷聞公奉

詔如岳州是時襄陽總兵楊來嘉鄖陽副將洪福相
繼叛踞房保竹山竹溪等縣誘洞寨諸民夷謀犯鄖
襄公將行密計房保二竹各有岐路通南漳穀城均
荆門宜城遠安當陽興山諸州縣萬一大兵渡江後
二賊暗通吳逆與川東賊衆突犯則荆襄鄖三郡中

阻請率標兵集鄖襄提鎮分路進剿然後渡江疏
聞益鄖襄爲全楚上游北連秦豫使逆賊出沒其間
則驟動中原勢益蔓延近不可制明季往事可爲殷
鑒夫中原之重倍于東南鄖襄之要急于荆岳公曉
暢天下大勢長慮卻顧老謀深算是豈爭尋常計目
睫者所能識哉具疏後卽檄襄陽總兵官劉成龍守
下荆南道石琳亟撫諸洞寨以散賊黨于是蜈蚣飛
鳳十姑文陽諸洞寨江從華等男婦八百九十六戶
口就撫公命給賞安插仍聯絡防禦又命標下中軍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副將吳世英守備王子明巡捕武昌縣典史孫元德
賞示賞由荆州府屬之遠安縣閒道往各洞寨又密
飭彝陵總兵官徐治都遠安縣遊擊徐鎧遠安縣知
縣徐嘉禎各撥兵役入山撫諭而點子龍虎等洞寨
僞部司夏之琦等五十二人就撫男女凡三千三百
餘人公召之琦等開成慰勞賞以袍帽并給干把總
團練名色委牌令于原居洞寨互相聯絡爲我聲援
莫不感悅二賊失勢成龍等乃敗賊于南漳再敗之
馬良坪又敗之紡車溝吳逆僞將軍張以誠王會來

援成龍與大戰于馬鬃嶺敗之賊始不敢窺南漳十
四年正月公至岳州相視地勢請治戰艦岳州二百
荆州百練水師岳州三營荆門西營凡用兵四千伍
百人日夜駕演習火器又請定會勦之策曰湖南長
沙接江西之袁州吉安界桂陽郴州接贛州界前獲
偽鎮塘報係偵探江西聲息是賊知我欲從江西進
取長沙故調兵堵禦也兵貴神速機在呼吸宜將各
省地勢通盤打算自楚省之彝陵荆州以至岳州江
西之袁州吉安以至贛州何處用正何處用奇何處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虛聲何處實著或分道四出以撓之或約期齊進以
攻之務在調度合一互相應援公意在江西之師牽
制長沙我得并力圖岳也

上命議行五月賊犯彝陵紅花套烏石浦我兵殺傷
相當歸州賊船繼至公密令世英調烏鎗手馳援閱
五月賊劉之復陶繼智領眾四萬餘川歸賊談三帶
猱猱千人邢鉞孫佳王三各領眾一千渡長橋河背
負揆牌木塹砲火噴筒藥箭突至我兵奮勇殺賊賊
踞險以拒七月賊眾二萬餘乘江水暴漲分其舟為

三一由襄河乾壩順流而下一由黃陵廟嘴飛棹而
上與陸路賊三股攻西寨壩圍我軍滿漢兵四面迎
敵總兵官徐治都砲矢並發夾攻賊船賊退距百里
洲十二月公再請會勦時閩粵俱用兵公言臣非不
知江省征調同在殷煩但吳逆為諸逆渠魁譬如治
病者本瘡一除則標瘡自散十五年二月公親率標
兵渡江眾奮勇先登鎗炮齊發賊眾敗走有石首馬
步賊數百來迎我兵斬殺甚眾生擒九人獲其甲仗
大兵追至荆州對岸之太平街虎渡口賊望風遁遂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焚其營會颶風作壞渡江船過半慮賊偵虛實又荆
州重地恐首尾不相顧公留兵江南暫移駐筭箕窪
四月回荆州然賊已勢挫守淞滋益挖壕築城置滾
木鐵簽排鎗砲火甚密故我兵彌年不能攻十七年
四月公再至岳州五月十八日率標兵與大兵進洞
庭湖公軍君山西岸柳林嘴其大兵與提鎮各官分
汛地互策應六月初三日五鼓公見東北風起料賊
必乘順風入犯密誠將士為之備卯刻賊果統大鳥
船六十餘揚帆衝公軍公麾兵為三副將胡世英岳

州水師遊擊張世捷在左遊擊郭文魁祁人傑候補副將尚志立在右公親帥麾下居中迎近賊船炮火交加煙焰蔽天公指麾諸軍自卯至未往來鏖戰破賊船七獲偽參將何祥大鳥船祥赴水死擒偽守備千總各二人賊兵五十三人餘盡被殺及溺死獲偽札及旗幟甲仗無算水師總兵官萬正色陣斬偽副將劉大成偽遊擊李世隆殺及溺死賊兵二百餘擒賊二十人賊大敗奔回二十四日黎明復乘風突衝柳林嘴犯我糧艘公親率三營及水師并滿漢官兵齊擊我師用命壞賊船不計其數賊首杜輝領鳥船四十餘由高脚廟蠡擁而至爲正色所敗提督桑格亦白九馬嘴殺賊賊敗還七月初五初十十一三次乘夜襲我營正色並敗卻之十六日賊鳥船盡數衝西湖柳林嘴公親率標下諸軍同提督兵迎擊沈其船一破者六殺賊千餘正色又敗之于高脚廟提督桑格及荊州水師遊擊多泰各再破賊船皆追至岳州城下而還自七月至十月賊屢乘風而犯大小十餘戰我軍皆大捷斬獲有差十一月湖水涸移泊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七

世楷堂藏板

大小布袋口水陸圍困斷賊糧公慮賊恃外援乃植巨木攔截上流十二月賊援果至見我師備嚴遂潰回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賊飢困僞大將軍吳應期自東南角潛遁有鳥船十餘小船四五十賊兵五六千相率來歸岳州平是役也公居風濤炮火閒凡八閱月親臨戰旨鎗矢晝夜焦勞鬚髮爲之盡白十九日公入城安撫請設城守參將以下設水師于龍陽隘口分防湖之西南且爲進攻辰沅計又請復上江防道時三桂走死常長衡永寶諸郡並復賊魁吳國桂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八

世楷堂藏板

吳應期胡國柱郭壯圖等挾三桂孫世藩僭位改元洪化十月二十四日次常德禮科給事中莫戶部郎中宜

賈敕至敕曰

皇帝諭總督蔡毓榮自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遣發大兵各路征勦平定地方撲滅賊寇湖南廣西福建等處以次恢復餘寇遺潰盤踞水陸險隘希圖抗拒如此殘寇雖無煩速勦不久自當殄滅但朕軫念民生急于救拯令其得所故欲掃除餘孽以靖地方今

賊既敗遁負險不便專恃馬兵若用綠旗步兵之力則撲滅甚為有益況我綠旗官兵較之賊兵甚強爾世受國恩理宜戮力行閒立功邊陲殫心為國以圖報效爾當各率所屬綠旗官兵平定辰沅恢復雲貴其遣發官兵幾路前進作何調度始能恢復著詳議具奏如爾盡力報效克取辰沅恢復雲貴朕必不拘成例從優加恩爾率官兵前進則滿洲大兵亦即相進勦接運糧餉不致匱乏此事關係重大著詳加酌定具奏又曰諭總督蔡毓榮周有德提督桑格自古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九

世楷堂藏板

漢兵逆亂亦惟以漢兵勦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今逆賊大敗乘此逃散之際理宜恢復辰沅速定雲南朕素聞蔡毓榮桑格等所屬官兵甚為強壯如同滿洲效力以此兵力何難勦除將滅之寇從古以來險隘地方若不攻取豈有自定之理其作何領兵平定地方著詳議具奏公陳進勦機宜曰今賊踞辰龍關勢處上游最為險隘密布火炮滾木掃石更于關外設壑挖壕明挾我以不能仰攻之勢必取小路分兵進使賊勢分然後斬關直入而小路叢雜賊狡宜防

須一路之中又分幾路則兵數多寡不可不籌又疏曰自鎮遠以下辰沅之水直趨武陵賊踞上游現在白溶等處賊船累累我兵由陸進攻賊或輕舟順流襲我之後況水路自桃源辰溪柳林至麻衣堡清浪而上可達白溶白溶距辰州六十里現有偽祖將軍札營必由水路分賊勢斯陸路無瞻顧之慮但灘高水隘戰船沙船難行快船亦不便撐駕需入槳辰舫小船二百每船容十餘人分載百子炮過山鳥輕便等火器上逼白溶一面仍由辰龍關夾攻疏八立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十

世楷堂藏板

授公綬遠將軍印總統綠旗官兵時在事文武大吏多與公名位相埒一旦聞命下皆相顧愕眙公北向拜受印乃建旗鼓大會諸將申明約束諸軍肅然蓋本朝兵制禁旅分隸八旗出則命將軍統之其直省防守名隸綠旗總督與提督統之凡戰則綠旗負弩矢前驅斬棘除道致敵陷陣八旗持重繼進上稔知綠旗兵慰勞至再又念同列勢鈞不相彈壓且自他省調援主客異勢保無觀望掣肘非假威命

重事權不可夫三帥專行晉師以覆故鄴城之圍汾陽不能效其績符離之役德遠無以奏其功

上慮之審矣公先以失地自陳棄責效至是

寵命便蕃益加隆重公彌感激展布底蘊奮其謀勇一鼓而克辰龍復貴州再鼓平滇雖公與諸臣之力亦准

上推誠委任有以致之也

王師之攻辰龍也滿漢官兵月需俸餉草料銀一十九萬兩米一萬六千餘石由辰溪而上水道阻絕縣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崖如線所募輓運之卒日以萬計而湖南北自被寇鈔後逃徒略盡加以水旱疾疫民不聊生數百里無煙火公請開常德事例以濟協餉亟賑被災之民又因天變陳言請蠲湖南北新復地方錢糧

上皆允行十九年正月公率諸軍進命水路副將會蘭水師遊擊多泰總兵官陳華分駕辰舩戰船山西提標分布辰溪桃源一帶以備應援兼護糧道三月初五日公師抵寧香鋪分撥諸將曰辰州坪曰巫溪曰蒼溪曰郭家溪並潛師入公親督大軍攻關賊方

拒敵伏兵並發棄關而走偽將軍高啟隆巴養元夜

遁辰州偽知府傅祖祿偽參將黃仲禮各率所屬納

印獻城偽定北將軍楊有祿偽水師左將軍周珍偽

右將軍楊寶蔭亦赴軍前投誠是時節制諸軍武岡

則江督董衛國貴提趙賴辰河則晉提周卜世等與

賊戰于黃茆嶺龍頭山泡洞口水路會蘭亦連奪清

浪白溶等隘偽右將軍祖述聖偽總兵侯登甲蕭伏

成等率所部投誠凡獲其卒一萬一千二百一人願

入伍者四千五百八十七人餘悉令歸農挾其將隨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征辰沅平九月會師進取貴州賊衆拒鎮遠公以石阡通鎮遠後路且連思南偏橋四川之遵義山深箐密偵知偽楚王吳應期偽將軍巴養元高啟隆等盤踞于內大兵前攻鎮遠彼必豕突江口窺伺銅仁以襲我軍後是鎮遠固賊咽喉而石阡其心腹也欲恢鎮遠必取石阡使之心腹受傷則咽喉不能自固公親統軍由江口徑取石阡周卜世統軍由印江出攻塘頭互爲犄角仍伏兵印江纏溪兩隘以壯聲援江督董衛國隨大將軍固山貝子由平溪進取鎮遠多

泰等仍用辰舩戰船帶炮火泊汛隘防上游水路又
調總兵官李本超駐沅州總兵和尚設塘撥爲後勁
其辰州黎平命雲貴督標總兵官葛秉貞江督標參
將許泗遊擊徐國佐等駐守以十一月初九日全師
抵兩路口地方公相度形勢曰賊固壘拒守我對面
擊碎難取勝乃遣奇兵二一由秀地取石巷口大巖
門等隘出鎮遠衛襲其後一紆道出鎮遠縣繞其左
公同大將軍貝子所統八旗官兵于十一日對賊營
施炮三路夾攻衛國連奪關隘斬賊二百餘人十五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三

世楷堂

日齊衝賊營踰壕肉薄而上賊夜遁追至油官榨偏
橋興隆斬三百餘人擒一百餘獲馬匹甲仗炮火藥
若干于是鎮遠府縣衛以及偏橋興隆二衛盡復公
與大將軍固山貝子各統師乘勝追勦公御軍紀律
嚴民間秋毫無敢犯奉
密旨勦撫並用所過布朝廷德意賊將降者隨奏請
錄用僞官多來歸地方悉平逆首吳世璠與應期等
在貴陽先期棄城走雲南我師駐貴陽周卜世奪塘
頭隘復思南桑格自安順復永寧州賊焚鐵索橋遁

貴督標左鎮蘭泗岳前鎮陳華復龍泉右鎮李師膺
復婺川岳前鎮遊擊林寧守備王守忠復湄潭二十
年正月大誓師征雲南公所轄綠旗兵計五萬五千
八百有奇請以二萬八千六百有奇屬董衛國趙賴
周卜世守貴州躬率二萬七千二百餘自安順起行
二月初七日抵沙子哨賊列陣以待我軍衝殺斬八
百餘人生擒二百餘初八日平明大將軍固山貝子
領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四

世楷堂

大兵抵臘茄坡與公相形勢期初十日協攻僞將軍
線絨等潰逃桑格等同滿兵追過新興又斬二百餘
人生擒僞守備一人復新興普安二十六日僞將馬
寶自楚雄佯退我兵追至烏木山寶驅象迎敵我兵
圍擊斬殺甚衆生擒一千五百餘人獲其象三馬四
百六十三寶以三騎走十月初八日征南大將軍賴
塔以廣西之軍來會公督兵進重關太平橋走馬街
逼會城大將軍貝子督令滿洲兵策應公書諭以箭
射城內明禍福示恩信令擒賊首歸正二十二日子
時僞總兵吳成鰲僞參將余從龍來歸言城中唯郭

壯圖懷異志請擒壯圖自效公令二人薙髮畱成鰲
遣從龍大城二十四日賊撤城外兵勇略將軍雲貴
總督趙良棟亦以師來會由雙塔駐得勝橋公復分
兵扎牛房并大東門小東門牌坊諸處令建義將軍
林興珠由海子湖進扎草湖征南大將軍分兵扎杏
花村四面逼城二十八日亥時偽將軍線絨胡國柱
吳世基何進忠黃明等遣從龍同偽參將汪永盛絕
城出言壯圖父子自殺世璠亦自殺公許絨等以不
死十九日絨等出城投見傳集先後投誠各官驗世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璠壯圖身首戮訖擒逆始事腹黨正法軍前雲南平
三桂之初反也蓄謀狂狡黨羽四布人心皇皇郵傳
遠近猶稱平西或云王爺或第云南兵公飛章露布
皆正言吳三桂反且騰檄陝西河南江南江西遠發
援兵三桂首尾瞻顧不獲大逞故基公甚謠詠流聞
反間疊至誣公同逆公再疏自明

上素知公忠不問也在荊州日賊甚熾命家人積薪
于門日我戰死爾等即闔門自焚父襄敏公薨于京
師

上予祭葬賜諡恩禮有加以公在軍恐傷其心誠勿
訃踰年始知之痛哭幾絕請守制

上弗許有陷賊汚偽命後自投歸者公聞之罵曰丈
夫寧罵賊被磔死乃偷旦夕活尚何面目見君父乎
其素所自樹立如此公諱毓字仁菴奉天錦縣人歷
官刑部理事官升京畿道監察御史超升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遷吏部左侍郎改授今官雲南平晉尙
書乃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州軍務加
十七級時在楚主兵事者曰寧南蕩寇大將軍順承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郡王曰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參謀大臣左都
御史多諾侍郎勒布總理大兵糧餉內閣學士佛倫
督捕右侍郎金鉉其奉

命與公協力討賊者前鋒統領昂邦碩岱都統巴爾
布燾章京宜爾都泰額思泰都統范達禮鎮安將軍
噶爾漢討逆將軍鄂諾建義將軍侯林興珠勇略將
軍雲貴總督趙良棟征南大將軍賴塔征南將軍穆
占都統馬齊總督鄂善董衛國周有德提督桑格修
國瑤周卜世趙賴麾下效命者總兵官陞提督徐治

都總兵官周邦寧劉成龍萬正色蘭泗陳華李師膺
等副將某某參將某某游擊某某都司某某守備以
下某某等凡若干人其在公幕府贊謀議佐文書者
嵇永福也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
卷第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征西紀略跋

川陝滇黔爲西南險要之地明末敗將吳三桂旣不
能盡忠于莊烈又不能終附我

本朝始猶以誅闖賊爲名似乎義忿可嘉繼乃逞其
私智煽動西南自非深謀遠慮如仁菴蔡公者安能
竭十二年之辛勤卒平禍亂哉時紫宸先生爲公記
室凡所爲進勦埋伏出奇制勝之法皆親見之故

國史誌其宏綱而先生述其細目也癸卯秋日吳江
沈楙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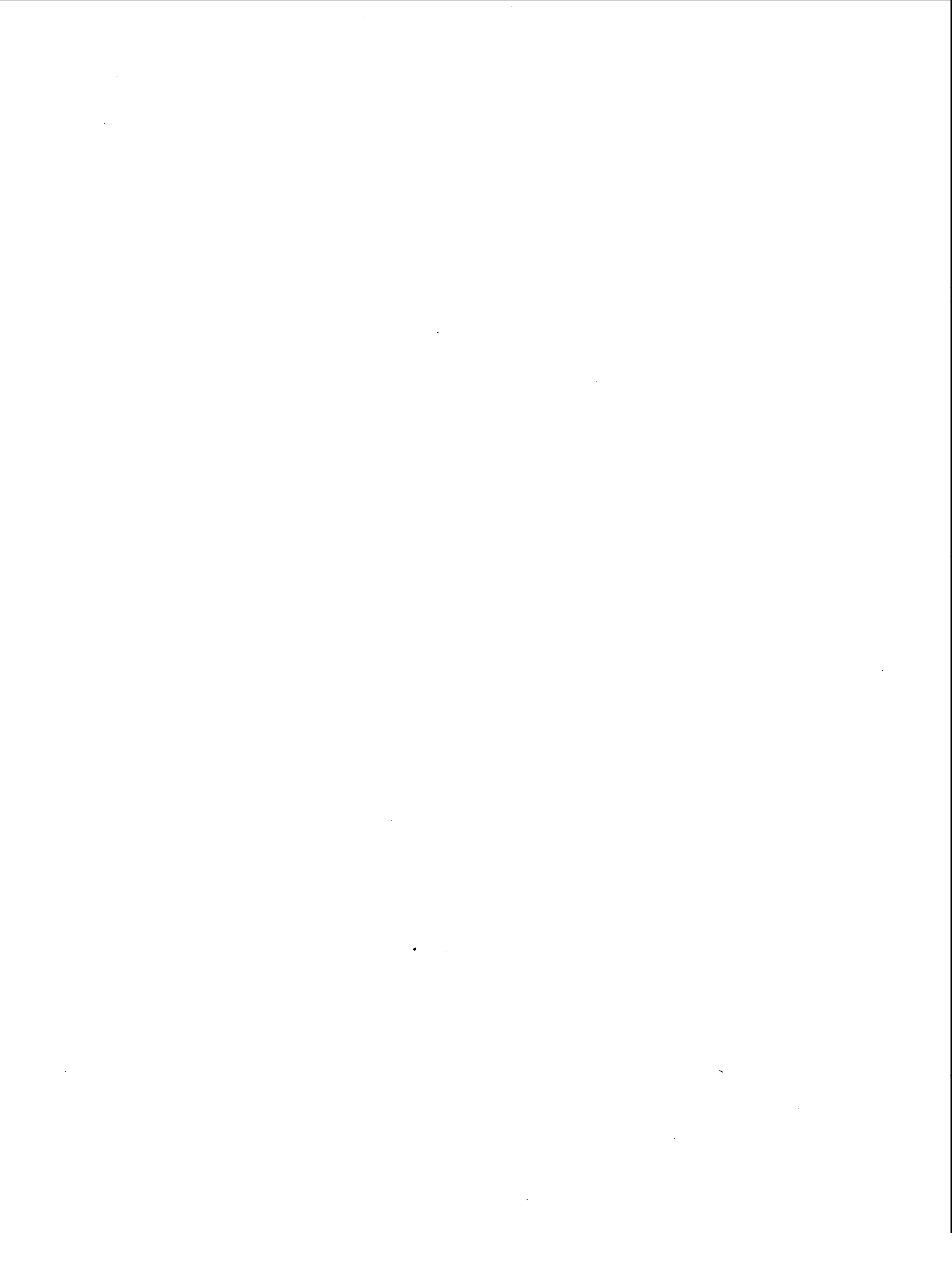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征西紀略跋
卷第十一

十六

世楷堂
藏板



雲南雜書史部之四

武昌紀事

共一卷

雲南圖書館

館藏板

甲寅年刊

陳君炯齋困居危城身遭變亂事後撮舉錄未幾賊圍此
編其中論賊情狀不啻然犀照物無遁形及其
要斷其接濟迎頭攔擊遏其凶鋒沿途設伏其勢
寬宥脅從散其羽黨云云頗爲切中竅要與余近在武
昌條陳事宜一疏多所符合非崎嶇戎馬留心兵事者
無繇知也憶余曩隨烏帥勦賊粵西見公巨書督戰指
授諸將方略凡所舉動夜必秉燭一一書之歷時既久
倉虺繁富余嘗手爲校定諸朋好見之輒歎公臨事綽
有餘裕用心縝密爲不可及是時賊初啟釁眾皆倚公
爲長城謂邊圉烽燧可旦夕定無何公中礮病歿後來

武昌紀事

江序

踵事無復有如公者賊遂罕所顧忌猖獗日甚流毒至
今益腫決潰爛四出矣暇閱此卷感觸舊懷豈獨使我
有西州之慟哉咸豐癸丑十月望日新甯江忠源書於
黃陂行營

粵寇之陷省城自武昌始先是廣西湖南省城被圍皆
守至數月卒能待援師之集得全惟武昌守不及二旬
論者謂常中丞撤沿江之防專事閉門登陴以致城外
皆賊漢陽先陷以此爲責然觀陳君所記則其志在必
死有足悲者自是順流而下若安慶若金陵皆無守志
矣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封疆大吏皆書生不知兵
然君臣大義職守所在豈不知之知之則知所以守矣
同舟而遇風苟能操楫者未有不思助力也而舟人曰
子欲奪吾操舟之食乎卒之任其所爲至於檣折桅傾
同歸覆溺旁觀歎息曰是風大莫能爲然操舟者亦同
武昌紀事

吳序

二

死則心力盡矣嗚乎是果然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
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余蓋讀陳君所記
而重有感焉今之舟將傾而操舟者與舟中之人猶斷
斷爭柄比比然也是豈不知兵之過乎咸豐七年五月
南豐吳嘉賓序

陳子炯齋瑰瑋士也與余爲莫逆交又同典兵江右日
贊戎機以澄清東南爲己任暇則傾樽把話相與抗論
時事輒慷慨歔歔唾壺幾碎咸豐丁巳狂寇肆虐東鄉
以酣戰力竭死時年未及壯章人及士大夫莫不哀之
余悲李郭之中分而悼炯齋之有志未竟也因取其所
遺武昌紀事及南遊諸稿而梓行之俾浩氣英光雄姿
偉抱常留天壤刻既成余遊皖水入中州寓樊川居漢
上風櫓陣馬忽忽八易星霜甲子冬復攜眷來章門低
徊往事流覽斯編不禁人琴之感而舊板殘缺不可復
印乃補刊而重訂之并檢得炯齋詩數首附於簡末雖
武昌紀事 吳序 三

吟館

小傳

南海李長榮長謨

陳君名徽言字炯齋雲南劍川人諸生由國子監典簿
軍功保舉通判咸豐丁巳十月禦寇江西東鄉力戰陣
歿事聞詔以道員例賜卹入祀昭忠祠昔年君自滇來
粵不遠數千里間詩於張南山師黃香石先生兩公俱
賞其五言有極沈頓者極清空者極幽秀者一日師招
余與君賞菊聽松廬師論及滇詩謂百年來無出炯齋
之右者君身長玉立瘦似梅花清如霜鶴僅一把盞遠
齋分襟在粵著有南越遊記在楚著有武昌紀事書俱
可傳君殉難後夫人宋氏在浙聞耗仰藥自盡身後無
武昌紀事 小傳 四

武昌紀事

小傳

四

子是可哀已著有湖海詩存

吉光片羽亦足彪炳人寰夫炯齋往矣是書存而炯齋
可以不朽其紀事之本旨與炯齋之爲人舊序論之最
精茲不復贅獨惜夫天之豐其才而必斲其壽爲不可
解也覽是編者其亦同此浩嘆也夫同治四年歲次乙
丑脩禩後三日橋李吳昌言穎函甫序於洪都之桐花

壬子夏徽言隨侍先吏部公旋滇道經鄂渚先吏部公
病作卸裝僑寓武昌是時楚南烽燧告警當路籌辦堵
禦軍需旁午迄無暇晷秋八月先吏部公捐館以長沙
逆氛頗惡慮洞庭水程路梗未敢扶輿南歸乃權厝柩
東郊未幾賊解長沙圍連陷益陽甯鄉岳州進屠蒲圻
率水陸數萬眾直撲武昌大中丞衡陽常公先季父刺
史公同籍友也往見陳方略言賊水陸並進輜重必盡
在舟今日急務當先斷其舟路陸路則有援兵尾之我
惟固守城之東南方賊無所逞其狡矣公曰斷之若何
曰長江之險我能獨據上也與賊共之次也若無兵守

武昌紀事

自序

五

棄之與賊非計也公曰江險我何繇據曰跨江紮紼爲
浮橋簡精銳嚴守其上則武昌漢陽二城對峙中通一
營聲援聯絡賊舟自不敢順流直下文昌平湖漢陽等
門守陴兵勇藉此亦可少減而於武勝門至大隄口江
岸駐兵數百首尾相顧勢成犄角長江之險爲我有矣
公沈吟半晌復問其次曰其次惟有文昌門至大隄口
沿江列巨礮駐兵千三百人文昌平湖二門三營營三
百人漢陽門逼臨江岸百人已足而下餘三百人以之
營大隄口凡上下流大小舟悉清查泊岸一隅備臨事
用庶乎天塹我與賊可以分據公慮兵力羸弱雙軍門

亦陰主兵柄不欲留一戰士在外公遂決意守城內既
見公不能用嘆息而退從此緘口不復談兵事然私心
固不意城之遽陷也夫賊長技在於穿地道當斯之際
胡弗分兵繼城以五百人居左五百人居右相距里許
使人於其間迅掘外濠掘一隅畢復掘一隅務期沿城
次第有濠事竣仍收兵歸城上若然安見賊技不窮金
湯不鞏固乎夫何計不出此日皇皇焉困居危城客兵
不入主兵不出束手相向養犬爲虎卒至一潰不支使
數十萬生靈糜爛此極嗚呼伊誰之責哉徽言於城陷
後求死不得家人環謂曰汝死則宗祏墜抑何忍使亡

武昌紀事

自序

六

親爲異鄉餒而之鬼汝其行矣因憤惋泣數行下乃匿
小樓居數日聞漢陽門外有鄉民來售食物賊許人出
城遂得乘間渡江避居應城獲免於難茲就見聞確鑿
者排次成編附錄賊事簡末雖疏漏之譏勢所難免而
影響附會之言亦決不闖入鈔胥旣畢題曰武昌紀事
每一展閱不啻隔世嗚呼覽斯編者如吾萬里孤兒之
悲不自禁其可勝道也哉咸豐癸丑正月人日劫餘散
人陳徽言書於鄂邸

武昌紀事一卷

雲南叢書

劍川陳微言

咸豐二年壬子五月粵匪偽太平王洪秀全

道州江華等處分遣賊黨遠近散布偽示是月杪武

昌城內外所在亦多有之巡撫龔裕大索姦人先後

捕獲斬之乃請徵鄰兵奏發帑金三十萬以為防堵

費報可江夏知縣繡慶會同漢陽知縣常懿麟統

查江上划船按船戶名目取保人編列字號書牌釘

於船舷以杜藏姦大清戶口行十家牌法

六月十八日設防堵總局於布政司署諭紳士募人

武昌紀事

團練城內外計四十八堡得勇千四百有奇

二十三日新巡撫常大淳蒞任

七月初二日巡撫常大淳周閱城垣委官修築招集

湖南木幫首事團練木解壯勇二千人

初九日巡撫常大淳往岳州省視疆界岳州隸湖南水

陸交衝險要為北省門戶因奏歸北省防堵請發帑

金興築西門外城包岳陽樓於內以在籍內閣中書

吳士邁董其事募洞庭湖漁戶二千餘人為漁勇

堵截江路

十二日布政使梁星源遣兵駐火藥局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自岳州回委官解經費銀及軍

裝礮械火藥赴岳州

二十日獲姦人許么新授江南提督雙福過境巡撫

常大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許之

八月初一日夜三鼓撫署災

初二日平旦九門移時不啟知府董振鐸以昨撫署火

恐有姦人密接不得畧加辰始傳鑰開城

初三日監道王東槐赴岳州經理防堵事宜時提督博

勒恭武已先期往

初八至十六等日舉行壬子科鄉試是時聞賊於七月

武昌紀事

二十七日犯長沙諸路戒嚴九門設兵請委司道各

官皆出衙夜巡九門倩人負土皆於月城內堆積

數百石謠傳賊將於中秋日至城中大戶挈家遠

徙者甚眾人心惶惶巡撫常大淳諭守門兵凡出城

者許攜一隱囊其輜重捆載而行者概不許出

二十九日委官統帶鄉勇守金口

九月初一日委官統帶鄉勇分赴蒲圻崇陽通城諸要

路防堵

初三日河南兵相繼至自是安慶防江營壽春鎮及本

省諸路兵皆先後踵至多者千餘少或二三百人於

郭外近城高阜及小龜山等處築營壘使守之 築石門長虹橋上鎔鐵包之極堅固後賊至惜無兵守賊因更築長牆翼之迨提督向榮擁兵南來賊死力拒守攻累日不入乃繞攻東面不能直冲城下職是故也

十一日葵官統帶練勇分駐城外

十九日貯穀豐備倉

二十六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視堵禦要路兼旬乃返

十月二十四日巡撫常大淳偕提督雙福往麻關閱戰

武昌紀事

三

船

十一月初五日聞岳州於初三日失守 調城外兵勇

及金口兵悉令入城登陴守衛

初六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下令毀城外十丈內民

房 布政使梁星源發銀二萬買米又發銀采買油

鹽 以貢院為糧臺

初七日毀城外民房 城門皆閉惟漢陽武勝二門開

城外男婦入城者眾漢陽門擠斃數人 城內街巷

皆閉肆 按九門鑿新井九眼舊井埋塞者悉重啟

之 毀望山門外新橋保安門外舊橋

初八日毀城外民房 九門洞開居民搬運器物磚瓦

木石者接踵於道 二鼓餘聞賊至解洲守城兵勇

叫呼達旦 巡撫常大淳與提督雙福相議以城外

民房不及盡毀下令先自平湖門外舉火焚之

初九日以土石築九門 城上以長繩繫人出入 城

外火光四起煙燄上騰太陽赤色男婦號哭至有投

江及沙湖死者 募紳勇得三千餘人紳士分帶登

城助守 提督雙福下令每家門外懸鐙備刀械各

出一人警夜

初十日城外火如昨 黃鵠磯頭觀音閣志稱劉宋頭

武昌紀事

四

陀寺故址宋明之代迭經兵燹國初參政宋某修建

鑄金範大士法像高一丈餘巡撫常大淳以閣勢峻

峭擬修女牆焚之 提督博勒恭武列兵岳州城外

賊至望風先潰 賊奔至省巡撫飛章劾之逐居城外

待命 晡後獲賊人二 黃昏時有二舟自上流來

城上望見以為賊至喧呼開礮已而知為敗兵回船

乃已

十一日城外火如昨 總兵常祿王錦繡統滇蜀兵勇

二千七百自長沙逕繞賊前來鄂助守皆繩繫人

匪徒搶奪民物捕一人荷校於南樓示眾巡撫常大

淳出示云匪徒搶奪地方官捕獲立斬應捕者格殺勿論城內獲姦人六 陝甘有千餘兵至其未至者尚有二千餘在路 聞蒲圻於初九日失守賊入城屠殺甚慘 謠傳將拆城內近城民房眾情洶洶勢且激變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岳州有警省城重地不務不加嚴密以防姦匪入城外民房非離江岸不遠即距城根較近兵法以清野為先若不早為毀除非特有礙礙路且廣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毀除未盡致賊藏身潛掘地道前車可鑒是以奏明毀除况未經火燬之先曾經諭令各居民及早遷徙即被

武昌紀事

五

毀之後現在委員清查戶口急為安撫籌慮不為不周乃聞有等不識時務之輩妄行訛謗甚至因城外民房燒毀即謠傳城內近城房屋及漢陽漢口亦將燒毀殊屬荒謬獨不思毀除城外民房係為清野而設何至無故毀及城內茲漢陽漢口民房揆厥由來保無不法姦徒乘機造此謠言為煽惑人心之計本部院率同文武籌辦防堵晝夜辛勞深恐吾民稍有未安乃竟有此不近情理之說殊堪痛恨除嚴密飭擊外合行出示曉諭仰閣城紳商士民及諸色人等知悉務各安業靜以待捷慎勿輕信流言致為姦匪

所惑如有妄造謠言搖亂人心者即非姦匪亦屬樂禍之徒一經查拏定按軍法從事於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 以土石塞七星關萬年關 鹽道王東槐至自岳州丁艱解任

十二日城外火如昨 賊舟揚帆徐徐順流下須臾盡泊對岸鸚鵡洲桅檣林立約數千艘外委余朝鳴發礮擊擊其二艘 城內獲姦八五 總兵王錦繡令塚口置滾木礮石復傳令守塚兵勇毋得諠譁是夜城上寂然 是日漢陽失守

十三日城外火如昨 我兵乘戰艦渡江擊賊至中流

武昌紀事

六

轟礮震天抵暮乃還 賊大隊自陸路至踞城東鉢孟山洪山小龜山紫荊山向所築營壘皆為賊有復圍文昌望山保安中和賓陽忠孝武勝等門 按察使瑞元遣兵分守諸獄 糧道成觀宣出示諭軍民人等舉報姦人審訊得實者重賞容隱者查出從重治罪 易防堵總局曰軍需總局

十四日城外火如昨 賊舟由鸚鵡州沿漢陽江岸放至南岸嘴或一二艘或二三艘皆銜尾徐行我兵以城上礮擊沈賊舟三 夜對岸沿江賊鎗如火龍賊聯舟為一浮橋 比明已成上由鸚鵡洲至白沙

洲下由南岸嘴至大隄口 賊於城南數十里外多築長牆死守於內阻我援兵路

十五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拏獲長髮賊一人賞銀二十兩拏獲短髮賊一人賞銀一十兩能告奮勇出城殺賊臨事視功大小從優定賞 城外屋宇焚毀略盡所餘高牆賊藉以庇身穴牆開銃礮擊我守操兵勇城上技無可施乃分遣兵勇連日緝城毀之各賞賚有差 夜四鼓餘賊乘霧放毒煙須臾咫尺不辨賊眾來攻城火箭礮矢雨至我兵以水龍沖之見賊皆塗面豎雉羽羣乘梯上急將木石擊下

武昌紀事

七

槍礮繼發聲撼屋瓦賊死傷如積乃負屍遁川勇緝城掩擊大敗之生擒長髮賊二人奪獲長梯四十餘乘質明計賊死者三百餘人我兵傷者二人參將羅兆元陣亡紳士夏維楨中礮死焉

十六日巡撫常大淳賞兵勇各銀一兩共賞銀萬三千餘兩 賊舟往來江上多傍對岸城上苦槍礮不能遠及總兵常祿置八百斤大礮黃鵠山頭遙擊之日映賊數十人遊行東門城下練勇總城疾掩之賊遁生擒一人歸

十七日九門近城隙地掘坑深四尺許上覆巨版使警

者更番臥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聞賊聲 練勇總城搜長春觀賊賊急閉二門攻之未克賊夥來援乃奪其擡銃戰鼓還 卓午西南煙燄沸騰聞張家祥擁兵至與賊鏖戰 總兵常祿傳令民間備草人七十二已而勿用 發糶官米每日糶者不得踰二升

十八日江夏知縣繡麟發腰牌分給眾民諭以賊來攻城一方有急一方保正率之上城助兵勇守禦 城中黃鵠山繚繞如伏蛇故俗呼蛇山自黃鶴樓至東門橫互數里士民登其上觀者萬人巡撫常大淳坐

武昌紀事

八

衙齋望見行人蝟集命以諸色大旗分樹山嶠以眩賊目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勿論士庶能毀賊江上一浮橋者賞銀五千兩上下流二浮橋全毀者賞銀萬兩燒一賊船者賞銀二十兩 川勇總城擊紫荆山屯賊奪其器械生擒執黃旗長髮賊二人復以釘釘其大礮引對門賊夥賊自東搖旗來援我軍引還 賊焚東岳廟 夜三鼓賊以長竿舉草人攻武勝門城上礮石齊下賊退

二十日練勇總城擊文昌門外賊殺賊數百練勇傷者

數十人戰歿者二人 賊使一童子乘梯上城我兵獲之年可十四五言笑自若口稱欲入城放火捺其身果有火彈

二十一日城北觀漢樓下賊築礮臺擊斃我把總韓定邦 夜大隄口沿江一帶賊築營壘

二十二日賊自下游撈鹽船十餘艘至分泊江中鹽艘皆四桅長十餘丈舳艫高聳狀如仰月江船之最大者 賊上流浮橋忽然中開以筏聯之已而賊舟自南至者有數十艘 向晚賊頻射火箭入城 夜五鼓賊攻觀漢樓我兵禦之礮聲達旦天曙賊退殺傷

武昌紀事

九

之者二十餘人城上兵勇傷者四人

二十三日使夫入豐備倉舂粟 食時間提督向榮兵

至東郭鉢孟山白饑障天舟中賊多疾走奔赴之巡撫常大淳登黃鵠山以西洋遠鏡瞭望見來兵奮勇

火毯如星傳諭援兵雲集殺賊獲勝於是軍民少安

二十四日城中缺油鹽兵民購買不得多有淡食者

二十五日知府明善出示諭各油鹽店戶仍前發售定以限制每日每家買鹽不得過二兩買油不得過四

兩 賊於城北掘地道練勇繞城擒獲一賊面有火

印供稱沿城已掘九洞惟三洞有水 賊於沙湖樹

木椿覆板爲橋直抵小龜山往來其上如織

二十六日撫標目兵張鱗甲自提督向榮大營齎書回城巡撫常大淳將來書交城上官弁紳耆傳閱始確知向統大兵於十三日至李家橋與賊轉戰連獲勝仗茲大營已駐卓刀泉矣先是鱗甲偕一目兵奉令偵探而賊於水陸諸要徑皆置竹釘既泗水偷渡其人爲竹釘中傷要害旋死鱗甲四肢刺傷比抵大營血污衣袴見者莫不壯而憫之向來書言此人辛劬得力可卽超擢以示鼓勵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各賞銀百兩立授把總予碑礮頂戴 竟日陰雨一鼓

武昌紀事

十

餘雨益甚賊來攻城城上木石礮火迸發賊攻愈急忽然雷電交作賊退是日適交小寒序屬殘冬猛聞霹靂人咸嗟異 雨勢驟停守陴者警呼徹夜礮聲不絕 按察使瑞元晝夜周巡城上陰雨無月色時巡察尤勤過守操兵勇偶倦假寐輒重責之

二十七日黃鵠山頭轟大礮擊沈對岸賊舟二 諸商閉肆強半市僧居奇之見城中兵民食指浩繁甚至終日持銀竟不能易一錢百物昂貴日用惟艱軍需總局出示諄諭諸店戶照常公平交易於是始稍稍有開張者兵民稱便 設遊勇每門二十人不分晝

夜更番巡歷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榮白卓刀泉分兵十隊攻奪洪山賊營進剿小龜山紫荆山賊守備葉承清率兵勇五百繼城夾擊鮎魚隄橋賊已先斷我兵以大木接續蜂擁而過賊皆短兵矢礮不繼川勇執蜈蚣大赤旗登山頂而舞眾軍繼之賊中礮及落水死者無算城中士民登黃鵠山觀者如堵望見我兵驍悍驅賊赴水如羣鴨鼓噪笑呼聲動地夜三鼓大風奮發江水喧騰賊上下浮橋皆吹散舟沈數十艘溺死賊甚眾

武昌紀事

十一

二十九日朔風烈烈微雪竟日提督向榮與賊戰於東郊奪獲馬四百銀鞘一火藥鉛彈無算是日殺賊盈千我兵進駐岳王廟賊大隊未退城不能啟東村富民張氏家有積穀知提督向榮糧運未至軍不宿飽乃盡出以獻事急不暇春麾下多屢糠糲賊復聯舟為浮橋

十二月初一日軍需總局缺錢城中質庫七家各捐千貫張國樑即張家祥與賊戰於南湖襲奪其營獲器械無算夜五鼓賊扒文昌門提督雙福守城上督兵勇擊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攻賊於東郊自晨至暮勝負未分各引軍還夜四鼓餘賊掘文昌門地道既達城下牆足有大木排排立極堅賊以巨斧伐之登登有聲巡撫常大淳率屬官齊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內濠引水注滿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門挖掘地道賊無所獲

初四日犁且黑霧中間大聲震動文昌門城牆二十餘丈蓋賊於地道以礮火藥轟裂也時守城兵勇有入帳就睡者有不城置藥物者賊入人揚旗先登見壕口疎落招颺大呼逆黨繼之復四圍乘梯攻入兵

武昌紀事

三

勇紛紛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壽同守忠孝門聞文昌門轟裂督練勇書役人等急往策應與賊戰於鬪馬廠殺賊十數人力盡不屈死壽同高郵人進士于恩晉懷印從死陣前練勇書役十二人皆戰歿

江夏知縣繡麟甫回署猝聞警信忿不欲生將印藏弄揮雙刀上馬率子伯春僕谷祥青縣義勇李成章等共數十人奔赴武勝門堵禦遇賊奮刀左右刺連殺數賊賊後至者亂刃刺之乃死伯春等同時陣亡繡麟滿洲廂黃旗人舉人典史楊瀚冠帶坐監門

賊至被執瀕死罵不絕口瀚大興人

候補知府唐光照自捐貲募勇二百人守忠孝門賊至督勇力戰而死光照零陵人

前漢陽通判林寅大興人與女夫陸質孫執挺斃數賊戰死鐵佛寺

前監利知縣彭鳳池守武勝門賊至持刀力拒殺賊數人身受重創臥地不起後三日其僕見之積屍中

氣奄奄未絕昇之回寓鳳池曰世受國恩不敢負是晚自縊室王氏妾張氏子蔭晉同死鳳池龍川人

荆州同知舒綸內府旗人候補同知朱祖培臨桂人

武昌紀事

三

周汝翼長沙人江陵知縣俞昌烈宛平人咸甯知縣

黃兆奎如皋人試用知縣董師雍仁和人楊明善大興人候補布政司照磨葉慶恩仁和人從九葛璜大

興人程慎思婺源人洪文潮慈谿人凌茂松石門人當陽典史劉紹光武進人皆守城殺賊力盡不屈死

按察使瑞元奔回署命家人自盡幼子延本年十四旁侍號泣拔刀自殺之乃自到幕友潘傳鏞同死瑞

元滿洲正黃旗人 司獄張運鈺肅衣冠守獄厲聲罵賊遇害甚慘運鈺南昌人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廳事賊入謂曰我等爲官不能

保守土地誠宜殺然吾百姓無辜若慎勿肆屠上干造物怒言已瞋目視賊一賊挺槍貫其頸昇尸於外

事平覓不獲舉衣冠招魂以葬星源岐山人舉人廣儲庫大使張壽祺在庫禦賊被戕父母自縊同時

糧儲道庫大使鍾秉權亦在庫禦賊被戕一家八口皆自縊壽祺陽湖人秉權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縊未絕賊至引頸受刃而亡幕友蕭志蘇陳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滿洲廂藍旗人 通

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闔門自焚死芳上元人已革知縣施均守火藥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

監守弗去謀欲舉火燒賊而賊已至遂戕於局均浙江人

武昌紀事

四

武岡同知周祖銜辦理軍需總局在局罵賊死祖銜

商城人進士 總局聽差委員試用從九品鄭愚一家五口自焚死愚灤人

監知事李萬春巡檢張偉績聽差糧臺賊入各格殺數賊而死萬春朝邑人偉績鄂人

府學訓導吳長庚挺身罵賊子兆豐兆履婦袁氏胡氏女二僕婦鄧氏男婦八口皆死長庚漢陽人舉人

縣學教諭曾維赴泮池死唯漢陽人舉人 訓導阮

熙仁自縊於明諭堂熙仁黃安人舉人

前鹽道王東槐推幼女落井與妻蕭氏自縊

巡撫常大淳時已調任山西留辦軍務城陷殉難子

集松巡捕增喜楊文先馬登雲同死其親戚家屬遇

害者二十人大淳衡陽人進士增喜漢軍旗人文先

登雲皆江夏人 學政馮培元投井死培元仁和人

進士

城陷殺聲喧闐城中鼎沸已而賊大隊入漢陽門傳

令云官兵不留百姓勿傷 賊入獄釋諸罪囚出而

報復雪警兇暴彌甚 夜三鼓賊執械明火巡街

武昌紀事

五

鬼聲四起或至打居人門戶自是夜靜往往皆然聞者心悸

初五日 殺人盈街 太陽慘黯無色 賊三五爲羣

入人家搜括財物加刃於頸逼索金寶如是者累日

夜新街失火賊驚起往救尋撲滅賊因有戒心下

令云僮更有失火延燒者四鄰皆斬於是人各惴惴

惟恐祝融與孽也

初六日 賊入城日眾皆居長街列肆及人家大廈

賊收羅軍器 使人舁火藥局硝磺入船 僞東王

楊秀清傳令止殺 脅城中人相從謂之拜上蓋入

彼教必以拜上帝爲重也分設寫名數館從之者皆

至館報明名氏年籍登簿記注既寫名則羣居一所

初以十人爲一館旋以二十五人爲一館皆設頭目

領之 荆門知州金雲門休甯人以寒素起家潔身

愛民荆楚之人甚德之是時奉檄在外家留城中官

邸城破室汪氏二女皆自縊第人銘守戶三日不食

賊至排闥大呼殺妖人銘凭樓闕從容云我兄爲清

白吏何妖之云賊怒登樓既見三尸始相視歎息已

欲脅人銘降人銘據胡床仰視大言曰死耳降則不

能也意態自若賊目壯之往復婉言勸使拜上乃曰

武昌紀事

六

無論大節萬無可踰且我一降對此三尸何賊目知

其心不可回遂弗強賊以巾蒙首不戴小帽衣無領

無馬蹠使民間效其服飾故帽領等物亦皆棄置

弗敢御惟人銘一無更易自始至終抗義不撓可謂

難矣徽言嘗書其事策入文集中而識其崖略於此

賊據城中米鹽日分給各館使人毀窗櫺及木具

爲薪 賊設僞聖庫於長街汪姓綉店凡珍貴之物

咸納焉 賊於城之東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許築長

牆固守於內而城上不多設備僅十數賊居敵樓又

於黃鵠山崎起望樓高數丈我兵來攻兩陣相接賊

於望樓中窺見即以次飛報乃整眾凭城而守餘日未嘗登陴也

初七日 提督向榮與張國樑兩路兵大舉剿賊守備薩國亮獨先爭上小龜山眾奮勇繼之賊賊於東郊日暮引還國亮陣亡自是間一二日輒進攻聞賊每不利未知其詳不能縷述後凡我兵大勝得確耗則書之 偽東王傳令使民間收拾積屢潔淨街衢違者斬於是多昇至漢陽門外投之江 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賊皆拋擲城下積柴焚毀穢氣薰天

初八日大雪 土著痞棍不長之人既降賊以紅帕首武昌紀事

七

日持刀四出恣意挾括視長髮賊彌兇而彼雖窮巷窶廬之家亦莫不囊空解罄寸物無遺時因目之爲本地王爺蓋民畏長髮賊呼曰王爺故於若輩云然賊婦入城皆大腳高髻方能任重可勝二百斤服飾都麗雅弗稱體 賊造浮橋自對岸晴川閣至漢陽門江岸以巨纜橫縛大木上覆板障人馬來往履如坦途

初九日 賊令民間掃雪 賊首偽太平王洪秀全入城偽王偽官等從之者甚眾 偽太平王居撫署以黃紙黏大門首硃書天朝門大堂書天朝殿 偽東

王居藩署偽西王居督署偽北王居臬署偽翼王居學政署亦以黃紙黏大門首硃書某王府大堂書某王殿 偽南王馮雲山賊中今無其人蓋先敗死全州 賊竄出全州同知江忠源獨帶楚勇扼之於蓑衣渡攔截屢戰三晝夜無少休復伐大木於下游築壩塞河賊大窘夜悉棄舟遁是役也陣斬雲山竝偽國宗偉止是聞亦擊斷賊死者二千餘所遺輜重皆爲我有惜河東無營斷賊右臂

初十日 冰雪交融檐溜聲滴瀝竟日泥濘滿街賊見人著油鞞皮履者輒強取之 漢陽門外有鄉民來

武昌紀事

八

肩挑貿易皆鷄豚魚鰕餅餌之屬賊許人出城買物自是亡者甚眾後賊覺之始命守門賊盤查嚴密然脫逃者如故不幸見獲亦甘殞命 賊僭設偽進貢公所使民間進貢凡金銀錢米鷄鴨茶葉皆可充貢且云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蓋進貢與拜上異拜上則爲兵進貢者依然爲民也於是人爭趨之時城中錢米富有者無幾皆捧盤米上壓百錢或千錢惟典商及素封之家有貢黃金多至數百兩貢銀錠累置案上前後使四人舁之者然亦寥寥可得而僂指也初賊謂埋藏金銀搜出闔門斬首膽怯者遂束手無策

任其取攜及是聞進貢仍得爲民皆不惜傾國倒廩出之至僞公所次第摺入數長髮賊各以其彙收訖予一紙上鈐僞印大書進貢二字其貢金銀者給僞執照署楊秀清蕭朝貴二逆左輔右弼僞銜號

賊使婦女歸館以數姓併居一家亦以二十五人爲率

十一日 凌晨賊往閱馬廠講道理賊本邪教講道理者如禪家說法之類先期建高臺有戴紅氍大帽賊年四十許面瘦削繫玻璃眼鏡手持白筴儼然踞上座旁一童子執刀侍賊揮筴招人近臺下若相親狀

武昌紀事

九

所言荒渺無稽皆煽惑愚民之語有壯者排眾直前抗論折之賊怒甚以五馬縛其首與四肢鞭馬回駛卒不能死乃刃殺之其人瀕死笑曰吾得死所吾可見祖宗地下矣惜當時不傳其名氏

十二日 賊至貢院點名使人鳴鑼傳呼於街曰凡城中人及進貢者皆往聽點遲悞者斬於是人處至滿堂滿院語聲喧雜數長髮賊據案拈筆招呼唱名勢紛紛不暇給已而人逾眾一虬鬚賊起視晷影已西入意欲歸共事者議不合至相詬厲推案而起遂罷點 是日賊入黃州

十三日 賊使城中人分駐城外又有過漢陽城者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爲一營使二長髮賊爲正副營長領之自是賊控人出城殆無虛日百姓得居城中者十無二三矣

十四日 賊傳令駐城外已入營者概行短裝掛號布長衣皆裁半雖紫貂海龍外套亦一剪斷之 賊分十軍曰前一前二後一後二左一左二右一右二中一中二其號布鍬木印刷截黃布方長可半尺餘前曰太平某軍後曰聖兵 賊始謂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至是皆挂兵字號布乃知前言詐也 賊營僞正

武昌紀事

三

副長緝人髮清單簡一能書寫者掌書記少壯有力者二十五人爲正牌老幼爲牌尾有疾者爲能人送入能人館有醫爲診治賊忌病字故有疾人謂爲能人然不解其命義何居

十五日 賊率脅從之人往蔡店擄米穀財物途次賊潛逃七十餘人倩人薙髮酬錢一貫脅從人逃者尤眾

十六日 賊傳令城外已入營者各執器械

十七日 大風斷賊江中浮橋

十八日 我兵乘風縱火焚賊寮蓬敗之中和門外殺

賊甚眾奪踞其營獲器械無算

十九日 賊復縛木為浮橋更多繫大鐵鎗重三四十斤者拋江中視前益穩固雖大風浪不能動 賊令城中婦女更遷往火巷歸館遲延者鞭垂促之時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婦女雖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負擔抱兒挈女絡繹衢巷至則有賊婦領之服飾華美有釵釧者輒為賊婦所奪每館賊日發油一盃人各發穀三合其居僻巷先與四鄰聯數十人為一館者得不遷 賊於城外長牆多建更棚夜間使人更番擊鼓時有偽官巡查

武昌紀事

三

二十日 賊至青山沿江邨舍擄人歸鄉民懼賊裹脅來售食物者漸稀

二十一日 賊有闖入女館欲行姦者婦女號呼不從賊目聞之駢戮數賊懸首漢陽門外

二十二日 僻巷人家尚有藏匿未出者賊搜出決臂數十即於城中歸館其老羸聾瞽殘疾者分別設老疾館處之

二十三日 賊傳令凡衣服美者皆須有聖庫印方許服襲城內外偽官十數人分途鈴印紛紛竟日遇狐貉輕裘偽官輒攬去曰若何堪服此 賊日使脅從

人擔城中各倉穀米入船力弱不能勝者沿途少休輒遭鞭斥人不堪其辱或復投水死 豐備倉穀最多賊一時不能空之竄後猶餘數百石

二十四日 天氣嚴寒附郭諸湖冰凍堅厚上可行人湖勇二百餘人降賊潮勇及廣西捷勇俱極跋扈沿途肆擾搶奪財物褫人衣履淫婦女強占邨舍瀕行則焚毀天寒所居左右林木伐盡為害與賊相埒古云旅舍無煙巢禽無樹不幸於今見之提督向榮駐營卓刀泉嘗於姚氏祠堂誘誅百餘其邨遂有降賊者

武昌紀事

三

二十五日 賊私造偽時憲書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節序凌亂以是日為歲除 首逆僭稱選妃使民間女子往閱馬廠聽講至則選十餘齡有殊色者六十人即偃令入撫署從此沈溺狂瀾遂與父母永訣矣 賊偽官等進貢首逆賊婦進貢偽妃皆鋪黃紙案上羅列巨盤所盛蔬肴餅果務期豐滿使二人舁之鼓吹前導備諸醜態 每營賊給豬一頭錢數貫為度歲之需亦閒有給牛羊者

二十六日 偽官詣首逆慶賀賊婦詣偽妃慶賀皆著犁園衣甲是處金鼓鞞楚垣嚴然一大劇場 城

內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紙厚至寸許

二十七日 我兵進攻大獲勝仗殲賊千餘斬偽官八殺傷者尤眾賊於是震恐遂有竄志 布政司廣儲

庫銀七十餘萬糧儲道庫銀十餘萬合鹽道府縣庫銀總計之約銀百萬賊悉昇之登舟

二十八日 賊昇銅鐵礮入舟

二十九日 賊傳令各營備一月糧鋤鋤四具

三十日 夜四鼓賊於府監後空屋舉火鄰舍婦女睡夢中驚覺披衣曳履逃出四竄包裹繡鞋簪珥之屬狼戾道上天將曙暴雨沛然火乃熄

武昌紀事

三

三年癸丑正月朔提督向榮總兵和春秦定三都司張國樑共督兵進攻大敗賊於東郊 賊治裝登舟賊婦亦紛紛捆載出城 驅火巷女館婦女概行登舟人眾舟不能悉載有坐江干凍餒徹夜者有登舟奮身躍入江濤者有死力挽賊婦共入水死者

初二日 賊婦入僻巷各女館搜括財物 偽王偽官等詣首逆辭行退至偽東王府會齊以次出城須臾首逆僭乘黃氈轎啟行其後有肩輿百餘乘 城外各營賊皆由浮橋過漢口惟東門外有賊千餘抗拒我兵薄暮始倉皇渡江半渡賊即傳令焚浮橋 是

夜城中焚廬火環起赤光燭天明如白晝照見江中賊舟往來纖悉畢見我兵由忠孝門中和門兩路攻入城中賊奔竄躡蹤掩擊中礮落水死者無算侵早賊舟皆於對岸下逸提督向榮率兵追剿留副將瞿騰龍守城武昌克復

雜論附

賊首洪秀全廣東花縣獅嶺客民或云秀全乃湖廣軍犯未詳其本姓其言洪姓及花縣人者偽也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三日與其黨馮雲山在桂平金田村韋正家聚眾倡亂其先拜會時粵西紳耆疊次聯稟乞究治當

武昌紀事

四

事置弗問遂釀禍亂馮雲山亦花縣獅嶺客民英夷亂後居高州香港授讀展轉入夷教久之言欲往粵西傳教夷厚贖之遂以其金廣結募民故今賊眾晨夕讚美耶蘇七日禮拜與西洋天主教無異以此論之外夷之貽禍烈矣哉

楊秀清不知何許人舉動詭祕雖其左右莫能盡知外似端緒紛亂而實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夥黨有事傳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賊所倚賴者秀清一人而已其能謀善戰之蕭朝貴馮雲山皆相繼登鬼錄賊勢近雖強盛而內已龜燭不振

賊中博白人數千皆教匪也洋夷賄屬華人往彼傳教
比年欽州渡船送夷人至博白彼處男女躬迎甚眾禍
機所伏知非一朝聖人所由杜漸防微奇衰必禁也

明季西洋人利瑪竇撰乾坤體義陽瑪諾撰天間略艾
儒納龍華民輩亦各有撰述如西學凡四字經諸經解
會中規約等書皆廣耶蘇教之說支離荒謬竊釋氏之
緒餘有捨死救生奉天主升天堂云云欲使入教者雖
至橫死不悔故賊得從而揚其彼藉以挺亂其所造偽
書遂言上帝爲天父耶穌爲救世主真心敬禮之者天
父下凡佑之享福死後魂得昇天不受閻羅拘捉且斥

武昌紀事

三

閻羅爲妖諸凡百神皆爲妖魔遇廟像輒焚毀無識愚
氓見彼所爲謂天壤間無復有鬼神愛敢肆無忌憚助
之爲虐其死心爲彼甘蹈白刃者以此非賊真能如古
名將信義素著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陽瑪諾輩所撰之書不過欲動
下愚今賊僞書三字經襲其舊說則爲所誘者類皆鄙
野村夫可知指日元凶授首餘夥自悉解體散竄驛騷
撲滅無難此可預操左券蓋逆黨戾氣所鍾原非權奇
英物自不能更爲寇蓄久稽顯戮矣

案西洋天主教卽古所謂祆教其來已久閱微草堂

筆記引證極詳特唐宋以來皆未盛行自明萬曆開
西士利瑪竇入中國以歷法知名當時遂挾術自衛
誘人傳習其教炫赫逐漸蔓延直省黃岡吳德芝有
天主教書事閩人張希周有澳門圖說皆深言其害
我朝雍正二年奉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
散處各省者該督撫飭地方官俱遣至澳門安插所
造天主堂改爲義學公所凡誤入教者嚴爲禁諭否
則併地方官一律治罪於是積穢汰滌淨盡自辛丑
之變其燄復熾閩粵上海甯波皆建立禮拜寺聚眾
誦經其書流布民間近時入教者頗眾儻不早爲禁

武昌紀事

六

絕恐日久更藏姦慝此患未除彼患復萌籌維國計
者殊深杞人之憂特著於此用諭當路

凡爲賊擄者類多商賈力田之人勇藝弗精槍矢不能
命中本無長技可恃驅之鋒鏑之際未始皆心所甘特
惑於邪說遂視阱獲如坦途然此輩可行間使之攜貳
亦可招撫使爲我用前事已有成效在當其責者之相
機而動耳

賊中無讀書練達之人故所見諸筆墨者非怪誕不經
卽麤鄙俚俗此賊一大缺陷蓋天之所不與也

自僞東王以至卒長偽官各有牌刀手若干人其多寡

以漸而殺此乃賊左右心腹巡查傳令皆所掌也遇黨類有犯律者牌刀手即可專殺

賊婦亦有偽職與偽官相等開當出戰紅綃抹額著芒屨頗趨健

賊初軍律極嚴雖首逆戚屬無敢犯者如十人出戰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繼進不敢退退者立斬故其下皆用命出死力抗拒我軍其後烏合太眾不能復然矣

賊每戰各營正牌二十五人居前當鋒牌尾老幼輩助聲納喊方戰大呼殺者三勢殊兇猛蓋勝敗所由判也過此則易摧折矣

武昌紀事

三

賊酷愛髻齡童子見輒攜之去有慮其身歷行間慣觀戰爭危事後恐滋蔓難圖者竊不以為然幼童多屬善良子弟其為賊擄原非得已且在彼中曰惟遊戲徵逐從未嘗練習技勇講求韜鈴一旦無所倚恃必將震賊失措奚暇螳臂當車張其壽徽耶

賊首僭稱偽號者七人其最著者偽西王蕭朝貴負膺力凶悍異常嘗單騎片時殺百數十人如行所無事寇長沙被我兵於南門城樓發巨礮擊死屍埋老龍潭經南撫張公亮基起獲驗明梟劉茲乃其遺孽甫數歲耳又偽翼王石達開偽丞相曾天養偽元帥羅大綱即羅亞旺

亦頗驍果能戰其餘偽北王韋昌輝偽燕王秦日綱等而下之皆猥鄙無能之輩不足數也

賊專以邪說煽惑人無他術惟焚人屍骸取灰製藥用之攻城則毒甚

賊最愚頑可笑者或臨陣或患病與凡一切事皆對天祈禱口中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謀遂意祝畢赴湯蹈火在所不顧賊初起覺時竊據金田村僭號天德而今賊偽示皆署太平天國字樣呼首逆曰天王自湖南來竝不聞有天德之說傳聞賊中有供奉木偶或疑天德即指木偶而言殊不足信賊教望空禮拜不喜神像見輒

武昌紀事

三

毀滅決無復奉木偶之理假使有之想即所敬耶蘇或所宜然又疑敬耶蘇者多供十字架與木偶不昭合不知京城宣武門內之天主堂所供耶蘇實一美少年余嘗目觀趙雲松樵曝雜記亦載之則此木偶斷為耶蘇無疑謂偽號天德指此直瞽談耳大抵賊多詭幻忽僭號忽中止忽滅神像忽奉木偶其故均無足深求也桂林城根多堅石賊攻文昌門時掘之累旬不能入隨即颺去後在耒陽招得空煤人甚眾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為長技其法於數里外開一巨洞以大木上釘橫板旋進旋以木承之故無壓墜之患其木兩旁可容人

出入所空之士卽於此擔出旣達城足堆滿火藥或以
匱盛之而皆藏引線竹筒中預刻其時爲引線之長短
隨遲隨疾皆可豫定位置旣畢乃靜候轟裂乘勢攻入
破之無他但沿城有濠深廣賊技自窮然城垣卽破賊
陷而內果有精兵宿將抵死守禦僅此缺口賊眾亦難
一時闖入有闖入者亦屬自投網羅正可儘力截殺蓋
賊由外入內其勢逆我兵由上擊下其勢順難易攸分
勝算在我矣城上又必多備人夫及沙袋土石等物一
遇危急取攜如意平日區畫周密臨事自無他虞其要
尤在守陣之士膽壯氣定無倉皇失措之狀則任大變

武昌紀事

完

當前制之裕如矣

賊瀕行時留牌刀手數百人於城內使縱火燒燔是夜
適我兵攻入賊始鼠竄而潮勇又肆行焚掠長街賈肆
火於賊者半火於潮勇者半豺狼毒饜兵燹旋遭天之
降禍亂於楚可謂烈矣然向使大兵遲一二日始克復
則賊將逞其虐燄武昌十萬戶恐化焦土矣
賊善偵探善設伏善結營善致死於我善據險要地勢
善詐爲我軍狀善爲奇正抄合之術其所短在器械弗
精備不善用銃礮馬匹瘠瘠臨陣多顛蹶又烏合太眾
軍糧一時難繼會於長沙忍餓遁逃深犯兵家軍資

竭欲掠無所大忌竊揆情勢務宜及早扼要斷其接濟
迎頭攔擊遏其凶鋒沿途設伏撓其銳氣寬宥脅從散
其羽翼挫長攻短因敵制勝是在當事

古今軍中利器異時殊宜近惟火礮最擅制勝我朝開
國及平定西域征兩金川前後大小戰功皆賴其猛烈
之力欽定皇朝禮器圖式詳載諸礮名式如天聰五年
造紅夷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其後復造神威大
將軍神威無敵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皆是此次賊
寇武昌城上置大礮自七八百斤至千斤者轟擊皆不
能踰江約計礮子所及僅三五里而止令人憤懣僉咎

武昌紀事

三

鑄法不精弗如登州之礮可擊四十里東粵之礮可穿
土尋丈爲能得力竊謂此乃火藥未盡善礮不任過也
武備志詳載造火藥法以研極細置手心然之不熱手
爲佳近又見勞司馬光泰所著礮藥說亦極明白精當
爰節錄之以備采擇其說云煉硝煎至二三次白糖以
去盡其泥蘿蔔以去盡其鹽雪水以去盡其礬然後取
面上之牙入用其底清水漂之盡如雪體而止其次煉
礬茶油煎之以去其面牛油煎之以去其底尤重選炭
洋人用藤炭俄羅斯用布花炭中國無藤麻杆代之布
花則紅線絨把煨以良工自能成炭又參用葫蘆殼炭

摩犀公角炭大梅片麵製法柳炭照常麻杆去頭尾火
候宜細煨葫蘆殼亦同摩犀公角打碎以鐵鍋煨之使
燒透煙盡而止再以芭蕉樹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
其水加大梅片共入鍋內鍋外用滾水泡之使鎔化成
糊收存待用每藥一百斤用淨硝七十六斤淨礬十一
斤麻杆炭四斤柳炭四斤布花炭四斤葫蘆殼炭半斤
公犀角二兩梅片二兩煨煉成糊入汾酒二十斤合春
為藥春力愈多愈好研煉有光然後羅篩成細粒以少
許置掌中火試之不燒手此為上藥先時須較準各礮
食藥分量一一記明某礮食藥若干用紅布袋盛之配

武昌紀事

三

合藥罈大小裝入再用引門鐵錐探入刺破布袋然後
下烘藥點放乃可得用至放礮之法遲速疾徐更宜講
求凡大礮裝藥甚難不可輕放必待賊將近可以一放
成功否則賊未至礮先鳴後無以續即擡礮鳥槍亦然
五放則礮身通紅不能入藥故點放不可不慎惟子母
鐵礮自朝至暮可連環接放最為得用苟能多製此礮
配用此藥何賊不可克何敵不可攻孔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此礮此藥即利器之謂

賊圍撲城時聞當路請亂問休咎亂運動如飛判云可
喜可賀這億萬生靈得保厄脫你看那江漢民人何不

擄舟過只落得屍骨滿沙坡血紅一片漲江波大劫數
今已無多這省垣城郭難破只為受人託使我重添三
分過逆天意遲一紀纔得總結果時方幸可保無虞後
十餘日城卒陷又吾友葉君慶恩以布政司照磨需次
蜀中後以迴避鄰省意欲來楚請亂判示亂書云這世
人遭網羅只為姦黠心大苛陰招造物怒勞勞空蹉跎
我今來此為君歌勸君牢把中流舵脫一失手將奈何
漫言此去防巫峽風波之外有風波怕只怕有人吹裂
江城笛惹得梅花到處多骸骨成山血成河嗚呼只為
姦黠心大苛葉不甚解心殊怏怏舟過三峽遂有覆溺

武昌紀事

三

之患幸旁舟救起之衣物盡失及來楚莽年又與斯難
風波之外有風波之言驗矣此與前亂仙所判同一神
妙莫測蓋一則時事太迫則反言其害一則遠見幾先
則微露其倪觀此殊歎禍患之來不可謂非人事之有
以感召也自來一切水旱蟲疫之災莫不由人心不古
奢淫姦險所致語云禍由人與良非誣罔武昌自戊申
後迭經水火迄無寧歲一昨更遭刀兵之厄民不聊生
道路怨咨殊怪彼蒼不仁獨不思桂林長沙頻年豐稔
人物咸若近亦被賊蹂躪而孤立崇墉困之數旬終不
罹破城之慘以視武昌之既遭賊害復被容兵焚掠者

夫相徑庭此可見人事之不齊豈天心私有愛憎也我朝列聖相承勤求民瘼舉前代種種秕政一掃空之如天之德浹洽至深方今聖躬在上惻痍彌廬求諸往古一代帝王如皇朝之先後同揆者誠無倫比凡在率土宜如何濯磨自新以仰副醞醞雅化其有自底不類上干天譴致煩宵旰之憂者撫衷內省當亦面熱痛自懺悔矣凡仙之事本涉神怪儒者所弗道茲於變亂之餘姑錄之以廣大眾聽觀者以是爲訓世箴銘而天良發而迷途返夫奚不可

燭齋遺詩附

武昌紀事

秋夜

客身涼意覺惆悵客衣單天地浩然肅江山如此寒高峰蟾影瘦大野木聲乾得意看鵬鷲凌霄刷羽翰

登嚴州東山

春山綠到寺寺路靜聞鐘雲擁諸天鶴風生萬壑松亂流橫斷峽孤塔立危峰回首來時路寒烟翠靄重

次韻奉酬張南山先生見贈

豈有才驚眾窮愁且著書客留滄海久身比舊山臞青眼來耆宿高歌起懦夫感深飲醇意盛會集朋徒

章門送林雪舫茂才若海之楚

我到南昌郡逢君向鄂州言尋九疑麓去上一孤舟野甸迷芳草空江急亂流片帆行漸杳落鴈數聲秋

送和文炳照磨歸里省親

寥落天涯十二春翩然得意省慈親石尤風莫秋來起江上才歸萬里人

曉過鄱陽湖

江天寥廓曉濛濛極目烟波一望同去鳥背飛彭蠡月輕颺斜趁鯉魚風平湖潦盡多迴岸客路秋高正落楓觸忤長途遊子淚十年九度感飄蓬

立秋日京口曉渡

武昌紀事

言

瑟瑟西風送畫橈波間雨點認金焦江山悅目詩情活歲月驚心客路遙殘夜霞蒸京口樹高秋月冷海門潮耳邊喜有清鐘聽直到揚州廿四橋

癸丑聞河決

正憂羣盜中原擾又歎橫流巨壑奔大地蒼生淪水火幾人赤手正乾坤賈生太息空籌策陶令歸來早閉門萬里長安雲漠漠愁來北望獨聲吞

南昌章江門城樓癸丑夏秋江忠烈公駐節所也

乙卯春自潯陽軍中奉檄來茲得重登焉感懷疇昔泫然成詩

昔年仗劍豫章遊滿眼旌旗歷怒流大將偶來成砥柱
孤城危處見神謀我今獨抱西州痛公在應無南顧憂
章水匡山難久眺漫天風雨黯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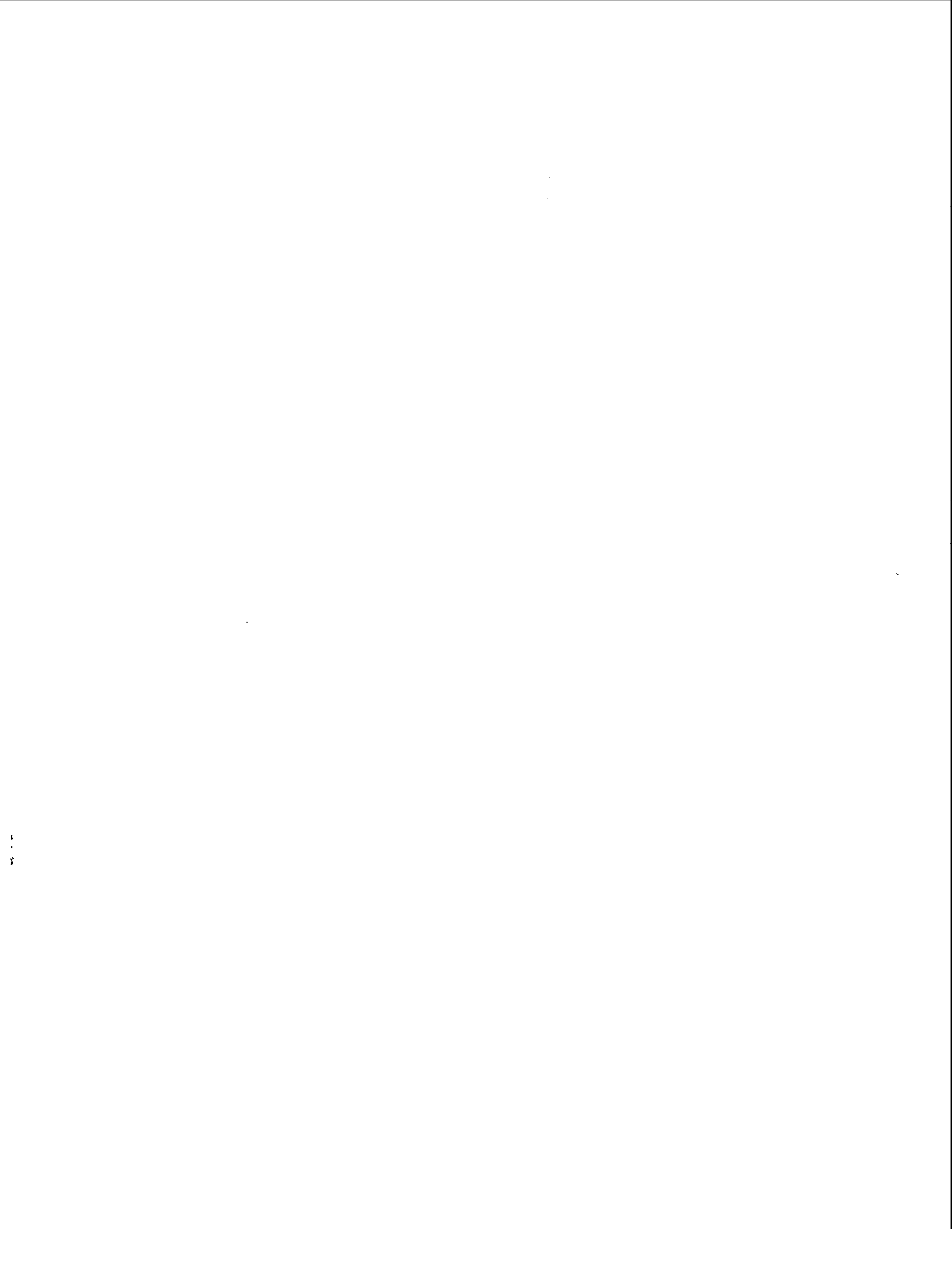
章門病中感懷

旌旗不捲亂雲收獨倚危樓望九州紅葉題殘征士淚
西風吹動杞人憂斬蛟誰繼澹臺後射虎公真李廣儔
滿目河山經百戰及身功業定千秋

炳齋所著湖海詩集經劫火後散逸無存茲特卽平
時所記憶者略述數首附於卷末俾憐才之士見豹
一斑足知全體云吳昌言記

武昌紀事

三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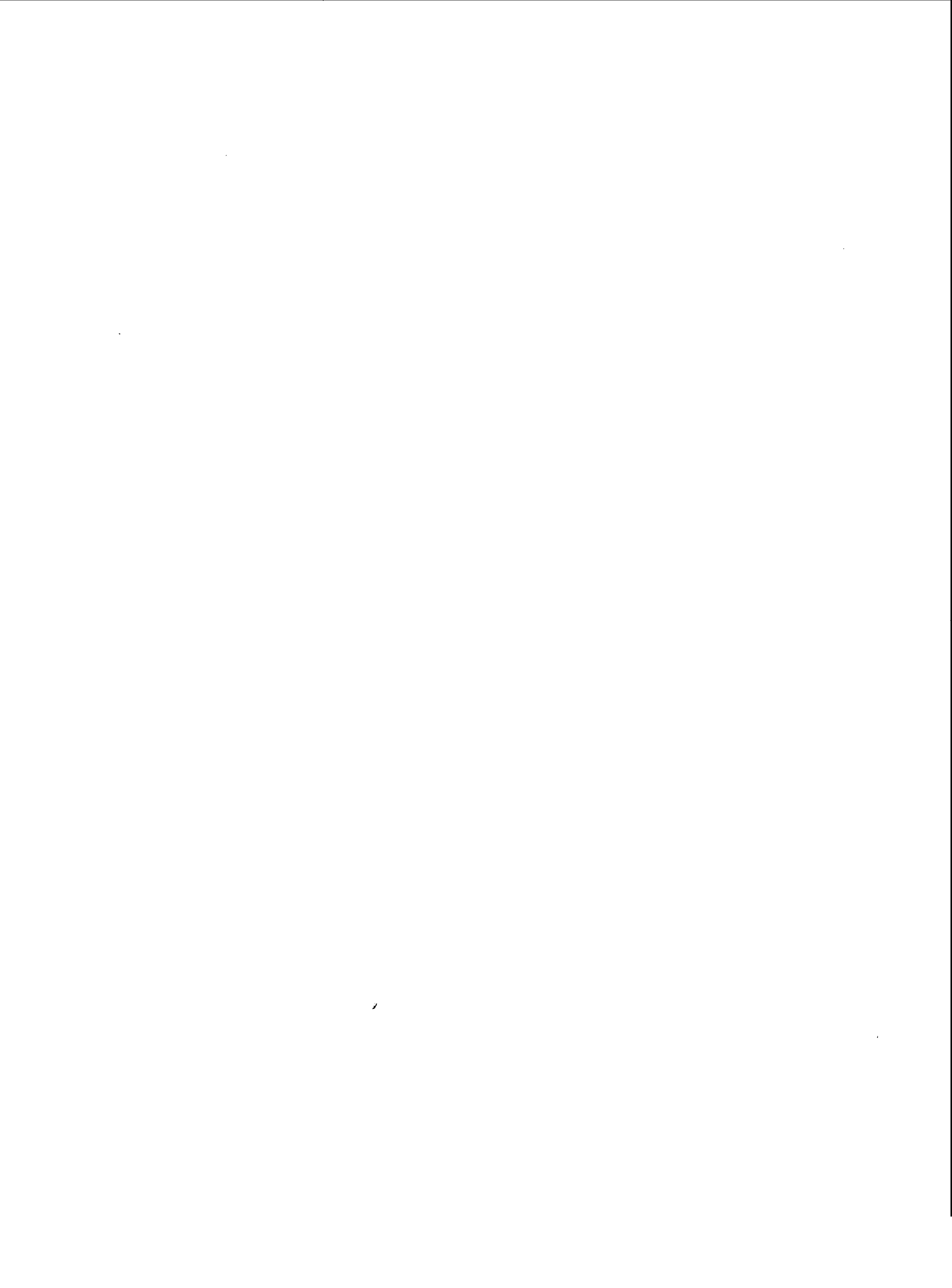
周

紀

事

胡
猗
安
顯





星周紀事卷上

王萃元輯

道光二十七八年間粵匪起事勢日蔓延

咸豐二年癸丑春二月十二日南京失陷時予因試事在松江郡城聞制

軍陸笠夫先生殉難旋有營兵潰回者逃軍門福公亦抗節不屈於

是居民驚惶無措邊徒一空

三月初二日學憲何根雲先生按臨歲試生員多報游學與試者甚

屬寥寥即文武童生亦大半沒草塞責每逢局門考試天陰晦寒雨一日

地震數次人人危懼二十二日試學學憲諭諸生以靜鎮爲上且慷慨

星周紀事

卷上

一 上海掌故叢書

談經濟以爲武夫不足與有爲也方南京之陷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風鶴之驚千里一轍幸向軍門提大兵東下紫營孝陵衛築長圍困之

賊匪不至下窺東南半壁藉以支撐者七八年然而人心思亂土匪內訌

先是有青浦縣境向充地保之莠民周立春竊糧滋事鄉愚被其脅從於

黃渡舊青浦地方聚衆拒捕官不能制潛與雜居上海之閩廣匪徒勾結

聯絡約日舉事

秋八月初五日閩廣匪夥潘可祥混名小景子率領匪衆闖入縣署縣尊

袁公黑賊遇害賊首劉麗川等劫獄據城初七日予因探親親串

到城見匪類以紅布裹頭爲號四城門備貼僞示如醉如狂夜郎自大爲

之憤甚鄉間訛言四起朝不保暮旋聞南匯川沙嘉定亦相繼失守十

四日賽神賽會約共保守鄉里十五日周立春破青浦城據之十六

日上海踞匪猝至法華鎮被慘粵鄉民格殺不少十八日又至被格殺

三四十人二十日臬憲吉公統兵攻克青浦城南匯川沙嘉定亦

相繼克復逆首周立春就擒送省垣正法二十七日吳淞江兵船絡繹

而下即殺死衛鋒賊四十餘人嗣後東北隅砲聲日夜不絕

九月十四日龍華陳心泉持府尊藍公論軍來以該鎮設立義民局

經費支絀諭老人於永榮等四布莊借捐錢數百千文以濟餉需予告以

俟老人蘇州同時連辦伊執不允十六十七等日予同程春團姻丈至

各布莊告知此事皆推諉多端二十三日老人自蘇州歸旋患瘧疾

冬十月初一日委員章廷鳳齊府憲諭軍來并囑老人自至南營面

星周紀事

卷上

二 上海掌故叢書

稟初二日晚潮退時同委員扶病乘船赴滬弟子既從初三日見府

尊稟述一切詎義民局中彭泰等於府尊前搬弄是非遂將老人船管押

在白蓮涇地方并派糧勇十名到船看守滋擾不堪予以朱提若干始散

去初四日清晨予詣白蓮涇舟中問視起居幸瘧疾漸愈囑子誅小心

侍奉予乃至森盛布號晤朱心農商酌事理詎心農一味支吾毫無實際

仍至鄉間四布莊達老人之意唇焦舌敝置若罔聞甚有如昌記莊夥朱

葵卿者見予將至其門竟越窗而去避匿不會面也不得已將家中舊存

棉花賤售湊成佛餅四百枚具稟奉繳求釋放詎府尊入彭泰等之譴意

猶未慷慨則收而稟不准也時城中布號俱遷在浦東予欲與月湖叔父

及春園令耶翼卿表叔過浦告貸而天適大雨乃取草屨一雙纏於足冒

雨而行自新橋至三林塘周浦諸處不下四五十里泥水沒於腰衣服盡溼至則晤奕昌號友陳啓暉告以意頗似首肯爲鄭正己所阻卒不應乃於周浦僱一小舟約行二十餘里抵新場鎮晤倪翁甫蒙貸百金吾等三人匆匆出門不攜行李此間又無客寓夜宿舟中時已十月下旬雨止天晴西北風驟起睡至半夜寒氣入骨幾不能伸縮焉 二十六日步至諸翟鎮僱舟赴蘇拉汪漢賢同至興號錢莊晤倪小山囑其籌辦若干守候數日始辦得二百金

十一月十一日回里東移西挪又湊成六百枚之數將去奉繳并送委員馬姓門工王姓共百餘金 二十一日始釋放歸子詵從歸是役也連舟盤使用共千餘金雖因公而費以後均有着落而措辦艱難實予小子生

星周紀事

卷上

三

上海華故叢書

平第一次棘手事也

四年甲寅春三月初九日予時僑寓蘇州望齊門外忽有游勇紛紛沿街騷擾詢其故乃知上海大營於本月初六日被西人衝散潰勇到處滋事法華北新涇一帶大遭擄掠爲之罷市云

夏四月初五日老人在蘇州予店家中約黎明時熟眠未醒忽聞槍砲聲四面旋繞未幾寢門壞戴軍裝帽者蜂擁而入予意是潰勇爲患矣豈知有阜隸掠帷帳挽予髮問曰爾是王某之子否予曰然即用十外斤大鍊條套予頸牽至陶然廬有蓄髮賊跪在地座上官員三位其六品翎頂者詢知爲縣尊孫公諱謂予曰本縣奉撫憲札以昨夜大營獲奸細莫姓據供爾父與賊目小景子有舊去年寄火藥數十張在汝家特委營官

二員帶領撫標兵四百名飭本縣協同到此起賊予聞此語心始慰對曰果有此可逐處查檢也公乃同二營官閱視殆遍謂予曰吾固知此係誣害但吾奉撫憲札須銷差爾宜隨吾去事得明白即可歸爾時兵勇擾攘居民除婦女外皆係繫之公飭令釋放有某勇擄永榮莊布若干匹公見之欲以軍法從事以故整隊而返不至大肆騷擾已刻至法華阜隸繫予於公館門首之班房中居有頃公坐堂訊供二營官亦旁設座予與莫姓對質辭既窮公命將阜隸所繫之鍊條解去謂予曰可至外邊用飯即隨吾至大營午刻予隨公至大王廟大營守候至申酉之交營弁喚予入有藍頂官員設小桌倚楹坐操土音訊予曰爾父與小景子有舊否予曰無有宿讎否予曰無然則曷爲莫姓賊供有火藥寄爾家乎予曰不知也命

星周紀事

卷上

四

上海華故叢書

予起方下階有僮僕復喚予入引至東側廂有紅頂官員在予攜衣跪即扶以起相與並立而語皆中州白不可曉既出則有持令箭者與俱同行之阜隸謂予曰頃戴紅頂者即吉大人也頃所語者蓋謂此賊無端誣陷可惡之至當即殺此賊俾汝觀之故持令箭出者將殺莫姓賊也予曰時已晚不及觀矣遂匆匆肩輿而返合家欣慰方縣尊之奉撫憲札也本限三更時帶兵啓行公曰是不可倉猝當俟天漸明故得以無恙設於三更即至居民不知緣由將謂潰勇滋事勢必格鬥則彌天之禍其可測耶予家感公厚德即恭送明察秋毫匾式嗣於滬城克復後懸之公館是役也如迅雷驟雨頃刻即見青天然卒不解其何故久之始悉願末蓋去年冬間老人被押白蓮涇時有森盛號管門者松江人王棣生代號友奔走官

場得六品功牌遂乃遇事生風倚勢嚇詐圖騙錢財老人窺破其計不爲動迨釋放歸又坐轎至予家硬索卒不予以此懷恨莫姓卽爲棧生拾轎者也性癡呆棧生指使伊僞爲奸細且教以如是云云可大獲當與之瓜分莫姓者聽其計以致延頸受戮至明年四月初五日歲恰一週棧生病爲莫姓冤魂所攝死極慘可謂報應之巧矣自去年八九月以來上海水陸大兵雲集北至於大王廟西至於羅家灣營壘相望南則至高昌廟沿浦直至王家碼頭舳舻銜尾旌旗蔽天惟小東門外卽是殲場並無官兵阻截城中火藥米糧皆從該處接濟並有奸民販賣鹽菜挑運糞穢以故曠日持久雖屢獲勝仗且用地雷轟塌城頭數丈卒不能得手至是年秋冬之交臬憲湯公松建議於東門起直至北門築圍牆數百丈由是接濟之路遂絕十二月下旬有人自城內逃出者述賊匪業已絕糧百姓更苦不可言樹皮草根搜掘殆盡有以鞋底牛皮燙炸作食者除夕聞砲聲震地較平時尤甚

星周紀事

卷上

五

上海掌故叢書

復最易曾不轉瞬而閩閩樂利閩閩較從前有過之無不及然非有向帥長城之倚爲蘇常屏蔽吾僑小人何以有此安居故當日士民莫不頌向帥爲萬家生佛也

六年丙辰夏五月撫憲吉公殉難九華山

冬十月弟子訛受知於學憲李小湖先生名補上海學宮弟子員

七年丁巳冬十一月官軍克復鎮江瓜州

八年戊午夏孝陵衛大營失守向帥退保丹陽未幾薨逝幸軍門張公名忠義勇敢蹶而復振進紮孝陵衛其爲士民所仰望一如向帥

九年己未春大憲奏本年本省恩科及丁卯正科鄉試借浙閩舉行

秋七月奉旨準於十月補行

星周紀事

卷上

六

上海掌故叢書

九月予小子昆弟皆赴杭應試得以暢遊西湖極一時之樂

冬十一月下第是科上海中式者連北榜共七人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盛說者謂學宮移建西城乃地氣靈秀之所致也

十年庚申春二月下旬杭州省城失守

三月初間卽克復時學憲孫蓮塘先生名按臨科試予應其試松江居民驚惶遷徙情形與天氣之陰晦試事之潦草視癸丑春間無異也

十四日得家信知老母病重多方調護卒不效

二十一日戊刻竟棄不等而長逝搶地呼天萬死莫贖蓋自十四日星夜馳歸至此纔八日奉養無狀彌切疚心

二十三日未刻大殮遵例成服柩停陶然廬東偏此間有章鐵珊學師名及供布同友李子芑挈眷口來避地皆僦居麓莊叔

父空房內

閏三月二十一日子善弟就入學吉辰續膠 二十五日五七葉親友咸來弔奠

夏四月初二日六七在安國寺仗僧誦經忽張姑夫自城中來述云近日西路風聲殊劇欠佳自此以後訛言紛紛不一 十三日詠春章師兄來

述備悉金陵大營業經衝散張軍門退守丹陽被悍賊攻破殉難丹陽城外常州無錫望風瓦解制軍何根雲先生坐守常州兵齊餉足賊至不交

一兵不折一矢即擄眷口下船逃至上海和軍門行抵濟關自縊身死

十五日因時事莫測謹將先妣靈柩權厝金家池祖塋西偏用泥土堆積

封固 十六日潮漲時有西兵十四船往西據云至七寶築營防堵 二

星月紀事

卷七

七

上海軍故遺書

十日藩署謀丁浦子眉踰牆而來據述省垣於十三日辰刻失守撫憲徐

公 殉難官紳士庶橫遭荼毒慘不忍言現賊勢猖獗不日將東竄云

二十一日前住七寶之兵船盡數回東而風聲之緊日甚一日

五月初五日聞太倉嘉定均失守 初八日陳心農戴少安來奉縣尊劉

公 諭辦團練飭各相業每團湊足錢一百千文違有警報戶出一人

堵禦即按名各給錢一百文俟該錢用盡再行安定章程 十三日青浦

失守 十四日松江失守時立河北泥岡上見有煙起後二日與衆瞭望

煙起亦如之 十七日更許方睡聞砲聲不絕披衣出門一望見西南隅

火光徹天 二十日晚有官兵往西 二十二日西南隅火光又起 二

十七日午後西面繼發大震探知賊已至泗涇鎮一時居民紛紛驚避先

是聞省垣失守之信囑內子擊兒輩避居俞在明姑夫家有時風聲稍靖

則又回來如是者率以為常是日仍將根雲兩兒寄俞處內子擊三兒至

西牌樓邵姓寓舍予於夜間亦往俞處一路見火光直逼霄漢 二十八

日至西牌樓晤李子芭述昨夜四鼓時老人及諸弟避至王笏山府上鄉人均暗

田家 二十九日辰刻歸家見老人知昨夜避至王笏山府上鄉人均暗

匿田間雖頗仆不顧也蓋是夜也火光燭天繼聲震地而並不見一兵亦

不見一賊詢之西路親友到處皆然真奇事也初劉明府諭辦團練鄉愚

以為自南京至蘇省節節重兵防守猶且不能支持今以上海一隅無兵

無餉而欲使吾輩農夫力圖抗拒不亦難乎即在稍知事理者亦不敢謂

此舉之有成也至是夜賊至七寶鎮西市梢被該處居民連放二砲擊斃

星月紀事

卷七

八

上海軍故遺書

衝鋒悍賊賊黨返奔於是各路民團不約而齊奮持械前往者不絕於道

立將泗涇克復搜殺餘匪聲威大振旋聞中大橋民團亦已於昨日辰刻

隨同官兵克復松江郡城

六月初一日此處民團仍往西合勦擒獲游匪二名即送巡政廳訊明正

法惟昨日下午來之兵勇紛紛退去不知何意 初三日青浦踞賊竄至童

石村 初四日嘉定踞賊竄至紀王廟鎮諸翟蟠龍均喫緊 初五日於

紀王廟西接仗民團稍卻 初六日賊紮黃渡 初七日青浦踞賊竄至

北蕪山 十四日鄉團萬人潰於南翔鎮自月初以來各路民團無一日

不出除有好義之家括困中白米製飯甚者宰豕烹羊團民經過恣其飽

食而團民率早出暮歸且紀律不期更無統制以故卒不能得手 十五

日江北人心瓦解雖此處齊心協力恐不能支晚見溪頭有羣鳥自死波中亦非吉兆每至夜分見舍北舍南神燈閃爍 十八日父老子弟賽神宴會約共保衛鄉里 二十四日本國練勇撥七人赴野雞墩防堵 二十七日晚松江又失守 二十九日午刻七寶鳴鑼至各團出隊繼知爲謠言所惑也 三十日申刻鑼聲忽起晚飯後子誥率領團民至七寶去後大雨如注亥刻得子誥信知賊屯聚泗涇大有東竄之勢現各路團民響至約五鼓時出隊前往是夜四面鑼聲大震各團赴援絡繹不絕 秋七月初一日晨得子誥信知前隊直抵泗涇聲勢大振乃延至巳刻此間團民敗回知追趕太驟至吳楊濱地方被賊砲擊各團潰散午刻子誥歸知現在紫住會家橋兩面相持予方拙根兒出門行未半里忽見婦女

星月紀事

卷上

九

上海掌故叢書

紛紛逃下潰勇絡繹而來詢知七寶敵不住登時失守予因避至笏山處先時內子擊三兒已至此間各房俱至時大雨如注中西之交雨止予至西牌樓鄒氏寓舍二更許內子擊兒輩肩輿而至老二房小二房陸續俱至 初二日四妹福小姐至子誥遷至朱家行盛宅申刻大雨如注予冒雨至俞宅向北一望見新虹橋等處煙焰蔽空三叔父至知老人現居浦東俞伯題橋正美布莊上囑各房遷去可也 初三日清晨僱轎兩乘攜眷口及福小姐作浦東之行時根兒纔八歲雖僱人背負以路遠故步行居多巳刻至華涇鎮晤三叔父拙眷先在因共喚一舟過浦見該處居民安堵如故不覺爽然自失矣午刻至三林塘鎮於施月泉寓舍用飯未刻抵橋頭子誥拙眷先在陣雨又至雨止卽至鄉間看房屋 初四日身體

欠爽服張遠山方藥一劑卽愈六弟子良及張子雲月樵兩表弟亦攜眷至新橋族人聞吾等在此而來就者亦復川流不息此處房屋不過三三下除布房錢房店面外所空隙之地亦屬無多而僦居之男女老幼幾至八十餘人喧嘩擁擠加以熱氣薰蒸困苦萬狀晚刻同遠山子雲至吳家村看屋新橋人來知謙益堂永榮莊房屋焚燬殆盡予家幸獲保全 初五日同子雲至橋頭北面看屋予與子誥及子雲定於借居吳家村房主人爲吳若洲正美布莊門首卽是俞伯題橋高與樓齊立橋上北望日則煙焰迷離夜則火光耀燿砲聲更震動可怕蓋此處離上海約二十餘里云河下停泊難民船不計其數每船總有一三十人不等其無船者酷日沿途擾擾苦極不堪 初六日至吳家村收拾一切一面僱人至周浦

星月紀事

卷上

十

上海掌故叢書

置辦雜物是日三叔父眷口同老二房遷至橋頭北面 初七日晨隨三叔父趁順子成船至關港渡巳刻至朱家行盛宅晤二叔父未刻至梅家弄沈宅晤子誥詢知大股賊匪潰而西走新橋一帶焚燬不少子誥箱件於前兩日運至笏山處者一時焚掠無餘用晚飯後至朱家行大雨初過泥滑難行俾聞松江已克復 初八日子誥隨二叔父過浦予同安叔父三叔父及子善至家真是目不忍見一片荒涼也將家中餘物稍稍運出適縣尊劉公下鄉安撫至虹橋鄉民不知確實望見旗幟頗受一驚是役也僞忠王率賊黨二十萬號稱百萬集湖船數千號直抵上海設僞館徐家匯天主堂指揮賊黨環攻七晝夜而城內兵力甚單幸撫憲薛署藩憲吳縣尊劉身先士卒戮力同心又有西人從浦濱施放落地開花越

城而過直撲偽館左右營之者輒糜爛賊不能支遂驚潰而一路往西更肆焚掠此間如李家濱薄家灣王家巷遭劫尤甚房屋去其大半死者更多新橋被劫者為項桂寶施心保受傷者為永泉翁被擄者為關忠永泉翁之子桃叔萃根之子炳官連前日被擄之岱峯共四人投河者為老武出隊受傷者為項春和謙益堂前後左右俱焚中停四柩亦焚自本月初一日以來賊匪大隊往東攻城而村民仍暗相團結殺死游匪不少昨晨與潰匪接仗陣亡多名李士美薛繼如被害尤慘賊匪殺人如草此間蒲匯通流浮尸蔽江水臭穢不可飲予有句云怪底浮脂方寸厚潮生潮落血流紅賊匪所到之處土匪乘之搜刮殆盡予又有句云一夜西風吹料峭開箱莫檢舊寒衣皆實事也 初十日從俞家宅回家展拜宗祠收拾

星州紀事

卷七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房屋未刻同子善至虹橋看丁氏火燒場傷心慘目初芝山令尊福孺兄歿未匝月柩停中堂芝山遣人來問停與出孰便予曰出之便芝山從予言得以無恙否則房屋被焚靈柩不可問矣 十二日薄具祭品以安先靈 二十三日二叔父三叔父自浦東攜眷回 二十七日聞嘉定踞匪竄至大場鎮

八月初九日託子善護眷口自浦東至西牌樓 初十日內子擊兒輩歸 十三日前沈東橋被擄昨日得返因去慰問 二十日載少安來述陳心農於七月初二日殉難陳涇廟東情形可憫可敬

九月初七日薛春畚表叔來互述流離情狀為之慨然 二十日連日大雨不歇風聲又喫緊 二十四日為保舉出力團民事進集各圖畫保安

議 二十六日賈雲階先生來傳到公諭即日設立團練局以資堵禦

冬十月初三日初設虹橋團練局 八九月間城中設有團練總局至是本邑浦東西俱奉憲設局虹橋居二十之一也該管七圖乃二十八保頭二十七十九二十九保頭二三等圖是也其法按戶出丁謂之壯丁十家中推一人為長謂之甲長於壯丁中挑選尤精壯者謂之奮勇於奮勇中推一人為首使其率領十人謂之團正於每團中推舉一人使其率領團正奮勇壯丁謂之團領另備熟悉路徑及胆大有機變者一人或二三人遠去偵探謂之探丁壯丁不到防團領團正常川住局奮勇則按日輪班十日一輪週而復始每名每日給錢一百文有時聞警出隊接仗則每名每日給錢二百文局中辦事者論一人總舉大綱謂之總辦其下有幫辦

星州紀事

卷上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論一人統領奮勇謂之統帶其下有幫辦又論身家殷實者一二人經理餉需謂之司餉又論武藝精熟者一二人使其訓練奮勇謂之教師團正奮勇有腰牌有號衣有竹笠其器械有鳥槍抬槍矛子除抬槍鳥槍火藥火繩鉛丸持票向城總局支領外皆各局自辦旗幟金鼓亦自辦其經費皆出之田捐按田一畝每日出錢一文地保繳捐以五十日為限論話則有委員催繳則有局差有時經費盈餘則繳儲城總局有時支絀則向城總局領取法良意美井井有條惜奉行者不盡心實力也 初五日寅刻得七寶練勇局信知青浦踞賊出竄焚燒各處山頭練勇者沈符卿奉劉公諭招集者也 初六日西路居民紛紛逃下 初七日賊竄方家窰旋竄泗涇西望煙光密布 初八日七寶傳鐘來囑去築壩於龍珠菴地方

所以為阻截賊船計也是日劉公帶隊至七寶鎮同時臨局諭各地保
 十一月同星南笏山芝山子善至七寶邀同鎮董赴壩工興築每泥一擔
 給錢一文夫方集而雨忽來諸人漸散予亦返舟至七寶是夜同芝山宿
 舟中 十二日西北風起天氣驟寒仍同東來諸君赴壩工 十三日天
 寒甚辰刻至壩上見泗涇民人紛紛逃下詢知賊竄北韓山游匪已到該
 處爰督飭泥夫趕緊挑好

十一月初一日各團團正奮勇到防 初七日晚刻得諸翟局信知賊匪
 竄過紀王廟勢甚危迫當即傳齊奮勇準備出隊 初八日黎明出隊至
 諸翟鎮旋得該局信知賊已退回黃渡本局於上燈時收隊初本憲刊發
 團練章程內載出隊接仗每名給錢二百文出隊不接仗仍給錢一百文

星周紀事

卷七

十三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此次並未接仗本局照章給發豈知該勇意殊不平大肆喧擾請司事幾
 遭不測繼知新涇局事同一例亦被局勇肆擾旋得城總局傳單每名給
 錢二百文嗣後出隊照此給發 二十六日祭旗饗士置酒高會
 十二月初四日晚刻得新涇局信知諸翟喫緊 初五日傳集奮勇出隊
 午刻見西北煙光起繼而譁傳諸翟局失守人心惶惶 初六日出隊前
 往衝至諸翟適劉公整隊而至賊即退去此次賊擾諸翟該處陣亡司事
 陳少逸等及團民不下百餘人新涇局委員章蘭墅亦於該處殉難
 二十日備酒請敬師趙金祥旋即舉伊為統帶 二十三日出隊至野雞
 墩 二十六日收隊此次賊竄南翔設偽局官真如江橋一帶居民紛
 紛四散故各局勇嚴守野雞墩以備不虞也

十一年辛酉春王正月初一日軍事閒暇夜與諸同事釀飲甚酣 初三
 日子帶領局勇巡哨至七寶 十一日城董戴少安到局

二月初一晚得七寶局警報知賊踞鳳凰山四出焚掠 初二日出隊至
 七寶進紮杜家行 初三日退守七寶晚得新涇局警報當夜即將輪班
 勇赴援 初四日黎明賊偷渡野雞墩居民驚潰幸本局第二隊接應之
 師已到立即擊退昨紮七寶之師亦已調到合隊渡江有團正翟振明等
 生擒縱火賊一名奪獲大旗一面嚴惠高等奪獲抬槍一桿 初五日子
 至新涇將大隊撤回七成留三成防守 初六日賊勢稍靖當晚收隊擬
 明日換班再去不意戎裝方卸而警報突來據稱賊蹤已至草頭菴莊家
 涇等處新涇危如累卵立即集勇戊亥子三刻連出三隊赴援 初七日

星周紀事

卷七

十四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大隊至野雞墩見江北賊旗無數統帶趙金祥飭勇分隊嚴守賊騎衝至
 江邊見有備而退各勇渡江追趕賊已遠去當晚收隊回防是役也賊匪
 大舉自西路各山頭迤東北至江橋真如南翔地去百里所在焚掠本局
 及新涇法華局勇馳驅六晝夜無一刻休息得以保全偏隅不可謂非幸
 事也 初八日探知西路民團已集將黃渡偽局焚毀 初十日探知西
 路民團不下二萬餘人將重固郊店等處偽局均已焚毀 十三日探知
 西路民團少却賊衝過黃渡千秋橋一時居民驚潰幸北路義民截其後
 淞南人仍合隊向前賊遂退去 二十三日聞平湖失守西南路頗喫緊
 又探知西路民團已散嘉青踞賊均出竄重固觀音堂一帶賊匪充斥前
 數日由諸翟移住黃渡之良勇被圍直至西刻始得突圍而出 二十五

日探知賊在淞塘一帶焚掠 二十六日西北角煙光火光不絕 二十七日辰刻西北角煙光愈盛砲聲又震得七寶局警報知賊距盤龍鎮不過二里許因即集勇出隊赴援 二十九日賊退乃收隊

三月初九日探知嘉定踞賊竄至南翔青浦踞賊竄至黃渡幸非大股可以無妨 初十日官報房送刊條至予以訓導儘先選用虹橋顧雅堂賞加六品銜蓋蒙劉明府於去年兩次克復松江案內詳請大憲奏保也

二十日始設盤查於本局門首 二十九日起友助堂約課限朔望日齊卷時直隸吳小符先生 以司馬奉藩憲委辦吾邑西區團練課卷即請伊閱改每課文詩各一首參以民間雜詠數首友助堂者係蔣萊溪先生書額子誄復撰聯語張之壁間其文曰某甲長某團長戶籍一編問誰

星周紀事

卷上

十五

上海軍故叢書

無身家性命亦簿書亦軍書毛錐二寸居然是錢穀兵刑偶或無事則即於此堂論文賦詩彈棋舞劍不可謂非好整以暇也近又改製旗幟按東南西北分青赤白黑并繪二十八宿於其上花樣一新

夏四月十一日爲吳淞江撈淺事至新涇局彙議 十五日團正等移住定勇舊營盤先是野奴涇橋東首紫有定勇營係八品軍功支洪帶領現支洪移紫野雞墩因即於該營址起蓋草房修造砲臺稟請道憲發下劈山大砲二尊安設以資防守是日祭旗演砲甫畢見北面煙光探知嘉定踞賊竄至江橋廠頭等處 十八日得新涇局警報當即集勇出隊午後肩輿至野雞墩視師時賊已退去即傳令收隊

五月十二日午刻探知嘉定踞賊突竄至黃渡紀王廟直逼大橋立即集

勇出隊 十三日疊接新涇局警報知賊竄江橋復派隊前往與新涇局勇合隊飛赴華漕野雞墩等處堵截 十四日劉明府來視師面諭本局

勇紫野雞墩旋又奉調至華漕與賊相持者良久賊勢稍卻突接七寶局警報知賊逼朱方橋立即飛調原隊馳赴該處援助 十五日各局勇追勦至徐涇陸家橋一帶奪獲賊旗械無數可云全勝以局勇連日奔波是夜收隊 十六日換班出隊由七寶赴朱方橋等處巡哨 十七日探

知大股賊已退去晚間收隊是役也賊蹤出沒疲於奔命不亞於二月初旬之一役也 二十三日探知嘉定踞賊竄至大場南翔高家場等處青浦踞賊竄至方家窰打鐵橋等處 二十四日申刻得法華局警報知賊逼野雞墩立即集勇出隊行未半里值江境廟局勇紛紛回據稱該局

星周紀事

卷上

十六

上海軍故叢書

出隊至野雞墩接仗被大雨衝散統帶曹懷民陣亡此人忠勤素著可憫可嘉紫該處之定勇營亦被衝破勇目支洪陣亡是夜賊踞新涇西首之山家宅本局勇方與賊相持突接七寶局警報知北簪山前山七寶移紫練勇營被賊衝破西路萬分喫緊復派隊飛赴七寶 二十五日本局勇之在新涇者清晨與賊接仗孤軍難以抵禦當即撤回奮勇金桂芳陣亡受傷一名失去軍裝亦不少已刻劉明府帶隊至新涇鎮以故賊不至東竄南竄方明府之未至也此間危迫異常塘南塘北閱無居人局友局勇局使亦俱驚潰所留者惟予與芝山二人予見勢不利又囑芝山飛騎至漕河涇局求救予遂孑然一身以軍事旁午未晨餐至此覺腹中飢甚自去灶下覓食僅得飯滯數片而已未幾明府兵下人心始定 二十六日

臬憲湯公至大兵禁法華新渚一帶大股賊退踞江橋而游匪四竄申刻突至王家寺後面雙涇泚袁家巷等處因即集勇出隊至該處堵禦 二

星周紀事

卷七

十七

上海軍故叢書 第 一 集

北不使南竄是日浦東楊師橋三林塘陳家行局勇至虹橋略駐即去 二十九日賊退乃收隊是役也嘉青踞賊糾合大股深入蹂躪所至震動 百里西路官兵大營被衝破者七所東路各局銳氣大挫新涇局已被焚 燬虹橋亦危如累卵幸明府調兵防勦日前得以無恙然自新涇至諸翟 所在村落被賊殺害焚掠慘不可言

六月初四日同諸君到城進縣署面辭董事明府斷不准行不得已換稟 同報銷册送進 二十日申刻次兒豐穀雲根殤予自虹橋設局以來每 有警報籌辦防勦事宜不暇顧家室惟囑內子往南避難或俞家宅或西 牌樓或朱家行皆寄居親串家此次於酷日中倉皇驚潰熱氣薰蒸兒纔 七歲以感受痧暑致發斑不出而殞傷哉溯自省垣之陷也上海一隅殆

哉岌岌奉劉明諭辦團練鄉民皆踴躍從事然初無一兵一勇足資戰守 迨去冬諸翟局失守之後奉撫憲薛 撥勇紮營其徐國良帶者為良勇 後改馬俊三帶梁勝章帶者為勝勇梁安邦帶者為安勇又有東勇均紮 諸翟屢遇兇鋒頗稱勁旅嗣後陸續添勇紮七寶者練勇之後有崇勇崇 勇之後有德勇德勇又紫涇一帶紫華漕者嘉勇潰散之後有銳勇貴 州營此外又有勛勇捷勇勁勇珍字營等勇不可枚舉雖聲威漸振而騷 擾不堪予有雜感句云既被兵災仍苦賊劇憐穀貴更傷民蓋其時米價 騰貴也團練大臣龐 駐紮徽州會館者為定勇紀律嚴明然又不能 任職惟松江洋槍隊係中營參將李恆嵩外國兵頭華爾教習管帶器精 技熟所向克捷故謂之常勝軍

星周紀事

十八

上海軍故叢書 第 一 集

秋七月十七日總教師唐埭無錢義洪到局校閱奮勇 二十八日為河 工事進城即返 八月初七日飭奮勇赴河工初吳淞榜淺本局已託江橋局代辦既而代 辦不妥仍歸自辦共三百五十五丈是日起挑適劉明府臨河 初八日 頒到詔書驚悉大行皇帝於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 十五日挑河奮勇 盡數回來 十八日晨至新涇旋至張官渡見北面煙光大起有逃難過 江者詢知賊竄江橋賊旗已插南市梢因回至新涇局午後據探賊已退 去將晚冒雨而返是日浦南亭林失守該處兵勇潰至閔行鎮大肆擄擾 十九日衛城踞賊竄至南橋 二十日竄至蕭塘僅遊匪數十人耳距 閔行鎮六里而兵勇無一人敢過浦者初蕭塘鎮僱呂宋兵數百名厚其

口糧以資捍禦至此亦未見得力也 二十一日辰刻南橋亭林踞賊無
故自退仍回張堰衛城 二十四日劉明府帶領親軍并浦東各局奮勇
從周浦馳抵蕭塘旋赴南橋有兵勇滋事者即嚴查正法而該勇係馮協
鎮管帶遂與團勇起釁鬪毆該處鄉民復鳴鑼聚眾助團勇互有殺傷出
隊司事局勇被戕者尤衆明府爲馮營所劫幾遭不測 二十五日解圍
午後明府由浦濱乘船赴滬旋探知張堰踞賊退回平湖衛城賊退回
乍浦

九月初二日北路喫緊本局出隊赴援劉明府進駐新涇 初三日接七
寶局警報知賊踞蟠龍該局屯紮朱方橋之營勇力孤單求援甚迫當即
派隊前赴該處協防 初四日賊圍諸翟營甚迫時該營統帶梁勝章

星月紀事

卷上

十九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調赴南橋聞警調回行至七寶以北賊匪充斥勝章帶隊突圍而入固守
營盤可稱勇敢 初五日賊氛愈熾本局勇進紮王家寺圍正嚴惠高遠
去探聽賊情被追落河身死 初六日辰刻游匪直至井亭左近焚掠時
予以督催餉船從安國寺回至新港口晤春翁新翁兩表叔西來詢知賊
勢萬分喫緊虹橋已闕無居人局中人亦俱驚潰惟子誥未行予恐子誥
有失迅即沿塘而西冒險過橋與子誥會賊勢亦少卻 初七日本局勇
退保程家橋予夜至該處查點并激勸眾勇協力固守 初八日退保蔡
家木橋辰刻賊騎衝入七寶北街漕河涇局統帶沈月峯陣亡七寶立時
失守塘南北市房焚燬大半昨芝山赴七寶籌應朱方橋軍務猝遭潰變
迂途而反已下午矣時本局勇之在朱方橋者被賊阻隔信息不通安危

未卜可爲寒心幸統帶趙金祥整隊過龍珠菴橋由溪南小路兜轉得以
全軍而返眞厚幸也方七寶之陷也游騎突至陸家巷東首報恩橋局勇
業經盡數出隊危急萬分幸蔡家木橋一隊望見賊旗立即馳過新橋至
該處堵截賊遂退去是夜將局勇全隊嚴守砲臺戒勿輕動 初九日仍
分兩隊北守蔡家木橋南扼報恩橋午刻予率報恩橋一隊衝至七寶適
幫帶練勇雲峯自西路整隊而來遂相與分頭巡哨探知賊已遠去乃於
晚間收隊是役也賊蹤深入直撲新虹橋雖經馳驅堵禦不至失事然新
涇局已於本年五月間被賊焚燬此次又燬七寶局西北藩籬盡撤廢亡
齒寒岌岌乎且夕莫保矣 二十二日賊竄野雞墩本局集勇出隊赴北
新涇適劉明府統兵至辰刻有德勇與賊接仗生擒賊匪四名斬首數十

星月紀事

卷上

二十一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名賊退江北是夜明府紮張家宅本局勇奉諭紮屈家橋 二十三日明
府收隊華漕野雞墩被圍甚急諸翟營亦被牽制 二十四日圍練大臣
龐撥派幫帶定勇徐明經督隊至北新涇迤西迎剿在福居寺地方被賊
突衝而潰官勇間有陣亡者 二十五日本局勇自北新涇馬家橋南至
中新涇沿岸站齊悍賊衝突數次兀立不動俟其稍懈即渡河擊之衝鋒
陣亡者爲奮勇蔡炳丁行和一名是夜華漕營被賊圍數十重危在呼吸
幸中營參將李恆嵩由松江帶隊至七寶一路賊匪充斥併力衝進遂解
華漕圍大獲勝仗生擒二百餘名割耳三四蒲包賊匪驚潰至安浪渡地
方溺死新開之吳淞江者更不計其數 二十六日賊退回嘉青乃收隊
近數日來頗聞浙省杭城喫緊

冬十月十三日得城總局信據稱杭城近得勝仗

十一月十六日奉縣諭酌改團練章程於各局奮勇之中再行精選年壯力強者於近城處屯紮一營日日操演務成勁旅云云本局當即遵諭每日按班挑選 二十八日杭城失守撫憲王有齡殉難初蘇撫憲薛委官解送之軍火米糧均被賊阻不能解進以致餉絕而潰傷慘情形聞之酸鼻自十月以來蘇省踞匪大股往攻杭城故此處偶得息肩

十二月杭城踞匪由嘉興一路乘勝而下浦南喫緊衛城柘林相繼淪陷南橋蕭塘均被焚掠以故西南煙炮聲與嘉青賊踞之境遙相連接邇來七寶頗有驚惶本局聞警赴援者數次 十七日奉賢失守 十八日南匯失守 十九日川沙失守由是浦東亦遍地賊蹤民心惶惶如涸水

星周紀事

卷七

二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之魚無從逃匿 二十三日予至西牌樓覓得寶善西半宅朱姓房屋三間以爲盡室遷避之計 二十四日聞警出隊 二十五日諸翟大營奉撫憲薛令退紮張官渡該勇沿路拉夫捉船居民不堪其擾 二十六日肆擾愈甚時劉公陞任海防同知蓮塘王公名宗攝縣篆當即回明廳縣由本局僱夫代辦兵差予與諸同事親赴程家橋中新涇指揮民夫彈壓游勇雖稍爲斂跡然避吾等之面其肆擾仍未有已也 二十七日西北風緊黃雲密布諸同事方在辦差碌碌雪花大如掌撲面而來西路以諸翟拔營空虛無備賊匪猝至警報突來此處僱夫搬運槍砲軍火至張官渡者又被該營拉掘濠溝不得已予冒雪去見該營統帶梁勝章囑其查明放回 二十八日雪愈盛賊匪又竄近七寶一面辦兵差一面集勇出

隊備極艱辛午刻各營官囑代僱夫催逼甚迫有勇目冉永生更強悍不

法到局肆擾諸同人被逼不堪因於是夜封閉局門 二十九日雪大如故兵擾如故賊警亦如故夜分時芝山以有事來商雪擁及肩道路不明足無從入自虹至新不過里許而跋涉之苦不可言矣據父老云如此大雪爲從前所未有也 三十日雪止而兵擾賊警未止西北難民跌雪而逃者紛紛有張姓武生被賊刃傷由此經過血灑雪中二更許本局統帶王半耕來述該處觀音堂於移營時寄有火藥數十甕現即被該勇失火延燒殆盡灰燼中又橫屍一恐禍叵測予曰此事當即稟明廳縣轉稟中丞應無妨也因燙酒一碗與飲俾禦寒氣仍踏雪而去近數日來各村老幼男婦四散流離或擐賊鋒或斃雪坎種種慘狀皆由諸翟拔營之一舉

星周紀事

卷七

二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且兵勇退紮之處及所過之境借搬運爲詞百端肆橫甚有於昏夜風雪之中乘間假冒醜形沿村殺掠莫辨是兵是賊也

星周紀事卷上終

星周紀事卷下

王萃元輯

同治元年壬戌春正月初一日始見太陽而大地積雪四望無路旋聞西有鑼聲賊氛逼近居民撥雪而逃陷淖頓仆予囑內子掣兩兒避王笏山府上 初二日傍聞諸翟踞賊盡數退去後有人從該處來者稱此次賊數不下萬餘意欲窺衝東南為大雪所阻就近擄掠盡回蘇州紀鎮諸翟俱有偽示要居民造册納款云云是夜三更又有微雪 初三日漫天積雪風湧如浪予欲避兵禍衝雪至徐家匯委辦本局團練蔣葆堂名繼公館中一路披履之苦莫可言狀 初四日上燈時予方與葆翁圍爐小飲

星周紀事

卷下

一 上海軍政叢書

第 一

忽本局統帶趙金祥勿遽而來述子誥被梁營勇拉去先是有梁營勇目吳金標等到局聲稱拔隊時有米船過境曾於虹市拉一水手及至上海連船逃脫梁營以該營勇失檢將正軍法吳金標無處申說竟向本局尋事滋擾不堪時局中無人出場事終不了子誥因於傍晚到局竟被吳金標等擒拿而去合市譁然 初五日清晨予持葆翁手書進城赴縣署中明子誥被拉情形時劉公陞任海防仍辦團練事宜留縣署而此刻劉王二公均在撫轅惟晤門公即將葆翁信飭差送至撫轅少頃該差回述劉公閱信後回明中丞立即發令箭於該營飭其送回可也予旋至協和供布局稟明老人又至總局述其情節局中諸公均為之憤懣不平予返至供布局會賈雲翁來相與商酌坐未定忽趙金祥欣喜而來述子誥昨夜

至該營晤梁協鎮說明該勇失米緣由一證明白業於三更許飭勇送回

初六日予同賈雲翁進縣署見劉公稟明兵勇滋擾情形并告辭董事公言兵勇滋擾當即轉稟中丞行文該營出示嚴禁至告辭一節不能准行也是日立春內子掣兩兒自王家巷至西牌樓 初七日予回至徐家匯蔣公館是日松郡官軍在廣福林大獲勝仗生擒二百四十九名以賊從西路踏冰而至意圖乘險攻撲郡城經官軍追擊冰適解賊溺水死者尤多 初八日清晨踏雪回里一路有異霜如楊花飄撲芒刺叢生父老以為未見 初九日南風始至寒氣漸減蒲蘆塘堅冰凝結厚有尺許亦數十年來所未有至是冰路開通小港仍然凝結是日劉公帶兵渡浦 十二日同子誥子善乘船至西牌樓時三叔父及子誥亦盡室避居西牌

星周紀事

卷下

二 上海軍政叢書

第 二

樓張姓房屋因囑子善即於寶善堂中課厚田弟及根兒味姪讀書 十三日路始無雪此間頗有新年景象 十四日浦東踞賊從周浦竄至陳家行直及塘口 十五日同子誥步行回家 十六日西北難民又至據稱黃渡有賊船數百號勢將竄衝東南是日奉劉公諭仍舊開局午刻有法國兵目隨委員蔣葆翁來傍晚驚悉浦東官軍及浦西出隊之各局勇被賊衝潰陣亡及被追落浦死者不計其數劉公亦幾遭不測 十七日接城中信知前練勇統帶沈符卿陣亡甚慘符卿為人頗有俠氣適以大股賊盤踞周浦高橋劉公諭令符卿點收民勇進紮塘橋會同各勇堵剿賊黨來撲衆寡不敵以致紛紛潰敗橫罹鋒鏑慘不忍言本局統帶趙金祥向在本局訓練督率屢次得手此次奉劉公保舉都司銜諭令過浦辦

賊倍加踴躍竟與符卿同時陣亡可惜 十九日賊至蟠龍鎮將設偽館該處有難民逃來是夜起西天有白氣上衝自去年八月起西天有一星獨明而大至本年元宵後始沒所見白氣或即此星尙未沒盡其光從地中衝上約有一時之久夜深則不見 二十日浦東高廟被焚所駐各營兵勇均已潰散而西北難民連日絡繹於道據稱黃渡股匪在該處各鄉鎮久爲賊踞之地仍然據掠如安定白鶴江等處自賊設偽館後居民被脅從蓄髮以爲苟安之計至此仍不免東向而逃可憐髮長數寸不敢入官軍之境西賊一退仍即逃回故處 二十三日西兵始發動攻克高橋擒獲賊匪六百餘名該處鄉民亦助殺也 二十五日何醒吾來快談松郡月初擊退大股賊匪皆李中營洋鎗小隊之功也洋鎗小隊者習西兵

星月紀事

卷下

三 上海掌故叢書

鎗法俱穿西服不過眞西兵數人在前領隊而鋒銳莫當竟可以一敵百二十六日有撫憲發來滋事勇犯一名插箭遊街而去 二十七日有馮觀察帶勇過境至七寶駐防南翔踞賊竄至吳淞江北岸經野雞墩周營擊退 三十日賊又渡淞直竄至張方廟等處經梁熊兩營分隊迎剿擒賊三十餘名立即擊退而華漕莊家涇之被殺者不少

二月初一日西兵火輪船七隻進攻浦南駛至蕭塘 初三日有西兵火輪船西往攻剿青浦之說黃昏時西天火光閃起如電 初四日探知楊家窰居民回去收取稻穗賊將柴蕩放火燒盡以故昨夜火光直透霄漢 初五日喜聞曾帥 大兵克復六合江浦天常和州現在攻剿金陵已進紫雨花臺午後四面煙光密布而西路尤甚探悉賊竄打鐵橋等處

井聞西兵攻剿浦東頗不得手 初六日北賊突竄王家寺立即集勇出隊午後直逼程家橋南之龍潭團勇迎擊被賊奪去旗矛幸站住不至失事而該處離本局僅二里許驟遭焚掠居民一空夜間有被擄逃回者據稱賊謀明日竄衝本局志在必得 初七日傳集全班團勇固守砲臺并分隊嚴守新橋一路賊不敢犯東竄至龔家宅石家巷南至井亭廟午後有撫標勇四百名過境至七寶西兵六騎山此間率引團勇前往程家橋賊勢少卻 初八日辰刻賊馬隊突衝至井亭廟東團勇併力站定賊隊遂北午後西賊由龍珠菴橋偷竄至姚家角地方煙光密布莘莊居民逃避一空黃昏時西路火光大起探係官兵於七寶北村焚燬民舍當此賊勢萬分猖獗南北官軍並不出隊迎擊賊大股踞王家寺探丁至程家橋

星月紀事

卷下

四 上海掌故叢書

地方不能再西惟擄去逃出之人稱賊於該處擄居民厨箱并田間屍棺藉以堅築營壘爲久踞之計此間蒲匯塘北岸自虹橋市西至董家宅密插旗幟新橋一帶則自俞家宅西至婁嘴箕口亦密插旗幟團勇更番站立夜以繼日肅靜無譁使賊莫測其虛實至沿塘迤北村莊俱已盡室逃避路上更無一人行走者或有時回探賊情則使其與團勇參立戒勿喧嚷 初九日終日安靜午後有杭民三人自賊中逃出詢係去冬杭城失守被賊擄去髮未滿寸方在解送官長發落豈知有漕河涇局勇史姓強橫很戾指爲眞賊鄉民從而和之一時阻遏不住竟將三人格殺何人心之殘忍一至於此耶黃昏時賊火逼近砲臺不及半里衆勇登高吶喊連放大砲賊不敢再近是夜來撲三次俱因吶喊而退即吾等亦相與助勢

喉嚨幾爲之啞砲臺幸得無恙而虹新橋北之各鄉村大被焚掠予自虹
至新查點衆勇望塘北火焰衝起照見林葉賊近火周圍跳踉足影分明
初十日予因餉需不繼并連日籲請救援毫無影響於是日進城稟見
劉憲求其轉稟中丞此時惟有請西兵援剿或尙可爲也本局以救兵之
不至也於昨夜傳羅四處齊集壯丁數頗不少辰刻前往至程家橋西賊
見而馬隊卽來因壯丁後退前隊團勇不敢迎擊仍回守砲臺蓋此舉明
知無濟然人事不容不盡耳是夜大風雨西北無聲惟黑暗中逃來一人
自稱田阿忠蕭山人去冬在杭城被擄并稱此次竄賊皆從常熟來現在
王家寺西築賊壘十餘座約有五千人數僞總領姓賂江北人田阿忠查
無別故卽送官釋放 十一日探知泗涇官兵昨日擊敗龍珠巷股賊

星周紀事

五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浦南朱涇聞又失守郡城喫緊予於申刻回局是夜有雪天氣甚寒北賊
逼近砲臺放火派勇吶喊開砲竟夜嚴守 十二日西賊由龍珠巷南竄
至娘娘廟涇橋離莘莊里許北賊因張官渡官軍出隊是夜火光稍遠
十三日午刻七寶及張官渡官軍南北會剿甚不得手吾等日夜支撐
精神困倦各勇分守新虹橋亦日夜疲勞恐不能持久而賊勢不少衰有
時立泥墩北望隱隱見樹林中賊旗密布游匪三五成羣往來擾攘而各
處鄉村人煙絕迹雞犬無聲對此光景未嘗不黯然魂銷也是日賊燒燬
北顧及王滿泗橋高大房屋 十四日辰刻王家寺踞賊千餘人突竄至
虹橋北之王家濱新橋北之田肚裏萬分兇猛吾等戒飭衆勇將旗幟
開刀矛布列抬槍在肩鳥槍在手裝滿火藥點齊火繩準備惡戰而禁止

喧擾寂靜無聲俾賊馬隊連衝數次屹立不動約有一時之久賊漸北竄
直至陸家宅地方離法華里許一路焚燬村落煙燄蔽空是日以各勇齊
心固守於口糧外分別給賞 十五日早間頗安靜至巳午之交衆勇方
向北站立嚴守而不虞賊至山西面非亭廟一路兜裏而來也初有衝鋒
賊騎數十匹被各勇迎擊斃馬二匹竟死拒不退旋見步賊蜂擁不計其
數各勇料敵不住卽將新橋燒斷遏其南竄未幾砲臺不守賊氛大熾衆
勇潰散局中人均站不住矣子詵及芝山最後行幾爲賊騎追及予時以
請餉在城至未刻始得信也自庚申十月奉憲設局家人命予兄弟隨
同諸君子到局辦理和衷共濟而練勇籌餉事事棘手每逢西北告警無
役不從蓋嘉定踞賊出竄北路當之青浦踞賊出竄西路當之而本局則

星周紀事

六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當西北兩路之衝也去年五月賊燬新涇局北路無障九月賊燬七寶局
西路無障本局固已危如累卵矣然猶竭盡心力百計捍禦至本月初六
日被賊而後請援之稟不絕於道中間惟有漕河涇江境廟兩局奮勇出
隊到境而滬防大營曾不發一弁一勇來此援剿者卽請西兵一節亦成
畫餅其請援稟詞以危急之至有卑局諸人不足惜其如東南數萬生靈
何其如滬防大局何云云然亦卒不應也而本局團勇五六百名當數千
悍賊既無險要可扼亦無濠壘可憑祇以義憤所激支撐十晝夜卒至力
盡而潰從此浦西一隅圍防盡毀矣當其喫緊之際諸同事置身家於不
問各勇亦無懈志故劉憲謂團練二十局辦事認真推吾局爲冠然勞而
無功亦何補哉 十六日予自城中步至南郊見難民沿街塞路予欲往

西探視至日暉港地方見西路煙焰透霄旋遇鄉間人來指稱賊氛甚逼不可再西并述清晨大霧漫天賊匪猝至新虹兩處十室九焚各處鄉村半爲灰燼午後得悉昨日松郡常勝軍由泗涇衝至龍珠菴擒斬賊匪不少時予家眷口已由西牌樓至城寄居蘇氏友人內宅各房眷口亦分寄城中親友家 十七日子誅始由西牌樓至城 十八日張官渡官軍攻打王家寺踞賊甚不得手西賊又由龍珠菴衝近莘莊被該處義民追退 二十日浦東踞賊竄至高橋及高陸兩行該處難民紛紛爭渡其被擄被殺者尤多 二十一日王家寺踞賊竄至塘北被村民追殺擒獲四名浦東岸灘游匪絡繹不絕離城垣僅一水之隔並不驚惶 二十三日莘莊亦爲賊掠大股踞龍珠菴北 二十四日敬業書院甄別課蓋烽燧逼

星周紀事

卷下

七

上海掌故叢書

於郊關而都人士仍絃誦不輟也是日西兵出隊至浦東張江柵頗有擒獲一路追至高橋沙港賊勢少退 二十五日賊自莘莊竄至南馬地方梅家街西牌樓人亂如麻 二十六日撫憲薛同劉憲出西城到法華撫憲并至七寶大營 二十七日賊自莘莊南竄至顯橋一帶 二十八日予自城至西牌樓旋至家中但見一片荒涼焦土我宅族姓之屋十去其九宗祠被焚家譜亦燬我家各房廬舍幸存十之五時子誅亦自城中歸將家中燬餘之物備夫運至西牌樓

三月初一日王家寺踞賊偷渡蒲匯塘東至梅園地方南至王家橋李家巷等處居民被擄者紛紛未刻同子誅坐船到城傳有曾帥致團練大臣龐閣部書因錄於左

寶生尊兄大人閣下小春望日錢農部奉到惠書并讀大疏規畫精詳情詞剴切農部復代述尊意欲效秦庭之請一拯吳會之危聞命之餘曷勝愧悚 猥以菲材謬膺重寄自接兩江之任即思親提一旅馳赴三吳維時部下不滿六千人自宿松挈以渡江駐紮祁門徵兵調將閱數月而各軍稍集乃鮑鎮甫出在太而甯郡不守李道纔接徵防而歛休遽陷忠傳輔三僞王劉黃石各悍黨環繞徽境不下二十餘萬破我嶺防截吾糧餉又有數股繞竄江西使我腹背受敵幾於無日不戰無地不梗祁防稍定徽郡隨復入秋以來事機漸順安地各屬以次攻克敵軍始有出險之機下游彌切望雲之念然距去歲夏初受命時已閱一年數月矣當時定議亟圖安慶以盪金陵之腦進兵甯國以拊昇潤之背意謂安慶縱難遽

星周紀事

卷下

八

上海掌故叢書

下甯郡之師當可於上年先抵蘇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遷延如此之久至今無一兵一將逮於蘇境上無以慰九重宵旰之勞下無以答三吳雲霓之望此則寸心愧恨終宵負疚而莫釋者也安慶一埠自克城以後撥守各防已分六處更無餘力進剿因令九舍弟馳赴湘中添募精銳將以新兵贊防各處換出舊兵馳剿下游曾經函商薛帥擬此一旅先赴上游鎮江等處職分所在即無台命亦何敢視同秦越重以垂諭諄諄又籌鉅款壹萬兩與滬城協餉同時解到高誼隆情彌深慚感已函催舍弟募練成軍迅速東來儻風波羈滯到皖稍遲即令李少荃廉訪先挈萬人前往準於二月起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僻在東隅不足以資抗拒就蘇省現存之地而論惟鎮江最據形勝北可以聯絡淮揚南可

以規復蘇常內可以俯瞰金陵外可以屏蔽下游敵處撥軍東行當水陸
布置先據鎮江再分偏師以防上海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則
爲上游於用兵則爲絕地即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轉徙亦宜擇淮揚通海
寬闊之地進退綽綽不宜叢集滬上地小人多未驚先擾凡戰爭防守之
地宜有一種肅靜之氣民情慌擾亦足以搖動軍心若無事時預爲移民
之舉則有事時自無掬指之爭區區愚意未知有當萬一否 初三日同
子誦至蘇場適見西兵大隊在大馬路操演 初六日西兵進剿王家寺
踞賊 初七日西兵進剿龍珠巷踞賊頗稱得手賊竄王家寺已彌月矣
堅築高壘盤踞根深非西兵斷乎難破方西兵進剿時適僞忠王發到援
賊號稱二萬意圖來撲滬城幸經西兵川落地開花連擊九砲賊衆鼠竄

星月紀事

卷下

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而去官兵於吳淞各渡截擊斃賊千名被西兵生擒亦不少北賊既退西
賊尙堅踞龍珠巷是日又經西兵轟擊兩時之久適李中營常勝軍亦至
四面圍攻賊遂潰散王家寺龍珠巷周圍十餘里盡是賊營其中擄物甚
多西兵許鄉民搬取所有生擒之賊裝火輪船載往西洋不知將何作用
初九日難民絡繹歸去予亦自城至西牌樓 初十日囑子善將被賊
焚燬之蒲溪草堂前進僱夫挑理碎磚即將燬餘舊料搭蓋廚房一間時
子善居室被燬殆盡因囑其攜眷就居予家 十一日曾帥大軍由火輪
船到滬李觀察名奉調帶隊前來聲威一振大營紮南郊徽州會館
十三日子家眷口亦自城中回至西牌樓 十五日三兒豐翰傳染天花
十六日法華銳勇調往七寶沿塘居民又被一掠 十七日賊竄至蟠

龍諸翟幸非大股而被擄者不少近日浦東灘賊大肆殺掠慘不忍聞
十八日西兵大隊約華爾兵由高橋塘口南橋三路會攻浦東踞賊 十
九日西兵攻復周浦西路官軍會攻青浦是夜東西火光直燭霄漢 二
十日周浦餘賊退踞南邑西兵並不進剿即行收隊 二十三日浦東賊
又肆猖獗所至焚掠無論男女老幼大遭荼毒 二十五日七寶官兵調
至龍珠巷西駐防聞浦南朱涇業經收復 二十六日浦東川沙一帶連
日居民以周浦賊敗聚衆對敵卒遭賊怨見民很殺幾於靡有子遺蓋其
慘酷較浦西爲尤甚也 二十八日三兒天花吐癍近日城鄉天花盛行
百不存一三兒初亦萬分危險連服張惺齋方劑得以無恙眞厚幸也
三十日官軍及西兵由南翔進攻嘉定

星月紀事

卷下

十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夏四月初三日李大營派勇千名至周浦駐紮是日卯刻嘉定克復西兵
之功居多據說西兵連放落地開花賊仍固守後用火龍一條轟擊而入
賊遂潰敗諸軍由三門衝進殺死數百名城即克復 初十日李中營會
集各兵勇及西兵進攻青浦 十四日未刻四妹就西牌樓寶善堂寓舍
于歸楊氏方在匆匆送嫁接捷音知青浦已於今晨克復 十五日薛撫
憲奉旨辦理五口通商事務江蘇巡撫着李鴻章補授是日接關防印
十九日各房以近日風聲稍靖均攜眷回里惟予家眷口仍居西牌樓而
予挈根兒回里與子善同居蒲溪草堂子善即於此間課子兒姪輩讀
二十日劉憲陞任接察於是日統兵攻復新場浦東賊漸遠竄并聞南橋
亦復 二十一日蘇賊援應太倉衝近嘉定嘉興賊由章練塘竄過朱家

角直逼青浦城垣西北煙火大起 二十二日午後逃難船來據稱賊又竄至黃渡直衝近紀王廟 二十三日賊踞重固等處蟠龍驚惶罷市二十四日難民船逃至多係從安亭葦葭浜來前次賊退該處肅清一例難疑此次賊來見人即殺大遭荼毒所來難民尙是初次遠逃據稱黃渡白鶴江又爲賊踞數竟不少有南京僞天王來之謠而寶山亦被圍未解惟聞南路奉邑已於昨日克復 二十五日西兵出隊往南翔 二十六日西北煙光大起蓋嘉定交境又徧地賊蹤矣 二十七日聞西兵大隊至西北次意進攻太倉 二十八日西北路風聲愈緊 二十九日賊竄蟠龍難民紛紛逃下匯蒲塘兩岸盡泊難船溯自嘉青克復後官軍前往守城內地如張官渡龍珠菴等處並無一勇防守較前日情形尤爲可危

星川紀事

卷下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五月初一日賊圍嘉定甚迫官軍料難久持因與西兵棄嘉城退守東路午後賊突竄至王家寺游匪直逼程家橋此次賊至因前日官軍併力進攻太倉兵勇不得力遂至潰敗傷亡十之六七大挫鋒芒賊大股乘機窮竄所到之地無人不殺劉河等處民死數萬人其得生逃者自崑山以東俱向滬地而來蒲匯塘漕河涇老閘徐家匯諸港口盡塞難船是日各房眷口仍避至城中予於夜間至西牌樓望見西北路火光徹天 初二日予偶患暑氣徧訪醫生俱已逃避不可得矣幸疾亦漸愈 初三日賊踞龍珠菴小渡船南竄莘莊聞南匯賊首吳姓率其黨五千人投誠劉憲城即收復吳姓自願攻破川沙立功贖罪滬城西郊惟法華徐家匯少有防守而離城二十里外無一寸乾淨土矣此次太倉一潰領兵官之素有將

星川紀事

卷下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才如周士濂梁安邦其人者俱皆不免可惜可敬吳淞姜營一軍向稱勁旅亦潰去大半總由於嘉青克復時所有賊物盡爲西兵奪取功亦歸之西兵故官兵不肯出力以至於敗連日營務處招集潰勇有不願再充者令其回籍如有四散逗留許地方捆送懲辦 初四日賊由七寶衝過新橋虹橋直逼徐家匯西兵嚴守賊勢乃止時同居寶善堂之表弟張華山成婚娶婦是日辰刻方待新未即席而賊氛猝熾新人不及卸妝而逃予亦挈眷急奔至張家塘晤陳蘭齋蒙留午飯晚刻因便船進城將眷口寄居城外王家嘴角新泰布莊樓上 初五日賊竄至蔣家樓華村廟大肆焚掠寇氛四逼而城垣內外一切照常飲酒賞節談笑自若不知一出西郊數萬生靈流離無所似咫尺之地禍福天淵亦事之反常者也 初六日賊竄至梅家弄西牌樓所在焚掠東南直竄至漕河涇市梢萬分危急幸劉憲統兵追剿賊勢始止是日李大營派開字等營紮新橋 初七日賊南竄顯橋馬橋 初九日賊大股竄踞泗涇有僞王者三意圖西犯松江東撲上海 十一日新橋大營出隊至龍珠菴西 十二日予隨三叔父自城至西牌樓即同至新橋適子誄亦在見家中燬餘物件被兵搬取一空雖前經子誄囑統帶親兵官韓鑑堂名鑑將門條封鎖亦無益也蓋此間北岸祠堂後面爲親兵兩營東面高阜爲奇字兩營西面高阜爲林字兩營而南岸南宅之西爲開字兩營該營統帶爲參將程學啓威名最著又南有鎮勇數營四面皆兵安得不爲白地是日聞松青被圍岌岌莫保十四日賊竄至小渡船聞青浦又失守 十六日官軍大隊往衝泗涇

不克而還 十七日田中豆麥僅存十之四五連日催工收拾累墜異常
 十八日賊騎竄至七寶 十九日官軍大隊往衝泗涇雨阻而止 二
 十日在西牌樓與子誅彈棋忽於飯前三叔父驟起霍亂醫治不效漸漸
 增劇 二十一日寅刻三叔父遽爾長逝實屬不測當囑子誅到城辦喪
 具予方與子善弟等料理喪事忽股賊衝近急反掩其戶而奔東至張家
 塘見北面烟光連接砲聲震動立脚不住直逃至長橋左近傍晚回至西
 牌樓於夜間爲三叔父成殮畢即攜燈至長橋宿友人布莊上此次賊自
 七寶分兩路北竄程家橋至龔家宅一帶南竄王家橋至沈家堰一帶兜
 裏新橋大營號稱十餘萬勢甚兇猛幸徽州會館大營發下援兵分頭迎
 擊賊勢始退營圍亦解各營官勇奮力出攻擊斃偽聽王及賊目數十名

河涇屍棺不絕於路臭穢數十里行人無不掩鼻大營兵勇亦多疾亡者
 二十七日聞賊仍堅踞嘉青該處附近鄉鎮時有游匪出沒謹錄是日
 徽州會館大營奏稿
 奏爲官軍連獲大捷擊退大股竄賊踰平賊卡賊壘數十座松郡解圍滬
 防肅清恭摺陳仰祈聖鑒事切西兵撤出嘉定賊勢蔓延松青兩城危
 急支持各情形經 於五月初九日奏報在案十餘日來賊圍松江愈逼
 愈緊該郡城扼浦東西之中毗接海青頭頭是道一有疏虞則上海亦難
 孤立 連日焦思熟慮督令參將程學啓等從虹橋節節進紮牽制松賊
 並飭署藩司吳煦多運米糧軍火從間道送入松城批飭華爾會同松江
 府知府賈益謙參將李恆嵩堅忍固守伺隙出擊咨催已革提督曾秉忠
 添撥砲船駛剿多張援救以搖賊心嚴懲潰退以堅軍志華爾又將前次
 撥往甯波協守之兵星夜調回以厚兵力其各路潰勇不下數千則分派
 將領招集強壯資遣疲弱免致散附郡城閔動勾結 朝夕激勵本營不
 時親赴前敵三令五申嚴整部署以重根本而奪賊氣初賊據松江西門
 外妙嚴寺土山爲營逼城最近華爾以大砲轟擊其壘南門外大張涇營
 盤先爲賊踞我軍併力奪回以通松滬要路初八日再爲賊攔去設卡搭
 橋郡城至豆腐濱道路不通賊乘勢復踞西門土山爲砲臺益高其壘四
 門環攻志在必得華爾與賈益謙李恆嵩集議爲賊勢驟添致死力於我
 若非逼於後路官軍必將有變乃盡出所有大砲數十位洋槍千餘桿與
 李恆嵩所帶中營檣槍賈益謙所帶督標鳥槍環堞分列賊四處聚攻則

以大砲轟之周圍馳驟則以排槍擊之兩日夜槍砲之聲不絕初十日甯
郡調回之兵適至三百餘人與賊戰於豆福濱毀其砲臺至夜三更火光
四起賊寂然無聲華爾率常勝軍及英兵五十人李恆嵩督所部九百人
分門出擊斃賊無算賊分股遁往西北次日華爾正擬往解青浦之圍而
賊仍在數里外來往其大股攻撲青浦圍數十重危在旦夕英國提督何
伯于於十二日馳赴松城商令華爾簡挑常勝軍於十三日夜半打破天
馬山賊卡由砲路衝入青浦焚燒米糧船隻帶同隊伍惡戰衝出英兵頭
法爾師德被賊擄去華爾且戰且退十四日撤回松郡并力防守此初九
至十三日松圍稍鬆青浦撤防賊未遠退之實在情形也自賊圍青松兩
城大股分紮廣福林塘橋而厚集於泗涇以拒吾軍距軍新橋前敵十
星周紀事 卷下 十五 上海華故叢書

半日而退十九日賊騎數十衝入七寶督春垣熊樹各營馳至虹橋會
齊前敵各帶六成隊分路前進至小渡船口勒大隊憑河設伏程學啓
率洋槍百人越橋直撲賊壘連環開放賊營人馬無聲忽大雨如注徐
收隊行不數里雨止賊出千餘搖旗吶喊整軍回擊賊復少卻而雨又
作急馳回營二十一日偽聽王陳炳文偽納王郜姓糾悍賊五六萬直撲
新橋營盤分十二支於附近地方縱火焚燒周磨而呼山南而北自西而
東四面圍襲及法華徐家匯九里橋已包過營後十餘里游氛直逼滬
城勢極兇猛大隊圍攻開字營墳濠拔椿洋槍大砲併力死撲程學啓以
槍砲抵禦燃火不及即擲磚石擊之賊隨死隨拖隨上屍與濠平賊
將藉以登程學啓急以手燃劈山砲就勢開壁門大呼冲殺賊圍稍卻又
星周紀事 卷下 十六 上海華故叢書

三路併力賊陣稍亂張遇春躍馬過橋直取黃衣賊目賊回矛刺傷張遇春坐馬落地賊呼喚擁上張遇春翻身拔刀斫倒賊目奪其馬躍而上張志邦奮前斬取賊頭擲於賊陣賊萬眾鬩然鳥驚獸駭陳飛熊張桂芳張樹聲等乘勢繼進追至營邊賊數萬合成一路復排大陣抵死鏖戰程學啓韓正國滕嗣武劉士奇等瞭見軍旗賊陣搖動各開營門一擁而出橫冲直刺內外夾剿賊盡棄槍砲器械奪路狂奔自相踐踏而死於馬上接晤程學啓詢悉該營弁勇被槍砲子重傷八十餘人陣亡十人各營傷亡亦百餘人程學啓滕嗣武各受槍子傷幸不甚重當即督同分頭追殺直至七寶天已昏黑該逆連夜敗回泗涇是日殺賊三千餘名落水淹斃及解散脅從亦數千名生擒四百餘人奪獲洋槍拾砲馬匹旗幟

星周紀事 卷下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數千件訊生逆供偽聽王槍斃偽納王負重傷而遁各頭目死者甚多二十二日乘勝進攻泗涇程學啓劉士奇由曾家橋之右從打鐵橋進韓正國由龍珠巷中路進滕嗣武由龍珠橋左路進直奔泗涇賊營該逆喘息未定見我軍三路來攻不戰自走當將賊營數十座全行踏毀燒燬棚三千餘箇一面併力追剿賊捨死逃向崑山青浦而去其松江附近廣福林塘橋大橋等處踞賊亦全數遁走此二十一至二十二日連獲大捷力解重圍踞平賊卡賊壘松滬各防一律肅清之實在情形也查偽忠王糾合蘇杭羽黨號稱二十餘萬竄入浦西各路幾有燎原之勢雖經先行從事浦東剿撫兼施收復南匯川沙奉賢柘林各廳縣斷賊援應而該逆垂涎滬上一日未忘由上游帶來勇數本甚單薄此次悍賊實有五、六萬

衆併力圍攻新橋各營即欲截斷前軍乘勢撲滬全局安危間不容髮幸賴聖主威福軍士用命參將程學啓等堅守苦戰各將弁亦神速機赴齊心奮勇擊退巨寇殲渠掃穴肅清松滬各防固出於一時倖僥非與督臣曾國藩始願所及各將領臨敵勇往以少擊衆實屬異常出力應懇皇上量予恩施以昭激勸參將程學啓可否以副將儘先推補並賞加勇號副將銜署江蘇撫標中軍參將張遇春已保副將滕嗣武可否均請賞加勇號張遇春並請以副將補用游擊劉士奇陳飛熊均請以參將儘先補用知州銜藍翎通判韓正國可否請加知府銜並賞換花翎守備張樹珊請留於兩江以都司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勇容查明擇尤請獎陣亡弁勇分別咨部議卹所有官軍連獲勝仗擊退大股竄賊踞平賊卡賊壘

星周紀事 卷下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數十座滬防肅清松郡解圍各緣由理合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二十九日法華駐勇移紮北新涇 六月初四日賊蹤稍遠西北難民皆已回去此次賊踞青邑所有洋洲涇歇馬橋等處燒燬一空洲灘從未遭劫之地亦被焚掠民不聊生 初六日予掣眷口自城回至西牌樓 初九日曾營有水師來滬 十七日見抄傳四眼狗偽英王陳玉成就俘 二十四日官軍克復金山衛城近日米價騰貴蓋合江浙兩省紳商士庶叢集滬城食之者衆而市上已無大米將洋米牛莊米稱爲白米價每石十外千合每劬七十文左右父老以爲從前所未有也城內外僦屋價直亦十倍於平時而彛場房價更貴當此時事艱難而一切繁華奢侈之狀毫不改移彛場上添設戲館酒肆娼

樓爭奇競勝各路避難僑居者儘有迷戀煙花揮金如土入心如此天怒
尚可回耶 二十七日官軍克復乍浦李撫憲同黃軍門帶水陸各勇直
抵周莊該處有槍船戶衛阿玉聚黨勾結幾及三年此次大兵猝到將賊
巢賊卡盡行殲除

七月初三日劉憲派各團局挑取精壯勇丁在城中九畝地習學洋槍謂
之鴻字營較往年各鄉局輪班操演之事頗見嚴整虹橋局挑取一百二
十名於是日送去城中向募西兵防守如邑廟豫園新學宮也是園均被
佔用五月以來所有守城門西兵已撤回餘仍居各廟宇甚至先師大成
殿亦竟僭入而名宦鄉賢忠孝節義等祠無論矣 初五日新橋各營將
拔往北韓山弁勇至各鄉村捉船拉夫滋擾不堪 初六日親兵開林等

星周紀事

卷下

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營俱拔往北韓山駐紮 十五日官軍克復青浦 二十二日蘇州踞賊
東竄黃渡等處圍攻青浦 二十三日西北居民又有逃難東來者 二
十四日嘉城踞賊竄至真如淞北居民紛紛逃避 二十五日西北有長
星衝犯東南 二十六日賊竄至野雞墩 二十八日賊竄至潭子地方
西至新涇陸家樓下 二十九日賊竄至法華東之靜安寺西南直逼新
橋虹橋煙光橫亘數十餘里午後有前踞南匯之降將劉玉齡擊賊於三
涇西首奮勇陣亡徐家匯之西兵分守法華東鎮擒獲黃衣賊目二名
八月初一日撫憲派隊追賊至范巷渡地方西兵從北路出隊賊衆少退
初二日賊竄至法華東之新開等處西至新虹橋過蒲匯塘直至王家
橋蔣家樓難民扶老攜幼啼哭之聲不絕予於清晨自西牌樓挈眷出門

行至朱家墳地方稍憩路隅忽槍聲逼近急望南而奔至長橋鎮時根兒
暑症未愈予與內子更替肩負三兒步履艱難已極疲乏尋向友人處少
坐豈知坐未定而難民滾滾逃奔詢知賊已竄至梅家弄西牌樓焚燒殺
掠不得已復望南而奔至華涇鎮大昌布莊晤俞姓父執因將眷口寄頓
午後風聲稍靖予回至西牌樓探視幸寓舍無恙晚間仍至華涇予之挈
眷出門也六弟子良及表弟張月樵皆挈眷同行至是議合僱一舟如明

日賊勢再逼計惟有避至浦東而已夜間予挈根兒與子良月樵宿舟中
見西北火光徹天二更許月樵驟起霍亂勢頗不輕幸帶有痧暑等藥接
連服下漸漸見效 初三日撫憲發下大兵追剿親兵統帶韓正國從北
韓山營帶隊至七寶時股賊盤踞吳家行一帶韓公匹馬衝入大兵繼之

星周紀事

卷下

二十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二 集

勇氣百倍所向披靡居民立高墩北望以爲吾輩被賊焚掠艱苦備嘗今
官軍如此出力使人之氣也消是日殺賊無算地方一律肅靜韓公之功
也惜受重傷卒至不起此次賊自南翔大場真如法華北新涇新虹橋圍
轉不下五六十里東至沈家濱賊騎游行離城僅二里許勢極不測幸撫
臬大憲飛調各路大兵親自督率約會西兵分頭追剿得以頓挫惡寇然
如數日之風聲喚緊而城內外及葬場安堵如故方且日事娛樂有勳羨
之者以爲上海一城真洞天福地也而有心人觀此光景歎以爲不祥晚
間予挈眷回西牌樓 初四日賊已遠退難民陸續回去而法華北新涇
一帶橫遭焚掠歸者大半無家連日被賊擄去者亦復不少 十四日天
上長星近夜不見東方一星極其明亦有芒刺四射親兵等營自北韓山

調紫新橋舊壘吾家燬餘蒲溪草堂前經韓鑑堂略為收拾以作歇息之所此次紫營鑑翁仍居草堂養病於十六日韓鑑堂以傷重痛劇歿於草堂之中可憫可敬後予以帛奠詣草堂見靈座懸有中丞李公挽聯沈痛切實其詞曰渡江八千人始信淮陰成國士破賊十萬衆可憐海上殞忠魂八月十七日聞南翔東南天真堂地方賊壘密布又有東竄之謠十九日西北賊勢颯張大營嚴加防堵適以新虹橋左近大受兵擾苦不堪言與城總局諸公商議稟請臬憲出示嚴禁然亦無益也各營統兵將領法命本極森嚴而所紮地方終不免於騷擾

閏八月初三日聞華爾陣亡於甯波吾郡失一保障之人深為惋惜年來賊犯松城堅守無恙大半華爾之功也繼此而管帶洋槍隊者為外國兵

星月紀事

卷下

二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頭白齊文崛起不受大帥節制百姓敗後繼之者為外國兵頭戈登屢立功績忠勇不亞於華爾 十八日金山官軍嚴防以嘉興賊有混入裏應之謠也該處官軍擊深廣濠溝南達護塘北接浦江大勢可恃無恐 二十七日官軍及西人有會攻嘉定之說 二十八日官軍洋槍隊會同西往 二十九日西兵法英會同西往

九月初二日官軍克復嘉定 初三日新橋各營將拔往黃渡弁勇至各鄉村捉船拉夫滋擾不堪 初四日親兵等營移紮黃渡等處 十二日聞劉河賊去又至大被焚掠 十四日嘉定被圍喫緊該處難民紛紛逃至東路幸南翔江橋黃渡等處均有官軍紮守 十六日西北砲聲不絕 十九日嘉青兩城喫緊劉憲駐江橋 二十日撫憲親率隊伍西往據

說黃渡白鶴江大兵密布與賊對江相持勢甚喫緊 二十一日官軍擊賊於黃渡不甚得手 二十二日官軍大敗賊於四港口此次賊衆頗橫幸兵勇得力相持數日之久不敢東犯九畝地洋槍隊亦去助打據說殺死生擒不下四五千賊從此吾松七邑一律肅清而四民漸漸復業矣 冬十一月十七日予自西牌樓回里僱夫封築塘北列代先塋并僱匠人將燬餘蒲溪草堂聊為修葺藉蔽風雨而頽垣衰草四無居人雪夜挑燈時聞鬼嘯吳淞河工近日奉大憲與作以由滬至蘇必藉是河通師船也 鄉匪按田派夫吾鄉鞠為茂草之田亦按五十畝出一夫 二十一日聞嘉定在城官軍擊退蘇太竄賊

星月紀事

卷下

二十二

上海華故叢書

十二月初五日常熟賊投誠於是日收復聞官軍攻太倉衝去賊壘不少 初八日松城洋槍隊以西兵頭白姓有騷擾情事所有前調去之勇盡數調回九畝地 初十日聞常熟被蘇賊圍守幸黃軍門守禦足恃無憂蘇城齊門北向有永昌徐氏保守一方自省垣失陷以後蘇州紳富多託處其中邇因常熟投誠永昌逼近將欲為官軍之助謀復蘇州惜舉事太驟官軍未至遂與蘇賊拒敵以無後應為賊衝破其衆永昌一方大遭荼毒并聞徐氏一門多為賊害 二十八日西兵往太倉助剿 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十四日太倉屢次進攻迄未得手聞常熟被圍喫緊 二月初三日松城少卿黃師來述西鄉居民之苦有慘不忍道者平日產業富有二千餘畝今不得食粥以高粱子調湯充飢至於其他日得糠者為上等而餓殍不知幾何矣 十三日松城洋槍隊搶掠滋事府尊將

該犯勇正法遂闕擁府堂辱及華莫兩縣殿辱官長大作不靖 十八日
聞西南賊偷險濠溝犯金山勢甚猖獗業經官軍擊退 二十三日聞福
山收復常熟得有援助矣入春以來予在家中僱夫填濠平壘開墾荒田
并購買水木舊料於牆東偏僱匠搭蓋小屋五間終日碌碌

三月初一日自昏達旦空中有鬼嘯徧處皆聞 十一日聞官軍攻太倉
不甚得手營盤被衝去者不少賊勢猖獗逼近嘉定僅五六里 十五日
申刻官軍克復太倉由西門突攻其不備賊無遁處生擒賊首多名殺死
者不計其數 二十一日聞崑山東南兩門有官軍駐紮作攻城之勢
夏四月初六日據蘇人說崑山有官軍攻剿蘇州踞賊膽怯城中賊數亦
不多近又以多雨胥門城垣潰有百丈之闊 十四日卯刻官軍克復崑

星馬紀事

卷下

二十三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

集

山 二十五日報子來老人以團練功奉旨賞加五品銜星南族叔祖以
訓導選用

五月初四日予家眷口自西牌樓旋歸新橋故里 初六日聞蘇城聚賊
甚衆崑山官軍攻之不甚得手 二十六日聞金陵官軍克復九伏洲截
賊水道

六月初七日聞官軍近攻吳江蘇賊勢窮蹙肆兇鋒橫溼光福及洞庭山
等處大遭殺掠難民東向逃者紛紛無錫亦大受賊害 十四日吳江踞
賊投誠於是日收復

秋七月初一日聞西兵出隊同官軍攻蘇州約初七日辛亥爲期 初八
日聞官軍克復洞庭山 初九日聞官軍克復江陰 初十日藩憲諭被

災較重之地方免田捐時劉公陞任江蘇布政使 二十日爲虹橋左右
歷年陣亡義民殉難男婦共七十五人造冊具結繕稟請卹呈忠義局
二十一日予因事至西鄉成卽事一律附錄於後猶是螺峯九點遙秋風
故壘荻蕭蕭荒村但有可憐土野水渾無不斷橋禾短瘦如人久病草長
狂似海初潮我來一倍增惆悵每到平蕪首重翹

冬十月初九日聞官軍往攻無錫城此間自親兵等營拔往以後居民稍
稍復業而秋收極旺爲從來所未有奈宅里曾作戰場鬼燐滅沒邇來人
多疾病若有物憑之者因用道士設壇醮禳并製文祭告由是瘴疾不作
居民帖然 十一日聞官軍克復潯墅關截住西路 二十二日聞蘇賊
突竄出胥門外官軍敗績 二十三日聞江陰官軍克復常州郡城 二

星馬紀事

卷下

二十四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

集

十六日辰刻得捷音蘇賊於昨日辰刻殺其賊首偽慕王獻降官軍城卽
克復自庚申歲四月十三日失守至今三載有六月與明太祖攻克蘇城
之歲月相符聞中丞卽於昨日午刻進城矣 二十八日聞蘇州投誠者
不下二萬餘人有僞稱王者八經撫憲盡行正法其慕逆所領賊衆未嘗
甘心降服亦並戮之據云日殺人無算血流城池

十一月初二日官軍克復無錫
三年甲子春二月二十七日聞浙省官軍於前六日克復嘉興郡城
三月初一日聞杭州省城於前月二十四日克復
夏五月十八日有官兵自嘉興奉調至曾家橋紮營至六月二十六日拔
往湖州

六月十六日午刻曾帥大兵克復南京偽天王洪秀全已於五月中服毒而死戮屍梟示偽忠王李秀成於七月初六日軍前正法連日搜殺悍賊共十餘萬人偽王偽主將偽天將約三千餘名無一得脫者人心大快浙省惟湖州未復湖州郡城前經該處鄉紳趙竺生先生堅守聲威大振趙竺生被擄殉難城遂失守至是年七月二十七日經官軍克復浙省全境肅清湖自成豐三年洪逆竄踞金陵僭稱偽號迄今十有二年東南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仰賴廟謨廣運海甸廓清從此安居樂業熙熙焉爲盛世黎民也豈不懿哉

星周紀事

卷下

二十五

上海華故叢書

星周紀事卷下終

跋

星周紀事二卷紀吾鄉遭難本末也溯咸豐三年癸丑粵匪竄踞江甯省城至同治三年甲子經曾帥大兵克復計十有二年蓋歲星一周天矣其間荼毒之慘流離之苦與夫義民之殺賊官軍之殄寇凡身之所歷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莫不具載以備遺忘云爾同治七年戊辰夏六月中浣上海王萃元誌

星周紀事

及

二十六

上海華故叢書

跋

星周紀事二卷王萃元撰萃元字子儼上海新橋人同治辛未歲貢以軍功保訓導歷官溧陽震澤丹徒靖江鎮洋元和等縣儒學清咸豐十年太平軍既克蘇常復下崑山太倉嘉定青浦直逼上海邑宰劉郇膏創辦團練按圖出丁分鎮設局而以虹橋局務委諸萃元父鼎琳總理萃元與弟萃鈺遂秉父命駐局規畫佐理維時萃元年甫逾冠血氣方壯不避艱巨踴躍從公並於困苦備嘗之際不廢筆札按日輯爲紀事二卷所記兵事之成敗得失人民之遷徙流離皆其親身所閱歷可爲咸同間上海兵禍之信史兼足正縣志兵事篇之譌闕故爲詳校附刊

庚辛泣杭錄

光緒二十一年冬月

仁和蔡玉瀛題

錢塘丁氏刊行

庚辛泣杭錄卷一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

咸豐十年庚申三月初一日

命軍機大臣傳諭羅遵殿曰逆賊竄陷廣德窺伺杭湖並已闖入安吉情形實屬喫重和春已令鄭魁士統兵赴浙並派曾秉忠等統帶水陸官兵三千名由蘇常徑赴湖州合之何桂清所派兵勇為數已屬不少周天孚又帶兵於四安獲勝著羅遵殿即將前項援軍飛提前進速將安吉攻復賊眾尙未深入自不難於擊退李定太此次猝然遇賊以致受傷退守湖州俟江南兵到仍令會同出勦不可株守一隅黃灣南陵防兵一經撤動則蕪湖青繁賊眾必與廣德聯為一氣羅遵殿切不可輕率調動致有疏虞曾國藩遠在皖北未能赴浙即江西之兵亦恐緩不濟急已諭令張芾酌量抽撥協濟矣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一

三月初五日瑞昌羅遵殿來存奏言臣等探知武康縣城已有賊蹤該縣距省城祇百里內外一日可到其時浙省兵勇均分防湖州孝豐餘杭等處正擬調回扼紮而離北新關三十里之安溪地方突有騎馬之賊焚掠而來臣來存趕

赴武林門攔截臣瑞昌馳赴錢唐門扼堵臣羅

遵殿即將兵勇分派各門防守布置未定該逆

已大股虜至闖武林門當將各城門封閉為登

陣守禦之計賊已在錢唐門外之棋盤山築壘

二十一二十二等日又在正陽門外之萬松等

嶺徧插旗幟窺伺城中臣等晝夜巡防不敢稍

懈幸杭城百姓敵愾同仇協同官兵守禦臬司

段光清甯紹台道仲孫懋遊擊胡應元各帶兵

勇回省兵力稍厚節據和春等咨稱續派副將

向奎總兵張玉良各帶兵勇二千援浙李定太

庚辛泣杭錄卷一

二

亦派參將周天孚等管帶兵勇二千餘名總兵

曾秉忠分撥長龍船二十隻及知縣馮佩珩礮

船十六隻駛赴省河援勦其總兵米興朝所統

三千六百人由徽州前來聞已行抵江口臣等

惟有固守待援俟大兵雲集方能合力痛勦乍

浦距省尙近惟有仰求

恩飭下乍浦副都統錫齡阿再派官兵四百名連前

調四百名湊足八百名即由該副都統管帶來

省以資勦守二十三日接該副都統函稱帶兵

協領祥瑞於十九日行抵塘棲詢知省垣北新

關已有匪徒搶掠勢難前進擬折回嘉興駐守
查該協領既知省城緊急更當催兵救援乃竟
擁眾折回實屬畏葸不職擬請將該協領先行
摘去頂戴飭令仍統全隊來省隨同剿賊以贖
前愆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春張國樑何桂清瑞昌羅遵殿
來存曰皖南之賊由廣德徑竄四安逼近浙境業經
和春等派兵赴援乃該逆竟由武康直撲浙省羅遵
殿等登陣守禦布置蒼黃徒爲守城之計並未派兵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三

迎擊實屬無能之至向奎等帶兵援浙何以任令該
逆逼近浙省恐各軍未能確探賊蹤以致節節落後
著和春張國樑何桂清迅速催令前進以解省城之
圍瑞昌等現在固守待援務即激勵兵勇妥爲防範
米興朝統兵三千六百名已抵江口即可迎提協剿
一俟江南援兵雲集即應內外夾擊痛殲醜類毋得
株守省垣致成坐困之勢瑞昌等請飭錫齡阿再派
官兵四百名來省助剿連前調之兵共八百名即著
瑞昌飛飭錫齡阿管帶赴省協領祥瑞帶兵行抵塘
棲既知省城危急竟敢折回嘉興實屬畏葸著先行

摘去頂戴仍令帶兵赴省隨同剿賊如再不知奮勉
即著從嚴參辦

三月初六日何桂清徐有壬奏言逆匪撲犯湖
州攻陷武康逼近杭州省城二月十九二十等
日在武林門外放火撲城適江南派援之副將
向奎所帶二千人已於二十二日早行過吳江
縣之平望鎮當飭由嘉興一路兼程前赴杭州
總兵李定太由湖州抽調周天受派援浙江之
參將周天孚等軍二千八百餘人江南派援之
曾秉忠所部長龍船二十隻及知縣馮佩珩所

庚辛泣杭錄卷一

四

帶礮船十六隻於二十一日由湖州拔隊馳援
杭州總兵米興朝統帶兵勇三千九百名於十
六日由徽州拔隊從於潛一路進發屈計亦可
到杭尚有獨松關防堵之甯紹台道仲孫懋一
軍現亦無事必已折回杭州並有兩次截留江
南大營招募新勇三千四百名合計兵力不爲
不厚乃二十五日探知浙江撫臣羅遵殿將援
湖水陸各軍全數調赴杭州臣等查逆匪大股
屯聚湖州府屬僅分一股撲犯杭州顯係湖州
援兵漸集故作此狡獪伎倆使我分兵援救杭

州彼得逞志於湖州也羅遵殿未識賊情致墮其術幸總兵張玉良於二十四日早馳抵蘇州聞知情形將羅熙賢一軍調回湖州並飭曾秉忠將雷防湖州之長龍船不准再行擅動而羅熙賢能否追回長龍船已未赴杭均不可知浙江軍務本應聽羅遵殿調度惟該撫主守不主戰且守近不守遠李定太雖曾幫辦浙江軍務而自梅溪失控威望頓失亦不足以資統率可否請

旨飭下和春兼辦浙江軍務而以張玉良總統援浙請

庚辛泣杭錄卷一 五

軍所有江浙徽甯官軍悉聽調度庶事權歸一不致貽誤大局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羅遵殿曰皖南逆匪擾及浙境直撲省垣該撫將援湖水陸各軍全數調赴杭城不識逆匪分我兵力墮其術中已屬調度乖方而且主守不主戰守近不守遠株守省垣致成坐困之勢現在已命和春兼辦浙江軍務並命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所有江浙徽甯官軍悉聽調度羅遵殿即飭令聽候張玉良調遣勿庸歸李定太總統該撫亦不得率

行更調致失機宜此時惟當激勵將士固守省城一俟援師雲集內外久擊以解城圍

三月十二日和春奏言接浙江臬司段光清稟稱逆匪在省城西南隅清波門外暗掘地道埋伏火礮於二十七日將城轟塌三十餘丈該逆即從此處蠶擁入城惟見滿營官兵接仗殺賊其餘兵勇紛紛潰散該司與副將王邦慶招集潰勇退保海甯嘉興一帶一面趕招艇船堵截錢塘江口以保甯紹門戶各等語現在何桂清奏派總兵張玉良總統諸軍恐未能深悉地勢

庚辛泣杭錄卷一 六

據江蘇藩司王有齡稟稱情願自帶一旅以圖補救足徵忠義奮發擬咨商督臣先令王有齡與張玉良會辦俾等得以專心督飭將士迅拔金陵

同日何桂清徐有壬奏言查杭城倚山面江形勢險峻約計在防兵勇尚可守禦何以未及旬日堅城遽陷臣與藩司王有齡反覆籌商湖州已由張玉良分派兵勇擇要堵禦嘉興府城亦准李定太來咨即日馳往扼守張玉良一軍已由湖拔隊赴杭熊天喜所帶勁旅三千前隊已

抵蘇州臣等飭催倍道馳往察看緩急分別留防進紮一面咨請和春速派勇敢大員多帶精兵星馳會勦現又由署蘇松太道吳煦招募上海礮船四十隻駛赴嘉興一帶迎頭進擊張芾所派援浙之米興朝一軍聞亦不日抵杭並即咨催迅從於潛一路抄出賊前會同兜擊其自浙入蘇要道平望鎮有署臬司蔡映斗統帶礮船防守上游新市烏鎮及太湖一帶現亦分派員弁扼堵並勸辦團練協力巡防以期周密

同日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七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春張國樑何桂清徐有壬曰杭州係全省領要毗連蘇省爲財賦之區斷不容該逆久踞致誤東南大局和春現既兼辦浙江軍務著卽與張國樑何桂清王有齡通盤籌畫一面進攻杭城一面嚴截竄路毋令擾及附近各處力保完善之區並咨催前調閩兵二千及饒廷選所部兵勇迅速赴浙以厚兵力其米興朝一軍已到江口卽可飭令攻城蘇州與杭州唇齒相依何桂清徐有壬務卽嚴密布置毋得臨事蒼黃江蘇藩司籌辦大營兵餉責任綦重著何桂清徐有壬保奏一員先行署理候旨簡

放所有杭州文武下落著和春等查明具奏昨據楊載福奏稱水師應仍在蕪湖以上巡扼沿江要口儻金陵尙須礮船請飭和春將蕪湖以上紅單師艇調往下游等語著和春等體察情形酌量辦理

同日

上諭內閣曰據和春何桂清等馳奏杭城失陷覽奏焦憤實深和春等疊次所派援兵爲數已及萬餘何以全未趕到著和春張玉良查明各路帶兵員弁如有託故遷延卽立予正法王有齡著署理浙江巡撫會同張玉良督飭諸軍迅圖克復其在城文武各官下

庚辛泣杭錄卷一

八

落著和春何桂清王有齡迅速查明具奏

三月十三日和春何桂清徐有壬奏言江蘇藩司王有齡探知杭州失守卽飛咨張玉良乘賊設守未堅趕緊馳往克復張玉良得信後卽飭副將馬占葵管帶兵勇二千嚴守石門以固江蘇門戶本月初一日親帶二千數百人星夜遄行是夜卽至塘棲鎮探知杭州將軍臣瑞昌堅守駐防之城連日與賊鏖戰張玉良卽派弁改裝易服溷入城中面見瑞昌互相約會初二日張玉良親赴大關一帶看明賊勢初三日早出

賊不意將武林錢塘門外及昭慶寺賊壘全行掃蕩該逆疑從天降奔逃進城瑞昌調派八旗官兵縋城攔剿斬獲頗多張玉良挑選兵勇緣城而上瑞昌亦督隊登城擊勦互相援應我兵大隊一擁登城將城隍山校場等處屯聚逆匪斬馘殆盡臣等查此次杭州被擾將軍瑞昌堅守駐防城至六口之久以待援兵厥功甚偉張玉良於得信後卽出奇制勝兩日而克復省城王有齡密告機宜籌濟軍火糧餉其功亦不可泯撫臣羅遵殿等或云殉難陣亡或云爲瑞昌

庚辛泣杭錄卷一

九

救入駐防城內皆探無確信總兵熊天喜行抵蘇州適聞杭州捷報王有齡商令行至前途如杭州無須添兵卽由嘉湖閒道攻復德清再定進止總兵李定太前由浙江撫臣羅遵殿咨調於二月二十四日自湖州起程赴杭二十七日始至離省數十里之長安鎮傳聞省城失守卽退至嘉興府後知張玉良已至杭州於三月初三日又由嘉興起程初四日仍至長安鎮張芾派援杭州之總兵米興朝於杭州失守時紮營在富陽縣境內合併陳明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春何桂清徐有壬王有齡日逆匪於二月二十七日攻陷杭城將軍瑞昌堅守駐防城六日之久待張玉良援軍內外夾擊得以迅克省城辦理甚爲妥速惟杭城甫經收復逆匪必在附近一帶盤踞尙須痛加勦洗以除後患著和春卽飭張玉良協同瑞昌將城中防守事宜嚴密布置李定太米興朝所帶兵勇卽歸張玉良調遣以厚兵力此次逆匪由廣德竄入浙西若不截其來路必至皖南之賊屬集於浙雖省城已復而到處蔓延亦屬可慮廣

庚辛泣杭錄卷一

十

德州是否尙爲賊踞現派何員攻剿四安爲入湖州正衝參將周天孚等前次挫敗恐不足恃鄭魁士帶兵四千由溧陽馳赴宜興自應迅速前進克復長興熊天喜一軍經王有齡商令如杭州無須添兵卽由嘉湖閒道攻復德清著和春卽飭該提督等探明賊蹤奮力攻勦不得稍涉遷延其孝豐武康之賊亦應一律掃蕩毋令久踞和春距浙較遠何桂清等與浙密邇消息易通正可就近策應王有齡現授爲浙江巡撫責無旁貸所有浙省應防應勦事宜著卽與瑞昌張玉良悉心籌辦以副委任羅遵殿等或稱殉難

陣亡或稱救入駐防城中詳細情形著瑞昌王有齡查明具奏臬司段光清防守獨松關迨武康失守折回救援省城何以一聞杭州被陷卽與副將王邦慶退保海甯嘉興顯係聞警先逃著瑞昌等查明嚴參懲辦蘇常等處防務仍著何桂清徐有壬妥爲布置毋稍大意

同日

上諭內閣曰和春何桂清等奏江南援兵會同杭州駐防官兵克復杭州省城覽奏實深欣慰將軍瑞昌於省城被陷後尙能堅守駐防城至六日之久以待援

庚辛泣杭錄卷一

十一

兵會同克復厥功甚偉著賞穿黃馬褂並賞給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候補提督張玉良出奇制勝於兩日內克復杭城實屬謀勇超羣著賞穿黃馬褂並賞給騎都尉世職署浙江巡撫王有齡密告機宜籌濟軍火糧餉不遺餘力著補授浙江巡撫迅帶兵勇馳赴浙省剿除餘匪辦理善後事宜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兩江總督何桂清派兵援救不分畛域深堪嘉尙均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江蘇巡撫徐有壬著交部議敘衢州鎮總兵李定太汀州鎮總兵米興朝赴援杭州遷延不進殊堪痛恨著卽革職畱營効力仍

著瑞昌等查明如有畏葸退縮情事卽著嚴參治罪其在城文武官員下落並著瑞昌王有齡迅速查明具奏

三月十五日瑞昌來存奏言逆匪用地雷轟破黃泥潭城垣外城盡失滿兵固守營門勢甚危迫臣等督兵死戰該逆爭撲錢塘門外一帶城牆竹梯林立滿兵深知大義矢志敵愾毫無畏避一時鎗礮齊施無不以一當百登城之賊皆經殺斃無遺賊勢稍怯其時營門外漢街復有賊眾分撲亦經各該旗協領等官帶兵防剿殺

庚辛泣杭錄卷一

十二

賊甚多初二日早官兵正與該逆爭持幸張玉良領兵到省我兵知有外援勇氣百倍該逆知大兵來援驚慌遠遁所有被陷各門漸次收復大城內外一律肅清張玉良力解危城厥功甚鉅惟該逆未經大創恐其復行回竄非有重兵來援難期固守惟有仰懇

天恩飭催和春張國傑迅撥重兵來浙助剿至漢城文武各官巡撫羅遵殿藩司王友端鹽運使繆梓等皆已殉節應請

飭下何桂清速爲明練司道數員來浙專辦地方事務

同日何桂清奏言據張玉良報稱克復杭州省城後城外萬松嶺尚有賊壘三座因天晚未及進攻是夜賊卽棄壘西竄張玉良督隊追剿二十餘里殺賊奪旗勢如破竹杭州西路係富陽餘杭二縣有張芾派援杭州之總兵米興朝帶兵二千駐紮富陽副將王夢麟等帶兵二千駐紮餘杭張玉良飛咨該鎮將相機截剿適總兵李定太到省張玉良囚其所部不甚得力卽飭副將馬占葵帶領所部兵勇同李定太探明賊蹤所向跟蹤追剿與米興朝王夢麟等兩面夾

庚辛泣杭錄卷一

十三

擊以期聚而殲之張玉良隨同瑞昌在省彈壓布置以防回竄浙江巡撫羅遵殿署浙江布政使督糧道王友端署兩浙鹽運使金衢嚴道繆梓杭嘉湖道葉莖均於省城失守時被害浙江臬司段光清於二十七日出城暫紮海甯等處張玉良函囑其赴省乃克復業已三日尙未見到俟查明現在何處將其追回隨同辦理一切同日

上諭內閣曰浙江省城被陷六日旣經克復巡撫羅遵殿暨司道等於城陷後同時殉難深堪憫惻浙江巡

撫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留心吏治籌畫軍儲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署浙江布政使糧儲道王友端著照布政使例議卹署浙江鹽運使金衢嚴道繆梓杭嘉湖道葉莖均著照道員例從優議卹至該撫等死事情形仍著瑞昌王有齡詳細查明具奏

閏三月初二日瑞昌來存奏言逆匪竄至武林臣瑞昌來存先與接仗賊勢太衆未便深追因率兵防守二十七日卯時城陷夏寶慶之勇類

庚辛泣杭錄卷一

十四

與賊通倂爲敗退以至闔城兵勇同時潰散賊卽由彼處擁入_臣等率領滿兵迎剿在湧金門斃賊五六百人我兵亦傷亡不少祇得退至滿洲營駐守二十八日差人偵探賊蹤見漢城四面火起段光清等早已縋城逃走_臣等督兵固守五小營門仍隨時出兵追剿奈該逆已將滿營合圍兵力已竭惟有仰懇

天恩速撥勁兵以圖恢復郵遞文報不通此摺專人齎遞合併聲明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春何桂清王有齡日前因杭州省城失陷臬司段光清等藉詞接仗失利退至海甯嘉興疊經降旨將該臬司革職拏問交和春等嚴審從重定擬具奏本日據瑞昌等三月初二日專差齎遞一摺內稱二月二十七日卯時城陷夏寶慶之勇類與賊通佯爲敗退以致闔城兵勇同時潰散又二十八日漢城四面火起段光清等早已縋城逃走各等語兵勇通賊首先潰退帶勇之員何以毫無覺察殊堪痛恨著和春何桂清王有齡詳細查明將通賊之勇盡法懲治並將夏寶慶一併訊明正法以肅軍

庚辛泣杭錄卷一

五

律至已革臬司段光清如何縋城逃走並著和春等查明與副將王邦慶一併按軍法懲辦

閏三月二十一日王有齡奏言

臣

督帶親兵於

閏三月十一日馳抵杭州探得昌化之賊意欲

分股內竄業由瑞昌分飭都司李龍等帶勇前

赴餘杭富陽等處扼要堵遏惟是逆蹤飄忽慣

走山僻捷徑杭州新復人心未固且存城兵勇

不過五千有餘近又分起調遣益覺城大兵單

設該逆由閒道窺伺難保不繞出我兵之後

臣

現會商瑞昌就現有兵力將城守事宜趕爲布

置並飭遊擊王振聲統帶親軍在附城松毛場地方屯紮以扼餘杭等處入省要路仍隨時探明何路緊要或堵或剿再行相機調度

七月初三日王有齡奏言逆匪自竄入於潛後旋東竄貴芳橋離臨安約四十里而地風山牧亭村等處均有賊蹤逼近分水水道亦可直達桐江其大股仍在於潛盤踞臣屢接探報均稱四眼狗陳逆由蘇糾黨五六萬意欲竄擾杭湖以解嘉興之圍又思先取徽甯等語查於潛地方東可達臨安餘杭南可達新城分水桐廬均

庚辛泣杭錄卷一

六

可內犯省城若賊占踞嚴州則江西福建數省之餉道不通援兵隔絕杭垣亦爲之坐困現在雖調蘇鏡蓉一軍由武康折赴餘杭並令副將周萬遠督帶所部千餘人由衢來嚴兼派錢江礮船上駛嚴州桐廬等處然兵力過單不足以當大敵彭斯舉一軍向稱敢戰近在孝豐遇賊退至昌化分水軍士器械亡失過半已不足恃省城兵勇雖有一萬數千人勁旅固屬無幾且城外營盤均已紮定一經抽調布置卽不能周萬一該逆乘虛內犯防剿必致兩失

臣與瑞昌

來存再四籌維實無萬全之道因思曾國藩已
抵東流若一徑入徽卽由涇安嚴州轉戰而東
先將此股逆匪剿滅則皖浙俱可保全而以次
削平江蘇諸郡縣亦不難矣相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迅速前來以挽危局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曾國藩日前諭曾國藩俟左宗棠
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分道進兵規復蘇常茲
據王有齡奏逆匪盤踞於潛東可達臨安餘杭南可
達新城分水桐廬均可內犯省城若占踞嚴州則江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七

西福建餉道不通援兵隔絕杭城亦爲坐困省城兵
勇雖有一萬數千能守而不能戰該撫接據探報並
盤獲姦細有四眼狗陳逆由蘇糾合賊黨欲竄杭湖
以解嘉興之圍又思先取徽甯之語省城萬分危急
曾國藩現抵祁門若由此入徽卽由涇安嚴州轉戰
而東先將此股逆匪剿除則皖浙可以保全然後進
兵削平江蘇諸郡縣庶大局可以挽回如曾國藩尙
未能督兵前往卽著催調張運蘭鮑超等迅速到齊
兼程前進以顧全局

七月初九日瑞昌來存王有齡奏言六月十六

日賊自於潛竄陷臨安分股竄至餘杭富陽境
內臣等調彭斯舉一軍前赴富陽防剿並調副
將劉芳貴一軍來富協同彭斯舉勦辦又令副
將黃金友管帶各起礮船在桐廬富陽一帶江
面分布巡防以扼該逆東渡惟餘杭僅有知縣
蘇鏡蓉台勇千數百人兵力實形單薄省城又
無勁旅可撥不得已飭令該縣激勵民團共資
守禦十七日賊匪已薄餘杭城外十九日分股
撲營我軍分路迎敵斬馘甚多忽另股繞至南
門外放火西北兩股又復回撲我軍前後受敵

庚辛泣杭錄卷一

六

勢遂不支勇丁傷亡過半蘇鏡蓉身受重傷不
能入城卽於是晚回省餘杭縣城不守現惟有
先顧省城根本重地而留省兵勇不過一萬四
千人殊有賊衆兵單之慮張玉良攻勦嘉興正
在得手其軍斷不敢多撤閩省援兵能否前來
尙不敢必惟派防石門兵勇四千餘人係總兵
劉季三統帶尙可就近赴援二十日賊騎已由
餘杭塘而來約有六七千之衆劉季三連夜趕
回於北新關拱宸橋一帶突與賊遇奮勇迎敵
斃匪無數賊遂退出二十餘里是役也劉季三

一戰而捷克挫其鋒然此股逆匪有七八萬人
實係四眼狗糾集並未大受懲創臣等前請曾
國藩入徽由嚴州轉戰而東現聞該署督已抵
祁門離浙尤近相應請

旨飭催前來大局幸甚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曾國藩曰前因浙省於潛竄匪有
內犯省城之臣當經諭令曾國藩由祁門取道入徽
卽由潛安嚴州轉戰而東先除此股逆匪以保全皖
浙大局茲據瑞昌等奏於潛大股賊匪疊陷臨安餘

庚辛泣杭錄卷一

九

杭二縣並由餘杭塘竄徧省垣雖經總兵劉季三一
軍擊退而省城兵勇能守而不能戰張玉良攻勦嘉
興之軍正在得手亦難撤調福建江西之兵雖經催
調到向需時待援情形自屬非常緊迫著曾國藩仍
遵前旨迅速取道入徽卽由潛安嚴州轉戰而東先
將此股逆匪撲滅保全浙省再圖規復江蘇諸郡設
或該大臣不能親往亦須先派得力之兵前往救援
以冀挽回大局再據王有齡奏連日探得蘇省逆賊
紛紛北走終日水陸不絕且據團勇奪獲賊匪偽文
內有賊目李侍賢尚在蘇城盼望其黨速往省垣之

語蘇城賊勢單薄似乎可信著曾國藩乘此機會應
由何路進兵迅圖規復地方仍遵前旨體察情形迅
速辦理

七月二十三日瑞昌來有王有齡奏言餘杭逆
匪敗退後卽在三十里外紮住總兵劉季三派
參將劉志仁等隊三千餘人於六月二十二日
親統進剿饒廷選復派隊三千餘人隨同前進
署藩司麟趾督帶親兵五百名臣等又派協領
恆全帶旗兵五百名同知甘應槐帶小隊五百
名在後策應並抽派千人赴餘富一帶山路設

庚辛泣杭錄卷一

十

伏劉季三行抵三墩地方賊營開礮相拒我軍
兩路並進把總雷成龍於鎗礮叢中冒死登牆
各勇相繼躍上賊卽棄巢奪路而遁沿途追殺
斃賊尤多追至餘杭城上賊幟如林意在拒守
當派劉志仁等奮勇力攻矢石交下未能得手
我軍卽在距城三甲紮營探聞西城守備稍懈
二十三日該鎮督隊進攻東南二門密令後隊
繞至西路安設竹梯蟻附而登守備李忠砍倒
守垛數賊賊始驚覺東南各門之賊紛紛往救
我軍轟塌東城一角卽乘勢攻入兩隊合於一

處殺斃賊匪不計其數賊出南門而逃立將餘杭縣城克復其分股竄往富陽之賊遇我伏兵齊起甘應槐亦帶隊接應該逆兩面受敵自相踐踏死者無算餘匪竄回臨安二十三日甘應槐督率各隊折回正當餘杭攻城喫緊之際併力相助遂一擁入城麟趾等先行凱撤回省是晚大兵卽在該縣暫駐訪問居民均稱當賊撲縣城時知縣蔣鳳祥與賊接戰身受重傷城陷後該縣赴鄉收集潰勇希圖進剿二十四日帶傷來見劉季三飭令委辦善後旋據探報首逆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三

四眼狗尙踞臨安青山頭一帶亦有賊營駐紮惟聞該逆患病甚重逆黨亦多病疫當無固守之志二十五日挑派六成隊伍令劉兆選等統帶前進劉志仁爲後路策應行未數里有賊五六千人分左右兩翼來撲勢甚兇猛我軍堅陣以待約半時許其氣漸衰我軍連環攻擊賊卽驚潰追至青山頭收隊次日西路援賊大至各軍皆懼劉志仁指揮迎敵首斃執旗賊目一名賊勢稍卻我軍追殺數里與攻壘之兵夾擊之該處民團亦齊出助戰該逆首尾不能兼顧落

淵死者以千計餘向山後遁去卡內之賊見援賊敗退亦卽遁回臨安我軍卽因賊壘據守青山一面進攻臨安賊堅壁不出二十八九等日探聞該逆竄至瓦罐村黃畝溪又有分竄餘杭之雙溪瓶窰者卽派隊追剿賊已折由獨松關幽溪兩路而去僅獲餘匪數名據供四眼狗已於二十八日夜半扶病潛出北門官軍分隊攻城賊匪開礮抗拒無隙可乘三十日復分兵進攻南北兩門難民數百人開東門以納官軍我軍亦從南城躍上城中之賊大亂被殺千餘人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三

餘匪逃出北門經官軍截擊轟斃者不少餘均斃水過河遂於是日已刻克復臨安縣城此外於潛昌化等縣均被賊擾昌化經副將劉芳貴迎剿獲勝復得徽師助防苦竹嶺賊卽退去未曾深入六月初十日賊匪竄入於潛縣境知縣包容會同教諭王玉文等帶團堵剿接仗一時之久賊勢愈眾王玉文力竭陣亡於潛並無城郭賊已從西門而入遂於十一日失守該縣與典史夏章壑等分赴各鄉催集民團奮勇進剿賊匪分路進竄卽於十六日收復於潛其竄富

陽條嶺青樹嶺之賊經該縣蔣貴斌督率民團據嶺開鎗賊不能上而退二十二日又分股攻撲各嶺四路並進該縣適在條嶺併力迎拒仰攻之賊率多受傷即行遁去至新城各紳董糾集民團不下五六萬之眾十三十六等日逆匪數千欲犯該邑之浮雲嶺百丈嶺等處俱經團勇擊退其臨邑之章村茶有賊營亦經團勇前後夾擊賊爲披靡追至章村十九日團勇潛至章村四面攻撲該逆猝不及防斬馘無數賊多翻山而逸其後屢犯黃嶺觀音嶺復經團勇攻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三

擊大獲勝仗二十九日富新地面之賊均已退盡先是檄調總兵吳再升自嘉郡回援省城當令統率所部馳赴富陽會同道員彭斯舉堵剿現在賊匪竄過獨松關武康安吉等縣又將喫緊已令吳再升取道瓶窰追出長興而止一俟全境肅清即當分布嚴防務保浙西門戶此次劉季三首挫兇鋒今又跟蹤追剿克復兩城洵屬勳勞懋著可否懇

恩將署直隸通永鎮總兵劉季三以提督

記名簡放出自

逾格鴻慈其在城固守在事出力之文武員弁等可否擇尤酌保之處恭候

聖裁署餘杭縣知縣蔣鳳祥平日官聲尙好且力戰受傷署於潛縣包容自行催集民團收復縣城功過尙足相抵應均請革職暫行畱任以觀後效於潛縣教諭王玉文歷年辦理團練實心實力現又禦賊捐軀殊堪憫惻應請

飭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

同日

上諭內閣曰逆匪竄踞餘杭經總兵劉季三等督兵進

庚辛泣杭錄卷一

五

剿當將餘杭縣城攻克其盤踞安之賊劉季三督隊進攻我軍奮力夾擊民團亦齊出助戰遂將臨安縣城克復其竄撲富陽新城昌化賊匪均經民團擊退於潛之賊亦經民團會剿旋即退去仍著瑞昌等督飭在事員弁兵勇跟蹤追剿無畱餘孽總兵劉季三著以提督遇缺題奏其失守地方之署餘杭縣知縣蔣鳳祥著即革職署於潛縣知縣包容帶團收復著革職暫行畱任以觀後效於潛縣教諭王玉文禦賊捐軀殊堪憫惻著交部從優議卹其餘打仗守城出力之文武員弁及各縣團練紳董著瑞昌等查明

保奏候朕施恩

十一月初九日瑞昌王有齡奏言據富陽縣官
弁稟報十月初八日副將劉芳貴與賊接仗中
礮陣亡初九日賊撲富陽西門劉季三派隊迎
戰力竭被害都司張順守備王應選蕭玉林千
總許凱勛同時陣亡賊遂衝入縣城等語臣賊
踞臨安富陽二縣勢將分路圖犯省城而由富
陽渡江又可窺伺甯紹防不勝防因乘夜傳令
城外各營抽撥馬隊五百名步隊千餘名馳抵
富陽乘虛掩襲賊出西北門遁去遂於十一日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三

將富陽縣城收復先是臨安之賊竄近餘杭而
大股復自富陽竄至餘杭縣城旋即被陷是時
上而壽昌下而桐富次第收復沿江幸得肅清
雖可稍紓甯紹之警而全股萃於餘杭省垣尤
形喫重臣等將駐紮石門之副將吳再升調回
並派遊擊劉長培會同進勦十三日賊已由餘
杭塘而來劉長培行抵賣魚橋遇賊開仗吳再
升以後隊繼之臣等與饒廷選署藩司麟趾分
赴武林錢塘各門親自督戰副都統傑純督同
協領瑞慶等並派副將文瑞千總顧錫儒各出

六成隊伍在觀音橋旁擊奮勇爭先轟斃賊匪
無算傑純吳再升等均手刃執旗賊目數名斬
獲首級數十顆賊爲氣奪退往觀音橋對岸紮
卡三座我軍守住賣魚橋江漲橋北新橋等卡
相持一夜臣等亦率在城文武嚴爲之備十四
日賊衆分股衝撲賣魚橋並竄至古蕩桃園嶺
等處經水陸各軍分投迎擊賊即敗走探聞僞
侍王李侍賢自率大隊屯離城五六里之秦亭
山相持三時之久經我軍三路分追均退往東
嶽廟而去據獲賊供稱賊因杭城兵多擬調蘇

庚辛泣杭錄卷一

三

州僞忠王李秀成會合攻撲等語李侍賢由徽
東來連陷郡縣直犯杭城非大受懲創不肯輕
退今該逆又欲求助於李秀成更恐爲虎傅翼
至吳再升來省後石門留防僅二千餘人海甯
馬德昭一軍平湖米興朝一軍共不滿四千之
衆萬一有警實屬萬分爲難所幸省城人民安
堵文武齊心臣等自可竭力保全現已與饒廷
選等各派隊伍分路攻擊如能先將此股逆匪
殲斃即使西路賊至亦不難獨當一面所有在
事出力各員應俟賊退之後再行保奏劉季三

十載從戎戰功累著本年擊退餘杭犯省之賊並收復餘杭臨安兩城劉芳貴自江西援浙克復長安力保海甯厥功甚偉茲以扼守富陽先後陣亡均堪憫惜應請

旨將候補提督署通永鎮總兵劉季三照提督例

賜卹副將劉芳貴照總兵例

賜卹其都司張順守備王應選蕭玉林千總許凱勛應請一併交部議卹以慰忠魂

同日

上諭內閣曰逆匪撲犯省城迎剿獲勝著瑞昌等卽督

庚辛泣杭錄卷一

毛

飭將士迅將此股逆匪殲除毋任紛竄記名提督署通永鎮總兵劉季三副將劉芳貴疊著戰功此次在富陽力戰陣亡深堪憫惻劉季三著照提督例議卹劉芳貴著照總兵例議卹隨同打仗陣亡之都司張順守備王應選蕭玉林千總許凱勛均著交部議卹十一月十四日瑞昌王有齡奏言十月十五日逆匪由秦亭山古蕩觀音橋三路進撲傑純吳再升等分投迎擊槍礮環施鏖戰六時之久該逆愈聚愈多署藩司麟趾親帶小隊往來策應殲賊甚眾_臣等復飭文瑞由寶叔塔抄襲將賊

隊衝爲兩截又令水軍繞至秦亭山後縱火該逆仍死拒不退傑純揮戈陷陣立斬黃衣賊目二名賊勢稍卻吳再升等身先士卒縱馬衝入賊隊左右馳突賊勢披靡屍骸滿地文瑞居中截殺斃賊無算該逆首尾不能相顧蒼黃奔竄官軍追至畱下地方賊衆棄營遠遁_臣等恐該逆退踞餘杭終爲心腹之患飭吳再升等乘勝攻剿旋據馳報十六日官軍直逼餘杭該逆不敢抵禦由西北二門逃竄我軍跟蹤追擊沿途斬殺及中槍礮死者不計其數當將縣城收復

庚辛泣杭錄卷一

毛

查此次大股圍撲省垣危險萬分幸蒙

聖主威福文武和衷將士用命血戰三晝夜竟能以少克衆城圍立解又乘勝逐北收復餘杭縣城初非意料所及除饒廷選係提督大員不敢擅擬獎敘外所有尤爲出力之署杭州副都統傑純等自應奏懇

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出力文武員弁容查明擇尤請獎

同日

上諭內閣曰此次逆賊大股圍撲杭州兇燄甚熾經瑞昌等調兵剿辦以少勝衆力解城圍並克復餘杭縣

城實屬調度有方杭州將軍瑞昌著加恩賞給一等
輕車都尉世職浙江巡撫王有齡著加恩賞給頭品
頂戴浙江提督饒廷選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尤爲
出力之署杭州副都統甯夏副都統傑純著賞給額
騰依巴圖魯名號杭嘉湖道麟趾著賞給積勇巴圖
魯名號副將文瑞著免補副將交軍機處記名遇有
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副都統銜協領恆全著交軍機
處記名遇有副都統缺出請旨簡放已革副將楊金
榜著開復原官副將銜遊擊王振聲劉長培均著以
副將補用江蘇候補知府孫士達著免補本班以道

庚辛泣杭錄卷一

完

員用並賞戴花翎其餘出力文武員弁著瑞昌王有
齡查明保奏

庚辛泣杭錄卷二

欽定剿平粵匪方略

咸豐十一年辛酉十月二十三日薛煥奏言逆首李秀成糾合賊黨由江西竄入金衢嚴三府屬侍逆李侍賢又由昌化武康等縣分道直逼杭城該省文武各官率同士民登陣守禦人心尙固惟無十日之糧情形危急湖州在籍道員趙景賢督率兵勇民團正欲進攻德清以通杭州之路突有另股逆匪由宜興廣德等處復陷長興趙景賢祇得回保湖州當杭湖並警之際

庚辛泣杭錄卷二

又有賊匪竄陷蕭山紹興兩城餉道已斷杭湖兩郡軍火米糧匱乏難支萬一曠日持久力竭不能保全則松滬一隅更形孤立臣飭知府趙炳麟查詢海道可通之處現由海甯入籠子壘可抵杭州江口卽與司道籌商速覓海船購米三千石並撥火藥二千斤洋礮洋鎗各一百件交趙炳麟派員分解杭湖稍資接濟惟自九月二十五日以後浙省之報隔絕謹將近日偵探情形先行馳奏

同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薛煥曰浙省杭湖並警軍火米糧匱乏難支該撫現由蘇省籌解接濟著迅速雇覓海船由籠子壘運入江口毋稍遲誤現在浙省逆氛徧地處處告警蕭山紹興一經失守則甯波道途梗阻省城無路可通不獨軍火米糧無可取資卽餉銀亦無從籌措江海關稅入較多籌措尙易著薛煥迅速分撥接濟紹興府城是否克復並杭州近日戰守情形仍著該撫確實探明隨時具奏

十一月十六日護理浙江提督參將陳世章奏

庚辛泣杭錄卷二

二

言金嚴逆匪分股竄擾蕭山縣城於九月二十四日不守諸暨縣城與紹興府城隨於二十六二十九等日失陷杭省自十月初一日以後文報不通探聞該逆圍撲省城勢甚緊急亟應撥兵往援迅解城圍惟刻下賊勢蔓延全省震動兵力不敷抽調惟有仰懇天恩飭下附近鄰省迅調勁旅分由水陸來浙相機進剿並多撥餉銀以救眉急庶全省尙有轉機用敢瀝陳以達

宸聽

同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曾國藩左宗棠慶瑞曰
本日護理浙江提督陳世章及王履謙奏紹興蕭
山諸暨俱陷並杭省萬緊各等語此時張玉良於
鳳山門外搶紮營盤中隔逆壘未能直抵城下杭
城未有一旅應援何能力解城圍前經疊次寄諭
曾國藩等速籌援浙之師此時惟有左宗棠一軍
能由常山玉山一路飛速進兵取道三衢與李元
度一軍設法援杭尙爲切近著曾國藩左宗棠迅
卽妥籌務遵前旨星速馳援毋稍延緩慶瑞尙未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督兵出省此時杭甯情形萬緊閩浙海道可通務
將派援浙省兵勇及糧餉鉛藥先由海道駛運甯
波出賊不意方能有濟抑或水陸分道設法赴援
之處卽著該督迅籌辦理李元度一軍現在衢州
並著曾國藩左宗棠飭令與入浙楚師會合分投
攻剿迅解杭圍克復紹郡賊踞江浙膏腴之地勢
將聯成一片諒該大臣等必能迅籌援剿掃蕩逆
氛定不視同隔膜致蹈遷延貽誤之咎

十二月初五日薛煥奏言十一月初七日據陽
湖縣知縣楊溥稟稱委解軍火米糧運至澈浦

卽換船駛進鼈子壘直達錢塘江螺蛳埠探悉
杭州十城門均有賊營阻隔不能運送入城江
干有總兵況文榜紮營四座該總兵因陸營及
礮船均缺火器當將洋礮驗收配用又因兵勇
乏糧先支米一千數百石散給各營餘俟設法
解圍再行送入城中該委員自杭回滬臣面詢
杭州軍情據稱省城被圍四十餘日賊匪有數
十萬之多廣西提督張玉良前在聞家堰收集
潰軍赴省救援由江干滾營前進連獲勝仗急
欲攻破賊壘與守城官軍聯絡疊次躬親督仗

庚辛泣杭錄卷二

四

致受礮傷殞命係況文榜接統其軍該逆堅築
木城數十里使內外不能通氣遂以全力攻城
撫臣王有齡自九月二十日登陣駐守鳳山門
會同將軍副都統分派司道府縣嬰城固守人
心尙爲鎮定惟兵民無從得食勢難持久上下
游均已被賊隔絕現祇澈浦海上可換小船入
江而賊踞海鹽縣城距澈浦僅二十餘里慮其
斷我餉道等語臣卽飛飭守備張大剛管帶原
防吳淞口礮船十五號星夜馳往澈浦駐泊以
保糧路一面飭司再行籌款接濟並飛咨況文

榜及總兵吳再升等派隊疏通進城之路速將
餉精等物護送入城聞道員李元度一軍現由
衢州轉戰而前如能速到當可力解城圍前聞
太常寺卿左宗棠駐紮河口奉

命援浙儻能督率勁旅與李元度合軍馳至先解杭
州之圍再行東渡以圖甯紹庶大局得有轉機
同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薛煥曰賊匪於攻陷甯
波後擄掠釣船爲縱橫海上之計薛煥業已抽撥
破船前往吳淞口駐紮著卽責成該帶兵官會同

庚辛泣杭錄卷二

五

都興阿等派出師船實力防剿毋稍疏失惟蘇浙
利害相關總須力援杭湖方免唇亡齒寒之患現
在龍子壘入江之路尙屬可通著薛煥悉心籌畫
如能雇募水勇一二千人派委得力員弁統帶卽
由龍子壘駛赴杭州與況文榜等軍聯絡聲勢力
解城圍最爲妥善該撫接奉此旨務卽迅速辦理
毋稍延誤至銀米軍火等項除業經解往外仍須
源源接濟不得觀望遷延致有貽誤

十二月十四日薛煥奏言查杭城被圍甯波失
守此時僅有由澈浦入龍子門一綫之路可冀

與浙省信息相通十一月二十七日浙江撫
王有齡寄到帛書係初七日所發據稱杭城四
面被圍江路阻絕城中民食已盡饑斃者三萬
餘人兵米亦將告罄知臣所解米糧軍火已到
江干無路可以運進該撫臣在城樓督戰衣不
解帶者五十餘日近因感冒患瘧仍與文武勦
力誓死有一日之糧爲一日之守現在挨戶勸
捐懸立重賞選募敢死之士以期速通餉道所
有奏明准撥之廣東每月協餉五萬兩江西湖
南湖北每月各三萬兩現均無從催取囑臣奏

庚辛泣杭錄卷二

六

請於中外商人運赴各省貨物過滬時由滬匯
繳應納之稅給發收單執赴各該省抵稅扣收
協餉卽將所收銀兩隨時購辦米石源源接濟
餘銀解杭充餉以救卮危至李元度一軍尙在
龍游與賊相持不能速來該撫臣自十月二十
三日繕摺拜發之後差弁出城屢被賊阻是以
不能具奏特繕蠅頭帛書蓋用關防專勇乘夜
泅水來滬投遞囑臣將大略情形代奏等語又
據江蘇候補知府趙炳麟稟稱十三日由火輪
船裝載銀錢軍械拖帶運解火藥等物之船出

吳淞口連日風潮猛烈船身擱淺以致輪船受傷行駛不能自主於十九日飄至甯波之金塘山內洋沙淺不熟隆冬潮汎日枯能否收泊澈浦殊無把握等語臣查杭州省城被圍業經兩月糧盡援絕危急萬分李元度募勇僅有七千再自龍游至杭州五六百里一片賊蹤攻入殊爲不易惟有籲請

飭下太常寺卿左宗棠迅赴浙江督同李元度埽除龍游富陽之賊直抵杭城以解重圍至臣於三次籌解米糧軍火銀錢後趙炳麟續備米糧等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七

件委知縣趙景遠航海運浙現除趙炳麟領運輪船遭風未到外其餘各船未知有無阻滯守備張大剛管帶礮船亦未知曾否駛到澈浦現據王有齡發信之日又閱兩旬杭城情形未得續報臣惟有飛飭確探再行設法接濟王有齡所請將廣東等省應解協餉在滬籌匯商稅劃抵撥款實屬萬不得已之計合無仰懇

飭下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各督撫臣迅速籌解浙江協餉一面由臣督同上海關道與中外商人熟籌劃收稅餉以濟要需

同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薛煥曰浙江省城被賊圍困王有齡所籌於上海中外商人運貨過口先行納稅給單執赴兩湖江粵各省扣充每月應撥浙餉自係於萬難之中設法以期運濟本日業經寄諭兩湖廣東江西各督撫遵照辦理昨據曾國藩奏已令左宗棠一軍赴援杭州一時尙難卽達而杭城呼吸存亡之際非由滬速籌運濟他路更屬緩不濟急此時僅有由澈浦入鼈子壘一路可通前由火輪船載運軍火銀錢飄至甯波內洋後

庚辛泣杭錄卷二

八

能否收泊澈浦該委員有無飾詞須確切查明其疊次籌解米糧等件各船與守備張大剛管帶礮船曾否駛到陸續運入杭城此外有無另籌運送糧餉可期速達之處仍著薛煥竭力籌辦務使堅城早得接濟以待援師其運貨過滬商人等由滬匯繳稅銀給發收單抵稅扣餉一節均照所擬辦理並著薛煥取銀後卽設法購辦米石星速解往仍不得專指此項致稽時日此時杭州萬緊惟恃滬潰一途運濟並著添雇火輪兵船派委智勇將弁迅圖援救或有別項海船可以另籌運濟更爲

妥速著責成該撫竭力籌辦毋得稍存膜視近日
浙省軍情仍著確探迅速馳奏

十二月二十五日薛煥奏言據守備張大剛稟
稱奉委管帶礮船十五隻駛至海鹽縣屬澉浦
相近之黃道關駐泊卽將陸續運到米糧軍火
各件設法撥進鼉子壘本月初一日忽有杭州
逃出兵勇據云省城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卯時
失守城中各官毫無信息惟聞將軍瑞昌巡撫
王有齡均已殉難等語又據總兵況文榜咨稱
省城被圍日久餉道隔絕節經晝夜攻剿冀圖

庚辛泣杭錄卷二

九

力解城圍十一月二十五日督隊接仗被賊礮
子穿入頸項登時昏絕倒地親兵搶護回營不
能督戰卽日將陸路諸軍一切事宜咨交總兵
羅大春暫行接辦等語並據羅大春咨稱前在
嚴州突圍出城身受重傷至今傷尚未愈十一
月二十六日因上海解到米糧軍火帶傷護解
赴杭值況文榜受傷沈重卽經會同水陸諸將
不分晝夜極力進攻二十七日各軍在望江門
外鏖戰通宵瞥見賊匪已由鳳山清波兩門搭
架雲梯上城城中火光燭天城上黃旗滿布卽

於二十八日卯刻失守該總兵督率陸軍仍守
營盤與江中水師互爲聲援二十九日該逆圍
城之衆萃於江干我兵寡不敵衆兵勇傷亡甚
多祇得潰圍而退統率水師之副將貴廷芳所
帶戰船相繼亦潰貴廷芳未知下落現抵黃道
關者惟該總兵與況文榜及總兵吳再升副將
陳步高暨將弁二十餘員所存陸軍未及千人
水師僅存廣艇等語查浙江省城自九月下旬
被圍兩月有餘撫臣王有齡會同將軍副都統
及文武各員登陣固守日督諸軍出城擊賊屢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

經獲勝曾於十月初閒暫解城圍無如賊眾二
三十萬旋復分布十門環而數重隔絕外援城
中米糧罄盡兵勇飢困難支城外各軍晝夜力
攻不能疏通餉道以致爲賊所乘城陷之後賊
縱徧地無人出城報信傳聞將軍巡撫殉難其
餘文武各員均尚未知下落臣已飛飭委員赴
浙探查詳細情形俟得有確音再行奏報一面
飛咨兩江總督臣曾國藩太常寺卿臣左宗棠
星夜進兵並咨閩浙督臣慶瑞督軍會剿迅圖
克復

薛煥又奏言據江西候補道胡光墉稟稱奉委航海赴杭前詣總兵況文榜等軍營懸立重賞激勵攻剿冀將米糧軍火等物運入城中無奈賊圍重疊未通一綫之路十一月二十八日城垣竟致失陷旋有兵勇縋城逃出稟述浙江巡撫王有齡在鳳山門城上殉難其餘文武員弁未悉存亡又有營弁於十二日奉差密齎帛出城不能偷越重圍直至城陷後始至江干遞交該道齎送前來臣披閱浙江撫臣帛書內有與杭州將軍臣瑞昌聯銜摺橐一紙囑臣代爲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一

恭繕拜發謹卽照繕恭呈

御覽伏思該撫臣任事實心不避艱險上年蒞任浙省正值殘破之餘防禦拊循不遺餘力此次嬰城固守六十餘日糧盡援絕力疾登陴平日恩義所孚兵民感戴故雖死亡垂盡合城無有貳心卽今在滬浙人聞其力竭捐軀無不同聲悲痛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至該撫臣殉難情形及將軍以下文武各員仍俟查明續奏

十二月二十五日瑞昌王有齡奏言查臣有齡

於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專勇齎帛書將杭城四面被圍江路阻絕城中兵民交困各情形交江蘇撫臣薛煥據情代陳現在十門圍緊賊眾愈集愈多疊次督同飢軍並密約江干各營會合夾擊計大小晝夜數十戰竟不能開通一綫餉道城內糧食淨盡兵弁忍飢固守勢將無力舉戈初虞糧盡內變經臣等涕泣拊循均各效死相從絕無貳志臣等奉職無狀致軍民坐以待斃久已痛不欲生第喘息尙存總以多殺一賊多持一日爲念杭城經去年兵燹之後尸鮮蓋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二

藏米糧一切均由甯紹販運卽軍餉亦資該處接濟自金蘭不守後臣等早經籌計須重防以固甯紹一綫餉源乃始飭甯紹道張景渠繼又疊飭運司莊煥文候補道彭斯舉各帶兵勇設防均經王履謙議格不行又復袒庇紳富因之捐借俱窮固執已見諸事掣肘臣等猶思設法防禦查有廖宗元與湖紳趙景賢歷守危城一載有餘調署紹興府力籌布置乃違大神不願設防之意人遂誣以通賊痛毆王履謙從旁袖手比及城陷而走卒致廖宗元城亡與亡從此

甯紹各屬相繼失陷而杭城已成孤注無可救
解矣貽誤全局臣死不瞑目刻下餉絕援窮危
在呼吸辜負

聖恩罪無可道惟求

皇上簡撥重兵迅圖掃蕩則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謹將杭城決裂情形合詞備具摺藁密遞上

海交江蘇撫臣薛煥代繕具奏

同日

上諭內閣曰薛煥奏據報浙江省城失守並代遞瑞

昌王有齡奏摺杭城久困危急情形等語浙江省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三

城被圍已逾兩月卒以糧盡援絕於十一月二十

八日被匪攻陷覽奏曷勝憤懣閩浙總督慶瑞身

任兼圻遷延不進以致杭城失陷實屬救援不力

慶瑞著即革職暫留本任仍責令帶兵迅圖克復

浙江失陷各城以贖前愆兩江總督曾國藩有節

制浙江全省之責咎亦難辭著交部議處杭州將

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殉難情形及在城文武

下落著曾國藩慶瑞左宗棠查明具奏再降諭旨

補用總兵況文榜記名總兵羅大春吳再升副將

貴廷芳陳步高等先後潰退並著曾國藩慶瑞查

明如有先期潰散情事著即嚴參治罪

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日浙江巡撫左宗棠奏言

臣蒙

恩命督辦浙江軍務當茲全省鼎沸何敢稍事遷延

正擬布置進兵接署金衢嚴道江允康等稟報

十一月二十八日逆眾攻陷杭城臣奉

旨援浙坐視列郡淪胥罪何可道查浙江軍務之壞

由於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

濟金陵皖南各軍圖藉其力以爲藩蔽而於練

兵選將之事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大局敗壞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四

後又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冀其復振卒之兵增

餉紕軍令有所不行局勢遂至決裂現在通盤

籌畫非就現存兵力嚴爲淘汰束以營制不可

非申明賞罰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豫爲

換補不可然欠餉已久則有不能汰遣之患餉

需不繼則有不能調撥之患經費不敷則有不

能募補之患臣名雖節制提鎮實則營官哨長

呼應不靈此事之應辦而不能辦者前經奉

旨令江西撫臣籌解臣軍餉銀十萬兩此時江西司

庫空虛恐難速解至慶瑞前請

飭催 臣軍入浙時已豫將 臣軍之餉諉之江西迨經 奉

旨按月籌撥銀十萬兩 臣卽與慶瑞咨商揀派實缺

司道設立糧臺督 臣派江允康辦理其事而江

允康來稟轉向 臣請領米糧軍火明知 臣軍欠

餉已多故意刁難 臣軍入浙後餉需無出縱令

竭方圖維何從措手應請

旨飭下部 臣查明各省應協浙江之餉閩省及各省

奉

旨接解援浙軍餉趕緊徑解廣信府交 臣後路糧臺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五

以應急需一面由部 臣開單知照如各省撥解

遲延及委員逗留遺誤均由 臣隨時咨部查取

銜名據實參奏

左宗棠又奏言再 臣自上年襄辦軍務卽召募

勇丁五千餘訓練兩月率以東行轉戰江皖之

閒尙能得力曾國藩屢次函商募足萬人 臣以

謀餉維艱人才難得未敢徑諾現雖續增至八

千餘人除留防婺源四營外能戰者不滿七千

兩浙徧地賊氛 臣以孤軍轉戰而前勢難分布

查廣西臬司蔣益澧任事勇敢本年春開以 臣

軍太孤願率所部助剿廣西巡撫劉長佑新授

貴州巡撫江忠義湖北巡撫李續宜署四川布

政使劉蓉皆 臣氣類相許之人所部素多勁旅

江忠義亦曾函商願爲 臣募選將士助剿劉長

佑已擬派副將戴盛寬挑勇五百名前來尙未

見到湖南撫 臣毛鴻賓亦願助 臣一營月餉現

在浙江全局已壞急宜挽救應請

旨飭令廣西撫 臣劉長佑速催蔣益澧統帶所部募

勇數千並飭副將戴盛寬速帶所部一營星速

前來以當一路並請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六

飭令江忠義李續宜劉蓉各選一兩營前來又貴州

提督田興恕所部亦多驍勇之士一併請

旨令其遴選勇丁千名派總兵沈宏富管帶來浙由

臣調遣以上請調各營蔣益澧所部應請

飭下兩廣督 臣勞崇光籌給行資其由湖南江西經

過各營行資應由各該省發給 臣現咨商毛鴻

賓毓科派員勸捐軍餉並請

飭下戶部速發實職虛銜等項執照一千張分交湖

南江西撫 臣飭司轉發以期集事

同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官文勞崇光耆齡李桓
嚴樹森毛鴻賓薛煥曰浙江全省糜爛東南財賦
之區豈能任賊久踞左宗棠一軍待餉孔亟所關
匪細著官文勞崇光耆齡李桓嚴樹森毛鴻賓薛
煥等各遵前旨迅將浙省協餉仍由薛煥收集抵
匯餉銀解交曾國藩轉解左宗棠軍營一面由各
省通浙路徑分途撥解左宗棠軍營無稍延緩本
日已將蔣益澧簡授浙江布政使並飭該員卽率
所部赴浙調遣著勞崇光籌給行資口糧俾得星
速成行其曾國藩所請廣東每月協浙餉銀十萬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七

兩著該督等迅速籌撥運濟上海餉源寬裕並著
薛煥於匯抵餉項外先行設措接濟左宗棠軍餉
並按月源源解往毋許推諉

正月二十七日閩浙總督慶瑞奏言據署金衢
嚴道江允康稟稱杭州將軍瑞昌力戰陣亡浙
江撫臣王有齡於城陷後回署殉節浙江提督
饒廷選處州鎮總兵文瑞同時被害署福建漳
州鎮總兵繼興血戰捐軀前廣西提督張玉良
儘先副將楊金榜督軍援救杭垣張玉良於十
月二十日中礮陣亡楊金榜亦在城外接仗陣

亡等情查瑞昌上年克復杭州勲勞懋著此次
杭城被陷復率旗兵固守滿城相持數日嗣因
寡眾不敵全城遭難王有齡戰守兼施力持危
局賊匪疊次攻撲屢挫凶鋒本年賊勢益張浙
東幾無完土省城孤立四面被圍猶復親自登
陣嬰城固守卒以糧盡援絕與城俱亡饒廷選
雖屢次督軍未能得力惟見危受命尙知大義
文瑞繼興楊金榜久歷戎行戰功疊著繼興統
帶閩省兵勇紀律嚴明防守杭城尤爲出力張
玉良上年克復杭城著有功績此次杭城被困

庚辛泣杭錄卷二

六

尙能奮力救援疊獲勝仗先後死節深堪嘉憫
仰懇

天恩一併從優議卹並在殉難地方建設專祠暨入
祀各本籍昭忠祠瑞昌王有齡文瑞繼興楊金
榜仍請入祀京師昭忠祠以慰忠魂

同日

上諭內閣曰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浙江
提督饒廷選處州鎮總兵文瑞總兵銜署福建漳
州鎮總兵副將繼興廣西提督張玉良於杭州失
守時先後殉難洵屬忠勇卓著大節懍然均堪憫

惻瑞昌王有齡業經降旨分別給予世職並從優賜卹瑞昌著再加恩入祀京師昭忠祠王有齡並著入祀本籍昭忠祠饒廷選文瑞繼興張玉良楊金榜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並入祀各本籍昭忠祠與瑞昌王有齡一併在殉難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奏言杭州餘杭兩處賊匪經官軍疊次痛剿後復於餘杭東門至杭州之倉前長橋女兒橋等處糾添悍黨欲由何母橋繞截餘杭各軍後路均經官軍

庚辛泣杭錄卷二

九

擊退蔣益澧派副將周廷瑞等於天水橋太平橋等處添築營壘十月十八日長橋女兒橋之賊來犯復經官軍擊走其杭城踞逆亦於十八日由萬松嶺直撲我軍營盤都司張志功等憑濠堅守高連陞等督隊馳擊賊勢稍卻時劉連陞等三板師船將沿河之賊擊退登岸衝殺該逆分股迎拒酣戰兩時賊匪大敗殲斃數百名其由清波門所出之賊被王月亮督軍截殺潰退回城康國器一軍於十一月初五初七等日攻擊餘杭東門埭賊壘亦疊有斬擒臣馳抵富

陽後於初十日馳赴餘杭察看形勢當調駐紮富陽之朱明亮等五營駐紮分水之張聲恆等四營齊至餘杭會剿一面飭副將劉明珍率駐嚴州兩營潛安兩營填紮分水由皖調回之黃少春一軍亦檄其由分水新城以出餘杭進扼西北一路十七日令魏喻義等列隊南門康國器列隊東門以制賊勢羅大春楊昌濬等由丁橋分路繞出西北隅城賊壘賊及東北門外之賊悉眾來撲官軍分投接仗屢戰逾時殺悍賊百餘名生擒黃衣賊目十餘名該逆敗回追近

庚辛泣杭錄卷二

十

城邊賊爲水阻各軍偪之戮斃溺斃無算二十四日令張聲恆等進紮餘城西北隅蔣益澧黃少春楊昌濬等各率馬步繞出西北一帶官軍排列甫定該逆悍黨萬餘由北路前來拒戰西門之賊亦皆出隊負城壘而陣黃少春從左路先進擊斃先鋒悍賊數十名蔣益澧楊昌濬各率所部衝入賊陣賊分數十支拚死拒抗官軍三面感之節節偪壓而進賊敗至城北沿途屍骸枕藉偽王鄧光明偽朝將汪海洋猶揮其死黨苦相格鬪蔣益澧策馬陷陣各軍乘之首逆

鄧光明被擄礮轟穿左脅立斃陣前自辰至酉
斬大小賊目百數十名悍賊五百餘名其東路
康國器一軍攻破柯埭賊卡乘勝進攻牛畝太
平橋賊壘斬馘亦多賊敗後凶餒頓衰於餘城
西北門外連夜濬濠築壘官軍日夜搗戰賊鼠
伏不出臣與蔣益澧楊昌濬黃少春等商議由
北路築壘分軍襲取瓶窑絕其糧路臣暫回富
陽大營清理積牘擬即拔營進駐東西兩路適
中之橫溪頭以便督剿蔣益澧暫回留下鎮老
營布置杭州一路戰守登山遙望各路援賊趨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重杭州西北餘杭東北一帶凡自賊中逃出者
均言鄧逆授首羣賊洶懼十二月初一日蔣益
澧親督馬步各營列隊錢塘門外秦亭山棲霞
嶺一帶牽制城賊令提督高連陞洋將德克碑
等會同水陸各營徑攻鳳山門外各壘該逆揚
旗而出高連陞德克碑等大呼陷陣賊勢披靡
退入壘中官軍躡蹤追入破其一壘乘勝分攻
各壘羣賊望風逃竄自辰至午共破九壘追賊
直抵城隍山腳劉連陞等師船排礮轟擊江邊
石壘亦破之計共斃賊二千有奇現在杭州城

外祇餘古塘賊壘及近城兩壘未破蔣益澧即
令高連陞分所部五營駐賊五壘德克碑所部
駐賊二壘偏之臣維杭州形勢所恃爲屏蔽者
餘杭一城悍酋鄧光明汪海洋拚死爭之今鄧
光明業已伏誅而杭州城外各壘掃除幾盡餘
杭之賊自不能不回顧杭城老巢旦夕必有可
乘之機如兩城有一先下則浙西三郡大局可
以漸定蔣益澧擬即移紮饒頭山雷峰塔秦亭
山並調橫溪頭各營力攻古塘堅壘臣函飭楊
昌濬如探知餘杭賊勢變動即相機截之令其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首尾不能相顧復檄劉培元統各營水師下剿
以扼錢江之險而助陸路聲威臣拜摺後即拔
營進駐餘杭之橫溪頭以便相機督剿
同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左宗棠曰此次官軍猛
攻餘杭陣斃偽王鄧光明克獲全勝杭城外踞賊
又被官軍破其九壘僅餘古塘賊壘及近城兩壘
未下攻剿甚爲得手現在杭城之賊聞風洶懼餘
杭賊勢亦將回顧杭城老巢均有可乘之機左宗
棠即日拔營進紮餘杭之橫溪頭相機督剿令蔣

益澧進攻古塘堅壘復飭楊昌濬偵探餘杭賊勢相機截擊所籌均極周密卽著督飭各軍乘勝進取力圖恢復兩城迅奏捷音以舒殷盼昨據李鴻章奏滬軍收復嘉善縣城已諭令該撫進規嘉興牽制杭湖各賊之勢左宗棠前奏亦已分兵進規湖州杭賊向賴嘉湖援賊接濟糧運此時各軍同時並舉該逆實有兼顧不遑之勢如杭餘兩城一處得手則浙西三郡可期功收破竹漸次底定卽著該督妥爲籌策用副馳驅洋將德克碑此次會攻杭城賊壘甚爲出力著左宗棠仍飭令勉籌會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剿迅奏膚功署浙江臬司劉典丁憂懇請回籍治喪情詞極爲迫切已由左宗棠飭令起程惟現在浙西軍務攻剿正形喫緊該臬司帶兵甚爲得力著左宗棠飭令趕緊料理一俟治喪事竣卽行赴浙剿賊以副委任

同治三年正月初二日左宗棠奏言餘杭東路倉前等處爲通杭州要路賊於太平橋一帶築壘與倉前之賊聯絡一氣康國器於初三日派吳光亮等進攻連克四壘首逆汪海洋率黨來援復經吳光亮等截殺斃賊六七百名該逆自

此次擊敗後勢愈窮感堅匿不出我軍若乘勢偏攻往往爲其槍礮所傷非取遠勢包圍絕其糧道不足制賊死命臣卽日進駐餘杭之橫溪頭相機進剿以期迅拔堅城其蔣益澧攻杭一軍已分紮錢塘湧金等門裏賊中央惟地勢太寬兵力不敷分布臣已將徐文秀駐紮橫溪頭五營調歸蔣益澧一處併力規杭其水師劉連陞等營於初五日進攻清泰門外觀音堂賊壘將附城房屋燒燬劉培元復飭蔣榮彩等招水師三板戰船由錢江入西湖奪賊礮船三號小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划船十餘號斃賊多名平湖乍浦海鹽之賊俱已投誠海甯州城賊酋亦有獻城之說蔣益澧委陳思矯前往辦理如杭州各屬以次收復漸漸移軍西向則杭賊勢孤自亦無能久踞現在杭州餘杭兩城必須有一先下則全局皆活嘉湖兩郡乃可次第肅清

同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左宗棠曰左宗棠所部黃少春等軍攻剿餘杭踞逆東西北路均破壘獲勝蔣益澧攻杭一軍分紮錢塘等門裏賊中央不

容竄走復進攻清泰門外之觀音堂賊壘水陸進
逼杭城平湖乍浦海鹽之賊俱已投誠海甯州賊
亦有獻城之說杭賊勢孤左宗棠已進駐橫溪頭
督剿餘杭與蔣益澧攻杭之師必須有一先下嘉
湖乃可次第肅清卽著督令所部迅圖攻取

二月二十日左宗棠奏言蔣益澧收復桐鄉縣
城後卽飭署杭州府知府陳思燭會同副將葉
炳忠及蔡元吉各營進規嘉興以與蘇師聯絡
浙師駐城之西南蘇師駐城之東北正月二十
二十一等日湖州悍賊二萬餘分撲烏鎮雙橋

庚辛泣杭錄卷二

壬

營壘杭州亦出賊萬餘逼近桐鄉焚掠冀解嘉
郡之圍經蔣益澧督飭各軍擊退二十四日嘉
興城外東北賊壘數座經蘇師攻克西面賊壘
數座經蔡元吉攻克城賊之勢愈感其杭州城
外官軍偵知賊援嘉興於二十五日乘勢將望
江門外賊壘三座攻克斃賊千餘直逼城根城
上礮石如雨官軍仰攻數時始行收隊臣維嘉
興一城米糧充足杭州餘杭之賊俱仰給於此
自何培漳扼紮烏鎮雙橋杭嘉之氣中斷賊謀
益沮現在蔣益澧飭副將劉樹元亦進紮烏鎮

局勢可期穩固蔣益澧已於二十八日回留下
老營臣當督飭各軍相機攻取

三月十一日左宗棠奏言杭州餘杭兩城經官
軍晝夜環攻賊勢日蹙二月二十一日蔣益澧
督水陸諸軍分路進攻鏖戰竟日力拔古蕩觀
音塘堅壘十座斃賊無數生擒二百餘名復於
饒頭山開放大礮轟塌城垛數丈其餘杭各軍
於四鼓環攻城壘斃賊尤多次日復出隊猛攻
賊眾齊出官軍奮勇衝殺斃賊千餘名遙見杭
城西南一帶濃煙四起知杭軍業已得手乃收

庚辛泣杭錄卷二

壬

隊而還現在江皖敗賊屬聚湖州如杭餘兩城
得手自應迅圖湖州杜其回竄
三月十二日左宗棠奏言杭州餘杭兩城踞逆
經官軍於二月二十一日攻剿克獲大勝後勢
極窮感蔣益澧親督水陸各軍於二十三日乘
勝奮攻慶春艮山武林等門晝夜未息賊膽愈
裂是夜敗武林門向德清一路竄走蔣益澧督
隊入城殺斃賊匪無算當於二十四日將杭州
省城克復餘杭之賊亦於是日由東門逃竄臣
於二十一日戰勝後知賊竄必速卽豫飭各營

整隊以待是日見城中火起各營分路跟追至
瓶窰鎮逆賊憑壘死拒臣親率各營前往追剿
俟將瓶窰竄賊肅清再進省垣布置一切所有
克復兩城詳細情形容俟查明再行具奏

同日

上諭內閣曰杭州餘杭兩城踞逆經官軍於二月二
十一日攻剿得獲大勝賊勢極爲窮蹙蔣益澧親
督各軍於二十三日乘勢奮攻慶春艮山等門晝
夜不息賊膽愈寒是夜啟武林門向德清一路竄
走蔣益澧督隊入城殺賊無算卽於二十四日將

庚辛泣杭錄卷二

壬

杭州省城克復餘杭之賊亦於二十四日由東門
逃竄經左宗棠豫飭各營整隊以待是日見城中
火起各營分路跟追餘賊敗竄瓶窰鎮此次官軍
將杭州餘杭二城同日克復辦理甚爲得手所有
竄逸餘匪卽著左宗棠督飭兵勇迅速追剿盡殲
醜類毋畱餘孽聞浙總督左宗棠自督辦浙省軍
務以來連克各府州縣城池茲復將杭州省城餘
杭縣城攻拔實屬調度有方著加恩賞加太子少
保銜並賞穿黃馬褂浙江布政使蔣益澧自調任
浙江戰功卓著屢拔堅城茲復親督各軍克復杭

州省城實屬奮勇異常著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
所有在事出力將士著左宗棠查明擇尤保奏

臣等謹案浙省被陷以來居民備遭蹂躪

朝廷軫念民依

獨申乾斷

特命左宗棠督辦浙省軍務

授鉞專征

宸算旣周兵威丕振遂使櫟雲濁霧次第掃除茲又

攻克省垣并復要邑兩浙郡縣漸就肅清出

民水火而登衽席非我

庚辛泣杭錄卷二

壬

皇上知人善任曷克臻此哉

三月二十日左宗棠奏言杭州餘杭兩城經官
軍於二月二十四日同時攻克業將大概情形
先行馳奏二月二十一日蔣益澧派提督高連
陞等率各營攻清泰門外觀音堂賊壘派副將
周廷瑞等率各營攻古蕩賊壘派洋將德克碑
用大礮轟攻鳳山門城垣蔣益澧分親兵五哨
助之自率四哨爲諸路策應卯刻高連陞等齊
抵觀音堂督隊猛進立破賊壘二座賊卡數處
聽逆陳炳文率悍黨萬餘來援蔣益澧與總兵

劉清亮等馳至將賊擊退時德克碑在饒頭山
開放大礮已將鳳山門城垛轟塌三丈餘蔣益
澧調轉大隊槍上高連陞等緊逼城根我軍奮
勇先登賊賊拚死抗拒高連陞王聯芳均受鎗
傷猶裹創力戰逾時始收隊而還其周廷瑞等
進攻古蕩賊壘因賊營隔水環攻未下乃分兵
先攻葛嶺之賊忽悍賊千餘由錢塘門外來援
都司賀國輝等擊敗之周廷瑞等乘勢將葛嶺
賊壘兩座攻克共斃悍賊七百餘名遊擊徐文
秀等又連破武林門外二壘並古蕩二壘追至

庚辛泣杭錄卷二 无

武林門外十里街始收隊而還二十三日蔣益
澧復派水陸各營分攻武林錢塘鳳山望江清
泰各門自率親兵往武林門督戰徐文秀等督
隊疾至十里街躍進內濠奮勇環攻首逆陳炳
文率悍黨萬餘來援劉清亮等各營分頭堵擊
賊勢稍卻時周廷瑞等奮攻賊壘勢已垂破城
中又出援賊數千蔣益澧飭都司謝茂勝等率
洋鎗隊緊逼城門轟擊陳逆拚死相持鏖戰三
時斃賊極多而官軍傷亡者已四百餘名攻至
酉刻收隊是日賊壘雖未攻拔然悍賊已多傷

亡聽逆是夜四鼓潛啟武林門逃竄蔣益澧急
派徐文秀等軍分兩大隊由武林錢塘等門衝
殺而入蔣益澧率親兵繼之將匿賊悉行駢戮
賊屍枕藉高連陞等及德克碑亦各率所部同
時由鳳山清波清泰慶春等門梯城而入四路
接殺斃賊數千名生擒千餘名拔出難民無數
卽於二十四日卯刻將杭州省城攻克蔣益澧
一面分軍移紮各門一面抽派馬隊跟追沿途
又斃賊數百名其餘杭踞逆壘經官軍奮擊攻
克倉前李家塘等處賊壘斃賊近千名二十日

庚辛泣杭錄卷二 无

夜臣飭各軍環攻城壘賊勢驚亂至曉收隊已
刻復出康國器令遊擊林本等爲前隊同知康
熊飛等繼之倉前援賊經參將吳光亮等衝擊
斃賊不少乘勢將附近蔣元壩賊卡焚燬僞裕
王劉逆率悍黨來援官軍立將劉逆轟斃並斬
黃衣賊目多名賊敗走時倉前援賊由橫渡橋
斜抄而出遊擊蔡盛恩中鎗落河身死參將古
捷芳亦力竭陣亡勢甚危迫遊擊林珠等率所
部突圍而入奮力衝殺賊始奔潰官軍又斃賊
數百名其西門南門所出之賊復被截殺無算

賊勢窮蹙將城中輜重婦女悉搬出城外壘中
臣知該逆將遁當飭各營輪流猛攻並令礮船
駛入餘城南湖以備轟擊城賊益怖二十四日
汪逆海洋率黨由東門向瓶窰一路竄走當將
餘杭縣城收復已革總兵羅大春等各營分路
追殺斃賊甚多追至瓶窰而杭城之賊亦已竄
至與瓶窰踞逆憑壘抗拒臣得報飛飭各營躡
蹤緊追自率親兵繼進賊連夜竄走臣馳抵瓶
窰即飭各營疾追抵安溪關該處悍賊半伏壘
中半匿林內妄冀分股包抄羅大春等先將伏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賊搜剿殆盡乘勢攻壘賊匪紛紛潰竄當將安
溪關要隘攻克餘賊向武康德清等處敗走臣
飭各營緊追武康之賊飭道員楊昌濬率親兵
暫駐瓶窰爲各路策應蔣益澧分督各營速攻
德清石門之賊以期規復湖州斷賊回竄之路
竊維杭州爲全浙根本餘杭又爲杭州西北屏
蔽逆首陳炳文汪海洋負嵎死守大軍數月以
來攻剿殆無虛日茲幸兩城同克浙西大局漸
可次第肅清現據探報逆首黃文金李遠繼等
麇聚湖州侍逆李侍賢及各悍賊又復竄入是

湖州爲諸逆淵藪最爲喫重臣自當殫竭心力
慎以圖之賊在湖境則圍攻賊出湖境則追剿
務將巨寇聚殲免致流毒完善地方此次克復
兩城在事文武不無微勞足錄浙江布政使蔣
益澧等先行懇

恩分別優加獎敘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查
明從優保獎出自

恩施陣亡參將古捷芳等均請

飭部從優議卹臣拜摺後即入省辦理善後事宜

同日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左宗棠曰據奏攻克杭
州餘杭兩城詳細情形蔣益澧前已賞穿黃馬褂
現復賞給雲騎尉世職提督高連陞亦賞穿黃馬
褂以示優獎左宗棠當飭令蔣益澧等益加奮勉
立功自効杭州餘杭之賊併竄瓶窰經左宗棠督
兵攻克該逆踞壘並將安溪關要隘攻奪敗匪分
趨德清武康該督派兵追躡武康之賊而令蔣益
澧督兵速攻石門德清以期進拔湖州郡城著卽
嚴督將士奮勇進攻湖州爲各路賊匪麇聚之區
黨羽尙多必思出竄江西不肯坐困孤城左宗棠

當會同蘇皖各軍分布要隘杜賊出走之路以期聚而殲旃降日錢貴仁既經事前通款投誠尚可貸其一死餘黨卽著分別遣散挑畱

同日

上諭內閣曰杭州踞逆經蔣益澧督率各軍分路環攻二月二十一等日疊破城外賊壘德克碑在饅頭山開放大礮轟塌鳳山門城堞三丈餘該逆屢率悍黨抵死抗拒官軍奮勇攻擊殲斃甚多賊勢愈蹙二十三日夜該逆啟門潛遁官軍梯城攻入搜殺餘匪數千名生擒千餘名卽於二十四日將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杭州省城收復餘杭踞逆經左宗棠督飭各軍晝夜環攻疊有斬擒賊衆洵懼二十四日該逆率黨由東門向瓶窰一路竄走當將縣城收復左宗棠馳抵瓶窰派兵追殺立將安溪關賊壘攻克餘賊向德清武康等處敗走勦辦甚屬得手仍著左宗棠督飭各軍乘勝進攻湖州郡縣迅掃逆氛廓清全浙浙江布政使蔣益澧奮勇勦賊克拔堅城前經降旨賞穿黃馬褂著再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提督高連陞著賞穿黃馬褂權授浙江省總兵德克碑帶兵助剿尤爲出力著賞給頭等功牌並賞

銀一萬兩以示嘉獎道員楊昌濬著賞加按察使銜康國器著遇有福建道員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按察使銜總兵王月亮劉榮合均著賞加提督銜並賞給三代從一品封典劉清亮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楊政謨劉連陞均著賞加提督銜副將周廷瑞劉樹元王聯芳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彭大光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閩浙水師總兵缺出請旨簡放簡桂林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閩浙總兵缺出請旨簡放並賞給傑勇巴圖魯名號已革總兵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羅大春著開復原官遇有閩浙總兵缺出請旨簡放總兵楊和貴著賞給揚勇巴圖魯名號副將曹魁甲著賞加總兵銜並賞給兩代二品封典遊擊徐文秀著免補遊擊以副將仍畱浙江遇缺卽補並賞加總兵銜參將李運榮著以副將補用並賞加總兵銜副將羅啟勇著賞加總兵銜並賞給確勇巴圖魯名號參將馬德順著以副將仍畱浙江補用並賞加總兵銜吳光亮著以副將仍歸江西補用並賞加總兵銜四川補用副將劉清望著以副將改畱浙江補用並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遊

擊余朝貴著以副將仍留浙江補用林珠林本均著以參將仍歸江西補用並賞加副將銜翁桂秋著以參將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席得元等均著以參將仍留浙江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都司王東林著以遊擊仍留浙江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賀國輝等均著以遊擊留於浙江補用並賞加副將銜謝茂勝等均著以遊擊留於浙江補用胡榮著以遊擊補用守備姜子豹著以都司補用千總李國棟以守備補用並賞加都司銜道員朱明亮著賞加按察使銜同知魏光邴等均著免補本班以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知府仍留浙江遇缺即補補用同知直隸州知州吳作梁著免補本班以知府仍歸湖南遇缺即補並賞給該員祖父母父母正四品封典同知康熊飛著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浙江補用遊擊高有志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丁應龍等均著賞加副將銜陣亡之參將古捷芳遊擊蔡盛恩均著交部從優議卹其餘出力陣亡各員弁著左宗棠查明分別奏請獎卹

杭之躡於粵寇也庚申之變越五日而復其

城自辛酉迄甲子陸沈又逾兩載賴天之仁

愛

國之威靈得以盪除毒蕘重慶昇平杭之人誦舞休息至於今不敢忘所自惟是兩役以來凡

朝廷之

諭批疆臣之奏報閒關擾攘之中人不及覩觀亦不能詳識欲彙而錄之以貫徹事之終始難矣光緒辛巳浙之

文瀾閣成蒙

頒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則

庚辛泣杭錄卷二

三

兩朝之廟謨睿斷以及當事之履險冒厄摧陷廓清之烈胥於是在

曩昔幸覩

瑤函謹就其關係於杭者哀成副墨以備志乘

亦將有觸於痛定之思也夫

賞給四品頂戴五品銜候選主事

臣

丁申恭紀

庚辛泣杭錄卷二終

庚辛泣杭錄卷三

范承塋昭忠祠志

恩綸

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左宗棠奏查明浙江殉難大員懇恩賜卹一摺
浙江學政刑部右侍郎張錫庚於杭州城陷後見
危授命大節凜然業經降旨照尚書例賜卹著再
加恩予諡按察使甯曾綸於城陷後投縵自盡大
節無虧可嘉可閔著照按察使例從優議卹張錫
庚甯曾綸並著入祀浙江省城昭忠祠湖州協副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一

將鄂爾霍巴固守湖州府城屢挫賊鋒城陷後闔
室自焚尤屬慘烈鄂爾霍巴著照副將例從優議
卹並於湖州府城建立專祠以彰忠蓋該部知道
欽此

同治十二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內閣奉

旨楊昌濬奏浙省建造昭忠祠列入祀典豁免祠
基錢糧一摺著該部議奏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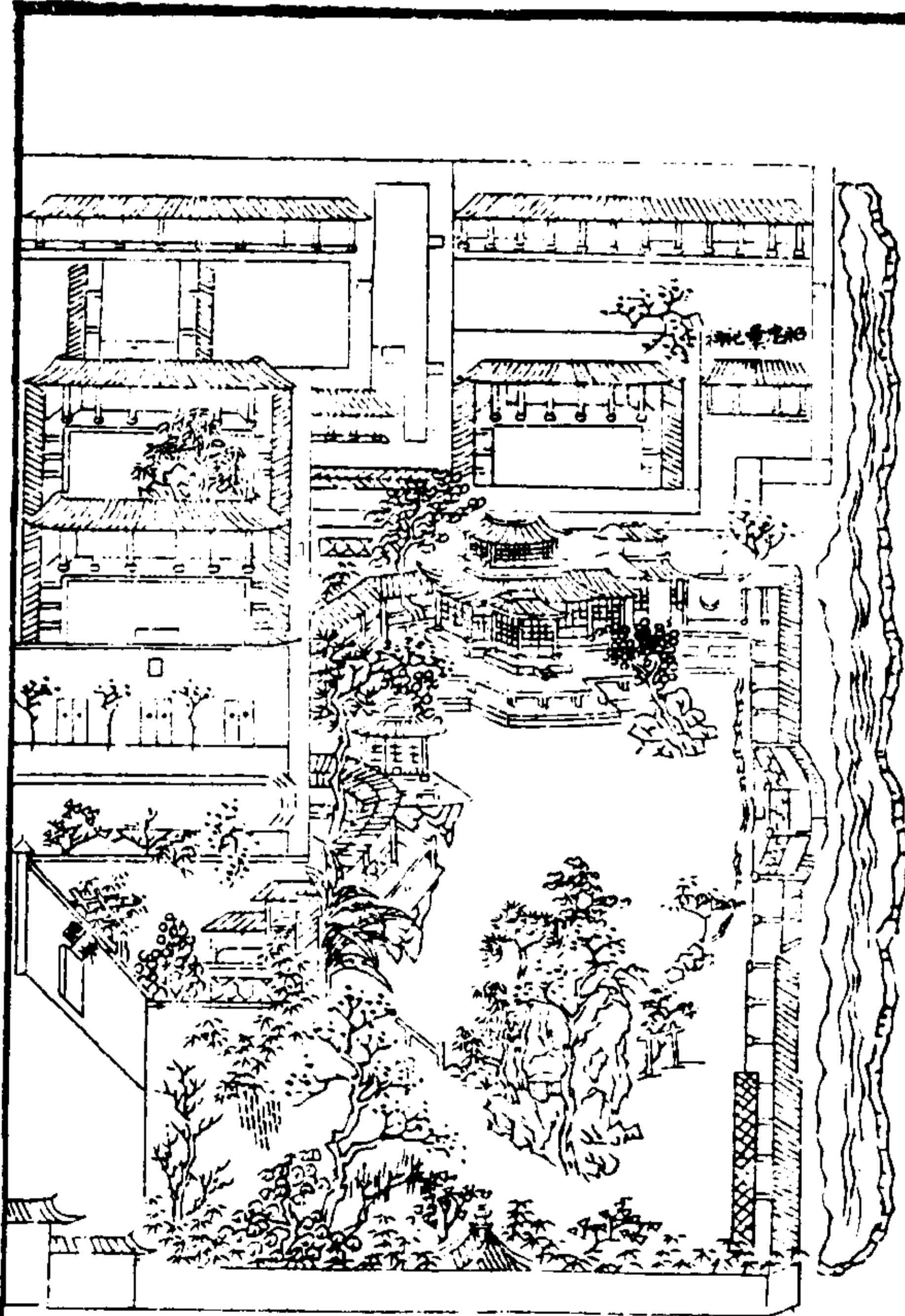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內閣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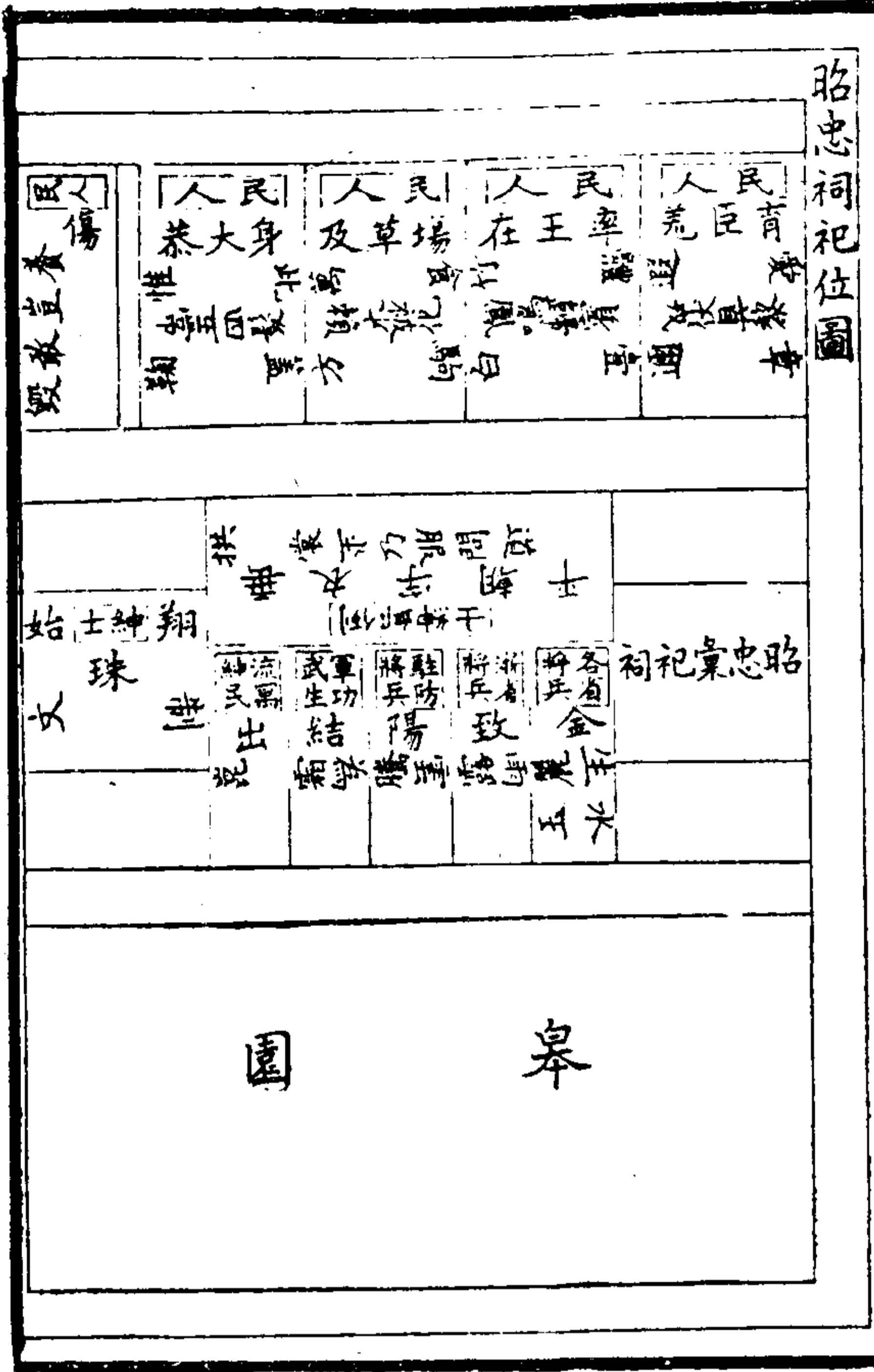
旨禮部奏遵旨會議浙省建造忠義總祠列入祀典
豁免祠基錢糧一摺依議欽此

昭忠祠圖

庚辛泣杭錄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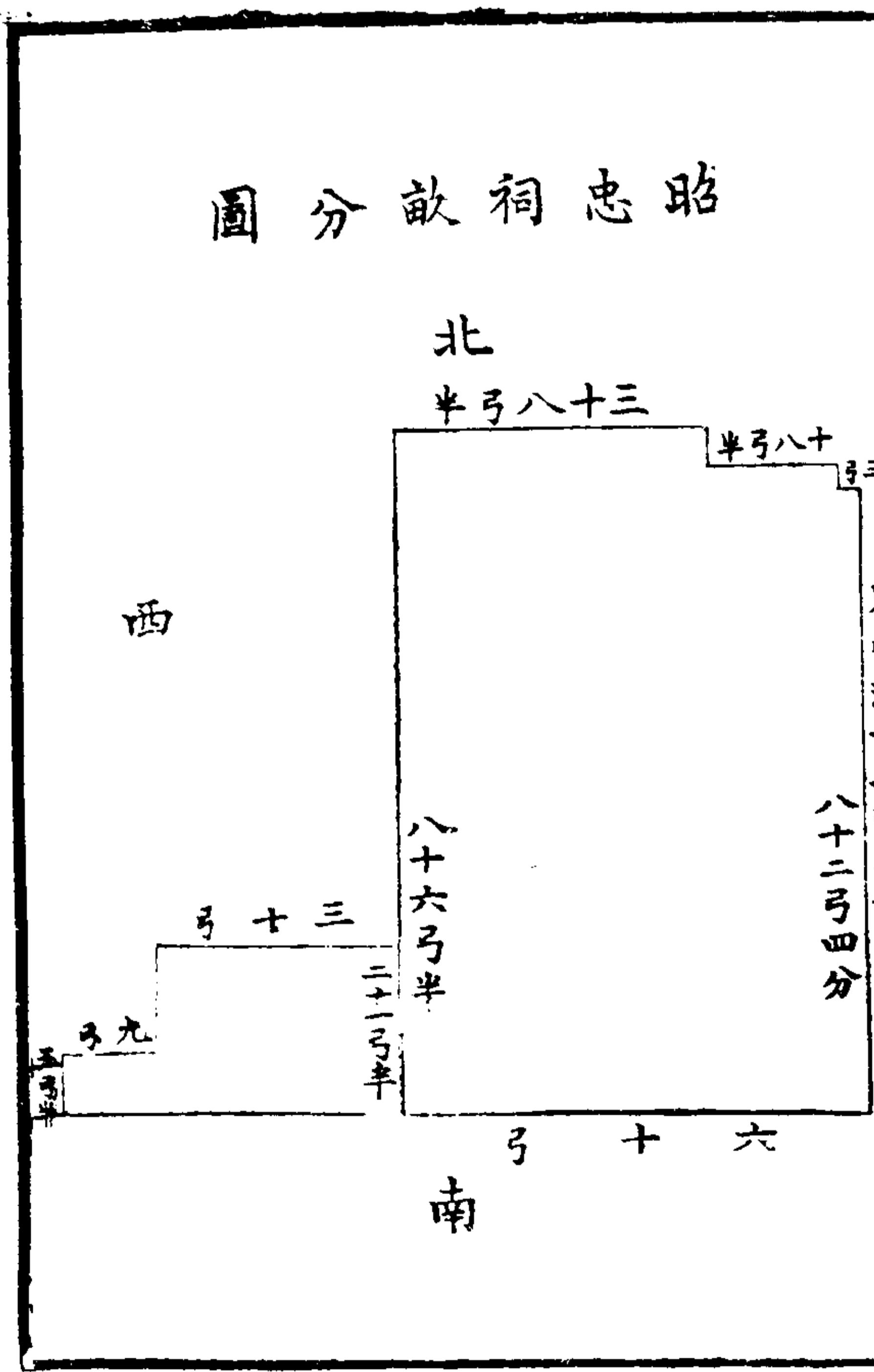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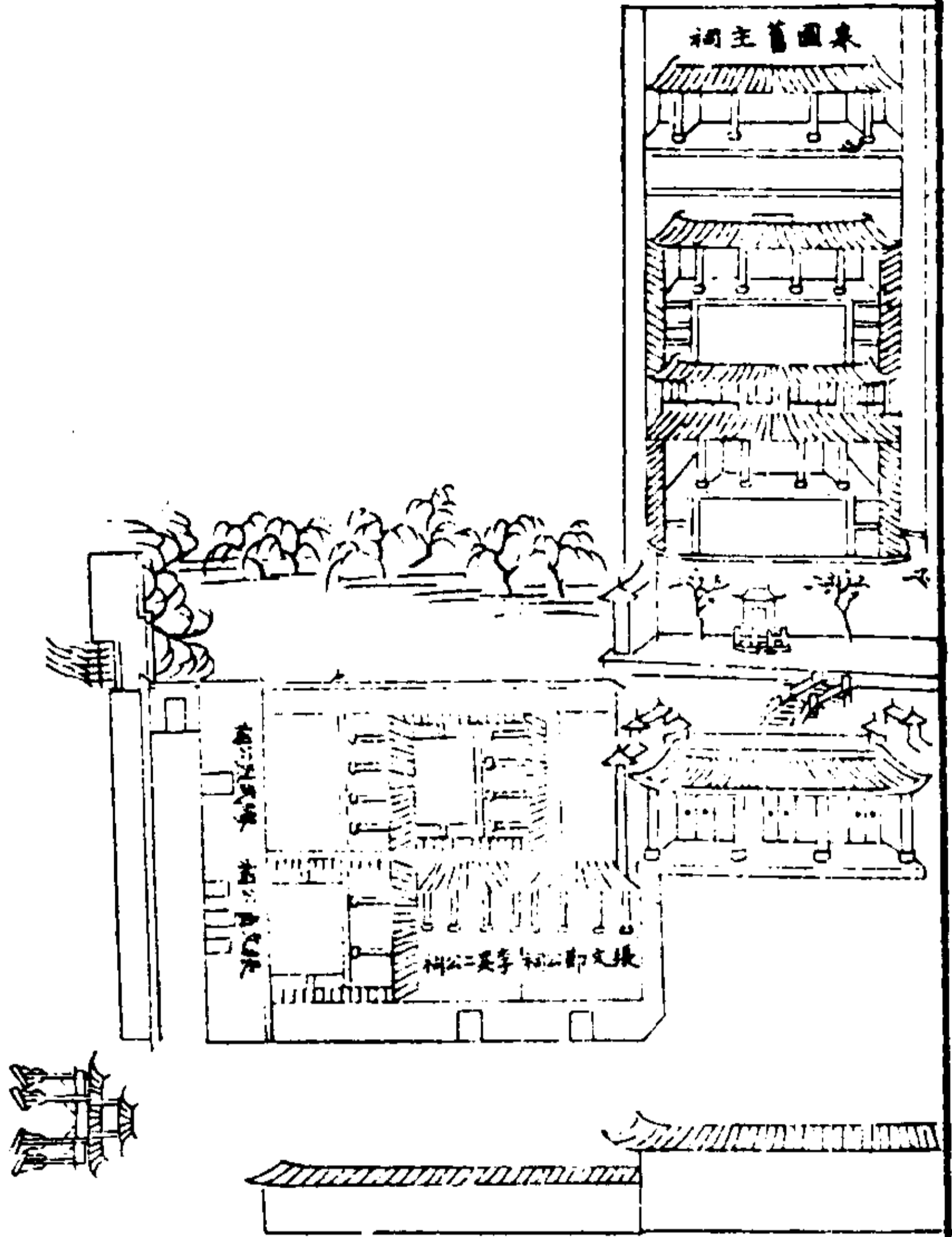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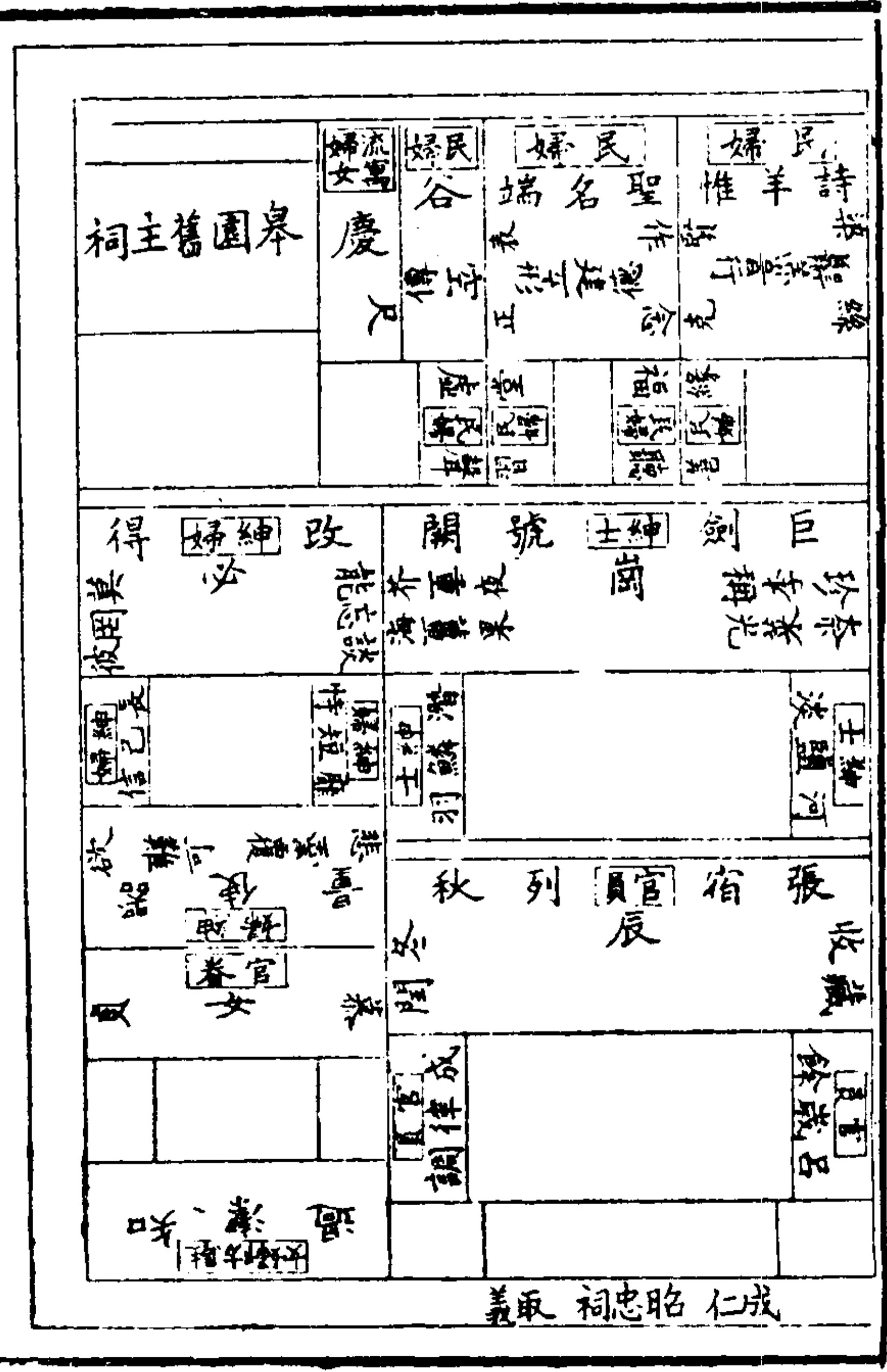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庚辛泣杭錄卷三

四



圖說

右昭忠祠圖繪二千分寸之一祠基東起放生池西
訖官路南廣九十九弓無甚屈曲北則參差不齊大
致東長於西者十之八焉右為縣轄籽粒屯地縱二
十一弓五分橫三十弓其西南一角為進路者縱五
弓五分橫九弓共積六百九十四弓五分籽粒以三
百弓為畝計二畝三分一釐五毫左為杭嚴衛屬屯
地縱八十六弓五分橫三十八弓五分又東縱八十
四弓七分橫十八弓五分再東縱八十二弓四分橫
三弓共積五千二百四十四弓三分零畝以二百四

庚辛泣杭錄卷三

五

十弓計之得二十一畝四分三釐有奇又左為衛屬
屯蕩十三畝三分共計縣轄衛屬屯地屯蕩三十七
畝四釐九毫七絲九忽總祠居中兩進祀官紳右兩
進祀官眷紳眷左祀武弁後凡平屋四十二間祀軍
民婦女西北為皋園舊主祠東南為皋園舊址而加
葺焉作祭時憩息之所其張文貞繆武烈李吳二邑
侯張文節四祠均在總祠之右建總坊於路口惟每
歲應納祠基地蕩錢糧自同治十二年起已邀豁免
既不徵糧即不入冊恐年後無稽爰將弓口畝分詳
其說於圖後

建置

光緒杭州府志

浙江全省昭忠祠在清泰門內金衙莊先是咸豐十
年粵匪陷杭城死難者十萬餘人紳民建崇義祠於
吳山工甫竟而城再陷克復後祠宇重成採訪未徧
僅奉總牌十年紳民請建斯祠門堂恭摹

御書匾額正饗堂二前祀官後祀紳東堂二前祀弁
勇後祀民人西堂二前祀官眷後祀紳婦北堂一祀
民人婦女分龕立位次序秩然祠旁皋園水木亭館
之勝則備祠祭憩所園之外為太湖蕩蓄魚放生禁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六

止網罟同治十二年巡撫楊昌濬奏入祀典豁免錢
糧并撰碑記

東城小錄

清泰門內忠義祠原名全省昭忠祠以配吳山崇義
祠同治八年沈司業祖懋李閣學品芳章祭酒整先
後請建巡撫楊公昌濬奏請列入祀典豁免錢糧戶
禮二部會奏以官紳軍民並祀有忠義合祠之語奉
旨允准始易今名祠分三路中兩進各五楹前祀官
員後祀紳士左一進祀武職右二進祀官紳眷屬東
北環列廡屋祀軍民及婦女西偏餘地則分建張文

貞繆武烈李吳二邑侯及張文節四祠祠為前明金
 省吾中丞學曾別業中丞撫閩後奉養太夫人特造
 望江樓盡覽風帆沙鳥之勝至今尚稱金衙莊云
 國初餘杭嚴顯亭侍郎沉割其半築為泉園中有滄
 浪書屋梧月樓跨谿小太湖墨琴堂綠雪軒芙蓉城
 怡雲亭諸勝吳慶百施愚山宋荔裳杭大宗厲樊榭
 符聖幾汪西顯諸名流先後題詠後孫牧堂給諫宗
 溥購而新之居十七年杜門謝客一意承歡晚耽禪
 悅戒殺惟謹增購宅東太湖蕩為放生池乾嘉閒又
 為舒曉山大令元顯所得曉山舊宰如皋以名吏管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七

名園一時如應叔雅澧梁曜北玉繩李謹墀芝諸君
 咸觴詠為樂未幾章桐門相國以足疾乞歸主斯園
 花酣酒熟輒招一二故人流連文酒時稱綠野堂獨
 樂園焉喬木雖存平泉又換嚴小農河帥痕又改為
 居第滄浪重得舊主人競稱羨自遭庚辛之變僅留
 遺址吳曉帆煦萬簾軒啟琛兩方伯濮少霞詒孫許
 綠仲道身兩觀察劫後同遊略加修築顏曰四閒別
 墅不二年閒雲有出岫者管領無人大吏乃從紳士
 之請給價購之改建為祠三百年來六易其主終之
 於千忠萬義聚於斯哭於斯地靈人傑謂非湖山正

氣所鍾也哉

附昭忠彙祀祠

昭忠彙祀祠在太廟巷紫陽書院之東咸豐五年
 知府王有齡建入祀者自粵匪首亂之年起凡官
 於浙而死事者位堂之中浙人之官於外而殉難
 者在左浙人之隨官而死者右附祀兵役勇丁
 光緒杭
 州府志
 王有齡昭忠彙祀祠記 西湖誌經精舍有三祠焉
 建於此曰正氣合祀唐宋以來鄉賢名宦中忠節
 之臣曰先覺曰遺愛則鄉賢名宦之分祀也朱文
 正阮文達兩公及前撫黃公鳴傑記之詳矣蓋祠
 宇之建恒以典守無人易致頽廢故移其祀於講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入

舍而有司以課士來者既得瞻仰前型學官儒
 生復為湖山增色已也近年粵匪之亂及官
 非故宴然無烽燧之警而浙人之出仕者及官
 於浙者自命疆大吏以至一命之士偏裨之將
 不顧身致命遂志指不勝屈一命之士偏裨之將
 既別入祀於其殉難地方及原籍建祠立專祠
 分也入祀於其殉難地方及原籍建祠立專祠
 以上武職至二品以上者各省京師各州府
 之人未正氣合祀於省會者有齡守杭州思
 亦惟附於請舍為宜適紫陽書院陳君景泰因
 院廉任之並告以前議陳君景泰因書
 三祠歷有年所聞言欣躍力贊成焉乃捐吉興
 啟者葺圯者建闕者增躬親督率不憚勤勞孔
 孔固下亦於前氣既落成別建一門於書院之
 榜曰昭忠彙祀祠起自粵匪滋事之年凡官於

而死事者位堂之正中左則爲浙人之在官而鄉勇
難者右則爲浙人之隨宦而捐軀者而昭忠之祀
則書版懸堂壁以存其名於是十一郡以推廣之
始得萃於一堂有盛意一以使都人士升堂慨慕
朝廷褒揚忠烈之盛意也而故吏之謫思亦如是乎
焉其子以前死事者耳目所未聞蓋有待也書
院翔自康熙中鹽運使高公熊徵正中爲樂育堂
奉祀朱子故院以紫陽名嘉慶初鹽政豐公建觀
瀾樓遷祀樓下今復其舊以正祀位至建修之歲
月暨土木中茲不具費具載院長錢司業振倫重
修書院記中茲不具費具載院長錢司業振倫重
與西湖正氣閣諸賢後先輝映即其樹績於官式
範於鄉亦豈無當於先覺遺愛之稱者有齡識見
謝爾且生而同時不敢諤加論列後之君子或有
取於斯乎其姓氏爵里俟詳考而備書之亦仿三
祠之式刻於碑陰是爲記
咸豐五年十一月庚申朔

昭忠彙祀咸豐五年權設於紫陽別墅之左入

庚辛泣杭錄卷三

九

祀者凡數百人十年壞於粵賊牌位無可稽也
同治十一年兩浙昭忠祠成前之彙祀於紫陽
者幾無顧問近於東偏築室三楹遷移原碑更
立總牌略存舊義春之蘭秋之菊虛靈不昧必
有享其馨香者承堃謹識

公牘

請 卹浙省殉難文武官紳摺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督辦浙江軍

務 左宗棠跪

奏爲查明浙省殉難文武官紳請

旨議卹以勵忠節事竊浙江省城自咸豐十一年十

一月失陷在城殉難各員疊奉

諭旨交 臣 查明具奏除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副都

統傑純已奉

旨優卹學政張錫庚署布政使麟趾等已奏請

賜卹外其餘各員節經 臣 飭司詳查茲據代辦藩司

蘇式敬臬司劉典將各屬殉難文武官紳查明

彙詳請

奏前來 臣 細加覆核該員等或臨陣捐軀或集團

遇害或勵官常而見危授命或篤儒行而矢志

庚辛泣杭錄卷三

十

不渝孤忠亮節實足光史冊而振綱常理合開

具清單恭呈

御覽飭部分別議卹以慰忠魂其團董及殉難婦女

應併由臣分造清冊咨部

題請旌卹至此外殉難各員容再查明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續行查明浙江殉難官紳奏請 賜卹摺

護理浙江巡撫浙江布政使司 臣 蔣益澧跪

奏爲續行查明浙江省陣亡殉難文武官紳懇請
恩予旌卹以彰忠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浙江省城自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失陷

經前撫 臣 左宗棠查明各屬殉難官紳奏准

賜卹在案迨省城克復以後卽經援照蘇省採訪章

程設立忠義總局飭委湖州府知府楊榮緒會

同在籍紳士國子監司業沈祖懋四品卿銜吏

部郎中張景青江蘇補用道章嗣衡及幫辦各

委員紳士等認真採訪以專責成茲據該局具

庚辛泣杭錄卷三

十一

詳凡奉都察院

奏准咨交飭查之件及各處移咨之文並各屬造

送之冊以至殉難親屬呈報之案均經分別飭

查逐一採訪先將查明確實陣亡殉難官紳暨

各該員殉難眷屬分晰彙造清冊呈請具

奏前兼署撫 臣 左宗棠未及具

奏移交前來 臣 細加覆核該員等或臨陣捐軀或

集團遇害或罵賊而慷慨授命或臨難而闔室

自裁均屬大節無虧洵足光昭史冊除將殉難

書識眷口暨官紳家屬婦女各冊咨部查核請

卹外所有各屬陣亡殉難官紳眷口請繕清單

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敕部照例分別議卹其各該員等殉難家

屬婦女並請

敕部照例旌卹以慰忠魂而表節烈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再其餘殉難官紳士民容再續查具

奏合併陳明謹

奏

庚辛泣杭錄卷三

十二

同治二年四月初六日巡撫左宗棠奏請

旌卹首次吳蓋臣等一百名

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護理巡撫蔣益澧奏

請

旌卹第一次邢吉甫等四千八百七十六名

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護理巡撫蔣益澧

奏請

旌卹第二次馬桂林等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名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三次陶定求等九千九百四十一名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四次余寶棻等三千一百六十三名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五次豫立等五千六十六名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六次畢長齡等三千八百六十二名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七次吳瑞龍等二千一百五十四名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八次王秉森等一萬一百九十七名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九次宋階明等五千六百六十九名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十次彭斯舉等六千五百二十八名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十一次楊湘等七千三百五十一名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十二次閻朝貴等八千六百十五名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十三次唐銑等四千三百四十六名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十四次陳驥等一千四百八十九名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十五次曹鉞等二千二百七十六名

同治七年正月十五日巡撫馬新貽奏請
旌卹第十六次陳韜等一千九百七十三名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巡撫李瀚章奏請
旌卹第十七次牛森等四千七百八十四名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巡撫李瀚章奏請
旌卹第十八次陳鴻棟等二千九百五十名

庚辛泣杭錄卷三

四

同治八年二月初九日巡撫李瀚章奏請

旌卹第十九次邵慶增等二千三百八十五名

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巡撫李瀚章奏請

旌卹第二十次莊鳳翰等三千一百六十九名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巡撫李瀚章奏請

旌卹第二十一次陸祖同等一千七百二十六名

同治九年二月初四日署理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二十二次施文恩等一千八百五十四名

同治九年四月初十日署理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二十三次江枏等二千一百十四名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署理巡撫楊昌濬奏

請

旌卹第二十四次盛鍾瑄等一千五百六十名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二十五次培善等一千三百八名

同治十年二月十二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二十六次曹祖九等二千二百名

同治十年十月十八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二十七次定裕等一千三百二十九名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庚辛泣杭錄卷三

五

旌卹第二十八次黃世幹等一千六百五十三名

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二十九次馮懋志等一千七百二十二名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次吳寶仁等四千一百八十六名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一次楊尙瑛等二千二百七十四名

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二次吳敬榮等二千二十名

同治十二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巡撫楊昌濬奏

請

旌卹第三十三次吳瀛綬等九百三十二名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四次訥爾機泰等一千三百七十二名

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五次孫紹德等三千三百八十二名

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六次劉玉衡等二千八百名

光緒元年二月十五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七次巴達喇等二千七百六十五名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六

光緒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八次沈光復等一千三十二名

光緒二年四月十五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三十九次劉元良等五千四百九十九名

光緒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巡撫楊昌濬奏請

旌卹第四十次吳中和等四百六十八名

光緒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巡撫梅啟照奏請

旌卹第四十一次長庚等五百六十九名

光緒五年閏三月十四日巡撫梅啟照奏請

旌卹第四十二次恆祥等六百二十九名

光緒六年二月初六日巡撫譚鍾麟奏請

旌卹第四十三次志尙等五百二十五名

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巡撫譚鍾麟奏請

旌卹第四十四次清海等五百六十九名

光緒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巡撫陳士杰奏請

旌卹第四十五次彭昌熾等六百八十八名

光緒九年三月二十日巡撫劉秉璋奏請

旌卹第四十六次露麟等一千一百名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巡撫劉秉璋奏請

旌卹第四十七次鍾裕春等八百九十三名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七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巡撫劉秉璋奏請

旌卹第四十八次莊溶等八百二十四名

光緒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巡撫劉秉璋奏請

旌卹第四十九次王瑞有等八百九十二名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巡撫衛榮光奏請

請

旌卹第五十次張鑑南等七百十七名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巡撫衛榮光奏請

旌卹第五十一次陶同福等三百三十二名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巡撫衛榮光奏請

旌卹第五十二次鄧驍等四百四十七名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十三日巡撫崧駿奏請

旌卹第五十三次尹長清等五百八十一名

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巡撫崧駿奏請

旌卹第五十四次陳雲龍等二百七十七名

光緒十九年二月初六日巡撫崧駿奏請

旌卹第五十五次秦光翰等六百九十九名

光緒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巡撫崧駿奏請

旌卹第五十六次余鎮等六百六十三名

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巡撫廖壽豐奏請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六

旌卹第五十七次阮雯等二百七十一名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巡撫廖壽豐奏請

旌卹第五十八次盧錦等四百六十名

請建全省昭忠祠總坊呈批

前國子監司業沈祖懋等呈為請建浙江全省

昭忠祠總坊欽遵

諭旨崇闡幽光事竊照咸豐十年二月十一年十一

月杭州省城兩次失守上下游郡邑均遭寇陷

官紳陣亡殉難克復以來設局採訪自巡撫羅

壯節公巡撫王壯愨公以下節經詳奏二十餘

次不下二十萬人自五年以來迭次奉到

諭旨浙江官紳准建專祠及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准

入祀昭忠祠致祭題名總坊仰優渥之

恩綸實足以闡幽潛而昭激勸惟採訪已歷數載而

祠宇尙未肇興從前杭紳曾購省城皮市巷民

屋原備祠用嗣以地偏屋狹無可展拓而止六

年四月省紳議復宗文義塾卽將所購忠義祠

基修葺爲塾呈請

馬升憲批准飭遵在案本年正月准

軍需局咨稱奉

庚辛泣杭錄卷三

九

撫憲批本局呈詳採訪未盡事宜予限一年辦

竣撤局緣由奉

批通飭各屬勒限具報除由本局飭知各屬外

伏思昭忠祠欽奉

諭旨

大典攸關事屬浙江全省本局採訪各案人數眾多

其已經奉

旨准建專祠之殉難官紳僅建有王壯愍公祠宇一

區此外均未興建現在採訪未盡事宜將次辦

竣撤局有日伏祈

憲公祖大人飭下有司選擇省城基地籌撥款

項建立昭忠總祠先將奉

旨准建專祠諸公牌位供奉祠宇中堂再將官吏紳

士男婦牌位分廨供奉卽於祠前建造堅實題

名諸坊俟採訪撤局之日盡舉局存案牘冊籍

並刻兩浙忠義錄板片交守祠人敬謹存弄以

備稽核刷印至殉難官紳中忠烈最著者仍應

建立專祠俾修秩祀自當隨時會商另行呈請

紳等爲欽遵

諭旨崇闡幽光起見事關採訪忠義總局合詞呈請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建立祠宇並造總坊伏乞

批示祇遵實爲公便謹呈

右 呈

浙江巡撫李

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同治八年二月二十日奉

批 該紳等呈請擇地籌款建立昭忠總祠總

坊表揚忠義期於不朽所有省城昭忠祠自

應趕緊興建按時致祭以崇祀典仰布政司

會同軍需局先行籌款一面委員選擇基地

分別勘估興建此次被難人眾應分官紳婦女為三室仍歸大門出入以昭謹肅而免混雜其已設位供奉者是否仍應題名總坊並即查明例案飭遵辦理可也

請撥款購產建造總祠總坊呈批

具呈紳士前內閣學士李品芳前光祿寺卿許乃釗前安徽學政朱蘭前廣西學政周學濬前國子監祭酒章鋈內閣中書張應昌翰林院庶吉士劉崧駿前署江蘇布政使吳煦前署江蘇布政使杜文瀾前署江甯布政使孫衣言山東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鹽運使鄭蘭前四川成綿龍茂道濮詒孫坐補四川永甯道高應元前直隸天津道周家勳江蘇即補知縣丁丙為欽遵

諭旨請建浙江全省昭忠祠總坊崇闡幽光事竊照咸豐十年二月十一年十一月杭州省城兩次失守上下游郡邑均遭寇陷官紳士庶陣亡殉難者甚眾克復後設局採訪自前巡撫羅壯節王壯愨兩公以下節經詳奏二十六次不下二十餘萬人口迭次欽奉

諭旨准建專祠並准入昭忠祠題名總坊各等因欽

遵在案計採訪已歷數年而祠坊尚未初建會由採訪局紳士沈祖懋等先後具呈蒙

准行司先行籌款經杭州府委員相度祠地初擬在於武林門內大街建造因民地難以全購以致議而未定茲紳等會同公議查有城東清泰門內金衙莊屋一所係前明金子魯中丞別業傍有皋園為嚴顯亭侍郎所築素擅水木之勝現為前大學士章文簡公遺業其皋園一帶為前東河總督嚴小農河帥典產兵燹以後屋宇雖不全存規模頗為宏敞以之購建全省昭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忠總祠較之平地起造工費當可撙節查章嚴故紳裔有在外出仕者亦有現住杭州者章係原業今願變價出賣嚴本典產亦願聽贖紳等熟商至再照時估值需屋價錢一萬千文又應召還續修及裝折并中金等款約錢二千串應由章姓分別贖回出立賣契即以改建昭忠總祠似甚相宜仍遵

前撫憲李劄飭此祠應分官紳婦女為三室尚有士庶兵勇亦擬酌增兩室祠前合建總坊逐一題名規度基址均可敷用仍歸大門出入

以昭謹肅合無仰乞
大公祖大人俯賜察核行司撥款給領以便分
別購辦並請
飭派委員勘估監修俾祠宇早日落成忠魂得
所憑藉共沐

皇恩

憲澤實足以闡幽潛而垂永久除文明畝分另
報仍先繪圖呈送外合將遵
旨請建昭忠總祠總坊緣由聯名具呈伏祈

批示祇遵同深感戴上呈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右 呈

浙江巡撫楊

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初三日奉

批 該紳等呈請購買金衙莊舊址建立全省
昭忠總祠洵屬妥善候飭司給價購買一面
委員勘估興辦可也

移會奉飭給價購基建祠委員估辦咨札

浙江布政使盧 為移知事同治九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奉

撫憲札開據閩省紳士公呈內稱浙省昭忠祠
未建查有城東清泰門內金衙莊一所購建全
省昭忠總祠較之平地起造工費當可樽節請
行司撥款給領購辦並請飭派委員勘估監修
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候飭司籌款給領購
買一面委員勘估興辦外札司立即會同軍需
報銷局籌款給領購買一面由司遴委委員勘
估興辦等因奉此查此案前據各紳具呈到司
即經批示在案奉札前因除移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置一面另行委員往勘將修造做法逐細核估
開冊稟候核飭興辦外擬合移知為此合移
貴局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移者

右 移

浙江軍需總局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日

浙江布政使盧 為咨會事案奉

撫憲札開據閩省紳士公呈內稱浙江全省昭
忠總祠尚未翔建查有城東清泰門內金衙莊
一所購建昭忠總祠較之平地起造工費當可

摺節請行司撥款給領購辦並請飭派委員勘估監修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候飭司籌款給領購買一面由司遴委委員勘估與辦等因奉經移請

牙釐總局籌款解司購買並移

軍需局查照在案茲准

牙釐總局籌解前來除將解到前項金衙莊房價錢一萬二千串發交杭州府憑同各紳轉給產主將莊屋書契存府備案具報外擬合咨會爲此合咨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貴局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 移

省城軍需總局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日

浙江布政使盧 爲咨會事案奉

撫憲札開據閩省紳士公呈內稱浙江全省昭忠總祠尙未剏建查有城東清泰門內金衙莊一所購建昭忠總祠較之平地起造工費當可摺節請行司撥款給領購辦並請飭派委員勘估監修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候飭司籌款

給領購買一面委員勘估與辦外札司立即會同軍需局籌款給領購買一面由司遴委委員勘估與辦等因奉經移准

牙釐總局籌解房價錢一萬二千串放給杭州府領回憑同各紳轉給產主將莊屋書契存府備案在案茲查前項莊屋既經購買作爲統省昭忠總祠應將做法修費及如何分別安設牌位委令候補知府周守李燮會同杭州府籌議勘估稟辦除報明委員會同杭州府前往勘估籌議稟辦外合就移知爲此合移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貴局請煩查照一體飭遵施行須至移者

右 移

浙江軍需總局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軍需報銷總局司道

爲飭遵事准

藩司衙門咨開案奉

撫憲札開據合省紳士公呈內稱浙江全省昭忠總祠尙未剏建查有城東清泰門內金衙莊一所購建昭忠總祠較之平地起造工費當可

擄節請行司撥款給領購辦並請飭派委員勘估監修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候飭司籌款給領一面委員勘估興辦外札司立即會同軍需報銷局籌款給領購買一面由司遴委委員勘估興辦等因奉經移准

牙釐總局籌解房價錢一萬二千串放給杭州府領回憑同各紳轉給產主將莊屋書契存府備案在案茲查前項莊屋既經購買作為統省昭忠總祠應將做法修費及如何分別安設牌位委令候補知府周守李燮會同杭州府陳守

庚辛泣杭錄卷三

壬

籌議勘估稟辦除報明委員會同杭州府前往勘估籌議稟辦外咨局一體飭遵等因到局准此合亟札飭札到該府即便遵照會同

周守李燮

前往勘估籌議稟辦毋違特札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日

祠圖工冊呈送撫憲會稟

杭州府知府陳魯候補知府周李燮稟

敬稟者竊奉

藩司札開以購建統省昭忠總祠莊屋

飭即會同前往該處勘明將修造做法應需修

費逐細核估開具清冊並如何安設牌位妥議稟候核辦等因並奉

憲臺札同前因奉此遵即會同傳集各工匠前往該處查勘莊屋一所係坐北朝南擬於甬道之西添造石牌坊一座以壯觀瞻頭門新改造三間塘內自南至北造三洞平石橋一座原舊正廳三進擬將頭二兩進拆去新建五開間大殿二殿兩進以作安設官紳牌位之所惟所折第一進正廳係年久失修一經拆卸其開木料難保不無朽壞至第二進三間樓屋矮小只可

庚辛泣杭錄卷三

壬

改造旁屋東首五福廳及旁屋三間裝折類多不全自應添料修整作為安設士庶牌位之所西首樓三間並基地一進亦應大加修改以作安設婦女牌位之所北首餘地添建平屋十間作為安設兵勇牌位之所至於各處牆垣及四面圍牆均須分別修築庶幾規矩整齊制度嚴肅當經飭匠再四核實擄節估計實需工料洋一萬九千一百元四角九分五釐除將祠屋款式木料大小詳細繪具圖說並造清冊呈送電鑒除稟

藩憲外合將遵札勘估緣由稟候

察核示遵實爲公便再奉

飭估建 前浙江學政張文貞公專祠容再會

勘估計明確另行稟辦合併聲明

計呈

圖說二張 清冊二本

同治十年六月 日

會辦昭忠祠暨張繆二公祠工程冊結詳文

浙江布政使司軍需總局司道 爲會詳請銷

事案奉

庚辛泣杭錄卷三

无

憲臺札開據合省紳士公呈內稱浙省昭忠祠
未建查有城東金衙莊一所購建昭忠總祠較
之平地起造費可樽節請行司撥款給領購辦
並請飭派委員勘估監修等情到本部院據此
除批候飭司籌款給領購買一面委員勘估興
辦外札司立即會同軍需報銷局籌款給領購
買一面由司遴委委員勘估興辦等因奉經移
准牙釐總局籌解房價錢一萬二千串放給杭
州府領回憑同各紳轉給產主將莊屋購買書
契存府備案並委候補知府周守李燮會同杭

州府籌議勘估稟辦除報明外咨局一體飭遵

等因到府卽經札飭遵辦去後旋據杭州府陳

守會同候補知府周守李燮稟稱遵卽傳集各

工匠前往該處查勘莊屋一所係坐北朝南擬

於甬道之西造石牌坊一座頭門新建三間塘

內自南至北造三洞平橋一座原舊正廳三間

擬將頭二兩進折去新建五開間大殿二殿兩

進安設殉難官紳牌位東首五福廳及平屋三

間應添料修整安設殉難士庶牌位西首樓屋

三間并基地一進應大加修改安設殉難婦女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牌位北首餘地添建平屋十間安設殉難兵勇
牌位至於各處牆垣及四面圍牆均須分別修
築當經飭匠樽節估計造具清冊並將祠屋款
式詳細繪具圖說呈送督核示遵等情當查冊
開共估工料洋一萬六十六元零照市價約合
錢一萬二千七十餘千文又工料錢九千五百
六十千零兩共錢二萬一千六百三十餘千按
款查核均有浮多擬請以九折除零實給錢一
萬九千四百千文飭令就款建造詳奉
憲臺批准給領並據具報於同治十年八月十

九日興工嗣於上年正月據杭州府陳守等申據各紳會商以設立士庶各位較多所建屋宇未敷供奉查祠內五福樓後面尙有餘地當傳各匠勘估丈量計可添建平屋十二間計工料一再核減實給洋一千七百六十元詳奉

憲臺批准趕建至上年秋間工程將次告成不意該匠人等不慎於火將後殿十間全行焚燬當卽責令照舊起造核計需工料實洋七百十五元又錢八百三十千文本應著落賠補據各匠以手藝營生傭工度日實難賠此鉅款環求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准予給領稟經杭州府轉稟請將前項重建工程造冊報銷等情又經詳奉

憲臺批准免其賠補飭造具固銷冊結詳銷各在案又據合省紳士呈請於金衙莊屋地基建造前浙江學政張文貞公專祠奉

憲臺批司會同軍需局飭委勘估詳辦又經飭據候補知府周守李燮會同杭州府勘得金衙莊屋西首基地一塊不在購建祠基之內當向產主言明地價洋一百元卽飭工匠估計擬建頭門三間正殿三間二殿三間左右廊屋照牆

及四面圍牆一律新築各項工料連地價核給錢二千九百八十千文詳奉

憲臺札准給發興建又據紳士呈請將殉難前任署鹽運使司金衢嚴道繆梓應得祭葬銀兩作爲建祠經費奉

憲臺批准所呈事屬可行仰布政司會同軍需報銷局核明詳辦等因奉經札飭候補知府周守李燮勘估詳辦嗣據周守申稱遵往金衙莊勘得現建張文貞公專祠之旁尙有隙地堪建大殿三間並添建住房三間爲張繆二祠看管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人役住宿并春秋祭祀之用傳集各匠估計工料一再核減實給洋一千一百七十九元飭令領辦詳奉

憲臺批准給辦又據杭州府陳守會同候補知府周守李燮申稱奉委建造通省昭忠總祠暨張繆兩祠將近告竣所有祠內添置應用各件及改造四柱牌樓各匠工料造冊呈請示遵等情又經本局擬請核給洋三百七十元錢二千一百千文詳請

憲臺批飭如詳辦理等因均經報明給領趕辦

復據杭州府陳守會同周守申稱卑府等遵卽
督令各匠分別趕辦於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將所建通省昭忠總祠暨張繆二公祠及添
置各件一律告成理合分別造具詳細清冊申
請委員驗收詳請等情隨經發冊札委署杭州
府知府余守勘驗去後茲據余守申稱卑府遵
卽會同周守前赴金衙莊將建造通省昭忠總
祠暨張繆二公祠及添置各件逐一勘驗均係
工堅料實並無草率苟簡情事冊開工料亦無
浮冒出具不扶印結申送前來除移藩司衙門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查案詳敘請

奏並將應行撥給祭品銀兩及祠基應豁糧賦飭
縣查報核例分別詳辦外合將送到報銷冊結
會銜詳送仰祈

憲臺俯賜督銷再此案係軍需報銷局主稿合
併聲明爲此備由呈乞照詳施行

今呈送

銷冊五本 固結一紙 驗結一紙

右 呈

浙江巡撫楊

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

批 據詳已悉仰軍需報銷局移會藩司衙門
查案籌撥祭品銀兩並飭查祠基畝分應豁銀
米數目一併敘具妥詳聽候

奏咨繳冊結存

移知會詳昭忠祠列入祀典豁糧請 奏批詳
浙江布政使司盧 爲移知事本年六月初五
日奉

撫憲楊 批司局會詳省城建造昭忠總祠請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入祀典致祭並將祠基豁免錢糧請 奏由奉

批仰候會核具

奏另札行知並候鈔摺分咨

戶禮兵工各部查照仍候

督部堂批示繳等因奉此擬合鈔詳移知爲此
合移

貴局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移者

計鈔詳

右 移

浙省軍需總局

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初九日

布政使司會詳為省城昭忠總祠請列入祀典
軍需總局致祭並祠基豁免錢糧詳祈核

奏事竊照浙省前被粵匪兩次肆擾旋於同治二
年全省恢復凡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兵勇婦
女人等歷次奏奉

恩旨分別入祠設位致祭均經飭屬遵辦在案伏思
旌揚盛典原為彰正氣而勵人心苟以全省之忠義
節烈合祠於耳目會萃之區則瞻仰不獨偏隅
而激勵尤堪推廣爰據紳士前內閣學士李品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芳前光祿寺卿許乃釗等公同呈請於省城建
造昭忠總祠查有清泰門內金衙莊地屋一所
為前大學士章文簡公遺業基址寬廣屋宇宏
敞章氏後裔願為出售憑同李紳等轉給產主
書契存府備案一面飭據候補府周守李燮會
同杭州府將應行修葺折改添建之處分別勘
辦并於隙地分造奉

旨准建之前浙江學政文貞張公前署運使金衢嚴
道武烈繆公專祠二所於同治十年八月開工
十一年十一月一律告竣委驗均屬堅固其總

祠內區別品類各分屋宇安設牌位通計修建
工料及添置傢伙神龕等項共用錢二萬五千
三百一十千文洋四千二十四元均經籌撥給
清由局詳報茲據各紳士呈請列入祀典按年
籌給祭銀并請將祠基豁免錢糧奉

憲臺飭司議詳並據杭州府飭據錢塘縣杭嚴
撫憲

衛查丈前項祠基計縣轄籽粒屯地二畝三分
一釐五毫衛屬屯地二十一畝四分三釐四毫
七絲九忽又屯蕩十三畝三分共計地蕩三十
七畝四釐九毫七絲九忽詳請核轉前來本司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等會查酬德報功
聖世之恩施特厚揚清激濁下民之歌頌同聲省城
現建昭忠總祠暨張繆二公專祠既協於紳民
企仰之忱亦合於維持風教之旨應請

奏懇

恩施准予一併列入祀典按年給祭銀八兩三祠合
給祭銀二十四兩於同治十二年為始在於兵
餉截曠項下支銷春秋遣官致祭其祠基共屯
地屯蕩三十七畝四釐九毫七絲九忽並請將
應徵錢糧自十二年起永遠豁免以順輿情而

昭

曠典至是項所需錢洋係另籌捐給辦其繆祠經費亦以應領卹葬等銀抵用均不動支正項請免

造冊報銷理合會同詳請仰祈

察核會具

奏并請咨

部查照除詳

撫憲核奏外再經管祠宇籌撥歲修等事容另

議定詳辦此案係本藩司主稿合併聲明呈乞

照詳施行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鈔摺飭知移文

浙江布政使司盧 為移知事本年六月二十

五日奉

撫憲楊 札開照得省城建造昭忠總祠懇

恩列入祀典並豁免祠基錢糧緣由經本部院於同

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會同

督部堂李 恭摺具

奏札司會同軍需局移行知照毋違計粘鈔摺等

因奉此查此案前奉

撫憲批司即經鈔詳移知在案茲奉前因擬合

鈔摺移知為此合移

貴局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移者

計鈔摺

右 移

浙江軍需總局

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為省城建造昭忠總祠懇

恩列入祀典並豁免祠基錢糧以順輿情而垂久遠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浙省前被粵匪兩次肆擾旋於同治三

庚辛泣杭錄卷三

三

年全省恢復凡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兵勇婦

女人等歷次奏奉

恩旨分別入祠設位致祭均經飭屬遵辦在案伏思

旌揚盛典原為彰正氣而勵人心兼以全省之忠義

節烈合祠於耳目會萃之區則瞻仰不獨偏隅

而激勵尤堪推廣爰據紳士李品芳等呈請於

省城建造昭忠總祠訪有清泰門內金衙莊屋

一所基址寬廣屋宇宏敞屋主情願出售議定

價值一萬二千串如數放給收領書契存府備

案一面飭委候補知府周李燮會同杭州府將

應行修葺折改添建之處分別勘辦并於隙地分造奉

上諭准建專祠之前浙江學政張錫庚前署運司金衢嚴道繆梓祠宇二所於同治十年八月閒開工十一年十一月一律告竣委驗均屬堅固其總祠內區別品類各分屋宇安設牌位以壯觀瞻通計修建工料及添建傢伙神龕等項共用錢二萬五千三百一十千文洋四千二十四元均於善後捐款項下陸續籌撥給領並據該紳士等呈請列入祀典按年籌給祭銀并請將祠

庚辛泣杭錄卷三

五

基豁免錢糧復據杭州府錢塘縣杭嚴衛查丈前項祠基計縣轄籽粒屯地二畝三分一釐五毫衛屬屯地二十一畝四分三釐七絲九忽又屯蕩十三畝三分共計地蕩三十七畝四釐九毫七絲九忽由府詳經藩司盧定勳會同各司道彙核詳請具

奏前來 臣查酬德報功

聖世之恩施特厚揚清激濁下民之歌頌同聲省城現建昭忠總祠暨張錫庚繆梓專祠既協於紳民企仰之忱亦合於維持風教之道合無仰懇

天恩准予一併列入祀典按年各給祭銀八兩三祠

共給銀二十四兩自同治十二年為始在於兵餉截曠項下支銷春秋由官致祭其祠基計屯地蕩三十七畝四釐九毫七絲九忽並將應徵錢糧自同治十二年起永遠豁免以順輿情而昭

曠典所用銀洋係另籌捐款其繆祠經費亦以應領卹葬等銀抵用均不動支正項應就免其造冊報銷除分咨查照外 臣謹會同閩浙總督 臣李瀚章恭摺具

庚辛泣杭錄卷三

早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浙江布政使司盧 為移知事本年八月初六日奉

撫憲楊 札開照得省城建造昭忠總祠懇

恩列入祀典並豁免祠基錢糧緣由經本部院於本年六月二十日會同

督部堂李 恭摺具

奏當經行知在案今於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奉到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恭錄札司會同軍需局移行知

照欽遵等因奉此查此案前奉

撫憲鈔摺行司即經轉移在案茲奉前因鈔合

移知爲此合移貴局請煩查照一體轉飭施行

須至移者

右 移

浙江軍需總局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禮部議准昭忠祠祀典祭銀豁糧摺子

庚辛泣杭錄卷三

聖

禮部謹

奏爲遵

旨會議具奏事同治十二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內閣

鈔出浙江巡撫楊昌濬

奏請省城建造忠義總祠列入祀典豁免祠基錢

糧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浙江兩

次被陷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人等歷經奏准

入祠致祭今購得省城清泰門內金衙莊屋一

所價值一萬二千串合建忠義總祠以隆報祀

又於隙地分造前浙江學政張錫庚前金衢嚴

道繆梓專祠二所其總祠修建工料於善後捐

款項下撥錢二萬五千三百一十千文洋銀四

千二十四元一律告竣懇均列入祀典每年給

三祠祭銀各八兩在兵餉截曠項下支銷春秋

致祭其祠基合計錢塘縣轄杭嚴衛屬共屯地

屯蕩三十七畝四釐九毫七絲九忽應徵錢糧

自同治十二年爲始永遠豁免其繆祠經費即

以應領卹葬等銀抵用均不動支正項請免造

冊報銷等情由該撫轉據該管官紳詳請具奏

庚辛泣杭錄卷三

聖

前來核與成案相符 臣等公同酌議擬如該撫

所請准其列入祀典以順輿情並准於兵餉截

曠項下每年動支三祠祭銀各八兩至建造祠

基合計錢塘縣轄並杭嚴衛屬屯地屯蕩三十

七畝零應徵錢糧自同治十二年爲始永遠豁

免仍令浙江巡撫將每年給過祭品銀兩並應

豁免錢糧各數目分別造入該年兵餉截曠並

奏銷冊內題報查核所有 臣等會議緣由是否

有當伏候

訓示恭候

命下 臣部行文該撫遵照辦理爲此謹

奏

嚴禁告示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楊

爲

出示嚴禁事照得金衙莊忠義祠係奉祀浙省
殉難官紳士庶之所欽奉

恩旨列入浙省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理宜誠肅以妥
忠魂惟該祠地近城東曠僻散漫恐有無知愚
民認作遊玩處所祝壽宴客聚賭演戲借寓養
疴寄匱開弔攀折花木寄堆物件並有不法之

庚辛泣杭錄卷三

墨

徒在太湖蕩內私捕放生魚苗以及任意糟蹋
借端滋事等情殊失崇奉忠義之意合亟出示
嚴禁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各伸
景仰以表潔誠倘敢故蹈前轍許該祠董事扭
送地方官從重究辦不貸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議覆歲修經費分派章程照會

署理兩浙鹽運使司豐 爲照會事本年三月
十二日奉

督憲楊 批本署司詳議浙省左公祠等處祠

費一案緣由奉批查此案已據該司另文錄報
奉

浙撫部院衛 批示此項三祠歲修經費應照
督部堂來咨以一萬兩之數發交該紳董經理
似可敷用餘銀三千五百兩照舊作爲醫局經
費等因前來核與本部院前檄所指意見相同
仰卽遵照辦理一面將紳董會三祠各首士如
何分派妥議章程通詳立案察奪毋延等因理
合照會爲此照會貴紳請煩查照卽將分派章
程迅速議覆以憑轉呈備案施行須至照會者

庚辛泣杭錄卷三

墨

右 照 會

省城同善堂紳董

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善堂紳士應寶時等 爲遵議詳請立案事竊
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奉照會內開本年三月十
二日奉

督憲楊 批查此案已據該司另文錄報奉

浙撫部院衛 批示前來核與本部堂前檄意
見相同仰卽遵辦一面將紳董會三祠各首士
如何分派妥議章程通詳立案等因奉此照會

即將分派章程迅速議覆以憑轉呈備案施行
因奉此紳等遵即會同三祠首士集議謹議
左文襄祠項下擬派息本銀四千兩省城楚湘
忠義祠及餘杭一祠湖墅楚湘義園三處擬派
息本銀三千兩兩浙忠義祠擬派息本銀三千
兩查忠義祠地有五十餘畝文武官紳士庶暨
婦女各歸堂座設立牌位共計堂廡十數所又
有張文貞祠繆武烈祠張文節祠及地主章嚴
二公祠屋宇寬廣牆垣層疊即尋常蓋漏添瓦
易換簷竹塗牆補壁用費甚繁且地極低潮必

庚辛泣杭錄卷三

呈

須通溝砌甬備工拔草歲修數次擬派息本銀
三千兩月息六釐每年應得息銀二百十六兩
遇閏加銀十八兩以之儘數修蓋牆屋通溝砌
地拔草等用連修數年可期堅實現在祠內設
有採訪局有局使數人可資管理目前專辦歲
修尙虞不足所有管理工食應俟採訪局停以
後議歸管理費銀一百兩遇閏加銀入兩餘銀
一百十六兩仍儘數歸作歲修由同善堂帮理
董事范承堃經理每屆年終附入善堂報銷以
昭核實紳等伏思祠雖三處加以附列祠廟共

有十處萬金之息分派應用數已無多惟當分
往稽查實事求是俾垂永久爲此將分派數目
管修章程各節備文呈請仰祈

俯賜核詳立案施行實爲公便須至呈者

右 呈

署理兩浙鹽運使司豐

光緒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兩浙鹽運使司德 爲照會事本年四月二十

九日奉

撫憲衛 批前署司詳據省城紳董議覆浙省

庚辛泣杭錄卷三

呈

左公祠等處歲修管理祠費分派章程立案緣
由奉批披閱該紳等集議分派經費管理章程
均屬妥善應如詳立案仰即移行遵辦務須實
心經理以垂久遠仍候

督部堂 鹽政衙門批示此繳等因奉此除移行外合並

照會爲此照會

貴紳董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右 照 會

省城同善堂紳董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初九日

兩浙鹽運使司德 爲照會事本年閏四月十日奉

督憲楊 批前署司詳據省城紳士議覆浙省左公祠等處歲修管理祠費分派章程立案緣由奉批督閱來詳所議左公祠等處歲修管理分派章程甚爲周妥應准如詳立案以垂久遠仰卽知照並候

撫部院批示繳等因奉此查此案前奉鹽憲批示當經鈔詳移行在案今奉前因除再移行外合再照會爲此照會

庚辛泣杭錄卷三

癸

貴紳董查照隨時赴祠稽察督率工役人等勤加看管收支一切分別報銷以重官款施行須至照會者

右 照 會

省城同善堂紳董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二十三日

議請祠旁官蕩作放生池呈

董理浙省善堂紳士應寶時等 爲呈請事竊

照光緒十三年閏四月疊奉

兩浙鹽運使司德照會內開本年四月二十九

日奉

撫憲衛 批前署司詳據省城紳董議覆浙省左公祠等處歲修管理祠費分派章程立案緣由奉批披閱該紳等集議分派經費管理章程均屬妥善應如詳立案仰卽移行遵辦務須實心經理以垂久遠仍候

督部堂 鹽政衙門 批示此繳又開本年閏四月初二日奉

鹽政憲衛 批如詳立案仰卽分飭遵照仍責成董事時往各祠稽察督率工役勤加看管毋

庚辛泣杭錄卷三

癸

稍疏懈並候

督部堂 撫部院衙門 批示此繳又開本年閏四月十四日奉

督憲楊 批督閱來詳所議左公祠等處歲修管理分派章程甚爲周妥應准如詳立案以垂久遠仰卽知照並候

撫部院批示繳各等因奉此照會隨時赴祠稽察督率工役人等勤加看管收支一切分別報銷以重官款等因奉此查此案鈔詳內開兩浙忠義祠地有五十餘畝文武官紳暨士庶婦女

各歸堂座設立牌位共計堂廡十數所又有張文貞祠繆武烈祠張文節祠及皋園舊主祠屋宇寬廣牆垣層疊卽尋常蓋漏添瓦易換簷竹塗牆補壁用費甚繁且地極低潮必須通溝砌甬備工拔草歲修數次擬派息本銀三千兩月息六釐每年應得息銀二百十六兩遇閏加銀十八兩以之儘數修蓋牆屋通溝砌甬拔草等用連修數年可期堅實現在祠內設有採訪局有局使數人可資管理目前專辦歲修尙虞不足所有管理工食應候將來採訪告成以後議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兕

歸經理費銀一百兩遇閏加銀八兩餘銀一百十六兩仍儘數歸作歲修由同善堂帮理董事范承堃經理每屆年終附入善堂報銷以昭核實等因紳等遵經偕同范董赴祠自上年僱匠購料修理以來費已六七百元今年尙須接修方可扶頽葺敝以期堅固惟查祠後有太湖蕩一區周廣十三畝據管理人稱蕩本養魚自建祠後改爲放生池經 貴局每年認租錢十三千文充祠歲修等用茲祠既有歲修專款且放生善舉與祠相爲表裏所有賃租錢十三千文

爲數無多似可停止免致隨後膠轉致湮廢一面由紳等按歲蓄養魚苗仍循放生之舉而免網罟之慘庶

大憲崇祠育物之懷兩有裨益爲此呈請俯察前因

准與移咨立案見復施行實爲公便須至呈者右 呈

督辦採訪浙江全省忠義局

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放生官蕩永禁捕魚告示

庚辛泣杭錄卷三 羊

調署杭州府事正在金華府正堂陳 爲

出示永禁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採訪忠義總局憲 札開准浙省善堂紳士文

稱省城兩浙忠義祠後有太湖蕩一區周廣十

三畝據管祠人稱蕩本養魚自建祠後改爲放

生池經貴局每年認租錢十三千文充祠內歲

修等用茲祠既有歲修專款且放生善舉與祠

相爲表裏所有賃租錢十三千文爲數無多似

可停止免致隨後膠轉致湮廢一面由紳等

按歲蓄養魚苗仍循放生之舉而免網罟之慘

庶於 大憲崇祠育物之懷兩有裨益爲此呈
請俯察准與立案見復等因准此查兩浙忠義
祠旁有太湖蕩一區周廣十三畝與金衙莊地
址毗連向係出租養魚歲收租資十三千文兵
燹以後金衙莊房屋官爲購買改建兩浙忠義
祠經承建祠宇委員周守李燮查悉前情卽欲
照舊召租一時乏人承租時本道在軍需局提
調局務當以素喜放生故卽承租並繕租契送
府存案自同治十三年起歲繳租資十三千文
於薪水內扣存軍需局抵放看祠月支工食之

庚辛泣杭錄卷三

五

用十數年從無短少惟本道年已七十瞬將歸
老田閒逐年捐租本非久計茲經紳士議歸各
紳經理籌有專費事屬久長最爲妥協慨人壽
之幾何憫眾生之無識若不爲之計久長誠恐
事遠年湮將來難保無牟利之徒循行前轍改
歸召租取息則網罟之慘仍所不免此事之未
可逆料者不得不慎之又慎本道擬樹立碑石
數塊上鐫放生官蕩永禁捕網違者立予重懲
分置河濱留垂永久而遠近居民漁戶人等見
之知爲放生官產犯之有干禁令不致有覬覦

偷竊之漸似較周密除移復并咨支應局查照
外合行札知札府卽便遵照出示永禁捕網如
有偷竊立提重懲切切等因奉此合行出示嚴
禁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忠義祠
旁係屬放生官蕩只准放生不准設網如有偷
竊情事一經訪聞立提重懲決不寬貸各宜慎
遵毋違特示

光緒十四年三月十一日給

藝文

浙江昭忠祠碑銘

楊昌濬

庚辛泣杭錄卷三

五

浙水東西禮義而文顧近弱國生斯土者與官斯土
而用其人則亦曰近弱也然而句踐以報彊吳抗中
國錢氏立國傳世戰守卒完其域譚戚名將以浙兵
雄九邊則夫血氣之奮禮義之歸時爲之與

國家全盛博大之氣或漏氛墊芽孽日星晦李於是
乎有廣西之亂令長不職遂勤將帥縱橫萬里鋒鏑
塞乎中原狂走十餘年卒逃死於浙江浙江復而兵
事漸解遂以救平浙江之繫於天下大矣唐宋以來
袁鼂董昌方臘張士誠亦云代有然所殘掠或數城
數十城已耳若夫外寇憑陵肢體折腹心潰枝葉槁

本根拔千百年所未有也夫浙江四達襟帶江海而背歐吳咸豐八年戊午三月賊犯上海旁略數縣形勢尙格遂巡遁走自皖南魚爛廣德績溪門戶盡撤而後有庚申之事省會不守大臣死封疆賢傑死扞衛匹夫匹婦慷慨於水火繩藥者相望何其烈烈與援師如雨五日而歐豺虎顧未大創也東南蠶食已徧壯健日死亡東壩陷而喉吭絕蘇州亡而唇齒失糧匱鄰蹙智勇困矣備分力單賊來無方而後有辛酉之事當是時列郡淪沒未下二三城皆艤杙無濟可謂危矣文武官吏抗橫草之憤膏血塗野而不顧

庚辛泣杭錄卷三

五

士大夫之有志節者提義號召前殲後繼赴義如渴百戰悍暴投死包材析骸易子湖州比於睢陽時平艱難則莫彊乎禮義矣豈多文者固必弱哉今恪靖伯左公奉

命於鼎沸之日誓師於荆棘之野三衢一隅開府以謀克復揚威靈時蔣公益禮爲前驅而昌濬亦以書生參軍事馳驅知己效鉛刀之用環甲數十百戰窮獸猶噬大韃大鞬羣力允宣師武不匱浙東既下乃以同治三年甲子之春攻復杭州廓清郡縣子遺黎民十不得五國殤之哀貴賤同之

朝廷教忠典制顯顯一命以上晉階錄孤尊者易名崇祀下不遺於氓庶既厚且廣左公乃延攬賢大夫士資其聞見采掇遺烈網羅幽潛開採訪忠義局於甯波府城後移杭州具籍入告仰邀

褒卹歲月淹久以名達者二十餘萬人蓋繼左公者荷澤馬端敏公合肥李公湘鄉蔣公及昌濬封事既陳

恩施沛然前後入

奏者三十有三京曹陳請恆有增益欽承

詔書考之成憲擇地東城金衙莊糜公府巨金闕建

庚辛泣杭錄卷三

五

祠堂奉文武官瑞忠壯羅忠節王壯愍而下鄉大夫戴文節趙忠節而下需次之吏庠序之士逮夫庶人婦女死封疆死扞衛死水火繩藥者堂夾房室粟室類從復崇坊表一如律令其有浙人而死事於外者附祀焉主採訪者今湖州知府楊榮緒金華府知府徐寶治浙江候補道秦緗業王景澄吳大廷林聰彝梁恭辰王蔭堂前國子監司業仁和沈祖懋前四川永甯道富陽高應元前內閣中書錢塘張應昌忠義祠創始同治十一年四月落成十二年二月庀工者浙江候補知府周李燮仲春宜祀俎豆肅離衣冠在

列車馬來下周旋興起乃銘麗牲之碑銘曰

皇帝中興沐浴日月重輪重光宵辰南顧女牛所照
如沸如羹篤生將率運民水火掃厥機槍漸水之流
大越之山重秀而明奪人虎吻還女饕粥弔死扶傷
溝壑原野無完家室嗟乎遺眈爰咨爰詢疇殉疆場
疇抗戈兵萬死不視陷胸決腹凜乎若生上告

天子榮賁九原禮在太常贈卹秩後復啟崇祠牲物
來享相茲棟宇鬱乎沈沈翼然東城旁延林皋妥幽
降靈百世馨香痛深創鉅職守土者內安外攘彼都
人士毋狃於故忘危忘亡羣靈在天消戾化慝百穀

庚辛泣杭錄卷三

妻

川文文

用成孫子忠孝蹈乎賢智肅承王章庶幾古語永無
兵燹來脉斯銘同治十二年歲在癸酉仲冬之月

擬兩浙昭忠祠碑文

孫樹禮

宋室肇興在昔建表忠之觀吳山無恙於今葺崇義
之祠凡以勁節激昂英靈赫濯宜百世祀增一代光
矧浙省當辛酉再陷之時洎同治至甲子初元之日
下則長鯨牽掣妄思連營而合圍上則瘼犬狂奔復
因窮追而反噬彌天毒燄甚大槍青犢之羣卷地鯨
鱗盡嚼鐵銜刀之輩鴟吻張而觸骸哭獍牙磨而血
肉飛向非武臣赴義一擊當于志士成仁九死無二

安見蘇臺秣陵之愍惡聚殲於會垣包村湖郡所摧
殘崇封爲京觀然而赤手搏敵雖沈党項之軍碧血
填渠已甚田橫之島或馬革裹尸而膏塗原野或龍
驤建節而身殞疆場或糧盡而合室殉夫危城或援
絕而全師沒於荒谷道辟鮮司徒之女伊誰免乎國
殤及汪氏之童嗚呼慘矣說者謂時事阽危之日正
人臣致命之秋登明堂之中晉先軫但求死所鑿凶
門而出周隱侯不望生還是卽壁散符采劍匿光芒
精衛爲之銜冤杜鵑於焉泣恨大都皆含笑入地自
明其不共戴天豈復計一己榮名千秋血食然而崇

庚辛泣杭錄卷三

妻

川文川

德報功者

國家褒忠之典也發潛闡幽者大吏教忠之權也用
是設採訪之局金管書名陳奏乞之章

彤廷報可經始於同治十一年四月鳩工庀材聿興
土宇落成於十二年二月燕饗奏樂用展明禋禮也
嗟嗟粵氛煽惡率土含冤浙水蒙污同仇共憤自天
目萬山而下皆昔時狐鼠所憑依卽嘉湖一水所通
亦曩日鯨鯢所出沒痛定思痛悲不勝悲苟非億兆
人舍生以挫其兇鋒曷由一二年迅掃而收其餘燼
今者湖山依舊棟宇維新箕尾同騎正氣獨完於天

壤精靈不沫英光上燭於斗墟來游過中正巷前瞻
拜至金衙莊側碑碣則風雲呵護愧無北海之詞勛
名則日月不刊請勒南山之石

昭忠祠小記

丁致元

昭忠祠在城東隅清泰門路北爲前明金子魯中丞
別業饒有水木之勝順康閒餘杭嚴灝亭侍郎割其
半以築臯園事載東城雜記輾轉歸章桐門相國後
又爲嚴小農河帥第宅遭庚辛兵火僅存餘址克復
數年萬簷軒吳曉帆兩方伯濮少霞許緣仲兩觀察
並居武林鳩資修葺顏曰四閒別墅未幾主人雲散

庚辛泣杭錄卷三

老

同治八年紳士沈司業祖懋李閣學品芳等先後請
於浙江巡撫合肥李公湘鄉楊公總建祠宇以伸崇
報相度斯地僉以爲宜卜吉於同治十年八月開工
拓地向南啟門三楹巡撫楊公題一額曰終古不朽
進而爲沼橋架其上引城外沙河之水從水門曲折
入園中瑩以長溝達於東河過橋折而東爲廳中奉
御書湖山正氣宸翰石刻左右二門一爲成仁一爲
取義再進爲饗堂五楹上奉浙省殉難文武官神位
自瑞忠壯羅壯節王壯愍以下分龕供奉位次秩如
楊公復題一額曰浩氣同流聯曰合數十萬人爲一

龕武穆忠肅以還此成創局願幾千百年無再厄越
水吳山之畔永展明禋而一時大吏如按察使吳江
蒯公賀蓀聯曰勝地此重遊最憶椿庭宦績蓮幕行
踪三十年雪印鴻泥往事追尋增感喟前塵經浩劫
祇留一片湖光四圍山色千百里風安鶴靜魏祠聳
峙表忠誠跋云浙中爲先大夫宦游之地余隨侍南
來六橋三竺之勝探訪殆遍嗣就撫藩聘
從事幕府者數年帽影鞭絲舊遊歷歷今復奉命
陳臯是邦湖山無恙風景頓殊不勝今昔之感爰於
展謁忠祠之後撰句攬分巡杭嘉湖道何公兆瀛聯
懷藉證夙因之非淺焉日一例效孤忠食舊德服先疇各有精誠昭日月兩
浙留正氣振綱常光史冊更新祠宇壯湖山督糧道

庚辛泣杭錄卷三

美

如公山聯曰億萬眾化鶴同歸城郭依然濁劫幸銷
滄海變千百世椎牛招祭步騎羅些英魂羣湧浙潮
來補用道萍鄉王公景澄聯曰蒙難溯當年歎劫幻
沙蟲聲驚猿鶴祇今節著丹青取義成仁無二致褒
忠徵鉅典荷恩頒綸綍績紀旂常同此棊流俎豆英
名浩氣各千秋其後則殉難紳士之饗堂在焉堂亦
五楹左右翼以東西序自戴文節趙忠節而下位以
府分秩然不紊布政使上饒盧公定勳題一額曰萬
古如生聯曰臨難無論賢愚全憑頃刻閒矢心忠烈
取義舍生峻節與吳山並壽食報何分貴賤悉萃億

萬人授命英靈升馨合饗芳名偕浙水長流兩浙鹽運使宗室靈燕聯日烽火熾錢江磨盾枕戈酬二百年養育恩覃試聽滾滾濤聲猶未洩三軍遺憤劫灰飛粵嶺析骸易子較十七省摧殘禍烈惟此巍巍廟貌差堪慰兩浙精魂其右爲堂仍舊名曰遂初文武官眷屬位焉其後爲正氣堂分祀各屬紳士婦女又折而東則平屋四十二間凡浙省各屬武弁義民暨殉難民人婦女悉分祀於斯堂後別啟一門築室三楹附祀金中丞學魯嚴侍郎沆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簡章公煦河道總督嚴公復以存地主之舊其左則

庚辛泣杭錄卷三

堯

皋園在焉修竹一林平山數級山前爲滄浪書屋其額猶吳梅村祭酒遺墨自甲子至今卅載以來凡大吏設局採訪殉難諸公事實及編輯忠義錄案牘雕版悉萃於斯前爲水榭梁山舟學士題曰竹煙波月之間其東則長廊一帶以達於墨琴堂綠雪軒諸勝曲楹之外則小太湖也清流皎潔波影明漪憑欄俯瞰益慨然於殉難諸公冰清玉潔有白水盟心之操焉祠成於十二年仲春之望糜費二萬九千餘緡有奇庀工者爲周太守李燮祠旣成省紳又請將張文貞公繆武烈公張文節公暨仁和邑侯李公吳公各

祠增建於祠之西偏俾守祠者灑埽祭祀相與維繫於不替更樹坊於祠前上題日星河嶽以表之而規模始備越十餘年旁風上雨棟宇漸摧大吏更籌歲修之費責范君承堃董其事更次第而修葺之范君懼祔位之久而易泯也屬予別錄於冊自官紳兵民暨婦女凡一百八十五龕彙錄四十冊藏之吳山崇義祠以垂久遠前祀至四十一一次今增祀十五次錄旣畢乃記其事如右

古皋園改建忠義祠記

丁午

庚辛泣杭錄卷三

李

孝故忠可移於君忠之所極義卽在焉司馬溫公曰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義矣夫明君臣之大分非忠也耶忠義之必基於孝也明矣會垣東之皋園孝子之地也前明金中丞學會築以奉母國朝嚴侍郎沆繼以讀禮者也中丞視楚學時江陵奪情起視事公致書政府中有不顧綱常廢斥正人之語侍郎則立朝嶽嶽清標照耀國史如二公者非移孝作忠之明驗歟二百年來園亭未墜顧日涉其中者競愛其泉可禊石可倚木可蔭而二公之流風

餘韻知之者亦漸尠矣咸豐庚申辛酉粵逆兩陷浙垣十一郡之官紳士庶攫鋒鏑蹈湯火先後死忠義者奚止數十百萬其間井邱墟廬黔垣赭者更不計焉同治上元甲子仲春大軍克復會垣皋園獨存迨仲秋浙省悉平置吏

奏開忠義局既纂有傳紀有表復以前撫軍王壯愨所建瑞石山椒之昭忠祠與都人士於峨嵋山麓建立之崇義祠限於堂宇未克按位分題於

聖朝褒崇顯揚之義尙有未盡因謀擴而充之僉曰與其度地庀材役民糜費不若皋園之因地制宜也

庚辛泣杭錄卷三

空

且顧名思義有合乎移孝作忠也於是邑中郡郡中監司與廉訪方伯更達撫部咸以爲善乃出金以贖之倚者扶朽者易勳者聖湮者飾廳則更爲龕廊則更爲廡莘莘焉秩秩焉向之攫鋒鏑者今則奉俎豆矣向之蹈湯火者今則薦馨香矣將見園之泉不僅可禊也有清光不滓之性焉園之石不僅可倚也有介然不屈之慨焉園之木不僅可蔭也有歲寒後雕之操焉則斯祠之所由改建者豈偶然哉後之拜祠下者不獨忠義之氣得所景而孝思亦油然而生矣卽金嚴二公之清風亮節亦藉以傳矣

浙江昭忠祠記

章炳麟

事君不死難守土不殉亡忠之臬也賢者以自任而不肖者以自汙則忍諛誑爲寇賊獲者輪較交乎天下知恥者矯之曰吾甯爲彼蔑爲此矣雖然知恥不與楛窳期而楛窳從之楛窳不與死亡期而死亡從之死亡不與禮義期而禮義從之此雖後乎臬猶躡其景者也乃者海隅有事失險阻屬國數千里而將帥士大夫布裂四肢罄肝涉血而陪者所見不幾有風波之民且不變市肆以訝之余觀海隅之役然後觀於粵寇之役而歎浙江諸吏民其楛窳雖不與沅

庚辛泣杭錄卷三

空

湘齒其死難知禮義猶踊於今日一倍省城清泰門故有昭忠祠合祀兵死者名先後得至於光緒二十一年

奏五十六更其最數在牒嗟乎浙江之心天下之心也睨其

君重其身國人與有之當是時齒流徧東南甯斷脰絕項而不肯鞠窮以事寇者相望也今當寇之沫浸尋三十年死者岬矣而父老至今道之猶泣涕沾衿袍人心之摯幅宜無息者然後生偷樂以外寇爲玩志不及曩人一嬉於祠祇便其譁囂之美耳敬夫祠

者非以弔國殤而報之牢醴也將作其屑蠶以振董後之人後之人已不能績而逃逃伏匿以爲君父羞而區區欲藉寵名以劫之嗚呼其亦有傳一旬之權火而冀胡與鄂人羣見之而躍也雖然使得有心者視之憤慄動毛髮誓終古不疵其身考工記注齊人言終古猶言常也雖一祠猶足與助故曰是景也於景之中又躡其景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六月

謁浙省昭忠祠記

孫紹康

同治十二年歲癸酉族人偕赴省試試畢聞東城昭忠祠落成與羣季往遊見棟宇宏敞栗主整肅祠祀

庚辛泣杭錄卷三

奎

庚辛殉難者二十萬人吾族之創義殲賊以身殉

國者咸與焉遂相與言曰斯蓋涵濡我

聖朝之德化與吾祖宗忠孝之訓久矣自咸豐十一

年賊酋李秀誠李世賢率烏合之眾自衢婺陷紹興

直犯省城以吾邑爲孔道九月二十二日賊歟至二

十四日復至十月朔衝突者復億萬計窟七日嗣是

往來蹂躪越二載其荼毒不可勝紀時暨陽包立身

創義軍拒賊殺賊數十萬賊築長圍攻之吾里當其

衝益被蹂躪先是賊之將至也拔貢生秉元曰吾輩

不可屈也酌酒盟神前毋降賊賊猝至男婦不及避

者或唾罵死格鬪死溺死縊死武舉人顯清手刃賊數十人以死無一屈者既而賊踞邑城分千數人卡吾里族人復羣聚宗祠而相與謀曰吾輩義不屈豈容賊巢茲土當奮勇誅之卽不成亦願以一死報國家耳何生爲壬戌二月二十一日夜半數百人潛伏卡左右黎明各帕白大呼殺賊賊驚覺倉卒不及備礮焉投屍姜家潭積如邱山賊怒甚率黨數百艘張帆剡浦泊而上奮呼曰不降則不免族人叱應曰降死也戰一死耳於是戰於柏樹鎮且戰且走死相枕藉乃奔入龍門山賊追之張大幟以上幾登搏水

庚辛泣杭錄卷三

奎

礮族人飛石礮擊之賊始駭走焚村居而去秉元歎

曰事亟矣非併力以攻之恐不敵也遂率子壽彭往

包村乞師無何包村陷父子殉焉族人更憤甚裹創

以戰卒不屈會

王師平兩浙吾里始安越一年

朝廷旌諸死難者贈冠帶賜蔭襲異數也嗚呼自癸

亥迄今吾族享

聖朝帡幪之福又十年矣吾族自宋家茲土惟

國朝建鼎時一罹方石之難厥後食舊德服先疇二

百年不見兵革猝然遇大難不惟薦紳文學曉大義

捐軀不少法卽編戶之農類能攘臂一呼奮竿槌與羣兇血鬥其孱弱婦女亦復舍命不渝嗚呼烈矣令者

旌卹之典光及泉壤嗟此毅魄必感且泣於地下卽躬與賊抗死失舉報

詔訪所不及者彼豈庸有悔歟爾子弟或及見或不

及見益當守祖宗忠孝之訓而謹識
聖天子崇報之恩不使忘羣季曰諾謹識之不敢忘然不可不記之以爲族之子孫勗爰歸寓泚筆而爲之記

庚辛泣杭錄卷三

奎

昭忠祠春秋祭文

王震元

惟我

皇上御極之某年某月朔越某日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委主祭官杭州府仁和縣知縣錢塘縣知縣率同與祭紳耆謹以羊豕黍稷酒醴蔬果之奠致祭於浙省殉難

滿漢文武官紳軍民婦女之靈曰嗚呼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千古不朽河嶽日星爲

國捐軀成仁取義照耀湖山兩閒正氣撫綏萬姓節鉞東南罡風乍起心照寒潭堅守柳營三軍司命願

與時違將星忽隕京江風度士林所宗滿城桃李荆棘蒙茸布化承流旬宣兩浙事不可爲登陴泣血詰

姦禁暴執法維嚴清河遇寇志決身殲裕課通商權衡禹筮守禦軍譁首撻鋒鏑繡衣直指任重糧儲室

如懸磬時異勢殊防海備兵分巡邊徼止水一泚死忠死孝龔黃媲美暫緝銅符五日京兆命也何如治

宰錢江花分百里巷戰身亡後先一揆策名需次百爾寅僚憤同胥種氣湧江湖臺閣宣猷林泉養望身

退優游志非高尚青年勵學皓首窮經束身自好惟吾德馨出作入息八口之家先疇是服老圃桑麻弓

庚辛泣杭錄卷三

奕

治箕裘各操長技居肆百工通功易事懋遷有無利權子母百貨駢闐左宜右有璇閨賢媛繡闥女貞心堅金石節勵松筠總總林林百千萬億水火刀兵同罹浩劫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有死無二甘爲國殤運值中興篤生柱石埽厥欃槍登民衽席衷忠卹義表微聞幽賁榮泉壤報享春秋鬱彼東城崇祠斯闢妥幽降靈几筵森列冠裳濟濟俎豆莘莘羣靈在上來格來歆嗚呼尙饗

祭昭忠祠文

洪錫承

惟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

爲浙江省城庚申辛酉遭難之期某等謹以清酒庶
羞致祭於浙省殉難

滿漢文武官紳軍民婦女之靈曰嗚呼天帝醉夢兮
沐猴之年鬪雞之歲再毒吾杭民於火湯狼千羣而
貉一邱兮狂寇橫噬殲厥良吾杭之人雖在弱兮怒
髮抉眚斷頸湛胸以義自彊從疆之吏閭之率兮誓
城存與存亡與亡田橫島兮睢陽憶處士兮有言兵
菑兮永無患何湖山乾淨土兮惜嗟喋乎腥羶豈天
欲激斯人之正氣兮照青燐碧血於千年雲幕兮日
韜賊蝟集兮如毛絕糧兮春磨塞委命兮赫連刀長

庚辛泣杭錄卷三

突

平代兮兄瘦伯道棄兮兒號昆明灰兮汨羅水荒谷
兮莫敖恆河沙兮劫運何所遇兮虐且饕日月出機
槍息俎豆莘莘兮崇碑屹痛巢卵兮木禁樵蘇懲釜
魚兮池迴釣客委厥靈爽兮桐門之故宅旃檀供盂
蘭設兮仲春仲冬之夕恍雲旗風馬兮翩翩而出入
靚屢開鼓吹兮昇平之猶昔故鬼新鬼相逢兮唏噓
而於邑浙水安流兮吳山生色願貞魂毅魄兮長保
障於無極尙饗

爲庚辛殉難士民募建水陸道場啟

曹 籟

蒼生何罪慘遭浩劫之難回赤子無知苦念游魂之
莫奠光陰瞬息於今年靈爽鑒觀自有千古雖然
欲登道岸須乘寶筏同歸將入法門尤賴慧燈普照
震旦以音聲作佛事天竺以名句度羣迷法自西來
教由東盛是以經宣貝葉散花雨於色天臺繞金蓮
扇香風於淨域無非本慈悲以救苦難轉煩惱而化
清涼也吾杭庚申辛酉兩遭兵燹城隍頭覆社稷傾
危邑有流亡民多死喪或攫鋒鏑或蹈火湯或赴水
以捐軀或懸梁而隕命或遇在陳之厄或罹過宋之
艱遺嬰泣歧棄尸臥野皆臨節而就義能殺身以成

庚辛泣杭錄卷三

突

仁慘何可言悔將奚及伏思人生固重不朽之名我
佛徧示無常之說演揚顯密喚醒癡聾成功德林越
生死海心持半偈勸凡愚培羅漢之因口念千聲教
善信受彌陀之記今則寒暑遷流甲癸轉易歎音容
之已邈幸祠宇之新成極目於無何有之鄉魂歸夜
月設想在是邪非之境影隔天河謹擇於十一月二
十四日爲始至十二月初一日圓滿遵雲棲水陸儀
軌於浙江昭忠總祠啟建普利道場七晝夜追薦兩
次城陷殉難士民出五濁雜處之邦入萬善同歸之
地聞斯妙諦示以眞詮發菩提心證涅槃果願現在

即求自在小來生定獲無生瑤壇偏覆乎慈雲絲範
均沾乎法雨金剛現相壞色施不染之衣香積分身
搏食借難消之飯赤瑛盤獻菴摩勒白玉瓶持布瑟
波妙樹皆七寶成行法炬亦一燈分烈鏡開月大旛
動風輕芬散梅檀驚嶺之仙踪未墜韻流鐘磬魚山
之梵唱頻聞供養多儀莊嚴如法功圓行滿率以七
日爲期利溥德周無使一夫不獲惟是願海難填結
社要希夫掛樹福田共種布金差比夫買園所望仁
人君子物我同胞怨親一體不惜解囊相助便可通
神若教操券能償還將使鬼謹啟

庚辛泣杭錄卷三

究

追薦殉難忠義建水陸道場疏 釋宏憲

伏以靈山高會溥一益於當年法海慈航濟艱危於
奕世應羣機而降格大啟無遮建眾德之功助用資
冥福仰干聖意俯鑒凡情錢塘雲栖寺沙門據本省
忠義祠董事某等叩稱竊以刀兵慘傷慨天道之難
知俎豆馨香見人心之不死是以衰忠表義

聖恩特報崇祠導滯宣幽佛力端超浩劫蓮宗在望
檀烟宜伸翳惟與逆肆狂浙疆載陷痛城破者六十
餘邑弔國殤者百十萬人碧血與漸水爭流白骨並
吳山高峙嗚呼慘矣薦拔云何嗣逢甲子於上元蛾

賊潛消兩浙今際辛巳於光緒駒陰倏歷廿年不憑
覺路之垂靈曷慰劫餘之追痛謹以光緒七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爲始恭就武林龍興寺延請戒德啟建
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道場一壇先於二十
六日甲寅啟經十二月初二日庚申圓滿伏祈大啟
更生之會宏開普度之門專申拜薦咸豐庚申辛酉
兩次浙省殉難滿漢文武官紳士庶暨官眷職婦烈
女等忠魂毅魄浩氣靈風同赴法筵咸聆妙道玉毫
布彩金臂垂神仗經功而蕩滌罪愆藉懺力而蠲除
災戾劔戟變爲寶樹旌旗化作金幢如集萬二千人

庚辛泣杭錄卷三

辛

聽陀羅尼之眞偈重現五十四顆瞻舍利子之圓光
三有均霑四恩總報祝
皇圖之鞏固慶
壽寓之昇平謹疏

浙江忠義錄序

馬新貽

賊起廣西十數年而始滅蹂躪徧東南人之化爲沙
蟲猿鶴者不可勝數而浙之被禍爲尤烈庚申辛酉
杭城再陷自羅壯節王壯愍以下文武官吏殉難者
百數十人而士民婦女以億萬計至於趙忠節之守
湖州包立身之守包村以彈丸之地當方張之賊經

年累月力竭乃亡數萬人悉遭屠戮無一降者嗚呼奇矣他省未聞有是也於時浙幾盡爲賊有所未破者溫衢二府耳迨相陰左撫軍督師來浙以次戡定諸郡縣卒復省垣厥功偉焉楚湘各軍中之血戰而死者豈少哉蓋我朝二百年來百姓之涵濡於德澤者深漸摩於教化者久人人知有殺身成仁見危授命之義上而疆臣閫帥下而一命之吏一介之夫以及婦女童孺罔不激於義憤雖斷首剖心九死而靡悔固不止浙省爲然而天地忠義之氣一若獨鍾於浙者則又何也先是省城設有採訪忠義局新貽撫

庚辛泣杭錄卷三

圭

浙以來爲之上聞而請卹者已十有餘次不下十萬餘人

朝廷褒忠之典有加無已死者固可無憾顧姓氏雖得表揚事蹟尙多茫昧使後之人無以感發而興起此亦有風化之責者所當用心也於是在事諸人有撰刻忠義錄之請因聘能文之士數人爲纂修略參史之體凡有行事可表見者悉次爲傳其他無所考而以死著者則係之表焉草創於丙寅之秋逾年而傳先告成名之曰浙江忠義錄共得若干卷授之剞劂而請序於余余謂古來忠臣義士若先軫汪錡

縣貢父之屬往往散見於簡策而唐宋以上不聞有專書昭忠錄則昉於元人所記爲宋末忠節事實明正德中桑瑾著有節義林正續二編自三代及元搜羅頗富然其書皆不甚傳於世尤可怪者史記兩漢多爲貨殖游俠方術列傳而忠義反無得而稱焉晉書及北史始有節義傳五代史又分爲死義死事二傳而所傳皆寥寥數十人歐陽氏之所謂死節者則止有王彥章等三人焉豈作史者其難其慎而故從其略與抑當時莫爲之傳而後世遂無述與然則是編之作一以備

庚辛泣杭錄卷三

圭

國史之采擇一以正草野之傳疑信乎爲不可少之書也同治六年歲在丁卯仲冬序

浙江忠義錄跋

王景澄

從來忠義之事載於史籍者甚多然少專書若元人之昭忠錄明桑瑾之節義林正續二編此亦專書之類也竊以爲人臣之遭際時當無事則應拜承床運值多艱則崎嶇效節時勢使然古今一轍我

朝重熙累洽二百年來

深仁厚澤浹於人心民生不見兵戈共享太平之福久矣自廣寇起蹂躪徧天下浙省兩次淪陷被禍尤

慘文武官吏及紳民婦女兵勇等殉難者不可勝紀
最後湖州趙忠節同守孤城析骸易子與賊血戰力
竭而後陷比之張巡許遠殉節同烈固由
國家培養之恩有以作其忠義之氣亦可見天性在
人其剛毅堅貞之慨雖紆迴曲折而猶未泯也官保
左爵相曩奉

命撫浙值寇烽徧地力謀恢復彰

天討遏賊氛密布機宜迅圖進取其時前升任廣東
中丞蔣公現任浙江中丞楊公共襄厥事踰年而全
浙肅清向之元惡巨憝憑恃險阻均剷削銷滅吳越

庚辛泣杭錄卷三

圭

之間重見山高而水清欲問當年之軼事而遺老殆
盡矣其善後事宜次第舉行如採訪忠義局是其一
也自同治三年宮太保左爵相 奏請開局辦理旋
以升任去嗣湘鄉蔣公荷澤馬公合肥李公先後撫
浙皆委員派董採訪殉難諸人節次入

告奉

旨允准并延能文之士將忠義事實分別傳表錄爲
成書計自同治三年至七年得書十卷而諸公皆升
任以去今中丞楊公由浙藩奉
命撫浙此局仍因其舊公自肅清全省之後蒞浙最

久嘉謨美政書不勝書凡吏治民生立養興教諸大
事孜孜汲汲日昃不遑躬行勤儉爲合屬先吏畏民
懷浙之人恆稱頌弗衰公恐忠義之久而就湮也乃
與紳屬謀購城中皋園隙地籌款建祠以垂永遠仍
命員董等續緝忠義錄一書并命景澄復綜局務計
自八年至今與眾紳等逐加編輯又得書二十卷并
前共成三十卷其有事實者則爲立傳其無事實者
則附名於表自疆臣將帥以迄在籍流寓各官紳次
至民人婦女兵勇等分門別類卷帙井然統名之曰
浙江忠義錄蓋紀實也後之覽者感滄桑之變念松

庚辛泣杭錄卷三

圭

筠之操使孤忠毅魄不隨荒煙蔓草而俱沒他日或
以備

國史之採而中丞維世勵教之意其裨益於人心風
俗豈淺鮮哉書成爰誌其顛末於卷後

昭忠祠重整祀位記

王鼎祺

昭忠祠位分爲六日官日紳日民日官眷日紳眷日
民婦官則更分文武紳民則各分府縣婦女亦如之
次序秩然洵足嚴俎豆而報馨香矣願祠成於同治
壬申入

奏請

卹者止三十三次其時製牌設位堂廡寬如也嗣經
隨奏隨補不免擁擠凌躡矣范君承堃意殊慊然因
約丁君立中陳君衍仁高君棻陸君家驥高君全棟
宋君賢鑿許君金樞排次整齊錄冊核對始自左文
襄衢州初次所

奏者一百人繼由採訪局詳報者第一次至五十六
次總十五萬八千八百五人又京官及各省大吏
奏准咨浙者一萬七千有奇今續補五十七五十八
二次凡七百三十一人共得十七萬七千三十五人
謹為增置龕凡補刊姓名按其列位而不患參差編

庚辛泣杭錄卷三

奎

以字號而不虞紊亂龕凡一百八十有五牌凡七千
七百七十有三越半月而竣事宋君別繪圖以示祺
是固不可不記也既塞范君之意并示後之筦理是
祠者光緒乙未八月二十八日記

官員饗堂 凡十五龕

辰字龕	凡七	宿字龕	凡二	列字龕	凡五
凡四張字龕	凡四	秋字龕	凡四	收字龕	凡二
凡八十七冬字龕	凡八	藏字龕	凡八	成字龕	凡八
凡六十六餘字龕	凡六	律字龕	凡六	呂字龕	凡六
凡六十五律字龕	凡六	武字龕	凡六	官字龕	凡六
凡六十五律字龕	凡六	武字龕	凡六	官字龕	凡六
凡六十五律字龕	凡六	武字龕	凡六	官字龕	凡六
凡六十五律字龕	凡六	武字龕	凡六	官字龕	凡六

牌位凡調字龕凡五十一

駐防官員兵丁暨各營將弁兵勇流寓紳民饗堂

凡十六龕

陽字龕	凡一百七十七	雲字龕	凡一百七十七
三十一騰字龕	凡七十七	雨字龕	凡四十一
龕一將弁第一版至第五十	凡五十一	露字龕	凡四十一
二版兵丁第一版至第十	凡五十一	為字龕	凡四十一
十二版結字龕	凡五十一	霜字龕	凡四十一
十二版至第六十五	凡五十一	武字龕	凡四十一
凡四十三牌	凡五十一	金字龕	凡四十一
庚辛泣杭錄卷三	凡五十一	至第六十牌	凡四十一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其

版生字龕	凡一百	援浙楚各將弁第一	凡一百
路兵丁第一版至第二	凡一百	字龕	凡一百
十四版玉字龕	凡一百	牌版共四	凡一百
十五版流寓民人第一	凡一百	字龕	凡一百
各屬紳士饗堂	凡二十九	岡字龕	凡二十九
各屬紳士牌	凡二十九	劍字龕	凡二十九
凡八十四巨字龕	凡二十九	錢塘紳士牌	凡二十九
凡八十四巨字龕	凡二十九	錢塘紳士牌	凡二十九
凡八十四巨字龕	凡二十九	錢塘紳士牌	凡二十九
凡八十四巨字龕	凡二十九	錢塘紳士牌	凡二十九

六版共凡四緣字龕壽昌民婦第一版至第五版
十五牌版第一版至第八版瑞安民婦第一版至
永嘉民婦第一版至第五版平陽民婦第一版至
第五版樂清民婦第一版至第五版田民婦第一版至
版麗水民婦第一版至第三版共四十一版
至第四版緡雲民婦第一版至第八版
牌善字龕松陽民婦第一版至第二十二版
版至第三版慶元民婦第一版至第八版
第四版宣平民婦第一版至第三版
版共四十一
二牌版

流寓紳婦民婦饗堂 凡二龕

慶字龕流寓紳婦第一版至尺字龕流寓民婦第
十六牌凡二
十六牌版

謁昭忠祠偕朱淦卿

潘鍾瑞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全

崇碑矗立石嶙峋欲慰忠魂薦藻蘋頓觸兵塵前度
感劇憐風月古時春仙凡未脫飛灰劫婦孺同爲報
國身笑指殘梅出叢棘名園曾有詠花人樊榭先生
遊泉園詩
有叢棘出
殘梅之句

昭忠祠入詠

楊文杰

宸翰堂

明湖喻其清吳山喻其峻正氣浩浩然大綱賴以振
紅雲煥

天章四字東南鎮

日星河嶽坊

日星晦或隕河嶽濁或頽惟有忠義心坊石永不摧
日星煥九霄河嶽周九垓

五福廳

御筆書福字五賜嚴河臣嚴屋化祠宇萬忠託

恩綸不愧考終命五福感前因

成仁取義門

成仁仰孔教取義讀孟書得其門者寡斯道今何如
摳衣肅而入瓣香拜階除

古藤亭

藤古蟠如龍歷劫不遭寇寇至人雖殤忠名垂宇宙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全

天台萬年藤定無逾此壽

太湖蕩

古橋小葵湖橋圯河流斷元時改宋城煙波留一段
鱗鱗生意多釜魚免遭亂

鑑心池

昔爲了公池佛心何足了惟餘效忠心一鑑出深沼
亭亭白蓮花不受污泥潦

庚辛橋

呼庚糧已絕受辛齋亦空億萬聲荷荷城圍無時通
今日得津濟過者血淚紅

東臯別墅八詠

丁申

昭忠祠以古臯園顏曰東臯別墅為祭餘憩
所樓臺猶是風景已非從舊名分賦八詠悲
歡異致慷慨如斯

望江樓

入座娛起居三折望江曲欣戚轉瞬間戰船飛血肉
滾滾捲怒濤越山寒不綠

滄浪書屋

滄浪變桑田山邱感華屋榜餘祭酒題喬臙故家木
不聞孺子歌惟聽忠鬼哭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允

綠雪軒

綠梅開似雪暗香發臙寮心心耿鐵石對影稱神交
綠珠早自碎雪山凝不消

墨琴堂

古墨常守黑古琴久無絃彈之不成曲寫之不終篇
虛堂寄千古憑弔涕漣漣

漱玉亭

孤亭俯流水河流通外沙曲折繞深澗泉聲鳴幽遐
汗泥不待漱白璧本無瑕

清校閣

池臺花石閒玲瓏舸高閣閣昔何所儲經史萬卷軸
閣今何所儲忠義兩浙錄

竹煙波月之間

高節表修修清流引脈脈此閒一俯仰今古寓日夕
煙消竹逾青月闕波益白

枕湖吟榭

太湖不嫌少矮榭枕碧漪臨流悟色相面皺將何為
非誦薤露歌便吟楚騷辭

遊昭忠祠

夏曾傳

王室忠貞新俎豆侯家歌舞舊樓臺樁庭曾說童年
事閱到滄桑又幾回

庚辛泣杭錄卷三

允

昭忠祠

洪錫承

先祖母孫太恭人於小農河帥
為表兄妹行先嚴幼時常遊此
喬木鬱蒼蒼叢祠弔國殤游魚曾泣金故燕尚棲梁
劫換乾坤小名垂俎豆香靈旗風雨入長傍繆和張

一勺太湖水光風生白蘋遺民虔設祭釣客罷垂綸
爰鶴前塵邈鶴鶴古樹春湖山增浩氣莫漫悵黃巾

謁昭忠祠

劉焜

忠魂十萬此蒸嘗一片叢祠落照涼水火刀兵誰應
劫日星河獄共爭光故侯庭院空蕭瑟
祠舊為前明
金中丞別業
上將旌旗已渺茫留取英名與千載不徒忠義說睢

陽

彈指滄桑淚一揮人民城郭是耶非黃沙欲散生何

戀碧血為燐死尚飛石上金雞隨劫度省垣再陷於威豐辛酉

溥頭銀馬擁魂歸料知餘憾消難盡化作嘯鳥叫夕

暉

更無貴賤與尊卑以死勤王則祀之慘慘衣冠共塗

炭堂堂巾幗亦鬚眉兼祀殉節婦女孤忠豈料馨香報正氣

同將劫運維今日湖山重錦繡相應含笑受明棗

南渡銷沉事可論不聞遺迹表忠存官民一例皆臣

節俎豆千秋自

庚辛泣杭錄卷三

空

國恩風馬雲車來黯黯桂旗楓燼去昏昏遼陽烽火

今何似振觸時艱弔烈魂

附錄

浙省昭忠祠之建彙祀殉難官紳軍民婦女固

足以彰正氣而慰幽魂矣其死事尤烈者仰荷

寵命予建專祠官若羅壯節王貞介王壯愍瑞

忠壯紳若戴文節馮文介俞文節則均於扇子

巷興忠巷吳山滿營中正巷各啟祠宇崇奉馨

香而張文貞繆武烈仁和令李吳二侯張文節

則又就總祠西偏各專一祠其經營先後輪奐

崇卑雖各不同而祠之體制與春秋祀典要無

不同張文貞祠則有學使丹徒丁公紹周題額

曰節永湖山又聯曰小劫歷紅羊後十三年視

學來游看兒婦銜哀薦茲一盞丹漿拜公祠字

貞心照青史閱二百載易名相襲歎祖孫濟美

留取千秋碧血壯我江鄉繆武烈公祠則有吳

江副公賀蓀題額曰舍生取義吳李二公祠則

有錢塘朱公智題額曰浩氣英風仁和吳公恒

題聯曰民好亦好民惡亦惡鄂之北豫之南先

後聯芳德澤同思賢令尹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義以成仁以取春秋合享馨香媲美古忠臣張

文節祠則有署撫憲長白德公馨題額曰丹心

拱北并聯曰文章壽世詩草成函由翰苑而直

書齋圭臬式天潢十載盛名傳冀北義烈盈門

忠貞報國慨全家盡投劫火湖山留正氣千秋

勁節繼睢陽余既仿志餘之例附錄各祠於總

祠後因識其緣起而資後之考鏡云

張文貞公祠

張文貞公祠在清泰門內昭忠祠右同治十年奉

旨建祀前學政諡文貞張錫庚字星白江蘇丹徒縣

人咸豐九年以刑部右侍郎蒞浙視學夙號愛才士林宗仰時浙東西郡縣相繼淪陷十一年九月杭城被圍助守六十餘日城破死難其長子直隸候補知縣恩然妾王氏媳戴氏孫女大姑同時隨殉均附祀

光緒杭
州府志

張錫庚字星白江蘇丹徒人大學士玉書曾孫也道光丙申進士以二甲第一入翰林擢至左副都御史博通經史尤工駢文咸豐元年上疏請開博學鴻詞科以求方聞績學之士報聞八年視學浙江旋授刑部左侍郎錫庚嘗曰吾所取士欲其為儒林傳中人

庚辛泣杭錄卷三

叁

不欲為科第表中人吾豈不為公門桃李計邪特不忍文章經術之才自吾失之也十一年夏金華不守甯紹繼陷杭州岌岌危甚時代者為國子監祭酒吳保泰未至或勸錫庚歸印於巡撫而移疾去錫庚不可賊圍城大吏分門守禦錫庚亦日夜出巡城衣不解帶城中糧匱無所得米煮豆以食繼之以土食土一日腹大泄不能出戶候補道某知其困也饋米一石米未罄而城陷或勸曰公盍微服出城間道達上海入都自陳即獲咎非守土責無重譴錫庚曰吾大臣也不可以辱國且吾年逾六十官階二品尙何求

乎遂自縊於聽事賊入署歎曰忠臣也棺斂而出之城外杭人某竊錫庚及巡撫王有齡總兵文瑞匱至上海江蘇巡撫薛煥為易棺成禮時逾二月面如生杭城之初陷也錫庚長子候選知縣恩然殉難家人死者數人錫庚既喪子居恆鬱鬱不自得及奉命勘王有齡與在籍副都御史王履謙互糾狀因語其門人曰時事如此大臣競修私怨置國事於不問吾恐死亡無日也獄未竟而賊至錫庚死年六十一

忠義錄

繆武烈公祠

庚辛泣杭錄卷三

叁

繆武烈公祠在清泰門內昭忠祠西祀前署鹽運使金衢嚴道謚武烈繆梓字南汀江蘇溧陽人道光八年舉人十五年以大挑知縣分浙歷任仙居石門奉化等縣卓著循聲游升府道咸豐二年漕河梗阻創議海運八年粵賊大舉犯浙力解衛圍十年春杭州被圍城陷時首攫賊鋒督軍血戰死事尤烈同治八年巡撫李瀚章奏建十一年祠成附祀者守備孫遇龍五品軍功丁春漢

光緒杭
州府志

繆梓江蘇溧陽人道光戊子舉人大挑以知縣分浙咸豐二年署杭州府同知時豐江決口浙漕阻運梓

力主海運之議陳審海道籌船載定經費諸法請於
巡撫黃宗漢遂以運事委之適粵匪劉麗川陷上海
南匯諸縣浙西戒嚴宗漢檄梓赴上海助剿兼通運
道賊負嵎拒守梓察城西有四明公所牆垣高峻令
軍士築礮臺於中穴牆燃巨炮擊之斃賊甚夥賊出
城拒戰復擊敗之海運向由上海出洋至是浙運阻
隔梓訪得劉河口爲海運故道請疏治以濟四年春
海運葺事得旨以知府留浙七月補甯波知府調
署杭州知府五年正月海運再竣以道員補用三月
官軍復上海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以梓督兵助剿疊

庚辛泣杭錄卷三

奎

著戰功奏 賞花翎尋署杭嘉湖道兼署鹽運使六
年署按察使時粵逆石達開自江西撫建窺浙何桂
清以梓諳練兵事奏駐常山防剿七年補金衢嚴道
八年賊大舉犯浙號數十萬越廣豐陷江山犯衢州
府城梓督軍自常山回救燬賊卡二賊營一斃賊千
餘人急入城治守具凡賊圍郡城九十餘日大小數
十戰掘地道者五卒不得進賊遁敘衢州解圍功
賞按察使銜十年二月賊由廣德陷浙之安吉孝豐
閒道竄杭州直逼城下我軍倉卒守禦兵旣少外援
復久不至值大雨浹旬火器不得發再戰不利梓督

軍清波門連日露宿城上當賊衝偵知賊掘地道急
令治內濠雨甚不得就越日雨稍止方傳令集軍地
雷猝發城崩十餘丈賊蟻附而上各軍皆潰退梓陷
陣殺賊身被數十創尙屹立罵賊不止右足爲賊折
始仆同治八年浙江巡撫李瀚章疏請照按察使陣
亡例議卹並建專祠從之 贈太常寺卿銜入祀昭
忠祠並於死事地方暨本籍建立專祠予諡武烈
史本傳

李吳二公祠

李吳二公祠在清泰門內昭忠祠側合祀咸豐十年

庚辛泣杭錄卷三

矣

殉難仁和縣知縣李福謙字地山湖北監利縣人城
破泣禱於吳山城隍神願民少殺戮賊速隕滅自縊
於廟尙書彭玉麟立石表焉十一年殉難仁和縣知
縣吳保豐字桐生河南祥符縣舉人祖籍江蘇陽湖
縣二公死事慘烈遺愛在民光緒二年紳士呈請巡
撫楊昌濬奏建李公從子候補知縣元熙辛酉死難
亦附祀焉 光緒杭
州府志
李福謙湖北人居鄉以孝行著官浙游升知縣以同
知補用署金華縣賊陷江山自衢州犯金華福謙悉
心戰守衣不解帶者數十日賊偵金華備禦嚴屯一

舍外不敢進敘功以知府升用咸豐八年補仁和縣益勤於政每遇疑獄輒移城隍神廟同質民不敢欺賊圍杭州嘗長跪大吏前請戰不許登陴守禦甚力知事不可爲出玉玦一授子鴻壽曰城亡與亡父子之緣盡矣城陷福謙猶守雲居山隘賊大至部卒擁至城隍廟福謙麾眾搏戰眾潰遂自縊神座旁從子元熙依福謙客遊浙江旋亦投效得官升至知縣加同知銜咸豐十一年杭州再陷元熙守巡防局不出避賊至以硯投之大罵不屈賊殺之先後得旨賜

浙江忠義錄

庚辛泣杭錄卷三 老

吳保豐字通生江蘇陽湖人占籍河南道光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咸豐三年常州戒嚴保豐在原籍辦理團練捐輸越數年復司江南大營糧臺支應敘功加知州銜以本班分發浙江八年春賊石達開犯衢州旁擾永康浦江巡撫晏端書檄保豐赴金華防守片餘圍解而浦江餘孽未靖時時竊發保豐往治之悉解散九月署金華縣事民悍吏狡訟牒填委保豐剖決如流案無留牘眾咸服之十年十月保豐署仁和縣事時寇警屢告日隨大吏設法守禦以勞勩賞戴藍翎十一年九月賊復犯省城城中食盡飢兵聚

搜富人粟巡撫王有齡欲殲之眾洵洵將亂保豐取首惡一人置之法餘釋不問眾藉以安及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保豐時方赴局會議中道聞變從者勸出城避不許率隨從兵役巷戰猝遇賊兵役見賊少奮力前進追至板兒巷羣賊膺至從者四散賊以長矛刺保豐墜馬猶厲聲罵賊遂被戕性孝友丁父憂哀毀骨立兄弟六人大半前死痛之甚當圍城時或勸以有母在宜自愛慨然曰吾母幸未居此土有孫侍奉吾奈何虧體辱親乎卒死之

浙江忠義錄

庚辛泣杭錄卷三 奕

張文節公祠

張文節公祠在清泰門內昭忠祠西祀原任翰林院編修諡文節張洵字肖眉錢塘人咸豐十一年丁母憂在籍守城禦賊力竭捐軀同治八年郡人國子監司業孫詒經奏建附祀者爲元配施氏子敘典女喜姑先殉庚申之難及辛酉杭城再陷繼配勞氏子惇典從典念典守典兄濂之妻李氏姪獻典姪女九姑合門同時盡節光緒杭州府志張洵字肖眉錢塘人咸豐壬子進士官編修世居湖墅經明行修少有志節庚申春方值南書房聞杭

州城陷遽乞假徒步南歸妻子俱殉幸母無恙奉之
避塘棲母亦旋沒辛酉省垣再陷公賦絕命詞三章
投池死事聞 九重追悼 賜諡文節子建專祠異
數也有張文節遺集二卷 丁申丁酉杭
郡詩三輯

皋園舊主祠

皋園舊主祠在昭忠祠後祠本金衙莊舊址明巡撫
金學曾別業也西偏爲皋園故嚴侍郎沆所築有水
木之勝嘉道開大學士諡文簡章煦河道總督嚴烜
相繼居此同治九年購建忠義總祠因並祠四公於
祠西別室以伸敬恭之意 光緒杭
州府志

庚辛泣杭錄卷三

九

金學曾字子魯號省吾仁和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
工曹旋擢楚學使時江陵奪情起視事言者且得罪
公致書政府中有不顧綱常廢斥正人之語詞指激
切江陵子入試公置不錄既而分守湖南道攝臬篆
歲方大饑公賑恤多方兼封大戶倉平價以糶民賴
以活者甚眾直指某希江陵意疏劾公鑄三級遂罷
歸結孤山吟社有終焉之志江陵歿起用撫八閩數
年以老乞休年七十九卒今東城土橋畔公別業在
焉里人尙目爲金衙莊也公嘗爲太夫人造望江樓
極高風帆沙鳥在闌檻閒兼擅水木之勝窈窕明靚

遠隔市囂矣

鳳鳴東
城雜記

嚴沆字子餐號顯亭餘杭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戶
部侍郎有皋園詩文集餘杭有三嚴先生者長調御
次武順次敕明嘉靖乙未進士太常大紀之子也最
有名三嚴各有才子曰渡日津及侍郎亦曰三嚴而
侍郎名尤著幼以孝聞善射命中無虛發既由常吉
拜諫官順治丁酉典山東試以聖裔向無舉額四氏
子每難中雋疏請科舉二人遂著爲令是年江南科
試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山東奉
旨不必覆試康熙己未

庚辛泣杭錄卷三

百

詔舉鴻博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侍郎所薦舉也太
常始居杭州今俗呼嚴衙衙者舊第在焉其後侍郎
又割泥橋前金中丞學曾別業之半爲皋園以志皋
魚之痛有梧月樓綠雪軒小太湖芙蓉亭諸勝宋荔
裳施愚山諸公皆有詩紀之若清校樓則藏書萬卷
處也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奏疏十二卷府志入名
臣傳 吳振械杭
郡詩續輯
章煦字耀青號桐門錢塘人乾隆壬辰進士累官文
淵閣大學士諡文簡公由中書入值
樞禁渥被

主知出膺列岳之尊入爲六官之長謙厚端謹世皆以鉅人長者稱目晚年以足疾乞休

予告歸里購嚴侍郎皋園居之花酣酒熟輒招一二

故人流連談讌壬午之冬余自京師返杭觴於滄浪

書屋語以當官治事之道竟日媿媿不倦迨自滇中

歸則吾師已厭世矣彭宣漸老而後堂絲竹無復重

聞展視遺篇不勝悽黯

吳振棣杭郡詩續輯

嚴煥字小農仁和人官東河總督小農先德皆爲河

工汎官因以主簿分發河東由河道游督東南兩河

歲慶安瀾

庚辛泣杭錄卷三

重

成廟倚重後

命偕趙侍郎監修浙江海塘尋與吳制軍光悅互糾

以三品卿致仕著有兩河奏議小農嘗購皋園葺而

新之地歸故姓人競稱羨旋爲章文簡公居第庚辛

兵後大吏卽其地

奏建兩浙官紳忠義總祠春秋致祭別構數楹祠章

嚴二公卽所稱五福廳也蘭菊馨香與皋園終古矣

丁申丁丙杭郡詩三輯

赭寇肇亂粵西蔓延十六省蹂躪十五年吾浙被

兵之禍爲獨後而吾杭兩次被兵之禍爲尤烈同

治初左文襄自三衢提軍東下甲子全境肅清初

設採訪忠義局於甬東旋移省會所訪殉難諸人

以次請卹自甲子迄戊辰五月間凡達其名於

朝者已十餘萬人顧姓氏旣登諸簡冊而豆籩不

奉以馨香可乎崇義祠建於峨嵋山堂祇二座分

龕供奉總牌未克徧題姓氏於是李閣學品芳章

祭酒盞諸公請以金衙莊改建昭忠祠大吏趨之

再請於朝以崇義祠出自民捐祭期依兩次城

陷之日以志其悲忠義祠應歸官建祀典仍循春

秋羣祀之常以普其饗兩相美一相致也興工於

庚辛泣杭錄卷三

重

辛未秋令落成於壬申冬月堂廡整肅龕几輝煌

凡滿漢文武弁紳衿黎庶以及官眷民婦室女莫

不按官秩設位分郡縣製牌崇卑自殊左右不紊

一時歎浩劫雖重而朝廷褒崇之典與桑梓敬

恭之思亦庶幾慰矣惟是祠基寬廣三十七畝堂

廡縱橫百數十間益以專祀之四祠舊主之一室

鱗次櫛比垣廡若嶂屋繁如星歲時旣久風雨所

侵丹雘失輝青苔及案祭者僅修其儀過者轉增

其歎里之紳耆函達閩浙制府湘鄉楊公乞以舊

儲之鹽規備總祠之修費制府慨然允之行贖鹽

使勻撥庫儲三千金發商生息月徵六釐歲可得
息銀二百十六兩賁之善堂舉余莞理厥役距斯
祠之成已十六年矣守祠者章君仲香本升文簡
公之族孫也予因偕之刪除草蕪拂拭塵垢棟之
摧者梁之壞者壁之頽者溝之塞者庀材召匠易
之扶之培之通之兩易寒暑稍稍復舊而已耗四
年之常息矣章君曰建祠以來採訪局向於年終
彙奏今又十五次未登姓氏於位也予其補之
且神龕牌位積十餘萬之眾十餘年來版刻不無
欹側郡縣不無舛誤予其整之又祠外有太湖蕩

庚辛泣杭錄卷三

重

周圍十三畝建祠後雖改爲放生池然地近城堞
煙波空闊屢有竊魚之患予其籌善策以防之余
不敢謝不敏也更偕丁子厚茂才致元具冊照各
龕牌位街名姓氏分而錄之以補忠義錄表之不
足其既奏名而未刻牌位者言於夏仁山明經
樹勳請於採訪局憲宗湘文觀察檢發案牘核而
復錄之於冊始得將已祀之位整之未祀之位補
之而太湖蕩亦請採訪局憲暨杭州府立界石申
厲禁俾免網罟之慘九載於茲規模麤備而章君
忽於今夏謝世余俯仰蒼茫感喟交集適丁松生

先生有庚辛泣杭錄之編囑予草輯祠志俾彙刻
以垂久遠因敘其事於右庶與崇義祠志相輝映
云光緒乙未九月上浣厚栽范承莖識

庚辛泣杭錄卷三終

庚辛泣杭錄卷三

頁

庚辛泣杭錄卷四

陸楨崇義祠志

繪音

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馬新貽奏請將浙江崇義祠春秋祭期列入祀典並懇建坊頒賜匾額一摺浙江杭州省城於咸豐十年十一年間兩次失陷該文武官紳士庶婦女人等或臨陣捐軀或抗賊殉節均能見危授命取義成仁業經該省紳民建立崇義祠春秋致祭著准其列入浙江祀典建坊祠前用垂久遠並著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一

南書房翰林書寫匾額頒給懸掛以彰忠節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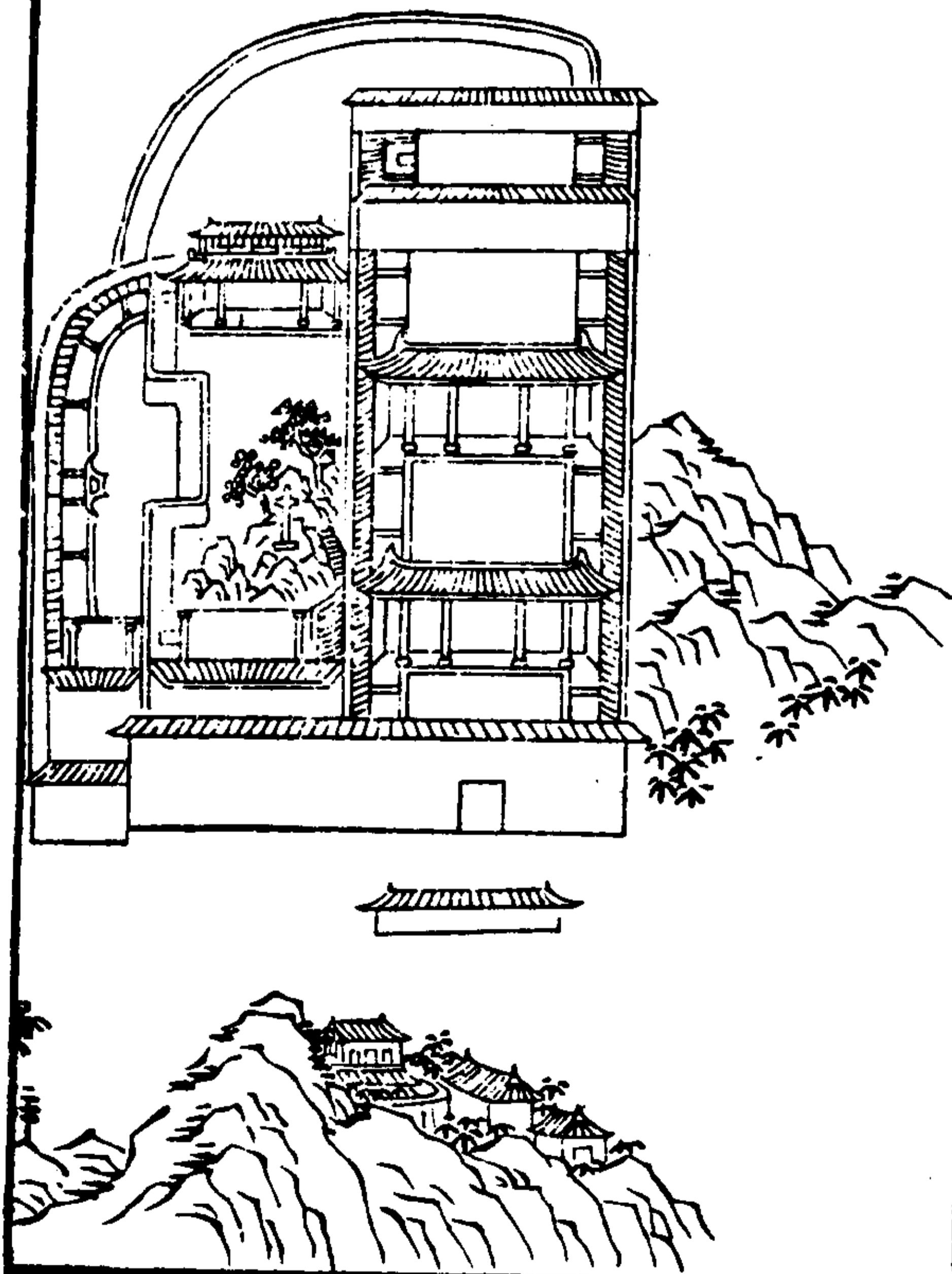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由驛遞到奉

頒湖山正氣四字匾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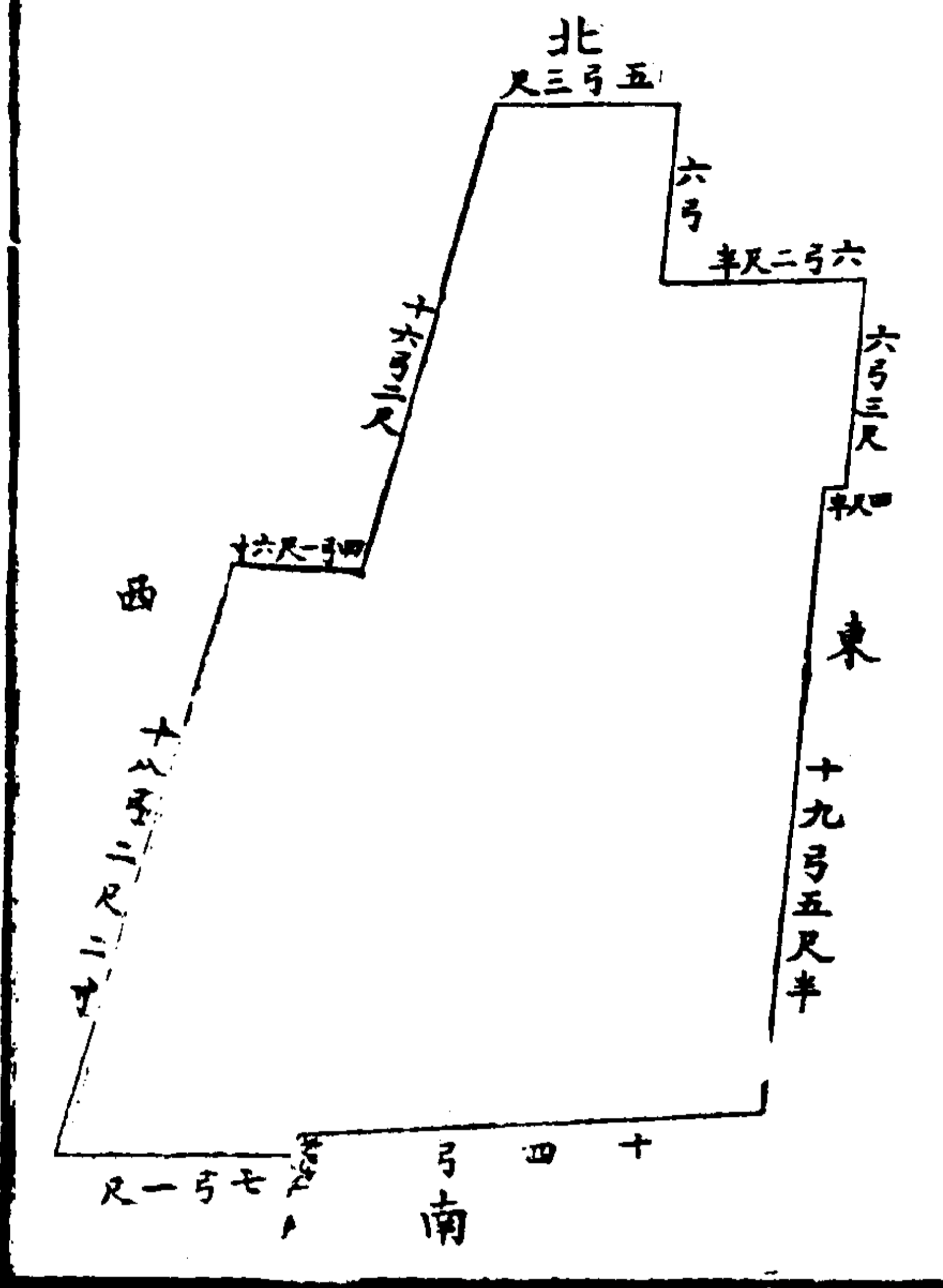
崇義祠圖

庚辛泣杭錄卷四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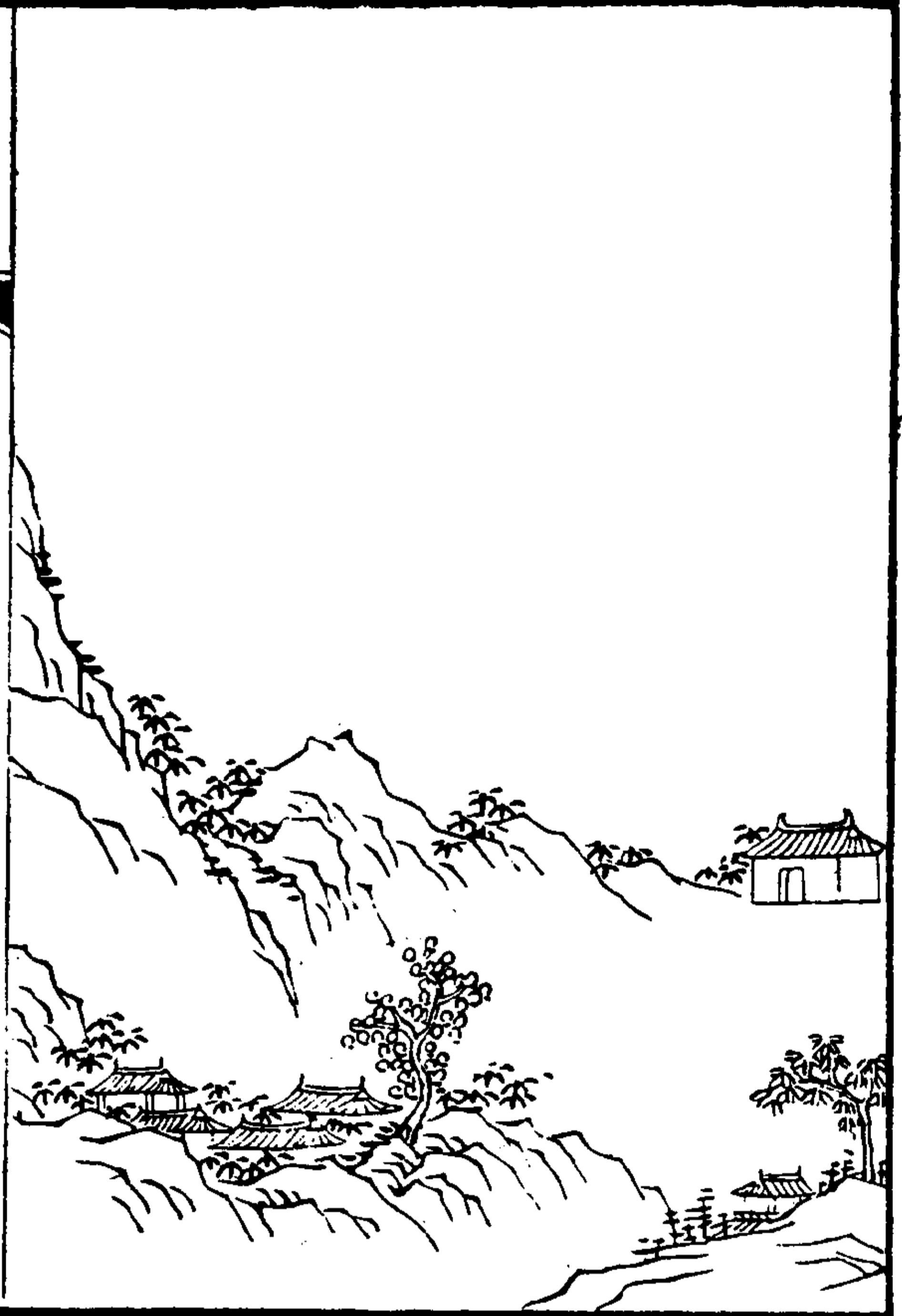


崇義祠分圖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圖說

右崇義祀基在吳山之陰隸錢塘縣豐馨坊下二圖
 往字號地名管米山廣表弓口載圖之四至其地先
 後由徐沈二姓價賣計一畝七分三毫二絲五忽祠
 南向大門三楹前為聽事後為饗堂其祀於堂者總
 題曰浙省殉難滿漢文武職官之位其分龕供奉者
 左為杭州紳耆之位駐防弁勇之位四民之位右為
 寓賢之位兵丁練勇之位方外之位西偏為正氣堂
 以祀官眷紳眷駐防婦女四民婦女以及僑寓婦女
 之殉浙難者籍貫姓氏詳載忠義錄別闢一室祀洪

庚辛泣杭錄卷四

四

氏戴氏宗支俾縣延引於勿替春冬祭祀則以杭城
 兩次被難之期舉行祭之日晝則延戒僧禮懺夜則
 設放瑜伽焰口其冥資鏹帛酒果蔬食別具成規後
 之人其敬事無怠

建置

光緒杭州府志

崇義祠在管米山峨嵋庵左咸豐十年二月粵賊陷
 杭城官民死者甚眾克復後里人陸檀捨宅為祠基
 丁申斥貲營建十一年十一月杭城再陷死者益眾
 同治三年克復祠毀過半申與弟丙捐貲重建祀庚

辛兩年殉難官紳士庶婦女四年落成五年三月巡撫馬新貽請於

朝列入浙江祀典

恩准建坊

賜額曰湖山正氣瑞安孫太僕衣言爲之記

崇義祠碑

同治三年新貽拜撫浙之

命秉節於兵戈之後下車之日進子遺之民人弔死扶傷惻焉於懷及稽故牘詢黎獻則庚申辛酉開浙水東西殉變之文武犯難之士女烈烈乎項背相望

庚辛泣杭錄卷四

五

蓋毅然可以興矣惟夫行省十有八浙江介嶺海號柔而有文安全之時封域宴然若大小吏雍容爲緣飾之治邦之人水陸奔走百貨來集以華相尙絃誦於里塾者工藻斧之言冠裳翕翕訪文字者以爲藪澤其東南隅樸野而堅質蓋十不得以三數無幾何時外寇瞰其饒裕狎其弱也兵興十年無完土凡事有常有變史言不困阨惡能激乎水火之側不能不奮此十年中戰守之功蓋大有所披洩矣鋒刃接於眉睫忠憤填於胸臆民間扶義而起者亦郡縣相接自夫疆臣以下鄉大夫士抗志不辱流風被婦孺所

謂義形於色者也文柔者日與禮教近是故處常不能以愷大而遇變不至於鴟義不卽於渙靡有山然耳愚以爲痛定之可思前轍之可師必有以風示之既登吳山望江流之激盪越山之磊砢若與國殤相揖讓而杭之士族有舍其宅建崇義祠以祀殉變犯難之官吏紳民此與舍爲浮屠老子之宮者何如邪國之賢者於是繕完拓大之來告於吏新貽拜疏寵錫宸翰文曰湖山正氣迎奉入祠之日風雲壯麗川原開朗遂巡恍忽如見羅壯節王壯愍瑞忠壯戴文節趙忠節諸先臣率從祀士吏氓庶森列几筵欽

庚辛泣杭錄卷四

六

謝

恩澤新貽瞻拜成禮乃推明

朝廷教忠之典而爲之銘曰

昆岡之火則莫敢遏懷襄之流無所不沒志決於安行成於危橫草猶勁歲寒無時慷慨從容有死無二亦有淪胥同盡一致江海之澁澁也惟于越之爲大邦也以一瞋而勤事勒石室之功宗願告兮來者覲文兮匿武兵燹兮永息馨香祀兮終古

同治五年十月十二日浙江巡撫馬新貽撰并書

崇義祠碑記

崇義祠在杭州布政司前之峨嵋山潛氏臨安志所謂秘書省對山是也祠有亭曰葵向蓋襲宋糧料院之舊名臨安志云淺山在漾沙坑今楊郡王府前對山有大佛寺七官宅新糧料院而成化杭州府志謂淺山在峨嵋山前側有漾沙坑則今時與宋糧料院未必在一山而地實相近故峨嵋山又稱官米山官米者諸司糧料之義也初咸豐庚申年春粵賊破杭州官民死者甚眾後一月城復里人陸檀舍已地爲祠基而丁君申出資成之以祀諸與難者明年十一月城再陷死者益眾賊據杭州二年及克復則祠毀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七

過半丁君又與其弟丙修而復之凡先後糜錢五千緡祠爲屋三楹南爲大門門內爲東西序又內爲聽事以奉

天子詔書聽事之後爲饗堂堂之右則峨嵋山也山之前爲正氣堂婦女殉難者位焉堂之上有樓曰夕照所謂峨嵋夕照吳山入景之一也樓面湖而背山山之後爲峨嵋山館其傍爲亭所謂糧料院舊名葵向者憩息之所也祠旣成浙江巡撫荷澤馬公新貽爲之請於

朝列之祀典復得

旨賜額曰湖山正氣而樹坊於祠前以表之蓋

朝廷之軫念義烈其意可謂至矣嗚呼先王之世其治民也必先之以農桑申之以學校自鄉遂以至比閭族黨爲之慎擇正長師大夫以興其賢良董其不率教者凡禮樂兵刑之制皆先事而爲之慮而於卹死事者禮蓋略焉後世政教旣廢而尤不慎於擇吏無事之時吏常恣睢於上未嘗稍爲民計也及亂之旣作民先受其禍而官亦不得免焉於是贈卹之典彌修以爲我以為民勸也而不知民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矣此豈先王之意也哉予聞粵之初亂不過

庚辛泣杭錄卷四

八

十餘莠民州縣官不能折其萌枿而疆吏務爲姑息無事遂擬禍於天下吾浙被寇最後然寇之未至吾浙之吏無異於粵西也大抵務虐善良以自逞而獨不敢治亂民及賊之旣至官固不能不以身殉之民則何辜焉庚申之變杭城以二月陷而吾溫先有土匪之亂粵賊之道衢婺以陷台括者亦以二月擾溫州其致亂之由吾所目覩也賊之再棄杭州也由徽歙直趨江右踰嶺陷閩廣諸郡歷年餘力竭而後就撫幸事旣定相率以義歸之民爲之祠以祀之而賊之所過數千里之地深山窮谷橫尸徧野孰從而察

之哉故予於旌卹之典未嘗不感

朝廷之仁而於民深有痛也斯祠之建成於同治甲子其得位於祠者曰將軍瑞昌學政張錫庚巡撫羅遵殿王有齡廣西提督張玉良及滿漢文武若干人而杭人之與難者曰侍郎戴熙編修張洵刑部郎中邵懿辰及同城男女若干人其祭之期春二月二十七日而秋以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月日也祭之費則資官者若干益以舉人戴惇禧之遺田若干惇禧殉難杭民之一也陸君與丁君兄弟皆杭人不惜己財以爲之祠而馬公又爲請於

庚辛泣杭錄卷四

九

朝得臚於秩宗以爲不刊之舉皆盛事也而以書屬予安慶求爲之記久而未遑暇也今馬公之沒又數年矣而丁君之意彌勤又烏可以無辭而予特謂凡爲民上者必詳以求其治之方而嚴以杜其亂之始使吾民得以自安於耕鑿之常而無享此馨香之奉此先王之所謂仁政也丁君兄弟其好義誠不可及而官於杭者慎毋曰我固已祠之矣遂可告無罪於死者也

光緒丙子十二月二十七日瑞安孫衣言撰平湖徐惟琨書

崇義祠記

祠在吳山之陰管米山地極幽秀爲趙宋時糧料院故址此官米之名所由昉也祠初於咸豐庚申杭城初次被擾收復之後陸君點青憫外家洪氏闔門殉難之慘舍地爲祠基竹舟松生兩姪斥貲贊成之而以洪氏宗支附祀焉明年辛酉城再陷祠燬於燹同治甲子湘陰左公督師來浙克復省垣陸君又偕兩姪修復之而擴充之祠南對錢江門內甬道旁迴以廊中爲聽事凡三楹上奉

庚辛泣杭錄卷四

十

天子詔書再進爲饗堂左右爲東西序總題神牌分龕供奉位次秩如恭懸御賜湖山正氣額於其上而一時之官斯土者莫不譔聯額以闡幽微如制軍兼中丞左恪靖伯題曰取義成仁聯曰爲忠臣以戰死爲孝子以痛死爲義士以餓死爲節婦以烈死天意竟何知六合茫茫遺恨在傳俎豆道如生傳史冊行如生傳衣冠貌如生傳姓氏氣如生人心終不改千秋懍懍大綱存升粵撫方伯蔣公益澧聯曰效命畢巖疆矢志靡他何辭赴火蹈湯冠劍儼規剛毅節舍生均氣類秉彝攸好祇此疾風勁草閭閻猶話姓名香右爲峨嵋山有宋思

陵御書道德經石幢移自大洞經閣者山之前有正氣堂額爲學使吳公存義所題其聯曰浩劫共捐軀歎碧血沈冤海石空填精衛鳥崇祠常報祀留青天正氣山風不動女貞枝乃廉訪王公凱泰所撰也上有樓曰夕照背山面湖憑闌一眺兩峯山翠卅里湖光如在几席每當夕陽西下餘照增輝益令登斯樓者不勝晚節彌貞之感華亭許大令威爲之跋旁有葵向亭承糧料院之舊名爲與祭者憩息之地無錫秦觀察細業記之今壁間石刻是也亭之外有池曰止水其他處若金粟堆若梅坡若方竹坪樓指得八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七

景而以峨嵋山館爲最勝秀水高伯平先生昔旅於此曾築斯額且爲之跋曰吳山之支峰有峨嵋名沿乾道室築今時義以植世仰止於斯而邑人吳司馬恆集一聯曰仁智盤桓忠義所在禮義有序貞廉之師楊明經文杰又撰一聯曰景行不盡高山仰立德常依太上言其閒別啟一室以奉洪氏戴氏之祀戴亦全家殉辛酉之難者當庚辛閒戴介帆孝廉偕弟桐卿文學與伯平先生同纂崇義錄於祠中稿未竟而杭城再陷戴氏昆仲眷屬悉與於難其尊人卿三先生痛舉家之罹浩劫遺言以田屋盡納之爲祠產

至今祭掃取給於斯祠再成撫部馬公得請於

朝列入祀典春以二月二十七日秋展至十一月二十八日皆城陷日也祭之日冠蓋濟濟然俎豆莘莘然堂上陳設羊豕蔬果一如典禮禮成而退於是乃奉麥飯具豚蹄鄉父老率諸子弟旅進而行饗祀又莫不奔走偕來趨踰恐後禴祭受福維其時矣陸君以予居與祠近歲襄祠事且屬曰斯祠之興廢顛末與產之所由來惟予爲最悉不可以無辭予惟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七

朝廷旌卹之典大吏表揚之作與夫採輯忠義節烈之錄已足與斯祠並傳不朽予何贅焉特陸君與兩姪好義之勤有非人所能者因不揣譎陋而爲之記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七日采堂丁萊年撰

公牘

咸豐辛酉捐建祠宇採訪式略呈請立案呈批具呈浙江省城紳士周愛棠鍾世耀魏謙升姚近寶張洵夏同善邵懿辰汪士驤鄭煜戴惇禧丁葆和黃世善楊文杰陸檀丁申高望曾等爲捐建祠宇擬具訪式謹請立案闡幽垂久事竊惟粵逆跳梁浙人服官作客於被兵外省者猝遇兇殘因而死難業蒙附祠於紫陽書院顏

曰昭忠彙祠旋經竄衢州擾處屬良民殉難悉
數難終軍務控德有待查訪乃上年二月賊自
廣德犯湖州從武康撲省會十九日被圍二十
七日陷湖墅江干先遭蹂躪官衙民舍率被摧
燒雖滿營堅守得以完全援師忽來遽稱克復
計半月之中約一城之眾官自巡撫羅公以下
紳自侍郎戴公以次暨兵民婦女要皆見危授
命臨難捐軀耿耿丹心離離碧血數逾億萬誠
可慘傷猶幸

聖澤如春已在褒表而卹義所痛游魂爲變不免飲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恨而含悲棠等鋒鏑餘生豆籩思敬擬備具簡

冊訪其姓名彙紀文辭詳其行誼並以檀舊有

管米山屋一所自可充作祠基申加助營修便

得兮題龕位榜其額曰崇義竭其心以通誠事

草創而麤具規模意樹聲而勿令泯沒從此俎

豆常新英靈足壯湖山之色尤冀干戈永息兵

氣銷爲日月之光謹將採訪式略祠堂圖說呈

祈

俯賜察核批布政使司善後總局一體立案通

行實爲公便除呈

將軍外謹呈

右呈

浙江巡撫部院王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四月初八日奉

批 所呈捐建管米山崇義祠合祀殉難紳民

及貞烈婦女以表幽微而昭激勸洵屬可嘉

察閱所擬採訪式略亦均周妥候飭布政司

並善後總局一體遵照立案通行仍候

將軍學院批示繳摺存

庚辛泣杭錄卷四

四

同治甲子修復祠宇呈批

候選主事丁申候選同知陸檀呈

爲修葺崇義祠祀兩次殉難官紳以復表揚舊

規請立案通飭事竊咸豐十一年夏間紳士周

愛棠等會職捐建管米山祠擬修祀事以慰義

烈等因呈蒙

前撫憲王批准並行司局在案奉經具冊採訪

並請前善後總局鈔發殉難官紳士女職名姓

氏正待題位入祠詎九月下旬賊又上由富陽

下自石門圍擾省會糧空援絕萬不得已亟將

所訪忠義八千餘名冊籍藏於杭府學殿壁希翼保全其時嘉金嚴先已不守甯紹台勢亦可危岌岌孤城復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陷滿營亦隨之而破將軍及都統佐領巡撫暨司道府縣下至紳士軍民婦女靡不城亡與亡死忠死節較前既眾其慘尤烈紀綱悉皆墜地解救無可呼天三載以來劫運斯盡

庚辛泣杭錄卷四

五

留浩氣結終六合以彌綸追想鴻規益深鶴弔竭綿力而載營土木擷蘋芬而永薦馨香爲此台詞呈請伏祈

宮保爵憲俯念祠祀禮隆表揚典重准予修復俾伸敬恭行文布政使司暨忠義總局遵照立案通飭施行實爲德便謹呈

右

呈

閩浙總督兼署撫部院左

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

五月二十三日奉

批 所呈修葺崇義祠以復表揚舊規洵稱急公慕義可嘉之至候飭布政使遵照立案並移忠義局查照可也摺存

同治丙寅祠宇落成呈請詳 奏呈批
候選主事丁申候選同知陸植呈爲遵奉

憲諭修葺崇義祠落成稟請核詳請
奏列入浙省祀典並乞

恩准建坊

賜匾以妥忠魂事竊杭州省城於咸豐十年二月失守殉難官紳士女人數實繁三月收復經紳士

庚辛泣杭錄卷四

六

周愛棠等以管米山地方峨嵋山房一所捐建崇義祠具稟蒙前撫憲王壯愍公前將軍憲瑞公前學憲張文貞公批准並飭前善後局憲給示粘貼紳等所呈刻布祠約訪式採辦忠義通行在案旋於十一年十一月杭城再陷踞城日久死事官紳尤眾嗣各大帥水陸諸軍百戰克復肅清全省紳等幸還舊里痛念亡靈前建之祠已遭蹂躪隨於同治三年五月具稟
宮保爵督前兼署撫憲左請設法援案修復由奉批所稟修葺崇義祠宇以復表揚舊規洵稱

急公好義可嘉之至候飭布政司遵照立案並
移忠義局查照摺存等因復荷前杭州府陳總
辦采訪局楊示諷吉興修紳等虎口餘生幸還
故土龐眉耆老盡弔國殤慷慨以殉封疆登陣
百日勇往而撓鋒鏑荷戟三軍止水朝冠爭抗
大臣之節文山衣帶盛傳絕命之詞於四年十
月土木髹漆訖工祀庚申殉難撫憲羅公以下
在籍紳士贈尙書銜戴文節公在楚殉難馮文
介公以下辛酉殉難將軍瑞公撫憲王壯愍公
學憲張文貞公統領廣西提督張公以下滿漢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七

文武在籍紳士以及士民婦女人等敬謹設總
題栗主左右饗堂分龕供奉俎豆聿新冠裳如
見循行棧桷死綏之壯氣常存躑躅几筵慕義
之人心彌摯伏

憲臺恢復湖山表揚忠義兩載以來設立採訪

局彙請

旌卹凡屬含靈莫名感德伏稽兩次殉難封疆大員

迭奉

恩綸賜建專祠春秋脜蠻照耀山川在

紳等

懷崇報

之心有加無已而死事繫綱常之重雖賤必登

謹擬以每年二月二十七日春祭秋祭展期十
一月二十八日應兩次杭州官紳殉難之辰伏
求

憲臺俯順下情轉詳

督憲撫憲學憲准予

奏請於祠前建坊並請

賜賞匾額恭懸祠宇將崇義祠春秋二祭列入浙省

祀典庶幾

國朝昭忠之典永著儀型官紳仗節之忱聿光桑梓
養士之報義烈徧於鄉閭祀典所垂姓氏壽於

庚辛泣杭錄卷四

六

史乘厲氣不作時慶豐年烽火永銷人依樂土
紳等不勝頂德待命之至謹呈

右 呈

浙江布政使司蔣

同治五年二月初二日

二月初七日奉

批 該紳等捐修管米山崇義祠祀兩次殉難

大小文武紳民以及貞烈婦女具見敬忠慕

義可嘉之至所擬春秋祭期均可如稟辦理

仰杭州府飭候詳

奏列入祀典建坊給匾可也

詳請會 奏崇義祠祭期列入祀典並建坊給

匾行知照會

廣東巡撫浙江布政使司世襲騎都尉蔣 為

照會事照得

貴紳等請將崇義祠列入浙省祀典並請

恩准建坊給匾一案業經由司具詳請

奏除俟奉批另行知照外合行照會為此照會

貴紳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粘鈔詳

庚辛泣杭錄卷四

九

右 照 會

候選主事丁紳等

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

為詳請事據候選主事丁申候選同知陸檀等

呈稱竊杭州省城於咸豐十年二月失守殉難

官紳士女人數實繁三月收復後經紳士周愛

棠等以管米山地方峨巒山房一所捐建崇義

祠稟奉

前撫憲王 批准在竊十一年十一月杭城再

陷死難尤眾嗣蒙剿復全省紳士幸還舊里痛

念前建之祠已遭蹂躪於同治三年五月稟奉

前兼署撫憲左 批所稟修葺崇義祠以復表

揚舊規洵稱急公慕義可嘉之至候飭布政司

遵照立案並移忠義局查照等因當遵即興修

於四年十二月工竣奉祀庚申殉難

前撫憲羅公以下在籍紳士 戴文節公并在

楚殉難 馮文介公暨辛酉殉難

前將軍瑞公

前撫憲王壯愨公

前學憲張文貞公

庚辛泣杭錄卷四

十

前廣西提督張以及滿漢文武暨在籍紳士婦

女各設總題栗主左右饗堂分龕供奉擬以每

年二月二十七日春祭其秋祭展期十一月二

十八日以應兩次杭州紳民殉難之辰稟乞轉

詳

奏請將崇義祠春秋祭期列入浙省祀典並乞

恩施建坊祠前

賜給匾額俾教忠之典永著儀型仗節之忱聿光

梓等情到司據此本司查該紳等捐修崇義祠

奉祀兩次殉難大小文武紳民以及貞烈婦女

洵屬敬忠慕義既據稟請詳

奏前來應請准如所稟

奏請將所擬崇義祠祭期列入浙省祀典並請

恩准建坊給匾以表忠烈除詳

學部憲外此備由呈乞

照詳施行

錄批行知照會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楊 為

照會事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撫憲馬 批前司詳請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奏懇將崇義祠列入浙省祀典並請

恩准建坊給匾緣由奉批仰候會同

學部堂具

奏另札行知仍補詳

學部院查照並候

督部堂批示 又五月二十七日奉

督憲左 批仰候

撫部院察核具

奏繳又四月二十一日奉

學政吳 批現准

撫部院移咨業經會

奏在案仍候

督部堂 批示繳等因奉此查此案業經前司鈔

詳照會在案茲奉前因理合照會

貴紳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右 照 會

候選主事丁紳等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鈔摺行知照會

浙江布政使司楊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照會事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四奉

撫憲馬 札開照得杭城吳山之崇義祠請列

入祀典并懇

恩建坊給匾緣由經本部院於同治五年三月十九

日會同

督部堂 恭摺具

奏鈔摺札司即便轉行知照飭令該紳等按照請

卹原案將官紳士庶婦女趕緊設立木主書名

姓氏安奉祠內一面由司通飭各屬查明如有

應入忠義節孝祠一體設立致祭者即趕緊建

復辦理計粘鈔摺等因奉此合行照會爲此照會

貴紳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粘鈔摺

右 照 會

候選主事丁紳等

同治五年四月十五日

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 臣馬新貽

跪

奏爲紳民捐建崇義祠擬定春秋祭期顛懇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天恩列入浙省祀典并建坊給匾以彰忠節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浙江杭州省城於咸豐十年二月不守

殉難官紳士民人數實繁三月收復經紳士捐

建崇義祠稟經原任巡撫王有齡批准迨十一

年十一月省城復失死難尤眾克復後又經紳

士稟經兼署撫 臣左 批准葺復現已工竣祠

中安設庚申年杭城殉難之前任巡撫羅遵殿

以下及在籍紳士戴熙并在湖北殉難之馮培

元暨辛酉年杭城殉難之前任將軍瑞昌前任

巡撫王有齡前任學政張錫庚前任廣西提督

張玉良以及滿漢文武暨在籍紳士人等總題

神牌左右饗堂分龕供奉擬以每年二月二十

七日春祭其秋祭展期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應

兩次杭州官紳士庶殉難之辰用昭誠敬據該

紳士等由藩司蔣益澧具詳

奏請將崇義祠春秋祭期列入浙省祀典並請建

坊給匾以表忠烈等情前來 臣查浙江省城兩

次淪陷該文武官紳士庶婦女人等或臨陣以

捐軀或抗賊而殉節見危授命取義成仁允宜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祠祀千秋馨香勿替相應仰懇

天恩將所擬崇義祠祭期列入浙省祀典並請

恩准建坊祠前

頒賜匾額以彰忠節而維風教除咨明部科外 臣謹

會同閩浙總督 臣左 學政 臣吳 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轉發匾音照會

浙江布政使司楊

爲

照會轉發事同治五年五月十六日奉

撫憲馬 札開照得吳山崇義祠請列入祀典

并懇

恩建坊給匾緣由經本部院於本年三月十九日會

同

爵督部堂 院恭摺具

奏當經鈔摺咨行在案今於本年五月十三日差

弁賚回原摺後開

軍機大臣奉

庚辛泣杭錄卷四

差

旨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內

閣奉

上諭馬新貽奏請將浙江崇義祠春秋祭期列入祀

典並懇建坊頒賜匾額一摺浙江杭州省城於咸

豐十年十一月間兩次失陷該文武官紳士庶婦

女人等或臨陣捐軀或抗賊殉節均能見危授命

取義成仁業經該省紳民建立崇義祠春秋致祭

著准其列入浙江祀典建坊祠前用垂久遠並著

南書房翰林書寫匾額頒給懸挂以彰忠節欽此

查奉

頌湖山正氣四字匾音先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由

驛遞到欽奉前因合行恭錄頒發札司即便轉

行欽遵並將匾音一道轉頒該紳士謹敬祇領

摹鐫恭懸計發匾音一道等因奉此查此案前

奉

撫憲鈔摺行司當經分別照會在案欽奉前因

除照會外合行恭錄頒發爲此照會

貴紳請將匾音謹敬祇領摹鐫恭懸欽遵毋違

幸卽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發匾音一道

庚辛泣杭錄卷四

美

右 照 會

候選主事丁紳等

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

嚴禁告示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馬

爲

出示嚴禁事照得管米山崇義祠係奉祀浙省

殉難官紳士庶之所欽奉

恩旨列入浙省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理宜誠肅以妥

忠魂惟該祠地近吳山人煙稠密恐有無知愚

民認作遊玩處所任意躑躅攀折花木並有不

法之徒借寓養疴寄匱開弔以及祝壽宴客聚
集多人寄堆物件并借端滋事等情殊失崇奉
忠義之意合亟出示嚴禁爲此仰諸色人等知
悉須知各伸景仰以表潔誠倘敢故蹈前轍許
該祠司事扭送地方官從重究辦不貸其各凜
遵毋違特示

同治五年七月初五日給

呈請通飭浙省被兵日期永禁屠宰文

按察使銜廣東候補道沈映鈐江西鹽法道吳
兆麟江蘇按察使應寶時江蘇記名道江清驥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金日修候選主事丁申等
呈請通飭浙省郡縣遭兵日期永禁屠宰以資
修省事竊維鈞而不綱弋不射宿載於魯論東
鄰殺牛不如禴祭垂于周易聞聲不忍聖賢誠
同近見

善後總局曉示凡牛犬龜鼈之屬禁止殘殺又
見

撫憲刻札通飭活剝小羊異常慘酷一律禁止
等因仰惟

胞與爲懷博施仁政實深感頌惟思刀兵浩劫

每因殺生太甚上干天和天道好還特將萬物
所受之苦而轉施於人理或然歟因念粵逆之
亂先後十餘年蔓延十六省當其毒燄橫空殺
聲動地流離凍餓痛哭哀號或溺或焚骸骸就
死例以物命之就湯釜無以異也撫今思昔良
用惻然爰推樂生惡死之情切念居安思危之
計查杭城被兵一爲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爲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餘外府州縣
城破之期各有可按擬請

准飭仁錢兩縣傳諭屠門漁戶就此兩日禁止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屠宰曉示通衢俾眾儆戒勒石垂久免視具文
其餘外府州縣各照被兵日期一律永禁通報
立案視此行之不費爲之不難以示安不忘危
之意以收弭災消患之功爲此公同祈請伏乞
俯察施行實爲德便上呈

右 呈

浙江軍需總局

光緒五年正月初三日

省城兩次被兵日期禁止屠宰告示

杭州府仁和縣正堂周

爲

勒石永禁事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府憲龔 札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藩憲任 札開准

軍需總局 咨開據省城紳士按察使銜廣東候補道沈映鈴等呈稱竊維鈞而不綱弋不射宿載於魯論東林殺牛不如禴祭垂於周易聞聲不忍聖賢誠同近見善後總局曉示凡牛犬龜鼈之屬禁止殘殺又見

撫憲刻札通飭活剝小羊異常慘酷一律禁止

庚辛泣杭錄卷四

完

等因仰維胞與爲懷博施仁政實深感頌維思刀兵浩劫每因殺生太甚上千天和天道好還特將萬物所受之苦而轉施於人理或然與因念粵逆之亂先後十餘年蔓延十六省當其毒骸橫空殺聲動地流離凍餓痛哭哀號或溺或焚骸骸就死例以物命之就湯釜無以異也撫今追昔良用惻然爰推樂生惡死之情切念居安思危之計查省城被兵一爲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七日一爲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餘外府州縣城破之期各有可按擬請准飭仁錢

二縣傳諭屠門漁戶就此兩日禁止屠宰曉示通衢俾眾儆戒勒石垂久免視具文其餘外府州縣各照被兵日期一律永禁通報立案視此行之不費爲之不難以示安不忘危之意以收弭災消患之功祈請俯察施行等情到局咨司札杭州府飭縣即便遵照曉示通衢一面移知海甯等七州縣一律勒石永禁仍將遵辦緣由通報備查毋違等因奉此除移知遵照外合行永禁爲此示仰各屠戶知悉嗣後凡遇二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省城兩次被兵之期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一律禁止屠宰其各凜遵毋違特示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給 發崇義祠勒石呈送崇義祠內勒石永禁屠宰碑摹文具呈在籍紳士按察使銜廣東候補道沈映鈴江西鹽法道吳兆麟江蘇按察使應寶時江蘇記名道江清驥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金日修候選主事丁申等呈爲摹送碑搨請咨備案事竊照前請省城二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兩次被兵之期及外府州縣城陷日期一律禁止屠宰以示安

不忘危之意以收弭災消患之功業奉

局臺移司行屬凜遵在案所有省城應禁日期

已由

仁錢二縣奉

杭州府轉奉

前藩司任 札飭出示勒石永禁茲將示刻成

立石管米山崇義祠內搗摹碑樣請

賜鑒察並乞咨 司札府行縣備案惟既奉勒

石永禁自當切實遵行發令之始仍請札飭仁

錢二縣諭飭城鄉屠戶即自本年十一月為始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凡遇二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省城被

陷之期永遠禁止屠宰庶使省會居民咸知痛

定思痛從此互相戒殺默迓天和實於世道人

心不無裨益為此呈請應乞

俯照施行實為公便上呈

計呈碑摹五道

右 呈

浙江軍需總局

光緒五年十一月

藝文

祭崇義祠文

仁和魏熾子佳

惟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為

浙江省城庚申辛酉遭難之期某等謹以清酌蔬供

致祭於浙省殉難滿漢文武官紳軍民婦女之靈曰

嗚呼考往事於春秋疾日曾傳夫子卯紀大災於吳

越凶年獨忌夫庚辛為遭百粵之強梁致陷兩番於

塗炭惟靈心存敢死義不偷生或任封疆之寄矢志

成仁或膺軍旅之司捐軀報國或儒冠守節早決意

於沈淵或約服從征輒塗膏於原野或良民不屈以

禦賊而隕身或烈婦遠嫌先舉家而畢命凡此百千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萬億之身同罹水火刀兵之劫萬骨併為邱貉一軍

盡化沙蟲雖

天上沛

旌卹之恩皆能覃及而地下滯幽冥之魄終歎餒而

春之露秋之霜楮錢誰化晨之蘭夕之菊麥飯誰供

某等樾蔭夙承梓鄉幸接昔同兵燹幸留虎口餘生

近就祠堂得仰蛾眉崇義值城亡與亡之日酌家祭

墓祭之儀遵豆告嚴瓣香如在攄紅羊之痛招朱雀

之魂戒腥血之慘屠祇具菜羹蔬食願神靈之來格

無殊伏臘歲時正氣常伸貞風永妥湖山無恙兵銷

日月之光忠義有靈澤庇閭閻之福尙饗

擬崇義祠春秋祭文

金華劉琨 芷湘

嗚呼陣雲晝黑燐火宵紅一日碧血千年白虹緬維昔痛運丁陽九哀雁災申妖雞厄酉吳閩皖豫四面賊蹤慘茲浙隅適當其衝一至再至如篋而薙哀我浙人何辜何罪羣公戴戴實砥中流勁草標疾嚴霜隕秋李公靴刀江相止水結纓報國含笑入地鬚雲斷指公孫洞胸血染原草膏塗鏃鋒挺劍窮閭懸車冷巷本辭魚佩甘櫻鴻網下至婦孺工商士民甯爲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國死無從賊生天目金牛鍾此閒氣駢頂接踵黽勉忠義正氣所感陰霾爲開上將招搖揚旌西來造攻衛郡收燼浙水

天戈所揮日月重麗扶傷救死訪節褒忠象簡朝登鸞車夕榮易名恤爵封阡錄嗣度地城南崇爾享祀天子有恩眾人私惓惓忠蹟縣縣痛思尊尊貴貴親親故故玉石蟲沙惻愴風露捨宅奉祠爰始庚申中更陸沈一簣未成既出水火重葺頽圯

朝廷昭忠鄉黨崇義妥爾英靈何後何先傳信有書旌善有田樓開夕照亭表葵向晚節花香丹心日朗

亦願大府昌言於

朝寵以

綸章享以少牢背棄家門罹死鋒鏑昔日煩冤我爲靈泣超拔黑海迴翔紫庭今日俎豆我爲靈欣蛾眉之峯吳山之麓雲來風往惟靈所屬昔年今日惻惻沈詳式薦蘋蘩爲靈馨香禁煙弔介競渡悲屈普免眾生爲靈度脫華軒翠幄渺渺神宮靈兮來歸罔怨罔恫黃蕉丹荔莘莘筵席靈兮來格以享以食弓刀風動靈來于于福我梓鄉無爲厲墟尙饗

蛾眉山館楹聯記

德清俞樾 蔭甫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同治甲子歲吾浙諸同人建崇義祠於蛾眉山祀庚辛殉難諸公祠之右積石嵯岒乃山之峯也面峯築三閒顏曰蛾眉山館並移大洞經閣宋思陵御書道德經石幢於其前落成已久楹聯獨缺率題十四字曰古墨尙存宋時石遙青如對蜀中山筆墨陋劣未足爲名山增色也

夕照樓匾跋

華亭許 威 鐵珊

峨眉夕照爲吳山八景之一樓踞山椒顏曰夕照蓋以殉義諸公不幸而當遲暮猶能挽一綫之墜以彰晚節後之登斯樓者仰企餘輝知不僅流連景光已

葵向亭記

無錫 秦緝業 淡如

亭在今管米山崇義祠中考宋時漾沙坑有諸司諸軍糧料院見咸淳臨安志而翟氏湖山便覽謂管米之稱疑即因此者是也樓攻媿集有糧料院葵向亭詩云結屋蒼崖畫不譁峻嶒亂石繞檐牙瀟江渺莽三千頃煙瓦參差十萬家雉堞環山餘莫雪龍樓聳闕煥朝霞登臨可是望都省但有葵心向日華此亭之所自始宋社既屋院亦蕪廢而亭更不可問矣元胡拱衡嘗於山麓構友恭堂而

庚辛泣杭錄卷四

五

國初張隱庵志聰則築侶山堂於其上有巖池花闌諸景則其地之為名勝古今一也咸豐庚申陸點青司馬慨粵逆之亂憫國殤之眾捨其地為祠名曰崇義後丁竹舟主政錫資落成以合祀庚辛兩次殉難者且於祠中結一小亭為與祭者憩息游覽之所仍以葵向顏之時余方督兩浙採訪忠義局事因請為記余惟諸君子取義成仁丹心耿耿誠有如葵之向日者則斯名亭之義已徵之六百載以前豈偶然哉雖今之崇義祠未知即糧料院故址否然官舍廢興有時而忠義之氣則不可磨滅吾知是亭亦因之而

千古矣故為牽連書之并以誌陸丁兩君之高義云
移立宋思陵道德經石幢記 秀水 高均儒 伯平

宋思陵書道德經舊立二幢於元妙觀元至大間郭天錫尚親見之後四百年儀徵阮公撫浙時得一幢於市橋移置瑞石山文昌樓下題記幢間更著錄於兩浙金石志咸豐辛酉杭城再陷屍山血海山樓固燬經幢亦廢按曹松隱當宋紹興間著戰場立經幢記云比以戰士荷戈被甲喪於白刃皆愛君憂國之人忠魂義魄月慘風悽有湛然居士建幢五所刻佛經呪廣薦亡沒冥行幽滯有知無知皆獲正受有形

庚辛泣杭錄卷四

五

有盡此幢無盡無盡可盡此願不盡嗚呼佛氏之超拔密呪功德至於如此則老子清淨之言元默之德何獨不然乎浙垣復後重建崇義祠於峨眉山麓以祀庚辛殉難官紳士女丁君竹舟魏君子住合移此幢標之祠右亦願仗五千言之道德薦億萬命之淪亡所謂二氏同源六合無盡者也昔順治朝御注斯經闡明親切使讀者銷爭競而還淳樸聖人道化超出萬古爭競銷則無兵刃之禍淳樸還則永無為之治利益幽顯與佛緣而俱勝豈不繫此經石哉同治四年冬月

咸淳臨安志載宋高宗御書道德經石幢在吳山天慶觀卽今之元妙觀也元郭天錫客杭日記親見殿前經幢有亭覆之是至大間其石尙存觀中嘉慶壬戌春得於武林市橋下惟一而存道德經數行書法同府學石經其爲思陵御筆無疑遂移置瑞石山文昌樓下此樓新建余避囂來此閱案牘因於平漫處刻字記之浙江巡撫揚州阮元題右第八面無字今刻跋語正書六行行二十四字右幢今在瑞石山文昌樓下凡八面高四尺周五尺六寸每面正書十三行行八十餘字惟第一第四第五可讀餘五面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無字當時朝奉郎兼吳益王教授盧壯夫有御書記刻石見中興館閣錄又郭天錫日記云高宗御書道德經石刻經幢二亭覆之元妙觀志略云舊在元妙觀後移中興觀明季無有言之者其遷徙不知何時今從市橋獲其一搨出止存下卷德經三面知實二幢而道經不可復覩天錫云二亭覆之語不誣也道德經本惟唐石刻本最古今易州有二本一景龍二年一開元二十一年錢宮詹曰皆道經卷上德經卷下與河上本同晁說之跋王弼本謂其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不知陸

德明所撰釋文正用輔嗣本題云道經卷上德經卷下晁氏所見特宋時轉寫之本而翻以爲近古亦未之考矣今幢德經二字尙存經中異同如爲反者道之動章天下之物傳本皆作天地萬物其政悶悶章其民淳淳傳本皆作醕醕治大國章不傷民三民字傳本皆作人海爲百谷王章以其善下之傳本無其字悉與開元本合石刻雖殘可徵古者如此惟唐刻不分章此則分章悉以首句標題不似傳本有體道第一養身第二各有一目爲八十一章也西湖遊覽志又載小麥嶺太清宮有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恭聖楊太后書道德經石幢今亦無有能言之者矣兩浙金石志杭郡庚申殉難諸公詩輯序錢唐丁申竹舟咸豐庚申春金陵大營旣克九洲洲扼賊之吭賊謀寇浙翼相牽制由廣德撲湖州二月十九日直犯武林湖墅江滸先遭蹂躪二十七日從清波門地道猝陷省垣上城大肆焚殺下城僅事搜括駐防營猶堅守未破三月三日提督張公玉良援軍疾至賊遽遁走而士女之赴湯蹈火者已罄竹難書矣時烽燧屢驚善後草草同里陸君檀捨峨眉山屋以祠忠義戴

君惇禧擬仿自靖錄採訪死事姓名將設祀位乃俎
豆未馨城堞又圍訪錄之冊幾八千人危城警急密
藏是冊於郡庠復壁及城再亡戴亦全家赴義同治
甲子大軍克復壁藏之冊亦遭浩劫再修祠事顏曰
崇義蒙

賞湖山正氣匾額建坊祠前列入祀典羣議戴遺田
屋歸祠以縣香火語詳瑞安孫太僕衣言崇義祠記
殉難諸賢有科目可歸者仍按次編輯餘則撫拾燹
灰專卷排次藉存變音以留浩氣嗟乎碧血已枯丹
心猶耿撫茲遺墨不勝黯然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三

杭郡辛酉殉難諸公詩輯序

丁申

庚申杭州失而旋復未幾嘉興告陷湖州蔽賊危如
睢陽冬初賊由富陽餘杭分撲省垣出擊始退臨於
新昌一任狼奔豕突矣辛酉春夏閒衢處被擾金華
不守八月嚴州又失九秋紹興失而杭城四圍皆賊
將嬉坐甲民慘呼庚僵斃相望不戰自潰十一月二
十八日已時城遂再陷海昌一州亦隨之而破宋稱
臨安十萬人家庶富日久生息幾七八倍之至是死
於餓死於兵死於水死於火死於雪屍山血河雖紅
巾之禍未足方之嗚呼慘已同治三年浙水鏡清聚

瘞忠骨於南北山表為義烈遺阡且以崇義祠窄更
就皋園營建忠義祠分龕祀其位編錄題其名差足
以揚忠風慰毅魄乎然化蟲沙嘯鴟血錚錚矯矯杳
杳冥冥猶恆河沙數也賸馥殘膏漸滅不盡依前排
次為辛酉殉難諸賢詩後之覽者其將有感於斯編

同治元年仲冬家兄避難如皋語丙曰杭城陷將
一載矣膺國殤者如恆河沙數非舉不可思議功
德無以薦拔也兩浙江南徧是賊窟惟普陀山為
乾淨土名僧老衲猶有存者汝其浮海以濟之因
佛頂之信真和尚信公具有同心竭十四晝夜積

庚辛泣杭錄卷四

罕

千僧宣佛號回向浙省兩次殉難官紳士庶暨婦
女眾靈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圓成佛事惟時靈巖
梵洞靡不瞻禮心神悲憫未遑吟詠但拈一語云
海闊天空千里目城亡家破一年心紀實也丙記
鈔錄忠義祠牌位名冊尊藏崇義祠記

丁丙

咸豐庚申浙江省城初陷殉難者約九萬七千人復
後蕭山黃君斯馨就所知記之冊事稍定院司設善
後局兼事採訪戴師介颺擬訪死事行誼撰為崇義
錄辛酉之秋因鈔善後局底冊並黃君所訪姓氏約

萬二千人將就崇義祠編錄而賊又圍城乃藏冊稿於杭府學宮冀獲保全也及省城再陷死於刀兵水火凍餓流離者不下數十萬人而外郡縣之死傷者更難悉數同治甲子省城再復府學藏冊燬矣戴師全家殉難矣黃君底本亦失所在矣而兩浙忠義局已先設於甯郡矣及崇義祠再成時採訪尙未周徧僅龕立總牌先安靈位其甯局亦移會城復於金衙莊建兩浙忠義祠各祠以位並刻已採姓名彙而爲表且擇死事尤烈者著而爲傳總曰浙江忠義錄仍不外戴師之初意也顧忠義錄成於光緒元年後之

庚辛泣杭錄卷四

聖

列傳未補撰姓氏未補表牌位亦未續立識者有遺憾焉楊石泉制軍從閩省檄都轉籌歲修之費兼以祠事屬善堂筦理始得就其四十一一次以後續奏者補刻一萬五百六十七人卽照龕奉滿漢文武官紳士庶婦女名牌錄登簿籍綜計十七萬七千三十五人嗚呼盛哉嗚呼慘哉特製檀藏籍皮之崇義祠俾春秋展陳几案之上不替馨香俎豆焉爾惟是籍所錄十七萬有奇之位核與膺國殤者僅千百之什一耳溯初殉庚申者已九萬七千而次年所採僅萬二千人恐今之補登於冊者更不過千之一矣然則

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亦惟任忠魂毅魄浩浩於罡風烈日閒已光緒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丁丙記并識各府縣位數於右

計開

滿漢官員

文職

武職

各路將弁兵勇

駐防將弁兵勇

將弁

庚辛泣杭錄卷四

聖

兵勇

楚湘將弁

楚湘兵勇

各路援軍將弁

各路援軍兵勇

軍功武生

各屬紳民

各屬紳五百三十二員

錢塘紳一千七百二十一員

仁和紳一千二百五十二員

民四千七百八十八人

民二千五百七十一人

海甯紳三百三十二員	民一千一百人
富陽紳一百八十員	民一千九百九十人
餘杭紳一百八十員	民四百三十五人
臨安紳六十四員	民二百三十四人
於潛紳二百五十八員	民三千四十二人
新城紳一百三十四員	民三百九十九人
昌化紳八十六員	民二千六百九十九人
嘉興紳二百五十三員	民七百三十四人
秀水紳二百三十五員	民五百七十七人
嘉善紳二百八十八員	民四百八十一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醫	
海鹽紳一百三十七員	民一千一百五十七人
石門紳六十九員	民一千二百七十二人
平湖紳三百六十員	民二千七十七人
桐鄉紳一百一員	民一千二十三人
烏程紳四百二十三員	民八百八十四人
歸安紳五百四員	民一千一百九十三人
長興紳三百八十七員	民一千八百十七人
德清紳七十員	民一百四十三人
武康紳五十二員	民三百七十九人
安吉紳九十四員	民四百二十一人

孝豐紳四百員	民五千六百十五人
鄞縣紳六十一員	民一千三百六十二人
慈谿紳一百十二員	民三百二十二
奉化紳五十四員	民四百八十二人
鎮海紳十八員	民二百二十八人
象山紳一員	民三十人
定海紳八員	民八十七人
山陰紳五百二十員	民二千六百五十八人
會稽紳二百七十二員	民一千一百八人
蕭山紳六百九十員	民二千四百六十二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醫	
諸暨紳九百九十員	民一萬五千二百人
餘姚紳二百五十六員	民二千八百六十七人
上虞紳一百六十一員	民二千一百二十人
嵊縣紳七十七員	民一千四百三十五人
新昌紳五十員	民二百六十人
臨海紳七十九員	民七百八十三人
黃巖紳七十八員	民一千二十人
天台紳四十四員	民一千八百六十九人
仙居紳十五員	民四百九十二人
甯海紳六十三員	民三百七十八人

太平紳八員	民八人
金華紳一百三十五員	民四百九十人
蘭溪紳二百二十員	民七百八十三人
東陽紳三百七員	民四千一百九十二人
義烏紳三百七十九員	民二千一百二十五人
永康紳一百三十二員	民八百一人
武義紳二十四員	民二百九十三人
浦江紳一百五十四員	民八百二十六人
湯溪紳四十九員	民三百四十九人
西安紳九十七員	民三千二十四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墨	
龍游紳一百一員	民八十九人
江山紳一百九十八員	民二千二百十六人
常山紳五十八員	民五百三十七人
開化紳四十七員	民六百十三人
建德紳一百六十二員	民九百五十八人
淳安紳一百二十五員	民一千三十七人
桐廬紳一百四十員	民九十一人
遂安紳一百三員	民三百八十七人
壽昌紳七十八員	民二百七十六人
分水紳八十二員	民三百八十八人

玉環	民一人
永嘉紳七十三員	民八百三十五人
瑞安紳十五員	民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樂清紳三十一員	民一百六十六人
平陽紳十三員	民六十二人
泰順紳二員	民一人
麗水紳四十三員	民四百三十二人
青田紳十二員	民二百七十七人
縉雲紳一百四十三員	民二千一百四十五人
松陽紳六十二員	民一千九百五十三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墨	
遂昌紳五十七員	民一千七十八人
龍泉紳二十三員	民三百五十三人
慶元紳四員	民二百七十七人
雲和紳十七員	民六百四十二人
宣平紳十一員	民二百二十二
景甯紳三員	民二百二十二
流寓	
各省紳三百二十六員	民六百九十一人
滿漢文武眷屬	
文官眷屬	四百九十九人

武官眷屬

二百六十一人

駐防將弁兵勇眷屬

一千三百六十五人

各屬紳民婦女

錢塘紳婦三千一百三十五人

民婦四千五十七人

仁和紳婦二千七十七人

民婦一千九百五十七人

海甯紳婦三百九十一人

民婦六百五十三人

富陽紳婦一百八十三人

民婦八百七十五人

餘杭紳婦一百四十五人

民婦一百二十九人

臨安紳婦二十一人

民婦七十八人

於潛紳婦五十六人

民婦七百二十九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男

新城紳婦四十四人

民婦六十人

昌化紳婦三十四人

民婦九百四十八人

嘉興紳婦二百二十九人

民婦二百九十五人

秀水紳婦一百八十六人

民婦三百九十人

嘉善紳婦一百八十九人

民婦二百十八人

海鹽紳婦一百十九人

民婦四百九人

石門紳婦七十八人

民婦二百四十七人

平湖紳婦二百九十八人

民婦一千六十八人

桐鄉紳婦一百人

民婦四百五十人

烏程紳婦八百一十一人

民婦七百五十人

歸安紳婦一千二百二十人

民婦八百八十九人

長興紳婦三百六人

民婦二百五十八人

德清紳婦五十五人

民婦七十五人

武康紳婦二十二

民婦九十三人

安吉紳婦五十三人

民婦一百三十一人

孝豐紳婦三百十三人

民婦二千七百九十二人

鄞縣紳婦三十八人

民婦四百二十八人

慈谿紳婦五十五人

民婦一百六十八人

奉化紳婦十二人

民婦六十五人

鎮海紳婦七人

民婦二十九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男

象山

民婦四人

山陰紳婦五百十八人

民婦七百五十一人

會稽紳婦二百二十七人

民婦三百七十八人

蕭山紳婦六百九十八人

民婦七百五十八人

諸暨紳婦八百八十二人

民婦五千三百七人

餘姚紳婦一百一人

民婦五百一人

上虞紳婦五十一人

民婦四百七十八人

嵊縣紳婦十一人

民婦三百五人

新昌紳婦十九人

民婦三十九人

臨海紳婦十二人

民婦二百二十九人

黃巖紳婦五十三人	民婦二百六十六人
天台紳婦三人	
仙居	民婦四人
甯海紳婦十二人	民婦八十人
太平	民婦一人
金華紳婦八十二人	民婦一百八十八人
蘭溪紳婦一百十四人	民婦四百九十一人
東陽紳婦八十七人	民婦一千五十九人
義烏紳婦一百二十一人	民婦八十一人
永康紳婦四十人	民婦三百三十八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癸	
武義紳婦四人	民婦五十八人
浦江紳婦六十三人	民婦二百八十七人
湯溪紳婦三十三人	民婦五十八人
西安紳婦六十四人	民婦七百五人
龍游紳婦五十人	民婦三十八人
江山紳婦九十五人	民婦五百人
常山紳婦二十一人	民婦一百五十三人
開化紳婦十八人	民婦二百十六人
建德紳婦九十五人	民婦四百十二人
淳安紳婦五十九人	民婦五百七十六人

桐廬紳婦六十八人	民婦三百五十六人
遂安紳婦四十五人	民婦一百二十三人
壽昌紳婦四十七人	民婦九十三人
分水紳婦二十六人	民婦一百三十七人
永嘉紳婦十八人	民婦一百七十三人
瑞安紳婦二十人	民婦七十一人
樂清紳婦十四人	民婦六十八人
平陽紳婦二人	民婦六人
麗水紳婦十六人	民婦五十一人
青田紳婦四人	民婦六十八人
庚辛泣杭錄卷四 辛	
縉雲紳婦七人	民婦一百五十一人
松陽紳婦三十一人	民婦四百八十一人
遂昌紳婦二十四人	民婦一百二十五人
龍泉紳婦十六人	民婦五十五人
慶元	民婦九人
雲和紳婦七人	民婦八十一人
宣平紳婦三人	民婦五十二人
景甯紳婦一人	民婦九人
流寓	
各省紳婦一百三十四人	民婦四百六十二人

辛酉重陽後一日偕介飄兄登管米山崇義祠
訪秀水高伯平先生於峨眉館時先生寓
祠內共輯崇義錄詩以記之

錢塘 戴惇翰 桐卿

大好峨眉山館開東溪史筆具鴻裁文參碧血冰霜
懍人許素心朝夕來亂世笑談皆是福深秋風雨不
勝哀展重陽踐登高約同把茱萸欲避災

謁峨眉館崇義祠

仁和 秦傳綸 容臺

謁峨眉館來游意自閒湖山逢劫運忠義炳人間
亭址傳葵向碑材繡蘇斑攜琴彈一曲響答瀑潺湲

庚辛泣杭錄卷四

壬

崇義祠

錢塘

丁

丙 松生

游魂不致生民厲正氣常留天地間中有萇宏萬點
血何人下馬弔青山

去年十月初二日饅頭山楊副將

金榜

一軍潰

圍城鼎沸時崇義祠新成其崇義錄由善後
局移報經紳士採訪殉難姓氏約得萬二千
有奇編輯底本懼城破不保次日以底冊密
藏杭州府學宮匾中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城
再陷余逃竄苟活今夏聞賊巢疏防因遣今
之所謂墨崑崙者冀挾而出詎先於三月二

十七日被毀矣既傷庠序之淪亡復痛斯文
之天喪憤然泚筆詩不足云 丁 丙

祠宇巍峩斷手成別於

褒卹表忠貞汗青傳信標凡例血碧流芳著大名外
史庚申初歷劫下元甲子未休兵九歌正輯招魂什
又報狼烽逼鳳城

城圍鐵桶鬼神驚無計名山報典型孔壁乞靈藏秘
簡宋碑依樣護殘經豈知樹鶴綱常絕安望焚糜祀
事馨正氣乾坤衰歇極續編何日涕孤零

謁崇義祠

仁和 許

郊 子社

庚辛泣杭錄卷四

壬

歷盡庚辛劫家山再造時招魂銷厲氣茹痛走遺黎
蒼兕呼誰起紅羊患孰貽不因糧早盡那得敵旋窺
上將旗俱偃疆臣節尚持虎軍威廢壘馬革裹餘尸
素節嚴霜禁丹誠熱血披銜鬚光學校剗耳盛閨帷
牛鬼窮威遍雛嬰獲禍奇錦鄉嗟蹴盡鐵騎恨來遲
一旦驅榛莽三年歎黍離問誰懷故土愴我拜叢祠
卻數平生友都為百世師采芳陳杜若懷潔薦江蘼
檣桷風雲壯衣冠日月垂魯多君子望楚有國殤辭
率士昭忠建千秋祀典追海濤寒古樹嶺月照豐碑
遺事堪同傳幽光合著詩

宸章輝正氣朽骨荷榮施

謁崇義祠

錢塘張預子虞

正氣東西浙登堂拜几筵義因經變著事以表忠傳
寇燄三吳逼妖星兩次躔江翻腸自轉城閉髮同懸
嚼齒聲逾厲歸元志獨堅哀哀聞巷戰慘慘誓溝壘
負弩汪童肯抽刀杞婦便黃埃尸裹馬碧井血嘔鵲
肝腦頽雲地精神曠日天幾番嗟骨暴一例痛軀捐
虎拜旋持節鷹揚再控弦險應開鎖鑰功在下樓船
羣吠狐篝息窮搜兔窟遷幽光憐寂寞氏族訪牽連
此劫真千古斯人已九泉墳塋棲宿莽棟宇徹層巔

庚辛泣杭錄卷四

垂

墟里煙塵洗湖山俎豆懸招魂扶粟祔書難彙蒲編
柏節當時烈椒漿爾日虔瓊篇青史輯珉碣赤文鐫
助饗班分鷺升歆熟薦牲崇祠胥母側荒塚鄂王邊
遺址重修葺

褒綸逮後先名旌毫翰誌世德羽林延聯額

宸題煥笙歌廣樂宣紅羊方滌讖元鶴倘歸仙霄漢
靈旗迴冰霜廟食專民謳悲故吏鄉望弔前賢數典
垂儀部徵租記祀田清樽遙酌處長願靖戈鋌

謁崇義祠

仁和孫炳奎仁甫

妖星南竄臨江潰杭城摧破鐵礮喧人羣烏散而獸

奔捐軀殉節何披紛偉哉倡義雙丁君捨宅緝志機

與雲孰知天未厭逆鱗崇祠甫就再紅巾堂廡半燬
梁生塵義眉山色濛塊氛紫電開闔紅雲焯刀矛劍
戟聲殒礮左提右挈赴水濱延頸痛詈目爲瞋乾坤
正氣河嶽吞殺身取義多成仁迨至鏡清蒼生安十
室不得其二存丁君歸來涕潸潸重事經營深嗟歎
上自疆吏下閭媛採緝不遺一細民白諸大府叩
帝閭殷然意在慰英魂
天子曰俞其遵循煌煌

溫語賁思綸椒蘭歲歲薦苾芬祠中俎豆歆秋春萬

庚辛泣杭錄卷四

垂

世垂之勒貞珉登堂再拜欣明禋

謁吳山崇義祠

仁和董慎言仁甫

百級義眉峻雙翬廟貌崇伍公山近接關聖殿旁通
芳烈千秋仰馨香一室同成仁先矢志取義在持躬
膽勁思剗兇毛輕敢惜鴻浩然留正氣偉矣表孤衷
憶昔荆榛印都驚草木風壞雲臨陣黑劫火滿郊紅
非乏良籌運其如轉餉窮豹狼三月擾猿鶴萬人空
凜凜文完節泐泐武效忠嬰城能殺賊報
國有諸公鄉老丹襟炳儒生碧血融裏屍憐戰士碎
骨到殤童貞秉紅顏婦軀捐白髮翁四民魂盡毅羣

鬼魄猶雄視彼心難革堪唾面早蒙偷生隨穴鼠等
死亦沙蟲快覩巢芝滅全憑郭李功蒼蒼原有意蠢
蠢竟無終清淑山川在光華日月中
寵旌深憫卹綽楔更穹窿典沐

熙朝渥恩承

盛世洪烝嘗從此奉俎豆永教充祀並睢陽重碑符
峴首豐司農神奮戟羅睺怒張弓獵獵靈旗捲森森
傑閣隆憤懷堪想象恨吐定如虹魏煥瞻祠宇岩峩
匹華嵩竭來蘋藻薦擗語愧非工

崇義祠八景

錢塘陸檀點青

庚辛泣杭錄卷四

姜

宋石幢

李唐始祖文趙宋高宗字不戰而日和無爲得其意

止水池

山骨露巉巖雨過聚止水有風不作波湛然心跡似

峨眉山館

骨母瘦一枝恍若蜀中秀景行仰止心嘉賓集雲構

夕照樓

夕陽無限好高處不勝寒此意自千古臨風一長歎

葵向亭

言尋糧料院漾沙無遺蹟振衣上危亭如葵心向日

金粟堆

忠義不兩念賢愚同一堆芬馨終自在金粟證如來

梅坡

皎皎堅素心點點灑丹血歲寒梅著花不作可憐色

方竹坪

醫俗許同坐趨炎莫入林方正古君子多節更虛心

崇義祠在峨眉山上同治甲子郡紳建祀庚辛死

難諸公旁築峨眉館移大洞經閣宋思陵

御書道德經石幢其中震澤王廷鼎夢薇

峨眉山上建崇祠颯颯英風起慕思留與石幢經並

庚辛泣杭錄卷四

姜

古兩閒道德此維持

謁吳山崇義祠

金華劉岷芷湘

吳山百尺小峨眉矗立今同華嶽奇上有靈祠接霄

漢中看毅魄擁旌旗滄桑往劫消將盡兵火餘痕痛

可思閒向秋風一憑弔亂鴉寒日不勝悲

是與昭忠一例傳

國恩鄉誼兩纏綿誰人捨宅同供佛有客鐫碑爲記

田義烈自完松柏性表彰翻羨梓桑賢梵王宮殿時

興廢願護崇祠永不遷

昔日表揚忠義者今留忠義與人揚庚申收復後省
神首漸建此祠

戴介帆桐卿諸先生就祠中採訪忠義事迹遠辛筠
西二次城陷而戴氏亦一門殉節矣今增祀祠中筠
標愛節神先定麥飯招魂事可傷悵望家門成舊夢
淒涼祠宇對斜陽回頭莫問當年事且看明湖十里
光

天地英靈曠世鍾常留忠觀鎮危峰五千道德經同
證祠內有宋思陵所十萬弓刀眾可容春兩湖山鵲
有血秋風城郭鶴無蹤祇今草蔓煙荒處不少冤魂
泣露蛩

咸豐庚申杭城初陷膺國殤者逾數萬人亂甫
定陸丈點青捨蛾眉山宅爲崇義祠執丈丁

庚辛泣杭錄卷四

七

徵君松生延先王父伯平公採緝殉難姓氏
得萬二千餘人未脫稿而城再陷徵君密藏
冊稿於杭岸複壁迨同治甲子大軍克復稿
已燬失遂修緝祠宇重編祠錄辛卯春閒過
杭展謁追維前事爲之潸然

秀水 高金棟 靖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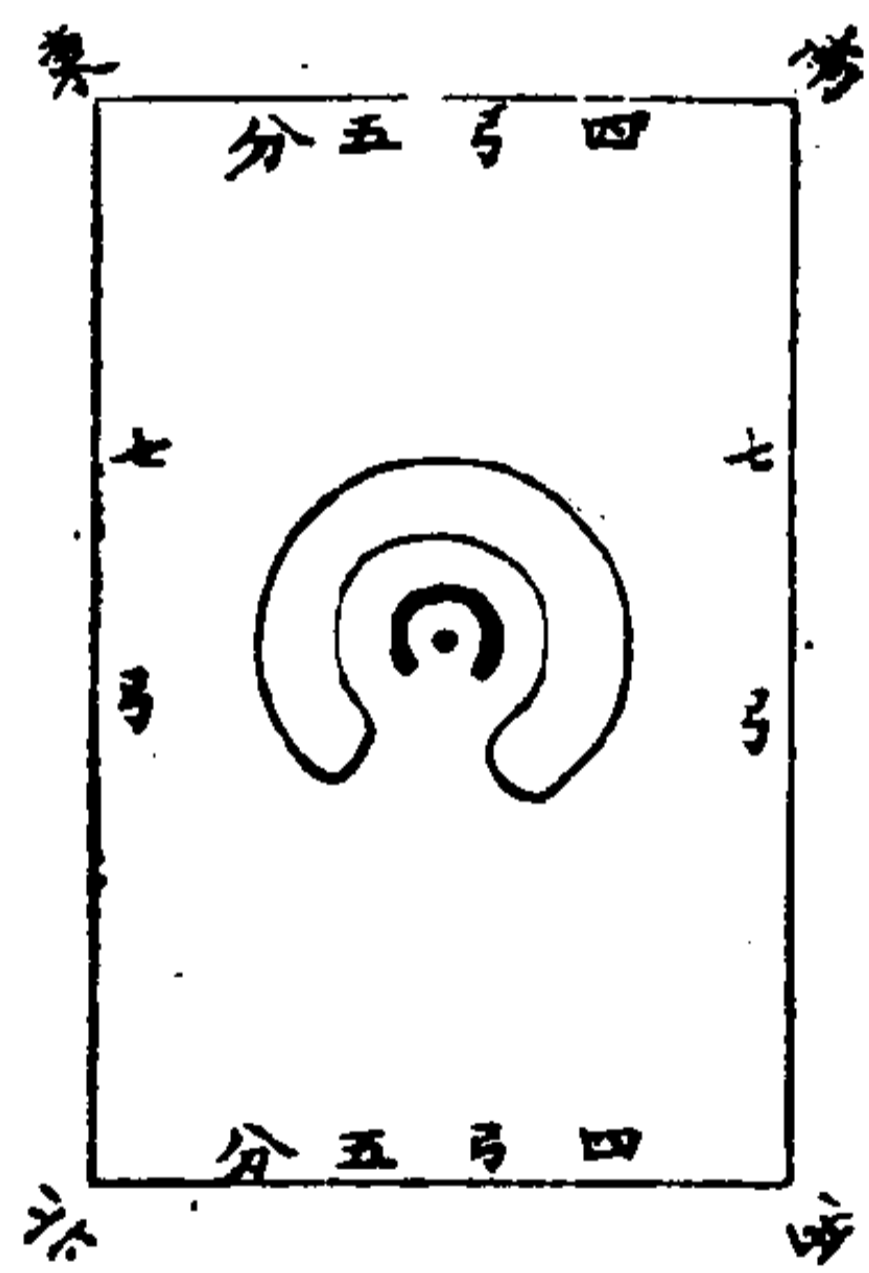
靈祠高峙薦神羞閃閃英風暮雨愁自被

宸章輝泉壤榮逾華袞慰千秋

寇氛再熾浙之湄孔壁深藏竟棄遺重事滿編留正
氣汗青傳信等銘彝

附錄

洪氏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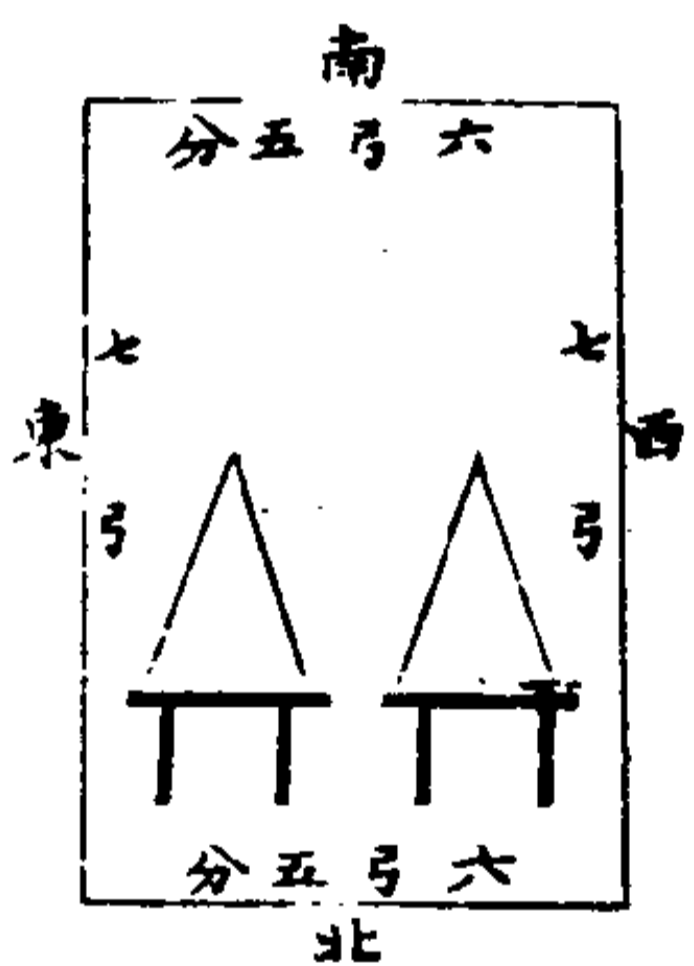


洪氏先塋在錢塘縣上扇二畝
神霄雷院相近計地壹分捌釐
式毫伍絲凡六家焚後惟聚春
公暨壽孺人塚有所考同治十
年外裔陸檀合六家封而爲一
乾巽兼亥巳庚戌庚辰分金立
三瑞堂洪界石於四隅每歲完
地丁銀壹分陸釐漕米柴合在
崇義祠祭祀項下開支管墳人
吳有剛住桃源嶺之麓

庚辛泣杭錄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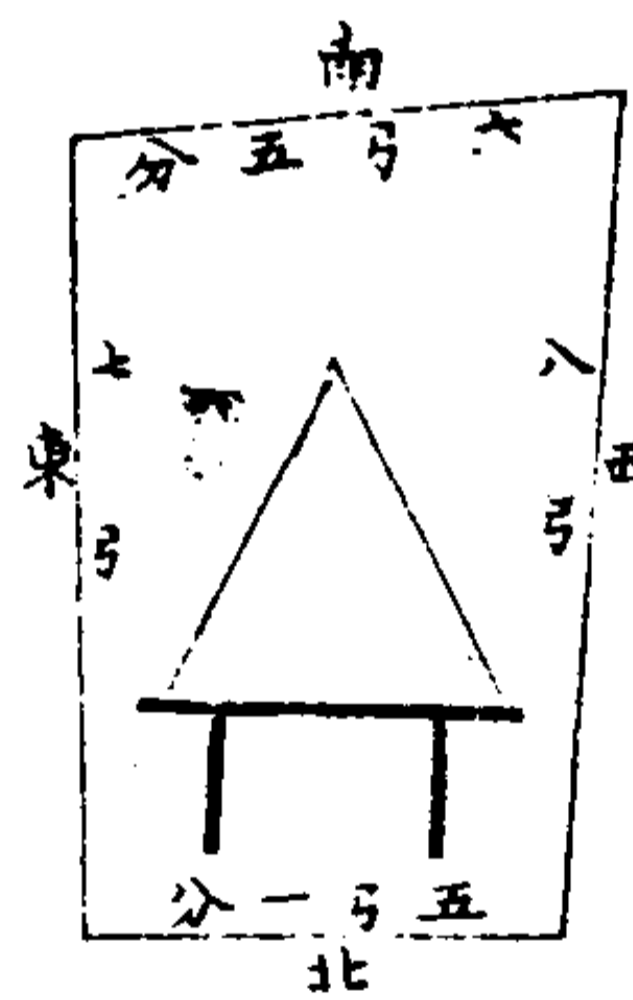
七

戴氏墓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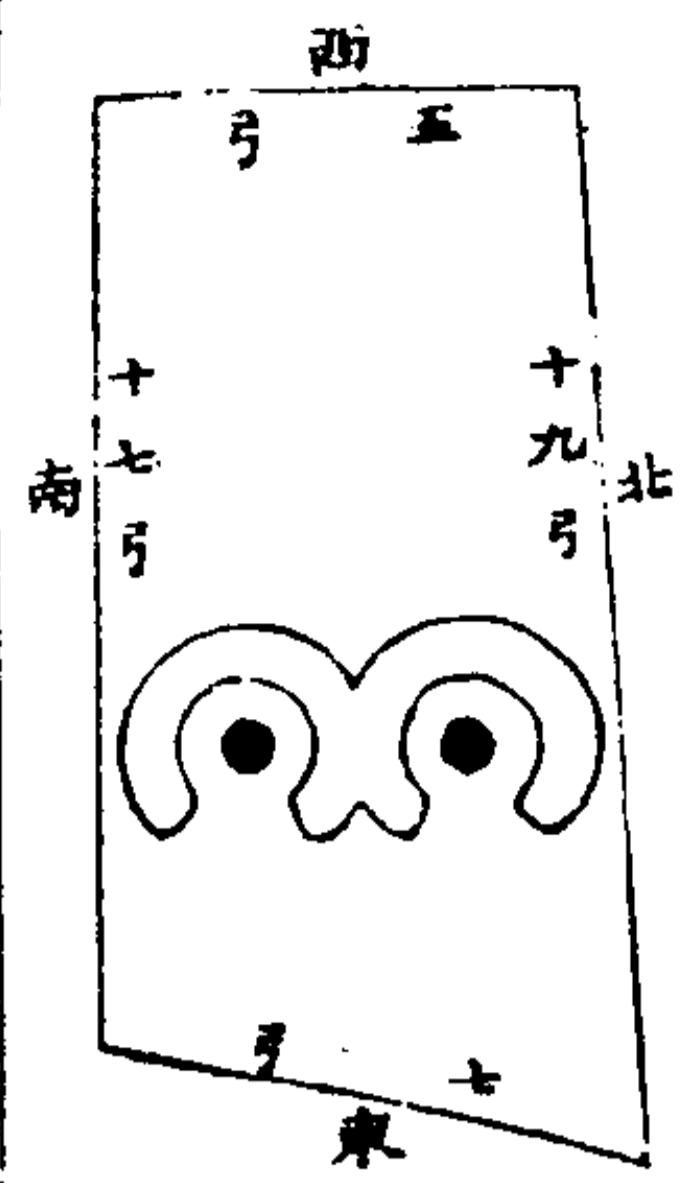
戴氏先塋二家名氏已不可考在蕭
山縣三都二畝龍莊計地壹分玖釐
伍毫肆絲土名鐵靈關坐南朝北立
崇義祠戴界石於四隅管墳人韓小
寶住韓家樓具圖如上

戴氏墓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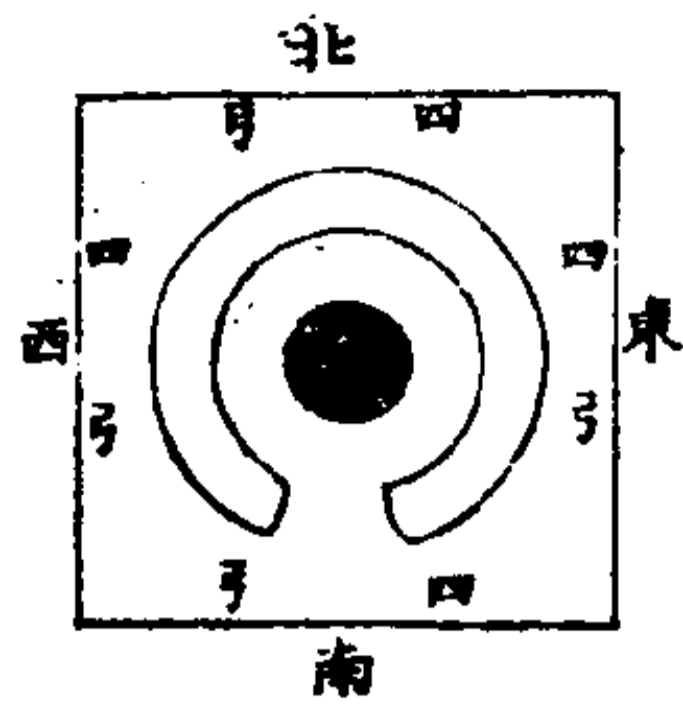
戴在思暨來孺人之墓在蕭山縣三
都七畝金山莊計地壹分捌釐式絲
伍忽土名塘子沿坐南向北立崇義
祠戴界石於四隅子士俊孫位高敬
立墓碑嘉慶十年四月重修管墳人
沈其發住塘子沿具圖如上

戴氏墓圖之三



戴位高暨周孺人之墓在錢塘縣定北五畝計地肆分伍釐土名徐村西山卯向兼辛乙辛酉辛卯分金立崇義祠戴界石於四隅子廷棟孫惇惇惇惇惇惇惇惇惇立墓碑管坟人沈阿炳住徐村具圖如上

戴氏墓圖之四



戴凝甫月鋤舜莊之墓在錢塘縣上扇二畝計地陸釐陸毫陸絲柒忽土名八盤嶺丑山未向兼癸丁立崇義祠戴界石於四隅咸豐五年七月兄弟惇惇惇惇敬立墓碑管坟人張阿寶住八盤嶺具圖如上

庚辛泣杭錄卷四

壬

洪氏傳略

洪源明字朗齋錢塘人少敏慧與兄清源相砥礪慷慨有志不屑屑章句之學其鄰周某貧而質屋察無力償焚其券而歸其屋未嘗有德色咸豐初兵事起力籌團練兼仿呂新吾居鄉行保甲之法庚申仲春清波門被賊轟破所居道院巷首膺其鋒憤然與賊巷戰左臂被傷猶厲聲大罵遂遇害嫂莊氏姪利生姪女大姑二姑同殉難居屋亦燬同治甲子中表陸點青檀就其燬基建為洪氏宗祠以存其祀更營餘屋二間納諸崇義祠俾資息用云

武林忠義錄

過洪朗齋舊居感成

餘杭鮑知管 緝卿

城郭依然里黨殘劫餘重過涕洟瀾家聲自昔徵三瑞友愛羣相著二難飲酒對花陪綺席尋詩步月繞雕闌送青一樣南山色今日如何照眼寒
佳日明湖春復秋與君結伴少年遊高風我仰馮驩券儉德人傳晏子裘白刃甘心臨大節黃泉聚首預同謀善全賴有雲閒陸不廢荒荒土一邱

戴氏傳略

戴惇禧字介颺錢塘人咸豐壬子舉人有文名從遊甚盛性孝友奉親課弟門內雍然家於江干咸豐七

庚辛泣杭錄卷四

卒

八年間賊自皖南犯三衢省垣戒嚴兼值偏災糶價翔貴民有飢色惇禧倡設烏龍廟粥廠城中富人亦踵行之全活甚眾十年省城陷惇禧方赴會試聞難亟歸奉母避諸暨之湖西十一年諸暨土豪何文慶結蓮蓬黨數千人意叵測惇禧偵知之密請巡撫王有齡以恩威駕馭之給以糧械令文慶率所部前擊金華之賊而總兵文瑞統兵繼之嗣因兵勇互鬪事遂瓦解惇禧憂憤歸居城中仍賑粥江干約里人採訪庚申殉難諸人事實思仿高埏自靖錄例輯崇義錄以聞幽潛并募建崇義祠於管米山事未訖賊已

由臨浦破蕭山文慶果從賊連陷紹興甯波杭州亦
被圍飢民聚城下不得入惇禧令人裹飯擲久之
糧漸盡猶時分粟粒活餓寡城再陷惇禧同妻邵氏
縊於家母錢氏弟諸生惇翰弟婦侯氏妹九姑同日
在戚家自縊父廷槐當圍城時避城北天長寺城破
逸出走蕭山語其甥章建封曰一家骨肉盡罹浩劫
尙何生爲吾家尙有定鄉薄田數頃賊平爾其歸入
崇義祠以完吾志未幾病歿比同治三年杭州克復
鄉人修復崇義祠合祀十年十一年殉難官紳士民
婦女建封以廷槐遺言盡舉戴氏田歸祠惇禧

庚辛泣杭錄卷四

空

郵贈都察院經歷光緒杭
州府志

戴惇翰字桐卿惇禧弟錢塘諸生庚申劫後與兄介
颺先生同避越中高茶庵往訪之見其兄弟對坐講
易同室切磋有九韶九淵之遺範辛酉偕兄縊於戚
家妻侯氏九姑同殉杭郡詩
三輯

懷戴介帆孝廉

仁和 高望曾 茶盃

介帆辛亥副貢壬子舉人性謹樸爲鄉里表
率而制藝特工里居課徒事親以孝聞庚申
劫後移家越中余買舟訪之與弟桐卿對坐
講易其學可想家鳳凰山城外利津橋賊至

合家皆殉難

結廬鳳山下閉戶自警書經學宗毛鄭詞章薄庾徐
曩聞吳下警曾共越中居應梅攜孥返全家劫燼餘

槎浦晤季梅園得戴介帆師同弟桐卿先生侍

太師母何氏師母邵氏殉難之信惟太夫子

以先避下城天長寺得逸近聞在蕭山痛紀

四章不知淚從何來也

丁 丙

生死無消息門人得實音全家忠節孝一老去來今

白馬江濤惡烏龍井水深師故居江上利津橋烏龍
社遷入城中吳山烏龍井

空辜衣鉢付毅骨不堪尋

庚辛泣杭錄卷四

空

載酒湖西寓依稀二月中去春謁師於諸
暨湖西寓廬松標傳自

靖師見高寓公自靖
錄發願輯崇義錄草澤撫羣雄諸賢蓬蓬魁何
文慶師料其必反

冀羣之因請王中丞檄
兵民相鬪而罷文慶練文慶遂通賊越城遂破痛

哭天心反難違劫運蒙浩然歸故土猶計活哀鴻因
諸賢散團歸杭即
籌粥賑全活無數

鳳凰山下路形勢繪圖呈師於圍城時繪南山
形勢圖上王中丞糧盡

兵終變城堅賊愈嗔可憐同志弟并絕嗣書人祠宇

標崇義魂兮定卜鄰

便使吾杭復師門亦涕漣荒涼范村墓蕪廢定鄉田

文字傳猶次生徒責孰先些詞知莫補舍此痛難宣

賊起廣西十一載禍延江浙而杭之被難爲尤酷
庚辛兩次淪陷自羅壯節王壯愍以下文武官吏
死者以百計而士民婦女殉難者約六十餘萬人
迨文襄左公督師來浙諸郡縣以次削平省垣隨
之克復乃設局賑撫收養難民掩埋屍骨清賦減
稅通商惠工以善厥後願生者登衽席而死者缺
馨香其何以表揚忠義闡發幽微乎是崇義祠之
建也宜矣先是庚申三月杭城初復點青兄檀痛
念親舊橫遭慘亡捨峨眉山屋爲祠基丁竹舟兄
申暨其弟松生妹婿丙捐資營建將祀殉難諸公

庚辛泣杭錄卷四

奎

延秀水高君伯平均儒戴君介帆惇禧桐卿惇翰
採訪姓名事實輯崇義錄未卒稿賊再至倉皇閒
藏稿冊於郡學之殿壁及城破戴氏兄弟殉焉迨
同治三年浙省再復壁藏之稿已不存祠屋亦摧
毀過半竹舟松生更修復之余兄弟又以外家洪
氏闔門罹難承祀無人因收洪氏餘燼以助其成
而介帆尊人卿三先生當出賊險避蕭山時嘗語
其甥章建封曰一家骨肉盡罹浩劫何獨生爲吾
家江上有屋一區田數頃賊如平爾其歸崇義祠
以畢吾志未幾病歿至是建封亦遵遺言以田屋

納之祠謹特置二龕附祠洪氏戴氏宗支全其志
並縣其祀也會左公移節閩疆巡撫馬端敏公上
其事於朝奉

旨賜額曰湖山正氣並准列入祀典建坊祠前
天語煌煌

恩昭千古矣點青兄懼祠事之久而就湮也命將
諭旨奏議碑記等彙六門爲一編以垂久遠忽忽三
十年竹舟與點青兄均歸道山余亦衰病日深適
松生有庚辛泣杭錄之刻索予舊錄鄭重付之并
以洪戴二氏墓圖傳略附焉俾後之守是祠者有

庚辛泣杭錄卷四

畚

所考云月槎陸楨謹跋

庚辛泣杭錄卷四終

庚辛泣杭錄卷五

孫樹禮義烈墓錄

恩綸

同治五年九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左宗棠奏掩埋浙江省殉難無主尸骸五十七
冢名爲義烈遺阡列入浙江祀典遣官致祭卽著
照所請行所有松居庵骨冢隸錢塘縣城西二圖
地八畝零仁壽山麓骨冢隸錢塘縣上扇四圖地
二畝零並先後掩埋義冢二十一處隸仁和縣餘
地五畝零錢唐縣餘地七十二畝零應徵錢糧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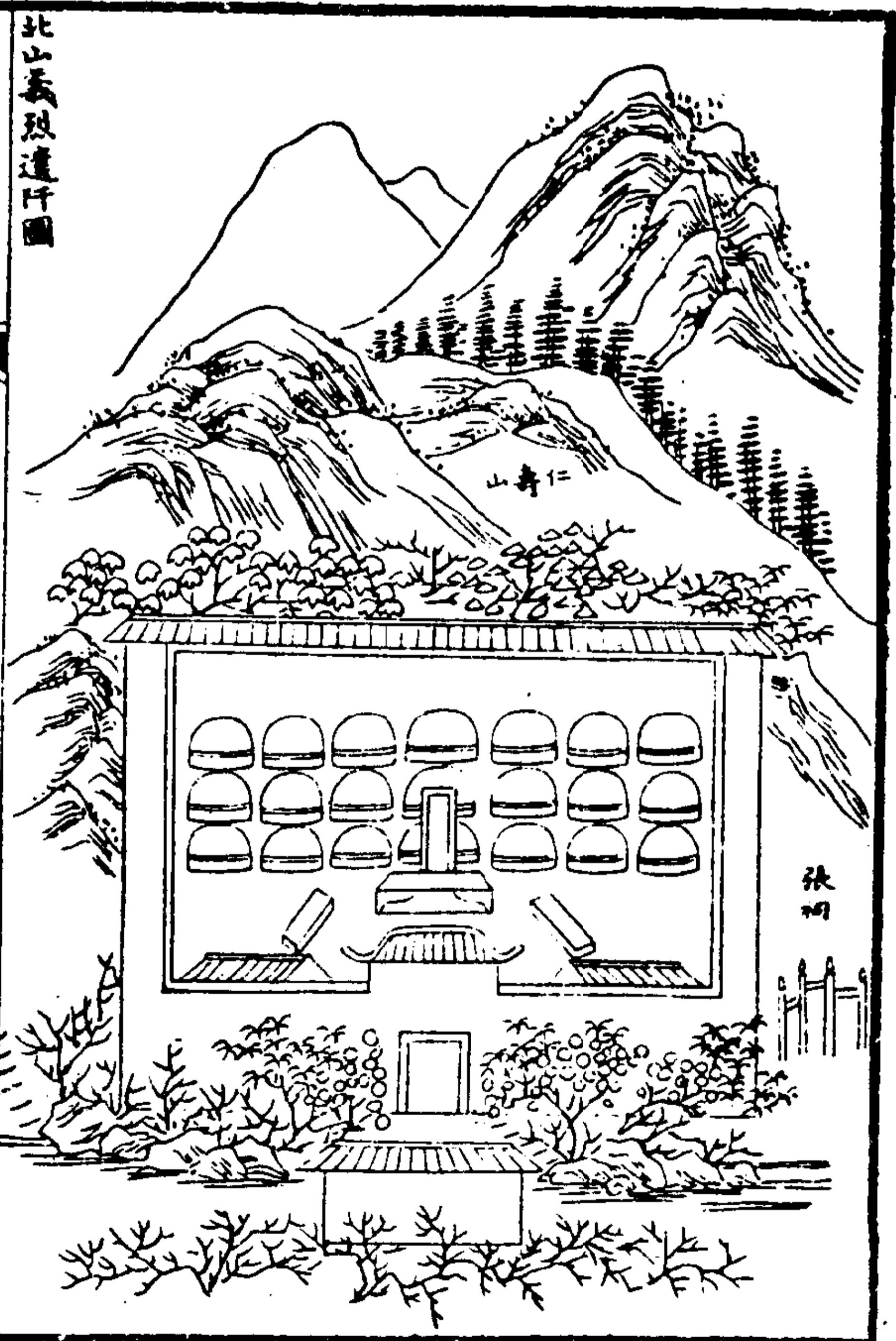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一

米均一例豁免該部知道欽此

同治七年三月初八日軍機大臣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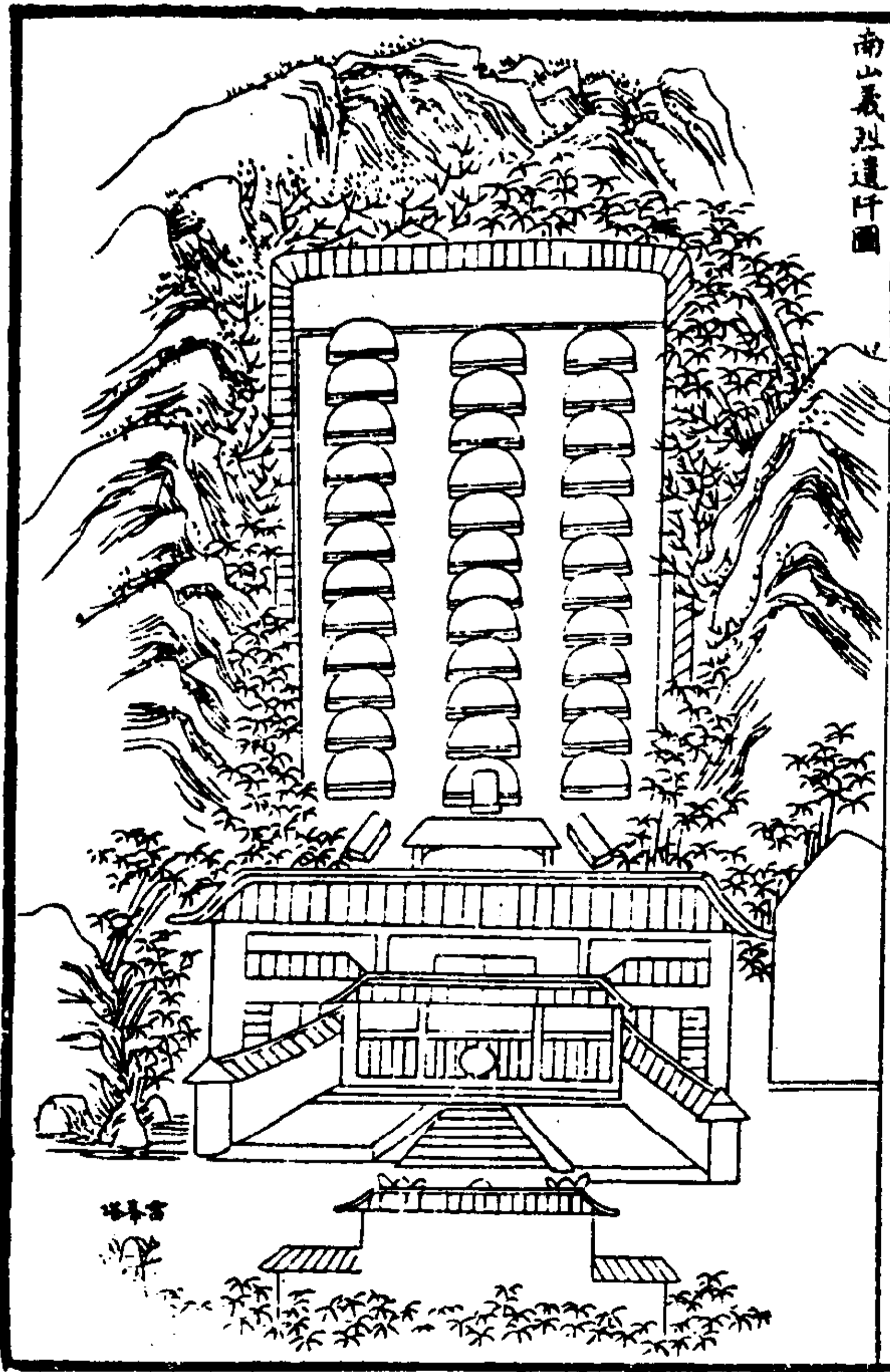
旨馬新貽奏浙省天池寺東白沙塢兩處義冢附入
祀典春秋致祭一摺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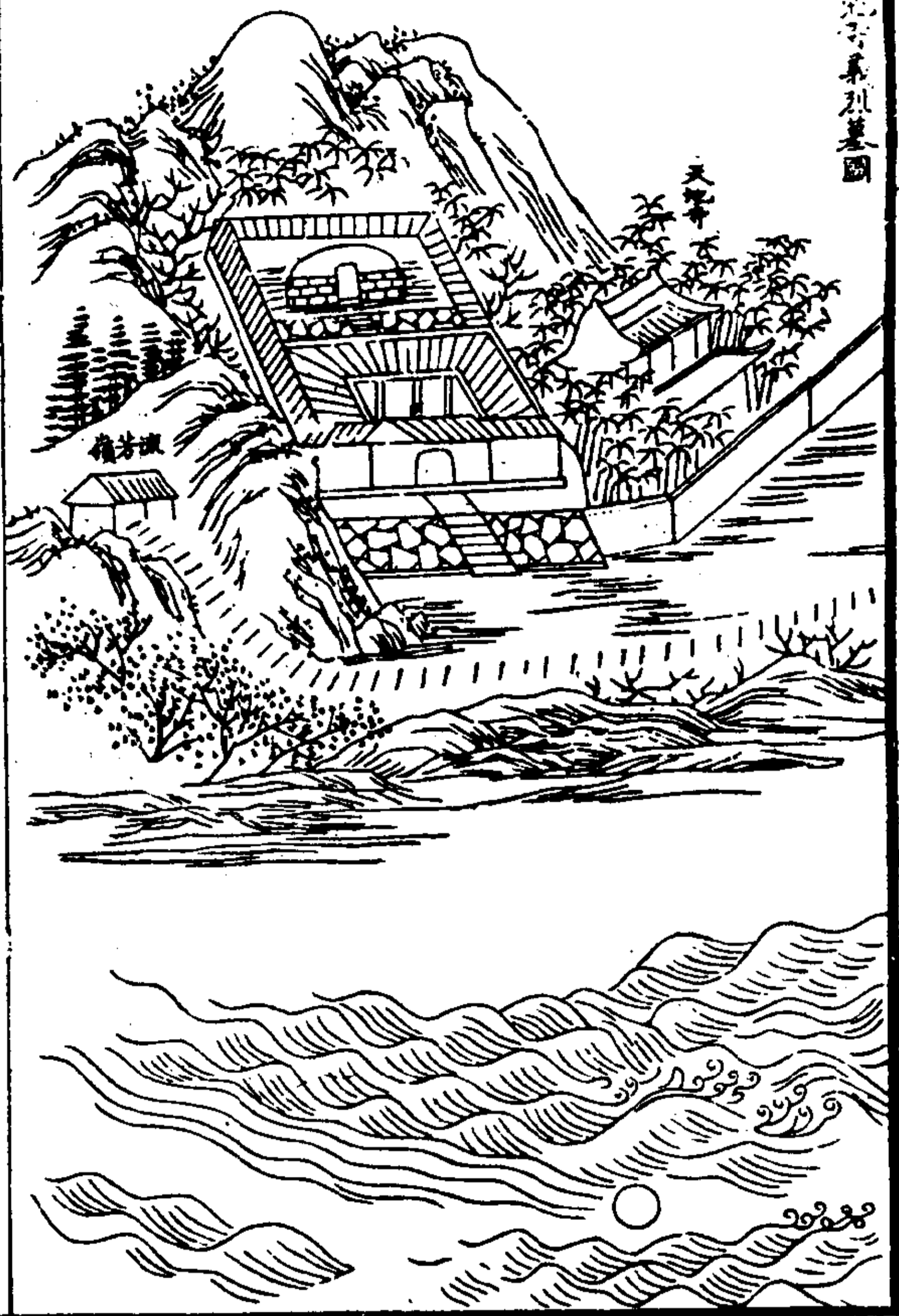
北山義烈遺阡圖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二



南山義烈遺阡圖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圖考

南北山義烈遺阡一在清波門外淨慈寺左松居庵地隸錢塘城西二圖凡三十六大冢一在錢塘門外岳王廟右仁壽山麓隸錢塘上扇四圖葬二十一大冢當咸豐辛酉粵逆再犯杭城官紳固守效死弗去日久糧絕道殣相望城陷猶巷戰不已屠戮之慘幾無孑遺迨巡撫左宗棠督師入浙克復會垣白骨尙累累然填塞衢巷乃與布政使蔣益澧商諸紳士雇夫收檢彙葬南北兩山計城西莊地八畝七分五釐上扇莊地二畝四分四釐五毫八絲三忽并先後掩

庚辛泣杭錄卷五

四

埋殉難義冢二十一處隸仁和縣地五畝零錢塘縣地七十二畝零應徵錢糧銀米一律懇

恩蠲免其叢葬處名曰義烈遺阡奉

旨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

光緒杭
州府志

同治三年巡撫左公收城鄉暴骨數十萬具分葬大冢於岳王廟右里許及淨慈寺左數十武地繚以粉垣兩阡表之江干湖墅則就近掩埋之

平浙
紀略

天池寺義烈墓在錢塘定北四圖同治二年春蔣益澧統師由富陽克復省垣時暴骨徧野經官紳士民捐資收買骨殖六千四百二十六觔卽在天池寺東

叢葬巨冢七年二月巡撫馬新貽附片

奏請

恩准將天池寺山場及白沙塢兩處義烈冢墓附入
祀典建祠春秋致祭嗣因祠宇孤立失修移同善堂

救生局至祠經管

光緒杭
州府志

泉山洞義烈墓在錢塘安吉二圖河埠白沙塢咸豐
十年居民避寇洞內監生駱儒宗捐資募勇扼險擊
賊賊怒積薪洞口日夕薰灼計大小男女三千餘人
同時罹禍經縣丞程鍾瑞雇夫檢骨合葬一冢同治
七年巡撫馬新貽附天池寺案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奏請

恩准列入祀典旋經布政使楊昌濬委員就天池寺

泉山洞各建祠宇春秋致祭

光緒杭
州府志

公牘

義烈遺阡及殉難義塚列祀豁糧奏咨行知照

會

閩浙總督部堂一等恪靖伯左

為

咨送事竊照本節部堂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會

同

貴部院附片具

奏浙省前遭髮逆竄踞罹難之官紳兵民男婦無

主屍骸掩埋義塚請

旨列入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並蠲免山地錢糧

一片除俟奉到

硃批另錄咨明外所有會稿相應咨送為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查照希將存稿備案回稿書

奏蓋印移還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浙江巡撫部院馬

同治五年七月 日

庚辛泣杭錄卷五

六

浙江巡撫部院馬

為

行知事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准

爵督部堂左 咨開本年七月二十日會同附

片具

奏浙省前遭髮逆竄踞罹難之官紳兵民男婦無

主屍骸掩埋義塚請

旨列入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並蠲免山地錢糧

一片會稿咨送查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行

鈔片飭知為此仰司官吏即便移行知照毋違

特札

右仰布政使准此

同治五年九月 日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蔣

為

咨會事本年九月初二日奉

撫憲馬 札開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准

爵督部堂左 咨開本年七月二十日會同附

片具

奏浙省前遭髮逆竄踞羅難之官紳兵民男婦無

主屍骸掩埋義塚請

旨列入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並蠲免山地錢糧

一片會稿咨送查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鈔片

康辛泣杭錄卷五 七

行知一體移行知照等因奉此合行鈔片咨會

為此合咨

貴局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浙江善後總局

同治五年九月 日

浙江善後總局

為

照會事案准本年九月十二日准

藩司衙門咨開本年九月初二日奉

撫憲馬 行知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准

爵督部堂左 咨開本年七月二十日會同附

片具

奏浙省前遭髮逆竄踞羅難之官紳兵民男婦無

主屍骸掩埋義塚請

旨列入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並蠲免山地錢糧

一片會稿咨送查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鈔片

行司一體移行知照等因到局准此合行照會

為此照會

貴紳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右 照 會

康辛泣杭錄卷五 八

省城善堂辦理掩埋紳董

同治五年九月 日

計粘鈔片

再浙江省城前遭髮逆竄踞官紳兵勇男婦大

小慘罹凶難死者以數十萬計官軍入城屍骸

枕藉當飭辦理善後在藉道員胡光墉等尅日

收斂其無主之全具屍骸均備棺掩埋義山此

外累累白骨徧地縱橫經胡光墉各紳士等廣

雇民夫陸續收檢於西湖南北兩山擇地分造

大塚計南山松居庵收瘞三十六大塚北山仁

壽山麓地方收瘞二十一大塚均甃石封築前
樹石碣四面繚垣門中建亭立碑工竣繪圖稟
報前來臣惟浙省陣亡員弁有昭忠祠致祭殉
難官紳士庶有崇義祠致祭卽歲時厲壇之祭
地方有司亦屆時奠醴以妥游魂因思杭城克
復烈魄忠骸無從尋覓者已併瘞此五十七塚
之中而墓門春草竟無上塚之人湖畔秋風誰
憫若敖之鬼正恐雨穿嗷多長爲狐鼠深巢空
磷牧笛樵歌莫辨蟲沙遺蹟應請上援昭忠崇
義之例下准春秋祀孤之義將杭州西湖南北

庚辛泣杭錄卷五

九

兩山瘞骨五十七塚名爲義烈遺阡請

旨列入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以垂久遠所有松
居庵骨塚隸錢塘縣城西二圖計丈實地八畝
七分五釐仁壽山麓骨塚隸錢塘縣上扇四圖
計丈實地二畝四分四釐五毫八絲三忽並先
後掩埋義塚二十一處計仁和縣轄地五畝七
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錢塘縣轄地七十二畝
六分四釐七毫三絲一併懇

恩蠲免應徵錢糧銀米著爲定章以廣

皇仁而資遵守謹會同浙江撫臣馬新貽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浙江善後總局

爲

照會事案准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准

藩司衙門咨開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撫憲馬行知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准

調補陝甘總督部堂左咨開同治五年七月

二十日在閩浙總督任內專摺具

奏浙江省城建立楚湘忠義祠合祀陣亡員弁士

庚辛泣杭錄卷五

十

卒請

旨列入浙江祀典春秋致祭以妥忠魂一摺今於同

治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延平府行次差弁賚

回原摺後開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又附

奏掩埋浙江省殉難無主屍骸請列入祀典一片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同治五年九月二十日內

閣奉

上諭左宗棠奏請在浙江省城建立楚湘忠義祠一摺浙江省兩次被髮逆竄擾攻陷各府縣城池前經左宗棠統帶所部楚軍及蔣益澧所部湘軍分道攻剿先後克復並分軍赴援安徽江西數載之間大小百餘戰陣亡病故者前後二千五百餘人該將士等慷慨赴敵爲國捐軀允宜建立專祠以彰忠義卽著照左宗棠所請在浙江省城建立楚湘忠義祠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用垂久遠另片奏掩埋浙江省殉難無主屍骸五十七塚名爲義烈遺阡請列入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等語

庚辛泣杭錄卷五

十一

卽著照所請行所有松居庵骨塚錢塘縣城西二圖占地八畝零仁壽山麓骨塚隸錢塘縣上扇四圖占地二畝零並先後掩埋義塚二十一處計仁和縣轄地五畝零錢塘縣七十二畝零應徵錢糧銀米均著一律蠲免該部知道欽此恭錄咨請欽遵轉飭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行飭知爲此仰司官吏卽便移會善後局一體遵行欽遵仍飭將應用祭祀銀兩動支何款及應蠲免銀米若干分別詳辦毋延切速等因到局准此合行恭錄照會爲此照會貴紳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

照會者

右 照 會

省城善堂辦理掩埋紳董

同治六年二月十七日

天池寺泉山洞兩義塚建祠列祀奏咨札飭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馬 爲

札知事照得錢塘縣天池寺及泉山洞義塚懇

恩附入祀典春秋致祭緣由本部院於本年二月初

十日附片具

奏合行鈔片札知札到該司卽會同臬司轉行

庚辛泣杭錄卷五

十二

遵照毋違特札

計鈔片

右仰布政司准此

同治七年二月十四日

再浙江前遭髮逆竄踞數年官紳兵民男婦人等慘罹鋒鏑者數不勝計其時自杭州府屬之富陽縣至省城一百餘里枯骨遍野經湘軍官兵與士民捐資收埋暴骨六千四百二十五觔卽在錢塘縣定北四圖天池寺東首山場彙葬一大塚又錢塘縣安吉二圖河埠白沙塢地方

有泉山洞咸豐十年秋賊圍省垣該處居民盡避洞內迨城陷後有該處監生駱儒宗捐資募勇扼險守禦與賊相持多日嗣因眾寡不敵被賊將泉山洞用柴堵塞焚燒洞內大小男婦約計三千餘名口同時斃命慘禍尤烈亦經委員雇夫撈出屍骸合葬一塚於白沙塢現據該處紳士以前督臣左宗棠將西湖南北兩山掩埋骨塚名爲義烈遺阡奏請列入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今錢塘縣定北四圖天池寺東首山場及安吉二圖白沙塢兩處收埋骨殖均屬忠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義遺骸與西湖南北兩山各塚事同一律呈縣由府詳經藩司楊昌濬核明詳請具

奏前來臣復查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天池寺山場及白沙嶺兩處義塚附入祀典春秋致祭所需祭品銀兩照昭忠祠之例每歲在於兵餉截曠項下動支銀八兩發縣領辦以安幽魂而昭

曠典所有前項義塚葬地無多毋庸豁糧合併陳明會同兼署閩浙總督臣英翰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李

爲

札知事照得本年五月初七日准

禮部咨開祠祭司案呈內閣鈔出浙江巡撫馬

奏請將浙省被害官紳兵民男婦人等經湘軍官

兵與士民等捐資收埋暴骨併尸骸合葬仰懇

天恩俯准將天池寺東首山場及白沙嶺兩處義塚

附入祀典春秋致祭各等因於同治七年三月

初八日軍機大臣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各到部相應移咨

庚辛泣杭錄卷五

十四

浙江巡撫遵照可也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就

轉行爲此仰該司官吏查照准咨奉

旨事理即便轉飭遵照辦理毋違特札

右仰布政司准此

同治七年五月十八日

天池寺泉山洞兩義塚請歸同善堂救生局經

理論

欽加三品銜杭州府正堂陳

爲

諭飭事據錢塘縣縣丞程鍾瑞稟稱天池寺泉

山洞兩處殉難紳民骨塚前經由縣詳奉撥款

建祠春秋致祭在案茲因祠屋孤立乏人棲止查省城同善堂經理司事往來在天池寺棲息若令就近以祠作局棲止辦理庶祠屋照管有人歲修有出與同善堂總董丁紳等熟商意見相同惟恐無知之徒藉詞阻撓請諭飭同善堂總董並掩埋董事妥為經理先將遵辦緣由議覆至泉山洞祠宇應如何兼管一併籌議稟報察核通詳立案等情據此查天池寺泉山洞兩處掩埋殉難紳民骸骨仿照南北兩山義塚入祀致祭建立祠宇前經請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奏奉准分飭遵照在案茲據前情除批示外合鈔稟摺諭飭諭到該紳董等立即會同妥議稟候核辦勿稍諉延切速特諭

計粘鈔稟

同治九年二月十七日

敬稟者竊照浙省前遭髮逆竄踞數年官紳兵民男婦女人等慘罹鋒鏑者數不勝計卑職奉調軍營前於同治二年八月隨侍卑職陞任藩憲蔣統師克復富陽進紮錢邑之九龍頭圍攻省垣其時縱橫百餘里枯骨遍野慘

不忍視即經稟請捐資收買旬日之間共得暴露白骨六千四百二十五筋即在天池寺東首山場彙葬大塚又在白沙嶺地方有泉山洞口小內大避難義民約有三千餘名口省城陷後四面賊蹤有監生賂儒宗等卒眾戰守相持半載迨火藥糧米罄盡被賊堵塞用柴焚燒同時斃命亦經卑職雇夫撈出屍骸即在洞旁合葬一塚旋因該二處收葬骨殖均屬義烈遺骸曾經移縣轉詳

憲案聲請葺石縑垣建祠列祀當蒙

庚辛泣杭錄卷五

六

前陞撫憲馬附片具

奏於同治七年三月初八日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轉行欽遵並蒙

陞任藩憲楊撥款委員吳司獄延康會同卑職

職在於天池寺泉山洞二處各建義烈祠一所設牌供奉春秋遣官致祭在案茲因祠屋孤立山麓風雨交加與天池寺並不相連寺僧無幾乏人棲止以致逐漸損壞雖經卑職捐廉六十餘緡大加修整一律完固誠恐無人經管日久仍須坍塌惟查該處附近之流芳嶺從前向有

同仁義集施捨棺木掩埋暴骨另有錢江救生局常川查察救生瘞死俱係設局辦理兵燹以後兩處局房均已傾圮尙未建復兩項善舉現歸省城同善堂經理司事往來暫在天池寺棲息與其祠屋空閉任其坍塌莫若卽令該司事就近以祠作局棲止辦事庶照管有人歲修有出流傳接管綿長久遠千古不朽洵屬以公濟公卑職與同善堂總董丁紳丙等再四熟商意見相同但不稟明

憲臺恐有無知之徒藉詞阻撓卽該司事等意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七

存顧忌亦不敢公然棲止卑職爲籌計善舉以

期久遠起見合鈔奏稿部覆憑情具稟伏乞

大人垂鑒下情俯賜諭飭同善堂總董江蘇候

補知縣丁紳丙並掩埋董事候選訓導周紳鴻

等念切桑梓爰爲經理先將遵辦緣由核議

稟覆至泉山洞祠宇應何設法兼請諭飭一併

籌議稟報

察核通詳立案俾祠宇得免傾頽而垂久遠悉

出

恩公兩便則不獨義魄忠魂在九泉感激

鴻慈無既矣肅泐稟懇恭請

慈鑒卑職程鍾瑞謹呈

善舉董事丁丙掩埋董事周鴻渚敬稟者竊奉

憲臺諭開據錢塘縣丞程鍾瑞稟稱天池寺

泉山洞兩處殉難紳民骨塚前經由縣詳奉撥

款建祠春秋致祭在案茲因祠屋孤立乏人棲

止查省城同善堂經理司事往來在天池寺棲

息若令就近以祠作局棲止辦事庶祠屋照管

有人歲修有出與同善堂總董丁紳等熟商意

見相同惟恐無知之徒藉詞阻撓請諭飭同善

庚辛泣杭錄卷五

八

堂總董並掩埋董事爰爲經理先將遵辦緣由

議覆至泉山洞祠宇應如何兼管一併籌議稟

報察核通詳立案等情據此查天池寺泉山洞

兩處掩埋殉難紳民骸骨仿照南北兩山義塚

入祀致祭建立祠宇前經請

奏奉准分飭遵照在案茲據前情除批示外合鈔

稟摺諭飭到該紳董等立卽會同妥議稟候

核辦勿稍諉延等因奉此遵卽會詣勘商伏維

天池寺泉山洞殉難義塚旣奉

奏准建祠入祀自應永爲守護查錢江救生局舊

址向在牛坊嶺劫後燬廢上年奉

撫憲飭辦救生局因初行試辦造屋籌費維艱
職等稟請派司事一人暫借天池寺爲瞭望辦
事之處原擬續請建復局所茲既與義塚祠堂
近在咫尺且塚祠基址亦係天池寺產地以之
移作救生掩埋局極爲妥便惟查局內饗堂三
間中設神位理宜靜肅棲止殊形褻瀆祠門三
間中係走路左右平廊二間用實不敷且牆壁
作障不能望江天池寺可借僧廚作爨祠屋並
無廚竈此次既奉飭議垂久之計自應於持久

庚辛泣杭錄卷五

九

之中而仍節費用擬就祠門之二椽平廊各接
出三椽左右牆壁嵌設牕櫺以便瞭望並於牆
外繚垣添蓋竈屋一間逐項估計約須錢一百
八十千文其款擬請於同善堂救生項下開支
歲修錢文亦擬請於救生項下逐修逐報至泉
山洞祠塚該處距天池寺有二十里之遙骨塚
之前止有饗亭一座即使派人亦無棲止惟有
覓就地土人之謹樸者歲給管費一面由救生
局司事隨時前往察看倘有損壞卽行修補並
查塚後土牆悉被水沖刷坍塌現擬壘石爲垣

以衛塚界其工料估須錢二十餘千文擬請於
同善堂掩埋項下開支庶祠塚得以永固善舉
賴以維持奉 飭前因理合據實稟覆是否有
當伏候

察核批示祇遵並乞

詳請

運憲備案實爲公便頂德上稟

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五月初四日奉

杭州府正堂陳批 據稟已悉仰候據情通詳

庚辛泣杭錄卷五

十

各憲立案以垂久遠此繳

杭州府正堂陳

爲

諭知事案據錢塘縣縣丞程鍾瑞稟稱天池寺
泉山洞二處祠墓請諭飭善舉董事並掩埋董
事妥爲經理一案當經諭飭妥議去後嗣據該
董事等稟復前來復經本府據情轉詳奉
運憲札開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署撫憲楊 批本府詳天池寺泉山洞兩處骨
塚均屬義烈遺骸建祠立祀請以救生局移在
該祠辦事以便兼管祠塚修築經費均在同善

堂掩埋項下開支等緣由奉批所議尙屬妥協
希鹽運使會同按察使卽飭趕緊照辦工竣繪
圖送查此致等因奉此並據該府具詳到司當
經批示在案今奉前因除移會外合行札飭札
府卽便遵奉

憲批事理速卽趕緊照辦工竣繪圖詳送備查
毋違並奉

運憲批本府詳同前由奉批既據並詳希候

撫憲暨藩司軍需局批示遵行此繳又奉

藩憲批本府詳同前由奉批如詳辦理卽轉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飭遵照並候

撫憲暨運司軍需局批示繳又奉

臬憲批本府詳同前由奉批如詳辦理卽轉

飭知照仍候

撫憲暨藩司軍需局批示繳又奉

軍需局憲批本府詳同前由奉批既據通詳仰

候

撫憲暨藩司衙門批示繳各等因除飭前錢

塘縣縣丞程鍾瑞遵照外合亟鈔詳諭飭諭到

該董事卽便遵照

撫憲批飭迅將天池寺泉山洞兩處應辦事宜
會同趕辦工竣繪圖通送備案事關善舉切勿
稍遲延切切特諭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計鈔詳

三品銜杭州府爲轉詳事據錢塘縣丞程鍾瑞
稟稱浙省前遭匪擾錢邑之九龍頭地方枯骨
縱橫曾經稟請捐資收買共得白骨六千四百
二十五斤卽在天池寺東首山場彙葬大塚又
白沙塢地方有泉山洞口小內大避難義民約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有三千餘名口被賊堵塞洞口用柴焚燒同時
斃命亦經卑職僱夫撈出屍骸卽在洞旁合葬
一塚前經由縣詳奉撥款建祠在案茲因祠屋
孤立乏人棲止查有省城同善堂經理救生局
司事往來在天池寺棲息若令就近以祠作局
棲止辦事庶照管有人經費有出請諭飭同善
堂總董江蘇候補知縣丁紳丙並掩埋董事候
選訓導周紳鴻等妥爲經理將遵辦緣由並
泉山洞如何兼管之處應請一併籌議通詳立
案等情據經卑府諭飭去後茲據善舉董事丁

丙掩埋董事周鴻渚會稟錢江救生局向在牛坊嶺劫後燬廢上年奉

撫憲 飭辦救生 職 等稟請派司事一人暫借

天池寺爲瞭望辦事之處原擬續請建復局所茲既與義塚祠堂近在咫尺以之移作救生局極爲妥便惟查祠內饗堂三間中設神座理宜靜肅祠門三楹中係走路左右平廊二間用實不敷且牆壁作障不能望江祠內向無廚竈此次既奉飭議垂久之計應於持久之中而仍節費用擬就祠門之二椽平廊接出三椽左右牆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壁嵌設牕櫺以便瞭望並於牆外添蓋竈屋一間逐項估計約須錢一百八十千文其款擬於同善堂救生項下開支歲修等款亦擬於救生項下逐修逐報至泉山洞祠塚距天池寺有二十里之遙祠內止饗堂一座無可棲止惟有覓就地土人之謹樸者歲給管費一面由救生局司事隨時前往察看並查塚後土牆悉被山水沖坍現擬疊石爲垣以衛塚界其工料估須錢二十餘千文擬於同善堂掩埋項下開支庶祠塚無虞坍廢等情稟請轉詳據此 卑府 查天池

寺泉山洞兩處骨塚均屬義烈遺骸前蒙撥款發石繚垣並奉建祠立祀自應設法守護據稟以救生局移在該祠辦事以便兼管祠塚所添竈屋暨歲修經費均在同善堂救生項下開支泉山洞骨塚就地選人給費經管亦由救生局司事隨時察看現在土牆坍卸先擬修築其經費錢文並在同善堂掩埋項下開支所議尙屬妥協理合據情轉詳仰祈

憲臺察核批示祇遵實爲公便除詳

撫憲暨 藩司 憲外爲此備由具申伏乞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南北兩山天池寺泉山洞義塚嚴禁告示

欽加三品銜杭州府正堂加三級紀錄十二次陳 爲

出示嚴禁事照得南山松居庵地北山仁壽山麓及江干天池寺側泉山洞地方均建有

義烈祠後有塚墓奉

旨春秋祭祀理宜加意防護以妥毅魄而安忠骸惟該祠地當孔道依山面水最易藏奸誠恐流丐游勇游方僧道強借棲止任意糟蹋并就近無知愚民積薪寄匱跌錢聚賭以及放牧牛羊攀

折樹枝借端滋事殊干法紀除嚴飭查拿驅逐
外合亟出示諭禁爲此示仰該處地保居民人
等知悉如敢故蹈前轍許該祠司事扭送來轅
以憑發縣或逕稟該縣從重究辦決不姑寬其
各凜遵毋違切切特示

同治十一年八月初八日給

殉難各義塚嚴禁告示

欽加三品銜杭州府正堂加三級紀錄十二次陳 爲

出示嚴禁事照得省垣克復城廂內外各處收
埋殉難骸骨如錢塘縣上扇二圖昌化伯牌樓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等二十一處皆奉

恩旨豁糧其餘尙有未經豁糧處所由同善堂掩埋
局暫納待豁理宜一律保護以安忠骸誠恐就
近無知愚民牧放牛羊移動碑石斫割茅柴以
及開掘種植蓄志侵佔踐踏損壞任意糟蹋等
情殊干例禁合亟出示諭禁爲此示仰地保莊
首居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敢故蹈前轍許卽扭
送來轅以憑發縣或逕送該縣儻地保莊首通
同徇隱一經覺察或被告發定卽從重一併究
辦決不寬貸其各凜遵切切毋違特示

同治十一年八月初八日給

區畝

南北兩山義烈遺阡豁糧都圖畝分

一南山清波門外淨慈寺左隸錢塘縣城西二圖

松居庵地八畝七分五釐葬三十六大塚

一北山錢塘門外岳王廟右隸錢塘縣上扇四圖

仁壽山麓地二畝四分四釐五毫八絲三忽葬

二十一大塚

以上共地十一畝一分九釐五毫八絲三忽

共葬五十七大塚於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日奉文行知

杭城兩次殉難義塚二十一處豁糧都圖畝分

錢塘縣

一錢塘門外上扇二圖昌化伯牌樓地一畝九釐

九毫二絲葬四十三塚

一錢塘門外上扇四圖裏東山衙地一畝四分三

釐七毫五絲葬四十八塚

一錢塘門外上扇二圖紫竹林地一畝六分七釐

三毫四絲葬五十八塚

一錢塘門外上扇四圖西冷橋地五分六釐三毫

七絲葬二十八塚

一錢塘門外上扇四圖地藏殿旁地九分六釐二毫五絲葬六十塚

一錢塘門外上扇四圖地藏殿路北地三畝七分五釐四毫葬二百四十五塚

一錢塘門外上扇四圖多子塔院旁地一畝八釐七毫五絲葬六十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二圖五嘉地地六分七釐五毫葬三十二塚

庚辛泣杭錄卷五

毛

一釐二毫三絲葬五百九十九塚又十一大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二圖金魚山地八分三釐四毫葬四十八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二圖萬松嶺地一畝一分三釐一毫葬十六大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二圖茶坊嶺地七畝三分一釐三毫五絲葬四百三十八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一圖長橋湖濱地八畝七分五釐葬四百八十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一圖頭條巷地四畝一分八釐

七毫五絲葬二百五十二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一圖二條巷地八畝七分六釐五毫五絲葬五百二十五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一圖蓮花峰地二分三釐四毫葬二十三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一圖高德社後中間劃斷地十三畝七分四釐葬九百二十塚

一清波門外城西一圖北園亭輔仁局地八畝二分四釐七毫七絲葬四百九十二塚

庚辛泣杭錄卷五

美

一鳳山門外似蘭區四明會館牆東地七分八釐葬四十八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六圖外彩和橋北地一畝五分五釐葬七十二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六圖福星庵北地三畝四分三毫三絲三忽葬八十四塚又三十四大塚

以上仁和縣三處共地五畝七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

統共錢塘仁和兩縣二十一處共地七十八畝

三分八釐六絲三忽共葬四千六百十六塚
又六十一大塚於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奉文行知

庚申殉難義塚十九處都圖畝分

錢塘縣

一錢塘門外城西二圖宗鏡堂院東地七分九釐

二毫葬一百十二塚

一錢塘門外城西一圖二條巷至學士橋地八畝

七分六釐五毫葬五百二十五塚又一大塚

一湧金門外城西一圖瀕湖馬衙地六畝七分一

庚辛泣杭錄卷五

完

釐二毫葬一百三十六塚

右三處錢塘胡光墉捐資掩埋光緒庚辰年

重修有碑記司其事者王吉甫周曉江姚有

之張敘安也土工戚大成願保林張如山應

如松經辦

一錢塘門外上扇二圖集慶寺側地三畝叢葬不

分塚數

右一處江蘇巡撫歸安徐有壬捐廉掩埋委

江蘇候補通判姚仲遷候補縣丞汪鑑人監

辦土工張如山戚大成經辦

以上錢塘縣四處共地十九畝二分六釐九
毫

仁和縣

一鳳山門外似蘭區懷字號饅頭山下地二畝二

分一釐葬一百六十三塚

一鳳山門外似蘭區懷字號四明會館牆東地一

畝七分四釐三毫葬一百塚

右二處蕭山黃中耀經辦光緒壬午同善堂

掩埋局重修有碑記

一清泰門外會保六圖即家場地一畝葬直長三

庚辛泣杭錄卷五

辛

大塚橫闊二大塚

右一處橫河橋許紳捐資掩埋土工陸永貴

陸暢生經辦

一望江門外會保四圖法海院地七畝五分葬四

百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牛窩蕩地二畝六分二釐

五毫葬一百四十四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大通橋下首地六畝一分

葬二百六十四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化智廟旁地一畝八釐二

毫葬六十三塚又一大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徐家埠地八分七釐五毫葬五十七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觀音堂地三畝八分七釐葬二百六十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馬衙東首地五畝二分五釐三毫葬二百八十五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鴨兒灘地五分三釐一毫葬二十四塚

一清泰門外會保五圖凌家園上塘處地四分葬

三十塚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右九處錢塘胡光墉捐資掩埋光緒庚辰重修有碑記

一望江門外會保五圖海潮寺池東名拾地地二畝

叢葬不分塚數

一清泰門內南良一圖蒲場巷東渡庵牆角現已圍牆

叢葬不分塚數

一清泰門外會保六圖西渡庵牆外地二分叢葬不分塚數

右三處皆民捐民辦無碑記訪之土人應如

松等始知其界址現歸掩埋局管理

以上仁和縣十五處共地三十五畝三分九釐

通共錢塘仁和兩縣十九處共地五十四畝六分五釐九毫葬二千五百三十六塚又十一

大塚內四處不分塚數一處無畝分東郊庚辛殉難各義塚畝分

一河西村曇花庵側叢葬庚申殉難遺骸一大塚計地二分六釐二毫五絲

一艮山水門外及爛港口藁葬庚申殉難骸骨並

古塚六百餘堆計水門側地八畝三分二釐三

毫爛港口地七分二釐九毫二絲

一白蓮坂藁葬庚申殉難忠骸南七長埭北三短

埭計地三畝四分九釐五毫八絲

一打網埭土名穉子墳藁葬太平門城闈庚申殉

難八十三人連古塚計地五畝九分四釐一毫

六絲

一樟樹下叢葬庚申殉難骸骨連古塚計地三畝八釐七毫五絲

一八仙石涼亭側叢葬涼亭內辛酉殉難骸骨一

大塚不計地

一施家橋路旁葬辛酉殉難閩勇十七塚計地二分三釐三毫三絲

一彩河橋難中藁葬道殣不計數連古塚計地三十八畝八分四釐七絲

以上各地共計六十畝八分七釐七毫六絲內一處無畝分

仁錢二縣義烈墓畝分已列於右餘若王壯愍撫浙時飭紳董掩埋遭劫無主棺木及殉難藁葬尸骸如錢塘縣下扇四圖護國寺前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地五畝二分六釐二毫五絲又觀音井後地一畝八分上扇四圖地藏殿涼亭西地二畝又瑪瑙寺園東地七畝仁和縣似蘭區饅頭山下地二畝一分八釐七毫五絲又報國寺東地四畝五分四釐七毫四絲會保區福田寺前地四畝三分三釐八絲太平六圖李家橋地二畝四分七釐九毫五絲會保四圖四板橋地九畝九分一釐二毫五絲凡九處共葬四千一百四十一具均有碑記可考由掩埋局致祭恐久而淹沒謹附識焉

藝文

義烈遺阡碑

譚獻

嗚呼天人消息之故微乎其可畏也古昔聖王尊生為本故以民為天生聚不與富盛期而富盛至富盛不與奢淫期而奢淫至奢淫不與凋喪期而凋喪至其小者災眚大者甲兵皆所以懲戒生人而天心仁愛又必豫生救災之君子大人以濟其難而圖其後屯之傳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吾於今宮保制府左公今方伯蔣公見之方杭州之再陷也環攻日久餉道斷絕權金易粟不得糜革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茹草皆盡孳殫相望死者已十七八城破之日剗割之慘予遺黎民難一二數抑亦數十年治游侈靡之習召此變邪其陽九之數適丁厄運邪於是左公督師入浙蔣公統百勝之士三萬人如虎如豹轉戰而下破竹之勢迎刃以解更生之人求食之鬼胥喁喁焉王師下杭州日城內外積骸蔽地如林如莽蓋飢餓屠戮與夫百戰之骨皆在焉左公前騶所經觸目以憂以詢於蔣公蔣公以謀於鄉士大夫訓導徐君恩綬周君鴻渚承大吏教勸賢集貲募壯夫竭手足從

事凡遺骸之可數者五萬具而羸斂而糞之西湖諸山在南山者爲松居庵凡三十六區在北山者爲仁壽山凡二十一區江干湖墅亦就近掩藏之其制深五尺塚各五具不成具者併大塚其土墳之崇亦五尺皆以三和土爲之不惜費而求其堅畢如也其外溝若干丈裁令流水又慮久而湮於榛莽也繚以周垣結廬守焉將句大府請於

朝附於厲壇列爲祀典春秋有司祭之凡此不知誰何之鬼無所求其子姓而引之以及於無窮由斯以後歲有康年不逢災害厲氣盪滌永無兵燹微二公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濟艱之大略無以埽除此土亦微二公圖後之盛德無以委曲周詳恩及無知之朽骨如是也杭之人弔死扶傷創鉅痛深春朝秋日麥飯一盂涼漿一粥冢中之人非其親故卽其里黨合貴賤而同盡混賢愚於一邱吁可悲也其將崇禮義敦儉讓以感天心之和則是纍纍者又不徒動後來之憑弔已也系之辭曰西湖之山繚而曲兮叢冢纍纍如防如屋兮魂乎有知血相矚兮飽彼烏鳶飛土誰逐兮爲枯骨主靈臺之仁兮生匪相識死爲鄰兮陵葬澤葬思古人兮鬼不爲厲升於天兮粟麥歲稔國生聖賢兮嗚呼貞

石垂千春兮

天池寺泉山洞兩義塚祠祀碑記

陳魯

掩骼埋骸昔之澤及枯骨者雖無事時且心存仁愛矧當兵燹後耶咸豐辛酉杭州再陷官紳軍民死難甚眾碧血生燐白骨遍野同治癸亥八月前方伯湘鄉蔣公攻克富陽駐師江滸見而憫焉籌款檄程大令鍾瑞會商李司馬國賢趙茂才景良募夫檢收約得數千軀聚掩於天池寺之側繼訪白沙塢有泉山洞者口窄腹寬當賊圍省城時遠近居民相率奔避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其中迨城陷而錢塘監生駱儒宗獨募勇守禦屢挫賊鋒次年五月力戰遇害其子監生進駒繼之越歲正月賊虜至進駒亦戰死賊怒不已積薪洞口灼死男婦三千餘人大令覘得其實復募夫盡數檢出掩諸洞前山麓此收瘞兩塚之起緣也嗣甲子春大軍克復省城善後局普收骨殖作數十塚分掩南北兩山前制軍爵相左公表爲義烈遺阡奏列祀典顧天池泉山洞兩塚掩在城復之先未經列入大令懼無主守護久就湮廢稟蒙今中丞楊公蒞藩篆時撥公款委吳貳尹廷康仿義烈遺阡繚垣建

祠並詳請前中丞馬公會制府英公

奏列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並動支截曠銀八兩發縣備辦同治七年三月初八日奉

旨允准誠

曠典也魯於是年適來守郡大令復請諭飭善舉紳董丁君丙徐君恩綬周君鴻渚移錢江救生義掩局於祠中使管守焉仍由局覓土人護視泉山祠塚俾歲修有資管理有人詳報立案上為國家沛泉壤之恩下為忠義縣馨香之祀大令與有力焉因敘其始末並記於石

庚辛泣杭錄卷五

三

附錄祠內同治十三年仲秋撫浙使者楊昌濬題額曰山高水長聯曰烈劫殉紅羊浩氣長存終古豆邊馨享祀怒濤馳白馬靈風未泯卽今舟楫濟艱難樹禮識

庚申殉難義塚記

張爾嘉

周官蜡氏掌國之鼬禁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蓋先王仁政澤及死亡雖承平無事之餘掌鼬有官埋骨有時矧當兵燹後哉咸豐庚申閒杭城兩陷殉難者不下數百萬人

同治甲子左文襄率軍南下克復省垣目擊尸骸之蔽地慨然傷之爰命胡雪巖觀察光墉等集貲僱夫收遺骸之可數者約三萬具分埋於錢塘之昌化伯牌樓仁和之四明會館牆東等處凡二十有一更聚埋骸骨之不可分數者五十七塚於南北兩山一一入告於

朝奉

旨豁糧列入祀典他若天池寺泉山洞義塚亦皆奉旨恩准建祠我

國家旌卹之典至優且備然而死難之餘纍纍白骨

庚申泣杭錄卷五

三

徧地如林凡義民之隨地掩埋其湮沒者已不知凡幾追維庚辛之秋胡君雪巖所經理者如宗鏡堂院東等凡十二處黃君斯馨所經理者若饅頭山下等凡二處餘若集慶寺側則江蘇巡撫徐公捐廉所葬也郎家場則橫河橋許君捐資所埋也此皆庚辛殉難之義塚有碑可稽巡撫王壯愨公擬奏請豁糧而未果者余自癸巳仲秋隨金君蔚齋後司掩埋局事爰將各義塚丈量繪圖以清界址訪之士人應如松等又查得殉難義塚若海潮寺池東蒲場巷西渡庵側三處皆當時義民隨檢隨埋而不分塚數者亦丈

量其畝分登諸冊籍以期久遠今年春孫利叔孝廉
樹禮適有義烈墓錄之編余因舉所知者十九處請
附列於後孫君喜余知之詳也囑爲記其緣起余維
掩埋局之設深得古聖王遺意至今垂三十餘年葬
二萬二千八百塚有奇合十一萬四千餘棺今則漸
推漸廣凡南北山天池寺泉山洞各義塚以及三學
局輔仁局所埋之塚悉歸局中管理是固周君鴻渚
姚君厚餘金君蔚齋之力居多今孫君更欲其久而
不湮也固不可不記光緒乙未夏日

東郊義塚記

孫樹義

庚辛泣杭錄卷五

堯

昔范緝謂人生有飄茵墮溷之殊予謂生固有之死
亦宜然夫所謂殊者非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也同屬
舍生取義之倫而或高列阡表春秋享祀或叢葬草
莽狐兔穴居是豈死者之異耶抑亦殉義者實繁有
徒初不暇計身後名爲之藁葬者亦遂莫之知也夫
庚辛之劫創深痛鉅而

朝廷

旌卹之典亦至優極渥南北山義烈遺阡既歷年遺
員致祭而紳民醵金更屆期資送楮帛崇報之意可
不謂重耶然艮山水門外白骨累累鄉人言曩時殉

難者舟人載出城河卽昇以登岸僅覆一坏之土經
二十年剝蝕故至於此吾弟樹禮盡然傷之時善堂
掩埋經費苦支絀不得已白諸筠軒吳公吳公因督
宗文塾課達諸夔石王公茗笙朱公塾正張孝廉景
雲復愆思之王公遂慨然捐廉復集同人仗助并所
謂爛江口者均培築焉自是以後鄉民之來告者踵
相繼如施家橋河西邨曇花庵側白蓮坂樟樹下打
網埭八仙石彩和橋等處邑之紳士耆老咸慕義鳩
資重修之王公更倡爲每年募冥鏹巡歷一周之議
以防侵佔朱公復樹豐碑立界石冀歷久遠雖稍慰

庚辛泣杭錄卷五

罕

長逝者之魂魄然較諸南北兩山之遺阡已不如遠
甚此外見聞所不及弔祭所不至青燐碧血淪落於
荆榛沙礫間者不知凡幾可勝悼哉可勝悼哉

過湖上萬骨塚悲賦

張應昌

杭城燹後積屍如山枯骸載路城復收骸
築數十大塚於西湖南北兩山題碣曰義烈
遺阡春秋祭祀

齒骼欣蒙掩形骸慘不分一坏同混沌萬鬼雜紛紜
義骨成京觀寒燐結暮霧那堪仙佛地罹此劫灰焚
宋塔殘陵寢秦臺聳髑髏豈如仁政澤慈卹義民傷

恨乏山陰客能分涇渭流古今千載事涕淚滿杭州

弔義烈遺阡

高望曾

山行不逢人尙餘豺虎迹下馬讀殘碑道旁小歇息
鄉人荷擔來累累此何物前肩掛觸體後擔束骸骨
爲言荒邨中狼籍無人郵官局論斤買易米計亦得
敗幣攪牛羊眞僞孰能別山南淨慈旁山北棲霞側
荒塚何紛紜千魂共一穴豈無忠與貞豈無豪與傑
身後誰得喪都付一邱貉俛首念妻孥淚下衣襟溼

春日過湖上弔義烈遺阡

有

劉焜

野棠花發湖上春來雕鞍錦轡之儔紈扇輕

庚辛泣杭錄卷五

望

衫之客展于墳而卜夢過鄂壠而摩碑俯仰
前徽致足尙矣至於深深玉葬弔油碧於西
冷鬱鬱香阡訪殘紅於孤嶼猶復抽簪刻壁
吮墨題襟况乃浩劫留灰靈山護魄鯨封萬
骨蒸石頂之愁雲燐火千星照湖邊之暮雨
其閒豈無銀緋顯宦金谷豪門色絲黃絹之
名流畫閣朱簾之淑媛笙歌響歇鼙鼓聲來
慘丁九運之艱遂作一邱之貉歲歲清明飽
官家之麥飯朝朝風露看野水之楊花遊魂
汚而難歸子孫過而不拜豈不痛哉焜負書

作客買屐頻遊驚風火之餘痕慨滄桑之往
事湖山圖畫重似當年劍履弓刀難招舊魄
率成俚詠聊誌感懷

腥風刮樹黃塵老紅羊齧血膏原草千里青燐傍地
飛三秋白骨隨蓬蒿大將招搖下浙濱神旗一閃瘴
雲分連屯未卸東征甲掩骼先行西伯仁至今南北
雙阡列

鳳詔輝煌褒義烈四圍薜荔繞長垣入尺芙蓉壯豐
碣就中多有貴人魂寒食梨花草上墩碧血共澆新
白釀烏衣難覓舊朱門猿鶴蟲沙眞劫數忠貞貴賤

庚辛泣杭錄卷五

望

同坏土殺運端資正氣扶坏土風流足千古當初骨
月慘流離自分終應飽餓狸何意殘骸獲同穴團圓
翻似勝生時南岡北隴遙相望譔笑訶呼同里巷春
雨淒聞牧笛吟秋風共聽樵夫唱吁嗟乎赤燦烈澤
全城空妖網四設無西東蹈白刃兮罹青鋒子死孝
兮臣死忠婦殉夫難兮僕隨主蹤甯斷頭兮無賊從
生作人豪兮死爲鬼雄君不見田嬰壠上荆蒙茸翁
仲沒土狐爲宮又不見平涼城下懷忠旌義兩遺塚
千秋馬鬣常穹窿

寓天池寺秋祀畢感而成詠

黃學淵

人壽終有盡天道復何尤靜觀千百塚累累土饅頭
幸傍天池寺佛力超冥幽自昔經粵逆殺戮徧杭州
定鄉劫獨慘白骨填深溝官軍與寇盜顛倒貉一邱
至今三十載山鬼嘯啾啾謹告冥漠君奠爾酒一甌
時和莫爲厲魂兮依松楸花發棠梨詠盆啟孟蘭秋
俯視山下潮終古無停流可知胥與報吳越仇
由來極樂土生死原浮休

天池寺義塚

劉焜

埋掩茲幸先

表卹此差後同爲忠義魄先後亦何有隔樹聽經聲

庚辛泣杭錄卷五

墨

一洗煩冤垢忠魂早度脫遺蛻已不朽

過泉山洞感賦

陸有壬

指說泉山洞口窄腹寬洪當關一夫立足卻羣醜衝
更恃駱父子相繼挫兇鋒男婦三千餘避匿居其中
城陷賊虜至忿極設計工積薪塞洞口狼毒縱火攻
事後檢遺骸義阡巖下封封章附入告春秋祀典隆
長松冷白日獵獵生悲風今見洞口草獨活無蒙茸
碧血入土化開遍映山紅

泉山洞義塚

劉焜

官軍攫危城居民扼山洞城陷洞不下父死子復踵

哀彼昆岡焚卒盡桃源種誰人拾餘燼并築要離塚
達官乘朱軒春秋拜遺壠忠義良足欽食報亦云重
翻念金華麓惻惻增悲痛吾郡金華山麓有講堂洞
四五畝正中絕壁如屏上復露洞口如懸鉞非重梯
不能上而其內竟廓可容數千人粵匪之難山民結
若自固力屈不守退保此洞蓋先期已有奇頓貫糧
充積內有泉水足資盥汲更番令兩人持火器守洞
口賊萬眾不得薄有窺伺者輒被無算賊忿甚因
大索花絮數百捲中裹紅椒熟之用鐵桿挑塞洞口
舉扇扇之逾一日夜舍之而去次日有一老嫗匍匐
出半面焦灼如漆口鼻皆出無賴數人利其財物乘
餘而入見洞內遺骸或坐或倚或兩人三五人相抱
持冠履而目悉如死後遂無問津者隨爲飛灰心動而
泥封之按此與泉山洞義民拒賊被事同令以九
而一則堂封此時寵渥鸞綸一則石葬蒼涼冤沈

庚辛泣杭錄卷五

墨

雞窠鬼猶求食霜露之感何如死而有知茵溷之悲
曷極往年遊金華山曾過洞口父老指述遺迹流連
憑弔惻然傷之書生力薄付之負負而已今感杭州
泉山洞之事因附筆識之欲以存其軼事且願有心
人比死者灑之也

與孫三樹禮董修東郊義塚功甫竣集蘇海堂

句稽工籍適逢報登賢書之喜作此紀事不

頌以規其許我乎

張景雲

棹出城東門累累見遺塚矢石亂垣委岸齧水瀕洞
散牧牛羊來棺陷上成孔歸告鄉先生慘慘衷懷動
孫君年力強任事仁且勇能鑒我躊躇不待人慙慙
執繩定經界胥吏意驚悚畚鍤集眾夫工作去繁冗

告祭自爲文感格到芻備圖繪正鱗冊秋賦納粘穗
告成不旬日條理何倥惚培土限三尺一一見高壘
春雨無積流秋草薙荒茸愧我贊助無奔走其接踵
九月造榜天試事議論詢君也慎出納執筆注其總
有人走相告官紙泥金捧天香月中桂高折蟾宮種
爲君開笑口功名荷天寵陰德原耳鳴寓言非鑿空
知君守天爵方寸益震恐善頌我家法浮名不爲重

東郊義塚

劉焜

步出東郭門悵望東郭路累累青草塚蕭蕭白楊樹
厲魄今有歸忠骸昔無主雖遲

庚辛泣杭錄卷五

墨

綸絳寵幸免霜露苦因茲念仁人茵溷何足語

附錄

林典史墓

林典史墓在孤山林浦墓側咸豐十年粵寇陷杭署
仁和縣典史林汝霖死之藁葬署旁克復後改葬孤
山同治七年巡撫馬新貽奏建祠於墓前光緒杭
州府志
君姓林氏名汝霖字小巖福建上杭人父坤字松巖
任安徽茹麻嶺巡檢有政聲以老致仕君幼讀書明
大義援例得九品官分發浙江咸豐七年署南潯鎮
巡檢九年署仁和縣典史父母就養任所姊一人妻

周氏及子四女二隨侍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城陷君
攜子踞請其父俱死非計速挈孫出避以延宗祀父
不許流涕固請乃挈諸孫匿獄壁君送之出歸署則
母妻及兩姊長女均自斃矣搶地長號旋危坐堂皇
列印於案手酒痛飲大書於壁云未能矢志勤王事
惟有捐軀答

聖朝俄賊至君怒罵擊以印不中賊前加以刃旁一
賊言此忠臣不可殺竟舍去復有數賊至君佯顧堂
後賊爭趨入則積屍縱橫搜金不得駭且憾突出斷
君首置案上屍僵坐不仆及賊退父挈諸孫自獄中

庚辛泣杭錄卷五

吳

出殮諸屍命役藁葬署旁父旋卒長子懋生年十六
謁前巡撫王公有齡泣述死事狀有齡爲請於
朝是年五月

詔贈君主簿給世職家屬

旌表如例懋生奉檄效力浙東軍營次年諸暨兵潰
欲回杭以賊圍城不果嗣聞包村起義往赴之志欲
立功以雪父讐同治元年包村陷殉焉次子涇生年
十二亦死辛酉杭城之難次女及兩幼子以寄養越
中戚屬家得不死五年冬復葺典史署堂西偏掘土
得屍六迫視之朝衣冠首在頸旁生氣凜然眾愕

不敢發有老役朱華過而說之曰此前典史林公也
藁葬時某與役今七年矣因述死狀甚悉其同官暨
紳士等醵金卜葬於孤山林處士墓側立祠宇加塚
碣焉論曰林爲閩右族代有聞人君負仇爽才顧不
大用而辱於末吏卒能閤門殉難志節皦然則亦何
媿其家聲哉初圍城中君謁仁和令李福謙語次及
賊李慷慨長吁攬衣帶視之曰吾佩此久矣蓋李君
前令金華時賊至嘗左佩印右佩鳩登陴以督戰守
至是復然故云君聞而默然李問之則斂容起對曰
某誓不負公兩人卒皆如其言而君死事尤烈於戲

庚辛泣杭錄卷五

弔

一命之尉望重青雲如林君者可以風矣仁和董慎言撰傳

孤山林典史墓記

陳思燦

昔明閩陳二公以典史抗節江陰我

朝建祠賜謚褒卹有加不以逆命爲嫌仰見

先皇教忠之至意而二公者生屈末僚死彰大節說
者以爲視達官貴人尤可重焉越二百年餘而浙江
復有仁和典史林君官闕里居及行誼死事諸狀別
詳傳中方同治五年冬重葺典史署掘地得其屍六
詢之老役知爲君全家藁葬處於是同官紳士憫其
忠烈謀爲改葬卜地於孤山林處士墓西諷日程功

先營墓道依山築壙發以甌甌繚以周垣立碣爲表
衛以石闌墓旣成構屋爲祠厥規四方翼然如亭中
置龕奉木主三面屏以門望之若采恩然步闌畫楹
旁矚遠映居然一名勝矣飭工庀材經始於六年十
月凡兩閱月而祠成紳士許乃釗等合詞請於今兩
江總督前巡撫馬公新貽爲之奏請於
朝列入春秋祀典由是林典史之名與閩陳二公並
垂不朽謂非生則屈於末僚死終彰其大節者乎余
忝守茲土適觀其成遂不辭而爲之記

孤山弔林縣尉

薛時雨

庚辛泣杭錄卷五

哭

香冷弔忠魂春寒肅墓門名山增故實一命亦

君恩寶劍恆光氣孤松有本根能令風俗厚范文正贈林處

士詩仕隱道同尊

湖上謁仁和典史林公墓有感而作

王廷俊

生不能封萬戶侯更不能盡斬獷悍之賊頭高坐堂
皇罵賊死遂令典史重山邱典史之官大如蟻焉能
仗節報

天子倒持手版望轅門應知淚落如鉛水一朝賊破
清波門日光慘淡煙塵昏全家併命無遺累不負

熙朝養士恩而今湖上一坏土來與逋仙共樽俎八
百年前受姓同繞墓梅花香更古吁嗟乎死後不留
封禪稿清風久已人閒杳今朝磊落遇忠魂地下逋
仙應絕倒可知正氣扶綱常微官奮志卽昂藏若因
勢位相尊重當時乃有林福祥

孤山林典史墓

褚成彥

生死蜉蝣耳彭聃未爲壽少尉人中仙微官殉狂寇
氣節完功名天意栽培厚魂獨戀孤山常繞逋翁右
地下聯宗盟仙吏家風舊管領到湖山馨香分俎豆
掘衣拜墓門英風壯靈鷲白雲時往還孤塚梅花守

庚辛泣杭錄卷五

兇

拜林典史墓

丁午

古今不必同所同者氏族出處不必齊所齊者高躅
湖翠撐孤山棲隱林君復袖無封禪草瓶有頒賜粟
清標勵臣心素餐恥榮祿宜乎老坡仙寒泉薦秋菊
流風七百年偶然墜緒續縣尉乃微官琴堂襄判牘
手版與腳鞢奔走風塵俗何以希先生高節追落落
時值咸豐朝粵逆肆羝觸流禍及浙水初罹兵燹酷
林公佐仁和厥職僅守獄本非任干城長吏逸且速
公氣殊昂昂可殺不可辱衣冠坐堂皇罵賊等叱犢
公怒賊亦怒闔門遭慘毒須臾援師臨收城撫尸哭

桐棺不易購具斂賴童僕甲子會上元湖山重耀日
傳述有殘黎僚友咸敬肅煌煌

葵邱詔耿耿忠義錄招邀靈之來遷骨到林麓淵源
接一氣片石墓門轟塌來弔孤忠一盞進湖淥梅花
娟娟紅疑有血痕漉羽衣久沖霄何時歸白鶴千秋
德不孤高山仰嶽嶽

五人墓

五人墓在艮山門外堯典橋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府
知府薛時雨密令舉人仁和朱汝霖都司上元陳元
慶文生全椒楊景洪全椒傅洪恩從九六安金廷良

庚辛泣杭錄卷五

辜

覘省城降賊虛實事洩同時被戕

奏請

賜卹十二年三月巡撫楊昌濬飭同善堂就五人遇
害處封墓樹碑

光緒杭
州府志

朱汝霖原名應楨字逸如號松溪仁和人故居在貢
院東橋河下性沈摯見義敢爲寡言笑食貧劬學不
善治生產中咸豐辛亥 恩科舉人恥干謁抑然自
守十一年杭城陷賊渠僞聽王陳炳文據之其弟僞
朝將炳孝實執汝霖汝霖抗志不少下丙孝益重之
傾心待汝霖出入無間同治二年浙江巡撫左宗棠

略定上游偏杭州江蘇巡撫李鴻章亦收復浙西郡縣官軍甚盛炳文大恐時汝霖日夕說丙孝利害謀反正陰結同志傅鴻恩陳元慶金廷梁錢燮堂趙惟與官軍相聞炳文為救死計亦從炳孝乃因汝霖輩謁左李二帥齎檄許便宜行事約降有日矣六人者主趙作集艮山門外姚店橋空舍嘗約歲除內外舉事而大營未傳城不敢發當是時同炳文據杭州者為鄧光明而餘杭守賊汪海洋百戰犯順悍不肯下偵知炳文兄弟謀三年二月二十日擁眾馳入城責炳文炳文勢不敵諱之因匿炳孝與海洋言久不決

庚辛泣杭錄卷五

至

海洋遂麾其下至姚店橋縛汝霖等四人皆殺之趙惟則導燮堂涉水跳免賊持四人首入城揭小營巷炳文偽府門閱日惟越城夜取四首藁葬焉杭州克復炳文光明皆降汝霖死狀久而始上 聞鴻恩安徽全椒人候補知縣元慶江南上元人安徽右營都司廷梁安徽六安州人候選從九品楊景洪者安徽全椒諸生好奇計慷慨烈士賊中與鴻恩等相接陳炳文之約降也將以贖干江浙大帥乞免死景洪為文詳盡書上李撫部鴻章擊節賞之曰此忠憤者之言也事既泄景洪則與鴻恩等同死亂定杭人叢葬

汝霖鴻恩元慶廷梁景洪於死所稱之曰後五人墓比於虎邱云 兩浙忠義錄

姚店橋五人墓碑記

楊昌濬

同治三年二月初杭州府薛守派仁和舉人朱汝霖上元都司陳元慶全椒文生楊景洪全淑傅鴻恩六安金廷良胡省城降賊虛實事洩同被戕奏請賜卹有加並飭採訪局立傳十二年三月令同善堂就姚店橋遇害處封塚墓以妥忠魂撫浙使者湘鄉楊昌濬記

姚店橋五人墓

陸有壬

庚辛泣杭錄卷五

至

生死原無常顯晦亦無據當年事機成寵爾頭銜署縱然得大官浮榮草頭露試思五人事目睹那知數骸骨雜馬牛邊微誰宣布 兩粵類此湮沒不少 今不幸而幸千古姓名著巍巍堯典橋有後五人墓墓下獨徘徊愴然動遐慕 朱孝廉汝霖舊曾相識

詠五人墓

高偉曾

人生不幸入虎穴豈僅保身號明哲果為閒謀助官軍功成內應真豪傑憶昔武林賊負嵎欲降未降疑莫決元戎潛授義士書令探賊情誠與謫大勛垂成虧一篲可惜多魚先漏洩事敗齊聲罵賊死顏佩章

等比忠烈良由報國赤心炳惟冀妖氛速掃滅吉凶
利害所弗計效忠志奮謀身拙差幸大帥不日臨喪
元歸元無欠缺合併遺骸作全璧擇乾淨土埋碧血
父老指點城東鄉流傳名蹟姓氏芳領袖者誰紫陽
裔與我同賦鹿鳴章服君奇節痛君逝擬備隻雞來
奠觴其餘四賢殊桑梓一抔共此一瓣香惟願杭人
善守護毋教窟穴狐兔藏更栽松柏高百尺好與天
上五緯爭光芒

弔五人墓

丁午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五人生死等華胥碧血離離草色如弱肉何堪投猛
虎深謀畢竟漏多魚名留不朽身甘殉事敗垂成志
豈虛一樣山塘有遺塚忠魂義憤史同書

五人墓詩

劉焜

賢哉五先生銜命覘賊戍雖遭擲生烹終勝舞陽怖
虎穴豈足入忠奮義不顧浩節誰與儔夷迹三士墓
昔阮文達公刊兩浙防護錄一時稱爲盛舉兵燹
版燬罕有存書南海潘師來浙視學嘗捐廉修全
謝山先生墓因亟請崧振青中丞將防護錄付局
翻雕誠以昔人祠墓非著諸簡冊數十年後往往
豪勢侵佔卽後之人抗懷古蹟欲興復之而已茫

然不可究詰徒爲旁觀之太息吁可慨也余嘗承
夔石王公命督修東郊義烈墓及古塚一二十區
茗生朱公復慮日久湮沒爲樹碑經界以垂久遠
竊思劫後塚墓莫大於南北山義烈遺阡曾奉

恩綸豁糧列祀典人人知之若天池寺泉山洞之
義塚亦建祠宇有司官春秋祭祀知者已鮮矣至
附案豁糧之上扇二圖等莊二十一處更鮮有知
其畝分者安知一轉瞬間淪爲平壤不爲強有力
者所竊據耶茲冊首載南北義烈遺阡卽以天池
寺泉山洞東郊義塚並豁糧區畝鱗次於後以備

庚辛泣杭錄卷五

五

後人之考證而五人墓林典史墓亦附列焉其餘
未及聞見者不知凡幾闕略遺漏在所不免然如
朱行人墓孫花翁墓陳忠肅墓數百年後松生年
丈且旁搜博考而修舉之吾知遊九原而流連隨
會者必大有人在也光緒二十年嘉平月餘杭孫
樹禮識於惠吉堂

庚辛泣杭錄卷五終

庚辛泣杭錄卷六

陳學繩兩浙庚辛紀略

粵匪為患十有餘年其窺浙也自戊午春始是歲陷金處衢嚴十數州縣幸援師雲集未及三月一律肅清又年餘而有庚申之變庚申正月廿九日賊始由甯國陷廣德二月三日遂至四安距長興四十五里徐大令之鑿告急羅中丞遵殿檄李鎮軍定太往援初十日始抵湖州而安吉已陷因駐煤溪賊至仍還湖州段廉訪光清率廣勇由餘杭趨賊後路十六日復安吉而賊陷孝豐十七日陷武康十八日至良渚

庚辛泣杭錄卷六

一

十九日辰刻由大關撲武林門官弁兵民均未知也
有探弁陡遇於馬陸廟疾馳入城呼門者閉門賊已至滿兵礮擊之始稍卻軍於寶石山中丞聚眾授兵登陣時城內兵少不敷守琛終夜寂然人心亦懼二十日仲孫觀察懋自甯波來援廿一日賊至岳墳廿二日至南屏廿三日至鳳凰山段廉訪還軍援省擊賊於四明會館不克廿五日賊至觀音塘米軍門興朝來援遇賊而潰有請戰者中丞怯不能應人以是咎之然戰亦未必勝也星士王道平者久寓省中形迹詭秘眾疑之擒送協防局大府未及問觀者爭判

其肉俄頃而盡賊營轟擊金鼓人知有狡計而不能備廿七日黎明地雷迸發錢湖門一帶城崩數丈賊爭擁入城遂陷進攻滿城甯人業箔於杭者數千人助滿人殺賊滿人由是得全廿八日午刻有黑氣一道上沖霄漢三月初三日張軍門玉良自金陵來援賊方注意擄掠不意援師驟至一無守備軍門督眾先登賊即驚走出望江門省城遂復是役也賊至城外八日居城內六日居民被焚被劫被擄者指不勝屈中丞及王方伯友端葉觀察堃死於署繆都轉梓仲孫觀察懋戕於城署仁和令李司馬福謙哭於城

庚辛泣杭錄卷六

二

隍廟而自縊其餘官紳士女死者約六七萬人仁邑之災半於錢邑劫分輕重抑人有良莠乎是不可知矣賊之去也由富陽至新城臨安為民團所拒久之尚在延陵埠省中官屬未具事無秉承人皆惴惴閏月王中丞有齡自吳門來整隊入城示諭居民言詞悱惻人始有倚以自安之意未幾張軍門還金陵大營繼潰蘇常皆陷張軍門單騎來浙四月廿四日嘉興陷張軍門進攻斗門六月中偽英王由甯國來十七日至餘杭十九日至賣魚橋適張軍門遣劉鎮軍紀三來援出賊軍後賊遁去七月偽忠王援嘉興連

戰三日廿三日我軍潰至省垣石門桐鄉皆陷長安
一帶焚掠殆盡中丞遣吳協戎再升進援賊還嘉興
我軍遂駐石門湖州自蘇州不守趙中翰景賢捐貲
練勇屢破賊軍九月中賊復至有劉副將仁福者以
敢戰名而性不馴中丞惡之使駐塘西以疏之至是
不奉令而至湖湖人殺之賊亦遂退張軍門收軍江
干聞玉山有警進軍嚴州賊自遂安間道由桐富後
山至餘杭十月十八日至留下擊之退陷富陽桐廬
十二月廿八日張軍門克桐廬辛酉正月初九日克
富陽上游肅清二月賊攻石門吳協戎退至橋司賊

庚辛泣杭錄卷六

三

去我軍駐臨平三月賊由清安至遂安陷壽昌諸葛
廣文壽憲回蘭溪招勇守小坊嶺賊深恨之遂從湯
溪至金華城外有大橋長數丈張軍門令堅守橋心
而王太守桐固請拆橋遂撤守橋之卒賊乘間入城
陷蓋四月十七日也賊分兵攻武義蘭溪廿二日陷
蘭溪廿三日陷武義時江右另股由開化龍泉麗水
宣平永康至金華合兵由蘭溪攻小坊嶺諸葛廣文
前後受敵竟以身徇人皆惜之中丞檄陳協戎步高
守嚴州令方都司國淮代吳協戎守臨平而調協戎
與米軍門興朝文鎮軍瑞劉協戎長培劉都司加玉

由義烏攻金華饒軍門廷選駐蘭邑北門張軍門駐
南門蓋自金華陷後入軍大洋也林方伯福祥自江
右來駐軍桐廬六月賊紮營大洋沙上斷張饒二軍
歸路而由壽昌襲陷嚴州會大雨終夜山水陡發沙
上軍移去張饒二軍還克嚴州駐烏龍嶺時賊攻浦
江因調文劉各軍往援而以饒林二軍駐諸暨為後
應八月中浦江食盡而潰時江右花旗股逆號稱百
萬攻嚴州張軍門退至溜江灘賊漸由桐富而進九
月十八日陷餘杭遂窺省垣其頭隊形如丐者絕少
軍械諸將易之十九日義烏陷諸軍皆潰賊由楓橋

庚辛泣杭錄卷六

四

至錢清廿四日陷蕭山浙東音問遂絕廿五日賊出
餘杭塘攻賣魚橋卡邱都司壽昌請援中丞登武林
門撥劉協戎長培部固勝勇助之三鼓後大雨如注
賊乘懈冒雨涉水擁登南岸我軍退至務橋賊趨東
鄉秋稼方熟豐稔滿野賊驅農人為之獲其糧既足
遂由東而南廿七日饒軍門林方伯回省諸暨又陷
也十月初一日賊至岳墳將往南屏西湖水軍斷王
帶橋誘賊登蘇堤而以礮船前後擊之斃賊甚眾賊
退由後山至朱橋方伯之還省也中丞令率全部三
千人自望江門至銀杏埠連結數營以衛江路遲至

五日而營不成初三日賊眾數萬由朱橋撲饅頭山
山在鳳山門外西北諸山繇互十餘里至是而止山
路叢雜此其扼要中丞甫蒞浙卽命連築三營賊至
以楊協戎金榜等部五千人守之至是皆潰協戎戰
死外圍遂合初五日張軍門自上游沿途收集潰兵
得萬餘人來援前隊況協戎金榜連破賊卡進謁中
丞卽回江口賊夤夜築五營於大通橋江路復絕又
在甘橋掘地道中丞以甕聽得其處而爲內濠木城
以絕之張軍門屢親擊賊十九日中鎗傷脇未幾卒
況協戎權領軍事其勢始衰廿五日林守備壽春請

庚辛泣杭錄卷六

五

以所部閩兵千人攻羅木營賊卡而願得勁旅爲後
應中丞令文鎮軍助之是夜守備令人持土包一填
濠而進毀其柵賊將潰矣見其無後繼也復戰五鼓
守備陣亡文軍竟不至中丞切責之鎮軍請夜獨出
許之方出而城中火起中丞恐有內變命收軍疑亦
兵勇所爲也十一月初四日中丞命作大鷄以機藏
藥觸地卽發而先置桐油於水龍內射入賊營以火
得油則愈熾將盡焚之也而卒不行初七日兵米告
匱省中餉需久缺無儲米之貲賊之將至也中丞檄
甯紹台張觀察景賢採買運濟井諭店戶居民廣爲

購辦始賈價四出未至而江路已絕賴有紳捐存義
倉穀石九千有零動碾接濟而以精臺所存料豆麥
麩并封收醬坊麩麥散賑窮民至是皆罄民間食米
絡續告匱其略有存米日敷一餐者不過十之一二
可食之物如藥品樹根野草浮萍牛筋鞋底之類無
不罄盡餓殍載道慘不可言初八日中丞令移城上
礮位至城外曾游戎得勝營中以城上開礮不對賊
營將從平地擊之也初九日有賊目見林方伯請降
約四鼓出隊舉火爲應至期我軍見海潮寺火起徑
撲賊營入之賊由營外裏我軍遂薄城下開礮礮裂

庚辛泣杭錄卷六

六

撫杭四營兵千餘人死拒賊始退中丞令仍移礮位
上城是晚文鎮軍所部各營駐錢塘清波門外者降
賊十三日有徐兆鰲者遣人通賊期以次夜開城矣
中丞得之寸磔以徇十四日取小雲棲放生六畜并
各憲坐馬以享士廿二日分兵勇木耳人一兩自初
十後兵勇藉查米名入民家攫衣物廿五日中丞率
親兵查街立斬數人始稍戢廿六日分兵勇鹽青果
人五錢廿七日上城守卒約夜赴艮山門俟明衝出
二鼓後紛紛下城禁之不可而黑暗中賊未及覺也
廿八日黎明見無動靜方欲登城而下城外賊亦以

我軍潰出告遂自鳳山候潮清波三門入城城復陷
中丞見事不可為還署封印及遺摺并致制軍函交
僕人從亂軍出而易朝服縊于寢張學使錫庚文鎮
軍瑞仁和吳大令保豐死難莊都轉煥文率泉勇突

圍出為賊所逼赴水死其餘文武各員其存其歿不
敢知矣十二月初一日滿城亦破滿人縱火自焚死
者萬計瑞將軍昌關副護福傑副護純皆自盡賊入

城後盡占民居丁壯悉被裹脇老弱婦女初十日盡
驅出城劫殺之慘未可言竟浙東自蕭山陷後廿九
日陷紹興十月初七日陷餘姚諸暨人何某者有眾

庚辛泣杭錄卷六

七

數千人名蓮蓬黨許大令瑤光請劄給一官使防義
烏至是為賊鄉導十一月陷甯波遂踞一郡十二月
陷台州終辛酉歲浙中僅存者惟溫屬五縣衢湖二
孤城耳賊之圍省也號稱百萬而經戰之賊寥寥無
幾我軍挑戰怯不敢應但於各城外通途隘口深溝
固壘隔絕往來攻之則鎗礮雨下使不能近而於富
陽餘杭堅築數營以拒援師蓋逆料城中食盡必潰
也使更有數月之積豈遂能得志哉至當事者知食
之不足而不能預為之備則天為之也嗚呼慘矣

杜老飄零悲吟秋興庚郎顛顛感賦江南曾託斷

楮以械愁因寫家山之遺恨僕浙人也自年弱冠
作客諸侯效作賦於荊州原為小人有母陋吹竿

於南郭敢云童子何知庚申春還自雪溪遂驚粵
寇幸池魚之漏網得完卵於覆巢鳥驚弓而猶託

危枝駒戀棧而未離故轍因就蔽垣之聘誤為蓮

幕之安無何粵騎重來籌窮戰守嚴城既裂計乏

生全倉卒辭家羈囚窮巷目城陷後余即被擄閉

聲色甚厲倖免脫夫深阱已鳥歎夫焚巢嘉平二日余

知家於廿八滿壁圖書悲成灰燼家既被焚先會

古歡所著傳信閣詩彙先大父諱善字扶雅所著

庚辛泣杭錄卷六

八

建通志列傳彙損齋文集先大母氏汪諱珍字孟
文所著古韻軒詩彙竹間書訣先君子諱錫字子
諒手著省園詩文集等凡二十餘種及藏書五千
餘卷全石碑帖書畫數百種武進張阜文編修著
虞氏易十三種全家骨肉痛哭分離出門未知所
往備覓不得詢之因逢揮幟以驅人遂望空江而
問渡余以眷口失散傍徨道左適遇悍賊驅人出
四渡清泰門似有役使余出城後乘開得脫走小
夜渡江堅冰插腳流血殷膚舟至蕭山前阻水沙
傷膝及踝血淋漓斷棘穿跟跛足成繭自蕭山至會
峇下水為之赤寄身戚郁息未定之驚魂既至會借遇
方達其處喘息方定翹首家園穿將枯之淚眼迴憶高堂垂
暮中道奔馳致臨難以投荒痛生兒之何益依誰

託足舉念酸心余脫歸後竟家眷不得而互藥中
年近六旬不堪勞苦投止何處而況習井枯泉疑
消息杳然每念及此五中欲裂而況習井枯泉疑
作殷家之婦內子在圍城中從容謂余日設有不
得如其言覓之則斷垣瓦礫填塞重營雁影空慚
幾滿矣其存與歿向不可知也
趙氏之昆兩弟學攢字笏傳學紹字衣傳與余同
爾分手至今更憐幼子之羣衣畢竟潛身於何地
並無知者今更憐幼子之羣衣畢竟潛身於何地
大兒宗璟甫五歲遇何太酷幾成煢獨之身黯不
成聲難訴淒皇之景心將灰而未燼腸片刻而幾
迴於是重踏榛蕪獨披荆棘誓求確耗偷越重關
幾番出險入艱未卜生離死別客有自杭來者言

庚辛泣杭錄卷六

九

於二月朔渡江越五六賊卡始達湖墅欲逃虎穴
尋覓八日仍不得全家音問重返越中
難割衷腸欲守兔株又虞增繳計兩端於方寸留
一綫以徐圖遂決航海之游寓居賊境勢難久延
絕望矣遂於二月二十重放渡江之楫
三日由甯波放洋至滬滬濱則全家
絕少假寓八日渡江而北初寓東邑
旋至泰州依故人許伯與司馬以居荒岑猿嘯旅
館蛩聲破金能完夜夜離人之夢寒燈弔影宵宵
孤客之愁爰撫兩載之見聞用代一時之談論事
從其實文不求工狀塗炭之情形人皆裂眚寫流
離於楮墨我欲呼天同治元年仲夏錢塘陳學繩
硯傳氏識於海陵旅舍

庚辛泣杭錄卷六終

庚辛泣杭錄卷六

十

庚辛泣杭錄卷七

繆德棻庚申浙變記

咸豐八年三月偽翼王石達開率大股逆眾犯衢州圍城九十餘日先武烈公任金衢嚴道兼督軍事既已激厲將士堅守苦戰使不得逞志而遁去矣越二年而有庚申之變當己未十月江南假浙闡鄉試應試諸生以及僕從由皖中來者眾且盈萬關隘莫能詰其時已有賊謀入杭偵我虛實十年正月江南軍克九洲金陵踞賊被圍甚急偽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等從六合渡江集蕪湖謀擾浙以分官軍

庚辛泣杭錄卷七

一

之力而緩金陵之圍上元甯過逆眾即由南陵疾趨而東甯防總統湖南提督周公天受不能遏截旬日之間涇太平旌德甯國四縣皆被陷二月戊戌又陷廣德州浙西無關扇之阻而寇偪門庭矣先是徽甯各營皆仰藉浙餉歲濟三十餘萬金迨甯防有警又調浙軍數千馳往助勦周公頗存主客之見每一軍至檄令分駐數處兵分則力薄遇賊輒敗潰將士寒心逆焰益熾巡撫羅公遵殿乞援於徽防及金陵大營先武烈公時署鹽運使兼治文營務處因請并咨甯防周公酌留萬人守甯國府城其黃池灣沚萬餘

人調回浙省內顧而兩江總督何公桂清致書羅周兩公責浙臨事張皇謂皖南爲兩江轄境宜各顧疆圍所駐諸軍不得抽調廣德既陷杭城惟有衢州鎮總兵李公定太一軍二千餘人羅公亟令赴援四安尋又改援安吉癸巳賊已由東亭湖陷安吉縣城李公行至距縣三十里之梅溪不見一賊方率同將弁相度營基皆徒手未攜寸鐵俄而賊大至四面包裹驟難抵禦部將馬步青等十二人同時遇害李公躍入水中爲潮勇救護得免即退駐湖州戊申賊復出四安陷長興庚戌犯湖州郡城直薄青銅橋會金陵

庚辛泣杭錄卷七

二

大營飭總兵曾秉忠統長龍礮船六十艘自太湖駛至鳴鼓而進軍容甚壯急擊賊走之辛亥賊陷孝豐壬子夜從間道襲武康癸丑經狗葬夜焚良渚杭城尙未之知也四鼓先武烈公得密報立即赴撫院叩署門謁見商守禦事越翼日甲寅辰刻賊至武林門前隊假冒官軍稱來自甯防將混入城統領寶勝軍候選道陳炳元登城覘望知爲賊隊令速閉城乃不得入蓋賊以是日爲觀音大士誕辰大吏必至天竺進香欲邀戕之湖上乘勢奪城而未知故事於十八日預祝也時城中祇有撫標兵二千餘寶勝軍千人

都司姚發科復勝勇五百復勝勇本止三百人守備

先仲所管領李公定太

總統諸軍改歸姚發科又協防局團勇三百及吾弟

添募潮勇二百共五百人

候選同知植禮傑勇二百此外則惟滿營駐防之人

城周三十六里有奇為門十東曰清泰西曰湧金南

曰鳳山北曰武林東南曰候潮望江東北曰慶春良

山西南曰清波西北曰錢塘共四千九百餘堞堞廣

丈許前明九千八百三十三堞國朝順治十兵少

不敷分布城外又無軍立營適金陵大營從江西募

勇二千人過杭即留駐望江門外按察使段公光清

率布與有兄弟廣勇二百先已往餘杭守獨松關為

賊所格乙卯仍回省城是日甯紹台道仲孫公懋亦

自甯波率興勇二百奉調來杭賊薄城下即分撲武

林錢塘湧金清波各門於湖上列營十餘座並於城

外諸山結壘錯峙取淨慈寺羅漢像環壘執旗城上

疑為賊擊之以礮不動羣賊既踞山巔憑高俯瞰

子雨落守陣者頗洵懼丁巳賊又登玉皇山先武烈

公與段公酌撥守城之軍由候潮門出戰甯波之業

落於杭者數千人以撫錫箔為業皆甯波人鼓其氣血之勇請助

官軍擊賊因給以軍械令隨於後見賊輒驚潰官軍

戰數合以眾寡不敵亦徐徐收隊而歸庚申先武烈

庚辛泣杭錄卷七

三

公偕段公又督隊出候潮望江兩門接戰賊勢猛撲

我軍奮力迎擊僅獲交綏皆以兵力過單之故先武

烈公議堅守以待援師而各路之軍無一至者金陵

大營遣廣西提督張玉良來援其前鋒副將向奎率

千五百人於是月己酉已抵蘇州逗遛不即進丁巳

至平望取道海甯辛酉薄暮始抵杭州清泰門外張

玉良率所部二千餘人於己未至蘇吳中大府意謂

杭城且失不及援救欲令向奎駐嘉興張玉良駐湖

州陰固蘇省門戶玉良之過常蘇大府皆飲之酒俾

閱城置守而後行督辦皖南軍務副都御史張文毅

庚辛泣杭錄卷七

四

公芾遣總兵米興朝率三千人自徽州來援戊午至

富陽怯不敢前縱兵劫掠鄉民聚眾圍殺傷亡數百

人李公定大因梅溪之劔退駐湖州為賊牽制亦不

能迅速赴援杭城自被圍後大雨浹旬賊在清波門

外之西竺庵開掘地道日夜擊金鼓以亂其聲先武

烈公守清波門當賊衝露宿城上目不交睫督仁和

令李福謙募丁壯治內壕并增築子牆雨甚工不得

就又撥敢死士夜繼而出兩次進攻西竺庵賊穴牆

列槍我軍逼近則眾槍齊發銳卒多死庵不得毀蕪

之以火亦以雨故弗能焚己未夜仲孫公懋手擲藥

包火反撲創甚歸臥寓中孤城岌岌危在旦夕而杭人方且與各軍爲仇日事修怨洩忿賊之始至大府下令飭復勝軍焚附郭民居則仇結愈深復勝軍募有潮勇二百皆廣東潮州人故名潮勇服飾奇異言語侏離遂譁言爲賊伺其入市卽羣聚而殺之尸僂路隅以一二百計忽又譁言城外無一賊請毋庸閉城邵部郎懿辰亦屢爭無賊應啟城以定民志先武烈公曰如君言是開門揖盜誤盡蒼生矣懿辰大恚已而杭人知果有賊則又以官軍不能剋日擊退嘗當事者之畏縮有王道平者賣卜杭城十餘年矣無何有人疑其

庚辛泣杭錄卷七

五

通賊謂已受僞職爲平道王擒送營務處請速殺之發其寓所囊裝絕無左證略待鞠訊觀者已齧割其肉立盡連日恇擾喧闐借端尋釁理論不從勢禁不可將生內變先武烈公以爲大憂辛酉巡撫羅公集司道會議懸賞六千金令各軍挑選精銳約定五鼓力攻西竺庵期必蹋毀而後已是夜大雨如注竟不能出隊越翼日壬戌黎明而稍止急傳隊伍地道猝發城崩十餘丈悍賊蟻附而上先武烈公遮截清波門各軍督令血戰而闔城守兵盡潰無後繼者乃大呼殺賊賊矛蝟集面受數十創項被斫幾斷猶屹立

洞胸裂腹並爲火器轟折右足始什清波門跨山爲雲居城狗難處地名守備孫遇龍僕夫丁春漢同殉焉嗚呼痛哉方賊之入城也下城居民且謂復勝軍在「城作亂益爭殺復勝軍既又不問何軍皆殺之各軍逃死之不暇故頃刻間城上無一兵一卒而省垣遂陷巡撫暨各司道聞之亟詢左右曰繆某尚在否則以清波門城上禦賊被戕告皆歎曰繆某已死大事去矣可若何羅公卽自縊署布政使糧儲道王公友端卽仰藥杭嘉湖道葉公塋挈第三子江蘇候補知縣祖豫投於井署杭州知府馬昂霄縊并未死賊至鉤出加刃

庚辛泣杭錄卷七

六

焉先後均畢命署中署仁和知縣李福謙縊於吳山城隍廟仲孫公懋火傷未愈在寓被害候補道許公煥亦戕於城上陳炳元提殘卒巷戰死候補知縣馮佩珩管領舳板礮船巡防嘉湖聞賊撲湖州佩珩飛書以告而湖州府縣無隻字具報巡撫羅公謂佩珩妄言將逮治先武烈公請委員往覘之至中途則聞湖州實已被圍見有他軍礮船潰遠者以爲佩珩所部也回告羅公羅公益怒甚趣提訊佩珩赴杭欲自白日暮縋城入次日城陷亦死之都司鄔得勝攜數十人由甯國馳回杭州行至淨慈寺爲賊所殺時滿

營未破將軍瑞昌公與副都統來存公佐領傑純公督旗兵堅守婦女亦持矛刺賊賊累日猛攻死傷枕藉危急萬分甲子張玉良行次湖州三月丙寅乘小舟以六百人至武林頭知省城已失遣從九品徐殿臣改裝入城密約將軍接應丁卯全軍抵武林門賊廬聚城中城外無賊故可長驅直入因令守備龔占鼇等率勇士由艮山門豎梯攀城斬守陴之賊奮呼而登滿營礮聲大震玉良督親軍繼進賊不料援師之驟至一無準備見張字大旗咸驚愕以爲副帥張國樑實來即日棄城遁由湧金清波兩門走平審出

庚辛泣杭錄卷七

七

獨松關破臨安孝豐留賊踞城餘悉竄回廣德甯國壬申我軍克復臨安戊寅克復孝豐金陵大營續遣總兵熊天喜來援己卯會同曾秉忠礮船分水陸兩路攻克長興壬辰熊天喜又復廣德而浙境無賊蹤矣賊之犯杭也本不及萬人特以守兵寡弱圍攻八日而遽陷賊在城中六日恣意焚掠鹽運使署輒遭一炬遂成焦土民居亦多被焚官紳士女之死者六七萬人先武烈公殉難後是日午未之交賊盡趨下城乃乘間將遺骸從城上昇歸署中夜半又移至后市街賃宅於廳事後掘地數尺棺而埋之城既復始

得備冠服成殮權厝龍井山趾閏三月王公有齡撫浙統師入城己酉金陵大營兵潰兩江總督何公棄常州遁走賊於是連陷常蘇浙省又警破城墮邑靡有甯日其時良將勁兵固已十倍於前而猶不能自保其疆土辛酉十一月杭城且再陷於賊遂至全浙淪胥是誰之咎歟抑亦劫數未盡歟按楊公昌濬平浙紀略曰浙自聞警設防首尾十載殫土竭廬以事人一借將金陵再借將福建三借將徽州江西迄無解於十年二月之禍而金陵亦因兵少備分而燬師卒乃收其敗將潰卒因循不振以迄於亡前湖北巡

庚辛泣杭錄卷七

八

撫胡文忠公疏云用兵數年各省皆有得力之將數人以折衝禦侮於其間浙省之有與否臣不得而知之是鄰封皆知借將之非也而且官與紳仇官與官紳與紳亦仇民與軍仇民與民軍與軍亦仇乖氣致戾莫之或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其然乎又前閩浙總督今宮保大學士恪靖侯左公宗棠疏云十年二月間杭州被圍變起倉卒維時兵單而將驕而怯繆梓與前任撫臣羅遵殿殫心區畫無補時艱此皆深悉致敗之由而持論最爲允當者也德棻未諳兵略謬預戎行庚中之春方偕李

公定太出省先武烈公命暫留隨侍遠邁大變奔赴
清波門遇賊於途幸而獲免惟城亡不能效包胥之
哭父死弗克盡申鳴之孝苟生偷活以至今茲抱恨
終天痛心何極爰取當日之事一一筆之較諸傳聞
異詞者不無詳確至於辛酉之冬杭城再陷則已攜
家避亂海陵未嘗親在圍城所有戰守事宜及擾害
情形不敢贅一辭矣光緒己卯春三月德棻謹記於
西江臬署之存愛齋

庚辛泣杭錄卷七終

庚辛泣杭錄卷七

九

庚辛泣杭錄卷八

許奉恩轉徙餘生記

咸豐庚申人日抵杭州順訪葉季華司馬相見驩甚會永嘉令呈誤應推司馬攝篆因尼子曰新安亦非樂土永嘉大好山水不佞權篆於此屈君司筆札爲壽畫納貲縣尹亦甚易易奚必馳驅戎馬是時季華住金衙莊章桐門相國故宅園林爲浙西冠予日涉成趣重以司馬款畱新安之行遂不果有孝婦陳桂靈者能詩工畫兼精鍼黹其夫游惰嗜博誘婦爲侶以償博負婦不從因反日婦事姑孝以十指供甘旨

庚辛泣杭錄卷八

一

蓋婦道鄰里稱之所居與司馬對門予嘗與司馬過其家論詩品畫頗有見地遇有緩急司馬必曲濟之倡和甚多以城陷散佚予園中題壁八首有句云迎人橋背曲閱世樹心空婦擊節歎賞司馬與商園名婦曰公桐城人居桐門相國園即名之曰桐園如何司馬稱善請予爲擘算書題於其楣園有五色木芍藥花朝日司馬就予小酌以餘滴酌花神祝其速放忽蒼頭入報賊大股至湖州不日卽到此宜早爲計衆嗾爲譟語飲罷同至城隍山遇同里吳康甫貳尹所言亦同十五日漸有遷避出城者十六日出城者

更多或謂司馬曰警報甚確君亦宜將媵屬過江葉歎曰不能衆請其說曰自故鄉被兵族戚遠來相依者多挈之偕往不能舍之獨往又不忍不如不遷之爲得予肅然曰君言及此皇天后土實共鑒之吉人天相可爲君券蓋君之族戚避兵來浙者十餘家皆待君舉火也十七日諜報賊距杭數十里有司下令閉城出示禁止居民出城十八日飯後聞傳賊已至予與司馬上城隍山瞭望果見錢塘武林兩門外有賊旗數十計不過數百人十九二十兩日來者漸多西湖邊亦有賊旗然統計不過千餘人自十八以

庚辛泣杭錄卷八

二

後無日不雨賊在城外焚燒民房晝夜不絕城中紳民日登城隍山見賊數不多皆欲隨官兵出城攻擊大府持重不許二十一日雨益大賊燒民房益甚火光燭天黑夜人能自視掌紋連日紳民無如之何請同官兵循環守城許之紳民慮官兵之或與賊通也故有是請城門俱閉惟開候潮門通錢塘江餉道以重兵二萬餘人守之城上軍屯聯絡夜間燈火輝煌兵民輪流巡邏此上彼下彼上此下防範周密以爲可保無虞矣二十五夜漏二下礮聲大震喧言鳳山門陷紳民奮不顧身偕往救急拋滾木壘石幸賊來

無多公然擊退視城陷才數丈運甄石灰泥竟夜築成共相慶慰二十六日雨益大晚間城外燬止火息耳日俱靜司馬謂予日日來寢不安席嗜甚矣憊今夜大雨度賊不來吾等可安睡一宵矣司馬既去予挑燈孤坐中心志志遞數更籌不能就枕亡何譙樓鼓絕窗紙漸白方欲解衣突聞礮聲不絕殆城破矣司馬宅距城垣半里許園中假山最高啟戶張蓋躡其巔見城上各營兵已起浙米河干瞥見一人朱衣狐裘乘白馬而來似曰起起賊已破城速往攻聽之不甚了了軍士皆荷戈隨之向西而去不瞬息聞軍

庚辛泣杭錄卷八

三

士返奔紛紛棄械縋城遁予往叩司馬寢門呼司馬司馬披衣出告以狀曰奈何予曰君前日賃比鄰民間小屋可暫避司馬問予焉往予曰君有姪屬難以偕行予命聽天萬一得出再圖後會揮淚而別檢舊作各種草稿都爲一束將出門有司馬族子二人其戚方君西席左君二人同來乞予攜帶正苦無伴遂與四人堅約跬步勿離雨仍未已途中貧富男女扶老攜幼蹉跌啼號不可言狀私計人多當是孔道從之疾行抵艮山門大街剛至半途則見一綠帷官輿其軀已折十餘人四圍以手舁之行後隨兵弁數百

人皆受創血流被體意是督兵大吏潰而奔必有賊逐北在後逢一衛急招四人同入則方左二人尙存兩葉已落後被害矣出衛則空曠之地可數十畝其右小屋鱗比約數百戶末一戶編柴爲牆障席爲門半掩未闔急與二人推門入傍有麻索纒而鍵之歛見一男子踣臥牆角敗草中低聲以嘶問之爲府曰庖丁賊以矛穿其腹血濡羶搖手令勿聲迺佯身躡地自牆隙外窺口默誦大悲咒求佛庇但聞羣賊噪呼殺妖其聲慘暴未幾賊亦由衛至此遇逃難者以刀迫索財物有財則生無財則一刀了之且淫汚婦

庚辛泣杭錄卷八

四

女大雨如注悍然不顧約半時許舍此他往予賴席門遮蔽獲免賊去房主人出鬚髮有髭遽前問予邦族作何生業予答以徵人向在清河坊業茶肆其人麾令去予請僦一榻之地不許倏有數鄰人至一人曰此番兵民輪守防範甚嚴賊來不多破城甚易非有內姦不能入一人曰誠然頃見裹紅巾賊實係營勇前日市我家帛數匹製旗幟今又裹巾句結何疑予獻計曰君言不謬某本皖人熟知賊情賊本無伎倆全恃句結內姦賊來不過千人今公然破城虜劫財物不少如能號召數千人頃刻可將所劫者奪回

緣此閒機房同爲甯波人素耆利聞予言曰善蓋其謀之乃鳴鉦爲號頃刻集數千人持兵刃追賊賊本無多見衆來追疑大兵從天而降賊懼狂奔棄物於地自相殘踏死者不少機房之衆各有所得而歸房主人又來逐予予以勸其追賊獲利不爲無功主人曰吾等已約不得畱異鄉人今夜按戶搜查如搜出無論良莠殺不貸宜速去予欲歸金衙莊不識路乃乞主人爲覓一人作嚮導予番銀四餅行里許至一曲巷一家故與導者相識問將何往以金衙莊對其人曰止此去金衙莊五里頃有人來言一路居民

庚辛泣杭錄卷八

五

稽查嚴密凡異鄉人概不許往來予觀是人年約二十餘語言伉爽便前與揖問其姓爲施亦杭人之業機房者請就屋暫避施問予對如前睇視良久乃首肯導者索銀徑去施出鍵戶反身目予曰相君面非市井中人幸質言無隱予以實告施笑曰旣以實告不得不冒昧上陳小子業機一家三十餘口今罷市食用無所措當仰給於公子乃探懷出囊中物列几上曰番銀百餅頃用其四餘此敬以爲壽賊踞此久暫難以逆料只此寥寥聽君部署施曰公眞磊落人也平日飽飫官廚何能遠甘淡泊今旣有資當市越

釀與金華腊脯以佐饗殮何如予笑謝之乃於寢室樓上爲安二榻樓子三人并戒之曰如有來盤詰者請勿言容某代爲言之子三人居樓上日自窗隙外窺見賊紛紛挨戶搜妖搜過者予以號牌黏於門外越日四賊至施家徧搜各屋至寢室聞一賊問施曰樓上有妖否施笑曰此乃臥室樓上匿人豈不爲人所鄙如不信請登樓覘之一賊訶曰旣已安民焉得闖入姊妹臥室賴此一言而免賊遂去施日已給印牌可無患矣初賊圍杭城將軍瑞公屢請出戰諸大吏持重不許瑞公乃與副都統來公謀守駐防滿城

庚辛泣杭錄卷八

六

二公皆能軍故外城破而滿城獨無恙賊日來攻二公命偃旗息鼓女牆多備矢石架巨礮以禦之夜則不燃燈燭於濠邊暗掣鈴索聞鈴響則矢石與礮俱發相持數日殲賊無算賊後脅居民往攻咸謂徒手不可與戰願假軍械同往賊以機匠糾衆奪所劫財物其人皆剽悍狡獪若與軍械反爲所制不欲使戰俾守館舍供炊爨賊戰歸則館舍闐無一人已盡掠所有而遁大怒願以市井游民誅不勝誅益慮越人叵測乃於二十九日出僞示遣機匠等卽夕由太平門出城蓋防其爲變也施喜告子謂出城十里卽有

姻婭可依子趣具晚餐漏初下卽行予尙披狐裘欲
易一敝緼袍不可得左爲挾茵褥方爲持書冊同行
者三十餘衆是夜雨止賊焚城外屋照耀如白晝易
行惟街衢尸積如山所見者凡三必須越尸而過旣
至太平門門以內尸盡滿無隙罅相與移尸僂僕才
了乃得出方城陷時已判一死庸詎知今夕之竟脫
網羅耶緣江隄行平明甫抵施某姻婭家茅屋厓一
榻子三人棲之施則挈媪屬賃屋以居子欲渡江則
彼岸有乘閒攘劫者終日遣人偵探城中消息三月
三日昧爽施叩門呼曰張壁田軍門已督師克復杭

庚辛泣杭錄卷八

七

州矣予披衣急起飯罷則聞道路欣欣相告曰賊遠
遁矣軍門洞開城門招居民還家初四日子三人別
施還金衙莊司馬已先歸互相慶慰司馬憂予難免
於難方其歸也使人探訪或謂屋後井邊有衣狐裘
著鞞者司馬歎曰是殆許君往驗之其髯如磔乃知
非子子問司馬遇賊也未曰幸從君言暫避小屋一
日有賊闖然入又一賊擊其袂讓之曰如此湫隘人
奚爲掉頭皆去予賀曰曩言天相信然矣越日施歸
訪子還所餘銀二十餅子卽以贈之杭州之陷賊殺
人十二萬有奇河水爲赤金衙莊前後左右零骸斷

骼狼籍於地子請司馬捐貲掩埋孝婦陳桂靈於賊
來時屬其夫奉姑遠避自與一媪居守賊至欲強污
之婦罵賊死克復後媪覓其夫不得尸無人殮司馬
拉子往觀面目如生司馬爲市棺以殮此婦孝烈可
風未審探入忠義錄否賊初至需次之官與幕客強
半遠遁克復後將羅而致之或有以司馬與子薦於
張軍門者重幣招之子商於司馬司馬曰行險徼倖
可一而不可再此番賊少城大爲日無多吾儕獲免
設再有不虞其能保乎君試思之吾亦從此逝矣子
聽其言決計往新安矣

庚辛泣杭錄卷八

八

庚辛泣杭錄卷八終

庚辛泣杭錄卷九

華學烈杭城再陷紀實

咸豐十一年八月浦江不守嚴郡繼陷賊遂分股由桐廬富陽新城直趨臨餘九月十八日餘杭隨陷竄偏杭城賊之頭隊火器絕少或請於中丞曰乘其未定發兵擊之可必勝而營務處委員甘太守應槐以爲不可遠攻祇須待其來而禦之議遂寢二十二日火藥局失慎被焚轟去火藥三千餘斤二十三日賊有游騎數十自三墩餘杭塘而來調兵勇數百人前往巡哨遇賊而退自後賊愈偏愈近民團潰散二十

庚辛泣杭錄卷九

一

五日午未間賊直至武林門外撲我賣魚橋營卡抵暮我軍潰退卡爲賊踞二十六日林方伯福祥從諸暨回援省城二十七口饒軍門廷選亦引軍還於足城上各守兵均歸軍門總統林方伯所部定武軍正議紮營望江門外以衛江路乃營未成而賊卽衝至十月初二日賊撲饒頭山營盤我軍不戰而潰副將楊金榜死焉勢甚危急王中丞有齡駐守鳳山門城上初五日張軍門壬辰率所部由上游來援急攻羅木營況副將文榜奪路入城謁中丞卽回江口是夜賊於候潮望江門外連營五六座天明已成杭城十

門合圍餉道阻絕連日於鳳山清波門外挖地道中丞令集民夫於城內外開挖濠溝並在黃泥潭一帶築土牆建木城其技遂無所施賊乃自海潮寺起至鳳皇山一路均築木城中填以土開鎗破眼張軍門於羅木營外沿江紮大營五座礮船排列錢江我軍疊次出攻內外夾擊不能得手十九日張軍門中礮陣亡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餉道竟無由通二十五日有福建兵告奮勇攻羅木營通江道中丞許以重賞兵士踴躍定以三鼓造飯四更出隊而饒軍門再三阻止中丞不聽軍門乃密令部下至天明齊集

庚辛泣杭錄卷九

二

空放鎗礮而回事迄無成誠不知軍門之是何居心也十一月初城中糧盡升米銀壹兩尙無從購覓飢民滿街市哀號之聲不絕死者相繼於道凡草根樹皮以及水草浮萍舊牛皮箱等物無不取食甚有將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飢瑞將軍昌託病不出關副都統福不肯發滿兵相助中丞日夜焦勞心力俱瘁城中無餉集議借捐胡觀察元博主其事共得錢十萬餘串以濟軍需初九日有賊於望江門來投誠林方伯信而受之給以黃金貳百兩並火藥鉛丸號衣紅頂藍頂花翎藍翎等件相約四鼓時出隊彼卽燒海

潮寺營盤爲內應至期我軍出擊賊初發空鎗繼乃鎗子如雨弁勇傷亡者不少賊薄我至候潮門城下適鳳山門空心砲臺火起幾至城破幸城上鎗砲齊發曾副將得勝率所部力戰賊遂退回是日下午武林錢塘清波門外各勇營盤皆潰而投賊十三日有放出監犯徐姓通賊訂期十六日黎明開城迎賊中丞訪得其實擒而殺之並正法同謀兵勇數人糧臺兵米缺乏碾動紳捐義倉存穀七千餘石以供兵食城中糧食搜羅淨盡宰驢馬分給將士迨初十日以後守城兵勇至居民家搜取食物隨有土匪引導搶

庚辛泣杭錄卷九

三

奪銀錢衣服內外大亂中丞親自查拿立正軍法其勢稍定初圍城時居民備粥飯挑送城上以享軍士凡需用木板麻袋一切一經傳知居民立即輸送至是怨聲四起民與兵仇矣延至二十八日兵勇已數日不食力不能支乃各潰散賊遂於己刻由各城扒進杭城被陷計自九月二十七日起水旱各門俱閉堅守兩月終以糧絕而破十二月初一日未刻滿城亦破賊入城擄人擄物放火姦淫無所不至滿營中無論大小男女殺之俱盡遭禍尤慘瑞將軍殉難王中丞回署自經學使張侍郎錫庚文鎮軍瑞均死難

莊都轉煥文率泉州精勇突圍出武林門衆寡不敵遂投水自盡其自饒軍門及司道憲以下官員共有五六百人無一能出者城中官眷紳民人等計有六七十萬之多蓋以蕭山先於九月二十四日失守東渡之路梗塞故均坐困危城以待斃也其數也夫烈需次杭垣一家二十餘人同罹於難雖先後得出而已艱險備嘗爰將所聞所見之事歷歷記之浙江善後總局委員補用知縣華學烈誌

庚辛泣杭錄卷九終

庚辛泣杭錄卷九

四

庚辛泣杭錄卷十

李圭思痛記

咸豐辛酉十一月二十八日粵寇再陷杭王中丞有齡張學使錫庚瑞將軍昌傑都統純文總戎瑞麟署布政使趾甯按察使曾綸暹糧道福胡道元博彭道斯舉朱道琦吳署仁和縣令保豐諸公死之駐防至闔營以殉嗚呼烈哉時余爲賊方某由金陵脅至石門方某者賊酋梁某黨也梁故與僞歸王鄧光明僞天將童容海習熟因挈余等於十二月中旬至杭僞歸王踞布政使署梁賊踞望仙橋一參鋪爲館方乃

庚辛泣杭錄卷十

一

館余等於附近雜貨鋪杭被困逾兩月糧盡援絕人皆餓死至是尙有鬱伏屍而食者悲慘之情日擊淚下余力勸方請於梁以米穀散給梁爲歸逆所親信事因得行一日歸逆下令各頭目分排面排尾造冊點名是日逆踞坐大堂衣黃袍裹黃綢手珠玉釧各三四事列方桌四於前置冊籍筆硯有口軍政司者六人左右坐曰掌書大人者十餘人列坐其次點至一賊與侍逆同姓名歸逆怒殺其館先生黜其館目閱二日點異共六萬餘人排面居十七排尾中男者居十二三女不及千人蓋欲核實數以給口糧也此

僅歸逆一股其他可知賊中度歲亦行賀禮衣鮮衣往來街衢頭目身著五色衣首纏紅黃綢乘馬六七人一起馬前各有舉僞銜旗者一人擎紅黃傘者一跪僞職較大不答跪略一蹲地種種賊態殊可噴飯頭目之婦亦多窄袖豔裝不挽髻用采線結辮盤額上抹粉塗脂乘馬以行有小賊一二人各在轡首護持之往來稱賀賊嗜賭有所謂扛子寶者選錢二枚旋轉之覆以盃猜向背鬪聚徹夜不息云是楚中無賴所尙歸逆遣黨四出掠米穀積聚艮山門內大倉幾

庚辛泣杭錄卷十

二

十萬石梁爲僞戶政司主之時賊令開倉由仁錢兩僞監軍派人持票領米分散城鄉賊館並領穀下鄉散種梁令分派十餘人往余與焉同事皆皖人性多直率有徐張二人尤良馴司持籌過斛暇時爲之講因果及詢遭難情事皆感動泣下此同治元年春二月事計在賊中已兩載矣每欲遁歸無路計惟得土人偕行或可出險因給徐張諸人口倉中事繁人寡各館如有新攜之本地讀書人幸爲我察之徐曰聞屋左青龍街倪司馬館有胡姓者曾爲撫院幕被獲堅不吐實致激倪怒欲殺者屢矣昨尙見之余卽偕

徐往援至倪館坐甫定有二賊牽一人出年五十許短衣包首憔悴欲死意必是也直前詰之曰君胡姓耶請勿怖我乃來援君者此人瞠目無語因顧謂倪曰此浙撫幕胡某也與我有世交何磨折之汝不能用請交諸余倪知余爲梁賊館中人意頗怏怏與之偕胡回倉細詢其家世乃烏程縣明經名其昌號梅垞爲王中丞幕客曾以軍功得五品官頗長于詩與余酬倡甚相得時賊攻諸暨包村被擄者頗衆徐姓復於近倉賊館索得二人徐之中表行也涕泣欲余釋歸余曰頃遍地賊氛卽釋之歸何由達紹容緩

庚辛泣杭錄卷十

三

圖之詢其人皆博士弟子員也兩邑來領米者皆各縣書吏擇其善者與之議曰此閒有三人能爲我帶出送回家否果爾每一人多發米十石以酬爾勞皆曰諾慮其叵測復密授二人詩句以爲到紹驗先後皆如約余日與梅垞謀脫網羅蓋遲遲未作歸計者以離家漸遠不識道路豈甘心爲賊中人哉梅垞曰良知子意得偕行達上海則舊友吳平齋趙吟蕉兩觀察皆在弗憂無立足地然余亦不識道路柰何因憶某賊館有杭人邵子雲者亦被擄在賊中因往訪之無隙可談又明日使徐招之來一見若舊相識遂

時相過從與之密定同行約五月終復與梅垞子雲議子雲曰城外方家衛余家佃戶所居莊屋在焉出城先至彼暫避相機而動乃可詢余有川資否余曰賊每七日給青蚨三百悉用罄矣計將安出梅垞曰何不多發米變價以作資斧乃與領米者約多發百石石需番佛一尊次日貿如數及檢視適用者僅三之一三人遂分纏腰際議定六月初六日潛行先一日晚飯後語徐張曰爾輩皆有室家人不幸被難皆非甘心投賊宜勉做好人卽賊中亦可積陰隲能遇機會脫險最是良策若輩亦以爲然然不知余翌日

庚辛泣杭錄卷十

四

卽行也臨臥復作書貽梁方諸賊大要勸其革面洗心賊中雖奢侈淫樂斷難持久宜與官兵聯爲內應獻城或乘機率黨反戈殺賊投軍營効力贖罪舍此必無善死法云云初六晨子雲來飯畢將徐張諸人藉事遣之他往遂偕梅垞子雲就近出良山門守門賊弗阻以城外木橋已斷隔水莫能飛渡故復入城至武林門守賊盤詰詭以赴城外某倉收米應遂緩步而出行不百武折而向北直趨方家衛日午始至屋固在而人已去沿途巡賊往來絡繹暫避樓上出剪屬子雲爲余截去髮二寸許下樓擬取僻路東趨

海甯時賊於各屬榜偽示安民市肆貿易如常第各物騰貴一粗糲需百錢初九抵海甯日已西炷飯未畢忽聞傳有賊數萬將過此居人駭逸余等急趨小徑得荒冢深處避之子雲謂倘前途梗塞而行莫若依舊折回渡錢江由紹興至甯波再圖他往是夜露宿次日仍不能行乃由小路回杭轉紆折甫于十六日午前至望江門外渡江江沙及膝備極艱苦及渡至赭山塢方欲就茶肆小憩又紛傳蕭山賊隊將到以近江民人殺害數賊盡來屠戮報仇渡江避難者紛紛余三人復夾入眾中推擠渡回既渡筋力皆

庚辛泣杭錄卷十

五

疲偃身臥沙上驚喘莫能作一語日已暮遂乘月色行竟日不得食艱窘萬狀斃行二三里就古剎宿焉十七日黎明強起行日晡過塘西鎮得飽餐復西北行不數里日過午暘甚子雲仆于地余探囊得鍼刺其脣復得藥少許灌之良久乃甦以不識道路迴旋跋涉越八日抵烏鎮梅垞遇其弟某於絲行邀往小住驚魂略定正籌赴滬而梅垞又病以同患難不忍分手七月朔始由其弟代雇瓜皮小船夤夜閒道以行初九日至南匯始出賊境蓬髮搔首快矣哉復登舟行十一日抵上海慶更生焉梅垞乃薦余至其鄉

人吳樸堂廣文處司筆札廣文平齋觀察從子也

庚辛泣杭錄卷十終

庚辛泣杭

十

六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張爾嘉難中記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我生不辰適逢其厄迄今追想
歷歷可危吾家自前明初遠祖行中刑部公偕弟行
素孝廉公隱居桐扣之槎溪即府志桐魚扣石鼓處著有聯輝
集聚族而居耕桑世業先君牛農公年十五將棄儒
塾師杏村李先生邑名宿也見先君學為詩頗工勸
仍讀課以文屢困於有司迨二十八歲始沐學使何
文安公凌漢取入仁和縣庠設館授徒牛耕半讀予
幼承庭訓未嘗出就外傳咸豐己未歲試侔蒙文宗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一

張文貞公錫庚取入仁庠時兒子穗生已識之無繞
膝伊唔學讀桑麻半畝詩禮一庭怡然也先是咸豐
三年粵西賊洪秀全竄踞金陵為向軍門榮駐營過
截故大江以南靜謐如常幕上燕井底蛙相處嬉然
若不知外事不意十年二月十九日省門忽閉礮聲
震天眾曰長毛到矣蒼黃亂起不知所為時予館於
何氏之枕山書屋遙見西南火光徹夜避難者扶老
攜幼紛至沓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及二十七日黎
明清波門雲居山城垣地雷轟發省城遂陷巡撫羅
遵殿布政使王友端署運使繆梓杭嘉湖道葉莖杭

州府馬昂霄仁和縣李福謙同時殉難在籍紳士戴
熙等半皆盡節義民之死難者不下十數萬人噫慘
矣按察使段光清平時頗著政聲至是冒雨攜眷親
擁小隊啟艮山門由翁家埠渡江而遁杭協副將王
邦慶與潰卒避海甯蓋賊之突犯我浙也賊目偽忠
王李秀成以張軍門國樑圍攻金陵急效圍韓救趙
之策故賊來不多上城盡蹂躪下城半瓦全而鎮浙
將軍瑞昌尚堅守滿營正在急攻之際忽見張軍門
玉良援兵馳至由南塘直抵艮山門督親軍緣梯登
城拔賊幟樹張幟而賊誤為張軍門國樑自來遂呼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二

嘯出清波門經天竺越郎當嶺至大朱橋仍從來路
竄回省城遂復時三月初三日也賊趨回金陵併合
老巢之眾猛撲江南大營閏三月二十九日大營潰
張軍門國樑陣亡四月初六日陷常州府十三日陷
蘇州省城二十六日陷嘉興府敗兵紛紛到浙新授
巡撫王有齡約提督張玉良馳赴石門防堵時則人
心惶怯地棍橫行桐扣相近之佛日塢橫山等村温
州棚匪糾黨嘯聚夜則搶劫晝則擄人勒贖名曰敲
竹扛其聲勢相倚者則亭址盜魁一為周天星向竊
蕩魚一為沈會武著名賭棍糾黨數百人魚肉鄉里

杭城之避難至鄉者莫不遭其荼毒吾家亦被劫一空王巡撫以外寇方張若嚴治內盜恐激而通賊即因海甯梁紳仲山之請各給六品功牌號其黨曰良勇雖陽奉官符仍陰萌賊智而敲竹扛如故也惟改其名爲助餉耳桐扣星橋等處漸次波及因與何桐山浩檀山溶梓山慶昆仲稟請舉辦團練於候補道朱琦及駐劄長安之統帶彭斯舉吳再升諭飭良勇不得侵越塘南一帶始免滋擾六月嘉興賊犯石門張營潰回賊遂由石門焚掠長安平江勇覆沒於周家墳頭吳再升退守臨平有一悍賊手執黃旗偵探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三

至星橋爲我團勇所殺羣情稍快無如賊勢愈偏人心愈危而良勇之勒索愈甚沈會武駕鎗船至小林詐擾鄉民憤甚聚而殲之周天星不知所終良勇遂散而投賊我處團防力難拒賊給賞遣散何桐山檀山挈眷渡江避居山陰之陶里吾族與鄰村避無路徒無資聽之天命而已是秋賊回踞石門吳再升又進紮長安苟安度歲十一年四月賊又焚掠長安吳再升仍退臨平其時赤岸半山雖有官兵紮營而徧地強梁更不成世界矣是秋見彗星於西北光如匹練皆見曉隱百日之中

龍馭上賓三凶投首似所徵不僅浙難也惟是秋收頗豐村民賴之苟延殘喘自九月二十四日蕭山失守而上游之賊漸逼省城十門遂閉凡附郭民房僧舍焚燬一空以仿清野之策城根則散置樹枝歧路則密釘梅椿吊橋早折濠河閒以敗艘渡人初則門向偶啟稍通出入派紳查明來歷其去而復回者給以籤回則驗籤放行城上則防旗成鼓滾木礮位布置嚴整支蓋瓦房以代營帳守禦之法可謂周矣無如賊氛日熾燹火竟夕通紅尤可異者每日落時南方天鳴聲如沸潮昏後始靜十月初賊撲星橋防軍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四

瓦解隨掠各村遇屋輒燒逢人即擄拋兒撇女各不相顧是日歸沈氏次姪女因姪婿沈天時被擄卽至橫橋與父母泣別投水殉節夏春榮之女大姑二姑三姑亦俱赴水自盡平定後報采訪局及晚賊麇聚市館始各歸探視衣食被掠一空丁壯已失大半母氏黃目警艱於行動暫避東鄰小屋中天未曉各家仍出避潛伏長林豐草閒但聞燒屋崩塌聲捉人叫喊聲殺人呼號聲慘情萬狀惟有吞聲飲泣而已繼而搜索榛莽無從藏匿村中人十不留一二是夜何梓山挈眷渡江欲投陶里嚴親命子攜妻兒急附梓

山行謂我年已邁或可免俟妥處汝母再定行止予此際七情失據萬箭攢心梓山立待門外催促甚急恩恩別親且泣且走微趁星光繞出賊館至海塘就張家菴露坐待旦破曉有一船來人索番銀一圓各不暇較值頃刻已滿載挂帆南渡回顧塘上已有賊蹤躡至矣既過中泓舟滯淺沙距岸尚數里婦孺乘牛車餘皆跣而揭厲抵莫家灣暫息又折而至赭山隴其地離城寫遠外阻錢江雖非桃源土尚乾淨乃賃草屋暫作羈棲靜言思之此行雖順親意以慰親心回望滿天烽火生離膝下其何以堪十月十六日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五

兩家眷屬投宿塘下之鎮海殿月明星稀搔首問天天亦不答十七日經靜江殿由黨山進塘遂至陶里雖有淵明故里之碣亦不暇顧也介桐山十其鄰宅偕梓山以居始知紹郡各邑相繼淪陷踞城賊爲僞來王陸順祥各處鄉鎮皆設僞官派散目把賊卡以壯聲威令鄉官給門牌以斂財用適諸暨之義民包立身起義包村城賊攻之輒不利蕭山之楊清庵孝廉鳳藻亦聚白頭於赭陽白頭者首蒙白布身披白衣望之如雪柰衆如烏合紀律毫無會錢清把卡賊目頗饒賊智覷白頭將至令賊眾潛伏故以財物散

遺道路閒白頭貪利爭攘已無鬪志伏賊突起猛攻白頭遂潰沒於西小江而楊孝廉亦奔包村矣是時省垣軍報不通糧空援絕先是彭道斯舉議築夾道於望江門外達錢江以通餉路爲饒軍門廷選所阻不果築胡紳光墉運糧米子藥數十艘由黃道關進鼈子壘泊旋江心柰沿江皆賊終不能達張提督玉良自嚴桐回駐江干中礮陣亡而省城隨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復陷王巡撫有齡回署自縊將軍瑞昌闔營自焚學政張錫庚都統傑純總兵文瑞布政使麟趾按察使甯曾綸糧道暹福候補道胡元博朱琦彭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六

斯舉仁和縣吳保豐皆死之錢塘縣袁忠清杭嘉湖道劉齊昂前署藩司林福祥俱降賊當省城之將陷也江心渡船皆絕喬司外沙一路雖賊踪亦斷嚴親與永嘉二兄避於毛桃村未嘗來紹聞省城陷念親愈切急趨莫家灣探問適有偷渡小舟抵岸遇鄰村柏阿六詢我家近狀卽云爾父被戕於孔埠橋境爾母不知生死余一聞此語魂不附體急附其船北渡冀得確耗是日爲臘八日僞忠逆方以浙省既破嗾爲三十六天將之劉懿鳩僞忠誠朝將錢貴仁踞守杭城分立軍師旅帥及司馬百長等各僞官妄稱安

民遂自率悍黨直犯松滬由上中下三塘水陸並進
予甫抵岸賊趨如蟻欲避不得遂於范埠東為賊所
擄即縛兩手與范埠一房姓者聯以辮髮曳之亂奔
旋入賊館之內室予囊中錢二百洋三圓被賊搜去
既而裂帛作繩圍繞項頸與新擄諸人新擄者號同
繫原處楚囚相對徒自暗泣擄予之賊何姓湖北人
其館中賊目吳姓江北人副目趙姓宜興人餘賊三
四皆江西人斫柴燒火光照四壁各賊攔門而臥防
守甚嚴次日黎明飽餐令房姓肩負兩囊予攜食鹽
一袋徑由大路長行不停經過長安一路尸骸枕藉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七

瓦礫縱橫不堪觸目凡新擄負重有億莫能支者或
中途跌仆或蹇滯被戕余念及二親不能不勉強進
行冀留此身徐圖後計是日抵石門灣始打館歇宿
兩踵皆腫次仍曉行幸未及里許鄉官已備船相候
以館之大小派船之多寡登舟後房姓又善搖船招
予幫曳艣繩始舒喘息十一日泊嘉興三塔灣十三
日經朱家角渡泖湖一片汪洋舟行不速從此晝餐
宵寢月日都忘矣約二十外泊泖之燒香山下天寒
飛雪河冰膠舟一旦賊忽傳令上岸安營以度新歲
蓋偽教以三百六十日為歲無大小建無閏月排數

來年正月初五日為偽教之除夕羣賊正在開濠築
壘間忽於正月初三日官兵出隊見楊字旗從南來
賊譁曰發妖風矣留老弱守船壯者迎敵不意北路
又有官兵潮湧而來形同蟹筍兜裹老賊知勢莫敵
見機而逃勇悍者狼奔幼弱者鳧溺予立船頭瞭望
離岸不過三丈官兵漸近正危迫間忽見上流一船
舟子似吾鄉口音促予過船一躍而登瞬抵西岸回
顧船已蕩開舟子不知所在豈慈航一葉默示護持
耶自此遂脫樊籠中途苦乏川資每遇善士或留餐
宿或贈行滕二月初附桐鄉便船初八日行抵屠甸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八

寺鎮道逢許敦甫表弟亦承周郵初九日再過長安
但見瓦礫荆榛淒涼萬狀新橋上南有屋數間絕無
居人至袁家壩民屋稍整略存小市望家愈近歸思
愈急到喬司纔日過午也遇舊鄰人鵠面鳩形幾不
相識亟詢吾家近狀據云屋盡焚燬嚴親已避山陰
老母仍居小屋私衷稍慰喬司亦有把卡賊目為筱
天義鍾姓亦有小店幾家自東而西皆支草屋惟留
陳馬朱三家廳屋而已遂買饌團米糗茫茫歸家拜
母問安母聞兒聲欣然起坐疑是夢裏相逢喜出望
外岳母亦幸同居無恙除德嘉三兄被擄未還外二

孀母曹氏三孀母陳氏永嘉二兄夏氏二嫂路氏三嫂皆鎮鑣兩姪皆慶生存特枯瘠異常非復昔時面目客冬草根樹皮度過殘臘近得糶糠稍知穀味遂將所買米煮粥一鍋連糕糗聚而食之其味勝瓊漿玉液也族人惟明岡叔阿埤弟及陳氏王氏兩孀母未罹浩劫餘皆被難吁可傷已明日購備米鹽畱奉老母暨岳母子即馳赴陶里父子夫妻朋友再世重逢額手相慶何桐山昆玉擬挈眷還杭予眷亦附舟同歸母親黃太孀人先於二月二十三日壽終不及躬親視含畢生之罪可擢髮數耶獨生前尙得一面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九

接音歎良非偶然遂治薄棺草草殯殮今念及此淚涔涔下也舊居盡付劫灰一家五口暫賃數椽蜷縮度日竊幸豆麥豐收人皆得食育蠶雖少絲絲價昂藉資俯仰時喬司軍帥王忠良師帥李友孝旅帥家明岡叔安民之地差徭供應賴以周旋駐省賊目爲三十六天將劉懿鳩粵人也凶惡貪戾衆呼爲劉剝皮趁纜絲刈麥之際迫各鄉官按戶勒索名曰寫大捐又派百姓排日解灰作煎硝之用如不敢解灰進城者由旅帥僱人挑解每擔折錢二百文名之曰出灰錢凡過路落鄉之打先鋒者稱爲野長毛常有虛

驚朝不保暮詎一難方脫一難又遭六月初五日僞福建主將王五馥悍賊也綽號黃老虎自松江敗回一路打館擄人勢甚洶猛予聞信後偕鄰友避石門洲前鎮十一日聞賊退復回至臨平西茆橋不虞南岸有賊伏於斷垣之陰陡起攔截鄰友脫逃予又被擄至小林之上環橋賊館始則拘閉深屋繼說要新傢伙出講道理至外廳見賊目面麻若鬼赤膊跣足面南箕踞左右隅坐兩賊小把戲執刀旁侍被擄五人麻繩反綁雙手北面並跪賊曰現在糧草不足要許多人何用命推出斬之均各乞命則曰送你歸老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十

家上天堂就是好事立時將中間一人推出門外桑地斬訖即提首繳令四人又哀乞不已始問能裁縫否能挑擔否皆曰能即牽至裏屋釋繫獨予呆若木雞其隅坐兩賊曰且再問你能寫字否能起稿否余答曰能麻面賊立呼小把戲放鄉急切不得開以刀割之命東坐賊讓予坐予亦放膽遂坐即令小把戲出筆硯令起稟稿予問何事即曰稟請發糧問以格式曰且起稿再說遂寫一稿讀與聽之但曰如此便好又令寫兵冊即照原冊編錄其偽銜乃德天豫麾下巡查陳世發年二十一歲係安徽懷甯縣人父母

已故弟在營妻子無其次曰聖兵某某曰精兵某某
曰牌尾某某年分爲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
十二年六月寫畢與看又曰好察其色甚善卽改稱
曰先生噫生死相關祇爭俄頃豈非數耶卽命小把
戲領入與孫姓醫生同處一室其人向習搖鈴走方
術本不精字亦較遜所存兵冊卽其手筆伊得一幫
手亦頗欣然次日賊頭云有絲十數車先生可同老
弟兄到買賣街去銷賣買些魚肉回來大家好飽吃
幾餐來日天光卽黎卽要拔館進省願者同去不願
者放行予以爲到街或可乘機脫逃孰知老長毛前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五

後押定無機可乘遂偕回館將絲賣錢若干魚肉買
錢若干逐一報明賊云何須計較你不知長毛情事
模模糊糊過去便了明日五更造飯後呼予出云我
等此番進省分派各處把卡先生在此恐受驚嚇不
如同進省城可覓些銀錢使用彼時心欲求放恐遭
不測不敢開口其三人則竟放行因思同擄五人一
死四生又一畱三放豈非前數注定耶祇得行吾患
難而已遂與孫醫同行進武林門德天豫麾下營
都在梅東高橋左右遂打館景宅卽前廣東潮州府
景江錦故居牆上隨寫門條標貼於外爲德天豫所

見卽問巡查曰寫字先生老乎新乎對曰新來又曰
明日黃大人開印須寫賀聯可煩先生進來翼晨進
見其人頗文秀不纏大辯不服小袖并自述祖上讀
書已亦業儒姓李名大德湖北漢陽人謂本館先生
所撰聯句不甚工望爲改作予忖度頌賊不甘且易
招嫉忌因謝曰祇慣塗鴉未諳繡虎然自此常以筆
墨相屬賀聯用黃紙爲圖硃書圖心貼黃綾上狀若
輓聯七月初先飭各造兵冊彙而作總並云天京被
困緊急奉忠王令過七月拔隊全行以顧根本僅畱
老弱守館予一聞此言恐脅入金陵更難解脫亟籌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五

歸計探得各門嚴查非牌照不能出惟武林一門查
驗尙寬七月十二夜闖館關牌至曉倦不能起同房
之孫醫患病不省人事予取其小犒衣大腳褲單服
於外潛出館趨武林門門未啟至洗馬橋暫坐突有
追扭逃館之人屬予暫看答以身有要公不能代管
恩恩卽走城門已開適有首黃巾身黃衣之賊策馬
前驅後無跟人予卽逐馬飛奔守門賊以予爲跟馬
從人馬上賊亦不回顧一逕北馳至左家橋予遂折
而東過得勝橋遇一鄉人之賣冬瓜者忽云爾非逃
長毛乎前面路口有賊徵收瓜稅視此穿着必不能

過詢以百姓衣服能過否則曰可遂脫外罩孫醫衫
襖擲瓜擔上與鄉人同行至路口果有桌檯攔路收
納瓜稅者即問云是逃長毛否答以姚店橋雜貨行
夥由湖墅收帳回來即故與挑瓜者伴為招呼若似
曾相識者賊不復詰但云直前行走不可鬼頭鬼腦
像逃長毛模樣遂過白田坂到埧總管堂略歇驚魂
方定至橫塘遇胡君肖眉留我飲食代喚一鄉老引
道並假以籃盛以瓜若出市歸者經丁橋賊卡竟免
盤詰平安到家一門骨肉再世重逢喜而悲悲而喜
如夢如覺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時繼王忠良而為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三

軍帥者沈小湖祖琛先予入學者也由明岡叔之薦
到局幫司筆札一為餽口計一免野長毛之擄入局
後與門斗顧瑞祥同司帳務未幾賊於湖墅設招賢
館開科取士稱試官曰提舉呼秀才曰莠士以莠字
諱凡軍帥名下無人應考職須黜革小湖欲以子塞
責不應強之因思一行偶玷終身莫贖遂逃避於南
沙之楮山鳴俟試畢方回從此更跬步不敢出門矣
聞仁和之提舉係從賊之錢塘縣李作枚與考者三
十餘人首題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次題為將必有
為將之學問詩題草木咸沾雨露恩一榜盡取無遺

新進莠士頭裹紅巾身披藍衫足踏花鞋赴卡拜客
各贈賀儀貪鄙之徒捷足先登則僅送青蚨二百文
稍存羞恥者自顧不雅仍不作莠士面目是歲秋收
大稔賊亦開倉收漕按畝苛斂而佛日塢橫山等村
之棚匪時聞搶劫不堪其擾因買南埭章姓之屋而
遷居以避之是冬各省軍務皆有起色左巡撫宗棠
蔣布政使益澧劉按察使典高提督連陞已由三衢
收復金衢軍聲大振洪逆因加守浙各偽目王號以
固眾心封陳炳文為偽聽王錢貴仁為偽比王石門
之鄧光明為偽歸王餘杭之汪海洋為偽康王海甯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四

之蔡元龍為偽魏王嘉興之廖禿子為偽榮王湖州
之王五馥為偽堵王一時南北分顧各守城隘鄉間
數月稍免野長毛之害明年同治二年賊則為癸開
亥改為開十三年正月大軍收復浙東繼而海甯蔡元龍
投誠改名元吉其軍為吉字營偽主將童容海先降
於皖營以後皆不
知所終使其專遏嘉湖之賊庶官軍無北
顧之憂此後嘉石漸次收復杭城孤立無援偽聽王
陳炳文潛有投誠之意密遣艮山門外偽監軍朱春
至左營獻降委杭州府薛時雨遣仁和舉人朱汝霖
上元都司陳元慶全椒文生楊景洪六安傅鴻恩某

縣金廷良同至艮山門外朱春之監軍偽署覘賊虛實乃事機不密爲餘杭敗入省垣之汪海洋所知糾同劉懿鳩錢貴仁立遣賊隊圍按監軍偽署朱舉人等五人同時被害平定後請卹葬于姚店橋時距克復省城僅四日耳左帥聞而大怒攻城益急守賊不支啟門逃逸杭省遂復時同治三年甲子二月二十四日也是年六月曾帥收復南京洪逆先以憂死至是粉骨揚灰將僞忠王李秀成逆兄洪仁達執而梟之傳首受害地方八月閒一人肩馱牌示鳴鑼前導一人擔二頭籠一人手執令箭徧行鄉曲以彰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五

國法以快人心至水鄉各鎗匪如桐鄉之施尙嵩卽施麻子平湖之王英美卽王四相石門之周上林卽周三仁和大麻之林聖貴卽林毛頭山鄉棚匪如佛日塢之毛崇秀林阿丑姚阿星李大空等蔣藩司遣兵拿獲梟首示衆城中紳士胡光墉等舉行善後事宜招集流亡資遣難民瘞埋屍骨拯濟殘黎大憲奏請輕減錢漕停徵關稅從此四民安業重享昇平不可謂非大幸也吾身之屢死獲生吾家之屢散復聚冥冥中如有神護焉惟所居之槎溪平時固是樂郊亂後轉成危地以南有喬司海塘中有臨平

上塘北有塘樓下塘西有省城大路水陸進兵悉爲衝要不得以遠祖昆仲隱居於此遂作避秦地觀也歷憶所遭心猶驚悸恐子孫安享承平未悉難中苦楚不加警省因錄此以示後人語雖俚鄙皆實事焉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上終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六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張光烈殉烈記

咸豐庚申之變粵逆于二月二十七日先陷杭城母姚太恭人聞信卽舉家移下城僻處戚某家冀可暫避當時賊來不多惟與駐防營兵相轟擊尙未擾及城廂僻處故戚某家無一人見賊者三月初三日聞賊退乃還故居一路尸骸橫臥血水盈盈賊聚杭城之西南隅殺戮尤慘母歸視室中已搜括無遺守門者云城陷賊卽至旣去復來迄敗走後始止幸見機走避未嘗遇賊也至次年九月復聞警信杭城內外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七

營壘徧地旗幟成行一日戚某至眉感汗淋謂某處賊至某處兵潰環城十門已加鑰矣伯舅某急往探之信然浙民習於浮靡富室無甌石儲城閉米值驟昂母盡鬻釵珥以給饗煨久之雖樹皮草根居民猶苦難得餓夫行道上每仆而死氣未絕兩股肉已爲人割去營兵以索糧爲名輒入民居任意搜括母聞之命終日閉門倩鄰人加鑰於外書門上云某姓已移某處若空室然於是兵過不入有事則登梯呼鄰以匙開之乃得出賊則日加多連營樹柵爲長圍之計時家中米久告罄乞于親族無應者一家十日嗷

嗷待哺母憂急無計時攜幼兒倚樓泣惟伯兄雲侶

一日踉蹌而至以衣盛米置懷中母泣而受之長幼

男婦因得飽啖一次米旣盡乃食麩麥及糠粃久之

食馬料豆味甚苦蓋平時飼馬者光烈時方八歲聞

僕婦云值較平時之米更貴十倍一日按室中得鹽

漬橄欖一瓿爭相咀嚼母方諦視聞廚役阮升云昨

晚有饑人倚門斃矣隔鄰有斫賣饑尸肉者盍囑彼

移去母駭曰賣人肉乎對曰然三日前已見其操刀

矣母乃出語伯舅某曰城必破矣勢至于此又焉能

支我一婦人死何足惜柰子女何伯舅某亦慘然入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六

夜輒羣坐廳事仰見火光四起直凌霄漢礮聲徹夜

不絕牆外有吶喊而過者係居民夜巡姦宄每聞之

益悲十一月賊至愈多攻城益急有往城上覘賊勢

者歸云疲卒饑兵危在旦暮二十八日晨起寂無礮

聲俄聞鄰人騎牆高呼氣急口吃語不能清伯舅某

急入告云城已破矣柰何母默然良久揮淚登樓意

圖自盡一時兒號女啼牽挽而下母呵曰止吾一婦

人其能於賊騎中率汝輩逃命耶且此時徧地皆賊

吾苟出里門一步他日有何面目見人伯舅某力勸

少待乃謀徙鄰室居未穩有一賊破門直入擄掠而

去頃之又有入者則短刀懸臂梟賊也母怒謂賊曰
有死而已詎怕爾哉賊以刃相向母隨以手中物擲
擊之賊怒拔刀直犯母久饑無力刀及于頸而身仆
遂殉難于缸兒巷里第年三十有九嗚呼傷哉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下終

庚辛泣杭錄卷十一

九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秦細業陳鍾英平浙紀略

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日督辦軍務浙江巡撫左公既以富陽之克入告擬由嚴州前進而賊別由績歙欲竄援杭州左公以嚴州爲居中策應要區仍暫雷駐趣蔣益澧進攻杭州益澧請調聞家堰西興各營渡江會勦翼以水師漸偏清波鳳山兩門別派副將劉清亮率六營助康國器魏喻義等進取餘杭益澧自駐雷下相機策應賊偽聽王陳炳文偽歸王鄧光明偽朝將汪海洋等見官兵分道並進於杭州負郭要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隘重重堅築壘卡城外繞建木柵並噉餘杭踞賊偽欽王謝天義等併力死守爲倚角之勢自倉前長橋女兒橋老人坡東塘西谿埠觀音橋三墩縱至武林門外北新關橫至古蕩連營四十餘里以拒我師二十五日偵知汪賊領黨前赴餘杭益澧即令高連陞率所部進攻十里長街洋將德克碑率花勇同知魏光邴率親兵四哨爲之接應王月亮率所部及閩楚營依山列隊以防清波門一路楊政謨劉連陞羅啟勇率師船沿江而下黎明水陸各軍俱抵濠邊陸師拔開椿籤水師排放鎗礮賊驚惶失措官軍乘勢湧

入立破街口大壘三四百賊殲焉街後賊數千憑壘據守不敢出戰我軍亦以進攻路狹未遽深入正相持間城內出驍賊萬餘高連陞縱令偏近乃揮眾迎戰王月亮等橫出抄之礮船連環轟擊賊大潰追入第二重卡斃賊頗多並鎗斃賊中一夷人賊退入城官軍亦收隊還二十六日益澧令高連陞等節節移營進屯十里長街六和塔萬松嶺等處先占高地俯瞰城中而自率徐文秀馬德順赴東嶽廟察看形勢乘賊不意揮軍急進立破三卡斃賊數十餘賊梟水逃去各壘堅踞不出九月初六日辰刻城賊萬餘由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雷峰塔及饅頭鳳皇九曜等山分四路來撲官軍新壘其旗幟之鮮明隊伍之整齊迥與前異我水陸各軍高連陞王月亮劉連陞楊政謨羅啟勇等亦分路迎敵賊從對嶺鳴鼓颺旂而下官軍鎗礮排擊諸將往來馳突殲先鋒賊數十賊卻仍前余朝貴高有志由江邊繞至高連陞橫出山腳魏光邴劉清亮實德棧各率所部繼之縱橫盪決士氣益厲師船礮無虛發賊大敗走追奔至饅頭山沿途斬賊三百餘鄧光明陳炳文白率死黨據險督戰仍驅敗賊回撲沿街破屋中伏賊千餘鎗發如雨高連陞等督眾奮擊王

月亮率各營由九曜山萬松嶺一帶衝殺而出賊勢不支始狂奔入城我軍直追至城邊乃遣初八日益澧令王月亮甯世杰進軍天馬南屏兩山羅山網進軍翁家山別派礮船向饒頭山一帶轟擊使賊不得成列高連陞等出隊備禦至申各壘遂成賊不敢偪益澧旋於畱下河內投獲賊小船三十餘艘改造礮划分布萬春廟楊家橋何母橋梧桐村蔣村各隘日夜巡防以固餘杭運道十三日賊於楊家橋築一壘益澧令徐文秀率勇乘夜攻之擒斬百餘賊餘多溺死乘勝過河攻破一小壘又斬賊數十奪獲米船數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三

艘擒賊言饒頭山之戰僞歸王受傷遁回是時左公疾新愈而營中疫氣未息聞花旗賊由甯國竄浙境湖州賊由武康來援杭州杭賊專待嘉湖之援並資接濟而餘杭實為湖杭要衝與杭州尤唇齒相結不克餘杭即杭州不能合圍蔣益澧一軍僅扼杭州之西面餘杭各營亦止圍其東南而兼偪其西顧北路無重兵屯駐兩城之賊往來自若終莫能制其死命雖局勢漸穩而戎機尚難迅速左公上疏具言之賊復於餘杭東門至杭州倉前長橋女兒橋等處添集驍黨由何母橋欲襲餘杭諸軍後我師擊走之而嘉

興等處驍賊數萬新集杭州十月十八日天微明乘大霧迷漫潛由萬松嶺撲營張志公憑濠拒之賊偪前丁賢發率所部從山嶺馳下入壘助守約一時許高連陞督率余朝貴張志順等馳至張志公丁賢發出壘奮擊賊少卻洋將德克碑率勇助戰並令淺水輪船然放開花大礮轟斃數賊楊政謨劉連陞羅啟勇各率師船擊退沿江之賊登岸衝殺見水陸大隊齊至分拒酣鬪兩時我軍愈奮斃賊數百賊大敗其出清波門者亦被王月亮所部暨閩字營截勦潰回各軍乘勢追殺斃賊尤多十一月左公移駐富陽初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四

一日率輕騎馳赴餘杭督攻半月仍回富陽大營駐橫溪頭並議由北路築壘分軍襲取瓶窰絕其餉道畱楊昌濬暫駐青山而令蔣益澧回畱下布置益澧抵營後昌濬連得謀報知因官軍急攻餘杭各路援賊均趨重杭州西北餘杭東北并杭城悍賊亦多出援有自城中逃出者皆言賊將併力爭餘杭昌濬意賊既趨重餘杭則杭州守禦必疏隨函商益澧乘隙先攻附城各賊壘以休之益澧以為然十二月朔令提督高連陞洋將德克碑會攻鳳山門外賊壘親督馬步各隊排列錢塘門外秦亭山樓霞嶺一帶以防

城賊之援連陞等數道並進賊紛紛揚旂而出尙未成列諸將大呼陷陣師從而突之賊披靡退入石壘我軍躡蹤急破一壘殲其守賊自辰至午賊望風竄復破九壘直追抵城隍山脚而楊政謨劉連陞等率師船攻江邊石壘亦破之共斃賊二千餘奪獲鎗礮無算益澧卽令高連陞分所部據賊五壘德克碑據二壘偪之惟餘古蕩賊壘及近城兩壘次日各軍力攻仍未拔益澧令各營分屯錢塘湧金鳳山清波等門直踞饅頭山雷峰塔秦亭山爲營圍賊中央而請調橫溪徐文秀等五營助攻古蕩左公從之並檄衢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五

州鎮總兵劉培元統領錢江水師各營以一號令且令糧道楊昌濬伺擊餘杭之賊賊愈窮蹙杭賊亦自守不暇初五日水師劉連陞楊政謨羅啟勇梁雲山彭大光等進攻清泰門外觀音堂賊壘分兵縱燒附城民屋以誘城賊賊果出連陞等擊斬數十賊初六夜賊於錢塘門外偷撲我營羅山網擊敗之劉培元以西湖一帶多汊港恐有伏賊遂令蔣榮彩劉仁和等搜數十舢板戰船由閘口過嶺入湖初八日榮彩等擊斃賊百餘奪獲礮船三艘划船十餘歲闌雨雪兩城之賊堅伏連旬我軍亦未進攻三年正月杭州

之師晝夜攻城偵知賊援嘉興二十五日高連陞會合劉連陞水師各營及洋將德克碑所部攻克望江門外三石壘斃賊千餘直偪城下賊礮石如雨仰攻數時始還先是僞聽王陳炳文於上臘遣其兄陳大桂赴江蘇大營乞降巡撫李公鴻章決其議於左公隨令同知辭時雨伴送大桂來浙乃炳文不俟大桂回報卽將杭城謀內應者悉行殺害左公以賊誠款未著藉空言爲緩兵計謂大桂如炳文實投誠應卽獻城散眾以表信迨二月十七日大桂入城久無耗密令蔣益澧相機圖之二十一日益澧令高連陞率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六

四營攻觀音堂賊壘劉清亮五營及水師劉連陞唐學發羅啟勇率所部助之周廷瑞徐文秀率湘軍六旗攻古蕩賊壘楚軍一營閩軍兩營助之德克碑發大礮轟攻鳳山門親兵四哨助之黎明高連陞等進撲觀音堂官軍奮勇齊上一躍過濠羣賊驚竄立破兩壘數卡炳文率黨萬餘來援劉清亮劉連陞諸軍踵至益澧督親兵並馬德順馬隊馳往策應敗之時德克碑轟倒城垣三丈餘益澧調轉大隊赴之守備丁賢發等及洋兵十餘先登賊恃鎗礮力拒我軍受傷百餘高連陞王聯芳俱裹創督攻久乃收隊徐文

秀等因古蕩賊壘隔水環攻未下分兵旁攻葛嶺賊
由錢塘門趨援蔣榮彩賀國輝邀擊敗之遂破葛嶺
二壘殲賊七百餘各壘之賊望風奔潰曹魁甲胡榮
連破古蕩二壘徐文秀周廷瑞及王東林進克武林
門外二壘追至十里街而還是日共破十堅壘二十
三日蔣益澧復令徐文秀等四營攻十里街賊壘劉
清亮等七營擊武林門援賊劉清亮等三營及蔣榮
彩水師攻錢塘門附城賊壘高連陞率四營會合德
克碑進攻鳳山門王月亮率兩營進攻清波門劉連
陞謝永祜唐學發羅啟勇布興有等各帶一半水師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七

登岸分攻望江清泰兩門益澧自率親兵馳赴武林
門督戰徐文秀周廷瑞王東林賀國輝督隊銜枚疾
走比近長街始發號鳴鼓各勇爭先拔取木椿竹籤
越濠而進賊伏壘中排放鎗礮我軍被傷數十徐文
秀親執小旂冒矢石躍過內濠周廷瑞賀國輝繼之
士之先登者屢蹶文秀亦受矛傷士益憤怒陳炳文
復率黨萬餘來援劉清亮王東林等分路截擊席得
元以親兵四哨策應賊少卻周廷瑞等攻壘垂破城
中又出援賊數千益澧急令謝茂勝陳念親率洋鎗
隊偪城門迎擊先出者悉被傷餘賊不敢復出惟炳

文力戰不退壘賊恃外援守益堅屢戰三時殺賊無
數而我軍亦傷亡四百餘會大雨驟至官軍嚴陣不
動雨止仍攻直至薄暮收隊清波清泰各門賊壘亦
因鎗礮稠密未能攻克而賊之精銳盡喪炳文氣沮
是夜四更潛啟武林門而竄益澧偵知城柝漸稀人
聲鼎沸即令徐文秀周廷瑞賀國輝王東林劉清亮
李運榮翁桂秋李世祥馬雲標胡榮李國棟羅山綱
葉紀來等大隊分從武林錢塘兩門衝入自率親兵
繼之徐文秀周廷瑞王東林等並由武林門一帶截
殺悉捕街巷匿賊駢誅之賊尸枕藉填委人馬騰喧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八

殺聲振聞數里高連陞德克碑王月亮劉連陞唐學
發羅啟勇謝永祜余朝貴張志公張政順丁賢發姜
子豹布興有等水陸各軍同時由鳳山清波慶春清
泰等門梯城而入四路勦殺其斃賊數千生擒千餘
拔出難民無數所獲鎗礮器械不可勝計遂於二十
四日卯刻克復杭州省城是日黎明餘杭賊酋汪海
洋亦啟東門從瓶窑一路竄走左公疏告捷並言杭
州爲全浙根本餘杭又爲杭州西北屏蔽賊首陳炳
文汪海洋負嵎死守力抗大軍數月以來攻勦殆無
虛日茲幸兩城同時克復浙西大局漸可次第肅清

此皆仰賴

皇上神威文武諸臣同心協力得以迅奏膚功又僞北王錢貴仁前曾遣人納款獻城因謀洩而止迨攻克杭城貴仁率黨千餘叩求免死左公以貴仁雖劫於凶威未能立功贖罪而事前通款尙可貸其一死附奏分別遺留疏入得

旨嘉獎閩浙總督左宗棠加太子少保銜賞穿黃馬褂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提督高連陞均賞穿黃馬褂益澧並給雲騎尉世職道員楊昌濬康國器朱明亮均加按察使銜國器並以福建道員遇缺例放總兵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九

王月亮以下同知魏光祚以下文武四十三人敘功賞賚有差杭州初克左公卽傳令申儆各軍嚴禁攜帶婦女搬運器物出城一面設局安撫難民令紳士胡光墉購米賑濟訪明被難婦女家屬所在分別領送三月朔天大風雨左公拜疏後卽由餘杭入城杭州連年再陷久爲賊踞屋廡僅存鳳山錢塘門內被害尤酷斷瓦頽垣蒿蓬沒路湖山佳勝徧地腥羶一旦洗而清之遺民鳩形菜色次第來歸皆嘔吁歎息以爲不圖復有今日也左公爲之慨然嗣行經滿營追思瑞傑二公之忠勇闡城之義烈躬率僚佐設筵

爲文痛哭而奠之一時從祭及旁觀者無不流涕其日天氣陰霾頽雲如墨若有萬靈雜遝乘風雨而上下者祭後倏然清朗人皆異之浙實與區負阻易守而難攻兼吳會皖南氛合響應軍從三衢一路窺入重關堅城所在連衡旣不能銜尾橫刀直剿巢窟復不能擊其首尾以潰腹心力戰銳攻勢且棘手賊用數十部之眾席百戰之餘畢智殫力以死負固乃左公提一旅之師轉戰而前不三十日恢復省城豈非長算勝略而能使之然哉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十

半承平時輸漕五六十萬石賴江蘇湖廣之米以濟民食至省垣則米尤騰貴較之數十里外價輒贏千錢有奇富室菽米不入城郭常平義倉俱無積蓄咸豐十一年杭州再陷雖力盡援絕亦由掘鼠煮弦無食以爲守故也迨同治三年杭州克復難民來歸者日衆至人皆乏食楊昌濬商請左公設以商代賑之法下令收買銅錫鐵鉛茶葉並備婦女揀茶而以米給值民賴以濟全活甚衆三月十三日左公附奏言臣於三月初二日進駐省垣巡視各城堞身閒有轟坍之處尙易修葺惟駐防城身概行拆卸房屋但存

牆壁省城以內倉庫衙署俱已蕩然無存街市房屋亦大半拆燬聞無事時省城內外居民共有八十一萬餘口現除逃亡死故外陸續來歸及存留遺民合計不過數萬口一片劫灰傷心慘目蓋兩次淪陷被禍爲尤酷也現已遴派員紳設立賑撫局收養難民掩埋屍骸並招商開市一面將急須修濬工程辦理以期通商惠工暫救時局左公初入卽傳令申儆各軍嚴禁攜帶婦女搬運器物出城先是在藉道員胡光墉豪於財杭州初次失陷賊以城內居民力協官軍守陣恣行殺戮輒反接其手每纍牽數十人而駢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十一

斬之伏屍盈地流血成渠貞婦烈女相率赴水城河爲滿賊退後貌皆如生光墉捐貲具柩或兩人一棺埋之湖上及城之再陷也光墉先領銀六萬兩往上海湖北購米不及則具海舟入甌子壘泊錢塘江僻處全濟頗眾泊左公大軍入浙檄光墉來謁首繳還前領銀六萬兩並輸助軍餉左公察其可任令經理賑撫局務於是購米爲食訪明被難婦女家屬所在分別領送修義渡復牛車以便難民渡江來往牛車者爲水沙而設從前江多沙少幾可直達西興嗣於東岸漲沙數里每逢潮至沙皆沒水潮退又阻淤泥

貧窮婦女無力僱肩輿者蹠蹠泥中時有陷踝滅頂之患或倩人背負亦多危殆且無以別男女之嫌自捐設牛車迎送潮泥中而民皆利涉賊擾遂廢至是復之並收城鄉暴骨數十萬具分葬大冢於岳王廟左里許及淨慈寺右數十武地繚以粉垣而阡表之江干湖墅則就近掩藏之存歿以安先是二年六月奉

上諭浙省疊遭兵燹小民流離失所自應將該省漕糧量予減免著將杭嘉湖三屬稅則各按重輕分成核奏辦理左公既平浙遂於省城設立清賦局議減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十二

三分之一並裁革浮費定爲經制從此吏畏其法民安其業最爲善政之大者又以海塘坍塌潮入浸灌民田事關七郡水利奏令前按察使段光清於塘身後築土備塘一道高寬各數尺屹然保障繼左公撫浙者蒞澤馬公新貽合肥李公瀚章暨楊公昌濬並盡心講求石工柴壩以次修復均有專案茲不具載他如北新關繫杭州一方民瘼奏請停止劃釐以抵權稅濬治西湖南湖城河以便農商建修各祠宇書院以興祀學招集遠方農民以墾荒蕪城中採積米穀至十餘萬石左公疏內所稱二臣與臣共事多年

信心有素於整軍治民之事必能補臣缺漏仰答
恩知者也

同治三年八月全浙告平凡用兵兩載有奇而其初
之失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浙省負山阻海魚鹽
饒沃人物滋豐財賦之利亞於江南自粵賊騰起浙
之調兵籌餉遂無宴日矣其始浙不知兵遙恃金陵
大軍爲援歲供餉銀七十二萬上海軍月四萬浙餉
屢乏識者固已憂之歲己未十月江皖就浙江貢院
舉行鄉試諸生及姻婭僕從由皖南來者眾且盈萬
關隘莫能詰賊之南下也固心豔蘇杭金帛子女未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三

嘗一汜忘惟久忱浙中虛聲又不諳路徑未敢徑犯
會逢是役其渠魁乘便入偵備知虛實其時羅公遵
殿甫蒞任甯防告警防議未定值江南軍克九洲洲
金陵賊窘甚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及吳廷
彩陳炳文諸賊由六合渡江集蕪湖謀擾浙以分官
軍之力而紓金陵之圍甫度歲卽率黨由南陵疾趨
十年二月初三日廣德州陷浙省門戶盡失十八日
走狗葬夜焚良渚聞者尙以爲土匪也十九日黎明
賊至武林門已入十數騎人猶未覺統帶寶勝勇候
選道陳炳元登城望知其爲賊始傳令閉城擾攘聞

賊之闖入者竟不可蹤迹云蓋賊稔知是日爲觀世
音大士誕辰大吏必至天竺欲邀戕之湖上乘勢搶
城而未知故事皆以十八日預祝也遂分圍武林錢
塘湧金清波等門城中除滿營外僅有撫標各營兵
二千餘署鹽運使繆梓傑勇二百協防局團勇三百
都司姚發科福勝勇五百城外則有江南大營新募
江西勇二千人過境未去其按察使段光清所部親
兵四百皆先出守餘杭之獨松關爲賊所格二十日
光清由獨松關回援且戰且行滿營應之乃得入城
旋調甯紹台道仲孫懋興勇二百助守二十二日賊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四

登玉皇山段光清繆梓各出隊民團隨之見賊驚潰
官兵亦不戰而歸二十五日賊於湖上立十餘營光
清率親兵及江西勇三路出戰皆敗初羅公知浙軍
不足恃奏調道員蕭翰慶由湖北率訓字營赴浙過
徽州值太平旌德不守張公芾令助勦克復三城又
畱其副韋志俊一軍翰慶馳躡賊後至湖州虹星橋
與賊戰以兵單敗死芾遣革職提督米興朝由徽州
來援頓富陽不進縱兵掠爲民團所圍殺傷數百時
賊踞饒頭等山爲壘取淨慈寺羅漢象環壘執旂城
上望以爲賊發礮多中之賊居高瞰城中礮子雨落

至是守陣者皆怯矣始被圍巡撫飛章告急並乞師於金陵向公榮遣提督張玉良赴援二十二日副將向奎率前鋒千五百人至平望取道海甯赴杭屯清泰門外李定太由湖州率軍來援均與賊隔絕二十四日張玉良率所部二千餘人至蘇州吳中大府意謂援杭且不及欲令向奎駐嘉興張玉良駐湖州陰固蘇省門戶以故玉良過常熟皆飲之酒俾閱城置守而後行杭州城中段光清主戰繆梓主堅守望援師眼穿賊於清波門外西竺庵掘地道日夜擊金鼓亂其聲丁憂紹興府照磨陳奉彝請開城內地道以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五

防之繆梓以爲然連日雨甚工不得就二十七日卯刻雨止地雷忽發城塌數丈賊湧入梓在城上禦賊死之城陷巡撫羅公遵殿署布政使王友端杭嘉湖道葉堃甯紹台道仲孫懋署杭州知府馬昂霄署仁和知縣李福謙皆死之候選道陳炳元亦巷戰陣亡浙屢警旋平士民習而安之此入賊來剽疾遷避者不及十之一二賊圍城鋪戶多集丁壯助守及破猶力鬪傷賊頗多是夜賊仍退出城二十八日賊眾盡入恣行屠戮死者填路人馬不能行將軍瑞昌與都統來存佐領傑純率旗兵力守滿城婦女亦撚矛刺

賊賊憤屢攻死傷枕藉終不能克張玉良於三十日晚行次湖州三月朔日乘小舟以六百人進抵武林頭知省城已失初二日全軍抵武林門城外無賊營故莫之阻是夜五鼓令勇士由艮山門民屋上置梯攀城大呼先登斬其守賊賊見張字大旗驟驚愕謂副帥張國樑實來又以滿城未下在其肘腋所過城邑均未置守既飽掠恐官軍大至合圍斷歸路且揣知金陵大營空虛謀還襲之卽於初三日棄城由湧金清波走瓶窰出獨松關破孝豐竄回甯國縣廣德州一帶此次賊來犯浙者不及萬人原爲圍魏救趙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六

之計初不意杭城空虛而破之之易也卒以人寡勢孤不守而去浙境乃得復清咸豐十年杭州旣失旋復未幾嘉興告陷賊雖據我門庭而杭湖守險難攻固皆完善也九月初七日富陽不守將士死傷甚多浙撫王公設奠於仙林寺哭之哀十月賊由富陽餘杭兩路分撲杭州城守數日出擊獲勝始得解圍迨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紹興告陷而杭城孤危西存一困守之湖州東畱一彈丸之海甯則幾無節不斷矣諸將由東陽諸暨退回饒廷選所部閩軍習不爲壘居城中共護林福祥出軍

望江門外賊至潰還楊金榜營於雙頭山十月初二日賊從慶春門繞至清泰門金榜率六成隊擊退欲以通江路也西湖賊見金榜出戰從淨慈寺後撲襲其營金榜收隊而營已失敗賊復回來擊軍潰自到不殊爲賊慘狀而死僞聽王陳炳文於羅木營結五壘初五日張玉良至自富陽文瑞况文榜踵至力攻羅木營破之兵疲甚暫息爲食饒廷選謂姑徐之城無應者賊乘夜仍搶築成壘遂合圍十門並於清波門外及鳳皇山夾木爲城中實以土鑿穴安鎗礮日夜轟擊張玉良屢攻賊壘並令江頭礮船夾擊弗

庚辛泣枕錄卷十二 七

克十九日王良送客出營門還中賊飛礮折右脛將士以船護送至聞家堰而卒城中奪氣二十五日閩軍自請攻羅木營饒廷選阻之王公不聽廷選乃令部下俟天明齊出放空鎗而回圍至十一月初旬城中糧盡升米值銀一兩候補道胡元博主議借捐民踴躍從命集錢十餘萬串而已無米可購饑民哀號滿街市浮萍蕉葉草根樹皮皆盡折取新舊皮籠爲食僵斃相望其後死者或割食先死者肉以延殘喘將軍瑞公病甚乍浦副都統傑純屢欲出戰而杭州副都統關福堅持不發兵初九日有賊從望江門外

來投誠林福祥信之給黃金二百兩及軍火號衣紅藍頂花翎約官軍四鼓出隊彼燒海潮寺賊營爲應至期如約往賊先發空鎗礮旋加彈多傷士卒追至城根適鳳山門空心礮臺火起城幾破副將曾得勝力戰城上賊始退是日武林錢塘清波門外各營皆投賊十三日有放出監犯徐姓通賊約期開城門事發斬之至是兵食亦盡碾義倉穀七千石并殺馬驢以餉王公與士兵均甘苦至以糠糝攪米煮粥對之流涕林福祥以下其家人或日食蠟燭數枝軍士有搜取民家食物者土匪導之擄掠城中大亂巡撫自

庚辛泣枕錄卷十二 六

出擒斬數人勢稍定城之初圍也居民備粥飯擔送城上餉軍若需用木板蓆袋等物片紙下立即輸送而是月杭州紳士胡光墉以龍船由甯波運米二萬石從黃道關入江十五日泊三郎廟守數日湖州紳士趙炳麟亦由上海以輪船運米至遇颶風返皆不得通時賊糧亦罄李秀成欲回蘇州度歲陳炳文深知城中虛實不肯去延至二十八日守軍已數日不食乃各潰散賊於已刻由各門梯城入遂陷巡撫王公有齡學政張公錫庚處州鎮總兵文瑞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甯曾綸糧道暹福道員胡元博彭斯舉

朱琦署仁和縣知縣吳保豐皆死之初彭斯舉度地勢復議自望江門築甬道適福建新解礮至今斯舉試放礮裂傷額幾殞議遂格吳人候選主事周騰虎慷慨奇士王公撫浙招至杭州檄辦洞庭山團練而太湖已爲賊踞則由山路閒關走廣信謁左公軍門備陳杭州艱危狀旋從江督曾公於安慶請援皆不及城中惟日望李元度安越軍來援先是李秀成於八月由江西竄浙賊二十餘萬九月朔攻衢州數日不下乃解圍東走以偪杭州寢至危急衢警漸平元度亦至因無餉駐城外旬餘進攻龍游兩月不下接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九

杭城告急帛書亟商撥發衛防兵接攻龍游不應乃收軍赴援杭州既陷城中官五六百無一得出居民六十餘萬半已餓死時嚴寒被驅出城凍死江干及被擄殺而死者不可勝計巡撫王公先令壯士持書帛遺摺并絕命詞縋城出由海塘走黃道關交胡光墉轉達上海署蘇撫薛煥爲之代奏其略言紹興失而杭州不守咎由紹興團練大臣王履謙臣死不瞑目云李秀成以禮殮巡撫學政及文總兵題曰忠臣某官之柩交林福祥暨署杭巡道劉齊昂送之上海既至當事咸臨奠而發視之貌皆如生王公頸帛猶

繫張目忽動血淚併落人莫不異之十二月朔日滿城亦陷將軍瑞公縱火自焚副都統傑純力戰死之闔城皆殉詳述浙中喪敗所由亦得失之淵藪也然死事數公大節凜然雖將略不長而見危授命律以與城存亡之義又何憾焉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終

庚辛泣杭錄卷十二

十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王定安湘軍記

浙江負山跨海夙號與區寇興浙處偏陬未被寇軍
撫犴故習亦未嘗討論戎事遙恃江南大營爲屏蔽
歲竭賦稅銀七十萬供軍威豐十年正月張國樑克
九袱州金陵賊益危懼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
賢乃謀擾浙江以解金陵長圍連陷涇旌德太平甯
國四縣甯國總統周天受不能救二月戊戌陷廣德
遂犯浙邊癸卯由東亭湖陷安吉由泗安陷長興杭
州戒嚴巡撫羅遵殿新自湖北來徵調蕭翰慶率楚
軍六千往救道遠弗能至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一

詔和春兼督浙江軍以提督張玉良爲總統率江南
軍援浙時杭州僅李定太軍二千餘赴援泗安安吉
皆不及遇賊梅溪敗績退保湖州庚戌賊犯湖州曾
秉忠水師至自蘇擊走之壬子夜賊從山徑陷武康
癸丑夜焚良渚甲寅黎明薄杭州武林門入十數騎
猶未覺候選道陳炳元率勇巡城知爲賊城始閉賊
遂分圍武林錢塘湧金清波諸門城內兵勇三千餘
按察使段光清自獨松關回援巡撫檄甯紹台道仲
孫懋入省助守鹽運使繆梓因守衢州有功仍主堅

守段光清主戰丁巳賊登玉皇山段光清繆梓率兵
圍出擊團勇見賊先潰兵亦不戰而還庚申賊於湖
上立營光清親攻之復大敗壬戌清波門地雷發城
圯繆梓死城上巡撫羅遵殿布政使王友端杭嘉湖
道葉莖甯紹台道仲孫懋杭州知府馬昂霄仁和知
縣李福謙俱死之陳炳元巷戰歿在籍侍郎戴熙亦
殉節是時滿城猶未破將軍瑞昌率駐防男婦嚴守
三月乙丑朔張玉良以輕軍六百乘小舟至大關知
省城已失丙寅全軍薄杭州而城外無賊壘度賊兵
少夜五鼓由良山門攀堞上殺守賊十餘人軍士大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二

呼天嚮明賊見張字旗以爲張國樑至潰奔出城遂
克杭州追之萬松嶺賊走臨安孝豐長興還竄廣德
益以新至江北皖南諸寇勢益張遂銳意解金陵圍
閏三月江南大營陷四月蘇常繼陷張玉良自蘇州
還走杭州庚寅賊陷嘉興浙中大恐巡撫王有齡令
玉良收潰卒萬二千圖嘉興七月己酉破嘉興南門
阻水不得入潮勇通賊謀變乙卯大營潰十月張玉
良收嘉興潰卒攻嚴州克之賊遂由富陽餘杭分犯
杭州瑞昌王有齡城守數日遣文瑞等出擊走之遂
收餘杭迨十一年九月處州紹興相繼陷浙中郡州

惟衢州湖州海甯僅存杭州益孤危巡撫王有齡起
丞佐號綜覈初履任則奏止湘軍事亟乃奏調李元
度劉培元皆不至復乞援曾國藩國藩以軍未集辭
湘軍已克安慶威聲震中外而左宗棠新軍戰江皖
屢有功有齡復奏請宗棠援浙而以帛書開關達安
慶乞援國藩發其緘僅血書鵠候大援四字國藩深
悲憫之繞室達旦不能寐已乃奉

旨命國藩兼制浙江提鎮以下聽太常寺卿左宗棠
調遣國藩薦宗棠專浙事

詔左宗棠督浙江軍專奏報且促其行時援浙軍猶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三

踰四萬王有齡復奏請李元度募八千人入浙且擢
爲按察使元度至龍游阻遏不得進而僞忠王李秀
成已薄杭州撲武林門踞我營卡布政使林福祥總
兵饒廷選引兵還省城十月丁巳賊由慶春門至清
泰門楊金榜要擊敗之西湖賊襲破其營金榜戰死
庚申張玉良至自富陽沉文榜踵至攻羅木營賊壘
破之兵疲甚暫憩具食賊乘夜復成壘遂合圍杭州
十門自海潮寺至鳳皇山樹木城以隔援師甲戌張
玉良中飛礮死城中益恐糧道既絕石米值百金居
民捐緡錢十餘萬然已無米可買死者盈路草根浮

萍蕉葉既盡乃煮皮籠爲食十一月浙紳胡光墉自
甯波運米二萬石泊三廊廟趙炳麟自上海以輪船
運米阻颶風皆不能達是時賊糧亦罄李秀成欲回
蘇州度歲僞聽王陳炳文持不可守城軍士已數日
不食癸未賊倚梯以登守軍散走城上無阻者杭州
遂陷巡撫王有齡自經於署學政張錫庚提督饒廷
選總兵文瑞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甯曾綸鹽運使
莊煥文糧道暹福道員胡元博彭斯舉朱琦署仁和
縣知縣吳保豐皆死之越四日滿城皆陷將軍瑞昌
縱火自焚副都統傑純巷戰死李秀成以禮殮巡撫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四

學政及總兵文瑞縱林福祥暨巡道劉齊昂送之上
海發視之貌皆如生十二月
詔左宗棠爲浙江巡撫宗棠佐湖南軍事十年明習
戎機及奉
命襄辦親歷行陣所向皆捷杭州之陷也曾國藩上
疏自劾奏薦蔣益澧爲浙江布政使同治元年正月
曾國藩奏言杭州既失左宗棠擬由徽郡進攻嚴州
下以扼杭城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迨十一月壬午
克嚴州二年正月復紹興蔣益澧乃領萬人攻富陽
以規杭州富陽背山面水西接七里隴東屬錢塘江

易守難攻自桐廬之克杭州賊始懼悉力拒富陽三月偽聽王陳炳文率蘇常賊偽歸王鄧光明率杭嘉賊出臨安攻新城冀襲富陽官軍後宗棠發嚴州軍合蔣益澧軍援之四月益澧率高連陞駐新城南楊政謨度賊集新城杭城空虛率水師燒寇舟直搗望江門賊壘平之杭州賊大驚陳炳文等乃撤援富陽諸賊還杭城七月宗棠以富陽久圍不克增調康國器粵勇蔣益澧亦請徵法國總兵德克碑率洋鎗隊會富陽八月庚辰蔣益澧大舉攻富陽壬午克富陽益澧以劉清亮屯新橋王月亮屯富陽自領諸軍薄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五

杭州偪清波鳳山門而軍宗棠令康國器魏喻義攻餘杭偽康王汪海洋自杭州出援國器要擊敗之自倉前長橋縱至武林門北新關橫至古蕩賊營延四十里西達餘杭益澧屯畱下令高連陞屯六和塔萬松嶺據高阜俯瞰杭城九月城賊萬餘由雷峰塔犯新營高連陞等擊走之迨至饅頭山王子進屯天馬南屏諸山而魏喻義亦據青山康國器據寶塔山以偪餘杭國器破城南長沙堰卡遂圍攻南門喻義敗賊石門橋賊復於餘杭東門迺遷至杭州女兒橋增集悍黨欲繞何母橋襲餘杭官軍後十月蔣益澧令

劉樹元等列隊何母橋遂於天水護國方家太平諸橋增築四壘以扼賊嘉興賊大舉援杭州乘霧潛度萬松嶺劉志公憑濠拒之高連陞馳至洋將德克碑以淺水輪船夾擊楊政謨率水師登岸攻之賊大奔十一月丁卯蔣益澧楊昌濬黃少春合兵萬三千戰餘杭城西北所殺傷相當其夜賊築三壘以拒軍楊昌濬駐青山蔣益澧還畱下十二月癸酉朔益澧令高連陞德克碑攻鳳山門自督馬步列錢塘門外秦亭山棲霞嶺以阻寇援連陞等數道並進破賊壘十追之城隍山楊政謨水師亦破江邊石壘甲戌益澧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六

令諸軍分屯錢塘湧金鳳山清波四門據饅頭山雷峰塔秦亭山爲營圍賊中央乙亥楊昌濬進攻北門賊出拒戰黃少春魏喻義劉明鏡三路乘之賊乃稍卻劉璈等攻杭城西北隅賊來抄爲朱明亮所敗城賊始困時雨雪兼旬賊堅伏未動丁酉雪霽楊昌濬攻餘杭破五十二年正月庚戌高連陞德克碑攻克望江門石壘三先是偽聽王陳炳文遣族兄陳大桂赴蘇州乞款巡撫李鴻章移書宗棠圖之炳文忽中變殺杭城謀內應者宗棠知賊藉空言緩兵乃令陳大桂入城責炳文獻城散衆久不報宗棠益促益澧

攻城癸巳高連陞攻觀音堂破三壘陳炳文出萬人來敵益澧督親兵合馬德順騎隊馳之炳文不能支德克碑以炸礮擊鳳山門城坍三丈丁賢發率壯士及洋兵十餘先登賊以鎗礮死拒我軍傷亡百人高連陞王聯芳俱裹創再進卒不克甲午益澧益獎屬諸軍陳兵五門令劉清亮等禦援寇益澧自率親兵至武林門督戰別遣徐文秀攻城北長街文秀銜枚疾走比近長街始吹角搖旂軍士爭拔木椿竹籤越濠而入賊伏壘發礮登者輒蹶文秀執小旗冒礮躍入內濠周廷瑞賀克輝繼之陳炳文率萬人來爭劉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七

清亮王東林席得元分路截擊賊少卻時長街賊壘垂破城內復出賊數千益澧急令洋鎗隊逼城門迎擊先出者皆斃餘賊退入城惟陳炳文猶戰城外自日中至暮殺賊數千我軍亦傷死四百徐文秀受矛傷其清泰清波諸門亦以堅壘未克始各收軍是夜陳炳文開北門出走益澧聞城柝漸稀頃之人聲鼎沸知賊已逃卽整部入城諸軍分門大進乙未克杭州餘杭賊汪海洋亦棄城東走與杭賊合奔德清左宗棠奏報兩城同克詔獎宗棠太子少保銜益澧雲騎尉世職俱賞黃馬

褂提督高連陞以下給獎有差三月壬寅宗棠移駐省城遣楊昌濬攻武康高連陞攻德清蔡元吉攻石門當承平時杭州城內外居民男女八十一萬口及復城才七萬口宗棠申虞獲之禁婦女財物各從其主禁軍士無入民居招商開市奏停杭州關稅立清賦局減杭嘉湖稅則三之一布政使蔣益澧亦輕財致士杭州善後事一時翕然稱之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終

庚辛泣杭錄卷十三

八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上

陸以活杭城紀難詩

當杭州之未破也上下泄泄文恬武嬉公事自捐輸外悉不問而庫無贏財營無健卒幕無達士市無歡民識者早知其必敗特不意如是之速耳余躬遇險難幸得再生視微名若華沫爰即告歸侍我母焉今寇又陷蘇郡四月十日及我郡四月十六日矣去杭州之失曾無百日流離轉徙生意都盡中夜不寐時於枕上記憶近事述之以詩旬日之間得六十首語惟紀實用示勸戒所不知者皆從闕如若更有聞續而增之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一

請俟異日咸豐十年歲在庚申五月十日桐鄉陸以

浙定圃氏識於歸安之北車塔村

醜黨潛從僻徑過庸才防守計蹉跎忍教干騎紅巾

賊斷送生靈十萬多界牌之防守嚴寇得入廣德長

攻杭州其初至也衆止千餘潛師深入如履無人之境備禦疏畧不能不歸咎于主兵者矣

喧傳片紙盡歡騰窮寇跳梁勢易乘寄語諸君休快

意年來偵報已無憑二月十八日偵者言湖州已退

入關矣近來偵報大率類此

森嚴節鉞望如神濟變無才隕涕頻坐視萬家罹害

酷不教勁旅出城闔羅中丞遵殿初為杭州太守甚著循聲比撫兩浙惟以勸捐為

急務而侈然自大既不能獨運神機復不能廣收眾策優柔不振以至敗亡十九日寇至武林門外大肆焚掠維時將軍臬司謂宜速出勦捕中丞以勁旅無多須俟援師大集寇遂由西南而東恣意燬劫城外萬家都成焦土迨寇勢日熾羣僚告急一壽莫展惟有揮淚而已城破中丞以殉難聞民間傳言從賊蓋怨之深而為是語耳

防西兵力八都豪望侯還資利宇高險要祇今歸敵

手城頭守禦亦徒勞吳越王保浙西全恃八都兵分守之力西湖諸峰險要大興寺

宇備望侯焉今不能分守要地湖上諸高峰復被寇據為巢穴俯視城中一在目的是以取城若是之易

禪房深處境清幽驅策瞿曇逞詐謀試向大觀臺上

望疑兵隊列山頭寇焚僧舍擄僧為兵即令移古

競登吳山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二

嶠負眈眈競逞雄請纓決戰眾情同徒知持重無奇

略不使羣材早建功城中諸團勇及甯波甯勇數千

學諸生有獻方略擒寇者亦不能用

行軍聖訓最詳明豈意研摩術未精氣餒祇知臨事

懼才疏那解好謀成先友仁和孫瀛帆明經光裕嘗

之謔今之用兵者亦可謂半邊孔子以但能臨事而懼不能好謀而成也初猶以為戲言由今觀之益信

一帶江沙遠上陂沈幾觀變豫防空室家不解網繆

計風雨漂搖悔已遲鎮江未陷之前金山下江沙漲

言亦主兵厄惜未能先期籌備也

大慙欺人小技施梅花碑下屋臨歧詰姦枉自多紳

吏當道豺狼竟莫知蜀人王道平以星相家言術
城中十門舊察者有官吏其所往來者跡莫不
竊入其室技得定營文徵甚多拘送中丞丞猶不
欲遽殺其衆憤齊發而食其肉甚黑蓋歷年窺伺
平道王即倒用其術之名以示巧也

十門鍵閉擁兵戈從此無人脫網羅聽禽言心倍
惻幾時行得也哥哥開十九日寇至即封城門中丞擬
言宜閉十門勿令民去方可與之同守從此城中三
十餘萬人皆如鳥入籠如魚入釜矣聞江西省城往
守謹嚴而城門未嘗盡閉也

海山形勝重邊疆肉食誰諳保禦方不務積儲惟聚
斂閭閻元氣已消亡自古守城先籌積貯杭城據山
民猶足久延時日以俟救兵之至無如倉空
廩虛給發失期兵心漸渙雖欲不亡得乎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目拔刀奮袖入堂來復勝營兵酒擄財居民擒送
升堂訊詰將加筆責兵衆鼓噪登階舉刀相向觀察
惶遽入內乃皆散去其橫若此尙可與守城乎

太守馳持羽檄來萬人歡動噪如雷夕陽已落門猶
掩依舊連檣鼓櫂回將進城爭以巨值購船載眷屬
自萬安橋以北至艮山門城橋柁相接不下千艘
半皆顯官巨室讓實不貲侯至二十五日午後馬
守昂霄持令箭登城啟開之役夫亦集皆大歡喜放
至日曉咸廢然而返或謂太守未幾外寇多恐船出
被劫禁開門或謂米船猶未至請俟他日或謂太守

將索賄於諸巨紳此則必不可信
然亦平日所爲有以致羣疑耳
急雨臨城火滅光緣梯直上氣飛揚守陣衆卒皆烏
合虛費民間八日糧皆無業游民前半夜望視猶勤
亥子以後俱入睡鄉寇乃于清波門外徧設雲梯二
十六日竟夜大雨燈燭不明遂乘此上城二十七日
晨居民未啟戶寇已滿城中矣

鳴軍擊鼓助軍威五夜傳呼夜不歸向曉枕戈眠未
穩刀光如雪斫魂飛城中挨戶支更衆心甚固時有
兵勇不力卒歸無濟蓋守城之法當精選兵械多置
器尤宜躬自拊循以固結其志

小人道長勢洶洶狂狴齊看縲繼鬆撤卻銀鑄揮刀
去沿衢血濺赭衣濃寇入城即破各獄放囚
無兵募勇尋常事要使平時訓練精半世功勳成匪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四

易忍令若輩隕身名復勝營兵署鹽運使事觀察
後通寇爲內應寇入城觀察即爲所戕受害最慘余
勤訓練汰其劣而褒其優親之若骨月信之若朋友
導以禮義重以廉餼同其勞苦然後收指臂心腹
之用今則平日臨以威嚴官不習兵而兵不喻官心
雖訓習有期惟按冊注筆應行故事而已主會計者
又從而侵蝕其餉思誼不洽情志日漓一旦

兒孫列隊盡罹災始信多錢是禍胎萬室脂膏徒自
潤可能攜取到泉臺馬太守昂霄曾吾邑典吾郡
指最多處心尤狡遂使吾邑捐銀十餘萬而不以
承廣學額一名然衆庶之謗日興上官之眷益厚蓋

既工于聚斂且善逢迎也時事方亟中丞以其能命
攝杭州事二月十六日履任二十七日破城投金銀
井中身乃隨而人焉寇至召老嫗以月令指所
在出于井中殺之并戕其子孫捆載金銀而去

處處堂楹煽賊氛可憐玉石並遭焚好官殉節齊聲
慟祇有仁和李令君 署仁和縣事李地山太守福謙
勤能慈愛寇至捐軀士民莫不

痛挽

西湖水潔久盟心圭璧儀型眾所欽激烈從容同一

死千秋炳節兩詞林 戴醕士侍郎熙俞雲史觀察焜
高足為邦人矜式寇至侍郎投井死觀察朝服罵寇

死尤烈成仁取義白首同歸西湖正氣祠中又當增
二席

輶軒策馬遠郊青天上文昌屬使星桃李門牆陰正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五

滿階蘭何意遽彫零 學使張星白少司寇同年錫庚
在省垣寇至侍姬及長子大令某皆被難余告歸時

往辭學使學使言事急時余子欲護衛其庶母不敢
避匿遂皆遇害

蓋忠孝兩盡云

天道難知語匪誣茫茫浩劫混賢愚寒官持守端方

甚父女同時並殞軀 仁縣訓導吳麟書餘姚人司
服城破避居民閒長女岳蓮賢而美寇按得之欲

嘯傲湖山樂趣諧風波平地起庭階早知冷宦猶遭

厄悔不當時與計借 錢塘縣教諭高燦榮山陰人由
開以道梗中止二月十四日四生辰猶徵優演劇

地不足憂也蓋其言得之大府幕賓乃其同郡至戚
居恒有事常相聞故深信之恃以無恐城破寇頻來

索金金盡他寇又至乃引寇至埋金處發視無有即
為寇害其金固借僕袁某埋藏而袁某已先期遁矣
殆為其所竊也

大好田園未肯還家山悵望隔雲關與人未到門猶
啟生死機分一刻間 錢唐縣訓導韓之麟家居蕭山
不果寇勢方迫自言有良田百畝可以娛老屢欲乞歸

蕭山來而少二人乃令婦與先接十九日晨與自
再來日已向午升輿抵城闕則門鑰甫鍵遂不得出

城破後潛居學舍初三日晨聞寇至焚掠甚酷乃自
縊不後時而寇因張帥至皆遁矣欲歸而竟不得歸

死不非命乎

一庭荆樹並摧根白髮護堂血淚吞西望長安六千

里無家誰與賦招魂 署杭州府經歷事劉萬選陝西

妻方氏弟萬祥弟婦王氏同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六

振翻凌風待遠翔平林增繳粹難防下僚赴義知多
少似爾爾青年更可傷 巡捕楊邦俊蘇州人亦罹其厄

年甫逾冠人尤 雅令殊可惜也

浩氣排空去不還徒留詞賦動鄉關仰山樓下傳經

地魂魄猶應戀此間 胡次孫司訓理才藻翩翩其尊
年學士卒子瑛國部曹程繼之部曹卒次瑤又為監

院寇至被難清門文采從此已矣憶 仰山樓在崇
文書院憑眺全

湖東校藝俊英多貔虎桓桓願荷戈戰骨郊原已成

燼深閨猶是盼登科 二月補行己未 恩科武鄉試

十一郡士子咸集中丞日在樞

地不足憂也蓋其言得之大府幕賓乃其同郡至戚
居恒有事常相聞故深信之恃以無恐城破寇頻來

木管校射寇勢既迫事遂中輟命士子願出禦敵者
聽於是執殺効死者有人蓋未遂虜揚而已隨鶴化
矣悲夫

聯步相從碧水潯潔身誓不受塵侵惟應一片寒潭

月終古明明鑒此心許慎生尚書家婦女殉難者十
餘人其餘高門下戶投水死者

不可勝數

寒衣入泮聚成羣埋齒牆隅界莫分悽絕靈星門外

路天陰鬼哭不堪聞城破後避至府學聖宮者數千
人迨寇據居學署眾皆他處匿

於兩廡祠下者尚有數百人寇復投殺乃共奔投泮

池死者七十餘人寇去眾復埋屍靈星門外土堆中
掩藏不密時為大衛
噙手足願之心側

東園古屋傍城低草毀花殘氣慘悽寂寂荒庵人迹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七

斷黃昏魍魎上牆嘯東園乃城中最僻處寇亦
搜殺且毀屋宇禍斯酷矣

頻年勝地集朋儔檀板金尊互勸酬巖壑猶存人已

遠不堪歷歷溯前遊西湖吳山諸勝時與諸朋好遊
眺曾幾何時半為異物黃墟重

過傷如之何

苦雨淒風散滿城春深百卉未敷榮陰森氣象關天

意一月曾無一日晴自二月以來陰雨連綿氣候又
復凜冽絕似深冬於此可識天

矣心

滔滔湖水血同流隄畔無人續勝游如此韶光如此

境六橋花柳亦含愁寇至西湖適逢觀世音大士生
辰城內士女遊湖者門內不得

入大半死湖中
香客亦皆被賊

登舟挾刃為黃金倒篋掖衣徧檢尋名器輝煌留不

得紛紛潛自擲波心寇至艮山門城河舟中揮刀索
金不遂意即加刃婦女首飾臂

朝拒勿與即刺頸斷臂號泣之聲慘不忍聞凡官頂

而擲之河

竄伏咸爭捷足先危途命僅一絲延前街倏避火難

鬢後巷又驚刀斫肩避寇驚竄有履易
地而卒不得免者

殺人如草慘驚心一角危樓避匿深遙意高堂腸欲

斷倚閭應已淚盈襟寇沿路殺人余避舟中突如其
來舉刀欲所為其黨邀往他舟

得免因與姬人李氏長孫榮霖避居民間小樓時聞

寇至擄人殺人心肝皆碎欲死不遽死徒以有老母
耳在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八

默默空房對坐時裳衣不脫意如癡中宵有夢歸家

去醒後相看轉益悲三人默處樓中食不飽寢不安
自十九日後衣服不脫者旬日

矣

世態升沈亦可歎白衣蒼狗幻多端路人指點肩薪

客道是堂堂刺史官某刺史避民間寇擄之使炊三
日寇去得先見將軍獎許優渥

授以要官

嬌癡含淚別親惟跣足更衣上馬馳鄉路迷漫歸未

得傷心長作賊營兒寇至杭擄人數千擇美好釋男
為子使騎馬相隨承不得返富

貴人家亦莫能免生離無異死別親闈望斷悲可知

已吾里周書庭祇一子年十七隨其叔在杭城錢
肆亦為寇擄作

子至今未歸

成敗何容論目前乘除福禍迭流遷江南問訊徐方

伯定是歡娛勝往年徐樹人方伯宗幹江蘇通州人

甘肅餉銀過多降調之豈非以就道之日行人

哲人知命遠危邦審別幾宜識不唯爭羨耆年江太

守先期三日渡錢江江太守士松以道員蒞杭州府

與之厚許之比及封

戰鼓聲催曉夢醒高高城闕戶猶局囊金散盡纔能

出放眼空郊柳正青寇連日與將軍戰不暇守城人

人縫城而下或由水城門遇寇被殺者數百人

九門吼肆樹高旌復振戈矛撲內營賴有壯猷元老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九

在偏師血戰復全城九門俱為寇據推錢唐門隸滿

營兵拒守鎗箭齊施婦女亦為助

威名爭懾大營張羣醜聞風走且伊多得諸軍同敵

熾燒搶淨掃逐龍光寇欲入滿洲管不得連日交

兵至寇誤以馬張軍門國樑也皆奔竄即日收復杭

世職並賞將軍賞輕車都尉世職張鎮軍賞騎都尉

撥奪膏腴盡舍旃貧留頃刻富腰纏悟茲消息盈虛

理萬事靜觀心泰然寇劫資財潰後委棄盡為棄

凌雲傑閣寶光含福地圖書列萬函想見聖神呵護

力常留文物煥東南文瀾閣藏書在西湖聖因寺

莊嚴壇宇上方尊小醜無從叩法門祇惜眾生淪苦

海便教佛力也難援天竺山法喜寺觀世音大士靈

遂不感素著寇屢登山輒昏昧欲

城郭蕭條爨斷痕空廬雞犬亦無存涼風慘慘鬼爭

路斜日荒荒人閉門亂後城中房屋半燬日

故人分手即天涯紫陌尋芳願已賒燕子不來春社

歇寒煙深鎖一闌花西湖園亭有長豐山館小軒川

游未幾寇至花園霞錦酒人雲散為之慨然

冷廬文史足優游深愧防微識未周翰與鴛鴦湖上

客全家安穩汎歸舟同城寮友惟崇文書院監院秀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十

舟還里得免于難

白首論交誼最深活人聲譽重醫林危城生死無消

息悵望雲天淚滿襟山陰陳載庵堃精研醫理投分

所願傳之非真異

宮闕焚餘改舊觀大邦人物痛彫殘印章差喜依然

在還我頭銜七品官運司河下民房焚燬大半廩生

學宮之大門亦燬印章深藏無恙事後取

恩恩身世百年催長物何妨付劫灰惟有奇書難割

愛時時棖觸上心來余于道光己酉歲至杭即按求

東至越郡北至吳郡凡得五百餘種計二千餘卷手

自抄錄者百餘種計四百餘卷寇至棄擲滿地寇退

往視僅存四
分之一而已

翩翩英人並從遊望斷家園淚欲流相見時遲分袂

早暮雲天遠動離愁從游五人三人先去獨安吉廩

厄後幸俱脫還鄉其鄉亦被寇聲息至今不聞也

二生好學能文今歲甫從游遠爾分散滿地干戈重

無匪易能逢匪易能無黯然

一湖新水碧淪漣恰值斜風細雨天礮火聲中搖櫓

去無人知是載書船寇退余署中什物散盡惟存殘

僱舟載歸時官兵招船急如星火

乃假保衛局中旗幟張之以行

兩浙詞章薄海傳鎖閣才藻聘鮮妍新裁頓失和平

旨文字從得知得氣先浙闈文字音節和平已未

或殆動於不自知焉閩墨甫出觀者或以為新異

純言乎氣則躁動而不馴也

錢唐漫說無兵燹七百年來再見之地勢天時兩難

恃安邦自古重人為宋仁宗時處士徐冲晦謂子孫

未幾即有方臘之變居民死者十之三時宣和

三年也今又遭寇厄官吏居民死者亦復相同

竊祿西冷十二年突遭鋒鏑幸生旋作詩非敢求工

巧悲憤聊將直筆宣語不求工而是非胥憑公論其

祈父皇父諸作古人已先

我言之是用存而不削焉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終上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下

許瑤光蒿目集

雪門夫子示鼎元蒿目集一冊乃感時之作長言詠

歎讀之使人搔首問天有不能已者鼎元杭人也回

憶庚辛兩劫皆身與其難所見所聞歷歷在目因摘

錄杭城紀事詩勒為一卷以資觀感夫子之言曰某

以末吏羈海隅無戡亂才無戡亂柄并幸無釀亂權

而此身此家適值變際日擊亂之由釀心已懨懨至

覆轍相尋蹈釀而加釀者又若不遺餘力焉遂使四

海羣生同與大變即抱勘亂之才者閒亦灰身殉難

敗壞或不可言矣五夜思之不能鬱而無所發此蒿

目集之所由作也嗚呼夫子自言如此鼎元亦何能

贊一詞哉門下士仁和張鼎元謹識

暮春誌慨

咸豐三年金陵告陷浙西戒嚴撫軍黃議守

甯國至己未春提督鄧忠武戰死鄭魁士繼

之講求營制壁壘一新繩怯去貪馭下過嚴

誹語四播為浙撫胡所劾奉命以周天受

代之周賞罰乖方已失士心去年金陵官軍

開長壕以困賊喧傳指日可復賊以長壕之

開長壕以困賊喧傳指日可復賊以長壕之

圍甚窘蓄意圖杭以分兵勢而解圍乘江南借浙闈雜姦細於應試者中探杭形勢甚悉十二月忠逆李秀成率賊由六合渡江度歲於蕪湖疾趨甯國縣以犯廣德泗安周天受擁兵二萬餘困守甯國府城不能禦賊李定大戰於梅溪敗焉退走湖郡賊分股犯湖以率我勢率大股由武康山路逼杭省二月十七日抵武林門省中無勁旅嵯使繆主堅守待援計都堂張檄米興朝由徽來援次富陽不敢進縱兵擄掠團民殲之數百江督何檄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張玉良援杭舟過蘇州蘇藩王壯愍留之飲且囑其先救湖州時署糧道何紹祺方出運聞警折回亟請張玉良援杭張乃率五百人由湖赴杭至三月初二日抵北關而賊已於二十七日卯刻轟陷清波門矣憶自癸丑暮春浙省旋警旋平士民習慣不驚避地外出者實少至是驟圍城破城中戶口二百餘萬人人知不免憤與賊鬪傷悍賊無算激賊怒下令屠戮尸骸填道路人馬不能行投水死者上中下三河均塞滿營將軍瑞謹愿人也

外城陷將軍欲自裁都統來存佐領傑純苦戰卻敵滿營得全時張玉良之兵逼城下賊見張宇旂疑爲張帥殿臣頗錯愕且意在解金陵之圍張旣出則勁兵必分可以回撲又以浙省去金陵遠四面阻水儲糧無多湖郡兵轉戰甚悍滿營未破恐官軍斷歸路乃決意棄城走初三日張玉良入城報收復江督何奏謂調度之力出於王有齡請其撫浙內廷從之亦殊典也杭省旣復人多歸美於張玉良而不知以藉名成功也滿城不失威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四

歸美於瑞將軍而不知來都統傑佐領之力也至杭城之失浙人羣咎撫軍羅主守不主戰守近不守遠御史奏撤其卹典而不知縱賊入浙咎實在周天受也留張玉良飲酒於蘇州促其援湖而遲其援杭之期則又王壯愍之偏見也城陷後撫軍羅及妻女均殉難閩門忠節不愧完人矣其由鄂藩擢浙撫時知浙兵不可恃乃奏調訓字營入浙意欲改絃易轍不可謂無心軍務矣逮訓營抵湖而杭州已先告陷此則撫軍所不及料也嵯使

繆犇於八年衢州之勝恃才自用瑜不掩瑕
矣然守城被戕歿於王事而王壯愍尋前恨
亦請撤其卹典此豈厚以勸忠者乎夫古今
成敗之分必追其由敗必知其所以敗勝必
知其所以勝庶得失之林昭昭然耳今則悠
悠哆口淆亂當時而當軸士夫又或以生平
積憤施排軋於已死之黃馘一唱百和竟以
私好惡淆定是非更逾數十百年僅據文飾
之奏報以相品題而徵信已無自矣瑤偶談
時勢入耳多逆不覺握筆欲爭爲作誌慨詩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五

六首傳信秉公以砭浮議豈有所偏袒乎哉

杭州保障倚宣城八載供儲重鎮兵本擬外藩聯皖
水那堪覆轍蹈留京雲霞東海迷旂色歌舞西湖沸
礮聲恨煞宛陵餘閒道忍教豺虎得縱橫

清波門陷遍城紅義勇家家巷戰雄敢死殊無羅綺
習報恩爭効闔門忠淒涼憤雨錢王觀慘澹愁煙宋
代宮五百餘年金碧地一朝灰燼付東風

屢奏金陵指顧收可憐滄海更橫流養癰忍逼鄰封
潰受敵能無腹背愁勁旅空教馳鄂渚援師何事醉
蘇州蒼生億萬疆千里縱使重完豈舊甌

來公英偉傑公勤雙馬衝圍氣不羣久戍八旗原禁
旅堅持半壁保孤軍狂潮退舍弓彎月秋水翻空劍
拂雲轉悵江南祥與霍祇留苦節答

明君

風飄毒霧去來狂佳節重三日又光深賴吳興奠磐
石更欣越國隔錢塘六橋煙雨回驄馬三竺雲山舞
鳳皇料得餘氛難久踞臨安自古少儲糧

成敗英雄論總非莫將忠憤達黃扉封臣効命人誰
諒騎將登壇節尚揮榛棘胥山鼯鼠窟棠梨岳墓杜
鵲飛東南時事如棋擾大局艱難淚滿衣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六

饑烏行

蘇常失守難民紛紛來杭余請設撫卹廠於
北關接待寺時烽火信緊議者恐奸宄混跡
欲逐之余謂嚴稽查於收養乃允行爲作饑

烏行

姑蘇城上驚烏飛吳宮火起無枝歸南望武林雲樹
足攜雛將母來斜暉口瘖手据毛羽瘁哀鳴似訴腹
中饑狂風夜夜吹凶信幾點昏鴉亂行陣嘵嘵爾是
異鄉音不愁哺待愁瑕斲此地居民況被兵比屋瘡
痍方卹賑餘梁僅飽家鷺餐遺粟非爲哀鴻吝那知

饑鳥終可憐煙棲水宿嚙向天赤地更無螻蟻啄依
依日傍翳桑前主人不忍飼以粟繞屋悲感飛翻翻
我勸旁觀休惴恐此中亦有慈孝種亂世流離能保
誰長官須視民生重

白衣仙人曲

庚申三月忠逆既棄杭走六月四眼狗仍率
賊由臨安餘杭入寇十九日賊從臨安去時
嘉興餘氛尙熾中丞迎天竺大士以筊卜之
不吉乃強迎入供奉武林城樓爲作是曲逾
月由北關移供於吳山之伍公祠次年杭城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七

陷大士像亦燬

西湖楊柳新秋綠白衣仙人出天竺北關香氣濃雲
浮白衣山人來城樓千羽萬騎樓下拜甘露浙瀝神
旗幽寶蓋亭亭覆蓮座繡幔搖曳盤龍游拳蘭菊以
仰供瓣心香而俯求俾我黎元年壽永俾我震旦妖
氛收浙東往昔豔佛土普陀山峙海東頭海波浩杳
迷寶筏曲罷於立空夷猶

金華將軍詠

浙俗祀青蛙於湧金門東廟號金華將軍金
華者青蛙之轉音也杭城克復後青蛙游奕

於滿城中旂民虔奉之釀金建廟於滿營適
中地金碧眩目較湧金門舊廟規模煥然矣
廟落成緣營文武俱來賀所以從八旂之欲
也雪門子爲詠其事

二月杭州失夜雨冤魄嘯三月杭城收白日青日照
死綏忠厲未附祠將軍且建金華廟金華究何神雙
目如怒瞋前生住明月長與玉蟾鄰飽啖白兔藥鍊
此黃金身廣寒太寂寞下飲西湖春繁華釀劫運武
林吹黃塵神仙避劫非草草杭城雖陷滿城保后土
皇天定有靈海鳥爰居識機早鼓鐘俎豆祀將軍那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六

期士女爭迎禱何以博神歡雕梁雙龍蟠何以治神
嗜綠醞湛冰盤何以怡神目銀瓶供素蘭何以安神
居錦茵簇花團神貺宜早甄神譴愁大難不求賜土
田但求佑平安頂祝無日夜騰沸來干官捍患救災
果何以善哉將軍無一言

禮斗詞

下江嚴不能解上江信又告急中丞禮斗於
東園徵諸人而諸將不肯用命禱諸天而戾
氣或可潛消亦良苦矣

西垣上將無光芒羽林垣壘空成行幾時得見歸邪

出如雲非雲國吉昌戰轅深夜窺乾象牛女之次兵
氣揚焚香北向紫霄拜七星上拱開珠囊一星天鋒
蔽我盾一星瑤光資我糧不願圖書耀奎壁所願武
備森天槍憂心耿耿懸碧落忠忱或邀帝扶匡樺燭
搖紅瓊筭爛齋壇瑤席零青霜銀河漸斜杓漸轉啟
明又出天茫茫

聞杭州告陷書感 十一月廿八日杭州陷
十二月初二日滿營陷

八月收安慶長江北漸清東南望康父朝野動歡聲
浙事忽然壞杭城又告傾梅花那忍看雙淚日縱橫
浙省餘糧少嗷嗷待外供長圍三月合絕粒萬家同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九

滬濱收洋米錢江阻颶風紳耆胡與趙空自効公忠
杭紳胡光墉湖紳趙炳麟
由上海運米赴杭不能達

一卒衝圍出中丞寄帛書開函干淚迸不食兩旬餘

白奏煩鄰省丹忱太虛自慚臣力竭遺恨越防疏
王壯愍自知不守先以帛書募壯士齎出至上海請
蘇撫薛代奏詞意謂杭不守由紹不守歸咎於紹紳
王履謙有臣死不瞑目之語

潮打西興畢回頭掃武林瘴雲滄海合毒霧一江深
擊鼓含霜淫旌旂帶雪沈危城同累卵失計豈復今
賊於九月初四陷浦江進攻諸暨不能越乃繞富陽
浦江交界之和尚店以渡臨浦陷蕭山九月廿九陷
紹興而杭勢遂孤然杭勢孤雖由紹
失至紹之所以失則咎不在紹興也

江常春失險陸葵夏旋摧幙卷羣鳥集鞭搖駿馬回
都來顧根本不出剪蒿萊十頃錢湖地連營何處開
李定太守衢聽賊過而不擊張玉良守蘭谿而不顧
金華饒廷選林福祥始棄蘭谿繼棄諸暨終棄紹興
羣率兵回杭州以五六
萬兵困於區區之西湖

桓桓張總統血染御黃衣一死前非掩殘兵鬪志稀
弓難鳴凍日戈孰舞斜暉太息江中艦絃歌欲解圍
張受總統江南諸軍之命故人稱之日總統異之也
賊陷金華時張與蘭谿民團圍殺致壞大局退至杭
州實能力戰札營饒頭山我守城兵以砲擊之死
惟城外將官桂廷芳當危極時尙飲酒於妓船
重任維藩寄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中朝宰相孫病多常臥閣寇急自當門薇署無餘餉
椒房有舊恩少年殉節死寶馬泣荃蓀
署藩蘇蕉園
為桂相孫以
金華府請權署藩任雖多病猶帶
小隊出城搏戰殉難死諡貞介

軍容千帳墨血戰六橋紅都統人傳傑旂兵死亦雄
虎林昭義憤鐵嶺泣英風成敗何須論艱難闔室忠
僕純以前次守城功擢都統被圍後出
城與賊戰殺賊於西湖之六橋諡果毅

衛郡兵難進吳輿勢竟孤羅平妖册降繡襦婦衣娛
已見千支亂能留伏臘無狂瀾誰與挽愁思滿江湖
候補道李元度率援師至衢餉盡道梗不能達然杭
城日日傳言李至湖州亦不能相救賊改干支以丑
為好卯為榮亥為開
偽歷有閏日無閏月

驅馬出門去相逢怕浙人鄉關勞遠念禍亂問前因

東海難填石西湖不再春十年游宦地欲說總傷神

舟中誌感

紅榴白艾逼端陽簫鼓龍舟正斷腸忽漫東游綠底
事回思西浙更蒼茫雲迷天日官軍阻雨溼桐江虜
塞長澎湃怒濤含碧血應隨暑漲打錢塘

忽驚虎穴出忠骸尙恨流丹是處理精衛月明盤海
角杜鵑春去哭天涯故人幾輩生還少戎婦長年遠

夢乖楊柳枝枯松鬢墮六橋三竺總煙霾杭城十一月廿八日

守巡撫王有齡督學張錫庚處州鎮文瑞死之其遺
候補道胡元博彭斯舉朱琦候補府豫立甘應槐仁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和縣知縣吳保豐俱殉難十二月初二日滿城陷闔
城自焚將軍瑞昌死之先是都統傑純巷戰死其餘
文武死者甚多

孤臣怨

王壯愍撫浙時襄理無人將又不用命浦江

圍時鎮將文瑞不出城紮營壯愍曰杭州去

年之陷因不紮營故今復如此豈真氣數使

然耶使之出紮終不從浦江陷各將節節退

縮壯愍遺提督饒廷選書云既無米復無餉

新製軍裝又被拋棄度日如年度夜比年更

長方冀諸將之可激而時事之可挽也乃卒

以不戰不前坐視賊逼省城以致淪陷可悲

也夫今年杭城將復轉憶前艱作孤臣怨

浮雲已四塞孤月那能明羣小甘敗壞孤臣那能擊
可憐時事急環顧淚縱橫驕將坐索餉不決一戰爭
傲吏病臥閣親倚椒房榮夜長愁不寐帳下有老兵
手奉羽書進又報連陷城已陷長已矣未陷誰支撐
憤極繞室走鼓角催殘更

二月二十日官軍克復杭州誌感

昔者一年陷全浙今者三年恢臨安紅旂但報捷書
喜那知轉戰多艱難轉戰士固苦戰久民更殘試登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吳山高處望細雨春風破屋寒已分無今日那敢懷
舊歡東園斷機杼南關冷冰盤九百餘年舊都會自

越至今雖中更兵燹天翻地覆生波瀾難犬絕矣更
誰活惟有薇署池中老龍猶盤踞借問當時食絕危

城日浮萍撈盡爾龜何以餐芭蕉每葉價五十
錢浮萍輕重如之

追詠庚申二月杭州失守死事諸君

宿松羅壯節淡村遵殿中丞

憶昔鈴轅謁矜看贊我賢殺人誇膽壯薦士已心虔
劫運天難挽孤城命竟捐誰憐妻女殉節孝一門全
已酉冬瑤任甯海獲海盜十八當悉殺之申報時臬
轅責以專擅公批答以有膽有識庚申正月謁公獎

慰其殷許特薦已而為繆南卿所阻乃止蓋浙省吏治亦未嘗能悉其所傾軋也其室人徐婦女適陳者俱從死焉曾交正挽之云孤城失外援差同許遠城中死萬馬迎忠骨新自岳王墳上來蕭山侍郎高効散其血典曾文正胡文忠上其死事狀稱其為外吏二十年田畝不增尺寸於舊赴甲其家環堵蕭然乃得旨予諡壯節祀昭忠

婺源王貞介月舫友端方伯

浙西籌海運君職督糧舟特擢屏藩寄羣驚眷顧優

宣城籌餉去廣德少兵愁最是梁閒月心傷四照樓

先是徐清惠任藩篆以協河南餉不力戶部尚書肅

正執政議去職公以糧權藩特典也時浙兵浙餉皆

杭省公仰藥後復縊於四照樓諡貞介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閉城不主戰堅壁待援來深慮浙兵弱那知南郭頹

文章原妙手綜覈亦長才縱狂衢州勝捐軀實可哀

公長於文章并講求吏治浙省清查海運皆與焉入

年守衢州有功茲之守杭也堅主閉城待援之計為

中丞所信或議其不扎營城外不知浙兵孱弱扎亦

無不即潰之理似堅壁不為無見也第主持浙中軍

事最久近身多不得人王壯愍劾奪其郵亦實有由

惟此久守雲居山嚴防地道被賊於城上可謂烈矣

其門人趙之謙又為列奏賜諡武烈

十一年中丞楊又為列奏賜諡武烈

閩縣葉青原 杭嘉湖道

福海豪華胄西湖久宦官笑談能鎮俗歌舞有餘歡

盛世能原著危城節況完相從兒與子地下得團圓

公父觀潮官河督公於道光中年仕浙城陷率子祖

死

吳縣仲蘭舫 孫懋甯紹台道

賊踪來狗蕩到即據南屏外望三元地知開地道形

登陣施火罐大角轉沈星東海汪洋水難澆慘淡焚

公以軍功積升甯紹台道調省協防賊由武康山路

走良渚狗蕩以入西湖踞南屏山淨慈寺之對面有

三元福地本尼庵也賊穴其中以挖地道公登城思

擲火毬以焚之命兵屢拋不得中公乃自燃擲之未

發火突燃於手中傷頭目胸膈遂殉難死

吳縣馬雨峯 昂霄 杭守

驚嶺春雲幻飄飄樓閣成當途思幹吏劫火少人情

十日杭州守千秋馬革名城頭深巷雨古井水長清

當輒以杭守江士松年老乃易以兩峯受事五日而

杭城被圍十三日而城陷投城頭巷寓所井中死忠

義錄謂死於署中失實

奉新徐讓木 樹楠 太守

南州徐孺子白髮賦閑居久宦家無米憂時淚滿裾

清廉今少匹質直喜交余城破開門飲從容赴義初

讓木以道光乙未進士仕蜀丁父憂後至浙由龍游

調錢江升同知署玉環廳旋丁母憂為徐清惠所重

留之後升知府城破時居箭道巷飲酒開門以待賊

賊至大罵而死忠義錄謂守鎮東樓誤也且樓亦非

地也

監利李地山 福謙 仁和令

琰卜城安否清風共夜寒地雷成劫運神座表忠肝

臣命朱絲畢兒遺玉玦看更思猶子烈投硯亦流丹
城既圍地山下鑿於邑廟得明月清風共夜寒之句
乃曰其字象廿六是夜宜防乃守雲居山以開內
欲絕地道之來會天雨濛不成卒以廿七日寅刻
陷城破時以玉玦與其子訣而自縊於邑廟神座側
猶子元熙以知縣守巡防局
賊至以硯投之被戕而死

知縣楊炳春趙景銘左煊趙翼健陳元謙劉
潤李偉文李元熙

八令同城死江蘇傳二人銜名雖入表籍貫考無因

秉筆思公道吟詩感劫塵低徊聊補記敢謂足千春

此大殉難候補知縣共八人惟吳縣楊炳春號激芸
常熟趙景銘號鶴泉忠義錄中爲之立傳李元熙則
附見於李福謙傳中其餘則止列之表中余憶左煊
號晴巖漢軍人乃甯南之後裔曾署桐廬趙翼健號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秋槎乃河南舉人以從戎袁午橋先生督得官來浙
陳元謙號小芄陝西人曾任西安縣劉潤號芥舟河
南固始舉人曾任秀水縣李偉文
號又卿直隸通州人曾任烏程縣

辛酉杭州殉難同鄉六君子詠

此次杭州告陷湖南北以知縣與難者實六

人茲偶閱忠義錄惟江夏孫玉田有傳湘鄉

李仰蒼列表尙有湘潭周光輔益陽周益吾

武陵余曉滄江華楊紫芝并無名字事未久

而卽湮爰摘辭以補詠闡幽感舊據事直書

不計工拙也

孫君江夏之解頭酒酣說史傾河流太平門上風嗽

嗽可憐白骨無人收 玉田號石農善飲著有
靖史駢言守太平門死仰蒼從

戎甯國府微名歷盡千戈苦征戰餘生困守貧金鞭

斷折駿馬舞周君石帆侍郎孫飄香仙桂月中根烽

火東南天地昏愁返昭潭雪夜魂益吾龍陽富家子

爲避捐輸來浙水多田足穀難安居始意求榮翻効

死曉滄訪得浣溪施教書教畫教吟詩玉樹連枝同

并命免教孤鳳泣相思 曉滄原人何氏諸暨人芝雲
善畫能詩同與於難

揮霍黃金手鶯花廿載西湖久河山雖復故交稀有

錢懶買餘杭酒

前詩既成更繫此章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 三

乾坤戰壘久清空尙把滄桑繫寸衷已握榮毫書偉

績更磨憤墨表孤忠秋原螢火舒愁綠春雨鵲花沈

烈紅總爲湖山增壯采忍教變滅付東風

庚辛泣杭錄卷十四下終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張蔭渠吳淦杭城辛酉紀事詩

嗚呼觀於杭城之亡而歎軍政之失未有若是其甚者也庚申之變無論已辛酉主軍政者奮發有爲以殄寇自任乃其始不慎選將帥師屢挫衄陷城益多其繼不扼守險要寇日偪日近束手坐困其弊則由於積糧不廣教士無素以致圍城兩月羣情瓦解遠潰散而不可救當是時城中將士非不多也然自提鎮以至游都無親自督戰者是將不身先士卒矣禦寇不接仗但索鄉民食物且強佔婦女或與接仗亦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一

惟遙施鎗礮是兵不遵紀律不死其長上矣密書約戰詭投賊營是將不能馭下轉爲下誤矣信賊詐降連失營卡是將不能防寇反爲寇愚矣甚至搜米之論出自軍門則將縱兵也投賊之覺啟自親軍則兵叛將也處危急之秋而法不肅令不行情不洽氣不振欲城之克保豈可得哉嗟乎士大夫韜略未諳侈談經濟一旦任艱鉅臨患難慮淺識闇有才不克用所暱者惟私人有言不克從所信者皆下策張皇補苴動失機宜大事以去斯民何罪同遭荼毒至是而以一死塞責不已晚乎悲夫杭城三十萬戶死者不

知凡幾其幸存者皆室家毀棄骨肉彫零蹈水火冒鋒鏑九死而一生漂泊天涯託身無所彼子山之賦江南不足比其哀少陵之哭江頭未能喻其慘矣錢塘張君矩卿吳君鞠潭夙負雋才並罹斯厄閒關險阻流寓滬上爰以所見所聞作紀事詩百篇直言無隱不知闕如垂涕而道傷心何極昔者備員杭城曾與庚申之難作詩六十首皆紀實事要未若辛酉之禍之烈亦未若二君之作之慨切而悲壯也是詩也告哀擬之雅歌傳信寫於史筆後之君子膺軍政之寄扶危截亂尙其以此爲龜鑑哉同治壬戌孟冬七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二

上黃鶴樓散人桐鄉陸以浙撰

極飄零於海角虞卿非窮愁不著書傷板蕩於江南庾信以悲哀而作賦寫哀宏之碧葬恨血千年飛隋苑之青燐揚州十日詩堪作史吳祭酒辜哀豔於圓圓生本工愁張平子呼蒼穹而負負手茲一冊良足愴懷則有延陵後人富平公子以浙西名士爲滬上寓公始而擊檝波濤繼則連牀風雨每當金猊香燼玉兔光沈事感滄桑毫飛楮墨有伯舞仲歌之雅無馬遲枚疾之嫌成杭城辛酉紀事詩一卷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竊有感焉夫木再實者根不墜鳥驚弓

者飛必速聲聞文遠小兒方且怖號卒授少卿疲兵
難言再戰吾杭翟泉蒼鳥既已驚飛佛劫紅羊非同
小數楚囚對泣傷懷舊日山河漢里歸來非復新豐
雞犬即使萑苻永靖草木不驚黃巾爭拜夫鄭元白
裕有資乎謝艾而石季倫金谷何來七尺珊瑚韓侂
胄玉津已作一抔焦土裹餘馬革父兄之暴骨誰收
斷盡猿腸兒子之歸來何日緣寫經而刺血朱壽昌
空說尋親欲抒難而毀家楚子文爭相報國固已南
山罄竹難言亂後之淒涼安可北海衝波更擾劫餘
之戈戟爾乃地驚封豕星起貪狼張角競煽夫天書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三

孫恩爭馳夫海道南飛鳥鵲三匝無依東去大江投
鞭欲斷斯時也咸陽宮之餘燄尙覺鬱攸參合陂之
哭聲猶多酸楚千門萬戶盡飛列缺之鞭夕夕朝潮
如和守陣而哭十萬橫磨之利劍空說江南五千樵
載之糧艘虛傳浦口斛律明月徒聞勅勒之歌南八
霽雲誰作進明之使坡驚落鳳張軍門人何事而云
亡地慘賜鵲時賊已據紹郡天何爲而此醉假使腐鼠易嚇
猛虎難攫困獸無思鬪之心鋌電有走險之勢紙鳶
望斷未遑列柵求全門牡雖扁競欲開門揖盜則潰
同魚爛勢失難連安能取義以舍生未必蹈仁而盡

死而乃目皆皆裂心不膽寒鳥驚射而哀音不號馬
聞戰而殺聲愈壯振已疲之氣力叱咤風雲聚朽腹
之生靈軒昂節概激之忠義何難嚙血指以同仇用
以馳驅亦可握空拳而殺敵設或趙家將相廉藺協
和睢陽城郭巡遠共守則拜韓信爲大將不顧一軍
之皆驚守晉陽之孤城何患三版之盡沒壯北門鎖
鑰可高借寇之勳蹈東海波濤安有帝秦之想恩循
遺孽既無敢窺我幅員側貳賤俘且可以膏吾斧鉞
無如隋何無武絳灌不文界若劃溝謀同築室索倫
勁卒虛張九道之旌旂司馬參戎坐視三軍之成敗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四

不特茂宏安東之節既虛假夫事權抑且武穆朱仙
之師亦難爲乎孤立於是龍門揖客紙上談兵鶴坡
先生閩中膺寄爲民請命鸞飛拜沙上之書亂壇連
語中丞計日成擒贖本說江頭之捷各憲告示藉
捷云帝子蒼梧之淚傾盡波流女兒黃竹之箱堆如
山積傳諭民間解送箱籠至城搜粟都尉既傾囊倒
篋而求拾橡兒童有易子析骸之慘遠望申池竹木
皎若薪焚近思負郭芙蓉蒂同瓜落內附則人非李
裕虛化糜百鎰之金孤守則塚是王巖同志有萬人
之骨而且兵賊交通款曲何煩隱語河魚守城兵暨

交相告語 士卒盡欲遠颺思作高飛海鳥就使仙能

吐飯石可化金不嫌巧婦之難炊惟望武夫之借一

而豸奴不能作督盡披靡於軍前帶兵諸君多鷓兒

縱足冠軍僅道遙乎河上城中喧傳紅巾一抹盡

通李煜之金兵多受白羽誰揮無復顧雍之扇固難

言城成眾志又豈能關當一夫況乎洛蜀黨分戰守

議左羊叔子同居鈴閣祇傳裘帶雍容李臨淮縱握

牙璋未必鞞刀潛插其能不天為痛哭人盡悲號昆

明池邊重話未灰之劫暨陽城下將飛已斷之頭者

哉嗟乎杭城之不被兵革者幾五百年中丞之不解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五

衣帶者幾七十日方謂庚申氣盡西歲可符得酒之

謠何圖甲子將周丁戶半有覆宗之慘兒乎何罪天

實難言吾友大劫重罹隻身竄難絕壺中之小隱話

江上之孤忠成此百篇索余一敘踐趙家乾淨之土

許我羈棲讀杜陵兵車之行同茲慷慨此日探將驪

領盡二十八字之元珠他時秘說龍威是千億萬年

之信史同治紀元歲次壬戌秋七月養時軒主人許

五辰敘於申江旅次

錢塘永不見兵戈立論原非確不磨願子孫世世不

上徐仲晦語今不驗當路無人誰執咎不諳地利與

人和金蘭為浙東門戶嚴遂為浙西上游門戶嘉湖

文胡劉貫諸軍各路騷擾民開兵民不和以致大局全壞

持籌會計中機宜專閩無謀轉失時管仲才高還識

短召陵不鬪楚人師賊至餘杭胡篠初觀察元博請

未決甘篠蘭太守應槐捷之議遂寢

大將專征 寵命加拜麟閣將軍昌前深居簡出靜

官衙賊圍城兩月好將盃酒娛衰老慣對新妝掃髻

鴉

鴉鳩山下起烽煙早遣元戎快著鞭豈料師行猶裹

足暨陽城裏鼓填然賊由浦江下竄諸暨饒軍門廷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六

戰

玩寇翻教狡計施晝行魍魅少人知賊潛行小路繞

和尙店至 爭舟潛渡之江下盡插官軍字樣旗富陽

充官軍至 臨浦鎮

擄捕向晚鬧通衢袖底人皆隱湛盧頃刻野又真相

現刀光閃處血模糊賊混入臨浦博場賭輸錢故不

放火一呼百應

裏糧坐甲棄堅城九月二十四日賊數百人突螳臂

猶思抵死撐賊入城閉可歎將軍渡江去軍聲終夜

亂潮聲援諸暨各軍聞蕭山陷林桂相方伯福祥饒

省

居民塵市接江千十萬人家避寇難一霎訛言驚道

路冤魂沈魄碧波寒賊游騎至轉塘江千居民避徙者因城閉不得入忽潰勇士匪

散布謠言云賊大至地藏殿僧乘機竊發居民大亂

鄧淵之觀察輔綸

出城安撫難民

餘杭虐倭蔽塵黃燒徧三墩遠近莊堪笑我軍塵戰

返人人擔酒縛豬羊賊大股由新城餘杭下竄焚掠附省各村鎮官軍前往抵禦並

不接仗但紛紛接

密排鹿角守原牢醉臥沙場膽氣豪况復跨河橋已

斷河雖不廣不容刀連日賊匪不出守卡官軍誤為賊退高歌酣飲醉臥達旦

野兵民預

拆橋斷路

瞭望官軍壘不開蛇行匍匐匿牆隈海螺吹到天將

午搭起浮橋蜂擁來賊偏賣魚橋守卡官軍早遁去賊猶匿民居瞭望不敢突入

賊吹海螺聚

眾傍午乃渡

雍容鈴閣集簪裾九月秋清氣象舒無數妖氛驚乍

偈十門從此斷軍書九月二十六日賊以數十萬眾圍城十門緊閉文報從此不通

居民亦如籠中鳥金中魚城陷時無一人能脫

身者職是之故向使酌開一二門猶不至此

芻尼連日報新晴闔家家夢不驚戎馬倉皇民氣

靜就中猶有誦絃聲抗人以久晴非破城之象故城中市肆照常開設子弟亦不輟

學

軍威震懾陣門開都統羣推上將才一隊弓刀旗一

面日巡欣望傑公來傑都統純日巡每餘箭一隊以一旗領首隊伍整齊

潰兵連日出城招羽檄紛馳畫繼宵聽說夜巡方伯

至紅燈一道馬蹄驕米軍門與朝胡鎮軍再升潰勇王中丞連日派員招集

伯麟蕉園趾親軍捷義勇多金

華人打仗頗力夜巡亦整肅

鱗鱗戰艦列西湖蒼兕齊來繞岸呼百道雷轟飛巨

礮裏創不敢偪城隅賊由聖因寺一帶將竄偏錢塘湧金兩門傑都統帶水軍奮擊

賊被炮傷者

甚夥遂退

粉圍角黍載瓜皮分餉三軍為療飢眾飽氣應增百

倍宵深不許賊來窺百姓爭市粉圍角黍餉城外水軍並捐錢犒賞賊於中宵結筏

橋渡水

軍擊回

編來煙戶必躬親姦宄潛按最率真巡日方回又巡

夜忙他四十五圖紳閩城四十二圖上城圖地遠濶各紳日則編查保

甲夜則徹旦梭巡

十三司道管圖來都轉羣推絕世才祇識內安忘外

禦治軍畢竟少心哉莊二南都轉煥文請司道大僚十三人分管城中各圖編保甲

雷院晨開騶從長繡衣頂禮燕檀香腐儒老去孔門

厭香案皈依拜玉皇王中丞有齡於洞真觀設壇禮玉皇嚴招三學諸生拜誦月給

錢四千文

千文

學

士女通宵鬧市塵喃喃咒語普門傳漫云佛地湖山
 美賊在湖山佛在天城中人家往往招僧誦經持香
 寶石山頭百尺竿白旗高插入雲端旌麾一簇無人
 守故設疑兵與我看賊登百尺標竿於寶石山巔高
 燈

井邑燒殘廣廈頽山村小市燼餘灰環城紅到長天
 曉三月融風不息災初賊由武林門環偏良山門王
 竊據賊圍城兩月城外晝夜
 焚掠雖荒僻小村亦被蹂躪

南屏山畔監旂旂照日斑斕五色衣一陣礮煙飛子
 過反弓腰折臥斜暉賊大股往來南北兩山皆著五
 色衣旗幟鮮明城上放巨礮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九

賊望見煙出反身貼地臥
 俟于過旋起無一傷者

草塘虛幻掣鯨波暗地誰知布網羅兩隊官軍方轉
 鬪潛師奪隘失機多賊由草塘來撲官軍我軍出隊
 頭山賊奪饅頭山官
 卡勢甚兇猛我軍失利

鉛丸如雨落城中火箭斜穿屋角紅賊眾乘高挑戰
 急喊聲雷動忽來攻賊奪卡後隨攻候潮門噉子飛
 入城擊壞民房火箭入城者雖

影並不
 痛心頭隊失師期效命孤城力不支到底神明佑忠
 勇不容逆賊總登陣十月初二日王參戎振聲守饅
 伯福祥接應師出方伯並未出隊協戎力戰陣亡王
 參戎勢不支潰回城饅頭山營卡陷省城糧道從此

不通中丞振威威武兩軍為揚協戎王參戎管帶
 兵潰半從賊賊復混入叫城守者幾誤繩上城王中
 丞於倉猝中忽若有提其耳者
 日何不殺遂大呼殺賊賊始退

嚴城防禦北關尊矢石躬親將略論為是烽煙南面
 緊高牙移駐鳳山門初王中丞駐守武林門初二日
 此常駐鳳山門矣

忽聞兩隊背鬼軍與賊通謀助逆氛賴是文宗勤訪
 緝按圖小語囑殷勤王中丞親軍臨陣從賊張星白
 示各圖保甲員董密拿送撫稜究辦

海潮寺大厚墻垣畫棟流虹瓦覆鴛擊尾擊中渾不
 動常山蛇勢首先蟠海潮寺本饒軍門擊勇駐守自
 餒頭山失守軍門忽將擊勇調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十

回城從此海潮寺為賊踞與糧木營
 鳳皇山營壘相接我軍遂不能克

坵垣隆起上層巒蟻附頻登地勢寬立馬鳳凰山頂
 望城中虛實那能瞞賊在鳳皇山頂築方土城賊持
 憑高瞰城中盡知我軍虛實

虎視先窺糧木營我軍筵險力難爭從茲臥榻容酣
 睡壓石終傾累卵城賊奪饅頭山卡後一直衝下糧
 壓至離城二三十里險要我軍皆棄不顧至是賊據

鳳皇山饅頭山卡營海潮寺淨慈寺或高瞰城中
 或直逼城下武弁畏不督兵出戰
 城外兵勇盡變為賊而大事去矣
 竭來鬼域杳無蹤慣學牛臣隱短埔數百官軍難埽
 滅屯如螻螳聚如蜂官軍出隊各無鬪志賊出沒無
 常或伏匿土城或馳驟山谷平

原蠟聚蜂屯
莫可蹤迹

十面城門十面圍大臣誰是識兵機國人望歲君胡

肯傳說張巡整隊師十月初六日張軍門玉良援到

下午入城見中丞請城內連夜移兵出城便與張

軍門連絡以通糧道饒軍門從旁阻之云明日總來

得及不料偽忠逆連夜築成木城於是饒道與張營

隔絕而十城隔濠賊亦偏築土城中丞初信饒軍門

惡張軍門至是始知饒軍膽怯不前張軍門令況

副將入城見中丞以滅賊自任百姓延頸覘伺均言

賊必撲滅

製造軍裝仗列公軍資鉅萬不嫌豐如何夜半催軍

帳還向間索篋篷張軍門兵至錢江口一時營帳

之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十一

偃月營開虎旅陳一軍背水陣圖新如何城裏多名

將不出重門殺敵人張軍門於江岸紮營七入座賊

興以次至副參游都出關屢挫饒軍門廷選繼領軍

無有親督兵慶戰者

桓侯勇健世無雙飛砲當前氣肯降萬馬不嘶軍盡

泣將星如斗落長江浙省軍政之壞始於張軍門庚

蘭之敗惟此大身先士卒誓以死關十月十八

口與賊大戰身中砲傷十九日卒於錢江水營

勁旅三千統水犀將才方許殄鯨鯢同仇未洽同寅

志霜白空聞戰馬嘶張軍門卒遺命況副將文榜督

副將統軍後貴副將廷芳姑張軍門卒遺命況副將文榜督

之每派隊未肯出力打仗

破船入槩早潮迎聒耳終朝沸鼓鉦此哭輿尸彼酣

飲笙歌吹徹月華明貴副將督帶破船無意助戰酣

樂

流民數萬過城隍露宿風餐面慘黃歸去無人更無

屋饑腸不斷斷愁腸城外避賊難民爭依城根晝

營房六百列周遭守禦諸軍敢畏勞明月一天燈萬

點破聲還逐柝聲高城上列營房六百所王中丞親

圍燈光映天聲勢督守禦破聲柝聲徹夜不絕四

甚盛賊不敢偏

聲言夜戰飭諸軍一紙傳單比戶聞頃刻炊成珠萬

斛提筐相餉不辭勤軍士夜戰王中丞札同善局飭

備蔬菜者軍士食之不盡以其餘分餉城外難民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十二

土城連築不嫌忙箬篋徵餘又米囊為說臨江開餉

道居民兼送鏤金箱彭鴻軒都轉斯舉勸築傳城土

民以米袋炭囊皮箱助送者相接於道

並備竹籤數十萬枝及灰瓶石礮等物

擬將一炬掃蕪秦破壘端憑火力新夜半忽聞徵稻

桿黃雲徹曉滿城闐下台燒賊卡飭居民備稻草不

去燒仍轉瞬致送者堆滿城堦因無人

置帶用

將軍妙語破人顏衢路諱傳手諭頒一盞燈籠旗一

桿教人連夜上吳山瑞將軍昌論居民上吳山觀戰

勢

無端技擊暨材官鎗礮空施意總安妙絕行軍等兒

戲胥山頂上有人看居民上吳山觀戰見我軍接仗但遙施槍礮而已為之喪氣

埋棺鑿地火雷騰毒倏飛空城不崩笑然瞽矇來甕

聽垂頭熟睡喚難鷹賊用棺裝火藥掘地道埋清波門外火藥倒出而城並不震杭

人咸謂神佑城中掘地道大獲傳警者

臥聽日給錢二百文盡皆熟睡因撤不用

畚揭初陳為掘濠斂錢鳩眾頗辛勞誰知攘臂來馮

婦竟想分肥半老賊掘地道同善局紳督開城內外濠溝兩道以防之周董馮某

僱匠開濠漁利自肥中丞

一時賄賂竟公行各局分司僅掛名半入公家半私

索競工狗苟與蠅營軍裝製造差最優總辦者甘太

資緣而得故所造守應槐張太守冕辦事者必由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三

三官殿裏借捐時籌餉諸公令箭持多少貨郎看畢

集箇中身分秀才卑佑聖觀三官殿內籌餉借捐分

前不赴捐者以令箭提之局中設令箭阻捐者使跪令箭

人沈象明寫捐直言相持仁和廩生曾福齡為友

駭之復送撫轅究辦嗣因諸紳力勸得釋

卡捐歇後業捐忙最是團捐費較量託鉢沿門須說

客守錢虜孰破慳囊軍餉細甚王中丞札保甲紳士

僅得捐錢共一萬一千串有奇

尸捐纔罷又飛捐取盡錙銖劇可憐堪歎軍需糜億

萬不曾努力效軍前股戶捐後於市肆中實本稍巨

我軍未嘗出力打仗者抽捐名曰飛捐按括殆盡

鼓吹筵開奉土賓聯名相請賴諸紳詰朝強派偏裨

出大將何曾矢石親借捐局紳士公請張肖梅太史

即認辰姚敬庵部郎近寶聯名敦請饒軍門親督兵

開仗軍門強諾次日仍派偏裨數人並不身率士卒

朱提璫燦鳳城東藍頂藍翎賞更隆痛哭誓師聲慷慨

江干餉道果誰通城中軍糧已匱王中丞預備白

通餉道者以此制作銀藍頂等道之座隅言能有打

士開仗仍不能制勝

閩豫人多雜楚黔開城出戰氣懾懾歸來壓担爭輸

市黃韭青蔥白菜甜閩勇豫勇楚黔勇連日出城塵

割取蔥韭蘿蔔白菜戰賊堅壁不出兵勇進城人人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四

喜卜桑中醉夢身連營士卒氣難伸絕無援救猶慶

戰勇敢還須讓七閩兵勇強佔民間婦女終日酣嬉

出仗軍事置不問福建漳州鎮兵

弗敢兵如治亂絲同鄉誼重暗相期李桃投贈渾無

迹壞卻軍規將不知賊與我兵有同鄉者貿易往來

按籍填名待策勳隊旗隊長列紛紛慣將游手充虛

額臨陣原無敢死軍軍賞為管帶者侵蝕虛額居多

一聲給

敗北歸來鼓息聲關防最緊駐防營但知早把軍門

閉不許居人自在行旗兵自北關敗後久不出仗但

黃雲連日稼無傷百里郊坵打稻忙翻怨天公賜豐

歲反資巨寇足行糧秋收頗豐盡為賊有徧擄鄉鎮居民打稻碾穀井邑為墟

窮巷喧傳粥廠開辰申兩刻費疑猜來如潮湧人成

海老弱何曾果腹回神富開粥廠四十七處每日兩鍋早鍋辰刻晚鍋申刻每鍋需米石餘每廠開時窮黎多至千人老叟幼女有至廠三四次而空回者

宗陽宮及白衣庵糞米窮黎女雜男青豆無存黃豆

罄收場麥麩亦相參宗陽宮白衣寺放賣官米米盡糶之以豆豆盡糶之以麥麩

阿夫容換稻紅蓮腰有黃金飽粥饘可歎居奇來市

僧一升米值五千錢居民以雅片黃金向營兵旗兵家艱少聞有稍存一二石者每升自一二千文逐日昂價至五千文

藥石徵餘海錯嘉揮金如土市塵諱脯脩棗栗尋常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五

品到此權為餐飯加始則以熟地米仁黃精等代食後竟以海參魚翅充飢矣其價

十倍平時更有以棗栗柿餅充飢者

鱗族無存及馬牛猪羊雞鴨徧搜求小雲棲是放生

所也當軍糧一網收小雲棲放生牛羊猪鴨先有兵勇搶擄同善局紳戚蒼卿太守

勝因盡輸以濟軍食

野苧根窮采蔓菁甘蔗盈擔煮香清牛皮競割空箱

篋梗咽穀皮腸慣撐糧盡居民食野苧根甘蔗根及各種樹皮雜草根煮食皮箱碾

食馨

鵝面鳩形滿道旁悽悽何處裏餓糧日斜歸去萍香

動道是盧循續命湯絕糧月餘居民咸出覓食市井騷然見有撈取浮萍用醬煮賣

者飢民買食之

菜色枯黃目陷睛黔放施食望先驚翻為弱不勝衣

態好似饑蟲柳絮輕飢民久不得食瘦如柴立而黃睛陷儼然一息行步不前岌岌

有立斃之勢如是者肩摩於道為之酸鼻

淒涼餓孍已盈途瓶罄難為反哺烏忍抱佳兒拋委

巷繡綉文祿泣呱呱糧盡往往有繡綉文祿裝飾幼孩置之路旁期人收養者

滿野哀黎繞郭呼無從援手死須與灑將一掬蒼生

淚有筆難描鄭俠圖城外飢民露處彌月至是城中隔壕施放粥廠飢民匍匐奔竄呼號甚慘王中丞不敢開城望之痛哭

捨棺設局不嫌遲包倩蒲編掩骼宜枵腹從公真樂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六

善居然枯骨澤頻施城中餓孍途紳士設仁錢兩樂善局捨棺埋葬暴露者載以

則施以棺蒲包親友

援兵十萬預聲揚漢汗新領道路詳強說成城眾心

定何曾壁壘固金湯署方伯麟公出示言各路援兵四集民忍飢望援人心稍定

自詡摧牢卒最精民居強占任橫行如何組練徒虛

擁反向窮閭召義兵林桂樞方伯福祥定武軍強占東大街瑞光庵普安街一帶民居無所不至林方伯擁兵數千圍久不解出示募奮勇有能打通偷道者賞銀四萬兩本司決不食言

語等

堪笑無謀薦舉輕軍功五品耀行旌羽書幾道衝圍

出不送張營送賊營武弁徐宗鰲暨吳某數與賊通林方伯保舉於定武營當差王

中丞與張軍門約戰書先後十餘道徐逆竟送賊營以故屢失師期

憲章赤族秉嚴條難這天誅首竟梟供出同謀隸軍

籍漏師猶有寺人貂王中丞訊實將徐逆全家正法

人均隸城廂外諸軍中丞置之不究吳逆遠逸未獲

方伯韜鈴世少雙鷄軍十六拜旌幢黃金二百供虛

擲不買真降買詐降賊十六人詐降約次日與官軍

營卡獻中丞猶豫未決林方伯福祥堅持允賊且先

以黃金二百作犒逮次日接仗賊十六人隨從出城

竟歸賊營賊火具預裝鉛子官軍為其愚被踏破營

卡三座方伯所帶定武軍大半入賊隊去或云林方

伯及甘太守應槐曾往賊營議事其謀甚秘人不得聞

軍聲不振鼓聲哀礮裂轟傳震壑雷幸是李曾兵健

關我兵捷出賊兵回城上礮炸震塌礮臺一角正敗

出城上闖兵權出賊始退

堪笑諸公夢正癡閩傳左宗棠鮑軍統熊鰲援

兵到底成虛語盼殺先鋒李藥師次青觀察元度來

援而竟不至託言餉匱徧徵求結隊分明滿道周定武一軍真首

禍到門接括及衣裘十一月十日饒軍門派勇接

勢劫人衣飾城中倉掠自饒軍門開其端定武軍首其禍

似虎哮聲突至前偪人刀影劍光連劇憐笞楚頻施

夜十丈麻繩兩指懸兵勇接括財帛夜間至僻巷中

脅取窖藏金銀者

撫杭營卒似知羞溫定諸標迴不佯笑指帽簷低壓

處對人強效楚人咻聲口且將氈帽低壓以避熟人

識面形甚可笑

剗肉人來匪補瘡飢民爭噉事堪傷一腔熱血三升

酒強作龍肝鳳脯嘗兵勇肆掠居民鳴鑼捕獲解送

積道旁兵士爭取心肝下酒飢民亦爭鬻食之人食

人肉平日見諸史乘者至此身親見之可勝悼哉

甕天雖小守醯雞騶從先除馬不嘶競把佳兒與佳

婦華門陋巷借枝棲大勢將去城中官眷盡

潰兵奔入賊營多輜重還將捆載馱一炬火然昭慶

寺劫灰留不捨彌陀文雪筋鎮軍瑞駐守錢塘門外

連夜飭旗兵圍兵出城燒之

海角雲帆剗日催香杭萬斛載將來只愁餉道重圍

隔連日官軍打不開至江干先城內諸紳於海道運糧

時請築傳城土壘直接入江干以備賊斷糧道中丞不

能用糧至不能衝圍而入胡紳於十一月十三日望

曹社居然肆鬼謀銀箋黃袱送城頭若非一柱擎天

力覆餽諸公盡贅瘤賊以黃袱裹偽示送城上詞語

耿耿丹心照汗青邪詞入耳聽難焚知人自悔無真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七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六

識呼應無端百不靈中丞催餉軍門戰益急軍門堅

林方伯勸中丞棄城走不出戰遂至忿爭中丞欲自盡

哀鴻戀戀輒牽衣乞得青蚨不救饑堪歎斂金鷲鸞

士競思奮翼出重圍大街店舖兩廓難民求乞者見

三四日間兵定武軍及各營兵勇旬結錢業游民於

錢以備閉歇店舖門首以錢四五貫或二三貫插草標買洋

草竊披猖怕內訌終朝閉戶鬼呼風扇與三日巡街

偏匹馬連錢走玉驄廿四五日搶掠愈甚小街僻巷

走者城中蕭條景象至此乃極王中丞知兵勇肆

掠親督小隊乘肩輿巡街三日令民開格殺弗論中

從者惟親軍十餘人文武巡捕而已散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九

吳綾經尺白無瑕刺血書成達帝家為說蓋棺難

瞑目阻撓大計是瑯琊浙省自嘉興陷後餉需絀甚

副憲履謙奉旨辦捐紹郡兩郡接濟王頓雲

警省中撥兵防禦又拒不納云紹郡團練自捐自辦

儘足抵禦無勞官軍為也但王所召募僅游民數百

以先九月廿四日賊入城者省中軍事因以萬壽王

甚有先期輸納導賊入城者省中軍事因以萬壽王

阻撓大計之語書由上尺許有死不瞑目者王履謙

海達都恭王為垂淚

不負朝廷負子民杭城萬姓里敦仁如何千古誇敦

厚竟使名都頃刻淪廷但負杭州城內外數十萬忠

義士民耳圍城兩月餘絕糧月餘人人望官軍殺

賊解圍並無擄貳之志若多儲兩月糧城必不破賊

亦將退乃因糧盡兵潰使萬姓慘遭荼毒噫

是誰之過歟十一月二十八日卯刻城陷

事煩食少臥譙樓醫國無人疾不瘳箕尾騎歸天上

去浩然正氣慄千秋王中丞力疾從公中丞聞城

賊入署將尸昇至鼓亭左側忠逆敬其忠勇為具

衣冠殮如禮復令林方伯劉觀察送至上海回籍

傀儡登場事可知火光紅處破聲馳沈沈健將稱完

節想見橫戈陷陣時局紳請戰瑞將軍昌回文有警

疾未愈也十二月初一日營城破城中積火藥自

闔城丁壯盡遣羈直使黎民靡子遺南北東西分走

路弟兄父子各生離賊十門齊進大肆焚掠城中三

併擄去婦女嬰孩逐出城外無一家骨肉保全者慘莫甚焉

一時士女節堪欽視死如歸鐵石心尤有老成能罵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十

賊蹈他白刃氣森森城陷有闔門殉難者有投縋投

絕粒殉難者有罵賊擊賊被狀者殉難者數萬人

黃巾裹首肅鳴騶館入招賢禮數優方伯羣推元老

望滙江嗟肯賦來游偽遼天義鄧逆位置林方伯於

銀百兩織造恒某署杭嘉湖道劉某與焉後送王中丞柩至滬

負薪執爨守嚴更強半文官變姓名平日威校銷滅

盡此心能不負替纓城中大小候補人員被賊裹脅

廉恥道喪吁可歎哉者艱苦萬狀甚有當道大寮俯

短衣躍馬是何人道是疆場師武臣誤國軍門尤

忍辱甘心從逆走風塵武弁降賊者短紅衣黃抹額

揚揚自得殉難者惟文雪薪

鎮軍瑞一人而已繼鎮軍與聞率隊衝至富陽被賊
之至饒軍門率隊衝圍出被賊去全隊降賊賊脅
常熟

去傳說錢塘尙姓袁署錢塘縣事袁忠清初爲袁侍
品藍翎犯令懼罪竄張甲三營勇日黃保舉得六
承袁江西人張侍郎任江西巡撫時賊偏省城像章
軍裝嗣以甯國之捷擬保袁知縣袁惟獨求同寅倒
填年加捐同知銜分發浙江黃緣署藩司麟蕉園此
翎復錢塘縣事任事日殘酷自任道署以日城陷從
委受錢塘縣事任事日殘酷自任道署以日城陷從
賊受錢塘縣事任事日殘酷自任道署以日城陷從
中婦女有姿色者輒挈之歸竄至上海縣時尙帶六
七人今不知何往矣無有人擒而治之任其遠屬惜
哉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 三

劫後餘生膽氣應漫啗弄筆太狂愚箇中實事惟求
是譽毀何曾一字誣

庚辛泣杭錄卷十五終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王震元杭城紀難詩編

東南粵匪之禍烈矣而吾杭兩陷之慘為尤甚庚申
猝然城破死刀兵與自死水火繩藥者幾及十萬人
辛酉城圍久而先死於餓者數又如前則後之死者
更不能僂指計已震元微天之幸先後出走均免於
難難後聞人追述難中情事未嘗不淚涔涔下偶欲
紀以詩歌輒悲憤塞胸斷續而不能成聲及讀他人
之作或傷今或悼昔歎巢覆幸瓦全與難中抒哀臨
危絕筆無非天問問天楚辭辭楚正不必自行歌哭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一

也積三十年錄一百六十餘章今松生丁君有庚辛
泣杭之刻因編而昇之請附於末雖未敢遽稱詩史
然畱之天地閒以之伸正氣也可以之寄興感也亦
無不可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夏閏五仁和王震元笈
圃序

武林新樂府

記庚申辛酉
兩次失陷事

錢唐

張景祁

韻梅

杭城再陷於賊余皆在圍城中見聞最確亂
定後追思往事疾首痛心因編為新樂府十
章直陳無隱比於作
歌告哀之例云爾

一丸泥 悲援絕也 庚申二月初旬賊自廣
德泗安薄湖郡十九日
陡襲杭州時城中兵僅一二千人大吏不知
所為下令閉城至二十七日城陷未嘗決一

戰

一丸泥閉函谷袍鼓無聲車折軸柰城蕩蕩寇來不
上偃朱旗卷玉帳紙鳶信絕無奈何將軍方聽蘇臺
歌張軍門玉良自秣陵大營赴援道吳門大吏款燕
之比軍至城陷三日矣賊旋遁向使不畱滯杭城
可冀瓦
全哀哉

守城隅

歎鄉團也

自癸丑金陵陷浙省設
協防局募鄉勇數千人

分城中為四隅以紳士領之按期操演恃以
無恐及城破鄉勇號衣委棄路旁者所在皆
是

守城隅募壯丁盛車騎影羽纓家藏鶴膝戶犀渠干

金犒賞籌儲胥高城忽崩來虎驅君不見軍衣委路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二

衛

燭龍翔

懲兒戲也

大吏傳令百姓守城城
內共舉義旗填街溢巷

列炬如晝三日後油
燭並罄防守遂弛

燭龍翔何殷闐銅鉦沸彩幟闕門前小兒不解怕錯

道添燈是良夜城如火軍如墨燭龍翔鬼車泣

反戈鋌

驚軍變也

二十日潮州復勝勇淫
掠東城居民攫三人繫

送藩署勇大謀入劫將為變仁和令李君福
謙急解之始罷大吏旋令都轉繆公梓統其
眾二十七日晚晨清波門外地雷發崩城數
十丈繆方揮指禦賊勇遠刃之而以城降繆
公前守衛州三月而圍解時大吏
中無能軍者倚之若長城惜哉

反戈鋌若關虎遇民則虎遇賊鼠紫薇行省門不開

可憐肘腋生禍胎惜哉睢陽非將才

築長壕

惜武備也

賊退後王中丞有齡撫浙諸路兵悉至乃修築長壕增設礮臺城上營房環列置轉運車以上下兵士器械旗幟罔不精備六月十月賊兩至悉擊退之奈上下游皆賊據規復無期自守門戶而已

築長壕千夫雷動臨江舉龍頭天竈豈不固惜哉世

無高敖曹懸軍上繼軍下城上礮車飛屋瓦下有賊

騎鋤菜把

水上萍

傷飢擾也

辛酉九月賊大隊薄杭相持兩月城中糧盡至劉芒根煮萍菜食之死亡過半軍士以按糧為名破戶穿墻恣行劫掠大吏知之而不能禁也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水上萍飢可烹園中芒飢可煮哀哉百萬民忍死各

無語但聞夜鬼哭那得天雨粟軍民諒同情何以穿

我屋

大將幢

刺江防也

水師副將貴廷芳駐師江上徵歌鬥舞孤城危急尙與將弁燕飲妓船城陷不知所之

大將幢橫江浦畫船戰艦紛歌舞樂復樂絃管聲慘

復慘風鶴兵江波忽紅滿城火載得西施同一舸

通江路

譏敵給也

城外盡為賊若議開江路以通糧食方伯林福祥駐師望江門外與賊首鄧光明約和許以白金四萬兩通江路賊佯諾之及使者資金往而賊以刀仗出迎我軍大挫

萬黃金通江路接括脂膏餒豺虎

大吏責令城內各圖董事按戶輸捐

助餉雖極貧

戶無得免者朝遣一使來夕報一使去使者未返和約成鐵騎突出刀鎗鳴四鼓急點城上兵

悲風來

弔駐防也

庚申之變內城堅守將軍瑞昌時率駐防兵出擊賊賊頗畏之收復與有力焉及城再陷賊衝之刺骨併力攻之闔城舉火自焚灰燼互焉

悲風來推高臺朱鳥啣白雁哀朝殺賊暮殺賊徹

蓋何由埋馬骨大城烏啄子城碎不見王孫路隅泣

宴軍門

惡從逆也

署錢唐縣令袁忠清暨前署仁和縣令李作梅為賊監軍仍領仁錢二邑事紅巾繡履與馬出入意氣甚盛林福祥亦降於賊事平之日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四

伏法備州其他武臣從逆者又不少勝數矣

宴軍門福祿酒龍旗前繡蓋後金尊再行樂三奏

具食必奏音樂 堂堂縣令來上壽錦纏股紅吧首

武林新樂府

上元

劉 醋 拙菴

辛酉秋九月二十五日時將于役山陰未及

東裝猝聞寇竄蕭山繼而環偪武林撫軍督

官民登陣固守閱六十二日外援不至饑軍

譁噪民人餓死者枕藉道路不忍目視至冬

月二十八日辰刻候潮門礮臺復陷人無鬪

志紛紛潰散因隨眾縋城而下赴衢乞師途

次備嘗艱苦偶思虎口餘生幸存一息凡見
聞所及若不據事直書恐後傳疑使採風者
無所徵考爰效新樂府體以紀其實蓋亦長
歌當哭之意觀者諒之

杭民謠

牝雞喔喔夜亂啼家家側耳心驚疑滿城相戒慎火
燭先事徒薪儲水苦不足復恐羣醜肆鴟張固我藩
籬高築墻前年戰守兩失策地雷猝發城崩裂今年
事事非昔比佈置周密民竊喜逃亡久非計相攜歸
去矣賊縱來攻城齊心殺賊誓不與之俱生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五

辦團練

辦團練沽虛名製旗幟戶出一丁賊來攻我城奮勇
都從征竹槍白棒豈利器市人手持等兒戲教以禦
侮本非計兵貴精不在多奉行故事柰若何

鬧糧臺

鬧糧臺豈無故糧久不發兵勇怒譟而入者何洶洶
吏胥避匿都無蹤可笑武夫多齷齪未解苞苴是何
物執事者誰意見偏趾高氣揚備周旋發聯單核領
所任意遲速我爲主放餉處論交情高下其手光扣
平吁嗟積弊人如此爾輩恣睢且休矣總司模稜無

怒喜

偵探誤

一誤再誤伊誰之故偵探不能得敵情道聽途說空
紛紛賊來路狗莊與梁渚虛設旌旗人無數餘杭縣
青山阿縱有埋伏能幾多況是甯國漏網賊游魂在
金逃不得大吏聞之有喜色豈知賊故示弱屯疑兵
出奇制勝狡計生趨江頭扼糧道從此饑困城不保
吁嗟偵探何草草

糶官米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六

喧傳糶官米民沾虛惠而已矣白衣寺宗陽宮買籌
人聲何洶洶自辰擁擠直至酉百錢換得籌在手一
人許給米兩升糶米經時閉門牖意似饑民散而走
餘米半爲胥吏董事有

僞投誠

僞投誠解我軍心我受其愚漫不察一次兩次賺去
千黃金以此募勇士一戰或可致敵死柰何斂集民
脂膏轉齋盜糧困吾曹或者兵機深莫測憂疑欲問
林方伯

名福祥廣東
人主其事

望援師

朝登陴望援師旌旗杳杳來何遲暮見江頭夕烽起

喧呼兵船雲集矣餓我餒糧激勵士氣詎料咫尺路
難通依然待哺多哀鴻日復一日城中乏食民固守
敢不協力援師不至將奈何羅雀掘鼠能幾多享士
手執金叵羅願無二心堅荷戈

饑軍潰

饑軍潰烏夜啼荷戈誰復同登陣守已六十有五
晝夜守望筋力疲外援不至糧且絕健兒躑躅恒苦
饑紛紛搜米粟不論官倉與民屋翻箱倒篋恣所欲
兵不戢將自焚孤城垂破翻欣欣賊中簞食迎三軍

貴公子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七

貴公子聲赫赫暑年曾侍君王側一麾出守來西浙
清風善政民傳說位望日以崇宜救斯民水火中奈
何恃才傲物好大喜功吾門巍巍非苞苴莫能通惜
哉貴公子晚節僅如此麟蕉園趾由杭府薦
升方伯後頗有清議

軍門怨

軍門怨何所見自賊圍城未出一戰但道八十餘日
守衢州久而自退毋煩憂日飲亡何饜梁肉不聞百
姓一路哭事機失在白馬橋軍門之罪無所逃先是
浦江窺伺諸暨饑軍門延選率師迎勦賊以五六騎
據險我軍即紛然潰散賊躡其後遂自白楓嶺徑犯
蕭山省垣糧道阻絕矣

將軍烈

將軍前年真英武七晝七夜鏖戰苦固守危城保疆
土今日將軍志可哀援盡糧絕徒徘徊呼兒女近前
來倘或一旦城不守汝輩慎毋墮賊手殺身成仁義
知否可憐小兒女牽衣淚如雨都道從爺無別語瑞
軍名昌滿洲正白旗
人滿城陷全家殉難

中丞哀

中丞哀哀吾民齊心協力守孤城城非不堅防非不
密奈何江口糧道早為賊斷絕大通橋打不通兵不
用命戰無功張將軍名玉良
四川人氣尤烈身受飛礮裹屍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八

出中丞聞之淚交落堅坐不肯下城闕吾民乏食已
兩月紛紛餓死填溝壑嗚呼蒼天不我活王中丞名
有麟閩人

城高高

城高高飛鳥猶難越人身安得輕捷如猿猱俯瞰絕
壁徒號啕猝傳候潮門不守呼兒挈女倉皇走冀得
脫虎口此時但聞礮聲震天哭聲滿路豺狼當前莫
敢顧腰腳蹣跚失故步煙塵瀕洞時昏黑亂竄不辨
南與北峩峩況有重城隔繼而下者趨若鶩回視忤
怛心轉怖噫吁噫危乎殆哉嚴關摧彼蒼者天何時
殺賊能重來

聞警

全椒 薛時雨 慰農

新正蒞杭州四境各安堵湖山種花柳村野藝禾黍
鷹揚開勝宴大閱方講武行武鄉試去杭未十日動地驚
鼙鼓初聞疑謠傳無此飄忽虜市井漸騷動遷徙及
商賈警報日益警軍書飛插羽始知武林門四面踞
豺虎賊來自皖南泗安失險阻閒道出吳興馳驟等
風雨武康一小縣恃陋略如莒徑捷人不知闖然入
門戶薄城乃守城事事多齟齬我聞驚欲絕舌橋不
能語頻年講清晏急難誰禦侮閒官無斧柯憂憤復
奚補一身免池殃萬姓罹毒苦翹首望援兵速來固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九

吾圍

入杭州城

薛時雨

去杭倏五年重來入蒿日數里一見人十室九無屋
望望徑似捷行行途反曲荒村斷雞犬官道走麋鹿
烏鳶爭人骸有骨已無肉蓬蒿沒人廬存草轉無木
羣動寂不喧隱隱聞鬼哭入城更愁慘此劫洵太酷
士民僅子遺形面如鳩鵲五方錯雜處循良失本俗
語言習獷悍矢口談殺戮有男帶刀劍有女披綺縠
濡染賊氛深賊去畱餘毒更有奏凱軍振振服戎服
功成勢益赫比戶事徵逐虐民視若仇藐官故相觸

撫綏兼駕馭才薄心慚慙舅姑雖見憐新婦眉常感

辛酉紀事

仁和 高望曾 樺顏

同治壬戌秋七月余自吳興脫難之滬喘息
鹿定瘡疾交作既傷逝者行復自悲痛定思
痛寢食俱廢回憶庚申三月至辛酉被劫兩
年來悲歡離合盡如夢境因作五言若干首
非敢言詩亦長歌當哭之意云爾

杭州被圍憤賊退云有期忽忽十餘日時事日已非
大戶罷梁肉小戶斷鹽齏人煙市中冷百貨皆居奇
日久賊虜至繞郭揚旌旂吳山瞰賊營嬾女猶娛嬉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十

賊營清波門外登吳山望之了然甚有煩女炊散結隊往觀者匝月糧迺絕粒米如
珠璣官賑發倉廩菽麥攪糠粃上城宗陽宮下城白
盡則菽麥繼之糠粃又繼之將及一醬料選瓜豉藥
月男女蜂擁每日各存被擠踏死者醬料選瓜豉藥
味揆芥苳醬料選瓜豉藥破釜煮箱篋珍及牛馬
皮皮市各店所存皮按括一百錢購萍藻熟食和以
醢曾見以千錢買菜一斤池萍每斤游兵恣劫掠比
戶難安棲餓殍競割噴噴牛腸肥兵勇以借糧為
不能禁路斃者競相割其腸賣他處口稱牛腸而居民猶爭買之殘骸塞街街曰
晝行人稀城中餓斃者五六萬人天寒日無色人家
俱拚扉可憐長至節寒食同淒其相持餘兩月佛力

空禱祈自九月廿五閉城至冬月廿八城陷凡六十日杭人素佞佛教中丞延清修者築壇於
宗陽宮日誦皇經祈禱吾家無甌石生死爭毫釐得米奉高堂
餘粒童穉遺大女解人事含悲不敢嘯小女病且瘠
索乳嘯聲微嗟我兩夫嬾坐對顏色低我願嬾勿餒
嬾願我勿飢勺水互相勸淚下多於糜忍飢願同死
終勝骨肉離

仲冬月廿八嚴寒天氣晴守陣萬聲哭蟻賊先登城
縱火恣劫掠滿耳刀鎗鳴行路膏鋒鏑血肉交衝橫
我聞斬門入命已鴻毛輕全家莫可避慘若魚就烹
而我坐書館魂散轉不驚賊眾顧我喜草檄須儒生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工

責我勿逃逸分我先杯羹我知事已急孤掌難支撐
姑且戀殘息生計爲徐營夜起視家屬矮屋明短檠
可憐白髮母冥坐猶諷經妻女一幄手慘語不忍聽
我嫂及我姊向我決死生此時寸腸斷目視空熒熒
人生非草木誰無骨肉情從亡誰能免徒死終無名
進退兩失據憧憧搖心旌詰朝逐嬾女滿路嘯號聲
茫茫東門外惟見江水清多分葬魚腹聊免虎口腥
否則犯霜露蹤迹隨蓬萍母老妻復弱嬌女尤伶仃
親丁十餘口紛散如晨星此境一設想涔涔血淚零
回頭顧屋宇先業嗟已傾兄弟各分窟存亡兩不明

從我一猶子相伊如影形賊眾欲東下驅我隨之行
中途冀得脫默佑祈先靈萬一遇家屬離者猶可并
東下吳興郡非有千里遙恃我腰腳健跋涉甯憚勞
四鼓催上程仰視星斗高嚴霜斫毛髮刮目風如刀
貫魚憚疾走逐隊勿敢消旌旆蔽天日萬馬喧波濤
鄉民被迫脅中路難潛逃擔荷苦不任各使戈矛操
書生素孱弱聊學僧打包官道慮攻襲仄徑穿山坳
所過無居民滿目焦土焦日午覓棲息柴門勿待敲
老伴劫糧去新兵爲採樵得食各滿腹未暇籌來朝
天氣縱寒冽幸免雨雪交行行忽十日甫抵丁家橋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官軍正當路接仗驅前茅湖郡善防禦屢敗力易撓
水邨路難識欲濟無輕舸怪哉三日雪湖冰面如膠
寅夜得偷渡一戰憑城壕萬帳俱前進附郭先焚燒
礮聲夜不絕乘勝賊愈驕賊性本梟獍賊技如猿猴
散髮跣雙足短袴衣無袍相聚但箕踞得意鳴金饒
喜怒不可測嗜殺誰所教我輩與雜處如豕已就牢
欲出苦無策行坐心切切所幸一無事野寨多醞膠
東鄰戴小與陳華日月同醜陶家鄉一回首沸油心
上澆此身況未死骨月何能拋劫來且飯佛呵護須
天曹

憂患日苦長引頸到除夕憶及往年事涕淚不可拭
餞歲一尊酒是淚還是血明朝慶元旦

新皇方御極正朔頒春王但記歲壬戌我豈化外民
改元迺不識悠悠醉夢間昏晝僅能別羈囚縱無苦
所恨邏守密躑躅鳥窺籠踏蹬馬伏櫪亟思解脫計
賴有和緩術病者爭招邀乃許戶庭出綢繆兩月餘
豈乏可乘隙關津譏察嚴私渡更無楫意外遇劉綱
庵南來問消息許我出網羅令我感且泣靜守姑待
時此心常汲汲于時春夏交忽忽薰風拂榴花照眼
明又屆天中節妖氣逼湖城賊勢忽猖獗孤城一朝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陷萬姓痛羅劫舍舊新是謀乘機便逃逸劉公拏舟
來前約喜不失東鄰戴與陳先我出城闕免脫豈容
緩性命在呼吸猶子感分離相攜憊不及孤舟下太
湖已離虎狼窟中道屢相阻驚悸奪魂魄迨及同里
鎮安土幸可適此生方再生悲喜集胸臆喜我白髮
親到此見顏色親丁三五人零落侍親側悲我妻與
女何處覓骸骨死者不復生令我腸寸裂回溯兩年
事恍若前生隔和淚寫長篇合署返魂集

劫後還鄉雜詩 錄八

高望曾

男兒重讀書所望明大義一旦取功名豈爲竊祿計

我經昭忠祠再拜仰生氣嶽嶽王壯愍出身由小吏
累薦守吾郡循聲著卓異九遷至臺司獨任封疆寄
東南方被灾

天子慎簡畀下車首理財閭閻起彫敝流亡漸招徠
戰守靡不利堅城兩月圍民食苦難繼鄰封無援師
事敗亦天意一死盡臣職浩氣塞天地

優詔錫專祠俎豆世罔替彼哉儒衣冠臨難徒畏避
儒臣握兵符空談了無補將軍能愛文不僅侈武庫
誰謂識一丁勝輓兩石弩蔣侯誠健者桓桓力如虎
起家執戟郎羞與噲等伍殺賊取通侯分藩蒞吾土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四

折節還讀書諸生環幕府荒城百廢興勝蹟盡復古
萬金解私囊窮檐起疾苦暇輒手一編有心求治譜
其才則封疆其志則宰輔雍容儒將風不數祭征虜
到治尚儒術立學始夏商取士貴端本行舉而言揚
吾浙人才數比戶傳青箱頻年講武備遂使茲誦荒
幸遇中興日

殊恩被膠庠老宿旣彫殞積學非所望文宗亟甄拔
區區惟詞章三科併一試取額逾尋常舉網一朝盡
魚目皆夜光東鄰屠沽子詡詡青衿行士習日以壤
文教何由昌

時清戢兵久徒恃金湯固軍籍但虛名糜餉信國蠹
機槍耀中天亂至急召募嗟彼南畝農誰肯荒所務
一旦張義旗亡命集如鷲豈其習戎行覓食強爲附
朝聞黠行頻未陣先恐怖其聚本烏合信義未昭布
是驅不教民臨事罔不誤我怯賊愈驕奔竄若狐兔
卽令大慙殲劫盡亦天數若輩聚則易欲散無歸路
鄉曲恣劫掠主將豈及顧其禍成養癰當事若不悟
烈火炎崑岡國殤千萬億

詔下表忠義所貴覈其實省會大設局薦紳任厥責
枵腹從公難俸錢視階級其下逮諸生亦與鈔胥列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五

茫茫劫海中何處攷眞迹某某罵賊死當年曾附逆
人情樂揚善隨意且文飾嗟彼鐵石腸采風曾未及
巧借延訪名遷延糜祿食度支問何從取自捐征額
羣公鑿膏梁編氓竭膏血可憐泉下人賢愚同默默
撫序感霜露朝出城西門湖山黯無色不知天地春
官隄縈鳥道夾路披荆榛將軍舊築壘亂石如雲屯
孤往十餘里破屋知荒村入山拜先隴抔土猶如新
貧家少封樹雜卉紛尙存前岡聳華表鬱鬱誰家墳
石馬半傾蹋松柏摧爲薪敗棺見殘骸拜掃嗟無人
我輩賴先澤虎口畱餘身惕惕冰淵戒一綫延干鈞

祖德儻能述愧無華亭文

劫後人種稀彫零傷戶口城中市商賈脫難四方走
鄉民務稼穡終歲但株守劫來何所之死亡十八九
幸而竄殊鄉傭工易升斗去年大難平歸來尋隴畝
官吏方稽查開報唯恐後墾荒亦云亟犁鋤復何有
蠲租

聖王恩暫免豈能久今年里正來怕說催租又荒田
尙未開相顧但束手

崔盧舊門第昔日何風流翩翩盛裘馬富厚輕公侯
華堂夜開燕結交皆貴游優童進雜劇歌女陳清謳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六

朝暮事歡樂不知人世愁虎狼忽肆毒大戶先搜求
解我五花馬脫我千金裘昨暮堂中客今日階下囚
妻孥委中道先業空貽畱黃金一朝盡性命同蜉蝣
我來感人事華屋今山邱

追論詩七首 錄二

錢唐 汪繩武 薇伯

吾杭初罹禍事變起倉卒千里城郭完孤軍敢深入
人謂賊剽悍我駭其詭譎徽廬淪沉久甯廣防維急
借考禍胎始滅戍前籌失投隙示之瑕窺伺肆奔突
尙偵吳興戰城閉在頃刻城中千萬戶困守思殺賊
貧者力請戰富者供軍實哀哀當事人無謀自肉食

中丞不知兵都轉罹叛卒廉訪託故去諸將擁盾立
哀彼無辜民沈冤埋碧血二月陰風寒滿地忠貞骨
四郊已多壘孤城難獨守吾杭再罹禍賊機實非偶
自從嘉禾陷軍容無細柳仇民而資寇干城愧起起
中丞心力瘁支撐惟隻手所恃浙東民廔竭供攜取
阻撓恨安石實掣善書肘其時安慶拔潰決東南走
鬱鬱武林城圍合十重厚徵兵兵益驕坐視莫援手
乞糧糧不來忍饑但張口效死與斯民力盡兩月久
痛哉劫火重慘酷恣羣醜悔不早餓殍死尙全身首
稽山先豺虎皖水少雞狗完富不自保凋殘更何有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七

相償得失縣階厲誰之咎

絕命詞三首

錢唐 汪士驥 鐵樵

人生天地閒立義不可屈我今行年耄豈肯撓于賊
寇氛不能禦俯仰慚厥職奮身入黃泉浩氣凌白日
將軍誓斷頭頂踵所不惜

我死家人生辱家卽辱我甯隨九原去毋爲強寇侮
敢說忠義氣一門無齟齬緬彼張睢陽激昂起忻慕
家人知我心含笑視泉路

城圍六十日萬歲誓效死壯哉吾杭人上可告

天子百年終爲鬼竭忠斯可已戴履二百年報答愧

止此掀髯付洪波懷清如白水

絕命詞

仁和 周光照 小雲

彼蒼殊太酷殺運嗟大開人壽本須臾成仁亦何哀
仰視長空雲憑虛自往來擲筆報養士撥亂慚無才

克復杭州

海鹽 黃燮清 韻珊

武林名勝區兩陷豺狼穴初來如颶風堅城迅瓦裂
泥丸封十門寶山自扇鑄民財資盜糧金帛罄搜抉
倉皇七日留郊市慘流血其時金陵危賊意不在浙
假此掣我軍適墮敵計謫江南竟潰圍洪流遂橫決
蘇禾盡淪喪杭城益孤子郊壘合羣盜餉援兩俱絕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六

戰守賴張

王良 王有齡

先後各盡節朔風號嚴冬陰

寒正飛雪男婦奪門走脛踈凍欲折敗絮匿金玉中
途飽貪贅娉婷與襁褓誰能相攜挈餘生刀刃下旋
復死傾跌血濺層冰温哭涕大江咽吁嗟西子湖三
年委穰竊左軍自東來謂閩浙飛電駭飄警轉戰奪
要隘次第補殘缺渡江悉精銳扼吭斷橫軼烈燄熾
蚊雷驟雨潑蟻垤蠢茲孤鼠羣下遺六丁擊湖山還
舊觀花柳表前潔所嗟民氣傷殘黎膏已竭滋培仗
雨露枯朽庶萌孽疾痛聞
九重休養待施設督師古馮鄧愛民今稷契定深飢

潮憂豈但鼎鐘烈

杭州收復後得子望兄曾立書喜而有作

錢唐汪曾本子養

憶我出門行倏易五寒暑東西南北人遊蹟難悉數
故鄉久陸沉消息經年阻昨聞捷報音

王師奮神武春城鏖賊壕郡邑復版宇重生慶遺民

快意到逆旅惟未接家書寸心反疑沮飄然一紙來

近事述颯縷首言城郭非瓦礫存遺礎繼言戚鄰閒

大半歸黃土未及小弱弟存亡難臆取或者前書中

吉凶先已敘接信後知前寄敝廬幸尙存零落嗟孱

戶稍加修葺功聊以蔽風雨墓隴及祭田一一未臚

舉想當息促閒未徧親日觀我欲一飛歸恨不生毛

羽寄語賢長官流亡待綏撫

紀庚申二月二十七日粵匪陷武林事

錢唐張應白仲甫

黑氛壓城雲氣惡地慘天愁狂雨落雨聲淋浪賊至

郭橫刀躍馬無人覺彼虜初來百騎耳四郊弛防無

一壘長驅城下赤燦起崇朝頓失湖山美大吏戰兢

急閉城城外予賊無屯營城內盡納烏合兵兵不殺

賊戕吾氓豈無義團願敵愾官禁其逃叱之退開關

縱民亦何礙養賊殃民兩遺害外侮不禦內變生內

應外合官聾盲坊衛火舉城垣傾守卒奔逃梟勇迎

可憐臨安十萬戶半剩空房半焦土掠財焚屋更殺

擄荼毒甚於金陵苦五都百屢聚壩櫛許史金張高

閭閻一畝儒宮環堵室盡化煙雲在頃刻殺人如麻

刀矛攢血流如河骸如山老稚婦女甘捐軀懸梁入

井投池淵六日橫屍十餘萬漏網逃生亦魚爛死者

齒齧納塗炭生者無家絕衣飯援軍幸來獅子吼三

三日張帥玉良兵至入城殺賊賊走奪門拔幟賊驚走保此遺黎堅壁

守然已蹂躪什八九假令一鼓氣早作何至吳山馬

蹶蹶帷幄無籌將退縮一死難酬億兆哭羅撫軍吁

嗟如此好湖山錦繡笙歌六百年咸淳以後烽煙傳

無此毒痛凶虜殘七寶山前歎蕭瑟西湖月冷鶯花

歇出門親朋一路泣入室婦子號咷說西浙東吳接

唇齒又見蘇臺遊鹿豕四月十三日陷蘇州災逮葭葦與葛藟

相對楚囚共流涕傷心地獄換天堂休話當年蘇與

杭東南貢賦空篋筐吳越男婦荒耕桑捐輸億萬民

膏竭十載養兵都作賊百年休養生聚絕一旦三吳

傾半壁武臣惜死文擁財軍中韓范安在哉仙鄉佛

國皆蒿萊目極江南庾信哀我已窮民老而獨淡飯

羸衣守蓬屋一朝縣磬空所蓄七十衰翁悲感滿
地煙塵行路梗轉徙頻傳風鶴警侘傺漂零隨所騁
千里江關萬重嶺鄉園回首淚潸然死別生還欲問
天衰齡不早溝壑填大劫相逢怨大年

紀事

仁和孫兆麟

庚申二月二十七黎明忽報杭州失劔影刀光轉地
來市路人聲如鼎沸書生隻手無寸刃坐看毒烽
連彗孛是時雨淫天大漏慘澹愁雲黑如漆中丞齒
嚼睢陽鐵太守面揚常山血惟有哥舒半段鎗雞鳴
暗度重關出差幸從龍多將門真將軍尙能堅壁盼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得援師江表來蘇我蒼生知有日桓侯鏃斗乍臨江
光弼旌旗皆變色吳會旋驅狐兔遁湖山免作鯨鯢
窟一夕紅旗到秀州流離瑣尾愁初雪入生出死心
尙疑好風且促歸帆發歸來城郭猶如故痛劇人民
已非昔風吹野火燒痕多青衫紅粉同枯骨漫寫黃
墟感逝篇難尋白首同歸穴國殤我欲歌大招蒼涼
聊吮離騷筆

前故居行

仁和張鼎元

我居峩嵒山之麓煙瓦鱗鱗樹簇簇登樓俯視樂休
沐吞吐江光飲湖淥百年歌哭聚骨肉善頌頌人亦

自祝忽丁陽九厄百六運劫紅羊寇青犢武林腰鼓
好城郭錢湖門對松嶺曲穴地轟雷勢破竹天昏地
黑人鬼哭賊衆狂奔入我屋不加搜括不殺戮但令
家人旁舍伏如坐簪井免溷濁如入彙囚無桎梏有
時食我飯與粥生死無時何處十六晝五夜翻且復
忽見後山行逐逐肩承器械背囊橐人聲寂然氣勢
肅靜聽微窺足縮縮但見熒然紅蠟燭竈下爛羊頭
正熟入珍羅列窮水陸錦繡橫陳燦珠玉案頭一卷
未卒讀紀效新書戚公作案旁生繫呦呦鹿朵朵梅
花映毛角旁堆偽劄與偽牘九門御林列頭目始知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忠逆此託足立馬吳山瞰全局十八孩兒種流毒且
驚且駭心迫促猶恐賊蹤往而復再出堂前四瞻矚
倒臥綠沈散赤燾雪耀戈矛霜劔鏃亂棄如麻如筍
束黃箋朱字儼符籙天父天兄寫盈幅門挂人頭血
漉漉門外積屍疊山谷此身儼歷鐵圍獄放膽下山
仍寂寞忽遇子遺走相告張字大旗城上蠹賊來何
速去亦速我生不辰遇何酷我生何幸獨邀福回家
且醉酒一斛追想心猶三日惡

後故居行

張鼎元

我家山居火燎原劫後歸來無一椽春風草長紅泥

壁秋雨苔生青粉垣山色依然人事改閭巷荒涼幾
家在照眼峨眉一角青彷彿蜀中勢崔嵬管米山猶
舊日名漾沙坑已土填平石開八眼峰頭井汲飲人
稀水獨清曾記有鄰千萬買天壤王郎富文采參差
樓閣耀雲山零落圖書化煙海此疆爾界誰相分老
樸清陰似社粉一片可憐乾淨土如何蜃氣結氤氳
西夷互市來吳越奇技窮工心力竭漫同仙子好樓
居爲禮祇神作巢窟前眺之江後望湖此閒大好一
廛租重興景教流行石如遇波斯老賈胡玻璃窗勝
水晶碧千里鏡窺若咫尺萬家蔀屋一薇垣警眼羅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胸眞叵測長官婉諭飭徙遷經之營之償以錢投之
有北示柔遠滄海又見成桑田望衡對宇天隨子陸
丈捨宅爲歆忠義祀湖山正氣賁

天章告祭春秋奠蘭芷西北高樓夕照開小亭葵向
耿孤懷久欽高義雲天薄吾愛吾廬愧草萊

錢唐感事

仁和魏大縉笏堂

子孫世世勿離杭舊說相傳郡志詳正祝王師收建
業不圖狂寇下錢唐錢唐久號昇平樂城富弦歌野
耕鑿兩堤春水豔西湖萬屋朝煙濃北郭可憐武備
亦多年保障遺風夙著錢演陣朝朝戈甲燦奏功歲

歲籍紳聯誰知灞上眞兒戲臨事倉皇皆委棄秦謀
曾無絳市行楚氛遽學青門避巍巍大府各分衙冠
蓋成羣擁戟牙燕幕平時多宴樂狼煙此日枉咨嗟
東南節鉞推誰首風箏莫保圍城守我傷昭諫命眞
窮人惡汝才冤太負賊信既偏巡撫羅公祕之致居
民不及遷避人有証其通賊者
不足太尉之笏光弼刀謂臬司段稜稜一旦鋒俱韜
提鎮李
家風自是踰垣憤威望空存射石高紛紛守土誰稱
烈賴有鄴侯著奇節爲民請命向神前祝罷懸梁淚
嗚咽謂仁和梓桑死士更誰尊二載傳經足並論
謂戴
其弟誘士沈約能文還枉死
謂沈竹俞侯負氣亦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忠魂謂俞雲餘人半是無辜屬閩閩尤多節堪錄精
衛山頭怨氣深子規月下嘯聲酷駐防差幸一隅雷
八面旗分迄未收助戰兒童施瓦石拌生婦女集干
矛孤營措拄功非小援師乃得登城早黃巾夜遁飽
搜羅白馬朝來爭頌禱桓侯豪氣自分明帳下兒郎
太橫行翼德威聲原共懾伯英功罪尙須衡摸金搜
粟紛無制錦繡臨安足淹滯離賊曾無半日程頓兵
不作三軍誓吁嗟民命不堪云苦寇還教再苦軍萍
浪漲春漂碧血桃花壓雪弔紅裙我生幸免將何賴
安得桃源覓天外衣食俱窮計莫尋妻孥相對愁無

柰日擊烽煙淚滿眶身謀世事兩茫茫憑將杜老哀
時意寫作吳山記事章

哀杭州

薛時雨

杭州十萬良家子可憐困守危城裏揜臂難收一戰
功屍橫枕藉西湖水西湖水流潺湲昔時宴樂今煩
冤煩冤無告鬼夜哭苦霧愁雲塞山谷天竺峰頽鷲
嶺禿菩薩攢眉獅象伏吁嗟乎佛若有情佛亦哭

孟蘭盆會歌

薛時雨

同治甲子中元節宮保左公大設孟蘭盆會
薦禮陣亡將卒及官紳士庶之殉難者分三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五

壇一設內城滿洲營一設西湖靈隱寺一設
吳山城隍廟分班輪祭余得贊助其開作爲
是歌

上元之年中元節孝無光氛祲滅萬家猿鶴招忠
魂千里杜鵑啼淚血杭人敬鬼更敬佛樺燭蓮燈光
射月左公剛直神所憚象教虛無那復說權衡但欲
通輿情敬禮因之表忠烈庚辛之閒迭構難江海橫
流湖水決登陴守禦節旄摧血戰臨戎寶刀折將軍
斷頭心不死壯士歸元皆欲裂薦紳先生講風義林
下優游致身潔書生報國無他長罵賊惟憑三寸舌

恤緯縶婦恥獨活執戈鄰童甘永訣草茅赴義亦有
人白骨雖寒腔血熱萬靈作賓我作主香火因緣等
檀越作歌私示彰闡義匪以危詞爭棒喝歌成習習
悲風生山色湖光兩愁絕

庚申圍城中作

錢唐龔憲曾 石鱗

破曉萬人行驚傳寇入城自知惟有死無路可求生
礮火連天震尸骸徧地橫兩家多婦女同赴一泓清

庚申二月十九日寇警

錢唐張 預子虞

飛燹破清曉狂氛莽北郭月初警報狎至城中官吏
皆不爲意十八日仁和境
之安溪有賊猶謂是土匪也翌晨賊薄
北郭始倉猝閉門議城守而已無及矣居然淪劇盜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五

不復論微軀這劫嗟三歲戊午春夏賊擾上游諸
郡縣幾徧而杭州幸完
防怨入都氏設防故道號爲八都兵者也今絕無備
賊遂得乘妖鎗頭上閃應悔局全輸

千里江南戍逍遙揖盜兵山谿通賊路門戶誤軍聲
杭州倚湖州爲門戶議者輒謂湖
州不陷會城必無害今殊無驗也急雨寒飛鏃額雲
暗壓城是日大城中十萬戶同此泣殘生

杭城再陷自申江覺舟犯險尋親越十日得迎

家母至屠甸市書以誌喜仁和錢繼祖 珊舟

危城壓狂寇親舍渺雲端雁足信纔遞烏松情乍寬
羹湯謀健婦菽水補餘歡載上高堂酒中宵月正圓

三月二十四日入杭州省城 江夏黃景彝 琳齋

縱目心同爽重城指顧開歸茲狐兔穴還我鳳凰山

景物開生面兒童有笑顏西湖風月在火急掣身閒

杭垣收復初歸里居 仁和朱志成 簞成

聞捷不勝喜初歸祇益悲青山仍似舊白骨竟何知

雨砌深苔漬風窗亞竹枝徘徊還獨立無語夕陽時

亂後歸杭 仁和陳行端 春叔

城郭雖然是人民半已非淚枯桑梓盡血漬草萊肥

新壘屯干帳荒營散八旗惟餘橋下水照影倍依依

絕命詞 長興朱保詰 錦香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烽火連宵警長城一旦傾傷心惟有淚取義誓全貞

性比堅金固身如朽木輕寸靈終不泯殺賊待來生

咸豐十年二月粵寇陷省城舅蘭士公投池殉難視

含畢急歸家侍母出避海甯數月母沒明年九月返

杭十一月城復圍將陷人皆恐余謂外子日父母

舅姑俱葬君速挈子出以續宗支我死無憾矣

庚申杭州陷後聞羅淡村中丞 遵殿 王月川方

伯友端 繆南卿都轉 梓 葉青原觀察 堃 馬雨

峰太守 昂霄 陶珠泉 定求 蔣子久 斯彥 兩司

馬鳳小屏別駕 聲 李地山 福謙 楊漱雲 炳春

趙翰秋 翼健 張子暉 元健 劉芥舟 潤 劉雲牧

崇禧 陳小芄 元謙 諸大令相繼殉難感舊傷

懷愴然有作 薛時雨

踰濟冠裳一夢中江潮嗚咽海波紅蓋棺已定今生

論籌筆誰收再造功千載湖山存正氣九原僚案更

和衷羊曇望斷西州路棖觸臨風恨未窮

庚申二月杭州城陷書以誌慨 餘杭王鼎詩 少愚

衷甲潛由閒道來層城眼見起塵埃軍心豈恤吳為

沼戎首居然楚有材千里音書遲笠澤萬家煙火莽

蘇臺舊遊十載成追憶往事繁華付劫灰

何曾形勢等神州城大而空自可憂若箇功勳盟鐵

券一時名勝失金牛徒煩道濟量沙計未遂張良借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箸籌正擬泛舟西乞糶苻堅鞭已斷江流

庚申二月二十七日杭州陷懷城中親友三首 錢唐張預 子虞

極目孤城亂似麻故人消息渺天涯修羅兵火飛妖

仗劫海橫流泛斷槎摩詰管絃空有句稚川雞犬總

無家年時隱慮今真驗獨立滄江怨暮笳

二月飛花濺淚新熏天赤舌照重闈春風待化三年

血人海難藏七尺身便使黃金能下拜獨憐白骨易

成塵平生與子同仇約媿息須慚草莽臣

春前文酒尙縱橫彈指煙塵而地生幾輩頭顱償劫
數百年肝膽負交情壯心我亦時看劔浩氣渠能使
結纓江上吞聲惟一哭夕陽新鬼滿虛城

甲子二月二十四日官軍克復杭州誌喜六首

張預

萬葉飛旌曉日開喜看故國澹沈災排雲戈甲將軍
下遮道壺漿父老來野草腥雷鳴血染春風暖逐馬
蹏回此行不負同仇志自汲江流洗劫灰

坐看浙水沸橫流赤子安知大局謀庚申辛酉開賊
再犯浙鄰省區
吏遣兵赴援而督師大臣往往中道撤回議
俟賊全股入浙然後以長圍困之卒成大功贏得流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亥

亡圖鄭俠故應保障憶錢鏐江邊戰鼓春潮上海上

降幡曉雪浮布政使蔣公先於上年十月間說臨淮同
二月二十七

殺賊一時掃蕩策金甌江蘇巡撫李公同時
以淮軍來克嘉興

左伯輕裘上將壇督師巡撫左
蔣侯抱鼓獨桓桓不

教犯雪禽元濟去臘大雪官軍攻城數
晝夜垂克而不能拔每值談茶報

謝安二月遊魂嘯北郭賊奪武林門出人人幾人熱
馬蹂踐積尸高數丈

血灑南冠仁和孝廉朱某等陷城中聞官
軍至開謀爲內應事洩過害豐碑平浙

吾能記試仿行軍司馬韓

拓弦盤槊倚雲旄帳下爭看草檄豪劍蹀押袍寒喋
血墨花翻盾飽飛毫捷烽次第收鄉國行幄縱橫醉

揀曹幕府明朝有封事錄勳端謝及枚皋

城郭蕭條生野煙幾人再見太平年黑灰空巷鷓鴣爭

宿白骨荒街馬不前後死自拋親友淚重來難覓釣

游緣故園莫問生還樂三徑蒿萊已及肩

一鞭鏡吹滿重圍破陣錢塘唱好春有美湖山塵劫

換中興日月海邦新從容待復耕桑業還定須邀

雨露仁

聖代卽今勤軫念蒼生引領望

恩綸

庚申歲暮雜感 錢唐沈映鈴 蕪之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辛

烽煙急警記春三鄉信傳來最不堪如此湖山供破

碎頻年征繕付空談亡羊補救雖多策巢燕綢繆恐

未諳回首可憐桑梓地戰場一片接江南

辛酉武林再陷誌哀六首 仁和 高鵬年 蕪之

李花搖落禍之胎又逐西風飛過來九月開傷王李
秀成率大隊來

薄武刁斗聲中驚彷彿時余避地稽山之曠吟
卹時紹城已先期失守關山

夢裏費疑猜青天不問誰爲主白骨何辜亂作堆還

恐六橋三竺地畫圖風景半成灰

斗大孤城賸一區存亡關繫在須臾禾城久陷上游
赤爲賊踞武林

勢成孤注計窮束手之良策事急臨頭詢小巫
時城中有
女巫某能

知未來事中丞王公赤幟黃旗爭奪日朱樓翠閣誓捐軀城外賊營旌旗蔽野圍城水息不通而城中丞拚死無他技遺表安排達

帝都

浮萍也要計青錢設想其閒劇可憐四處郊原騰野

火萬人門巷絕炊煙人家有舉火者兵勇望見炊煙即來強擾至居民不敢起炊

宵寒畫角聲驚雁日落危城淚泣鴉盼斷援兵空有

影將星沈落大江邊張軍門玉良潛師錢唐江口原約內外夾攻未幾被殺傷而卒

全去矣

軍威不振氣全消免去烏飛暮復朝團局分防虛設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立殘兵散處任逍遙中丞飭令紳耆設立上下城四隅分局以資守禦徒有其名耳

而饒軍門廷選主守城不鬼能作崇時為厲佛亦當

出戰之議軍心因之解散鬼能作崇時為厲佛亦當

災廟被燒唐門外之昭慶寺恐被賊屯兵下令先時

燬何處將軍天外至但聞江上去來潮謂左營分撥

將佐大軍指日可到

白叟黃童莫問渠一般憔悴淚盈裾閉城兩月後糧絕老幼倒斃者

多凡憔悴凍餓之間閭餓犬聲相雜士卒烹羊樂有

形眞日不忍觀城東小雲棲為放生所羊豕極多迎佛山頭空禱

餘至是勇丁皆殺而食之以供一飽乞師海上乏

祝奉吳山之海會寺日日上山拈香樓船江口如雲集畫

吹噓中丞將修書令人赴申江

請援兵無突圍而出者

餅充饑轉不如紳士胡雪巖光墉時載米數十艘泊江心苦不能達

思量情景總模糊孰寫流民鄭俠圖家有黃金難買

命溝填赤子實無辜大街小巷積屍如山驚弓人比

枝頭鳥入夜聲喧屋上烏慘與睢陽同一炬滿城人

肉變焦枯

杭城紀事 庚申

黃燮清

傳聞捷報過錢唐誰信潛師出禹航賊於二月初陷廣德據長興進

攻湖郡不克遂由餘可有指心王武俊祝俱戰死杭

協王苦思擊賊段涇陽臬司段出軍門上策惟清野

走免苦思擊賊段涇陽臬司段出軍門上策惟清野

賊抵武林門我軍縱部曲連屯每亂行立馬吳山形

火清野民舍一空

勝去自葛嶺至萬松羣公應變太倉皇

金牛湖上豔陽辰鶯燕樓臺入戰塵三月桃花紅犯

雪三月初十日大兩堤煙草碧成燐湖上焚掠可憐

佛國同羅刹城外叢林何處仙源結比鄰畫舫珠簾

零落盡杜鵑鳴咽弔殘春

達官眷屬半神仙鼓柁浮家去渺然萬戶脂膏畱待

賊十門鎖鑰苦防邊賊於二月十九日抵城十佩環

零亂珠沈浦羅綺叢殘玉化煙婦女挾資登舟冀城

赴水死河水恨水茫茫流不竭有誰喫血籲蒼天

三衛重鎮擅威名保障全吳在此行光弼韉刀思將

種景隆統袴墜家聲屯師不進翻徵饒臨敵無攻尙

縱兵鎮軍李兵潰梅溪尋由湖州進援杭回首鳳凰

山色好當時父老望蜺旌前屯鳳凰山演習軍

森嚴節鉞鎮江湖咫尺烽煙偵探誣賊離城十里變

起腹心姦早伏十者王道平為賊開謀匿省城軍無

倚角勢先孤諸軍俱赤心報國和衷少白面談兵眾

論殊十萬生靈同浩劫彼難者九萬驅臣定識誓捐

軀

亡命屠沽氣倏張一時應募備戎行窮搜玉帛驚雞

犬虛擲金錢豢虎狼都轉所募復勝勇皆釋甲盡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更紅抹額倒戈翻試綠沈鎗賊由清波門緣城而上

裝賊臨危反噬嗟何及一死模糊事可傷都轉為

棘門兒戲漫論兵賴有將軍細柳營背水奇功爭死

地撼山威令抵長城大呼振臂孤軍奮力戰同心散

局撓二月廿七日黎明清波門陷賊長驅入諸軍潰

民兵又列柵自固爭殺叛軍瑞督兵堅守屢戰屢捷

勇賊難得城不能定也夜半神燈看破敵挽回殘

劫奠蒼生滿營燈火相望終夜

桓侯甲仗走驚雷矛馬先登毒障開赤幟精神寒賊

膽皂旗威望重邊才總統張於三月三日抵艮山門

遁狂瀾突捍錢江弩焦上猶温楚炬灰可惜餘氛殲

未盡更須飛將鼓行來賊遁泗安時大

武林後紀事詩辛酉十一月廿八日杭城

黃燮清

嘉禾郡邑半淪亡東浙傳烽入暨陽饒道難通江上

下危城孤峙賊中央飢疲苦扼豺狼餓羅掘應窮鼠

雀糧聞道吳興頻破敵可能乘勝援錢唐嘉紹兩郡

遂絕浙西惟湖州紳士趙竹生景賢俱陷饒道

屢敗賊而兵力止能自顧不暇救杭

提臣勢位例專征親統諸軍援浦城萬眾一心爭避

舍五旬兩潰未交兵浦江乃越之門戶饒軍會稽甲

楯終難保吳地山川豈獨撐越中梗絕賊卷旆西來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全局去恰思退守懸餘生軍門越中屢

浙軍屢挫久難支曾乞臨淮一旅師隔歲募兵先濟

饒臨危入援苦愆期中丞於前歲奏調李觀察元度

抵浙界杭圍正募兵來浙旋因楚境辨賊救社

觀察來書詞極慷慨揮扇渡江何日到夕陽零落戍樓旗

長龍戰艦狎龍鼉八槳飛騰迅若梭城上飢羸炊白

骨江中絃索鬪青蛾錢江長龍砲船數百號不能擊

歌賊杭城危急其將弁猶擁妓徵

計海門歸路穩可憐咫尺有風波城陷時水軍皆滿

風覆湖載出海至尖山遇

百餘船

桓侯矛馬試春風上巳吳山樹戰功

張總統玉良於前歲上巳克復

杭一自金閭單騎遁重開玉帳萬夫雄禾城不復難

辭譴自蘇州兵潰至杭仍督師攻禾賊尋入敗回柳浦臨危獨効忠

杭城總統於城外血戰旋中噫亡

馬革沙場誰比烈將才已冠浙西東

經營守禦固郊圻舊日循良歆望歸

王中丞有齡自蒞浙垣守禦極

密馬謖不誅軍律漫孟明屢用感恩稀

中丞御將寬而用命者少

時艱但盡孤臣力糧罄猶支兩月圍

城自九月廿六被圍中丞督將

士登陴固守餉援俱絕至一死光明完大節西臺憑

十一月二十八日而陷

中丞遺摺先期遣使縋城出

辛酉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復陷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錢唐 夏鸞翔 紫笙

雪虐風饕天宇低血波寒咽浙東西六州大錯偏稱

劫四野徂飢尙守陴生不團樂人似雁死無消息命

如雞中原一髮碎然絕欲訪西湖夢亦迷

戰鼓無聲鐵礮暗天昏月黑大星沈一生已斷趨

廷路九死難移守土心魂抱

龍髯遊萬里力求馬革抵千金玉棺破浪歸閩嶠山

鬼河靈不敢侵

三年戎服習破符魚鳥親排八陣圖敢怨微名刪薦

牘卻憐兒戲擲軍需城狐見月殷勤拜階蟻聞羶抵

死趨欲向樓船問王濬江邊萬骨一齊枯

桑麻遍野豈能蠲剝曲爭迴大令船念我親朋瓜再

摘誤人軍報柳三眠黃金暫乞須臾命紫玉終成縹

緲煙六百餘年簫管地從來安土苦難遷

十年羣盜弄潢池火及城門悔已遲未必析骸能助

鑿空餘靴革暫充飢黃蒿滿眼生何戀紅雪齊腰死

不知江草江花無限好客中忍讀少陵詩

虎頭桀鷲世難馴曲突何堪議徙薪自古避兵如避

寇於今無土亦無人腰纏已飽空團練肉食無謀恥

縉紳劫後豺狼紛滿野仙源處處屬贏秦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美

羊城東望淚闌干驀地哀弦聽再彈釣叟曾無青筍

笠流民皆著白衣冠昂昂死友存雙義

余君桓武程君湘庭爲子

守質庫賊來不碌碌餘生廢一官夜半樽前思往事

卅年都作夢中看

青燐閃閃越山昏嗚咽江流似白門九十萬人同死

難三千餘甲幾生存蔣侯神力嗟何及張儉無家詎

足論百尺祁連像遺家天涯猶有未招魂

至郎陽聞杭州陷

錢唐 吳振棫 宜甫

錦繡湖山六百年忽驚城郭慘烽煙一家星散今安

在半路風聞恐誤傳事勢東南嗟已矣諸公戰守太

茫然干戈滿眼無歸路愁絕吞江獨客船

至襄陽聞杭州已收復而城內外焚掠殆盡感

歎累日

吳振棫

援軍驟至擁雕戈報捷居然捲白波張公玉良援兵至賊謂是張殿

臣副帥也倥倥遺黎猶未盡傳聞劇寇本無多已知

極望悲榛莽更恐狂奔脫網羅江上爭看新使節旌

旗氣色近如何時王公有諭權浙撫

驚聞武林復陷

張應昌

亡羊漫說補牢堅危廈安能一柱擎河上翱翔軍似

戲金中游泳命難延析骸易子遭奇厄城中絕糧餓殍載道破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三

國亡家哭昊天最是傷心生我忝遺書寶墨付雲煙

歛歔佛國天堂地都是青蕪白骨堆萬姓無家隨賊

去三更有月入城來煙寒靈鷲人蹤滅血灑號鴟鬼

哭哀亙古湖山無此慘我生遭遇太摧頽

庚申二月十九日之變余適在橋李先人及嫂

殉於杭焉哀哉後即避居若耶一枝聊寄越

歲秋季東越又陷且失浙西故鄉異地兩無

歸矣慘觀之情言難盡述因託詩以誌哀情

得一十二首

仁和鍾慈生 卷聲

狼煙葦鼓捲西來一缺金甌勢莫恢廖子城明府守歸安卒保無虞

及守越賊以反閉計使赤憤黃旗三路震賊先窺義

官民不治以致大誤嶺南刻溪詭

四日失蕭山瓊臺玉宇一時摧氛埋越嶺連宵瘴

前數日殺氣蔽天日色慘淡血濺秋衢動地哀劫到紅羊何日盡

獨憐殘照思徘徊

越城萬戶竈煙空多少流離草莽中金屋有屍遮馬

革玉容無主繫蠶叢別憐妻子今何在信望家鄉半

未通檐下趁起羞乞食鴛衣何計避饕風

鐵鎖重關路不通幾家故舊有無中親友不通首問者五十餘日水

卡隔絕空城新鬼燐搖碧冷巷飢斃血飭紅自歎

行蹤同落絮凡遷十餘次獨憐短鬢已飛蓬狐鳴篝火誰

為主從古蒼黎劫竟同

干戈靡定又傳驚盡說杭州已潰兵杭自九月廿四日圍城十一月廿四

廿八日江上礮聲連海嘯浙西烽火徹天明所居離

餘里礮聲火影皆在觀聞半參疑信難成寐遙哭親朋恐不生自去

冬多避浙東者今秋因每聽鄉音便相問幾回欲訴

不成聲

浙東無復問蒼天奈總錢唐勢更燃升米過於求趙

壁浮萍多不論青錢清萍每斤值錢百文城圍鐵甲逃向處地

徧外屍瘦可憐軍令未申城已破傷心子弟盡拘牽

二十八日王中丞猶誅亂兵數人而城南已為賊據

閃爍妖星早警心庚申夏彗星見果然隔歲又相侵
守陣難遂睢陽志列戟如懷上堵吟孟達降魏三月
號飢千騎潰萬家飲血一星沉城垣猶是人民改慘
霧兵氛十里陰

幾見西湖有逸民長纓一繫歷艱辛倒懸瘦骨求金
窖凍裂冰飢臥雪埋棘嶺原知難覓路桃源何處盡
迷津黃昏鬼哭含愁聽都是朱樓翠閣人

削竹爲竿揭義旗蠢愚都解著戎衣欣逢眾志猶堪
鼓不道天心尙未歸龕藉民舉白巾賊勢欲雪刃剝
餘脂月舞霜翎多帶血腥飛從來龕藉誇形勢一炬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堯

村虛人迹稀

荒郊何處可招魂猿鶴沙蟲那箇存白骨模糊餘繡
褶黃蒿蕭颯徧朱門生拌頭頭嘗鉄鉞死戀空山泣
子孫故舊容顏渾不識沙場聚首總聲吞

一經虎口信沈沈鳥竄魚驚總就擒徵詔豈同求博
士赴村閒勒禁煙猶見藝空林身如夷狄甘文面話到
妻孥盡刺心拍斷胡笳誰肯贖被擄者須男兒方解
重黃金

壺漿箠食豈甘傾況復尋常政令更時多勒歷盡瘡
痍猶服役擄餘金帛尙輸誠紅旗怕見催捐令古廟

愁聽拷掠聲城據村鎮多處社廟以莫訝山中無歷
日而今朱草已無莖時無歷日故山

歷盡艱辛尙未深無須世局問升沈平安猶是今宵
福歸去空懸故國心子弱妻孥聊勿問警信驟至彼
雀羅鼠掘又將臨明年此日知何狀有酒還須子細
斟

哀浙西

鎮海 陳繼揆 舜百

輦鼓聲聲起怒雷河山半壁已成灰劇憐徧地餘叢
豕危坐孤城上將臺敢翼紅羊塵劫換幸無白馬越
州來平生怕誦蘭成賦遙望江南亦可哀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罕

金陵十載老雄師羣盜如毛愈蔓滋南渡山河重歷
劫西湖風物竟如斯長江豈是偏安勢殘局應須大
力支獨怪調兵徵餉處縱無蹂躪已堪悲

杭城出坎甫知同治改元之七月也用辛苦賊
中來韻賦五絕句 仁和 陳祖延 季鴻

茫茫劫中劫忽忽身後身妻孥已泉路何處話酸辛
室人賴氏 罵賊殉節

先塋幸相依山家權作主縱然蕨免飢何如糧絕苦
余依西谿墳戶吳山人家四
願無親不若圍城猶生聚也
鋒刃尙吞屠文字日荒劣愧無露布才上馬遑殺賊

賊時出擄掠

謂之打先鋒 兩兄死喪亂 和伯長兄因金陵陷憂死次一兄旅山

東春叔三兄 親朋尺書斷會面惟夢中

野哭維鬼嘯戰骨隨荒萊可憐華表鶴城郭幾時來

口占絕命詞示外子

仁和高葆貞子淑

城破無生所此計之熟願君好自謀毋為我痛哭

湖上感懷十首 錄八

錢唐魏福增 棹亭

達上孤山石徑斜梅枝疏落是林家誰知亭畔襤褸

鶴遞到風聲雜鼓笳

湖隄一帶垂楊掩映雲鄉更水鄉恨把羊頭都斫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罕

盡暮鴉猶自噪斜陽 隄東西植楊柳自遭兵燹夷殆盡矣

南屏山下曉鐘天古寺僧人盡坐禪不信金剛張努

目任他盡夜撒烽煙 賊偏城時淨慈寺蹂躪尤甚幸未遭劫龍耳

南峰對峙北峰高九里松風卷怒濤一炬可憐化焦

土賸寒月照平皋 石蓮亭一路為賊焚燬

西風吹我出錢唐昭慶禪林暮色蒼蒼選佛場中翻選

將紅旗綠幟自飄颻 文鎮軍住劄昭慶寺清淨禪房已為屯兵之所

瓜艇蘭橈泛綠波藕花香裏奏笙歌如今習得昆明

技戰鼓鼙向晚多 湖上水兵日夕操演

天香鶯嶺散清芬錢氏祠堂異種芬可惜奇姿遭火

劫不將鐵弩授三軍 表忠觀有老桂四株紅巾之亂祠宇無存桂亦薪矣

春來綠偏長亭草夏日紅開曲院蓮苦恨妖氛隨處

橫賞花何日粲芳筵 湖上花草特麗自遭兵火子焉無存草木無知亦罹此毒

絕命詞

錢唐戴熙 醞士

病軀晚歲遇時艱八載巡防總汗顏撒手白雲堆裏

去從今不願到人間

絕命詞三首

錢唐張洵 肖梅

血戰孤城力已窮席前借箸竟無功白雲堆裏吾將

去前輩風流有戴公 醞士侍郎於先一年殉難

往事追思淚泫然妻孥三命赴清淵而今收拾全家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罕

去地下曾教骨肉圓 庚申春方直南書房聞杭州城陷遽乞假徒步南歸幸母無恙

妻子殉難奉母避塘棲母亦旋及哀哉

篋內猶存

御賜衣澄懷風景已全非微臣雖死心猶在化作杜

鵲向北飛

絕命題壁

汪士驥

賊氛重逼欲何之粒米如珠勢不支相率妻孥歌永

訣承

恩繼世報恩時 余高祖從軍金川木果木陣亡子總子退老後以子榮照襲辛酉九月圍城至今已六十餘日矣子家世受國恩誓以死報

歸里雜詩

錢塘 丁葆和 沖泉

隻鶴重歸松里東
做慮雖在半蒿蓬
呢喃忽聽梁間燕
似話生離死別中
余自劫中負母出
城室家星散
來雖屋在子存而
無生人之趣矣

比王更比聽王庸
偽府深深屋幾重
左右重樓起更

鼓朱書聯對尙黃
封偽比王錢貴仁
佔三元坊孫宅

願宅為館賊中遇
新年接印多用
黃紙朱書楹聯各
館門條亦然

上帝編成讀美詞
眾多小子跪庭墀
大龍亭鎮小營

巷七日一陽來復
時小營巷偽府前
折營磚圍築外

為期各館賊目亦
然屆期於晚開率
領大小跪念讚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聖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器

美上帝為天聖父讚美耶蘇為抹世聖主讚美聖神
封為神靈讚美三位為合一真人神道喜與世道相
同能教人命享福無窮以及智者踴躍即知為福思
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息天子天
降萬年生靈代讀無記受念人知悔改魂得昇天云
云後復以黃紙讀一奏章令識字者一人念之其詞
首云某某同眾小子跪在地下祈禱天父紫皇上帝
老親爺爺入後則有伏願眾小子有衣有食無災無
難等語念畢于香爐中焚之名敬天父

城外梅花亂插
樁城頭守壘擊宵
梆縱修軍政排軍

火一半潛逃一半
降賊於沿城密釘
木椿磚蔽城堞

積棺權當土城圍
揮紙隨身出復歸
兩宇宵來傳口

號中營朝將最嚴
威偽中營朝將江
海洋最為猛悍

作館於長慶街
館旁造演戲臺

此宏麗凡通衢委巷率以屍棺攔路賊出入皆用偽
憑名曰揮紙每晚賊隊必至偽府聽傳口號名曰聽
令其令即於讚美中摘取二字
如省悟廣大踴躍悔改之類

派充把卡到鄉居橫斂瓜茄雞鴨魚忽打先鋒來意

外野長毛過變荒墟賊於鄉鎮每地率派數十賊巡
錢若遇過境賊隊必加彈壓亦有賊來

漫說前江與後湖礮船八槳亂飛鳧海塘石蹋沙河

塞葑草連天花港枯自庚申至癸亥海塘廢圯潮沙
浸灌土塘河為沙漚塞西湖

水缸穴作火鑪泥扁額為槽駐馬蹏此物也成老傢

伙夜無守犬曉無雞賊自辛酉圍城糧絕而陷城中
久無雞犬之聲居民什物非燬

即擄運老巢常用水缸鑿穴以為火門安鑄造飯更
以人家屬額關作馬槽皆賊積習也賊稱舊擄者為

老傢伙新傢伙者為新傢伙

按田勒繳米兼柴計口抽丁雜派差軍帥奉行催旅

帥挨家輸費貼門牌賊中偽王之下偽侯之上復為

將主將佐將掌率偽號不一理民事者仁錢各設一

監軍其下更設軍帥帥旅帥為里甲之屬凡苛斂

田米柴火及收取門牌費時時下令遞為催集

試登十丈瞭高臺怕見官軍動地來一樣工師求大

木倚關無語借良材偽館門前率起高臺至有十數

層者克復後猶見守臺賊帳高

揭臺

邊繪蟠龍字寫真印長一尺偽銜新不須開局黃銅

鑄雕刻多推范老人上皮市口鄰人范叟合產也年七十矣刻字為生辛酉城陷賊

即拘其雕摹偽印全家藉以飽煖至甲子

太平天国鑄錢文天父天兄實駭聞扶得朝綱天可

頂殿前歡欲署功勳賊中偽示率書天父天兄天王

殿前歡頂天扶朝綱皆偽街所加又自王以下偽街

畫較下畫加長極可笑也

佔來天后舊宮門也郵捐軀老弟昆固結賊心聯死

黨偽牌忠義姓名存西牌樓天后宮權作偽忠義祠

牌位尚存眾憤燬之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吳

喪石經道讚更誰殘賊以郡庠為確館兼鑄偽錢其

日泥鑄棄置滿地

騎馬監軍往復還聖糧催積疊如山何人典守私收

費籤撥撥移出北關賊踞東城大倉為儲米之所號

運出

空有腰中十萬纏讓人維賣利相權清河坊與孩兒

巷十里長街列市廛賊所掠金銀率繫腰間未敢藏

擄人為之纏紀買賣多在城中清河坊孩兒

巷又武林門外稱為十里長街皆賊眾市集

上木無知喚作妖神祠非撤即焚燒靈山感應稱天

竺殿宇重新五彩描賊見神像呼為死妖王癸之閒

性命上天竺大殿已燬

復起小殿爭相祈禱

糖果零星字紙包馬隨小把戲飛跑可知四海皆兄

弟豪飲樓頭喚酒肴賊首相敘必設茶點如酥糖糕

到幼孩呼為小把戲上街多隨於馬後

遇相識之賊亦多邀上酒館以盡友誼

緊紫紅巾直統袍花鞵脚踏佩雙刀禮惟一跪餘從

簡箕踞談心宛似猱賊之服色隨擄隨著未嘗一定

輾相箕踞而已

落地開花礮火多西夷教習問云何苦心也練洋鎗

隊德克碑來即倒戈賊酋每出金錢招洋人結隊自

衛德克碑者助復省垣之洋將也

金鑼十面鼓三搥旗轟親軍亂似麻忠逆偶然來佔

宿撫藩留得舊官衙庚申春忠逆李秀成初陷杭垣

遺棄偽文前書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某某辛

酉之冬再破城後佔居藩轅未久即擾犯松郡而杭

衙備為逆館

大方伯里火燒場壘土成臺作講堂堂下萬人來聽

講不知道理在何方大方伯里辛酉破城後民屋全

道處

天兵留守鄧光明力戰功多莫與爭頃刻內訂童主

將擄人拔隊出杭城偽歸王鄧光明估踞柴桑橋與

拔隊出城擄去他隊之賊不少而杭

人因此逃逸甚多童後乞降於皖

廟贖城隍儼有靈鐵哥哥亦保真形其餘付與妖魔
鬼徧地荆榛徧地腥城隍廟雖然獨存五猖司鐵像
尉後改五猖司時范士以僅留其四豈當時本稱鐵四大
足其數致土化鐵存歟

賈販西溪市集與近鄉不擾屋新增地名大好稱留
下七百年來宋諺徵留下距城稍遠且通下
西吳守禦趙家優東浙包村起白頭亂點出征征不

返貞人遠望在高樓杭城陷後時湖州郡城與諸賢
敗凶賊中稱婦皆美其名曰貞包村堅守獨完賊往攻者率多
人賊自稱則謙之日外鄉婆

校尉由來號摸金壁搜祕藏井鈞沈賊中偶有知風
雅整理圖書遇賞音賊破城日徧搜金銀旁穿屋壁
深入井底頃刻間無一遺者錢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巽

貴仁賊兄某頗好古玩書畫如許氏之七十二峯孫
氏之遺籍畫像皆密加保護克復後猶存百一云

三年飄泊苦猶甘虎口餘生廣慶談博帶寬衣長袖
舞一時風氣變湖南克復後城中半屬楚

諸生文字課森嚴繼晷焚膏日月添從此投戈親講
藝何須軍旅學韜鈴克復後府仁錢三學招聚庠生
三兩後改番餅四枚由百名多先試月課以代書院初則月給
至干名誠大府卸士之德也

疊經兵燹整歸帆故舊重逢絮語喃不覺草茅忘忌
諱亥開丑好未全芟偽文以秀作秀上作尚愧作伙
離作利去作到雪作赤傷作口十二地支中亦多忌
諱如亥作開丑作好卯作榮皆俚鄙極無理者斯之
謂賊矣

辛酉杭城再陷四弟婦姚氏罵賊遇害五弟婦

王氏自縊死節克復後檢得遺骸為葬龍井

祖墓側詩以哭之錢唐張徐鼎激瑤

襟裾臨難或全身浩氣還憑巾幗申白刃如霜羅似

雪吾家成就兩完人

殘骸收得骨猶芬為傍先塋替築墳張氏有人終奠

汝不須鴟血染斜曛

辛酉圍城作錄四錢唐王潔養雲

暗渡中流事已非鳳皇山上偏旌旗那堪目極瓢兒

石墨燄紅灰兩岸飛九月二十三日賊分股詐為敗
兵渡江焚掠漸乃環徧省垣賊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巽

目李秀成札營鳳皇山山上即偽忠王也

簫鼓湖樓曾幾許烽煙壕柵竟迷踪酒船此日羣酣

鬪繡幟雲幡逐火龍西湖庚申亂後樓榭一
空畫舫悉改作破船

市月環攻作杞憂援師聞說及星郵嚴城夜靜疏鳴

吠猶有兒童唱狗頭小兒有張打頭李打頭不打貓
頭打狗頭之謠是時請援李元

勢愈逼雞犬食盡果應其讖

幕府高張成兩地將星虛左隔三山胡兒滿載嗟浮

海夷癸嘔心報李難張玉良礮傷左宗棠援師未至
胡光瀾辦糧物數十艘江心遙

必存以報而賊勢滔天食盡城破矣

劫後湖墅雜詩仁和王金鈺湛廬

柘軒歸隱菟裘營柳外樓臺水上亭牘有珠兒潭水
綠照人霜鬢幾回青凌燕庭司馬家珠兒潭園林之
勝不減養素劫後惟潭水尚存

風來吹出唱籌聲八景猶傳夜市名可惜趙家乾淨

土謝公古廟未經營北關夜市湖墅八景之一大王
廟祀宋謝公緒卽世傳金龍四

大王也劫後米市
蕭條廟祀亦未復

絕命詞

仁和沈翠娥

百感叢生淚雨潛遼陽音信斷刀環堅心苦節從何

表化作蒼苔石一彎按兩浙忠義錄云沈氏未詳其
夫家咸豐十一年冬杭城再陷

婦已乘閒出城匿難民館賊日董某見之昇以入欲
強婚焉是夕大宴羣賊有杭人爲賊擄者在董所婦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

哭

見之潛語曰一死耳復何言因述母家姓兄號杏園
爲某科舉人余恐賊覺未遑及也夜半賊散董隨一
賊去俄頃董歸沈給之日爾去後有某來命爾速去
董信之往所謂某者與羣賊聞欲時默議其姓名也
董既去沈卽自縊牀頭董歸駭甚杭人知其事者勸
董覺棺而以所掠之衣斂焉將斂見衣在開有白紙
則絕命詞也卒年二十有四

庚辛泣杭錄卷十六終

庚申辛酉粵匪兩次陷杭城予俱在城中目擊剝擊
屠戮之慘焚掠奸淫之毒凶饑肆張屍橫遍野个讀
丁君所輯庚辛泣杭錄十有六卷回憶前事宛然在
目痛定思痛淚未嘗不涔涔下也曾有小詩數十首
以記當日傷心慘目之事後因東奔西竄稿亦隨以
散失所詠之事與集中諸君之記載詩辭互相出入
蓋同在圍城所見聞無甚異也吾杭風俗人心自唐
以前見諸志乘者大約樸質近古與浙東相似北宋
猶然是以徐冲晦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塘可免兵燹
之患因錢塘地處東南人民樸實雖有湖山之美仍

庚辛泣杭錄後序

一

存耕鑿之遺可免兵燹正在於此非形家者言也逮
乎南宋建都王者之居漸次宏麗一百六十年中踵
事增華東園游幸西湖歌舞上下相沿習爲奢靡靡
麗閱數百年而不能易一旦有事則困粟空虛兵力
薄弱束手而陷於寇盜前則苦於兵單後則由於糧
匱此杭之可泣所由來也知其由來改絃而更張之
一洗泄泄沓沓之習庶可奮忠義崇節儉純風俗厚
人心而挽天意焉是所望於讀是書者之猛省也徒
泣云乎哉光緒二十一年冬月仁和八十四老人蔡
玉瀛謹序

英傑歸

丁丑春三月蟬隱廬印行

真一卷

天父天兄天王太上天國辛酉年新年錫

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軍師千王洪製

欽定英傑歸真

旨准頒行

原刊封面

英傑歸真序

洪楊之亂始於道光三十年迄同治三年歷十五年而始平閱時既久勢又甚張奄有全國疆土之大半其愚民固自有一種邪說即其上下相維亦有類乎稗官小說支離奇詭之制度而各書記載類皆偏重兵事略此等情狀於不言其專考賊情者僅有張德堅之賊情彙纂一書而已惟其書成於咸豐五年其後十年之更張沿襲未之及也英傑歸真一卷太平天國十一年刻本乃記一投彼者進見問答之辭其時亦即為咸豐十一年以視彙纂所載頗多不合按

英序

彼所號召乃樹西教為幟而加以附會推演改天主為天父以耶穌為天兄而自為天王所都為天京皆始終一貫者其毒王殿各有六部尚書亦始制如此惟彙纂載其渠魁有八王王球王西王南王北王翼而無干王則此所謂總裁軍師干王洪者必後來所封而其人亦非洪大全王德洪仁發可知也科目一途變更最甚彙纂載其鄉試無定額不論出身取中者為舉人由地方官資送江寧會試元甲三人為狀元榜眼探花會試以渠賊生日為期石達開翼二月生試期以初一日為翼試韋昌輝玳六月生試期以

二十日為北試楊秀清疎八月生試期以初十日為東試洪秀全十二月生試期改於十月初一日為天試以其子乃十月生也一年四試其前一試取中者次期仍試又取中則加其官秩今觀此書則由試文武秀才以迄文武進士每年有定期已不以渠賊生日為準而舉人已改為約士進士為進士翰林為國士亦不沿用舊名矣舊說楊秀清自稱能通天語秀全當為天兄湖軍據此書天兄乃指基督彙纂載其蘇說即非秀全也所言幼主為秀全之子洪福湘軍志謂克復南京時福年十八九此書則載明其生於

英序

道光二十九年則同治三年福年甫十六凡此皆足証舊說之誤者惟其稱降者為紅頂花翎之人又曰張姓而不著其名頗疑其假設問答藉以傳布號召初非實有其人其事也秀全輩皆偽沽負販本不知書其十五年中罕事刑罰偶有之遭禁亦燒燬殆盡而獨留此碩果烏可不為博布喜研求太平天國史事者或亦有取於是耶丁丑仲夏羅振常序

叙
湖自

上帝創造天地人物無一而非真也。一自蛇魔惑世而異端邪說充塞乎人心。所有天情真道匪特庸庸者流茫然而莫知向往。任是英偉傑出之才。或疑信相參。欲攷證而無從。或議論歧出。欲附會而愈遠。即間有有心世道者。欲宣教以明其旨。奈身無教化之權。而人多不信。抑或有懷疑義者。欲尋其緒而識其端。不過解釋之人。而疑終莫祛。無怪乎其道日在天下。而真理終不明于人心也。茲蒙
天父天兄差生我

真聖主暨

救世幼主。宰治天下。後差生我

干王。以佐輔之用。夏變夷代。

天宣化。常思開明真道。以援引世人。而提撕警覺之。不倦。所恨蠢爾愚夫。自安寡昧。即欲一施其振聾發聵之方。而無從。而何幸妖胡奴隸之輩。猶有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

自知從前之失仰慕

真主。而幡然來歸。且又善於質疑。善於問難。適

足以觸發我

干王訓誨不倦之本懷。故不禁津津焉。娓娓焉。舉真理真道。有味乎其言之。而使斯人人恍然悟。帖然服。覺向之以身歸者。今更以心歸矣。向之身歸

真主者。今更心歸真道矣。小官等猥以菲才。夙

思眷。凡是賓客燕見。罔不隨侍左右。旁聆

英傑序

寶訓。道通天地之外。思入風雲之中。批却道

窾切理。饜心。要推此番問答。尤屬聞所未

聞。而又聞所樂聞也。因謹筆之。

干王遂俯從愚議。呈獻

聖覽。荷蒙

旨准刊刻頒行。爰名之曰英傑歸真云。

時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干殿刑部尚書小官何春發

干殿禮部尚書小官汪蘭垣

甲官副信隊勇忠富 小官劉盛培

天賦文狀元開朝勳臣 小官劉闡忠

皇天福干殿文正總提 小官吳文彬 等敬序

甲官正信隊勇忠富 小官何其興

干殿兵部尚書小官丁錦堂

干殿工部尚書小官辛振甲

英傑序

三

英傑歸真

一日有投降者據云自是甚麼紅頂雙翎

與某妖不和欲歸

天朝出力報効具稟求見 本軍師念切該等

亦是天中帝土之人故准伊進見遂傳令

府官兩傍排列拜進跪呼千歲後請安道

喜畢平身旁立 干王問以來意伊即答

以妖運該終大小不和民心不附恐難與

天國抗也况

真聖主天王得

英傑

天心眷顧每至極處逢救為此故特來歸順焉求

殿下不棄收為門下定即報効援救之恩

也

干王聽罷來意未知出自真誠否乃試其心

曰爾既受妖之官爾祖父恐亦受妖恩不

少目前並未受過 天朝官爵恩典何忍

遽棄其官而來投順乎其中必大有所見

乃能如此去就也爾當稟明前來方可准

信伊答曰 干王明鏡高遠真偽立見愚

弟決去妖官來投

天朝者實因我祖父名為他官實為他妖雖受六七代功名官爵較之宋明前代十無一二況宋末明末之時吾祖父之跟從之者罹難自縊者不知凡幾其為胡妖之害實得不償失況天兵說我是韃子我實天人說我是胡妖我實華人骨肉毛血都是中土華人不過暫受妖權所制妖官污弄一時不能脫滿洲鬼迷耳今愚弟來歸實是去暗投明脫鬼成人之幸從今欲做英雄豪傑不愧為中土天朝人也乃蒙

英傑

殿下以此疑難益令我對蒼天而生愧對祖父而流涕也遂切齒對天跪下而誓曰倘有假意來降不為祖父報仇不為

天王盡忠者愿

天父上帝誅之言罷乃當眾放聲大哭不止 干王

見其歸誠之念誠遂命左右扶起賜以

天朝袍帽令眾官安置居處飲食眾官俱言遵令仍三呼千歲而退是晚那人因未悉各款禮儀稱謂恐不合于講禮讀法之事乃生卧不安長夜耿耿思想前所談論聽

聞者中多有隱諱之字尊己卑人之詞恨不得天曉而欲有所請以釋其心之惑也次日早起不敢妄進早飯後即傳鼓求見謂某請安求教也旋內有三通鼓响女官傳令出曰 干王坐殿眾官跪呼請安稟事請令畢旋令在偏殿坐有一禮部尚書並三四僕射侍從可矣眾屬官俱照常辦事不用進偏殿也引進內殿右邊一廳鋪毡結綵案上金玉銀杯鐘表古玩四圍羅列壁掛一大福字高長七尺五寸橫闊六

英傑

尺尚橫批

天兄基督登山垂訓九福之言旁寫精忠軍師干王書階前花草鮮研中門額懸一金邊龍匾內有黃絹 御書硃題龍邊鳳詔書法遒勁單以大玻璃三塊明朗莊嚴令人生慕讀之其略曰

天王詔旨曰朕意玆胞達胞五胞知之敬

爺敬哥總無空

老父大兄賜光榮得到 天堂享

爺福福子福孫福無窮朕念從前胞因

爺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果然志同道合。歷久彌堅。確乎

爺命生定家軍師。板蕩忠臣。可為萬世法。故

爺哥朕眼自照得見。錫胞以干。天府王爵。子孫世襲。

永遠光榮。以昭福善盛典。胞靖共爾位。世

世股肱。天朝也。欽此。當時進去。

王賜坐待茶。謝恩。謙退畢。干王再轉進

內。故得細看

御書聖詔。及羅列各物也。一時解了龍袍角帽。

改換雲冠便服。轉出坐下。從容言曰。噫。世

英傑

人之為奴所惑。亦已甚矣。昨見弟之所言。

仍不失為中土華人也。本軍師因此准

弟求見。欲有所達。兄之素志。而為知者道

故也。昔吾從遊

真聖主。每與談經論道。終夜不倦矣。言笑喜怒。

未嘗敢薄待己身。時論時勢。則慷慨激昂。

獨恨中國無人。盡為韃奴。奴隸所惑矣。子

問甚故。則答以難言。再三問之。則謂弟生

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拘之三省。

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

妖。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

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

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

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

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犁者。烏隆江或

吉林省。為奴為隸。與言及此。未嘗不拍

案三嘆也。但

本軍師昨以言難弟者。實為此故。欲試弟

知之否。殊意之所言。亦是肺腑忠孝之言。

今本軍師輔

英傑

真聖主得蒙

上帝眷顧。以有當日之義心。乃有今日之義舉。無非

為

上帝基督爭體面。為

上帝基督爭綱常也。那知無義之徒。反去助奴為虐。

今之事業。晚成。生靈荼毒。固是眾罪所召。

亦是天公試驗耳。弟當悔罪改過。求

天父上帝赦之。

天兄基督贖之。勉為新民學。斯無負今日來歸之

誠也。

那人聞得此段義理，如驚似喜，乃肅然起敬，曰：「剛聞所述。」

真聖主訓千歲之旨，有如迅雷之灌耳，癡夢之

初醒，足證衆言。

天王才學透天人，博而約，正而嚴，名不虛傳也。但愚弟初來，不知忌諱，且交疎誼淺，不敢妄有冒瀆，惟敬聞新例，多有未明，欲有所請，以化吾心之愚，不知可容啟齒否？倘有不合之言，乞為教宥。

千王諭曰：「不妨，與其疑而生謗，不若問而斯

英傑

六

明，後將轉諭多人，足以新民新世界，試為言之。」

那人起而稟曰：

天王尊號前代未有此稱，

天王不稱皇不稱帝，且取前代僭稱皇帝，以侯封之，恐有不當於人情乎？乞赦冒瀆之罪，

明以教我。

千王諭曰：「噫，爾何不學之甚乎？三方五氏之稱，恐是後人妄稱，姑不置論，而夏商周亦未敢自大，故孔丘作春秋，首正名份，大書直

書曰：「天王蓋請繫王於天，所以大一統也。」此天王尊號前代無人敢僭者，實

天父留以與我。

真聖主也，殊無知秦政妄自尊大僭稱

上主皇上帝大號，無怪其作事顛倒，年祚不長也。後

代効尤遂，無救止之者，致妖魔有赤氏白

氏青氏黑氏等之僭妄也。今吾

真聖旨天王於天酉年轉天時蒙

天父暗置一硃，在寢燕門眉鐫中，批云：

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君王父尋着的鄰

英傑

五

縣鄰鄉是人皆知，故吾

主天王受天真命為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

稱，非人稱，又非古書所稱，實

天父真命封為天王也，而較諸古之僭稱自稱，為至

正至順焉。至從前代之僭號者為侯，以其

有無知之罪二，一是僭

皇天上帝之尊也，蓋大而無外，謂之皇，超乎萬權，謂

之上，主宰天地人萬物，謂之帝。前侯何人，

敢僭

皇上帝之稱乎？一是率人拜邪鬼也，蓋前侯封禪立

廟祭

上帝所造之山川河瀆及祭

上帝所差之賢能者所做事業多是教人叛 天信

鬼以此推之實是後世之罪人也而吾

主貶之為侯仍是厚恕之道豈不如我

天朝之檢點等官尚知尊敬

上帝不拜邪神也至韃妖之拜佛重僧崇信九流雜

教直為主妖而已鬼而已雖僭竊二百年

是

上帝基督天王欲盡殲之而已何足道哉

英傑

那人曰

天王是太陽能照天下亦有據乎

于王諭曰日為君象明燭萬方此古人之僭

譬伊等非真太陽也若吾

真聖主面形日角眼若日輪星光映射無敢仰

視之者即在遊天下時而然也故

天父聖旨云鸞鸞一點在中爽又云乃念日頭好上

天也在天酉年轉天時曾對胞姊云姊姊

爾見我手中何物姊云無物

主云左手執日右手執月爾不見乎三月初四

將晚鳥語諠譁遂吟七律云鳥向晚兮必

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

天將天兵都輔佐是時連日陰雨未見太

陽及吟後即見日入東窗而吾

主聖目一見即匍匐而起離御榻而出燕殿遂

覺昨晚卧不能起之病不知消歸於何處

矣夫吾

主病在陰雨旬中一接太陽即復原體以暢其

光明以驗身照金烏災盡消之句也又於

癸榮年未曾看明天書以前一晚

英傑

主夢日落於

聖主前

主欲從容拾之忽一人前來爭之吾

主以一指指住那人以一手檢日拋之口念云

風雲雷雨送上天忽醒而吟七律云天下

太平真日出那般燿燿敢爭光高懸碧落

烟雲捲遠照塵寰鬼域藏東西南北勤獻

曝蠻夷戎狄競傾陽重輪赫赫遮星月獨

擅貞明照萬方凡此諸證皆十年前之

天啟而俱驗者

幼主降世二年。歲在庚戌。有粵西大臣黃威。爵侯昌伯來接。是晚屋上發紅圈光一道。遠見者疑為焚燒。近者見漸高而散。一連兩夜如是。及到 天京時。吾

幼主萬壽纔幾齡。乃於夢覺中常發聲云。日頭王。照萬方。是豈泛常之語乎。當亦有覓之者耳。弟試思之。足徵

真聖王當陽之據否。

那人稟曰。此理既蒙指示。確乎的論。令人欽佩之至。但又以義安福燕豫侯為官爵

英傑

名銜。未免太新。至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監軍軍帥師帥旅帥百長司馬等官。雖古有之。今何太卑也。

干王諭曰。今之義安福燕豫侯六爵。勝過古之公侯伯子男爵多倍矣。蓋公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兒子之稱。以之名官。定屬糊混不雅之至。今我

天王蒙

天父

天兄下凡。帶坐山河。創開 天國。天朝定鼎。

天京奉 天誅妖兵。皆天兵。將皆天將。官屬天官。盡理天事。同頂

天父綱常。故自

天王以至某天侯。皆冠以天字。不惟超乎古之

叛 天拜鬼者。即較古之僭號自尊者。亦

是出乎其類也。至丞相以下等名銜。較諸

前代。叛 天拜鬼之官。實有無限榮寵。不

過有侯爵以上各官。似稍卑耳。其名銜之

正大堂煌。尊榮已極。何謂名銜太新。實爾

英傑

十一

等聽聞未久。覺以為新耳。至韃妖所稱甚

麼巴圖魯帖木兒之鬼號。未知作何解意

者。未見我華人目為鬼名。以為太新也。哀

哉。習俗移人。忘其身之為華。一至於此也。

那人稟曰。官爵既明。而士階未曉。為何以

秀才為秀士。以補廩為俊士。以拔貢為傑

士。以舉人為約士。以進士為達士。以翰林

為國士乎。此亦有所異乎。

干王諭曰。噫。世間之人。食古不化。泥古鮮通

也。本軍師所以請

旨改之者。欲有定其尊卑層次。令無失其所以

為士之道。寔難一言。明透。仰將兄前諭左。副史喬彥村所著述之文讀之。大意了然矣。隨即遞觀。那人即跪接起讀。其略云。天國創萬年之基業。樹萬年之規模。得非常之賢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績。是故取士之法不一。而登明選公之意則同。特天情與凡情有別耳。荷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真聖主。降凡宰治天下。定鼎天京。立政任人。

英傑

王

揆文奮武。兩科取士之盛。惟在在革除凡例。俾人人共證天心。法至良。意至美也。粵稽古昔。其設科拔擢。亦有制定章程。第名實不符。士風日下。值此天命維新之會。通既切乎性命身心。制自超乎古今前後。豈若承訛襲謬。因陋就簡之所為哉。且夫秀才舉人諸名目。考前侯試士之典。有虞則三載考績。成周則三年賓興。無所為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備於唐。唐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

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其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唐立侯手撰六典。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俟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故有鄉舉進士求試秀才者。明太侯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郡知郡。又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秀才之科第甚高。不容濫冒。其名當改也。舉人者。舉到之人。唐高侯顯慶四年。侯親策試之。凡九百人。登科則除以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後世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即科目中之一科。有舉進士者。有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而第不第未可知。蓋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均謂之舉人。非必以鄉試為舉人。會試乃進士也。是舉人進士之名當改也。進士中之特出者。為翰林。自漢以來皆有之。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洽墳典。足以通達軍謀。詳明政術者。均可入翰林之選。第舉用之途太寬。稱名每不得其寔。是翰林

之名當改也。武試始於宋慶歷間。以既逸為武學諭。至明太侯立武學。用武舉。其秀才等名與文士同。尤覺盛名難副焉。宏惟我天國振興文治。履念武功。自癸戌開科以

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

幼至萬壽時。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開

天試。嗣復改為每歲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

英傑

高

於九月初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申九月十九日考武進士等。又於每歲五月十五日。試選各省提考舉人之官。洵屬至精至密。至備至周。惟制度燦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舊。所當循名責寔。顧名思義。掃除故跡。而更張之。使萬年盡善盡美。以垂永久。不朽也。欣逢

千王殿下。敏奉

天命

主命。總攬文衡。聿修試典。綜覈名寔。定厥宏規。

準論秀書升之意。以相變通。改秀才為秀士。謂士人榮耀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補廩為俊士。謂智過千人為俊也。改拔貢為傑士。謂才過萬人為傑也。改舉人為博士。謂其博雅淹通也。庚申十年十一月。蒙詔改為約士。謂能通四約。博不如約也。改進士為達士。謂其通達事變。足以兼善天下也。

改翰林為國士。謂其學識超乎一國。以國士待之。自克以國士報也。至武秀才等。則有英士。猛士。壯士。威士之殊。英謂其英多。

英傑

五

磊落也。猛謂其猛可濟寬也。壯謂其克壯大猷也。威謂其有威可畏也。是文武統名為士。而稱謂各有其真。將見狂誦之士。懷經濟。赴桓之士。盡腹心。文可兼武。韜略載在詩書。武可兼文。干戈化為禮讓。事協文經。武緯。人具文烈。武謨。我

天朝萬萬年。作人之治。所由黼國黻家。

天道無不彰之美。金聲玉振。

天理靡不暢之機。士也。幸生斯世。可不爭自濯磨。以仰報。

天恩

主恩

永遵真道永享真福也哉那人讀畢即稟
曰

殿下所諭官銜名爵並蒙

欽定士子各銜固是名正義彰永古可傳矣
惟恐草野多愚習慣舊染雖聞九砲聲轟
名標金榜無如名號生疎不知寓意有不
樂聞之意耳

干王諭曰我

英傑

夫

主天王之江山萬萬年乃是定的而綱常名分
之不正者祇知奉

天父天命以改正之使天下萬代顧名思義知所奮
發也那管愚夫俗子祇喜說雌黃而驚聽
烈雷者耶弟其遵之凜之毋恤人言可也
那人面即慚而跪曰懇請

殿下宥弟率直之罪然弟既來歸凡事自
當凜遵惟恐不明禮制致有逆

旨逆諭之罪耳

干王慰之曰無以跪為也起而聽之我明語

爾倘弟不直以問之則兄難切以諭之此
因理直而言不得不直非彼此有故以瀆
之意也弟其寬心勿畏可也若有不明再
申衷曲就是那人沉思一刻復有請曰

干王恩廣量高不以初交見嫌不以觸犯見
罪雖與周之姬旦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
髮無以過也足見

真聖主鴻福齊天君聖臣賢武功文德各得其
人而萬萬年之大業定見昭垂矣然弟久
在妖營多聞俗見未聞振聾啟聵之論掀

英傑

十五

天揭地之才今遇

殿下頓開茅塞矣但有無知之人言留長
髮不便每至半月不薙則癢不可耐前代
雖留長髮不如今之為便况久而不薙
則天熱即癢非吾所愿也弟聞此等鄙言
口雖難言而心甚怪之但弟無才以化之
耳

干王遂禁之曰弟且勿言諒弟亦解其非矣
未必能深知其大有關於綱常也吾為弟
詳明之蓋髮之生於首猶草之生於山也

山無草則崩破消磨。不足以悅人觀。頭難
髮則洩氣壞腦。多生頭暈善忘之病。夫腦
為一身之總會。腦清則明。腦濁則鈍。腦漿
少則搖頭失神。於坐船蕩槳時。必暈悶可
驗。而失撞傾跌。必不省人事。可徵。若腦充
實。則心靈善語。腦熱則謬語多夢。腦之為
用甚大。寔為靈魂生命。故難髮之人。定有
所損。此其一也。又髮為

上帝生成。發於肌膚。鞠於母胎。非比袍裳。於出世後
纔做就以被其身。今

英傑

上帝欲生之。爾偏削之。豈不逆天。天既定於母胎之
前。爾偏去於母胎之後。豈非不孝逆天。不
孝何以為人。乃該等忘其身之為華。甘為
鞭妖。瞞天不孝之舉。此其二也。况我中土。
當明末妖來之時。凡百列祖。必不肯難髮。
從妖。惟迫於勢。不得已而難之。亦必屬之
曰。小心輕難。毋傷吾體也。何以知之。不觀
二三歲之兒童。每逢難髮。必哭怕乎。即凡
百之家。亦有長髮之婦媪。未見說天熱即
癢。而致怨天怨地之生鞠者。祇聞古有孝

子曾參。全受全歸。髮膚無有毀傷者。此其
三也。今眾等不以虧體為辱。而以削髮為
榮。不以逆天不孝。并迫祖之仇為念。而
以頭皮癢起。喚難。其不愿為

天父上帝子女。

天兄基督弟妹。甘為鞭妖狗奴所惑矣。雖然如
此。終有

上天化醒之日。弟惟行己是就。是勿效彼焉。可。那人
俯首沉吟而言曰。依

殿下寶諭所言。則凡為鞭子官者。皆為中

英傑

國之罪人矣。考之往古。更有何所證見。及
有何所解救。復觀中華錦繡江山乎。

干王惻然長嘆曰。使中土華人。誠能忠心連
絡。何難復當有之天國。興禮義之天朝也。

雖然亦賴

天父天兄之眷顧。

真主

幼主之鴻福。密以維持耳。至欲知證見。請觀
宋明代自有明鑒。弟試思之。聞宋代何以
多忠賢。明代何以多烈節。而无妖獨無彰

明較著之忠烈。今婦兒皆知者何也。豈元獨無乎。雖有亦是愚忠蠢忠。不忠之忠。而綱鑑重華之義。斷不載之也。今問成豐妖之術。有如朱程周張王夫子之文才者否。問有如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等赫赫聲名。如雷貫耳。今婦兒皆知者否。恐元妖無之。今妖亦無之也。即今妖術。有如該古人者。亦斷難有聲威。何也。彼之時。彼之長。不同乎妖。故也。問弟以為作鞵子官者。有罪乎。無罪乎。即能免今之罪。亦斷難免子

英傑

孫後人之議罪也。此即古之證見。又是人良心證見。弟試思之。是乎否乎。况元妖入寇中華。至明寔有一百六十一年之久。綱鑑則削其前。至崖門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後。至明初起義。即入明代寔載八十九年之久。由此推之。御史重華之義。嚴矣。而為鞵官之罪。當何如乎。

那人稟曰。聽殿下所諭。有如冷水淋頭。熱炭慰心。令人難忍之極耳。即弟亦頗覽經史。覺為元妖之官者。寔無赫赫之名。如

宋明代者。故做姓宗譜。當明末。被擄出山海關者。數祖。從難。縊於崇禎。足者數祖。被妖脅制者數祖。祖雖蒙害。尚有留芳。吾輩雖安。有慚列祖。寔有枉為人之後裔矣。興言及此。寧不為之痛哭乎。那人隨將袍袖拭淚。少頃不言。旋欲奮發。似有不共戴天之意。轉而囁嚅。乃長嘆曰。憶我中邦大國。論人多。則有二十倍於鞵妖。論地廣。則有七倍於滿洲。無奈個個多逐末者流。少求忠孝大義。而反受制於區區之鞵妖。寔屬不甘不忿之極。且難我毛髮。毀我冠裳。辱我祖宗。擄我財帛。變我華人口。其言語家其倫類。幾幾乎流而莫近矣。幸蒙

英傑

天父天兄親命

真聖主天王。承天出治。主宰太平。吾中土之人。得有倚賴。而得脫於鞵之害矣。特恨昏昏不醒者。多為鞵所迷。不知何時。盡見太平天日耶。

那人又曰。今日操勞

實心多矣。俟暇時。再行求教。請辭

干王恐多論難誌。故命伊偕僕射告退。囑以留心忠悟。求

天父化醒。祝福可也。過了兩天。

干王想此人留心問察各事。悲喜出于自然。似非貪位慕勢者所可比。倘得

聖神感化。真誠獻曝。將來可作天朝名人。乃

命傳新來之張某。進來旁殿。有所諭也。俄間進來行禮畢。賜坐。

干王諭問曰。前天諭弟各款。不知弟有所疑否。抑是別有所疑。不妨一一問明。以便出

英傑

三

京理事。放膽施行。不致有乖禮法也。

那人起而稟曰。昨蒙

寶諭。所教愚細思確是

真命天子真聖主。乃有此正大綱常名教。又確

是開朝創業。方能有此因革損益。倘非

真聖主。何能有此識高力卓。任那眾口紛紛。而

命名定份。則堅確不移也。惟是

真命天子。故任那千磨百折。妖患圍攻。總不能
有損

真主之絲毫耳。前所頌教者。寔無所疑也。但今

有拜

天父上帝不拜邪鬼一事。愚弟因思

天之當敬。而事屬高遠。鬼之不當。論應且宗德報功。

奈何見世有木偶泥像。概行毀之乎。

干王諭曰。此正見我

天朝事業非常。非他人所易曉也。仰弟寬心

細聽。吾將今言諭爾。所謂

天父上帝者。萬邦人之靈魂。靈惟由

天父所生。書曰。天降下民。天生烝民。維

皇上帝降衷下民。昭昭古訓。洵非虛語也。萬邦人之

英傑

三

肉身。是當初

天父甄土以造之。故人死仍歸土也。靈魂則昇降也。

天父養之。故以日月風雨。化生穀菜鳥獸。以供食使。

絲麻草木。以資衣被。倘非

天父之寒暑造化。安知不頃刻饑寒而死乎。眼無三

光。則茫然莫辨。鼻無呼吸。則片刻難存。人

生在世。又安能一刻忘

天父上帝衣食之恩。風光之德。視聽之妙乎。弟謂高

遠。雖高而不可攀。遠而不可到。究其無所

不在。寔在弟之上下左右也。爾肯接之。且

可在爾心耳。又何高遠之有乎。其為

天父較爾祖父恩尤大。即自己之始祖遠祖亦沾其教育大恩也。其為

上主即為萬拜之君。萬拜之皇。而萬拜皆其權能也。無言無聲。伊之言出於全地。伊之聲至於地極。四時流行。萬物化生。令人觀感漸摩而自代也。

上帝之高深廣遠。全智全能。全榮全福。自然而顯。然易見。灼然易知也。高遠云乎哉。况我真聖主於天。西年蒙

真聖主於天西年蒙

英傑

高

天父名上天。親口命吾

主為太平天子。天下之人。盡是食朕衣朕。用着物都是朕界的。但無一有本止者。爾勿效之可也。此吾

主親承

天父天命親親

天父天顏字字句句。都是切近真實的。不可須臾離得。豈高遠云乎哉。至於邪神偶像。原無靈爽。式憑。但人心既為財。妖色鬼所惑。或為烟鬼酒魔所迷。眼纔見其事。耳纔聽其音。

而心魂遂為魔鬼所拘纏矣。及至形亡事

過。有不遂其所欲者。卒至廢寢忘餐。以求之。久而神思焦勞。恍恍惚惚。如有所見聞者。遂疑為有所式憑也。試分言之。如讀書

士子。不思學堯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義道德。而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宇祀

諸賢。或拜文昌妖魁星妖。以為功名可必顯達。此是古人癡心妄想。功名念切。不知

聰明智識。賦之自

天名之成敗。定之

英傑

高

上主。豈既死聖賢。能與人以功名聰明乎。不知有少

年。即尚進者。有白髮未見舉者。是聖賢有私心乎。抑敬拜有誠不誠乎。諒是限之以聰明。定之於主宰也。又耕田農民。拜妖社

妖。稷田祖。以求逐蝗蟲。免水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此俗不耐之見。誠為可笑可憐之極。使

上帝不施五穀。后稷何以教稼穡。不生絲麻。軒轅何

以縫袍裳。此明明日由天照。雨自天施。乃凶旱水溢。不云天怒示懲。而曰旱魃為

虐田祖有神。癡哉蠢哉。一迷至此乎。又有
工商所奉雜教。千奇百怪。鬼樣邪形。無非
懼嚇人靈。以便服魔役使。捉該靈魂下地
獄。阻該靈魂上天堂。而世人不知。惜惜然
以為崇德報功。向龜蛇而叩首。對木石而
鞠躬。此多猶眇詭譎。妖佛妄為。卑卑不足
道者也。即儒教之前賢後賢。忠傑英豪。人
與人相較。確有功業可觀。然究其德性善
良。實由天賦。但能不自失耳。推其心之所
得。發而為事功。非盡是己力。實賴有時勢

英傑

其

以佐之矣。俗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該
等磊落英明者。豈敢冒
天之功為己力。豈敢貪

天之德為己能哉。在有志有為者。以為彼
大夫也。我大夫也。特欲法彼之仁義忠信
孝弟廉節而已。獨何必效婦兒之行。而信
彼哉。不意今之拜妖鬼者。非為崇德報功
起見。寔為名利不遂。妻兒有虧。疾病多累。
故妄有求福免禍之念。遂不計該泥妖有
眼不能見。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作。有足

不能跑也。且因有此慕福懼禍之念。該木
石死妖。不知避雨避熱。不知馬蟻作飯。不
知鼯鼠作巢。蜘蛛掛網。亦在所不計矣。如
其該木石等像。果能保佑世人。何反不能
自保自護乎。而邀福避禍之心。可以醒矣。
書云。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豈木石泥妖能與人以禍
福哉。若云。彼生時有功德。則法彼行善事
足矣。表彰其事功足矣。又何卑卑屈屈而

英傑

其

邀媚求福。反致護罪於天。無所禱乎。爾其
醒之。無以木石泥塑死妖為畏可也。
那人曰。

天朝天歷並無齋犯。然生尅休咎。一切
倚賴。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就為無禁己乎。

干王諭曰。此事亦非一言明透。即將所作之
天歷序文。授之使閱。其略云。原夫真道行
而左道必絕。天情正而天歷宜明。

荷蒙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真聖主天王降凡作主掃蕩妖氛凡一切制度

考文無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說異端自宜革除淨盡幸彰美備之休故天歷紀一書

本天道之自然以運行於不息無如後

世之人各騁私智互鬪異議創支干生尅

之論著日時吉凶之言甚至藉以推測用

之占候也以致異議愈多失真愈素我

天朝開國之初百度維新焉可不亟為訂

英傑

正以醒愚俗而授民時哉嘗考後世法勝

於古而屢改益密者惟歷為最唐志又謂

天為動物久則差忒不得不屢變其法以

求之殊不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蓋

天行之健確乎有常本無古今之異其歲

差盈縮遲疾諸古無而今有者因其數甚

微積久始著古人不覺而後人知之而非

天行之忒也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智力

有限持尋尺之議表仰測穹蒼安能洞悉

而無疑况屢經更改屢失常度周秦歷凡

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

十五改宋十七改妖元五改明亦數改不

定是皆無知妄作反致歲失其次日行失

度諸弊紛紛叢起焉若無選日擇時致分

黃道黑道之殊趨避吉凶捏造天恩天然

之異不思歲日月時皆

天父之所定日日是吉是良時時無殊無異故易曰

君子吉小人凶悔厲吉失終凶是明示人

以君子作善則吉小人作惡則凶非關卜

日選月而定夫禍福也乃今好事者借其

英傑

說以為吉凶休咎可卜而知趨避不必悔

厲修者大有負有古訓之義且術士善言

怪誕不曰子宗河圖則曰子宗洛書或認

伏羲之徒或稱周文之弟並造出無數捕

風捉影之說觀形察色之機以肥囊利己

而無如愚人蒙然受人欺騙毅然讚之曰

靈固屬可笑寔為可憐歷查史冊推測占

驗之術起於晉之郭璞詭言得有青囊經

葬卜休咎蔭人禍福唐之楊松筠踵其弊

而增其非故今之言歷數者以此二人為

宗曾亦思郭璞不見富貴之福。反遭滅族之凶。松筠貧苦江湖。並無安身之地。彼既不能自為趨吉避凶。豈有後人傳之。而能使人趨吉避凶之理。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之謂也。况晉唐以前。未有占驗之說。富貴功名如故。晉唐以後。既有推測之法。而富貴功名亦如故。是可知數算非能益人。但人自惑之耳。孔子又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依歷數之家論之。當改云。死生有術。富貴在地矣。至推命一則。信乎。

英傑

辛

唐之呂才有云。長平坑卒。豈盡命犯三刑。南陽貴士。豈皆命逢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各異。蓋命雖定於有生之初。其理至微。非人所能測識。况降祥降殃。總由作善作不善所致。即云死生有命。及得之不得。曰有命。不過一以解憂患。一以止貪求。非真有一定之數。存乎其中。使人善惡百端。不能移易也。紛紛談算者。又何惑之甚乎。茲我

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頒新歷。以彰新

化。故特將前時一切誘惑之私。迷誤之端。反覆詳明。以破其惑。庶幾人人共知。天國新歷光明正大。海隅蒼生。感奉正朔。將見農時以正。四序調勻。天行不息。悠久無疆。中外臣民。共嬉遊光天化日之下。舉凡舊日一應索隱行怪之習。乖謬妄誕之談。自不戢而悉泯焉。豈不懿歟。當茲新歷告成。謹特識於歷首。俾有以定民志。而正農時焉。以仰副我

真聖主敬授民時之意云耳。是為序。

英傑

壬

那人讀畢曰。此理甚明。無如人不自加察耳。今弟捧讀是篇。不勝欽佩之至。但是均同此天。同此地。同此世。同此人也。何天朝出來之人。個個都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乎。

干王諭曰。倘我

天朝之人。仍依妖之俗例。拜邪魔。作邪說。叛皇天。恃已力。一切妖樣而行。又何敢自稱為新手。夫雲淨而月明。春來而山麗。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所謂世之

變革者以

真聖主天酉年轉天時受 天新食天新米飲

天新汁因有自新之學用以新民新世今

又蒙

天父天兄下凡帶

真主

幼主作主而天地更新也雖同是此天地

世人外觀誰云不舊若人人能悔罪改過

棄惡歸善棄偽歸真力求自新轉以新民

改邪術而行真理去偶像而拜

英傑

主

上帝拆妖廟而建禮拜堂化愚頑而歸良正脫俗見

而遵新化視聽言行既殊而耳目手足斯

新萬物情理既真而天地世人即新前日

之人行鬼路今日則脫鬼成人前日之人

面獸心今日則洗心革面前日之舊染汚

俗今人則咸與為新前入魔鬼之網羅幾

幾地獄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魚躍

鳶飛無非妙道風雲變態盡是神思

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

彼此皆新受幾多陶鎔磨鍊後前迥異豈

毫無感化靈明凡能見此者必受

天父上帝聖神感化而真信

基督教世王者乃有此慧眼始能認識新天新

地新人新世界也否則彼且不能自新焉知

所謂新之者吾恐彼且謂新不如舊矣

那人問曰予聞人言凡來進營者須拜

上帝以扶

真聖主不知拜

上帝之道遵

主之規如何敢請 指教俾知

英傑

主

王章共守

天朝之大典也

答曰爾云欲拜

上帝不知拜之之道但拜之之道內則以神以誠外

則言真行實作事遵依天條十誠有罪時

加悔改求

天父上帝赦

天兄基督教世主拯之以望得 天堂之福求

免地獄之禍便是拜

上帝之道而遵

主之規。即在其中矣。但未知爾所問拜上帝之道。其意何所指乎。其人曰。茲蒙

真聖主建都。天京。平治天下。使普天之下。崇

拜

上帝。焚毀妖邪。其邪者固當焚毀。聞有古之長僕。亦

有治郭安邦之功。救世保民之力。其形像

概亦毀之。其意何也。

答曰。我

真聖主奉

天父上帝真命。

英傑

天兄基督眷顧。天酉年接轉高天。指明凡間妖

邪古怪百出。迷害人靈魂。落地獄。誘人忘

恩背本。昧良瞞天。數千餘年。作威作福。無

非盜正人之名。以為己有。受凡人敬祭。而

世人被其迷惑。認妖魔偶像。過于伊父伊

母。畏妖邪恐嚇。過於天崩地裂。乃至迷惑

久而良知昏失矣。恐嚇多而欲有所倚賴

矣。於是思想正人君子。以為他生時如此

正氣。必能制伏邪魔。故有繪神荼鬱壘。以

為啖鬼之神。有繪鍾馗惡像。以為南方逐

鬼。有繪關雲長。謂其正氣能以伏魔。更有

向龜蛇而屈膝。見木石而叩頭。有病時不

謂血氣不和。而為妖邪作祟。貧困時不謂

天父磨鍊。而怨運限不辰。間有血氣復和。而病愈時

勢困極。而必通者。遂以為聖賢有靈矣。孰

知那聖賢若果生平功德高。大敬

天忠主。改過修身正己及人者。必蒙

天父天兄。接轉高天。其出世是由

天父差遣。其去世。是昇天覆命。何曾在人間受享。而

佑世人乎。古語有云。死不認屍。人死其魂

英傑

之昇降。不由自主。其凡間何得有權以逐

鬼。有魂而受人酬其德。致犯第二天誡乎。

故凡敬朽木邪像。皆係妖魔作孽。冒名。僭

受人誦祭。非正大聖賢。忠良天使。磊落光

明者。豈肯受人之祭拜也。又非正直光明

者。肯向妖而祭拜也。夫人生於世。孰不知

天生天養。天排定。人生由天。死亦必由天。

何以爾凡例祈福祈壽。盡求邪神保佑。殊

不知人命關天。天命人生。不得。不生。天欲

人死。不得不死。可知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豈木雕泥塑之死妖。得以保祐而轉移之哉。寔由人心愚昧。被妖魔迷惑。害累之深。故普天之下。不知

天父上帝。化生保養。祇知有偶像蠢物。所以我

真聖主天王

天父真命令。概焚毀之者。由此故也。

那人連日請教。至此時。於凡事情。亦多有能自解說。辨斷真偽者。毅然自負。釋然無疑。足見

上帝基督化人。超凡入聖。返璞歸真。乃跪

英傑

三六

天恩主恩曰。今後之得成正果。瞻依

天父得沐

主恩。有今生之榮光福來。生之

天堂永福。寔為

天父安排。

真主牽帶。

于王之所教導也。倘愚弟有合用之處。即粉骨碎身。誓為圖報。以盡吾分。以報

天恩。以酬

主德也。

天識

于王諭曰。弟當寬心寬心。總要認

主。而永福自在矣。自今退去。當留心永記。無負本軍師之諄諄宣諭可也。

英傑

三七

60-78-1-100-10

47 A

紅

寇

記

紅

寇

記

敬鄉樓叢書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自序

樂下邑也甲寅之變小亂也七日而復又事之至捷者也是何足記乃瑣瑣餘言無乃贅歟曰邑雖下民社寄焉亂雖小順逆繫焉復城雖捷官民之功罪分焉是烏可以不記且入告者飾傳聞者訛徇恩怨者且諱且誣議賞罰者或漏或溢又烏可以不記就所見聞參之案牘心衡筆度據事直書此亦一邑之信史也既成則為推求亂源而序之曰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矣甌郡之安全生聚亦百八十年矣人心由樸而彫風俗由淳而薄履霜堅冰之漸非一朝一夕也北風雨雪之憂非一二事也往者不具論蓋自我生之初以迄中年其間氣焰相燦機械相傾詐虞相給徒黨相攻不知幾何人苟可以欺人則昧其心而不恤苟可以凌人則悻其性而不辭有心人方隱慮之而馳逐攻

紅 寇 記

序

一

敬 鄉 樓 叢 書

第 二 輯

取而不已且洋洋自以為得意噫尚忍言哉夫民風由於士習士習本於吏治其大較也數十年來之談吏治者文飾而已矣寬縱而已矣守令為親民之官有養民之責治民之權願使善良困頓而不之庇頑梗恣睢而不之懲恩不足以治民心威不足以肅民氣才又不足以折民奸由是儒臬出而乘之舞弄文法武斷鄉閭滅裂其廉恥而肥潤其身家彼蚩蚩之氓相與心摹而力趨焉謂善不足為惡不足戒則囂然不靖矣吾聞禮教之做振以兵刑然且文恬武嬉晏若無事訟獄以和為貴軍旅以賄為才其在易曰幹蠱終吉裕蠱見吝甌之蠱深矣起而幹之者誰歟迨乎虹橋逆黨煽亂偏隅草寇妄行縣城遽陷昔者俞道安由陸而來曾養性自閩而至毒焰方張兇鋒正銳束手順從迫於事勢將雖無能寇實難禦而瞿黨非其類也所糾者

市人所持者鈍兵所相與籌度者狂書生耳官弁俯首而避之士民奮臂而誅之此中功罪豈待智者而後定哉要路輿援幹旋妥貼為功為罪嗜得而爭然存此記以示後人俾知當日之情事有不盡如文告所云者則亦見斯民直道之公非上下其手者所能易也又以見吏治之宜講明士習民風之宜振興武備戎功之宜齊整嚴肅無待危疑急難之時始悔其謀之不豫也

紅 寇 記

序

二

敬 鄉 樓 叢 書

第 二 輯

紅寇記

林大椿 恒軒

自粵西弄兵蔓延鄰省各處人心搖動成豐壬子癸丑間溫台兩郡屢有橫民狡焉思逞其魁如李大隴二隴蘇立貴並台蔡時風人皆曾揭竿嘯聚先後被擒伏誅而樂禍者心終不死至甲寅季冬樂邑遂有紅寇之亂紅寇之魁瞿振漢又名振海世居樂清東鄉虹橋街祖兆崗以拳勇雄鄉里父嘉秀貧諸生早卒漢善居積業重羅貨漸充旋賣醬於市素不知書而粗通文義狡譎性成關機揆閹猾胥不能困且多膂力與弟振山俱習技擊可數十人敵家既裕山讀書入邑庠漢亦更名鰲納粟為監生恃符武斷虎視一鄉然好交游揮金結客文人無藉者或歸之年逾四旬家中落負債累萬金資本日乏思有以張之

紅寇記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

適郡邑議行團練漢乘機投牒稱所居地濱海願約結鄉兵禦外侮時癸丑二月下旬也邑令孫滌齋源允其請漢益得雄長於鄉然其初第借科派以肥橐耳無他心也是夏五月觀察慶雲浦廉以海氛不靖諭民間自備軍器便守禦惟槍炮領於官漢聞之即設冶造刀矛兼鑄炮按戶斂資眾畏其橫莫之拒六月辛卯至庚子大雨十晝夜濫台俱被水早禾腐爛歲大夏秋之交粵艇再犯郡城勢猖獗總兵池建功擁兵不出營弁某屯海岸為賊擒贖以金乃得歸提督葉長春統甯波舟師來援粵匪始退而永之蒲洲王之靈崑樂之洋田黃華皆以鄉兵擊賊而敗之民間益知官兵為無用亂機漸萌於此矣無賴子無所顧忌借歲款為詞聚而剽掠或脅富人金帛守令捕其魁嚴懲之往往瘳死會晚禾小稔頑民稍戢冬十一月縣城廩生傅

應熙即過西鄉柳市訪其友生員劉以成即公劇談時事酒

酣拍案曰今者官民交困最樂而易為者其惟謀叛乎我與若提一旅之師取甌城如反掌耳蓋自艇匪橫行兵船退避驍悍之徒久已藐視將弁兩人敢為此言實當道者有以誨之也傅留劉家相與畫策亦以練勇為名號召黨徒會於縣城徐天佑家又約永邑奸民金阿滿期以甲寅正月六日舉事傅劉置於財資糧器械一切無措事遂輟踰月城鄉頗聞之以無左證莫能發亦以秀才輩無能為付之不問顧傅劉志益憤必欲一逞聞振漢為東鄉土豪往嚇之漢兄弟尚遲疑甲寅夏金佩銓自金陵歸而逆謀遂決銓本永嘉人其父光沛賈於虹橋積有貲產遂家焉沛死銓與弟佩珏居貨歲得其贏與漢最相契癸丑秋銓偽為賈客至江甯入長髮黨踰年蓄橐金乘間逸歸

紅寇記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

經鎮江為軍門邏卒所獲將繫送行轅有甌弁聞其聲曰此吾鄉人也詰之金詭云甌郡布商來九江索通陷城中數月得脫幸念鄉誼全吾命弁語邏卒縱之去且還其資斧銓乃薙髮易衣從容就道四月間抵家慙慙振漢舉事謂金陵諸頭目半我熟識子能取郡城為根本吾當往通金陵浙省可傳檄定也漢壯其言益修械器衣甲相機而動銓與同村監生倪廷模徐立金鬻田以佐其費自正月至六月民饑且大疫死亡相繼漢倡議買穀平糶民頗德之仙垵村監生連清純即連家素封築書塾延師課讀純本王姓繼連名其塾為槐陰堂七月間純夢天門開門內燈籠對懸一面大書孔字一面題槐陰堂字醒以語塾師某某瞰其富且愚給之曰吉兆也夫槐陰者王之隱語也孔字子書乙也是為子然一王也子其將登大位乎純竊自喜

以語漢漢曰子託團練名招募土兵吾當助子舉大事純諾訂期去漢乃與廷模定議八月廿二日在土神祠置酒遣縣役孔桂等持柬會諸紳士赴會諸人聞其情詞閃爍相率引避留者獨七人為盟書託詞團兵防堵而陰以所謀誓於神糝香灰入酒均飲之七人者瞿振漢倪廷模葉邦祚金佩銓胡鳴開尙國華陸紹芳并連清純為八也純自占夢後私語其妻是日為妻叔周倫端所阻不及與會午後乘間馳赴約七人出盟書示之純名褒然居首促署押畢七人以次押字初議先掠鄰村富家俟官弁履勘將伏莽劫之乘勝赴縣既而改謀夜襲城或苦無資漢曰無慮也孫令姚協各富私蓄先破縣城兩人官囊十萬金皆我輩有也八人惟純家小富故漢等倚以起事自此勒派鄉鄰皆以純出名純亦慨然當之廿八日入城投詞願出家資

紅 寇 記

三

敬鄉樓畫書
第二編

團守浦岐海口令又允其請純牒聯綴族弟清瑞名瑞實未與聞踰月微聞純謀懼為累十月廿三日具牒控純欺罔且言其結交太雜遇事妥為不顧法紀隱指圖謀不軌事將俟對簿時明證之時孫令已受代赴武康攝篆者永令張鏡蓉銑嚴斥瑞吝惜資財不肯協助義舉瑞為氣索而漢純胆益張是月下旬縣後山鳴有虎踰城入協署銜一羊至射圃噬之廩生林大椿聞之曰山鳴亂徵也野獸入城市亦亂徵也邑其有寇警乎廿六日新令康正基履任十一月振漢至城北尼庵陰結刑書徐錫禮額外李泰營卒周振東周如良周伯興武生周天鵬童生徐天佑為內應又令傅應熙走大羅山招劇盜同舉熙三入山說之其魁不從漢至永邑下塘假徐牧謙名囑金阿滿募匪黨潛入郡城設伏以待漢兄弟則專襲縣城并約台郡武生郎岳

周於臘月率兵來會期以乙卯元旦郡邑並發於是流言於外謂省垣有健者謀舉兵各郡豪士皆與之應將來一夫發難全省如破竹耳又謂天台一僧一道皆有異術來助之以此煽其鄉愚信從者頗衆十一月初五日晡時合邑井間水溢數尺食頃自滅人詫為異或曰水性就下今溢而上行以卑犯尊之象也虹橋職員葉大夏枝即秀與漢有隙潛以漢謀語在城廩生徐地山牧謙謙方以觀察命議團練兼為捐餉董事家素富已為東黨所覲及孫令既行外間盛傳捐款及宦資寄謙家漢心益動而倪廷模又嘗以訟事銜謙日夜思報而謙不知也聞夏言默誌之後屢有所聞密稟文武官康令初頗驚屬以籌畫謙勸請命道府發兵收捕康雖其言幕友朱某持不可謂事關叛逆徒以風聞上報萬一不實令將獲罪康懼遂中止謙知吏胥

紅 寇 記

四

敬鄉樓畫書
第二編

有通漢者乞勿漏言康諾之謙退避以詢左右庫書傅禮海與徐錫禮力辨其誣康轉囑謙輕聽謙思事無左驗欲檢清瑞牒詞證其言屢索不獲亦奸吏預匿之也十二月上旬謙募壯士刺漢又募黠者盜其令旗漢戒備甚嚴卒不得當初八日漢祭蠶椎牛享其黨揚言某夜攻縣城生員周倫端知之翌日潛見謙語以逆謀將發宜急設備謙告護理副將姚武城時康令赴東鄉催科館芙蓉村姚馳伴趣之歸不應書三達康仍坦然轉由芙蓉至大荆去城益遠姚獨與都司張富文典吏趙映南率兵守城城兵先奉檄赴省所留約五百名姚以本營都司護副將性貪而懦平日僥倖無事廢弛武備按名索資免其役及是兵不用命強之上城中夜多逸歸紳士率民助守兵散民亦散竭力守陣不滿百人然且官紳相諉貧富相猜欲招西鄉土兵

則謂費多難繼欲屯白沙隘口則謂兵弱難分聚訟因循彼此奉制朝畫夕忘昨備今撤其置械也若遺其訊關也若戲其巡傲也若訪友若赴宴若春夜之娛游固不待狂寇之來而識者已知其必潰姚與都司廉知周振東周如良與漢通故遣二人覘虛實二周知謀洩竊自危默計漢等負隅爲固故官兵不敢櫻吾兩人妻子在城事敗則身家瓦裂因勸漢先發制人漢辭以兵力未集二周曰城兵無固志力議防禦者數書生耳但率數百人黎明薄城下吾輩開門納之據城固易也漢許諾令二周說詞歸報已則斂錢給諸匪率二貫錢將燕好書私移芙蓉廠餉錢五百貫助之隨分委僞頭目約束其屬以俟虹橋之匪羅耀芳倪天教丁振南率之蒲岐之匪張永發楊全碧率之萬橋則萬希敖萬供竟率之後垵則連清海率之馬寮則馬元

紅寇記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日設市漢教遠匪僞爲趁墟者而來分寓四鄰故屢謀皆無迹逆期既屆乃一發而無忌康令初下鄉經虹橋而諭里胥羅永發聞若村有託團練以滋事者速訪以告十四日康還經其地呼發詰之發深諱其事守汛把總程尙蛟亦爲之辨康堅信之歸署遽往語姚護協曰此民間妄言不足聽張皇守禦徒自苦耳姚出一紙列賊黨姓名乃弁兵偵得之以白姚者持示康康不信姚力爭終不信謙從弟翰林待詔徐樹聲謁令亦屢言逆謀已確康付之一笑卒縱賊不問俾養成羽翼而不可剪是夜有星如巨盞色如火球隕於東塔山之東北度其地正當虹橋衆頗以爲疑前數日喧傳初十日賊當至至必以夜踰期則云十三又踰期則更云十五三期俱無賊守者益懈又言羅黨但劫官及徐某一家耳他皆無犯也以是人心驟離初振漢與大

紅寇記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熙父子率之橫山則徐鳳飛率之南垵則吳朝錫率之湖上庄南充則虞法全陳典阜率之僧徒則靖毛率之漢自署爲水陸兵馬大元帥以廷模爲副劉公瑞爲僞軍師傅禮准爲僞參軍兼司印信陸紹芳黃用煊爲僞先鋒張嘉樹爲探聽使以振山爲僞安撫將軍倪廷模副之留虹橋設局誘脅資糧以待策應傅擇某日襲縣城而不言其期但與諸頭目約見鷄冠山頂樹黃旗卽率衆急赴部署既定每頭目給木印一刻草書以德行仁字每匪兵給黃布一小方鈐以印綴袖裏又紅巾四尺臨時纏頭爲識傅自稱副總裁而推劉爲大總裁先期與胡鳴開赴郡是時連清純葉邦祚爲戚族所誑畏禍逃避挈妻子匿他所先數月漢設染肆投漢之布皆濡紅待用不足則散購於郡邑諸肆而所鑄軍械分藏金佩銓尙國華地窖中虹橋向於三八

夏弟大松有爭松黨途辱漢漢忿思報松亦募人自扞適兵目某往探賊情漢方宴程尙蛟留兵同飲因自譽云吾之招集壯士將與大松爲難耳不意蒙叛逆名乞先歸雪吾誣當懇同里紳士具牒保無他且令吾弟入城爲質次日兵返命官弁士民皆喜惟生員周應春徐乃文爭之曰此緩兵之計不可信也伊不叛則已叛則捐妻子棄室家不暇顧豈一紙所能制且伊果叛誰敢殺其弟以觸其怒然則保狀何足恃振山爲質又何足恃衆方冀倖苟安不以爲然自初九以後紳衿每夕集謙家籌防守漢預遣猾盜烏皮夜伏屋山誌衆議以報漢而城內所遣間諜各默然返或轉以虛實導漢故賊之耳目較官爲長獨藥肆柏齡堂主人王二與漢爲鄰其弟同春堂王三則賣藥縣城王二見鄰右形迹可疑屢寄語乃弟轉告官吏裏如充耳十七

日職員葉大夏鄒希藻生員尙遇昌監生瞿佳賢連國岳朱世
炎倪慶光生員周倫端凡八人聯名具結力保振漢無他志且
云振山明日來質惟端私語諫曰吾爲諸人奉率而來不得不
然人心叵測萬勿因此疎防諫領之傍晚諸人宿城外大夏獨
留徐家語諫曰地山素有胆智無爲謠言所惑連日守城辛苦
今夜可高枕臥保無意外憂諫方疲甚留夏宿書齋已遂入房
睡是日漢樹黃旗招兵薄暮黨匪齊集鄧岳周亦率所屬至乙
夜漢戴大紅雨帽在瞿家宗祠點匪兵總五百名皆以紅巾裹
首金佩銓黃用煩陸紹芳執旗前導姚護協疑未釋遣廚人再
偵之夜半廚人僮僕返白姚曰賊前隊已過白沙吾往遇於途
被撞幾斃負痛赴水始得脫康令亦在姚所驚而走連聲曰不
信果有此事始率丁壯上城姚集諸弁兵及紳士登陴分守生

紅冠記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員某走告趙典史勸其先去趙曰獄囚吾責也如有失無所逃
罪亦出乘城夜漏四下城內外羣鴉聚噪聞者訝之至黎明寂
然無警又疑廚人語誑官弁相揖而散兵壯回家早餐城上寥
寥數人各偃蹇倚陣睡營卒周伯興至南門門無人持斧斷其
櫃脫扇以待賊虹橋赴縣途必經後所賊聞所城守甚嚴慮有
阻乃由白沙遠道循海墻潛度水心地名五更已傳南城散伏
士阜下聞西塔山爆竹聲三知已啓關遂巡未敢入有於城頭
懸義勇燈籠者遙語外曰吾等已布置貼妥速來速來賊湧入
城遂陷時十八日卯刻也賊初薄城守兵然炮炮皆啞蓋內奸
以瀟汁漬信門故藥線不發後知游民朱大斌陳招第所爲其
聲爆於東塔山者上言西塔山必有一誤周天鵬懸燈招賊則徐錫禮也
東城獨趙振恩即趙然炮傷數賊及再燃賊已登城曰與我炮

活汝命趙誓死與爭賊挺刃交下遂遇害城既破守兵皆逃賊
入縣署殺長隨柯成鄒福康令踰後墻出北郭伏於吏人家旋
奔匿縣後山茅舍次日乞山農扶掖度沙嶺嶺轉至館頭渡
江繞郡城西上抵處郡麗水縣乃止寓焉姚護協聞變委親兵
數十守軍局已則避居旁舍趙典史聞變率家丁劉桂出視獄
賊已蟄集破扉縱囚出趙退入署妻何氏促其逃趙曰獄囚已
逸吾何所逃與其死於法不如死於賊正襟危坐誓不去死囚
黃春花既出獄憾趙之嚴刑也乞賊刀入署戕趙於堂劉桂在
旁亦被殺賊攻軍局局炮屢發不得進火藥將盡一兵走語姚
姚哭散其腰纏囑諸兵善自全旋匿鄰家兵書周某引賊從署
後越墻入兵潰賊喧呼進局局兵屠承侯柯振福燃鏢槍擊賊
賊擁至殺柯於階屠奔庭前井上棄槍投井賊舉斷階春之爲

紅冠記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井腰橫石所格但肩背負傷賊謂屠必死舍之去夜分乃得出
軍火既失器械分散文武官解擄掠一空漢令搜覓官弁周振
東偵知姚在朱家樓上洩於賊遂被擒徐鳳飛割刀其胸洞脇
死都司張富文城防千總趙鳳三以下皆降賊目發文檄二張
之市鎮檄稱漢爲義主話斥官吏頗中時弊然其中訛謗朝廷
語意狂悖示檄皆鈐以偽印印文楷書奉天討罪建國安民字
皆傅劉所爲也午後訓導天台李國梁作決絕書寄其家書發
後閉門雉經門斗某救之甦扶匿斗家賊初集縣署牧謙尙在
睡夢中其姪隔垣呼家人驚促之起謙急出詰大夏保狀云何
今賊已至矣夏抱謙袖立於庭曰市人訛傳耳安有賊一僅馳
報曰賊已斷捕主頭懸諸竿以徇謙聞言攘袂入携細弱出後
門匿老農李某家夏猶從容就徐僕詢地山何往僕怒不答夏

默然良久買舟東歸廷模率衆至謙家破闖入室虛無人縱掠
罄其資互相攘奪斷窓扉碎器具裂字畫沉書籍牛舩犬猶不
可嚮避又疑有窖藏掘地屣池求之喧聲鼎沸既而偽頭目率
黨踞其中則已室無完物矣模懇重賞購謙父子賊四出追尋
往來馳突合城屏息申刻稍定謙於是晚消幹僕護其子錫熙
錫惠先後出城惠投西鄉烟威旋奔永嘉場熙即康生乃康親
短弱行昏夜至城南佃戶家次早佃以木櫃昇之出爲石馬張
雍敖所扼繫送漢漢欲殺之其黨爲緩頰漢亦以謙未獲殺熙
重結怨乃囚之以餌謙謙自二子去後坐待深夜走北門踰城
出至市嶺與舊備鄒奇雲險山走呂興十九日黎明甫下嶺爲
捕役趙松等所遮招村農執之赴縣中途遇庠士鄭慶禧葉希
吉率人救之回夜分還貢徐德元掖謙歸翌日至荷池頭康生

紅寇記

九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九日索營縣諸印縣印先經康令家人投諸地穴營印自副將
以下皆繳惟把總徐欽元曰吾頭可斷印不可得也漢亦不復
問或勒趙典史妻何氏繳印何慨然曰吾夫已殉難吾豈惜一
死以印與仇人爾所吾頭去賊目持令旗三脅之終不得印而
止又收六曹諸冊籍吏役執事如初惟擇點者置左右徧發告
示下鄉嚴禁劫奪違者軍法從事時兩鄉民心震然各村皆團
結自保南岸村里長糾捕斬之懸首通衢以警鄉民略靖漢
欲賜紳士甲乙等爲官均堅執不從乃自稱大老老者俗尊
副將之稱也倪廷模爲偽都司徐鳳飛爲偽守備金佩銓爲偽
知縣黃炳岳爲偽縣丞丁振南爲偽典史招監生張亨杞爲偽
庫吏旋下教場點兵應點者僅十之一不成行列而退是日教
諭丁封三餽漢羊酒漢却之語其使曰教官爲一邑士子師吾
兄弟皆其門生豈敢受餽傳語老師去留聽自便了終逗遛不
行生員徐乃文伏處城內謀猷殺渠帥覓砒不得有密籌起義
殺賊者倉猝間亦未敢發不得已而有勸和之議其說以洋匪
劫庫戕官爲詞經羅振漢率勇入援逐匪復城請授以官而散
其黨此但取權宜以拯民命不暇顧大義矣漢知郡城有備未
可圖默念孤城難守陰爲自全計邀紳士會議某甲用前說屬
草使吏持示漢漢不識字令人誦之哂曰大荆磐石兩營及鄰
郡俱以羅某謀叛上報今構此詞將誰欺廷模忿然曰吾不惜
傾家以助碧泉不與我數萬金不聽和也議遂寢廿一日偽頭
目分路安民胡鳴開初自郡歸持令往東鄉徐天佑往西鄉各
捕其惡年少以徇振山誘貢生陸高入局爲偽經歷在鄉收糧
招搖過市不以爲恥漢屢夢姚護協浴血逼之內自怯是日還

紅寇記

十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協署揭牌點兵不到者斬兵目聚語從違未決有鄉農過之微語云若等日受國家豢養賊至不能禦亦已矣又欲俯首聽命豈毫無忠義氣乎語畢太息去諸兵聞之應聲散赴點者仍止數十人漢知人心不與閔默而已廿二日漢欲發倉儲呼倉吏謝義申至申婉詞止之曰此預備倉為賑饑而設今遽及此無乃不利乎漢是之遂強索堡城某粟五十石為口糧并封殷戶倉穀將以次散給漢初甚疎略無紀律每據坐堂上觀者環立稱謂雜出或稱為大人或大老或大王或元帥或大哥或碧泉碧泉漢號也腹黨徐某慮人行刺勸以殿內外漢乃選壯士為親兵自此防範漸嚴而庫藏軍裝皆於二十日後遞歸虹橋漢未起兵先令長子昌廉隨傳禮准劉公瑞胡鳴開於十五日偽為米商實旗刀於米棗中闖入郡城寓王神台即投家勾通永

紅寇記

十一

敬鄉樓五書 第二 四

邑金阿滿王德宗東郭庵僧廣隱閩人高輕官等將乘十七夜舉事時郡城先有風聞連日嚴緝閩勇林天從感永邑張令統舊恩十七晚入署告變先一日張已卸篆新令王承楷急燃號炮道府鎮聞之皆出問令以告傳諭閩城大索把總孔繼成勇首孫志卿尋獲金阿滿金阿清葉林春三人阿滿身邊搜得紅巾八十方立即梟首徹夜巡防兵勇梭織十八日以後永瑞二邑屢獲奸細或殺或囚廿二日林天從於高輕官枕函得罷振山王神台逆書二封持白道府設計收高永令請急正法鎮道猶豫不敢應永令呼役率高出立誅之閩勇自此潛伏傳劉四人知事洩洩氣不敢留王神台亦挈妻子至樂傳劉歸見渠帥謀再招台匪合閩郡城時振山在虹橋手下有黃嚴兵三百漢密約山與廷楷廷楷廿四日率之進城又遣胡鳴開張永發約

粵艇併力攻郡城克則據郡以圖括婺不克則焚掠樂城挾贊入海粵匪葛孟普至徐立金家訂期而去士民頗聞其謀衆心憤激咸思殺賊廿三日傳劉在局監製火球並創造文武冠法預擬偽號為順德王是夕東北風大作雷轟波湧達旦乃息後所人遙望縣城白氣如幕丙夜有星大如盞又隕於東北隅廿四日早辰城內河水赤如血望萊橋上下尤甚見者駭異辰刻南坪五人負擔出忠節門失錢五百彼此詰難市民余邦榮碎過之匪指榮竊錢抽刃斫其肩榮壯有力急持匪刀柄呼救趙振保奔赴助榮奪刀周守凝守法遙為聲援榮與兄邦貴率匪入協署賊目欲殺匪匪譁欲縱匪民又譁相持不決一賊揚言爾民敢抗吾教汝滿城皆死民怒率匪出大門拳石如雨立斃之即大呼殺賊營兵周廷華因民之忿鳴鉦勸衆當是時也

紅寇記

十二

敬鄉樓五書 第二 四

四門各有匪擾民方不服相與詬爭及協署前起義奮袂一呼各門響應一屈伸頃同時並舉如有期約百姓倉猝無兵器擾勸棘於廳馳電合諸文士鼓譟以壯聲勢婦女兒童亦持竿荷挺巷口路頭相率助戰紅巾黨駢首受戮頃刻間已殺賊數百或奔張都司所扶之上馬麾令旗傳諭諸義士協力同仇民為之奮一賊欲燃砲有兵奪其火繩不得發渠魁十餘名尙在協署聚斃匪百餘自護堡正徐嗣鼎大呼翟振漢倪廷模俱已斬首爾等放胆剪除惡黨此言一傳賊膽益落而民氣益壯鼎又馳至東門謂門者曰兩鄉義兵將至爾帥傳令急閉門賊信之及逸犯走東門門已扃追者至罕得脫者營兵趙齊亨短衣持刀上城遠堞大呼速誅翟倪二賊若縱之去勢必返噬衆民斬殺方酣聞言前後相招呼奮攻渠帥遂擁入協署漢仗劍

手矣民即湧進有數兵見門外列炮即呼衆速避待吾以砲擊之民急分左右立一道中裂兵還旋砲內向以擬賊賊驚散漢知勢敗奔後堂營兵屠承高謂其伍曰彼必踰後牆出相率馳署後漢果越牆竄入龍眼寺巷空屋屠追及力持之漢揮劍中屠額劍延及頰屠沐血忍痛不釋手徐殿龍等突至連斬漢額漢暈絕遂刺其喉死衆見屠傷重扶歸其家朱炳玉後至斷漢頭去金佩銓初聞民喧乘橋出遙揖曰候本縣安民市人叱曰此賊猶自居官長乎率出橋衆刃交斫殪於市劉公瑞匿於周氏室被逐出持梃奔北門有識之者曰此偽軍師也劉返奔至市頭爲張姓傭工所殺其著名黨魁徐天佑傅禮海周振東周如良丁振南吳朝錫羅槐聖顯金佩珪戴小松王神台萬希

紅 寇 記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良等率兵民前後截殺其得脫者十之二三耳午刻張都司懼逆黨復仇遣武生鄭慶禧等招西鄉土兵且閉城大索賊之伏而未出者次第就擒濃稠叢薄複室重檐古寺荒祠之內暗溝智井之中旁及柩側洞間根尋累遍網拘矢逐飛走皆窮每獲一賊刀矛擲刺雖敏視者不辨爲誰殺也士民以城內無主請學師篆理縣事設防堵局於城隍廟董以紳士日哺西鄉貢生鄭熙徐德元生員吳鄭衡武舉朱邦虎武生石呈琛各以鄉兵入城分門助守廿五日廩生趙士銓貢生鄭琛等亦以兵至照見積尸縱橫惻然傷之捐錢雇人收瘞日映獲傅禮准於積薪內牽之見丁教諭突出利刃刺丁裂其袂又牽見張都司詢以印所在謬指數家皆與准有隙者衆怒其誣將殺之乃言和灰傾河中募沒人索之果得一副副將都司以下印皆在焉旋斬

紅 寇 記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淮於市康令家丁急往故處探得縣印以獻於是諸印皆完邑西某生入見文武官請急赦脅從以安反側且馳示虹橋諸村諭令捕送逸匪免其株連並予以重賞又以上兵多且雜懼供具不周或致內變宜止之時搜出名同一紙環列二十八宿而以賊目二十八名綴其旁有黠者急毀之或得偽藏書紳士姓名貢生周慶春恐累及無辜囑人投之火有於賊尸衣袖檢得片紙細書廿四夜子時四門舉火擄掠出城船在白沙蒲岐等候云云使稍遲兩時則振山所領之逆匪入城勢益愈張民必不敢發而夜分之禍不忍言矣山初受漢約廿四日點集台匪偕廷楷鄧岳周任孟岳率之西進已刻至牛鼻洞遇逸匪告以漢模等已被殺黨徒十死七八山楷急歸虹橋台匪噪索資糧旋散去山寄家口於龍順坑婦翁家自率漢子昌廉昌宗走

平竊勇氏處平竊人縛之楛與十餘人東奔監生薛年豐追捕之俱於廿六日解至張都司令先殺昌廉昌宗於東關外絕山楛入城訊畢即赴市正法並剝腹以快人心士民初以山楛在外念禍根之未拔懼死灰之復燃及是始相顧色喜城內屢獲匪匪而東鄉擒送逸犯任孟岳等絡繹於道其始獲犯即殺後乃分別囚禁市人同毀傅禮徐錫禮徐天佑周振東周如良黃炳岳屋而虬橋民亦焚振漢室廬初於城外西南隅掘坎蓋瘞賊尸後以逼近城池移石馬山下築爲京觀以示後人掩尸者割辦領錢綜計殺賊一千四百五十六而後所殺不與焉台匪二百八十四人相率東跳檉江居民大荆兵勇先後截殺其大半亦不與焉邱岳周同弟妙周陳有質周于滿逸去黃巖令尙口捕誅之殲其黨楊積玉蔣釗王洪泰王仁田胡樂熙

紅 寇 記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等三十餘人竄至大荆監生葉樹聲率兵剿殺生擒楊蔣橫山徐孔口獲徐鳳飛均解赴太平縣磔鳳飛而收楊蔣於獄玉環營亦捕得繆鳳零等叛徒略盡樂清遂平廿八日府委李長齡來攝縣事都司章成亦來護協印廿九日瑞署府來閱倉庫軍局再宿而去漫無設施自廿四日後槍矛叢立丁壯鱗排巷成市屯若臨大敵然軍民齟齬功罪猜疑訛言日至晝夜戒嚴風聲燈影視聽皆兵晨炮宵鉦寢殯如戰張都司與把總徐欽元襍被宿樓櫓間一月有餘雨漬戎衣霜寒軍帳枕戈待旦倚堞傳餐及慶運使至邑始議撤防是役也非有宿謀忽成奇績不煩一將不折一矢不費國帑一金借槌石以代戈矛合農賈以當軍旅勃然而興翕然而集叱咤則峯鳴谷應奔馳則電掣潮衝或一人手刃數十賊或一賊身被數十創自己及未斬馘盈

千劉刈罪魁芟夷羽黨兩日間禽獮草薙境內肅清誠快事也良由官命被戕有志者激昂思報僞檄既布有識者憤惋不平於是一夫攘臂萬衆齊心民奮忠誠兵抒義憤同仇之志不約而然上報國恩下全民命其功不亦偉哉其初民僅空拳賊皆露刃冒死與爭勢在必敗然呼聲既起匪黨則棄械而逃拾賊刀以決賊首奪賊矛以吞賊喉羸兇飲刃默不發聲有手如拳有口如箱冥冥之中先禱其魄而合城兵民惟屠承高趙殿魁被創祭金魁被砲炸死餘皆體無纖髮非靈祇護何以及此聞起義之初有將軍戎裝仗劍乘赤馬馳驟中衢鼓勵士民滅此朝夕事定後遍詢城內外無此人並無此馬而逸匪歸語鄉鄰謂追殺者而目率五采詭異類神廟所素鬼卒故黨衆胆寒不敢抗誣復意其爲百姓哉又聞廿二日有巫夢神兵三千屯城內賊不知死期將至方自謂得冥助傅禮淮夜巡南城見田間列炬相續疑爲官兵急舉炮炮發杳然炮過又見三隱三見炬益多淮心怖而還次夜近郭居民見梅花洞下燈火如繁星隱隱聞金鼓聲由是言之其爲神佑信而有徵矣柯瑞蘭子振福自父被害後茹痛於心中日夜思報復利刃磨礪以須是日抽刀出遇賊即刺連殺二十餘匪血淙所濺襟袂皆紅謂人曰今日乃得報大仇又一少年兵逐殺既疲歸家小憩飽飯畢持刀起其母牽裾止之兵曰吾日食官倉一升米今日不出力報國更待何時此與諷兵之農夫惜皆未詳其姓名信乎忠孝之心人生同具不待讀書談道而後知之也樂自縣城外東有大荆後所二城西有磐石城黃華關皆要隘也大荆逼近台州十八日聞亂署守備王朝元已逃兵日追之回適監生葉慶朋

紅 寇 記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率鄉勇四百入城設守生員孟世模監生張熙斌立義局協力防堵分兵扼樞江渡以斷往來典蕭嚴麟捐金贈兵兵益奮由是台人應漢者不能徑度賊平葉讓功不居但以王孟張嚴等上報後所城爲東郊孔道舊不設官亂將作生員董開禧廩生董序賢賢姪廩生史良生員醇等約結民兵先事豫防賊不敢遽窺磐石爲海口重地縣循道達郡此其矜喉都司季殿榮聞警飛報鎮道巡檢汪鏞踰城遁士民挽之還童生戈巨亨等急籌守備以待郡按此三處官矜兵民雖未倡義然或斷匪援或絕煽誘使逆徒巢窟孤易於剿滅皆不可謂無功總兵葉門口兵備道俞松石樹風於樂城陷後飛稟大吏請兵勦討初則防守郡城斤斤自保既而集紳士詢以和戰守三策衆咸主守將委樂於度外貧者主和思因以爲利廩生趙士銓旋獻

紅寇記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破賊策其略云危疑之日宜先收人心欲收人心宜先羅豪傑誠出一檄馳告樂西紳士令各招義勇以壯軍威然後命將率兵與之會剿烏合之衆可一鼓而擒也因疏樂西紳士數十名以進謂諸人皆深明大義緩急可資其力道府聽其言瑞署府春即草檄募人至樂趙請行廿三日持檄渡江抵柳市商於生員吳鄭衡往約徐德元同舉義兵廿四日午後趙至荷池頭會陳瑞榮陳配錦陳氏兄弟先二日已與武生鄭慶禧選貢蔡保東密議起兵比趙至二陳許以壯士爲助傍晚信到知賊已殺盡賓主雖呼舉酒交賀時橫帶橋鄭照黃花鄭濟康下岐童生張新楷與巨渡民倪凝志皆謀倡義及聞賊滅乃止收謙之赴瑞也途遇孫修借至瑞城曾家編修十九日聞警已修書請俞道親率弁兵赴樂乘賊未定急擊之不難撲滅兵貴神

速如遲延觀望殆將日熾俞答以郡城重地不敢輕離及編修唔謙知賊不滿千又啓俞道請擇一將率兵至樂弁言樂西人心無所繫屬速委賢員駐磐石以安善良俞不答編修見鎮道無討賊意乃議自起鄉兵招生員張家珍謀之張議於廿三日率千人屯磐石會汎兵誤報磐石城陷改期元日舉兵攻賊不備謙念桑梓之鄉遭此大變率兵攻城所傷必多計惟襲而復之或可兩全乃遣僕歸樂潛布內應僕甫至適當民兵驟賊遂隨衆衝鋒日昃持乃康手書往瑞報捷謙於廿五日平旦已得飛信迨其子書至與編修額手稱慶廿八日謙歸眷屬皆團聚無恙張都司富文於廿四晚命監生張應華赴郡告捷郡官索首級爲據華與密郡游於孟漢謀潛返斷諸賊首函之去而朱炳玉先竊振漢首入郡報功華至則以己及孟漢倡義報鎮道

紅寇記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又思攘民功屬稟稿數千言粉飾彌縫枝節糾紛經旬未定而處境台府大荆營先據探報誤以徐收謙倡義復城飛稟督撫巡撫何桂清先於歲內聞樂警即委密州都司封口領兵馳赴并調溫台兵協剿總督王懿德亦委平陽副將特克什布率兵進剿聞報乃撤回次年正月八日龍順坑民縛振漢母林氏妻蘇氏幼子昌熙昌渠昌魁女正花振山妻薛氏子昌標并黃衣黃裙以獻薛氏先服毒自盡餘皆付獄是日鎮道始會稟督撫自稱廿三日督兵渡江約會樂城被陷官弁紳士內外合攻淨殲賊匪於是郡官文自監司至丞尉武自鎮將至軍校下及孟漢無不與殺賊功其實所列諸人皆閉門偃伏未嘗一涉樂境也正月下旬鎮道同至樂遍張告示亦謬稱郡城員弁率兵滅賊以實前言樂民不服幾至激變巡撫聞捷後知鹽運使慶

雲浦廉前此備兵溫處十年久諳民俗委之持令赴樂熟籌善
後事宜正月四日慶自省城登程二月間至台郡密訪諸逆姓
名及克復情狀廿四日駐大荆接見官紳獎其防守要隘酌賞
功牌續諭賊徒名册急宜焚毀有持此訐發者以誣告論衆疑
猾矜某名在逆籍走乞奧援曲爲消弭意雖爲私然册中人實
陰受其庇越五日慶至虹橋毀罪倪二姓宗祠發掘逆先墓
議籍逆產入官三月朔至縣城先發簡明告示歸功百姓大意
謂本司入境以來訪聞詳確知廿四日起義實爾衆百姓之功
自當據實詳報斷不使官紳等冒攘民功濫邀獎賞爾民亦不
得恃功生事有干法紀示出民心大悅謗議盡息慶初入城先
詣各神廟行香以答靈貺次率僚屬往奠趙典史姚副將並厚
賻之隨出榜購捕逸犯并捕倡亂諸人家屬次日延見紳士獎

紅 寇 記

十九

敬鄉樓叢書

勞義民未幾徐錫禮陸雲壽黃炳岳周伯興陳傳英等皆就擒
連清純亦投縣自首慶議榜分兵民爲三等以次給賞衆以同
時起義首協難分請以賞錢千貫分給諸神祠廟乃議建坊立
碑普旌義勇惟屠承高奮搏賊魁傷痕可質擢爲外委余邦榮
首搜兇鋒衆口同詞拔充營伍趙振恩柯瑞蘭奮勇死綏暨受
傷兵民分別優卹其餘公局捐資及効力紳士獎賞有差其保
狀諸人均許罰鍰贖罪惟周倫端免議議移瑞城巡檢俾駐虹
橋以資彈壓又爲楊府廟額求封典三月初九日備文詳稟旋
奉撫檄飭提要犯面訊於是徐錫禮等廿七人俱解省慶運使
詳文已不免稍存迴護而俞兵備先託幕友赴杭料理游神火
馬早已囑響潛通而康令則回樂求援情詞懇切庠士有憫之
者赴府聯名投詞聲空搆虛謂賊初攻城康令力戰受傷勢窮

投水百姓拯而匿之因與紳士計畫潛約郡兵表裏合謀扶同
滅賊府牒據此上申又得署杭府口口口居間承訊婉詞斡旋
聲言供詞確鑿上自鎮道下至縣令實皆討賊復城灼然可信
巡撫據以入告由是無功者得邀優賞有罪者得免典刑其解
省諸囚黃用煊死於路羅永發孔桂泉首僧靖毛剖腹示衆餘
如開關之周伯興偽職之黃炳岳皆以誣枉釋歸脫然無事轉
以此驕其鄉鄰踰月靈祇封典亦以格於部議而止因奏贖歸
功於官不暇更詳言靈蹟也實虛虛實予奪在心君門萬里誰
則叩九關而陳之爰有積感之民僞居是地采聽輿評直書其
事庶閱之者知奏章讞牒所言未足稱當時之實錄也
公議曰中原被兵偏隅何毀大敵未靖草竊乘機可勝嘆哉然
樂城之陷也非寇陷之官自陷之也平日泄泄沓沓無論已初

紅 寇 記

二十

敬鄉樓叢書

聞警或勸明紀律謹關防嚴譏察從其言城可以無失賊初入
城震懾趙趙未敢驟進能率兵巷戰尙可擊而走也先事既弛
備忘危臨時則官逃將匿預圖苟免無復遠謀區區小醜何足
道竟挈一邑人民土地拱手而讓之南望郡城朝發夕至亦未
嘗有一將一師敢來問罪使神不殛凶民不倡義事正未可知
耳賴聖天子威靈七日寇氛一朝克復當道者正當嚴明賞罰
以示勸懲又復瞻徇顏面變易是非使從逆者自喜討賊者自
危而守土者由是更無固志定變乎誨亂乎吾不得而知也抑
嘗稽故籍樂建縣千餘年屢更寇警皆由外來無發於內者罹
逆何人乃謀及此卒之身家潰裂妻子繫囚愚矣哉上游諸君
子灼見未來固知樂邑士民更無如是之愚者然則今日之爰
書亦何必不上下其手哉

紅冠記終

卷首別號以其姓名著焉民國十八年十月黃羣記

樂清縣志十一紅冠記林大椿著又志八林大椿字護士
號恒軒四部之書靡不研精覃思卓有所見舉所懷抱咸
於詩乎發之所傳有求是齋詩鈔三卷垂涕集二卷他書
未成與成而未梓行者充溢篋笥按紅冠記載咸豐四年
瞿振漢等據樂城始末其事其人直書無隱自序尤慨乎
論之余友莊君崧圃有舊藏鈔本攜以見示題曰東甌聞
人公議永定氏述蓋書中所舉瞿黨與作者多並時人復
同邑里有狡脫見存者不無畏忌故其書以詭名著也溫
州經籍志九稱林氏所著劉蒙川年譜樂清劉氏印行蒙
川遺稿嘗附印以行詩二集門人梓行之莊君謂林氏所
著又有海澨方言一書樂清尚有鈔本惜皆未見此記關
繫鄉邑安危足資懲惡向無刻本久恐失傳因付校印去

紅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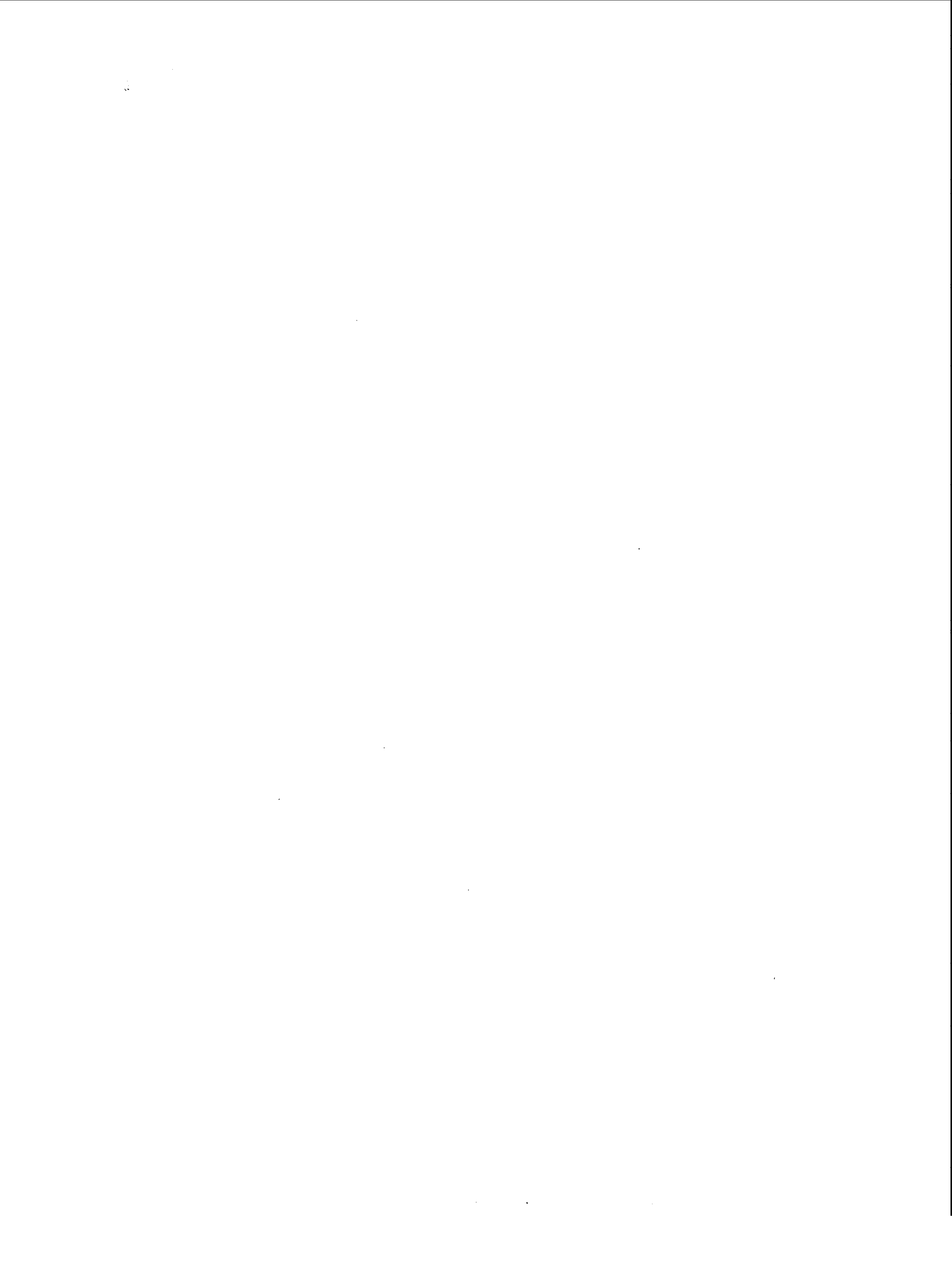
乘	行	字	誤	正
六	二四	十九	巽	巽
七	六	二一	巳	己
十二	八	十一	研	研
十三	六	八	沐	沐
十六	十一	十	采	采
十八	五	五	察	盤
十八	五	八	汎	汎
十八	三二	二十	未	未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十五

永嘉黃氏校印



紅

亂

紀

事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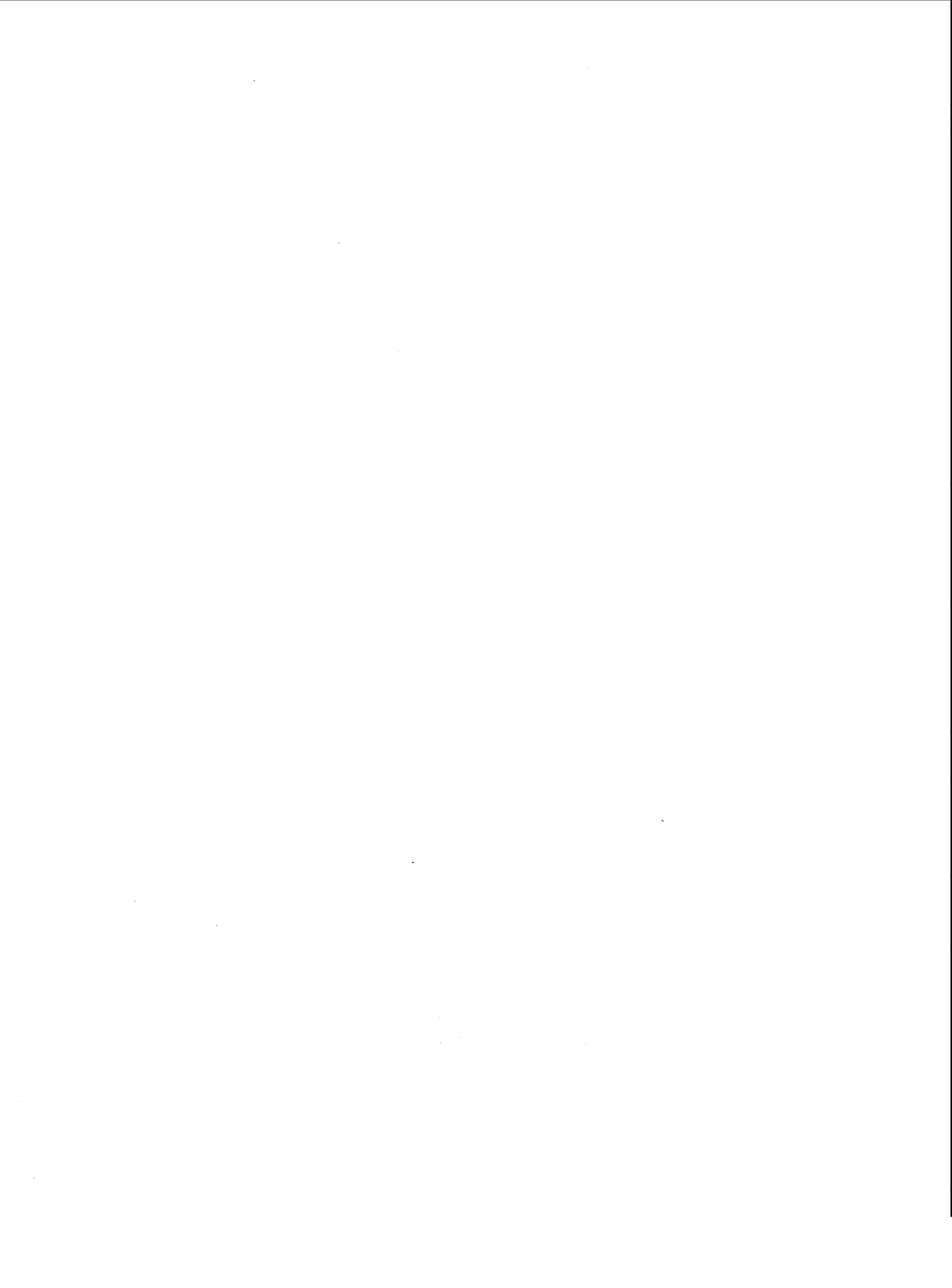
胡

穰

安

題





紅亂紀事草

曹 晟撰

癸丑八月初五上丁助祭文廟聞警即事

整肅冠裳夜四更妖言轉笑昨宵輕出門惟訝街無柝人廟已知殿列牲
三獻將行諸事集一言告警衆人驚可憐與祭諸君子雲散風流次第行

記恨四律

非吾族類必心違烏獸奚能供指揮遍地戈才民喪業終宵劫殺賊揚威
防機縱說先人策贖武誰知古戒微養士養奸今日辨任君插翅也難飛
縱潛窟室莫逃生如夢如癡歲幾更只道多財堪買死可憐無術妄談兵

紅亂紀事草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蒼生悞盡誰擔咎黑劫臨時執告成尙有寸長宜想處烏紗金印未移情
朝來尙貼按民文不惜金錢散賊氛超逸出藍稱妙策倉皇行李豈虛聞
喪心朱紫皆從寇榜腹經獄早入羣脫却朝衣經寶者書生前引後將軍
築邪曾扞上民災暫裔今朝實可哀沐血果然臨大節不滅久已隔庸材
身經賊殲魂冤兮犬守棺停亦怪哉指日天戈臨滬瀆羣兇殺盡慰泉臺
八月十日兵戈介馬之中勉爲松兒娶婦終於城外朱氏事極草草
禮猶非井回念老妻避鄉樓兒羈肆不禁黯然率書十字爲紀事
詩可也爲絕命詞亦可也

身陷危城內兵戈滿眼前痛分生骨肉物畢舊姻緣坐立俱非地存亡悉
付天百憂攢五內度日信如年

癸丑中秋悽風苦雨坐困敝廬覺得一樽借黃品三表係少園叔秋
船在井松楸二兒羹蔬小酌酒後愁來遂成一律誌恨也

曾經五十八中秋此度中秋迴不伴人以驚惶歡亦假酒因悲苦醉忘休
茫茫後事如浮海耿耿愚衷學繫舟把盞遙空酬月姊風狂雨驟且埋頭
驚傳賊有書院考試之說急與紗雨兄決意棄家逃遁惶惶終夜質
明至城不能出還匿於東華道院者三日夜後知有人罷其議得確
乃歸歌以記之

平生誤我是文章今爲文章急斷腸賊盜烏知識丁字喧傳汗蔑到書鄉
初謂街談或巷議誰知警告來數四弟兄啼呼洒血呼此事從違關大義
違之斷刀頭從之即匪類盡爲自盡謀全屋謝物議阿兄速解願極稱辦

紅亂紀事草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易易莫若出門走兇鋒立刻避終夜淚盈盈算來朝地子身赤手棄家
逃雁侶哀哀敢憚勞爭奈哥哥行不得恨無健羽任翔翱救死無過城北
公公於上類馬牛風片言立毀如山令竟爲文壇立大功莫作有心拯顛
沛素辱儒生罵文句特恐大權一旦分理沒而人人脫害乍聞安敢返蓬
門匿處梵宮學旅魂平安迭報日又日頭顱我舌幸俱存

八月二十一日賊決意閉城且填大小二南門即事口占

骨肉重圓快不支陡聞警報又分離劇憐苦雨悽風裏弱質倉皇就道時
憑城狐鼠亂紛紛封穴忙忙蟻作羣可歎繁華都會地付烟無復射斜曛
揚竿削木滿城樓未熟黃粱夢未休無翅可騰怕相對板扉固閉淚長流
家家額手慶重生望慰雲霓集援兵指日芟除荆與棘重教雙眼曠然清

二十六日夜微雷未雨中懷有感枕上托意占

雷鼓殷其欲雨時萬民久已望雲霓天公肯救如焚苦速滌甘霖慰渴思

偶見雞母呼雌感懷有作

翠雌依母樂陶然雄喚雌呼各任天飲啄不知珠桂似由他滄海變桑田

八月二十七日松郡救兵至上乘銳攻城炮如雨集匪衆未得施炮

之法燃火一位許酬洋銀四元然準頭不對不能及於我軍驚惶無

計小匪逃遁賊首欲降潘朱二賊持之時已薄暮我軍退惜功虧一

篲焉因作絕句四首以記之

合城狐鼠亂紛紛果見城頭壓陣雲喊殺聲聲潮鼓浪家家共挂瓣香焚

拋戈棄甲竄西東此際登城賊壁空三箭天山操券事不難功奏笑談中

紅亂紀事草

一上海軍故叢書

烏合山來豈習兵况當癡發各逃生降旂已決開門議得緩須臾捷告成

斜陽未下敵樓邊持重班師令忽宣逆賊歡呼民飲泣可憐星眼望曾穿

二十九日午刻見賊衆拆女牆排炮對準頭教之者皆兵弁之從賊

者惜不知其名不能記載憤甚而作淚隨筆下也

教孫升木罪彌天忍把軍裝付賊便具此忠心具此略問君食祿幾年

斜正勞勞尺寸爭不思殺賊殺官兵慚余當日旁觀者只識其人不識名

九月初三日我軍又攻小南門幾破復退夜又攻不克日占誌恨

者回難比那回難畢竟賊胆尚寒傲盡當車千百技聞聲仍竄滿街端

神機登發蕩游魂鼓不衰音賊必奔殲敵多方成法在緣何祇打小南門

困獸縋城氣亦雄回戈定見賊途窮無端竟墮垂成績又聽鳴金大寨中

中宵忽起喊聲高殺氣冲天神鬼號一若未周成再換血腥和雨濕征袍

當年九月恆在東華道院禮斗朝真今惟住持一人在焉舉目傷心

敬將心事誓神祈保生無疾病纏綿死必迅速少痛歸家漫誌

每當九日必朝真寂寞梵宮碧草新度燕燕香和血淚敬將寸志訴靈神

頭因歸強恆延頸病以孤單莫染身若把家聲墮清白永沉畜道不為人

上棍木關刀者其女小關刀非良家婦素與衆無賴往還故壯丁之

人小刀會者一一悉知其入熟其面大兵集小關刀利其有賞匪徒

之潛出窺探及買賣者恆暗示游兵指點擒捉匪甚啣之九月初八

日爲匪所執殺於城西之九畝地是時也匪尙不善操刀連斫數刃

其咽不絕旬草中慘呼至明日申酉分始死爰作一絕以哀之切

紅亂紀事草

四上海軍故叢書

八

小刀竟殺小關刀身臥泥塗口慘號能佐王師擒賊黨縱前無賴也應襲

失火放歌二十

軍本如茶火不戢便爲禍何堪李代桃此舉無乃左羊毛術賊爲巢鷄毛

衝火毬拋賊窟未燒燒民宅大男小女棄家跑身未衣釜剩粥昔但無業

今無屋令我聞言悲復悲遠望火光大聲哭

夷之火輪船夜必放氣其聲甚巨賊驚焉愚之者曰是謂地龍叫主

不祥禮送之吉潘賊率其醜類喧闐城上黃錢麥飯如殮如殮蓋異

日伏誅之兆乎九月二十六

飛虎將送地龍血未染頸頭先紅喧天金鼓如春社震耳爆竹逐秋風游

魂隊隊集衆猿奉一穢黃錢及羹飯遍列城西東似知身戮絕享祀送龍
實是送其終龍去龍來且莫問大杯暢飲暫稱雄

吳觀察陷賊家丁某懷七守護者旬日繼賄吏得脫失其關道二印
某復入竊得被執受害於教場是爲賊匪殺人之始哀哉作七絕二
章

費盡千般養士心不知沙裏有堅金決旬挾刃晨昏侍爾主聲聲直到今
銅符豈可逆徒操試學如姬竊一遭不是忠良賊不殺多君首倡飲霜刀
十月一日不忘家祭蠶饌濁醪勉盡寸衷適砂雨見石泉表弟子蘭
弟不期而至遂留飲福適鄰蓮君前夜有晨往東華道院濟孤之約
俟之不至往招則已出城矣卽事四首

紅亂紀事草

五 上海軍故

自挑野菜作杯羹酒盞甫斟淚已盈今日下元陳麥飯不知來歲若爲情
尙幸居然有祭餘難中人聚丐相如莫言粗糲難消酒得醉雙眉鎖便舒
過從晨夕未相違戶外今偏履印稀已學繡城燭之武天空海闊逐鵬飛
我死誰澆酒半嶙嶙心尙念衆孤魂黃錢一陌殷勤祝報李相期在鬼門
嘉應州渠陳姓等通誠歸化不密其逆首得實提殺時十二月初三
日也歌以記之

小人反覆是其常一日操戈較弱強強者殺人弱者死橫屍載道鬧攘攘
昔味今明死求活嘉應州人思自拔深悔從前從賊非願將首賊頭顱割
賊顱未割洩軍機密札誰知托付非未曾賺賊賊先賺大隊登時鐵桶圍
匹夫何知慮反側徒手出迎好相識長鎗大戟上前來恨煞身何不雙翼

強者奪門逃捷者上屋匿前者死眼前後者延晷刻此時鼎沸亂如麻狹
巷短兵賊殺賊再有踰牆竅民家此家登時遭不測挨門挨戶細搜尋倒
篋傾囊舊法則莫道此中無一人城西有窟好潛身黎明縋出投營去稽
首軍門效自新

月之十三日夜三鼓風高月黑我軍以火器攻城勢猛甚匪徒無措
篷帳盡焚槍炮均不能開放祇拆城磚遠擲冒烟突火捨命抗拒我
雲梯不能前繼火器漸稀天亦漸曉乃退或曰此投誠輩之所爲效
力亦報仇也功雖無成而勇奮特甚記之

黑夜誰傳用火攻風因火勢火因風孤嘯鼠竄哀鳴切巢穴燠成幾處紅
噴筒火彈滾城頭百道雲梯傍敵樓抗拒本求免死地誰知先作炭骷

紅亂紀事草

六 上海軍故

民偏未解事于茅瓦屋魚鱗遍四郊火箭百千如電掣幾曾占叶鳥焚巢
爛額焦頭捨命當五更焰熄免驚惶縱然未作灰飛去已似魚游待沸湯
鄰居有冒險進城看家者來述家人口信力逼出城口占寄內卽書
于敗扇以示之

故人今日降從天珍重賢妻代語傳見說平安心卽慰有無衣食問徒然
殷殷望囑棄家園待博全家笑語喧試想刀環他日事可能一一悉如原
十五日三更又火攻大小二南門

城頭又見火通紅烟焰冲天勢益雄何事居然敢抗敵有人教賊放噴筒
紛紛火炬下城拋上下相持赤焰交可惜先登穎考叔釜弧莫繼賊如虺

十一月初七日官兵艇船水陸攻打陸兵集攻大小南門西門次之

水兵離船上岸攻大小東門自午未始攻打甚急焚大街斬小東關
匪衆半逃劉林二賊在夷場處買火藥等聞警而至叩首泣留且欲
跳火衆暫定而已逃之賊數人駕小船欲往浦東見艇船無備擲火
馬適投藥桶登時火作賊反噬甚驚我軍回戈急救遂已
軍勇如雲集指日干戈賊蓬蓬亂鼓震如雷百道檣帆海上來艇船齊泊
中江浦火箭火砲急如雨賊渠此際在夷場豕突狼嗥急無主洶洶待進
大東關爭奈當頭壓泰山門已洞開人盡走叩首哀求羣醜還潮湧入城
方斬鎖不料逃匪駕小艇乘風拋上火藥包頃刻滿船騰烈火前軍見火
急回船撲救多時幸獲全賊徒踴躍慶除死打醮行香拜謝天

拆屋

紅亂紀事章

七 上海掌故叢書

賦形強弱信難同廣廈消磨反掌中莫說雷波多健婦且看江北幼兒童
夫作紅頭妾守家日來幸有好生涯呼兒伴姊提筐去賊窟挨門討飯巴
殷勤結伴共謀財打聽誰家門已開恰似餘分此地一羣剛去一羣來
家資漸漸連將空空屋何須蠹地中邪許數聲共一笑已如敗葉掃秋風
癸丑除夕口占

轉眼年新一甲過孤燈伴影數更籌天如索逋難言想人以無聊只有愁
爆竹桃符空比屋烽烟擊鼓闕城樓春來大地應無顛指日刀環處處謳

甲寅元旦

今日儼然六十翁仍嚴冠履拜堂中有人見我如加害清故生員環照公
壬正月七日立春瑞雪紛如偶見園內紅梅樹樹吐花孤坐無聊一

樽釀冷卽事誌慨

人日逢春遇亦稀更兼瑞雪撒鹽飛倫敦一室同樽酒應見盈庭集綵衣
底事杯卽惟影共何時穰滅許生歸不知今夜荒村月曾照梅花瘦也肥
十二日飯於四哥家羨其兒孫在日啼笑依然歸而有感因賦此誌
謝

辛盤卯酒闌新鮮酬酢紛紜憶往年豈料干戈生肘腋賴教富庶化雲烟
窮如我輩猶支口慮到他時且付天顧影自傷羨伯子尚留骨肉伴餐眠
正月初九日聞西門大境旁城外鑿穴入火櫃焉中西之間忽焉燃
放城墻壞數丈大兵之登城者數百借後繼略遲至九畝地面返憶
此櫃去冬曾辦過因掘穴者事尙生手及放時藥力向外曾死多名

紅亂紀事章

八 上海掌故叢書

此次業已見效竟未成功惜哉

花落又花開攻城口幾回今朝偏異昨一震猛於雷
轟發在城西女牆割若犁前軍曾越險莫繼後雲梯
鼠輩盡狂奔何難先奪門遲遲因底事此恨與誰論
收回霹靂車轉瞬士無譁掘子軍何罪濠邊葬淺沙

口占

巧媳難爲無米餐今朝空腹對空盤茶能破睡何能飽雪可占年未可團
街巷祇聞啼哭慘城樓益盛笑言歡死家本係儒生分清白遺骸待蓋棺
接家人平安字并來長腰五十升因西人架姓而致
言語無煩命象得居然爲我作鱗魚平安兩字金無價也把平安寫覆書

傲骨何曾肯折腰對茲五斗黠魂銷想他負米愁無術百計籌成不一朝

元宵節適子卿吟齋石泉吟濤品三賢四兒過從小絃片中夜月

明客去後顧影悽愴有懷用人口韻

曾照梅花瘦也肥今宵應共此清輝知他骨肉燈前聚勝我朋儕醉後違

吉語似真還似假兆占疑是轉疑非關心元夜懷名將立月空塔羨雁飛

我師自去冬恆於黑夜飛上女壻斬賊取首而去又或於昏黑間在

城脚一帶故作么喝賺其窺探藏鎗葦岸發擊必斃昨雪夜云見二

毛物舞積雪中一黑一白東西跳躍不知我兵之反穿皮襖而爲此

也互相探看愈集愈多忽葦中排鎗齊發傷殺甚衆晨起聞之大快

予心歌以記之

紅亂紀事

九

上海軍故叢書

紛紛大雪沒城門各着狐狸猢猻手挽煖爐人醉酒喧笑罵月黃昏

見說城邊來毛物一黑一白跳翕欬滾擲雪中不怕人莫辨猢猻與狒狒

賊匪狂胆大如天爭上城闕肩壓肩忘却連宵頭斫去公然轟立女壻巔

兩岸叢葦火砲發鐵丸雨驟中即斃傷者跳噶死橫殞此是王正小撻伐

我聞不幸事已過不識日擊快如何開嶼且引三大白濃濡墨瀋寫長歌

正月二十日始病魔相擾淹淹至二十七日轉劇嚴寒臥床伏枕聽

雪不寐口占

不堪貧病苦難支痛癢飢寒祇自知此日敢言醫與藥半甌糜飲費尋思

屋穿窗破不遮風典盡寒衣篋久空攤絮竹床姑自解梅花還壓雪花中

一燈如豈滅還明夜寂時聞鬼哭聲心可質天身本奇病軀雖怯總難驚

百端愁緒上眉來檢點生平事一回我影有靈應共鑿斷無同化塚中灰

病中屢夢先君二十九日午夜并夢詢予疾苦恩勤如昔二月朔晨

起焚香敬書二十八字以代禱詞

夢魂夜夜見慈顏笑語依然几席間晨起瓣香無別祝諸孫好護待刀環

甲寅二月初八上丁日誌痛

俎豆冠裳憶去秋陡驚玉帛變戈矛傷心存仲丁逢上屈指年來歲半周

兩序惟傳肉鼓吹中庭高積血骷髏道窮至是真堪痛陳厄匡圍直并投

十四日再病十五夜見月寫懷

愁根病痛力難支竟日人同夢語喃飲食果然嘗矮屋起居何異坐長監

衣裳搜盡真如洗骨肉思深直似炭兩度月回春已半踏青鞵子儘塵緘

紅亂紀事

十

上海軍故叢書

紙薦二絕

不識誰人放紙薦清明游嬉豔陽天度城可欲師前法應有春風到眼前

中心遊颺等長絲祇待東風借我時凝立含情翹首望閒雲片片去來遲

詰鬼

人爲未死鬼鬼爲已死人爾鬼何爲者哀號且經旬嗟吾苦困守經冬又

歷春淹淹一息寄命其與鬼鄰爾若嫌寂寞仰慕欲相親三更入夢內叙

爾去來因或能顯清晝過從更不曠可以談衷曲可以飲杯巡鬼趣乞相

示鬼道幸指陳我如不爲鬼耳目令我新今我若爲鬼師承易效擊何不

人我室何不現爾形祝鬼鬼不顧聲聲度城闕

我師擊城彈飛恆誤中平民詩以弔之

既貧且苦難中居失火誰知井及魚遲速本來同一死刀傷彈死又何如

三月初八日時屆清明不克躬親掃墓井開各祭樹木斬伐盡淨不勝哀歎短歌代哭

日來冷灶久無烟新火鑽榆也枉然最是令人酸鼻處難將麥飯奠荒阡
蒼松翠柏古森森二百年來雨露深聞說盡供樵與牧不知何日再成陰

三月十九日接內子手書知本月初五至初九日兵戈擾攘危險驚惶不但僑寓者僉謀易地即土著鄉民悉事播遷全家做飯未熟忍

餓冒雨登舟至法華鎮時已黃昏法華亦如麻矣不便宿鎮回舟至殷家閣暫避而四子一姨甥因分路探信及覓居停遂各離散至初

六日午刻始聚由是而徐庫已得寄居方一日而惡境又至乃于初

紅亂紀事章

十一 上海華故書局

九逃往寶山縣之西橫港與其妹楊同寄居李氏焉泣覽札述不但

族情戚誼之關心直銘五內即履虎踏冰之險難雖紙上空言亦令

人驚心動魄也乃五日而奔馳百里之遙六日而保一家之慶敵衣

淚漬不控一毫行險俱空棲身尚得年衰老婦竟能辦此不覺破涕

而笑爰書數語以誌不忘

三遷育子素傳聞五日三遷苦萬分行色匆匆爭接浙萍踪泛泛逐浮雲

弟兄離散天方雨母子東西日已曛瞥見手書心欲碎但將淚血報勞勤

兵與賊攻拒者無慮百次今則於槍砲之外恒繼以罵上下嘩然因

作小詩以記之

武子當年罵矢弓誰教後世習成風聲聲酬答堪資笑口舌相爭似亦雄

惡言出口反爾身百喙曉曉亦苦辛閱遍孫吳少成法問君此舉本何因

寶山音問三禮拜不到口占

往日賴東人館穀養家又養身今日有西人轉運勞勞秋復春西人與我
非儕儻彼此分明風馬牛無端苦口勸進教晨往夕來竟不休我守倫常
談忠孝肯人異端附邪教藉他為雁復為魚姑與周旋給禮貌居當虎口
久垂涎自見西人漸帖然門貼幾行如蚓字日中安食夜安眠昔年受毒
今受報造化循環何玄奧吟餘側耳聽柴關或有衣糧今日到

咏燕

主人百計守蓬茅今日春歸尚有巢自去自來矜翼便相依相附許神交
語殘曉夢穿簾外啄罷香泥坐柳梢如此危城猶戀戀想因辛苦也難拋

紅亂紀事章

十二 上海華故書局

二十九日賊因奪財起釁日相殘殺會于邑廟洶洶然如對陣未交

緩有土奸二拜勸甚力乃解歌以誌恨

君不見一骨投地衆狗來力爭死奪咬千回又不見雷聲殷殷天欲雨羣

蟻列陣鬪正苦小人反覆本無時條爾分離條相聚片言不合即操戈兒

利而爭何問義請看各隊紅頭賊日日殷勤拜大哥大哥私財弟發怒糾

率嘍囉當盜捕鋼刀火砲殺將來不斬頭顱不回步大哥聞報嘯如鴉頭

裏紅巾劍折腰指揮羣盜似蜂擁殺盡今朝絕禍苗緊閉六門守險要蠻

觸相逢在邑廟兩獸若爭必一傷此舉得成亦大妙豈知好事竟無成血

未流紅屍未橫無端排難來說客萬轉千回勸息爭一言釋忿在條忽大

小紅頭返賊窟紅頭返窟又歎然萬家困厄無日月

賊搜十五歲小兒將練兵閣城無措幸先有言曰文弱讀書兒不用
輔元堂乃廣設義學讀書入塾保全甚多此舉乃差強人意之一事
會聞賊圍有孩兵欲踐前軌惡念萌到此斯文真有有家添得讀書聲

浴佛日洗面自警

怕積風塵與淚痕時時浣沐不容存殷勤檢點靈臺滓任爾西江未足論

難民逃長歌

難民逃難尼逃難民之悽神鬼號衣底藏星星外莫帶絲毫地比羅利島
人似海門潮一得門開憑足捷抽查及爾便徒勞此際逃生異日前日前
不過使私錢賄通門者付暗號儘爾馱拾萬千婦乘魚軒兒錦襪揭簾
臉罷不拘纏富者便宜貧者苦紅頭個個如狼虎搜得懷中挾帶者授之

紅亂紀事直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不疾膏斤斧毒極無過任去回大小東門日日開不事打家與劫舍金銀
衣飾自然來又有一種點且巧藉以經營獲溫飽亦販民食用亦作賊牙
爪過賊接濟集夷場日日城邊同點卯去年我亦次長行未到城門碎胆
驚骨軟筋酥前不得依然屬下待時清難民之歌盡於是身無雙翅祇容
鳴

有約囑友

品味從來不在多調將五味貴其利主人珍重休齒非宰殺烹燂着意摩
雅集何須厭日長要知此識不尋常若將餒敗充几席食恐傷人且莫嘗
知君七箸已堪供要待嘉賓樂過從我已垂涎翹足俟執言不屑醉黃封
水錯山珍次第來良朋團聚卽卮杯尙須斟酌無饜餐一醉中宵喚不回

十吐休誇便酒神須知無算是杯巡朱虛在座君知否逃席還防劍齒身
我言君意或相歧一到筵開悔却遲爭似降心翻食譜烹鮮炙膾有良時
四月二十九日卯刻小南門起轟衆賊死者無數我軍奮登前者墮
死後卽繼之銳甚賊捨命相拒至午未間而退

賊黨亂紛紛游魂盡上城只防城上敵那曉地中轟轟震如雷發遇者喪
殘生城上如雪散城墻似嶽崩石同雙燕起人似一毛輕或思天上去或
學御風行上下穿花蝶翻出谷鶯螺旋誰轉軸雀喜怪無聲頭飛懸樹
杪腸斷掛瓜棚擲地團如墜埋泥墊慕颺千般奇技獻百種慘形呈屍積
高山疊戈拋遍地橫外城齊吶喊內地悉悲鳴亦有偷生者皮焦面又黧
血流頸半折骨斷足還躓更盡雲梯起飛來天上兵勇夫彪虎健刀戟雪

紅亂紀事直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霜明賊苦逃無路聊爲螻斧擊冒烟增版築捨命死支撐克復在反掌羣
知事必成將軍何太急先登志獨爭誰知威蓋世火砲不容情一彈臣完
節三軍士失驚鳴金收隊去我恨幾時平

五日卽事

蒲觴姑獨泛冷淡過年前人入無雙譚護猶剩一錢應時仍角黍連日憶
冰鮮幸有葵榴在中庭尙爛然

二十九日夜二更忽有聲起自空中非風非火地亦微動片刻天雨
而止因思日間有掘得地道之說意我兵來實內之火藥乎

梅風梅雨打柴門人背孤燈夜色昏忽訝殺聲天末起如潮似浪灑空奔
非風非雨亦非兵想是愁疑怨結成天或有心消劫苦特來代作不平鳴

一霎傾盆雨又來頓教四野盡塵埃可憐歲序今過半獨我松關何日開
又覺人聲亂女牆萬千火炮聽爲常若教妖孽今宵殄來日晨興笑一場
六月十九日我兵自西門追賊至大南門匪急爭扒城呼救大半踐
其自所埋之釘上足痛而倒千釘人體死者甚慘初我兵之掘毒也
賊委鄉民報信酬之以銀後漸不繼因四面布釘以毒我兵之近城
者甫埋而尙未四處照會適前日劉賊跳馬求神神符印令各匪
佩之火砲無傷故於十八夜偕數千人出北門冲營我師禦之賊敗
走劉賊倖免其後者我兵追殺至北門門閉至西門又閉逃至南門
適自受焉快甚歌之

今日尋地洞明日尋地洞地洞掘成殺賊衆鄉裏奸民貪酬資日日進城

紅亂紀事草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信暗送將軍多智士多謀不掘深坑祇掘浮莫問東西與南北日夜掘洞
當閒遊日費多金賊力憊南城脚下藏機械似刃長釘遍地栽人莫知之
我有界既防黑夜抓頭顱擲子軍來亦傷軀不料事機顛倒處南城知避
北城趨有日北城追窮寇竄鼠張皇失故竇轉輾逃至大南門欲上城墻
呼相救人人悉蹈地中釘一跌渾身攢似翎追兵繼至何須殺方信邪神
符有靈凱歌聲裏收兵卒獻策兇奸舊斧鉞將軍成算豈猶人曉夜不分
蟲再掘

三十日午刻小南門北首水關橋南首發一蟲兵不遠集賊死無數
繼小南門之西同仁里口東又發其一繼於同仁少西又發其一第
一蟲尙小第二三兩蟲如天塌地裂民房坍倒無數匪之死者山積

慘形萬狀惜仍未奏全功然賊匪胆喪逃散之心日以熾矣

大南門上賊高歡小南門賊搶阿婆魚游釜底樂復樂釜底燃薪可若何
季夏月之三十日攻打百場城未拔不辭辛苦掘地蟲今日莫嫌手段辣
地蟲前日試城灣已顯神威見一斑此際神威增十倍震如天塌與崩山
一蟲繞過二蟲續千百兇徒登鬼錄殺人如芥不須刀此刻分明大結局
想因大劫未能休鬼册花名聚未周城上城下一片哭忘却王師去與不
王師既去賊無事收拾殘骸效故智輔元堂裏備棺材埋骨是有九畝地
賊因連次遇蟲擊匪必逃乃於各路口設棚又自漕倉至白巷止拆
毀房屋千百掘地爲濠積土爲城受役皆浦東奸民每工二百四十
文供酒肉飯已而來西而去賊衆執械監工無事私出抄搶自初一

紅亂紀事草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起二十外止吾家從初十至十四受此害而古照與予室俱罄矣
城內緣何復築城既防退遁亦防轟土城五尺濠三尺拆毀民居千萬楹
屈指中元在詰朝突然變集黯魂消咆哮狼虎張牙爪頃刻滄桑莫描
勞勞百計費搜羅溪壑難盈不厭多猶幸未加炮與烙倘加炮烙又如何
漸漸東來漸漸西東家啼能聽西啼倘能觀爾橫分日坑爾頭顱再覆泥
卽景

天地大梨園編成運與元勞勞諸傀儡不憚演原原傀儡場中百戲陳拙
者癡漢假爲真竟將一部南柯夢頓使人間舊譜新上洋城裏鬧紅頭紅
頭籍隸本倡優一旦跳梁效長髮白布紅布當兜豎有日賊首慶生日賊
兄賊弟繞賊膝演將雜劇學萊衣面目廬山自施筆宋江鬧潯陽羅通死

盤腸偷雞打店辰洲會他時預兆識先藏西家流水入東家又一紅渠喜
蓋遮孟蘭盆會再跳馬別開生面待楊益厥神楊姓名稱晏眉赤臉烏雙
目綻小南門上水關頭城上廬中無敢慢衙牌雜沓走長途紅帽青衣次
第呼行行對對入色目喪盡天良做賊奴排衙過罷有筵席牲享香亭燦
金碧文玩過後食品來水陸珍羞卅案積一波纔復一波興可笑可憐又
可憎分明戲裏重做戲各扮行頭場共登紙盛綉甲腰懸劍道服綸巾執
拂塵或穿箭幹黃馬掛金冠捧劍苦無能又有一人號尙父假鬚頰下白
髭鬚不坐肩輿便坐騎千賊百賊有部位多人扛賊似扛屍紗帽紅袍玉
如意沐猴冠帶與何佳個個人穿鶴子鞋想是早爲逃走計好將後事預
安排大街小巷遍馳奔只在城中不出門鑼鼓笙簫集神所僕僕亟拜乞

紅亂紀事草

上海掌故叢書

神恩嗟嗟若得外兵來饒一飽團圓歲時清淨穩眠殮

補刈荷歌

刈荷復刈荷爾荷聽我歌愛爾珍如寶今年花較多今年不比去年花
戈戟如林賊似麻惜花不把爾花刈定決入亡并破家豈待花開豈待
豆如梅日日摘花神有靈更怨誰有淚酸心伴予滴不見人家有一池結
羣聚類到嫌遲到捉魚蝦更洗浴浴竟乘便肆荼毒即看街前五畝園產
蕩家傾尙未足也是園中花正苞爲花今日賊爲巢若教任爾花開落直
取家資親手拋荷花聞語心胆懾不發一花并一葉

閏七夕口占

今夕何夕牛女重圓若非置閏已是一年 今日今夕星月在天不知何

日再續斷緣

懷故友

考終壽列五福古我友首推張秋浦死喪祭葬禮悉周時事非時身入土
不後不先又何誰其次或數周邨雨道山促駕正悠遊逮卜牛眠已旁午
二君此福幾生修到死不識別離苦繼之只有倪荇廬臥病今年窮巷居
聞變罵賊十晨夕絕粒捐生傲歷如諸公去來無爾便一任世間爭與戰
苦我不死學幽牢指日故人或相見故人曾否鑒我心朝夕沐淵慎履臨
規模莫爲幽冥隔清夜時投藥石箴

紅亂紀事草

上海掌故叢書

去年月夕同聚七人今又見舊月團圓而砂四哥返眞逾月連日又
得賓來弟雲士弟耗音不勝沮喪時孫吟齋兄暨汪吾三弟黃品三

表侄小酌悶悶忽徐子卿姻兄孟友泉表弟各攜肴合相餉舉杯邀
明月莫辨主賓三更客去素娥益潔幾忘困難中也半載來僅得斯
夕喜而詠之

月明今夜又中秋得酒終宜解百愁聞寂墳篋思自切團團骨肉念難休
慎無笑我癡留棧試問何人是共舟慚愧年衰怕離別放懷且說大刀頭
賊勢日促逃者紛紛前日劉賊投耶蘇教自雍其辦哀其援也今勒
其下概去潘賊助順去者三百人別匪觀望因曰蓄髮者百姓否者
殺去辦者兄弟下去者殺繼又聞更換衣帽之說此比前妄思課士
之事爲更毒矣不得不行四次至門皆以有西人在外緊閉不開事
益急乃匿於我家之鐸菴凡二日後知又不果乃返爰占四絕誌幸

紗帽儒巾優孟裝分明兒戲開當場如何禍及旁觀者我有衣冠不改常
先機擬逐白雲飛爭奈城如鐵桶圍不是羊曇也痛哭傷心幾度到門歸
招提匿跡戰兢兢到頭來便難僧却羨阿兄真達者泉臺安處有誰憎
又說癡人癡夢休同儕尙且不同謀分明我死重甦矣一笑掀髯再出頭
自二十至今一切俱無將伯莫助二十五日兒輩得便寄進一切有
酒有蟹西人之力也持螯獨酌歌以樂之

連日曾無魚雁通况兼妙手又空空馳心天末勞勞望可有秋來萬里鴻
相思正爾苦愁居忽報平安到敵廬更喜冷廚充食用一瓶美酒一封書
篋中更復致團臍怒目張鬚帶草泥羨爾橫行何勇健城圍鐵桶不須梯
掀得狂叫興難降浮白持螯坐北窗最是不聞來舊雨子身和影伴銀缸

紅亂紀事草

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九月初四日即事述懷

四知是懷守秦嚴離亂會無瓜李嫌如此干戈如此劫從教善少罪何添
孤燈寂寂夜黃昏幸得清閒且閉門舉首問天天不語一輪皓月照乾坤

時事七古

申江之水何洋洋蕪蕪雜處概五方七閩三秦與百粵并使夷虜作巢窟
紅毛英吉又花旗作隱藏奸鮮不爲陽奉官兵陰附賊假將勸世說慈悲
一度講書隔七日分文合米示撫恤愚夫愚婦受其愚進教紛紛傳秘密
秘密傳廢祖先拜耶穌別有天人大概作升天想我獨聞之心怏怏翩然
幾度叩門來無奈我何詞偏強怪哉喜我異齊人受我馳驅秋復春去去
來來夷有蹟直令紅焰少柔馴因計軍前亦可使以匪攻匪本苦志金錢

百萬等牛毛一旦成功珍匪類類珍景運轉井圖之豈不善

傷菊

年年種菊費勞心今到秋來倍愴神欲向東籬籬下坐東籬早付却灰塵
憶昨妻孥哭別時秋英正在逞清姿孤身人掣孤芳伴排闥花前酒一卮
雖中友伴數相過花底同愁喚奈何此日花亡人半別秋風無賴入窗多
景物蕭條又一年星星兩眼望將穿菊花憔悴人消瘦傲骨還愁似菊捐
賊日窘西人以其無多利也前月初起與匪作難十三日在洋涇立
一柵禁往來人過之者攜帶擄去人即驅轉或打傷并死然火藥槍
砲油燭米物西人仍辦也難民受苦無計則有鄉人自闖北冒險至
城脚叫賣雖百物皆備其價之昂至十八日斤米三十五文青菜十

紅亂紀事草

二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四文猪肉每斤一百六十文他物稱是予雖有諸兒子辦有西人之
運而西人匪亦拒入城矣因作四絕誌之時十月五日也城上燈火
大減匪知難支食米每人祇給十兩或半斤亦匱乏也

固閉已經又一年久嗟物價倍從前而今更益焚黎苦聞說而今絕質遷
鎖圍兵志古來聞玉石何能仔細分拚學西山窮餓者祇求從此蕩妖氛
中外原來久一家西夷效命洵堪嘉陳倉焚積會知否星火何妨寄暮鴉
中懷有意苦難伸恨煞從前鹵莽人若使依然而我共定看界內一番新

哭砂四兄七律

弟兄患難正相依底事中途捨我歸屈指寒暄時倏改傷心魂夢會何稀
莊生化去情宜適墨子途窮境日非骨肉情添泉下伴玉樓仍作雁行飛

十一月初四日予六十初度舉目無親處境日促雖同難諸戚友咸來慰祝酒饋粗具又初二日爲冬至令節故自初二日至初六日人因無事酒益盈樽晨夕羣飲幾忘世故因成二律自述

虛擲浮生六十年不堪回首憶從前老妻弱子同稱兇賊友嘉賓共壁箋骨肉團圓貧亦樂門庭和順福真全何期轉眼滄桑變忍道孤曾此日懸多情姻姪勸啣杯挈合提壺得來自爾如鷹心幸愜分教學佛戒重開想他村邸能粗給說到城危更可哀差喜一陽前夜復定看事事逐春回上月以來夷人柵禁日嚴匪之把門日緊難民日苦而北門之偷藏由西面一帶來者日衆至北門日夜男婦如蟻守城之賊亦無如何雖不時夷人放鳥槍或上或下擊斃多人乃上者謀食下者謀利卒

紅亂紀事草

二十一 上海軍故叢書

莫懼也予從不敢至今因子卿吾三吟齋三位力保方乘輿而往一見汗駭逡巡而返不市一粟因作歌以誌之

千百生靈困陷窰口實莫求益告病人人盡上北門城欲保餘生不惜命城頭男女喊聲嘩如蟻爭羶蜂鬧衙百貨雲屯城下集高低買賣信無差聞昔各城偷買賣紅頭抄捉無少懈今日紅頭不似前但囑小心無別話一繩吊上一繩懸祇論有無不論錢更有親朋或有族暗藏偷度到城邊又有一人淚如骸骨肉相期會一面無邊苦况筆難宣尙說今朝較昨便請君勿訝價何昂一破機關命遂亡狗財莫作貪夫戒一絕貪夫便絕糧我今一載未曾過既到何如胆怯何徒手歸來天欲暮一樽獨酌託長歌賊之物件雖有夷人運送然抄搶已竭窮蹙日甚昔城上燈火萬盞

一望如星以後日減至十月十四夜僅如燐火數點二十以後竟全夜無火者幸之四絕句

鑿鑿更鼓斷頽闌昨夜猶然見鬼燐底事今宵如禁火暗中想易作逃人尙憶從前八月時通城徹夜似新施無源必竭今始信任爾兇狂恐不知城外應知積似山金錢雖有賤君難待看有日陳尸會取爾燃臍後啓關小窗尙有讀書燈眼底光明我獨矜再掩重帷好愛護依然吐蕊燭騰騰數十人陳賊難難民中兵不識被遁廢然而去

大兵殺入九畝地未及開門廢大事大兵殺上北城來人已登城門已開味爽入城天曉去無黨百姓盡罹災火球拋去住房燒枕上驚魂髮半焦千年古刹也成劫紫焰紅光徹九霄此時正好殺兇賊賊穴即在寺東側

紅亂紀事草

二十二 上海軍故叢書

大兵屯集香花橋見賊問賊賊不識拋却刀槍棄號衣賊徒逃命去如飛後軍緩轡因何事竟使登時失事機事機既失功難奏一面網開活窮寇窮寇勞勞掘陷坑垂斃尙圖困獸鬪

缺油已久不論何油可以燃燈者雖貴必買後并以廟中廢蠟每兩亦賣二十文至十二月十四日一切斷絕蠟油早竭忽有數甯波人分路出賣猪油每兩三十六文色甚白而清作燈極明惟時時發爆且有平素食狗之人并以煎熬小粉老糟諸物云甚鮮肥後知其皆竊人脂煎成射利幸予尙有婦人抹頭菜油一瓶日用未乏故得未市此喪心物詩以誌幸亦誌哀也

焚膏繼晷舊生涯蠟淚盈庭富貴家不信我生離亂日如金一滴覓還餘

變局可憐人食人將人作狗信其真誰知熬炙脂膏酷始信而今無鬼神

十二月十六日即事

城裏重城外牆長牆隔絕市和鄉從教百物難飛渡瞥見羣黎再受殃

三倍陡增買豎利百錢爭看幼孩忙草根木葉冬來盡反羨凶年食糶糠

立春前一日口占因久無城外音信品三又來話別且聞有初一必

進之說

妻子飄流剩子身柴扉久掩四無鄰向來尙覩平安字此後且無慰藉人

粒米似珠何地覓寸心如水對天陳問諸道路私相賀一霎知回黍谷春

聞有人出城議事者初八

直視天無半笠形此何事也敢偷鈴不明已久曾思恥此道終然必反經

紅亂紀事草

二十三
上海華英書局

一死求舒猶汝分千家藉庇証誰聽余如得借此髯劍盡殺狂且飲血腥

時事諸二章十二月二十二日作

米作怪米作怪二百青蚨一斤賣誰還有力買一斤三兩二兩如守戒賊

徒米盡喫馬牛他人困頓彼爽快三十六千斗珠前生欠盡口腹債草

根木葉冬盡無大男小女沿街拜千羅百爛物零星買得入口敢言壞上

品無過糠與糟其次何分草共芥掘穴捉蟹蟆鼓皮熟煮挂藥物有奇功

餓病醫亦瘞懸標投井人如麻床上呱呱危露蕪大家小戶一例矣老夫

枵腹不辭憊

鑽炮洞鑽炮洞炮洞逃生命半送外有甯波折鈔說如燒上之奸民內有包

送紅頭之撮弄若非賊匪戚與朋必議洋錢嬰賊衆一面盾牌遮洞門縱

欲逃生做春夢出洞果逃死裏生身無依傍仍餓凍有日賊滅返故園家

貨烏有心亦痛嗟我六十命如絲念之不敢卜從衆鄰子向余決去留蒿

目不答歸一慟

大除夜二鼓我師鼓噪登小南門時匪已遁逃無幾不敢抗拒矣賊

帳數處已火惜不即搜剿直至廣匪自北門來捨命抵敵冒火閉槍

我師旋退雖日困獸宜備然令之苟延二日又越一歲矣一律以記

恨事

警聞聲鼓震天雷就驚魂枕上回快視賊營皆烈火旋看士衆若奔雷

定知狐鼠屍橫疊應得瘡痕笑口開底事鼓嚴二度後依然令我淚盈腮

大除夜初鼓聞小南門起轟一位聲頗弱後知即秋間在城級下被

紅亂紀事草

二十四
上海華英書局

匪掘得今復修使放因土已鬆圻無力故也

爆竹今宵寂萬家索然孤坐感年華隆隆疑有春霆起城上屍餘又發嘩

地轟兩兒震天中勢若山摧氣若龍此夜殺人何太少知緣土脈已疏通

乙卯元且羅雀掘鼠力不能忍死家人已告憊即棄而去亦上可以

告祖宗下可以對兒輩矣決於初七日候夷鬼入城時乘機溜出焚

香告天歌以代哭

危城又困一年週兩遇王正命尙留忍恥偷生心有在沉機觀變志難酬

頻聽一語都成夢何日佳音報獻囚泥首告天臣力竭可憐老屋定荒邱

乙卯王正月初二日丙寅早子刻破城賊即事誌幸

饑腸難寐坐三更忽報天兵已克城冠帶焚香勤稽首喜聽四面鼓聲聲

兵火相連自古然祇圖賊滅敢圖全金蛇遍地皆紅焰玉石昆岡劇可憐
本無長物實筐箱况被強徒數探囊今日犒師慚白手祇留老淚當壺漿
士如貔虎刃如銀賊蹟今朝慶絕塵不戮一人體聖德盡教大地轉陽春
辰刻門啓通行走親友之在外者爭來探問衣錢酒食各出至情過
從雜沓如賀歲然詩以誌德

提壺挈榼慰飢人此際如逢隔世生相見無言惟有淚不知誰主孰爲賓
關心先叩妻兒耗僥倖猶逢歲月新今日勝於元旦日盈門喜氣集親鄰
初二日辰刻槍兒回家

剝啄聲聲叫阿爺喜兒今日又歸家兒音久斷而爺耳啼笑無從緒若麻
克復後連日沉湎初三日數友小酌中有以善醉戒飲爲辭者合座

紅亂紀事草

二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掃興詩以嘲之

此日啣杯異往時願君無事苦推辭零沽不似從前貫戒飲於今便是癡
君言善醉恐非真善醉方成大福人倘得中山千日酒祇須半醉到今春

初四日午午松樓兩兒自寶山歸喜誌

骨肉重逢涕淚垂今朝又見兩佳兒縱遭危險都無恙幸得團圓即便宜
此日有爲皆吉事全家同祝說歸期烹鮮沽酒勞何恤樂境恆從苦後知

骷髏歎

歎骷髏我非慕莊休眼見兇徒身後戮作歌勸告活紅頭紅頭往日意何
豪改裝蓄髮跨鋼刀戕官劫獄搶府庫壯丁不羨羨長毛南匯川沙皆賊
窟寶山嘉定也驛驢掘土爲巢穴索財拷富豪挨門搶妻女人命等弁髦

各自立稱謂紗帽被紅袍如夢如癡邈天日後先一死究難逃紅頭受死
有多端不死刀頭便鐵丸或以抗拒受誅戮或以匪毗自摧殘隨轟直到

九霄裂中砲休期四體全一死紅頭紅更甚滿身裹血如渥丹九畝地頭
好結果輔元堂裏好抬棺更有善人行善事紙錢經儀備非難正月二日
城克復大小紅頭遭殄戮懸竿梟首及開膛祇道做鬼無反覆豈知局議

早安排南北兩鄉大坎築開棺出屍免揚灰千人坑裏聚醜族屍骸挖出
慘難言拋擲不如一死畜仇人切齒恨未銷亂蹴骷髏當踣鞠斷頭折頸
滿街坊剩餘殘齒葬狗腹此坑一入無掩期暴露郊原糜血肉想因惡貫

罪無差彼此從未聞鬼哭我見骷髏心慘悲咆哮昔日問何爲自作自受
誰哀情羞辱祖宗害妻兒已死紅頭切莫問漏網紅頭知不知老夫腹有

紅亂紀事草

二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點鬼簿拭目靜看日後時

喜弟姪輩胥歸誌幸并謁之

一門今幸聚同堂免得飄零散四方處困而亨惟在守既安且吉莫輕忘
詩書再理先人業門戶期增老屋光踐土食毛皆帝德慎將清白答君王

初九日全家歸里自述

鬱極必宜困必通人生萬事聽天公一家離別十八月骨肉重逢一笑中
回憶曩時慘離別死死生一朝決豈意天心有轉移天戈指處妖氛滅
正月二日復上城上城雞犬悉無驚家家泥首焚香拜父子妻孥慶再生
我有妻孥別離久到此急思早聚首寶山橫港訂歸期大清咸豐正月九
兄挈弟媳扶姑大肩小担返長途肩担將回物非故般般件件費青蚨入

門互對人如舊破屋依然全四隅喜極開言互相問答非所問不相符合
家稽首拜天地今日團圓天地賜入坎出坎幸平安做個完人答天地更
有良朋交誼深解衣推食又分金百指不染飢寒色到此方知松柏心可
憐遍地遭兵火獨我般般皆貼安安得大力普慈悲感使災黎都似我烹
鮮酌酒樂無涯整頓門庭再做家醉來忘却分離苦笑問園梅花未花

元宵家飲七律一首

今年還我舊元宵濁酒蟲饋興陪饒人似月圓環四座月如人意湛重霄
梅花吐白香披拂燭蕊含紅影動搖喜氣精神原表裏呼兒扶醉走三橋

紀功讎五排十二韻

西園功讎暢大帥特酬庸地合夷和夏人兼士與農需捐軍有實練勇賊

紅亂紀事草

二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潛蹤半面資牆口微材採菲葑書生會記室健卒早登墻鍊習愆堪贖戈
投績亦容一長咸取錄三等別褒封某日資籌畫何方任折衝策勳冰作
鑑定賞竹成胸翠羽頭銜赫金樽禮節濃從今叨劍佩自此快雲龍永戴
皇仁渥丹心答九重

浩歌行

世人談節烈謂烈過於節烈婦爭須臾守節苦難說食茶飲冰年復年百
折千回心似鐵紛紛匪擾上洋城戶戶家家欲避兵我邑避兵異他邑不
挑路担坐輿行先卜居停相厥宅佳賓賢主快逢迎大肩小擔搬家計金
銀衣飾最關情其次酒肉次珍玩起居用物速簾篁一家老幼團圓住眼
界新開祇笑聲上天入地儘無慮中國外國有營生富者如彼貧者難一

絲一縷繫心肝世乏伯通誰質麻人非溧母孰爲餐赤手白手梵梵立兒

飢妻凍淚空彈何如忍死守老屋餓死便以屋爲棺免得他鄉東西窺關

津道路受查盤有日瓦全見天日依然骨肉一枝安又有一人毅然去本

無一碗并一箸住房負欠主人租久擬擊妻投他處可憐貧士若求同定

見門庭轉眼空紅頭不屑土匪俟甯波江北衆豪雄如蟻聞羶頃刻集琴

書几席各西東數椽破屋打柴賣一掃秋林遇烈風他日回來剩赤地愁

腸哭斷哀途窮左鄰右舍又起屋獨我居巢穴中我則籌之爛且熟願

棄餘生守我屋盡遺妻兒出火坑謹奉粟主遺容軸本無長物入行囊殘

書幾卷囑兒讀若得哀王孫便是全家福不幸泣紙離哀鴻本野宿人生

命在天各自有衣祿鄧通亦餓死子胥曾鼓腹淚不洒臨歧行兮勿數棘

紅亂紀事草

二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別離轉眼開割愛拋骨肉從茲歲月更剝盡又生復吉日賦刀環相對笑

代哭驚馬戀棧心滿願惟數僕轉念城中受苦辛過於節婦守完身一十

八月生猶死蟻命時時與鬼鄰或言城中半奸細惟在乃心保厥真曾見

紛紛入城者未知若輩又何人

二月初四日上丁致祭至聖廟事時文廟前爲賊窟克復後又遭回

祿地既汗穢殿亦無存議葺書院權奉祀事尊彝鼎豆一器無存幸

當爭百計拚挪得以告備是日也地雖權宜禮仍肅穆酒掃同諸同

志皆與執事互對無慚心堪質聖禮成集院之西序飲福恭記一律

依然冠佩奉彝樽今日方知我道尊秦火曾經何燭火聖人是法卽王人

璧因堅白教盤薦芹爲芬芳俎豆陳更願同袍齊沐沾時時永守敬齊身

鵝郎草長歌

鵝郎草鵝郎草去冬覓汝如覓寶六十青蚨買一斤一斤雜糜全家飽今年人是去年人轉瞬繁華又一新烹羊膾魚微甘膳忘却鵝郎不半春東家招看花西家邀賞月公子王孫別有情沉醉烟花無少歇訛言復作也知愁打疊行囊學楚囚行囊打疊知何物仍是金銀不待求前買賊票搬家去今借兵威送家室與前蜂擁帶刀人嗚叱驅人如警蹕路旁一老淚如麻道是人亡又喪家恨年八十身未死喫到鵝郎草又花老人勿悲聽我語草今易得餓無慮若向善人求拯援爾骨早沒草中去君不見堂皇冠冕從來事畢竟爲人還爲自

紅亂紀事草終

系質系焉焉

跋

紅亂紀事草一卷清曹晟撰咸豐三年小刀會之變滬上兵禍連結歷時幾及一年又半城中居民備受慘痛生命財產之損失又難悉數曹靜山先生以先廬所在守而未去因就圍城中身之所親歷者一一著之於歌詠頗足傳當日之真相而資後人之考信惜原書未嘗付梓邑中舊家亦少傳鈔客歲偶獲睹於南洋中學圖書館乃借錄之並請柳亞子先生校正其脫譌而付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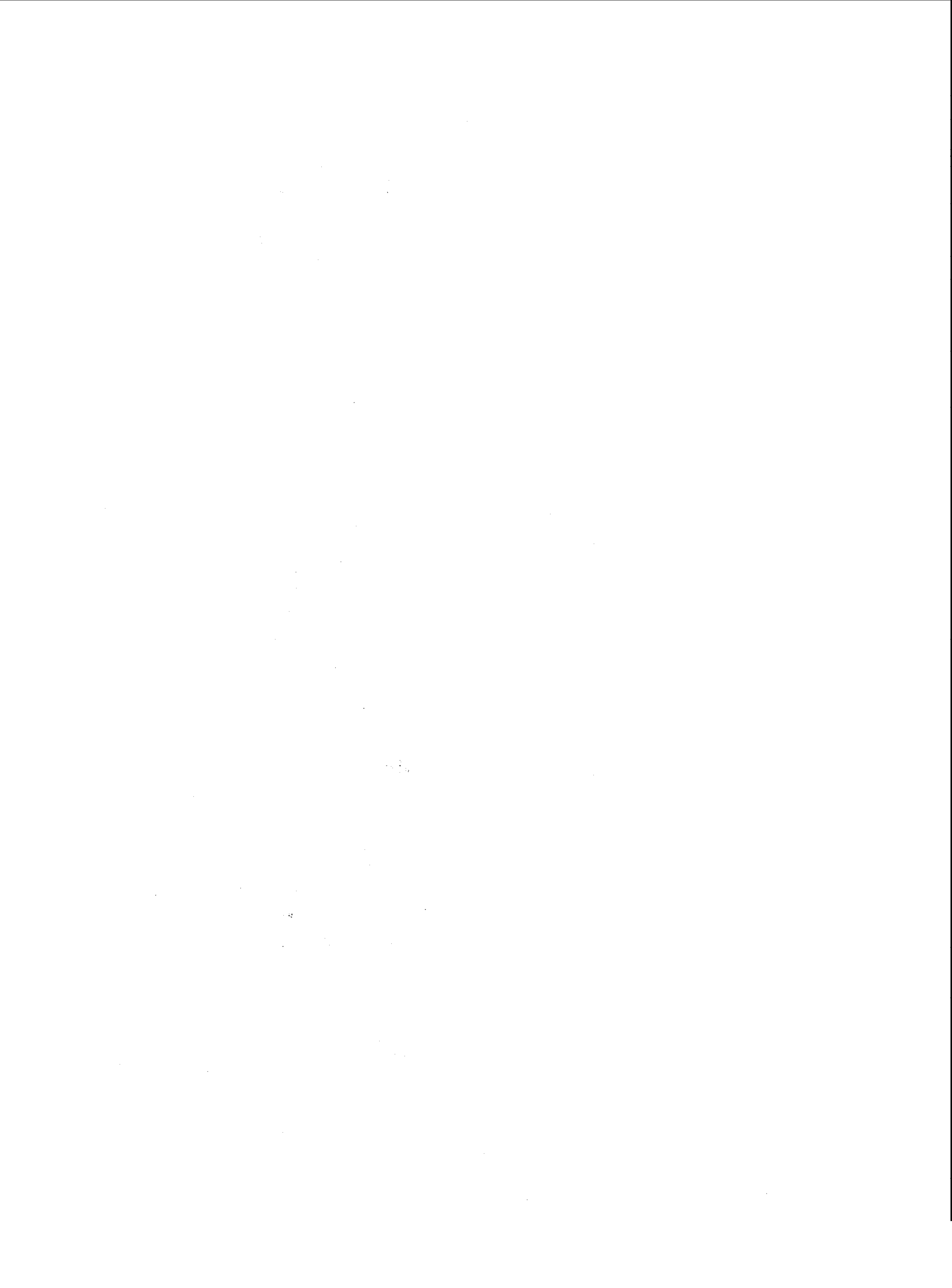
閱覽

夢

錄

胡
樞
安
題





自序

天地一夢境也人生一夢景也臥而夢夢中之夢也悟而夢不夢之夢也人在夢我亦在夢境遇或不同景象故各異僕生不辰凡所歷之境饑饉水火瘟疫盜賊不一而足故所呈之景憂戚悲哀驚懼愁苦亦不一而足人夢六十餘年夢亦濃矣其夢境最噩者前莫如吏後莫如匪然夷之噩夢僅十三日耳曾作備嘗記以誌之匪之噩夢且有八月烏可無徵夢之書無如內外不通時日悠遠身似驚夢離魂行止不能自主而且妖夢無憑殘夢莫續豈可以模稜之春夢效夢蝶之栩栩哉乃取前日作歌告哀若癡人之夢囈者弁其端曰誌夢嗟嗟榮榮一老天假以年使於兵戈

覺夢錄

一一上海華僑雜誌

火砲間偷生長視迭觀夫昇沉榮瘁之變談遺事於光天化日之中幸何如也舊作長短句若干首凡無涉於己者去之取憎於時者亦去之嗚嗚之鳴不敢質方家不希災梨棗俾與往日之記同爲覆鹿之蕉後與先均作一夢云耳 曹晟自序

覺夢錄

曹晟撰

上海彈丸地僻在海濱爲松郡七邑之一而松江亦僅三吳之一隅稽諸往代從古未經兵火自神禹治水揚州雖列九野而松江但有水之名初無地之謂蓋文身被髮不入版圖未改太古之初焉自秦伯端委漸闢顯蒙季子觀光聿開文物春秋時松江屬吳爾時華尙無稱豈或有上姑蘇構李夫差旬踐之所爭雲間不及也越爲楚滅春申君辭淮徐而請吳郡誠以吳地久安易治異於淮徐之險故舍其大而樂偏一隅也若楚漢逐鹿遠在關中三吳且莫問何有於松暨於孫吳平原諸彥風流輩出五茸

覺夢錄

一一上海華僑雜誌

爲遊敗地何虞乎兵晉有天下江左多故華亭爲魚米之鄉峯泖小隱正如世外桃源昇沉莫問張季膺所以臨風命駕也其間雖海上孫恩擾亂滬濱袁崧捍賊作壘江干然祇在重洋罕驚井里也宋齊梁陳蘇松在几席之前繁華金粉惟有酒地花天安兒金戈鐵馬迨韓擒虎縛陳叔寶迎刃破竹何有於一丸之地錢氏掩有蘇湖常秀十四州地農田水利事事聿興民且蒙其樂利宋則錢俶納土不煩一兵元伯顏下江南兵至臨安大勢已定吾松晏如至元間分華之三鄉立縣上海於是乎有城元末張士誠破平江府乃資楊完者堵禦而駐郡暨達魯花赤與完者爭妓唐賽兒曾相屠殺然甫三日而士誠至是爲松江見兵之始上海依然無恙也及明祖破蘇州松江全郡納款一無殺戮後錢鶴皋作亂徐中山往剿僅

誅數人附邑無他嘉靖間三年倭難受害頗劇然皆在落鄉來去靡常並
不盤踞本朝定鼎吳勝兆李成棟駐紮郡治手下擾害厥後徐國公舊府
兵妻爲害特甚然數十里外即可晏如况上邑之彌遠者乎卽府城羣小
弄兵潢池之際上海曾被蜚語幾至屠戮予祖綠岩公以全家百口向軍
門求保不允自辰至酉跪請不起終不蒙赦幸城隍神秦公現形籲訴得
釋得慶安居則上邑之目不見兵不更出於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開民
生日盛生計日繁金山銀穴區區草縣名震天下嘉慶間洋匪蔡謙延蔓
江浙者數年城中時有虛傳然從未登岸或亦謂爲不時到上要不過買
賣往來藏頭蒙面畏人知識何敢爲患自道光二十二年夷人不靖萬戶
播遷啼號載道然夷但據城肆掠三日而其外皆土匪蹂躪也夷但殺三
覺夢錄
二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亦便於是膏梁子弟亦進談兵夢謫小人咸來獻策垂死之老釣璜隱也
乳臭之兒棄繻彥也片言偶合卽是參謀一味幫閒便膺重寄盡日蠅營
凡可取於下者細亦爲終年狗苟凡可肥諸己者義勿顧從事於東園南
園之奔走暢敘談天靜聽夫經姓徐姓之指揮同心搗鬼始焉保甲繼焉
義勇再焉壯丁遂使宿匪積棍均廁戎行滑賊奸徒共襄城守授之以權
教之以偷標門榜戶設長分行由是而甯波幫福建幫南京幫江北幫塘
橋幫廟幫青手幫底作幫百龍黨藍線黨小刀會雙刀會狐羣狗黨各立
渠長互競雄雌始則橫行白晝舖戶受災漸乃作慝深宵殷富被劫且也
安坐受食觸處生財日不事事排悶者烟賭烟賭不足則羣飲羣淫羣飲
羣淫又不足則變而爲花鼓歌場串客唱戲而已也盈千累萬歃血拜盟
覺夢錄
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游招勇闔廣無賴之挑剩遺回者來而失所作隊游魂依城憑社愈積愈多既無口食又不押回終日拾詐不計巨細而養繼之勢已成法敵計窮莫能制止不得不賄以多金囑其易地誰知狼子野心矚矚已無別技忽焉蠢動加以時事久非奸民思逞袒臂一呼全城無守甚刻之間二萬外壯丁義勇紅巾裹額矣不戢自焚倒戈反噬欲救則忠生肘腋無轉足地也求援則同室操戈無將伯也此時也視足之捷否論勇怯民也城也又奚恤也然而上邑蕞爾臨事盡節者有之觀面折賊者有之罵賊被害者有之後之忿恨絕粒因故被殺及婦女之招生諸生之改裝潛匿者亦不乏降而婉言求賊留身待用者亦有人至于於中取利文過飾非當日與彼上下易時軒冕對人者更難僕數最苦無如百姓一悞於春間輕舉

壯夢錄

四 上海軍故叢書

有力者不妨至再至三無力者一之已甚二悞於夷患之已習謂此非長毛可比不過求食游魂飽即颺去三悞於鄉人之魚肉蓋夷患之滋詐由漸而來今二月間耽耽已試一斑茲之臨難倚更不可測此好事者之所以遍貼勿搬論也更惡者賊匪盤踞之初中下戶一無纏擾城門出進無難懸棧者因是遷延無力者樂得觀望東家未動西且暫留彼無行期此寬走志若曰城中戶數千人幾萬富者便於走且不得不走我等何人賊既無甚可惜何必如春間之無事生事身家兩疲而自貽伊戚也豈知日復一日初則大家殷富研骨敲髓後且舊族名門人亡家破及大兵四集六城閉塞欲出無門欲飛無翅悔之已晚待斃圍城焉耳自八月至四年冬其間凍餓以死者不知凡幾無辜之遇害者又凡幾以及懸樑投水

疾瘟悞傷又凡幾若此者賊也天使之也實人自取之也言乎家計高堂廣廈據爲巢穴一切資川賊有之矣中下之家劈門毀屋倒篋傾箱隨所欲而取之即本主在側亦惟袖手吞聲聽之而已其未拆之屋遺剩之物則有甯波江北之婦女兒童盡搜如掃一折如燒慘何如也方其被抄也凡器用之工精衣飾之煊爛以及磁銅玉石字畫書帖花木珍玩燈彩陳設棄擲道途誠有所謂鼎鑄玉石金塊珠粒者他若日用之飲食囤積之貨物更無論而極慘酷極羞醜者莫如祖宗之遺容作字紙而賣入善堂婦女之私褻借灰塵而拋入官道此其間乃無有悖人悖出者之數天故假手於賊賊顧我思之倘賊作難之初外有數百人隨機堵遏毋令四出豈不善歟天必使其通青邑之元兇勾台州之遺孽患延兩郡災及四封

壯夢錄

五 上海軍故叢書

必使彼民之在規者亦波及必使凡賊之在規者概聚戮直至秋末冬初郡兵四集外援漸來勞師動衆曠日持久攻拒者幾百回挫衄者非一次其間亦有兵弁之捐軀衆義之遇害雖曰正命亦規數也以後漸漸鎖圍橫絕於外心離於內始得逆匪授首餘黨剪除自始迄終蓋一十八月矣究其所以一由於當局之偏聽偏任二由於襄事之鹵莽營私三由於通奸賊徒周旋調濟益之以貪狼夷虜狡詐中間不逞兇徒聚集一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天之私我上民如父母之哀憐小子縱怒填胸臆溺愛之私仍偏焉曷以言之夫盜賊蜂集避地逃生此何時也此何事也乃我人先審居停似鳥擇木不善不棲也無論貧富大挑小擔器用畢攜不具不善也其出也轎馬如常稍殺者亦必濟楚衣服翱翔安步無喪家狗漏

網魚之情狀也其居也家人父子朝饔夕殮日無事博奕吹唱曾如往日少有力者伏臘歲時娛賓速客猶且撥眉於屋宇之卑隘壁額於日用之粗陋淚泫泫欲滴也問有如鎮江揚州南京江西安徽諸路人殺如麻屋毀如犁一望數里之無人踪烟火者乎無有也問有如彼民之櫛風沐雨朝越暮吳露殍野宿而父子東西兄弟失散者乎無有也問有如彼民之去而復來來而復去屠殺數四淫掠多次而田不得耕人不得食養生送死盡情捐棄而抱恨終身者乎無有也以是知天罰之尚從寬典也今日者幸殘生之倖免宜深悔以知愆庶可上答天心敬逆天命何以城門甫啓故智依然富者件件從心咄嗟而辦貧者勞勞舉步拚擋以爲凡器用需求衣服置製琴書陳設花米剪裁無不較前而過之倍之而且招朋

覺夢錄

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喚友酒海肉山醉月眠花秦樓楚館若久飢之於食久渴之於飲將酬其一十八月虛度又有一命幸邀九族藉勢持符莫禦稔惡不悛視作固然誰復過問更有漏網餘匪偷生殘魄倔强之習久成狐鼠之黨仍在乘垣挖壁黑夜則聚折空房運木淘沙白晝而掘掘基地爲強丐亦作小賊種種行爲豈回天怒普願黃童白叟子女男丁各各知悔而改過人人返樸以歸眞父兄弟先盡門內之修禮義廉恥罔失生人之本待人猶己與人無爭庶幾感召祥和同享熙陶之樂而遺子嗣以安不然者如以天視爲夢夢而以予言爲藐藐則螻蛄見前丙辰之年颯颯作今丁巳之歲禍機未盡慎勿忽諸如必不信試證之揚州據宋恭帝時元右丞相阿杰圍揚日久築土城困之食盡死者枕藉明將穆大亨破揚州止餘民十八家

明宏光自立四鎮爭殺莽年之中死者億萬本朝史閣部守拒死亦不少今之遭難又可知也豈非繁華過盛造物忌之歟謂非我邑之鑒戒歟茲因誌夢初訂有友謂不如昔十三日之作尙足以昭勸懲不知此次記載非廣見聞大手筆不能辦予才疏視短心拙腕木烏足言之因述伊古至今郡邑往事可見吾邑實古來之棄地俗陋民愚不與華同以後漸臻富庶漸卽澆漓至於斯日一切造孽過於他邑故此次之受難較夷難而有加乃一較別地則又微焉可知天心慈愛尙在小懲大戒之例予實懼之願闔邑願闔郡衆人盡懼之苟聞是言而不以爲河漢則人人如登懋賞膺天眷則雖蕪詞一紙不愈於備嘗記之援事勸戒哉

覺夢錄終

覺夢錄

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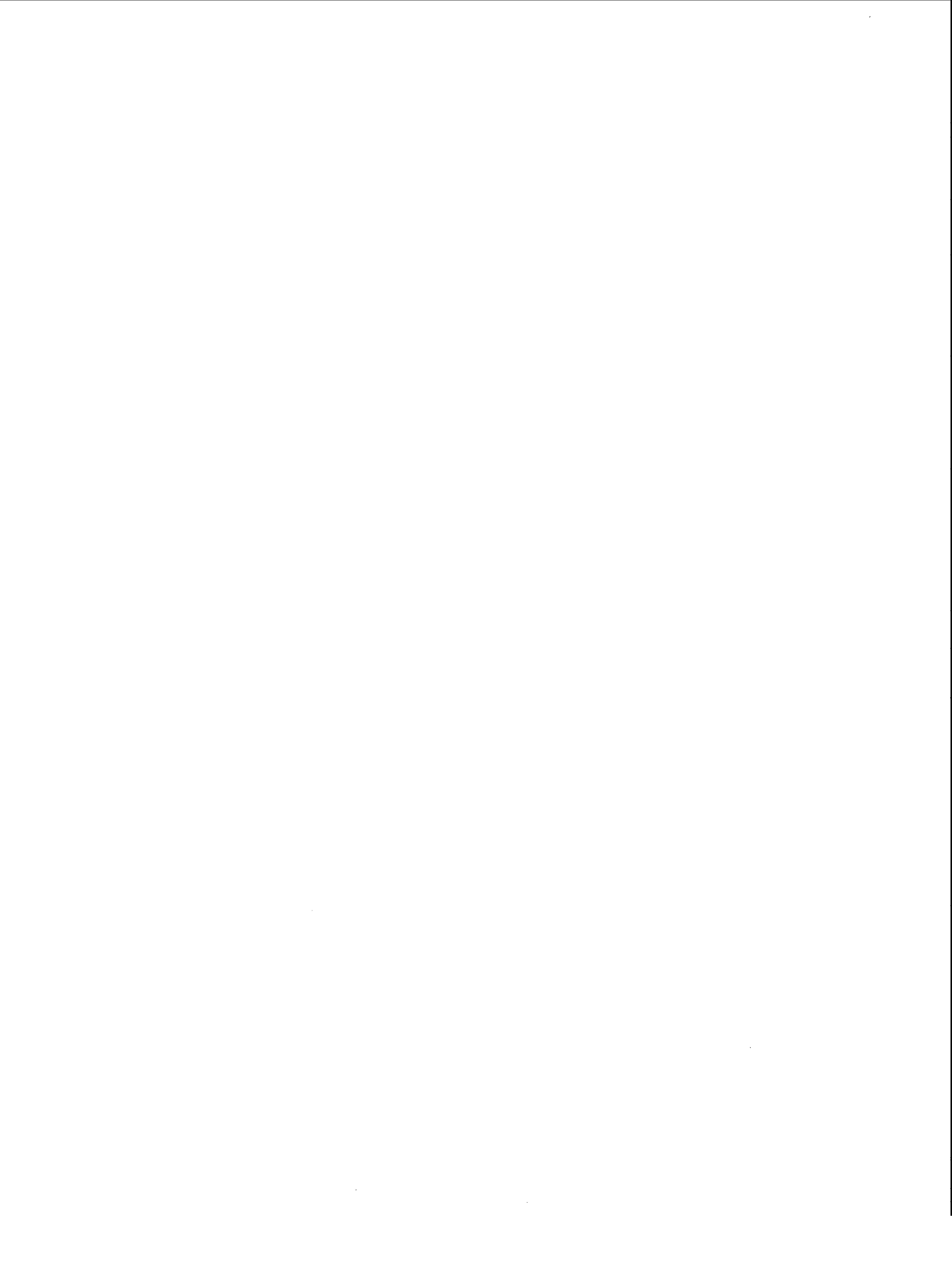
跋

上海在清道咸間凡三遭兵火道光壬寅之英兵據城也咸豐癸丑之小
刀會變亂也咸豐庚申至同治壬戌之太平軍三次撲攻也而惟癸丑之
禍為最烈曾眾與清軍相拒者十有七月大小東門城外盡成瓦礫迨會
眾敗逃清軍入城又復縱火焚掠東南半城悉為焦土當時識者無不以
滬上繁華過甚故有此劫此曹靜山先生所以有覺夢錄之作也原書附
於紅亂紀事草之後今仍之

北
夢
錄



八
上海
故
叢
書



泉

林

小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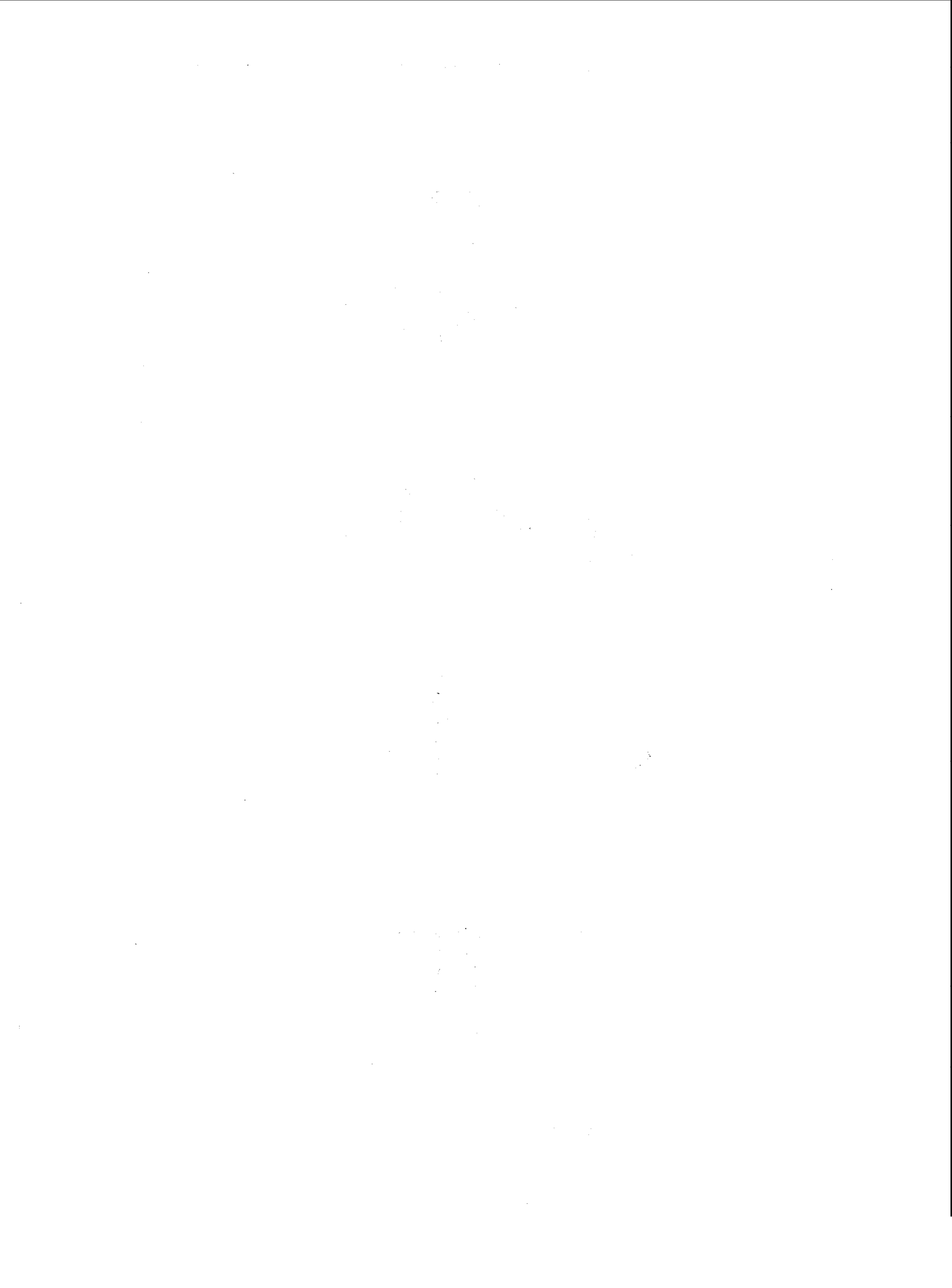
胡

據

安

題





梟林小史弁言

語有之否極則泰泰極則否否泰循環天心之妙用也我邑自孫盧聚嘯迄今三千年未嘗被兵革非以窮鄉僻壤土薄民貧又無高山大川負險可固爲割據者所不爭地乎迨夫劉河塞吳淞淺迢迢申浦商賈雲集海艘大小以萬計城內外無隙地窮奢極欲奇異淫巧之事迭出屢見愚者艷之有心者蓋望氣而竊慮焉果不旋踵而英夷肆擾居民紛紛遷徙既卽議撫兵不刃血此固天降大罰先小警之俾隸斯土者各自惕厲以潛消於未至而人卒莫之省也且非特不悛殆有甚焉一旦小醜跳梁一炬於焦土而又曠日持久殺人如麻白骨積山青燐徧地鯨鯢駢戮雀鼠均

梟林小史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災百戰之餘必使空城而後已是曷故哉所謂泰極則否遭斯劫者猶疑天心之不仁斯亦人事之不智矣僕久隸海濱一椽託跡驚心烽火觸目流離未慣揮戈有懷投筆見聞髮指於今三年茲可慨矣是編也非敢自謂傳信之書但令展卷者寓目弁言明乎禍倚禍伏之理知極盛之難繼未必於世道人心無裨且見倒行逆施之無濟於事使妄弄潢池者知戒懼而我國家德懷威服用見大勢之不可動搖也至以綱目書之要不能無貽誦於大方云爾 海上漢鴻氏識

梟林小史

黃本銓撰

咸豐三年秋八月粵匪劉麗川據邑城叛邑令袁遇害

先是二月初江甯失守邑人訛言四起小刀會多廣東潮嘉人廣中向有斯會而流寓吾邑者多無賴因襲其號以聚衆既乃尤而效之紛紛繼出或名天地或名上帝每有細故一呼百應而建之泉漳人爲尤橫浙東台甯次之我邑本五方雜處市中棍類亦聚衆相競當是時各黨未合猶未悉賊首爲劉麗川也麗川廣潮州人在邑無家室輕施與以故同鄉人咸悅服推重之嘗爲夷商通事後落魄無生計抄襲方書爲

梟林小史

上海軍故叢書
第一集

人治瘍頗驗遇貧苦不受餽由此名藉甚小刀會起推以爲首時道憲吳邑令袁適淪斯土而吳憲廣東人疎闊有大志金陵之失提軍向駐溧水吳首創招廉集義勇遙應爲聲援以是蘇松皆望風驚潰而我邑獨安堵有識者竊憂之謂夫道庫貯百萬所轄皆廣勇昔年廣艇局之捕盜也因而爲盜一旦有變恐內應第以吳憲寬厚度其未忍卒發會制軍移駐崑山吳以事接見往復者旬日而賊黨之謀已定迨返而不可制矣初三日青浦土匪周立春因民變陷嘉定立春故土豪抗糧拒捕在逃未獲至是陷嘉定賊卽於初五日夜半率衆數千人呼嘯入道署吳急升堂諭禍福而所集義勇亦倒戈叛僉曰大人請起一呼而闔署皆裹紅巾焉吳知事不可爲退欲覓死不得爲夷商擁去而副賊潘

金珠卽於是日殺袁令金珠江甯人其父以罪戍我邑爲禁子娶妻生金珠故又號小禁子年十八短小剽悍爲棍徒首袁令下車卽擒治之幾斃杖下後以保釋將出署指天誓曰好男兒不死當必有以報其德至是乘亂戕袁公焉

賊閉城門馳接民

賊之舉事也六門皆以兵守有乘亂逃出者多踐踏死既而馳接街市使各安業禁搶奪及奸淫執其黨殺二人城中愚民或信之及官軍抵城下賊態畢露按戶勒捐稍不遂意炮烙之慘莫可言狀必與重金且取保乃得出至有坐困二年之久餓以死者

賊貼僞示

梟林小兒

二 上海掌故叢書

賊僞示稱大明太平天國印曰順天洪英義興公司不知何義劉爲首陳林以下十九人俱有元帥將軍之號冠服取給神廟及優部餘裹紅巾軍械則吳憲所置竟資賊用

賊撲太倉官民擊走之

賊將潘金珠撲太倉衆議走避其鋒而州守蔡及錢陸二紳不許會糧艘停運水手流寓者以數百守急募聚使健役統之設三覆置大礮於公座下城門不閉使民僞降皆焚香接賊以所向無抗禦者故信之呼譟而入及州署炮發前驅悉斃急退而市樓皆藏兵矢石交下殺三百餘人金珠遁還是日賊遣其日趙渭堂陷川沙時盜掠寶山邑土匪沈紹昌趙茂曾等陷南匯邑令章自縊沈集衆號百龍黨亦裹紅巾倚廣

賊爲聲勢實未同謀也

賊拒官軍於黃渡前鋒貴州營擊敗之

中丞許檄大軍水陸並進炮聲如雷賊懼欲棄城走獨潘金珠陳阿靈等議守而僞軍師吳雪堂爲區畫使迎擊於是率八百人抵黃渡適前鋒貴州苗土司以赤足兵至遂戰賊施放鎗銃煙焰障空百步不相見我兵皆伏地避卽匍匐進及賊覺而短兵接殺百餘人賊敗走入西門我兵長驅始抵城下是日官民克復嘉定

大軍會剿

中丞許督馬步自崑山下駐老閘郡守藍率舟師沿中江達龍華鎮所謂南北營也旣而防剿局南沙勇糧勇台勇等以次齊集候補巡檢蔣

梟林小兒

三 上海掌故叢書

時已略定寶山而川南亦相繼爲士民克復

八月廣艇獲賊艘於陸家趾賊焚南倉

先是劉賊本無大志以潘金珠戕縣尹罪無可道不得已據城守至是以重金啗花旗商得火輪船二盡載金帛將逃出海而廣艇皆潮勇偵知之出其不備襲擊於陸家趾賊目多赴水死劉聞報將自殺其黨陳阿靈勸止之反勒衆出南門焚倉街官軍撲救且肆掠以故無入城意賊因得整旅施大礮我兵反却

賊設竹壘

竹壘者置土於袋以竹夾之設機能運動中炮則仆而復起急切不能破城恃以爲固

城中拆民舍掘窖金

城中富戶逃出者多窖金於地往往洩漏為賊所得而蔡吟濤家藏銀

三十萬兩悉被掘於是按戶勒捐之外備供藏窖炮烙橫施日拆民廬

紛紛搜掘

賊毀文廟

初劉賊偽轅在敬業書院既而遷明倫堂常登文星閣瞰城外遂拆大

成殿以廣其居

九月糧勇獲賊偽帥李紹卿於董家渡

紹卿廣東人賊中稱萬人敵且狡諳多智劉賊倚為心腹會中酒率其

下百餘人出大東門直撲南營傷兵勇數百將退入城糧勇乘之失足

泉林小史

四一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墮橋下死劉聞報哭曰天喪我一臂矣遂為發喪率眾登城臨奠

十月賊尙據城拒

十一月賊黨自戕

嘉應賊日謝七係金珠妻兒勢不支勸令降金珠佯許之即以告劉

麗川執其黨三百餘人盡斬於湖沙場北謝七又名謝阿六

十二月賊尙據城拒

四年春正月賊詣各廟進香

出小東門入天后宮冠九龍冠衣大紅袍人皆見之兵勇恐有伏未敢

擊賊黨林阿福卜筮於陳忠愍祠三卜而三不吉怒去忠愍冠以紅巾

裹之

二月朱月峯投大營降

月峯邑人少無賴其父以不孝呈當事後為族某保出投捕盜局有功

給千總銜金陵陷邑城戒嚴遂為鄉勇首既與沈紹昌等結百龍黨變

起即從賊守大南門城中逃民有賴以得免者賊疑其有貳將殺之于

是逃出投大營願為前鋒而所向竟無功及官軍克復數其罪卒斬之

三月賊尙據城拒

四月南沙勇潰邑武生羅士杰戰死

士杰素有達幹才篤交任俠毀家團練前後接仗幾入城者再賊切齒

至是中鎗仆眾奪尸至大營氣絕郡守藍急臨視忽張目呼勿退者三

城中行蓄髮令

泉林八見

五一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初民與賊無別往往逃出至是聽徐某渭仁計行蓄髮令示以出則必

死

城中設義學

賊欲羈縻諸紳士使二十餘人分教之

花旗商焚大營

初花旗商與賊通貿易佛蘭西商常勸止之不聽會運米為貴州兵

所乘夷商傷足因銜恨乘間襲焚大營燬器械無算賊出城衝擊軍士

力戰得過中丞吉擬先擊鬼子檄佛商乘其後花旗懼以十萬金賠償

焉并約嗣後無與賊通交易

五月賊尙據城拒

六月賊鑄錢

時城中富有金銀而獨缺錢庫寶銀五十兩易錢二十餘萬至是收廢銅悉鑄之文曰太平通寶背作日月二形奸民入城貿易者即與所鑄為官軍獲查驗即送大營正法前後殺數人賊知不可用仍鑄咸豐字樣

試用知縣謝入城議撫遇害

時城內外民久困或議招降使赴金陵攻長髮効力試用知縣謝慨然願往於是單騎入城諭禍福諸賊在可否而陳潘二賊堅不應轉率眾脅降謝知不可理論遂罵賊被擁至點春堂外北面叩首已引頸就刃城中民得見者咸為流涕

泉林小史

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七月台勇敗於城西

潘金珠與女賊日周秀英係土匪周立春女立春敗逃入城二人皆健鬥會與台勇戰於城西隅大境外置鐵蒺藜散布城下金珠佯敗誘敵台勇乘之中者輒仆秀英率二百餘人衝門出咸用巴山虎及小撓鈎諸械著身無脫者被執入城都殺於積穀倉右
官軍掘墜攻城不克鎮憲青中傷旋卒

隧道之役掘地當城下置藥於內俗名地雷有摧山倒壁之勢為此謀者係中承許慕客某約於初九日卯刻三處並發西北兩隅為湖所淹引藥不應惟南隅發城倒者十丈有奇居民傷斃以數百鎮憲青急進中飛石仆奪尸至北營而氣未絕越日始卒後遂無敢入者

賊發衆修城

隧道之役賊得耗先走匿至是驅士民修城乞花旗商以兵衛助之不日而竣

中承許速問詔以廉使吉代之並以候補府丁調理南營

大軍之會剿也屢獲勝仗而邑城未復至是逮問

八月賊尙據城拒

九月官軍焚羊毛街築大炮臺

時城外民慮焚燬殆盡而城東北隅即羊毛街為賊出沒之地于是悉焚之並築大炮臺城中虛實始得而見賊眾乃懼

李少卿投大營降

泉林小史

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李福州人為海商饒有財被賊脅用至是逃出投大營降納之發防剿局差遣

官軍夜襲城不克謝應龍投大營降

謝甯波人為賊脅用因李少卿願歸順約于二十日夜半適謝臨城四鼓為內應許之我軍夜架雲梯兵勇恐有伏未敢迅登而督兵弁亦恐墮詐策急切不上謝久待復轉三鼓而賊將潘金珠素機警醒聽覺有異率眾登城見所作大譟謝知不濟投城下幾死詣大營降雲梯悉為賊攫去

糧勇追賊入城不克

糧勇王三寶率百餘人追賊入南門賊併力格鬥後軍不繼戰且退及

城而垣門已塞三寶登樓躍而下餘亦相繼隨之賊吐舌驚以爲神
三寶年二十有奇勇

賊設孩兵局

時貧民久困無以爲生不得已充當賊兵爲度日計每戰健者執杖老
弱吶喊助聲勢至是另設孩兵局十歲以上皆收錄工食加倍賊目林
阿福督教之常出城爲前鋒剽疾善鬥

十月賊浚城中渠

先是賊執兵勇俱被殺於九畝地血流溝渰灌入城渠水腥不堪飲乃
僞居民浚河及近城街道多改作百步置木柵城上架板如平地藉甃
甃可坐臥其上

泉林小史

八 上海華故叢書
第 一 冊

賊撲北營抵新開防剿局要擊敗之

賊久據城作負隅勢而實無能爲至是悉銳撲北營而防剿局董李愛
堂有膽力按兵不動待賊過半始奮擊賊首尾不相顧大軍掩至遂亂
竄賊將陳阿靈等俱被擒入城李嘗爲縣役夙有幹才

十一月佛蘭西商導官軍入城不克

佛商輸誠効力偵知賊勢日蹙乃導官軍攻陷北門之振武臺城中空
若無人遂入抵北香花橋軍十分道登城拔賊幟炮發伏起夷商急退
賊免之軍士多陷城內賊脅降置廣福寺夜半縱火焚之無一人得脫
者

佛蘭西徵兵至官軍進佔始築長圍

佛商誓滅賊徵兵於國發千餘人駕火輪船入吳淞口炮聲震天我軍
進佔城下於是六門皆以兵扼築長圍以困之
城中人相食

初賊殺兵勇取五臟烹食之尸骸棄去至是居民乏食羅雀掘鼠及草
根悉無所得不得已取死骸食之弱者不敢食多餓以死

賊縱居民出城

時城中缺糧已近半月賊不願哭聲達晝夜及官軍進佔賊糧亦將盡
乃聽徐紫珊某計驅飢民出城徐亦乘間出百姓以蓄髮久擬不死於
賊必死于兵而中丞吉悉貸不問

十二月官軍執賊謀於陸家趾

泉林小史

九 上海華故叢書
第 一 冊

初城中食物仰給夷商及奸民貿易者至是不能運而金亦垂盡無所
爲計乃悉索賄奸弁爲外應聚議于陸家趾之桂花廳約於元日倒戈
叛應先以佛蘭西商直撲蘇郡會夷場鋪中紅布驟銷成爲兵勇所售
知有變於是偵得確耗遂襲執之盡獲賊謀及叛卒二十餘人送大營
訊供臬示

劉麗川棄城走

賊知外應已洩勢不能支乃棄城走餘衆悉潰

官軍追斬劉麗川於虹橋鎮

賊分道水陸竄約於吳淞口伺入海而劉賊爲官軍追急趨虹橋鎮市
民乘之賊勒衆死格幾脫既而中鎗仆馬軍武大勝得其首級持報邑

監生徐渭仁爲識認具結

五年春正月元日大軍入城

大軍整暇有約束以故居民無枉殺者而防剿局先入城尤爲出力

中丞吉傲佛蘭西商追獲賊艘吳淞口松太悉平

時餘賊將入海中丞吉傲佛蘭西商追及之賊日多赴水死生執二百

餘人送大營駢斬於市僞軍師吳雪堂及女賊日周秀英等俱生獲正

法獨陳阿靈潘金珠二人在逃未獲而生致賊日俱供二人爲亂兵所

殺嚴飭兵士查驗首級都不符其或溝瀆自盡抑幸脫法網均未可知

總合大軍追捕及鄉民斬報者共二千餘人宜無倖逃者於是松太悉

平時城中坐困已久黑白難辨邑文生郁松年捐銀二十萬爲辦善後

臬林小史

十一上海學政叢書

士民皆踴躍予來之力必有可觀而其中之不受賊脅窮餓以死爲賊

殺者抑有傾側撥擻於強弱之間人固有豈不肖之不同胡可同日語

哉惟是民舍蕩然觸目瓦礫瘡痍可復歲月正長執筆至此爲長太息

者再四

臬林小史終

原跋

此稗野非志乘也而自始至終情節頗貫其有顯觸忌諱之處不得不略而弗詳焉噫揆賊初衷不過劫掠之故智耳及至一發而莫可復已困守孤城坐以待斃何其愚也乃兵勇且十倍之轉輾相持幾於二年之久職其故必有濟匪者然而賊亦狡矣脫於未事之先得一良有司而撫循之或能先發制何遽至於此極乃奸生肘腋而莫之發守主如此朝廷亦奚賴哉明知事之必無大害而多此一舉其中蓋由人事匪直天心已諺云蜂蟻有毒又曰搏鼠亦用全力握虎符者亦可不慎歟是編就耳目所及不事粉飾聊記顛末幸無以正史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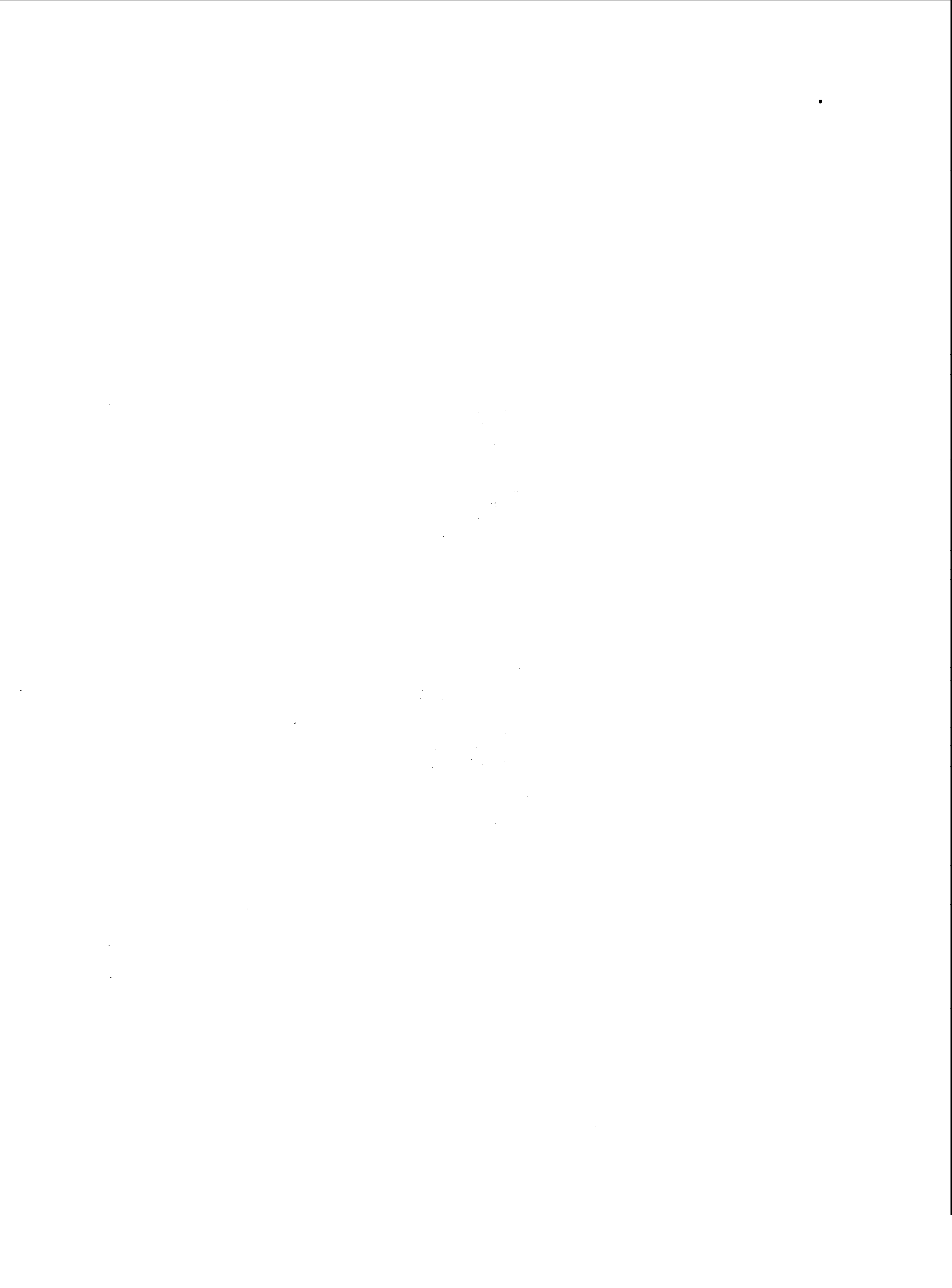
臬林小史

十一上海學政叢書

跋

臬林小史一書川沙黃沐三先生著先生名本銓別號海上漢鴻氏詩古文詞並臻佳妙咸豐三年劉躍川據滬清軍出全力攻之歷時十有七月而拔曠日持久殺人衆多城社焦土雀鼠同災先生隱跡海濱日擊心傷因據見聞所及記爲是書雖稱稗史蓋實錄也是書在光緒初中報館曾以活字板排印題海上漢鴻氏撰今讀上海縣志及川沙廳志始悉爲先生所作特附記於此

從戎紀畧



原序

余伯兄太傅文正公雅號知人於諸將中獨偉視煥文煥文忠勇性成戰績
半天下甲子金陵之役於信砲叢中槍挖地道營死滅賊從城缺首先衝入
因而削平大難混耀史編厥功偉矣哉已丑冬煥文京旋余湖念金陵為煥
文立功之地遂奏留兩江漕聚福山鎮庚寅夏因公來甯出示從戎紀略歷
述其生平艱苦瞭如指掌其文亦樸實頗肖其人也

庚寅八月朔成毅伯會國基識於兩江節署

念劬廬叢刻

原序

錫山徐氏輯錄

從戎紀畧

黎平朱洪章撰

洪章之先本沛國人明之中葉始祖以平盜功封都信侯於五開衛即合黔之黎平府遂家焉九世祖後繼以讀書宗族間擢科甲膺仕版者代不乏人獨章生而猛悍好勇喜鬥年七歲父授以讀賊逃學遂羣兒嬉鬥父嘗善之年十二力舉百斤心粗胆大遇事敢為父以為患延嚴師教督之章恆背師習弧矢劍槩擊刺之技師偵知語父曰是兒天姿英敏然好武不好文易從其性父曰吾家世守書香甚不望其為武道光三十年湘匪李沅發竄黔胡文忠公林翼時守黎平會邑紳商防捕章堂兄與焉堂兄名達清為公鄉榜同年歸稟章父曰天下事變生矣弟性喜武何不令其從戎父不許章私於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畧

錫山徐氏輯錄

兄曰請更與大人言之若武不足貴古人立功異域而侯封萬戶者人何豈稱之耶父聞默異之居頃章又促兄言兄曰叔怒難言父知喚章跪而問曰爾終欲何為章曰願從戎父叱起曰無志讀書任爾自為章稟於母挈行李先兄行兄至曰子何往曰同往投軍曰叔知之何如曰他日得建功未始不慰父母兄遂引章見胡公公視章年幼曰何不讀書兄備述其由公乃試以對曰忽然下雨章應曰頃刻開晴公甚喜謂兄曰是子初見余從容不迫胆氣過人將來必為國器乃以章接帶黎勇章遵公兵法日勤操練一日有商來報距城六十里界牌塘有匪攔搶文忠以章年幼欲帶勇親往章請而行至三眼橋見擔負者四五百人傍徨不敢前時暮暫息次早以六十勇分三隊行近界牌塘忽聞賊聲四起各商販皆棄担貨驚奔前後隊亦亂章若無

知者前問賊何故搶物殺人賊輕章幼開鎗欲打章即將開鎗賊斫仆地復

二賊一執鎗一持刀來章又揮刀將執刀鎗賊殺斃賊懼逃追至半坡又復殺二賊生擒一賊登坡而呼前後隊及各商始奔集詢貨物均無失商叩謝章慰之謂四首級并一生賊來見文忠喜曰始吾以子幼不意如此之勇而能也飭將生者正法一併懸示將各商謝金四百兩並另發錢二百串賞章章分諸士卒此從戎殺賊之始章年十九歲也咸豐三年正月鎮遠府黃平州榔匪以抗糧滋事將巡撫奏委文忠往辦公請章兄至語章殺賊事贊聲不絕囑告章父母帶章同行堂兄允諾公以黎勇百人少令章添募二百乃遣人回里挑選公令章并領之甫至鎮遠鎮標派兵二百府派勇一百歸公調遣公令分兩路進偵者來報賊聞兵至愈聚愈衆抵黃平州州牧出迎公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畧

錫山徐氏輯錄

問賊情對曰賊定期將來攻城民心惶甚幸兵至得稍安公曰賊有無軍械曰雖有不多公曰俟其攻城相機施之令各營防守不許登城探望城上亦勿插旗次日天曉賊衆萬餘鼓噪來攻窺城中無動放鎗而回文忠登城望賊見多赤手無械顧謂章曰賊去矣可出城乃匹馬領數人相形勢而還次日賊復來抬梯欲扒城上仍無動不敢進又放鎗回公偵知賊紮牛眠山離城十里因兩次攻城無動靜稍識利害者漸解散不過四五百人公令寫免死投誠牌謂州牧曰若剿恐傷無辜不殺不足警亂致而不從是用殺遂下令曰明日五鼓造飯以鎮兵府勇守城先以牌送賊前我兵隨分三路進賊躍馬出隊劈牌亂罵公令放火箭賊被火亂走我軍乘勝追殺公即鳴金收隊已斬首四百餘生擒二百餘賊逃往牛填州牧來接公曰本不忍殺奈

不聽何回城仍出免死示命州收率紳耆往各鄉開導次日拔隊往牛場行
四五日至一村鄉老五六人來見公問此地何屬曰屬魏安縣中有二老曰
長官得非胡青天左右曰是齊叩頭曰有要話稟請公至但翰林家祠公吐
退從人稟曰日前有數百人至村要供應村人不知給與食有說我等因糧
起叛大兵追來難逃不如細送頭口得免死者有說胡大人送牌來甚人將
牌打碎以致觸怒互相怨悔昨逃躲上山此山有小礮無水不必往攻恐石
傷人三五日後賊自餓死公遂行至魏安縣令接公進城公飭兵勿許滋擾
次日命章往探形勢章至山脚見山聳而險約廣五六里樹叢密時見賊
衆往來作賊聲章回稟公令各兵勇備糧往圍山脚是夜賊來偷營章戒
兵不許出賊退回半山鎮標兵出追被賊擲石傷斃數人敗回章聞賊聲隨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畧

三

錫山徐氏輯錄

即乘馬出擊密令兩哨伏小塹側以二十人誘之賊蜂擁前來伏兵突出賊
首尾難顧慌忙亂走我兵乘勢追殺將賊首劉瞎磨殺斃賊死無數餘竄回
山文忠隨稟摘鎮標營官頂翎飭我兵圍守如前越三日偵來報賊黨盡餓
死進看果然遂稟巡撫撤隊回三月奉

上諭貴東道遺缺著胡林翼升補黔勇朱洪章准以外委歸貴州撫標補用
欽此時湖南賊氛甚熾湘撫駱文忠公乘章奏調胡公赴湘會剿奉

上諭湖廣賊氛遍野胡林翼著往湖南北相機會剿欽此公即諭章速募壯
勇千人山鎮遠買舟東下抵京口適鄂藩唐方伯船至公往見回舟數日我
軍來遲湖北失守唐方伯已兵敗至此次日忽下游賊殺聲起公見岸上跨
馬之人無鞍數十人追之急喚章曰得非唐公子速往救章急率本哨兵去

公接派兩哨來章趕向前問果唐鄂生公子炯也遂將賊殺退救之上船方
知唐方伯殉難公歎曰何事敗至此公子痛哭公婉勸之即欲往剿唐公子
諫曰不如先回嘉魚再圖進取公令開船會北風大作波浪洶湧我軍裝船
忽兩隻失火公心焦灼甫抵嘉魚遇川勇搶富舖公憤甚令章往剿殺斃二
百餘生擒六十餘公令一併正法百姓稱快髮逆在武昌聞我兵往京口即
揚帆上犯公商唐公子嘉魚城不可守擬由蒲圻通城平江晉省方抵蒲圻
略撫軍以武昌失守戒嚴檄速回省以固根本公令章斷後保護軍裝土匪
千餘截通城路來犯公調章剿殺之偵又報梅仙橋聚土匪數萬公令預隊
以備賊忽遍野來我軍奮擊戰酣會大雨賊敗走公從外夾攻遂殲賊四月
公帶隊督省略撫軍大為褒獎留宿撫署次日曾文正公國藩由衡州馳來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畧

四

錫山徐氏輯錄

會略文忠及公商議軍機公回營章請所商公曰數日來岳州及三湘陷失
撫軍與曾公議以塔軍門齊布往攻湘潭我軍往常德曾公親往岳州惟恐
水師不足分布先派人往衡州造船語畢公即令明日往領軍裝子藥後日
拔隊水師先往龍陽俟我軍齊至會同進取忽偵來報賊聞我軍大至昨三
鼓已燒營遁矣公令章探實始移隊進城常德府武陵縣來見公諭以謹守
遂往攻澧州離城二十里有紳民叩見曰近聞賊傳令官兵到即來偷營公
問賊數幾何對曰連本地土匪約有十萬公曰回告百姓勿恐我自能破之
乃令章帶三百人伏前村柳堤下多帶火蛋俟賊來攻山堤橫截圍住江邊
并以前營三哨伏左後營三哨伏右左右兩營為接應二鼓賊分四路來
我軍早窺見至四鼓逆首復率隊出離我營六七里候天明始圖進取我軍

伴作不知。忽城西砲發。我伏軍四面出。賊前後莫顧。遂慌走。章躍馬當先。出戰殺賊大潰敗。而我前營先抄而克州城矣。文忠復督隊殺來。賊退無路。多投江死。生獲偽丞相一。偽檢點四。公勸問無供。飭斬首澧州。復公即具報。湘撫及曾文正。州牧山鄉來見。公曰。髮逆雖去。土匪未盡。除我兵拔後。恐復蔓延。乃留章暫鎮之。並催繳將方伯家許助軍餉錢二萬貫。七月。文忠往扼岳州。章往銷差。公問土匪可復蠢動。章對以未。公曰。終難免耳。公繫營鳳皇山。乃前明吳三桂舊壘。多砲位。公令撤而備用。曾文正渡江來會塔忠武與胡文忠。文正曰。近日賊由武昌意圖上犯。莫如先派水師堵扼。留三營以防下游。我軍過河去度地勢。然後紮營。章意如何。文忠曰。然。次日。公等帶營官至離城十五里之頭塘。相地紮營。城內匪見以大股來犯。文忠曰。寡不敵眾。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五

錫山徐氏輯錄

快請回營。忠武翻身躍馬衝鋒。賊手擒逆首來獻。曾文正戒曰。此後不可遣次公等商營何。文忠曰。必先扼山崗。再倚河岸。修砲台五六座。與營壘相連絡。文正曰。得之。次日。湘軍移紮江干。賊出城分三路來犯。水師伴向他走。賊以為得計。猛浪前撲。我軍鎗砲齊施。水師泊轉。連環轟擊。賊敗。我軍亦不追。文正謂文忠曰。明日乘勝拔營。遲恐賊先踞。傳令四更渡江。忠武帶寶勇紮頭塘。文忠帶寶勇紮左路。章告奮勇。離忠武營里許。紮先鋒。賊見我軍過河分四路來。我軍先禁不許開鎗。賊連撲數次。始令放鎗。忠武衝出。忽被賊圍。章往救。應。應。賊數時。文忠督隊抄賊後。賊收入城。忠武追殺至城壕。始回。是役也。殺斃賊三百餘。生擒百餘。獲軍械甚多。文忠與文正商曰。此次賊雖小挫。城中逆尚眾。未易攻也。必誘出再痛殲之。方易攻城。忠武適至。曰。明

日我營先移通城。開挖地道。用火藥轟克城不難。文正曰。賊眾奈何。忠武曰。明日出戰。伴敗抄後。一軍進城。何如。文忠曰。固善。但非足下無以勝任。忠武曰。城果克。肝腦塗地。何辭。即令天明進攻。黔勇頭隊。湘軍次之。以章往挑戰。羅李二軍應之。忠武親帶長勝軍及寶勇。辰勇伏於城西破民房內。天曉。賊初見我軍隊伍。吹海角。排隊齊來。章往交鋒。即退。忽我信砲起。忠武由破房突出。直抄進城。各軍轉戈掩殺。賊退往江邊。水師悉以鎗砲轟。章亦衝殺進城。與忠武四路合勦。賊開東南二門紛逃。被文忠抄過。揮戈截。盡溺於江。水師復沿江沉燒賊船無數。遂復岳州。次日進城。文正令水師開往襄河扼守。湘軍往紮武昌。文忠軍仍紮鳳皇山。章在鳳皇山。日帶勇操練。適因文忠太夫人壽。章往拜祝。與某營員因事口角。章拳毆之。某員往愬文忠。文忠答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六

錫山徐氏輯錄

章滋事。傍章回貴州。本標公軍令甚嚴。且怒未敢往愬。次日。又送到保札。內開外委朱洪章克復崇陽通城案內。免補外委。以把總補用。並賞戴藍翎。章知公意難回。故未稟辭。直往湖北投曾文正。公曰。何不在胡公處。章以實稟。並曰。國家有事之秋。正士卒効命之日。豈肯歸標苟安乎。文正壯之。次日。文正帶見塔忠武曰。我薦一曉將來。章忙叩頭。忠武扶起曰。得非胡公帶來黔勇。章對曰。是。述明來由。塔公命暫往差官棚聽事。并告各營曰。往日我親見其殺賊甚奮勇。有智畧。慎勿輕之。次日。忠武往看地勢。章同衆差官執公精忠報國旗。隨行。賊見來犯。公令回營。章呼楊德武曰。我二人伏堤下。俟賊過。奪其馬。德武曰。恐公見責。章曰。無妨。賊果乘馬來至堤。馬忽不走。賊鞭之。章呼德

武同聲殺出賊不知我兵多少遂慌走章追殺一賊衆賊未及回顧成棄馬逃章欲往追德武止之計獲馬十二匹殺賊一級追見公笑曰汝二人何胆大也快回營各官來迎忠武曰看我今日三人奪馬如何各官稱賀公曰非予能乃新到朱某功也章以所得請歸營務處公命厚給馬值以獎章及德武次日忠武過湘營親與羅忠節李忠武公商攻城塔公曰近日風雨大作正好趁勢扒城無如離城稍遠我意欲紮營逼城如何羅李稱善會胡文忠已將善後未完事件交岳州府魁守接辦星夜拔營住船鸚鵡洲來文正忠武處問近日賊情忠武告以移營近城之議文忠聽之次日忠武先拔五營近紮北門隊尚未齊逆首窺見早出大股來擊忠武率章等領隊出迎正戰間湘勇見我軍寡不敵衆來援賊遂敗退營壕得漸築成曾文正來胡文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畧

七

錫山徐氏輯錄

忠營請忠武與羅李二公會商攻城忠武曰前日我軍移營賊乘間來犯雖未大敗亦小挫也恐不日來大戰必乘虛往攻之文忠曰賊意死守不出多延時日不如拂之文正先回船令水師扼守下游文忠令黔勇出挑戰忠武帶兵伏近城次日賊果分五路來我軍先佯敗逆首督衆追來忠武抄過賊後令章督士卒同衝入城賊隊忽自亂文忠遙見回軍往擊賊愈潰敗走江干水師以砲轟之多溺江死章與忠武衝入城分三路忠武由中路直抵僞王府章由左路抄僞王府後盡天雲山右路抄殺城上賊忽遇大股賊圍住忠武章抄後合擊賊始退山水西門出爭過浮橋被我水師已先斷橋章隨忠武追之賊爭橋溺死甚衆復分湘軍爲二一追勦城外一搜剿城中胡文忠所部黔勇先站各城樓水師回舟往攻漢陽未至而賊放火遠颺矣漢口

亦然遂復武漢二城時咸豐四年七月也文正乃以兵往守各隘次日令湘軍往攻大冶忠武往攻興國我軍離興國四十里紮營偵報賊有埋伏忠武令章往探賊果分三路出隊章飛馬回稟公曰賊方銳勿輕出俟其疲再擊之須臾賊酋至欲圍我營忠武令備鎗以待賊亦不敢過遂首欲督令前相持逾時忠武令章曰可領隊衝中路忠武隨後督殺我軍齊奮揮戈橫刺賊敗追六七里始收隊是役也殺賊無算生擒六十餘奪獲驛馬三十餘遂乘勝前進偵報城中賊昨逃往大冶縣忠武恐賊詐令章帶長勇先入章在城搜獲僞檢點一名逆匪十餘名解送忠武營並請入城遂克興國旋移兵往攻大冶值湘軍與賊正戰忠武令章速接應章看賊依江甚衆令我軍掩旂直撲忠武從高崗揚旂湘軍見援至愈戰愈猛逆首亦督衆拚死鏖戰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畧

八

錫山徐氏輯錄

忽章抄後而來水師亦飛乘至三路夾擊賊遂大敗忠武抄從陸路來賊無可逃伏地乞降忠武令斬之大隊回營後羅李二公問忠武曰由江邊一枝掩旂抄賊後者係部下何人也忠武曰乃曾公新薦朱某日前在興國親見衝鋒入賊後誠有胆畧羅李曰千金易得一將難求竊爲公賀正論間曾文正至曰我在對江見掩旂抄後者誰忠武曰公薦之朱某文正曰可見老眼無花喚章前曰此後勿如此胆大忠武曰我前已戒之章曰謹聽命文正回舟須臾令下飭湘勇往攻西南城外賊壘章往扒東門炮樓忠武往攻東北近城一帶賊營若賊不出我軍且圍攻且移營若賊出戰飭章暗抄賊後再以得勝軍應之次日忠武所帶各勇尚未抵城邊湘軍已先開仗賊見湘軍勢甚猛調東門賊來應隊方出章兵突至賊措手不及章猛殺過去賊棄

登走章分兵往踞其壘城內賊見來救被忠武截斷章復追賊至城邊賊沿城脚走章直捨入城忠武督衆隨來分三路追剿並放火燒之賊逃出北門忠武自城旣得快援湘軍章轉隊向南門見湘軍與賊正戰章抄截過去賊紛紛驚潰章與湘軍追至南門忠武又從南殺出逆首勢急遂自到章前割其首見忠武忠武令掩四門候天明乃出示諭民並將克復大冶綠山稟報文正仍進兵攻半壁山湘軍頭隊忠武繼之章隊斷後逾三日湘軍前營先至被賊圍攻湘右營繼至賊以五路來圍愈戰愈猛忠武所部寶勇山脚抄出亦被賊小挫章後隊到聞聲即率長勝軍奮勇而前賊大隊悉出遍野遮山我軍用鎗砲連環擊之忠武見章軍到奮督大隊與章內外衝殺遂轉收爲勝追賊十餘里始收軍是戰也生擒賊二百餘殺斃賊千餘奪軍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九

錫山徐氏輯錄

械稱是會偵報賊由安慶揚帆而來數不可計忠武請羅忠節李忠武二公會商賊情方憂砲台未修水師不足固守適會文正與彭楊二公渡江而來始知砲台近日修好乃飭各營星夜嚴防忽報賊攻湘營勢甚猖獗羅李忙回營戒士卒不許妄動賊自辰至酉始退如是者六日忠武往商羅李曰賊攻有日矣若不出戰恐軍心懈明日賊再來貴營山左依江抄其後辰勇朱某山右抵中路迎敵予隨後接應者賊敗貴營先破半壁山朱某攻田家鎮以鳴鑼爲號即收軍次日賊果大股來將及壕我軍突開鎗砲水師亦齊開船轟來賊以屢攻得意未及防受傷頗衆逆首猶督衆來撲忠武令開營門衝出各勇一鼓作氣賊驚慌棄械各走忠武督衆追殺羅李乃移攻半壁山賊首猶出抗敵被我軍連環鎗傷十餘騎餘賊欲返故壘我湘右營已捷足

先踞矣賊歸無路多墜巖死十月初遂復半壁山章追至田家鎮聽鳴鑼乃收軍會文正來營商曰明日再攻田家鎮以勁旅一技抄過賊營候我軍將近浮橋乃由山脚往攻江邊賊壘另以一枝越山埋伏以截敗賊并帶火蛋擲燒賊舟湘軍直攻依岸賊壘忠武軍衝過橋去與水師往攻對岸石城分派已定次日賊出隊來忠武令速開營門該賊望望而逃我軍追出將近浮橋賊轉迎敵忠武令章前往交鋒鎗砲連環賊衆漸退逆首用刀督砍復冒死前來忠武山傍截出賊乃敗至河干水師已斷浮橋賊衆爭渡落水死者甚衆我軍從後抄殺水師早飛漿而下縱火燒賊舟適東南風大作火光燭天江水皆赤伏尸數萬百餘里哭聲震地間有逃竄者被章督岸上兵殺之我前隊直追至龍坪忠武剿賊至二更方收隊是役也燒燬船六千餘號生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

錫山徐氏輯錄

擒獲逆老賊一千餘名奪獲糧船五百餘隻死於水者數萬賊我軍亦傷亡不少水師尤多文正曰我自行軍以來攻克不下數十城從未有殲賊如此次之多喪師如此次之慘言畢放聲大哭各官揮淚勸止乃傳令將生擒者懸奠陣亡將士傷恤醫賞有差二十一日復田家鎮忠武往商羅李二公曰昨竄龍坪之賊莫如速攻爲上羅李同應曰士卒新亡過多息養數日再進忠武曰用兵貴神速遲則蔓延乃回稟文正飭水師先攻龍坪即諭商各營官曰賊竄龍坪趁營壘未修攻其不備何如章稱善乃以辰勇走頭隊寶勇二得勝軍三忠武自斷後行三日抵龍坪賊即來犯我軍備而不出隊祇以紮營爲事忠武命營外多栽梅花格防賊來偷營計賊果來偷五六夜因有備不敢進而退文正慮我兵單星夜令水師三營在後接應忠武曰賊屢偷

營不得利。明日必來圍攻。乃令章帶兵星夜伏山後。次日賊果出隊。直撲我營。忠武令齊開鎗。砲彈如雨。賊踏躒不化。欲退。逆首狄督終不敢前。忠武料其必敗。乃開營出擊。章山高山龍隊而下。水師船適至。用砲轟之。賊稍却。忠武即鳴金收隊。曰：賊衆我寡。恐深入反爲所困。俟明日湘軍到。再籌之。須臾文正過江。至營曰：今日我軍之勝。殆有天焉。該賊十餘萬。我不滿三千。何以禦之。賴得山上一枝。斷其歸路。故賊見即走。忠武乃以拔營意稟文正。公曰：兵貴神速。所見是也。但賊過衆。我軍須小心穩守。以待湘軍。忠武乃稟請先將水師兩營紮對江口。以防偷渡。上阻湘軍來路。文正然之。次日湘軍分兩路來。羅李輕騎先至。方度紮營地勢。賊已由山後抄過湘軍。偵來報。忠武乃令留五百兵守營。章帶勇前往迎敵。寶勇接應。忠武自帶標兵督後。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章抄出湘軍營後。正遇賊來。章命隊齊排開。以兩哨往擊。餘獲柳林中。我軍先佯敗。賊蜂擁來追。柳林內兵四出。賊遂大敗。直追至山脚。湘軍營壘得以紮成。忠武令收軍是戰也。生擒賊三十餘。殺斃百餘。獲馬匹軍械百餘。忠武往看湘營。告以夜宜謹守。羅李二公答曰：我軍遠到。恐夜睡有失。須派兩營爲代守前壘。忠武曰：無需。我且以幾哨人往攻。賊必不得來。但明日我軍由半山繞過田隴。右遇賊出隊。我軍詐敗上山。另派一枝伏柳樹內。俟賊追過。方出截殺。貴軍派兩營關頭橫擊。我與辰勇徑攻賊營。賊倘回顧。貴軍從後力追。以免牽制我軍。議定。忠武回告各營。并命多帶火蛋以防賊上山包抄。二更時聞賊營喊殺聲。須臾我偷營哨兵回亦無損傷。次日漫山遍野俱是賊旂。忠武告之羅李軍。不許出隊。自卯至午。賊不敢前。亦不退。忠武曰：今日

必大敗。遂發號砲。令各軍依隊出。賊分十餘隊來敵。我軍用劈山砲連環轟擊。忠武單騎衝出。各營四路圍至。將賊圍於核心。揮戈亂刺。間有逃奔者。水師早斷浮橋。又被擊殺。羅李統湘軍往攻山脚一帶。賊見中路已敗。不戰而潰。被湘軍掩殺。賊逃往江邊。忠武令用火蛋焚燒。水師又於下游延燒賊舟。遂殲龍坪賊。次日乘勝發新州。方至營。賊衆來擾。旋退。忠武曰：明日我軍齊攻城。賊必不出。莫如分兵往陸路攻圍。令水師乘虛扒城。必易得手。乃函知水師。並授各營官計。次日賊果出隊。列於沙洲。離城二里許。不向前進。章令各哨以一營抄賊歸路。以一營抄入城。我軍繞山突出。賊忽見而驚。被忠武及湘軍掩殺來。賊方抵禦。章已衝進城。將城門緊閉。直攻僞王府矣。水師亦站得東南二門。放火延燒。煙塵滿天。賊盡向江邊逃走。我軍跟後刺殺。溺死者無數。僅四五千逃往黃州。十四日新州復。次日攻黃州。各軍前後到齊。賊不敢出戰。忠武飭章督隊通城開挖地道。令放火轟之。賊初猶拚命來抵。被我軍四面包殺。連環鎗砲交轟。賊收潰逃。遂復黃州。旋移往巴河。賊先出營度地勢。方與羅李交戰。適我軍與文正偕至。遂一戰而克。巴河。文正喜曰：不意今日成功之易。新水黃梅賊不難破也。我軍方抵新水。賊列隊崗上。窺探。章乃督營壘。半日而成。是夜賊未來攻。忠武與羅李二公相議曰：半山賊壘甚堅。恐難攻破。須令一枝抄後。擲火延燒。再以兩哨誘之。所慮者賊死守不出。次日賊忽出隊抄過湘軍後營。忠武喜謂章曰：賊死有日矣。可速立功。章即督隊以連環鎗砲步步進攻。並飭辰勇寶勇四面助戰。賊敗走河邊。復被湘軍抄殺。多投江死。半山一股。則忠武親往剿殺。殆盡。是役也。生擒六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百餘死者數千。奪軍械無算。斬水縣復。十一月。我師大第拔黃梅縣。賊聞前途敗。死守不出。多將軍馬隊呈馳來。與忠武商破城策。忠武曰。是城四面皆水。進攻不易。不如移紮近城。以便開挖地道。黑夜扒城。多將軍曰。計固好。必遲十日。恐援賊至。須飭沿河嚴防。免賊偷渡。忠武曰。賊援兵來。陸路必由安慶桐城太湖宿松。水路必由長江。聞城內糧糈多。不難出計以破之。恐生他變。前得曾爾湘軍。候時拔隊近城。多將軍曰。拔營何必待晴。祇營修好。即可拔。忠武乃告章曰。明日湘勇拔營。恐賊來攻。我與多將軍議派馬隊伏柳林中。湘軍三營伏兩隄旁。我帶得勝軍前往紮營。爾帶辰勇寶勇忠勇衝城。次日賊忽大股出城。勢甚猖獗。我軍依次接戰。忠武迎頭擊出。章飭各軍往截。其尾賊首尾不顧。前後俱敗。安慶援賊到。被多將軍馬隊與湘軍沿堤圍殺。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賊進退無路。拋戈祈降。我軍亂砍之。章衝進城。正遇逆首督賊來援。忽見我軍回馬即走。章追刺於馬下。餘賊敗竄。水師見我軍勝。開船前來。遇逃賊盡殲之。初四日克黃梅縣。擒偽丞相僑檢點八名。送交正營斬之。次日分湘軍往攻孔隴。忠武往攻小池口。水師往擊灣江。我軍之攻小池口也。忠武授計伏蘆洲。俟賊出抄奪其壘。遂克之。湘軍頭隊攻孔隴。小敗。幸羅李二公督大隊至。多將軍馬隊亦到。十四日復孔隴。灣江賊聞孔隴小池口同日俱失。預以賊來截我渡河之軍。我方半渡。忽殺聲四起。伏賊萬餘凶猛殺來。忠武督章向前曰。今日須決死戰。萬不可退。并催後隊迅速過渡。章幸得一小壘。乃以劈山砲環轟。使賊不得過。鏖戰多時。忠武後隊齊至。湘軍轉由半山抄來。章始揮兵前進。追殺賊敗至東門內。賊於城上將火毬滾滾木打下。我軍頗有

傷損。遂退。奈江西遍地皆賊。十二月。曾文正以攻圍九江。陸軍單薄。乃奏調胡文忠由田家鎮就近來河助剿。胡文忠至。商攻湖口縣。梅家洲以新募湘左營人多怯戰。要章帶帶教戰。文正亦堅命。章不得已而往。甫至湖口縣營。壘尚未修好。賊由梅家洲分五路來。我軍用連環鎗砲步步抵擊。賊雖不進。亦不却。退章乃令各哨官躍馬衝鋒。賊漸退走。更用連環鎗砲追進。賊敗回梅家洲石壘。固守不出。章帶親兵越壕。忽被鎗傷。章帶傷強扒。並擲火蛋燒之。文忠適見。令勇強負章回。遂收隊。次日偵來報賊一山孤塘偷渡。來抄我營。一山湖口縣出梅家洲。文忠與羅李二公相議曰。賊來兩路。莫如攻退前路。後路自易攻。正議間。賊伴作我軍揚旂而進。被湘右營鎗砲交轟。紛紛敗走。追至河邊。始回。五年正月。按奉曾文正來函。稱湖北失守。髮逆連陷府州。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縣城。調文忠往援湖北。公曰。幸今日勝。不然明日撤隊。賊必來追。須令帶傷各弁勇先走。章時槍疔未愈。就醫。文忠大營堂兄達明亦在公幕。乃以章乘一涼轎昇歸。息養。忠武見瘡。歎曰。不合令爾去。章曰。小有傷。何足懼也。忽報文忠與羅李二公偕至。忠武迎坐。歎曰。此城日久不開。困老我師。近江西失守多城。湖北城多陷失。如何如何。攻梅家洲湖口縣者。方望成功。今日調動。何日能復。言畢。淚下。文忠慰曰。不必焦灼。天下事總有一定。文忠辭行。忠武瀉淚遠送。依戀難別。日憂城之未下。形貌顛倒。寐中皆囁語攻城。章與各營官進曰。此城堅而賊守不出。大人稍寬心。賊出。願拚命往奪也。忠武曰。爾初愈。尚宜養息數日。我欲俟黑夜狂風大作。往扒城。速為我造扒城具。不日造成。忠武問誰奮勇當先。寶勇願為頭隊。餘依次派畢。次日忠武黎明

起傳令各隊俱出聽候調遣。忽有寶勇哨官某者驚賊而來。云不好。當即仆地。章在旁扶起。已心火上湧。餘氣奄奄。各營官齊忙連呼不應。嗚呼。堯矣。時七月庚辰日也。乃具稟曾文正。文正趕來撫棺恸哭。軍民無不悲哀。忠武忠勇性成。有謀有胆。每單騎蹈險。幸有天幸。賊以為神。善撫士卒。遇章尤厚。故章痛彌甚。文正乃以副將周鳳山暫領軍事。各將弁俱退。有後言。文正調慰之。八月初三日。往攻臨江府樟樹鎮。我軍未到。髮逆先退。章同畢剛毅公金科輕騎過浮橋。探得臨江城內空無一賊。請移隊進城。統領章等年輕冒昧。不知賊情詭譎。越日始拔營上新淦縣。逆首見我軍不踞城而往。攻新淦。乃在樟樹上流造浮橋。斷我軍歸路。偵者來報。統領乃知墮賊計。傳各營官商策。畢剛毅曰。事已至此。惟公自主而已。統領泣曰。我忙無主。見全仗各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位主持。章乃進言曰。我軍若前向吉安。四面皆水。賊者重兵扼渡口。則進退兩難。樟樹賊雖造浮橋。諱難即成。莫如以兩營前走。軍糧居中。重兵斷後。往攻樟樹。衆以為然。十二日行紮樟樹。天方晚。忽聽柳林內賊聲喊殺。章與剛毅諫宜固守。統領不聽。出遇賊而逃。我軍敗潰。章與剛毅拚殺血路而出。退至豐城。剛毅見章哭曰。今日幸子斷後。不然我等性命無存矣。統領不敢往。見曾文正。文正飭摘翎頂以觀後效。統領哭曰。悔不用朱畢二人言也。章與剛毅稟見文正。公再三獎勞。令各募軍一千名。長勝營以剛毅為統。章副之。飭往撫州防堵。行至進賢縣。復奉扎以饒州失守。令改道進。剛毅以饒州四面皆水。乃具稟請添派水師。我軍行紮風雨山水。師續至。乃會同山黃龍廟上岸。至建佛寺相度紮營地勢。見城西北依河。東臨湖南。聚一大市。祇東

門外一平岡可紮營壘。章請先紮黃龍廟。再紮移紮山岡。剛毅謂然。城賊見來抄擊。我軍乃退山岡。當晚再商。我軍移營必有惡戰。莫如夜派勁旅先上岸紮砲台幾座。以預備紮營。天明。我砲台已修好。營壘亦成。章謂剛毅曰。城中賊無多。剛毅曰。何以見之。章曰。我新移營不敢犯。且昨日我等去度地勢。不出隊往黃龍廟截擊。反以隊來抄東湖。是以知之。次日遂與剛毅督隊攻城。克之。賊由東門遁。章追殺至四十里街。剛毅亦隨後追至。計殺斃賊三百餘。生擒五十餘。驟馬軍械無數。收隊回城。百姓焚香載道。乃將克復饒州情形具稟曾文正。隨蒙保奏。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之他。來享成。心頗不服。前次敗賊注糾張天渡部。昌賊來報復。賊出隊而不犯我營。章知賊輕者。意欲在得城。因戒各哨曰。今日之戰。不可亂離。即敗。拚殺一路。出須臾。賊至。剛毅往擊。持片時。賊即走。剛毅躍馬直追。章知賊必有計。往諫剛毅。賊忽蜂擁而來。剛毅頗謂章曰。城中何故火起。莫非城破乎。忙撥馬轉賊。早四面抄圍。剛毅拚殺衝出。至河邊。浮橋已斷。蓋者臨敗逃時所折也。章後至。乃督我軍奪路走。房賊直追近。房章忙令各勇撤檣台塔。街賊乃不窮。追問剛毅何往。軍士有知者。言以浮橋斷。故駕舟追者。齡向瑞豐矣。房民逃後。餘有糧。乃令士卒炊餐。食頃。章謂各哨曰。明日往復我營。先以賊旂入。俟我軍齊進。再樹旂幟。賊以我新敗無防。必擾各鄉。時纔五鼓。章由黃龍廟繞過芝山。從大路徑抵賊營。賊賊開門。賊問何來。章詭言從四

十里街。我軍已站滿營壘。大呼殺賊。賊方知欲逃。營門已閉。無脫矣。遂遣人至瑞豐請剛毅。次日乘舟至。怒未息。曰。被衆人勸。恨不撲殺此老。章詳問。因者。齡不戰即逃。且折浮橋。幾覆我軍。故憤極。毆之也。又曰。幸子奪回營。我心稍喜。復問賊情。章備告之。會四十里街。逆首率隊來。賊即退。章告剛毅。曰。明日賊必出隊來犯。可將我前奪之賊旗。徧插營外。章抄過芝山後。截擊。留三成兵守營。賊敗。請督隊來追殺。剛毅初不謂然。章與賭曰。若賊不出。願具軍令狀。剛毅許諾。當夜。章即領隊越芝山後。至松林密處。預伏。天方明。遠見賊分三枝來。離我營里許。始齊隊。留一股堵東門去路。以二股前進。忽見滿營盡賊旗。猶豫不前。騎馬賊十餘繞前來看。章乃分兵爲五。以三枝衝賊。以二枝接應。章先匹馬賊殺而進。賊知中計。不戰而退。均向田隴走。我兵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河可以擊之。近聞水師以康國器來。結都昌。未識確否。剛毅曰。最喫緊在我軍。新糧開。壽齡已升任藩台。必不能容我。會偵至。言賊一由俄虎山過陶家渡。一由張田渡抵童子渡。章商剛毅。須函知水師。約期會戰。并以隊之六預伏張田渡近村。次日偵又報賊往各處搶船。定明日齊隊來。張田渡搭浮橋。章曰。事不宜遲。速往迎剿。剛毅曰。陶家渡無兵。堵奈何。章曰。張田渡離陶家渡僅百餘里。張田渡賊過河後。祇要水師斷其浮橋。縱火焚燒。賊見截其歸路。縱來必敗。乃飭壽齡童子渡神民往各湖汶。僱草船。星夜忙搭浮橋。以渡我軍。章走頭隊。剛毅在後。離張田渡六里許。有一大村落名高家村。樹林陰翳。兩提環抱。中即大路。我軍即伏於此。次日黎明。賊由汊河來搭浮橋。至晚始退。當夜我即以兵一仗伏以待賊。次日賊隊過浮橋。將半。我伏兵突出。賊不知從何而至。驚惶逃走。彼我軍從後抄殺。我水師貽誤。預斷浮橋。賊得便宜。逃去。剛毅至。曰。水師誤事不淺。遂收隊。章晚謂剛毅可赴陶家渡探賊營。畢。北至偵者從張家村出。言賊尚未至。聞說明日始來。我軍暫住張家村。次日果見賊由俄虎山來。另一枝由曹家河過柳家灣。某謝家村。約賊二萬。章曰。賊分紮多處。碍於下手。莫如誘賊過我伏軍地。然後出隊包抄。剛毅贊之。因先以前營兩哨去。賊正造飯。忽聽喊聲。知是官軍。各村吹海角。遂紛紛出隊。我軍開數鎗。即走。賊追過我伏兵處。我兵四面抄出。連環鎗砲交下。賊紛紛敗退。我軍退至江邊。賊轉由俄虎山去。章隨後掩殺。將近曹家河。忽喊聲大作。而剛毅已圍在垓心。章躍馬往救。被賊矛傷右腿。仍奮力前進。拚命衝入賊隊。逆首抵死來迎。奮力斬之。賊始漸退。遂收隊。然與剛毅均身帶重傷。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矣。章腿流血過多，忽麻無力，不能行走。親兵往鄉借竹椅昇回。剛毅見章傷
哭曰：爲我使君如此，章曰：不日可痊，何必傷心。剛毅與章商移紮四十里街。
時我軍薪糧不繼，剛毅曰：存上派人去領，至今無消息不解。次日請領人回
稟曰：耆齡已任撫台，飭善後局獨不發給我軍薪糧，剛毅怒甚。章勸曰：不必
性急，明日進城商之。署饒州府馮詢、鄱陽縣夏燮皆受耆齡囑，據稱奉上憲
委署，并未委辦薪糧。剛毅負氣回營，謂章曰：無糧之勇，何以能帶。莫如其稟
會公將我軍撤，章曰：容再籌之。次日章親往拜府縣，見而俱稱曰：聞閣下
匹馬衝圍，身帶重傷，百姓咸贊，謂未識痊否。章曰：感蒙爾及今幸愈矣。口昨
統領來商薪糧，未蒙允許，統領欲稟請裁撤，今弟特來再商。饒防乃江西
門戶，倘我軍撤後，髮逆乘虛而入，將如之何。馮守曰：所見甚是。祇畢統領曰：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十九

馮山徐氏輯錄

前不合往打中丞，中丞總弁前仇，曾囑暗地覓空等語。章曰：大人有大量，何
因小嫌而壞大局。況我軍薪糧逾年未領，屢次剿賊乏資，何以堪此。馮守曰：
此事實難爲力，只好緩商。鄱陽令至，仍事前語。章曰：薪可從緩，糧從何辦。令
曰：近日已收獲三千石，請先發千石以濟燃眉，乃歸告剛毅。緩毅曰：我軍住
此終非長策，莫如稟請調開，方免無事。章曰：恐稟而不撤，反於軍心有礙。剛
毅曰：然則如何而好。章曰：俟再往商。章復進城見馮守，婉言稟其設法。馮守
曰：未用兵先籌餉，我豈不知。無如耆中丞不比他人，我輩官卑職小，動輒爲
難，譬會欽使籌捐，他暗使機關，會公尙不能辦，況我等是屬員。章回告剛毅。
次日剛毅又親往，不多時回營，忿然曰：今日往商，要我將景德鎮收復，方有
餉。不然縱殺他，也無處請領。章勸曰：不必計較，恐中彼激計。剛毅曰：我定要

收復景德鎮，看他發何如。少頃兩營官至，剛毅曰：定期明年正月初二日
開差，留兩營兵交朱煥文守老營。章忙諫曰：何必性急，即要出隊。俟上元節
過，我等願往，統領以守老營爲重。剛毅曰：我因知老營要緊，故特留子也。章
曰：度歲在邇，各勇亦歷年辛苦，何妨少緩。兩營官不敢進一言，往邀幕友亦
不肯諫一言。章再四婉諫，無如生死有數，總是不回。乃於歲豐七年正月初
二日統隊而出，章請同行不允，乃以章親信兵十人從之。營哨各官來辭行，
章諄囑曰：新正出隊，總宜相機，倘賊過多，宜勸統領緩進。星夜來函調余，不
然孤軍深入，恐被賊困。各官曰：緊記章送剛毅十餘里，始回營。次日往告府
縣，剛毅已出隊。鄱陽令曰：中營中丞激計，章聞之不勝忿恨，即辭回營。星馳
專函與剛毅，俟章到再爲進兵。初五夜，忽偵至云：我軍於初三晚間到西瓜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

馮山徐氏輯錄

湖天尙未明，我軍過河，賊猶不知，殺至街心，賊見滿街旂幟，四處喊殺，各街
口俱被桌椅欄阻，小兵敗走。畢統領橫衝直出，至蘇湖會館，隨帶親兵十餘
人，不知下落。章甫聽完，魂魄驚悸，哭曰：應侯其死乎。乃即帶隊馳往，沿路遇
敗軍回詢之，均稱不見。饒守命鄱陽縣隨後追章，章已抵黃江市。離景德鎮
六十里，見我敗軍涕泣而來，問以統領，均稱小兵隨統領進正街，被賊四
面包抄，只聽逆首傳令要擒活的，慌忙亂逃而出。正問間，鄱陽令至曰：太尊
恐閣下性急，故特令我來要閣下駐紮黃江。章曰：統領不知下落，駐紮何益。
令曰：何妨往探，乃派本地親信人去探。三四日來，不得其實。後雇一黃江人
帶數十金去景德鎮請人訪查，逾數日回云：初四日天初明，畢統領帶隊過
河，街進街放火，因該鎮房屋盡是燒，頓砌成一時火燒不着，被查街賊見亂

賊逆首出隊見我兵不多乃吩咐用桌懸懸住街口畢統領衝至王家湖蘇湖會館賊圍之數重統領翻身上樓賊蜂擁索討乃下樓手殺十餘賊即遇害章聞之放聲大哭令湖白事至此總要將屍拾回再問屍在何處對曰身在上家湖頭在西瓜洲須我軍退後使賊不防扮作賊去乃能盜回查雲南標兵尚有十餘人章再派親兵二十人到彼相視行事當將隊撤回饒州逾兩月應候屍始尋至其棺盛殮章祭奠之乃派標兵返回雲南籍文正來文以章作統領駐防饒州該處紳民樂捐以助章軍餉駐守安徽之皖撫余亨張公亦以饒防為安徽門戶并知我軍受苦給軍專弁解來銀五萬米五千石子樂五萬筋以資我軍餉章深感之從此軍威復振賊來犯餘干樂平章揮兵往擊俱獲勝饒州府城外四十里久為偽輔王所踞築四十餘壘并設偽科取十者給派候補遊擊林保帶勇千人來攻屢次失利府縣稟請章辦章曰廣勇不識地利見賊即敗明日我軍攻賊他營勿同往免失軍威府縣曰他營乃中丞派來不往不可助後隊如何章辭回營吩咐明日天明在芝山脚齊隊次早乃以中左兩營由右路直抵四十里街包圍賊壘前後兩營抄過賊營右煥字營與前左三營直抵賊壘煥字右中後三營接應之章督隊在後命各軍次第掩旂而進將近四十里街聽賊壘鳴角章知其必出隊來戰乃令各隊依山排開該賊正開偽科人眾紛至沓來廣勇從後至誤為賊賊爭衝向前被逆首隊出揮戈擊殺大敗而回章見廣勇敗因令我軍不許爭先抵敵以礮山炮拾鎗小鎗連環轟去賊乘勝追下遇鎗砲即止章乃躍馬前驅長勝營在左煥字營在右賊漸敗退章督隊追至營門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復有大股賊抵死來敵被伏兵四面抄來鎗砲交下賊大敗棄營而逃章揮兵追殺至陶家橋始回即奪得賊四十餘壘是役也賊死無數生擒者千餘獲米三千餘石旂幟千餘驛馬二百餘匹錢萬八千餘串銀稱是我軍亦有傷亡次日差人請府縣將所獲銀錢米械點交每勇准散給千文轉請馮守報捷隨移軍往景德鎮防堵次日忽奉撫軍來文內開朱洪章帶勇不力以致林寶受傷革去守備銜千總降補把總章念克復四十餘壘反遭此冤真令人不平舉饒州紳民皆知可以不辦次年二月昔撫軍派江軍水師統領劉養素來稽章軍實乃由景德鎮調下饒州十三帶紳民皆願以全家保章後劉統領亦悉其情乃再三設法為章解免景德鎮以章調後江軍接防失守紳民多怨昔齡饒州府問章曰江軍人數倍於閣下緣何失利章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章所帶勇皆已親友遇事有靠故能以少勝多饒守曰善然則景德鎮如何能克復章曰祇有兵有餉何堅不可以克饒守曰江軍新敗莫如請閣下移紮何如章曰祇要江軍統領聽商正議聞江軍統領至府署章惟避馮守接進劉養素曰有無客在馮守曰祇長勝營統領劉養素曰正要往拜既在何妨請見章出劉養素曰我要到貴營商量日前江軍失利尚未歸齊惟閣下所部兵住此倘調往景德鎮此地未免空虛不如請閣下紮出府城以安人心俟江軍調齊再進剿不遲章曰遵命馮守曰長勝營自煥文統領來并未領得新糧子藥均由十三帶紳民捐辦歷年轉戰十餘處克復各城隘全無保獎該營兵弁全無怨言劉養素曰無糧之兵尚能持久真真難得無如者中丞總有芥蒂馮守曰天下事那解不開祇求大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人秘保。中丞自然明白。又言及景德鎮近日賊情可探得實。章曰。偵者云。逆首傅令山。景德鎮河岸添修砲台幾座。西瓜洲添修壘十餘座。語畢。章辭回營。適接奉會文正來札。內開。會九帥統吉字各營。由江西省不日起程。往攻景德鎮。該員在彼多年。地利熟習。俟吉字各營到齊。隨同進剿。章持札往告劉養素。并示知各營哨官。無不歡喜。該處紳民間之喜曰。此後得保無虞矣。吉字各營五月初旬到雞脚嶺。致函約會進兵。章送函與府縣閱過。次日即送來銀三千兩。暫充軍餉。章飭糧台照分。隨帶隊起程。江軍水帥營護解軍裝。山水路紮黃江。章往雞脚嶺。稟見九帥。并請攻景德鎮。示九帥問進兵路徑。章悉指畫以對。次日。我軍一由黎陽鎮對岸過河。往攻西瓜洲。一由黎陽鎮沿河前進行。方近。忽聽雞脚嶺砲聲。偵者回稱。昨四更。景德鎮逆首出。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隊攻雞脚嶺。我軍勢甚危急。章乃催軍往援。賊見。即分隊來禦。章即令用連環鎗步步前進。賊多畏縮而退。章揮兵跟殺。會九帥見賊圍漸解。乃令各營出壕。兩軍包抄。該賊無路可逃。盡敗向河邊。水師趕至。又以鎗砲轟之。賊遂四竄。景德鎮逆首見勢敗。放火先遁。九帥督吉字各營追之。惟西瓜洲賊壘未破。章揮隊往攻。忽鎗砲齊發。章中多傷仆地。掙扎立起。強登砲台。將放鎗賊斬斃。我軍一呼同登。賊棄壘而逃。我軍追至浮梁縣。賊忽出大股來應。吉字各營先後交鋒。賊大潰敗。爭渡浮橋。忽橋斷。溺死不可勝計。殺斃者四萬餘。生擒者二千餘。獲偽天安三偽天燕九偽丞相檢點指揮共九十餘。驟馬軍械無算。九年六月壬子。景德鎮浮梁縣復。九帥乃報捷於江西巡撫與文正公處。章乘機稟文正公。請調他處。奉批。查湖北安慶軍務緊要。由該員擇

選所部精壯勇丁千名。星夜帶往湖口縣。俟本部堂到點驗。其未成軍以前。薪糧由江西找補。成軍後薪糧由本部堂後路糧台取支。章悉告之。各營曰。與各位患難數年。辛苦共嘗。本應全帶往。奈來文祇准選千人。我心實有未安。其中老練者曰。祇請大人先行。我等隨即來投。少年者大聲慟哭。章婉慰之。因告帳房。將前張撫軍解送之銀。尙餘四萬。每營各發三千。各營辭曰。此銀係張巡撫送大人。我等薪糧。乃者齡剿扣。何與此項。章曰。各位隨我多年。保獎全無。所得之數。盡是各位血汗。日前所以留備者。竊恐者齡加害。今幸脫羅網。此銀何用。不必多辭。各營愈感激。即擇於六月十八日起程。各幫紳民送章以萬民衣傘及匾額。章固辭。不得已受之。行抵湖口縣。即往稟見會文正暨彭宮保。二公聞之。嘆曰。未識者齡何意害他。雖無糧餉。而百姓愛戴如此。不負其防饒多年之辛苦也。次日。文正委彭宮保來點章軍。賞錢千串。章往謝。文正命換頂翎。飭往巴河紮營。聽候調遣。會文正乘砲船往黃州府。與胡文忠商進兵。章同往見。文忠問饒防情形。章備稟之。文忠曰。者齡存心太險。令爾受苦。章曰。沐恩前後辛苦四年。克復各城隘。不但無功。反降補把總。不圖今日復得見大人。文忠嘆息。章辭回營。文正令暫紮幾日。與吉字前營先紮宿松。俟九帥至。再移營往攻太湖。十月。九帥由江西水路至巴河。依岸紮營。逐日操練新立馬隊。往會胡文忠。文忠言。馬隊不可不設。無如南人不善騎。必須募河南固始一帶人。方善。九帥回營。乃一面遣人往選馬隊。一面擇期往攻太湖。分章走前隊。吉字前營走二隊。強字走三隊。九帥督吉字和字各營在後。至太湖。我軍紮營定。次日。賊分五路來犯。會九帥揚言曰。今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選所部精壯勇丁千名。星夜帶往湖口縣。俟本部堂到點驗。其未成軍以前。薪糧由江西找補。成軍後薪糧由本部堂後路糧台取支。章悉告之。各營曰。與各位患難數年。辛苦共嘗。本應全帶往。奈來文祇准選千人。我心實有未安。其中老練者曰。祇請大人先行。我等隨即來投。少年者大聲慟哭。章婉慰之。因告帳房。將前張撫軍解送之銀。尙餘四萬。每營各發三千。各營辭曰。此銀係張巡撫送大人。我等薪糧。乃者齡剿扣。何與此項。章曰。各位隨我多年。保獎全無。所得之數。盡是各位血汗。日前所以留備者。竊恐者齡加害。今幸脫羅網。此銀何用。不必多辭。各營愈感激。即擇於六月十八日起程。各幫紳民送章以萬民衣傘及匾額。章固辭。不得已受之。行抵湖口縣。即往稟見會文正暨彭宮保。二公聞之。嘆曰。未識者齡何意害他。雖無糧餉。而百姓愛戴如此。不負其防饒多年之辛苦也。次日。文正委彭宮保來點章軍。賞錢千串。章往謝。文正命換頂翎。飭往巴河紮營。聽候調遣。會文正乘砲船往黃州府。與胡文忠商進兵。章同往見。文忠問饒防情形。章備稟之。文忠曰。者齡存心太險。令爾受苦。章曰。沐恩前後辛苦四年。克復各城隘。不但無功。反降補把總。不圖今日復得見大人。文忠嘆息。章辭回營。文正令暫紮幾日。與吉字前營先紮宿松。俟九帥至。再移營往攻太湖。十月。九帥由江西水路至巴河。依岸紮營。逐日操練新立馬隊。往會胡文忠。文忠言。馬隊不可不設。無如南人不善騎。必須募河南固始一帶人。方善。九帥回營。乃一面遣人往選馬隊。一面擇期往攻太湖。分章走前隊。吉字前營走二隊。強字走三隊。九帥督吉字和字各營在後。至太湖。我軍紮營定。次日。賊分五路來犯。會九帥揚言曰。今

日各努力痛殺賊。乃令章軍由蘆洲抄賊後。吉字強字擊中。和字信字分左。右二枝接應。九帥親領兵督後。章方掩旂由蘆洲斷賊歸路。忽見吉字營與賊正戰。鎗砲連聲。章遂由堤上展旂助陣。賊眾望見。分隊來抵。章軍截殺過。去賊前後莫願。紛紛敗走。吉字各營趕來。賊向田隴亂跑。我軍沿路追殺。遇一騎馬賊迎面。章刺於馬下。餘多棄械祈降。是役也。奪獲軍械馬六百餘。殺斃二千餘。生擒六百餘。擒獲偽逆首十餘。我軍亦多傷亡。九帥回營曰。今日賊大敗。恐棄城逃。令早備餼糧。倘賊果逃。星夜追殺勿誤。時纔五鼓。偵來報太湖城內起火。恐賊逃走。九帥令出隊追殺。直追至小池驛。雲字營處賊猶敢圍雲字營。忽見我追兵至。方走。多將軍馬隊適由青草橋追來。雲字營向前圍擊。賊無路可逃。跪地哀降。各軍揮戈刺殺。當將小池驛圍攻。九帥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吉粟各營已克復太湖縣城。計殺斃賊四千餘。生擒二千餘。獲軍械無算。即飛報曾文正。胡文忠。隨摺具奏。奉
硃批。降補把總朱洪章。開復原官。免補守備。以都司留湖南補用。賞換花翎。免繳捐復銀兩。欽此。復接札。令添募長勝右營。與前帶千名。分爲中左右三營。擇期開往安慶。先是賊結營在石排。見我軍過。乘大雨夜遁。我軍直追至集賢關。賊至城死守不出。會九帥隨拔大隊至。令章紮守關外營壘。吉字方紮營。賊日來攻。隨派章往扼其要。賊始不敢近。會滿大人由湖南募恆字營。新到。在章營後連紮二營。營官往告。奮勇攻賊。被賊鎗砲傷斃百餘。各營不敢拖屍。會滿大人始來請章。章辭以趁夜再去。滿大人固請。始令士卒蛇行而前。拖屍以回。九帥聞鎗聲來視。見即憤責。其滿大人亦嚴飭營官。而感激

章九帥來營商曰。鹽河近日水涸。我意欲移營往扼其要。免賊匪乘空衝出。煩貴營一行。章曰。謹遵示。忽接奉文正秘函。內云。三河失利。全軍覆沒。九帥示章不許聲張。命章先將營修固。然後移紮。章往修十餘日。營成。請九帥閱。贊其堅固。乃擇期移紮。遂日猶開挖長濠。時鹽河水涸。沙洲露出。章請添防數營。九帥隨派副後五營至。忽有居民紛紛逃進集賢關。問其緣由。據稱。逆馬隊已到關外。章馳稟。九帥囑章以固守爲要。章辭回營。一路百姓扶老攜幼。哭啼奔逃。叩章馬首來求收留。章始令其住長壕邊。并由糧台給散口糧。賊來擊我者五六日。章遵九帥諭。堅守不戰。第七次賊以兩枝犯九帥營。以三枝擊章營。我軍不出。任賊揚旂放鎗去。章往九帥營獻計曰。賊屢攻得意。明日必來。章意以兩營伏離營五里之范家莊。俟賊來撲營。以砲爲信。大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人派隊殺出。章由范家莊抄來。賊可擒也。九帥曰。賊不來。如何。章曰。即不來。我軍順便往探集賢關賊營。若何。九帥曰。善。次日。賊果來。我軍依次殺出。遂大敗賊。直追至集賢關。九帥曰。今日之勝。萬想不到。章曰。還恐髮逆乘空逃。走。莫如派隊往堵。九帥意未決。次日。集賢關民來稟。昨四更起火。今早視賊不知去向。九帥歎曰。悔不用朱煥文言也。欲派馬隊追。已無及矣。章視鹽河水益退五六尺。乃往商劉南雲。方伯連捷。前後挖長壕兩道。多栽梅花椿。中間修砲台幾座。九帥傳章言。五里堆離蓮湖里許大路。被我軍挖斷。恐賊搭浮橋偷過。命章往某。另以人來修壕。章悉示以形勢。乃移營往某。壕既成。九帥同營務處來閱。贊三營相犄角。砲台位置得宜。且堅而固。雖百萬賊無以破之。真朱煥文之能也。命多備新糧。是夜三鼓。接多將軍來函。云。鳳陽泗州

逆首統衆來援安慶。須我軍預防。章親往請示。九帥曰。此番賊非比尋常。須加意小心。聞營中薪糧何如。章曰。前委員往湖北買得二千餘石。可敷三四月用。惟此次各勇挖壕。衣多被泥水汗濫。請支發三月之餉。九帥允發。次日偵來稟。鳳陽泗州滁州逆首糾衆來援安慶。若攻不破長壕。擬由蓮湖搭浮橋接四眼狗家眷出。定期明日到集賢關。九帥告各營以謹守爲要。飭章守五里堆。尤宜嚴密。章辭回營。即令將鎗砲分布。次日黎明。賊果漫山而至。一枝離九帥長壕五里。一枝往圍攻副後營。餘賊向章營前站滿。章派往誘數次。賊不敢進。傍晚退回。次日復來。吶喊即去。第三日分五路來。直衝過我營。就蓮湖一帶連營十餘里。將我軍圍圍住。日夜環攻。不分時刻。章故作不知。至第三日。章謂各哨曰。賊圍我三日矣。若不出擊。恐九帥心焦。明日早飯。

念劬腐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賊必換隊。乘其不意。一鼓而出。并多帶火蛋往燒賊。各哨應諾。次日午初。賊正換班。我軍直衝過壘。擲火延燒。逆首見之。亂喊。九帥出隊來應。我軍已奪賊壘矣。章追賊至湖邊始回。另派營填紮。以和字信字營守之。當晚九帥恐髮逆乘夜逃走。添派四營來防。次日復派各營齊挖長壕。將蓮湖千餘壘賊圍斷在內。并商請楊宮保派水師來紮蓮湖。以副後營往紮守長壕。章稟九帥預備出隊。恐關外賊遁。以便追擊。九帥曰。昨函商楊宮保。令移紮蓮湖。我軍不得不助力。忽偵來報。賊昨三更時已放火遁。九帥即派隊出追殺。章收隊時。聽蓮湖邊有鎗砲聲。問其故。乃知逆首帶四五百人出來窺探。章曰。賊從不來。今來必有意。令小心防守。次日該賊忽在營外喊。自願投降。章往稟九帥。九帥曰。賊情狡詐。勿可輕許。如果投誠。看有無器械。章曰。要賊繳出。

軍械何如。九帥曰。速往相機行之。章回說賊。次日繳來龍旂三千餘桿。洋鎗六千餘。長矛八千餘。樓鎗千餘。明火鎗八百餘。驛馬二千餘。章專弁往請九帥來營面商。言曰。悍賊甚多。如何籌之。章曰。惟有殺最妙。九帥曰。殺亦要設法。章曰。營門緩開。將逆匪十人一次喚進。只半日可以殺完。九帥曰。我心不忍。交子辦之。章當時回營預備。自辰至酉。萬餘賊盡行殲戮。乃往銷差。九帥曰。此次殺賊過多。該匪營壘。須移營往紮。并令加修壕溝。寬深六丈。多栽梅花。檣城賊搬木料經過蓮湖。被我軍奪之。賊復拚命來爭。紮營。我水師擊敗之。十一年六月。菱湖兩岸賊營俱被我軍破盡。九帥接准多將軍來函。云蘇常援賊勾捻匪約期。星夜來援安慶。前隊已抵太平府。捻匪已抵麻城。九帥傳各營相商。謂章曰。貴營以孤軍紮蓮湖。可須添兵。章對曰。蓮湖深壕而高。

念劬腐叢刻

從戎紀略

二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壘。只要各營穩守長壕。勿須添也。九帥乃命營務處前往丈量長壕。每營該防若干。各嚴界守。不日偵稱賊乘到關外。聲稱即來攻我營。章乃命將營前壕溝挖斷。搭吊橋以爲往來。關內附近難民哭救營前。章自不忍視。始留在營前後分住。次日。陳李二逆首統衆來。分紮山崗。離我營五里。旌旗遍野。烟塵騰空。亦不敢進攻。次日賊出隊來看我長壕。有騎馬數賊。直衝至壕邊。被我軍鎗斃三名。餘退去。第四日該匪出大隊來圍攻我蓮湖三營。并結壘於壕外。割青秧以填我壕溝。日夜攻撲。鎗砲無歇。九帥與楊宮保乘間至章營。問賊衆兵單如何是好。章曰。無妨。求大人速發洋鎗三十位來。九帥當飭黃夜送到。章乃令各勇安置齊備。九帥楊宮保視畢。乃回營。賊來圍攻者。二十日壕溝已被青草填滿。六月二十八九日。添條集賢關外悍賊。并各僞。

王拚命來攻。城中賊亦出隊向蓮湖搭浮橋。被我水師營擊敗。惟陳李二逆以有眷屬在城。捨命環攻。時近二更。忽陰風慘雨。殺氣騰空。章先傳羅營官以四十名鎗手出。賊齊吶喊而進。章令各勇推開砲眼。鎗砲火筒齊交亂下。只聽該賊喊哭聲震天地。章知賊傷必多。忙令出隊開營。奮勇揮殺。賊愈奔潰。忽見五里堆集賢關外火光騰空。煙塵滿市。該處賊已遁去。章督隊往追。只陳逆猶督衆來戰。九帥已飛令箭來調。不許往追。章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直督軍殺至關外。九帥又差官來云。不許出關追剿。違令者斬。章怒曰。敗賊不殺。留待何時。仍督勇往追。痛剿賊屍遍野。趕殺至二十餘里。方收隊回城。賊知外援敗走。亦放火山地道遁。我軍進城。已空無賊矣。八月初一日復安慶城。九帥差來人請章。章佯病不往。九帥親來慰曰。非不許追。實因

念劬廬叢刻

戎從紀略

二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三河李忠武之敗。至今元氣未復。今幸我軍既克安慶。實是萬千之幸。倘窮追有他故。不但前功盡棄。子如有失。將壞我萬里長城矣。章曰。賊困我一月。幾瀕於死。今賊被敗。反不許追。未識何心。正論間。楊宮保來問章。恙愈否。章曰。非他病。殺賊不暢耳。兩宮保笑曰。閣下既有志殺賊。日長何必負氣。章即留兩宮保用午膳。方回。蒙隨摺保奏。旋奉硃批。內閣補用都司朱洪章克復安慶。尤爲出力。免補游擊。以參將仍留湖南補用。賞加勳勇巴圖魯名號。欽此。九月。拔往無爲州。我軍未至。賊聞風先走。遂進兵裕溪口銅城關。我軍到即克。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克復巢縣。隨圍攻含山縣。賊放火而遁。二十二日克復和州。二十四日克復東西梁山。是日我軍所到賊盡竄逃。九帥曰。東西梁山乃長江鎖鑰。不意成功之易。望章贊聲不絕。曰。明日可拔營往烈山。

駐紮章曰。俟水師到我軍方得渡。次日水師至。我軍渡紫烈山。偵來稱賊由東西梁山一股退紮太平府金柱關。一股退紮烏江渡。蕪湖亦有逆賊盤踞。九帥接文正公函云。先攻蕪湖。後攻金柱關。飭章先攻三汊河。再往攻上中下三關。逼攻江東橋。逆匪水師圍攻九洲洲。次第進剿。不可猛浪。九帥以兩諭各營。章即移隊往視三汊河。四面皆水。東有大堤。沿堤設卡。直抵上中下三關。方令紮營。亦不見賊動靜。傍晚有逆首來對岸喊我軍近河說話。章恐有詐。令遠與之言。該逆衆五營。情願去破上中下三關。來降以乞活命。章往請九帥示。喇小心辦理。章回營。先諭賊退紮。讓出石壘。派我軍往扼各要。并親過河慰勞賊首。次日九帥來營。章令賊首出迎。并稟明情形。九帥大悅。謂章調度有方。即叩往攻三關。策章曰。降賊願破。恐不得實。章意令我軍執

念劬廬叢刻

戎從紀略

三十

錫山徐氏輯錄

降賊。先以賊首往關叫門。然後一擁而進。不識可否。九帥曰。須足下親往。方能成此大功。章曰。遵命。遂諭各營官。并示知各降賊。先令降賊作一假函。詐稱官兵到易木橋。速派兵來接應。次日至上關。天猶未明。關中逆首果不知途一呼而進。揮戈刺殺。將逆齊殲。中下二關。章已授沈維二營官計。同時克復。時五月初三日也。九帥聞之。輕騎而來。見章曰。閣下未及旬。即克復各關隘。誠善用兵也。章請派營分守。始將三關賊屍盡拖擲大江中。并將砲台營門轉向對城安置。忽見人在蘆葦前而忙走。問降賊此處有無民房。答曰。此間房屋拆去。修爲王府。已荒蕪矣。問何有人行。曰。想是日前江東橋派往城內去。今見是官軍旂。故逃走。章知江東橋乃九洲洲鎖鑰。不日賊必來爭。乃自督勇添修砲台。以嚴防備。忽偵稱賊來。章忙登高遠視。見隊出水旱

西二門蜂擁聚約三十萬。乃專人往稟九帥。并飭我軍穩守。該賊直衝至江東橋。揚旗吶喊。章謂營官曰。今日該賊定不收隊。營官曰。何以得知。章曰。江東橋要隘。歸我。九洲洲必不能保。所以必來爭。正論間。九帥與彭楊二公同來。問章曰。克復江東橋。出何妙計。章曰。祇將計就計耳。齊稱曰。善。九帥曰。賊衆我寡。如何。章曰。祇宜穩守。須求專人送洋莊砲三十尊。復登砲台。同觀賊催隊來誘敵。我軍不出。賊遂回。九帥曰。今夜添修砲台。可能成功。章曰。極力督修。何不可成。九帥與彭楊二公同營。章督各營安置砲位。并將子藥裝好。以引線牽至營邊。上覆以竹筒。是夜軍中不宿。分班視哨。忽聞呼救聲。派兵往視。回稱百姓要見大人。有秘密稟章傳進。問以何故。對曰。民等土居水西門外。被擄多年。昨大人克復石壘。城中賊不知。今早有賊報知。僞忠王大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三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驚所以出大隊來。總要奪回。方許收兵。大人且提防。并要防他。以小船偷渡。往燒砲船。民萬不敢虛語。章命兵將百姓送出。并告知彭楊宮保。將船泊灣。江中時已三更。章出懸望。遠見小船數隻。偷渡過去。欲燒我水師砲船。比至我水師已泊江心。賊空跑而回。天尚未明。各哨來稟。賊至營外。用船搭浮橋。約四五千人。請示開鎗。砲。章曰。俟天明再計較。少頃。天微明。忽陰風颯颯。殺氣騰空。賊大奔至。章帶他手親越牆。恐夜間安之藥線露溼。另以藥換之。易好。即回。賊衆齊渡。船來猛撲我營。章令發號開鎗。砲。拋擲火蛋。火極。萬砲齊聲。火珠亂滾。賊前隊盡數掃平。只聽人聲涕哭。喊救不絕。各營告奮勇。即欲殺出。章仍令開鎗轟擊。須臾。天大明。水師開砲。亦來助戰。章始出隊追剿。各營作氣揮戈刺殺。直追賊至城邊。始回。是役也。殺斃賊六千餘。砲斃者無

數。九帥在三汊河間之來見。而曰。今日之戰。非閣下不能制勝。彭楊宮保亦歎呼入贊曰。真名將也。平日所言不足信。今日親見之。乃真名下無虛。章稟九帥曰。此戰已寒賊胆。請另派營守此。章別圖進剿。九帥乃以吉字後營守上中下三關。飭章軍休息數日。仍紮雨花台。值端陽節。先發士卒薪糧。乃於初八日移營。賊即出大股來攻。其勢猖獗。章稟九帥曰。今日之戰。非比尋常。請飭各營。嚴密。破敵之事。章身獨當。即麾兵前進。令各勇抬劈山砲。多實以子。用大旗翼蔽。俟近賊隊。轟然開擊。賊見我軍隊少。四面掩殺過來。章令將劈山砲排開三層。賊突被他傷。倉卒而敗。章隨繼以連環鎗砲轟擊。賊傷斃甚多。不敢回頭。我軍追後。剿殺直抵至雨花台。賊壘復有大股賊。猛來接應。章仍用劈山砲轟之。九帥在制字營見。恐章深入。乃鳴金收隊。前隊直追至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三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聚寶門始回。是役也。生擒三百餘。鎗砲轟斃者無數。即將生擒賊首解赴九帥行營。據勘供稱。僞忠王令。見大軍移紮雨花台。以朱某猶在江東橋。故出大隊。欲將移紮營壘。一律掃平。不意今朝又被朱某擊敗云。九帥隨飭正法。即至章營。曰。今日之戰。我從制字營。觀四面之賊。約二十萬餘。我心頗躊躇。不意閣下胆氣過人。揚旂即出。賊初見。即有畏縮狀。復四面來包抄。閣下匹馬衝圍。手擒騎馬賊一羣。賊猶抵死來戰。被親兵開放劈山連環砲。賊隊紛紛而亂。東奔西突。閣下復下馬執旂。揮兵掩殺。我心始放。不然。時猶惕慮也。章曰。今日之勝。託大人虎威。非沐恩之能。實大人之指揮。九帥曰。此後萬不可輕下馬。章曰。謹遵命。居數日。章往商進攻七壘橋。九帥曰。連日雨多。故暫停息。今來正合我意。俟天晴即起程。忽聞太平府有警。九帥派章往援。八

月抵太平府見居民遷徙流離章出示撫之偵探得賊攻金堡圩勢甚凶猛又分衆四處攻打先鋒各村百姓惶惶蓋賊以四出紛擾爲打先鋒也章令該處紳民整頓團練預往沿河防堵偵又報逆衆擄船搭浮橋由萬頃湖偷渡來犯我軍章派前後兩營往彼堵禦左右兩營扼守老營章帶親兵沿河接應不意賊四更抵萬頃湖團勇未經抵敵見賊即走只我前後兩營與賊接戰勢甚危急章催兵往援賊見之即退我前營哨官追賊中亂鎗忽墜馬章往奪救已傷重立死章奮督大隊斬殺賊乃大敗哭聲震地伏屍數千爭渡浮橋忽橋斷落水死者無數十餘日後浮屍滿河始知此戰喪賊異常之多我軍回營時百姓焚香道感戴不已忽是人構誹語至九帥營誣章帶勇不力以致哨官士卒傷亡九帥來文罰章薪水一千六百金以爲陣亡恤

念劬廬叢刻

戎從紀略

三十三

揚山徐氏輯錄

資該處紳民據實公稟章亦將實情徑稟九帥始明言後作補報各紳民復以五萬元洋送章作恤賞之用章力辭不受忽接九帥來文稱擬圍攻雨花台七甕橋太平門令章速拔營往章至九帥曰日前誤聽人言閣下萬勿介意章曰賞罰軍律之常沐恩何敢怨望章仍住紮老營九帥來營曰日昨偵由常州來稟稱逆首偽忠王帶五百萬賊不日來攻須多備砲台并將應用軍裝制齊章曰只砲位不敷餘皆足用且外壕宜加寬深明日令勇前往砍木以作梅花格九帥曰須速回爲是各勇不日回言路遇百姓搬徙次日章出營探視見百姓扒山漫野携負各逃後有數十騎追之章目不忍視即帶馬隊三十騎親兵二百直抄向前該賊見我軍來甚銳轉馬便走章追三四里救百姓數千九帥令人來趨章回問何故出隊章曰賊追百姓目不忍視

耳九帥曰未知賊情即先攻之此後不可章曰遵命即辭歸見逆首偽忠王李秀成匹馬當先衆賊擁護離我營五里許擇地紮營有十餘騎衝至壕邊望望即走其外漫山遍野百餘里皆紮賊營次早分十餘路來犯九帥大營不敢進長壕傍晚始去九帥傳商曰賊來不攻未識何意章稟曰賊意重在沐恩外八營早晚即來攻大人此地有長壕足恃賊縱來無妨九帥曰何以見得章曰雨花台乃賊死守之處我營與之近彼必時刻惕心恐雨花台一失印子山七甕橋皆爲我有所以賊重在此九帥曰所見甚明賊來將何以禦章曰外八營長壕雖不甚寬然營壘依近互爲連絡守禦亦易所慮者賊偷挖地道耳正議間營中專人來云賊分十餘枝來圍外八營九帥速飭章回果見該賊掩旂拚命來攻後面蜂擁蟻集我軍未發一鎗章始上砲台飭

念劬廬叢刻

戎從紀略

三十四

揚山徐氏輯錄

各勇開放鎗砲轟斃數賊賊少却退逆首復督前來仍不敢進只在長壕外揚旂吶喊至晚亦不收隊連攻四五晝夜九帥來看方回至制字營前忽而被鎗子傷就醫數日始愈制字營官來行至半路中賊鎗亡賊之攻我營也日漸吃緊砲子紛落如雨我軍固守者彌月賊偷挖地道數處俱被我軍窺破惟吉字後營處逆首拚命分挖時天降疫癘吉字營勇死病者千餘幸章所部無恙日夜督以防援賊屢以開花砲來轟我營幸地勢頗高乃得保固章見偽王在雨花台上指揮知其必來轟地道乃令各勇於後面重修營壕賊圍攻我至四十餘晝夜忽然大隊臨壕乃一面往稟九帥一面飭各營勇分段謹守不許離走並飭前敵各勇退在後面新修營壘各勇忽面如土色章正色厲聲曰大丈夫死於疆場萬古流芳勝死床褥萬倍矣何懼之有爾

等畏死恐不免死。不如同余拚死戰鬥。死在一處。博一忠義之名。或者死中尚可得生。各弁勇均奮曰。大人矢忠報國。某等願隨同死。無悔也。章乃吩咐各站營牆。畢九帥見勢危急。專人告章曰。請速退回老營。幸勿困守。致罹大禍。喪我長城。章笑對來人曰。承九大人厚意。死亦感激。但章自幼受胡文忠公知遇。中興塔忠武畢剛毅相追隨。今三公已死。章敢於有事之秋。墮平日之志。何面目見數公於地下乎。爲我謝大人。朱某誓死於此。斷不出營半步。以上負三公。近愧大人也。來人灑淚而回。章忽見淮軍營哨各官。猶有懼色。不禁慨然曰。爾等平日頗自期許。今正志士成名之日。何遽披靡。若不振刷精神。當以軍法從事。各營哨官振聲曰。聽命。章乃分親兵爲三。以左隊哨官帶親兵百名。接應副後營。右隊哨官帶親兵百名。接應吉字後營。章帶親兵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三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百名居中。忽副後營前面地道霹靂一聲。塵土蔽天。鎗聲震耳。章忙督往堵禦。幸崩口尙小。得以堵住。即帶親兵往援他處。忽嘉字營前霹靂一聲。地道大開。已將新修營壕塌壓過半。老營全倒。幸兵勇預作防備。傷損無多。章忙督衆往堵。髮逆皆口銜利刃。拚命扒來。章督兵在塵土中。不辨南北。只聽喊聲。揮刀混殺。各勇堵住缺口。以連環鎗砲轟擊。該賊衆猶捨死直上。正危難中。幕友楊蘊山聽喊。要藥忙提火藥一桶來。章曰。速取火毬。毬到。章接過。連藥並毬向衆賊猛撲之處。奮力擲去。忽烈焰騰轟。該賊徧地亂滾。延燒無數。後賊始不敢進。紛紛收退。章呼親兵不見。回頭往顧。百餘親兵。盡殲在傍。當時怒氣衝冠。捨死追殺。各營官亦督隊隨後捨死奔來。九帥飛令調章。章因砲聲震耳。大呼不聞。九帥親至營。營官攔馬告章。乃收隊回時。在十月。計賊

圍營已四十六晝夜矣。九帥見親兵傷多。不勝悲慘。查自髮逆倡亂來。未有如此圍之久者。章至九帥稱曰。今日之役。非閣下萬堵不住。我軍牆壕既幸保全。予意不可往追者。慮有他故。章曰。出死中而得活。何妨痛殺一陣。且生死在天。何必慮令收隊。九帥曰。我好比賭博。實有贏得輸不得之勢。現各營俱染時症。所恃惟是下外八營耳。倘窮追中計。如何支持。以故不放閣下窮追。章曰。嘉字副後羅嘉吉字地道尙在。速往撒火藥。九帥見章諸事加謹。始放心回營。以地道新陷。乃派李祥雲與典來填紮副後營。當晚章與祥雲商曰。今日賊圍雖解。恐今夜復來。如何。莫如我先往攻賊營。祥雲曰。九帥只令來防。恐其見責。章曰。既如此。子可勿行。忽大雨。章喚親兵曰。今日託天庇佑。我與爾等出死得生。今夜賊必來報復。莫如我軍乘大雨。帶火蛋前往印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三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子山偷營。若能克復數壘。亦足免報仇而邀功賞。各親兵曰。大人且捨身某等敢不從命。遂於二更時去。悄伏賊先鋒營後聽之。聞賊巡更者一人言曰。今晚大雨。官兵萬不能來。各安宿去。一人曰。恐查夜者來。不睡爲是。章翻進賊壘。先殺一人。旁一人喊有官兵。章忙殺之。奮臂大呼。親兵一擁而進。時雨初歇。乃擲火燒更樓。適一火蛋擲中賊火藥局。霹靂一聲。遠近逆壘。不知虛實。紛紛亂逃。我軍奮力向前。開放鎗砲。印子山一帶賊壘。被我軍延燒殆盡。遂克之。九帥聞聲。遣人探問。次早親至。見章曰。閣下全身是胆。真令人佩服。之至。章曰。沐恩不意而成功。實大人福力所至。正言間。有鄉民來見。曰。昨三更時。賊過民村。說官兵乘大雨將印子山攻破。民等問其何往。據稱僞忠王欲去攻九洲洲。僞普王欲去攻蕪湖太平府。問以今日何敗。云我等去放藥

線·只·想·地·道·成·功·不·意·執·大·白·旗·一·軍·捨·命·來·抵·傷·我·頭·目·不·少·僞·忠·王·在·
雨·花·台·督·陣·吹·海·角·嬰·各·僞·王·上·前·被·那·白·旗·頭·目·用·火·藥·燒·死·列·王·數·人·
是·以·大·敗·九·帥·笑·指·章·向·鄉·民·曰·此·即·執·大·白·旗·頭·目·也·鄉·民·忙·向·章·叩·頭·
曰·真·是·我·百·姓·恩·人·當·即·賞·錢·二·千·而·去·九·帥·曰·太·平·府·若·有·事·非·閣·下·無·
以·勝·任·章·曰·據·民·言·不·可·不·防·請·函·知·水·師·即·將·蘇·缺·地·道·全·行·修·好·我·軍·
帶·傷·士·卒·亦·賞·恤·醫·治·方·欲·請·九·帥·示·進·攻·雨·花·台·七·堽·橋·忽·九·帥·接·水·師·
函·言·大·股·敗·賊·退·紮·金·堡·圩·清·水·河·灣·趾·一·帶·該·處·紳·民·指·請·要·閣·下·往·攻·
祇·好·格·外·辛·苦·一·行·章·曰·該·處·四·面·皆·水·請·添·派·水·師·并·另·派·陸·路·一·營·方·
敷·抵·禦·九·帥·曰·先·以·吉·字·營·前·往·接·近·水·師·貴·部·直·往·龍·山·橋·一·帶·扼·要·防·
守·章·乃·稟·辭·而·行·該·處·紳·民·舊·識·章·到·下·紮·營·已·定·即·命·其·往·探·賊·情·據·云·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三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博望賊氛日熾·百姓多遷徙·來龍山橋·避章問此處至官圩·須過渡幾次·
各紳曰·繞道則無渡·若徑行須過三渡·且水深無船·章曰·請以二三人帶路·
我親往看·即隨帶五營哨官·掩旂往看·西南依水·東北坪崗·人煙叢密·即博·
望鎮也·四面石壘·砲台層疊·長有六七里之遙·旋即退回·次日·吉字左營由·
蕪湖調來·紮金柱關·與水師相連絡·章復具稟·調嘉字營由含山縣來·休息·
數日·始商進兵·章令以長勝右營為先鋒·前左兩營接應之·吉字三營攻賊·
右嘉字營接應之·煥字營攻賊左·自帶親兵攻賊壘·兼接應各路·派畢·即自·
督隊直抵賊營·並令馬隊繞過鎮後·縱火須臾·鎮後火起·章督隊衝殺·前後·
夾攻·該賊不敢交鋒·棄壘各逃·章恐其詐敗·飭軍勿追·後見逃賊紛亂·乃督·
隊追殺·直至後街·賊見其歸路·盡向河邊而逃·水師即將浮橋折斷·賊溺

斃者無數·我軍分途痛剿·洗殺一清·遂復博望鎮·時同治元年九月·計生擒·
千餘名·殺死並河中溺死者·不可勝計·獲騾馬千餘·糧米五萬餘石·軍械稱·
是我軍亦間有傷亡·當將錢米等函交糧台·清收·章帶隊回龍山橋·紳民焚·
香郊迎·十里·忽接九帥函云·雨花台不日成功·七堽橋諒可得手·聞貴軍·
已復博望鎮·斬擒極多·該賊喪胆·蕪湖太平府一帶·目前不甚緊要·請領貴·
部·是夜前來·以便進取·所紮老營·飭太平府轉飭各紳團看守·章隨即告知·
該守·次日·拔隊行至板橋·九帥專人又送到行知奉·

上謝·湖南補用參將朱洪章·免補參將·以副將推補·欽此·章先乘輕騎往見·
九帥·叩謝·乃知雨花台·七堽橋已復·惟孝陵衛未克·九帥曰·他人恐不能勝·
任·特調閣下來·章即遵示·往攻孝陵衛·忽有賊營幾座·乃專人往稟·九帥暫·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三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紮七堽橋·俟九帥親至·再圖進兵·章謂營官曰·明朝九帥來·以我計·莫如伴·
作賊兵·由雒黃鎮繞道而搗賊壘·各位以為何如·營官曰·遵命·章隨命長勝·
左營扮賊而往·以煥字營用雜營官帶往濫房埋伏·俟我兵得替後·出截該·
匪歸路·章帶馬隊親兵中營接應·我軍依計而行·該賊問是誰·各兵不語·掩·
殺直入·黑夜不知虛實·賊各奔路逃·走伏兵截出·章馬隊亦至·正酣殺間·忽·
營官來告曰·九帥來調·章曰·請九帥督隊來·孝陵衛十餘壘·已被我軍奪獲·
矣·章復鞭馬往追敗賊·我長勝營已踞賊壘·換插我軍旗幟·章回·九帥先至·
營·高聲贊曰·閣下此番行兵·出沒不測·真令人佩服·章曰·託大人威福·冒險·
成功·九帥又曰·佩服佩服·乃將擒獲逆首·勘問·據供云·日前雨花台·七堽橋·
失後·僞忠王恐官軍來爭·孝陵衛·故令三萬人來紮守·不意官兵突入·以為

黃鎮來援。故未防備。所以被擒。九帥笑曰。真乃天意成功也。當將逆首斬訖。令章小心扼守。次日派來制字信字各營。請章前往踏勘地勢。開挖長壕。以爲合圍之勢。章即同行。口講指畫。分段丈量。令以向張二前欽差所挖之前壕。作爲後壕。另加寬深。俱六丈。接七壘橋河。直抵孝陵衛。約長三十里。以四十八營分防之。九帥忽請章相商曰。我看紫金山賊壘。臨高視下。應用何策。克之。方於合圍之勢。有濟。章曰。求大人不到沐恩營。我自克之。九帥曰。是何以故。章曰。大人若來。沐恩等必迎送。賊以爲我軍不敢懈怠。大人不來。賊見我軍正挖壕修壘。若乘間往攻。賊必不介意。四月是沐恩初度。佯去覓班演戲。乘間必得賊壘。九帥曰。善。須謹慎行之。章辭回。乃告各營官曰。今年是我三十歲生辰。九帥要來觴慶。煩爲我往喚戲班。各營官俱言大人生辰。分當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三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料理至期。九帥來送禮。各統領營官亦送禮。章概受之。城中逆首見我營日夜宴樂。忽出大股來犯。我長勝營出隊佯敗。賊乘勝猛追。我軍故棄旗幟。依山而走。該賊拚命直趕。繞過我伏軍後。我軍四面突出。僞忠王在城見之。亂喊賊以鎗砲轟鳴。不聞其聲。只顧向前。被我伏軍連環鎗砲。大挫而敗。奪路奔走。我軍揮戈掩殺。鎗刀響處。屍頭亂滾。忽聽紫金山砲響。章回看時。已全毀我軍旗幟。蓋沈維營官早受計而奪賊壘矣。賊退無路。只沿城脚走。僞忠王在城痛哭。要該匪死抵。復被我軍追殺。直見伏屍數萬。我軍追至朝陽門。太平門。僞忠王以火藥擲下。乃收隊是役也。生擒三百餘。奪獲驛馬三百餘。軍械無數。殺死者亦無數。我軍亦傷亡數十名。九帥星馳來營。揚笑入曰。僞忠王出隊來拜壽。我反少禮也。章始將出奇制勝之由備稟之。九帥稱頌不

已曰。天以閣下賜我。使我成功。金陵之克。全仗此舉也。乃將生擒逆首。勘問供云。僞忠王見官軍正演戲。令各僞王出朝陽洪武太平三門進兵。定要將孝陵衛奪復。僞忠王在城督隊。若有臨陣退縮者。斬。甫至龍脖子。官兵忽四面抄出。我等因此被擒云。九帥復笑曰。爾等是來與朱大人稱觴。不是打仗。遂令正法。九帥商章曰。紫金山地勢寬闊。再調敬字和字營以守之。太平門必扼紫數壘。互相連絡。何如。章曰。若紫營防守。大人所調則是。若欲圍攻。大人所調則不敷分布。九帥曰。容再籌撥。近日東南與僞天保城各營戰陣。統歸閣下指揮調遣。閣下定計後。可專函告我。我回營。函致水師。若能分兩營移紫草鞋夾。副後一軍。閣下可不必往顧。不然。還須閣下帶兩營與該營站隊。以便那修砲台也。吩示畢。九帥回營。次日送家行知。內開推補副將朱洪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

錫山徐氏輯錄

章此次援賊圍攻雨花台四十六晝夜。該副將冒險接應。并堵禦地道。黑夜擊退援賊。身先士卒。異常出力。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賞加提督銜。奉上諭著照所請。欽此。并各營在事者俱奉行知。章欲往謝。九帥來人止之。副後營來函云。近日賊目僞忠王李秀成逐日出隊。并勾洋人用開花砲。將榮營前面砲台全行掃平。已具稟九帥添派數營幫同堵禦。勢在危急等語。章甫閱畢。九帥來文。命章往彼。傍晚抵該處。劉南雲見曰。得閣下來。幫我軍威。又可振矣。若不然。險有不守之虞。章問近日賊勢。南雲曰。近日開花砲漸稀。惟中砲子奔勇。均多傷亡。前面缺壘。實難禁成。章曰。明朝相勢定爲禁成。次早天未明。章帶人往看前面堤埂。微高。下面草皮甚多。前次所以不得堅固者。用甌石耳。當即回喚勇丁百餘名。携鋤數十把。往該處。先鏟草皮。該賊亦不

介意。傍晚乃回。章謂南雲曰：請足下今晚派隊帶連草皮，我令各勇向前修壘。南雲應曰：該勇因炮傷多，惟恐胆怯。章曰：既如此，不用貴部。章先站營前，各勇見之，挺身爭先，不多時，已將前面修好。所謂天隨人願，忽月朗星稀，遂將後面一齊修成。往告南雲來看，贊曰：足下神功，為此砲台惜早不如此。致我軍傷者千人。章曰：可要安砲位。該營勇丁始忙向前安置。時天已明，章令將旗幟展開，城上逆首驚見旗幟，且砲台已修好，遂出隊來。章謂南雲曰：看我生擒賊來，與足下祭砲台。即以親兵六十名，俱帶洋鎗，由堤埧掩旂而進。章直走堤上，并令以大旗五六面，遮過劈山砲三尊。賊見我軍祇數十人，搖旗吶喊，蜂擁而來。章命齊開劈山砲，轟然一聲，龍旗隊裏人馬亂滾，前伏親兵抄出截殺，遂生擒十餘賊。城上賊來接應，章乃收兵。南雲曰：閣下真神勇。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也。即將生擒匪祭砲台，忽接九帥函，言足下帶修砲台，想已修好，請速馳來營，以商要務。章乃連夜馳見九帥，問及賊情。章備稟之。九帥甚喜，曰：我意欲連成合圍之勢，應如何分布。足下深為洞悉，故特請商。章曰：太平門至草鞋夾八十餘里，現營太少，非添三十營，不敷分布。今祇棉花堤五營，可抽調。憲台所紮前後長壕，暨各營分段守處，萬不能調動。請函商中堂，另由湖南添募三十營來，方能有濟。九帥曰：所見與我相符，但招募一層最難。選將領亦不易。若由湖南新募成軍，然後東下，約期非十月不能。若調遣字各營，彼軍毫無紀律，恐來與我營不睦。若請閣下往募，孝陵衛百餘里，無人接統，他人亦萬不勝任。事處兩難，如何而可。章曰：賊衆城堅，非旦夕可收全効。大人何必焦急。據沐恩意，中堂知人善任，大人致函往商，將領必能得人。縱未能招

募齊全三五營陸續而至，未為不可。九帥揚聲曰：此論甚善，遂辭回營。次日又專函來請，章諭各營官小心防守，方行至大營。九帥笑曰：天使我得成功。章問何故。曰：四川路宮保派員至湖南招勇二十四營，以為防邊。目下四川無事，李撫軍函致家兄，言金陵若須添兵，免行撤散。家兄來函致詢，我已飛函復家兄，并轉咨李撫軍，飭令新募各營乘舟星夜東下。該營一到，再商應紮何處。章稟曰：新軍若到，祇宜更換老營往朝陽門一帶合圍。新勇縱好，總不放心。九帥曰：極是。又言接到南雲函，該軍自閣下回後，賊并不往攻，問可否調動。另紮高埠，以免潮濕。章曰：草鞋夾所紮副後十營，據沐恩愚見，只須三營，餘七營移紮後湖。太平門只離三里許，再將敬字和字兩營分為五壘，前面合圍長壕之勢，可以連絡。後面再調棉花堤制字三營來紮為犄角之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勢。新勇到時，再益以三四營，我軍前後合圍之勢，可以連成。未識大人以為然否。九帥曰：我意本如此。君意既相同，即煩回營傳知副後和字敬字制字各營，遵照分紮。章即回營傳知。次日各營移紮已定。九帥親至踏勘地勢，令即開挖長壕。曰：我軍成功在此一舉，務望各位同心戮力，不憚辛苦。所憂者地保城未克，合圍之勢尚碍，如何設法能克。章曰：不難。士卒用命，何堅不克。九帥曰：全仗全仗。又曰：各位努力。遂各回營。次日信字營官李祥雲至，章與商曰：帥意重在地保城，莫如閣下回營派隊二更來會，五更進攻，倘得克復，亦不負九帥重托。祥雲曰：若能附驥成功，實為大喜。恐閣下先行耳。章曰：既約定，斷不失信。祥雲於次日午間來營，章復商曰：倘不識路，恐黑夜難行，須先探之。乃均扮作淘草馬夫，帶二三哨官斷續而行。近地保城見賊石

壘三座。周圍壕溝三道。三面依水。一面依山。壕外栽梅花。椿十餘。府砲台亦甚堅固。真勁壘也。看畢。回至龍脖子。方欲再看。城上忽喊開砲。祥雲力要章退。乃向。遂傳各營官。奔勇前來。示以形勢。令今夜分兵四路進。長勝左右營依山往撲。煥字營依水往攻。信字右營伏大路側。信字中左營伏城邊。時已初更。令各營造飯。食頃。章復勸各奔勇曰。今務須努力。若能克復地保城。每營賞千金。逾格優保。各奔勇喜躍用命。乃於四更時進。至龍脖子。章謂祥雲曰。貴營不識路途。可隨後進。章帶隊潛行。至石壘。聽賊營更鼓無聲。遂帶親信兵數十名。一擁而登。齊聲喊殺。並擲火毬。賊忙不知兵從何來。但見火毬騰空。殺聲不絕。不敢迎敵。紛紛鼠竄。長勝煥字各營奔勇並進。天明時。城中賊出隊來。被我信字營抵攔城脚。遂不能進。當將地保城克復時。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也。章復請祥雲退紮石壘後。預備賊來攻。并馳捷九帥大營。午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間九帥至大喜。向章連揖曰。煥文用兵。真如神哉。祥雲亦能建奇勳。實我國家如天之福。故多出奇男子。助我以成大功也。帶十餘營。列於龍脖子上。乃調三營暫為守禦。章稟曰。地保城為我軍驟。賊必來爭。俟營紮穩。然後圍合圍之勢。九帥曰。然適接中堂函。云湖南新募之勇。已行抵三汊河。營官請示應紮何處。九帥與章相商。章曰。新勇初到。不識地利。請大人吩咐。令紮老營前後。長壕將老營移紮太平門。遂告差官照行。九帥復親往後湖。閱看前後長壕。轉至章營。告章曰。地保城須加意固守。至要至要。俟新勇紮穩。再商開挖地道事宜。忽一日有該處紳民來見。云有要話面稟。章傳進。云長壕挖斷。賊糧已阻。惟水路尚通。賊由丹陽句容陸運糧至江邊。夜間用小船偷運

進城。請帶隊至東流伏住。可以奪截。章問賊來可有定期。據云不拘時日。章心猶豫。紳民曰。太人不信。無妨同去看明。章因留住營中。次日帶親兵十餘人往看。離孝陵衛四十里。果有一隄。約長二十里。兩面俱深溝。隄首有鎮市。房屋已被賊燬。忽有逆首飛馬向前。後面跟數十騎。少刻復有數千賊解運糧米。駝負齊來。俟賊過完。章乃同紳回營。問其姓名。一云郭姓。名芳。上元縣人。曾舉鄉薦。一云吳姓。名光輝。方山人。祖曾任湖花巡撫。因聞大人忠勇報國。保全民命。故推誠來告。章因揖之上坐。加以賓禮。命取衣為之更換。二紳辭之。章固留在營。將情往告。章友不敢贊助。一詞章曰。我主意已定。明日往截。得糧以救百姓。有何不可。次早帶三營出。以一營伏隄東。濫房內。以二營伏隄西。聽鎗而出。午後先有騎馬賊來。下而馬。俟後面人担馬駝。絡繹不絕。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行到我伏兵處。我信砲一响。四面突出。該賊從未遇兵。倉卒間棄糧逃命。我兵追賊之。即將騾馬糧米載負回營。計獲糧米三千餘石。騾馬數百。遂將米往給各鄉貧民。以騾馬分賞士卒。自此後派隊往截。無一空回。共獲米約四萬石。殺賊約萬餘。分給鄉民。所活者無數。該處紳民至今猶有稱道其事者。三月初五日。九帥來營商曰。乘此可移營近城。開挖地道。請閣下先移三壘。紮穩。再令各營再移。章請示往紮何處。九帥曰。龍脖子高崗。可以瞰賊。章曰。據沐恩見。先紮三壘於孝陵衛為犄角之勢。然後紮龍脖子。多築砲台。日夜轟擊。使賊不能立脚。方可開挖地道。九帥喜曰。閣下此見。步步踏實。適報新募兵齊到。九帥因令先以長勝左中二營移紮孝陵衛。煥字營移紮城脚。章帶親兵往紮龍脖子。分為四壘。次日九帥親到指拜修好營壘。方回營。囑章

曰我軍近日禁營多有傷亡宜加愛惜不可出隊章曰遵命章遂日督勇加修營壘開挖地道刻無休息太平朝陽逆賊連城上俱不多見惟我軍屢挖地道均被賊截斷一無成功九帥正深焦慮間奉廷寄蘇常克復惟金陵尚未成功勸令李少荃宮保鴻章來幫同圍攻九帥得此信焦灼益甚與各幕友營務處商量復奏紛紛籌畫無有定見乃差人請章各幕友輕之曰彼武夫耳何與文事九帥曰往日屢與議事頗有識見即請來商何妨遂命差官來請章即馳至營九帥忙曰請閣下非爲他事昨奉軍機處字寄蘇常已全克復惟金陵圍攻日久未下上諭飭李少荃帶隊來幫圍攻倘他軍到克復我輩多年辛苦一旦而灰若阻其勿來恐日久不克何以仰副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皇上厚恩事處兩難應如何復奏方公私兩全此時各幕友俱隔窗靜聽章曰大人曾商幕友否九帥曰已曾熟商昨擬數稿俱未愜意章曰此不難復奏未識大人與各幕友何見請將所擬之稿賞閱章閱後不發一語九帥曰不必拘泥有見到處務宜直說章曰奏稿甚妥只要添改幾字要求幕友見諒九帥曰原請閣下來商改亦何妨章乃直言曰稿內用意若直請李撫軍前來反站我軍之勢若不奏請移帥恐我軍日久不克必致見譴揀沐恩恩意具奏請皇上諭飭李撫軍星夜前來一面飭我軍各將領刻期圍攻倘託皇上天威指日可能克復亦未可定云云則兩面俱回矣忽聽窗外贊曰我輩枉讀詩書愧此多矣因進見章行禮九帥對幕友笑曰我常對各位言多謂武員不明文理今日親試如何各幕友曰日前衆擬不到被其一語道破

真是佩服九帥復曰朱煥文行五十里來想已飢矣因設席同各幕友盡歡而散前月貴州提督田忠剛薦來死勇百名開挖地道已成請示九帥速盡并各營挖者俱來請示九帥命裝藥齊轟至期九帥親來督隊章鑑前之無功猶不肯行天尚未明忽聽地道崩聲我軍直衝至城下賊用連環鎗砲擊來傷斃我軍不少隊伍漸退九帥問何不見朱某之隊各營官對以未出九帥因來調不得已以三成隊往站後面章視沖開地道惟田忠剛死勇開挖之處冲落城磚百餘塊餘俱被截斷或以水灌或以藥轟百無一成轟地道之際亦不能收回九帥睹之甚急速傳章往救章令拾兩尊劈山砲向梁口連轟賊乃退避各隊始陸續收回次日昆字營官往告奮勇用生草填壕九帥問章可否能行章曰前歲沐恩營紮蓮湖大人親見數百萬賊日夜來填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尙不能成功何況坪崗寬闊勝蓮湖百倍乎以沐恩恩意明日派隊往採生松來穿成木排用木滾推近城脚上面厚堆土泥任賊用火藥來燒萬無一失然後依城再紮營壘開挖地道不過離十丈之遙請大人派信字李營官同往沐恩任三五日必成功也九帥曰恐又多傷士卒章曰事已至此不得不愛惜九帥時還猶豫忽一日報昆字營以搬草填壕傷亡千餘乃喚章曰還是閣下所議不錯縱傷當亦不多章曰紮營近城可保無傷只搬運出入間有難保沐恩今夜告李營官將擋牌高立土堆不過片時可將營之前面脩好再築一小砲台堵禦使賊不能近然後開挖地道只城中賊一夜不來攻即可以成九帥仍以傷人爲慮章素知九帥慈心體恤見士卒傷必不忍乃曰自古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請大人回營五日之內可不必到此以免見之

惻然。沐恩以五日定奏功也。語畢。九帥回營。章乃往視龍脖子前砲台。有逆首帶數十隊前來。直列於挖壕紮壘上。忽然用火藥擲下。沿燒我先鋒營。幸木排堆土甚厚。燒而不入。章忙令開放洋莊大砲。羣子如雨。賊站不住。乃收隊回。章即商祥雲曰。我軍地道今夜定要挖成。久恐洩漏。祥雲曰。剛日業已開矣。請派隊益之。章乃令每營以六成隊去。限一夜成功。至四更時。果已挖成。復商祥雲曰。地道雖成。地洞何日能就。祥雲曰。只要挖處無石峽。三日可成。五日可以裝藥。章即將各情稟九帥。次日九帥來問何處可闕。章曰。偽天保城地勢最高。視城中賊情。瞭如指掌。九帥自往登視。贊曰。無怪人言。偽天保城不克。金陵萬難收復。前者欽差攻此。全軍覆沒。今一旦得為我有。實仗閣下大力。章曰。叨大人威福。沐恩何敢言功。九帥曰。數日未來。此緣何又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七

錫山徐氏輯錄

加修十餘壘。章言。恐賊拚命以火藥來燒。有此數壘。兩面方能抵禦。九帥問地道成否。章曰。再三日可以裝藥。九帥驚曰。何如此之速。章稟曰。自六月初八日。迄今已開挖七日。請大人分派隊。即日進兵。九帥曰。俟各營官至。再商之。忽見城內分十餘路出。九帥曰。賊出隊何故。章曰。昨夜我軍開挖地道。賊未及隄防。今日必來看我軍虛實。九帥曰。恐其來攻。章曰。諒賊不來。只不過零星出隊。夜間驚營耳。九帥遂回營。少頃。送到行知內開。

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賞給正一品封典。欽此。章往叩謝。九帥曰。此次保獎。委曲閣下。章曰。受大人知遇。何敢過望。九帥因約往看龍脖子先鋒砲台。旋轉至偽天保城。問曰。昨夜砲聲不絕。至一夜不得安枕。貴營堵賊。未知傷亡若干。章稟曰。賊分五路。吊城來

攻地道。被沐恩先令伏兵截擊。該賊亂逃。至信字營。壕邊并山脚一帶。躲避。天明出搜。盡殲之。我軍傷不過三十餘人。九帥曰。明日地洞可成。今夜即宿此。以便派調各營。乃令軍裝局預備布袋六千個。裝藥。信字營來請搬運松木三百株。以作洞口押條。乘夜將各物具送。至只見賊城中徹夜燈光。如同白晝。天既明。隊伍由城上來。旌旗滿布。人馬奔馳不絕。偽忠逆洪逆督飭各逆四路蜂盤蟻旋。九帥調各營隊伍已齊。命章往問何營頭敵。何營二敵。再三詢之。無人敢應。章曰。我輩身受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八

錫山徐氏輯錄

皇上厚恩。今日正當報効。請以職分定先後。何如。時蕭統領李泗已補福建陸路提督。寂無一言。次及李祥雲。已補河南歸德鎮。祥雲稟章撥精兵一二千與之。章曰。既撥我軍。不如我當頭隊。衆乃隨聲鼓動。劉南雲乃言。願作二隊。依次派定。分為三路。當時相商。同到九帥前。具軍令狀。畏縮不前者。斬。章將各情復稟九帥。壯之。命章速準備。乃回營派頭隊四百名。二隊一千名。餘隊隨在後。各弁勇聞打頭敵。無不奮然自振。一以當百。至龍脖子。奉令頭二隊勇各頂生草一捆。以便填壕。倘不遵者。以軍法從事。適信字李營官來告。業已安好。請示放火。章復轉至偽天保城。稟知九帥。九帥指章看曰。城中賊如此之多。務須小心。章稟曰。只要離開城。得入其穴。任他賊衆勿怯也。當是時。我各營隊伍亦齊。布列龍脖子崗上。章至。乃下令放火。只見火線燃過。霹靂一聲。烟塵迷天。磚石飛崩。軍士無不人人懾懼。章乃奮身向前。左手執旗。右手執刀。奮勇殺賊。大呼而進。各隊勇始紛忙齊上。賊約三四百。由太平門出。率抵章。爭先手刃數賊。各隊奮然並進。賊大敗潰。我軍追殺至老城埂。

太平門用連環鎗砲轟去賊。賊又敗。轉進濫房。忽伏逆四出。萬砲轟來。章戰馬中鎗。乃下馬。手持長矛。向爲首騎。馬賊兜頭殺去。賊首落馬。章乃奪其馬而跨之。各營勇見慌忙向前。章令兩路放火。頃刻火起。賊不能支。遂又敗北。九帥聞章失馬。乃遣人送坐騎來。章曰：馬已得。請速催大隊來。先是九帥進城時。至老城。遇節字營哨官。哨官敗回。九帥怒。即令正法。各勇悚懼。始奮身向前。四路掩殺。各路分攻城門。無不踴躍爭功。賊抵禦不住。於是九門皆破。聞賊大股聚於五台山。章令長勝營跟踪追之。章自督衆往攻僞王府。正遇僞王次兄。見我軍即走。章令羅沈二營官佯敗誘之。得以生擒。時日已暝。章乃衝入僞王府。搜其黨而殲之。令將棧門緊閉。以兩營守之。餘皆分紮前後。封其府庫。以待九帥。惟地道衝塌之處。無人看守。夜半。賊結隊偷出。九帥隨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四十九

錫山徐氏輯錄

派馬隊武營官追殺。章知之。即督長勝軍追至維黃鎮。將僞忠王李秀成搜獲。九帥連調始回。章一路見我陣亡兵弁。目不忍視。不禁淚下。甫至營。各軍士皆痛哭連聲。往尋地道崩處。我四百奮勇當頭陣軍士。盡被火藥轟死。無一得生。章心慘裂。捶胸痛哭。更不能止。各幕友來勸曰：死生有定。幸大功告成。亦足慰各忠魂於地下。章哭曰：我自領軍以來。從未有傷亡如此之多。如此之慘者。此數百勇士。皆同余十有餘年血汗辛苦。一旦成功。盡喪屍骨。無存。追念前勞。能無痛傷。各幕友洒淚力勸。方止。次日。九帥復令各處搜賊。忽賁院前陰溝火起。賊匿其中。以洋鎗傷我親兵數名。章令撒火藥燒之。賊冒火亂逃。章追而殲之。乃回稟九帥。時派弁兵沿街搜捕。并出示安諭百姓。嚴飭各營不許滋擾。賞恤諸傷亡軍士有差。以生擒逆首。瀝血祭我各將士。並

延僧超度之。捷聞。朝野相慶。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也。九帥乃敘功具奏。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克復江南。首先登城。生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二逆首。異常出力。遇有提鎮缺出。請旨先簡放。

賞穿黃馬褂。世襲騎都尉。欽此。當由曾侯中堂具摺謝恩。洪章竊念髮逆倡亂以來。蹂躪我郡邑。屠毒我黔黎。以貽我聖主憂。凡我臣民。就不共憤。而爭殺之。章自年十九從戎。中歷十有餘載。得依胡文忠。曾文正。塔忠武。及曾爵宮保。以効微勞。亦此生之厚幸。而我

聖恩浩大。

賞錫旒。惟有捐軀盡瘁。以圖報稱。今議將東髮。從戎至克復金陵所歷事。

念劬廬叢刻

從戎紀略

五十

錫山徐氏輯錄

實直錄梗概存之家中。俾子孫知其幸立微功。雖曰天幸。尤賴各壯士捨死効忠。助我之力。至今思之。淚猶潸潸而下。故記之以誌勿忘。非敢沽名邀譽於當世也。

原跋

往開程忠烈之自拔來歸也軍門實受之其後忠烈轉戰江浙累拔名城手除大惡東南恢復之機實由於此軍門之功斯為稱首而湘軍大事記乃屬之曾忠襄介弟然聞忠襄總制兩江時嘗與軍門言及之以為傳聞異詞不妨兩存其說則忠襄之不肯攘功與軍門之實有其事亦可見矣今觀軍門所自著從戎紀略鋪叙前後事迹一皆實錄而堅忍樸實勞苦功高已可概見昔戚南塘之論兵也一曰練胆要之胆不可練也必有忠勇之性堅忍之力而又濟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然後可以言胆識矣善乎忠襄公之稱軍門曰忠勇性成樸實堅苦觀忠之襄所以重軍門則夫忠襄與軍門所以克成大功赫然為中興名將帥者固自有在而國家廟勝之策尤必擇老成

念劬廬叢刻

原跋 五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宿將以寄其折衝御侮之任若軍門者謂非今時所倚賴者哉
光緒壬辰秋仲叔基弟朱福誦謹跋

附錄

書朱軍門克金陵城事拙著國叢編卷二 黎庶昌

記名提督朱洪章黎平人也字煥文英畧沈勇為中興一時名將其克金陵城尤推首功世罕知之者同治三年夏官軍攻城久不拔李臣典建議於龍臚子山麓堅石最多處重開地道日列隊伍環攻積濕蘆沙草填壘欲平接而前與城齊以疑寇使多備六月十五日甲申地道告成議推前鋒未決有營務處朱雲章者楚人也以不得統軍為恨大言於洪章前曰若輩平日自命天下壯士今趣臨大敵使如鼠子却縮探頭穴中吾知若無能為也洪章怒曰孰畏死者而汝為是言乎攻守未奉帥令若使某為先登有不蹈萬死以取洪會生致闕下者如此皎日兩人爭論於營幕中曾公國荃聞之亟召

念劬廬叢刻

附錄 五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諸將入署名令具軍令狀於是洪章遂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劉連捷第三其他以次署畢凡得九將李臣典實主地道事雖列名未嘗任頭隊也乙酉日中發火城崩二十餘丈洪章率所部長勝煥字三營千五百人首先登城從倒口衝入是時煙燄漲天磚石雨下賊復擁大眾謀堵築從城頭擲火藥傾盆下燒士死者四百餘人洪章摧鋒勸進所向披靡仰登龍廣山結為圍陳外傳與賊排擊諸將畢登乃分軍為三並馳洪章趨中路直攻偽天府之北大戰一日夜俘擒偽王次兄洪仁達以獻金陵平論功李臣典居首洪章最四三間或代為不平說洪章往刺幕府洪章謝曰是何言之鄙也寇亂方平而為將者爭功相殺害此與賊黨何異不將垂笑萬世乎公止矣吾義不肯為也友人江寧知府孫海岑昔為子言如此孫名雲錦桐城人克城時充

行營文案故能備述其詳。光緒十四年。洪章以雲南鶴麗鎮總兵入覲。迂道至金陵。謁見曾公。憑弔死事諸人。立石瘞所。曾公為之識曰。同治三年閏六月十有六日。龍脖子地道告成。火發。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甌石雨下。長勝煥字等營首先登城。前隊奮勇死者四百餘名。同瘞於此。嗚呼。慘矣。亟誌之以表忠藎云爾。知其事者以為實錄云。

懷朱軍門洪章并序

沈瑜慶

壬辰四月。余管江南水師學堂。值新寧尚書大閱禮成。方盛服陪侍。有隸韋跗注趨而過。余則雲南鶴麗鎮總兵朱公洪章也。歎曲傾吐。立譚未能畢。其詞豐碑屹立于道左。乃曾威毅伯為公紀所部四百人同日死事之。應也。正值忘日。健兒具酒脯待公奠畢。與余登鍾山絕頂。指示賊所築天

念劬廬叢刻

附錄

五十三

錫山徐氏輯錄

保城。拳石列坐。下瞰形勢。遂縱所譚。公貴州鎮遠人。益陽文忠為守時。以親軍從殺賊。文忠甚壯之。隨下武漢。無役不從。文忠母壽。諸將畢賀。公中酒傷其曹。文忠辭焉。密使曾文正收之。遂隸曾部。與畢公金。科攻吉安城。文正以愛歸。江撫滿洲某挾糧台夙嫌。斬餉促戰。畢公戰殉。公突圍救尸。還。文正再出。令選精銳數千人。從威毅。擄金陵。部皆楚將。公以黔軍特立。有危險事。公任其衝。以此知名。威毅亦信任之。開龍脖子地道。垂成而陷。四百人無一全者。公僅以身免。二次地道成。威毅集諸將問誰當前鋒。莫對。公憤退而出隊。從火篋中躍衝缺口上。賊辟易。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登諸將從之城。復論功。李臣典於克城。次日以傷殞。威毅慰公。以李列首。公文之。呈報安慶大營。文正按官秩叙。先後公列第四。故諸將有列封五

等者。公賞輕車都尉世職。以提督記名而已。公諱威毅。語不平。威毅以韓刀授之。曰。奏名易。吾兄主之。實幕客李某所為高下也。按李某威陽李岳瑞。謂為即李鴻裔。盡凡之。公笑而罷。湘中王闓運成湘軍志。乖會民意。威毅使東湖王定安重為之。亦緣官書未改正公前事。時承平日久。公感髀肉之生。不無歎望於威毅。因論其書。至抵几而罵。威毅雖優容之。新進排擠。幾不能自全。公悲憤慷慨。乞余為文為詩。訟之。久之未就。甲午東海事起。南皮張公移節江南。檄余總籌防事。以將才問。首以公應。南皮亦夙耳其名。命募十營守吳淞。在防各營統歸節制。嗣移駐江浙連界之金山衛。修臺築壘。市廛不擾。軍民肅然。公久廢驟用。又嘆嗜宿將。同事者輒許議牽掣之。使不得行其意。未幾。傷發卒。南皮公屬子卓疏請恤於朝。

念劬廬叢刻

附錄

五十四

錫山徐氏輯錄

遂得以所聞於公。略叙曲折。得旨賜諡建祠。飾以典禮。備焉。公可以掀髯於地下矣。余因曩言不敢負亡友。略具頌末。賦詩紀之。雲霄張目。庶無詰責。侯官沈瑜慶記。

每飯意不忘鉅鹿。眼前魏尚翻為戮。少年不自惜功勳。垂老對人羨蒲葑。蒼頭特起黔中黔。太守益陽與蕭沐。穎川罵座雄萬夫。酒失豈真棄心腹。一為楚將亦冠軍。遷地為良敢雌伏。屯兵堅城勢頗結。連營百里氣轉盛。忽驚地道墮垂成。四百兒郎糜血肉。即今豐碑龍脖子。空使詩人歎同谷。破敵收京誰第一。再接再厲奮垂復。衝鋒居後受賞前。公等因人何碌碌。當時大樹恥言功。今夕瀟陵遠止宿。文吏刀筆錯錫鐵。幕府文書罪罄竹。誰知東海又傳箭。選鏢據鞍更踴躍。不候枉自矜長臂。再植何堪擬翠木。飄零草疏頌陳湯。

鼓聞聲思李牧白首忘年恨較遲
奮筆成詩助張目行空甲馬如有聞
我有長歌方當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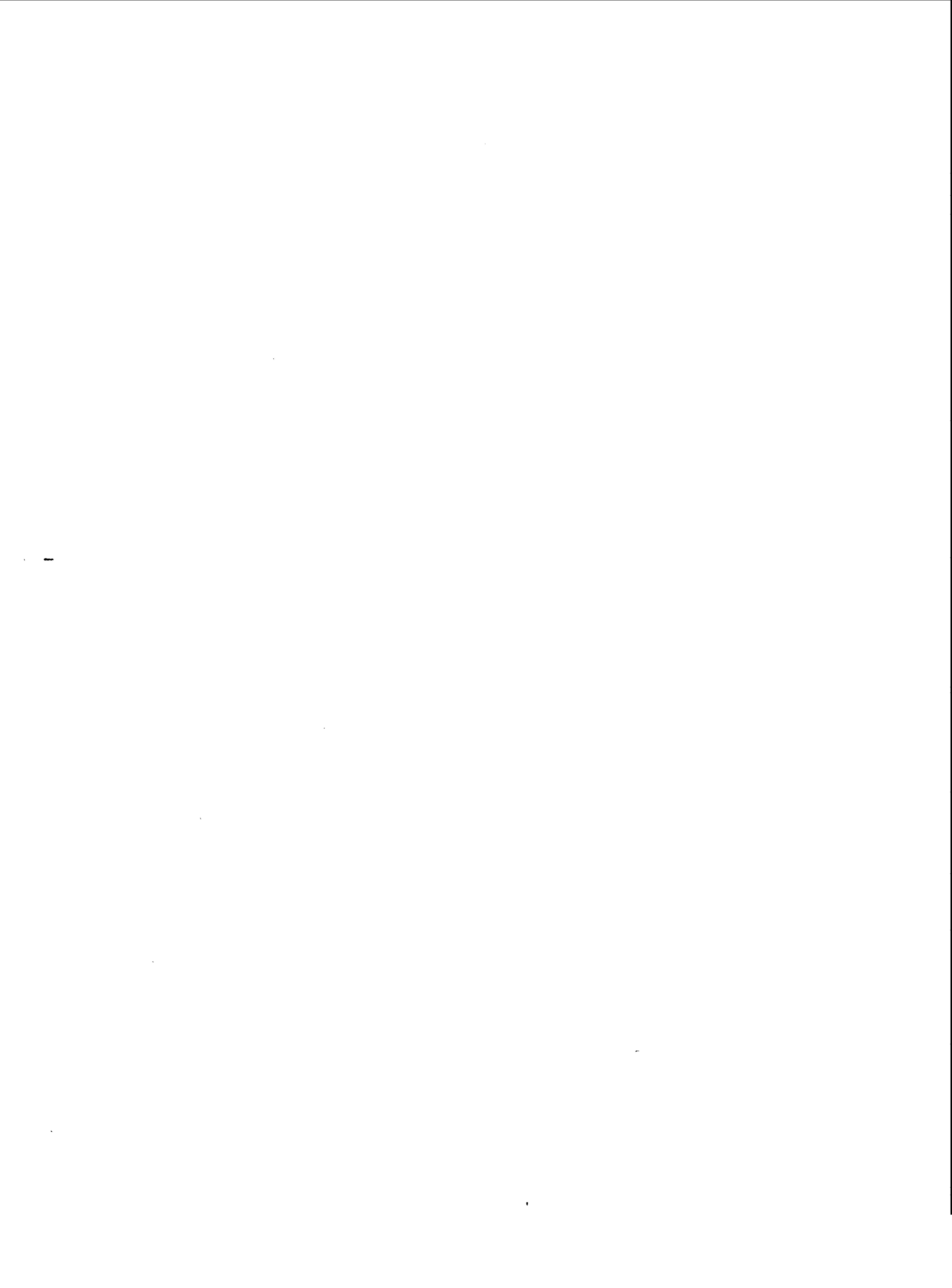
念劬廬叢刻



附錄

五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拳

亂

聞

貝

錄



光緒庚子拳禍之起余時客天津四月間偶與二三同志談及或謂小醜無大忠或謂即有邪術亦不能持久特良民不免受害耳余曰方今我國自知孱弱而不求所以自強之方第知仇人而不求所以自立之道愈不振愈閉塞愈羞愧乃愈憤懣一且有以神術售者恐將信而奉之信為禦侮計愚人心意都較如此是拳禍之不可量也然是時直隸固尚無匪果能先事籌防蓋爾拳民烏能成勢則又不僅亂民之罪且數萬亂民之命實信用之者害之矣或曰信匪肇禍幾至覆國次則良善受害者更不知千萬何亂民之足云余曰拳黨之蔓延實有感召之者否則固良民也彼以為官家川我矣而不知乃驅諸必死之地吾固以拳匪之死同一可憐至於教民倚勢凌人不法情事亦足令人不平然是在地方官平常明白事理能與教士和衷共濟即可引忠於無形夫大臣既不能先事籌商良法州縣官又往往遇事敷衍因循日積月累大禍釀成伊誰之咎耶

拳匪聞見錄

振綺堂叢書

直隸易州屬之涑水縣宰祝公甫字召棠良吏也知拳教之不可縱稟命大府請兵彈壓制軍令楊營官福同率兵往勦楊冀以好言撫之率數騎往與匪爭執竟被害并及材官數人拳黨益肆矣祝公亦被困幾不免夫義和拳自稱義民今既戕官是不奉法不奉法乃亂民之尤惡乎義果於此實力勦辦必能如山東之漸次肅清無待外兵之入也

勞公玉初時宰涑苑鑿山東之亂著義和拳教源流考載

歷朝勦匪事實極言邪術之害印行於前一年當為有目共鑒之書即為後世臣民當守之法而在上者竟藐若罔聞嘗謂中國識字之人少故士氣不振國勢亦弱今有此詳明剴切之書不能奉為車鑿然則臣民皆不識字之人乎故知讀書而無卓識定見直與下愚不識字者等耳

涑水事後天津仍無多匪間有習者未敢公然設壇拳教謂其公所為壇亦曰壇然妖言所播傳之

者故神其說以為新奇信從遂廣其根源之害仍在民不識字惟知鬼神士不識時胸無定見欺誑之既易恐嚇之不難也

旋聞京西一帶拳勢已眾謠言謬說日盈於耳盧保鐵路之毀說者謂拳民用刀指

處火燄立騰故鐵軌及電桿之焚甚速非人力所能為也余謂百姓而毀本國路線是明明謀反何謂義民或曰彼實不知路線為

國家之物以為洋人所設也此說誠然第本國自有之物而本國之民不知此又上下蔽塞之過矣

五月初間津匪漸起晚間街巷小兒多有習練者眾僉神之余見一童伏地片刻遽起則張目大言自謂灌口二郎手舞足跳彷彿神助實則此小兒不過聞人云云偶爾演以為戲觀者乃動色屏息深信不疑又曾見兩童一自謂齊天大聖一為托塔天王皆不值一噓

余所聞拳匪附身神號多出封神西遊諸書或尋常寺院塑像為鄉愚所習知者本無其神何能附體其謬不待辨矣此等妄民大府稱之以入奏樞臣用之以禦侮千古笑柄莫斯為甚余雖草野細民見此欺

君誤國之事滿腔惡憤不能無言據事直書吾無恤焉

拳匪聞見錄

二

振綺堂叢書

一日傳聞由津至京某處洋兵與拳民交戰拳眾只作揖不動步即能前進作一揖進數百步作三揖即與洋兵接洋兵不及開槍身已被刃且是時開槍亦斷不能燃故洋兵無不北者遂有某甲謂昨日洋人用船運赴出口之屍身不知其數悉用蒲蓆密裹不欲使人知其為洋兵也余搖頭不語傍一友素滑稽忽正色曰君不信耶係中國河剝船有十數隻上載皆蓆包纍然無數我親見之矣某甲聞言向余冷笑復轉而謂友曰非君親見彼必不信友頷之且言此多船蓆包我且見其卸岸並見其拆包甲問包內屍身必已腐臭友曰否問胡不爛則徐曰蓆包內皆落花生耳烏能腐爛耶甲色沮不語余大笑謂友曰或是洋兵之屍中途腐爛而得日月精華忽皆變為落花生亦未可知甲愈頹然遂巡去可謂一場雅謔矣

次日有謂昨一東洋車夫偶忤洋人將受撲責車夫畏而揖之洋人即棄棍逃去謂洋人誤以作揖為拳匪之法術也

是時紫竹林戒嚴各路口置兵安礮修整老龍頭浮橋夜至九句鐘即不准華人在租界行走洋兵之來津赴京者亦絡繹不絕而天津城廂多設拳壇矣

一夜約二鼓時無明月忽空中光耀閃灼出戶仰視白光一道如亘長虹或左或右

時暗時明登屋觀之乃知為洋兵所燃電燈意在照看津城一帶防匪徒襲取租界也此等電光極為明亮且能及遠誠軍行不可少之物也

紅燈罩之說愈謂夜半即見余與友約每夜必同升高處伺察用極大遠鏡尋視終無所見而信者謂親見其起落游行狀如紅星然天津報紙紛紛議論以為係火藥偽作以惑人其實並偽作亦無之也

拳術練三個月即有神增紅燈罩練五個月即能升空隨意取之沙鍋罩則練成後空鍋能致食物不絕是時謠言且謂大師兄李匪頭已遣紅燈罩飛往各國阻其來

兵然後從事中國租界不難一掃而平云云豈值一笑乎

天津拳教願學者先期報名次日往見大師兄以為可用即需每日往習如不往謂其父母必受惡報入黨後不飲茶不茹葷逐日食物皆責之舖民號為得勝餅餅之

堆積甚多

北方有一種在理之會不知是此理字否其人曰入會者不御烟酒而鼻嗅明目散如

嗅鼻烟然崇奉觀音像有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之五字余昔有一僕曾在理後

因不能戒酒出會告余不傳之五字即觀世音菩薩五字也此會中人拳教視為師

兄弟不加害也

佛道兩教皆為拳黨所重先是有怪狀游行到津肩鐵鐸大如瓢者十枚日遊街市人咸異之後聞此僧與匪首張德成共事不知因何為張所殺云可見異言異

服多非良善

五月中後津匪益眾越日遂焚教堂初聞凡焚教堂及教民住屋斷不延及無辜先

以刀劃界始舉火至界即止不爽毫釐乃初焚津城教堂即已殃及四鄰則曉於

眾曰此鄰家婦人污穢敗法自取咎也焚城內教堂時勒令左近民人各執香火跪

於街衢以達神麻老弱婦女無不遵者蓋匪勢已成矣

于是日有焚毀教堂捉殺教民之事街上行人見匪避道畏之如虎匪亦自命為神

生殺任意無辜受戮者不知凡幾洋貨不准買賣洋貨店多被抄掠東洋車改名太

平車神團神壇之帖爛語識詞之紙張滿街衢而地方官皆惟大師兄之命是聽矣

拳匪不准民人用洋物而彼黨所束紅巾紅帶皆洋布即身穿亦多洋布惟無人敢

斥之

津地土棍俗稱混混分黨稱雄藐視法紀多有十二三齡童子即能與人角河東河

北往往白晝持刀而行以人命為草菅以敢死為能事械鬪之際途無行人保甲委

員不敢彈壓工局巡兵望而遠避澆風惡俗久已習為故然迨拳術播傳遂相率入

黨故惡儼較他處彌甚及至洋兵破城遂變紅巾而為洋僕藉勢劫掠人皆挾贊觀

其衣服麗都日徜徉於妓寮茶肆者不料其為昔日之拳匪今日之漢奸也當初議

和之際天津稍稍成市官商仍未敢去其熙來攘往者皆此輩耳余嘗謂京津之失

失於信匪之大臣亦失於三津之士棍豈苛論哉

一友之僕乘東洋車正行間忽一物中肩骨上痛甚急回視係一匪用刀背撲之速

下車長跪始無事而肩骨幾折歸家仰臥如失魂魄又一婦人為匪捉住指為直眼

立殺之匪稱教民為直眼若謂入教後常吃洋人藥

河東大佛寺一人正行間一匪遙呼曰此奸細也其人聞聲飛奔適有官兵乘馬過

匪令追之兵躍馬舉槍連發不中為對面一匪截獲立殺之身上搜出火柴官

兵割其首携去而此人之屍遂為眾所樹切

五月中旬某夜十一句鐘時內人兒輩均已寢余方擁衾觀日本維新史忽聞陳家

溝左近人聲鼎沸似趨向老龍頭車站一帶余寓居為河東地方其地與老龍頭陳

家溝成三角形每角相去不過一里有奇旋聞喊殺聲漸清晰約有千余人余知為拳

匪將攻租界欲由老龍頭而行也是時老龍頭屯紮洋兵並已安置陸炮余急披衣

聲如爆竹然不知爲洋兵官兵抑拳匪也火光亦即四起又不知爲何處次日有謂
係匪徒往焚三义河大教堂而轟軍門兵與匪接仗也通夜騷然黎明稍止

次日往友處談夜間事友曰昨夜匪被礮彈者約數十人死三十餘人余問何以知

之曰前數日余家圍僕二人辭去後知其往陳家溝習拳今日他僕見此二人一已

受傷一則幸免知拳術不驗已逃歸家此僕又識一人云昨夜羣趨車站時彼往研

電桿三數刀後桿未斷而刃已折大懼臨陣脫逃云

天津匪所用刀多係鐵片每刀不過數百錢無賴之徒購鐵刀一柄紅布數尺即可

橫行無忌是時鐵匠店售刀極多地方官禁之不聽

轟功亭軍門主勳匪爲衆唾罵後與洋兵戰於南門外西開地方首先陷陣而亡激

烈之氣雖死如生

裕帥因津地勢亂撤胡千里直刺權天津府篆直刺謂若假兵權圍津門而殲拳匪

乃能奉命裕帥難之遂假母命力辭撤撤奉母南行其識見可謂加人一等余謂是

時樞臣已立意開戰即使授以兵柄而部署未定仍成畫餅耳

拳匪聞見錄

五

振綺堂叢書

次日下午聞洋兵已奪塘沽礮台余適在友家坐談謂大禍將至矣忽街頭匪黨傳

呼謂練軍將試礮不要驚怕云云練軍時爲何幸奮鎮軍統帶所謂淮練兩軍者是

也余方疑練軍試礮與拳匪何與適有家奴報稱老龍頭洋兵出隊余益疑借友升

屋觀看洋兵馬步隊齊出散布車站一帶若有待者正審視間礮聲突起於西北

師練軍等營
駐紮處所白烟一道飛向洋隊炸子爆炸聲如數十而鐘遂連發不絕皆向租界攻

擊洋兵亦即開礮還攻其砲聲小而速蓋快砲也然後知官兵已與各國開仗矣

余所居地方與水師練軍等營及車站成一直線兩邊砲彈往還皆從余屋頂上過

恐家人不安即趨歸而內子兒輩皆而無人色也

此次與洋人開戰不知何事且不分何國荒謬糊塗可笑可歎土耳其最爲蠻野然

未必肯如是之自暴自棄中東之役最天下之兵將不能勝一日本今欲勝五洲各

國耶謂拳匪可恃則可恃之實跡全無殊屬令人不解每一念及恨不欲生而誤

國之徒尤必待外人指索始正其罪不惟失刑更失權矣此番若非東南互保有約

及各國重在商務不占土地則奚堪設想慚甚憤甚

余歸寓後兩面礮聲益隆無兩分鐘停者未幾南面槍聲尤緊直至午夜始稍息洋
炮漸停而水師練軍則間片刻必鳴炮一二聲故終夜不能成寢其南面槍聲則練
軍在西開地方與洋兵接戰也

是日匪黨沿街聲喊令人送得勝餅各家焚香供楊老師位向東磕頭夜間需每家

懸一紅燈

是日香店生意絕好城廂內外香幾售罄

晚間傳呼尤繁是時洋兵休息則謂已禁令洋礮不響管口稱炮子
槍砲不過火或云已打勝仗

殺却幾許洋兵或喊大師兄已入紫竹林未幾火光火大起則云租界洋房均兆焚如

其實租界左近華式房屋皆洋兵所焚爲清野之計也

本日洋兵係載炮於火車上馳至將近陳家溝地方向水師營攻擊時而馳回少頃

復來如此往還不絕

河東一帶是日人家落下炸子受傷者約百數十人全鄰老弱有驚而死者哭泣之

聲遠近響應友家大門亦被轟毀

拳匪聞見錄

六

振綺堂叢書

自此日起匪黨不令婦人出門防污穢也遠則殺之不知而被害者甚多余遂不能

携眷他往惟有坐以待斃

次日水師各營礮攻租界極猛而敵人反無甚動靜余升梯遙望車站一帶未見一

人不知何故於是匪黨遂謂洋人槍礮均被大師兄所毀不能再施相與傳呼惑人

或謂是時洋兵在津者不多子彈亦少故不肯輕用彼只需守住租界令我不能攻

入徐待救兵以圖大舉若謂彼已力盡則官兵與拳黨胡不攻進紫竹林耶此顯而

易見者也

是日午後南面戰極惡槍礮聲無一刻停者

連日余家人皆席臥於地慮糧用木器障蔽以妨炸彈倦極而不能合眼饑極而食

難下咽婦孺相對無語如疑余偶開門出視來往皆拳黨紅巾偏地刀光炫人而四

下槍礮聲急如爆竹默計生平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當以此爲最奇特

鄰人經商於滬者一翁私謂余曰連日官兵匪黨死亡枕藉匪術已窮吾輩不設法

他去必及難矣余唯唯歸而謀之內人僕輩仍恐爲匪所害不肯行內人且曰與其

爲匪辱害於街衢吾甯坐死於此室耳其言甚當然亦愴矣

是夜北面槍礮繼起關係京中洋兵得信來援與武庫一帶防兵相值而戰

夜間匪家傳呼令人家烟燭上蓋以紅紙諸如此類花色甚多

次日匪黨令人家燒香勿開窗向東南時時磕頭無何又喊令每家均將糞桶倒

置插紙花於上余聞謂內人口匪術真窮糞桶插花豈值一笑相與嗟歎再四然特

夫婦私語如此耳是時雖僕輩亦不敢與言否即有性命之憂

是日匪且不令婦女出至階墀且不准在窗櫺內向階墀窺看

街上捉拏奸細之聲日夜不絕

匪謂教民爲直眼謂學堂肄業生及洋行司事人爲二毛子

聞武備學堂前爲拳黨所圍肆業生力戰始解而天津各堂學生被害者頗不乏

人余曾在育才館肄業爲街鄰所知且室內英書及石印鉛印書約三千卷皆足以

殺身之物也幸無擾及者豈非有天幸哉然叔父及二弟并族中人或在西江或在

江甯皆疑余及難矣

拳匪聞見錄

七

振精堂叢書

次早鄰人傳說河東各處人多遷於城內街上婦女匪已不禁蓋昨夜匪受創甚劇

今日勢已渙散風聲傳播人知匪不足恃頃刻間紛紛逃避且聞洋隊已至興隆街

口駐紮河東漸爲敵人所所有矣

余告內人謂如此走與否皆死又何畏哉請從君行吾輩女子何足惜君以有

用之身慎勿爲婦孺所累况生死有命走亦未必即死惟財物不可携帶耳余唯之

是時街上人聲雜亂消息頗惡南而槍聲繁而近有似洋兵兵至興隆街口者余急

至向識之東洋車店商之至再始允僱車一輛索價四千錢立給之將車回令內人

兒子同登只携首飾數事夏衣十餘件銀元十五枚米一包車用紅被滿罩傳聞婦

女需用紅色布物遮蓋始可出行否即以爲污穢而殺之余步行車後男女僕三人

給以川資令各歸家不能顧及矣皆涕泣而別

此行倉卒特甚余所有衣物書籍盡行棄置最可惜者則圖書二千五百餘卷非朝

夕之力所能致也悲哉

出門後街頭難民擁擠途爲之塞又值雨後泥濘舉步維艱婦女皆首戴紅狀莫敢

仰視男子皆襟掛紅布數寸以示信匪其往來移運物件者皆手執刀劍或握小槍

余遇數友人呼之或不能應或目余而無言或向余搖頭不語狼狽情狀大都如此

途值匪家相率停避呼曰跪則皆跪婦孺有叩頭不止者余爲家人故數屈膝而肩

背尙爲匪所擊幾撲於地內人車篷屢次被匪擊刺且有一匪曰車內何人是直眼

否余出而告曰車內是第一段保甲局周大老爺小姐也此匪點頭而去蓋外男曾

膺是差且在府縣署審判案獄津人多聞其名幸以此得免至過東浮橋時亦甚險

此處匪設要卡兩傍派黨執刀排立口呼捉拿奸細東洋車過必挑簾審視倘指爲

奸細即不容置辨種種危險情形誠難罄述也

匪之所謂上法即神州有閉目緩行者有目不邪視端步前行者有數人扶持一人

者有兩人掖一人且斜步如酒醉者有持大刀亂舞行人躲避不及者有數人持槍

刀魚貫而行者有乘馬而擁導者有受傷或已死而肩以歸者更有匪執小棍上綴

血物聲言是毛子心肝者或來或往不知何爲紛紛擾擾無復人狀自河東以至城

門所見匪徒如此情形管謂不啻地獄王遊阿鼻地獄一週否則光天化日之下安

拳匪聞見錄

八

振精堂叢書

有是哉

余衣稍瘦小足着南式緞鞋途遇一人曰爾此等裝束有似吃洋行飯者大不相宜

請速易之余稱謝然已無可如何內子遂呼余脫卻外衫放在車內惟鞋無可易乃

用泥滿塗之殊爲好笑也

入城後在戚家暫居城內稍安謐皆以爲有城垣可恃也然購買食物已屬不易

且四面槍礮聲不停傳說者所言不一而行人無不執刀劍者則仍是無刻不在危

境耳

是夜城內居民醜資僱人守夜呼衛之聲遠近響應仍難成寐天津縣二尹因衛著

被匪所占借居戚家與余同榻二尹謂渠署差役已十人九匪矣

三鼓聞東南火極盛登屋觀之適南來一彈自耳傍飛過身搖足滑幾倒急趨而下

是時飛彈之馳驟者絡繹不絕

連日津匪肆行無忌商民敢怒而不敢言忽傳獨流張老師帶兩萬人至

天津假團太多特來查拏此說一播次日津匪居然歛迹蓋津匪皆土棍自充拳民

故以爲張德成真有神術而懼之又有一曹老師亦津匪所畏服是日亦至故街巷間無復向日之紛擾矣

是日城內道署中砲說者謂洋兵知有旗桿處爲衙門故向之施砲且易瞄準于是各署旗桿立時鋸倒

楊藝芳都轉途遇匪黨呼之下轎令其步行至大師兄處向神拈香且聚童匪舞刀示之都轉勉爲笑舉且喚侍者賞給銀圓始從容回署後聞城陷日都轉足受槍子傷甚重云

縣宰夫人遷出署後忘竊藏八百金旋差人往掘已被匪先得無可如何縣宰早已密藏友處即二尹亦不知其所在故未被匪所擄否則必需厚挹廉泉矣

河東友家一僕升至天棚頂上觀紫竹林洋兵竟爲飛彈中足而滾落跌斃無妄之災亦自取也

一友家院宇較廣各院所墜落子彈及炸碎鐵片約百十枚窗扇器具被毀甚多幸人無殃及者

拳匪聞見錄

九

振綺堂叢書

初東南一帶火起說者謂必需西北風纔與燒租界相宜而連日皆東南風是日傳聞紅燈罩已上城牆作法呼風使轉至遲明晨即改西北風矣而次日東南風如故連日四面槍礮聲極繁無數分鐘之停究不知何處接仗及孰勝孰敗也是時縣囚百餘人悉爲匪釋放武庫及城內軍械所槍械等件任匪擄取遂有一人而取大小快槍三四隻者匪既得此搶掠之志益堅蓋不能發洋財而必能發本國之財矣泊至津城將陷之前一日遂劫掠錢店鐘表行數家一閱而散此亦必至之勢也

不能記憶

是日擄內人兒子出城擄舟南下舟極昂尤不易覓余一家三人居一裝貨小艙內本是偏促而心中甚暢午後船上人滿催促開行河下船隻艘艘相接每船皆數十人男婦老幼雜沓擁擠一律南行西沽一帶戰聲切近砲彈橫飛兩岸男婦無舟可增者踉蹌前行情形可憫余初登舟心頗展放觀至此又黯然神傷內人謂余等在此小艙內以視岸上人幾同天壤則區區衣物之棄置何足惜哉

將晚舟抵楊青鎮耳中始不聞槍礮聲內人兒子面色皆善余亦怡然乃洗菜煮飯

飽餐一頓覺異常馨美蓋十日以來未嘗好生吃飯突然沿河兩岸處處皆匪以查察奸細爲名每登舟搜索遇有財物即不免留難甚至目爲直眼殺而取其資亦殊可畏幸余一家三人身外無物始能安抵青縣也

凡過一鎮需每舟舉一二人登岸至大師兄處拈香請告謂我舟皆是難民并無奸細請大師兄慈悲放行并請給開帖俾至下鎮壇口呈驗放行其帖係黃紙長寬數寸居中書某處義和神團字樣有此帖途間稍免騷擾惟財物多者雖上站給此帖而下站仍不放鬆耳

沿河一帶匪分乾坎等黨說者謂坎字優於乾字凡坎黨首有黃紙符腰繫黃巾一望而知余默計紅巾黃巾皆爲張角遺孽且頭目是張德成隱以張角自命矣彼時張角以燒香惑衆今拳亦最重燒香尤屬相似吾華篤信古事而獨忘張氏之左道惑人且理學家必攻異教何以拳匪起時不聞諸有道先生素自以爲守正不阿者建議開之反而用之是何故哉然後知吾華并無守舊黨耳

拳匪聞見錄

十

振綺堂叢書

五月以來余所見所聞一腔憤懣無處宣發至青縣距津一百八十里往見同學陳君竹蔭相與入密室始得暢所欲言陳爲青邑紳富匪所垂涎者亦汲汲可危余請其奉親暫避他處則百世安居有難忍置者反羨余三口之家脫然無累矣

吾華政府向不與民共事蓋已久矣此次乃與民通一呼而起者千百萬人可謂志同道合合然而通而害尙緩通則立受其禍豈華民固宜塞之不通耶抑通之不得其正也民之智未開不能強通否必生患民之智既開不能強塞否亦生患此其故非怡父所知乃反以爲民心可恃而不問民之心究是何心夫民之心固非不知捍患禦侮也特其心之思想甚愚而拙故祇能召患取侮不能捍患禦侮在上之人以爲可恃是恃之以召患取侮耶嗟嗟

說者謂百姓以血肉之軀與猛烈之槍砲爲敵此真難得吾華之人四萬萬有奇何不可恃哉應之曰血肉之軀四萬萬誠不爲少惜死易而生甚難十年之內若以血肉之軀與槍砲敵則此四萬萬人恐要死去四分之一試問十年之內能生出四分之二以補之耶即使多生亦苦不能及歲是死之多而生之少中國將無人矣

彼槍砲則生不已一日毀去一萬一日可使增至十萬不足奇也夫槍砲則日益增血肉之軀則日益減將何如乎呵此等呆論不得不爲某人一發之也

是時青縣城廂亦有拳匪二百餘人每日午後在城外空地演習余往觀數十數歲童子各執一刀一年長者手握小旗領行一周即揚旌遊奔諸童隨之至東偏盡伏地俄頃突起皆回身舞刀且進勢甚洶勇無何兩童額角受傷血涔涔下懸輔皆滿乃扶之入一廟中不知爲己之刀所傷抑他童誤中也傍觀者竊謂此尙未學成若功夫到家刀不能入矣余思匪自稱彈子不入今爲刀所傷彼無以自解而他入代爲之解焉豈非甚奇青縣宰沈君顧菴初婉止習拳爲匪所恨遂誣其私通洋人余至其地已謠言播滿街巷余爲危之曾勸其設法維持勿徒與匪較一時且事已至是一邑之力不能澤諸全省况本縣無兵力明哲保身此其時也後沈君應匪之求捐金濟之謠言始息無何津城陷信至青匪暫收斂公所旗牌立時捲落余謂青邑士商之福也乃張德成再至獨流鎮名匪聞仍聚旗牌懸如故又未幾京師不守匪始大懼洩紳董代陳縣君謂本應散黨歸田因兩月以來費用甚鉅無從彌補

拳匪聞見錄

十一

振綺堂叢書

已成騎虎之勢此時若得數百千錢即當清厘積欠逾期能散不再聚集云云沈君遂慨助廉泉青邑乃從此無匪此七月間事也

靜海縣令王某與匪首張德成交張以獨流爲老巢即係靜海轄境王謂張爲神仙張亦稱王爲好漢是時王已率領本邑匪萬餘人與張赴天津前敵故一時王大令之聲名揚溢上台刮目獎賞禮貌有加後爲李文忠公奏革職職則先已逃匿無踪矣友人謂王令平昔亦非其惡不知胡以信匪之甚蓋熱中太過藉匪爲迎合計欲得不次升賞遂不問事理之是非此等又肇禍諸人中之下品矣

譚文煥者山行伍奉至道員當津城陷後乘水師營炮划數艘携帶姬妾泊於青邑城下舟中絲竹時作僕從聲勢赫然有謂其爲拳匪推崇在津所得財物甚夥者余初未之信也後有爲李文忠公道其劣跡昭著罪實在尋常縱匪信匪之上者文忠大怒電飭直藩擊獲正法先是譚曾親往保定謁見廷方伯盛稱拳黨且謂所隨去大師兄數人咸有異術請試驗重用云廷以時局已非未之允譚遂行未數日即奉文忠嚴拿之電是時譚已行抵滄州廷方伯因梅如筠軍門駐滄以密拿屬之而譚

已聞風先逃梅公急倩水師新副營黃星海副戎駕舟追之及於中途解送保定訊明正法聞其舟中財物當被獲時已所存無多不知何故余思譚文煥是借匪以取財靜海王令是借匪以取官兩人趣向不同其可殺之罪則一且一爲監司大員一爲縣令其罪尤加人一等乃譚服辜而王則漏網是亦有幸有不幸矣

愈復初明府名廷獻臨安人庚子拳匪勢成明府時宰保定容之容城以不能進言於上復不能施禁於下力辭解任幡然南歸明哲保身明府有焉

胡千里直刺諱良駒庚子夏初爲大府檄權威縣平反拳教事直刺到任親往勸誡兩造皆服後奉札將署天津府篆解任赴津拳教愈泣送不舍故當直刺居任兩月間威邑無戕害教民焚毀教堂之事可與俞明府共垂不朽

六月初津海關道黃公奉委辦理北洋轉運事宜先來青縣設局方黃公之初至也青邑拳民出隊近於河干意甚恭謹一日拳衆路過黃公門外是時津城已陷遂有津人爲黃公服役者傲然曰天津業已失守爾輩尙如此耀武揚威耶爲匪所聞有怒目向之者少鮮即來黨與百餘人尋多言者刀矛齊舉勢將闖入幸爲護兵勸阻

拳匪聞見錄

十二

振綺堂叢書

旋經邑紳解說百端諾以驅責言者始各悻悻以去遂造言黃某在津實通洋人是日拳衆尋毀時黃公所帶護兵五十人已齊隊繼出肩槍排立門外皆躍躍欲試幸即了事否則兵拳一戰而青邑糜爛矣

余出津後沿河所見浮屍甚多或無頭或四體不全婦人之屍往往乳頭割去陰處受傷男婦大小槍形萬狀不忍屬目且有淺棚河邊鴉雀集喙者氣味臭惡終日掩鼻而竟無有出而收殮者或謂此皆教民爲拳匪所殺平人不敢過問也

余居青邑時一日聞上游一大船數十人皆爲拳匪所戕午後屍已順流而下青邑士紳憤責撈葬已二十餘具傳聞係一商船皆由津而返晉豫者挾贊不少所僱鏢師擄有快槍匪來搜查時不免騷擾鏢師怒與之爭發鎗斃一匪遂爲匪衆所戮此鏢師可謂不知輕重矣

某處拳黨掠教民數十人掘一巨坑驅之盡入質以土石呼號之聲悽愴之狀不忍矚目一友親見之爲余言

南運河兩岸素以滄州多盜賊號難治故拳匪亦最多城廂內外約三四千人擄流

設卡搜索行舟商旅裹足本州倉米資爲日食州官且周旋之一有不當公堂之匪立滿復迫梅如筠軍門捐給萬金時梅軍久駐滄州餉且不繼尙勉力湊給五千金匪不允擲還之密圍其營禁令賣食物者入軍士憤怒而時方用匪又不知匪術如何不敢違與抗也一日有鄉民肩柴入營爲匪所殺兵士乃不能復忍適有數匪循營垣而過雉堞內巡兵偶發一槍一匪應聲而撲衆知其無能爲遂大呼羣起不俟將令立趨出營見匪即擊莫不立斃梅公聞信無可約束遂傳令殺匪令補民闔門自守無納匪悉閉各城門飭馬隊任城外堵剿步隊任城內搜擊匪黨遂如甕中之鼈無可遁逃惟十二三齡以下者赦之無何紅巾紅帶棄置滿地匪意謂棄此即與平民無異兵不能識矣而不知久東紅巾額有汗漬痕一時搽抹不去故巾帶雖無其爲拳匪則一望而知仍難幸免於是墜城死甚多統計此次實斃三千人之譜梅公祇以千餘上告則是時京師尙未失陷端莊等仍執前見恐受遺責且所報千餘人仍以假團爲說以不違政府宗旨故也自是滄州左近一律肅清而運河一帶匪勢亦從此稍斂一戰之功造福無量矣

拳匪聞見錄

十三

振綺堂叢書

初運河左近匪黨騷擾除教民外多及紳富少康之家每指爲通洋人或誣爲在洋教必出重資賂之乃無事青邑商富大小七十餘家匪黨均列之教民冊內雖未盡肆騷擾而各家流離遷避財業已空種種頑惡人皆髮指無何京師不守兩宮蒙塵薄海臣民同聲號哭而各處拳黨勢焰猶雄蓋是時尙未奉勦匪之令黃觀察花農胡直刺千里梅軍門如筠遂將拳匪不法各情先後電達李文忠公於海上得公復電有放膽辦匪吾能作主之言于是始定以勦爲主義也一日滄州傳言謂舊城地方聚匪千餘人將來襲城居民聞信驚惶城中立時紛亂余亦將行次日黎明梅軍門遣馬步各一哨并會綠兵若干人往勦日出後綠營退回衆愕然不知何故幸梅軍有回營取子彈者始知官兵業已獲勝全城始安綠營則首先驚退也此次斃匪約百餘人徐擴廷司馬來滄談及裕壽帥事茲記之津城被陷時裕帥不欲行爲鄭鎮軍灼三負之而出行數里圍僕牽馬趕至裕公乘馬鄭引之始至北倉距津八里居民家草屋中時宋馬各軍皆退至北倉

裕公介卒出走幕府無人隨者筆札待理乃覓本地學究暫爲之

擴廷至北倉往見裕公公歎息不已談次謂擴廷曰吾欲吸皮絲烟亦不可得也擴廷曰卑職尙有半包謹以奉送公謝之歸寓取烟送往并送布襪二雙及零星食物鄭鎮軍時在裕公左右不離恐其以身殉也而公每以小槍佩身一日報敵人來攻官兵已退矣公命鄭出視確否鄭甫及外室即聞小槍聲發急入觀公已自擊倒地須臾而終是時其公子雖在側然迫切之際薄材脆履草草成歛而已余記甲午之役公時留守奉天日兵占據各州縣時公見僚屬輒以與城俱亡一語誓於衆後日人祇到海城卽未前進力於旅順金復各處而陪都以安公遂未死後調任福州移督畿輔終於一死且未死於津而死於北倉殆死亦有定所耶

管某者爲馬景山宮保分統三營當津城南面與洋兵鏖戰三日因無接應退而謂馬公曰我力已竭請遣員往代俾吾兵士稍資休息馬公曰戰事方殷烏能休息不允所請促令仍往督戰管不憤出怨言馬公怒大呼曰謂我不能取汝頭乎起身拔壁上刀一舉手管撲於地遂殺之

拳匪聞見錄

十四

振綺堂叢書

吾師羅先生名爲稷臣先生令弟曾隨使英法各國回華官直隸知縣通英文長於中外政治余從先生受讀英書師生甚相得也庚子春先生爲大府委赴豫省辦礦寄眷屬於天津未幾聞匪亂山豫回津將携眷南返抵保定後僱舟東下次日舟次新安爲拳匪所遮搜出西書遂指爲教民實則豔先生之箱籠也牽至大師兄處不容置辨遂被害僕從三人泥首求以身代不允且兩僕亦被殺以其包袱內有洋錢故也其一僕甫十三四齡經舟子跪保乃免後此僕逃至滄州爲吾友方君少奎服役余得以聞其詳嗚呼痛哉吾師學問經濟未展什一竟遭匪害飲恨以終師之眷屬未識已否得耗且屍骸日久亦難尋覓無從通訊此心耿耿與日俱深矣津城陷後大師兄曹某爲洋兵所獲張德成則席捲而逃無何復至獨流鎮此處爲張之巢穴倡於衆曰天時將至矣於是左近匪徒死灰復燃一日張德成往獨流附近之某莊似是王家口向莊富某強索米糧千石某已應之張恐不給以其子爲質携之舟揚帆去某大怒號呼於衆曰諸鄉鄰能爲我殺張德成余以家財之半酬之里中諸少年本不直張所爲聞言一呼而集者百餘人各持田具

超越張舟之前伏草間先遣十數人乘舟迎張舟出其不意一躍而過先搶莊富之子張所隨諸人極力格鬪而某之子已登岸矣伏者盡起張無可逃與隨行諸人頃刻間皆成肉餅此可謂遭亂以來所聞第一快事也

天津南三十里楊柳青一巨鎮也當聯軍之四出騷擾華民聞風逃避而楊青市大民多艱於遷徙本鎮首富石姓者乃出其家財供聯軍之食用與之約勿擾居民聯軍義之如約行且爲遣兵保衛故楊柳青一鎮始終完善當時聞風遷往者數萬人石某之名遂益著余謂此等功德真所謂勝造十級浮屠矣

天津城守千總某初以獲盜功結怨小人某籍隸靜海縣家少康結廬靜邑城內拳匪起諸怨家入黨遂焚某之居室盡殺其父母兄弟妻孥時某携一子寓津門僅得免亦云伶矣然某於津城破後爲聯軍作引導至靜邑藉報前警亦有不免太過處是某與匪之遞相讐報皆未得其當也是時報紙謂某因洋兵而肆擄掠雖云有因亦不免言之過甚可見傳聞之不足深信而評論之難昭公允余故識之而隱其名存厚道也

拳匪聞見錄

十五

張柳堂

山東德州北五十里有鎮名柘園爲東省有數名鎮四周寨牆完整董事辦事嚴明鎮民之列團練者兩千人有事到局始給工食無事各守其業局存快槍拾砲千餘枝子彈稱是據云二百年來經亂十八次而此鎮獨無恙尤奇者鎮內無一教民故已亥庚子之間遂無一拳匪七月間他城鎮多半驚擾惟柘園熙來攘往不異承平當時稱爲樂土京津被難者多寄寓其間余亦携眷寓焉偶與董事晤談皆稍讀書明曉大義者惟大府不得其詳未能優予鼓勵殊可惜耳

拳匪受傷則告人曰此被穢物所污也或練習未成也津京已失直境東南匪黨猶盛則揚言謂時候未至彼等操之過急故大受創我輩待時而動時至恢復京津如拾地芥耳且英俄雖稱大國而其地不過中朝三四省其人數不過中朝一二省何足懼哉以此欺誑仍能惑人觀此中國之民智未開誠貧弱之源矣

彼時天津有所謂黃連聖母者一土娼也匪黨奉以爲神載以大舟上結黃紅彩口優遊中河見者輒遙爲跪拜聖母至督署由中門入與制軍分庭抗禮互相爾汝軍械糧米隨意指索後津城陷爲聯軍所獲屢於都署訊鞠無甚要領遂載往歐美各

洲以爲玩物云

武庫軍械既多且利盡爲匪衆所分故事後淪於民間者甚多有私售者如曼利夏小口毛瑟每槍索值不過數金袁制府到直隸時出示收買已無多矣

李仲彭要侯山津避亂乘舟南趨甫至東浮橋即爲匪所阻迫令往謁黃連聖母侯不允匪家大譁羣擁至舟勢將動武諸僕從婉言請行侯不得已給一名刺其名刺素甚鄭重謂得此可了事矣乃匪見之即擲於河笑謂爾自以爲中堂少爺耶然烏能與聖母抗以刀斫舟楫勢將入船僕從皆懼跪求至再始允行時值炎焚侯宴居亦足急切着襪不得上而匪衆催迫甚急赤足着靴隨去到聖母舟中呼之跪即挺然遠跪問以語瞠目不能答聖母以袖掩口笑之蓋猶是土娼之故態也跪刻許始謂之曰吾神姑看汝父之而放爾行可起去而侯如未聞者諸僕從代之稱謝扶以起掖之歸抵已舟始稍稍能言侯所乘舟爲水師長龍船船主某哨官目擊其事親爲余言夫所謂黃連聖母者土娼也平時欲見侯之而不得今乃受侯之跪拜亦云奇矣余因憶天津土棍常有幾時攪和攪和之諺意謂貴賤貧富不均何時調和之使均也今匪徒得勢得財一時富貴者皆爲之下卽如土娼而受通侯之拜可謂攪和矣諺語成識往往有然

拳匪聞見錄

十六

張柳堂

余友善譚因言一土娼而與制府抗禮受貴公子之拜極爲可羨矣然吾不取所最可羨者則更能游歷歐美各洲曠觀倫敦巴黎伯靈及華盛頓甲於地球之盛斯則我輩求之而不得者吾不能羨綠而爲使臣隨員惜亦忘却求爲聖母之侍香童子一遊各國真憾事也且黃連之味甚苦而黃連聖母則甚樂豈非奇事謂余如君言是君乃不如一土娼矣相與鼓掌大笑

余寓青縣劉姓家劉翁故稍讀書者一日呼余出看紅燈罩指空中黑雲一片曰此中無數紅衣女子即紅燈罩也余無所睹而途人紛紛傳說指天畫地確不移劉翁亦隨聲附和曉曉不休余不解後始悟劉翁實爲保身計故不覺以假面孔向余也當時之匪焰可知

紅燈罩多青年女子成着紅衣褲鞋襪佩帶無一不紅寓青邑時劉翁一戚女約十二齡來劉家內人呼入問以所習何事對曰我等三四十人拜一老婦人爲師每日

在家食畢始往師處並無所事惟爲師梳洗澀司縫紉執役耳每人且需日進糴米一升爲費見禮故我等父母皆有悔意然畏吾師法術不敢違也觀此紅燈

軍之伎倆可知
或謂裕帥初不信匪幕府馮妻諸君皆知大義者故匪燒三汶河教堂時裕帥尙發令箭使水師船開砲擊匪後乃迫於端莊之喉使耳余聞是夜水師得令開砲恐傷匪黨而帥令又不可違乃先告匪首令其勿懼蓋所放三砲皆未實子彈也此乃水師執事人親向余言者想係實事

水師營開砲攻租界之初多不能中或越過或不及皆平昔未能演習純熟以致臨事慌迫不能瞄準第三日鄭統領得疾請副營黃副將星海暫代督率黃君由武備學堂出身測算極精到營躬至營壘親放十數砲轟燬洋樓數座火車頭兩輛而車站一帶遂無洋兵云

余五月下旬由津逃先至青縣後遷滄州因滄地拳匪復肆將與梅軍爲難乃再遷山東之柘園鎮七月間余往德州又携眷寓德無何傳言洋兵將由保定南來遂

李匪聞見錄

十七

振翰堂

仍回柘鎮至十月間德法兵由津保兩路南下已至距鎮數十里之連鎮地方是時柘鎮圍門悉閉幸總中禁無論何人不令出入而余將携眷南行又乘胡千里太尊之眷屬賴余照料且值大雨如注消息何惡人心震驚而董總已傳知團丁站牆各携槍彈如洋兵必欲入寨即開槍禦之此說一播眷屬等益刻不能耐不得已謁見董總極力婉陳說之至再始允開圍門一次且加派團丁守門不令一人入逮即殺之余始得以携兩家眷屬登舟解纜行至四女寺地方河冰夜合不能前進即在寺鎮僻屋而居事定復移寓德州計往返遷移已七八次矣驚駭迫切艱苦備嘗而十月間柘鎮之行倉卒間爲女僕竊去銀八兩幸有餘蓄否則不能成行尤爲可歎此女僕係天津人避難來柘困苦特甚余憫之留以服役擬事定携之回津也而彼自棄若是其竊銀也他僕僉知其藏匿何處欲發其覆以明衆心余力止之惟揮之自去而已

一友言天津所見數事云當天津開仗後渠仍往東局內距局不遠有拳壇聚數十人一日匪目兩人正行走間遙見一婦人指而呼曰直眼往何處逃婦人聞而跪白

我非直眼乃某處某人之妻也匪曰爾頗有紋安能諱耶捉至壇門外呼其黨立殺之

一日洋兵來攻匪匪羣出撲之洋兵忽返奔數十步回身舉槍不響仍返奔再回身舉槍不響仍奔如前匪若謂洋槍不過火矣極力趨之勢將及矣忽洋兵一轉身排槍還發其聲崩然立斃匪十數人匪急退槍又發復斃十數人餘遂四散然時有東局出巡兵一哨先已解洋隊之後洋兵甫擊匪散方整隊欲歸而官兵之槍驟發亦擊斃洋兵三四十人餘亦逃散此次官兵可謂坐享漁人之利云

于是次日俄兵即來攻東局至第三日尤猛惡駐局兵一營頗能抵戰然俄兵死傷不顧且戰且進下午遂抵圍牆外官兵力不能支東局遂失余友隨敗兵出走彈子橫飛幾於不免也

余嘗謂拳匪無他伎倆平日所習惟舞刀力奔兩事與之戰祇需且戰且退使我之槍能及彼彼之刀不能及我匪即不支若與之接即勝亦多吃虧聯軍得此法故所向克捷也

拳匪聞見錄

十八

振翰堂

拳匪自謂刀劍不入者能於大眾試之用利刀自斫數十起落無毫髮傷衆皆咋舌稱羨不知此係運用氣力江湖買技者多能之烏足爲奇且刀斫不入者割之則入刺之亦入况無烟火藥鋼皮子彈耶

九月間聯軍數百人至青縣向縣主沈君最初索銀五千兩未之允遂并某富紳一同拘執收於一室百計拷索第三日諸官民雜湊多金給之洋兵不覺意輩金與沈紳同行行十數里擲兩人於途傍而去家人覓得昇歸旋即氣絕某紳亦死聞沈君髮皆落體體鱗傷且聞是時本有官款數千金正可挪移以救沈出乃某書辦與沈之僕欲假洋兵之來吞沒此款故當時默然竟不爲主人計而他人無知此款者余聞疑指曾爲君之文郎道及已莫可如何

沈君被拘時二尹張君鎮崖收裝往探爲洋兵所留迫令鋤馬草兩時許始釋之余又聞當時同被拘者尙有候補縣江某惟某多計策告洋兵謂我家有銀放我歸始能給爾洋兵諾之派人偕往乃江係至某紳家即被執誑其婦曰爾夫被執命在頃刻今我來向夫人索二千金以拯其命否則死矣某婦急甚立與之江遂以給洋

兵留爲己銀故得脫卽登舟南行云此則得之傳聞如果屬實安有天理且某紳至死未與家人見則其事永無剖白之日也

友人言拳匪數事云當時傳言謂大師兄已遣紅燈軍赴四川招人三日卽回川拳十日卽到所見足著草履者是也然余所見各處匪徒無著草履者

有謂靜海縣王令初見張德成扣其術張卽以足畫圈于地用手招之立出利劍一光彩耀目王遂欽服約爲弟兄然亦傳聞也有一人曾至張德成室內見其桌下一箕盛大小旋釘無數問何用則曰此是洋人槍砲上螺絲槍砲失此皆成廢物吾遣紅燈軍前往竊取者也

直隸候補二人奉差獨流往見張德成張曰我本不願出來祇以各弟兄推奉義不容辭且人心太壞天意亦不可違云云身著藍布衫年約四十餘意氣間暇悠然自得余聞張爲保定屬容城縣之白溝河人該處水陸衝途市面極盛附鎮而居者數萬家以張故乃爲聯軍所屠夫一人飛升仙及鷄犬今一人爲匪不祇滅及九族矣

先一年袁宮保駐軍小站忽有一匪持當道荅函來營自謂有術能避槍砲袁公惡之因與約令其作法立於教場中選兵士二十人執槍遙立擊之只一排槍匪已立斃計二十彈中匪身者十五枚此卽拳匪之先聲也

六月間有直隸匪徒三人入山東境爲防兵所獲匪出北洋令箭傲然不服蓋匪執此東來欲以煽惑齊魯之民也防軍統將稟明悉予正法以儆來者亦快事也

直隸景州朱家河教堂未破時內聚教民男女三四千人皆各處避匪亂者拳黨屢攻不能下蓋教民已成背水之勢若不拚命抵守死亡更速也後值陳兩人勳王兵過匪徒迫令往攻兩日亦不能下適李制軍乘衝到景乃懸重賞以示兵匪于是合力猛攻歷一晝夜始破教民死者甚多受傷亦夥云

保定教堂某姑娘爲匪所執率出將殺之於市姑娘號呼於衆曰我雖外國人然在此傳教施醫十餘年於茲皆有益華民之事爲諸君平昔所稱頌今遭殺身之難諸君向受余惠者忍不一救耶既而曰我有存銀行款數萬金有能救我者當以奉贈我且嫁之然是時觀者如堵莫敢應焉須臾被害

滄州商判史遺眷屬回河南行至大名地方拳匪見其箱籠甚富遂全家被害

拳黨互相結拜名曰拜團亦多互相仇視攻擊者則此稱彼爲假團彼亦指此爲強盜故同一拳黨而有真假之說肇禍諸人迫於時勢已壞公論不容遂勉強下勦辦假團之令以余所見無論真團假團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匪耳况全屬空言搖惑又何真假之能分卽使真有邪術亦烏能於列強虎視之時槍礮如雷之際安身立命耶夫治國自有遠謀富強本有正術醫貧救弱一轉移間事耳不此之圖而欲藉邪匪以成事藉曰不學無術胡以愚妄至斯余也江湖奔走稟筆依人自顧藐躬無補於

國因據所聞所見欲以昭告世人或於人心風俗不無小補至於不文之譏吾所不計者矣

拳匪見聞錄終

右卷匪聞見錄一卷上元管君鶴所撰余素未識管君辛丑管君來上海爲余言拳
亂事甚悉且出所記亂事見示蓋皆目視之事也余因求取其稿藏諸篋中茲乃取
印入叢書初集中卷亂爲古今最奇最慘之事且貽禍吾國最甚願無一書詳記其
本末彼時京外人書所見聞寄諸中外日報者幾盈尺曾排比以付印局不意印
局遭火全稿悉燼湘鄉李六元同年希聖管著庚子傳信錄獨舉其大端願多
觸時忌亦間有曲筆未行世此書雖僅記一隅固皆事實也觀此亦足知彼時情勢
之一斑矣辛亥春季汪康年跋

跋

一 振綺堂叢書

178

1

178

種 籛

南

溪

四

獨山平匪記序

獨山界連南丹漢夷雜處俗好羣鬪夥搶道光丁未戊申間韓署收... 內肅清公卸事團練漸弛癸丑夏邵公... 到任首以團練為急圖整頓未久移權... 平越接篆者無才又為羣小所誤勒捐助免是時粵匪蔓延數省奉... 旨勸捐助餉... 萬姓心寒而素謀不軌之楊元保等借以煽動遂有甲寅三月之變先是賊將舉事... 上下二司土弁密稟州官官所親信數人非與匪徒潛通即陰受賂遺為之右袒力... 保無他以致釀成巨患辦理捐輸生員鄭姓聞賊欲攻上司謬稱有團練千三百人... 足敷抵禦請州官親至彈壓比官至所言團練盡屬子虛突報賊來官幾被戕負逃... 以免大亂既作勢成燎原上下驚惶咸無固志幸前有城下一戰楊公首視賊魄繼... 有夾馬鬚往等捷韓公大展軍威四月之間掃平州境楊公本忠勇因與徐不諧故... 土非以後戰績罕聞其軍觀望不前幾成虛置及與徐分道復有起色四亭之役助... 韓一臂遂獲奇捷韓公初出所將僅三百人始見賊夾馬率親練八十首先陷陣數... 千賊匪披靡不支如摧枯拉朽四亭敗績軍心動搖深虞大潰公拊循力持設奇制... 勝一舉肅平時余從事戎幕一一目親隨時筆記事竣成帙因加數行以弁首焉... 咸豐四年歲在甲寅仲冬中浣空六居士書

獨山平匪記序

振興堂藏書

獨山平匪記

空六居士撰

甲寅二月二十九日賊首楊官佑等攻下司弁民逃散燒衙署民居殆盡三十日楊... 元保自播讓來下司會合三月初二日賊攻上司初五日破羊奉是時賊煽惑羣... 愈集愈多城鄉惶駭紛紛逃避初六初七初九等日賊破拉旺者密平州十一日賊... 衆山平州進逼州城先已飛報本府請移營馳救署八寨遊擊楊都闕... 于初六... 日至上江把總趙順均于初八日至十二十三日賊竭力攻城城守營額兵百八十... 餘名實止七十餘名賴楊署游偕士民晝夜固守問用鎗砲轟斃賊匪賊懼不敢緊... 逼城垣惟遠遠圍困十三日已時賊至北門方揮白旗于地下司把總徐開智砲斃... 二賊賊突入關帝廟藉牆壁隱身用砲轟擊城垣楊署游從城上連轟二砲廟塌崩... 屋宇震撼賊大駭揚言講和本城王弁上江趙弁搖手止砲謂不消再動手乃與賊... 換刀下城相見歸謂但縛送城內某某賊便退去楊署游力斥之乃止此二弁即與... 賊潛通者也

獨山平匪記

二

振興堂藏書

楊元保等威力以脅鄉民及反狀漸彰二員力保無他反賊州官詰責告變者賊鋒... 逼近二員先將眷口箱篋潛送出城已微服續遁士民阻截不許出醜詆之下甚至... 欲毆袁逃匿倉脚下經眾搜出懼而自刎未殊也以民變上聞十四日午刻署勻協... 彭丹江王守備... 以兵至城外賊拒之丹兵砲斃三賊賊辟易勻丹兵共入城未... 刻楊署遊親率各營兵分正奇二枝開門擊賊殺數十人賊潰兵貪賊牛馬衣物未... 能窮追以故賊死不多元惡逃逸

十五六日各營搜尋附近得賊數十人正法自此以後長寨凱里台拱古州黔西歸... 化清江提標安義各營兵及甯安徐明府... 之練陸續至... 二十日楊署遊徐明府率兵練千三百人出駐望城坡... 二十三日楊徐進營土井是日署清江判韓州判... 率親練至州城先是韓知黔將... 大亂抵清江後募勇丁六十人每日三操教以戰陣數月悉成精銳一日清江城外... 關廟前高樹上忽挂一火鎗紅壳皮帶如營式人咸異之韓親往視命善緣木者取... 下乃一斷枝斜挂口指西南不數日而巡撫札文至謂獨山反亂調韓往勦獨在清

西南斷枝蓋先兆也起身之日率精勇八十人至 關廟行禱禮叩拜畢祝曰韓超此去不怕死祇怕病則難辦事矣願帝君保佑不病以救萬民說到難辦事句雙淚俱下戶外衆勇聞而感動齊聲高叫曰我等皆願與公同死賊殺而出

二十四日賊衆數千撲土井大營官軍擊之殺賊百餘賊潰是日探聞另股賊數百在大地窰坑一帶肆擾王署收彭護鎮彭署協慮其信城請韓署停帶清練駐窰坑續調兵二三百爲繼韓諾之立出城行十五里駐營窰坑

二十五日清晨古州鎮標馬守備 率兵二百二十名至窰坑與韓會合進駐大地窰坑官軍來未敢徑至大地是夜函商徐明府楊徐山左韓馬出右漸次前進相爲犄角合勦楊元保於播讓老巢

二十六日韓馬拔營行二十餘里至牛角寨將安營探知楊元保率賊二三千由距牛角寨二里許之山口往撲土井大營韓慮楊徐勢孤商同馬守備速往夾擊行八九里至夾馬韓練在前遇賊韓由西南來賊在東北韓分練爲三迎頭衝腰截尾部署既定親督以前甫交綏賊衆披靡折向南山口奔竄清練阻之乃扒上東山之梁

獨山平匪記

三

振綺堂藏書

清練踵而登先登之賊擲石擊練賊在練前反爲其黨所傷擲石賊覺之遂不復擲而練已乘勢登梁槍斃刃擊賊死傷枕藉截尾之練衝殺多時賊後至者愈來愈多循北山麓而西韓慮賊邊抄已後率十餘人馳往西北分七人斷一小山口防其南出相抄戒勿出口窮迫自己率數人立馬坡嶺高聲喊殺是時古州弁兵陸續至指使賊追賊西奔者不敢回頭除斬殺外餘皆四散是役殺斃生擒四百三十餘名戰將畢土井弁兵練數人至始知楊徐預待山坡賊分二路來楊徐分正奇六股迎之殺傷數十名賊敗走楊徐不知韓馬至也若使知而追擊則夾馬一役可使賊無子遺矣韓馬收軍擬紮往夾馬以搜入洞殘賊天晚雨至無處購米不得已移駐雞渣以就上井之糧是夜洞賊悉逸是日韓騎馬率親練當前遇賊一而布陣衝殺一而催馬弁率兵來助馬在轎中大怖恐韓輕舉駐兵不前韓聞之又使人誘馬曰韓已大勝賊屍遍野請迅往割首級報功馬喜躍出轎上馬率兵而來韓知其將至遣人止之曰貴軍紮在山頭不必來戰但搖旗吶喊以壯聲勢且以防歸路之包抄馬依言以行而兵有私來觀戰者查其火槍皆未裝子藥火繩亦不點燃韓笑謂此亦無

妨但擊空鎗爲欲放之勢在洞口內不出賊莫測虛實多寡能如此便是功于是陸續來兵二三十人以空槍堵數山口親練得專意衝突潰決

二十七日至四月初二各鄉民擒送逃匪至兩營盤者共計數十名均經審實正法二十九日提標中衛英恭將 帶兵四百至雞渣與韓馬會合上憲飭韓統帶合獨山練共八百人

四月初三日韓徐議分左右會勦播讓是日韓營移駐牛角寨

初五日韓軍抵播讓楊元保在逃僅遺空宅數處焚之賊所藏火藥硝黃悉盡探聞賊匪附近洞中於是韓馬攻一洞英攻一洞將兵練八百平分帶往韓馬所攻之洞口距地數十丈拾砲僅能及之賊堆石洞口以備擲打口去巔尙數丈巔有賊數十浪石爲洞口應援韓念欲奪洞口先須殺散巔賊應練分左右繞上山巔殺賊淨盡又應練由正面蒙橋樑升遂奪洞口突入勦殺共斬一百餘匪擒婦孺七十餘立予釋放此洞肅清又協攻英所攻洞洞口僅仄英遣弁兵燒燬之賊置火藥於洞口火入藥燃燒傷弁兵數人卒不能克韓至與英各紮營山之左右尙未築壘突有賊

獨山平匪記

四

振綺堂藏書

匪五百餘人自西方來撲韓馬之營韓一面諭練兵分兩路出迎一面以火器擬洞口防洞賊乘勢下衝撲營之賊交綏即遁未戮一人僅獲兵械火藥初六日清練首先騰上奪據洞口二賊衆奔入一大洞飛石鳴砲清練入之賊縮入下一層石徑斜曲僅容一人墜下正用火烟燻燒楊徐請援之使再至是日楊徐拔營至者維以赴會勦播讓之約將紮營賊數千分數股突至楊徐分兵禦之惡戰三時賊始敗退至下司兵練追逐八九里賊由下司夜遁自此賊大勢解散韓撥兵練數百先赴者維初七日全軍赴之賊已遠去此仗楊徐軍陣亡二兵賊死二十餘十三日兩軍移駐紅土寨是夜襲楊元保於拉繞未見一賊焚寨而還十六日兩軍合勦唐土達等於地崗洞洞口險峻賊死守官軍不能破乃連夜困之夜分清練楊紹賢騰躍而前奪據洞口賊縮入官軍用火熏之賊昏悶氣塞十七日陸續擒賊男婦百餘人有係良婦被擄者縱之使歸而唐土達竟不可得是夜官軍回營留楊土官守洞土練擒士達送營斬之賊洞遂平是日探聞楊元保在南丹地方與鄉練鬪殺斃鄉練二十餘人現駐丹之董你場兩

營商議十八日黎明出隊韓率練兵三百餘出右楊徐委王守備率兵三百餘
出左會於董你已刻韓謀前行至距賊三里之新場遇賊謀三人擒其二其一逸而
還報須臾韓至新寨斬二賊謀命軍少憩以待王軍久之不至賊揚旗吹角而出排
列山坡另伏兵坡下亂石間一練分三旗使藍旗練出左以古州兵五十繼之搜賊
伏兵使紅旗練出中以古州兵五十繼之衝賊正隊白率白旗練由中路策應又分
提標百五十兵爲三隊棋布陣後以防意外藍旗練至伏賊走合正隊與藍旗練接
仗槍傷藍練二人諸練奮勇直前長矛刺斃前鋒皮盔甲者數人賊大驚潰迫殺七
八里斃賊百餘賊之健卒殆盡餘多散去元保率殘匪向西南逸去韓軍距大營三
十餘里孤軍未便窮追收軍而退退里許而王守備至遂與俱歸是日賊逃至距董
你二十五里之地鄉民見其人少敗逃聚殺斃賊數十獲元保母妻賊勢窮蹙
二十日韓王復至董你探無賊踪亦不知鄉民截殺之事撤兵回營
二十二日粵民圍楊元保等五十餘人於昔里飛報大軍協力勦殺生擒元保以歸
二十六日兩軍移營東去駐營鐵坑連日大雨

獨山平匪記

五

振綺堂藏書

五月初一日攻嶺往山韓與楊徐議以一營之兵爲正分二路一股直登山梁俯瞰
賊寨一股攻賊壘一營之兵爲伏俟兩正兵得手賊逸出則伏兵取之比韓至而楊
徐軍不至賊已登山望見韓遂以伏爲正進攻其壘壘在山腰守禦甚固兩山壁立
山上有賊滾石下擊壘後山口地勢亦險賊設守同於前而韓軍前後攻打四時不
能入眼見日向中心殊焦急乃懸賞購百三十人攻後山口獨山土練攻山口爲
正韓練四十餘人狂登山頂殺其俯擊之賊爲奇須臾兩股齊進後山口立破攻前
壘者乘勢騰上前壘亦破因練兵貪拾財物僅殺賊數十人餘賊登石梁拒守楊軍
後韓軍一時方至遠遠棋布以爲韓軍聲援其定是日攻山止韓軍而已天昏收軍
賊何四等夜半逃逸此後徐與楊分軍徐將八百餘與韓聯營楊將五百赴荔之拉
圭
五月十一日韓徐兩軍移駐蠻維十四日燒殺簡上物寨拉賴賊匪
十六日移駐四亭有古兵砍傷徐練之事兩營議攻董甄十九日韓軍進駐拉溜徐
軍約而不至二十一日韓軍攻董甄山先是十九日楊著遊分軍與邱貢生

董甄不克因山勢過峻難登大石壓下邱練陣亡三人韓冒雨進軍見山勢難攻誘
之使下生擒男婦二百餘人賊首劉仲林丁老喬在內獲器械牛馬無算南丹莫土
州適至頗資其力是時各股敗賊盡入芒場大山與各大股會合謀拒投効前開泰
令陶公 蔡贊楊軍二人商議直抵芒場駐紮約韓徐同進皆許之二十四日韓
軍山拉溜進紮芒場與楊陶聯營徐軍仍駐四亭不進韓軍提標兵四百憚赴粵境
自拉溜攔回四亭不隨主將同往楊軍都勻清江兵亦不願駐芒場謀而欲歸陶諭
慰之竟不能止

二十六日楊韓兩軍拔營回駐四亭徐已退回州城弁兵勞久思歸勢不可止乃曲
諭之許以緩緩撤退俟 大憲許撤札到便可赴州城於是楊漸退至三棒駐營韓
漸退至鐵坑駐營是時四亭一帶鄉民慮賊復來苦求勿撤而弁兵驕不用命無可
如何惟許民以大軍且退數十里駐紮斷不違歸州城而已
六月初四日四亭監生何亭榮等飛赴鐵坑報賊復來現攻金歸石卡乞大軍速回
救援

獨山平匪記

六

振綺堂藏書

初五日韓軍進駐四亭初六日土匪余光玉等偕粵匪朱阿三等大至約七八千人
聲言數萬至四亭者不過千餘其餘有在芒場未動者有行至黑泥折回芒場者蓋
粵匪畏黔兵屢勝之威不敢入黔境而余光玉等百般誘之其曉事者仍懷疑慮故
中途折回耳已刻開仗賊分三路來撲韓以三股應之親率中股駐馬橋邊約無令
不許過橋欲使賊進至灣長小路不得施展官軍立脚處頗寬可以制勝奈練兵輕
賊左右二股未齊過橋衝殺賊退窮追之官軍隊伍參差彼此不相聯屬左股官
軍追至二里外正與賊戰鄉練在後呼曰賊抄尾來矣官軍退爲賊所敗陣亡外
委一員兵四人獨山練四人賊復至四亭場駐紮與官軍相持半日至夜收軍楊軍
接韓軍告急之信賈千總 率五百人於二更抵韓營韓聞賈將至囑勿點火山
坡上潛入營中賊弗覺也是夜賊邀駐芒場者陸續大集

初七日賊分三路在場外布陣並多設埋伏官軍分三股應之遠遠相持各不肯進
惡徑窄難施故也賊跳躍呼叫若狂韓飭各股陣而坐息隨時飲食勿得輕進待賊
入窄徑度槍砲可及始發勿得吶喊以疲神氣各股諾之午刻楊陶率兵復至方登

營左之坡尚未至營賊已大呼前進零星散布號為麻雀陣亦號蟒陣以避火器正在互相轟擊買千總以二百人由右股之右衝出轟斃數賊賊旗遂退官軍至此始齊聲大喊勢如崩岳各股奮勇衝殺中股官軍火四亭場賊大驚潰擊殺六百餘人獲馬匹器械旗幟無算並獲賊文書冊簿是日搜山得賊數十人初八九日又得百餘人皆立時正法數日間約殺八百餘人

是日賊以數十倍之衆分股攻我軍于敗挫之餘彼氣甚壯我氣頗餒初六日敗退提標兵四百夜遁已出營之後門古州兵二百不許其遁至以斬殺相嚇始歸營然魂魄已失故初七大戰僅使守營其餘兵勇亦各懷懼心公戒以切不可退退須三日方抵州城路無居民飲食何出彼四面兜殺未至城而全軍覆沒矣不如謹遵我令決一死戰古今用兵以少勝衆如某某者多矣今日須以死求生若怕死則必死衆然之分布三股後公屢次單騎巡行下馬勸勉衆志益堅楊陶軍至公囑駐紮高處勿戰但舉旗助威官軍或退却然後大呼衝下楊陶依計公用兵每不竭兵力留

獨山平匪記

七

獨山平匪記

賊連夜逃至芒場飯未熟聞鄉民槍聲以為官軍追至驚呼逃入大山沿途鄉民見無袴者便殺粵匪恨土匪誘已以至大挫互相仇殺土匪死百餘粵匪亦死數十人又由四亭負傷逃逸者中途十死八九計此仗粵匪共死千餘土匪共死數百二人共死千四百五人粵匪謂我等起事數年從未見如貴州紅羊之兇狠者此後莫土州邱貢生又帶土練追賊至四墟八墟一帶殲另股賊百餘人賊之圍慶遠者於六月二十九三十等日又大敗於城下

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大亂猝興人心惶惑動搖皆從遂衆韓公初至建議救脅大張示諭被脅者或乘夜逃逸或臨陣逃去所以賊氣日餒軍心日振賊得良民反縛其手臨仗解之授以兵使列前敵公先出示諭被脅者解散臨陣棄兵旁走即不殺至相遇又宣前令民遂棄兵逃散戰後見草索偏地他軍待賊來攻韓公則先往攻賊得先人奪心之道

起事賊渠甚多當路僅以楊元保入告元保既擒領兵者或議以此賊事韓不可或曰奉派平元保今復奚求韓謂元保雖擒其餘黔粵股數尙多事方及半何以即撤

或曰天下之大我輩安能辦了且粵匪兇悍不可怒也怒恐難敵韓謂彼亦人耳無足介意方得手遽撤兵賊必當集圍報獨州勻郡舉不可保賊攻獨城上登必以早撤貽患相尤責令翦滅敢不遵命爾時燎原勢大辦理之難十倍今日萬一有失盡棄前功事小貽害生靈事大或語塞而能然抽身之意已定故不久北旋韓隨營一

心腹人呂姓係或同鄉或北旋後呂力勸韓撤兵詞意與或同疑或唆使也韓不允呂遂請假而去韓軍之思歸寔由于此這何監生報賊大舉復來或聞竊幸及聞韓辛苦艱危以少擊衆四亭大捷粵匪膽落永不敢窺伺黔境威名益著慚悔無地四亭大捷後韓每日巡行附近相度地勢防賊復來且爲此後設防之計督辦承觀察惑于佞說欲速撤兵以節虛糜韓謂再停一月安排善後斯粵匪永不復來承不許嚴徵迭至韓不得已稟懇姑緩數日回日仍駐舊營不准散住民房及見承承已悟佞說之爲私深悔早撤非計曰甫撤而賊或復來大局可畏悔不早聽公言奈何韓謂雖未如一月之願然此十日中已辦成大致賊必不來即來亦須九十月秋成獨之後此日祇須一二枝防軍耳承如言辦理果至十月賊又來爲防軍擊遁侯某著

獨山平匪記

八

獨山平匪記

山四亭大捷後力勸承撤兵以節虛糜謂大亂平矣而餉已匱再請大憲必尤之必速撤方可其實省餉五千已在途矣及承撤札下侯即索銀三千辦善後承始悟意在餉之狡計也

始赴獨役建議數事解散脅從之外又面陳六字要策曰寬籌餉緩撤兵承曰餉固應爾兵何以要緩撤韓謂戎事之大壞多因草草了結而成承領之請緩一月再撤即前此建議之意也韓以癸丑秋署清江通判知黔將亂精簡勇士八十人每日兩操親自教演指揮如意獨役所向無敵無堅不摧董你之戰賊勾來慎充前鋒者數十人列之頭敵皆著牛皮盔甲兵刃既接矛刺牛皮不入衆咸驚頭目楊紹賢願衆以手指已項曰向此處扎必克楊矛刺賊項立斃其一衆效之連斃衆賊數人賊遂驚潰

遵義平匪日記序

獨山凱撤予隨韓公赴省上憲飭公仍履清江署任閏七月至清八月十六日接到
巡撫飛檄知桐梓縣匪徒楊龍喜糾眾作亂占據城垣分攻正安州及仁懷綏陽安
南普安等縣仁懷復失飭公身率親練與著丹江參將遊擊烏爾浪球統帶清江鎮
遠台拱丹江四營兵八百五十人合親練百人共九百五十人往勦桐梓中途聞遵
義郡城緊急又連接該郡文移敦請救援遂先赴郡以保未失地方川滇之兵亦陸
續畢集凡八閱月而事平予逐日記載彙成一編以備久而遺忘云爾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季夏空六居士續書

遵義平匪日記序

振緒堂藏書

遵義平匪日記

空六居士撰

楊應龍之裔楊龍喜居桐梓之九壩場性狡桀見天下多故武備廢弛陰蓄異志豢
養健兒操習兵械聞獨山變起遂於甲寅八月舉事先據桐城次陷仁懷安南普安
各縣城分兵駐守煽脅日眾分黨攻圍綏陽正安自以大股精銳攻圍遵城紮營雷
台山及大因保距城僅數里城外丁字口鳳朝關一帶十里大街民房亦皆為賊所
據欲攻取遵城以窺貴陽先是遵義文武收績於婁山關狼狽奔回賊乘勢逐北直
造城下陶令鳳朝關等率眾出城接仗官軍大敗陶令與遊擊某同時陣亡自此賊綏
益張官軍不敢復出人心震恐岌岌可虞

遵義平匪日記

一一

振緒堂藏書

韓公將到不如回至團溪俟韓到再議烏不得已始回團溪與韓相見韓謂直行繞
行均之有賊然繞行路遠而狹且示賊以弱不若直行路近而闊且示賊以不畏我
與諸君共事一切共商絕不獨特己見適纔所說諸君之意云何眾曰甚是韓曰既
有同心便由龍平徑進明日二十八宿龍平二十九抵遵城我引親練為前鋒清兵
繼之台兵又繼之烏君率丹鎮兵在後前隊遇賊前自禦之中後切勿攙越擁擠而
前致亂隊伍亦勿吶喊致相驚疑中隊遇賊中自禦之後隊遇賊後自禦之諸如前
隊遇賊之約倘賊分左右來犯亦分左右應敵我自以隨身護衛應援不可倉皇失
措確依此約保無他虞眾曰諾

八月二十八日宿龍平募人持書入城語以明日必至凡三往得入者一以賊圍嚴
密故也城中大喜徐明府河清附書於公謂已定引軍迎至距城五里之豐樂橋
二十九日辰巳間城中復書始至午刻拔營前進寒雨如霧天昏氣冷行三十里探
知賊踪不遠軍士腹飢面有寒色或謂天昏不知早暮且眾飢難戰不如駐宿此地
明且前進公心知不可宿此而諸軍烏合之初未相浹洽必須一其心力方可制勝

乃集各營將弁隊目而告之曰天雖昏暗大約不過在未申之間即與賊戰計時亦能入城惟天冷人飢恐枵腹難以從事似宜宿此明日再進然宿此而賊知我來層層堵截前進殊難甚或以大眾圍困我營縱我能自守而無處購米但使半日不食加以寒冷詎不危乎則又以今日直抵城下爲是也爾等酌之衆曰我等願直抵城下公謂如此定爲上策遂行隔山聞賊角聲知賊來拒揮清兵登石山爲犄角勢派丹鎮兵爲清接應自引親練在前派指兵爲接應頃之接仗殺斃數十人賊遂奔潰賊由獅子橋退入丁字口大街公經橋頭令拾營張弁帶五十人紮橋上防賊突出衝腰截尾並謂中後如有變即吹號三聲我必以前軍回救且我在城脚等候不先入城爾等放心不可驚惶比中後兵過賊果出見橋上防堵竟踏淺水過河駐橋者鳴號公以前軍回救斃賊數人賊懼而退

公抵城下徐明府始出城語次請即入城公不肯將全軍分布城下見隔河民屋藏賊甚多間由窻戶開槍擊我知賊以民屋爲壘謂徐曰不燬此街城必不保募人縱火詎意墻壁高厚雖然而不能延燒乃整隊入城是夜有乘黑還丁字口本宅窺賊者聞賊相詫曰此軍何處來者如此利害我等難保不如逃去是夜公與地方文武面訂巡城及清查奸細之計

遊義平匪日記

三

振翰堂

明日與徐議定募人每夜分燒城外房屋雖難延燒究亦愈熾愈稀城外人皆移居城內惜其房屋訴之署守謂公不宜再燒以失人心公曰賊倚民房爲營並爲雷台山大因保之城郭且緊逼城垣由牆放槍拾可及城上我軍出城打仗多被屋內伏槍轟斃此後軍不敢出戰城上不敢立人此城必失城既屬賊則城外房屋盡賊之物安能復還原主故毀城外以保全此城定今日上策否則後悔無及守弗然之維時城內士民咸以公策爲善而城外人則否惜物私心惑之也有相識晉李二士寓書相規晉丁字口人邀李聯名寄語公婉詞謝之並謂遊義大局城外房屋不盡賊終不平如房屋漸滅則賊勢漸消屋之存亡係賊之消長此際誰信斯言他日請念以後各營紛集前而開仗後而拆屋爲薪屋日少而賊日縮全歸雷台山大因保無復星分棋布之勢是以夜適當賊勢漸消時晉李來見頗服公之前言符合九月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日公率所部出城至獅子橋與賊接仗並督燒房屋殺賊

多名奪獲槍砲多件

九月十八日徐練與營兵由紅花園打下攻擊豐樂橋賊營韓軍打獅子橋一帶午刻徐軍敗北公揮清江兵往援清兵唐萬斌勇敢直前打上紅花園賊敗遁唐萬斌即拔補外委

先是韓徐議定韓出右攻紅花園以下徐出左攻獅子橋一帶既而徐念韓每出右而勝乃請以右路讓已公諾之並誡之曰兩軍隔山不知進退難相救援約有失即吹角以便聞而分援及徐軍吹角公在獅子橋望戰急派清兵馳救比徐大敗唐萬斌之至故徐與殘軍得狼狽入城倘救至稍遲則事不可問

提督趙萬春著藩司炳綱率千餘人援行至螺螄堰紮營未畢忽賊由兩山夾撲炳及隨員戰慄失措趙懸重賞募人曰打退賊匪賞千金兵役奮勇直前賊懼而退炳自此回省

承觀察齡爲人篤實平正事有失知自咎獨役四月功成宜也糧道承志妨賢嫉能日短齡于三大憲遊變初起謀帥志謂齡不可用意欲用已而中丞不允中丞因志

遊義平匪日記

四

振翰堂

既難用欲用孔廉訪志恨孔不薦已遂並沮孔而薦附已之署藩炳綱中丞允之炳至螺螄堰見賊魂飛魄散伏地不能起衆扶掖之始呻吟曰遊義我不要了遂折回省城孔因力薦齡設使志炳爲帥則豪傑屈抑宵小恣睢定至喪師辱國人謂炳之中折回關黔中氣數誠然

趙徐行至離城二十里地方紮營不敢遽進駐紮既久城外日日戰鬪趙若弗聞一日率數百人來城一視片刻仍回出城剛數里爲賊所圍公正在獅子橋與賊相持聞之分軍往救趙得歸營

一日趙又來城意欲不復回營左右見賊勢浩大恐困在孤城難出半檣勸趙回營趙惑之住數日欲行公探悉賊知趙不能軍所部軟怯議邀之中途力阻趙勿遽行俟數日後賊防稍懈某率練護送方保無虞趙然之城守彭副將亦甚以公言爲是一日向夕彭見公曰聞明日提臺仍行奈何此事惟兄可挽公夜見趙縷陳賊謀並趙所部難恃之狀且謂出必遇賊遇賊必敗切勿輕行趙感謝之至謂決意不行矣明日公猶未起彭來告曰昨夜兄言趙深信不料兄出門後左右惡忠竟復變計於

四更啓城潛出不半里一守號火者睡中謔語曰賊來矣快逃快逃兵丁驚惶返走
叩城門甚厲陳弁疑問兵丁兇言以刀擊門乃納之趙後至陳問何故趙謂並未遇
賊不識因何驚退及趙陳細訪始悉趙服兄先見深悔不聽兄言慚慚無地欲親來
負刑恐兄不以人類視之拒弗與見弟先為致意公曰不患有過患怙過今果知
悔甚佳我即往見彼不必來彭謂不必往見彼來為是彭去須臾與趙偕來見公稽
首謝罪願結金蘭謂此後惟命是聽後數日賊氛少戢公率軍出巡使趙乘勢回營
無復沮截一日趙營投効千總高天澤率百人哨賊被圍公派軍往救得脫高滇人
頗勇敢

十月內公屢在螺螄結鳳頭空閣寺一帶打仗殺賊甚多一日得勝後收軍將至
東門遙見小龍山徐軍大敗賊追殺甚急先是徐久未出隊是日情急紮隊小龍山
觀戰並為公防左路賊抄約收隊時兩軍齊退賊既為公所敗欲取償於徐軍收軍
時尾追之徐軍大潰公派隊目楊紹賢陳登明等率百人馳往救援自率大軍隨後
策應百人探升小龍山陳楊如驂而進悍賊執大刀在前乘高勢下撲陳失足倒地

遺義平匪日記

五

張翰堂

悍賊方舉刀陳矛丈餘因臥地不能刺近以矛橫擊賊負痛身欲揚乘勢縱矛悍賊
立斃陳起與楊連斃數人賊大奔而去徐得生入北門

公周視地勢繁城之安危者莫如紅花岡抵邊數日即欲出城在紅花岡紮營而為
遊擊與弁兵皆不願百般沮止所以屢議出而不果以後賊渠李七率眾三登紅花
岡窺看城內且擬駐營於此亦皆未果公恐岡為賊所占心急如焚用計誘所部出
紮營既定楊龍喜深尤李七之不先占要地李七不服遂與楊分軍李七帶千三
百人向城南寨脅頗恣淫虐士民憤之聚眾追逐圍於水口寺賊眾殲焉先是士民
信賊偽示以為真行王道不害閭閻故官使齊圍而從而已白水口寺一戰後始皆
齊圍殺賊

一日賊由前而來犯公親禦之於距營里許之地賊退而復進相持二時忽大因保
之賊繞城抄我營之後公聞即飭禦前而者穩紮勿動自以精銳迎擊由後來抄之
賊趙營高弁天澤亦率所部迎擊賊遁歸大因保前而賊亦退去

是時趙提督五營皆紮城外賊日來擾趙軍屢敗每賊遂北皆賴公率親練救援危

遺義平匪日記

六

張翰堂

急之時清台丹鎮之兵不能得力公愛之乃遣弁赴下游募勇欲自成一軍營兵但
令守壘所募未至之時趙軍日敗滇軍亦僅能自守一日辦事文武集協署議職公
不言眾固問公曰能依吾言明日必克眾謂但言之無不遵依公曰賊狃於屢勝且
料我必不往攻防範必疎今夜三更造飯四更動身伏於賊之附近隱匿火繩勿言
勿曬黎明襲之無有不捷須簡軍二枝同時分襲雷台山因保不可違誤眾善之
議定趙派軍襲雷公軍與定廣兵襲大手寫軍帖分授各將弁誠曰依此必勝遂則
敗是夜公率眾潛出伏賊附近見賊營燈火聞梆籬傳箭聲甚悉又聞十餘步外有
賊閑語知是睡覺而語於屋者申誠勇兵隱火勿言噓欲噓則以袖口籠口鼻俾聲
弗彰甫辨路崎嶇之至蛇行雀躍而前離營數十步賊始覺驚呼忙亂我軍大呼齊
進賊營三座頃刻踏平分逐逸匪並焚其積聚此策先告之承觀察後方質之大眾
大因保一帶肅清正擬收軍城內彭協函致謂趙出隊違約日高方出且吹角號召
恐將失利囑公稍緩收軍分岐賊勢趨方不甚孤立公依言停止頃之彭又函報趙
已大敗請公速回以防雷大二股合犯公乃安排徐退之法使右軍在後抵拒不動

自執旗於五十步之前插地使左軍進紮旗處如右軍之抵拒不動然後又插旗於
左軍前五十步之地使右軍進紮旗處更替徐行賊營聚迫來不敢近偏是時不見
烏遊擊疑其落後命停軍待之軍士曰先此數刻彼已飛馳入城矣
雖北門數里眾欲由正路公曰正路雖近然路狹山夾賊若登左右山梁以木石下
擊我軍必亂右梁雖稍遠兼有仰躋之勞然不受賊制於是右登山賊無如之何
尾追與已登左山者皆退去是日趙軍違約賊覺而迎戰趙軍大敗斃者數百人
川兵克復仁懷溫水桐梓踏毀九壩老巢黔軍圍練於蒲老場等處屢次克捷而攻
打雷台山諸軍又連日鏖戰將賊所踞街房漸次燒盡賊失所恃公復遣人夜夜驚
擾賊營賊窮蹙日甚又于十二月十五日收軍時使聲洪者昌言其日盛情形以搖
其心賊等始欲逃遁是時公所募新勇未至十六日諸軍戰酣齊進將及賊營賊忽
出奇兵一枝偽為新募之韓勇徐行而介處眾官軍之間問誰家人何處來對曰新
募韓勇昨日至紅花岡今日出隊韓親練聞而詰之賊即喊殺傷官軍數人官軍驚
退賊逐之攪雜之間賊不辨兵未即斫刺兵不辨賊不知所拒官軍退入山溝過小

山下時公坐小山督戰亦難辨賊是何人喝問兵勇曰賊並不多爾等何不回營衆
停足曰不知誰是賊公伴舉手指在後者大呼曰彼即是賊爾等殺回我有重賞賊
聞之意公在高處真識之也懼而回走兵勇逐賊潰是時偽爲韓勇之賊渠執大
白旗在後督戰見其黨潰亦執旗徐退公身邊一兵善放九節力大砲當賊進追時
公飭燃砲轟賊後繼沮其前進賊畏之比賊潰退一砲擊斃執旗賊渠白旗倒地賊
黨大驚拾尸而歸

是日收軍後公新募之勇四百餘人到營賊連旬鏖戰死傷之餘疲憊殊甚聞九壩
老巢爲川兵所破兼聞公添勇一千更爲奪氣是夜三更燒營而遁

十七日公點驗新勇簡放頭目編成隊伍申明軍令十八日操演陣式

傳聞賊竄磨盤山十九日拔營前進沿途搜殺賊黨七八十人至混子場知賊未竄

此寔係西竄安底與另股逆酋王三乍巴合夥圍攻黔西州城於是折回駐遊一日

正擬西出奉到巡撫檄文謂省城空虛恐賊由黔西突竄省城飭公迂行由札佐渡

六廣再向黔西以護護省城公于二十九日抵洛邦三十日單騎赴札佐見巡撫因

遵義平匪日記

七

獨山案保奏以知縣用及同知銜花翎巡撫諭換頂翎正月初一日還洛邦

鳥見公頂
印候其此

五年正月初三日拔營沿途搜殺賊黨抵黔西已解賊酋陳小霸王斃於城下餘賊

竄大定府

正月十七日公抵大定賊軍節旋又折向東南公深慮其徑入粵西難於越境勦

辦是時帶兵追賊者共七八股公函商諸軍謂各股尾追終不能及須有一二股攔

頭方可沮賊入粵今擬我攔賊頭諸君綴賊尾何如衆是之公於是探賊所向繞行

以出其前經六歸河平遠州定南一帶十九至洛別聞賊趨扁担山公遂迂路趨鎮

甯州二月初二日駐營黃果樹是夜有一赤鳥大如雁紅如火去地三四丈由西北

飛向東南遠不能見須臾復飛向西北如是者三卒由東南遠逝初三至巴路聞賊

踰扁担山未遠即刻追去忽風雷交作大兩砲公收軍紮營

探聞賊在坡貢初五日拔營赴坡貢賊早發未畢聞韓軍至放箭遠走公急追之行

五六里至枏口山山甚險峻徑尤崎嶇賊盡脫所著紙甲拋棄山徑意圖便於登陟

既登見山險可據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過之勢遂盡力死守欲與公軍決命公見山

勢難躋賊布置嚴密仰攻非易乃派烏旗黃白旗等隊潛出右路抄賊之左派賈都

司率所部四百餘人出左路抄賊之右自率藍紅旗等隊由正路攻山另派鄧守備

率鎮兵踞背後一小山開大砲遙轟以壯前隊聲勢兼爲應援山徑斜上賊列火器

於徑口又由斜徑之上滾石下擊一石滾下遇石即磕動節節磕動比及地遂有數

石滿山翻動旋滾聲似雷鳴我軍被傷數人滾石連至公脚邊左右苦勸公稍退五

六步在小橋之北督軍公謂前隊正貼身山脚力戰石過頭上猶不肯退况但至脚

邊乎軍士聞之神色益厲正在相持右出之奇兵已登刺倒二賊賊旗返走公見之

大呼謂前隊曰烏旗已登賊已返奔爾等何不速上遂一擁而登賊大敗死傷枕藉

棄馬匹衣物而走公命一而追逐一面索近處山林搜擒百餘人立時斬首所得馬

匹衣物不許取携正在指揮突有一軍由枏口寨出而西行頭目楊紹賢訝曰得非

賊耶公曰或是賈兵方至宜審視之楊前行數武審視曰果賊也賊至此始喊殺馳

進楊持矛迎之與當先賊酋一交手賊矛墜手撥楊才急進一手揪楊髮辦一手抽

遵義平匪日記

八

刀楊棄矛亦揪賊髮拳衝賊之額鼻賊痛極欲倒二人手辦仍揪遂雙滾滾落坎下

賊黨積矛刺楊楊刀在背難抽僅以右腕撥封公親練救援刺斃賊酋並斃賊黨數

人餘賊逃竄戰畢賈軍始至因中途觀望不前所以遲至設使早至二奇一正三路

合擊是役可盡滅賊匪

日向夕遙見賊紮七八里外山梁公催押輜重後軍烏遊擊等前來同紮枏口寨旁

烏不肯來並留前軍之鍋帳米鹽不發請公回紮坡貢明日再進公曰回紮乃示賊

以弱賊見我回倘仍據枏口山嚴爲防範明日豈能復奪此險還以紮此爲是烏猶

不肯謂帳棚已紮坡貢我已就寢萬不能去公謂彼既不來祇取前軍鍋帳來此可

也烏不得已始與取鍋帳者偕來比與公見夜已分矣

公威名益著烏陰忌之惡公成功隱相掣肘動以軍士過勞沮公籌策

爲苗賊所殺

初六日賊逃至官嶺興義張大守率勇邀之賊復大敗初七日公至官嶺與張相

見

初八日途次團首譚武生縛送四賊到營謂皆蓄髮甚長畧問大概知是楊逆多年夥黨是以送營或可詢悉賊中寔情公訊之皆九孺場人從楊逆最久見楊屢敗恐與同死故欲逃歸故里問前者枒口山一仗楊逆死否對曰未也然幾乎不免問屍橫遍野不識是誰有賊之頭目否對曰我等同夥點驗少一千數百人不知存亡惟王三乍巴楊老令公小秦王譚六先生等七頭目則確知已死公細問七人相貌及戰鬪情狀始知所殺與楊紹賢互扭之賊會即王三乍巴也乃斬其二專李弁解二賊赴省稟明王逆已誅並請細詢

巡撫訊賊一如公稟仍派人偕同李弁帶賊赴坡貢尋取王逆首級解轅查驗謂此逆須入奏宜詳慎首級至另使素識者驗之果是賊竄至打衣羊場四川參將蔣玉龍乘朝霧襲之殺賊數十賊敗走川兵圍楊逆或識之曰此楊龍喜也生擒實重不可殺死衆猶豫問救至斫殺川兵數人並誤斫楊逆右膝川兵退賊負楊逆以行楊逆蓄謀既久所養殺手數百技藝膽氣頗強官軍遇之多敗奔竄之際曾敗官軍於大坡脚自坡貢關嶺羊場三戰官軍得手後不數日張太守率衆追及復爲賊所

遺義平匪日記

九

振精堂

敗公念不速勦平恐復爲烏且烏遊擊儒而嫉能每欲早起早宿行五六十里則曰衆疲矣不宜再行公曰賊日行八九十里或百餘里而我僅行四五十里或六十里終不相及滅賊何期今擬簡勁勇三百不帶鍋帳不紮營坐食住民房晝夜疾馳方可追及此日官軍追賊者七八股大都畏縮不前甚或追及而退紮數里曲與賊避賊去則又緩緩跟追惟我軍尙敢戰若亦如此徐行定使孫策坐大貽患無窮我帶精銳疾馳及之則可殄滅兄督大軍隨後不過隔一二日程耳可以互爲聲援烏知公追及大功必成忌公獨成大功且虛他人笑已無勇固請全軍盡行每日不妨多行一二十里公不可烏又請另派人督大軍隨後已與公偕行公婉辭之烏終嗟嗟不已公念烏若同行必敗我事乃變辭慰之笑曰兄慮不同行則滅賊後無兄功耶此有處法清台丹鎮四營各挑五兵共二十人以二弁率之隨我疾馳功成後即欲不分功武官不可矣烏謂公去而後軍付我倘遇賊我自揣不能支持公曰我尙留勇二百在後軍有事可無虞且飛報我知我必還救公知烏隱衷如此陳說烏始放心四營共挑兵五十二弁率以隨行

二十二日公由上龍分軍前進先數日公飭賈都司分路搜賊是日中途遇賈請隨行公不許請簡百五十人隨行許之

賊忌公軍沿途揚言韓軍搶殺居民務宜遠避意在絕韓軍食且一聞公至即連夜奔走苦於難及公派親信人買米鹽厚其值民爭傳之知賊最輕趙提督一軍乃捲旗不露捏稱是趙營韓弁前來使不畏避故卒能殲之於葛莊司

兵米最要而山僻之稻惟種包穀計十五六日中皆買包穀而回堆于地按日均分偶得稻米一二升買米者欲以供公公不肯獨享命灑于包穀堆上攪和之與衆分食三軍感激

賊打大樹轉欲由都勻石阡正安一帶折回桐梓漸入川境二月二十七日公至都勻聞賊趨麻哈正擬追躡旋聞由麻哈他竄公乃由平越牛場壩安猴場等處跟逐三月初五日公至龍溪聞特副將白副將兩軍是日敗績於猴場公約特白二將初六日天明時三路齊進合勦於猴場欣然許之明且公至場特白兩軍不至正擬獨勦探知賊於天未明時已向葛莊司奔竄遂急追之

遺義平匪日記

十

振精堂

賊行三十里至葛莊司食方畢公率軍捲旗靜悄而至距二里許賊瞥見驚呼競渡人擠舟覆溺死甚多渡畢盡繫舟西岸岸上排列火器以沮官軍之渡猶不辨係何股官軍公預飭平時假冒他軍臨戰則舒展旗幟大呼韓家人馬來矣是日抵東岸賊隔河鳴角放砲齊聲吶喊韓軍展旗大呼如飭賊大驚相顧曰又是若輩來還返走韓軍擇淺處分二路躡水登岸賊紛擾西竄拋棄器物馬匹無數公禁勿取財物勿獻首級殺倒即捨之前進總以深入多殺擒斬渠魁爲要錯過今日又不知何月何日方得一決雌雄衆應曰我等願拚命於今日

迨見賊入山口公度賊或據隘抵拒派紅旗隊先行繞登左山巔然後衆隊入口賊果據隘回拒殺傷藍旗勇二人旋見紅旗飄颺山巔懼而西竄

楊逆膝傷潰爛蟲生坐竹兜晝夜奔馳臂破難坐竟日欲臥痛楚呻吟料時勢不可爲憂澁之甚公數日前探悉此情即諭軍中曰楊逆不死事無了期然自來戰陣縱能敗其三軍未必能斃其主將一人遁去有不久復成巨患者我聞楊逆性豪好強平日假仁義以籠絡其下今勢已窮蹙如迫及戰勝迫逐之際必揀一聲洪者高叫

曰楊龍喜既造反當是英雄好漢今事既無成命必不保汝尙欲何往乎 皇上

有旨祇要汝一人其餘概從寬宥汝不早死則隨汝者皆陸續死於刀矛奔走矣若輩皆汝好親友忍以一身之故致好親友皆死乎如此宣諭使彼心灰且使其黨解體是日賊由山口奔北楊逆之竹兜難躋峻嶺羣負以逃扒越五層山負者力竭楊逆亦氣喘弗續負至六層山腰追兵踵至聞一人洪聲高叫如所公諭楊逆遂坐地不起揮其衆使去衆不肯楊逆舉刀擬之衆乃去楊逆欲自刎市橫刀追兵攢矛亂刺而斃驗明首身解送巡撫行轅

餘賊奔竄銅仁入大山折而西向至遵桐地方爲團練所殲公迫至銅聞台拱苗變圍城乃讓諸軍追楊逆餘黨引軍赴台救援

巡撫隨報捷之摺保奏公以斬王三乍巴功升同知直隸州以誅滅楊龍喜功升知府

遵有博徒劉振家貧無行人不齒之公初至振來見語合時事公用之賊之虛寇動靜皆能訪之以告每戰必勝多資其力

苗變記事

昌黎韓超自記

咸豐五年三月初七日余追賊至石阡之葛影司陣斬首逆楊龍喜餘匪數百竄往銅仁跟追至銅賊已遠竄適接台拱應告急求救文報知苗匪蠢動於三月十七日圍攻台城余亟施往援於二十九日抵台

台拱居牛皮大箐中爲九股惡苗之藪自乾隆間張總督平苗後始建城池地與丹江古州清江施秉之勝乘黃平之革夷接壤瘴疠嗜利俗以劫奪爲能然初亦未嘗不畏法也自官斯土者日朘脂膏上司差役意外剝削苗始視官吏如仇且台之南界號爲高坡山高氣寒穀收寥落賴將木植運售楚吳諸省得銀自贖並以供加重之徵收粵匪倡亂以來江湖道阻木積如山朽爛無用苗人窮乏至有挖出親屍取殉葬銀器以輸官府者聯名呈請輕減淡江湖平定木可暢行仍復舊例台丞深悉苦况當多事之秋弗允恐致生變遂以宜減之說稟府府疑之著黃平署牧查辦黃牧至台寓于石土司家信石私言傳高坡頭人三名來寓責以不應求減拔刀逼寫照舊輸將甘結謂如不具結先誅汝三人隨調得勝之韓軍勦滅爾類三人不得已

苗變記事

一

其結而去黃牧慮三人歸寨衆或生波五更即馳回鎮郡復命衆果大訂于黃牧離台之明日集數千人徑入台城尋殺黃牧不遇遂屯城外台丞親往開導許以減收始退

是時各省盜氛大起苗本生心聚衆入城雖未戕官亦慮大兵致討加以遊手之苗充勇于粵湖三江散遣而歸者約數百人習見兵弱賊強兼馴戰伐遂糾合醜類于三月十七日復圍台城聲言須永免徵收並將漢人田宅概與苗人方肯退去台丞一面固守一面飛報我營乞回軍馳救守數日忽縋死士數十人下城衝殺苗出不意大驚城內人乘勢開門縱擊殺數十人遂皆潰散

予率部勇與都司賈連陞之兵于三月二十九日抵台苗已歸寨訪察情形因徵收以起實則見四方大亂意存效尤而苗勇之由粵湖三江轉回與征勦違義聚而未散者爲之倡首甘心爲亂者無多趁此穢渠赦脅俾中立觀望者堅意爲良不至蜂起爲患則黔省億萬生靈之福是時護東道亦至意見相同遂與台丞辦理勦撫使良苗持告示遍諭各寨謂聚衆圍城法所不容然不忍多誅但誅各寨之首惡而已惟念發軍往捕則刀矛銃砲之際恐或殃及池魚不若各寨自行捆送或斬送首級庶玉石區分善良不致驚擾各寨欣然樂從且請親見官長而聆訓辭乃許其逐日分起來城外教場予偕諸同事出城開導謂聚有爲亂之首惡不准隱匿如無亦不准妄指即要聯名具並無首惡之結倘別經發覺惟具結人是問于是各寨斬送首級崇崇不絕鎮遠署守駐勝乘亦收附近首級兩處共收八十餘級有十數寨不肯遵辦亦不來城聽諭署守邀子帶軍一巡焚其負固之一二寨以怖之遂焚岑聖而還

是年正月台苗未變之前黃平之舊州出一規案大肆淫擄署牧知是某寨所爲而不敢過問處分甚重例限嚴嚴計無復之欲藉軍需爲消弭計于是串合兩教官三生員倡滅苗清產安屯設堡之議無知漢人冀得瓜分苗產翁然和之三生袖公稟謁于台大約謂苗不法請調兵三萬輔以我等大團十萬人可以滅苗然後以苗田招聚漢人設立屯堡爲久安計予反復駁之屬以好言彼終弗喻赴省投公稟于撫院亦未允弗肯中輟揚言十萬大團擇日舉事且遍貼告示上書滅苗清產安屯

苗變記事

二

設堡八字一日聚而巡行號曰亮團蓋觀兵之義約有四五千人聲言十萬巡至距苗寨不遠一河邊鳴砲吹角苗出四五百人登山瞭視見其紛囂不整一片聲喊數百人由山壓下以試之團衆驚惶奔潰賊拊掌大笑亦未渡河窮追苗乃相謂曰舊州之劫不過百人即台城之圍亦多未與今乃欲殄滅我苗豈能束手以待乎自來甲寅乙卯乃苗變之定期天時人事勢不容已遂聚展馬蟻議話以刻木加鷄毛火炭遍告諸寨約以齊起不從者殺全家分其田產千里苗疆莫不響應

五月十一日聞賊過台雄十二日予帶隊至台雄又聞賊燒殺白土岡十五日賊燒丹屬之排羊汛于十七八九日追殺焚脚高寨連日殺賊數十人二十一日賊以數倍之衆四面來攻鏖戰四時互有殺傷卒以衆寡不敵我軍收績仍回台城維時予部勇五百益以賈都司兵四百排羊之役予帶部勇三百賈兵一百台廳勇一百共五百人返台後予添勇百餘合賈兵廳勇共千一百餘人黔省瘠貧甲天下司庫閑款三十萬原以備不時之需前藩于護院之日遽以大半報効

朝廷其餘亦乾沒淨盡司庫如洗歲徵丁銀十一萬漸不如額軍需及常例用度專倚外省協餉八十萬金與鉛本二十萬金是時協餉鉛本來源漸微軍士枵腹從戎日形支絀遵義平匪多得川兵之力賊頗憚之遵義既平本省當路與川將不洽川將欲帶兵回去本省官紳或言宜留或言不必留言人人殊予聞之飛書勸當路留之謂上游神匪初降心猶未服留川兵鎮壓之則神不復叛黔得專力以辦下游乘苗初起竭力急圖可不成燎原勢否即難言乃親信人窺當路厭兵巧辭寬慰謂獨山遵義賊勢浩大尙于一年之內掃平矧茲幾輩愚苗但派數十差役足以縛之安用川兵當路遂聽川兵歸去

提督孝順忠勇人也治軍有道所向有功意欲留川兵以鎮上游已帥所部與予會合以辦下游川兵去而神果叛孝親身上游不得東下予聞此耗以爲救火宜于始燃孝既不克分身予軍單弱又不能出禁遂飛稟當路請發精兵二千務于月內到齊籌餉銀二萬限三月內肅清苗地否者甘當軍令當路僅發千兵而沿途府州縣紛紛截留竟無一卒到台予軍日日接仗僅能護城之附近未克遠顧

苗變記事

三

苗變記事

孝軍門既靖上游統兵東下值都勻失陷不得不謀克復未得與予合軍從此苗疆鼎沸而教匪槓回匪又充溢上下兩游全局大亂

六七月間屢于兩冬革東等處殺賊

七月二十九派勇數百赴鎮遠程臺請餉沿途層層賊阻于八月初二日始抵鎮遠值糧盡無銀糧台給文使赴省自請去日至黃平十里橋攻破賊營五座解城圍回日行至平越解城圍十月二十日過勝乘之平召河苗匪阻我軍一面衝殺一面燒燬平召賊巢賊潰敗我軍前進予料請餉者將到連日親率大隊出哨以備應援是日迎至排鳥相遇賊正糾衆尾追援軍斷後賊退去是冬與正月打仗無數互有勝負

先是當路欲棄台拱調予率全隊赴鎮遠以固郡城予不肯棄正月當路授意鎮遠文武設法使離予台鎮文武遂婉言致意謂台居苗穴解餉萬難糧復不繼何以平賊不如移勦勝乘之大小江如此處得手則台地亦鬆且近鎮餉稍較易予念台粟不足三月銀無毫釐移軍之說良是乃于二月初二離台賊匪層層阻截不能達勝

向夕駐營五岔

明日賊衆圍攻予督隊及五岔良苗拒之小捷以後輪流來攻日日開仗皆有斬獲賊不復來但遠遠放哨二月二十日拔營赴勝賊預將路挖斷迂繞而行三十里程繞行可五十里崎嶇險惡本難行走又層層阻截前阻後追五十里中約有賊數萬我軍大敗

先是鎮遠楊遊擊率兵與府署之勇共千人駐勝俟與予相見楊函催速行謂此舉係省憲設法使予出其實力難辦大小江祇可同歸鎮遠並謂勢難久待若定期衝出彼必領隊接應十九日密飭所部五更拔營募良苗熟路者持書告楊約出隊至距城十五里地方接應送書者五更入勝城不識楊寓赴縣承署呈投求轉送楊寓山開達官又由官發閱比送楊寓日早出矣楊適病未能親出選派頭目告以方畧轉告語已午間隊方出城而予軍已大敗正在危急楊軍至賊見生力軍來有觀望心予率殘軍入城

苗變記事

四

苗變記事

予函商鎮遠署守及署總兵請照前議征勦勝乘一帶文武力辭不能並請予迅速赴鎮予因所部多傷器械多失答以徐圖駐勝五十餘日每日接仗勝負不分而米糧將盡軍火維艱適鎮遠文武固請赴鎮因請先送糧至勝以養勝人予乘糧到即于四月十三日衝出既出猴子均長溝賊始集已到關處可任衝殺而鎮之兵勇鄉團又待于塘頭哨以相接應午後安抵鎮城

不數日四川副將蔣玉龍率兵勇一千八百人至鎮五月初一初三予與川軍鎮軍先後退某老城以援勝乘駐老城七十餘日打仗數十次六月內攻破塘頭哨賊營獲印偽示軍火數日後賊坐復成七月初二日送糧勝城先派隊分破賊營然後運糧前進糧到祇分給兵勇未給居民明日五更內應接賊登城陷文武官及兵民多死

勝乘既失賊分設一擾鎮之西一擾鎮東之印水擬直抵青溪河干阻斷楚米以困鎮會議將楊守鎮予紮印水以遮河干

七月十七日予帶全隊至印分紮城內及城外之壽佛寺萬壽宮與河東民房賊聞

不遂來攻時遠哨逐之便去至九月賊收獲畢乃糾大股來攻營于十里外予部下七百人賊衆十餘倍三五日一換班我無輪替日日接仗常從黎明戰至初二更方能我軍疲憊予乃定以逸待勞之法每日辟食以待賊來徐出應之指揮各隊棋布星分子坐各隊前禁勿輕出挑戰任勇丁坐臥飲食謳歌賊或以少挑戰戒勿應以大炮轟之而已午後賊飢倦欲歸見其移動始鳴角大呼齊進擊其惰歸必獲勝仗一日僅打仗半日夜伏人暗哨賊不敢夜擾我軍雖無輪替而氣力有餘募賊黨報信動息皆知連戰百餘日至十二月調知賊漸疎懈一夜五更時內應放火我軍大呼而前賊營數十座賊遁歸巢計駐軍印水四年有餘初七百人漸增至二千人苗賊數十萬更番來戰不能過印一步時黔人言黔事有作四十八回者內有一聯云戰定番孝順寡勝衆守印水韓超逸待勞蓋記實也

七年春夏分軍駐紮瓦寨長吉與印騎角

七月予署思州府辦思印兩地事是時餉銀久置軍心嗟怨漸不用命

苗變記事

五

振興堂藏書

八年思南教匪竄擾石阡守請援予率軍四百餘赴阡迭獲小勝正月二十九日因軍士貪擄財物以致敗績

二月卸思州任予駐玉屏籌餉爲後路糧台支絀之至印瓦長吉不時接仗無大勝負

八月二十九夜苗匪乘夜攻陷鎮遠鎮爲水陸通衢屹然大郡一旦失陷軍民逃散水陸紛紛東下青溪印水亦多遷徙玉思晃沉無不震憾潘遊擊總理印瓦各營見軍心惶惶咸欲退守玉屏泣諭衆勇誓以死守衆謂如妻子何潘謂送妻子赴玉我等死戰有潛逃者與退縮者誅之衆曰諾

予料賊必乘勝分路東下一撲青溪一撲印水二處能守則玉銅柱思石黎威可無虞二處失其一則其一不保全印水有潘可以督衆遂身自赴青守青即以策印

鎮遠之陷固因餉絀亦因文武不和賊分攻府衙二城先山衛城失守予在玉屏養病隨身止數十人于九月初一聞警力疾募勇以助印甫得數十人發去予即于初

三赴青呼團首田藍同往田鎮郡出力人也沿途見男婦紛紛逃下知予與田赴青

堵賊始停足亦多隨予回者至青見城內外人民僅存二三百餘皆逃去陳署令問予計安出予曰青印賊所必爭不可失一印已略有布置且楚兵將至青事我以死抵之隨身止親勇三十欲添募千人有之乎陳曰千人可得奈無餉何予曰楚解鎮餉五千金至晃聞鎮陷留晃署此可取以濟急陳遂日夜選募一面添勇一面築營要隘營成印駐守隨募隨築不俟募齊始出紮也數日固堅壘棋布並以大木截斷大河數層以防水路賊無如之何來犯數番不得逞而去乃專攻印水

潘密稟軍心驚惶其氣不振雖楚援將至竊恐緩不濟急現聲言玉屏擬募勇五六百來印其定不用許多請先募百人來印稱以後隨募隨發則軍心可定予依言辦理衆見添人大悅又經潘許送妻子喋血盟誓于是士氣奮揚賊屢捷而楚兵五百亦即抵印

賊堅意破印以便沿河東下一日血戰城外其衆十倍戰酣我軍有一枝小却諸隊長大呼曰我等爲著名之軍今日應戰死于此退步者非丈夫衆共殺之于是即者猛進賊大奔死傷無數從此兇候漸滅

苗變記事

六

振興堂藏書

予用良苗散流言稱官軍將繞攻苗之腹地賊聞而疑慮咸思歸巢我軍乘機夜搗其營賊不戰而遁我軍至此不解甲者三月矣

楚省見我軍屢捍強寇而苦于枵腹定議月濟銀四千兩此後軍食可敷迨九年夏日粵逆由金陵分股竄擾寶慶湖南用兵七八萬人度支告匱其協濟我軍者漸稀自六年七月駐紮印水至十一年五月此五年中大小數百戰部勇增至二千食用艱窘之至五月予奉調署理臬司卸東道任將督辦下游軍務一事移交後任

苗與教匪相回匪粵匪擾亂上下游幾無完地失城大小四十餘座有失而克復者有克復而又失者亦有失而未嘗克復者將才如孝蔣諸君足以戡亂因瘠貧省分無米之炊智勇俱困迨同治元年予署撫篆籌餉更難矣

署撫之前咸豐十一年冬予卸臬篆後有清鎮民變之事予奉委往辦勦撫兼用二十日而事平

南溪韓公年譜序

大抵世運將興必有豪傑起而締造之其衰也亦必有人焉力救時艱維持大局而成敗利鈍聽之于天自古迄今彰彰可考如南溪韓中丞即其人也公處為名士出為名臣其志向之遠大品行之直方諸訪之冲虛謀為之勇決概從知言養氣之功以出于公從事年久知之最深恐事蹟久而就湮致輯史者末由採取爰將見聞所及代叙年譜用備遺忘即以傳信云爾同治三年歲次甲子仲春穀旦胥浦陳昌運書于思南郡署

南溪韓公年譜序

一

南溪韓公年譜

胥浦陳昌運撰

公韓姓名超字寓仲號南溪世居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城南五十里之韓家營

嘉慶五年庚申

年一歲十一月十三日生

嘉慶六年辛酉

年二歲

嘉慶七年壬戌

年三歲

嘉慶八年癸亥

年四歲是年胞弟培元生

嘉慶九年甲子

年五歲

南溪韓公年譜

二

嘉慶十年乙丑

年六歲

嘉慶十一年丙寅

年七歲 先資政大夫教以誦讀略識之無是年胞妹生

嘉慶十二年丁卯

年八歲是年入塾受業于從堂叔祖仰賢公讀四書

嘉慶十三年戊辰

年九歲受業仰賢公讀詩經書經

嘉慶十四年己巳

年十歲受業仰賢公讀書經易經

嘉慶十五年庚午

年十一歲受業仰賢公讀易經禮記

嘉慶十六年辛未

年十二歲受業仰賢公讀左傳

嘉慶十七年壬申

年十三歲受業于從堂叔一山公讀左傳及朱子章句

嘉慶十八年癸酉

年十四歲受業于劉子欣先生學爲文詩

嘉慶十九年甲戌

年十五歲受業劉師

嘉慶二十年乙亥

年十六歲受業劉師赴縣府應童子試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年十七歲受業劉師赴院試未獲選是年娶太學段公屏翰之女諧贈夫人段氏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南溪韓公年譜

三

振綺堂藏書

年十八歲受業劉師赴縣試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年十九歲受業劉師正月赴郡應試入泮學憲爲涇州杜石橋先生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

年二十歲受業劉師初應鄉試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

年二十一歲受業劉師是年胞弟完姻

道光元年辛巳

年二十一歲受業劉師再應鄉試

道光二年壬午

年二十三歲受業劉師三應鄉試連年饑饉

乏爲憂鬱成疾

道光三年癸未

先太夫人親操井臼日以窮

年二十四歲受業劉師是年二月初三日 先太夫人溢逝 先資政大

夫念結髮伉儷以憂鬱沒哲不再娶鰥居二十餘年

道光四年甲申

年二十五歲應樂亭縣魏氏之聘教授生徒

道光五年乙酉

年二十六歲仍館魏氏四應鄉試

道光六年丙戌

年二十七歲仍館魏氏是年胞妹適劉氏

道光七年丁亥

年二十八歲仍館魏氏

道光八年戊子

年二十九歲仍館魏氏歲試考列一等學憲爲南昌彭 先生五應鄉試

道光九年己丑

南溪韓公年譜

四

振綺堂藏書

年三十歲在家設館授徒

道光十年庚寅

年三十一歲仍設館于家科試考列一等食廩學憲爲浙江沈鼎甫先生是

年長子演東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

年三十二歲仍設館于家六應鄉試

道光十二年壬辰

年三十三歲仍設館于家七應鄉試

道光十三年癸巳

年三十四歲仍設館于家

道光十四年甲午

年三十五歲仍設館于家八應鄉試取中副榜第一名房師爲德清蔡雲士先

生主考穆史汪姚四座

道光十五年乙未

年三十六歲仍設館于家九應鄉試

道光十六年丙申

年三十七歲仍設館于家

道光十七年丁酉

年三十八歲仍設館于家十應鄉試

道光十八年戊戌

年三十九歲仍設館于家長女生

道光十九年己亥

年四十歲仍設館于家十一次應鄉試是年粵海氛惡慨然有投筆請纓之志

道光二十年庚子

年四十一歲仍設館于家十二次應鄉試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南溪韓公年譜

五

振綺堂藏書

年四十二歲應本縣曾明府之聘入署授徒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年四十三歲數年前曾就直隸州州判職因累試不第欲捐足本職分發分省

學習銀不足數僅捐足雙單月選值天津防堵赴軍投効議和撤防保准以本

職遇缺即選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年四十四歲住京投供候選又應鄉試連前十三次矣教讀于龍爪槐廟及光

州徐主事寓所以資日食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年四十五歲值貴州奏請揀發于二月間以直判借挑貴州府經歷三月山家

起身六月到貴陽十一月委署三脚屯州同家務十二月到任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年四十六歲在三脚屯任因地多劫搶勸民聯團並時時親歷各村訓誡之五

月十六日巳時聞盜劫距城十五里之苗親場之岑姓公簡募差役與市民之
勇敢者共三十餘人會營冒雨馳救比至盜已飽颺跟逐六十里日曛宿民家
探知盜在五里外造飯定計五更分股一繞截其前一攻其後而盜早于三更
時遠遁迫之不及乃還民甚感悅此後盜亦屏息東道陸公元煥察悉情形大
為揄揚于省憲是年長子演東完姻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年四十七歲二月卸三脚任回省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年四十八歲五月委署獨山州家務是月到任稟辭之日巡撫謂公曰獨山地
廣俗刁劫盜訟棍層見迭出素稱難治故擇能而使委汝前往對曰大人若為
卑職作主不甚拘以文法卑職能辦巡撫曰准汝便宜行事好為之公到任訪
士人有品者尊禮之謂此人足不及城市有古賢士風官斯士者應致敬盡禮
以風士林于是士人咸思自愛不預詞訟問有無賴之徒唆訟扛訟者懲治數

南溪韓公年譜

六

振綺堂藏書

人其風漸息念戢盜莫如齊團延城鄉公正紳耆十餘人款以假饌縷陳齊團
之利非引古今成事證之凡若何聯絡若何守望若何堵截若何尾追接仗之
頃步伐若何止齊若何張示之外復為口講指畫眾聞而欣然樂從一鄉團練
既成必請公親閱公輕車簡從徧歷各鄉自備旅費杯水不擾討訓團練之暇
呼其父老子弟教以孝友睦婣任恤道破俗情勉以大義聞者忤然感動
城北兔場之蕭毛大城東雞場之余王陰各竊一方窩匪強奪威嚇取財人不
敢校亦不敢訴官恐致殺身之禍公用莫生縛蕭用廖生縛余立致之死兩月
之內北東兩方巨患皆除城南惡寨素為盜藪役至則毆逐之案積如山無如
之何公一日詣鄉驗屍計離其寨不遠可以用計辦理驗畢歸途夜宿一村距
其寨十里密賊兵役四十餘人曰明日迂行出寨相機行事可辦則辦不可
則止爾等切要將心放鬆不可驚惶行五里許聞寨內鳴鑼吹角兵役傾耳以
聽公笑曰不必聽他須臾見百餘人登山瞭望言語喧嘩如欲拒敵者然兵役
曰登山矣公笑曰不必看他比至寨聲形俱寂蓋見來者從容莫能揣測遂半

匿山林半匿室內公肩輿入寨擇地下輿坐胡床吸烟飲茶不動聲色久之寨人見其無他問有來前者公從容與談農穀及入城道路來者聞而益前內有一人氣象不同問之劉姓在此教讀兵役密告公曰此人即此寨之謀主宜加意公與閑談漸及寨人不法事謂凡告必有訴此等愚民任人告官彼一味避匿無有分訴是以誣之者益多汝宜開導若輩劉曰甚是甚是當徐諭之

先是公知寨分大小二村大者北小者南路在小寨公先坐小寨路旁積分十人持械繞循大寨北之山麓飭伏林間聽公在小寨响鎗二聲便出林赴大寨縱火穿寨而南却回顧北山林內呼三棒汛兵在林內等候不必出也緣寨近三棒汛天下太平人畏兵威故以此虛張聲勢且出奇雖止十人使之莫測多寡是時公留劉姓任身邊爲質料羣匪頗其謀主且奇兵另至林向虛伏汛兵必不敢輕動適匪之匿室內者惡役過其門舉兵相擬者數人役執之以獻遂乘勢响鎗兵役齊動而伏林十人亦如誠而起匪驚竄僅擒十八人公諭之曰人多告爾等爲匪爾等愚益終不赴案所以誣告爾等者更衆今我帶爾等到

南溪韓公年譜

七

張炳堂藏

下司上官苦一問如果負屈卽中下司開釋離爾家止三十里耳又諭劉曰汝乃讀書人此寨以後託汝化導有成效我必獎汝此番到司問案汝可同往以開導渠輩回日汝與俱回劉姓願同往將行忽雨公念附近皆不良之寨行至下司始脫離匪境雨滑行遲難途中途無可駐足不如宿此明日徐行遂命噉飯勿近酒知該處慣毒人故也飯畢雨止仍行所帶十八匪合劉姓共十九人每數人以兵役問之知前路崎嶇難行走使推空轎公乘馬爲殿既出寨察役尙缺九人知其噉飯命催之公下馬坐盤石上吸烟以俟九人飯畢齊來公始上馬步伍整齊暇豫不迫遙見山上觀者錦簇無敢放恣初更入下司土官署食後謂劉曰夜已深不及訊明日州署再訊矣將行劉請回強之同行安抵州城下獄愍寨告人曰我寨向不知何者爲官乃竟來寨拿人拿畢不行尙噉飯出寨又下馬坐石上似此舉動不知暗中還有多少兵馬見之膽寒言之吐舌

琴寨亦盜蔽前州牧親至其寨察毆而走之差役奉票不敢往緝公派役授意

前往縛其首從數人以歸

一染坊被劫報案票差緝獲夥盜白姓詵悉黨與約數十百人多是某寨上著派差往捕羣起拒敵差潰有二差及染坊引路人陝姓被盜捉去欲擇日殺以祭旗若大兵來討卽遁入粵西至日縛三人于椿一僧痛陳利害方能仍縛而墜之石洞時引出鞭箠燒刺公聞信商之同寅幕友咸謂如此兇狠急之恐變若激成軍需上憲必尤之不如姑且含忍徐以圖之公不以爲然乃集諸總役諭之曰今日之事人言如此以我想來怕成軍需姑且含忍倘另有反亂者起豈能不辦若遇盜案便怕成軍需則盜風愈熾禍何可言聞我未到此以前爾等不敢出城南五里有之乎衆曰然公又謂爾等既不耕田又不負販來此充役必係遊手好強負氣敢鬪之人豈畏盜匪特前官不爲作主所以爾等束手衆曰然若官肯作主我等未嘗惜命公反手指鼻曰此人姓韓乃不畏強禦之男子也爾等若隨我去則與軍前一樣無論生擒殺斃均有賞資若因殺死省中辦擅殺之罪則我在行間我自當之如牽累爾等則非人類鬼神臨上大

南溪韓公年譜

八

張炳堂藏

堂外萬衆觀聽敢食言乎十三總役齊聲高叫曰如此不需官親往我等皆願決命無不成功是時堂前差役數百皆勞目豎眉有如臨敵公退呼總役密語之曰爾等既齊心大事必成但布置亦須得法爾等各帶手下人分十三股每股約百人宜于五更潛抵賊寨以八股分八面圍寨而寨南之東西二寨與賊寨爲品字形素同氣類以四股紮于賊寨之南以杜二寨來援以一股救出洞內三人先護入城謹依我言必可得手回日排隊徐行倘追至則殺所擒以拒我再親往接應衆依計而行賊不能敵擒二十餘人以歸距城百里爲徐行故行三日方至沿途觀者如堵自此各鄉踴躍團務大行臬司通飭下游府廳州縣屬全照獨山辦理

獨匪有越境劫都江廳者移文指名來索派役圍拿解送自此劫盜斂跡村民夜失牛偷兒去後事主覺而追之不及乃依團練章程鳴鐘吹角須臾角聲四起近者助追遠者截路偷兒棄牛匿草間事主獲牛以歸

一染坊被竊亦鳴鐘吹角遠近應之偷兒無處可逃人賊俱獲士民欣喜曰誰

料閉之利益如是哉

公去任後而團漸弛五年後獨匪楊元保等反亂公奉調往征雖不能立復舊
團而民間公至多肯出力故不四月而賊平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年四十九歲六月卸獨山事回省十月聞計驚悉 先資政大夫于七月初
三日溘逝立即成服開弔因乏資斧難遵喪欲回一館地以修金作歸行遂
就興義知府後升東道張公之館教其四子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年五十歲正月到興館十二月回省

道光三十年庚戌

年五十一歲正月起身北上五月至家聞賊起廣西之貴平縣

咸豐元年辛亥

年五十二歲起服南下五月至貴陽十月黎平胡太守邀公赴黎帶勇緝盜除
南溪韓公年譜 九 振興堂藏書

公文請院司派往外並函託首縣勸駕胡即後來巡撫湖北擬定鄂疆太子太
保諡文忠名林翼者也是時粵匪張勇湖三江所在緊急胡公憂國如家愛
才如寶不矜己技善集衆長公季冬抵黎一見魚水言聽計從教演勇丁漸臻
熟習

咸豐二年壬子

年五十三歲粵匪有入犯之說公帶勇紮營懷遠縣之靠頭以防粵匪竟日操
習水陸俱防聯絡粵鄉團爲助賊不敢近秋冬之際烏沙雷公山苗匪肆劫
省憲命胡公往勦公爲前敵數月之中斃匪數百至明年三月而事平
九月長孫方炳生

咸豐三年癸丑

年五十四歲是年五六月公在省養病黃平甕安奸民先後滋事胡公親督勇
丁勦平公以病未興七月委署清江通判八月到任
胡公已升東道是時湖北大亂省城屢陷奏調胡公赴鄂公赴鎮遠送之代挑

勇士六百盤桓十五日胡欲公同往公辭之曰黔不久必亂我仕此十年養家

葬親皆出于此平時食其祿及亂而坐視之我不忍公辦鄂我辦黔可也他日
帶兵周行各處尙可相見胡登舟去果于明春獨山變起

清江爲苗藪內苗與外苗勾結劫奪肆行曾戕武官殺死兵役通判親出屢被
逐回一日自晝劫城門外居賈文武不敢救護緊閉城門無一人敢登城瞭望

賊得財後山北門循墟徐行至東門始離城而去城中協府有存城兵六百人
不發一矢武備廢弛至此局勝浩嘆公以廉俸募勇丁六十一日三操練習陣

法數月悉成精銳奸民聞而畏之河下畧拐之船永不敢行走除盜之法各鄉
用人哨探有踪即派勇往捕苗賊之烏鎗環刀是其長技遇勇即敗擒斬無數

四境肅然

咸豐四年甲寅

年五十五歲三月獨山州匪徒楊元保等造反公奉文往征添募精勇二十共
八十人于三月二十三日抵獨山先是他軍奉調經過州縣意外需索甚至入

南溪韓公年譜 十 振興堂藏書

署大譟刀砍堂柱公過州縣自發軍食秋毫無犯亦不聞嘈雜之聲官民稱爲
紀律之師公以此語勸勉勇丁使之益知謹飭

公抵獨之前賊圍城經來援之楊遊擊廷柱擊退三月二十三日楊與徐知縣
帶兵勇千三百人山望城坡進紮土井是日公到城明日聞賊欲由甕坑繞攻

城之西南以牽制土井之衆公立出城紮營甕坑二十五日黎明古州馬守備
率兵二百二十至營與公合軍進駐大地

二十六日公與馬弁督師前進將紮營聞賊衆數千于一二時前往撲土井大
營公命停紮率師跟追翼與楊徐成夾擊之勢行至八九里外遇賊轉回公率

親勇八十當先陷陣殺賊數百賊四散奔逃越二日英參將率提標兵四百至
營與公合軍

此後破播讓洞地壩洞捷于董你楊元保窮蹙四月二十二日自粵地擒元保
解省正法或欲以此蕘事公不可曰反者本多股而奏報止舉元保今元保雖

擒餘股尙多撤師而餘股大熾將誰歸爾時上憲責令終局難于此日矣或

曰此後再辦多是粵匪不可怒也怒之則留至難敵公以理勢徐釋之或無言而退

五月初一日攻破蠻往十一日移駐蠻維燒殺賊匪又移駐四亭與拉溜二十一日攻董甕山山甚險峻先二日楊軍與邱貢生之團攻之不下邱勇陣亡三人公冒雨進軍見山勢難攻誘之使下擒賊首劉仲林丁老喬及男婦二百餘人是時各股敗匪盡入南丹之芒場大山楊徐分軍後陶前令履誠贊助楊軍楊陶邀公與徐進駐芒場徐不願往退歸州城公與楊陶至芒場楊營之兵以南丹炎熱謀而欲歸公營提標之兵亦然百般諭之竟不能止於是回駐四亭兩軍勞久思歸環請即撤勢不可止不得已許以緩緩撤歸俟上憲許歸文至即撤回州城於是楊陶退紮三棒公退紮鐵坑以徐俟上憲許歸與否之文其實並未稟於上憲姑退紮以安軍心且以候四亭之消息

南溪韓公年譜

十一

振綺堂藏書

六月初四日四亭何監生等赴營飛報謂賊復來現攻打金龜石泣請速回禦敵公設法勸慰軍士明日仍回四亭

初五日至四亭初六日獨匪粵匪約數千先後大至我軍接仗獲勝分股逐賊左股忽即賊乘之遂敗是夜楊派千總賈連陞率兵五百來援

初七日賊以數倍之衆來犯公分三股待之戒勿輕動候賊入窄處然後擊之必勝賊鳴角揚旗作撲之勢終不輕出蓋憚入窄處也自晨至午相持不戰賊乃於三路之中以中路虛張聲勢似欲赴窄處拒我中股卻增厚左右二路前進高聲喊叫跳舞若狂我軍凝神寂聲靜以待之公飭聞我吶喊然後羣和先是公派賈連陞帶二百人駐於右股之後以便相機應援公知中股窄徑賊不出此戒中股俟左右股進則中股亦進賊勢中虛不能抵拒但須急火四亭賊營火起即是大功切記切記賈亦見賊左右二枝漸進遵從我軍右股之右衝出賊不意賈軍突出大驚忽賈兵砲斃一賊賊懼反走先是公察知賊之精銳在右且紛至沓來其勢浩大乃身率左股當之正在督戰見賈兵得手立飭

軍士隨我大喊餘股因同喊聲若崩山催左股齊進賊前鋒却退逐之賊右路正伏數千人踉蹌齊遁此左股情形也中股乘勢猛進燒四亭賊營賊輜重老弱皆燬左右二路賊見火起益驚須臾右股與賈兵俱至四亭此中右二股情形也既得手後三股分追斃賊約八百餘人沿途鄉民截殺與獨匪粵匪互相殺三日內共斃賊一千五百餘人經此大捷獨境始平論功公升知縣加同知銜並賞戴花翎

七月公赴省銷差閏七月回清江任八月桐梓縣匪徒楊龍喜造反陷城並陷仁懷安南普安各縣城分攻綏陽正安黔西遵義各城公奉調與遊擊烏爾滾珠統帶丹江清江台拱鎮遠四營兵丁並公親勇百名共九百五十人赴桐勦賊八月十八日公自清起身中途遵義告急收赴遵義二十六日至團溪水與烏及四營弁兵相見烏本不欲俟公至自帶兵先赴遵義因正路賊阻繞行他路他路又有賊阻如是者數次不敢前進聞公將至聽衆弁勸語回至團溪水晤公公謂直走路寬而近繞行路窄而遠且繞則示賊以怯直行則示賊以勇

南溪韓公年譜

十二

振綺堂藏書

衆曰直行好遂於二十八日宿龍平二十九日公帶親勇爲前鋒清兵繼之拾兵又繼之烏率丹鎮兵在後均定遇賊戰鬪之法切戒撓越驚惶中後遇賊我必救援前鋒遇賊中後但立定脚跟不需來助我自抵禦我進則遠遠隨行可也能遵我約賊不足慮衆諾之行至離城十餘里之地聞隔山角聲知賊出拒使清兵登右梁與公犄角使丹鎮兵接應清兵自率親勇當先使台兵爲接應賊先見右梁兵正在注視公以前鋒由左突出賊失措勉強接仗斃數十人遁入丁字口大街公統全軍入城

與賊迭戰於城外之獅子橋紅花岡白虎頭螺螄風頭空閣寺一帶均獲勝仗並屢解趙提督徐知縣之危

是時西南至普安安南東北至正安方千里之地賊踪徧滿遵城外雷台山大因保二處賊營棋布其勢浩大公閱視城外地勢惟紅花岡最要賊據則俯瞰城內我駐營則城外必無虞欲出紮于此而弁兵不願久之設法紮出楊逆見官軍占踞要地深責僞將李七三躋紅花岡而不踞終爲官軍所踞也李銜之

遂分軍

城外營八座演二營可以自保趙提督五營每戰必敗公營屢救趙軍得不全覆文武會商議論不一遷延退縮賊勢日張公時獻策如以水投石遂不復言一日會商成以官軍屢敗為憂相對長嘆束手無策眾目公曰兄計安出公謝以無策眾固請公對如初督辦承觀察引公至別室曰兄平日一番為國為民志氣若何遠大近日不發一言今日仍固辭而不靈一策我與兄自獨山共事頗蒙不棄今日務念舊交賜一生路但力能辦無不遵命以行公曰兵要出奇制勝賊席屢勝之威有輕我心以為彼來攻我是常絕無我往攻彼之事承曰然公曰我與趙各將一軍分攻雷台山大因保今夜三更造飯四更出營伏於賊營近處黎明潛襲未見賊要靜密既見賊要勇猛依此而行必得手承其以為然言于眾皆以為可立寫軍帖數紙分給將弁依約而行議定趙攻雷公攻大是夜四更公帶軍潛伏賊營近處熈微辨路即進崎嶇之甚降如墜井躋如登天不言不噓悄靜而前離賊營數十步賊始覺驚呼慌亂我軍大喊震天一

何處軍人千普

十二

振翰堂藏書

擁而入一而斫殺一而縱火賊營三座登時踏燬分軍追殺餘賊遁歸雷台山正欲收軍城內彭協專人來告曰趙違約天明始起日出鳴角高舉旗幟而行與平日出隊無異賊知而迎之半途接仗趙軍傷亡數百大敗而回請兄速退否恐雷大二股萃于貴軍也公乃分軍為左右二枝左拒則右退右拒則左退更換不准踰五十步傳令甫畢賊果蜂擁而來見如此收軍遂不敢信我軍徐收以歸不數日賊復築大因保營壘

城外十里大街墻屋堅固賊匿其中以爲雷大外郭逼近城垣大爲城營之患公始至即倡議燒之人多不以為然十月以後日日打仗官軍一面拒敵一面拆屋爲薪數十日間街屋漸稀賊漸縮入雷大其勢日蹙

先是公以親勇太單遣弁赴下游募勇日久未來是時川兵克復溫水桐梓九關等處鄉圍四起翦賊羽翼遠城外逐日鏖戰不休每夜公遣人驚擾之賊一夜數起楊逆憂之公遣閒入賊營散布流言張我聲勢並于十二月十五日戰畢收軍之際使聲洪者登高大叫曰楊龍喜奈何至愚極矣如此自古豈有皂

隸作天子乎且李七全軍覆沒矣官兵團練紮于蒲老場一帶屢敗汝軍汝等

血脈不通矣遵城汝不能得大街全燬雷大孤立破汝即在早晚矣川兵克復桐梓仁懷溫水九壩場汝等退無所歸矣汝造反應死可惜隨汝者俱是好人乃與汝同死耳喊叫三次是夜楊與其黨密而逃遁將赴粵西十六日官軍索戰賊猶出拒力不能支漸漸退縮火箭飛燒其營又自己失火燒火藥數百斤烟燄漲天官軍正在進逼忽來一軍約數百人從容而介立於官軍之間問之答曰新添之韓勇昨到紅花崗營公親勇聞而相詰數百人忽喊殺傷官軍數人始知爲賊官軍大駭陣遂亂紛紛退走兵賊錯雜賊不辨兵無可斫刺兵不多爾等何以遽退對曰不辨誰是賊所以退也公舉手虛指兵勇後曰彼即是賊爾等殺回可得重賞其實公亦不辨也兵勇聞而止步回頭賊聞之以爲公立高處定已辨明誰是賊匪遽反走兵勇見其反走知其是賊合力追殺賊大潰一賊渠執大白旗隨眾潰退公身邊一兵善九節力大砲兵勇退時公飭

南溪韓公年譜

十四

振翰堂藏書

連放大砲遙轟後賊以緩其追至是一砲正中執旗渠倒地于是賊之在營外者全遁入營日已夕官軍亦歸

是日公歸營所募新勇四百亦至是夜三更賊燒雷大營盤而遁十七八日各營先後追逐公因新勇初至十七日點驗編伍簡放隊長十八日教演陣式十九日拔營追賊探聞賊入磨盤山山董公寺追至混子場沿途殺賊黨七八十人探悉賊未出此定往黔西與安底之王三乍巴合夥乃返遵城將由遵赴黔西適接巡撫書謂各軍西追省城空虛飭公迂路至札佐相見再由札赴黔以遮省城公于除日至札佐謁見巡撫

咸豐五年乙卯

年五十六歲正月初一日辭行向黔西沿途搜殺賊黨及遊勇之擾民者抵黔城圍已解賊竄大定

十七日公至大定賊竄畢節又折向東南公慮其入粵越境則勦辦倍難時分八股追賊公商之各股謂非攔頭恐入粵西今擬各軍追尾我軍攔頭眾以為

是遂調賊跡期出賊前打大灣轉十九日聞賊趨扁担山公迂路赴鎮甯州
二月初三至巴路遇兩聞賊在坡貢初五赴坡貢賊方早登聞公至遠走急追
之行數里至村口山高徑陡賊欲便于登躋盡脫紙甲拋棄曲徑既登見山
勢險峻可守可戰遂據以拒我鎗砲齊發撼巨石滾下滾時礮動羣石放一石
下便有數石至地公知難仰攻密派烏旗等隊由右路繞登以攻其左使賈都
司率部兵由左路繞登以攻其右自督勇貼身山脚用鎗砲遙擊以攻其中巨
石連傷數勇公足邊有巨石滾至衆勦稍退數步公不肯衆因益奮無肯移足
半時許見烏旗已登殺賊賊反奔公大呼曰烏旗已登爾等速上貼山脚者賊
殺騰上賊大潰公命一而追殺大股一而搜山林內匿賊忽有一二百人由村
口寨中衝來隊長楊紹賢迎之與當先賊首交鋒賊矛墜地賊手攔楊矛而進
互相揪扭滾落坎下羣賊齊進勇丁奮殺賊首並斃賊黨十餘人餘賊遁去是
役賊占地利捨死抵拒卒以右路出奇制勝惜左奇畏縮未能早登設早登則
三路合擊可以盡滅賊匪後獲生口知所殺賊首卽王三年巴也

南溪韓公年譜

十五

振綺堂

是時官軍追賊者股數衆多然多不敢接仗有與戰于大岩脚者爲賊所敗自
坡貢一仗後官軍或敗賊於關嶺或敗賊于羊場賊勢漸微旋又連挫官軍其
勢復振公急欲追及與決奈一聞公近卽兼程奔走苦于難及乃簡銳五百不
携鍋帳不運米糧不紮營壘夜宿民房買飯以便行走每日行八九十里或百
里冒稱某營韓弁之軍使賊不忌三月初五日至龍溪聞是日特白二軍敗績
於猴場約特白兩協明日平明與公合勦於猴場二將允諾初六公至猴場特
白不至正欲以所部獨勦調知東方未明時賊向葛影司竄去公料賊行三十
里至葛必食須停歇一二時趁此急追可及遂命捲旗靜悄以進近賊始張旗
大呼韓軍來矣自坡貢後辛苦又一月今日始得及賊幸甚遇賊力戰不必生
擒勿獻首級殺倒卽進總以多殺爲主衆曰唯

離葛二三里知賊方食遂分二路大隊由正路公親率百餘人山山頭高處騎
角而進里許賊瞥見遽鳴砲吹角渡河一舟沈溺死數十人既渡繫舟西岸使
追兵無舟可渡並排列岸上以拒我軍至河干始張旗大呼如飭賊驚顧曰又

是此輩來我軍無舟分股躡淺徑渡方至河面之半賊已大奔我軍登岸見賊
遁入山口公懼其據險死拒揮紅旗隊先登左山然後督大隊入山口賊果拒
守交鋒殺傷二勇見左山紅旗隊大呼馳下賊潰走

先是公謂諸隊長曰楊逆不死事無了期彼自負英雄假仁義以籠絡其黨可
用計使其心灰黨散後當迫逐時使聲洪者一人高叫曰汝既造反亦是好漢
奈何不達時務汝窮蹙至此尙將安往縱逃至天邊終被擒獲

皇上祇要汝一人其餘概從寬宥汝是必死之人忍以汝一人之故使親戚朋友皆
死于跋涉死于刀兵乎再三高叫却竭力追殺衆曰謹記逆因傷病不馬而與
是日見事急棄竹輿負以逃踰山五層至六層山腰追者至負者疲困不支楊
逆亦氣喘難續忽聞高叫如前飭遂坐地不行其黨勦行楊逆舉刀叱之其黨
捨之去楊逆自刎甫橫刀我軍逼近摺刺斃之驗明首身飛解巡撫行轅
巡撫奏捷公以斬王三年巴功升同知直隸州以斬楊龍喜功升知府

南溪韓公年譜

十六

振綺堂

圍攻台城公遂返旆暖台未至而圍解公于三月二十九日至察看情形商之
同事擬于撫中寓勦誅首惡以懲凶頑赦脅從以安反側同人所見相符乃寫
告示遺良苗備諭各寨使之捆送首惡或斬送首級其餘一概不問各寨願從
業已收到首級八十餘忽從黃平借事

黃平生員三人承州牧教官之意謁公請調兵三萬益以團衆十萬盡滅苗人
公不允復赴省稟巡撫亦不允回日竟張示諭大書滅苗清產安屯設堡一日
聚數千人聲言亮團以示威至近苗處苗數百人出而喊殺數千人潰而歸苗
于是刻木相約千里苗疆紛然蜂起

五月中旬苗匪燒殺漢村並陷岩門司汎城殺文武官亦數人屠居民殆盡
公率軍離勦小捷者三至五月二十一日賊以十倍之衆與我軍鏖戰于排羊
我軍敗績回台餉緇軍單賊氛徧地雖時常開仗僅能護城之附近而已

咸豐六年丙辰

年五十七歲正月胞弟培元卒于原籍

長女適同邑李氏

鎮遠文武約公至勝乘會合鎮軍勦辦大江小江之賊公于二月初二日拔營中途層層賊阻不能達勝宿于五岔賊日日圍攻公督軍力戰賊死傷無數十餘日後不復來攻

公于二十日率軍赴勝數十里間賊以數萬人層層截殺我軍大敗僅得入勝城至此始知鎮文武受巡撫密諭託辭誘公離台以保鎮遠明言之恐公不肯拔營也公駐勝休軍添造器械賊日來攻打我軍力拒賊不得逞後不復來城外但遠圍困公乃于四月十三日設法行走是日抵鎮

見我致魏令承祝書而敬禮者胡宮保也見我萬言書而收用于天津者陸道台後督兩江建瀛也見我萬言書而起敬于貴陽省城者臬司孔公之友瑚方伯兼護撫印呂公佺孫也四月中旬四川副將蔣玉龍率兵抵鎮五月初一初三與鎮營遊擊楊啓賢及公各以所部出紮老城擬先援勝乘次及台拱清江駐紮七十餘日打仗數十次六月內攻破塘頭哨賊營數日後賊壘又成七月

南溪韓公年譜

十七

擬稿堂藏書

初二解米勝城以濟飢先派軍分破賊營疏通道路然後送米入勝老城至勝四十里送米之軍必于當日轉回方安往反八十里賊又營卡輝聯層層阻截殊難萬全定計黎明出隊分襲賊營送米軍跟踪即進而分破賊營之軍又候于半途相接應故能一日往返無有阻滯

勝久苦饑米到縣丞止分給兵勇未給居民民有怨言是夜內應引賊入城城陷賊遂接鎮西與鎮東之印水一帶欲直抵青溪玉屏斷大河楚米以困鎮會議勝既難圖姑且保鎮議定蔣楊守鎮遠公紮印水以護大河

公率所部七百人于七月十七日至印賊初零星來哨尙未大舉收穫畢賊糾衆三萬來攻紮營十里内外日夜接仗我軍頗有斬獲十二月公用內應舉火夜襲賊營破之賊遁歸巢是秋奉

旨加道銜

十月補石阡府缺

咸豐七年丁巳

年五十八歲分軍紮營瓦寨長吉與印犄角自五年六月餉精不繼至是愈形支絀覺籌餉之難甚于勦賊

三地營盤勇丁長夫共二千五百人每月或打仗十餘次或數次不等均獲小捷

七月公兼署思州府辦印思兩地之事思民抗糧紳衿把持公事業經數年公出示不要折銀止納本色不許淋尖踢斛天明開倉雖夜亦收雨雪亦收不使民久住城內民以爲便踴躍輸將紳衿刁劣之甚者懲治數人以後無敢恃符玩法惟軍餉匱竭不得不加意拊循愈撫愈驕漸不用命大爲可憂

九月接奉行知奉

旨韓超著軍機處記名遇有貴州道員缺出即行請

旨簡放欽此

咸豐八年戊午

年五十九歲去冬思南數匪竄擾石阡守告急公派潘弁帶勇三百五十人

南溪韓公年譜

十八

擬稿堂藏書

往援連獲勝仗而賊愈聚愈多孤軍可慮是時印防緊要不便多調正月底公率勇百人繼進連日頗有斬獲遂由桶口渡河進紮一碗水乃賊穴也先是得勝迫逐之時軍士貪擄財物離伍深入被賊捉去七人拷問知我虛實賊相謂曰彼軍雖勇我若以二三十人敵彼一人無不勝矣乃以萬餘人四面來攻更

休迭進自卯至午我軍竭力抵禦卒以衆寡不敵大敗退至塘頭適印水有事兼聞思州另委人接署而以公署理鎮遠鎮印皆禦苗頭敵公自揣不能兩兼須繕稟辭委而思州交代之事亦須速辦遂回思署

二月卸思任以印營派都司潘忠友統領身駐玉屏措餉爲後路糧臺迨總軍務印瓦長吉不時接仗無大勝負

蔣玉龍積功洊升貴州提督久經戰陣恤下而善處同人駐兵鎮遠倚賴之忽奉調援省中途又截留石阡一帶使勦教匪以後鎮之文武不和諸形踈懈

八月初一公聞鎮陷料賊必分路東下一撲印水一撲青溪兩地失則玉思柱

黎舉不可保乃一而飛函乞援湖南一面飭潘都司嚴守印水身赴青城以策
青印兩地

青城北門墻塌公急修之城外擇隘築營並截斷水路賊見布置嚴密開仗數
番不得逞而去遂再攻印水印軍初聞領失大駭咸欲退守玉屏潘不可陳說
大義衆感動相誓死守賊以數十倍之衆圍攻三月遂日盛戰屢瀕危險卒能
却賊

楚軍大集與公克復鎮遠

咸豐九年己未

年六十歲二月奉

旨貴州糧儲道員缺著韓超補授欽此七月

誥贈夫人正室段氏卒于原籍

是冬公赴龍頸坳金鼎庵一帶督勦賊匪辦理府兵即在龍頸坳度歲

咸豐十年庚申

南溪韓公年譜

十九

振興堂藏書

年六十一歲三月公回玉屏因肅清思境于閏三月奉

上諭貴州糧儲道韓超著賞加按察司銜欽此

四月次孫方朴生

是月署理貴東兵備道即在玉屏行營接印任事仍辦軍務

咸豐十一年辛酉

年六十二歲春間欽差大臣田峇巡撫何調公晉省公將東道印及督辦軍務
關防移交後任五月初二日自玉起身二十八日至省六月委署臬司篆務兼總
辦軍需總局

十月二十九日卸臬司事仍總辦軍需總局

是時軍餉無出全仗燈金燈穀以濟軍食而各分局委員往往不得其人致民
嗟怨清鎮縣之鎮西衛分局委員貪暴任情民不堪命奸民乘機作亂糾衆數
千人于十二月初三日毀局戕官占據衛城並分衆一撲清鎮城一撲省城聚
集日多聲言數十萬省中大震當路問公如何辦理對曰誅首惡赦脅從國法

既仲亦不致激成大變辦理要速愈以爲是遂派唐遊擊帶兵千人隨公赴清

鎮查辦唐領兵于初六先行公帶隨員三人于初七日由省中途見居民舉止
失措訪之知匪徒徧途偽札妄言大兵將盡洗居民宜齊出抗禦不出者誅其
全家因此進退兩難不知所措公知此情每經村寨則降輿開導之正在開導
有省城行商陳姓白鎮西衛來詢以情形言之如繪並言不願爲亂者十之七
八但聞大兵將不分皂白鷄犬不留是以有騎虎之勢若開一生路則各顧身
家候烏星散彼爲首倡亂之人無人輔翼何難擒之公聞而首肯立取所帶刊
刷之告示數張並另寫告示數張付陳姓使轉回鎮西四處張貼兼口傳公語
諭之大約謂止索爲首某某餘人不問同夥之人有擒斬首惡來獻者赦其罪
與平民有功者同賞示諭一到萬衆歡聲若雷婦女恐爲官兵所辱臨水俟事
急自溺者一概歸家執械在行者紛紛解散其分撲清鎮與省城者祇存四五
千人亦且多懷去志特不料首匪猶冀倖一擲強逼其衆來戰以致多殺生命
也

南溪韓公年譜

二十

振興堂藏書

初八日午時公至清正與唐遊擊議事忽報賊來公與唐登城觀之見數千人
舉旗執械列于里許之地公于城上繕告示一紙粘高脚牌上募人執牌往諭
令其退散不肯須臾嗚砲吹角吶喊而進唐曰似此不得不戰公曰然唐乃率
軍出城正奇接應布置分明一陣衝殺匪等大敗斃數百人遁至二十里外民
房住宿夜半唐兵與居民數人在山頭放砲三聲齊聲喊殺匪等驚竄其分攻
省城者距省四十里亦被官兵打退
兵勇搶擄民間財物甚至誣指良民爲賊欲盡燒南城聞公止之一面慰民
一面使唐執法斬數人始定

兵威大振亂民慄慄危懼公遣人諭之曰大兵不出城一步專待爾等自送首
惡事要迅速莫使大兵久候或省中令我等帶兵往拿則諸多不便各鄉聞之
連日捕送首惡共得三十餘人解省公親赴鎮西諭令安業每過村寨民皆焚
香跪迎兩旬之內大亂平息

初八城下一仗生擒者連放數人最後又擒二人一漢一夷公語唐曰再放二

人回去則匪黨立散唐曰漢是執旗頭目可送省報功單放一夷何如公曰有一頭目更好成事乃引二人跪地謂之曰汝二人一是頭目一是散人均應斬首然我不忍也此事之起本是局員不好然何不控告而不為伸冤然後造反猶可解也今乃毀局戕官攻打城池一何愚益然我終因罪在局員不忍多殺適繼城下死數百人乃是自取若遵牌示退去豈有此事留汝二人不殺使歸告衆人速回家安業數萬人姓名官皆不知有何疑慮派充頭目者尙放回豈復尋問餘人哉所不赦者惟某某首惡而已釋其縛每人賞四金謂路費之餘買米鹽以度殘歲二人喜躍而去至鴨池河正值敗匪數百聚議抗兵見二人回又聞其言霎時各散

首惡欲假衆力謂大兵將盡殺居民擄搶妻女以恐嚇之民皆變然驚疑辦理此事須先使大衆不驚不疑然後首惡孤立公在省與當路說定如此辦法乃到清後當路輕聽細人語屢函囑嚴辦似欲多殺又謂即辦安撫亦宜紮兵鎮西衛以示威武公謂我與唐領大兵駐清城遙示形勢使趙本府及沈委員在鎮西辦事一面安撫一面催縛首惡前日陣斃數百又陸續送首惡多人不可再肆殺戮駐兵清城不極兵力而可藉兵威以辦事若兵至衛城則首惡或誣稱來洗致大衆蜂起否則黨惡者驚疑避匿無人縛送首惡蓋首惡均已潛伏非其黨不知伏處而得之也陳說再三至以去就爭之乃已

同治元年壬戌

年六十三歲正月十一日奉到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上諭韓超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貴州巡撫田興恕著無庸兼署欽此公于正月二十一日到巡撫任

十日到巡撫任

公與田軍門和衷共事奈田自正月染疾日久弗痊不能親出辦賊軍務日見廢弛

秋日爲天主教事四川將軍總督奉

旨選派大員來黔查辦

同治二年癸亥

年六十四歲正月三孫福才生是月聞交卸信奏稱患病請催新任速來接印以便卸事調理奉

旨不允意欲使理軍事三月初六日卸事夏間總督勞署巡撫張合奏謂公患病屬

寔所有被參各款皆係事屬因公貽有案牘可稽無庸守候可回籍就醫俟查

明續奏在籍聽候部議公于十一月到家

是年次女生

同治三年甲子

年六十五歲家居養病

同治四年乙丑

年六十六歲是年九月四孫乙良生 奉款部議候補官日割俸九個月

十一月因奉省馬賊披猖關內土匪亦蠢蠢欲動 制府劉蔭渠先生撥軍分

駐並奏辦團練請以公督辦永郡團防奉

旨允準

同治五年丙寅

年六十七歲督辦團練

同治六年丁卯

年六十八歲督辦團練

同治七年戊辰

年六十九歲督辦團練是年長孫方炳成室

同治八年己巳

年七十歲督辦團練經 制府湘鄉曾相國奏獎 部議免其從前一切處分

並加一級紀錄二次奉

旨依議

同治九年庚午

年七十一歲

同治十年辛未

年七十二歲

同治十一年壬申

年七十三歲

同治十二年癸酉

年七十四歲長孫方炳入泮長孫婦卒

是年長孫續絃

同治十三年甲戌

年七十五歲

光緒元年乙亥

年七十六歲

光緒二年丙子

南溪韓公年譜

二十三

振綺堂叢書

年七十七歲次孫方朴成室

光緒三年丁丑

年七十八歲是年十月曾孫秀伊生

光緒四年戊寅

年七十九歲正口口感冒風寒延醫調治繼而宿疾頓發周身冷戰四肢抽縮

四月初二日病故

附玩寇新書回目

是書係貴州幕友某君所撰南將回目編定將撰書或阻之曰是書若成恨汝者必多將擠死矣遂輟不作予從友人處錄得序及回目今錄如左

玩寇新書序

吾黔地瘠民貧數年來烽烟四起城邑爲墟秉政者庸懦無能毫無措置而貪婪忌刻之徒猶且自作威福視民瘼於罔聞致使上干天怒下招人怨禍有不可勝言者僕一介書生手無尺寸觀滿地之瘡痍心竊憫焉茲集近事名曰玩寇新書其間忠佞賢奸不一而足然好善惡惡人之常情或褒或貶概從實錄雖稗官野史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但願天心厭亂及早太平則天下幸甚謹序

- 第一回 蜀道人惑衆造妖言 楊泉隸揭竿舉大事
- 第二回 桐梓城小霸王劫獄 仁懷縣容賢令歸天
- 第三回 朱太守倉皇招練 常副戎勉強出師
- 第四回 蔣撫台聞報大驚慌 承觀察獻諛籌計策

附玩寇新書回目

一 振綺堂藏書

- 第五回 陶保捐軀同時殉難 徐韓奮勇兩路進兵
- 第六回 真藩司蝶獅堰喪師 偽將軍雷台山掛印
- 第七回 退鳥江藏身孔固 屯扎佐裏足不前
- 第八回 乘夜開城大將驚心頻往返 登高觀戰么麼鼓掌大擲掄
- 第九回 趙軍門高臥寸步不行 羅督師貪杯一籌莫展
- 第十回 調度無方將爵遠自居庸懦 逢迎有術魯經芳安還才能
- 第十一回 崇野漁七口遭殃 朱秋田全家被禍
- 第十二回 走新城黃學使徒步 復普安崇少君乞師
- 第十三回 結齋匪楊逆走新場 調夷人曹瞞鎮大定
- 第十四回 福觀察黔西解圍 韓太守坡貢殺賊
- 第十五回 楊將軍加死葛庄司 苗大王圍進黃平府
- 第十六回 刊告示主意招安 免征糧安思要結
- 第十七回 張道台吁嗟散練 萬軍門憤班師

第十八回 粉飾太平堪笑中丞空奏凱

鑽營保舉可憐至小盡陞官

第十九回 賊破岩門陳彭被燬

軍臨貴定吳魯專權

第二十回 設糧台尅扣無遺

開捐局鎔鍊必計

第二十一回 抹牌終日何榜眼賞戴花翎

醉酒連朝沈首縣榮膺知府

第二十二回 黃鄉紳勒索捐輸

高提舉糊塗團練

第二十三回 徐舉人抗糧滋事

葛太守爲國亡身

第二十四回 松桃城程鏞被難

荔波縣蔣令捐生

第二十五回 困危城馬世璜縊死八寨

絕餉道嚴錫珍餓斃丹江

第二十六回 黃鳳赴義死爐山

承齡偷生走平越

第二十七回 張巡道兵敗舊縣

馬都司戰死新城

第二十八回 清水江老幼遭枉死

武侯祠練勇肆行兇

第二十九回 陸滋秀以典史之官而盡節

賈致恂藉中堂之勢而冒功

第三十回 吳夫人出頭控告

承老板搖尾乞憐

附玩寇新書回目

二 振綺堂藏書

- 第三十一回 弔雪齋承觀察虛前假痛哭 賂寡婦蔣中丞背後裝糊塗
- 第三十二回 畢繆二豎子左幹右旋 儲舒兩奸人東奔西走
- 第三十三回 余申之利口弄是非 周友松厚顏甘詭媚
- 第三十四回 招賄友承志玷官箴 捕跟丁炳綱亂家法
- 第三十五回 飽私囊收買鈔票 侵公項建造軍裝
- 第三十六回 沈通判追賊還喪身 劉太守受傷懷退志
- 第三十七回 王鹽道坐守鎮甯城 恒制軍移駐貴州省
- 第三十八回 大小戶重掛捐輸 內外城嚴加巡察
- 第三十九回 王安國智獲大主公 恒宜亭怒罵小雜種
- 第四十回 統率三軍揚威耀武 連亡八縣喪氣垂頭
- 第四十一回 劉寶善陣亡忠臣有後 于鍾敏天逝孝子無功
- 第四十二回 宣廟哭聖人鄧文熾從容就義 偏橋作孤鬼劉玉麟慷慨亡身
- 第四十三回 孝軍門威震定番山 陳翼長兵敗楊老驛

第四十四回	馬鞍山張天師被刺	龍頭營巴圖魯陳兵
第四十五回	困麻沙孝順寡勝衆	援濱水韓超逸待勞
第四十六回	駐貴定糜餉勞師	陷都勻驚心破膽
第四十七回	石鹿二守共捐生	陶周兩家同死絕
第四十八回	王敬烈革職提省	陳得功帶罪回營
第四十九回	楊承照死猶有恨	高得善生亦何爲
第五十回	石阡城撞死長人	古州鎮逃回幼子
第五十一回	炳藩政貪婪藉端尅餉	恒制軍畏縮託故退師
第五十二回	委善安暮夜進苞苴	復三脚憲定攪樓閣
第五十三回	丁但二翰林風流買妾	陳王兩烈婦生死從夫
第五十四回	大公儒拜佛招靈	糧道窘挾優飲酒
第五十五回	余慕友行街訪妓女	葛委員挨店送難民
第五十六回	楊兵道被擄太平場	孝提台克復都勻府

附玩寇新書回目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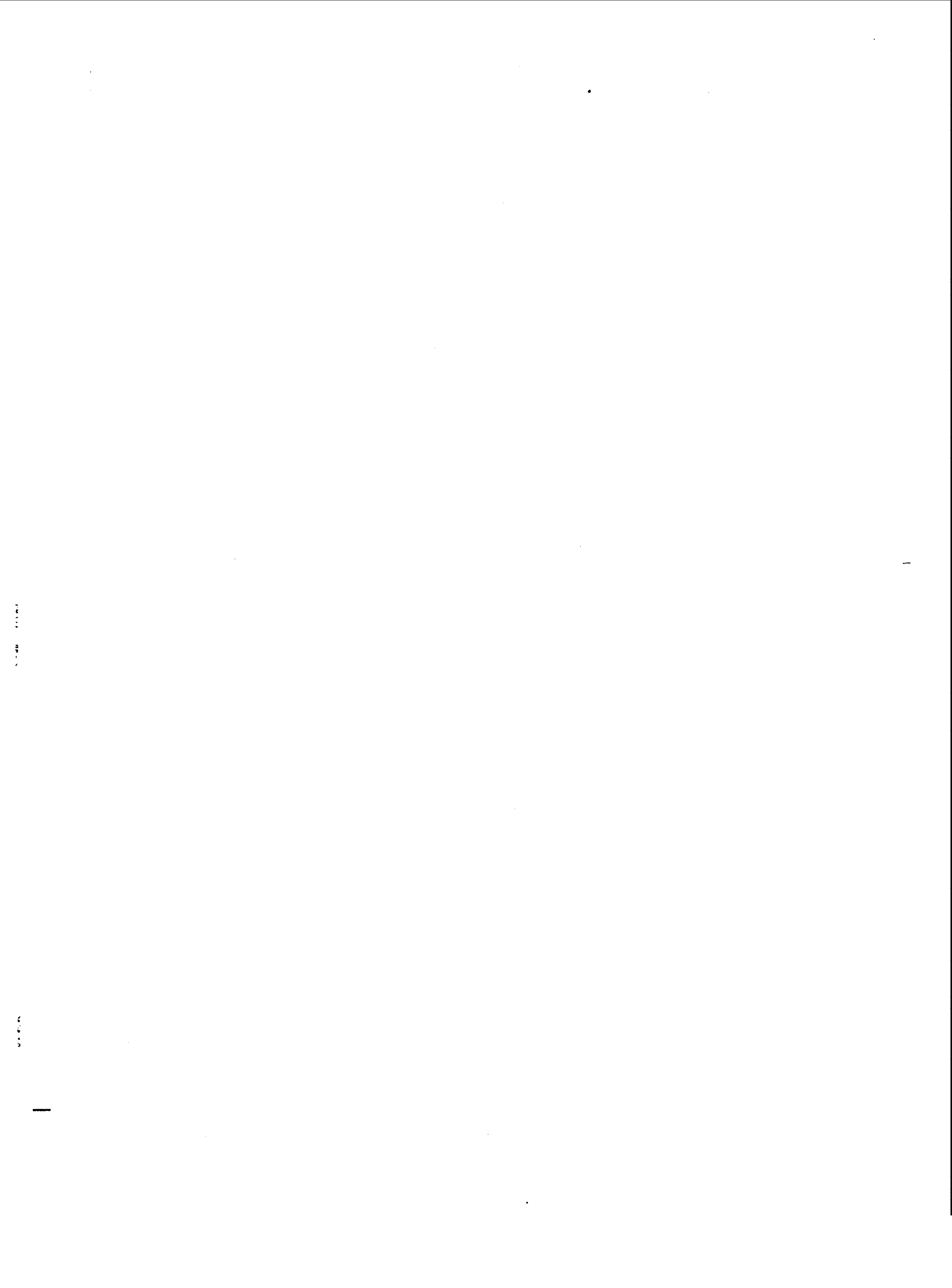
振翰堂藏書

右韓南溪四種皆記昌黎韓南溪中丞在貴州戰事內獨山平匪記遵義平匪日記
 題曰空六居士撰蓋公幕府中人韓南溪年譜則公幕友陳君昌運所編惟平苗紀
 畧爲公手自編述邊省兵事多爲中原所不聞難裏瘡苦戰而較之樹牙囊於內地
 各行省者隱顯乃什百倍蓋地既窮僻復無文學之士爲之揄揚致淹沒不彰若此
 戰迹者何可勝道是亦人間極不平之事矣是書余在南皮幕中於君立部郎案頭
 見之亟寫得一冊今年始刻入叢書蓋亦幸而獲存者矣又玩寇新書回目亦得之
 君立今附此亦事相涉云庚戌汪康年跋

振翰堂藏書



西征紀畧



咸陽殷化行熙如著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化行任寧夏總兵時厄魯特梗化

皇上將有事大征自念昔在臺灣常願邊疆自効今

既得請豈徒固封守幸無事已哉上疏求

陛見冀有所陳得

旨不必來京乃夙夜為徵調備製子母砲八十位成

復倡捐橐駝如其數以資運負請芻牧為永久計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一

世楷堂藏板

報可始余在臺灣時嘗以意畫為出塞營陳圖著黑

首白子為步騎布於局一覽瞭然是年冬

上果遣司寇圖公納馳至莊浪十一月會將軍督撫

河西提鎮議進征事諸公慎重莫敢先發言余乃

出征行方畧八事一日嚮導確實一日兵馬足用

一日兵糧接濟一日將領得人一日調兵合宜一

日兵餉預給一日師期預定一日班師善後又出

舊所畫營陳圖更為首尾接應圖法眾乃相依定

計畫還

報後唯接應法不果用餘皆見諸施行云

三十五年丙子正月五日得兵部文具載議政大

臣大學士等會議悉如圖公等所奏畧曰噶爾丹

今在柯布兔乘其勢未張令陝西為一路期以三

月中旬草初青時出肅州之鎮彝順黑河洮涇河

合流處前往崑都倫合兵進勒以喀爾喀渣薩克

部人為嚮導發西安滿州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

千人河西提督及四鎮標騎卒六千人合滿漢萬

人為西路兵深入勦寇而以一總兵官率河西騎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二

世楷堂藏板

卒三千人樹壁壘於中途備接應調遣滿兵帥則

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希爾哈達祖良弼馬自德

巴麟等綠旗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總兵官寧夏

王化行涼州董大成肅州潘育龍各選所屬副參

等將校以從而咸寧總兵官唐希順原寧夏總兵

官馮德昌等各以家卒從合將軍以下官兵廝役

凡二萬二千四百餘人人月給米二斗議裹五月

糧道遠一橐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當駝一慮

所需過多乃以牛羊為一月食

一牛六十一人一日
一羊十五人一日

食而令人各以力裹糧升斗有差此馱糧牲畜令
陝省官捐給又滿兵素有餘馬綠旂兵再別給人
一馬運帳幕諸器物凡所給若馳若馬若驟以深
入故給芻豆秣一月兵皆預支五月餉安其家軍
出遇噶爾丹及其部落散處者所在勦滅賊或遠
遁無所遇則計糧而還若哈密爲逆助宜併勦則
俟還日議行

制曰可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皆議政而以孫思克
爲長其征行之兵人賜治裝銀十兩於是孫公思

忠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克議以綠旂兵深入及中駐者合九千人令河西
提鎮各標按額而派寧夏當發騎卒一千五百名
期於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先所指鎮彝至崑
都倫之地去冬荒草被燒三月中草尙未青馬畜
無所得食師期宜少緩須至四月具疏上
請未報余計寧夏至鎮彝二千里兵未出而馬先疲
宜預往得少息將發復得文奉

上諭陝西兵如至四月初發恐遲誤改從寧夏出
塞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瓊金路進進止悉

聽費揚古指揮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如減
去三千則糧馬並得充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
之請於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出而原所派兵數宜
勿減其有遠於寧夏者調之往或不便可令孫思
克就近更選派初在莊浪時諸公議從崑都倫進
兵本出

上指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
在京師西北山西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
崑都倫則偏於西恐不得遇寇衆莫敢決及還鎮

忠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四

世楷堂藏板

聞有副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祝囊在寧夏邊外
余知其習荒外情事使人候之質以愚見阿公曰
是幾大謬至是奉

上諭改從寧夏蓋其還奏所定也師期甚迫度遠處
兵不能多至必益發寧夏兵乃先檄部下悉士馬
數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杪復連得部文 廷議大
將軍費揚古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
二月二十日間自寧夏發期既促甘肅諸路兵至
寧夏道遠必遲宜令先所發在寧夏者滿兵一千

漢軍火器五百益以西安滿兵一千漢軍火器五百合三千寧夏榆林二鎮選兵各三千前進其孫思克兵聽後至追而前馬不及飼養則儘營驛馬悉選以充得

旨亟行仍命司寇圖公馳至寧夏會督撫經畫遣發且給諸兵治裝之資令副都統阿南達率一祝囊諸部彝導軍部文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已時發京師西路撫遠大將軍兵二月二十六日卯時發歸化城是時乍改出塞路有司所徵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八

五

世楷堂藏板

調芻糧倉卒未集而本鎮舊所儲積多侵耗其僅存者率朽敗不可食公私搜括升斗艱難而諸路營驛馬及捐馬自遠而至者並羸瘦人人慮兵不能山余度官所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廝養則任戰者少乃令兵二人覓餘丁或子弟一人供炊汲牽驅之役計其所食糧復需運致則人備驢二頭凡兵士應裹之糧皆予價自買有司既倉卒中得少寬而兵多土著就親識所購皆得善米且能立辦余又令悉力多辦糗精乾腊解渴諸藥味以

從其軍裝而外若囊橐若渾脫若雨具寒具靴鞋銀鏤鑣斧繩索脚漣羈絆類無弗備又斟酌人畜力適當而止及期將軍孫公總戎董公潘公以次馳至議以河西將士選派已久孰敢不自効合得七千人足用若榆林鎮兵乃後派者未有預備宜留守唯取其善馬以給征行者會疏報

上遂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率所部兵千八百人西安將軍博公等率所部滿州漢軍兵三千人涼州董總戎率所部千二百人相繼發寧夏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八

六

世楷堂藏板

二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備鼓吹啟行司寇圖公制府吳公及文武吏卒士民咸郊送於是循賀蘭山而前麾下遊擊守備千總把總三十有五員騎士三千人餘丁千五百人他若功加隨征官及掾吏僕役又數百人爲中軍營一居中先鋒營一居中軍前左偏火器營一居先鋒右護軍營一繞中軍後出塞啣尾行日四五十里或六七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束芻度戈必

戈必蓋華言積也沙地無水不生草處二百餘里至兩郎山

有古碣焉題曰

兩山無他字不詳所
立人或以為狼居胥云自是出入山谷間四月初

四日至郭奪力巴爾哈孫是為撫遠大將軍自歸

化城來合兵之地時大將軍已過此前進矣於是

倍道行十六日至囊金而減兵之議始定初甘肅

涼三標兵之出寧夏也遠道馳至既不及養馬而

所得倉粟及餘馬馱畜皆不及擇且創始出塞都

不習其事又以為厄魯特不可必遇師行稍遠揚

威塞外兵宜即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必馬畜遂相

繼斃更前常苦乏水而草未盡芽會大風雨連數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日夜兵寒且飢人馬顛仆營間及道中者相枕藉

資糧無所任載則委棄之漸至飢窘有潰逃者雖

追斬之弗止於是孫公議簡精卒併糧馬以進孫

公麾下得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令余留千

五百人以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囊金須後糧

至守之供回軍食既上

報乃馳文來令減兵余所部兵固多預備而所至常

多發將卒四出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往往掘得甘

泉及僻遠處豐草故未嘗缺乏又身先將卒日數

次步行以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蔽之或溫以火

斃者幸少所裹糧日加檢束不得遺棄及恣食糧

馬以是充備人人自安他兵誘之逃潰不可得常

慮邀其後不敢生他變至是得文欲請勿減而孫

公已前行隔數日程乃不得已而減遣精選銳卒

千八餘人留五百於囊金置營焉餘及廝役共數

百人並率以進數日及大將軍軍合皆甲以行時

胡舍利 地名 間山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為賊

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皆灰燼灰飛著人面盡薰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八 世楷堂 藏板

黑大將軍所部皆 禁旅因馬乏水草疲斃糧米

遺棄者甚多苦獨力乏食道中偃仆者相繼於是

陝兵議捐糧助給之余所部捐者加倍五月初四

日雨雪暮抵土刺河

皇上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 廷議令大將軍

至此量遣陝兵由格楞一路進而大將軍竟不分

遣是月十三日戊辰曉發旌旗微展而前指 出塞

往往烈風雨雪迎面不可忍是辰微雨數過漸晴

東南行風順而有白雲像蛟龍狀據黑雲上若
然 食時大將軍已哨得賊指麾滿漢兵皆嚴陳

以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陳行可二十里過
淖至昭磨多華言有林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矗立望之
如翠屏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
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差多於北漸
坦而下有小山似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
山可二十仞自西折三崖如階乃至巔其東復一
崖乃坦下其左右崖如削山根河繞之即川也時
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佯北以致之賊恃勝而
驕戰鬪而前將據小山余方將兵列山足下因隔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九 世楷堂 藏板

既如此君即移兵上守余曰諾即馳回山下以鞭
揮兵上山方至嶺而賊亦登半山矣賊見我師先
據山巔遂至東崖下以崖爲蔽而舉烏鎗上擊先
是大將軍以余言麾全軍上山佈陳令河西綠旗
兵居中而京師右衛西安三股滿州兵按旗色分
爲左右兩翼及戰又分原寧夏鎮總戎馮公協同
余帶寧夏兵千三百人居左威寧衛總戎唐公領
將軍孫公兵協同涼肅兵千人居右皆登巔以陳
其大同鎮總戎康公兵之得至者皆在山下沿河
繞西向北以防林木中伏賊而蒙古渣薩克請部
兵又分張列滿兵之左右會賊爭小山衝中堅故
河西兵迎其鋒焉時日已將申頗晴和而氣色甚
慘淡余見賊勢不可遏恐人心散亂遂令士卒皆
下馬以一兵併牽五馬餘兵皆出步戰發
上頒皇礮及自製子母礮擊之而噶爾丹及其嫂
阿努娘子即噶爾丹殺兄所奪之嫂等亦皆冒礮矢舍騎而鬪
鋒甚銳不可敗擊傷頗相當勝負未決余因天晚
事急使人告大將軍曰川中兵宜令其依柳林而

左出衝其脇賊必亂既而望賊陳後人馬甚盛而不前助戰必其馳畜婦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劫之賊必返顧擾動余然後迎面奮力一擊敗之易耳復遣言之大將軍皆從之余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驅兵呼噪控矢而下聲震天地賊遂披靡下坡得馬者幸脫其顛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棄仗如蓬麻余乘勝逐北馬疾先馳麾下卒擁壽繼進遇所棄馳馬輜重甲械槩禁勿取且射且逐戴星月追三十餘里賊皆星散回視部下僅三數百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二

世楷堂藏板

人耳余知不可獨追使人請大將軍令而大將軍方遣將軍舒公書殿後傳令收軍乃整旅回營已凌晨矣諸將士獲賊旗十數面器械不可勝數次日大將軍會衆斬俘禡祭畢出酒勞諸帥大獎余曰昨日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遂蒙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

上及對人每以爲言余既感大將軍能用余言以成功且能表而出之不忍不掩尤服其有古大臣之量也兵法云視生處高故趙奢闕與之戰以先據

北山而勝是役也設使我軍不據山巔而反爲賊據則事未可知也又制勝之道在擣虛攻瑕使不遣兩軍一攻其旁一劫其後則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呼吸間愚慮一得幸見施行非素蒙皇上指授方畧臨事又藉

國家威靈何以及此方戰勝時歡聲雷動莫不推寧夏軍爲功首余懼將吏生驕心戒勿伐及見孫將軍乃謂余曰幸一勝可已公何事更追追或有失如前功何余對曰自能斟酌機宜何至敗事孫公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曰公能爲諸葛武侯耶余意蓋欲窮追謂噶爾丹可必獲也聞大將軍以馬瘦故不欲追余亦弗敢再請於是大將軍勒兵受諸降附簿閱所鹵獲露布告大捷班師時

車駕次二十八臺得奏大悅

命侍衛馬公武迎勞師令將率三人中一人先赴

行在受賜且

詔陝西滿漢征兵皆至京師將加殊恩焉於是取道東行不復循來時路既過克魯倫河分遣將士率

輜重間道先歸寧夏留輕騎五百自隨北至十五
六臺間有

旨責問大將軍謂既敗噶爾丹不即追獲之爲未了
事且所報擊斬或未核將遣信臣往視戰地於是
諸臣皆惶懼頓兵俟

命凡四十餘日會大陰雨乏薪兵多絕爨乃請命孫
公上疏言賊敗窮急或西竄諸鎮臣並出孰爲備
禦奉

旨遣三總兵皆歸鎮召孫公獨入朝而唐公希順馮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公德昌以無職守得從入京余遂由歸化城入河
套地還寧夏鎮時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糶金
兵尙未返初出師時議以牛羊充一月糧余言牛
羊遠驅必瘦斃無益軍食且耕作輦運唯牛是賴
一檢括則邊民將束手斃矣圖公納深然之亟止
拘牛令而復議留一月糧並運糧馱畜另派就近
官兵委撫軍司道等督輓至甕金接濟班師兵食
前者減兵時留寧夏兵五百與漢軍五百營其間
保守此糧也及戰勝兵皆東旋其糧久守無所用

荒外隔絕余言於大將軍使人數輩往令便宜歸

皆弗達至是余言於制府吳公方遣人召之未至

而駐甕金者叅將張憲載等與副都統祖良弼以

草枯水涸於九月初六日焚糧撤兵兵皆散走無

律過丹吉喇

噶爾丹
姪也

敗而西以千餘人乘之夏鎮

中軍遊擊陳維屏千總劉進孝皆力戰死而所殺

傷逾於昭磨多而賊本膽碎僅得路以去余聞之

曰向使置三千人一總戎守之豈不成奇功惜乎

吾策之未盡用也余知邊事未已而馳馬以大征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四

世楷堂
藏板

耗斃營伍爲虛有馬亦無以飼乃因部郎鐵公圖

奉使至寧夏爲密摺以奏並得請既而

上嘉克捷功賜五爪團龍綿紗袍掛各一領是時

欽使絡繹過鎮並傳

溫旨勞問蓋微末戰功大將軍具言諸

天子故蒙褒獎逾分云

三十六年丁丑余還鎮半載既繕完軍資厲兵秣

馬乃上疏請將兵二千從郭奪力探路深入務擒

賊首拔根株大畧言賊盛宜正兵賊窮宜奇兵今

澤旺阿喇蒲坦阻西北

鄂爾丹兄之子有殺父讐

甘肅大兵截

西南噶爾丹窮窘勢必東竄若過甕金復難搜捕

宜急蹙之機不可失會

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

行在諸大臣議之俟至寧夏取進止三月初余同制

府吳公赫迎

駕至定邊得

旨令吳赫還理軍需獨召臣化行遂日夜馳至清平

堡邊外請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卷第八

五

世楷堂藏板

上安時已薄暮

上立召入賜坐行幄中賜茶畢詢語良久乃出所奏

對事甚多不能悉載明日駐

蹕套中

命議政大臣會臣化行議出兵事余持論兵可少減

而糧馬必須充裕二十六日

駕至寧夏入城駐

蹕自迎見扈從至此凡十三日奉

顧問至數次降

優旨賜食賜茶無虛日嘗隨校獵蒙

上賜所手射禽所部將士皆霑賜閏三月初六日

上御閱武堂奉

命撥甲乘馬指麾騎步兵大列營陳用金鼓進退分

合悉如法

上大悅賜官兵得就伍班坐賜 御廚酒食並霑醉

臣化行獨坐塔下食

上特撤賜御膳三器又

召至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卷第八

末

世楷堂藏板

御座前手賜酒一爵賜時揮左右兩開令遠瞻軍民

並得見次乃

召各官跪塔上下有差以次賜飲既罷宴移

御床下塔坐命內外諸臣以次射

上與

皇長子亦射有新降附為侍衛者在側

上指臣化行示之曰是將軍即殺敗爾等者也於是

所舉將吏無不奉

俞旨立更且不次用數日又

召宴行宮壽顏接對如家人父子又

賜御書深沉節制扁額及臨米董手卷單條各一幅

臣化行亦獻所記征行地圖形勢道里

上面與諸大臣指點計畫於是出征議定

上特命隨駕內大臣公侯侍衛諸臣咸集行宮門傳

諭旨得戴孔雀翎與議政諭曰爾總兵官王化行去

歲出征噶爾丹時材力壯健軍伍整齊師中極其

効力大將軍費揚古來時將爾効力之處曾經陳

奏又向來綠旗總兵官無與議政之例此番出兵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王化行著與議仍戴孔雀翎行走有從征役者若

武進士舉人若監生富民並聽引

見帶往發內務府三人備橐鞬以從有犯許同軍法

十五日

上駕先發詣寧夏邊外五百里許船站十八日庚戌

上余率精騎五百徒卒二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塞

時滿洲馬公斯哈為昭武將軍都統齊公穉侯巴

公渾德甲喇昂邦佟公某護軍統領松公柱領禁

軍一千五百烏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兵五百

皆同日行馬公以下及余凡七人得議軍政他不

得與人持四月糧給騎馱馬騾三匹又二人給一

駝又人給一月羊一羊供十人一日食又

命都憲于公成龍等收捐納駝馬騾一月糧踵軍後

而余將卒所儲備視往歲益密焉二十七日自

塔叩行營

上方從隔河圍獵還召見甚喜賜所網鮎魚一又賜

親殺鹿四犒從征士明日復

召見賜鹿一又明日佟公某領先鋒軍與薩公某所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統烏喇軍先發

上召諸大臣入授諸方畧加賜兵食羊

上親閱先發軍臣化行侍因奏綠旗有步卒宜早行

上遂命於次日綠旗兵先八旗發四月丁未朔復囊

水束芻度戈心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

上橐鞬乘馬出行營坐交床

皇長子侍右閱諸軍次第過畢

聖駕從此渡黃河由河套回京師余率兵乘夜涼亟

走次日午後乃抵兩郎山亟令人持水還救諸渴

者所活甚衆諸軍踵至者咸就余問水草及宜營宿地十四日至郭奪力巴爾哈孫先是

上因噶爾丹未卽擒滅竄往西北恐侵掠套彝命大將軍率蒙古兵移駐湖灘河所之西北界備之三十

十五年冬

上行幸湖灘河所召大將軍來見密議三十六年進征事機因得以余事聞

上仍留大將軍駐札至是大將軍從喀路來已先一日至矣公見余甚喜握手相勞苦既而曰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上用公議政戴翎有手詔告我深爲公喜也自合兵後仍聽大將軍進止而將軍等皆居叅贊焉時已聞噶爾丹自殺狀噶爾丹旣敗走復收聚千餘衆欲西投烏斯藏聞甘肅兵扼之行至薩哈薩兔呼魯不敢前資用乏絕遣子徵糧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爲獯目誘執以獻又聞我兵大出窮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藥死部落多散去其姪丹吉喇挈其骸骨與一女及餘衆尙四百人來降未至郭奪力二十程乏食不能至使人言於大將軍求糧馬

接濟大將軍旣上其事遣人隨之往而令兵徐徐進又數日至無賴札喇乃舍去年路更西北行遇噶爾丹下投出者或數十人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繼得

旨撤烏喇兵先還又令諸兵所在量留而餘兵猶進則聞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至其地信然復深入至空廡落阿濟兒度丹吉喇去久聞叛僧一喇素胡兔尙未遠乃令馬將軍以輕騎兼程追之十數日不及至大戈必而返大戈必者五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二十

世楷堂
藏板

百里間無水草過之者疾馳三晝夜人馬須捐棄大半時衆議猶欲深入上已得甘肅報言丹吉喇從西邊叩關乞歸命乃封大將軍頭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奪力諸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所部入寧夏塞八月十一日至鎮是役也未嘗遺一矢於是以師還上報乃爲文祭諸死事者而會諸將士大饗犒樂西事告竣焉是時邊境寧謐乃具疏陳情請復姓且求毋奪恩父母

封誥以已身與妻應得之

封誥移封本生父母疏上未報是年循軍政例自陳求罷奉

旨殷化行擢用總兵實心任事効力行間著有勞績

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其後下兵部議移封一

如所請

聖恩高厚報効無從惟有感激涕零而已

三十七年戊寅時狂寇既滅 禁旅悉歸近邊屬

國若祝囊若鄂爾多斯皆益畏服內外無爭年豐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物阜民大和樂然不敢弛武備及時修治甲械旗

纛整練士馬寧夏水道久迷漢唐諸渠久已淤塞

至是余率諸將士督濬疏通引水穿城徧及諸村

堡城河亦久淤漲高及城市每雨水發輒流入城

淹沒房舍余亦為挑濬開渠引水入河而民不復

遭水患矣又念邊地尚武文教未振因勒

聖訓於萬壽宮即於其後築舍若干間為義學延師

講肄闢閒田若干頃以其租供生徒膏火之資自

為記勒石俾世守之是年論平寇功余蒙

恩授拖沙喇哈番世襲又以

覃恩加一級復加封三代七月遂有廣東提督之

命八月下浣自寧夏發九月至西安始得歸斬李村

謁墳塋省親故會馳

封誥至爰擇吉率子弟陳牲醴祭告舉焚黃之典以

王命有程遂南行十二月度嶺十八日至惠州府受

事

昭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西征紀畧跋

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千古獨推傅永今讀總戎西
征紀畧而歎代有偉人矣總戎為長安之靳李邠人
生平勦伐甚茂載在潘稼堂殷公武畧記中固班班
可考也壬寅冬季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昨代叢書

戊集

西征紀畧跋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蜀徼紀聞

1000

1000

1000

蜀微紀聞

別編卷第九

青浦王 昶德甫著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予從定邊右副將軍温公

永昌將襲緬會四川金川土司索諾木與革什咱土

司拉旺斯布登夙有隙隱為兼併計四月乘其浴於

温泉掩擊殺之取其地先是金川有女欲與革什咱

之會革什咱所轄土舍喇卡瓦爾佳叛奔於金川索

諾木妻以女遣回革什咱令伺土司便刺之喇卡

瓦爾佳至革什咱不得近五月拉旺斯布登往浴喇

卡瓦爾佳以告金川遂遣阿布策枉乘其不備襲殺

之金川欲以喇卡瓦爾遂以眾侵明正土司而小金

川土司僧格桑者本與金川同祖且娶索諾木妹自

上年已指沃日土司色達拉為呪詛致其父子患病

且年歲不登舉兵攻之於是大學士兼總督阿公

泰親至達圍諭以順逆利害并割沃日舊寨及日耳

地界小金川色達拉退棲於達圍僧格桑始斂兵退

然番人重佛教嘗遣人赴西藏禮達拉喇嘛謂之熬

茶喇嘛番僧之謂達賴梵言海謂其智慧法力如海

其所屬西藏之布達拉山寺大詔小詔甘丹諸寺皆

佛總理天下釋教普通日赤拉坦喇達賴喇嘛之印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卷第九 一 藏板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卷第九 二 藏板

以國語漢字蒙古唐古忒四種字刻之凡喇嘛皆著

黃帽故謂之黃教又有住後藏之班禪額爾得尼梵

言寶也達賴喇嘛自宗喀巴以來其胡必爾罕皆轉

輪應世每一世降生班禪額爾得尼轉為之教授

唐其理事者名堪布其大弟子名瑚土克圖大弟子

降生亦如達賴喇嘛其在中國及蒙古部落者四章

嘉折卜尊丹巴地默噶爾丹餘如又木多諸處亦有

之類類齊地有紅教喇嘛戴紅帽主教者名多爾

濟多穆帕其教以工幻善呪使鬼神風雨為能與達

賴喇嘛宗清淨者稍聞故令協助黃教且使達賴喇

轄之 又每歲番人入內地傭工謂之下壩及是有司

惡僧格桑桀驁禁其人勿許出境於是僧格桑疑色

達拉實陰怨惡之聞革什咱事乃復圍沃日之日隆

木耳達圍抵斑爛山皆築礮守之阿公乃奏言僧格

桑凶狡反覆非大創不可自往南路打箭爐調兵進

勦而令提督董君 天弼 赴西路討小金川天弼偵山

神溝有閒道思掩之時八月連日雨雪遇賊兵皆潰

松潘鎮總兵福 昌 攻斑爛山亦敗事聞

上念兩金川番人素犷悍不靖而僧格桑索諾木皆

年少凶競狂悖不誅後患且無已時然金川自傅公

聽命然阿公遷延畏蕙弗勝任 命德公 福總督四

川趣阿公入閣辦事會德公在途奏緬事不稱 旨

罷爲三等侍衛復令阿公兼總督如故終以其嫻吏

治不習軍旅於是止襲緬之舉 命右副將軍馳往

四川區處軍事時前副將軍阿公 桂 方以緬事革職

在永昌温公以其久在四川熟練邊事奏請隨往自

效二十五日得 旨授阿公四川總督温公又奏言

自永昌至四川雖有山僻小路詢之地方官稱係夷

苗雜處之地人夫姓苗稀少沿途並無住宿村莊必

須長行騾馬馱載鍋帳恐不能遠行應由省東之霑

益州經貴州威寧畢節一路入蜀共五十五站星馳

前往計十月二十間可至成都在滇之滿洲兵二百

黔兵三千應令參贊大臣五岱及雲南昭通鎮總兵

官馬彪率之分隊隨後啟程二十八日遂行參軍事

者兵部員外郎巴君 尼璋 尙君 安 及主事王君 日杏

趙君 文哲 皆同行辰刻雨頃之晴所過官坡威寧哨

鐵索橋泥途滑滑徒御頗爲艱窘戌刻抵杉木河憩

三十日丑刻行薄寒中人殊不可忍辰刻過漾濞稻

畦已刈今秋雨多百溪怒漲漾江水尤訇鏗蹴沓可

畏百刻抵合江飯已段生雲程來生家於此其父子

兄弟皆學官弟子上年五月二十二日余主其家會

密雨倚樓望四山雲霧晦靄繞檐皆竹樹與溪水鏘

鳴徹夜枕上因作四絕句所謂兩年七度紀山程伏

雨關風馬倦行好語南樓絃誦士澤車款段足生平

者也生出詩文質正且欲求師時子門人蔣檢討 鳴

鹿方主大理書院講席乃作書使往受業焉至是中

夜走送頗感其意贈以一絕云戎馬閉關日江山搖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落辰憐君中夜別萬里話窮塵

十月初一日寅刻過龍尾關日出過趙州憶去年經

此州南十餘里有飛來寺寺爲景泰六年中涓所修

後殿殊高登之可瞰百餘里時點蒼方出雲不見頂

洱海在杳靄空濛間如一幢潑墨畫今過此尙味爽

不及登也午刻過白崖戌刻抵雲南驛

初二日子刻行辰刻至普湖時戶部右侍郎桂公 林

亦銜 命赴川辦理軍事爲副將軍作書與之訊兩

金川近日情狀飯已至天神堂有微徑通鸚鵡塘林

木陰翳黃葉時墮道路流水淙淙景物極幽寂然地

下沮洳夏秋弗可行也夕抵沙橋已見初月

初三日過呂合至楚雄飯於同年太守周君際清驛

中見宗人誦芬大令草草不得語也夕抵廣通接德

制軍福來信云已督兵渡明正土司河攻取碉樓數

座戮番衆百餘人

初四日過捨資祿豐皆啜茗而去及暮微雨抵鍊象

關俗名老雅關也

初五日子刻行雨甚乃舍輿而馬黎明至安寧州未

昭代叢書五集蜀徵紀聞卷第九五世楷堂藏板

刻過碧雞關重臺梅萼已糝蔞紅蓋在滇四見此花

矣為之憮然申刻抵省復晤法謹亭明博晰齋明諸

公是夕諾肇仁撫軍促小飲二鼓歸諸事拉雜弗能

寐也

初六日辰刻將行有歌者楊進來送意態頗掩抑楊

本貴州人向為吳制府達善所眷因徙居昆明曩以

詩贈之有錯認生來神女廟畫梁初日是芳名之句

就道雨甚過板橋與唐再可思明府余庚有慶長同

知小坐話別而去亥刻始抵楊林

初七日寅刻行巳刻過易龍戌刻抵馬龍署州事平

君聖敬來見同年瑤海聖臺之弟也

初八日丑刻行巳刻過松林驛又八十里戌刻抵炎

方驛即來遠驛也南寧令楊君興邦以部署驛事在

此中夜來謁余方據案作文檄相對惘然

初九日微陰辰刻過霑益州自易龍以東地頗平敞

申刻至宣威州則四山環抱林莽復蔽蔚矣夕抵浦

塘驛郵舍僅數椽疥牆溼地弗可憩也飯畢即行西

風作五鼓寒甚

昭代叢書五集蜀徵紀聞卷第九六世楷堂藏板

初十日辰刻渡可渡橋橋長數十丈雄壯險阨滇黔

接壤處也亥刻抵威寧時趙君雲松翼新授貴西兵

備道抵省聞予輩來乘遠至此令候人來迎過舍小

飲出近詩見示中如打牛坪諸作皆雄傑可喜知州

崇君士錦江蘇天長人為癸酉同年是夕往憩其署

作奏草

十一日辰刻過鄧子坎又四十里過潭水塘四十里

過水槽黔中多雨泥溽殊窘於行四十里抵七家灣

得旨知阿公爾泰被小金川四寨盡復明正土司

地進攻約咱大寨遊擊朱元俊之力為多宋安徽鳳

陽人在川久熟習番人蹤迹故能然

上嘉之特擢為副將

十二日四十里過平山哨又四十里過新屯又四十

里過高山鋪又四十里抵畢節時已亥正三刻矣

十三日已刻拜摺後行畢節為黔滇兩省銅運總匯

處市集甚盛行二十里度七里橋上為七星關氣象

頗雄濶又四十里抵層臺俗名孫家集時同年戴君

在此辦理驛事憶戊子冬赴滇時君由玉屏令擢

昭代叢書

辛集

蜀敘紀聞

七

世楷堂藏板

定番知州方謝事今復署黔西州三年賦別世故滋

多秉燭絮語為之淒絕

十四日行五十里過白崖又五十里未刻過赤水河

一名齊郎水其源出貴州赤水衛故名流至四川合

水縣入於大江水色深綠扁舟以渡河西即四川界

也登岸村舍半塌無坐處食粥少許行又三十里下

山甚峭俗以判官腦呼之時雨大作行頗艱險又二

十里戌刻抵摩泥有微月村家早閉門無可棲止者

久之得一空舍蓋萬壽宮也取火市米呼守舍一

炊飯飯與人去

十五日子刻過半邊山止於逆旅無人夫不能行秉

燭危坐因思查君儉堂禮方為四川松茂兵備道小

金川各夷境皆其所轄也乃作詩四章寄之云烽火

頻年歷瘴鄉又隨定遠過華陽陌刀二百軍鋒銳

見叢與南詔組甲三千殺氣揚謂滿洲兵二百星拂參旗

開北路地窮井絡入西羌書生參佐真何補聚米憑

君指戰場一決策凌冬鏖賊塚木坪瓦寺陣雲高雜

夷何敢思蠶食上將重煩運豹韜羽檄徵兵三道集

昭代叢書

辛集

蜀敘紀聞

八

世楷堂藏板

繩橋輓粟萬夫號熏香畫省南吳客袍服頻憐壓孟

勞二東華游醮昔時同獐酒猗刀讖語中擁傳君先

辭薊北從軍我亦度岡東緬人稱老官也為岡東梅花人日勞

相憶杜宇春山望不窮何意天涯雙鬢白維關風雪

並臨戎三杜陸清才萬古傳敢誇詩筆鬪前賢江山

寥落身將老戎馬閉關病未捐遠道驚心悲陟岵餘

生回首念歸田祇應共醉鄆筒酒欲訴牢愁更惘然

四比曉始雇貿易人昇輿以行五十里過普市市在

山半又四十里酉刻過滴水鋪始甍有供帳具又四

十里亥刻抵永寧

十五日卯刻過老軍營又三十里巳刻過馬嶺又四

十里未刻至江門驛驛西清水河源於雲南鎮雄州

及是太平山始通舟楫聞副將軍已從水路往蓋自

江門至瀘州應歷大洲渠壩納谿三驛凡一百六十

里若乘舟順流半日可達也酉刻子同兵部員外郎

尙安後改名伊縣亦登舟江出兩崖閒水湍急所謂江門

峽尤悍舟至是忽落數丈其旁巨石如獬獅奔馬皆

與船舫戛擊初見山腰遠火上下與舟人呼嘯頃之

昭代叢書 辛集蜀微紀聞 卷第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齊列峽側因是峽險惡晚行尤不易故土人把火來

照云時儻從不寐數日矣是夕皆熟睡

十六日寅刻起倚艦眺望微月將墜水雲空濛舟人

指云前納谿縣也繞縣境北行水漸逆是為清水河

入大江處頃之見大江從西來沖融渺瀰又東行二

十里午刻至瀘州閭閻富庶市集繁華蓋雲南之銅

皆於此運江行故然寓舍堂軒整敞蓋川南道行署

也時尚君小極憩久之乃行三十里抵林坎驛則二

更餘矣

十七日子刻行辰刻過嘉明驛明隆慶閒都蠻之亂

曾設通判於此理糧餉後裁五十里過石燕河又二

十里亥刻抵隆昌縣令朱君雲駿出見無錫人頗工

詩官蜀後所刻萬里集尤多佳者如瀘州云萬頃波

光碧玉流鐵瀘城畔繫扁舟恰當煙雨空濛候訪到

江山平遠樓吳楚帆檣來極浦巴渝箏笛動新愁尊

前賴有蘭言契懷抱憑開互唱酬抵富順云小別江

陽已隔年沿緣山色策吟鞦四圍翠篠遮紅樹一徑

清流帶碧煙墟市簫聲沽酒伴江濱燈火賣魚船使

昭代叢書 辛集蜀微紀聞 卷第九 一 世楷堂 藏板

君底事偏相左訪到西湖意惘然資陽縣云嘉樹俯

清流涼蟬吟早秋城環金雁水上木蘭舟向夕灑

微雨橫波明遠鷗酒帘飄隔岸覓取醉鄉侯蓬溪縣

云林密疑無路峯迴儼步虛犬聲流水外風信落花

初臺古畱仙韭山深產石魚咨詢良足慰閭井樂安

居皆清唱也銜杯晤語移時而別

十八日行三十里辰刻過雙鳳驛又三十里過棹木

鎮又三十里未刻過內江縣江水自灌縣來分爲二

此支由成都之北繞縣郭流至瀘州入江故謂之內

也又六十里戌刻抵營山鎮飯已小憩

十九日子刻浴唐明渡行六十里渡中江寅刻過資州辰刻過金帶鋪又四十里午刻過南津驛又六十里未刻抵資陽中江自北來繞城東行至城南而資溪水自西來注之城在資溪東故謂資陽令山東孫君出迎甚恭子弟秋汀富順縣丞以協理驛務在此不相見者十五年矣一則天涯薄宦一則雪嶺從軍草草數語而別不覺墮淚也又四十里戌刻抵臨江寺

昭代叢書

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

十一

世楷堂藏板

二十日子刻行六十里至簡州知州陸君元鼎出見

蘇州人名醫薛生白婿飯已七十里過龍泉驛以近

龍泉山名又七十里抵成都則副將軍已於十八日

至阿公於十九日至寓皇華館在城之北

二十一日詢各路軍情打箭爐距章谷四百里章谷

距約咱二十餘里中隔河夷往來今造舟

以渡南路漢兵屯練共八千餘人阿公爾泰與副都

統鐵君保總兵英君泰及宋君元俊率以分攻賊寨

董天賜有兵五千四百名以西路山峻險於九月三

十日從山神溝往木坪為進攻甲金達計是月十四

日兵始集方議以二十四日由堯嶺前進云先是兩金川事起阿公爾泰意臨之以兵逆會必懼遵約束退兵故兵糧諸事咸未及為久計暨德制府至始令布政司設軍需局專辦悉仿十三年金川用兵事例支用報銷至是軍需局報稱各路共運糧四萬三千六百餘石派夫一萬二千二百餘人各營可撥火藥共十萬九千二百餘觔鉛子火繩等物稱是是夕得旨王昶著賞給主事所有分例准其支食

昭代叢書

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

十三

世楷堂藏板

二十二日與司道諸君相見時布政使劉君益謝病

以李君本代其任漢軍正藍旗人也按察使李君世

貴州黔西人亦新任此川北兵備道吳君文江

蘇高郵人成都府知府蘇君爾通滿洲鑲藍旗人

同知韓君萊江蘇長洲人洗馬立方先生彥曾之

弟華陽令賈君廷山西陽曲人成都令褚君瑞北

亦長洲人辛未進士二十年前曾在紫陽書院借讀

書署金堂令陳君大吳縣人昔年翁徵君玉行主

其家故亦數與相見以上諸君皆辦軍需局事者同

年學政孟君超然以吏部考功司郎中應是任時任

將滿矣接任者為宗人府主事馮君應樞尚未至也

又前重慶府知府朱君子穎孝純朱君都中舊好以

詩鳴與布政使李君有親應迴避赴吏部改補別省

因有賂項貧甚未能完是以羈寓於此

二十三日南部令凌君夢會來見君為茗柯先生文

孫子辛巳會試所取士及晚得旨以賊人設礮固

守乃所恃為抗拒官軍之計我兵即奮勇攻擊賊必

悉力支持不惟曠日玩時且恐兵丁或有傷損昔年

昭代叢書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訥親辦理金川事宜曾以撲闕獲罪阿爾泰等何欲

蹈其覆轍自當暫舍堅礮繞越他路而進方合避實

擊虛之道

二十四日副將軍奏言體察小金川形勢西南兩路

最為扼要昔年經略傅恒征金川亦由班禪一路自

應從此進兵但今滿洲貽兵來抵成都倘需時日臣

謹先馳往南路與阿爾泰商辦一切奏上乃行味爽

出城四五里許有武侯祠少陵所詠丞相祠堂也三

十里過雙流縣大江從黃勝岡東南流至灌縣分為

二支及崇慶又分為二自溫江流入境內故縣以名

在縣北者名大阜江在縣南者名楊柳河實皆岷江

所分至眉州合流行五六里渡楊柳河又十里過新

津縣又三十里過斜江江源出大邑縣鶴鳴山東流

入於邛水又三十里抵邛州瀾下三鼓矣邛州知州

曹君焜嘉善人以敏幹稱是夕來余謹衾將臥數語

而別不暇抵掌論時事也自成都至邛州沃野數百

里溝塍如繡道途如砥村莊相望桑柳猗猗豆莢麥

苗皆青葱彌望錦城天府之言良信

昭代叢書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二十五日子刻從邛州行三十里過百丈驛入名山

縣境蓋古百丈縣縣東有百丈山因名下有河源出

蓮花山流入蒲江注於鐵溪飯已行自此而南路漸

犖礪六十里申刻過名山縣益峻峭皆蒙山之支山

也又四十里抵雅州府城東二里水聲潺潺然邛水

也俗名長瀆江源自邛崃山經州界東入青衣江窄

橋布其上時已戌刻署知府江君懋遣人邀至署君

昔為兵部郎中庚辰順天鄉試辛巳會試皆與予為

同考官相善秉燭絮語酒罷始歸館舍

二十六日丑刻燃炬行上下坡礮旁長瀆水噴激不絕所謂自由山也凡五十里過觀音鋪又二十里過嚴道漢文帝賜鄧通嚴道銅山得鑄錢卽此又三十里過榮經縣復行雨作旣夕雨益密路益險六十里抵小關山宿於村民家掃除半室假寐頃之

二十七日卯刻行雨霽十里過大關山視小關山倍峻懸崖路絕輒編木爲橋半插巖間半支木杪志云明洪武間曹震始修鑿者其下盈路皆圓石如卵蓋夏秋間四山瀑水齊下萬石磨盪推激成此又十里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五

世楷堂藏板

登大相公嶺相傳諸葛武侯南征所經絕巔有公廟遺像清高掘衣再拜時雨雪與人皆僵凍索粥糜少許食之坐望山西北面雲霧瀰漫一無所見有頃循嶺而下俗名七十四盤卽九折坂爲王陽停馭王尊叱馭處是日辰刻副將軍抵清溪縣江君權報董君以二十四日從札古壩攻破甲金達山賊酋潰走並得牛廩不日可入達圍副將軍乃飛騎來迎予旣至令草奏略言斑斕山一帶賊人多建礮卡從前福昌因兵力單弱未能卽進若於此一路乘勢進攻不惟

與董

天弼

會合且直搗美諾勢較捷便但天弼旣經

深入自當添兵接續現有成都滿兵四百名調往南路甫抵雅州距木坪堯積不遠令其速赴天弼軍營協同進勦並派遣副都統常保柱及侍衛等率領以往至籌度機宜臣應卽赴西路云蓋斑斕山至美諾以達圍爲咽喉今董君旣往牛廠進攻賊人如棄達圍去必不守斑斕若分力以拒牛廠之兵則斑斕守禦單弱亦必易克故亟取道於此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六

世楷堂藏板

日光照之作白毫光色清溪城郭及各山皆覆其下惟遙見大雪山數峯卓立天際如瑤簪玉笏真偉觀也是日抵榮經宿

二十九日至名山宿

三十日至邛州宿

十一月初一日至新津雨抵雙流宿

初二日還至成都知參贊大臣已率第一起滿洲兵

於初一日馳往西路

初三日朱子穎來以小滇集見示詩感激排鼻有奇

氣與昔年所見迥別損之劇稱飛鳥與人爭道路啼
須知我憶家鄉二語殆非其至者子穎索予爲序且
述往歲遊峨嵋名勝甚詳予不覺褰裳欲往也口占
一絕示之云雞足峨嵋兩處尊此來不用槍征魂天
知宿業多聞在使作頭陀入願門蓋子在雲南曾謁
雞足山敬禮大迦葉尊者華頂道場尊者頭陀第一
而普賢菩薩摩訶薩則願門第一也安得筇杖短笠
往遂此志耶

初四日副將軍令以初五日啟行會秋汀於六日前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奉檄署郫縣事郫距成都五十里第一站也秋汀邀
子先一夕往爲聯牀話舊計乃擗擋軍書畢以日入
三商行時累日勞勩肩輿中假寐頗熟亥刻抵郫與
秋汀相見殊憤憤也

初五日子刻飯罷秋汀出示梁山舟侍講所書淨名
賢首經冊字極佳跋亦工絕歲將暮矣西冷春早疎
梅殘雪想翻鞦韆中清興何如視子輩短衣匹馬日
與老兵爲侶者豈堪對藐姑射神人耶感歎不已作
十絕句以示秋汀拋擲江鄰水竹綠飄零薄宦滯西

川誰知蕉萃楓江客慘綠當年最少年一射雉城西

木葉凋一樽風雪晚蕭蕭如何東閣淒涼夢又在清

江萬里橋君與予在如皋官舍中聚處最久二 衰老渾如病葉零憐

君雙鬢尙青青觀河而皺誰能識差喜鄉音翦燭聽

三 小雪輕冰逼歲除蠟梅花向膽瓶舒忽思翻鞦韆

居士宿火清齋寫梵書四 短几虛櫺柔曲牀殘僧風

味儘蒼涼也無人向重簾底擁髻挑燈說故鄉子已

歸吳下而細君亦留教五 香楠萬本隔花阪嶂雨蠻煙

木客愁閱盡千山筇杖底何人碑版記西樓君三年來被制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府檄入雷波山中採運香楠故六 草檄談兵絕徼趨如
用雲川李西樓墓以志感七 草檄談兵絕徼趨如
雷礮入萬人呼誰堪更向巴渝路滿目干戈著腐儒
七 南蠻定後又西戎絕域分明指願中曾記據鞍吟
嘯處雪山雲海蕩晴空八 十七年前七字詩最憐白
石有清詞征衣和雪年年浣又是天涯歲暮時君曩以白
石道人歸吳興五絕句書九 虎頭無復問封侯垂老心
扇見寄故感及之十 虎頭無復問封侯垂老心
情憶故邱安得鄉園老兄弟青裝同上釣魚舟十頃
之日將出行又三十里過崇義鋪道路平直不減雙
流新津閒又三十里過灌縣時日已下春微雨四面

巖嶂鑿天縣城迤邐屬山半出西門俯瞰大道若建
瓴然其旁大江環之三國志蜀建興十四年幸游登
觀坂觀汶水之流又晉書何焘云地名觀坂自上觀
下殆卽謂此循江行其左離堆蓋秦時李冰所鑿上
爲伏龍觀土人云觀有鐵索沈於江每歲易以新則
舊索浮出行二里過二郎神廟陸放翁詩觀英惠王
廟卽此廟頽壯麗望天彭關青城山皆在雲霧卷霧
中又三十里亥刻過孃子嶺抵尤谿小憩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湯茗不可得吹爐火擁之少頃而去自是以西山腰
路益窄岷江在腳底下數千尺皆亂石穿空驚濤
捲雪又三十里過興文坪已入汶川境矣自茂州松
潘衛至灌縣峯巒高下亘千餘里不絕俱岷山也志
稱汶川在岷山中故險峭尤甚云又三十里過桃關
舊有索橋過橋西卽草坡路較從汶川行近二站乾
隆十二三年軍行皆由此後兵罷撤橋復由汶川以
舊設汛兵可詰察往來夷衆也至是兵備道查君禮
請復之方鳩工又行三十里抵汶川縣縣城纔半里

民居不滿三四百無館舍查君余舊識也方以督理
軍需駐此乃往就之夜聞蕭燭相對如夢聞以兵夫
胥役叫號驟突不復能成寐

初七日日將出行以索橋險必天明始可度也出城
五里岷江從北來橋界其上長凡百餘丈纜竹爲索
橫亘空中人行輒蕩漾顛簸心日暈眩久之渡橋沿
草坡河折而南卽興文坪桃關對岸路尺許下臨千
仞雪後冰凍控馬行殊可畏也是河一源於沙派溝
一源於龍潭溝下流入岷江又三十里過礪頭始見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二十 世楷堂 藏板

所謂礪者圍牆俱以碎石壘成之上施木梁以石板
平其頂可行可坐番人家其間中率而高者爲礪
高至二十餘丈蓋瞭望之所也旁插旗大小以百數
用唐古忒旁行字體書梵經於上沿途有轉經樓其
制於水石湍急處架屋屋內書經於旗插旗於輪
輪於水使水激而轉之番人亦身佩小銅盒中貯經
作輪以轉每一轉謂抵誦誦一次且可致福其愚陋
若此又三十里抵草坡瓦寺土司行署自汶川徼外
皆加渴五寺安撫使地西訖於斑斕山與沃日接壤

是署前提督岳君鍾琪建爲巡邊憩息處後以界土

司屋宇頗爽塏整敞土舍桑朗温登蓋故土司桑朗

温愷弟以姪幼故代理土司事年已七十餘頗恭謹

初八日行三十里飯於樹林口其旁溪水澆澆然即

龍潭溝也自是登天舍山山上下六十餘里路本峻

又皆在山陰爲日色所不到是以冰雪凍結其堅如

鐵光如鏡健馬輒仆而下步行者亦無可置力余易

布鞵踏石罅援枿枝或先登者引以手始得稍稍蟻

附上久之登其顛路旁巨木率數百年物積雪縈之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三

世楷堂藏板

如千萬玉龍糾結番人云此山洞有龍神人結屋居

此必爲冰雹所擊其凌迄五六月始解號爲至險前

經略傅公恒經此

上稔其勞瘁遂封忠勇公下山滑彌甚兩役人持余

臂夾行稍不自持輒與役夫俱跌日暮山盡抵格節

薩棲於草房四壁編竹爲之風縷縷入腰腳酸澀不

復能舉掉飲粥糜少許睡

初九日天明白格節薩行三十里過跟達橋橋下水

源於斑爛山經納凹山趾流至汶川縣之孃子嶺入

於江其西有表徑可由別峰山通小金川橋開新蓋

草屋數十間以供軍士頓宿飯已行三里登納門山

細路如線略通騎又三十里陟山頂則積雪層冰不

減天舍山矣山陰峭險凍滑步行三十里下抵燒湯

宿

初十日行三十里過溪卽二道橋也有表徑可由得

爾密通小金川又三十里抵弘龍關關如甕狀凡軍

糧火藥悉侍儲於此以供轉運雷都司一人以兵三

百戍焉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三

世楷堂藏板

十一日自臥龍關三十里抵巖洞

十二日三十餘里過頭道橋抵山神溝時松潘鎮福

君昌先以兵一千七百餘人駐此皆屢次敗匪多不

可用副將軍乃雷駐五日俟重慶鎮總兵和君邦額

率重慶兵五百人川北兵三百人至又擇福君管內

兵千人合滿洲兵共二千人率領先進

十三日得旨以此次進勦當一舉集事如現兵不

敷分撥卽添派黔陝之兵備用亦所宜然已論文綬

李湖選備二千兼飭軍器等項聽候調發時小金川

攻沃日之日隆木耳諸寨以次破之惟達圍未下被
困久糧將盡土司色達拉弟羊滿太以勇幹稱由水
竇逸出詣董君軍營求救復遣人出關道行二日以
書來告急時隨營有沃日兵一百六十餘人請發回
率以進援從之

十四日僧格桑遣番人持稟來言小金川向係恭順
土司因沃日爲非理故與兵報仇非敢抗拒 天朝
何以屢次進討副將軍乃移檄諭頭目及番人等以
罪在僧格桑一人其脅從者如來投順仍與安居復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業且諭僧格桑父土司澤旺使縛逆子以獻澤旺人
本駑下年老矣爲子鈴制退居於登達占固其侵軼
鄰封事皆僧格桑主之澤旺不與聞也

十六日雅安知縣阮君 樹報賊人以初九日夜乘雪
劫董君營董君退舍甲金達山牛廠復爲賊據

十七日行二十餘里至龍巖止營軍需局議於貴州
陝西二省各撥火藥三十萬勛

十八日時距賊境甚近乃以五鼓行而令營中各留
百餘人燎薪擊鼓如故蓋恐賊覺扼險抗拒也路極

滑馬步半之黎明登鄧生山滑尤劇十餘里登其巔
曉寒凜冽鬚髭間塵土與冰棱相結小坐頃之復行
四十餘里抵向陽坪以道路方向考之礪頭抵燒湯
皆自北而南燒湯抵向陽坪皆自東南而西向陽坪抵
沃日諸寨皆自南而北揆諸鳥道礪頭徑直沃日不
過百餘里惟中隔崇山積雪故紆繞四百餘里耳

二十一日自向陽坪上山行三十里爲大石包又三
十里抵斑爛山半山石皆黃黑有棱如植夜叉髮如
千萬刀戟攢簇而成山面南爲正峯賊築四大礪甚
固中二礪若城闕然其東西嶺亦有石卡卡者聚亂
石爲牆上無障蓋賊所倚以抗拒者也是日五鼓副
將軍分兵進攻侵晨大霧繼以雪福君先以兵攻東
嶺各卡取之諸將進搏東大礪賊伺我軍稍近發火
鎗我軍舉巨礮摧其二礪其西大礪在高峯側峯石
如虎豹鋸齒賊度不能登侍衛額 森特率兵騰以上
用鎗石擊之賊驚暗瑟縮四礪將取次克至三更寒
甚軍士竟日不得飲食齒戰手足僵凍賊三百人從
日隆來穿小徑以薄我軍軍士不能禦潰而下山副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將軍手弓射三人潰者乃止徐收軍還向陽坪是役也副都統莽君喀察為火鎗傷臂鉛子穿骨而出參領納蘭圖占皮納及游擊觀泰皆死之而觀泰受八創墜雪窖中及克後始得其尸焉

二十二日副將軍以攻賊狀聞自劾請罪 詔慰諭之

二十四日副將軍奏請飛調貴州續派兵二千及陝甘兵三千迅速赴川合力進剿是日家丹宸日杏至

於軍丹宸舊直軍機處由戶部中郎出為貴州銅仁昭代叢書幸集蜀徵紀聞卷第九 註 世楷堂藏板

府知府以事應鐫九級相國請以自隨 詔用為中書舍人入滇後會病至是始至

二十八日先是董君遣守備袁國璉由別蚌山攻賊寨于總韓世貴為小金川所獲縛至美諾拘兩月餘

至是僧格桑使人送還副將軍以聞於 朝既而有旨令韓世貴赴京問狀

二十九日得 旨以小金川一事由阿爾泰爾泰養癰貽患若仍以閣臣兼辦總督事貽誤不知何底因降

旨革職以副將軍為大學士侍郎桂公林總督四川

相國具奏辭不允

十二月初一日得桂公書於二十一日攻取約咱

初六日聞邸抄余補授吏部考功司

初八日馬彪率黔兵至小金川人籠塔爾逸出來投

知守斑爛山者為末利阿什咱守日隆者為魯勒爾

守日耳者為別思滿土舍安篤爾與僧格桑計事者

為蒙岡阿什咱兄弟通事虎兒及全川頭目諸人

初十日得 旨以僧格桑力不能支必竄入金川苟

延殘喘自不得不向金川勒索若索諾木深知畏懼

昭代叢書幸集蜀徵紀聞卷第九 註 世楷堂藏板

即將逆酋擒獻並還革什咱之地請罪軍門原可宥

其既往萬一梗命匿遁斷難歇手現派健銳火器兩

營兵二千名令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率領起程合力進剿

十二日夜復分兵進攻斑爛山參贊大臣先行總兵

馬君彪次之相國率第三隊先後進發

十三日晨仍取東山梁石卡得 旨復 命阿公爾

泰為散秩大臣以得約咱錄鑄礮功也且令總理糧

餉

十四日攻如前午刻得 旨以提督董 天弼 屢挫敗

革職畱於軍營效力令阿公署任統其軍

十五日晨破南向東首一大礮餘賊遂棄各礮去是

晚常 保柱 及侍衛哈 爾九 等至於軍言董 天弼 同副

都統常 保柱 川北鎮總兵牛 天昇 自甲金達帥兵取

蒲松岡小徑行七日以十四日抵達圖沃日兵從寨

內應之擒戮十餘人賊潰走遂率兵敗木耳日遂賊

人之在別蚌山得爾密會頭溝者皆撤歸守日耳是

役也哈 爾九 及游擊口口口守備袁 國 戰最力云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十六日休軍得 旨錄攻斑斕山將士功錄營弗與

以潰而下也

十七日進發過斑斕山山石崕呀犖礮無數尺平者

過巔其陰積雪深二三尺往往沒膝崖陵步步須人

扶掖行五六里雪盡始可騎又行十餘里雨山迫偏

疑無路者循山趾以行忽望南麓如屏風松數萬株

俱著脚石罅不附膚土蓋松林口也沿途飛泉凝結

冰凌墳起殆不能畱馬足又數里峯迴路轉抵日隆

自草坡至此皆層崖疊嶂石骨峻峭夷人率於山頭

坡角墾闢數稜種青稞蕎麥無可以畝計者故夷人

所收僅支半歲之食自冬徂春則攜婦子往茂州保

縣汶川為傭自給居恒磨糲作粉雜糠麩漬水飮之

名糝粃圓徑寸許日食二三以果腹亦竟有噉蘿蔔

掘大黃根為食者頭人始得和豆粉土可則切牛肉

加餅上烙半熟捲而食之內地甘脆亦不得嘗也其

斑斕各山產大黃貝母諸藥物人行就盡地瘠薄

苦寒惡劣無用如此至日隆稍有平壤是以小金川

欲奪焉將入寨土司色達拉率其二子來迎聞魯勒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爾之據日隆也驪丁男往章谷約咱克兵畱婦稚五

六十人於寨臨去有沃日男人四并殺之惟阿冲者

先逸出得免

十八日由日隆行三十里至木耳占寨依山為礮中

隔一溪深數百丈下溪水怒流蓋發源於卓克基之

夢碧山西南流入打箭爐河者橋橫其上使以一二

百人斷橋守之未易過也遵橋而行崖石峭削刻劃

詭怪百出非中國山水所有又三十里抵達圍名把

總洪 廷瑞 問故曰某於四月內派赴達圍防汛有漢

兵二十人土練二百人米四百石六月初五日半夜
小金川人千餘來圍達圍并占寨外亦卡羊滿太與
頭目阿吉得爾實率兵百餘人出戰三次奪水卡又
擒生口三十四人小金川懼羊滿太之勇善衝突也
乃於東北西三面築礮卡四十九座又起木城亘其
南思坐困之至十二月初糧盡取酒糟藜藿及牛皮
煮食之徵官兵至旦夕且不能守相國以賊聞

上嘉焉擢廷瑞為守備羊滿太為土都司

二十一日四川行兵舊例以山徑峭仄不可用馬馱

昭代叢書

辛集

蜀數紀聞

手

世楷堂藏板

載故皆役州縣民背運糧米火藥銅鐵諸物謂之站

夫西路兵萬餘人日支糧百餘石須夫三百人運之

又應運火藥銅鐵之夫稱是自草坡至向陽坪十四

站已須站夫萬人而凡綠營兵一千人須長夫四百

人合計滿漢兵萬餘人又須夫四千餘人前此軍需

局雖派各州縣民一萬二千以應西路之用然地方

官祇令鄉保率領以行沿途無程限無檢驗往往遲

留停滯甚有通逸者是以兵抵汶川時夫不足用查

君禮撤站夫為長夫以應之而站夫又缺及是兵至

達圍距向陽坪三站復須站夫幾二千人無可撥者
糧缺乏軍中噉粥三日是晚督糧事重慶府知府吳
君一以糧數百石至眾心始定二十二日查君在

雜谷以詩見憶余次韻答之旌竿毳幕遠層層風起

焚輪不自勝沃日每夕多大風掠地雅翎飄雪色凝霜馬背

起冰稜礪城隱隔前山霧埃火齊明半夜燈同是戰

場同晚歲新詩吟罷涕沾膺

二十三日入達圍寨寨凡三層其制下以棲夷人中

層右土司居之左為喇嘛誦經所中供佛上層則土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手

世楷堂藏板

司婦女所憩也夷人皆上衣下裳婦女服長衣內著

袴辨髮作數十條約以繩其衣率屬毯氍毹之屬附

以雜色男人戴喇嘛帽頭目耳綴大環二瓦寺沃日

人皆雜髮作辨兩金川則多蓄髮

二十四日得旨以小金川本係土司何以所具稟

上用演化禪師印蓋四川西北境土司其種多從西

藏來用喇嘛封號因其俗相沿不改故金川以寺名

而沃日亦稱灌頂淨慈妙智國師至近日始易之然

檢閱舊案小金川嘉爾利泰以康熙五年歸誠子

印信而志稱順治九年又以嘉爾利泰坡爲湯鵬年

時既外音譯復誤通志不足憑如此

二十五日晨雪貴州威寧鎮總兵王君

萬那

報帥續

調黔兵二千至成都初相國過黔見王君勇幹可任

時適續調黔兵因請令其統領至是南路需兵亟桂

制府共檄赴約自是日又曰道遠一調不

克

二十六日相國以福昌庸闇無能劾罷之得

旨令

宋元俊

爲松潘鎮總兵是日得姪審淵

鳳儀

信審淵

昭代叢書

辛集蜀微紀聞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丁卯孝廉工詩五言尤妥帖排昇時人罕有倫比宰

湖北者十年今以終制起補揀發來成都方委查灌

縣糧務

二十七日秋汀以果茗見貽且索題載酒凌雲詩冊

凌雲寺在嘉州九頂山下爲濛汶沫三江會合處前

有朱子穎畫極佳其詩則懷謝東墅

補

韋約軒

謙恒

吳彩亭

頌

之作皆秋汀舊好也余跋三百餘言歸之

晚得宋

元俊

信十七日己克西山喇嘛寺

二十八日時小金川乞兵於金川索諾木以六寨人

助之築木城於南山巔與日耳犄角而四道灣礪樓

築在巖紆曲處礪不能直中又下俯仄路如綫錯以

亂石頗爲險峻乃分兵爲三路馬總兵

彪

帥兵由北

山繞出四道巖後半

天昇

以其屬涉礪水而南登南

山取馬爾瓦爾濟而相國與阿公督兵從中道攻之

發礪斃其頭人阿塌及夕馬

彪

兵復越其後賊出拒

殺百餘人遂棄礪走

二十九日大軍抵日耳日耳寨在平田中發礪礪洞

之賊人誓不敢出掘窟潛其中我兵近寨則以火鎗

昭代叢書

辛集蜀微紀聞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抵禦南北山上皆有賊據守互相應援

三十日攻如故日下春有沃日夷人克爾佳先爲小

金川所掠至是從達拉山殺其監者逃出云賊人將

夾擊南山之兵乃往告牛

天昇

使預爲備賊果先以

數百人擾北山而悉力攻南山我軍守備精整禦之

自二更迄四更賊始退余偕相國督戰顧眎四山燎

火萬餘簇鎗礪如轟雷激電與士卒踞噓聲相聞山

下水激激悲鳴殆非人境不知此夕爲除夕也

三十七年壬辰正月初一日時將領俱督兵分布各

監望

關朝正惟相國參贊大臣提督暨余輩五人爾北山官兵食乾糲已三日矣令負米以濟之

初二日攻如前有沃日番人攜其母逸出晚大風

初三日陝西提督汪騰龍報自西安起程先是阿公

爾泰與桂侍郎林奏言南路分防要隘及各路守卡

已用兵六千餘人餘二千不致進動請於貴州續

調兵三千陝甘續調兵三千湖廣調用二千奏入

上以楚兵輕懦不堪用而黔兵兩次所調已至五千

昭代叢書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名乃復令陝甘如數撥遣汪騰龍奏請帥以赴川

詔許之

初四日得西安布政使畢君秋帆沅書并以詩寄憶

中有句云人血薰題詩句健鬼燐照夜夢魂荒殊為

雄特

初五日擊賊北山下走之至晚侍衛額森特帥三百

人襲北山賊援崖而上未及半路附立不可置足少

憩賊覺鎗石並發持一二時不能駐乃相率走下竊

有石卡復為賊所奪

初六日獲大金川人沙拉云小金川遣使求救於索

諾木不允三往乃助以十九寨十寨四百餘人往約

咱山達爾三登領之九寨三百餘人來日耳達什策

枉及納木拱甲領之索諾木戒毋與官軍決勝毋與

小金川守碉屯於南山以為之援如事亟則往美諾

取其妹歸而小金川頭目約以夾攻官軍是夕有備

賊潛至輒用火鎗擊卻之

初七日攻如前及晚賊攻北山分四道進都司黃壯

略守備王廷玉擊卻之失礮三聞僧格桑親至沃日

昭代叢書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寨喉番人力守登山望官軍而還

初八日江君權來見時各路夫糧火藥須用甚亟多

不繼制府乃令按察使李君世傑駐打箭爐總管南

路建昌道白君源駐木坪總管中路而令君攝鹽驛

道事駐臥龍關督辦糧站故山甲金達來至此

初九日晨得桂制府書云十二月二十七日攻取卡

了其郭松甲木兩處亦計日可得

初十日先是白君源以三路官兵須用夫五萬餘每

夫一日官給米一升銀八分非負運日則有米無銀

且甲金達一路遇賊多有傷死者民憚於行故僉一夫役三月率助銀十八兩鄉里苦之且入春恐廢農作因請循往例令商人轉運以濟軍制府下軍需局議行之至是商運抵臥龍關者五百石

十一日甘肅河州協副將色倫太以酉寧兵千人由

松潘至於軍營

十二日得旨平定信格桑後以小金川及金川所

退革汁拍地設兵方議控扼金川使不得與諸土司

勾結讐殺而色達拉選懦無能令遷於成都別立幹

昭代叢書

辛集蜀數紀聞卷第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練者為土司頃之復令子色達拉土千戶職銜以其

地番眾為屯兵使耕種自給

十三日桂制府以正月初二日攻取郭松甲木

十四日時賊據北山西巔馬彪為所扼久之不得進

參贊大臣乃自率兵往助之

十五日夜參贊大臣合馬彪色倫太等兵三千五百

人由色布色爾前襲沃日寨

十六日間參贊大臣至別思蠻嶺與賊遇雪深山險

未得進蓋日耳寨北山後為碩藏噶山又西北為普

爾瑪山又北為色布色爾山又西北為別思蠻嶺從別思蠻行西達美諾西北可通瞻固登達是以賊聚於高峯荒莽間伺官軍所指悉力守禦

十七日參贊大臣令侍衛烏什台達率二百人循北

山陰西行遇賊擊敗之據曰巔見山半有餘賊帥眾

逐之且度賊勢窘側亦易取欲下與大軍合攻殲至

晚賊潛伺林莽間者突出反撲山巔以擊我軍潰走

十八日得旨錄攻四道灣將士功是夕賊夜犯西

寧兵兵倫太力戰為賊所殺侍衛三達爾領南

昭代叢書

辛集蜀數紀聞卷第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山兵襲得降覺寨取之

十九日得桂制府書正月初八日取噶爾金斃其紅

衣頭目一人賊眾五十餘人議出達烏進攻孫克宗

二十日甘肅固原鎮總兵書明阿帥兵一千自別蚌

山至於軍是日軍需局報三路官兵夫役共計約八

萬人前所運糧十四萬餘石用已過半今復於各州

縣派米十六萬石以為半年之用更餘固原兵驚訛

傳有賊至軍士競發火器使侍衛往止之始定相國

乃鞭把總一人貫三人耳以徇於軍

三十一日興漢鎮總兵張大經帥陝西兵一千自木坪至於軍參贊大臣獨劾烏什哈達失事及馬彪不發兵接應之罪

二十二日鑄大礮重四千觔食子三十五觔鑄法用白土爲坯白炭鎔之役夫負運二物須千餘人及是成相國提督親祭殺牛羊豶之桂制府奏南路賊人內多金川番衆是索諾木黨惡顯然自當接討以奠邊圉

二十三日先是相國至汶川令查君禮隨營知雜事

昭代叢書 辛集蜀敘紀問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會福昌言三雜谷各願出兵會勦小金川三雜谷者卓克基松岡梭磨也二十八九年閒三土司與綽斯甲巴底巴旺沃日小金川黨壩瓦寺號土司嘗合力攻大金川弗能克嗣小金川先與金川合三雜谷亦首鼠兩端而金川先以妹妻松岡又以革什咱女子黨壩爲比呢各土司計時三雜谷中梭磨女士司卓爾瑪爲長知恭順金川乃遣頭目來約和親復欲立其姪揚忠旺爾吉司革什咱卓爾瑪雖不從然往來日益密福昌不知也阿公爾泰亦允之命與提督議

行及相國至向陽坪乃命調三土司三千人屬總兵書明阿帥固原兵一千統之由曾頭溝大板招進討蓋曾頭溝可通澤旺所居之瞻固擒澤旺僧格桑必奪氣且大兵從西南兩路進而曾頭溝從東北來小金川自不能支議定奏聞乃令查君赴別蚌山會副將五福往駐樸頭調其兵而雜谷度與小金川來往蹤迹內地必知之已懼且有司以禁小金川人下場故並禁雜谷番民於是益自疑小金川復使人揚言大兵由梭磨境入曾頭溝實欲襲三土司雜谷信之

昭代叢書 辛集蜀敘紀問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乃遣其頭人言比歲荒歉不能自存活乞免出兵且阻糧運之入梭磨境者於是茂州松潘武職皆謂梭磨斂火藥軍器又於納札諸處下寨聞兵邊民相驚恐查君以報請免調相國許之因遣人慰三雜谷卓爾瑪撤兵歸而查君回至松潘五福亦還駐樸頭是晚朱君子穎至子穎以謝事閒官乃走千餘里踰絕險來觀軍營其好奇如此

二十四日時烏什哈達復取北山巔賊亦築卡于山半石突起處我軍攻之必轉出其下且旁路如綫僅

容一人魚貫行則賊於卡中舉火鎗以待易受創賊

又於山下連築五石卡東南屬於砌而北援山半之

卡中間築石牆以相聯絡卯刻攻之殺守卡賊十二

人賊死拒我軍陣亡者四十餘人傷者百五十餘人

重慶千總趙全柱最勇敢是晨中火鎗斃侍衛伊呈

庫佛倫泰皆被傷大毀裂重鑄之

二十五日賜巴圖魯名號巴圖魯國語言勇也舊制

凡力戰有功賜此號前兩次攻斑爛

上命察侍衛章京最勇者錄以聞於是先後給參領

昭代叢書辛集 蜀徽紀聞 卷第九 三完 世楷堂 藏板

官達色侍衛呼尼爾圖等七人且賚以銀百兩是日

子穎歸成都

二十七日時馬爾瓦爾濟西為特爾爾山又西為得

爾迷山又西為帕爾卡山至山半復有一峯特起為

阿喀木雅嶺賊作卡復以木城守之晨牛天界 帥眾

往襲賊迎拒我軍反走傷者二十餘人攜牌以木為 之盾屬

也為所得賊用以補調齋缺處曉捕得生口云安篤

爾還守別思蠻寨蒙固阿薩拉代領其眾

二十八日牛天界同侍衛以一千四百人分三隊復

欲奪阿喀木雅賊突從松林中出前二隊潰後隊擊

賊走之賊下山仍據卡以守

二十九日汪騰龍報陝甘兵三千馳赴南路時南路

已調募新兵五千餘益以黔陝甘兵五千蓋添兵萬

餘人

二月初一日晨雪晚逾急入夜始霽桂制府書來言

賊死守東山梁不得即抵達烏是夕大破中賊寨大

礮摧其半然上年賊斂沃日之糧聚於日耳音多因

藉以固守而南山兵三千北山兵四千皆以次駐表

昭代叢書辛集 蜀徽紀聞 卷第九 早 世楷堂 藏板

延幾五六十里賊伺間出擾不能撤露處者月餘矣

上於封事中屢傳問官兵好否以是人感激思奮不

知疲也

初二日得 旨令預籌進討金川事宜又以四川邊

外諸番多用西藏語而地名率與唐古忒字音不合

命國師章嘉瑚土克圖重譯之如沃日改為鄂克什

斑爛山改為巴朗拉日耳改為資哩餘倣此日午北

山兵復攻山半石卡不克

初三日時參贊遣人據山梁已久攻石卡終未得克

相國乃移大礮至對嶺擊之

初五日沃日人章喀勒逸出云賊人欲劫營方卜吉不吉未可知也普爾瑪山角有寺賊恐官軍據此清晨焚燬之未刻得旨令桂制府移檄斥索諾木助兵之非令其撤回或僧格桑逸走則擒以獻尙可賞罪

初六日章喀勒復云日耳寨中無水其南有泉賊築石卡護之自寨掘溝以通于卡俾來往取水者不爲鎗礮所中去年僧格桑之攻日耳也募匠人爲板屋

昭代叢書

辛集

樹徽紀聞 卷第九

單

世楷堂 藏板

二下真輪推至卡旁攻塌之沃日人乏水守八日始出奔予以聞於相國於是命將領移礮以擊石卡是夕僧格桑以書來言沃日無理仇必報乃已乞將軍剖斷不荅

初八日晨大雪雲霧迷漫不辨嶺嶂頃之始霽時大礮屢鑄屢裂是日雅州府運銅七千觔至營白君瀛

之力也達圍日隆小徑多通賊境者遣和

那額 往守

之是時有旨問滿洲兵應否遣用相國奏言滿洲兵敗行須賞賜在途須廩給費用繁鉅較綠營數倍

比抵蜀則崇山仄徑騎射無所施如應增兵不如別調綠營爲善

初九日未刻雨雹始聞雷索諾木以書來請爲沃日小金川議和相國移檄責之略言金川若縛僧格桑以獻可永受恩澤否則自守其地亦無大咎昨聞汝爲小金川助兵念汝父即卡暮年恭順汝未必願爲人受過是以尙未深信汝等徵外土司地等彈丸人不及數百戶一歲廢耕不免餓殍何能久與大兵相抗禍福利害其善審之

昭代叢書

辛集

樹徽紀聞 卷第九

單

世楷堂 藏板

初十日時侍衛三達爾帥兵據南山嶺賊絕其水道糧餉亦不繼乃徐徐自拔歸賊從林莽中發火鎗邀之兵爭走下山傷者數十人蹶而觸木石傷者又二百餘人三達爾中鎗破口口富敏泰墜於崖傷甚劇申刻得旨馬彪烏什哈達均革職畱任以參贊劾之也

上軫念將士在行閒久頗勞瘁戒相國毋過於嚴厲致失人心且以阿公本舊人而五公往時部曲也令每事調護之

十一日得 旨以阿公爲參贊大臣且 命密陳相
國治軍狀始知參贊五公已劾相國拒人言失人心
及性情躁急馭下過苛諸事故昨有 旨告誡

十二日先是

上得五公奏命軍機大臣焚之以時方急進討欲諸
大臣和衷共濟弗窮治也及是念事蹟不可不明乃
命相國以所劾諸事明白回奏是夕三鼓奏上具陳

五公乖謬狀阿公密奏並發行時五公令參領巴 延

泰自木拉底斯巔以次築卡傳山下凡十卡思絕賊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徽紀聞 卷第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來路賊爭之失四十卡傷者二百人

十三日得同年褚君筠心 廷璋 書君時督學楚南

十六日大雪五福報綽斯甲土司遣人來言前金川

喉使松岡取其六宗地今三雜爲金川煽惑各發兵

守境以防漢兵寨內空虛欲以兵取故所失地相國

許之

十七日副都統莽 喀察 以傷歿於臥龍關

十八日得 旨以攻圍日耳月餘恐師老氣疲當寬

閒道繞行以期速捷相國等奏言今各處山梁險要

處所賊人無不設立礮卡死守若分兵繞道而進非
四五千入不能得利且多有積雪未消陡險難行之
處而北山五岱先後帶去四千一百名南山各鎮將
分去三千數百名中路攻擊日耳之兵不過二千實
不敷再行分撥

十九日桂制府寄示奏草言官軍抵墨壟溝山險路
窄賊固守且雨雪多弗能前進而索諾木助惡顯然
及詰其狀則詭稱隨從其妹之人爲小金川所使且
屢以要求革什咱地爲辭恐將來不復能退出今賊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徽紀聞 卷第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會西南兩路助兵革什咱地勢不能多人戍守應乘

其不備掩襲取之已遣人察探道路得實當令宋 元

俊 統甘涼兵及畱守後路之兵以往是晚大風繼以

雨

二十一日得 旨言五岱木烏拉齊人 烏拉齊黑龍

者之稱蓋 以其勇於戰陣故擢至此若汝等不能容

賤之也 則識見庫鄆與五岱無異自後宜同心計事毋存私

意

二十二日索諾木復以書來諱助兵言如許與沃日

小金川議和當令其設呪呪番人所最重呪時以佛經戴於頂懼冥謫終身不敢悔溫公等奏其書不答二十三日時欲取阿喀木雅賊寨而得爾迷山半有卡急不能破探知特爾爾山下有小徑可攀援至得爾迷又半山有密箐遣兵四百名令牛天昇及烏什哈達領之先一夕往設伏又遣兵二百名在箐林外接應又分兵二百名截山上賊來援又令牛天昇先撥數十人下山誘之是日阿喀木雅寨中賊見我兵少出寨迎敵我兵還走賊尾隨之近箐林伏兵從旁出直壓而下殺賊數十名餘竄入山下礮內拒守山上卡中賊衆見官軍接戰亦自上來援所派二百兵在山坡截擊亦殺賊二三十人賊退回會天暝陰雨乃撤兵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卷第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二十六日時日耳礮寨已摧毀賊僅恃礮根石牆以自蔽因令竟夜發礮使不得乘閒修補數日牆毀益甚可衝越乃先一夕遣兵六百名分攻北山兩石卡使賊不能相救又令成德沿山溪下伏兵以截阿喀木雅接應又知會北山參贊五公屬其聞信合擊是日昧爽官兵分隊進而礮寨外有深溝猝不能越賊覺拒守官軍相持至巳刻乃回阿喀木雅賊人聞日耳鎗聲來援溪下兵突出殲四十餘人餘竄還舊路而三等侍衛哈爾九陣亡哈爾九者滿洲人以其祖昭代叢書辛集蜀微紀聞卷第九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微紀聞
卷第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戰功世襲雲騎尉父愛達哈護軍校也三十三年從明公瑞討緬轉戰至猛育被創傷甚臥於地見同隊侍衛等以馬授之曰我將死惜此馬爲賊所得固辭卒不受而去其後奏報死事官員愛達哈以無佐驗列爲未出兵部謂未出者其人率陷於緬境不能死不應復予世職因令再詢愛達哈存亡狀阿公桂具以實聞久之不報哈爾九痛父死之未明也思立功自見冀得陳訴於朝由是每戰必先登是晨直前抉卡石中鎗自左掖達於右以歿五年中父子皆戰死

軍中多痛惜之

二十七日金川人彤錫攜其妻阿滿來奔彤錫頗明
慧能道兩金川事言僧格桑遣人告索諾木云我寡
兄弟汝妹又無子本願以地屬金川前者攻沃日亦
為金川拓地若不我救當以地讓官軍而束身歸金
川於是索諾木助之兵且以餅米易小金川人所得
官軍破子蓋金川有大駁故也温公令往成都安置
之

二十九日澤旺以書來辯與沃日仇殺故且乞漢官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一人來當責其子受約束又與馬詔蛟書詔蛟總兵

馬良柱姪先是良柱在四川頗為番眾所服今詔蛟

復為維州協都司小金川等土司皆其所轄故温公

遣弗荅而令詔蛟作檄諭澤旺親詣軍門請罪

三月初一日得旨以相國劾參贊五公乖謬令阿

公赴北山代統其眾且命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爾

珠爾偕大司馬豐公昇額以前月二十一日乘遽發

京師來訊狀復令選派陝西甘肅兵三千赴四川時

以桂制府襲革什咱調騎兵二千赴南路矣故有是

命

初二日得桂制府書先是阿公聞綽斯甲欲取六宗
乃作書與制府言九土司中綽斯甲地差大幾倍於
金川前此金川謀與諸土司侵之喉松岡取六宗而
自取甲爾戎壩其地為通革什咱要隘綽斯甲與革
什咱同族姓得什若許復革什咱後立綽斯甲子弟
為土司令發兵襲甲爾戎則金川來往路絕其守革
什咱者必潰書未至制府亦得其詳遣守備陳定國
往綽斯甲使圖之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初三日放禩日也晨起寒甚望達圍斑斕飛雪皓然
入暮復微雪

初四日隨阿公赴木雅斯底過日耳北山稍下至水

磨有木城設百人戍之為官軍取水處過澗復上嶺

箐林頗密路斗絕又亂石犖确不可以走馬嶺半忽

大雪及營始霽遙望四面雪山巉絕而阿喀木雅寨

在得爾迷山麓隱然隆起處山田春麥已茸茸出土

先是五公本欲從色卜色爾往襲沃日舊寨色卜色

爾者番語三角之謂其地北直別思蠻西下沃日東

通達圍故云而別思蠻沃日皆賊人來路馬彪以一
千二百人駐此不可動其外均重巒複嶺兵少不能
往乃西由普爾瑪山半繞至薩札思截日耳賊人後
路令參領巴延泰漸次築卡而下將及中路賊來爭
奪去傷者百餘人賊又於山根設卡且伏巖洞中拒
守其與日耳犄角之第一卡在螺旋突起處用大礮
轟之賊亦擁穴自護而路峭窄萬不可攻五公督兵
撲之八次失利者七宜也

初五日自色卜色爾至薩札卡二十餘座皆增作石

昭代叢書辛集蜀微紀聞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礮以礮堅人少可守撤各卡兵少許以界巴延泰令

其作卡下逼賊人後路是日賊遣人詣大營投馬詔

蛟書先是奏進僧格桑稟詞

上以軍中收賊一紙書輒欲藉以招降甚非是且詰

問主使者相國及阿公皆謝罪是以相國論詔蛟在

北山令往投阿公卻之

初六日有旨令築礮臺以擊賊之害於地者又云

賊果據險拒守當悉力攻圍弗懈賊衆疲於支禦不

復能耕作久之糧乏必將自潰特以數月不過多費

糧餉爾今又撥三百萬以備軍需矣又令黔兵至時

阿公統以龔登達而北山兵則科爾沁親王代領之

初九日賊知官軍將築卡子刻乘大風雪先築兩卡

於路上黎明督侍衛烏什哈達千總陳大綱等擊之

奪其卡殲頭目二及四十餘人其自阿喀本雅來援

者額森特又擊卻之是時連日皆大雪

初十日連築六礮於中路賊營不敢出

十一日寅刻賊棄日耳寨及各卡遁去辰刻下山經

峯嶺大石卡下五卡見暴骨者甚衆蓋前此七次攻

昭代叢書辛集蜀微紀聞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撲時所亡卡卒益知兵必不可用賈捐之李遐叔蘇

子瞻所言尙未盡也聞日耳寨寨在阜上高三四層

每層間有地畝許施鐵蒺藜排籤於上非絕其饋運

豈能克此寨中無他物惟梵經數十捆悉唐古忒字

擇其整潔者進之申刻參贊五公帥兵一千二百人

循北山行至普爾瑪直阿喀木雅以西是夕阿喀木

雅寨中火起賊人互相叫嘯官軍策其將遁果然

十二日子刻阿喀木雅賊遁去退守木閣壩及美美

卡是日相國移營至阿喀木雅蓋在得爾迷山趾山

形險寨正在峭處巉巖下礮樓層疊徑路陡折仄細力攻斷不能取也

十三日得桂制府奏牘言上年夏開金川滅革什咱其頭目哇耳台等帥衆四十餘人內附今詢之云其地親戚多可以招致使內應乃遣其屬七立約所親甲格邦等皆許諾且慮金川覺之請早發兵乃以二月初四日令宋元俊等由勻藏橋分兵一路從郭宗濟野宗取木巴拉博租一路由巴旺高日甲舉兩山取薩木多簪藏巴角俱克之收地七十餘里又令參

肅代叢書

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

五

世楷堂藏板

將常泰從噶達一路進圍黨里及角洛喇嘛寺都司李天貴從毛牛一路進圍沙冲元俊復往摸子溝以絕金川援兵分攻吉地官寨

十五日查儉堂自松潘至言雜谷番狡黠獷悍非以書阻書總兵兵恐拒命且是時已運火藥鉛子百數十包糧一千餘石銀四五萬兩如爲所掠則事益難己因召其頭人至飭令收貯示之以不疑幸而有濟至今猶心悸也

十六日從阿公登普爾瑪山行二十餘里經覓斯角

寨有泉有林木有山田草頗美可以飼馬又十餘里抵營地甚平望隔溪沃日蒙古龍登耳諸寨層次可見蓋山勢至此西折諸寨在其間山趾交錯極峻險其北折者通別思巒一百四十餘里可抵登達瞻固也望美諾孫克宗方位約略在目中皆雪山照耀林立雲際沃日以東形勢阻隘以南山下之木闌壩北山下之美美卡爲最木闌壩寨在得爾迷外拉布木楚山之麓自上至下林莽叢密卡柵層列美美卡在

肅代叢書

辛集蜀徵紀聞卷第九

五

世楷堂藏板

山脊蜿蜒而下嶺上礮房甚壯仄路中凡陂陁突起者無不築卡以守之其麓又有寨數十間牆兩重且掘塹焉東阻溪北倚邦邦山弗可圍山趾小徑爲矢石所及亦弗能越也俯視普爾瑪寨僅半里許寨牆頗殘毀煙縷縷生時有賊出入其間不審其衆寡也移兩巨礮以擊之是夕四更賊犯相國營拒之殲數人乃退

十七日秋汀書來以清明病中相憶詩見示云恩恩春事等流波君滯蠻荒我臥疴又是天涯歸未得那

堪小雪夜經過兵戎萬里韶華逝風雪千山感興多
休忘五湖春水岸桃花柳絮負漁蓑

十八日得 旨言所進雜谷金川番字稟詞命章嘉
國師覆譯多有異同且金川曾人既係索諾木何以
稟內復有莎羅奔之稱而覆譯作洛卜奔又有札勒
達克究竟是一是二令查詢覆奏蓋耶卡以三十五
年死女六人子五人長子亦死第二四五子皆出家
惟三子倉朗娶巴底卓克基之女有兩妻凡土司族
姓爲僧皆名莎羅奔時倉朗尚未襲封土司事仍與

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九

五

世楷堂藏板

諸兄弟共決之故倉朗不專列名索諾木蓋莎羅奔
之訛也是夕大風雷雪達曉不減嚴冬

十九日科爾沁親王偕大司馬豐公至於軍初科爾
沁親王發京時已授參贊大臣而豐公僅主鞠五公
事至是亦授爲參贊令讞狀畢分路統兵

二十日隨阿公赴阿喀木雅得 旨以彤錫爲藍翎
侍衛從軍進討贖其妻於成都蓋欲以是招徠番衆
也

二十一日桂制府以奏牘來言是月初八日宋

元俊

督軍攻吉地於礮前圍擊而密令兵赴礮後穿地穴
放火彈頃之各礮火起賊驚潰殲甚衆元俊進勦
丹東是日得 旨言進討金川當分三路黨壩一路
爲昔年岳 鍾琪 進兵地令相國統兵進攻佐以科爾
沁親王外桂制府一路護軍統領明 亮 佐之阿公一
路豐公佐之令預籌事宜以奏

二十二日回普爾瑪科爾沁親王及豐公皆來相度
形勢有小金川頭目阿冲訥穆達爾二人來乞款是

日得桂制府書云已克沙冲黨里並攻獲札哇窠崖

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九

五

世楷堂藏板

下礮寨

二十三日科爾沁親王遣頭目可巢告以澤旺如率
僧格桑親詣軍門或可貰罪時科爾沁親王挾一喇
嘛來名工噶伊什松岡人父阿忠爲土司蒼枉大頭
目蒼枉誅阿忠亦見殺工噶伊什逃入西藏旋隨喇
嘛至京師爲章嘉國師弟子蓋欲藉以招撫番人解
散其黨不專恃兵力也是日賊衆乘間出寨掘草根
食之飢餓窘迫如此

二十四日僧格桑復遣頭目阿蔣爾甲來阿喀木雅

軍營進虎豹皮及米麩果物弗受諭如前且賚以緞布而遣之

二十五日得旨開下壩之禁乃爲檄告卓爾瑪使所屬番人入邊傭工如故其松岡卓克基番民願進內地者必經梭磨境亦令卓爾瑪給票爲驗乃准行三土司同姓卓爾瑪之夫勒爾奔族分居長故掌安撫司印其松岡卓克基皆止長官司又卓爾瑪革什咱女金川滅革什咱卓爾瑪有同仇焉而松岡卓克基俱與兩金川勾結松岡土司納穆爾佳尤不軌初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安綽斯甲女棄之復娶金川女其後母黨壩女也蒸之生一子故是檄欲授權於卓爾瑪以制之

二十六日得旨以克革什咱地自宋元俊下敘功有差又諭革什咱之巴底雪山可通達烏孫克宗今墨壘溝山嶺賊人拒險難進宜畱汪騰龍鐵保率兵攻擊如故而桂某別由巴底進取爲出奇制勝之計時三四日閒早晚皆大雪山下則雨也雲霧中往往走雷電及見虹影日出午閒蒸熱可袂衣及晚中幕皆凍非重裘不爲煖其時候如此

二十七日小金川大頭目七多安堵爾來謁相國拒弗見

二十八日科爾沁親王命工噶伊什作書與雜谷三土司及其兄弟之任事者使發兵由曾頭溝襲登達以贖前此抗拒之罪是日金川遣其頭目塞達拉和爾朋來獻佛像及虎豹皮諸物具道僧格桑之罪乞免討科爾沁親王卻其物而慰諭之令縛僧格桑以獻則可以全澤旺救小金川人生命而索諾木不惟免罪且有功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二十九日時攻普爾瑪六日矣視普爾瑪寨與美美卡形勢相連而美美卡迤北近澗有水卡蓋賊取水處也中間有四卡相接必克此卡賊取水之路始斷乃於黎明出不意攻克之而督兵橫築七卡於其中日午桂制府寄奏牘來言自是月十七日攻得札哇窠崖下礮寨卽分兵四路一路由札哇窠溝內奪阿仰山梁一路由東山梁架礮轟摧隔岸阿仰礮寨一路由東山一路由墨壘溝進取至十九日賊勢稍懈官兵奮力並進阿仰墨壘均已攻克二十日進克達

烏

三十日子刻賊驅數百人攻所築七卡擊走之乃復築木城設兵嚴守是日復奏進勦金川道路略言乾隆十二三年進兵十路七路分合不常

由美諾攻納布江卡得利等寨一路由丹噶攻達壩溝會達等寨一路由卡撒攻美臥溝水壩大戰彌色

底喇等寨一路由黨喇攻斗物黨噶作因山跟雜等寨一路由章谷攻阿仰粟米山等寨一路由達其攻納壩甲索

巴旺娘進馬奈馬邦等寨一路由達其攻納壩甲索

適當等寨十三年分十路進兵一路由美諾攻江卡

會達納占等處一路由卡撒攻右山木城雙彌達雜

形密等處一路由卡撒攻左山木卡雙彌阿利等處

一路由卡撒攻昔嶺石城峯木岡及西溝等處一路由卡撒攻色兒力等處一路由黨壩減金嶺攻木耳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金岡康入達及火燒梁等處一路由黨壩攻斗物黨噶作因山跟雜等處一路由章谷攻正地巴旺仰菌

馬奈馬邦及卡卡脚戎布等處一路由章谷攻阿仰粟

納壩甲索適當及俄兆等處一路由章谷攻阿仰粟

米山及河東 其實僅有六路總以前抵金酋所居勒

甲札等處 園官寨及刮耳厓為主其一為卡撒路由小金川美

諾至刮耳厓有五站前經略傳 恒 等進兵由此其一

為黨壩路由維州二道橋經梭磨卓克基松岡夷境

至黨壩再進即抵勒至共十餘站皆崎嶇難走而黨壩之滅金嶺尤為險隘乾隆十一年本省先派兵駐此其後提督岳 鍾琪 復由此進攻前後三年因路險

礪堅未能攻進寸步其一為僧格宗路由美諾至僧

格宗經克舟九寨前抵刮耳厓約四站路亦險窄總

兵馬 良柱 由此進兵其一為革布什咱路由是處土

司吉地官寨至正地前抵達至有三站其路稍平惟

正地舊係革布什咱地今久為金川所佔其一為馬

爾邦路由章谷經巴旺巴底至刮耳厓約五站此路

亦陡狹其一為甲索路由綽斯甲土司墨克爾官寨

至達至三站至刮耳厓亦三站中有馬牙岡礪寨沐

立從前亦未攻進此六路外今訪得俄坡一路亦從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綽斯甲官寨起程至達至僅兩站路近山平行軍較

易因是時綽斯甲心懷兩端不肯指出此路專引官

兵由甲索而進以致阻滯臣等攻得美諾後即當由

卡撒正路統兵前進至黨壩一路必經由梭磨卓克

基松岡之境三土司內惟梭磨土婦恭順知法諒不

敢別有他意其卓克基松岡二土司情同首鼠而松

岡尤與金川朋比大兵由此進勦一切糧運軍台皆

須防範如有不順又當先勦卓克基松岡恐轉致稽

延時日其俄坡一路據稱道路較平非甲索之比因

從前綽斯甲未肯指出今綽斯甲既請發兵攻取六宗桂林處又遣人往約使其發兵截斷甲爾戎壩該士司乘機復地之心頗為踴躍駕馭得宜尚可資其兵力所有俄坡地方自可分兵一路臣等欽遵 指示分爲三路當於各路中擇其要者自行統兵前進其餘或應分派偏師或竟無庸進兵者臨時審度地勢兵力熟籌經理

嗣後溫公與科爾沁親王互訐奏總督桂公之兵又挫於達烏 命阿公馳赴南路以統其衆軍事

昭代叢書

辛集

蜀徵紀聞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益勞連日夜治文書章奏遂不暇爲劄記矣故兩金川用兵大略止於此

蜀徵紀聞跋

蜀徵紀聞蘭泉司寇於乾隆辛卯由滇入蜀時所作文筆古雅若不經意而天趣盎然其中附載諸詩蒼涼激宕惻惻動人更屬千秋絕調惜所紀止半載之事不克聿觀厥成爲餘憾耳乙亥孟夏震澤楊復古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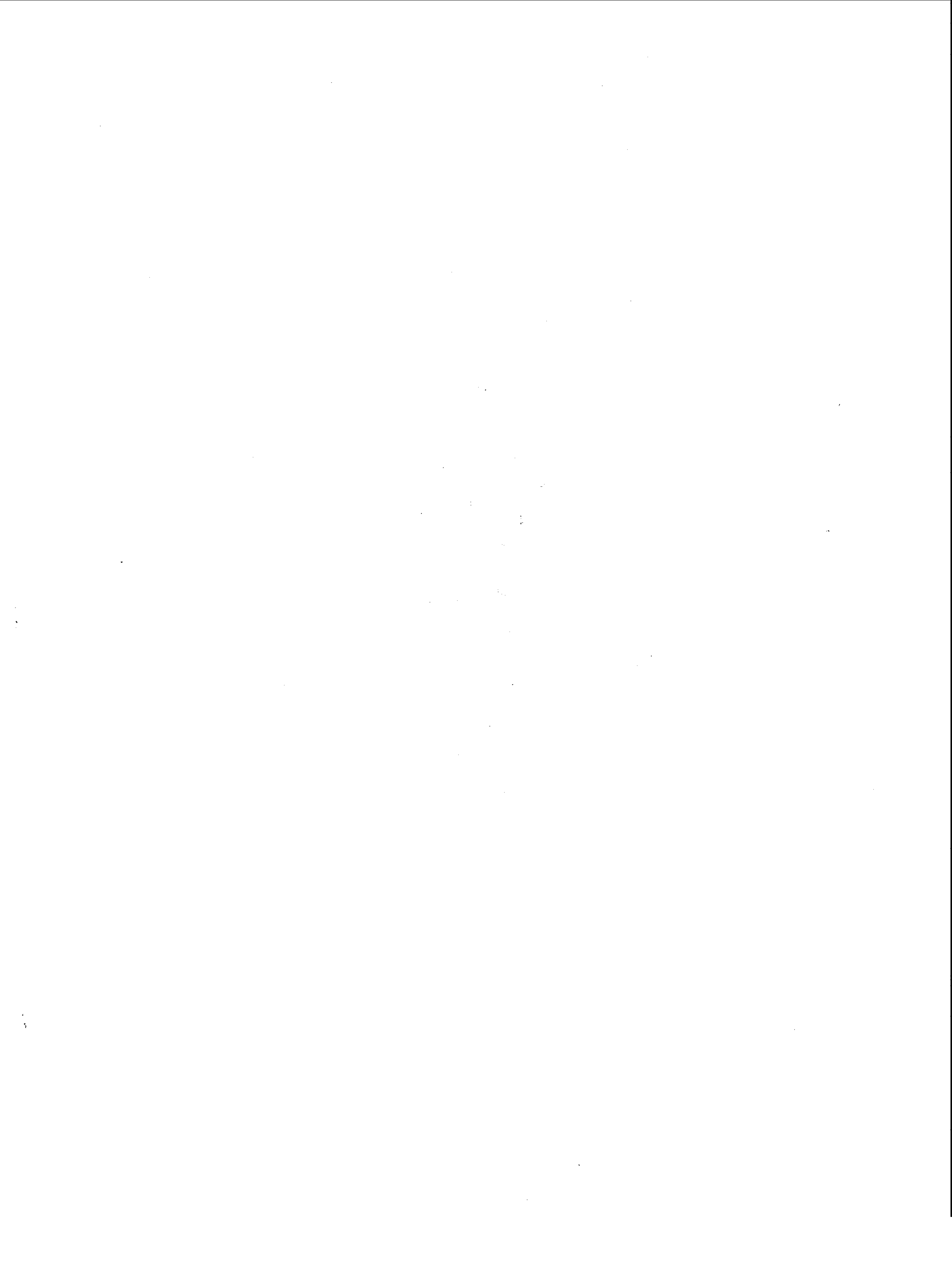
辛集

蜀徵紀聞跋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征緬紀略



征緬紀略

別編卷第八

青浦王 翹德甫著

緬於唐為驃國至元始為中國世祖成宗數發兵征之未嘗得志及明正統間以麓川思任遜緬萬歷閒以緬酋莽瑞體勾結岳鳳入寇用兵前後十餘年事具元明史 本朝定雲南李定國挾明宗室由根入緬 詔公愛星阿偕吳三桂以兵萬八千人臨之李定國走至孟良不食死緬酋縛由根以獻遂班師蓋未及責以朝貢也緬地亘數千里其酋居阿瓦城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一

世楷堂 藏板

三面皆距南大金江發源於番境至蠻暮南來河匯之至速怕又合猛卯江及近阿瓦之堵禦營則錫箔江又入焉南流以注於南海沿海富魚鹽緬人載之以上行十餘日抵老官屯新街蠻暮弼市邊內外諸夷人皆賴之而江以西為猛拱土司地出虎魄江東為猛密有寶井多寶石又波竜山者產銀是以江西湖廣及雲南大理永昌人出邊商販者甚眾且屯聚波竜以開銀礦為生常不下千萬人自波竜迤東有茂隆廠亦產銀乾隆十年葫蘆酋長以獻遂為內地

屬然其地與緬犬牙相錯十八年廠長吳尚賢思挾緬自重說緬入貢緬酋麻哈祖乃以馴象塗金塔遣使叩闕布政司等議卻之而巡撫圖爾炳阿遽以聞上下禮部議如屬國入貢例其冬緬使還至順寧聞自古夷人撒翁起兵攻緬緬兵敗麻哈祖逃至約提朗為自古所得沈之江撒翁據阿瓦五年而緬屬之木梳頭目囊藉牙復以兵攻走自古自據其地時囊藉牙起於木梳而緬人尊其主曰莽達刺以故緣邊夷眾或稱為莽或稱為木有司不及知謂夷種別有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二

世楷堂 藏板

二其實皆緬甸也自明初葉立緬甸孟養木邦為宣慰司蠻暮猛密為宣撫司勢力相敵莽瑞體後諸夷稍稍服役於緬至囊藉牙立令頭目播定鮓等以兵脅諸夷於是諸夷震懾東至整欠景邁孟良猛勇西北至猛拱及木邦蠻暮均為緬屬既而囊藉牙以攻暹羅渡海雷震死子惜洛立未幾亦死弟惜駁嗣其位麻哈祖舊臣宮裏鴈者本宋賽錫箔頭目不附於囊藉牙約結步木邦攻之兵敗逃入孟連而土司刀派先婪索不已其妻攘占怒縱下焚殺總督吳達善

素誅宮裏鴈而木邦土司罕莽底亦兵敗走死惜駭
立其弟罕黑緬人由是益無顧忌矣明萬厯年間巡
撫陳用賓因永昌府近緬設八關以控之八關者萬
仞巨石神護銅壁鐵壁虎踞天馬漢龍也漢龍久屬
猛密餘七關皆無險阨可守山箐閒小徑在在通人
行自永昌迤邐而東爲順寧又東爲普洱其邊袤亘
蓋二千餘里永昌之蓋達隴川猛卯芒市遮放順寧
之孟定孟連耿馬普洱之車里數土司外又有波竜
養子野人根都狽狽濮夷錯雜而居非緬類然多役
詔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率兵禦之殺其頭目卜布拉召罕標等餘衆潰走三
十年調吳達善於湖廣命劉藻爲總督以常鈞巡撫
雲南額爾格圖卒達啟代爲提督孟良本緬屬距普
洱千餘里土司召孟容與弟召孟必不相能召孟必
之子召散諧召孟容於緬緬人執之其子召丙走南
掌尋入居於十三版納之猛遮召散因令素領散聽
素領散撰素領散黨阿烏弄等犯打樂分侵九龍江
橄欖壩車里土司遁去賊人據其城劉藻檄大理順
寧營兵七千往勦十二月游擊司邦直先進爲賊人
詔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四 世楷堂 藏板

陝西甘肅總督楊應琚方以授大學士入覲

上卽命管雲南總督事務往視師降藻爲湖北巡撫繼革職藻懼三月壬申夜自刎死達啟亦革職以李勳代之是月乙亥應琚至雲南楚姚鎮總兵華封已平打樂猛腊參將谷國興已平大猛養合勒孟良召散遁官軍得其城而劉德成與達啟及副將孫爾桂攻整欠亦克之普洱邊外悉平以先捧者車里土司之所屬蓋微者也顧與其妻咸以從軍自効斬素領散換於小猛崙素領散聽亦爲其妻殺死應琚乃請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以召丙居孟良以先捧居整欠均授以指揮使守其地在事出力將弁分別賞敘有差時李勳方至雲南應琚令往孟良整欠正經界集流亡釐戶口定賦稅附入版圖以爲久遠計然召丙爲人也懦不能安輯其人以先捧好飲酒性麤略不敢至整欠退棲於猛彝四月召散之黨召猛烈召猛養以次被獲其弟僧召竜亦自投首 詔磔召猛烈等而原召竜與番僧章嘉胡圖爲弟子惟召散逋逃未得應琚見夷人之易於摧殄也遂上奏云臣兩月以來訪問召散蹤蹟

夷衆咸稱逃往阿瓦已飭土司繕寫緬文索取不獻當與師問罪臣查緬甸雖歷年久遠而近者篡奪相尋夷人怨讟實有機會可乘臣謹選人潛往阿瓦將地方之廣狹道路之險易詳悉繪圖并探明今昔情形俟回日具奏臣現將可調之兵布置練習密修戎器以便臨期遣發奏入

上諭云應琚久任邊疆必不至輕率喜事如可相機辦理尅日奏功自不妨乘時集事倘勞師籌餉稍致張皇轉非慎重籌邊之道務須熟計兼權期於妥善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以定行止而是時諸將希應琚意言內附者紛紛矣李勳以猛勇猛撤告劉德成以猛竜補哈告華封以整賣景線景海告率侈言各夷地廣輪或二千里或二千餘里爲邊外大司應琚悉奏聞以其頭目爲千總守備緬寧通判富森言木邦人殺緬立土司罕黑奉線夔團爲主願求內屬永昌知府陳大呂亦言蠻暮土司被緬殘虐久願降請發大兵爲助應琚乃往駐永昌而遣副將趙宏榜將永順騰越兵三百餘人出鐵壁關屯新街爲蠻暮捍蔽宏榜抵關遇大呂所

遣使羈之而自受蠻暮土司瑞團降大呂恚訴於應
瑒應瑒曲解之是時騰越知州陳廷獻招猛育猛英
猛密陳元震招曼鳩允帽結步富森招狝狝而宏榜
又招孟養乃壩竹孟岳十六寨諸夷先後遣人來約
降應瑒又爲文檄緬言 天朝有陸路兵三十萬水
路兵二十萬陳於境以待速降則已不然將進討緬
賊聞乃大出兵緬人素不養兵有事則於所屬土司
之寨籍以戶口多寡因以出夫名曰門戶兵自甕藉
牙據阿瓦蓄勝兵萬人一人給以餉四十兩其餘派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七 世楷堂 藏板

爲巡撫聘聞應瑒疾乘傳至永昌且以宏榜失事聞
上命兩廣總督楊廷璋馳赴永昌代應瑒經理軍務
並廉宏榜兵敗狀又遣侍衛傅靈安挾御醫診應瑒
病又命其子江蘇按察使重英湖南寶慶知府重穀
赴滇省視之應瑒所調兵一萬四千名將集令永順
鎮總兵烏爾登額駐宛頂進勦木邦永北鎮總兵朱
崙由鐵壁關進駐新街而令時升在杉木籠山居中
調度崙至楞木遇賊人接戰四晝夜賊退追擊之憤
駭之弟卜坑及其舅莽聶沙節速詭求和言願頂經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八 世楷堂 藏板

是軍威稍振賊人見大兵之集也復乞降崙以報應
琚命許之賊人伺我兵懈遂走犯猛卯猛卯與木邦
親木邦之降猛卯實左右焉賊人怨故欲蹂躪之時
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也副將哈國興帥兵二千五
百人往赴猛卯比至見賊勢盛乃入城與土司堅守
賊攻城緣梯而上城上矢礮交發築石以投之又取
屎糞粥糜揚以灑賊賊人不敢近國興頗為火鎗所
傷墮十有一齒圍八日癸酉副將陳廷蛟游擊雅爾
姜阿各以兵至城中兵出合擊之賊大潰而烏爾登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九 世楷堂 藏板
額檄之不至以故賊人得浮猛卯江而逸朱崙乃造
浮橋過宿養渡由景陽暮董偕烏爾登額進勦木邦
是月丁丑楊廷璋至永昌詢諸有司皆言緬人叵測
事不易集遂奏言應琚病已痊臣謹歸粵
上召還京師補刑部尚書而賊人入關侵擾應琚皆
不以聞僅言崙殺賊幾萬人賊人震懼乞降欲以新
街蠻暮與之而時升亦言猛卯之捷誅其大頭目播
定鮓皮魯布奏入
上視應琚所進地圖用藍筆分中外界而猛卯隴川

均在藍線內

上疑之以為如果殲賊萬人及大頭目賊當遁走不
暇何以朱崙輾轉退卻賊敢蔓延內地土司之境降
旨駁詰而傅靈安先奉 旨廉訪軍事具言趙宏榜
棄新街朱崙退守隴川及李時升未經臨敵情事與
上駁詰者悉合應琚復劾劉德成烏爾登額逗遛貽
誤於是逮李時升朱崙劉德成烏爾登額趙宏榜而
遣楊寧為提督且以應琚欺罔乖謬不能任是事乃
召明公瑞於伊犁以將軍總督雲南遣額爾景額為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十 世楷堂 藏板
參贊大臣徙湯聘於貴州以鄂寧代之上年冬緬人
已據整賣景線召散遂率以攻孟良召丙怙懼出奔
賊延入打樂思茅同知黑光以報時湯聘未聞新命
楊重英方至自江蘇乃偕赴普洱奏言總兵華封寧
珠安坐普洱失勦禦請革職治罪奏入華封寧珠與
游擊權恕司邦直都司甘其卓皆被逮調開化鎮總
兵書敏總統進勦頃之鄂寧亦至普洱奏言上年九
龍江外兵以瘴死者不可勝數官弁夫役死亦過半
馬匹並多瘴斃此時正盛瘴發生湯聘乃稱嚴飭將

弁尅日進勦懷詐塞責實無誠款奏入湯聘亦革職
逮治應瑀見前所招撫土司復爲賊據其土司頭目
夷人千百爲羣皆蕩析離居或隨軍營或依附相率
土司棲止而緬賊時出沒爲患邊事日棘鄂寧復奏
應瑀貪功啟釁爲朱崙等諱飾又不令湯聘傳靈安
與聞邊務及抑沒游擊班第守備江紀陣亡各狀應
瑀恐乃言緬酋罪惡貫盈宜亟翦滅請於秋間大舉
進勦以綏南服謹擬事宜五條一分兵五路東路由
孟艮及木邦錫箔中路由猛密西路渡南大金江由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猛拱猛養水路從新街順流下阿瓦共調用湖廣四
川貴州本省兵五萬同時並進一於湖南四川貴州
廣西調馬一萬二千匹其餘本省自備一籌儲備軍
精五萬石一廣製鎗礮火藥一敕諭暹羅夾攻

上下其議廷臣嘗以爲非皆不用未幾逮問以鄂寧
署理總督五月李時升朱崙至京鞠之伏罪並戮於
市劉德成權恕司邦直甘其卓亦坐斬湯聘華封烏
爾登額寧珠趙宏榜法司論死

上特緩之至明年釋華封等使從軍自効趙宏榜行

抵湖南病死湯聘至三十四年斃於刑部獄入月楊
應瑀械至熱河 行在甲午 賜死其次子重穀適
以笞殺人抵罪而傳靈安亦受瘴卒於永昌初朱崙
等在木邦相繼逮問楊寧代理其衆而賊人數以兵
抄截由是糧米及鉛丸火藥均缺乏衆心稍動賊人
攻營益急四月辛亥兵潰楊寧退次滿河永北鎮總
兵索柱及烏爾登額亡其印信楊寧還至龍陵上奏
歸咎於右翼官兵潰亂

上疑焉令明公察之明公以實告且言其舉動舛錯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不能服將士心因調譚五格爲提督而楊寧召入京
師以蒙古都統用旋革職發往伊犁以歿明公大學
士忠勇公兄子以

孝賢皇后恩澤得侯自弱冠從征準夷回部屢著功
績因晉封公是月抵永昌聞陳大呂羅軍糧短值奏
治其罪又以索柱畏蕙欺僞劾罷之由是借兵餉以
治軍裝查捕木邦逃兵及商人之爲漢奸者以次經
理

上又派八旗兵三至一八四川兵八千人貴州兵一萬

人雲南兵四千人赴邊進討緣營馬匹皆本營豫備
惟入旗兵三千人每兵例需馬三匹合以官員所用
計馬幾萬匹明公議撥廣西馬一千廣東馬八百四
川馬五千八百貴州馬六千湖南馬二千每兵裹兩
月糧計六斗馱以一馬馬驢少購牛代之糧不足可
殺牛以抵也共用驢馬牛八萬餘其糧於大理鶴慶
蒙化三府撥六萬石又於永昌順寧買三萬兵行之
道自宛頂木邦進者爲正兵明公身統之烏爾登額
譚五格則由猛密分進至新街水路時方暑雨難造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舟宜削木柿沿江流下疑賊以牽賊勢奏入
上嘉之悉從其議先是叭先捧退居猛彝應琚使召
教治整欠教老矣子姪召工召淵等與叭先捧有隙
又波竜廠民千餘人及野人失業者前詣烏爾登額
營求撫不納民夷遂四散掠食與召工等衆合四月
召工由整欠侵猛彝叭先捧不能禦回守小猛崙七
月召工入犯茨通書敏退至倚邦旋以病死普洱鎮
總兵德保駐九龍江聞賊警趣土司刀紹至付以軍
實自取小路走回至思茅越六七日賊人始至江上

燒村若而去事聞逮至京師論斬九月諸路兵皆至
永昌馬牛亦集甲寅明公率官軍啟行明日大雨潞
江舟少以次待渡而溝路險仄輜重壅塞於道弗能
行軍士立雨中竟夕十月甲申抵怕兒

上復遣參贊大臣珠魯訥來於軍而參贊大臣額爾
景額楚姚鎮總兵國柱相繼病卒津渡橋梁已爲賊
人所毀且絕大樹仆之又雨多道壞官軍以是行遲
明公乃選銳兵一半帥以先驅領隊大臣觀音保由
孟谷出木邦之右十一月丙戌抵木邦城賊人先挾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古

世楷堂
藏板

夷民以去獲其糧貯畱珠魯訥以兵四千守之進錫
箔江江寬築橋以渡行四日至天生橋橋南有賊砦
相偪會商人馬子團言橋之東三十里水淺可涉且
岸頗平乃以兵繞出其後賊人復棄砦去十月甲申
進至蠻結賊人依山立十六柵明公抵柵下親督鎗
礮督兵進攻軍士用命貴州步兵王連峴柵左有積
木藉以上騰入柵內砍殺賊人驚咋披靡諸軍繼之
爭攀援而入連破四柵至夜八柵之賊亦皆竄去捷
聞晉封明公誠嘉毅勇公以恩澤公予其弟奎林特

擢王連爲游擊餘俱交部敘功然夷境峭險所謂草者率綠竹王芻之屬馬乏草因以致斃而牛行遲滯垂之以登險阻斃者尤衆賊人燒其村寨斂積貯而窖埋之掠無所得以故糧儲垂竭進至象孔迷道蓋險仄不可行明公度不能至阿瓦謂烏爾登額等在猛密還兵則西北聲勢可以相應而烏爾登額譚五格出虎踞關聞老官屯有賊意輕之先率衆往攻顧賊人固守弗能下軍士多傷陝西興漢鎮總兵王玉廷亦中鎗卒珠魯訥之守木邦有夷數十人來降疑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其僞悉誅之而遣索柱等往錫箔江宋寨設臺站以通明公軍信息索柱至蒲卡聞賊至以兵少退守錫箔賊躡之戰沒賊人遂傅木邦城下絕營南水道糧運之從宛頂來者賊又截之軍士皆飢渴火藥亦盡賊人審其困佯爲好語求和珠魯訥不得已遣楊重英及守備王呈瑞往報賊人畱之且誘軍士出汲斷其後皆不得還而益兵攻城三十三年正月丁未夜兵亂珠魯訥自到於軍普洱鎮總兵胡大猷亦沒賊之圍木邦也珠魯訥屢促鄂寧救援而永昌兵盡以

行無可調發已而促之亟始令游擊袁夢麟等率駐宛頂兵三百人以往遇賊皆不知所之知府陳元震郭鵬翀持參贊印先三日逸出鄂寧捕得之磔死明公旣從象孔旋軍謀知烏爾登額未至猛密而謀者報大山波奄多積穀乃往趨之大山土司瓦喇遣弟羅旺育特來迎且率其子阿隴從軍軍三日穀復行而賊人之由木邦來者及從蠻結散去者皆復聚躡官軍後或於隘口樹柵以待官軍日數接正月丙午至蠻化伺賊懈返擊之斬馘無算又自蠻化至邦邁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虎布蠻移小天生橋獐子壩大小數十戰頗疲永順鎮總兵李全沒於陣又稍稍聞木邦失守明公恥是舉之無功也二月己未至猛育令將佐等先行自殿後與賊人且戰且走鎗傷於脅呼從者取飲水至飲水少許而絕領隊大臣觀音保扎拉豐阿皆戰死死者凡千餘人是夕也星隕如雨餘軍先後潰歸宛頂明公自蠻結破賊後懸軍深入上久不得報命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果毅公阿公里袞以參贊大臣赴遊援應又聞木邦被困 命明

公旋軍而救烏爾登額撤老官屯之圍往援木邦賊人覺扼馬脖子嶺烏爾登額幾不得出而自旱塔抵猛密木邦有表徑頗近烏爾登額以馬盡糧乏紆道入虎踞關經猛卯至宛頂復駐兩日而明公陣亡之信已至鄂寧罪其有心玩誤逮至京磔之並誅譚五格於市而厚卹明公明公無子以奎林子後襲爲公其後阿公募人至猛育求其尸得之歸於京師以葬於是大學士傅公請自督師乃命爲經略阿公里袞及兵部尚書伊犁將軍阿公桂爲副將軍副之以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世楷堂藏板

刑部尚書舒公赫德爲參贊大臣進鄂寧總督調明德巡撫雲南用立柱爲提督而命各省屬兵購馬以待時阿公桂尙在伊犁因使舒公乘邊先往舒公至雲南與鄂寧連名上奏所言不稱旨乃使往烏什辦事而降鄂寧爲巡撫撫福建久之以是年二月賊人擾掠戶撒匿不奏復降三等侍衛往永昌軍營贖罪於是命阿公桂以副將軍管雲南總督趣使就道阿公未至前阿公里袞署之五月緬人縱所獲兵許爾功八人自木邦持緬書來且使楊重英王呈瑞等

言憤駁之母懼得罪天朝欲使憤駁內附重英又

恐緬書繙譯易誤乃以其書譯清漢字各一通益以

木邦腊戍頭目苗温之書苗温者緬人守土官之稱

腊戍在木邦南時木邦殘破而腊戍城在嶺下可守

故苗温徙居於此緬書云暹羅國得楞國得懷國白

古國一勘國罕紀國結夢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廠

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書領

兵元帥昔吳尚賢至阿瓦敬述

大皇帝仁慈樂善我緬王用是具禮致貢蒙賜緞帛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世楷堂藏板

玉器諸物自是商旅相通初無仇隙近因木邦蠻暮土司從中播弄與兵爭戰致彼此傷損人馬茲特投文敘明顯末請循古禮貢賜往來永息干戈照舊和好阿公里袞以聞

上與傅公議命絕之母作回書自後緬人數以書與

隴正野人及遮放土司訪問許爾功狀皆置不答而

以楊重英偷生阿瓦籍其家併置其子於理八月阿

公桂詣熱河行在奏言緬賊愍不畏死實所憤切

臣至滇當相度時勢以迄天誅不敢鹵莽滅裂誤軍

國大事

上領之既陞辭至襄陽會守備程軼前從楊寧軍陷於賊至是密以書來告言緬人方與暹羅仇殺可約以夾攻也

上遣人馳問阿公桂奏言官軍會合暹羅必赴緬地若由廣東往則遠隔重洋相去萬餘里之遠期會在數月之後恐不能如期

上以爲然蓋自明陳用賓有要暹羅攻緬之說楊應琚楊廷璋先後奏上廷議雖斥之不能釋然也因傳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九

世楷堂藏板

旨命兩廣總督李侍堯訪察侍堯奏言聞暹羅爲花肚番殘破國主詔氏竄蹟他所餘地爲屬下甘恩較莫士麟分據花肚番即緬人以膝股爲花故云由是約暹羅之議始息是年冬

上念旗兵之從明公瑞者頗勞苦因命回京復選旗兵五千人赴滇合以荊州貴州四川兵一萬三千人阿公里袞乃令副都統絲康曲尋鎮總兵常青帥二千人駐隴川侍衛海蘭察烏爾圖納遜帥二千人駐蓋達領隊大臣豐安鶴麗鎮總兵德福帥二千人駐

遮放侍衛興兆巴朗帥一千人駐芒市侍衛玉林普爾普帥五百人駐蓋達侍衛恒山保承順鎮總兵常保柱帥三千人駐永昌廣東右翼鎮總兵樊經文帥一千人駐緬寧荊州將軍永瑞四川副都統雅朗阿提督五福帥六千人駐普洱而騰越兵一千人令絲康兼轄之防守嚴密邊以無事

上以賊人狡惡思出偏師以肆之使其疲於奔命始欲出九龍江繼欲出日小皆不果阿公里袞乃議勦戛鳩十一月阿公桂至永昌聞信馳往會勦戛鳩在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十

世楷堂藏板

萬仞關外十二月出關焚數寨殲衆數百人止丹山濮夷團五辛者率四十餘戶來降遷之蓋達三十四年正月以阿公桂專管副將軍事其阿公里袞副將軍如故擢明德爲總督調喀寧阿巡撫雲南哈國興先已擢貴州提督立柱卒以五福代之未幾五福承瑞緣事降爲侍衛以本進忠爲提督以雅朗阿爲荊州將軍駐普洱二月甲戌傅公恒發京師先期賜宴于正大光明殿賦詩以寵其行又一日 御太和殿授以敕印其餘皆如前次經略金川之儀方傅公

在京師與僚屬熟計或曰元伐緬由阿禾阿昔二江以進今其蹟不可考矣意爲大金江無疑前鄂寧言騰越之銀江下通新街南甸之檳榔江流注蠻暮兩江皆在萬山中行石礪層布舟楫不可施若於近江之地爲舟具使兵扛運至江澗合成之以入於江下阿瓦旣速且可免運糧加以師期較早一二月緬人必不暇設備又以一隊渡江而西如此緬不足平也傳公然其言四月丙辰至永昌條奏進兵事宜皆如所議遂遣護軍統領伍三泰左副都御史傅顯及哈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國興率夷人賀丙往銅壁關外相視造舟地還報野牛壩山勢爽塏樹木茂密且距蠻暮河一百五六十里於江爲宜乃令常青等率兵三千人湖廣工匠四百六十餘人往駐督辦而賀丙者本娶鳩頭目賀洛子使其潛往招撫是役也續遣滿洲索倫鄂倫春吉林西焚厄魯特察哈爾及自普洱調赴騰越之滿洲兵共萬餘人又福建貴州本省昭通鎮兵共五萬餘人河南陝西湖廣與在省曲靖各府飼養之馬騾凡六萬餘匹益以四川工呪術之喇嘛京城之梅針箭沖

天礮贊叭喇烏鎗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節銅礮湖南之鐵鹿子廣東之阿魏在雲南省城製造之鞍屨帳幙旗纛火繩鉛藥及釘鐵灰油麻象諸船料物悉運往以資軍實乃議分路經略由江西夏鳩路副將軍阿公桂由江東猛密路副將軍阿公里袞以肩瘡未愈由水路合計新舊調兵二萬九千人分兵夏鳩路滿洲兵一千五百人護軍統領伍三泰侍衛玉麟納木札五福鄂寧烏爾袞保參領滿都虎德保領之吉林兵五百人護軍統領索諾木策凌侍衛占坡圖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領之索倫兵二千人副都統呼爾起奎林莽喀察侍衛塔尼布克車德受菩薩參領占皮納領之鄂倫春兵三百人侍衛成果厄魯特兵三百人侍衛鄂尼積爾噶爾領之綠營兵四千人提督哈國興開化鎮總兵永平及德福領之其猛密路滿洲兵二千人副都統絲康豐安常保桂侍衛海蘭察瑪格喬蘇爾與兆普爾普領之索倫兵一千人散秩大臣噶布舒侍衛額森特領之厄魯特兵三百人侍衛巴朗領之綠營兵四千人曲尋鎮總兵常青永北鎮總兵馬彪楚姚

鎮總兵于文煥領之其水路健銳營兵五百人侍衛
烏爾圖納遜奈庫納領之吉林水師五百人副都統
明亮侍衛豐盛額領之福建水師兵二千人福建提
督葉相德福建寧鎮總兵依常阿領之又令副都
統鐵保侍衛永瑞領成都滿洲兵一千二百人侍衛
富興蒙古爾岱鄂蘭必拉爾海領西契兵一千人提
督本進忠臨元鎮總兵吳士勝領綠營兵二千二百
人分守驛站又令侍衛諾爾奔領滿洲兵五百人永
順鎮總兵孫爾桂領綠營兵一千人屯宛頂以牽制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岸設伏沿江抵拒未易渡也今忽由戛鳩過江先從
陸路據蠻暮西岸已出賊人意計之外且自戛鳩渡
後可將舟楫順流放至蠻暮添備東岸官軍過渡如
造舟處有緩急我兵在西岸乘舟往來策應亦為最
便臣傅恒謹先統兵進發阿里袞偕阿桂往野牛壩
督辦船工癸卯次蓋達分道行阿公里袞固請從傅
公庚申出萬勿關八月癸丑次允帽允帽江許也賀
丙借脫猛烏猛以舟三十餘來迎丙子次猛拱土司
渾覺竄往節東遣兵蹤迹之獲其小妻併頭目興堂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成將出江口賊人從猛戛來逆戰阿公桂令官軍先
伏於甘立寨賊至水陸奮擊發巨礮以沈其舟謀而
從之笳鼓競作衆大沮退走先時傅公江西文報越
兩三日輒得信自猛拱而南信益稀阿公桂聞蒼浦
蠻岡間有伏戎乃募濮夷間道以書往訊及伊犁將
軍伊勒圖總督阿思哈奉命皆至軍中乃以兵二千
人屬伊勒圖渡江迎傅公併令玉麟哈青阿率兵據
西岸以待伊勒圖渡江遇賊擊走之餘衆之在柵者
一夕皆遁去傅公故得不遇賊而率十八騎以是月

昭代叢書

幸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註

世楷堂
藏板

戊申抵哈坎是時緬賊列船江岸且於沙洲及林莽
間以次樹柵十月戊午傅公及阿公桂督水師擊之
侍衛阿爾蘇納先率其徒乘一小舟衝入衆繼進奪
所樹柵收其旗纛器械無算斃頭目賓啞得諾而阿
公里袞伊勒圖攻其西岸諸柵賊亦棄柵遁去丙寅
傅公阿公桂循江岸東行伍三泰常青循江西岸阿
公里袞伊勒圖帥水師並進丁卯阿公里袞以瘡甚
卒于舟伊勒圖領其衆已已抵老官屯賊柵徑圍三
里許柵尾逆遷屬於江中潛水可泊船蓋布拉莽儻

所居也西岸頭目得楞孝楞率船一百三十兵三千
起兩柵與東斜望及夕柵木杪皆懸火有頃鼓聲登
登然雜以管籥侏離之歌傳呼以達於江西遠近相
和竟曉乃輟而老官屯南巴窪章薄賊人皆漸次築
柵以爲應援庚午攻其柵經略將軍親剿壘總兵德
福中火鎗逾日卒乃令舟師絕兩柵中下泊於柵南
斷賊人江中救援發威遠大礮礮重三千斤子三十
餘斤聲如奔雷遇水輒洞以過柵不爲塌又積柴以
燔之而江自四更霧起重如雨迄辰巳時始息柵木

昭代叢書

幸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皆沾潤火不得蒸又用革屬爲長繩維巨鈎投於柵
杪役數千指曳之力急繩斷總兵馬彪闖隧窮藥
其中深數十丈藥發柵幾拔以貫串堅弗能毀也賊
自巴窪章薄來鉛丸火藥糧米卒不得斷絕是以無
逃竄志然憐駁聞新街之敗懼而攻圍日久傷死者
多十一月己丑布拉莽儻乃遣使求罷兵明日復以
情駁書來傅公阿公召諸將問可否諸將俱言憐駁
從阿瓦致書非震悚誠切不出此可因之以息事壬
辰作檄荅之言汝國欲貸討必繕表入貢還所尙紫

官兵永遠不犯邊境如背約今次撤兵明年復當采
入書往癸巳緬人管馬兵頭目惜駁舅莽勒西哈蘇
管角猴城頭目惜駁弟莽勒莽拉角敦温托多管九
城馬兵頭目莽聶沙麻哈蘇拉管麻官城由達拉温
莽聶沙西里節雅倉姜管濮夷頭目莽聶沙諾爾塔
管五營頭目莽聶沙節蘇角湯得勒温莽聶沙節蘇
三噶亞管賴得城頭目莽息東也岡諾爾塔管結步
頭目莽聶沙息雅蘇管密得城鎗礮頭目莽角雜綏
當爾塔管力都城鎗礮頭目諾爾塔角湯管薩謬城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世楷堂 藏板

某奉表

大皇帝陛下與安南高麗各外藩等其頭目得勒温
曰謹受教目左右具書以歸丁酉陳錦布氍毹百餘

端獻經略將軍而進魚鹽以犒官軍於是焚舟鎔巨
礮奏 聞以己亥班師甲辰進虎距關緬人遣頭目
率六十餘人送至關上是日得 旨則以緬地瘴癘
命黃深討乃令渾覺還猛拱而以其所進象四送
京師于是 命籌議善後事宜而趣伊勒圖及傅公
先後還京自夏秋以來本進忠葉相德吳士勝及傅
顯伍三泰縣康豐安呼爾起等相次卒永平亦以鎗
傷歸鎮本進忠之卒以常清代為提督先是阿思哈
馳至蠻暮以進兵期早糧馬不足為詞革職旋擢彭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世楷堂 藏板

寶為總督以哈國興提督雲南調常青於貴州傅公
奏善後事宜請增順寧兵二百三十人增騰越兵五
百三十人龍陵設兵六百人裁永北曲尋楚姚總兵
缺三裁通省兵六千七十餘缺
上從之木邦蠻暮雨土司走入內地後線囊團居緬
寧之海腊丁山瑞團居蓋達之壩筑其猛臉頭人線
官猛亦率眾居隴川戶南山餘遷徙無常處及是移
線囊團於蒙化移瑞團線官猛於大理各取官莊租
贍之而賀丙則從其請居於萬仞關外之南底壩其

後又以召丙叭先捧等分置於寧洱縣之蕨箕壩猛
黑使不得與外域勾結戕殺滋近邊患而大山之姪
阿隴允帽頭目之女老安皆屬縣官予以廩給猛勇
頭目召工整欠頭目召教景海頭目召別威顯進獻
召工恐追治其罪不敢過九龍江惟召教偕召別來
詣軍門雅朗阿遣召別而執召教以聞
上謂啟兵衅者召散非召教也 命厚其賞資而遣
之明年召教召別遂遣人請六年一貢永爲例三十
五年二月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元

世楷堂
藏板

上以緬人貢使不至令毋許姦商挾貨貿遷以利緬
且漏內地消息乃留新調貴州及雲南兵分駐隴川
蓋達三台山三路使馬彪于文煥雅爾姜阿馬德盛
哈國興常青統領之而入旗兵以次還京阿公還至
省城有 旨命核所用軍裝馬匹又 命彰寶檄斥
緬人貢使遲滯狀使都司蘇爾相持至老官屯布拉
莽儻畱之阿公聞回至永昌察賊狀時五月暑雨綫
邊瘴氣至兵多病奏檄三路兵移至杉木籠黃林洞
及龍陵分駐而總兵雅爾姜阿于文煥率以瘴卒是

年四月傅公朝於京師七月丁巳病卒鄂寧亦於是
月卒於永昌明德卒於雲南省治以諾穆親爲巡撫
上念雲南用兵久屢免其賦及土司差發銀兩又自
燕以南每省給銀三十萬佐驛站恩賞之用先後撥
雲南軍需共銀一千三百餘萬三十六年三月阿公
言蠻暮木邦猛密三土司外始有緬人村落距邊已
二千餘里偏師不可以深入若出近邊則所殲戮者
乃野人濮夷與緬無損以臣愚智莫如休息數年爲
大舉計奏上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辛

世楷堂
藏板

上降旨曰緬匪性極詭詐深知我限於天時地利是
以激我用兵使我耗費兵力彼得坐乘便利朕早燭
其姦若彼無費可乘斷不宜輕言大舉且如四川貴
州廣西等省產馬無多數載用兵購辦已爲竭蹶此
時復令購辦實有所難至須兵糧各項籌備極速亦
應以十年計算而此十年間內地且日以爲用兵不
息豈有因公磨小醜爲此無益之理老官屯撤兵甫
越年餘今復議進勦非惟適中賊計亦且師出無名
若爲拘畱蘇爾相起見則彼不過以總督差人又何

值與師動衆於是落阿公職 命理藩院尚書溫公
福署副將軍籌議偏師襲擊事七月抵永昌部署戎
馬將以十一月深入會四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圍
沃日金川土舍索諾木掩殺革什咱土司據其地大
學士總督阿爾泰恒攘無策乃 命溫公同阿公赴
四川進討而令彰寶分貴州雲南兵防守各關三十
七年小金川平復授阿公定邊右副將軍三十八年
秋改授定西將軍四十一年金川平奏凱索諾木母
妻兄弟悉俘至京部議磔之時緬甸先遣孟遮等五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文金塔一馴象八寶石金箔檀香大毘象牙漆盒諸
物又絨氈洋布四種懇求進貢譯其文稱孟隕乃囊
藉牙第四子幼爲僧懽駁其長兄次兄猛魯懽駁死
子贊角牙襲職孟魯以囊藉牙有言諭以兄終弟及
今懽駁死而子襲非約乃戕殺贊角牙欲自立國人
不服亦殺猛魯迎孟隕立之孟隕深知父子行事錯
謬感
大皇帝恩德自撤兵以後不加勦屢欲投誠進貢因
與暹羅構釁且移建城池未暇備辦今緬地安寧特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人以書呈雲南總督圖思德總督繫之歸京師及是
命赴市曹觀狀且告之故孟遮等皆震懼戰慄乃縱
使歸緬而令阿公以大學士吏部尚書赴永昌懽駁
聞 天朝威德益懼遂具幣歸蘇爾相及其從人於
時永昌改設總兵龍陵騰越各設副將且增其兵數
至冬則出關巡邏而盡撤貴州雲南及他鎮之兵至
五十二年耿馬土司罕朝瑗報言滾弄江隔岸即係
緬甸木邦茲緬甸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
控委盧撒亞三名率小頭人從役百餘人齎金葉表

差頭目遵照古禮進表納貢總督富綱等以聞
上允所請賚其使而歸之且賚孟隕佛像文綺珍玩
器皿五十四年孟隕復因
聖壽八旬備表祝釐並請封號願十年一貢又請開
關禁以通商旅
上皆從之封爲緬甸國王賜敕書印信及 御製詩
章珍珠手巾 命遣道員參將齎往其都 地名蠻 用
示優異而其時南掌亦以
萬壽進馴象於是南徼永寧矣

余於乾隆二十五年以中書舍人直軍機房又四年緬事作又五年從軍又八年蘇爾相還又十二年緬人始內附緬自元明來數爲邊患頗恨二吏於道里形勢戰守得失之故不備往者騰越知州吳楷撰征緬紀略頗詳贍亦有繁冗失實者因次第刪正之續以翰誠效貢而緬事顛末始具蓋使後之攷邊事者有鑒於此而此前後二十餘年余得親見其誓服顧不幸歟雖然丙申秋余以通政使副使 召見奏緬事甚悉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上諭云緬地惡劣人不能與天時水土爭徒使精兵勇將斃於瘴癘甚可憫也是以決不用兵大哉

王言足以召天地之和矣于是緬人自相戕賊卒之懷德畏神攸闢歸款非

聖仁廣被上感天和豈能致是也哉

征緬紀略跋

征緬之役蘭泉司寇暨毘陵趙耘菘觀察俱在行間茲紀與

皇朝武功紀盛中平定緬甸述略敘事雖少有異同而行文之修潔詳明則不相上下大手振鴻筆高人揚偉辭二公洵無愧爲當今燕許也乙亥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辛集 征緬紀略跋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編後記

叢書集成續編的編刊工作，始於民國七十五年初，至今年六月大功告成，歷時三年半，其規模之大，遠超過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和世界書局的四部備要。我國內的文史界學者和歐美日本的漢學家，只要稍加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編刊本叢書集成之工程是非常浩大的，從一百五十一種叢書中，選印子目書六千多種，卷數達到十多萬，自東周至民初兩千數百年，作者亦不下兩三千，而竟能以三年多的時間內完全編刊問世，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欲求每一類叢書都選的得當，每一種子目書都加以審閱，也是極爲困難的。加以參與此一編輯工作者，或學力有所不及，或聞見不夠淵博，而且自各公私立圖書館所借印來的諸叢書，往日歷經戰亂和典藏期間之人事變遷，或其他因素，有的受水浸，有的遭蟲食，有的脫葉漏行，有的破損不堪，或者油墨不勻，板面模糊不清，甚而短少若干卷冊，在我們將借印各書逐一整理時，感到相當艱難。於是另一方面翻檢各館書目，只要查到複本，就另行借印配補或更換。另一方面函託海外的朋友幫忙，雖僅一行半葉，也加以搜訪，庶成完璧。然有一時之間確實無法借印到完好無缺之底本以資配補和更換者，只好姑仍其舊。例如第十四冊自四六三頁至四七一頁，禮書綱目卷四十七至八之間，因戰亂關係受損，造成很大破洞，國內又無複本可資配補，求之海外亦時不及待。至於手寫之經卷殘葉，拓印之金石遺文，本已字畫不甚清楚，又迭經翻印，更形模糊。如第八冊第二九九頁至三一四頁之北宋禮經殘石，以及第三十八冊第七四五頁之南華真經殘石，即屬此類。凡此情形，皆爲萬不得已者。

在我們所選編之各叢書中，不乏爲近三十年來曾被私人或公家翻印者，偶而也有脫漏，甚至未印行全帙。如二十多年前國防研究院在翻印四明叢書八集時，只印了前六集，七、八兩集，則完全付闕，而第四集中之四明古蹟亦漏印

，還有少數之脫葉，今則完全補齊。他如仙居叢書中之明應大猷著容菴集十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所收藏者，自第五卷葉十三至第六卷葉六遺失，乃輾轉從國外印到。其他所補之處，無庸細表，這中間的辛苦，是一言難盡的，如非身任其編輯之事，亦難以體認。

當去年八月，本編開始付印時，德毅曾撰敘錄一篇冠於首冊，其中提到與初編所收之子目書，如有內容卷數不同，板本有別，或增刊續編補遺，或附載校勘札記，則不避重複，給讀者多一種比較研究之資料。茲再舉例而言：如權衡的庚申外史，初編收學津本，一卷，續編收豫章叢書本，二卷，並附有胡思敬撰的校勘記一卷。又洪皓的松漠紀聞，亦以豫章本附考異和校勘為最佳，收入以傳佳本，亦為學者所期盼。另外，楊繼盛的楊忠愍公集，初編收畿輔叢書本，僅兩卷，續編則收知服齋本，不僅增多三卷，且卷首增椒山自訂年譜，附錄有時人所撰行狀，傳和墓誌銘，自當採編，庶免遺落珍貴資料。其他不再細舉。如有不理想之處，尚祈海內外方家多賜指教，以便及早改正，不勝感激。將來如尋訪到完好的底本，可以補換內中之破缺葉者，當予以重印，以寄贈各公私購買本編者。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王德毅謹識

附 記

本叢書除本公司收藏外，并承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等惠借原書。謹此致謝！